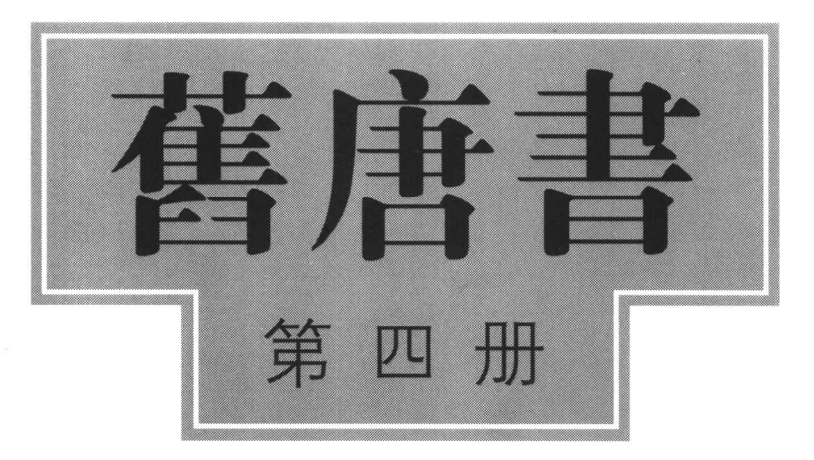


舊唐書
第四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舊唐書

第四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黄永年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鯍琙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畒”、“畮”、“畞”、“畆”、“畂”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辫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晢"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呂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襌(襢)
辯(辡辡辡)	蓋(葢)	㔙(㔙㔙)	善(譱)
飆(飈飇)	剛(㓻)	料(粁)	觴(醻)
餅(䴵)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𤮕)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孿(孿)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齜(齜)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㢮)	羈(羇)	滅(烕)	柝(㯧欜欜)
欻(歘)	悸(痵)	秣(䬴)	蜿(𧋍)
垂(𠂹埀)	奸(姧)	粦(粦)	腕(掔)
齪(𨇨)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斾)	誤(悞)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啗)	秸(鞂)	脾(脾)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豋)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䩞)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㓶)	腰(要)
斗(𣁬)	絕(𢇍)	煢(煢)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闆)	麯(麴)	彝(彛)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潛(潛)	輿(轝)

籲(籲) 燥(燥) 煮(鬻) 棕(椶)
鳶(鳶) 潴(瀦) 裝(裘)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閲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晁錯”、“鼂錯”統一爲“晁錯”。地名中的“凉”、“况”、“峯”、“兖”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況。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況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舊唐書》全譯出版説明

唐代(618—907)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時期,在我國歷史上曾經盛極一時。五代後晉時官修的《舊唐書》,是現存最早的系統記録唐代歷史的一部史籍。《舊唐書》原名《唐書》,劉昫等編撰,有本紀二十卷,志三十卷,列傳一百五十卷,共二百卷。本紀和列傳有篇幅較長者,後人刻版時分立子卷,或爲二卷,或爲三卷,以子卷合計則爲二百十四卷。記録了上起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下訖哀帝天祐四年(907),共計二百九十年的歷史。後來,人們爲了區别它與宋代歐陽修、宋祁等編寫的《唐書》,便將劉昫等所著稱爲《舊唐書》,而把歐陽修、宋祁等後修的《唐書》命名爲《新唐書》。

早在後梁時,唐史的纂修就已經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也是沿襲了新朝給前朝修史的傳統。可是由於唐朝的實録和國史都没有修完,又經唐末戰亂,史館資料頗多損失,因此作爲修史之備,先要徵集資料。到後梁末帝時,史館提出徵集唐代知名人士的"家傳",還要求抄録武宗以後的公文、奏疏送交史館,這些公文、奏疏就成了纂修武宗以後本紀的重要資料。真正組織纂修唐史,已經到了後晉。後晉天福六年(941)二月,石敬瑭正式下詔:"有唐遠自高祖,下暨明宗,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寢深,何由尋訪?宜令户部侍郎張昭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熙、吏部郎中鄭受益、左司員外郎李爲光(一作先)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修。"(《五代會要》卷十八《前代史》)《舊唐書》的監修,先後調换過3人,即首任趙瑩,次任桑維翰和末任劉昫。除了上述監修之外,參與《舊唐書》纂修工作的,先後有9人,他們是張昭遠、賈緯、趙熙、王伸、吕琦、尹拙等。

唐代從太宗開始,在修前朝史的同時,也設置了修本朝史即國史的機構。二百多年間,依靠官府的力量,逐漸形成了兩個關於唐代歷史的基本資料系列,即皇帝實録和本朝國史。五代時修撰《舊唐書》的史料依據,主要就來源於唐代的這些國史、實録等。此外,有關"禮樂刑政"的各種典志、大臣奏議、諸人文集,以及雜史、小説,凡是當時能够蒐集到的史料,《舊唐書》的纂修者都曾採摭過。唐朝已經編定的國史到肅宗爲止,實録則從宣宗起就没有修成或根本没修,武宗實録衹殘存一卷,這是纂修《舊唐書》時遇到的最大困難。爲此編修之初趙瑩提出,凡是參加過修纂宣、懿、僖三朝實録的人的子孫,或者他們的門生故吏,以及其他人士,無論誰能把這幾朝的實録找出來進獻,就可以按照他們的才能破格授予官職,即使他們進獻的實録是殘缺不全的也從優獎勵。又因爲昭宗、哀帝時根本未及修史,更需要廣泛收集資料。天福六年(941)四月,趙瑩提出了完整的修史方案,到後晉出帝開運二年(945)六月,僅歷時四年多一點時間,《唐書》(即我們今天所説的《舊唐書》)就全部纂修完

畢了。此時,主持監修工作的趙瑩已出任晉昌軍(即西京長安)節度使,監修工作改由新上任的宰相劉昫擔任。按照慣例,在書成署名時衹寫監修人的名字,所以,就署了劉昫的名字。因此,劉昫不僅很自然地獲此殊榮,成爲獲得繒彩、銀器等賞賜最多的人,而且此後所有《舊唐書》的本子修撰者都題"劉昫等",而真正出了大力的趙瑩却從此不再被人提起,甚至連他的姓名都很少有人知道。

因爲唐人的國史本來就是按照紀、傳、志來撰寫的,因此這部《唐書》也循例而行,衹修本紀、列傳和志三部份。

本紀二十卷,記載了唐代二十一個皇帝的事跡,其中包括我國第一個女皇帝武則天的《則天皇后本紀》。唐初,尤其是太宗貞觀(627—649)前期,十分注意以隋爲鑒,不斷探尋國家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形成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個昌明盛世——"貞觀之治"。《舊唐書》盡可能地記述了這一輝煌的歷史時期。《太宗本紀》整整兩卷,不僅突出其創業中的業績和作用,更對其守成中"以隋爲鑒"的言行多所採録。

志三十卷,約佔全部《舊唐書》的四分之一。在十一個志中保存了内容相當豐富的我國科技史的資料。如《曆志》和《天文志》裏,有著名天文曆法家李淳風和僧一行制定的《麟德曆》和《大衍曆》的比較完整的内容。《禮儀志》七卷,系統描寫了唐朝的禮儀制度。參照《通典》的郊天、明堂、封禪、社稷、宗廟、祫禘、五服等項分卷記述,記玄宗及玄宗以前禮儀頗詳;肅、代宗時的禮儀,約有二十事;德宗至武宗禮儀,約有五十事;宣宗以下,僅有五事。《音樂志》四卷,詳細記録了唐代各種樂舞的樂名、特徵及其不同的用途。《音樂志二》中,詳細記録了西涼樂、高麗樂、百濟樂、扶南樂、天竺樂、驃國樂、高昌樂、龜茲樂、疏勒樂、康國樂、安國樂、北狄樂等周邊各族樂舞的特徵、傳人情況。《職官志》三卷,記録了代宗永泰二年(766)官職情況,並以此爲基礎敍述職官沿革。其中,不少文字直接録自《唐六典》。《食貨志》二卷,記述唐代賦税、貨幣、鹽鐵税、漕運、糧食儲藏,以及茶税、酒税等雜税的制度和沿革,是考察唐代經濟情況的重要資料。《刑法志》一卷,基本是一篇唐代修定刑律的編年記録。

列傳一百五十卷,記載了唐代近三百年間各類人物的事跡。列傳部份記一千八百餘人(包括周邊政權四十五人),諸臣列傳有一百十四卷(不含宗室列傳)記六百餘人,附傳四百餘人。這一部份列傳,對唐代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魏徵、郭子儀、韓愈、柳宗元、李延壽、劉知幾等,均有較詳細的記載,是研究這些人的生平和成就的重要根據。其中,政治人物收入了像太宗時期的名臣長孫无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褚遂良,武則天時期的名臣上官儀、許敬宗、李義府,玄宗時的權臣李林甫、楊國忠等人。這一部份内容還保存了不少重要奏疏,亦即政治論文。如貞觀初年曾有分封諸侯之議,李百藥寫了一篇《封建論》,指出分封制於國家有害無利,爲太宗所採納,此文即收於《李百藥傳》中。如《吕才傳》記載了吕才論宅經、禄命、葬書等文;《盧藏用傳》記載其《析滯論》一文;這些都是批判當時流行的物忌迷信的重要論文。而《賈耽傳》記其作《隴右山南圖》,分别作説明六卷及《黄河經界遠近》四卷,又作《海内華夷圖》一幅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皆奏獻於朝,傳中録其奏表,是古地理學方面的重要資料。唐朝是我國多民族交往和融合的重要時期。《舊唐書》記述唐代少數民族以及外國的情況,超過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與對外關係的史料。如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贊干布婚姻的記實、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跡,以及突厥、回紇、吐蕃、契丹等北方、西北、東北、西南許多民族的歷史記録,書中都有較多記載。唐朝和日本、朝

鮮、印度的關係記載也較詳細。

《舊唐書》由於史料來源情況不同,造成前後記事詳略不一、文字風格各異的差别。具體説來,代宗以前因爲有韋述等所纂《唐書》一百三十卷爲據,故敍事多有條理;德宗至武宗僅存實録,其記事有欠剪裁;宣宗以後祇有蒐訪遺文及耆舊傳説,因而有不少疏漏、牴牾、謬誤。

《舊唐書》成書後流傳了一百年左右,就爲《新唐書》所掩替。從宋仁宗慶曆年間起,北宋朝廷認爲《舊唐書》蕪雜不精,命宋祁和歐陽修另行編撰唐書。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新書(即《新唐書》)寫成,"佈於天下"。由於歐陽修等名氣很大,爲人們所崇信,從此,《新唐書》越來越受重視,而《舊唐書》則幾乎無人問津,流布日稀,以致北宋是否有刻本都記載不一。此後,元刻十七史,明刊南、北監本二十一史,都没有《舊唐書》。明代嘉靖年間,聞人詮想翻刻此書時,已有"苦無善本"之歎。而經他"窮蒐力索",總算湊成了一部完書。明嘉靖十七年(1538),經歷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運的《舊唐書》,纔又得到重新刊行。聞人詮此本被稱作"聞本"。乾隆四年(1739),《舊唐書》被列入"二十四史",以"聞本"爲底本重刻於武英殿,謂之"殿本"。20世紀30年代,在張元濟先生主持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部名爲"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其中《舊唐書》採"越州本"(南宋紹興刻本)者約三分之一(六十七卷),其餘則以"聞本"配補。其據以影印的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殘宋本即"越州本",現藏國家圖書館。197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點校本《舊唐書》,所據底本是岑建功的"懼盈齋本",並參校了殘宋本即"越州本"、明本即"聞本"、殿本、浙江書局本、"廣本"等,擇善而從,整理付印。目前,它仍然是最好的通行版本。

《舊唐書》全譯本是根據百衲本原文翻譯,原文的標點及文字版式等整理參校了中華書局校點本和上海古籍社影印出版的武英殿本。《舊唐書》編修於五代割據混戰的時代,又在短期内倉促修成,所以對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録多而加工少,缺乏剪裁熔鑄之功。另外,由於成於衆手,有不少重復疏漏之處。全譯本主要以譯文準確爲原則,對於史文原文中的疏漏,由於我們水平有限,也爲避免一家之言的偏頗可能帶來以訛傳訛的後果,所以在譯文中一般不爲原文的文意做校改。祇是舊唐曆志中,某些曆算數據的翻譯與原文不一致。這是因爲這部份内容帶有較爲特殊的技術性,同時現在已經有了很準確的結論,所以我們在譯文中遵從了譯者的校勘成果(原文未動)。

《舊唐書》全譯主編:黄永年。譯者:趙望秦、賈二强、龔祖培、黄永年、黄壽成、辛德勇、毛雙民、陸三强、王雪玲、李成甲、張艶雲、馬雪芹、焦傑、王其褘、段塔麗、周曉薇、張萍、薛平栓、宋平生、牛致功、雷巧玲、紀志剛、袁敏、曲安京。

舊唐書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卷一百八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舊唐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韋思謙（子）承慶 嗣立　陸元方（子）象先　蘇瓌（子）頲

韋思謙

韋思謙，鄭州陽武人也。本名仁約，字思謙，以音類則天父諱，故稱字焉。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陽。舉進士，累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公事微殿，舊制多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擢授監察御史，由是知名。嘗謂人曰："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耳。"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左肅機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之客，以望此府耳。"累遷右司郎中。

永淳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

韋思謙，是鄭州陽武人。本名仁約，字思謙，因原名發音與武則天之父的名諱相似，所以稱字。他的祖先從京兆向南遷徙，定居在襄陽。考中進士科，多次授任爲應城令。一年以後參加考選，韋思謙在任，因爲政績考核爲末等，依照舊制這類情況大多不予進職。吏部尚書高季輔說："自從我任職考選部門，今天纔得到這樣的一個人才，怎能因小過而捨棄大德。"提升他做了監察御史，由此知名。他曾經對人說："御史出都，如果不動摇一方，震懾州縣，就是失職。"當時中書令褚遂良低價購買中書省翻譯官的田地，韋思謙上奏彈劾此事，褚遂良被降職授同州刺史。等褚遂良復官中書令，韋思謙不得升官，出任清水令。他對别人説："我性格狂放粗率，被授予大權，遇事就要發作，招禍害身理所當然。然而大丈夫身居剛正之位，必須無所畏懼來報答國恩，終不能做碌碌無爲之臣來保全妻子兒女。"左肅機皇甫公義任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進韋思謙任同府倉曹，他對韋思謙説："公豈是池中之物，委屈公做幾十天的賓客，來提高本府的聲望。"多次升任爲右司郎中。

永淳初年，歷任尚書左丞、御史大夫。當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和而上奏誣陷他，高宗到殿前責問張仁禕，張仁禕慌張害怕，答對不當。韋思謙登上大殿臺階進諫言道："臣與張仁禕同在一署，很清楚事情的經過，張仁禕爲人懦弱而不能爲自己申辯。如果田仁會迷惑聖

致仁禕非常之罪，即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横，音旨明暢，高宗深納之。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雕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也。”初拜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則天臨朝，轉宗正卿，會官名改易，改爲司屬卿。光宅元年，分置左、右肅政臺，復以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辭，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奈何以姑息爲事耶？”垂拱初，賜爵博昌縣男，遷鳳閣鸞臺三品。二年，代蘇良嗣爲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致仕，許之，仍加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卒於家，贈幽州都督。二子：承慶、嗣立。

上視聽，使張仁禕獲非常之罪，那就是爲臣事君不盡心了。請讓二人專門爲此事對證。”他言辭流利，含意鮮明暢達，高宗非常贊同。韋思謙在憲司任職，每次見到王公，從不行跪拜禮。有人勸他，他回答説：“雕鶚鷹鸇，怎能與衆禽爲伴，爲何行跪拜禮來討好他人？況且身爲諫官，本來就應獨立。”他剛任左丞時，上奏説道：“陛下任官擇人，没有合適的人選則空缺不授。現在不惜美官，令臣來充任，這是陛下知臣之深，也是小臣盡命的時候。”整頓制定法綱，朝廷肅然。

武則天臨朝稱制，他轉任宗正卿，恰逢改换官名，改任司屬卿。光宅元年，分别設置左、右肅政臺，又任命韋思謙爲右肅政大夫。大夫過去和御史行對等之禮，惟獨韋思謙坐着接受對方拜見。有人爲此提出意見，韋思謙説：“朝廷班列，本有等級差别，爲何無原則地行事呢？”垂拱初年，賜爵博昌縣男，升任鳳閣鸞臺三品。二年，接替蘇良嗣任納言。三年，上表告老請求辭官，武則天答應，并加授太中大夫。永昌元年九月，死於家中，追贈幽州都督。有兩個兒子：韋承慶、韋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少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弱冠舉進士，補雍王府參軍。府中文翰，皆出於承慶，辭藻之美，擅於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皇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與户奴等款狎，承慶上書諫曰：

> 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渟，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僚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洊雷之響。夫君無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孔子曰：“百姓足，

韋承慶，字叫延休。少年時恭敬謹慎，事奉繼母以孝聞名。二十歲時進士及第，授任雍王府參軍。府中公文，都出自韋承慶之手，文采之美，擅名一時。多次升官至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五月，詔令皇太子李賢代行主持國事。當時太子很喜歡艷聲美色，和家奴等類人非常親近，韋承慶上疏勸諫説：

> 臣聽説太子是君王的助手，國家的根本。因而繼承宗廟的重任，連接百姓的心願，是萬國的表率，爲天下人向往。殿下因仁孝之德，明智之姿，如高山聳立清泉匯聚，品行剛正氣度寬宏。天皇升殿下做儲君，把代行主持國政和隨君出征重任都交給殿下，要使光芒普照，恩德廣施，百官仰承嗣君的光輝，萬姓聆聽太子的威名。君没有百姓，無法保全帝位；人没有食物，無法保全生命。所以孔子説：“百姓富足，君主怎

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已來，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米價騰踊，貧寠之室，無以自資，朝夕遑遑，唯憂餒饉。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宫，爲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憂，不以四海爲樂。今關、隴之外，凶寇憑凌，西土編甿，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荐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爲臣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在於竭忠，爲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況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内，造作不常，玩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擊，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宫闈。兼之僕隸小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顔色，能不恃托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此皆無益之事，固不可耽而悦之。臣又聞“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敬慎之謂也。在於凡

會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能富足?”自從近年以來，經常發生水旱災害，大豆和穀子不能豐熟，百姓身陷赤貧。今夏大旱，米價驟漲，貧困之家，無法維生，朝夕淒惶不安，惟恐飢餓死亡。百姓的疾苦，確實令人哀憐，稼穡的艱難，應該詳細瞭解。天皇之所以無爲而治，殿下之所以位居東宫，受天下尊崇，得天下之所利，難道衹是上天的暗中祐助，也包含百姓的支持。百姓患難，社稷就不可能獨保平安；百姓混亂，帝王就不能達到天下治理。所以古代的明君，飽而知道百姓飢，暖而知道百姓寒，常以天下疾苦爲憂，不以擁有四海爲樂。如今關、隴以外，凶敵横暴，西土百姓，喪亡幾盡，戰火日起，烽火數燃，千里運糧勞煩，農夫無暇耕作。殿下爲臣爲子，在國在家，爲臣理當盡忠，爲子有待盡孝，在家不可一意放縱，在國不可自求享樂。一事有所不足，聖上總是留神考慮；邊境如有禍患，殿下怎能不憂懼在心。何況正當修養品德之時，不是放縱情欲之日！聽説北門之内，營造不遵法度，營求珍異物品服飾，不時有煩勞浪費。歌舞雜技藝人，無時不在面前，浮靡的音樂，一再傳到宫外，既煩擾視聽，又污濁宫禁。加上僕隸小人，因此得以親近左右，既然奉侍身邊，能不依恃托附恩光。作福作威，無不由此，不小心防範，必然産生罪過。倘使美名稍受損害，後悔怎來得及?《書》説:“不作無益之事損害有益之事。”這些都是無益的事情，實在不可沉迷而喜愛。臣又聽説:“居於高位而不傾危，所以能長期保持榮貴；府庫充實而不外溢，因而能長期保有富裕。”由此得知身居高危之位不可以不謹慎，滿而外溢不可不戒持。《易經》説:“君子終日自强不息，戒慎恐懼如遇凶險，就没有過錯。”説的是恭敬謹慎。對普通百姓來説，能够遵守并據此行事，還可以博得高名美譽，坐致榮華富貴。何況殿下擁有太子之位，天賦英姿，有小善而天下必聞，有小能而天下皆

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況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

服，怎能不行盡善盡美之道，來博取流傳久遠的大名呢！

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爲，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游娛，不爲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僻側媚，必斥而遠之。使惠聲溢於遠近，仁風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爲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

希望博覽經書來擴大美德，屏退聲色來抑制情欲。清靜無爲，恬淡寡欲，不合禮法之事不要去做，不合法律之言不要去說。住所衣飾器物，必須遵循節儉；打獵游玩娛樂，不可縱情任意。正人君子，必須引進而親近；諂媚小人，必須摒斥而遠離。使美好的名聲流傳遠近，仁惠的教化遍揚內外，這樣就可以久享吉祥，長保富貴，成爲嗣君的典範，繼承聖人的大業了。

又嘗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太子善之，賜物甚厚。承慶又以人之用心，多擾濁浮躁，罕詣沖和之境，乃著《靈臺賦》以廣其志，辭多不載。

又曾經撰寫《諭善箴》呈獻太子，受到太子的稱贊，賞賜物品非常豐厚。韋承慶又因爲人的心性，大多雜亂浮躁，很少能達到恬靜和諧的境界，便著《靈臺賦》來宣揚自己的主張，文字太長這裏就不記載了。

調露初，東宮廢，出爲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中，累遷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迅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尋坐忤大臣旨，出爲沂州刺史。未幾，詔復舊職，依前掌天官選事。久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後歷豫、虢等州刺史，頗著聲績，制書褒美。長安初，入爲司僕少卿，轉天官侍郎，兼修國史。承慶自天授以來，三掌天官選事，銓授平允，海內稱之。尋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仍依舊兼修國史。

調露初年，太子被廢，韋承慶出任烏程令，風化大行。長壽年間，多次升任爲鳳閣舍人，兼主持天官考選之事。韋承慶作起文章來快速敏捷，即使是軍國大事，也是一揮而就，從不打草稿。沒過多久因觸犯大臣之意，出任沂州刺史。不久，詔令官復原職，依舊主持天官考選之事。很久以後因病免官，改授太子諭德。後來歷任豫、虢等州刺史，聲望政績十分顯著，朝廷下詔表揚贊美。長安初年，召入朝任司僕少卿，轉任天官侍郎，兼修國史。韋承慶自從天授年間以來，三次主持天官考選之事，銓選授職公平合理，受到天下人士稱贊。不久拜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依舊兼修國史。

神龍初，坐附推張易之弟昌宗失實，配流嶺表。時易之等既伏誅，承慶去巾解帶而待罪。時欲草赦書，衆議以爲無如承慶者，乃召承慶爲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辭甚典

神龍初年，因參預審理張易之之弟張昌宗失實而獲罪，被發配流放嶺表。當時張易之等伏法被殺之後，韋承慶摘下帽子解去腰帶等待治罪。當時要起草赦書，衆人認爲無人能比得上韋承慶，於是召韋承慶來撰寫。韋承慶神色自若，揮

美，當時咸嘆服之。歲餘，起授辰州刺史，未之任，入爲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尋以修《則天實録》之功，賜爵扶陽縣子，賚物五百段。又制撰《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善，特加銀青光禄大夫。俄授黄門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未拜而卒。中宗傷悼久之，乃召其弟相州刺史嗣立令赴葬事，仍拜黄門侍郎，令繼兄位，其見用如此。贈秘書監，謚曰温。

筆而成，言辭十分典雅華美，當時人們都贊嘆佩服。一年以後，起用爲辰州刺史，還没赴任，召入朝任秘書員外少監，兼修國史。不久因修《則天實録》有功，賜爵扶陽縣子，賜雜帛五百段。又奉制撰寫《則天皇后紀聖文》，中宗稱贊寫得好，特意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不久授任黄門侍郎，并依舊兼修國史，没有正式拜官便死去了。中宗感傷追念了很久，就召他的弟弟相州刺史韋嗣立令他入京治辦喪事，并拜授黄門侍郎，令他接替兄長之位，韋承慶就是如此地受到信任和器重。追贈秘書監，謚號叫温。

子長裕，膳部員外郎。

子名長裕，任膳部員外郎。

韋嗣立

嗣立，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議者比晋人王祥、王覽。少舉進士，累補雙流令，政有殊績，爲蜀中之最。三遷萊蕪令。會承慶自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則天召嗣立謂曰："卿父往日嘗謂朕曰：'臣有兩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職，如卿父言。今授卿鳳閣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即日遷鳳閣舍人。

韋嗣立，是韋承慶的異母弟。母親王氏，對韋承慶很嚴厲，每當杖罰韋承慶時，韋嗣立總是脱衣請求代受，母親不許，他就私下用杖打自己，母親得知後，逐漸對韋承慶慈愛寬和起來，議者把他們兄弟比作晋人王祥、王覽。他年輕時考中進士科，幾次授任爲雙流令，政績突出，爲蜀中之首。三次升任爲萊蕪令。恰逢韋承慶任鳳閣舍人因病離職，武則天召見韋嗣立對他説："卿父往日曾經對朕説：'臣有兩個兒子爲人忠孝，可以侍奉陛下。'自從卿兄弟任職效力，果如卿父所言。現在授卿鳳閣舍人一職，使卿兄弟自相替代。"當日升任鳳閣舍人。

時學校頹廢，刑法濫酷，嗣立上疏諫曰：

臣聞古先哲王立學官，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六藝，三教備而人道畢矣。《禮記》曰："化人成俗，必由學乎。"學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學而成者也。

當時學校廢弛，刑法酷濫，韋嗣立上疏勸諫説：

臣聽説古代的哲王設立學官，用六德、六行、六藝來管理教導公卿大夫子弟，這三教齊備而道德就完善了。《禮記》説："教導百姓美化風俗，必須通過學習。"學習對人來説，功用廣博。所以建立太學來教化國家，設置學校來教化鄉里，王之衆子、卿大夫士之子以及國家的俊傑都要進學校讀書。八歲進入小學，十五歲進入太學，春秋時教授《禮》《樂》，冬夏時教授《詩》《書》。所以政教協調而教化流布，治理成功而無人違法。從天子到百姓，無人可以不須學習就能成材。

國家自永淳已來，二十餘載，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之後，文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藉際會，入仕尤多。加以讒邪凶黨來俊臣之屬，妄執威權，恣行枉陷，正直之伍，死亡爲憂，道路以目，人無固志，罕有執不撓之懷，殉至公之節，偷安苟免，聊以卒歲。遂使綱領不振，請托公行，選舉之曹，彌長渝濫。隨班少經術之士，攝職多庸瑣之才，徒以猛暴相誇，罕能清惠自勖。使海內黔首，騷然不安，州縣官僚，貪鄙未息，而望事必循理，俗致康寧，不可得也。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弘獎道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延頸舉足，咸知所向。然後審持衡鏡，妙擇良能，以之臨人，寄之調俗；則官無侵暴之政，人有安樂之心，居人則相與樂業，百姓則皆戀桑梓，豈復憂其逃散而貧窶哉！今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租調既減，國用不足。理人之急，尤切於茲。故知務學之源，豈唯潤身進德而已，將以誨人利國，可不務之哉！

自從永淳年間以來，二十多年，國學荒廢，學生缺乏，常常輕視儒學之官，不重經義之選。貴門後代，競相僥幸升官；寒族平民，又因制度廢弛而荒廢學業。考試之際，成績優秀者很少入選，讓他們治理百姓，怎能處理政務？再說垂拱年間以來，文教昌明，聖恩深重，求賢之詔不斷，藉此時機，入仕之人更多。加上奸讒凶黨來俊臣之輩，妄持威權，肆意誣陷，正直之人，以死爲憂，敢怒而不敢言，人無堅定意志，很少能保持不屈的胸懷，爲至公殉身的氣節，苟且偷安以求免禍，虛度歲月來求平安。從而使制度不振，請托公行，考選官署，越來越冗濫。朝官中缺少精通經術之士，任職者多是平庸淺陋之才，衹以凶猛殘暴競相炫耀，很少能以清廉仁愛自我勉勵。致使海內百姓，騷亂不安，州縣官吏，貪婪不止，却希望凡事遵循常理，風俗達到康寧，是不可能實現的。陛下如果能頒下聖明的詔書，發布仁德的教令，廣開學校，大力興盛學校教育，三館學生，立刻下令追召會集。王公以下子弟，不許以另外的方式尋求仕進，令他們都進入國學學習，牢記典訓。褒揚尊崇學館，尊敬崇尚儒師，舉行盛大的祭奠孔子拜師之典禮，廣開講說儒經的集會，讓士人百姓觀看聽講，宣揚風教，光大獎勸道德於是可成。這樣四海之內，全部聞風仰慕，翹首抬足，都知風化所向。然後謹慎地掌握是非的尺度，精心地選擇賢能之人，使他們治理百姓，委托他們改良風俗；這樣官吏沒有侵暴之政，百姓有安樂之心，居民則相互樂業，百姓則眷戀故鄉，豈用擔心他們逃散而貧困呢！如今天下户口，逃亡超過一半，租調減少，國用不足。治理百姓的當務之急，於此更爲迫切。所以可知提倡學習之源，豈衹是修身養德而已，還能教育百姓造福國家，能不致力提倡嗎！

臣聞堯、舜之日，畫其衣

臣聽說堯、舜之時，衹在死刑犯的衣帽

冠；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爲美談。臣伏惟陛下睿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已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奸凶，惑亂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顯其本源，明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暗，不識大綱，請爲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揚、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臣奸大猾，伺隙乘間，内苞豺狼之心，外示鷹鸇之迹，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籍籍，雖知非辜，而鍛煉已成，辯占皆合，縱皋陶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污宫毁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仇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效，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材，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竄殛，并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徙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退邇，而朝野慶泰，若再睹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罹枉

上畫出處斬的圖形；文、景之時，幾乎達到刑法廢棄不用。歷經千年，傳爲美談。臣認爲陛下聖哲英明，神通洞察，從軒轅、太皞以來，無人能比。惟獨過去的處刑，或許尚未盡善，都因主管官員陰險奸猾，惑亂聖上視聽。不久陛下就明察秋毫，一一得知詳情，但最終没能揭露根本，公布前事，讓天下百姓瞭解陛下的本心，以致四海還有很多含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確實愚昧，不識大綱，請爲陛下講述此事的始末。揚、豫之亂以後，刑獄漸漸興起，執法之官，務於追根究底，互相牽連，數年不絶。於是使奸猾豪臣，伺隙乘機，内懷豺狼禍心，外顯鷹鸇行迹，暗中勾結，互相附會，捏造似是而非的謊言，定下不赦的罪名。都精心製造巧言詆毁，肆意施行酷刑，人們不堪其痛，便自誣有罪來乞求免刑，公卿士庶，連頸被殺。道路上議論紛紛，雖然知道他們無辜，然而罪名羅織已成，指控口供都合，縱使皋陶擔任法官，于公判定刑名，也會説即使掘墳毁棺，依然不能完全懲罰他們的罪責。雖然陛下仁慈憐愛，慎用刑獄寬免死罪，等到觀覽口供案卷之時，完全都已經羅織周密，都説經查證審問得到實情，確實是犯有殺頭之罪，雖然打算寬免，但法律如此又能怎樣？於是輕者自身被殺，重者全族受誅，相互牽連一同治罪者，言不勝言。這些豈是往日有仇，實行報復？都是貪圖苟且取得功名，爲自己求得官職賞賜。當時傳言，稱爲羅織。其中陷入刑網得罪者，雖然見識卓越才能出衆，被誣控告便遭到枉法收審，心中徒然痛惜自己含冤遭受酷刑，口中却不能爲自己洗刷辯明。有的被殺或遭族滅，有的被流放遠地而死，并且很多人甘願自殺，赴死如歸。所以可知執法苛細，傷人太甚。多虧陛下聖明及時予以關注，明明白白地詳細追究，周興、丘勣之類，王弘義、來俊臣之徒，都相繼伏法被殺。此事傳揚遠近，朝野相慶安寧，如同再見天日。況且如狄仁傑、

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以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爾。但恐往之得罪者多并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怨氣！怨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倘陛下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於削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沾恩造。如此則天下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幽明歡欣，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五穀豐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尋遷秋官侍郎，三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中，則天嘗與宰臣議及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臣等謬膺大任，不能使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户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貪濁，使陛下臨朝軫嘆，屢以爲言，夙夜慚惶，不知啓處。伏思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内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務在憂國濟人，庶當

魏元忠，都遭到冤屈陷害，受審之時，也都自誣有罪。假如不是陛下極爲聖明，垂恩過問審查，那麼殺身之刑，已加其身，想要他們效忠聖代，怎麼再有可能！陛下提拔而升遷他們，分别成爲良相，國家的棟梁，可稱此二人。爲何從前有罪而現在却成爲良臣呢？確是由於從前受到誣陷而後得到辨明免罪罷了。祇恐怕從前獲罪者大多都是此類，那麼過去含冤者的人數就很多了。從前殺死一名孝婦，上天尚且降災懲罰，況且無辜者如此之多，怎能没有怨氣！怨氣上達則會發生水旱之災，想盼望五穀豐收，絶不可能。倘若陛下發揚天地的大德，普施雷雨的深仁，歸罪於奸猾刻薄之徒，降恩於無辜受害之人，從垂拱年間以來，大辟罪以下，常規大赦例所不能赦免的人，無論罪行輕重，一律免罪昭雪，使他們重獲生機。伏法被殺之人，追詔恢復官爵，受牽連而獲罪之人，都得到皇恩追贈。如此則天下之人就會知道從前被誣陷治罪，并非陛下本意，都是酷吏的罪過。陰間和陽世都歡快高興，則會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調雨順；風調雨順，則五穀豐熟；年成豐熟了，百姓就安寧了，太平盛世，還會遠嗎！希望陛下深察。

不久升任秋官侍郎，經三次遷官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安年間，武則天曾經和宰相討論到州縣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人陳奏説："臣等謬受大任，不能使戰火停息，倉庫殷實，户口還有逃亡，官員不免貪污，使陛下臨朝理政時痛惜感嘆，多次提及，臣等日夜慚愧惶惑，坐卧不安。臣等思慮當今要務，莫過於富國安民，富國安民的方法，在於選擇刺史。私下見朝廷輿論，無不重視内官，輕視外官，每當任命刺史，都再三陳訴推辭。近來所派外任，大多是有錯而貶職之人，風俗不清，實是因爲這一原因。如今希望在臺閣寺監，精選賢良，分别主管大州，共同提高治理州縣的政績。臣等請求罷免近侍之職，率先任職刺史，致力憂國救民，希望對國家能有所補益。"武則天説：

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率先對曰：“臣以庸愚，謬膺獎擢，内掌機密，非臣所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倘垂采録，臣願此行。”於是嗣立帶本官檢校汴州刺史。

無幾，嗣立兄承慶入知政事，嗣立轉成均祭酒，兼檢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尋坐承慶左授饒州長史。歲餘，徵爲太僕少卿，兼掌吏部選事。神龍二年，爲相州刺史。及承慶卒，代爲黄門侍郎，轉太府卿，加修文館學士。

景龍三年，轉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宗崇飾寺觀，又濫食封邑者衆，國用虚竭。嗣立上疏諫曰：

> 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家無三年之蓄，家非其家，國非其國。故知立國立家，皆資於儲蓄矣。夫水旱之災，關之陰陽運數，非人智力所能及也。堯遭大水，湯遭大旱，則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免，當此時不至於困弊者，積也。今陛下倉庫之内，比稍空竭，尋常用度，不支一年。倘有水旱，人須賑給，徵發時動，兵要資裝，則將何以備之？其緣倉庫不實，妨於政化者，觸類而是。臣竊見比者營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取宏博，競崇瑰麗。大則費耗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已上。轉運木石，人牛不停，廢人功，害農務，事既非急，時多怨咨。故《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誠哉此言，非虚談也。且玄旨秘妙，歸於空寂，

“卿等身居鸞臺鳳閣，誰能擔當此行？”韋嗣立率先回答説：“臣因平庸愚笨，謬獲嘉獎提拔，在内掌管機密，非臣所能。充數外任，或許能够盡節，倘若垂恩采録，臣願擔當此行。”於是韋嗣立帶本官之銜檢校汴州刺史。

不久，韋嗣立的哥哥韋承慶入朝主持政事，韋嗣立轉任成均祭酒，兼任檢校魏州刺史。又改任洺州刺史。不久因受韋承慶的牽連降職授饒州長史。一年以後，徵入朝任太僕少卿，并掌管吏部考選之事。神龍二年，任相州刺史。等到韋承慶去世，他接替兄長任黄門侍郎，轉任太府卿，加授修文館學士。

景龍三年，轉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當時中宗崇飾寺廟道觀，加上濫封食邑者很多，國庫開支嚴重不足。韋嗣立上疏勸諫説：

> 臣聽説國家没有九年之儲備，家庭没有三年之積蓄，則家不成家，國不成國。所以可知立國立家，都依賴於儲蓄。水旱之災，關係陰陽的運數，不是人的智力所能達到的。堯時遭大水，湯時遇大旱，可知仁聖之君所不能幸免，遭遇水旱而不至於窮困破敗的方法，就是積蓄。現在陛下倉庫之内，近來逐漸空虚，日常開支，不足一年。倘若遇上水旱，百姓需要救濟，徵發一時進行，士兵需要資裝，如此將怎樣備辦？因爲倉庫不够充實，妨害政教的例子，比比皆是。臣私下見近來修建寺廟道觀，數目極多，都盡力追求宏大，競相推崇華麗。大則耗費百十萬，小則也需三萬五萬以上，粗略估計全部資財，動輒多達千萬以上。運輸木材石料，人力牛馬不停，荒廢人力，損害農務，此事既非急務，一時産生很多怨恨。所以《書》説：“不作無益之事損害有益之事，功業就會成功；不寶貴奇異之物輕賤必用之物，百姓就會富足。”這話講得太對，并非誇誇其談。況且佛教義理玄妙，歸於空虚寂静，如果不是修心定慧，諸多方法都涉及有爲。至

苟非修心定慧，諸法皆涉有爲。至如土木雕刻等功，唯是殫竭人力，但學相誇壯麗，豈關降伏身心。且凡所興功，皆須掘鑿，蟄蟲在土，種類實多，每日殺傷，動盈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心，豈有須行此事，不然之理，皎在目前。世俗衆僧，未通其旨，不慮府庫空竭，不思聖人憂勞，謂廣樹福田，即是增修法教。倘水旱爲災，人至飢餒，夷狄作梗，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龍象如雲，伽藍概日，豈能裨萬分之一，救元元之苦哉！於道法既有乖，在生人極爲損，陛下豈可不深思之！臣竊見食封之家，其數甚衆，昨略問户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兩匹，即是一百二十萬已上。臣頃在太府，知每年庸調絹數，多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已來，比諸封家，所入全少。倘有蟲霜旱澇，曾不半在，國家支供，何以取給？臣聞自封茅土，裂山河，皆須業著經綸，功申草昧，然後配宗廟之享，承帶礪之恩。皇運之初，功臣共定天下，當時食封才上三二十家，今以尋常特恩，遂至百家已上。國家租賦，太半私門，私門則資用有餘，國家則支計不足。有餘則或致奢侈，不足則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謂爲得？封户之物，諸家自徵，或是官典，或是奴僕，多挾勢騁威，凌突州縣。凡是封户，不勝侵擾，或輸物多索裹頭，或相知要取中物，百姓怨嘆，遠近共知。復有因將貨易，轉更生釁，徵打紛紛，曾不寧

於像土木雕刻等工程，衹是竭盡人力，一味地互相攀比誇耀壯麗，豈能關係到降伏身心的各種欲念。而且大凡修建土木工程，都需挖掘土地，昆蟲藏身土中，種類確實繁多，每日殺傷，動輒高達萬計，連年如此，損害可知。聖人慈悲爲懷，怎能定要如此行事，不合佛法之理，皎然顯現眼前。世俗衆僧，没有弄懂這個道理，不擔心府庫空虚，不顧念聖上憂愁，説廣種福田，就是增修法教。倘若水旱成災，百姓飢餒，夷狄作亂，兵無資糧，陛下雖有高僧如雲，寺廟遮日，怎能對國家有萬分之一的幫助，解救百姓的苦難呢！對於道法來説大有違背，對於百姓來講極爲有害，陛下怎能不加深思呢！臣私下見享有封邑的人家，爲數衆多，日前大概問了一下户部，説是動用六十多萬青壯男子，按照一個青壯男子交納兩匹絹估算，就是一百二十萬以上。臣從前在太府，得知每年徵收絹數，多則不過百萬，少則七八十萬以上，與那些封邑之家相比，收入少得多。倘若遇上蟲霜旱澇，還不到一半，國家支出供給，怎樣取得人力物力來滿足供應？臣聽説自從分封王侯，劃分山河，都必須有籌劃國事的顯著業績，有治理亂世的突出功勛，然後配入宗廟接受祭祀，世代承襲爵禄的恩典。開國之初，功臣共同平定天下，當時享有封邑的不過二三十家，如今憑尋常之功和特别恩賞，就達到百家以上。國家租賦，大半進入私門，私門則財用有餘，國家則支出不足。私家有餘或許導致奢侈，國用不足就會招致憂危，治國之策，怎能説是得當？封户的財物，由各家自行徵收，或是府中官員，或是私家奴僕，大都仗勢逞威，欺凌州縣。所有被劃歸封邑的人家，不勝侵擾，或是運輸物品時索要錢財，或是管事者逼要財物，百姓怨恨，遠近共知。又有乘機倒買倒賣，轉而更生事端，徵求責打紛紛，不曾片刻停息，貧苦百姓，怎能忍受！如果規定把租賦送到太府，封家衹許在左藏庫領取，不得擅自催

息，貧乏百姓，何以克堪！若必限丁物送太府，封家但於左藏請受，不得輒自徵催，則必免侵擾，人冀蘇息。

徵，這樣定會避免欺凌騷擾，可望百姓獲得生息。

臣又聞設官分職，量事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官人，在安人。官人則哲，安人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也！是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采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用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迹銷聲，常懷嘆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人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臣又聽説設立官員分派職掌，是根據事況來設置官職，這是從治民而務求安民的根本出發的。所以《尚書》説“在於知人授官，在於安定百姓。知人善任則是明智，安定百姓則是仁惠。能够具有明智并且實施仁惠，何必擔心驩兜那樣的壞人，何須害怕有苗之君”那樣的事呢！這表明任官得人，而天下自會大治。古時取人，必須先收集在鄉里有贊譽的，然後徵用到州郡；在州郡做出政績，然後徵用到五府；才能著稱於五府，然後纔進升到朝廷。如此則擇用一人考察十分詳備，提拔一士所經歷的過程很多。孔子説：“就像有一段美錦，不可讓人用來學習裁剪。”這表明用人不能不謹慎選擇。用人得當則會治理，所用非其人則會混亂，治與亂取決於此，怎可以不仔細選擇呢！如今取人，背離此道，大多没有經過試用，很快就得到升遷。追逐名利乃人之常情，僥幸進升爲人所趨求。如今追求升官不避僥幸的人，一個接一個，遍布文武百官之列。任用有文才者治理內外，則有違法貪污上下敗亂之憂；任用有武藝者統率軍隊，則有無能膽怯覆師喪旅之患。授任没有限度，缺額不够供給，於是設置員外官，幾倍於正常的缺額。官署典吏，疲於恭奉，府庫積儲，窮於供養。國家大事，豈有超過這的！古時空置官爵以待賢士，祇有有才之人纔能獲任，如果任用無才之人，就堵塞了有才之人進官之路，這是賢人君子所以銷聲匿迹，常懷嘆恨的原因。況且賢人君子，恪守正直之道，遠離僥幸之門，如果倖幸之門大開，那麼賢人就不可能再出來了。賢者都退避了，若想求得百姓安寧教化融洽，也是不可能的。百姓如果不安，國家就要危險了，陛下怎能不仔細考慮！

又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率化？今歲非豐稔，户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具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者充。自今已往，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及五品已上清望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牧宰得人，天下大理，萬姓欣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唯陛下詳擇。

另外刺史、縣令，是治民的根本，近年以來，不注意挑選。犯了過失和聲望不好的京官，纔派出擔任刺史；吏部應選之人，年高而不善文案，纔任爲縣令。這種風氣久盛不衰，上下共知，以此來治理百姓，怎能達到天下大治？今年糧食歉收，户口流亡，國庫空虚，租調減少，陛下不留意於此，將怎樣治理國家呢？臣希望頒下明制，詳細論述前事，使有關部門改變選官的辦法，天下刺史、縣令，都選用才能與聲望俱佳的人充任。自今以後，應有升遷諸曹侍郎、兩省、兩臺和五品以上的清望官，先在刺史、縣令中選用。刺史縣令得人，天下就會大治，百姓歡欣，豈不是太平樂事嗎！希望陛下詳細考慮。

疏奏不納。

疏奏上後未被采納。

嗣立與韋庶人宗屬疏遠，中宗特令編入屬籍，由是顧賞尤重。嘗於驪山構營別業，中宗親往幸焉，自製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因封嗣立爲逍遥公，名其所居爲清虛原幽棲谷。韋氏敗，幾爲亂兵所害，寧王憲以嗣立是從母之夫，救護免之。睿宗踐祚，拜中書令，旬日，出爲許州刺史。以定册尊立睿宗之功，賜實封一百户。開元初，入爲國子祭酒。先是，中宗遺制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温等改削稿草，嗣立時在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爲憲司所劾，左遷岳州别駕。久之，遷陳州刺史。時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奏嗣立清白可陟之狀，詔命未下，開元七年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孝。中書門下又奏："嗣立衣冠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間，特稱和睦。承恩歷事，位列宰臣。中年以不能正身，頗近凶戚，爲憲司糾劾，因兹出貶。若循其始，終是吉人，宜棄其瑕，以從衆

韋嗣立和韋庶人宗族關係疏遠，中宗特地下令將他編入屬籍，從此恩賞尤其優厚。曾經在驪山營建别墅，中宗親自前去，自己題寫詩序，令從官賦詩，賜絹二千匹。并封韋嗣立爲逍遥公，將他所居之地命名爲清虛原幽棲谷。韋氏失敗，他幾乎被亂兵所害，寧王李憲因韋嗣立是自己姨母之夫，救護使他免遭殺害。睿宗即位，拜任中書令，十天後出任許州刺史。因定册尊立睿宗之功，賜給實封一百户。開元初年，召入朝任國子祭酒。起初，中宗遺詔令睿宗輔政，宗楚客、韋温等篡改删削底稿，韋嗣立當時在政事府，不能執正阻止。到此時被御史彈劾，降職授岳州别駕。很久以後，升任陳州刺史。當時河南道巡察使、工部尚書劉知柔上奏韋嗣立爲政廉潔可以晋升的情況，詔令還未頒下，他於開元七年死去，追贈兵部尚書，謚號叫孝。中書門下又奏稱："韋嗣立在士大夫中，早負才名；兄弟之間，和睦著稱。承恩任事，位居宰相。中年時期因執身不正，過於親近惡親，被御史彈劾，因此貶職出朝。如果考察他的開始，終究是一個好人，應該摒棄他的缺點，以順應衆人的希望。請贈物一百段。"皇上聽從。

望。請贈物一百段。”從之。

嗣立、承慶俱以學行齊名。長壽中，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代嗣立爲天官侍郎，頃之又代嗣立知政事；及承慶卒，嗣立又代爲黄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來，莫與爲比。嗣立三子：孚、恒、濟，皆知名。

韋嗣立、韋承慶都以學識品行齊名。長壽年間，韋嗣立接替韋承慶任鳳閣舍人；長安三年，韋承慶接替韋嗣立任天官侍郎，不久又接替韋嗣立主持政事；等韋承慶逝世，韋嗣立又接替他任黄門侍郎，前後四職相互接任。另外父子三人，都官至宰相。有唐以來，無人能比。韋嗣立有三個兒子：韋孚、韋恒、韋濟，都很知名。

孚，累遷至左司員外郎。

韋孚，多次升任爲左司員外郎。

韋恒

恒，開元初爲碭山令，爲政寬惠，人吏愛之。會車駕東巡，縣當供帳，時山東州縣皆懼不辦，務於鞭扑，恒獨不杖罰而事皆濟理，遠近稱焉。御史中丞宇文融，即恒之姑子也，嘗密薦恒有經濟之才，請以己之官秩迴授，乃擢拜殿中侍御史。歷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爲隴右道 河西黜陟使。恒至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恃托中貴，公爲非法，兼僞叙功勞，恒抗表請劾之，人代其懼。因出爲陳留太守，未行而卒，時人甚傷惜之。

韋恒，開元初年任碭山令，施政寬厚仁惠，受到百姓和官吏的愛戴。時逢皇帝東巡，本縣負責供應，當時山東州縣都害怕不能按期置辦完畢，一味鞭打催促，惟獨韋恒不施杖罰而事事齊備，受到遠近稱贊。御史中丞宇文融，是韋恒的姑母之子，曾經暗中推薦韋恒有治理國家的才能，請求把自己的官銜轉授給他，於是韋恒升任殿中侍御史。歷任度支左司等員外、太常少卿、給事中。二十九年，任隴右道 河西黜陟使。韋恒到河西時，節度使蓋嘉運依恃朝中高官，公行不法，加上謊報戰功，韋恒上表直言請求追究他的罪行，别人都替他擔心。因而出任陳留太守，没等赴任便死了，當時人們感到非常惋惜。

韋濟

濟，早以辭翰聞。開元初，調補鄄城令。時有人密奏玄宗曰：“今歲吏部選叙太濫，縣令非材，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一道，試者二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爲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五十人放歸習讀，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爲刺史。濟至醴泉，以簡易爲政，人用稱之。三遷爲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爲尚書户部侍郎。累歲轉太原尹。製《先德詩》四章，述祖、父之行，辭致高雅。天寶七載，又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

韋濟，早年以文辭聞名。開元初年，調任鄄城令。當時有人暗中上奏玄宗説：“今年吏部選官太濫，縣令不得其才，完全没有認真選擇。”等到縣令謝官之日，將他們召入殿中，考問安人策一道，應試者二百多人，衹有韋濟封策第一，還有人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提升韋濟任醴泉令，二十多人復任原官，四五十人放回讀書學習，侍郎盧從愿、李朝隱貶任刺史。韋濟到達醴泉，爲政簡易，人們因此而稱贊他。三次升任爲庫部員外郎。二十四年，任尚書户部侍郎。幾年後轉任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叙述祖、父的行迹，文辭格調高雅。天寶七載，又任河南尹，升任尚書左丞。三代擔任省長官，士大夫認爲榮耀。韋濟舉止優雅，任職之處被人們推爲善政，

濟從容雅度，所莅人推善政，後出爲馮翊太守。

後來出任馮翊太守。

陸元方

陸元方，蘇州吴縣人。世爲著姓。曾祖琛，陳給事黄門侍郎。伯父柬之，以工書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

陸元方，是蘇州吴縣人。世代爲大姓。曾祖名琛，在陳朝任給事黄門侍郎。伯父名柬之，以擅長書法知名，官至太子司議郎。

元方舉明經，又應八科舉，累轉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海，時風濤甚壯，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豈害我?"遽命之濟，既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除殿中侍御史。即以其月擢拜鳳閣舍人，仍判侍郎事。俄爲來俊臣所陷，則天手敕特赦之。長壽二年，再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又加鳳閣侍郎。證聖初，内史李昭德得罪，以元方附會昭德，貶綏州刺史。尋復爲春官侍郎，又轉天官侍郎、尚書左丞，尋拜鸞臺侍郎、平章事。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責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尋轉文昌左丞，病卒。

陸元方考中明經科，又應試八科考中，多次轉任爲監察御史。武則天改唐爲周，命陸元方安撫嶺外，準備渡海時，正趕上風濤洶涌，船家不敢升帆啓航。陸元方説："我受命没有私心，神靈豈會害我?"命令立刻渡海，不久風濤果然平息。出使返回合旨，授任殿中侍御史。隨即在當月升任鳳閣舍人，并掌管侍郎事。不久受來俊臣誣陷，武則天親手寫詔書特地下令赦免他。長壽二年，再次升任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延載初年，又加授鳳閣侍郎。證聖初年，内史李昭德獲罪，因陸元方附會李昭德，貶任綏州刺史。不久重任春官侍郎，又轉任天官侍郎、尚書左丞，很快又拜授鸞臺侍郎、平章事。武則天曾詢問朝外之事，他回答説："臣充數宰相，有大事立即上奏，民間小事，不敢用來煩擾聖覽。"因此觸犯旨意，受罰降授太子右庶子，罷知政事。不久轉任文昌左丞，因病逝世。

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敕書，其慎密如此。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贈揚州大都督。

陸元方在任清廉謹慎，第二次擔任宰相時，武則天打算調動授任官員，總是先徵詢他的意見，他總是寫好表章密封進上，從不張揚自己對他人的恩惠。臨終時，拿出前後奏章底稿令人全部燒毁，并且説："我暗中對人積下很多恩德，後代的福分也許不會衰减。"又有一匣書，總是親手封口，家中無人看到裏面的内容，等他死後打開一看，原來是前後所下的詔書，他的謹慎周密就是如此。追贈越州都督。開元十八年，又追贈揚州大都督。

陸象先

子象先。象先，本名景初。少有器量，應制舉，拜揚州參軍。秩滿調選，時吉頊爲吏部侍郎，擢授洛陽

子名象先。陸象先，本名景初。年輕時就有器量，應試制舉考中，拜授揚州參軍。任職期滿參加調選，當時吉頊任吏部侍郎，提升他爲洛陽

尉，元方時亦爲吏部，固辭不敢當。項曰："爲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流所及，實不以吏部之子妄推薦也。"竟奏授之。遷左臺監察御史，轉殿中，歷授中書侍郎。

尉，陸元方當時也在吏部，堅決推辭不敢受任。吉項說："任官擇人，是至公之道。陸景初才能聲望高雅，不是尋常人所能趕上的，確實不是因爲他是吏部之子而妄加推薦。"最終上奏授任。升任左臺監察御史，轉任殿中，歷授中書侍郎。

景雲二年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將引中書侍郎崔湜知政事，密以告之，湜固讓象先，主不許之，湜因亦請辭。主遽言於睿宗，乃并拜焉。象先清净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太平公主時既用事，同時宰相蕭至忠、岑羲及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謁。

景雲二年冬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起初，太平公主打算引進中書侍郎崔湜主持政事，暗中告訴了他，崔湜堅持讓給陸象先，公主不許，崔湜便請求辭職。公主隨即告訴睿宗，於是二人同時拜授宰相。陸象先清静寡欲，不注意小事，言論高遠，深受當時賢人的佩服。崔湜經常對人講："陸公高人一等。"太平公主當時專權，同時的宰相蕭至忠、岑羲和崔湜等人都投靠依附她，祇有陸象先不隨波逐流，從不前往拜見。

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兖國公，賜實封二百户，加銀青光禄大夫。時窮討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其年，出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仍爲劍南道按察使。在官務以寬仁爲政，司馬韋抱真言曰："望明公稍行杖罰，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墮，無所懼也。"象先曰："爲政者理則可矣，何必嚴刑樹威。損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竟不從抱真之言。歷遷河中尹。六年，廢河中府，依舊爲蒲州，象先爲刺史，仍爲河東道按察使。嘗有小吏犯罪，但示語而遣之。録事白曰："此例當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即當自汝爲始。"録事慚懼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静之於源，則亦何憂不簡。"前後爲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懷思之。

先天二年，蕭至忠等人伏法被殺，惟有陸象先免難。因保護之功封爲兖國公，賜給實封二百户，加銀青光禄大夫。當時對蕭至忠等人的同黨追查不休，連累很多人，陸象先暗中爲之申理，保全救助很多，然而他從不提及，當時無人知道。這一年，出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并任劍南道按察使。任官爲政盡力寬仁，司馬韋抱真進言說："希望明公略微施行杖罰，以便建立威名。不然的話，恐怕下面的人懶散墮落，什麽都不怕了。"陸象先說："爲政者達到治理就可以了，何必使用嚴刑樹立威名。損人利己，恐怕不是仁恕之道。"最終没聽從韋抱真的建議。歷任至河中尹。六年，取消河中府，依舊改爲蒲州，陸象先任刺史，并任河東道按察使。曾有小吏犯罪，祇是告誡一番便放他離去。録事稟告說："這種情况當施以杖罰。"陸象先說："人心相差不遠，他難道聽不懂我的話嗎？如果一定要行杖罰，應當從你開始。"録事羞愧恐懼而退。陸象先曾經對人說："天下本來無事，祇是庸人自擾，於是纔多事罷了。祇要從根本上清静，那麽何用擔心政事不簡易。"先後擔任刺史，爲政始終如一，百姓屬吏都懷念他。

按察使停，入爲太子詹事，歷工部尚書。十年冬，知吏部選事，又加刑部尚書，以繼母憂免官。十三年，起復同州刺史，尋遷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丞相，謚曰文貞。

象先弟景倩，歷監察御史。景融，歷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并兼采訪使。景獻，歷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景裔，河南令，庫部郎中。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嘗與象先昆弟相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其爲當時所稱如此。

按察使罷除後，召入朝任太子詹事，歷任工部尚書。十年冬天，主管吏部考選事務，又加授刑部尚書，因爲繼母去世而免官。十三年，喪期未滿起任同州刺史，不久升任太子少保。二十四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尚書左丞相，謚號叫文貞。

陸象先之弟陸景倩，歷任監察御史。陸景融，歷任大理正、滎陽郡太守、河南尹、兵吏部侍郎、左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襄陽郡太守、陳留郡太守，并兼采訪使。陸景獻，歷任殿中侍御史、屯田員外郎。陸景裔，任河南令、庫部郎中。都享有美譽。僧人一行年輕時，曾和陸象先兄弟交好，他常對別人說："陸氏兄弟都有才學品行，古時的荀、陳，無法相比。"他們受到當時的稱道就是如此。

陸餘慶

元方從叔餘慶，陳右軍將軍琇孫也。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强辯過之。累遷中書舍人。則天嘗引入草詔，餘慶惶惑，至晚竟不能措一辭，貴授左司郎中。累除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尋卒。

象先四代孫。

陸元方叔父名餘慶，是陳右軍將軍陸琇的孫子。年輕時與名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然才學不及陳子昂等人，然而風流善辯則超過他們。多次升官擔任中書舍人。武則天曾召他入宮起草詔書，陸餘慶驚惶不安，直到晚上竟然没能寫出一句話來，受罰降授左司郎中。多次授任爲大理卿、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因年老有病辭官，不久去世。

陸象先四代孫。

蘇瓌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隋尚書右僕射威曾孫也。祖夔，隋鴻臚卿。父亶，貞觀中台州刺史。

瓌，弱冠本州舉進士，累授豫王府録事參軍。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禕之皆器重之。長安中，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要，多富商大賈，珠翠珍怪之産，前長史張潛、于辯機皆致之數萬，唯瓌挺身而去。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以明習法律，多識臺閣故事，特命删定律、令、

蘇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是隋尚書右僕射蘇威的曾孫。祖父名夔，隋時任鴻臚卿。父名亶，貞觀年間任台州刺史。

蘇瓌，二十歲被本州選送應試進士科考中，多次授任爲豫王府録事參軍。長史王德真、司馬劉禕之都器重他。長安年間，多次升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處交通要道，有很多富商大賈，出産珠翠珍寶，前任長史張潛、于辯機都搜羅到數萬，惟有蘇瓌隻身而去。神龍初年，召入朝任尚書右丞，由於精通法律，瞭解很多臺閣舊事，皇帝特命他删定律、令、格、式。不久加銀

格、式。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是歲，再遷户部尚書，奏計帳，所管户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青光録大夫。這一年，經二次升遷任户部尚書，上奏户口賬本，所管户口數目當時有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户。

尋加侍中，封淮陽縣子，充西京留守。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謀爲妖逆，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敕慰諭瓌，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中宗至京，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乃配流普思於儋州，其黨并誅。瓌遷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

不久加授侍中，封淮陽縣子，充任西京留守。當時秘書員外監鄭普思陰謀用妖法造反，雍、岐兩州妖黨暴露，蘇瓌將鄭普思收押在獄中拷問。鄭普思的妻子第五氏憑藉鬼神邪説得到韋庶人的寵愛，住在宫中，因此中宗特地下詔安慰曉諭蘇瓌，令他免除鄭普思之罪。蘇瓌上言説鄭普思妖術迷惑大衆，罪不可赦。中宗到達京城，蘇瓌又當面陳奏此案。尚書左僕射魏元忠進奏説：“蘇瓌是德高望重之人，其忠懇如此，希望陛下深察。”皇帝於是將鄭普思發配流放到儋州，將他的同黨全部處死。蘇瓌遷任吏部尚書，進封淮陽縣侯。

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是歲，將拜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深非其議，嘗於御前面折欽明，帝雖悟，竟從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是歲六月，與唐休璟并加監修國史。

景龍三年，轉任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這一年，將在南郊祭天，國子祭酒祝欽明迎合韋庶人的旨意，建議請皇后主持第二次獻祭，安樂公主主持最後一次獻祭。蘇瓌極力反對這個建議，曾當着皇帝的面反駁祝欽明，皇帝雖然曉悟，最後還是依從了祝欽明所奏。公卿大臣剛拜官者，按例允許獻食，名叫燒尾。蘇瓌拜任僕射時什麽也没獻。後來因爲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説：“你拜了僕射竟不獻燒尾，難道是不高興嗎?”皇帝默不作聲。蘇瓌陳奏説：“臣聽説宰相，主管調和陰陽，代皇帝治理萬物。如今糧食價格上漲，百姓不足，臣看到宿衛士兵甚至有三日吃不到飯的。臣愚笨不稱職守，所以不敢獻燒尾。”當年六月，和唐休璟同時加授監修國史。

四年，中宗崩，秘不發喪，韋庶人召諸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温、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及瓌等十九人入禁中會議。初，遺制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中書令宗楚客謂温曰：“今須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

四年，中宗去世，秘不發喪，韋庶人召衆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韋温、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彦昭和蘇瓌等十九人進宫中一起商議。起初，中宗遺詔命韋庶人輔佐少主主持政事，授安國相王太尉，參謀輔佐政事。中書令宗楚客對韋温説：“現在須請皇太后臨朝聽政，應停止相王輔政。况且皇太后和相王本是嫂叔不應互相問候，很難制定合適的禮儀，叔嫂同時執政於理完全不可。”惟獨蘇瓌正

爲儀注，理全不可。”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是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温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是月，韋氏敗，相王即帝位，下詔曰：“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周旋近密，損益樞機，謀猷有成，匡贊無忌。頃者遺恩顧托，先意昭明，奸回動摇，内外危逼，獨申讜議，實挫邪謀。况藩邸僚屬，念殷惟舊，無德不報，抑惟令典。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

景雲元年，以老疾轉太子少傅。是歲十一月薨，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瓌臨終遺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儀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稱焉。開元二年，下詔曰：“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瓌，履正體道，外方内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燮諧台衮，九命爲社稷之臣。先朝晏駕，釁起宫掖，國擅稱制之奸，人懷綴旒之懼。凶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皇輔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節，良深耿嘆。可賜實封一百户。”四年，詔與徐國公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

色拒絶，他對宗楚客等人説：“遺詔是先帝的旨意，怎能更改！”宗楚客和韋温大怒，於是删除相王輔政之語然後宣布施行。當月，韋氏失敗，相王即皇帝位，下詔説：“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許國公蘇瓌，自從身居近密之職，增減樞要機務，計謀籌劃有成，匡正輔佐無忌。近來遺恩命他輔政，先帝旨意鮮明，奸邪動摇皇位，内外危急緊迫，他獨自申明正直之言，真實摧折奸謀。何况是王府僚屬，深切感念舊情，德義不可不報，不僅是根據令典。可任尚書左僕射，其餘官爵如舊。”

景雲元年，因年老有病轉任太子少傅。當年十一月去世，追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號叫文貞。蘇瓌臨終前遺令薄葬，到了送葬設祭之日，除官府提供的儀仗外，衹有一輛用布作帷幔的靈車，受到議者稱贊。開元二年，下詔説：“酬報功勞獎賞善行，百王以此爲先；祭祀祖先尊榮死者，千年同此美德。已故尚書左丞相、太子少傅、追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許國文貞公蘇瓌，品行端正，外剛内直，全心奉事皇上，屈身遵循禮義。協助運籌帷幄，三朝位居宰相之任；調和中樞機構，身爲上公社稷之臣。先帝去世，禍起宫廷，國有擅自稱制的奸人，人懷君權旁落的憂懼。凶黨氣焰囂張，宗廟幾乎傾覆。先帝遺詔囑托，由太皇輔政，逆臣删削遺詔，韋氏臨朝聽政。他於是能首出直言，正色凛然，公之於視聽，顯露於朝野。去世雖久，遺風猶存，緬懷忠節，深爲感嘆。應賜給實封一百户。”四年，下詔令他與徐國公劉幽求陪祭於睿宗廟庭。十七年，加贈司徒。

蘇頲

瓌子頲，少有俊才，一覽千言。弱冠舉進士，授烏程尉，累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按覆來俊臣等舊獄，頲皆申明其枉，由此雪冤者甚衆。神龍中，累遷給事中，加修文館學士，俄拜中書舍人。尋而頲父同中

蘇瓌子蘇頲，年輕時才華出衆，一覽千言。二十歲時考中進士科，授任烏程尉，多次升任爲左臺監察御史。長安年間，詔令蘇頲復審來俊臣等人遺留的舊案，蘇頲將其中的冤情全部審明，因此很多人得以昭雪冤屈。神龍年間，幾次升任爲給事中，加授修文館學士，不久拜授中書舍

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以爲榮。機事填委，文誥皆出頲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涌泉，嶠所不及也。”俄遷太常少卿。

人。不久蘇頲之父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掌樞密，時人認爲榮耀。機密要事錯綜繁雜，誥令都出自蘇頲之手，中書令李嶠贊嘆說：“舍人文思如涌泉，是我李嶠所不及的。”不久升任太常少卿。

景雲中，瓌薨，詔頲起復爲工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頲抗表固辭，辭理懇切，詔許其終制。服闋就職，襲父爵許國公。玄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否?”對曰：“任賢用能，非臣等所及。”玄宗曰：“蘇頲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有政事食，自頲始也。頲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每有好官闕，即望宰相論及。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嘆息。中書侍郎，朕極重惜，自陸象先歿後，朕每思之，無出卿者。”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卿所製文誥，可録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留中披覽。”其禮遇如此。玄宗欲於靖陵建碑，頲諫曰：“帝王及后，無神道碑，且事不師古，動皆不法。若靖陵獨建，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造。”玄宗從其言而止。

景雲年間，蘇瓌去世，下詔蘇頲未滿喪期便起任工部侍郎，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蘇頲直言上表堅决推辭，言辭情理懇切，下詔准許他服滿喪期。服喪期滿就職，繼承父爵許國公。玄宗對宰相說：“有没有從工部侍郎升任中書侍郎的先例?”宰相回答說：“任賢用能，非臣等所能及。”玄宗說：“蘇頲可任中書侍郎，并供給知政事的月俸。”第二天，加授知制誥。主持政事有月俸，是從蘇頲開始的。蘇頲入宫謝恩，玄宗說：“時常想任用卿，每當好官有缺，就希望宰相能提到卿。宰相都是卿的舊人，最終没人説到卿，朕替卿嘆息。中書侍郎一職，朕十分看重珍惜，自從陸象先死後，朕時時思量，無人能超出卿。”當時李乂任紫微侍郎，和蘇頲同時執掌誥令。有一天，皇上對蘇頲說：“前朝有李嶠、蘇味道，稱爲蘇、李；如今有卿和李乂，也不次於他們。卿所寫的誥令，可抄録一本密封進上，題名爲‘臣某撰’，朕要留在宫中翻閲。”對他的禮遇如此。玄宗打算在靖陵建碑，蘇頲勸諫說：“帝王及皇后，没有神道碑，况且凡事不效法古代，舉措都是不合法度。如要獨在靖陵建碑，陛下祖宗的陵墓都必須追造。”玄宗聽從他的話而停止建碑。

開元四年，遷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與侍中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對，則頲爲之助，相得甚悦。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頲過其父也。”

開元四年，升任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和侍中宋璟同主持政事。宋璟爲人剛正，多有裁斷，蘇頲都順從他的正確决定；如果在皇上面前承旨、陳奏及應對，則蘇頲從旁協助，互相配合十分默契。宋璟曾對人說：“我和蘇家父子，先後同時擔任宰相。僕射善良忠厚，的確是治國之才；至於諍言直諫，竭盡臣節，决斷吏事，至公無私，那麽蘇頲超過其父。”

八年，除禮部尚書，罷政事，俄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

八年，任禮部尚書，罷知政事，不久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任司馬皇甫恂挪用官庫藏物

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一切罷之。或謂頲曰："公今在遠，豈得忤聖意？"頲曰："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間易忠臣節也！"竟奏罷之。巂州蠻酋苴院私與吐蕃連謀，將爲内寇。頲獲其間諜，將士咸請出兵討之，頲不從，乃作書并間諜以送苴院，苴院慚悔，竟不敢入寇。

十三年，從駕東封，玄宗令頲撰朝覲碑文。俄又知吏部選事。頲性廉儉，所得俸禄，盡推與諸弟，或散之親族，家無餘資。十五年卒，年五十八。初，優贈之制未出，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臣伏見貞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上有旌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册，以示將來。昔智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蒯一言，方始感悟。《春秋》載其盛烈，禮經以爲美談，今古舊事，昭然可睹。臣伏見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代傳忠清。頲又伏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參謀猷，出總藩牧。誠績斯著，操履無虧，天下慭遺，奄違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股肱之親，修先朝之盛典，鑒晉平之遠迹，爲之輟朝舉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殁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臣官忝記事，君舉必書，敢申舊典，上黷宸扆，希降恩貸，俯垂詳擇。"即日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兩日，贈尚書右丞相，謚曰文憲。及葬日，玄宗游咸宜宫，將出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娱游。"中路還宫。

頲弟詵、冰、乂。詵，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先是，拜給事中時，頲爲中書侍郎，上表讓詵

織成新錦進貢，蘇頲全部予以取消。有人對蘇頲説："公如今在遠地，怎能冒犯聖意？"蘇頲回答説："明主不因私愛剥奪至公，怎能因遠近而改變忠臣節操呢！"最終上奏撤銷。巂州蠻首領苴院暗地與吐蕃勾結合謀，企圖進犯。蘇頲俘獲他的間諜，將士都請求出兵討伐，蘇頲没有聽從，而是寫封書信連同間諜一起送給苴院，苴院慚愧悔恨，最終不敢入侵。

十三年，隨從皇帝到泰山封禪，玄宗令蘇頲撰寫朝覲碑文。不久又主管吏部考選事。蘇頲生性廉潔勤儉，所得俸禄，全都送給諸弟，或者散給親族，家裏没有多餘財産。十五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起初，褒美贈官的詔書還没下達，起居舍人韋述上疏説："臣私下見貞觀、永徽之時，每當有公卿大臣去世，都停止朝會舉行哀悼儀式，這是爲了完成有始有終之恩，敦厚君臣相得之義。上有表彰追念舊人的恩德，下有生榮死哀的美名，記在史書，垂示將來。從前智悼子去世，晉平公宴飲作樂，杜蒯進言，方纔感悟。《春秋》記載了褒美追悼智悼子的盛大場面，禮經作爲美談，今古舊事，顯明可見。臣私下見已故禮部尚書蘇頲歷代輔弼皇室，世傳忠正清廉。蘇頲又親自事奉陛下，二十多年，入朝參預謀劃，出朝統領大州。功績顯著，操行無缺，天不挽留，永辭當代。希望陛下思功臣之舊，念輔佐之親，遵循先朝的盛典，借鑒晉平公的遠迹，爲他停止朝會舉行哀悼儀式，以此表明君臣一體之義。使死者在九泉之下而感恩戴德，生者竭盡忠節而無所不爲，所有百官卿士，誰不感到十分幸運。臣愧居記事之職，君主的舉動必須記録，冒昧申明舊章，上犯視聽，希望降恩寬免，垂恩詳細選擇。"當日在洛城南門舉行哀悼儀式，停止朝會兩日，追贈尚書右丞相，謚號叫文憲。到入葬之日，玄宗游咸宜宫，正要出獵，聽到蘇頲出殯，悲傷地説道："蘇頲今日入葬，我怎麽忍心游樂。"中途回宫。

蘇頲之弟蘇詵、蘇冰、蘇乂。蘇詵，歷授右司郎中、給事中、徐州刺史。起初，拜任給事中時，蘇頲任中書侍郎，上表辭讓蘇詵的官職。玄

所授。玄宗曰："古來有内舉不避親乎?"頲曰："晉 祁奚是也。"玄宗曰："若然，則朕用蘇詵，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冰，爲虞部郎中。乂，爲職方郎中。

宗說："古來有内舉不避親的嗎?"蘇頲說："晉國 祁奚就是。"玄宗說："既然如此，那麼朕任用蘇詵，你爲何屢次反對?近日卿父子還同時在中書任職，兄弟爲何不行?卿言不合至公之理。"蘇冰，任虞部郎中。蘇乂，任職方郎中。

蘇幹　蘇勗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武德中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中，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魏王 泰府司馬。勗既博學有美名，甚爲泰所重，因勸泰請開文學館，引才名之士，撰《括地志》。後歷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卒。

蘇幹，是蘇瓌的堂兄。父名勗，武德年間任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年間，娶南康公主爲妻，拜授駙馬都尉，多次授任爲魏王 李泰府司馬。蘇勗學識廣博名聲又好，很受李泰的器重，於是勸李泰請求開設文學館，引入學問與品行俱佳的人士，修撰《括地志》。後來歷任吏部郎、太子左庶子，去世。

幹少以明經累授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好畋獵，幹每諫止之。垂拱中，歷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饑饉，舊吏苛酷，百姓多有逃散。幹乃督察奸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稱爲良牧。召拜右羽林將軍，尋遷冬官尚書。酷吏來俊臣素忌嫉之，遂誣奏幹在魏州與琅邪王 冲私書往復，因繫獄鞫訊，幹發憤而卒。

蘇幹因年輕時考中明經科而後多次授任爲徐王府記室參軍，徐王喜歡游獵，蘇幹總是諫阻他。垂拱年間，多次遷官至魏州刺史。當時河北鬧饑荒，舊吏苛刻殘酷，很多百姓逃散。蘇幹於是督察奸吏，大力提倡農桑，因此逃散的百姓都回來恢復舊業，被稱爲優秀刺史。召入朝任右羽林將軍，不久升任冬官尚書。酷吏來俊臣平素忌妒他，就誣奏蘇幹在魏州時與琅邪王 李冲私下有書信往來，因而被捕入獄受審，蘇幹氣憤而死。

瓌四代孫翔，文宗 大和四年，釋褐文學參軍。

蘇瓌四代孫名翔，文宗 大和四年，出仕任文學參軍。

史臣曰：韋思謙始以州縣，奮於烟霄，持綱不避於權豪，報國能忘於妻子。自强不息，剛毅近仁，信有之矣！高季輔、皇甫公義，可謂知人矣！且福善餘慶，不謂無徵，二子構堂，俱列相輔，文皆經濟，政盡明能。加以承慶方危，染翰而曾非恐悚；嗣立見用，襲封而罔墜逍遥。無忝父風，寧慚祖德，謚温謚孝，何愧易名?陸元方博學大度，再踐鈞衡，當則天時，非有忠貞，應無黜責，綏州之任，抑又何慚！觀其濟海無私，

史臣曰：韋思謙從州縣做官起身，晉升到朝廷，主持朝政不避權貴，報效國家可以忘記妻子兒女。自强不息，剛毅近仁，確有這種人呀！高季輔、皇甫公義，可以説是知人啊！况且生前積善而留下的餘福，不能説没有驗證，兩個兒子受惠先業，都位居相輔，文才能够經國濟世，施政極爲精明能幹。而韋承慶身處危境，援筆揮毫而没有一絲恐懼；韋嗣立被任用，繼承封爵而不墜逍遥公之業。不減父風，豈慚於祖宗先德，謚號叫温叫孝，何愧所謚?陸元方博學大度，兩登相位，當武則天之時，即使没有忠貞之節，也没有受貶黜的罪責，綏州的任命，又有什麼慚愧！看

狂風自止，臨終焚稿，温樹始彰。故知正可以動神明，德可以延家代。象先益高人品，尤著相才，全濟有名，孤立無禍。景倩、景融、景獻、景裔等咸居清列，得非有後於魯乎？蘇瓌，孔子云："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又"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當中宗棄代，韋氏奪權，預謀者十有九人，咸生異議，瓌志存大節，獨發讜言。其後善惡顯彰，黜陟明著，聖人之言，驗於斯矣。頲唯公是相，以儉承家，李嶠許之涌泉，宋璟稱其過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回，善始令終，先後無愧。

他渡海無私，狂風自息，臨終焚燒底稿，孔光那樣的謹慎品德方纔顯露。所以得知正直可以感動神明，德義可以延長家世。陸象先人品更高，尤以相才著稱，保全救濟享有名望，品行卓絶没有禍難。陸景倩、陸景融、陸景獻、陸景裔等都官居清列，難道不是像臧孫達一樣因積善的餘福而子孫興旺發達嗎？蘇瓌，孔子説："身居屋中，口出良言，那麽千里之外也會響應，何况近處呢！"又説"言行是君子的關鍵，關鍵開啓，是榮辱的根本"。當中宗去世之時，韋氏奪權，參預謀劃的有十九人，都生異心，蘇瓌胸懷大節，獨發剛正之言。後來善惡顯明，獎罰分明，聖人之言，在此得到驗證。蘇頲一心輔助朝廷，勤儉承繼家業，李嶠贊許他文如涌泉，宋璟稱贊他超過其父。艱難之際，節操不屈，善始善終，先後無愧。

贊曰：善人君子，懷忠秉正。盡富文章，咸推諫諍。豈愧明廷，無慚重柄。子子孫孫，演承餘慶。

贊曰：正人君子，心性忠正。全都精於文章，皆因諫諍受到推重。豈愧於聖明朝廷，無慚於所掌重權。子子孫孫，廣承先人留下的餘福。

舊唐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狄仁傑（族曾孫）兼謨　王方慶　姚璹（弟）珽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夔州長史。

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黄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友絶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藺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

狄仁傑，字懷英，是并州太原人。祖父名孝緒，貞觀年間任尚書左丞。父親名知遜，任夔州長史。

狄仁傑年少時，家裏有個門人被殺害，縣吏到他家中調查盤問，衆人都接應回答，祇有狄仁傑穩坐讀書。縣吏責問他，狄仁傑説："書籍之中，聖賢都在，尚且不能接應回答，哪有時間答理俗吏而受責備呢！"後來考中明經科，授任汴州判佐。當時工部尚書閻立本任河南道黜陟使，狄仁傑被吏人誣告，閻立本見到他却道歉説："仲尼説：'觀察人的過錯就可知仁者的用心。'足下可稱是海邊的明珠，東南的遺寶。"推薦他擔任了并州都督府法曹。他的父母住在河陽別墅，狄仁傑前往并州就任，他登上太行山，向南望去衹見一片孤雲在飄浮，對左右之人説："我父母所住之地，就在這白雲下面。"眺望佇立了很久，白雲飄走纔離去。狄仁傑孝順友愛超過一般人，在并州時，有個同府法曹叫鄭崇質，母親年老而多病，本當出使遠地，狄仁傑對他説："太夫人身患重病，公却要出使遠行，怎能給親人留下萬里的憂愁！"於是到長史藺仁基那裏，請求代鄭崇質出行。當時藺仁基和司馬李孝廉不合，就對李孝廉説："我們難道不覺慚愧嗎？"於是相處如初。

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仁傑

狄仁傑，儀鳳年間任大理丞，一年裁斷久拖不决的案子一萬七千人，無人訴冤。當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因誤砍昭陵柏樹，狄仁傑上奏罪當免

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矚仁傑令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

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埏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宫，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懾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

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宫，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

職。高宗下令馬上處死，狄仁傑又上奏説罪不當死。皇帝生氣地説："權善才砍陵上之樹，使我陷於不孝，一定要殺了他。"左右之人用眼色示意狄仁傑讓他退出，狄仁傑説："臣聽説違抗皇上，觸犯君主，自古認爲是難事，愚臣認爲并非如此。在夏桀、商紂時就困難，在唐堯、虞舜時就容易。臣今天有幸身逢唐堯、虞舜之君，不擔心像比干那樣被殺。從前漢文帝時有人偷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在朝廷上諫諍，祇判棄市之罪。魏文帝打算遷徙百姓，辛毗拉着他的衣袖諫阻，也被魏文帝采納。況且明主可以用道理來説服，忠臣不可以用威勢來恐嚇。現在陛下不采納臣的意見，臣死之後，在地下羞見張釋之、辛毗。陛下制定法令，懸挂在宫庭門外的闕門上而公之天下，徒流死罪，各有區别。豈有所犯不是死罪，就命令賜死的？既然法律不循常規，那麽天下百姓該怎樣做呢！陛下一定要改變法令，請從今天開始。古人説：'假使偷盗長陵一捧土，陛下將怎樣處以刑法？'今天陛下因昭陵一棵柏樹而殺死一名將軍，那麽千年之後，會説陛下是什麽樣的君主呢？這是臣所以不敢奉命殺權善才，使陛下陷於不道的原因。"皇帝怒意稍微緩解，權善才因此而免死。過了幾日，授狄仁傑爲侍御史。

當時司農卿韋機還暫時統管將作、少府兩個部門，高宗認爲恭陵墓穴狹小，容納不下送葬的器具，派韋機繼續施工完成。韋機在墓道兩旁建起四所便房，又修建了宿羽、高山、上陽等宫殿，無不壯麗。狄仁傑上奏説工程過大，韋機終於因此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專權，朝廷恐懼，狄仁傑上奏彈劾，請求交付司法部門，高宗特意寬免了他。狄仁傑陳奏説："國家雖然缺乏英才，難道還缺少王本立這種人，陛下爲何憐惜罪人而使王法受損？如果一定要特别赦免王本立，就請將臣流放到無人之地，做爲忠貞大臣將來的教訓。"王本立最終獲罪，朝廷由此肅然。

不久加授朝散大夫，多次升任爲度支郎中。高宗將要到汾陽宫，命狄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因道路經過妬女祠，傳説衣着華美經過這裏必定招到風雷之災，於是徵發數萬人另外開

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

闢道路。狄仁傑説："天子出行，千車萬騎，風神清掃灰塵，雨神澆灑道路，妒女怎會加害呢?"立即下令停工。高宗聽説後，贊嘆道："真是大丈夫呀!"

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内，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既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徵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吴、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不久轉任寧州刺史，安撫和睦戎夏，百姓歡心，郡人刻石立碑歌頌他的美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到之處清查彈劾了很多地方官，等進入寧州境内，滿路都有老人歌頌刺史美德。郭翰住進客館，召見州吏對他們説："一進入州境，就可以知道政績好壞。願顧全刺史之美，不做久留。"州人這纔散去。郭翰將他薦舉到朝廷上，徵入朝任冬官侍郎，充任江南巡撫使。吴、楚有很多不合禮制的鬼神祠廟，狄仁傑上奏拆毁了一千七百所廟宇，衹留下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轉文昌右丞，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詿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毁，意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詿誤。"特敕原之，配流豐州。豫囚次於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流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

轉任文昌右丞，出任豫州刺史。當時越王李貞在汝南舉兵起事失敗，有六七百人受到牽連而獲罪，没入官府的有五千口，司刑使催逼實行刑罰，狄仁傑可憐他們受人連累，想要延緩處理，密封表章陳奏説："臣想公開陳奏，好像是替反叛之人講話；知道却不説，恐怕違背陛下存活體恤的意圖。表章寫成又毁掉，拿不定主意。這些人本心都不想謀反，希望能可憐他們是受人連累。"皇上特别降詔寬免了他們，發配流放豐州。豫州囚犯停留在寧州，百姓迎接并慰勞他們説："是我們狄刺史救了你們!"他們互相攙扶着在碑下哭泣，百姓設齋飯供養他們三日後動身。豫州囚犯到達流放之地，又相約立碑歌頌狄君的恩德。

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兵鋒，縱其暴横，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凶威脅從，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

起初，越王反叛，宰相張光輔率軍討伐平定了叛亂。將士依仗有功，索取很多財物，狄仁傑没有答應。張光輔生氣地説："州官輕視元帥嗎?"狄仁傑説："擾亂河南的人，一個越王李貞罷了。現在却是一個李貞死了而上萬個李貞却出現了。"張光輔質問他話中含意，狄仁傑説："明公統兵三十萬，平定了一個亂臣，不約束兵將，放縱他們凶暴强横，使無罪之人肝腦塗地，這不是一萬個李貞是什麽?況且李貞用武力逼迫百姓隨從他，本來就難以穩固，等到天兵降臨，

蹊。公奈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甚銜之。還都，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

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并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嘆異。

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承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承反。仁傑嘆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員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既承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拆被頭帛書冤，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謂曰：“承反何也？”對曰：“向若不承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

登上城墻而歸順的人數以萬計，人們拉着繩子溜下城四面成路。公爲何放縱求功之人，殺害歸降之衆？祇恐怕冤聲沸騰，上達於天。如果能得到尚方斬馬劍橫架君的脖子上，我雖死如歸。”張光輔無言以對，心裏特别恨狄仁傑。回到都城後，他上奏説狄仁傑不恭敬，降職授復州刺史。召入朝任洛州司馬。

天授二年九月丁酉日，轉任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則天對他説：“你在汝南時，政績很出色，想知道誰誣陷你嗎？”狄仁傑辭謝道：“陛下如果認爲臣有過錯，臣就應該改正；陛下明白臣没有過錯，是臣的幸運。臣不知道誣陷我的人，就都是好友，臣不願知道。”武則天深爲贊賞。

不久，受到來俊臣的誣陷被關入獄中。當時一審問便認罪按例可以減緩死罪，來俊臣威脅狄仁傑，讓他一經審訊便承認謀反之罪。狄仁傑嘆息説：“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願被殺，謀反是實！”來俊臣纔稍微放鬆對他的訊問。判官王德壽對狄仁傑説：“尚書一定能够減刑免死。我王德壽想稍稍升點官級，托尚書牽連楊執柔，可以嗎？”狄仁傑問：“怎樣牽連他？”王德壽説：“尚書任春官時，楊執柔任本司員外，可以牽連他。”狄仁傑説：“皇天后土，竟讓我狄仁傑做這種事！”用頭撞柱，血流滿面，王德壽害怕祇好謝罪。狄仁傑承認謀反後，有關官員等待日子行刑，不再嚴加防範。狄仁傑請求看守要了筆硯，拆下被頭之帛書寫冤情，放在綿衣中，對王德壽説：“此時天熱，請轉交家人拆去絲綿。”王德壽没有察覺。狄仁傑之子狄光遠得到書信，帶着書信到朝廷告發謀反之事。武則天召見他，看了狄仁傑的書信而詢問來俊臣，來俊臣説：“狄仁傑衣帽整齊，食宿安排得很好，如果不是有罪怎麽會自己招認謀反之罪呢？”武則天派人察看，來俊臣立刻命令狄仁傑穿戴整齊地來見使者，又命令王德壽代狄仁傑寫了謝死表，交給使者進上。則天召見狄仁傑，問他道：“你爲何招認謀反？”他回答説：“那時如果不承認謀反的話，臣已經死在鞭笞之下了。”“爲何寫謝死

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

表?"回答說："臣没有寫謝死表。"武則天把表拿給他看，纔知是别人代寫的。所以得以免死，貶任彭澤令。武承嗣多次奏請殺掉他，武則天說："朕喜愛生憎惡殺，目的在於慎用刑法。號令已出，不可更改。"

萬歲通天年，契丹寇陷冀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既至，悉放歸農畝，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

萬歲通天年，契丹攻陷冀州，河北震動，徵召狄仁傑任魏州刺史。前任刺史獨孤思莊害怕賊兵來到，將百姓全部趕入城裏，修繕守城器械。狄仁傑來到後，將百姓全部放回務農，對他們說："賊還在遠處，何必如此。萬一賊來了，我自有辦法抵擋，一定不會勞動百姓。"賊聽到後自動退走，百姓都歌頌他，相約立碑來記載他的恩德。不久轉任幽州都督。

神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上疏曰：

神功元年，召入朝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兼任納言。狄仁傑因百姓在西部戍守疏勒等四鎮，非常貧困，就上疏說：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 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争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

臣聽說上天誕生四夷，都在先王疆域之外，所以東有滄海捍禦，西有流沙隔絶，北有大漠横亘，南有五嶺阻斷，這是上天用來限制夷狄而分隔中外的。自從有書籍記載以來，聲威教化所傳布，夏、商、周統治不能達到的地方，國家都兼有了。這樣今日的四境，已遠遠超過夏、殷了。詩人誇耀進兵討伐太原，贊美教化傳布江、漢，就是因爲前代的邊遠之地，而今成爲國家的疆域。到前漢時，匈奴連年進犯邊境，殺害掠奪官吏百姓。後漢時西羌侵略漢中，東攻三輔，進入河東 上黨，幾乎到達洛陽。由此而言，那麼陛下今天的疆土，遠遠超過漢朝了。如果對荒遠之地用兵，到遠方去尋求建立功業，耗盡府庫的積蓄，來争奪貧瘠不毛之地，得到那裏的百姓不足以增加賦税，獲得那裏的土地不可以耕種紡織。如果追求教化遠方夷族的美名，不致力於固本安民的策略，就是秦始皇、漢武帝的行爲，不是五帝、三皇的事業。若使越過荒遠之地作爲邊境，耗盡資財來爲所欲爲，不但不愛惜民力，也會失去人心。過去秦始皇窮兵極武，來追求擴大疆

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逾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苦。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摇，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

域，男子不能在田野耕種，女子不能在家中養蠶，長城之下，死人如亂麻，於是天下崩潰反叛。漢武帝念念不忘高祖、文帝時的舊憤，憑藉四位皇帝儲蓄的財物，於是平定朝鮮，征討西域，滅掉南越，攻打匈奴，國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道路的數以萬計。晚年覺悟，停止戰爭罷免勞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所以能得到上天的保祐。前人有句話説："重蹈覆轍決不會平安。"此話雖然説的是小事，但是可以比喻大事。近來國家連年出兵，耗費越來越多，西方戍守四鎮，東方戍守安東，徵發日漸增加，百姓貧困疲弊。開拓守衛西域，就像在多石之田耕種一般，費用不足，有害無益，輾轉運糧不絶，布帛幾乎耗盡。跨越沙漠渡過大海，分兵防守，服役時間久了，怨恨也就增多。從前詩人説道："王事無休無止，不能種稷種黍。""豈是不想回鄉，衹是害怕受此苦難。思念妻子兒女，落淚紛紛如雨。"這是前代的怨恨思念之辭。皇上不體恤百姓，政令就無法推行從而邪氣産生；邪氣産生，害蟲就會滋生從而水旱發生。假如這樣，雖然祭祀百神禱告，也不能協調陰陽了。當今關東饑荒，蜀、漢百姓逃亡，江、淮以南，徵斂搜求不止。百姓不能恢復常業，就相繼變成强盜，根本一旦動摇，憂患不淺。之所以如此，都是因爲遠戍國外，使中原空虛，爭奪四方落後民族的不毛之地，違背休養百姓的原則。從前漢元帝采納賈捐之的建議撤銷珠崖郡，漢宣帝采用魏相的計策放棄車師的屯田，難道他們不願崇尚虛名，衹是擔心勞費人力罷了。近來貞觀年間，平定九姓，封李思摩爲可汗，讓他統領衆部的原因，就是打算夷狄背叛就加以討伐，投降就加以安撫，這符合扶持衰亡者穩固現存者的道理，没有遠戍勞民之役。這就是近日的典範，經營邊地的先例。臣私下見阿史那斛瑟羅，是陰山貴族，世代稱雄沙漠，如果把四鎮交給他，讓他統領諸番，封爲可汗，命他抵禦敵

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内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爲念。但當敕邊兵謹守備，蓄鋭以待敵，待其自至，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患，這樣國家有使斷絶之嗣得以延續的美名，遠地没有輾轉運輸的勞役。按臣所見，請求放棄四鎮來使中原富足，撤銷安東來充實遼西，節省遠方的軍費，將士兵集中到塞上，那麼恒、代有重兵鎮守，邊疆州境的防備就完善了。況且安撫夷狄，是防止他們越過邊境，没有侵略欺侮的憂患就行了，何必窮追到他們的巢穴，和螻蟻計較長短呢！況且君王外部安寧必有内憂，是因爲不勤修政事的緣故。希望陛下置之度外，不要因遠方没有平定而念念不忘。衹需詔令邊兵嚴密守備，養精蓄鋭以待敵人，等他們自己前來，然後迎擊，這是李牧能制服匈奴的原因。當今的要務，就是命令邊城警戒防守，往遠方派出偵察兵，聚集軍備，增强聲勢。以逸待勞，戰士力量就會增加一倍；以主戰客，我軍就得到主動；堅壁清野，敵人則什麼也得不到。自然賊軍深入定有受挫的顧慮，不深入定得不到俘虜和搶掠的好處。如此幾年，可使這兩個敵人不用進擊就臣服了。

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

狄仁傑又請求廢棄安東，恢復高氏君主的地位，罷免江南的運輸，撫慰河北勞敝的百姓，幾年之後，可以安民富國。此事雖然没能施行，却得到有識之士的贊同。不久檢校納言，兼任右肅政臺御史大夫。

聖曆初，突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匿。仁傑上疏曰：

聖曆初年，突厥侵犯掠奪趙、定等州，朝廷命狄仁傑任河北道元帥，授以見機行事之權。突厥將所掠男女一萬多人全部殺死，從五迴道退去。狄仁傑率兵十萬追趕不上。便下詔令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當時河朔百姓，大多受突厥的威逼而隨從，賊兵退走後害怕被殺，很多人逃跑藏了起來。狄仁傑上疏説：

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迹雖不同，心則無别。誠以山東雄

臣聽説朝廷有人議論，認爲由於契丹的騷擾，方纔明白人心的逆順，其中有人是受到逼迫，有人出於自願，有人擔任僞官，有人受了招慰，有人同時還是外賊，有人衹是本地人士，情況雖然不同，心性却没有差

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爲售，内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愧。修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爲泉，疏之則爲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爲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嘆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爲憂，中土不安，以此爲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

别。確實因爲山東風氣雄猛，向來崇尚義氣，一旦認準，至死不回。近來因爲軍事行動，調取徵發損傷嚴重，家業全都破敗，有的甚至逃亡，拆房賣田，無人收買，内顧生計，家徒四壁。加上官府典吏的侵奪，藉事而起，取骨吸髓，毫無愧耻之心。修築城池，修造兵甲，州縣驅使供役，十倍於軍情。官府不體恤，到期必取，枷鎖刑杖之下，痛徹肌膚。事情危急嚴重，不顧禮義，身處愁苦之地，不願生存。哪有好處就歸奔向哪裏，希望暫且免去死亡，這是君子的愧辱，小人的常行。人就像水，阻塞就成爲泉，疏通就成爲河，疏通堵塞隨波逐流，豈有常性。從前董卓之亂，皇帝流離，等到董卓被殺，部衆却不被赦免，事急生變，毒害百姓，京城變成廢墟，化爲禾黍之田。這是由於恩德不够普遍，失去了有利時機。臣每讀此書，總是放下書卷嘆息。現在有罪之輩，一定不在家中，露天而歇涉草而行，流竄山谷。赦免就出來，不赦免就搗亂，山東群盜，因此聚集。臣認爲邊疆戰火纔起，不足爲憂，中原不安，這纔是大事。臣聽説治理大國者不可以使用小道，處理大事者不可以過分計較。人主氣度寬廣，應不拘泥於常法，如果治罪則人心恐懼，如果寬恕則反叛之人自會安静。希望專門赦免河北諸州百姓，一律不要追究。自然人神之道暢通，天下歡欣，各軍凱旋，得以没有侵擾。

制從之。軍還，授内史。

下詔采納。軍隊返回，授任内史。

聖曆三年，則天幸三陽宫，王公百僚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悦，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并契丹李盡忠之别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

聖曆三年，武則天到三陽宫，王公百僚都參預侍從，衹有狄仁傑特令賜一所住宅，當時恩寵無人能比。當年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伐契丹餘衆，俘虜了他們，在含樞殿舉行獻俘儀式。武則天大爲高興，專門下令賜李楷固姓武氏。李楷固、駱務整，都是契丹李盡忠的分支主帥。當初，李盡忠反叛，李楷固等屢次率兵打敗官軍，後來兵敗歸降，有

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并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效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并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

關部門判處他們死刑。狄仁傑提議説李楷固等都是勇將之才，如果寬恕他們的死罪，必會感恩盡忠。又上奏請求授給他們官爵，委派他們全權統兵出征。下詔一律聽從。李楷固等人凱旋，武則天召狄仁傑參加宴會，舉杯親自勸酒，獎賞狄仁傑。授李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爲燕國公。

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

> 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睹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筏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宫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於輪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棰楚。游僧一説，矯陳禍福，翦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托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敕。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

武則天又準備建造大佛像，費功數百萬，命令天下僧尼每人每天拿出一錢，來幫助修成。狄仁傑上疏勸諫説：

> 臣聽説治政的根本，一定要以人事爲先。陛下憐憫衆生迷茫錯誤，沉溺喪亡没有歸宿，想使佛像與教義雙管齊下，使百姓目睹佛像而生善心。修建塔廟不一定非得高大奢侈，怎能命令僧尼都必須來施捨？得到木筏尚要放棄，何況是其他。現在的寺廟，規格超過宫殿，窮極奢侈壯麗，繪畫極爲精妙，珍寶珠玉全用來點綴裝飾，良材務必要高大華美。工程不能驅使鬼神，衹能役使百姓，材料不會從天而降，最終須從地上出産，不損害百姓，將怎樣修成？木材生成需要時間，使用却没有限度，編入户籍的百姓，經常不够供奉，痛徹肌膚，不能逃避杖刑。游僧一説，妄論禍福，剪髮脱衣，仍然慚愧付出太少。也有挑撥骨肉分離，做事如同路人，自身娶妻，却説不分彼此。都是托言佛法，連累百姓。里閭道路動不動就有經坊，商貿集市也建立佛堂。募化勸誘倍加緊急，比官府徵收還要嚴重；做法事時所需財物，嚴於皇帝詔令。膏腴美業，加倍多取，水碾莊園，數也不少。逃亡的青壯年爲躲避治罪，都聚集到佛門裏，没有名目的僧侣，總共多達數萬，在都城附近搜查檢括，已有數千。而一夫不耕，還會遭受弊害，不耕而食的人多了，等於搶奪他人財物。臣每次想到這裏，確實感到悲痛。從前在江表，佛教特别興盛，梁武帝、簡文帝，施捨没有限度。等到三淮群情激奮，五嶺戰火燃起。座座佛寺充斥道路，不能挽救危亡之禍；道路

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錢，百未支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采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

上的僧人絡繹不絕，豈有聲援君王的軍隊！近年以來，戰禍連起，水旱反常，征役日益增多。家業早已空虛，創傷没有恢復，此時興起工役，百姓力不能及。臣以爲當今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建大佛像，却以勞費爲名。雖然徵斂僧人之錢，也是百不够一。而佛像既大，不可以露天，蓋上一百層，還擔心不够遮蔽，其他房屋，不能不修。又説不花費國家財物，不損害百姓，以此來侍奉主上，怎能説是盡忠？臣現在想到這點，加上聽取衆人意見，都認爲如來創立佛教，以慈悲爲主，普濟衆生，應是他的本意，怎能想勞煩百姓，來保存虛假的裝飾。當今有事，邊境没有寧静，應寬免征伐鎮守的徭役，節省不急需的費用。假設雇人做工，百姓都會因利而來，失去了種田時令，自然荒廢根本。今年不種莊稼，來年必然饑荒，工程剛進行到一半，難以徵收供給。況且没有政府幫助，根本不能完成，如果花費公家財物，又用盡人力，一方有難，將怎樣解救！

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謚曰文惠。

仁傑常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悦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

武則天於是罷免這次工役。當年九月，因病去世，武則天爲他舉行哀悼儀式，停止朝會三天，追贈文昌右相，謚號叫文惠。

狄仁傑時時留意舉薦賢能，他所引進提拔的有桓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人，任公卿者達幾十人。當初，武則天曾經問狄仁傑説："朕想要一個好漢使用，有嗎？"狄仁傑問："陛下用他做什麽？"武則天説："朕想任做將相。"狄仁傑回答説："臣認爲陛下如果想求文章資歷，那麽現在的宰相李嶠、蘇味道也完全勝任文吏了。莫非因爲文士拘於小節，想得到奇才使用，以便成就天下大事嗎？"武則天高興地説："這是朕的心願。"狄仁傑説："荆州長史張柬之，此人雖老，却是真宰相之才。況且長期懷才不遇，如果進用他，一定會爲國家盡節。"武則天於是召他入朝拜任洛州司馬。另一天，則天又求賢，狄仁傑説："臣從前説的張柬之，還没有進用呢。"武則天説："已經升遷了。"狄仁傑回答説："臣推

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竟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景暉爲魏州司功參軍，頗貪暴，爲人所惡，乃毁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曆初爲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内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贓貶歙州别駕卒。

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爲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爲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宫，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爲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儲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宫，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悦。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爲《梁公别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

薦他任宰相，現在衹任洛州司馬，這不是進用。"又提升他升任秋官侍郎，後來終於召入朝廷擔任宰相。張柬之果然能興復中宗，都是狄仁傑推薦的功勞。

狄仁傑曾經任魏州刺史，百姓官吏爲他建立了生祠。等他離任，其子狄景暉任魏州司功參軍，十分貪暴，受到百姓的憎惡，於是拆毁狄仁傑的生祠。長子名光嗣，聖曆初年任司府丞，武則天令宰相每人推舉一名尚書郎，狄仁傑便推舉了狄光嗣，拜任地官員外郎。他在任做事稱職，武則天高興地説："正如祁奚推薦親屬，果然得人。"開元七年，從汴州刺史轉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因貪贓獲罪被貶任歙州别駕而死。

起初，中宗在房陵，吉頊、李昭德都直言進諫讓中宗恢復太子之位，武則天没有恢復唐室之意。衹有狄仁傑經常委婉奏答，總是以子母恩情爲話題，武則天也漸漸醒悟，最終召回中宗，又成爲太子。開始時，中宗從房陵返回宫庭，武則天把他藏在帳中，召見狄仁傑説起廬陵王，狄仁傑慷慨陳奏，聲淚俱下。武則天立即推出中宗對狄仁傑説："還卿太子。"狄仁傑退下臺階流淚賀喜，完畢以後，陳奏説："太子回宫，還無人知道，衆人會怎樣評論是非？"武則天認爲很對，就又將中宗安置在龍門，備禮迎回，人心感動歡悦。狄仁傑爲中宗復位先後奏對總共有幾萬字，開元年間，北海太守李邕撰寫《梁公别傳》，詳細記載了他的這些言論。中宗重做皇帝之後，追贈狄仁傑爲司空；睿宗追封爲梁國公。

狄兼謨

仁傑族曾孫兼謨。兼謨，登進士第。祖郊、父遵，仕官皆微。

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爲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尚書郎。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爲給事中。開成初，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污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封還敕書，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

狄仁傑同族曾孫名兼謨。狄兼謨，考中進士科。祖父名郊、父親名遵，做的官都很低微。

狄兼謨，元和末年，出仕任襄陽推官，代理校書郎，言行剛正，在方鎮幕府中很有名氣。憲宗召他入朝任左拾遺，多次上書議論政事，歷任尚書郎。長慶、大和年間，歷任鄭州刺史，以政績優秀著稱。召入朝任給事中。開成初年，管理左藏庫的收支犯了謊稱銷毁污染的縑帛等貪贓之罪，文宗認爲事情發生在大赦以前而不予理會。狄兼謨將赦書封起退還，文宗召見他并告諭説：

其長官，典吏亦宜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敕爲艱。"還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家法，豈復爲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奏。"會江西觀察使吴士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矩與奪由己，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别駕。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昌中，累歷方鎮，卒。

"很高興卿能履行職責，然而朕已經赦免了他的長官，屬下的典吏也應在赦免之例。不過以後或許有舉措不當之處，卿不要因封還赦書一事而産生憂慮。"升任御史中丞。謝恩之日，文宗看着他説："御史臺是朝廷綱紀所在，臺綱正朝廷就會清明，朝廷清明天下就會大治。大凡執法之人，大都因心存畏忌和顧慮，因此不稱職守。卿是梁公的後人，自有家法，怎麼還能有平常之心呢！"狄兼謨謝恩説："朝廷法律如有不當，臣一定盡心彈奏。"恰逢江西觀察使吴士矩違犯限額增加軍士的給養，花費官府錢幣數十萬計，狄兼謨上奏説："觀察使守衛陛下的土地，宣布陛下的詔命，臨戰獎賞軍士，本州有一定數額。然而吴士矩擅自行事，增多減少全由自己決定，不僅給一方帶來危害，也一定會導致各軍引爲先例。請將他交付司法部門，依法嚴肅處罰。"吴士矩因此貶任爲蔡州别駕。狄兼謨不久轉任兵部侍郎。第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太原尹，充任河東節度使。會昌年間，多次任職方鎮節度使，去世。

王方慶 王弘直

王方慶，雍州 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瓛，隋衛尉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爲中書舍人。父弘直，爲漢王 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托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克之效，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軌，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横壟畝，野有游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實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疏斥，

王方慶，雍州 咸陽人，是北周少司空石泉公 王褒的曾孫。祖先從琅邪南渡，居住在丹陽，成爲江左顯赫家族。王褒向北遷徙入關，定居在咸陽。祖父名瓛，任隋朝的衛尉丞。伯父名弘讓，名望出衆，貞觀年間任中書舍人。父親名弘直，任漢王 李元昌友，李元昌游獵無度，他就上書極力勸諫，大略説："宗子是連城衛國的依托，所以能鞏固國家的基業。大王論功没有任城王攻戰克捷的戰績，論品行没有河間王樂善好施的聲譽，爵位高居五等之首，封邑多達千家，應當想着如何報答無限的大恩，保持無邊的長福。爲此而計，在於修養品德，遵循《詩》《禮》，博覽史書。歷觀古人成敗的緣由，借鑒以往存亡的不同事迹，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居安思危。爲何衆騎并駕齊驅，縱横奔馳田畝，田野上有游獵之客，里巷中無安居之民。給百姓帶來憂患，得逞一時的快樂，追逐禽獸不止，實在令人寒心。"李元昌看了諫書就立即停止游獵。他後來逐漸被

轉荆王友。龍朔中卒。

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又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鞠問。方慶乃集止府僚，絶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内清肅。當時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曰："朕以卿歷職著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禄大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并州長史，封琅邪縣男。未行，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

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破契丹凱還，欲以是月詣闕獻俘。内史王及善以爲將軍入城，例有軍樂，既今上孝明高皇帝的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月，于時持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祇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軍樂是軍容，與常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則天從之。則天嘗幸萬安山玉泉寺，以山徑危懸，欲御腰輿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帝嘗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禄勳張猛奏曰：'乘船危，就橋安。'

疏遠排斥，轉任荆王友。龍朔年間去世。

王方慶十六歲時，開始任官做了越王府參軍。曾經隨記室任希古學習《史記》、《漢書》，任希古升任太子舍人，王方慶追隨他完成學業。永淳年間，多次升任爲太僕少卿。武則天臨朝聽政，拜授他任廣州都督。廣州地接南海，每年都有崑崙人携帶珍寶乘船前來與中原互相貿易。前任都督路元睿侵奪他們的貨物，崑崙人身藏利刃將他殺死。王方慶在任幾年，秋毫無犯。另外管轄地區内的各州首領，以往大多貪婪放縱，有的百姓到都督府喊冤，府内官員因事先接受了首領的參見和賄賂，從來不加訊問。王方慶於是召集府僚告誡并制止他們，斷絶二者之間的交往，放縱殘暴的首領都被治罪，於是境内清肅。當時議論之人認爲有唐以來，治理廣州者無人能勝過王方慶。朝廷下詔表揚他説："朕因爲卿歷任各職政績著稱，所以授卿此官，現在美政遠傳，確實不負朝廷委托。現在賜給卿各色彩綢六十段以及龍鳳瑞錦等物品，來表彰善政。"證聖元年，召入朝拜任洛州長史，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封石泉縣男。萬歲登封元年，轉任并州長史，封琅邪縣男。還没赴任，升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不久轉任鳳閣侍郎，依舊主持政事。

神功元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武攸宜打敗契丹凱旋，準備在本月内到朝廷獻俘。内史王及善認爲將軍入城，按例要有軍樂，但此月是當今皇上孝明高皇帝的忌月，主張準備樂隊却不演奏。王方慶上奏説："臣考查禮經，祇有忌日之説，而没有忌月之説。晉穆帝娶皇后，爲九月九日，是晉康帝的忌月，當時持疑不决，交付太常討論，禮官荀訥建議説：'禮祇有忌日，没有忌月。如果有忌月，那麽就該有忌時、忌年，越發荒謬無理。'當時采納了荀訥的意見。軍樂本是爲了軍容而作，與平常音樂不同，臣認爲彈奏軍樂於事無礙。"武則天聽從了。武則天曾經到萬安山玉泉寺，因山路危險陡峭，想乘坐手挽的腰輿上山。王方慶勸諫説："從前漢元帝曾經祭廟，出了便門，登上樓船，光禄勳張猛進奏説：'乘船危險，過橋平安。'漢元帝於是從橋上

元帝乃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路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人父母，奈何踐此長塗？伏望停輿駐蹕。”則天納其言而止。是歲，改封石泉子。

時有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奏議，其略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唯《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臣謹按《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無明堂故無告朔之禮，有明堂即合告朔，則周、秦有明堂而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臣等參求，既無其禮，不可習非，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之禮。”方慶又奏議，其略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説，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唯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異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

通過，這是前代的舊事。現在山路危險，石道曲折狹窄，仰望令人心驚，俯看令人膽寒，比那樓船，安危更不一樣。陛下是百姓父母，爲何要踏上這艱險可怕的道路？希望取消腰輿停駐下來。”武則天聽了他的話便停下來。這一年，改封石泉子。

當時有種制度，每月的第一天在明堂舉行告廟聽政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諝論奏，大略説：“經史正文，没有天子每月告廟聽政之事，衹有《禮記·玉藻》説：‘天子每月的第一天在南門之外聽政。’每月告廟聽政，是諸侯之禮。臣謹慎查檢《禮論》和《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没有天子每月告廟聽政之事。假如以爲没有明堂因而没有告廟聽政之禮，有明堂就應告廟聽政，那麼周、秦時建有明堂却没有天子每月告廟聽政之事。臣等查檢考證，既然没有此禮，不可因循錯誤而成習慣，以天子之尊而采用諸侯之禮。”王方慶又論奏，大略説：“明堂，是天子發布政事的宫殿。謹慎查考《穀梁傳》説：‘閏月，是多餘的日子而增加的月份，天子不在閏月告廟聽政。’‘這種做法不合禮制。閏月可以調正時令，時令可用來做事，做事可以使生活充裕，養民之道，就在於此。閏月初一不告廟聽政，就是荒廢時政。’臣根據這段文字推論，可見天子在閏月也告廟聽政，怎能在其他月份却廢棄這一禮制呢？先儒舊説，天子行事，一年十八次進入明堂。祭祀天帝時不問卜，是一次；每月舉行告廟聽政之禮，是十二次；四時奉迎節氣，是四次；巡狩之年，是一次。現在禮官所議祇在年初一次，與先儒舊説不同，爲臣不敢苟同。宋朝何承天纂集有關文字，寫成《禮論》，雖然加以編次，事例却短缺不少。梁代崔靈恩撰寫《三禮義宗》，祇是拾取前儒舊説，因循舊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修撰《江都集禮》，祇抄摘舊禮，更没有不同文字。《貞觀》、《顯慶禮》和《祠令》之所以没説到告廟聽政，大概是歷代不傳，因此有關文字就缺漏了。各有緣由，不足依據。現在禮官加以引用做爲明證，爲臣確實感到疑慮。”武則天又令禮官

疑。”則天又令春官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議，以定得失。時成均博士吴揚善、太學博士郭山惲等奏：“按《周禮》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秦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望依方慶議。”有制從之。

則天以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迹。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并已進之。唯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晋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爲榮。

方慶又奏：“令文‘期喪、大功未葬，不預朝賀；未終喪，不預宴會。’比來朝官不遵禮法，身有哀容，陪預朝會，手舞足蹈，公違憲章，名教既虧，實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禁斷。”從之。方慶漸以老疾，乞從閑逸，乃授麟臺監修國史。及中宗立爲東宫，方慶兼檢校太子左庶子。

聖曆二年壹月，則天欲季冬講武，有司稽緩，延入孟春。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以習射御，角校才力，蓋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甲胄干戈之總名。兵金性，剋木，春盛德在木，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蔡邕《月令章句》云：‘太陰新休，少

廣泛召集衆儒，取王方慶、辟閭仁諝的奏論，來審定是非。當時成均博士吴揚善、太學博士郭山惲等人上奏：“按《周禮》及《三傳》，都有天子告廟聽政之禮，秦朝焚毁《詩經》、《書經》，從此告廟聽政之禮廢棄。希望依從王方慶的奏議。”下詔遵從。

武則天因爲王方慶家收藏很多書籍，曾經探詢求取王羲之遺留的書法。王方慶上奏説：“臣十代同宗伯祖王羲之的書法，原先有四十多幅，貞觀十二年，太宗收購求要，先臣都已進上了。現今衹有一卷還保留着。另外進上臣十一代祖王導、十代祖王洽、九代祖王珣、八代祖王曇首、七代祖王僧綽、六代祖王仲寶、五代祖王騫、高祖王規、曾祖王褒，加上九代同宗伯祖晋中書令王獻之以下二十八人的書法，共有十卷。”武則天到武成殿向衆臣展示，并令中書舍人崔融撰寫《寶章集》，來記録此事，又賜還給王方慶，當時認爲很榮耀。

王方慶又陳奏説：“令文規定‘期喪、身服爲期九月的大功喪還没有入葬，不得參加朝賀；没有服滿喪期，不得參預宴會。’近來朝官不遵守禮法，身逢喪事，陪同參預朝會，手舞足蹈，公然違背憲章，既有損名教，又實在玷污朝廷風化。希望申明法令規制，再加禁斷。”則天聽從。王方慶漸漸因年老有病，請求擔任閑逸官職，於是授任麟臺監修國史。到中宗被立爲太子時，王方慶兼任檢校太子左庶子。

聖曆二年一月，武則天原計劃十二月演練軍隊，因有關官員辦事拖延，推遲到正月舉行。王方慶上疏説：“謹按《禮記·月令》：‘十月，天子命將帥演練軍隊，練習射箭、駕馭車馬、比量武藝。’這是三個季節務農，一個季節練武，因爲練習射箭、駕馭馬車，比試才力，是君王的常事，安不忘危之道。‘正月，不可以舉兵。’兵，是甲胄兵器的總稱。兵是金性，克木，春的盛德在木，然而舉金來傷害盛德，違背生長發育之氣。‘正月推行冬季法令，就會水澇成災，霜雪大降，首種無收。’蔡邕《月令章句》説：‘陰氣剛剛消失，陽氣依然衰弱，却施行冬季的法令疏

陽尚微，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折陽者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大傷首種。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入，收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麥不成長也。'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政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伏望天恩不違時令，至孟冬教習，以順天道。"手制答曰："比爲久屬太平，多歷年載，人皆廢戰，并悉學文。今者用整兵威，故今教習。卿以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舉金傷木，則便害發生。循覽所陳，深合典禮，若違此請，乃月令虚行。佇啓直言，用依來表。"

導水氣，所以水澇降臨而損害生物。霜雪大降，是傷折陽氣的結果。陰氣侵犯時令，雨雪加霜，所以嚴重傷害首種。首種，就是隔年成熟的麥子，因麥子在秋季種植，所以稱做首種。入，是收，春天被嚴寒所傷，所以到了夏天麥子不能長成。'如今在正月演練軍隊，是推行冬季法令，用陰政侵犯陽氣，損害發育生長之德。臣擔心水澇摧毁生物，霜雪損傷莊稼，夏麥不能成熟，就没有收穫了。希望皇上不違背時令，到十月演練軍隊，以便順應天道。"武則天親手寫詔書回答説："近來長期太平，歷年久遠，人們都荒廢武事，全部學習文辭。如今要整頓軍威，所以下令演練軍隊。卿認爲春天推行冬天之令，就會水澇爲禍，用金傷木，就會發生災害。仔細閲看所陳，深合典禮，如違背這一請求，就是《月令》徒然施行。卿恭敬地進奉直言，應依照來表而行。"

是歲，正授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餘并如故，俸料同職事三品，兼侍皇太子讀書。方慶又上言："謹按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其名尊重，不敢指斥，所以不言。晋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准。朝官尚猶如此，宫臣諱則不疑。今東宫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即成例，足爲軌模。伏望天恩因循舊式，付司改换。"制從之。

這一年，正式授任王方慶爲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其餘官職一律依舊，俸禄與職事三品相同，并侍奉皇太子讀書。王方慶又上言説："謹按史籍記載，人臣與君主談話及上表，没有直呼皇太子之名的。這是因爲太子是皇儲，名字尊貴，不敢指名直呼，所以不言。晋朝尚書僕射山濤上章議事，稱皇太子而不稱名。山濤是中原名士，一定詳知典故，他不稱名，應該有所依據。朝官尚且如此，宫臣避諱就毫無疑問了。現今東宫殿名和門名，於太子名諱都有觸犯，遇事陳述議論，迴避很難。孝敬皇帝做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時，改崇賢館爲崇文館，都是迴避太子名諱，來遵循典禮。這就是先例，足可做爲軌範。希望皇上遵循舊式，交付有關部門改换。"下詔聽從。

長安二年五月卒，贈兗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以宫僚之舊，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著述，所撰雜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每所酬答，咸有典據，故時人編次，名曰《禮雜答問》。

長安二年五月去世，追贈兗州都督，謚號叫貞。中宗即位，因他是東宫舊官，追贈爲吏部尚書。王方慶學識淵博喜好著述，他所修撰的各種書籍共有二百多卷。尤爲精曉《三禮》，好事者經常向他請教詢問。他每次回答，都依據典章，所以當時人將他與人的對答編定成書，定名爲

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亦散亡。

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少子晙，工書知名，尤善琴棋，而性多嚴整，官至殿中侍御史。

《禮雜答問》。他藏書很多，不下於秘閣，至於圖畫，也有很多珍本。衆子不能保持家業，他死後不久就散亡了。

長子名光輔，開元年間官至潞州刺史。小兒子名晙，以工於書法知名，尤其擅長琴棋，然而性格過於嚴峻，官至殿中侍御史。

姚璹

姚璹，字令璋，散騎常侍思廉之孫也。少孤，撫弟妹以友愛稱。博涉經史，有才辯。永徽中明經擢第。累補太子宫門郎，與司議郎孟利貞等奉令撰《瑶山玉彩》書，書成，遷秘書郎。調露中，累遷至中書舍人，封吴興縣男。則天臨朝，遷夏官侍郎。坐從父弟敬節同徐敬業之亂，貶桂州都督府長史。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至嶺南，訪諸山川草樹，其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膺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悦，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

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爲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録，號爲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是歲九月，坐事轉司賓少卿，罷知政事。延載初，擢拜納言。有司以璹從父弟犯法，奏言不合更爲侍臣。璹上言：“昔王敦稱兵犯順，王導仍典樞機；嵇康戮於晋朝，嵇紹忠於晋室。竊惟前古，尚不爲疑；今奉聖恩，豈由臣下。必以體例有乖，伏請甘從屏退。”則天曰：“此乃我意，卿復何言！但當盡忠，無聽浮説。”

時武三思率蕃夷酋長，請造天樞於端門外，刻字紀功，以頌周德，璹

姚璹，字令璋，是散騎常侍姚思廉的孫子。少年時死了父親，撫養弟妹以友愛著稱。博涉經史，才華出衆而且善辯。永徽年間考中明經科。多次授任爲太子宫門郎，和司議郎孟利貞等人奉令修撰《瑶山玉彩》一書，書修成後，升任秘書郎。調露年間，多次升任中書舍人，封吴興縣男。武則天臨朝聽政，他升任夏官侍郎。因爲堂弟姚敬節參預徐敬業叛亂而受牽連，貶任桂州都督府長史。當時武則天特别喜好吉祥的徵兆，姚璹到了嶺南，訪求衆山川草樹，有“武”字的名稱，都認爲是上合國姓，依次陳奏其事。武則天很高興，召入朝拜任天官侍郎。善於考選補任官員，受到時人稱贊。

長壽二年，升任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從永徽以後，左、右史雖然可以在上朝時回答接旨，但退朝以後商量討論政事，往往不能參預聞知。姚璹認爲帝王的謀略訓誡，不能一時没有記述，如果不由宰相宣示，史官就無法記録。他於是上表請求將退朝後所議論的軍國政務，由一名宰相專門負責記録，名爲時政記，每月封存送交史館。宰相修撰時政記，從姚璹開始。這一年九月，因事調任司賓少卿，罷去知政事職。延載初年，提升他任納言。有關官員因爲姚璹的堂弟犯法，上奏説他不該再任侍臣。姚璹上言説：“過去王敦舉兵謀反，王導仍然掌管樞密；嵇康被晋朝殺戮，嵇紹忠於晋王室。臣私下認爲就是前代，尚且不受猜疑；今日侍奉聖恩，此事怎能由臣下做主。如果認爲確實不合體例，臣甘願摒退。”武則天説：“這事由我做主，卿何必再説！衹須盡忠，不要聽信傳言。”

當時武三思率領番夷酋長，請求在端門外建造天樞，刻字記功，來歌頌周德，姚璹任督作

爲督作使。證聖初，璹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璹奏曰："此實人火，非曰天災。至如成周 宣榭，卜代愈隆；漢武 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睹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聖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於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於禮未爲得也。"左拾遺劉承慶廷奏云："明堂宗祀之所，今既被焚，陛下宜輟朝思過。"璹又持前議以爭之，則天乃依璹奏。先令璹監造天樞，至是以功當賜爵一等。璹表請迴贈父一官，乃追贈其父豫州司户參軍處平爲博州刺史。天后將封嵩岳，命璹總知撰儀注，并充封禪副使。及重造明堂，又令璹充使督作，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

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璹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翾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黄金千兩塗之。璹進諫曰："夫鼎者神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别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則天又從之。

尋屬契丹犯塞，命梁王 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璹爲副使以備之。及還，坐事，神功初左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多貪暴，璹屢

使。證聖初年，姚璹加授秋官尚書、同平章事。當年，明堂發生火災，武則天打算歸罪自己避離正殿，姚璹上奏説："這確實是有人放火，不是天災。就像成周 宣榭發生火災，經占卜預測傳國的世代更爲興隆；漢武帝 建章宫起火，盛德愈加長久。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中講，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傾刻之間崩塌毁壞。觀此無常的景象，便是成佛的因緣。所以得知聖人之道，根據機緣宣示教化，導人領悟之利，普渡實多。下民祇可被役使，道理就在這裏。況且現在的明堂，是布政之所，不是宗廟之地，陛下如果避離正殿，於禮未必合適。"左拾遺劉承慶在朝廷上陳奏説："明堂是祭祀祖宗之所，現在既被燒毁，陛下應該停止朝會反省過失。"姚璹又堅持前議進行争辯，武則天就依從了姚璹的奏議。原先令姚璹監造天樞，到此時因功當賜爵一等。姚璹上表請轉贈父親一官，於是追贈其父豫州司户參軍姚處平爲博州刺史。天后將到嵩山封禪，命姚璹負責修撰儀注，并充任封禪副使。等重新建造明堂時，又令姚璹任使監督修造，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當時有大石國使者請求進貢獅子，姚璹上疏諫阻説："獅子是猛獸，祇會吃肉，從碎葉遠來，到達神都，不但肉食難得，而且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念，擔心一人不安，既不養鷹犬，漁獵也全部停止。施行不殺的法令來弘揚大慈，垂示好生之仁來傳布大德，舉凡飛禽走獸，無不感受仁恩。怎能允許刻薄自己，却厚養野獸，用至理來考求，一定不會如此。"疏奏上呈之後，武后立即下令不許來使進獻。另外九鼎剛剛製成，武后下詔用千兩黄金塗到鼎上。姚璹進諫説："鼎是神器，貴在質樸自然，不必藉用浮華的裝飾。臣觀看九鼎形狀外貌，原本五彩絢爛，交雜其間，難道還需要金色，纔會光彩炫目？"武則天又依從了。

不久恰逢契丹侵犯邊塞，命梁王 武三思任榆關道安撫大使、姚璹任副使加以防備。他回來後，因事受到牽連，神龍初年降職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中官吏大都貪婪暴虐，姚璹多次揭發

有發擿，奸無所容。則天嘉之，降璽書勞之曰："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爲貴。物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乃眷蜀中，甿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措足。是用命卿出鎮，寄兹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迹於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豫州爲法。"則天又嘗謂侍臣曰："凡爲長官，能清自身者甚易，清得僚吏者甚難。至於姚璹，可謂兼之矣。"

時新都丞朱待辟坐贓至死，逮捕繫獄。待辟素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待辟以殺璹爲名，擬據巴蜀爲亂。人密表告之者，制令璹按其獄。璹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僅以千數。則天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亦無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反狀。因此籍没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亦十八九，道路冤之。監察御史袁恕己劾奏其事，則天初令璹與恕己對定，又尋令罷推。俄拜地官尚書。歲餘，轉冬官尚書，仍西京留守。長安中，累表乞骸骨，制聽致仕，進爵爲伯。遇官名復舊，爲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卒，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

弟珽。

處罰，奸邪無處容身。武則天贊賞他的做法，降詔書慰勞他說："嚴霜之下，識得貞松的超凡；疾風之前，知勁草的珍貴。既然植物都有這種特性，人也應如此。卿早年蒙受朝恩，付以重任。在朝中作宰相，已有很多補益，防守邊疆訓練士兵，盡心盡力，寒冬不變，始終不渝。因考慮蜀中，民俗十分雜亂，長久以來缺少優秀官員，弊病在於侵奪吞没，政令由賄賂而成，百姓無所適從。所以任命卿出朝鎮守，盼望你能存養百姓。果然初到任所就能澄清政治，剛剛就職即能整肅吏治。官吏不敢觸犯，奸邪無處容身，前後矯正揭發，不祗一事。貪婪殘暴之人，在轄境内銷聲匿迹；剽取掠奪之輩，逃到境外躲藏。何須麻煩時日，就使百姓康寧，說起你的德聲，確實深爲贊賞。應該推廣琅邪縣男王方慶的風化，當以豫州刺史狄仁傑作爲楷模。"武則天又曾對侍臣說："大凡任長官者，能使自身清廉很容易，使下屬官吏清廉非常難。像姚璹這樣，可以說是兼而有之了。"

當時新都丞朱待辟因犯貪臟罪應處死刑，被捕入獄。朱待辟平素與僧人理中關係密切，理中暗中糾集各種不法之徒，利用朱待辟一案以殺姚璹爲名，準備占據巴蜀謀反。有人秘密上表朝廷報告此事，下詔令姚璹審理此案。姚璹執法嚴酷，凡涉及此案略有可疑之處及受牽連而被殺死的，將近一千人。武則天又令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人重新詳細覆查，也没發現什麼綫索。被捕入獄的幾百人，忍受不住酷刑，互相牽扯，承認謀反罪狀。因此被抄没家財的又有五十多家，其他聲稱知道謀反之事而被流放的也十有八九，路人都認爲冤枉。監察御史袁恕己上奏彈劾此事，武則天開始時令姚璹和袁恕己對質，很快又下令停止審理。不久拜授他任地官尚書。一年多後，轉任冬官尚書，并擔任西京留守。長安年間，多次上表請求退休，下詔允許他退休，進爵爲伯。恰逢官名恢復舊稱，任工部尚書。神龍元年去世，遺囑讓家人薄葬，追贈越州都督，謚號叫成。

弟弟名珽。

姚珽

珽，少好學，以勤苦自立，舉明經，累除定、汴、滄、虢、豳等五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轉秦州刺史。以善政有聞，璽書褒美，賜絹百匹。神龍元年，累封宣城郡公，三遷太子詹事，仍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舉事不法，珽前後上書進諫。今載四事。其一曰：

臣聞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箴，大夫進謀，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善言古者，所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莫不懸鑒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濫居輔弼，虚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伏以内置作坊，工巧得入宫闈之内、禁衛之所，或言語内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有玷徽猷。臣望并付所司，以停宫内造作；如或要須役造，猶望宫外安置，庶得工匠不於宫禁出入。

其二曰：

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

姚珽，少年時喜愛學習，以勤苦自立，考中明經科，歷任定、汴、滄、虢、豳等五州刺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轉任秦州刺史。因政績優良聞名，皇帝頒降詔書贊美，賜給絹一百匹。神龍元年，多次受封爲宣城郡公，經三次升任太子詹事，并兼任左庶子。當時節愍太子做事不守法度，姚珽先後上書進諫。現在記載四件事。其中一事説：

臣聽賈誼説過："挑選天下的正直之士，那種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學識淵博又有道德學術的人，使他們和太子同居出入。所以太子能見正事，聽正言，行正道，因爲左右前後都是正人的緣故。習慣與正人相處，不能不正；習慣與邪人相處，不能不邪。太子既已長大成人，免去師傅的嚴教，就應有記録過失的史官，裁減膳食的宰人，表揚善行的旌旗，搜集諫言的木柱，供人進諫時敲擊的大鼓，瞽史誦讀箴言，大夫獻進謀略，所以習慣和智慧同長，教化和心性共成。教導得法而左右是正人，太子就會品行端正，太子品行端正天下就會安定了。"臣又聽説，墨繩直鋸下的木頭就直，君王聽從諫言就會聖明。一再説起古代，是因爲當時的事情在今天得到驗證。殿下明德廣大深邃，天資聰敏，近代成敗，前古安危，無不悉心借鑒，舉止合乎典禮。臣以庸俗老朽之身，濫居輔佐之位，虚備耳目之寄，空預股肱之任，稍進微塵薄露之責，盼望有補崇山滄海之益。臣認爲在宫内設置作坊，工匠可以進入宫闈之内、禁衛之所，或者言談傳出宫外，或者事情與外部相連，小民無知，不懂輕重，以此行詐使僞，玷污聖明大謀。臣希望一并交付有關部門，停止在宫内修造；如果有時需要役使修造，還希望在宫外安置，以期使工匠不得出入宫中。

其中二事説：

臣聽説漢文帝身穿黑色粗陋的服裝，脚穿簡陋皮製鞋子；齊高帝將銅製欄杆都换成

鐵。經侯帶玉具劍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爲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爲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之，居簡以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

其三曰：

臣聞銀榜銅樓，宫闈嚴秘，門閤來往，皆有簿曆。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或恐奸僞之輩，因此妄爲增減，脱有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違。且近日吕昇之便乃代署宣敕，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其奸僞，自餘臣下庸淺，豈能深辨真虚?望墨令及覆事行下，并用内印印畫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探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厘靡差；理有危疑，錙銖無爽。臣以庸謏，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

其四曰：

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

鐵製。經侯携帶飾有美玉的寶劍和佩玉經過魏國，太子不看，經侯説："魏國也有寶貝嗎?"太子説："主上信義臣下忠誠，就是魏國的寶貝。"經侯扔下寶劍和玉佩離去，太子派人追趕把劍和玉還給他，對他説："珠玉珍玩，寒冷不能穿，飢餓不能吃，不要留下害我。"經侯從此閉門不出。臣閲看聖賢經籍，務必以簡樸爲貴；君王政化，都以微薄爲德。希望殿下留意於恭敬節儉，不要追求浮華奢侈。愚臣還盼望減少再減少，居往簡樸行事簡節，減少製作，節約用度。

其中三事説：

臣聽説銀匾銅樓，宫闈嚴秘，門庭出入，都有登記。殿下不時有所需求，衹有守門的吏役宣令，恐怕或有奸僞之人，乘機妄加增減，文狀如有錯亂，事理便有差誤。况且近日吕昇之就代殿下署名宣令，幸虧殿下聰明機敏，當即察覺他的奸僞，其餘臣子平庸淺薄，怎能明辨真假?希望親筆教令及覆事頒行下來，都用内印印在署名之後，希望能免去欺詐虚假，這纔是長久的規制。臣又聽説，忠臣事君，有冒犯但無隱瞞；明主統治臣下，采納諫言而增進德行。所以《尚書》説："如果言論觸犯君主的意志，一定要思考其中的正道；如有言論順從君主心意，一定要思考其中的不義。"殿下仁明顯著，恭敬和謹慎的品行日漸進步，能够探知幽深洞察細微，窮究精妙求索隱秘。事物善惡，毫厘不差；危險之道，寸步不越。臣因才疏學淺，蒙恩陪侍東宫，任職進諫，怎敢沉默不言!

其中四事説：

臣聽説聖人不因自己有德而獨斷專行，無論賢人智者都要向他們學習。所以説，與善人交談，如入芝蘭之室，時間久了自然氣味芬芳，與壞人交談，如火烤脂膏，不知不覺就會被火熔化。如今掌管經書的人中不見學士，供奉的人中没有侍讀，希望藉着向皇

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擿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静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僚吏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采納，萬殞無辭。乞降儲明，俯矜狂瞽。

帝請安之機，上奏請求設置人員。希望在講授之中，務必竭盡忠誠規勸之道；讀書擿句，全要體現周全開導之勤。臣又聽説臣下事奉主上，定要竭盡赤誠；君主進用賢良，務必要求忠直。希望殿下在儲位上培養品德，把端正清静做爲要務；恭敬稟守太子之位，以學業爲先。經典可以立行修身，史書可以熟知成敗。學習經書，纔能達到忠孝雙全；通曉史籍，纔可辨别安危之道。要知道父子君臣之道，瞭解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這纔是當務之急。至於工巧製作，由僚吏直接掌管，實在是小事一件，不足麻煩殿下操心。臣平庸淺薄，直言進諫是我的責任，爲臣而不言，有負於聖上，言而被治罪，臣心甘情願。希望留意經書，忽略小事，如蒙采納，萬死不辭。請求太子明示，垂恩可憐狂臣。

疏奏，太子雖稱善，竟不悛革。太子敗，詔遣索其宫中，得珽諫書，中宗嘉其切直。時宫臣皆貶黜，唯珽擢拜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秘書監。

奏疏進上，太子雖然稱贊，但最終没有悔改。太子失敗，下詔派人搜查東宫，得到姚珽的諫書，中宗贊美他爲人正直。當時東宫臣僚都被貶黜，衹有姚珽升任右散騎常侍。一年多後，遷任秘書監。

睿宗即位，累授户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復拜户部尚書。珽與兄璹，數年間俱爲定州刺史、户部尚書，時人榮之。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四。珽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没名氏，將爲己説，珽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

睿宗即位，多次授任爲户部尚書，轉任太子賓客。先天二年，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又拜任户部尚書。姚珽與兄長姚璹，幾年間都任定州刺史、户部尚書，當時人認爲榮耀。開元二年去世，終年七十四歲。姚珽曾經因爲自己的曾祖父姚察所撰《漢書訓纂》，大多被後來注《漢書》的人隱去姓名，當作自己的學説，姚珽於是撰寫《漢書紹訓》四十卷，來闡明曾祖的舊義，流行於世。

史臣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致廬陵復位，唐祚中興，諍由狄公，一人以蔽。或曰：許之太甚。答曰：當革命之時，朋邪甚衆，非推誠竭力，致身忘家者，孰能與於此乎！仁傑流死不避，骨鯁有彰，雖逢好殺無辜，能使終畏大義，

史臣曰：天子有七個直言進諫的臣子，雖然統治無道也不會失去天下。使廬陵王恢復帝位，唐朝國運中興，直言規勸之功在於狄公，他一人就足以説明這個道理。或許有人説：對他的贊頌太過分了。答覆是：正當改唐爲周的革命之時，奸黨極多，不是竭誠盡力，捨身忘家的人，誰能做到這一點呢！狄仁傑不避流刑死罪，正直顯

竟存天下，豈不然乎！王方慶干城南海，羽翼東宮，臺閣樞機，無不功濟，所謂君子不器者也。苟非文學，斯焉取斯。璹成都布政，始卒不侔；相國上章，或否或中。且焚明堂而避正殿，固諍何多；黜唐頌而立天樞，一言非措。矧乃妄求符瑞，已失忠貞；精擇楚茅，難裨過咎。不常其德，罔畏承羞。珽規諫有才，牧守多善，儲幄之任，可謂得人。

贊曰：犯顔忤旨，返政扶危，是人難事。狄能有之，終替武氏，克復唐基，功之莫大，人無以師。方慶之才，周旋特立。璹也無常，珽能操執。

明，雖然時逢好殺無辜之君，能使其畢竟畏懼大義，最終保存了唐室天下，怎能不贊美他呢！王方慶鎮守嶺南，輔佐東宮，執掌朝政，無不成功，他就是人們所稱道的君子全才呀。如果不是精於文學，哪能做到這些。姚璹在成都施行政令，始終不謀私利；任宰相上書，有時恰當有時不妥。而明堂火災避離正殿，直言諫諍何其繁瑣；降低唐德建立天樞，却一言不發。况且他又胡亂搜求吉祥的兆頭，已經失去忠貞的操守；精心選取人才，難於彌補過錯。德義無常，不懼羞恥。姚珽規諫有才，任刺史時善政很多，東宮輔佐之任，可以説是得人。

贊曰：犯顔違旨，恢復唐室政權扶救危難，是人難以做到的事。狄公能有此舉，終於改换武氏，恢復唐室基業，功勞之大，無人能比。王方慶之才，全面突出。姚璹反覆無常，姚珽能稱職守。

舊唐書卷九十

列傳第四十

王及善　杜景儉　朱敬則　楊再思
李懷遠（子）景伯（景伯子）彭年（附）
豆盧欽望 張光輔 史務滋 崔元綜 周允元（附）

王及善　王君愕

王及善，洺州 邯鄲人也。父君愕。隋 大業末，并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説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甿，保全形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擄奪，竊爲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爲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義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大將軍。頻以戰功封新興縣公，累遷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馬，與高麗戰於駐蹕山，君愕先鋒陷陣，力戰而死。太宗深痛悼之，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

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累遷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宫，因宴集命宫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曰："殿下自有樂官，臣止當守職，此非臣任也。臣將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高宗聞而特加賞慰，

王及善，是洺州 邯鄲人。父名君愕。隋朝大業末年，并州人王君廓侵掠邯鄲，王君愕前往游説王君廓説："如今天子喪失統治權力，英雄競起，應該安撫招納被遺棄的百姓，占據有利地勢，按兵不動以觀察形勢變化，帶領衆人投歸真命天子，這樣就可以得到富貴了。現在足下居無尺寸之地，守無二十日之糧，肆行殘忍，所到之處劫掠搶奪，我私下替足下寒心。"王君廓説："你有什麽好計策？"王君愕爲他陳述説井陘地勢險要，可以先往占據。王君廓聽從他的建議，於是屯駐在井陘山。一年以後，恰逢義師進入并平定關中，他便和王君廓率領所部一萬多人來降，拜任大將軍。因屢立戰功封新興縣公，多次升遷擔任左武衛將軍。隨從太宗征伐遼東，并統領左屯營兵馬，和高麗在駐蹕山交戰，王君愕率先衝入敵陣，力戰而死。太宗非常哀痛并懷念他，追贈左衛大將軍、幽州都督、邢國公，賜給棺木，陪葬昭陵。

王及善十四歲時，因父親爲國事而死，被授任朝散大夫，襲爵邢國公。高宗時，多次升遷擔任左奉裕率。孝敬皇帝做太子時，因聚宴而命宫僚翻跟斗，輪到王及善，他推辭説："殿下自己有樂官，臣祇應恪守本職，翻跟斗不是臣的事情。臣如果接受此令，恐不合輔弼殿下的本意。"太子道歉并讓他離去。高宗聽説後專門加以賞賜

賜絹百匹。尋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橫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俄以病免，尋起爲衛尉卿。

垂拱中，歷司屬卿。時山東饑，及善爲巡撫賑給使。尋拜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老病請乞致仕，加授光祿大夫。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則天謂曰："邊賊反叛，卿雖疾病，可將妻子日行三十里，緩步至彼，與朕臥理此州，以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備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內史。

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禍陷良善，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後俊臣坐事繫獄，有司斷以極刑，則天欲赦之。及善執奏曰："俊臣凶狡不軌，所信任者皆屠販小人，所誅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爲若不剿絕元惡，恐搖動朝廷，禍從此始。"則天納之。俄而則天將追廬陵王立爲太子，及善贊成其計。及太子立，又請太子外朝以慰人心，則天從之。

及善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時張易之兄弟恃寵，每內宴，皆無人臣之禮。及善數奏抑之，則天不悅，謂及善曰："卿既高年，不宜更侍游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病請假月餘，則天都不問之，及善嘆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得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三上不許。聖曆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廢朝三日，贈益州大都

安慰，賜給絹百匹。不久授任右千牛衛將軍，高宗對他說："朕因卿忠誠謹慎，所以授給卿三品要職。其他人若非帶人搜索清道保衛不得來到朕的住處，卿佩大橫刀却身在朕的身旁，你知道此官的尊貴嗎?"不久因病免職，很快起任衛尉卿。

垂拱年間，歷任司屬卿。當時山東發生饑荒，王及善任巡撫賑給使。不久拜任春官尚書、秦州都督，轉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因年老有病請求辭官，加授光祿大夫。後來契丹反叛，山東形勢不穩，他被起用授任滑州刺史。武則天對他說："邊境逆賊反叛，卿雖有病，可帶着妻子兒女同行，每天走三十里，慢慢到達那裏，躺在床上爲朕治理滑州，來隔斷逆賊過河之路。"於是向他咨詢朝廷政事得失，王及善詳細陳述治理亂世之策十餘道，武則天說："山東防賊是小事，朝廷根本是大事，卿不應出行。"於是留在朝中拜授內史。

當時御史中丞來俊臣經常用意外的災禍陷害良善，自侯王將相被他羅織罪名而慘遭殺害者不計其數。後來來俊臣因犯罪被捕入獄，有關官員判處死刑，武則天想赦免他。王及善固執地陳奏說："來俊臣凶惡狡猾圖謀不軌，他所信任的都是些屠户和商販小人，他所殺戮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君子。愚臣認爲不除掉元凶，恐怕會動摇朝廷，禍患將從這裏開始。"武則天采納了。不久武則天將要召回廬陵王立爲太子，王及善贊成這個計劃。等太子被立，他又請求讓太子來到外朝安慰人心，武則天也聽從了。

王及善雖然没有學問，但在官時總是憑着清廉正直得到皇帝的知遇，遇事不輕易改變主張，很有大臣氣節。當時張易之兄弟依恃恩寵，每次參加宫內宴會，毫無人臣之禮。王及善多次進奏裁制，武則天很不高興，對王及善說："卿年事已高，不適合再侍從游宴，祇管閣中之事就行了。"王及善因病請假一個多月，武則天都不過問他，王及善嘆息說："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以一日不見的嗎？朝事可想而知了。"於是上疏請求退休，連上三次武則天都不答應。聖曆二年，拜任文昌左相，十天後去世，終年八十二歲。停

督，謚曰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

杜景儉，冀州 武邑人也。少舉明經，累除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録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僚吏，將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禄，而不待九重之旨，即欲視事，不亦急耶?"嗣業益怒。景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真僞未知，即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揚州之禍，非此類耶。"乃叱左右各令罷散，嗣業慚赧而止。俄有制除嗣業 荆州司馬，竟不如志，人吏爲之語曰："録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景儉由是稍知名。入爲司賓主簿，轉司刑丞。

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理制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累遷洛州司馬，尋轉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爲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延載初，爲鳳閣侍郎周允元奏景儉黨於李昭德，左遷秦州刺史。後累除司刑卿。聖曆二年，復拜鳳閣侍

止朝會三天，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叫貞，陪葬乾陵。

杜景儉，是冀州 武邑人。年輕時考中明經科，多次授任爲殿中侍御史。出任益州録事參軍。當時隆州司馬房嗣業授任益州司馬，任命書還未到達，他就想處理政事，還鞭打僚吏，想藉此威懾下屬。杜景儉對他説："公雖然受命擔任本州司馬，但州署還没接到朝廷命令。何必貪求數日的俸禄，不等待朝廷的旨意，就想處理政事，不也太性急了嗎?"房嗣業更加生氣。杜景儉又説："公現在自己拿着朝廷詔書，真僞還不知曉，就想總攬一州大權，誰敢保證事情無變?揚州之禍，不就是這樣招致的嗎?"於是喝斥左右令他們各自散去，房嗣業羞容滿面祇好作罷。不久下詔命房嗣業任荆州司馬，竟没能如他所願，百姓屬吏因此説道："録事意，與天通，益州司馬折威風。"杜景儉因而逐漸知名。召入朝任司賓主簿，轉任司刑丞。

天授年間，和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門審斷欽犯案件，當時人們聲稱道："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多次升遷擔任洛州司馬，不久轉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則天曾因九月宫内梨花開放，拿出一枝向宰相展示問道："這預示着什麼吉祥?"衆宰相説："陛下恩德遍及草木，所以能使樹木在秋天再度開花，即使是周文王遍及路旁蘆葦的恩德，也無法超過。"惟獨杜景儉説："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互相侵奪秩序，錯亂就會成災。'另外《春秋》説：'冬無盛陽，夏無陰冷，春無凄風，秋無苦雨。'如今已到秋天了，草木枯黄凋落，却忽然梨花開放，這是陰陽錯亂。臣擔心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制。况且臣等愧居宰相，協助皇上治理萬物，却不能治理得和諧，這是臣的罪過。"於是行再拜禮謝罪，武則天説："卿是真正的宰相啊!"

延載初年，因鳳閣侍郎周允元上奏杜景儉黨附於李昭德，降職秦州刺史。後來幾次授官任司刑卿。聖曆二年，又拜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

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內王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儉以爲皆是驅逼，非其本心，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儉議。歲餘，轉秋官尚書。坐漏泄禁中語，左授司刑少卿，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贈相州刺史。

平章事。當時契丹入侵，河北諸州大多陷落賊軍的控制之中。等事態平定後，河內王武懿宗要將陷落賊手的百姓全部治罪。杜景儉認爲百姓都是被逼屈從，并非自願投敵，請求全部赦免。武則天最終聽從了杜景儉的建議。一年以後，轉任秋官尚書。因泄露宮中言論獲罪，降職授司刑少卿，出任并州長史。在路上病逝，追贈相州刺史。

子澄，頗以文藻著名，官至鞏縣尉。

子杜澄，因擅長文辭而著名，官至鞏縣尉。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也。代以孝義稱，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門標六闕，州黨美之。敬則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又與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特相友善。咸亨中，高宗聞而召見，與語甚奇之，將加擢用，爲中書舍人李敬玄所毀，乃授洹水尉。

長壽中，累除右補闕。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既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上疏曰：

>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皋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

朱敬則，字少連，是亳州永城人。世代以孝義著稱，從周到唐，三代受到旌表，門前立有六道門闕，受到州人贊美。朱敬則爲人豪邁注重義節，很早就以辭學知名。和三位堂兄同居一處，不分財産。又和左史江融、左僕射魏元忠關係特別親密。咸亨年間，高宗聽説他的名聲而召見，和他交談感到十分驚奇，準備提拔任用，却受到中書舍人李敬玄的詆毁，衹授任洹水尉。

長壽年間，多次授任爲右補闕。朱敬則認爲武則天起初臨朝稱制時，天下有很多流言蜚語，到此時已經逐漸平息，就應該杜絶告密羅織之徒，上疏説道：

> 臣聽説李斯任秦相，推行申不害、商鞅的法令，注重刑名學説，杜絶私門，光大公室，廢去無用的支出，裁减不急需的官員，珍惜時日愛重功業，加緊備戰努力耕織，人口增加國家富足，於是滅亡諸侯。這是解救敝敗的策略。所以説：苛酷的政策可施行於進取之時，權變狡詐可施行於攻戰之時。兵就像火，不停止就會燒毁自己。何况兵器已經銷毁，石城也已拆毁，本應改用寬平的政策，以淳和來施予恩惠，用八風之樂來感化，用三代之禮來教導。秦朝却不是這樣，荒淫殘暴更加嚴重，一意孤行不知回頭，終於土崩瓦解，這是不知變通而帶來的災禍。陸賈、叔孫通事奉漢王，在滎陽、成皋一帶，糧運斷絶，智窮力竭，不敢提出一個建議，取得一次奇功，衹知引進豪强不法之

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用，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乎？亡秦之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無妖不戮。以兹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

徒，推薦貪婪殘暴之客。等到天下剛剛平定，戰亂基本平息，金鼓之聲還未停息，傷創之痛依然在耳，兩人左顧右盼，儀態從容，於是陳述《詩》《書》，講論《禮》《樂》，闡發王道，謀劃帝王法度。高皇帝生氣地說："我在馬上取得天下，爲什麽要學習《詩》《書》呢！"他們回答說："能在馬上取得天下，還能在馬上治理天下嗎？"高皇帝默然無語。於是陸賈著述《新語》，叔孫通制定禮儀，纔知道天子的尊貴，這是知道變通的好處。假使高皇帝排斥兩人不加任用，置《詩》《書》於不顧，祇重用攻戰之將，尊崇殺敵之才，衆將在複道之下爭功，張良已知將會發生變亂，群臣酒醉時拔劍擊柱，說我們并非没有參預謀劃。如此則一時一刻都難以維持，如何會有十二帝的傳承呢？在亡秦之後，怎麽能有二百年的天下呢！所以說：仁義，是聖人臨時使用的策略；禮經，是先王已往的行迹。那麽祭祀祈禱即將結束，獻祭用的草狗必須扔掉；精華已經流走，糟粕應該抛棄。仁義尚且可以捨棄，何况比這輕微的東西呢？自從文明年改朝换代，大周王朝剛剛建立，有類似西周時管叔、蔡叔那樣的人製造流言，有類似舜時四凶的壞人製造禍亂。不設立嚴密之法訊問，無法應天順人；不施嚴厲刑罰，不能摧奸平暴。所以設置讓人投遞奏章的匣子，開告密之端，曲直之影定會呈現，包藏之心全部暴露。神道扶助正直，無罪不被清除；人心保護賢能，無妖不被殺戮。憑此妙算，窮盡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深達天人之秘術。所以能不用下座席施計，不用出宫門聽政，百姓安然，皇位易主。實在是偉大啊，没有任何語言可以稱道！比起商湯進攻鳴條，周武王大戰牧野，鮮血染紅草木，共工以頭撞折不周山，能相提并論嗎？然而走路快留不下端正的足迹，彈琴急促奏不出和諧的音律，搶救落水者時不必步態端莊，治療飢餓者時不能用鼎給他喂食。即使在從前是

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去萋菲之牙角，頓奸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悦，豈不樂哉！

妙策，但在今天就像是應該丢棄的草狗。希望借鑒秦、漢的得失，考察時事的合宜，挑出必須遺棄的糟粕，找出必須毁掉的權宜之策。見機而作，豈用終日勞累呢？陛下一定不能滿足於太平，半路徘徊。希望修改法制，建立章程，頒布寬大的法令，傳播浩蕩的恩澤，削去讒毁的利牙，挫折奸險的鋒芒，堵塞羅織的禍源，掃清朋黨的惡迹，使天下百姓坦然高興，難道不是件樂事嗎！

則天甚善之。

武則天非常贊賞。

長安三年，累遷正諫大夫，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説爲張易之兄弟所誣構，將陷重辟，諸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申理曰："元忠、張説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乃得減死。四年，以老疾請罷知政事，許之，累轉冬官侍郎，仍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長安三年，多次升任爲正諫大夫，不久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時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説受到張易之兄弟的誣陷，將被處以重罪，衆宰相無人敢爲他們講話，惟有朱敬則上疏直言申理説："魏元忠、張説歷來以忠正著稱，而且所犯之罪毫無名目。如果真讓他們獲罪，豈不使天下人失望嗎?"於是得以減死。四年，因年老有病請求免去知政事之職，武后同意，幾次轉任爲冬官侍郎，并依舊兼修國史。張易之、張昌宗曾經命畫工爲武三思和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畫像，號稱《高士圖》，常常拉朱敬則參預此事，他堅决推辭而不參加，其高潔守正就是如此。

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尋以老致仕。二年，侍御史冉祖雍素與敬則不協，乃誣奏云與王同皎親善，貶授廬州刺史。經數月，洎代到，還鄉里，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侄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又嘗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財産無異。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景龍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

神龍元年，出任鄭州刺史，不久因年老退休。二年，侍御史冉祖雍因平素與朱敬則不和，就上奏誣陷他和王同皎關係親密，降職授廬州刺史。過了幾個月，等接任者來到，就返回故鄉，没帶淮南一件物品，衹有所騎的馬一匹，衆位子侄步行隨從而歸。朱敬則注重諾言，喜歡與人交往，每次救人急難，不求對方報答。另外曾經和三位從兄同居四十多年，不分財産。他很有識别人物的能力，凡是得他品評的人物，後來都符合了他的預言。景龍三年五月，在家中去世，終年七十五歲。

敬則嘗采魏、晋已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廢五等者，以秦爲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論》曰：

朱敬則曾經收集魏、晋以來君臣成敗的事迹，寫成《十代興亡論》。又因爲前代文士評論廢除五等分封之事，認爲是秦的失策，他覺得并不中肯，於是著述《五等論》説：

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予竊異之，試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尊五美，懸禮樂於庭宇，置軌範於中衢。然後决玄波使横流，揚薰風以高扇，流愷悌之甘澤，浸曠蕩之膏腴，正理革其淫邪，淳風柔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進趨也，若章程之在目。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逾；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庸功勛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内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絡遍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内。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申侯弑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吴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存，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顔。"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頽，風俗塵昏，愧耻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投會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晋，子貢之亂五國，蘇秦之鬥七雄，苛刻繁興，經籍道息，莫不長詐術，貴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觜距。所以商鞅欺故友，李斯囚舊交，孫臏喪足於龐涓，張儀得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争來奉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樽俎之容，三代玄風，掃地至盡。况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

過去秦朝廢除五等分封制，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人都認爲是秦的失策，我個人并不贊同，謹嘗試闡明我的看法。大凡明王治理天下，往往以博愛爲先，以仁義爲根本，提倡禮、義、廉、耻，尊崇五種美德，庭院懸挂禮樂，路口公布法令。然後使浩蕩的皇恩奔涌漫流，揚起和風使高高吹拂，普施和美的甘澤，滋潤廣闊的沃土，以正理革除淫邪，用淳風柔化人心。使天下之人，心醉神迷。至於忠義，樹立法則參見於前；至於進退之禮，好似章程歷歷在目。禮經傳播所及，猶如日月之光難以逾越；聲教影響所至，雖遇風雨也不停止。聖人知道風俗漸漸淳化，王道已經施行，於是治理國家，賞賜功臣親信。分封諸侯，奠定堅如磐石的根基；守禦内外，有連城衛國的基業。聯絡遍於國中，宗屬遍布封内。雖然王道昏昧時世喪亂，恩澤枯竭政治黑暗，鄭伯驅逐周桓王，申侯殺害周幽王，魯國不進貢品，宋國不修周城，吴王夫差召見魯哀公徵收一百份祭祀用的牲畜，楚莊王進入中原詢問九鼎輕重，小白取霸天下，重耳一戰諸侯，目中無君的迹象已顯而易見，篡奪陰謀半途而廢的原因，衹是因爲周禮依然存在，史書記載制度没有廢除。所以説："不敢違背禮法，因爲天威就在眼前。"自從春秋以後，禮義逐漸衰敗，風俗蒙受塵污，羞耻之心完全喪失，快走先得者爲上，强奪投機者爲能。加上田氏八世專擅齊國，韓趙魏三家刮分晋國，子貢使五國騷亂，蘇秦使七國相鬥，苛刻之政盛行，經籍之道止息，莫不助長詭詐之術，崇尚攻取戰伐，百姓都戴上尖牙利爪，無人不注重武力。所以商鞅欺騙故友，李斯囚禁舊交，孫臏因龐涓喪足，張儀因陳軫得志。一旅之兵，便想稱王；能再戰的大國，争相來奉天子。先王會盟的禮儀，往日擊鐘鼓樂列鼎而食的盛况，三代的德化，掃地而盡。何况秦始皇統一天下，確實不是爲了至公，李斯做爲輔佐之臣，很少遵

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欲使始皇分土奸雄，建侯薄俗，若喻晉、鄭之可依，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鑒周德之綿深，懼己圖之不遠，罷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聞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月之明，懷天地之量，算財不足以分賞，論地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强。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失其國，晁錯請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師、踐土之衆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霸之材，田禄無先、管之略也。直是齊、晋以逆禮爲慚，吴、楚以犯上非媿，釁由教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不能改物創圖，黄初不能深謀遠慮。緬觀漢、魏之際，尋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觀其教，偷薄於秦風；察其人，豺狼於漢日。故魏太祖曰："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竊號議者，觸目皆是。欲以此時開四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有通車三川以窺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而王司徒屢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循大道，不見其德，衹聞殘虐。就在當時，君主居上心懷猜忌，臣民在下擔心害怕，父親得不到兒子的保護，君主得不到臣子的妙策。假使秦始皇將土地分封給奸雄，封建諸侯而風俗浮薄，如周天子喻示晉國、鄭國可以依托，便是借賊以兵助盜以糧，企望龍魚來幫助行風布雨，是不可實行的。所以秦朝鑒於周朝統治的悠久，擔心自己的基業不能長遠，廢除諸侯設置郡守，職權高低全憑自己，天下由一人控制，百姓不知有兩個君主。至此不得實行世封制度，不是虧待功臣而輕視骨肉。高皇帝發揚日月的光明，器度恢宏胸懷天地，估算財產不够分賞，評定土地不足分封。然而却封有一百座城邑，土地多至千里，民殷國富，地廣兵强。五十年間，七國同時反叛，賈誼擔心失去封國，晁錯請求削奪封地。如果説因强大而反叛，還不如召陵之盟時的齊師、踐土會盟時的晋軍；如果説有才而起兵，劉濞非稱王稱霸之才，田禄無先軫、管仲之謀。衹因齊國、晋國以違背禮義爲羞，吴王、楚王不以犯上爲醜，事端由教化而起，它的由來很遠了。從此以後，王道摻雜霸道的方式又衰落了，光武中興不能改變曆法服色及創制法度，魏黄初時不能深謀遠慮。追溯考察漢、魏之際，探詢其治國之初，没有繼承光大前代的功德，恩惠普降萬物。觀察那時的教化，風俗輕薄過於秦時；考察當時的人物，爲人凶狠甚於漢時。所以魏太祖説："假如没有我，天下將有多少人稱帝，多少人稱王！"公然盜稱皇帝之號及密謀稱帝者，觸目皆是。想在此時開創分封諸侯的國統，授以流傳萬代的封邑，必然會有暢通無阻的戰車到達三川窺視周室，披甲奔馳的戰馬在汾、隰驅逐翼侯。然而王朗司徒在當時多次請求，曹冏又致力於扶持宗室，都是不通曉時世變遷呀。

當時賢者是之。

當時的賢能之人都贊同他的説法。

敬則知政事時，每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缺，

朱敬則主持政事時，總是把任用人才放在首位。桂州蠻叛亂，他推薦裴懷古；鳳閣舍人空

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

睿宗即位，嘗謂侍臣曰："神龍已來，李多祚、王同皎并復舊官，韋月將、燕欽融咸有褒贈，不知更有何人，尚抱冤抑?"吏部尚書劉幽求對曰："故鄭州刺史朱敬則，往在則天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爲天下所推。神龍時，被宗楚客、冉祖雍等誣構，左授廬州刺史。長安年中，嘗謂臣云：'相王必膺期受命，當須盡節事之。'及韋氏篡逆干紀，臣遂見危赴難，翼戴興曆，雖則天誘其事，亦是敬則先啓之心。今陛下龍興寶位，凶黨就戮，敬則尚銜冤泉壤，未蒙昭雪。况復事符先覺，誠即可嘉。"睿宗然之，贈敬則秘書監，謚曰元。

缺，他推薦魏知古；右史缺員，他推薦張思敬。武則天認爲他知人。

睿宗即位，曾對侍臣說："神龍年以來，李多祚、王同皎都恢復舊官，韋月將、燕欽融都受褒揚追贈，不知還有何人，依然抱冤含屈未得平反呢?"吏部尚書劉幽求回答說："已故鄭州刺史朱敬則，過去在則天朝任正諫大夫、知政事，忠貞義烈，天下推重。神龍年間，被宗楚客、冉祖雍等人誣告陷害，降職授廬州刺史。長安年間，他曾經對臣說：'相王一定會應運接受天命，你應當盡節事奉他。'等到韋氏密謀篡權擾亂政朝時，臣於是見危赴難，擁戴陛下登基振興社稷，雖然是上天誘導我這樣行事，也是因爲朱敬則早年啓發了我的心靈。如今陛下重登皇位，凶黨被戮，朱敬則依然含冤地下，没有得到昭雪。何况陛下登基之事又符合他的先見，他的誠心確實值得嘉獎。"睿宗認爲他説得對，追贈朱敬則爲秘書監，謚號叫元。

楊再思

楊再思，鄭州原武人也。少舉明經，授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盗竊其囊裝，再思邂逅遇之，盗者伏罪，再思謂曰："足下當苦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爲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盗者齎去，再思初不言其事，假貸以歸。累遷天官員外郎，歷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轉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太子右庶子。尋遷内史，自弘農縣男累封至鄭國公。

楊再思，是鄭州原武人。年輕時考中明經科，授任玄武尉。充當使者來到京城，住在旅店。當時有個盗賊偷竊他的行李，正好被楊再思撞上，盗賊認罪，楊再思對他説："足下定是苦於貧困，以至做出這種壞事。趕快離開不要做聲，恐怕被他人抓住。希望留下公文，其餘財物就全部送給你了。"盗賊帶財物離去，楊再思没有聲張這事，借錢而歸。多次升任爲天官員外郎，歷任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延載初年，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證聖初年，轉任鳳閣侍郎，依前同平章事，兼任太子右庶子。不久升任内史，從弘農縣男多次受封做到鄭國公。

再思自歷事三主，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然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謂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爲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

楊再思自從先後侍奉三位君主，主持政事十多年，不曾有所薦舉使人通達。爲人奸邪虚僞阿諛諂媚，能揣摸人主的心思，人主不想做的事，必定順從旨意而加以詆毁，人主想做的事，一定迎合旨意而加以贊譽。但性格恭謹膽小怕事，從不得罪他人。有人對楊再思説："公名高位重，爲何如此謙恭?"楊再思説："世道艱難，剛直者

何以全其身哉!”長安末，昌宗既爲法司所鞫，司刑少卿桓彦範斷解其職。昌宗俄又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煉神丹，聖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悦，昌宗竟以復職。時人貴彦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社令，朝士尤加嗤笑。再思爲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公卿大臣宴于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内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却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又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長安四年，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遷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拜户部尚書，兼中書令，轉侍中，以宫僚封鄭國公，賜實封三百户。又爲册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稱是。時武三思將誣殺王同皎，再思與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并受制考按其獄，竟不能發明其枉，致同皎至死，衆冤之。再思俄復爲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其年薨，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曰恭。

子植、植子獻，并爲司勛員外郎。再思弟季昭爲考功郎中，温玉爲户部侍郎。

容易招禍。若不如此，怎能保全自身呢!”長安末年，張昌宗受到司法部門的審訊，司刑少卿桓彦範裁斷解除他的官職。張昌宗不久又直言上表稱冤，武則天打算爲張昌宗開脱，在廷上問宰相道：“張昌宗對國有功没有?”楊再思回答説：“張昌宗過去因煉製神丹，聖上服下有效，這實在是莫大的功勞。”武則天很高興，張昌宗最終因此官復原職。時人因此尊重桓彦範而鄙視楊再思。當時左補闕戴令言寫了《兩脚野狐賦》來諷刺他，楊再思聽到後很生氣，將戴令言排擠出朝任長社令，更受到朝士們的嗤笑。楊再思任御史大夫時，張易之的哥哥司禮少卿張同休曾經上奏請求讓公卿大臣在司禮寺聚宴，參加宴會的人都盡醉極歡。張同休開玩笑説：“楊内史長得像高麗人。”楊再思欣然贊同，請求剪幅紙條自己貼在帽子上，倒披紫袍，跳起高麗舞，摇頭伸臂，舉動合拍，滿座嗤笑。另外張易之的弟弟張昌宗因相貌受到寵幸，楊再思又奉承他説：“人説六郎貌似蓮花；楊再思認爲蓮花似六郎，不是六郎似蓮花。”其奉迎取媚就是如此。

長安四年，以本官檢校京兆府長史，又升任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中宗即位，拜授户部尚書，兼任中書令，轉任侍中，因任過東宫僚屬封鄭國公，賜給實封三百户。又任册順天皇后使，賜物五百段，鞍馬也有不少。當時武三思將要誣陷殺害王同皎，楊再思和吏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韋巨源都奉旨審理此案，最終不能爲王同皎申明冤情，使王同皎被害，衆人認爲冤枉。楊再思不久又任中書令、吏部尚書。景龍三年，升任尚書右僕射，加授光禄大夫。這一年去世，追贈特進、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號叫恭。

子楊植、楊植之子楊獻，都任司勛員外郎。楊再思的弟弟楊季昭任考功郎中，楊温玉任户部侍郎。

李懷遠

李懷遠，邢州 柏仁人也。早孤貧好學，善屬文。有宗人欲以高廕相

李懷遠，是邢州 柏仁人。早年喪父貧困好學，善寫文章。有個同宗人想以祖上的功勛假藉

假者，懷遠竟拒之，退而嘆曰："因人之勢，高士不爲；假蔭求官，豈吾本志?"未幾，應四科舉擢第，累除司禮少卿。出爲邢州刺史，以其本鄉，固辭不就，改授冀州刺史。俄歷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又授同州刺史。在職以清簡稱。入爲太子左庶子，兼太子賓客，歷遷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遷鸞臺侍郎，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加銀青光禄大夫，拜秋官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以老辭職，聽解秋官尚書，正除太子左庶子，尋授太子賓客。神龍初，除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趙郡公，特賜實封三百户。俄以疾請致仕，許之。中宗將幸京師，又令以本官知東都留守。

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别求。"聞者莫不嘆美。神龍二年八月卒，中宗特賜錦被以充斂，輟朝一日，親爲文以祭之，贈侍中，謚曰成。

子景伯。

李景伯

景伯，景龍中爲給事中，又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爲《迴波辭》。衆皆爲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儀。"中宗不悦，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景雲中，累遷右散騎常侍，尋以老疾致仕。開元中卒。

使他入仕，李懷遠竟拒絶了，回來後感嘆道："藉人之勢，高人不做；藉别人祖上功勛求官，豈是我的本志?"没過多久，參加四科考試考中，多次授任做了司禮少卿。出任邢州刺史，因是自己的本鄉，堅決推辭而不到職，改授冀州刺史。不久歷任揚、益等州大都督府長史，没有赴任，又授任同州刺史。在職以清正廉潔著稱。召入朝任太子左庶子，兼任太子賓客，幾經升任爲右散騎常侍、春官侍郎。大足年間，升任鸞臺侍郎，不久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年以後，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拜任秋官尚書，兼任檢校太子左庶子，賜爵平鄉縣男。長安四年，因年老辭職，皇上允許他解除秋官尚書一職，正式授任太子左庶子，不久授任太子賓客。神龍初年，授任左散騎常侍、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晋封趙郡公，特意賜給實封三百户。不久因病請求退休，皇上答應。中宗將要到京城，又令他以本官主持東都留守事務。

李懷遠雖然久居顯貴職位，然而越發崇尚簡樸，園林住宅，没有任何改建。經常乘坐劣馬，左僕射豆盧欽望問他説："公榮華富貴如此，爲何不買駿馬乘坐?"他回答説："希望乘此馬能免遭受驚顛仆之苦，此外别無所求。"聽到這事的人無不贊美。神龍二年八月去世，中宗專門賜給錦被來裝殮，停止朝會一天，親自寫文章來吊祭他，追贈侍中，謚號叫成。

子名景伯。

李景伯，景龍年間任給事中，又升任諫議大夫。中宗曾經宴請侍臣和朝集使，酒喝到酣暢時，令衆人分别做《迴波辭》。衆人所作都是阿諛諂媚之辭，并爲自己要求高位。輪到李景伯，他所作的是："迴波以往用作祝酒，微臣職責在於箴規。侍宴既已過了三爵，喧嘩竊怕不合禮儀。"中宗很不高興，中書令蕭至忠稱道他説："這是真正的諫官啊。"景雲年間，多次升任爲右散騎常侍，不久因年老多病退休。開元年間去世。

子彭年。

子名彭年。

李彭年

彭年有吏才，工於剖析，當時稱之。開元中，歷考功員外郎，知舉，又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又爲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善。慕山東著姓爲婚姻，引就清列，以大其門。典銓管七年，後以贓污爲御史中丞宋渾所劾，長流嶺南臨賀郡。累月，渾及弟恕又以贓下獄，詔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彭年爲濟陰太守，又遷馮翊太守，入爲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幸蜀，賊陷西京，彭年没於賊，脅授僞官，憂憤忽忽不得志，與韋斌相次而卒。及克復兩京，優制贈彭年爲禮部尚書。

李彭年有爲吏之才，擅長剖析裁斷，受到時人稱道。開元年間，歷任考功員外郎，主持考選，又升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天寶初年，又任吏部侍郎，與右相李林甫關係密切。羨慕山東大姓而結成婚姻，引進他們就任清貴之官，來抬高自己的門第。主持銓選七年，後來因貪贓被御史中丞宋渾彈劾，長期流放嶺南臨賀郡。幾個月後，宋渾和弟弟宋恕又因貪贓被關入獄中，下詔將宋渾流放嶺南高要郡，宋恕流放南康郡。天寶十二載，起用李彭年任濟陰太守，又升任馮翊太守，召入朝任中書舍人、給事中、吏部侍郎。十五載，玄宗到蜀地，叛賊攻陷西京，李彭年被賊俘獲，强迫授任僞官，他憂憤抑鬱不得志，和韋斌相繼逝世。等到收復兩京，下詔表揚并追贈李彭年爲禮部尚書。

豆盧欽望　豆盧寬

豆盧欽望，京兆萬年人也。曾祖通，隋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寬，即隋文帝之甥也。大業末，爲梁泉令。及高祖定關中，寬與郡守蕭瑀率豪右赴京師，由是累授殿中監，仍詔其子懷讓尚萬春公主。高祖以寬曾祖萇魏太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爲盧氏。貞觀中，歷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卒，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定。又復其姓爲豆盧氏。父仁業，高宗時爲左衛將軍。

豆盧欽望，是京兆萬年人。曾祖名通，隋朝相州刺史、南陳郡公。祖父名寬，即隋文帝之甥。大業末年，任梁泉令。等到高祖平定關中，豆盧寬和郡守蕭瑀率領豪强大姓趕赴京城，由此多次授任爲殿中監，并詔令其子豆盧懷讓娶萬春公主爲妻。高祖因豆盧寬曾祖豆盧萇在魏太和年間按例稱單姓，這時改豆盧寬姓盧氏。貞觀年間，幾次升任爲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封芮國公。永徽元年去世，追贈特進、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叫定。又恢復本姓爲豆盧氏。父名仁業，高宗時任左衛將軍。

欽望，則天時累遷司賓卿。長壽二年，代宗秦客爲内史。時李昭德亦爲内史，執權用事，欽望與同時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并委曲從之。證聖元年，昭德坐事左遷涪陵尉，則天以欽望等不能執正，又爲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欽望附會昭德，罔上附下，乃左遷欽望爲趙州刺

豆盧欽望，武則天時多次升任爲司賓卿。長壽二年，接替宗秦客任内史。當時李昭德也任内史，執政當權，豆盧欽望和當時的宰相韋巨源、陸元方、蘇味道、杜景儉等都刻意順從他。證聖元年，李昭德因事獲罪被降職授涪陵尉，武則天因爲豆盧欽望等人不能剛正不阿，又因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彈奏豆盧欽望依附李昭德，欺上瞞下，於是降職授豆盧欽望爲趙州刺史，韋巨源從右丞

史，韋巨源自右丞爲鄜州刺史，陸元方自秋官侍郎爲綏州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爲集州刺史。其年，欽望入爲司禮卿，遷秋官尚書，封芮國公。出爲河北道宣勞使。俄而盧陵王復爲皇太子，以欽望爲皇太子宮尹。聖曆二年，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尋授太子賓客，停知政事。

降爲鄜州刺史，陸元方從秋官侍郎降爲綏州刺史，蘇味道自鳳閣侍郎降爲集州刺史。這一年，豆盧欽望被召入朝任司禮卿，升任秋官尚書，封芮國公。出任河北道宣勞使。不久盧陵王重登皇太子之位，命豆盧欽望任皇太子宮尹。聖曆二年，拜任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久授任太子賓客，停止主持政事。

中宗即位，以欽望宮僚舊臣，拜尚書左僕射，知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中書令、知兵部事、監修國史。欽望作相兩朝，前後十餘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皆專權驕縱，圖爲逆亂，欽望獨謹其身，不能有所匡正，以此獲譏於代。神龍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表請乞骸，不許。十一月卒，年八十餘。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謚曰元，賜東園秘器，陪葬乾陵。

中宗即位，因豆盧欽望是東宮舊臣，拜授他爲尚書左僕射，主持軍國重事，兼檢校安國相王府長史，兼任中書令、主管兵部事、監修國史。豆盧欽望任相兩朝，前後十多年，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父子都專權驕縱，圖謀叛逆，豆盧欽望謹慎自保，不能加以匡扶糾正，因而受到當代的指責。神龍二年，拜授開府儀同三司。景龍三年五月，上表請求辭官，皇上不許。十一月去世，終年八十餘歲。追贈司空、并州大都督，謚號叫元，賜給棺木，陪葬乾陵。

張光輔

則天時，宰相又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并有名績。

武則天時，宰相還有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人，都有名望和政績。

張光輔者，京兆人也。少明辯，有吏幹。累遷司農少卿、文昌右丞。以討平越王 貞之功，拜鳳閣侍郎，知政事。永昌元年，遷納言，旬日，又拜内史，皆有能名。其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坐與徐敬業弟敬真陰相交結，敬真自流所繡州逃歸，將北投突厥，引虜入寇。途經洛下，嗣業、嗣明二人給其衣糧而遣之。行至定州，爲人所覺。嗣業於獄中自縊死。嗣明與敬真多引海内相識，冀緩其死。嗣明稱光輔征豫州日，私説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光輔由是被誅，家口籍没。

張光輔，是京兆人。年輕時聰明善辯，有吏治才幹。多次升任爲司農少卿、文昌右丞。因討伐平定越王 李貞有功，拜任鳳閣侍郎，主持政事。永昌元年，升任納言，十天後，又拜任内史，在任都有能幹的名聲。這一年，洛州司馬房嗣業、洛陽令張嗣明因與徐敬業之弟徐敬真暗中勾結而獲罪，徐敬真私自從流放之地繡州逃回，打算向北投奔突厥，勾引外族入侵。路經洛下，房嗣業、張嗣明二人提供衣糧送他離開。行到定州，被人發覺。房嗣業在獄中自縊而死。張嗣明和徐敬真廣泛招供海内相識之人，希望能延緩死刑。張嗣明供稱張光輔征伐豫州時，私下談論圖讖天文，暗中首鼠兩端，左右觀望來觀察成敗。張光輔因此被殺，家屬被抄没入官。

史務滋

史務滋者，宣州 溧陽人。累至

史務滋，是宣州 溧陽人。多次升官做到内

内史。天授中，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渠州刺史行瑜、尚衣奉御行感，并兄子左鷹揚將軍虔通，并爲侍御史來子珣誣以謀反誅。又於盱眙毁其父左監門大將軍伯英棺柩。初，務滋素與行感周密，意欲寢其反狀。則天怒，令俊臣鞫之，務滋恐被陷刑，乃自殺。

史。天授年間，雅州刺史劉行實及弟弟渠州刺史劉行瑜、尚衣奉御劉行感，加上哥哥的兒子左鷹揚將軍劉虔通，都被侍御史來子珣以謀反罪誣陷而遭殺害。又在盱眙搗毁其父左監門大將軍劉伯英的棺柩。起初，史務滋平素和劉行感關係親密，打算壓下謀反一案。武則天大怒，令來俊臣審訊，史務滋擔心身受酷刑，於是自殺。

崔元綜

崔元綜者，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黄門侍郎、鴻臚卿。

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葷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

崔元綜，是鄭州新鄭人。祖父名君肅，武德年間任黄門侍郎、鴻臚卿。

崔元綜，天授年間多次轉官擔任秋官侍郎。長壽元年，升任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省上班，總是從早到晚衣冠整齊，從不休息。喜好潔净注重小節，二十多年不吃辛辣。雖然外貌恭謹忠厚，然而内心十分刻薄，每次奉旨審理案件，必定吹毛求疵，致人於死罪。爲這個緣故人們大多畏懼而鄙視他。第二年，犯罪被流放到振州，朝野之人無不稱賀。不久遇赦返回，又拜任監察御史。中宗時，多次升官做了尚書左丞、蒲州刺史，因年老有病請求辭官。晚年愛好攝養導引之術，九十多歲時去世。

周允元

周允元者，豫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延載初，累轉左肅政御史中丞，俄除鳳閣鸞臺平章事。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書傳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曰："聞此言足以爲誡，豈特將爲過耶？"證聖元年卒，贈貝州刺史。則天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周允元，是豫州人。二十歲時考中進士科。延載初年，多次轉官任左肅政御史中丞，不久授任鳳閣鸞臺平章事。曾和衆宰相侍宴，武則天令他們各自講述書傳中的佳言。周允元説："耻其君主不如堯、舜。"武三思認爲這句話有所影射，舉出來加以駁斥。武則天説："聽到此言足以爲誡，豈能當做過錯呢？"證聖元年去世，追贈貝州刺史。武則天作七言詩來追悼他，又親筆寫出，時人認爲榮耀。

史官曰：王及善在孝敬東宫，誠能奉職。當俊臣下獄，力諫除凶，是憂濫及賢良，而欲明彰羽翼，興復之志，不謂無心。杜景儉五刑有濫，濟活爲心，四氣不和，歸罪在己，則天謂曰"真宰相"，然奈柔順李昭德，

史官曰：王及善在孝敬皇帝的東宫任職，確實能忠於職守。當來俊臣被下到獄中，他極力進諫鏟除元凶，這是有感於酷刑濫及賢良，并且想彰明羽翼，興復唐室之志，不能説是無心。杜景儉認爲五刑濫施，以救濟存活爲念，四時節氣不合，便把罪過歸到自己頭上，武則天稱他爲"真

不無吐剛之過也。朱敬則文學有稱，節行無愧，諫諍果决，推擇精真，苟非洞鑒古今，深識王霸，何由立其高論哉，惜乎相不得時矣。楊再思佞而取貴，苟以全身，掩不善而自欺，謂無十目十手也。李懷遠名不苟於假蔭，貴不衒於故鄉，無改陋居，常乘劣駟，亦一時之善矣，然匪躬之道，未之聞也。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無小善，登于大用，可謂具臣。

宰相”，然而却因過分聽命於李昭德，不無欺軟怕硬的罪名。朱敬則以文學著稱，氣節品行無愧，諫諍果敢堅決，推理論證精深，如果不是洞察古今，深識王霸之道，哪能創立如此的高論呢，可惜任相不逢時機。楊再思靠諂媚阿諛而取得富貴，以苟且來保全自身，掩藏不善而自欺欺人，自以爲能避人耳目。李懷遠注重名節而不願藉人祖上功勛，富貴時不在故鄉炫耀，不改建破舊的住宅，經常乘坐劣馬，也是一時的美德，然而盡忠不顧生命之道，没有聽説。豆盧欽望、張光輔、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等人，或有片言可采，不是没有小善，至於任相大用，可以説是不稱職守。

贊曰：及善奉職，非無智力。景儉當權，不謂不賢。雄文高節，少連爲絶。守道安貧，懷遠當仁。欽望之屬，片善何足。諂媚再思，祇宜遄速。

贊曰：王及善忠於職守，不是没有智力。杜景儉當權執政，不能説是不賢。雄文高節，朱少連無與倫比。守道安貧，李懷遠當仁不讓。豆盧欽望之流，小善何足挂齒。楊再思爲人諂媚，正該很快敗亡。

舊唐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桓彦範　敬暉　崔玄暐　張柬之　袁恕己

桓彦範

桓彦範，潤州曲阿人也。祖法嗣，雍王府諮議參軍、弘文館學士。

彦範慷慨俊爽，少以門蔭調補右翊衛。聖曆初，累除司衛寺主簿。納言狄仁傑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

長安三年，歷遷御史中丞。四年，轉司刑少卿。時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弘泰占己有天分，御史中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則天不許。彦範上疏曰：

> 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恩寵，自宜粉骨碎肌，以答殊造，豈得苞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不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不敗則候時爲逆。此乃奸臣詭計，疑惑聖心，今果遂其所謀，陛下何忍不察？若昌宗措此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泰往還，尚令修福，復擬禳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況經兩度事

桓彦範，潤州曲阿人。祖父桓法嗣，任雍王府諮議參軍、弘文館學士。

桓彦範慷慨豪爽，年輕時因家門的庇蔭調補右翊衛。聖曆初年，幾次授任司衛寺主簿。納言狄仁傑對他特別以禮相待，曾對他説："像你這樣有才識的人，必定能有遠大的前程。"不久升任監察御史。

長安三年，桓彦範歷任御史中丞。四年，改任司刑少卿。當時司僕卿張昌宗因令術人李弘泰占卜自己有天分而獲罪，御史中丞宋璟請求把他押進制獄中，徹底審理他的罪狀，武則天不允許。桓彦範遞上奏章説：

> 張昌宗無德無才，枉受恩惠寵愛，自然應當粉身碎骨，以報答皇帝特意的栽培，怎能包藏禍心，搞這種占相？陛下因爲栽培的恩情已久，不忍心先用刑罰；張昌宗因爲叛亂的罪過很多，自己招致了災禍。這是皇天降怒，不祇是陛下有意懲罰。違背天意是不吉祥的，乞望陛下裁斷抉擇。推究他上奏章的目的，是爲了防備事情敗露，事情敗露了便説已經上了奏章，没有敗露就等候時機作亂。這是奸臣的詭計，以此來疑惑聖上的心，今天果然實行他的陰謀，陛下爲什麼容忍姑息而不細察？如果張昌宗放棄這一占相，上奏後就不應再與李弘泰往來，却還是讓李弘泰求神乞福，又舉行除災去邪的祭祀，這便是一心要實現目的，根本没有悔過

彰，天恩并垂捨宥，昌宗自爲得計，人亦以爲應運，即不勞兵甲，天下皆從，萬方譏之，以爲陛下縱成其亂也。君在，臣圖天分，是爲逆臣，不誅，社稷亡矣。伏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

的心意。即使他已經上奏，情理實在難以寬恕，這種罪行都可以免除，誰還可以受到刑罰？何況已經有兩次明顯的舉動，天恩都降下了擱置和寬宥，張昌宗自以爲得計，人們也認爲順應天運，即不用煩勞干戈，天下都順從他，四方的人譏諷此事，認爲是陛下縱容促成他的叛亂。君主在，臣子圖謀天分，這是叛逆之臣，不懲處，國家就要滅亡了。請求交付鸞臺鳳閣三司徹底審訊他的罪行。

疏奏不報。時又内史李嶠等奏稱："往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鞫訊决斷，刑獄至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興、丘勣、來俊臣所劾破家者，并請雪免。"彥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以後得罪人，除揚、豫、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彥範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色無懼，争之愈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奏章遞上皇帝没有答覆。當時又有内史李嶠等上奏説："以往正值改朝换代的時候，叛逆的人很多，審訊判决，刑獄十分嚴厲，刻毒冷酷的官吏，任意施行殘暴的刑法。那些被周興、丘勣、來俊臣所彈劾而家破人亡的，都請求昭雪免罪。"桓彥範又上奏請求自文明元年以後獲罪的人，除揚、豫、博三州以及那些謀反的罪魁禍首，全部赦免。桓彥範先後十次上表，辭意激烈懇切，到這時纔被皇帝采納。桓彥範每次進上奏議，如果遇到皇上責問，他言辭氣色毫不畏懼，争論愈加激烈。他又曾對親近的人説："如今我已經掌管刑法，關係到人的性命，决不能順從旨意欺詐不實，而苟且求得避免禍患。"

是歲冬，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閤侍疾，潜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桓彥範及中臺右丞敬暉等建策將誅之。柬之遽引彥範及暉并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共圖其事。時皇太子每於北門起居，彥範與暉因得謁見，密陳其計，太子從之。

這年冬天，武則天有病，張易之與弟弟張昌宗進入宫内侍候，暗中圖謀叛亂。鳳閣侍郎張柬之與桓彥範以及中臺右丞敬暉等人决策要誅殺他們。張柬之立即引用桓彥範及敬暉一同任左右羽林將軍，把禁兵交付給他們，共同謀劃這事。當時皇太子常在北門居住，桓彥範與敬暉因此得以謁見太子，秘密陳述這項計策，太子同意。

神龍元年正月，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五百餘人討易之、昌宗於宫中，令李湛、李多祚就東宫迎皇太子。兵至玄武門，彥範等奉太子斬關而入，兵士大噪。時則天在迎仙宫之集仙殿。斬易之、昌宗於廊下，并就第斬其兄汴州刺史昌期、司禮少卿同休，并梟首於天津橋南。士庶見

神龍元年正月，桓彥範與敬暉及左羽林將軍李湛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楊元琰、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率左右羽林兵及千騎營五百餘人前往宫中討伐張易之、張昌宗，命令李湛、李多祚去東宫迎接皇太子。軍隊來到玄武門，桓彥範等簇擁着太子破門而入，兵士大聲喧叫呼喊。這時武則天正在迎仙宫的集仙殿。張易之、張昌宗被斬殺在廊下，又前往張家宅第斬殺了他們的哥哥汴州刺史張昌期、司禮少卿張同休，在天津橋南一齊懸首示衆。士人百姓看到後，没有不歡呼慶賀

者，莫不歡叫相賀，或臠割其肉，一夕都盡。明日，太子即位，彦範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拜納言，賜勛上柱國，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又改爲侍中，從新令也。

彦範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妺喜，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預聞政事。臣愚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破國亡身，傾輈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由是古人譬以'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預外朝，專在中宫，聿修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托佛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抑嘗聞興化致理，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之罪，不殊於此也，若不急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實願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敕授方術人鄭普思秘書監，葉净能國子祭酒，彦範苦言其不可。帝曰："既要用之，無容便止。"彦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遽下制云：'軍國政化，皆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魏徵、

的，有人一塊一塊分割他們的肉，一夜之間全部割光。第二天，太子即位，桓彦範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拜授納言，賜勛上柱國，封爵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又依照新令改任侍中。

桓彦範曾上表章論述時政數條，其大略説："從前孔子評論《詩》，把《關雎》作爲國風的開端，説后妃是人倫的根本，治亂的開端。因此娥皇、女英下嫁而虞舜之道興盛，太任、太姒出嫁而姬氏宗族昌盛。夏桀逃奔南巢，災禍起於妺喜，魯桓公亡國，是因爲被齊國美女迷惑。臣看到陛下每次臨朝聽政，皇后總要遮掩帷幔坐在殿上，參預聽聞政事。愚臣歷數列位君主，詳細探求前代，帝王中有與婦人謀劃政事的，没有不破國亡身、中途相繼翻車的。况且使陰壓陽，是違背天理的；使婦人凌駕丈夫，是違背人倫的。違背天理不吉祥，違背人倫不道義。於是古人譬喻爲'母鷄報曉，必定家破'。《周易》説'没有危險破敗，妻子在家做飯'，是説婦人不能參預國家政事。乞請陛下閲讀古人言論，明察古人旨意，上以國家爲重，下以百姓爲念。應當使皇后不要前往正殿，干預外朝，一心在中宫，修養婦女禮教，便能鞏固基業，使帝位永存。"又説："臣聽説京城喧囂，道路紛擾，人們都議論胡僧慧範假托佛教，欺騙蠱惑后妃，因而他能出入後宫，撓亂時政。陛下又輕裝騎馬便衣出行，屢次幸臨他的居室，上下過分親昵有損尊嚴。臣又曾聽説振興教化達到治理，必須通過揚善；國家康盛百姓安寧，没有比棄惡更重大。因此孔子説：'依靠邪門歪道來亂政的殺，假藉鬼神來害人的殺。'如今慧範的罪過，正與此相同，如果不趕快誅殺，必然産生變亂。除惡在於根本，去邪不可遲疑，誠願陛下明鑒，早加裁斷抑制。"表章奏上未被采納。當時有皇上親筆手令直接授任方術人鄭普思爲秘書監，任葉净能爲國子祭酒，桓彦範苦苦勸説這樣不行。皇上説："已經任用了他們，不能馬上又廢止。"桓彦範又對答説："陛下一登上皇帝寶座，就下詔説：'國政軍務政治教化，都依據貞觀時的典章制度。'過去貞觀年

虞世南、顏師古爲秘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踪前烈？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納。

間曾使魏徵、虞世南、顏師古任秘書監，孔穎達任國子祭酒。至於鄭普思等是方伎凡俗之流，怎麽能够與前賢并列？臣惟恐衆人議論説陛下任官不選擇才能，隨意把官職加授給自己所偏愛的人。希望陛下略加謹慎選擇。”皇上最終没有采納他的意見。

時韋皇后既干朝政，德静郡王武三思又居中用事，以則天爲彦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慮彦範等漸除武氏，乃先事圖之。皇后韋氏既雅爲帝所信寵，言無不從，三思又私通於韋氏，乃日夕譖毁彦範等。帝竟用三思計，進封彦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王、張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暐爲博陵郡王、袁恕己爲南陽郡王，并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彦範仍賜姓韋氏，令與皇后同屬籍，仍賜雜綵、錦綉、金銀、鞍馬等。雖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易州刺史趙履温者，即彦範之妻兄也，彦範誅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温共謀其事，於是召拜司農少卿。履温德之，乃以二婢遺彦範。及彦範罷知政事，履温又脅奪其婢，大爲時論所譏。尋出爲洺州刺史，轉濠州刺史。

當時韋皇后已插手干預朝政，德静郡王武三思又在朝中掌權，因武則天被桓彦範等人廢除，他時常深懷怨憤，又擔心桓彦範等會逐漸排斥武氏，便要先下手謀劃除掉桓彦範等。皇后韋氏平常早已贏得皇帝的寵信，她的話皇帝無不依從，武三思又與韋氏私通，便日夜譖毁桓彦範等人。皇帝終於聽用了武三思的計謀，進封桓彦範爲扶陽郡王、敬暉爲平陽郡王、張柬之爲漢陽郡王、崔玄暐爲博陵郡王、袁恕己爲南陽郡王，并加特進，下令免去宰相。桓彦範又被賜姓韋氏，令與皇后爲同一家族，還賜給雜綵、錦綉、金銀、鞍馬等。雖然外表顯示地位優越崇高，而實際是剥奪了權力。易州刺史趙履温，是桓彦範的妻兄，桓彦範誅殺了張易之以後，上奏説事先與趙履温一同謀劃過這事，於是召入趙履温拜授司農少卿。趙履温感恩戴德，便將兩個婢女贈送給桓彦範。等到桓彦範免去宰相，趙履温又脅迫奪回那兩個婢女，大爲當時的議論所譏刺。不久桓彦範出任洺州刺史，改任濠州刺史。

二年，光禄卿、駙馬都尉王同皎以武三思與韋氏奸通，潛謀誅之。事泄，爲三思誣構，言同皎將廢皇后韋氏，彦範等通知其情。乃貶彦範爲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己竇州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并仍令長任，勛封并削。彦範仍復其本姓桓氏。

二年，光禄卿、駙馬都尉王同皎因爲武三思與韋氏通奸，暗中謀劃要誅殺他們。事情泄露，被武三思誣陷獲罪，説王同皎將要廢皇后韋氏，桓彦範等人都事先知曉此事真情。於是貶桓彦範爲瀧州司馬、敬暉爲崖州司馬、袁恕己爲竇州司馬、崔玄暐爲白州司馬、張柬之爲新州司馬，并且命令長任此職，勛官封爵一并削奪。桓彦範仍舊恢復他的本姓爲桓氏。

是歲秋，武三思又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彦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教人密爲此榜。雖托廢后爲名，實有危

這年秋天，武三思又暗中讓人寫下皇后的醜惡行爲，張貼在天津橋，請求加以廢黜。中宗聽説後大怒，命令御史大夫李承嘉追查此人。李承嘉迎合武三思的旨意，上奏説：“是桓彦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等指使人暗中擬寫了這張布告。雖然以假托廢除皇后爲名義，實際

君之計，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既未經鞫問，不可即肆誅夷，請差御史按罪，待至，準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祇合據敕斷罪，不可別俟推鞫，請并處斬籍没。"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人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州，張柬之於瀧州，袁恕己於環州，崔玄暐於古州，并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瑞錦被一張。擢拜裴談爲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爲聞喜令。三思俄又諷節愍太子抗表請夷彥範等三族。中宗以既有前命，不依其請。三思猶慮彥範等重被進用，又納中書舍人崔湜之計，特令湜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攝右臺侍御史，就嶺外并矯制殺之。彥範赴流所，行至貴州，利貞遇之於途，乃令左右執縛，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時年五十四。

睿宗即位，延和元年，并追復其官爵，仍特還其子孫實封二百户。玄宗即位，開元六年，詔曰："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業。故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等，并德惟神降，材與運生，道協台岳，名書讖緯。寅亮帝載，勤勞王家，參復禹之元謀，奉升唐之景命。雖殂謝既久，而勳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想旂常而增感。緬遵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登于明堂，克申從祀之儀，式茂疇庸

上是危害君主的陰謀，請求加以滅族。"皇帝下詔依准李承嘉的奏章。大理丞李朝隱堅持上奏説："敬暉等人既然没經過審問，那就不可立即隨意誅殺，請派御史審察罪行，等御史到來，依照法律處分。"大理卿裴談上奏説："敬暉等人祇應當依據敕令判罪，不可另外等待御史審問，請求將他們全部處死并没收家財。"中宗采納了他的奏議，又因爲桓彥範等五人曾經被賜給鐵券，允許不判死罪，便長期流放桓彥範在瀼州，敬暉在崖州，張柬之在瀧州，袁恕己在環州，崔玄暐在古州，并且終身禁錮，他們的子弟年齡在十六歲以上的也流放到嶺外。提拔李承嘉爲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别賜給李承嘉綵物五百段、瑞錦被一張。提升裴談任刑部尚書，貶李朝隱爲聞喜令。武三思不久又婉言勸説節愍太子上表直言請求滅絶桓彥範等人三族。中宗認爲已經有成命在先，就没有同意這個請求。武三思仍然憂慮桓彥範等人會被重新任用，又采納了中書舍人崔湜的計謀，特令崔湜的表兄嘉州司馬周利貞代理右臺侍御史，前往嶺外假托朝命執行斬刑。桓彥範前往流放地，走到貴州時，周利貞與他在途中相遇，便令左右捆綁桓彥範，將他拖在竹槎上，皮肉磨盡露出骨頭，然後用亂棍打死，終年五十四歲。

睿宗即位，延和元年，追認恢復了桓彥範的官爵，又特别還給他的子孫實封二百户。玄宗即位，開元六年，下詔説："皇朝創建，必有輔佐忠臣；國運多艱，依靠忠臣籌劃大業。已故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玄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等，他們的品德如神人降世，材器應時運而生，道藝與宰相的職位相配，姓名寫在讖緯的書中。恭敬信奉帝業，爲王室勤苦操勞，參與復興禹治九州的大計，輔助昌盛大唐基業的天命。雖然謝世已久，功績更加顯揚，撫摸彝鼎而思念功德，想見旌旗而倍增感慨。效法舊制，表彰美德，使他們名列宗廟，譽享明堂，表明陪同祭祀的儀制，光大酬報功勞的典章。一并可以在中宗孝和皇帝的

之典。并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其子弟咸加收擢。”建中元年，重贈司徒。

廟庭立位配享，他們的子弟一概加以提拔任官。”建中元年，又追贈桓彦範爲司徒。

敬暉

敬暉，絳州太平人也。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累除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由是人吏咸歌咏之。再遷夏官侍郎，出爲泰州刺史。大足元年，遷洛州長史。天后幸長安，令暉知副留守事。在職以清幹著聞，璽書勞勉，賜物百段。長安三年，拜中臺右丞，加銀青光禄大夫。

敬暉，絳州太平人。二十歲考中明經科。聖曆初年，幾次遷任衛州刺史。當時河北新近有突厥的騷擾，正值收穫時節却不停地修築城池，敬暉一上任就説：“金城湯池没有糧食便不能固守，豈有放棄收穫而去修築城郭的道理呢?”下令全部停工解散役夫，爲此百姓與官吏無不歌功頌德。敬暉又升任夏官侍郎，出任泰州刺史。大足元年，升任洛州長史。天后巡幸長安，命令敬暉知副留守事。敬暉在職期間以清廉能幹聞名，皇帝下璽書慰勞勉勵，賜給他素帛百段。長安三年，拜授中臺右丞，加授銀青光禄大夫。

神龍元年，轉右羽林將軍。以誅張易之、昌宗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擢拜侍中，賜爵平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户。尋進封齊國公。天后崩，遺制加實封通前滿七百户。暉等以唐室中興，武氏諸王咸宜降爵，上章論奏，於是諸武降爲公。武三思益怒，乃諷帝陽尊暉等爲郡王，罷知政事。仍賜鐵券，恕十死，朔望趨朝。

神龍元年，敬暉改任右羽林將軍。因爲誅殺張易之、張昌宗有功，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升任侍中，賜爵平陽郡公，享有實封五百户。不久進封齊國公。天后去世，遺詔加實封連同以前的共七百户。敬暉等認爲唐室中興，武氏諸王都應當降爵，便上奏論説，於是諸武降爵爲公。武三思對敬暉等人更加懷恨，便婉言勸説皇帝表面上尊敬暉等人爲郡王，免去他們的宰相。并賜給鐵券，免恕十次死罪，初一、十五入朝謁見。

初，暉與彦範等誅張易之兄弟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暉曰：“二凶雖除，產、禄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匡正王室，以安天下。”暉與張柬之屢陳不可，乃止。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宫中，内行相事，反易國政，爲天下所患，時議以此歸咎於暉。暉等既失政柄，受制於三思，暉每推床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嘆曰：“主上疇昔爲英王時，素稱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耳。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當初，敬暉與桓彦範等人誅殺張易之兄弟後，洛州長史薛季昶對敬暉説：“二凶雖已除掉，吕產、吕禄那樣的人還在，請求趁勢誅殺武三思之類，匡正王室，安定天下。”敬暉與張柬之屢次陳説不可以這麽做，於是作罷。薛季昶嘆息道：“我不知要死在哪裏了。”第二天，武三思依靠韋后的幫助，潛入宫中，暗中操持宰相權力，改變國政，成爲天下的憂患，當時議論都把過錯歸在敬暉身上。敬暉等人失去宰相權力後，受到武三思的制約，敬暉經常捶着床感嘆惋惜，有時彈指出血。張柬之嘆息説：“皇上過去做英王時，一貫有勇烈的名聲，我留下諸武，是希望皇上親自誅殺他們罷了。如今事勢已去，後悔又有什麽辦法呢。”

三思既深憤惋，以許州司功參軍

武三思既然十分懷恨在心，又因爲許州司功

鄭愔素被暉等廢黜，因令上表陳其罪狀。中宗詔曰："則天大聖皇后，往以憂勞不豫，凶竪弄權。暉等因興甲兵，剗除妖孽，朕録其勞效，備極寵勞。自謂勛高一時，遂欲權傾四海，擅作威福，輕侮國章，悖道棄義，莫斯之甚。然收其薄效，猶爲隱忍，錫其郡王之重，優以特進之榮。不謂谿壑之志，殊難盈滿，既失大權，多懷怨望。乃與王同皎窺覘内禁，潜相謀結，更欲權兵絳闕，圖廢椒宫，險迹醜辭，驚視駭聽。屬以帝圖伊始，務静狴牢，所以久爲含容，未能暴諸遐邇。自同皎伏法，釁迹彌彰，倘若無其發明，何以懲兹悖亂？迹其巨逆，合置嚴誅。緣其昔立微功，所以特從寬宥，咸宜貶降，出佐遐藩。暉可崖州司馬，柬之可新州司馬，恕己可竇州司馬，玄暐可白州司馬，并員外置。"暉到崖州，竟爲周利貞所殺。睿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贈暉秦州都督，謚曰肅愍。建中初，重贈太尉。

曾孫元膺，開成三年，自試太子通事舍人爲河南縣丞。

參軍鄭愔往常被敬暉等人廢黜，便讓他上表陳奏敬暉的罪狀。中宗下詔説："則天大聖皇后，往日因憂勞成疾，小人弄權。敬暉等人於是興兵，鏟除妖孽。朕記録他們的功勞，極其寵愛優待。可他們自認爲功勛高於當時，便想權傾四海，擅自作威作福，輕蔑國家典法令章，背道棄義，無過於此。但是因爲他們曾建立薄功，朕仍然克制忍耐，賜給他們郡王的重任，優待他們特進的榮譽。誰知溪谷溝壑般的欲望，很難滿足，他們失去大權以後，深懷怨恨。便與王同皎窺探宫禁，密謀勾結，又想陳兵宫門，企圖廢黜皇后，險惡言行，駭人視聽。適值帝業剛剛開始，務在清理牢獄，所以長久包容他們的陰謀，没有在朝廷内外揭露他們的罪行。自從王同皎伏法，動亂的迹象更加明顯，倘若不能彰昭他們的罪狀，怎能懲罰這一惑亂？追究他們的大逆行爲，應予嚴懲。衹因他們昔日立過一些功勞，所以特别給予寬恕，應使他們貶斥降職，出外到邊遠州郡任僚佐。敬暉可任崖州司馬，張柬之可任新州司馬，袁恕己可任竇州司馬，崔玄暐可任白州司馬，一并爲員外官。"敬暉到崖州，最終被周利貞所殺。睿宗即位，追復五王官爵，追贈敬暉秦州都督，謚號爲肅愍。建中初年，又追贈太尉。

敬暉的曾孫敬元膺，開成三年，從試太子通事舍人調任河南縣丞。

崔玄暐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爲胡蘇令。

本名曅，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爲玄暐。少有學行，深爲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官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禄俸餘資，誠亦善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父親崔行謹，任胡蘇令。

崔玄暐本來名叫曅，因爲字的下半部有武則天祖父的名諱，便改名爲玄暐。年輕時有學問操行，深爲叔父秘書監崔行功所器重。龍朔年間，參加明經科考試，幾次補任庫部員外郎。他的母親盧氏曾告誡他説："我聽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説：'兒子做官，有人來説他貧困不能生存，這是好消息。如果聽説他財物充足，穿輕裘騎肥馬，這是壞消息。'我常常敬重這話，認爲是正確的議論。常看見表親中做官的，把許多錢物交給父母，父母衹知道喜悦，始終不問這些錢物是從什麽地方得來的。確實是俸禄的節餘，倒也是

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别？縱無大咎，獨不内愧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今坐食禄俸，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

件好事。如果那是用不合理的手段得到的，這與盜賊又有什麽區别呢？即使没有大錯，自己能不問心有愧嗎？孟母不接受像魚鮓這樣小的饋贈，大概就是因爲這個緣故吧。你今天坐吃俸禄，得到的榮幸已經很多，如果不能忠誠清廉，怎麽能在世上站得住脚？孔子説：‘即使每天宰殺三牲來奉養父母，仍然是不孝順的。’又説：‘父母祇爲兒女的過失擔憂。’你要特别注意修身潔己，不要辜負了我的這番心意。”崔玄暐遵奉母親的教誨，以清廉謹慎被人們稱贊。不久授任天官郎中，升任鳳閣舍人。

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都絶請謁，頗爲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以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爲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三年，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没者數百家。玄暐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免。

長安元年，破格授任崔玄暐爲天官侍郎，常常堅定不移保持操守，杜絶一切請托告謁，很爲宰相所忌恨。崔玄暐改任文昌左丞。經過一個多月，武則天對他説：“自從卿改任官職以來，吏部出現許多罪過。甚至聽説屬吏竟然設齋宴慶賀，是想要肆意貪婪作惡罷了。今天要讓卿恢復舊任。”又授任崔玄暐天官侍郎，賜給雜綵七十段。三年，拜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升任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并依舊主持政事。先前，來俊臣、周興等誣陷善良臣子，企圖邀爵領賞，因此而没收家財的達到數百家。崔玄暐堅持陳奏這些冤案，武則天於是感悟，全部給予昭雪赦免。

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爲不軌，玄暐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暐弟昪時爲司刑少卿，又請置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宫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中宗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爲秘書監，玄暐切諫，竟不納。尋進爵爲王，賜實封四百户，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其後累被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建中初，贈太子太

武則天末年，宋璟上奏彈劾張昌宗圖謀不軌，崔玄暐也屢次發表正直言論，武則天便令司法部門公正裁決張昌宗的罪行。崔玄暐的弟弟崔昪當時任司刑少卿，又請求把張昌宗處以死罪。兄弟二人就是這樣篤守正道。這時，武則天有病，好幾個月不能召見宰相。等到武則天病情稍有好轉，崔玄暐上奏説：“皇太子、相王仁義明智孝悌友愛，完全可以親自侍候湯藥。宫禁事關重大，希望不要讓異姓人出入。”武則天説：“深領卿的厚意。”不久崔玄暐因參預誅殺張易之有功，升任中書令，封爲博陵郡公。中宗打算授任方術人鄭普思爲秘書監，崔玄暐懇切勸諫，最終没被采納。不久崔玄暐進升爵位爲王，賜實封四百户，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此後接連被貶官，授任白州司馬，在赴任的途中病

師。

玄暐與弟昇甚相友愛，諸子弟孤貧者，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爲當時所稱。昇，官至尚書左丞。玄暐少時頗屬詩賦，晚年以爲非己所長，乃不復構思，唯篤志經籍，述作爲事。所撰《行己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并行於代。

子璩，頗以文學知名，官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涣，自有傳。

曾孫郢，開成三年，自商州防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入爲監察御史。

死。建中初年，追贈太子太師。

崔玄暐與弟弟崔昇相互間非常友愛，各位子弟中有孤獨貧困的，崔玄暐都親自撫養教授，很爲當時人所稱贊。崔昇，官做到尚書左丞。崔玄暐年輕時很喜歡寫詩作賦，晚年認爲這不是自己所擅長的，便不再耗費心思，祇專心研究經籍，從事著述。他所撰寫的《行己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都流行於世。

崔玄暐的兒子崔璩，因爲博學頗爲知名，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崔璩的兒子崔涣，自己有傳。

崔玄暐的曾孫崔郢，開成三年，從商州防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召入任監察御史。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也。少補太學生，涉獵經史，尤好《三禮》，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進士擢第，累補青城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徵試，同時策者千餘人，柬之獨爲當時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年輕時補爲太學生，廣泛涉獵經史書籍，尤其喜好《三禮》，很受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的器重。考中進士科，幾次遷官後補任青城縣丞。永昌元年，徵召應考賢良方正科，同時對策應考的有一千多人，惟有張柬之當時考中第一名，被提升爲監察御史。

聖曆初，累遷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論駁之曰：

>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之内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

聖曆初年，張柬之幾次遷官後任鳳閣舍人。當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撰文說："三年服喪，共三十六月。"張柬之撰文批駁說：

> 三年服喪，二十五月，這是不可更改的典章。謹查考《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僖公去世。""文公二年冬天，公子遂前往齊國納幣成婚"。《左傳》稱作"禮"。杜預注解說："僖公服喪期結束在這一年的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的婚禮，行聘、納聘，都有玄纁、束帛，諸侯則稱之爲納幣。這是文公身爲太子時，已經開始了聘婚的禮儀往來。"所以《左傳》稱作禮。《公羊傳》說："納幣不記載，這裏爲什麼要記載？是要譴責服喪期間進行婚娶的事情。在三年之外婚娶有什麼可非議的？三年之内不能婚嫁。"何休注解說："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這年冬月不滿二十五月，納采、問

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書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唯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没，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册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

名、納吉，都在三年之内，所以譴責。”何休認爲僖公十二月去世，到這年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不够二十五月，是不滿三年而娶婚。依照《春秋經》記載“十二月乙巳僖公去世”，杜預用《長曆》推算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不是十二月，寫作十二月，是《春秋經》錯了。“文公元年四月，安葬我君主僖公”，《左傳》説“緩”。諸侯五月下葬，如果是十二月去世，即是五月，不能説緩。明知是十一月去世，所以注解僖公服喪期結束在這一年，到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因此《左傳》稱作“禮”。由此推算，杜預的考校，哪裏是公羊所能相比的，何況左丘明又是親自從仲尼那裏學習的《春秋經》呢？而且左氏與公羊二《傳》的何休、杜預所争，衹是争一個月，不是争一年。可見二十五月免除喪禮，從來没有改變。這就是《春秋》三年服喪，是二十五月的明證。《尚書·伊訓》説：“成湯已逝，太甲元年，這元年十二月，伊尹祭祀先王，奉陪嗣王太甲恭敬祭奠其祖王。”孔安國注解説：“湯於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是一周年小祭，三年十一月是兩周年大祭。因此《太甲》中篇説：“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持禮服奉陪嗣王回到亳。”可見十一月爲大祭，到十二月初一，爲嗣王穿戴禮服行吉禮回到亳。這就是孔安國説“湯元年十一月”的明證。《顧命》上説：“四月始生魄，王不樂”，是四月十六日。“次日乙丑，王去世”，是十七日。“丁卯，命史官作册書定法度”，是十九日。“經過七日癸酉，召公、畢公二位伯相命士人置備棺材”，是四月二十五日。則從成王崩到康王穿上麻冕黼裳的禮服，中間有十日，康王便開始祭奠宗廟。可知湯去世在十一月，從停靈到入棺完畢，便到了十二月，恭敬地祭奠祖王。《顧命》説祭奠宗廟完畢，諸侯出廟門等候，《伊訓》説“恭敬祭奠祖王，各位侯王甸王及王后都在”，則天子去世與祭奠宗廟，殷、周的禮儀相同。

殯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并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别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問傳》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并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蒼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并相符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嘆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

這裏周承襲殷禮，增減改革可以比知。不應在元年以前，又另有一年，這是《尚書》三年服喪，二十五月的明證。《禮記·三年問》說：“三年服喪，二十五月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喪之所以到此結束，難道不是送終總有止，再生總有時的原因嗎？”又《喪服四制》說：“變易要合時宜，所以大祭彈素琴，是告知人們服喪結束。”又《問傳》說：“一年小祭，食菜果。又一年大祭，有醋醬。到二十五月的所謂中月舉行除服禫祭，食酒肉。”又《喪服小記》說：“再年之喪，三年。期年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季。五月之喪，二季。三月之喪，一季。”這是《禮記》三年服喪，二十五月的明證。《儀禮·士虞禮》說：“一年小祭。又一年大祭。到二十五月的所謂中月禫祭除服，這個月舉行吉祭之禮。”這種禮是周公制訂的，所以這是《儀禮》三年服喪，二十五月的明證。這四則明證，都是禮經的正文，有的是周公所制定，有的是仲尼所闡述，您怎能因爲《禮記》是戴聖修訂的，便要排斥詆毀？漢初高堂生傳授的《禮》，已經不够周詳完備。漢宣帝時少傅后蒼依據從淹中孔宅壁中發現的五十六篇寫成《曲臺記》，用來傳授給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與《禮記》正經和孫卿的記述相比照，完全符合，從而刊立在學校，至今年代已經很久了。現在無端編造異説，根本没有依據，令人深深嘆息。二十五月之説，出自先儒的考校，惟有鄭康成注釋《儀禮》“中月而禫祭”，認爲“中月的意思是間隔一月，從死亡到禫祭共二十七月”。又解釋禫説：“禫是表示泊泊然平安的意思。”如今都通用二十七月恢復正常，便是依據鄭玄的議論。間隔一月進入禫祭，而禫祭時已經除去喪服恢復了正常，因此二十五月就已是免除服喪了。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注釋意義本來相同。臣自認爲子女對於父母的喪亡，有終身的痛苦，創傷大的哀思的日子就長，痛楚

云："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月復常，從鄭議也。逾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爲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棄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期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己也。若孔、鄭、何、杜之徒，并命代挺生，範模來裔，宫墻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虚肆莠言，請所有掎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深的安愈的時間就遲，怎能祇憑歲月來規定呢？所以練服而悲感激動的人，大概正是悲痛思慕的心懷還没有平息，而捶胸頓足的哀極之情已經過去；祭奠而眉目安然的人，大概正是哀苦傷心的痛楚已經結束，而孤獨邈遠的思念更加涌起。這都是由感情所導致，豈能是外表所能表現的。因此《禮記》説：三年服喪，情義短暫，先王立下適宜常行的喪制，以此形成禮文儀節。於是小祭大祭便穿戴白衣素飾，禫祭便除去喪服什麽也不佩戴了。如今您將要曲從人情忘棄禮儀，實在荒謬背理。脱去縗麻之服，穿上錦綉之衣，奉行仁義的人，都不忍心，但是被禮儀約束，無可奈何。所以仲由也不能超越禮制爲姐姐服喪，孔鯉也不能超越期限爲母親祭哭。這怎能説是不再懷念，全是因爲懼怕禮教的逼迫罷了。孔子、鄭玄、何休、杜預之輩，無不在當代秀異突出，爲後人樹立模範，宫墻高大學識深博，很不容易探求。但祇要不停地深入研究，自然可以漸入勝境，怎能終年勞苦，空獲惡言？請所有指摘挑剔先儒的人，希望他能及時更改自己的觀念。

時人以柬之所駁，頗合於禮典。

當時人們認爲張柬之的駁論，很符合禮典。

是歲，突厥默啜表言有女請和親，則天盛意許之，欲令淮陽郡王延秀娶之。柬之奏曰："自古無天子求娶夷狄女以配中國王者。"表入，頗忤其旨。神功初，出爲合州刺史，尋轉蜀州刺史。舊例，每歲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鎮守，路越山險，死者甚多。柬之表論其弊曰：

這一年，突厥默啜上表請求爲女兒和親，武則天欣然同意，想讓淮陽郡王武延秀娶親。張柬之上奏説："自古以來没有過天子請求將夷狄女子許配給中原王爺的。"奏表遞入，很不合武則天旨意。神功初年，張柬之出任合州刺史，不久改任蜀州刺史。依照舊的慣例，每年派遣五百名兵士去鎮守姚州，路遠山險，死的士兵很多。張柬之上表談論其中的弊病説：

臣竊按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絶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來，洎於後漢，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

臣自認爲姚州是古哀牢的舊國。地僻荒遠，山高水深，自有人類以來，直到後漢，不與中原交往。前漢唐蒙開闢夜郎、滇、筰郡國，而哀牢不願附屬。到光武帝末年，

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進貢歲時不闕。劉備據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備死，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搜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自亮南征之後，國以富饒，甲兵充足。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昔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之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兵鎮守。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大意以置官夷漢雜居，猜嫌必起；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紀綱，自然安定。臣竊以亮之此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所置之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伎。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剥，貪叨劫掠，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遣

他們開始請求內附，漢朝設置了永昌郡來統管，於是收納他們的鹽布氈罽等賦稅，使中原受益。哀牢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異寶，每年每季進貢不停。劉備占據巴蜀，常常面臨着兵甲不能充足的困境。劉備死後，諸葛亮五月渡過瀘水，收納哀牢國的金銀鹽布來充實軍需，命令張伯岐挑選精壯兵士搜尋兵甲來增强武器裝備。所以《蜀志》説自從諸葛亮南征之後，國家因此富饒，甲兵因此充足。由此説來，則前代設郡，利益極大。現在鹽布賦稅不再供給，珍奇貢品不再奉獻，戈戟不能充實給養軍隊，貨幣不能輸納供給大國，却要耗盡國庫，驅迫百姓，役守蠻夷之地，傷亡慘重，臣深爲國家嘆惜。從前漢朝因爲得到利益已多，翻越博南山，跨涉蘭倉水，又設置了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怨恨，出征人作歌唱道："歷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大概正是譏諷漢朝貪圖珍奇鹽布的利益，而驅使他們因蠻夷的事情去出征。漢朝獲得了利益，人們尚且怨恨而歌。如今耗減國家儲蓄，費用日益擴大，却使得陛下的百姓棄尸草野之中，骸骨不能還鄉，老母幼子，在千里之外哀號祭望。對國家没有絲毫利益，使百姓遭受終身痛苦。臣私下爲國家悲痛。過去，諸葛亮攻破南中，讓他們的首領自相統帥，不設漢官，也不留兵鎮守。人們問他什麽緣故，諸葛亮回答説設官留兵有三不易。主要是因爲設置官府會使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留兵運糧，爲患更重；夷人如果忽然反叛，花費會更多。衹需簡單制訂法度，自然使他們得以安定。臣自認爲諸葛亮的這個主張，真是維係蠻夷的巧妙策略。如今姚州都督府所設官員，既無安邊靖寇的心意，又無諸葛亮邊縱邊擒的計謀。衹知詭詐算計，肆意殘害，貪婪掠奪，習以爲常。煽動酋長，結成朋黨，折腰諂笑，討好蠻夷，下跪叩頭，毫無羞耻。提拔子弟，召引惡人，聚會賭博，一擲萬金。劍南的逃犯，中原的流民，有二

成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耻。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劍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餘户，見散在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龍朔中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并爲群蠻所殺。前朝遣郎將趙武貴討擊，貴及蜀兵應時破敗，噍類無遺。又使將軍李義總等往征，郎將劉惠基在陣戰死，其州乃廢。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其言乃驗。至垂拱四年，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税，自出姚府管内，更不勞擾蜀中。及置州後，録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游客，不可勝數。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奸，無耻無厭，狼籍至此。今不問夷夏，負罪并深，見道路劫殺，不能禁止，恐一旦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增巂府兵選，擇清良宰牧以統理之。臣愚將爲穩便。

千餘户，散居在此州，專門以搶劫掠奪爲業。姚州本是龍朔年間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請設置的，後來長史李孝讓、辛文協都被蠻夷殺害。前朝派遣郎將趙武貴去討伐，趙武貴與蜀兵立刻遭到慘敗，無一生還。又命令將軍李義總等前往征討，郎將劉惠基戰死在陣上，姚州從此便廢除了。臣私下認識到諸葛亮説設官留兵有三不易的道理，他的預言得到了驗證。到垂拱四年，蠻人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求設置州府，上奏説所有賦税，都從姚州境内出納，不再勞擾蜀中地區。待到設州以後，録事參軍李稜被蠻夷殺害。延載年間，司馬成琛奏請在瀘南設置七所軍鎮，派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的騷擾滋事，至今没有停息。况且姚州都督府總管五十七州，惡霸浪子，不可勝數。國家設官授職，本是爲了改變風俗防止邪惡，結果却是朋比爲奸無耻無厭，混亂到了如此地步。現在不論是夷人華人，罪責同等，看到攔路劫殺，而不能禁止，恐怕一旦驚擾起來，禍害會更大。臣乞請撤銷姚州，隸屬於巂州都督府，每年每季到朝中觀見，與蕃國禮遇相同。瀘南各軍鎮，也一并廢除，在瀘北設立關防，不是奉使入蕃的百姓，不許相互往來。加强巂府的軍隊，選擇清廉優秀的長官來統率治理。愚臣自認爲這樣比較穩妥。

疏奏，則天不納。

疏奏遞上，武則天不采納。

後累拜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召爲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時夏官尚書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則天登時

後來張柬之幾次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年間，召入朝廷任司刑少卿，升任秋官侍郎。當時夏官尚書姚崇任靈武軍使，將要赴任，武則天讓他推薦能任宰相的外官。姚崇回答説："張柬之樸實穩重富於謀略，能决斷大事，而且人已年老，請陛下趕快任用。"武則天立即召見他，

召見，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遷鳳閣侍郎，仍知政事。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户。未幾，遷中書令，監修國史。月餘，進封漢陽郡王，加授特進，令罷知政事。

不久張柬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很快又升任鳳閣侍郎，仍是宰相。等到誅殺張易之兄弟時，張柬之成了此事的主謀。中宗即位，張柬之因功升任天官尚書、鳳閣鸞臺三品，封漢陽郡公，享有實封五百户。不久，升任中書令，監修國史。一個多月後，進封爲漢陽郡王，加授特進，罷免知政事。

其年秋，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許多，仍特授襄州刺史，又拜其子漪爲著作郎，令隨父之任。上親賦詩祖道，又令群公餞送於定鼎門外。柬之至襄州，有鄉親舊交抵罪者，必深文致法，無所縱捨。其子漪恃以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時議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尋爲武三思所構，貶授新州司馬。柬之至新州，憤恚而卒，年八十餘。景雲元年，制曰："褒德紀功，事華典册；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尚書張柬之翼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没荒遐。言念勛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又贈司徒。

這年秋天，張柬之上表請求回襄州養病，得到允許，還特别授任襄州刺史，又授任他的兒子張漪爲著作郎，讓他隨同父親上任。皇上親自賦詩餞行，又令王公大臣們將他送到定鼎門外。張柬之到襄州任職後，遇到鄉親朋友犯罪的，一概依法判刑，决不放縱寬容。他的兒子張漪自恃有功，無論見到年輕年長的人，都不以禮相待，當時的議論認爲他還不能改變荆楚人的剽傲性格。不久張柬之被武三思誣陷，貶爲新州司馬。張柬之到新州後，憂憤而死，終年八十餘歲。景雲元年，皇帝下詔書説："褒揚品德記載功業，生平事迹光耀典籍；追加尊榮長久不忘，正名定分顯揚禮教。已故吏部尚書張柬之輔佐國運，謀劃帝業，正直理國，風範猶存。曾經因爲枉曲，構成冤罪，無辜流放，淪喪邊疆。思念功臣，深深哀悼，追加恩賜，以祭黄泉。可追贈中書令，封漢陽郡公。"建中初年，又追贈司徒。

玄孫璟，開成三年，自宜城尉遷壽安尉。

張柬之的玄孫張璟，開成三年，從宜城尉升任壽安尉。

袁恕己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也。長安中，歷遷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將誅張易之兄弟，恕己預其謀議，又從相王統率南衙兵仗，以備非常。及事定，加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食實封五百户。將作少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己恐其更啓游娱侈靡之端，言於中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苦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宫室營構，必務其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長安年間，歷任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馬事。敬暉等人將誅殺張易之兄弟，袁恕己參預謀議，又跟從相王統率南衙衛兵，以防備突如其來的變故。等到事情平定後，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享有實封五百户。將作少匠楊務廉平時因工藝巧妙而被任用，唐室重新興盛之初，袁恕己恐怕這樣會再次導致游娱奢侈的風氣，對中宗説："楊務廉位至九卿，已有數年，却没有值得可記的忠言良策。每當營造宫室，他總是窮奢極侈，如不斥責，怎能光大聖上的美

侈，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左授務廉陵州刺史。恕己俄擢拜中書令，仍加特進，封南陽郡王，罷知政事。則天崩，遺制加實封滿七百户。後與敬暉等累遭貶黜，流于環州。尋爲周利貞所逼，飲野葛汁數升，恕己常服黄金，飲毒發，憤悶，以手掘地，取土而食，爪甲殆盡，竟不死，乃擊殺之。建中初，贈太子太傅。

曾孫德文，舉進士，開成三年，授秘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昔夫差入越，勾踐保於會稽，不聽子胥之言，而有甬東之嘆。此五王除凶返正，得計成功。當是時，彦範、敬暉握兵全勢，三思、攸暨其黨半殲，若從季昶之言，寧有利貞之禍?蓋以心懷不忍，遽失後圖，黜削流移，理固然也。且芟蔓而不能拔本，建謀而尚欠防微，死即無辜，禍由自掇。失斷召亂也，不亦宜哉!

贊曰：嗟彼五王，忠于有唐。知火在木，謂其無傷。禍發既克，勢摧靡當。何事不敏，周身之防。

德?”於是貶楊務廉爲陵州刺史。袁恕己不久升爲中書令，并加特進，封南陽郡王，罷知政事。武則天去世，遺詔增加實封滿七百户。後來他與敬暉等人接連遭到貶官罷黜，流放環州。不久被周利貞逼迫，喝野葛汁數升，袁恕己以前經常服食黄金，飲後毒性發作，心胸憤悶，用手掘地，抓吃泥土，指甲磨秃，仍然未死，於是被周利貞擊殺身亡。建中初年，追贈太子太傅。

袁恕己的曾孫袁德文，參加進士科考試，開成三年，授任秘書省校書郎。

史臣曰：從前夫差攻入越國，勾踐保全會稽，夫差不聽伍子胥的勸言，最終有被囚居甬東而亡國的哀嘆。這五位郡王除滅凶暴撥亂反正，有勇有謀馬到成功。適逢此時，桓彦範、敬暉掌握重兵控制形勢，武三思、武攸暨黨羽爪牙大半消滅，如果聽從薛季昶的建議，怎會遭到周利貞的殘害?大概因爲心懷不忍，於是坐失良機遠謀，罷免流放，理所當然。何况割除藤蔓而不能鏟拔根本，出謀劃策還缺乏防微杜漸，死而無辜，禍由自取。謀劃不當而招致禍亂，不也是很自然的嗎!

贊曰：感嘆五位郡王，一生忠於大唐。已知火焰燒木，認爲無所損傷。禍患一發既克，威勢不可阻擋。何事缺乏才智，未能全面預防?

舊唐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魏元忠　韋安石（子）陟 斌（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 趙彥昭（附）
蕭至忠 宗楚客 紀處訥（附）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也。本名真宰，以避則天母號改焉。初，爲太學生，志氣倜儻，不以舉薦爲意，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儀鳳中，吐蕃頻犯塞，元忠赴洛陽上封事，言命將用兵之工拙，曰：

臣聞理天下之柄，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方今王略遐宣，皇威遠振，建禮樂而陶士庶，訓軍旅而懾生靈。然論武者以弓馬爲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以篇章爲首，而不問之以經綸。而奔競相因，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士亦復不少，并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則陸士衡著《辯亡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吴。宣尼稱"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本名真宰，因避諱武則天母親的名號而改名。起初，魏元忠爲太學生，志氣豪放，不在意是否受到舉薦，一連幾年不得應選。當時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寫《九州設險圖》，詳細記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魏元忠便跟他學習。儀鳳年間，吐蕃不斷侵犯邊塞，魏元忠前往洛陽呈遞封章，分析遣將用兵的利害成敗，説：

臣聽説治理天下的根本，在於兩件事，這就是文與武。然而文武之道，雖然分爲兩條途徑，對於取得勝利統治天下，却是殊途同歸。當今大唐的王制宣揚四面，皇帝的威名震動八方，建樹禮樂而陶冶人民，訓練軍隊而震懾百姓。然而論武的人以弓馬爲先决，却不鑽研權謀；談文的人以文章爲首要，却不過問治理國家的法術。而且追逐名利循循相因，於是形成了虛浮的風氣。臣曾經讀過魏、晉史書，常常鄙薄何晏、王衍終日空談；近來閲覽齊、梁史書，其中才子智士仍然不少，但對治亂又有什麽益處呢？以此來説，陸士衡撰寫《辯亡論》，却不能解救自己在河橋的失敗；養由基箭穿七札，而不能避免楚軍在鄢陵的潰逃，道理便很明白了。從前趙岐撰述禦敵的理論，山濤提出用兵的根本，都是運籌帷幄，而與孫、吴兵法不謀而合。孔子説"有道德的人必定言之有

勇”，則何平叔、王夷甫豈得同日而言哉！臣聞才生於代，代實須才，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生代。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夫有志之士，在富貴之與貧賤，皆思立於功名，冀傳芳於竹帛。故班超投筆而嘆，祖逖擊楫而誓，此皆有其才而申其用矣。且知己難逢，英哲罕遇，士之懷琬琰以就埃塵，抱棟梁而困溝壑者，則悠悠之流，直睹此士之貧賤，安知此士之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觖望。嗟乎，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至於此也！亦有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展其志略，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則貧賤之士焉足道哉！漢文帝時，魏尚、李廣并身任邊將，位爲郡守。文帝不知魏尚之賢而囚之，不知李廣之才而不能用之，常嘆李廣恨生不逢時，令當高祖日，萬户侯豈足道哉。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匈奴畏之，號爲“飛將”，爾時胡騎憑凌，足伸其用。文帝不能大任，反嘆其生不逢時。近不知魏尚、李廣之賢，而乃遠想廉頗、李牧。故馮唐曰，雖有頗、牧而不能用，近之矣。從此言之，疏斥賈誼，復何怪哉？此則身爲時主所知，竟不能盡其才用。昔羊祜獻計平吴，賈充、荀勗沮其策，祜嘆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緣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則位處立功之際，而不得展其志略。而布衣韋帶之人，懷一奇，抱一策，上書闕下，朝進而

物，仁愛的人必定有勇氣”，那麽何晏、王衍又怎能同日而語啊！臣聽説有才能的人之所以降生於時代，是因爲時代確實需求人才，哪個時代不産生人才，哪個人才不開創時代。因此衹有不需求的物質，没有無物質的年歲；衹有不任用的人才，没有無人才的時代。大凡有志之士，無論是在富貴時還是在貧賤時，都想着建立功名，希望流芳於史册。所以班超投筆慨嘆，祖逖擊楫發誓，這都是具備其才能并發揮其作用了。况且知己難逢，英雄罕見，那些心懷美德而淪落塵埃的人，胸有大志而困頓溝壑的人，庸俗之輩，衹看見他們處境貧賤，怎知道他們的謀略啊。所以漢王謁拜韓信，全軍驚笑；蜀國任用魏延，群臣怨望。唉，富貴的人容易爲善，貧賤的人難以有功，竟然如此！也有的人地位正處在立功之時，却不能展現他的志向謀略，身爲當時的君主知曉，竟不能充分發揮他的才智，那麽貧賤的人更何足挂齒呢！漢文帝時，魏尚、李廣都身爲邊關將領，位居郡守。文帝不瞭解魏尚的賢能而將他囚禁，不瞭解李廣的才智而不加任用，却常常慨嘆李廣衹恨生不逢時，如果讓他處在高祖時期，即使是萬户侯又何足挂齒呢！以李廣的才氣，天下無雙，匈奴怕他，稱他爲“飛將”，當時匈奴進逼，正足以發揮他的作用。但文帝不能重用，反而嘆惜他生不逢時。不能瞭解眼前魏尚、李廣的賢能，却要思慕久遠的廉頗、李牧。因此馮唐説文帝雖有廉頗、李牧而不能重用，此話近於正理。由此説來，疏遠斥逐賈誼，又有什麽奇怪的呢？這就是雖然身爲當時的君主知曉，却終究不能充分發揮他的作用的例子。過去羊祜獻計消滅吴國，賈充、荀勗阻止他的策略，羊祜嘆息説：“天下不如意的事往往十有七八。”正是因爲荀勗、賈充的不同意見，最終没能實施消滅吴國的計謀，這就是地位處在立功之時，却不能展現他的志向謀略的例子。而那些穿布衣韋帶的微賤之人，心懷一

望夕召，何可得哉。臣請歷訪内外文武職事五品已上，得不有智計如羊祜、武藝如李廣，在用與不用之間，不得騁其才略。伏願降寬大之詔，使各言其志，無令汲黯直氣，卧死於淮陽；仲舒大才，位屈於諸侯相。

又曰：

臣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經略之術，必伏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奉國威靈，亦其才力所致。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强弱，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故趙充國征先零，馮子明討南羌，皆計不空施，機不虚發，則良將立功之驗也。然兵革之用，王者大事，存亡所繫。若任得其才，則摧凶而扼暴；苟非其任，則敗國而殄人。北齊段孝玄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傾在俯仰間，一致蹉跌，求止豈得哉！"從此而言，周亞夫堅壁以挫吴、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葛亮，俱爲上策。此皆不戰而却敵，全軍以制勝。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鬥智"；魏武之機神冠絶，猶依法孫、吴。假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泯智任情，終以破滅，何况復出其下哉！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算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柏直以拒漢，韓信輕爲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

種奇謀，胸藏一個良策，上書朝廷，早晨進呈而盼望晚上就被召見，又怎能如願啊。臣請求遍訪内外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者，怎能没有智謀如同羊祜、武藝如同李廣的人呢，關鍵在於用與不用，能不能發揮他們的才略罷了。謹希望發布寬大詔令，使大家各言其志，不要讓汲黯那樣剛正鯁直的人，老死在淮陽；董仲舒那樣有才智的人，屈才做個諸侯王的國相。

又説：

臣聽説帝王之道，必須重視籌劃謀取，而籌劃謀取的方法，又必須依靠俊傑英才。自開國以來的良將，可以説明這個問題。李靖打敗突厥，侯君集消滅高昌，蘇定方開闢西域，李勣平定遼東，雖説依仗着國家的聲威，也還是依靠他們的才力達到的。有句古語，"百姓没有不變的習俗，這在於政治有太平有混亂；軍隊没有不變的强與弱，關鍵在於將領是否有才能"。由此看來，安定邊境，建立功名，在於良將。所以趙充國征服先零，馮子明討伐南羌，都能使計謀不落空，時機不錯過，這正是良將立功的證明。然而進行戰爭，是君王的大事，關係着國家存亡。如果任用的人很有才能，就會摧毁凶頑扼殺暴虐；如果任用的人不勝任其職，勢必辱敗國家殘害百姓。北齊段孝玄説："掌握重兵的人，如同舉着一盤水，傾灑就在俯仰之間，一旦失足跌倒，想要停止又怎能停得住啊！"由此而言，周亞夫堅守不出而挫敗吴、楚叛亂，司馬懿閉營不戰而困迫諸葛亮，都是上策。這全是不用攻戰而退却敵人，保全軍隊以奪取勝利的事例。由此可知大將對陣，以智謀爲根本。漢高祖英雄大度，尚且説"我寧願鬥智"；魏武帝神機妙算，仍然遵循孫、吴兵法。即使有項籍的氣魄，袁紹的基業，却一味泯没才智放任性情，終究遭致破滅，何况還不如他們的呢！并且上智下愚，明暗不等，多算少謀，衆寡不同。因此魏國任用柏直抵禦漢軍，韓信輕

之奴才，即柏直、慕容評智勇俱亡者也。夫中材之人，素無智略，一旦居元帥之任，而意氣軒昂，自謂當其鋒者無不摧碎，豈知戎昭果毅、敦《詩》説《禮》之事乎！故李信求以二十萬衆獨舉鄢郢，其後果辱秦軍；樊噲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登時見折季布，皆其事也。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懸知不克。謝玄以書生之姿，拒苻堅天下之衆，郗超明其必勝；桓温提數萬之兵，萬里而襲成都，劉真長期於决取。雖時有今古，人事皆可推之，取驗大體，觀其鋭志與識略耳。明者隨分而察，成敗之形，昭然自露。京房有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則昔賢之與今哲，意况何殊。當事機之際也，皆隨時而立功，豈復取賢於往代，待才於未來也？即論知與不知，用與不用。夫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吕蒙、馬隆、孟觀，并出自貧賤，勛濟甚高，未聞其家代爲將帥。董仲舒曰："爲政之用，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弦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夷不龔，拔卒爲將，即更張之義也。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奇絶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視他爲豎子；前燕任用慕容評抗擊前秦，王猛視他爲奴才，也就是説柏直、慕容評智勇全無。大凡中等才能的人，平常没有智慧謀略，一旦擔當元帥重任，便趾高氣揚，自以爲衹要抵擋其鋒刃的無不被摧毁，又怎能知道臨陣勇猛衝殺、篤信《詩》《禮》的事呢！所以李信請求領二十萬軍隊獨力攻打鄢郢，後來到底使秦軍失敗受辱；樊噲提出率領十萬軍隊縱横馳騁匈奴，當時便遭到季布的駁斥，以上都是這種情況。當今朝廷用人，大都選取將門子弟，還提拔了一些因效忠國事而死的人家子弟。這些人本來就不是以才略而出名，雖然竭力盡忠，也不免遭受失敗，爲什麽要使他們擔負統兵在外的重任呢？後漢馬賢討伐西羌，皇甫規説他必然失敗；宋文帝派遣王玄謨收復河南，沈慶之預知不能取勝。謝玄以一介書生，抗拒苻堅强盛的軍隊，郗超知道他必定勝利；桓温率領數萬軍隊，萬里遠征襲擊成都，劉真長料定他能奪取。雖然時代有今古，人事都可以推知，衹需檢驗本質，衡量他的堅定志向以及膽識才略而已。明智的人隨機觀察，成敗的形勢，昭然顯露。京房曾説，"後世看今天，也就如同今天看古代一樣"。那麽古代賢者與今世哲人相比，大體上没什麽不同。當事情的機會來臨之時，就要順應時勢而建立功業，怎能再向古代求取賢人，或者等待未來的人才呢？這就在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了。大凡建立功業的人，人們衹談他的成就，而不談他的出身；衹談他的才能，而不談他的門第。比如陳湯、吕蒙、馬隆、孟觀，出身都很貧賤，建立的功勛很高，没聽説他們的家庭世代是將帥。董仲舒説："處理政務，好比琴瑟，如果音調很不和諧，必須鬆解琴弦重新拉緊，纔可彈奏。"所以陰陽不和諧時，就選任寒士爲宰相；蠻夷不恭敬時，就提拔兵卒爲大將，這就是重新拉緊琴弦的道理。以四海的廣大遼闊，億萬民衆人才濟濟，其中怎能没有卓越奇絶之士？臣

又曰：

臣聞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故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勖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綱紀舉而衆務自理，藥石行而文武用命。彼吐蕃蟻結蜂聚，本非勍敵，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勵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爲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脱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天皇遲念舊恩，收其後效，當今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且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瀆貨無厭，今又不誅，縱惡更甚。臣以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天皇之君臣，生厚薄於仁貴，直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區區所懷，實在於此。古人云，“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化”。今罰不能行，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言，“近日征行，虚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賞賜勛庸，傾竭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厘，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欺以得志，瞻望恩澤，必因事而生心。既有所因，須應之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虚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

恐怕陛下是没有深思，哪裏是遠不可及啊。

又説：

臣聽説獎賞是禮的基礎，懲罰是刑的根本。因此對謀略之人以禮教尊崇使他竭盡才能，對忠義之士優厚賞賜使他輕視生死，對君子公正刑法激勵他的心志，對小人嚴厲處罰警戒他的過失。然而賞與罰，是軍務與國政的綱領，政事與教化的藥石，綱領樹立而各種事務自然治理，藥石施行而文官武將服從命令。吐蕃如蜂蟻聚結，本來不是强敵，薛仁貴、郭待封接受統兵在外的委托，奉命專行征伐，却不能激勵勇士，乘機掃蕩，失敗之後，又不能變禍爲福，轉敗爲功，終於棄甲丢兵，脱身而逃。幸好遇到寬和的政治，罪罰衹是削除官職，國家法網稀疏脱漏了吞舟之魚般的重大罪犯，没有比這更過分的了。天皇顧念舊恩，希望收取其後效，當今朝廷所缺少的，難道衹是這一兩個人嗎？况且衹賞賜而不勸勉叫作止善，處罰而不教育叫做縱惡。薛仁貴自從出兵海東，没有收取尺寸疆土的功勞，坐享金帛財富，貪得無厭，如今又不誅罰，縱惡更加嚴重。臣以疏賤的身份，做着不在職責之内的事情，難道是想離間天皇的君臣關係，對薛仁貴有厚薄親疏之心嗎？實在是因爲刑賞之事一旦損壞，百年不能恢復，區區的心意，正在於此。古人説，“國無賞罰，即使是堯、舜也不能施行教化”。如今懲罰不能施行，賞賜也難以取信，所以人們議論都説，“近來征伐出兵，空有賞賜標準而不真正施行”。實在是由於中等才能的人不識大體，擔心賞賜有功勛的官兵，會使倉庫空竭，衹留意細微小事，想要以此來使國家得到好處。追求眼前的利益，忘記長遠的謀劃，正所謂錯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庶民雖然卑賤，不可欺騙他們以實現心願，他們盼望賞賜恩澤，必然會因此而生效忠之心。人們既然有所依托，就必須得到結果，怎能空懸没有信用的令條，設置虚賞的名目？近來出師無功，未

木以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定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絶不行，勛仍淹滯，數年紛紜，真僞相雜，縱加沙汰，未至澄清。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勛所由，主司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知聞，天皇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萬國共尊，文昌政本，四方是則，軌物宣風，理亂攸在。臣是以披露不已，冒死盡言。且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年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没，太宗審其奸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也，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僞勛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韓子云："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天皇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亦日月之一蝕也。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務唯口馬，所求唯財物，無趙奢、吴起散金養士之風，縱使行軍，悉是此屬。臣恐吐蕃之平，未可旦夕望也。

必不是由於這個原因。文子説："言行一致就是信，信在言之前；令行一致便能施行，誠在令之外。"所以商鞅以懸賞移木表示信用，曹操割髮自罰以嚴明法度，這難道不合乎禮嗎，其中自有道理。自從蘇定方平定遼東，李勣攻破平壤，獎賞没有施行，授勛仍然停滯，數年紛紜，真僞相雜，縱使加以清理，也未必能够澄清。臣認爲官吏不能守法，怠慢出自京城，騙取功勛的由來，是主管部門的過失。其典則不能遠達，原因近在尚書省中，没聽説斬過一名臺郎，殺過一名令史，來使天下知曉，天皇怎能祇察遠不察近啊！神州教化，萬國共尊，文昌治本，四方效法，規範事物宣揚風化，治亂興亡正在於此。臣因此表白不止，甘冒死罪而竭盡言辭。况且高懸明鏡能够照出形影，推究往事能够瞭解今天，臣見識不足以稽考古代，請允許用近代的事來述説。貞觀年間，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弄巧，以求功利，太宗覺察到他的奸詐，斬首陳尸都市。等到征伐高麗時，總管張君乂擊賊不能前進，將他斬殺於旗下。臣認爲今日騙取功勛的罪行，比司馬玄景還要多；薛仁貴等人的失敗，比張君乂還要重。假使早殺了薛仁貴、郭待封，其餘的將帥，豈敢再次失利呢？韓非子説："慈祥的父親多養敗家之子，嚴厲的家庭没有桀驁之徒。"此話雖小，可以喻大。公孫弘有句話説："君主之失在於不能大處着眼，臣子之失在於不能自律。"臣恐怕天皇之不能大處着眼，過失在於慈父般的寵愛，這也是日月的一點虧蝕啊。另外今天的將吏，大多貪暴，所致力的惟有人口馬匹，所求取的惟有金帛財物，没有趙奢、吴起散金養士的風範，縱使行軍出征，也都是這樣。臣恐怕吐蕃的平定，不能指望一朝一夕實現。

帝甚嘆異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内供奉。尋除監察御史。

皇帝十分贊賞他，授任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内供奉。不久授任監察御史。

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其年，

文明年間，魏元忠升任殿中侍御史。這一

徐敬業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迴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甲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決。且海內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討。

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師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鬥，其衆寡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克。既克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難敵之强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一戰而破之，敬猷脱身而遁。孝逸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總管蘇孝祥爲賊所破，孝逸又懼，欲引退。初，敬業至下阿，有流星墜其營，及是，有群鳥飛噪於陣上，元忠曰："驗此，即賊敗之兆也。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元忠以功擢司刑正，稍遷洛陽令。

尋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

年，徐敬業占據揚州作亂，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率軍討伐，武則天下詔魏元忠監督他的軍事行動。李孝逸到達臨淮，而偏將雷仁智被徐敬業的先鋒部隊挫敗，徐敬業又攻陷潤州，回師阻擊李孝逸。李孝逸懼怕其鋭勢，按兵不敢前進。魏元忠對李孝逸説："朝廷因爲你是王室的至親，所以委任你統軍在外作戰之事，天下安危，實在憑此一決。而且海內太平已久，忽然聽説狂狡之徒作亂，無不關心傾聽，以等待禍首被殺的消息。如今大軍停滯不前，便辜負了遠近的期望，萬一朝廷改任其他將領來替代你，又有什麼理由來逃避拖延之罪呢？希望你趕快進軍，以立大功，不然的話，災禍就要來了。"李孝逸聽從了他的勸告，便部署士兵籌劃進攻。

當時徐敬業駐兵在下阿谿，徐敬業的弟弟徐敬猷率領側翼部隊逼迫淮陰。魏元忠請求先攻擊徐敬猷，諸將都説："不如先進攻徐敬業，徐敬業一敗，徐敬猷就不戰而擒了。假如攻擊徐敬猷，徐敬業引兵相救，我們勢必會腹背受敵。"魏元忠説："不是這樣，叛賊的精兵强卒，都在下阿，如蟻群一般聚集而來，勝負在於一决，萬一不勝，則大勢已去。徐敬猷本爲賭徒，不懂戰鬥，他兵力弱小，人心容易動摇，大軍攻擊，勢必取勝。打敗徐敬猷後，我軍乘勝進攻，敵軍如果引兵救援淮陰，計算路程則不能及時趕到，他們又害怕我軍突襲江都，一定會在中途阻截我軍。在敵軍疲勞倦乏之時，我軍休整等待，一定會打敗他們。譬如追逐野獸，一定會先擒弱獸，怎能捨去必擒的弱獸，去追趕難敵的强兵？恐怕不可以吧。"李孝逸聽從他的建議，於是引兵攻擊徐敬猷，一戰便打敗他，徐敬猷脱身逃跑。李孝逸便進軍，與徐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總管蘇孝祥被賊擊敗，李孝逸感到害怕，想要退却。起初，徐敬業到下阿，有流星墜落在他的軍營裏，到這時，有群鳥在陣地上飛鳴，魏元忠説："檢驗此事，是賊軍失敗的先兆。風順草乾，正有利於火攻。"堅持請求决戰，於是討平徐敬業。魏元忠因功升任司刑正，逐漸升任洛陽令。

不久魏元忠遭到周興陷害入獄，押往街市將

元忠有討平敬業功，特免死配流貴州。時承敕者將至市，先令傳呼，監刑者遽釋元忠令起，元忠曰："未知敕虚實，豈可造次。"徐待宣敕，然始起謝，觀者咸嘆其臨刑而神色不撓。聖曆元年，召授侍御史，擢拜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陷，再被流于嶺表。復還，授御史中丞。元忠前後三被流，於時人多稱其無罪。則天嘗謂曰："卿累負謗鑠，何也?"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徒，有如獵者，苟須臣肉作羹耳。此輩殺臣以求達，臣復何辜。"

聖曆二年，擢拜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未幾，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政號清嚴。長安中，相王爲并州元帥，元忠爲副。時奉宸令張易之嘗縱其家奴凌暴百姓，元忠笞殺之，權豪莫不敬憚。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唯持重自守，竟無所克獲，然亦未嘗敗失。

中宗在春宫時，元忠檢校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奏則天曰："臣承先帝顧眄，受陛下厚恩，不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天不悦，易之、昌宗由是含怒。因則天不豫，乃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戬潛謀曰："主上老矣，吾屬當挾太子而令天下。"則天惑其言，乃下元忠詔獄，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令昌宗與元忠等殿前參對，反復不决。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説令執證元忠。説初僞許之，及則天召説驗問，説確稱元忠實無此語，則天乃悟元忠被誣，然以昌宗之故，特貶授端州高要尉。

要處斬，武則天因魏元忠有討平徐敬業的功勞，特别免去死罪流放貴州。當時稟承敕命的人將要到達街市，先令人傳呼，監刑者立即釋放魏元忠讓他起來，魏元忠説："不知敕命虚實，豈可冒昧行事。"緩緩等待宣讀完敕命，方纔起身致謝，觀者都嘆服他面臨極刑而神色不屈。聖曆元年，召入朝廷授任侍御史，升任御史中丞。又遭到來俊臣、侯思止陷害，再度被流放到嶺表。魏元忠再次歸還以後，授任御史中丞。魏元忠前後三次被流放，當時人們大多認爲他無罪。武則天曾問他："卿接連遭受誹謗陷害，是什麽原因呢?"魏元忠回答説："臣就像一隻鹿，羅織罪名之徒就如同獵人，衹是暫時需要用臣的肉作羹湯罷了。這些人殺臣以求得顯貴，臣又有什麽罪過。"

聖曆二年，魏元忠升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升任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施政號稱清正嚴明。長安年間，相王爲并州元帥，魏元忠爲副帥。當時奉宸令張易之曾放縱他的家奴欺凌百姓，魏元忠用笞刑打死他的家奴，權貴豪强無不敬畏。當時突厥與吐蕃多次侵犯邊塞，魏元忠均以大總管的職務領兵抵禦。魏元忠在軍中，衹是慎重自守，終究没有戰績，但也未曾失敗。

中宗在春宫爲太子時，魏元忠任檢校太子左庶子。當時張易之、張昌宗權勢寵幸日盛一日，滿朝官員曲附他們，魏元忠曾上奏武則天説："臣承先帝看重，又受到陛下厚恩，不能以死堅守忠節，使小人得以在君王身邊，這是臣的罪過。"武則天不高興，張易之、張昌宗因此懷恨在心。他們趁武則天有病，便誣陷魏元忠與司禮丞高戬密謀説："主上老了，吾輩應當挾太子而號令天下。"武則天被此話迷惑住了，便將魏元忠捕入詔獄，召太子、相王及各位宰相，令張昌宗與魏元忠等到殿前對質，反反復復不能决斷。張昌宗又拉鳳閣舍人張説讓他證明魏元忠説過此話。張説起初假意答應，等到武則天召張説驗問，張説確證魏元忠根本没説過此話，武則天於是明白魏元忠受到誣陷，但因爲張昌宗的緣故，

特將魏元忠貶爲端州高要尉。

中宗即位，其日驛召元忠，授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又遷兵部尚書，知政事如故。尋進拜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時則天崩，中宗居諒闇，多不視事，軍國大政，獨委元忠者數日。未幾，遷中書令，加授光禄大夫，累封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彦伯、柳冲、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則天皇后實録》二十卷，編次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之，中宗稱善，賜元忠物千段，仍封其子衛王府諮議參軍昇爲任城縣男。時元忠特承寵榮，當朝用事。初，元忠作相於則天朝，議者以爲公清。至是再居政事，天下莫不延首傾屬，冀有所弘益；元忠乃親附權豪，抑棄寒俊，竟不能賞善罰惡，勉修時政，議者以此少之。是年秋，代唐璟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未幾，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兹日；散金敷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及還，帝又幸白馬寺以迎勞之，其恩遇如此。

中宗即位，當天驛馬傳令召回魏元忠，授任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天後，魏元忠又升任兵部尚書，知政事依舊。不久晋升侍中，兼檢校兵部尚書。這時武則天去世，中宗居喪，多不聽理朝事，軍國大政，完全委托給魏元忠有好幾日。不久，魏元忠升任中書令，加授光禄大夫，幾次進封爲齊國公，監修國史。神龍二年，魏元忠與武三思、祝欽明、徐彦伯、柳冲、韋承慶、崔融、岑羲、徐堅等撰修《則天皇后實録》二十卷，編輯文集一百二十卷奏上，得到中宗稱贊，賜魏元忠絹帛一千段，并封他兒子衛王府諮議參軍魏昇爲任城縣男。當時魏元忠特受寵幸，在朝廷掌握大權。起初，魏元忠在武則天朝做宰相，人們評論他公正清廉。到這時再度主持政事，天下人無不翹首注目，希望他有所發揚光大。魏元忠却親近依附權貴豪門，抑棄不用貧寒而有才能的人，最終不能賞善罰惡，努力治理政務，人們的評議因此輕視他。這年秋天，魏元忠代唐璟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仍知兵部尚書事，監修國史。不久，魏元忠請求還鄉掃墓，皇帝特别賜給他錦袍一領、銀子千兩，并撥給千騎營衛兵四人，隨從在他左右，皇帝親筆下詔説："衣錦晝游，正值今日；散金施惠，必在此時。"魏元忠回到鄉里，竟私自藏了賞銀，没有賑濟布施給貧窮鄉黨。等到他還朝時，皇帝又幸臨白馬寺迎接慰勞他，他受到的恩惠知遇就是這樣。

是時，安樂公主嘗私請廢節愍太子，立己爲皇太女，中宗以問元忠，元忠固稱不可，乃止。尋遷左僕射，餘并如故。元忠又嫉武三思專權用事，心常憤嘆，思欲誅之。三年秋，節愍太子起兵誅三思，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皆潛預其事。太子既斬三思，又率兵詣闕，將請廢韋后爲庶人，遇元忠子太僕少卿昇於永安門，脅令從己。太子兵至玄武樓下，多祚等猶豫不戰，元忠又持兩端，由

這時，安樂公主曾私下請求廢黜節愍太子，立自己爲皇太女，中宗以此事詢問魏元忠，魏元忠堅決認爲不行，中宗於是作罷。不久魏元忠遷任左僕射，其餘官爵全都依舊。魏元忠又嫉恨武三思獨攬大權，心中常常怨憤，想要殺掉他。三年秋天，節愍太子起兵殺武三思，魏元忠及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都秘密參與此事。太子殺了武三思後，又率兵來到宫中，打算請求廢韋后爲庶人，在永安門遇到魏元忠的兒子太僕少卿魏昇，脅迫他跟從自己。太子的兵馬來到玄武樓下，李多祚等猶豫不戰，魏元忠又持觀望態度，因此没

是不克，昇爲亂兵所殺。中宗以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爲高宗、天后所禮遇，竟不以昇爲累，委任如初。

是時，三思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執證元忠及昇，云素與節愍太子同謀構逆，請夷其三族，中宗不許。元忠懼不自安，上表固請致仕，手制聽解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致仕于家，仍朝朔望。楚客等又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由是貶渠州員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皆依楚客之旨，以致元忠之罪，唯中書侍郎蕭至忠正議云當從寬宥。楚客大怒，又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奏言："元忠既緣犯逆，不合更授內地官。"遂左遷思州務川尉。頃之，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奏言："則天昔在三陽宫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元忠密進狀云不可。據此，則知元忠懷逆日久，伏請加以嚴誅。"中宗謂楊再思等曰："以朕思之，此是守一大錯。人臣事主，必在一心，豈有主上少有不安，即請太子知事？乃是狄仁傑樹私惠，未見元忠有失。守一假借前事羅織元忠，豈是道理。"楚客等遂止。元忠行至涪陵而卒，年七十餘。

景龍四年，追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仍令所司給靈輿送至鄉里。睿宗即位，制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降制曰："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代洽人望，時稱國良。歷事三朝，俱展誠效，晚年遷謫，頗非其罪。宜特還其子著作郎晃實封一百户。"開元六年，謚曰貞。

二子昇、晃。

有取勝，魏昇被亂兵所殺。中宗因爲魏元忠有平寇之功，又素來受到高宗、天后的禮遇，最終不受魏昇連累，重用如同當初。

此時，武三思的朋黨兵部尚書宗楚客與侍中紀處訥等又堅持證明魏元忠及魏昇有罪，説他往常與節愍太子共同謀劃造反，請求殺掉他的三族，中宗不允許。魏元忠恐懼不安，上表堅決請求退休，皇帝親筆下詔聽憑他辭去左僕射，以特進、齊國公退休在家，并在初一、十五入朝謁見。宗楚客等又引薦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令他向皇帝上奏檢舉彈劾魏元忠，由此貶魏元忠爲渠州員外司馬。侍中楊再思、中書令李嶠都依從宗楚客的旨意，定魏元忠有罪，惟有中書侍郎蕭至忠公正評議説應當寬恕。宗楚客大怒，又派遣給事中冉祖雍與楊再思上奏説："魏元忠既已涉及犯有叛逆之罪，不應再授任他爲內地官。"於是貶魏元忠爲思州務川尉。很快，宗楚客又令御史袁守一上奏説："武則天過去在三陽宫患病，內史狄仁傑奏請陛下監國，魏元忠秘密進呈奏狀説不可以。依據此事，可知魏元忠心懷叛逆已久，謹請加以嚴懲。"中宗對楊再思等説："以朕看來，這是袁守一的大錯。臣子侍奉君主，必定要一心一意，豈有君主稍有不適，即請太子主持國事的情理？這是狄仁傑施予私人恩惠，看不出魏元忠有什麼過失。袁守一假藉從前的事情給魏元忠羅織罪名，豈有此理。"宗楚客等人這纔作罷。魏元忠走到涪陵時去世，終年七十餘歲。

景龍四年，追贈魏元忠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并令主管部門供給靈車送歸鄉里。睿宗即位，下詔令陪葬定陵。景雲三年，又下詔令説："已故左僕射、齊國公魏元忠，當朝合乎人們的仰望，當代堪稱國家的忠良。任職經歷三朝，都能真誠效忠，晚年遭受貶謫，原本不是他的罪過。應該特別償還他兒子著作郎魏晃實封一百户。"開元六年，定謚號叫貞。

魏元忠有兩個兒子，魏昇、魏晃。

韋安石 *韋津*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大司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是北周大司空、鄖

空、鄖國公孝寬曾孫也。祖津，大業末爲民部侍郎。煬帝之幸江都，敕津與段達、元文都等於洛陽留守，仍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逼東都，津拒戰於上東門外，兵敗，爲密所囚，及王世充殺文都等，津獨免其難。密敗，歸東都，世充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授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出爲陵州刺史，卒。父琬，成州刺史。叔琨，户部侍郎。琨弟璲，倉部員外。

安石應明經舉，累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爲文昌左相，謂安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爲徒勞於州縣也。"特薦於則天，擢拜膳部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手制勞之曰："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又歷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持重，少言笑，爲政清嚴，所在人吏咸畏憚之。久視年，遷文昌右丞，尋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長安三年，爲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書事，後與崔神慶等同爲侍讀，尋知納言事。是歲，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子、鳳閣鸞臺三品如故。

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恃寵用權，安石數折辱之，甚爲易之等所忌。嘗於内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則天嘗幸興泰宫，欲就捷路，安石奏曰："千金之

國公韋孝寬的曾孫。祖父韋津，大業末年任民部侍郎。隋煬帝幸臨江都，詔令韋津與段達、元文都等在洛陽留守，并檢校民部尚書事。李密進逼東都，韋津在上東門外抵禦交戰，兵敗，被李密囚禁，等到王世充殺了元文都等，韋津獨自幸免於難。李密失敗後，韋津回到東都，王世充僭稱帝號，韋津深受委任禮遇。洛陽平定後，高祖與韋津是舊交，徵召授任他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出任陵州刺史，去世。父親韋琬，任成州刺史。叔父韋琨，任户部侍郎。韋琨的弟弟韋璲，任倉部員外郎。

韋安石參加明經科考試，幾次授任乾封尉，蘇良嗣對他特别以禮相待。永昌元年，三次升任雍州司兵，蘇良嗣當時爲文昌左相，對韋安石説："大材須大用，你怎能在州縣虚耗才能。"特意將他推薦給武則天，升任膳部員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馬。武則天親筆下詔書慰勞他説："聽説卿在那裏任職，恪盡職守。善政表現在能够治理，仁智顯明於擅長鎮撫。如此稱職，朕心裏深感安慰。"不久拜授并州刺史，又歷任德、鄭二州刺史。韋安石生性穩重，很少説笑，爲政清廉嚴明，所到之處百姓官吏都敬畏他。久視年間，升任文昌右丞，接着拜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長安三年，任神都留守，兼判天官、秋官二尚書事，後來與崔神慶等同任侍讀，不久知納言事。這一年，又加檢校中臺左丞，兼太子左庶子、鳳閣鸞臺三品依舊。

當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都自恃恩寵玩弄權勢，韋安石多次羞辱他們，很爲張易之等人忌恨。皇帝曾在内殿賜宴，張易之招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在皇上面前下棋，韋安石跪下上奏説："蜀商等卑賤之人，不宜參與此筵。"於是目示左右命令把他們驅逐出去，在座的人無不爲此驚慌變色，武則天因爲韋安石言辭直率，對他深加慰勉。當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席後對人們説："這纔是真正的宰相，不是我等所能比得上的。"武則天曾經幸臨興泰宫，想走近路，韋安

子，且有垂堂之誡；萬乘之尊，不宜輕乘危險。此路板築初成，無自然之固，鑾駕經之，臣等敢不請罪。"則天登時爲之迴輦。安石俄又舉奏易之等罪狀，初有敕付安石及夏官尚書唐休璟推問，未竟而事變。四年，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神龍初，徵拜刑部尚書。是歲，又遷吏部尚書，復知政事。俄代張柬之爲中書令，封鄖國公，以嘗爲宮僚，賜實封三百户，又兼相王府長史。俄轉户部尚書，復爲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庶人嘗因正月十五日夜幸其第，賜賚不可勝數。又中宗嘗幸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具舟楫，請御樓船，安石諫曰："御輕舟，乘不測，臣恐非帝王之事。"乃止。

睿宗踐祚，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俄又歷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潛有異圖，將引安石預其事，公主屢使子婿唐晙邀安石至宅，安石竟拒而不往。睿宗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傾心東宮，卿何不察也？"安石對曰："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願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睿宗矍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也。"太平於簾中竊聽之，乃構飛語，欲令鞫之，賴郭元振保護獲免。俄而遷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假以崇寵，實去其權。其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即安石之子婿，其妻病死，安石夫人薛氏疑元澄先所幸婢厭殺之。其婢久已轉嫁，薛氏使人捕而捶之致死。由是爲御史中丞楊茂謙所

石上奏説："千金之子，尚且要提防瓦落堂檐；萬乘之君，更不應輕易登上危險的道路。這條路剛剛修築完成，還没有自然牢固，鑾駕由此經過，臣等怎敢不因失職而請罪。"武則天立刻回轉輦車。韋安石不久又檢舉上奏張易之等人的罪狀，起初有詔書交給韋安石及夏官尚書唐休璟推究審問，還未完結而事變發生。四年，韋安石出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神龍初年，召入韋安石拜授刑部尚書。這一年，韋安石又升任吏部尚書，再次參知政事。不久接替張柬之爲中書令，封鄖國公，因曾任太子官屬，賜實封三百户，又兼相王府長史。不久改任户部尚書，復任侍中，監修國史。中宗與韋庶人曾趁正月十五日夜晚幸臨他的私宅，賞賜不可勝數。中宗又曾幸臨安樂公主城西池館，公主置備船槳，請皇帝親自駕馭樓船，韋安石規勸説："駕馭輕舟，冒不測的危險，臣恐怕這不是帝王的事。"於是作罷。

睿宗登基，拜授韋安石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不久又歷任侍中、中書令。景雲二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當時太平公主與竇懷貞等暗中有反叛的圖謀，想拉韋安石參預其事，公主屢次讓女婿唐晙邀請韋安石來家中，韋安石始終拒絶不去。睿宗曾私下召來韋安石，對他説："聽説朝廷上下向着太子，卿怎麽没有察覺？"韋安石回答説："陛下從哪裏聽來的亡國之言，這必定是太平公主的計謀。太子對國家立有大功，他又仁愛明智孝敬友善，爲天下所稱道，希望陛下不要相信讒言以致受到迷惑。"睿宗恍然大悟説："朕知道了，卿不要説了。"太平公主在簾中偷聽到，於是編造流言蜚語，想要令人審訊韋安石，韋安石依賴郭元振的保護纔得以獲免。不久升任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雖然表面上給他崇高的榮耀，實際剥奪了他的大權。這年冬天，罷免知政事，拜授特進，充任東都留守。太常主簿李元澄，是韋安石的女婿，他的妻子病死，韋安石夫人薛氏懷疑是被李元澄先前所寵愛的婢女詛咒死的。那位婢女早已轉嫁，薛氏派人捕捉并用棒打死她。韋安石因此被御史

劾，出爲蒲州刺史。無幾，轉青州刺史。

安石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托，安石拒之，皎大怒。開元二年，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温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洪子輿舉劾之。子輿以事經赦令，固稱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彦昭等，往在先朝，曲蒙厚賞，因緣幸會，久在廟堂，朋黨比周，聞於行路。景龍之末，長蛇縱禍，倉卒之間，人神憤惋，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常隱忍，復以崇班，將期愧畏，稍懲前惡，而尚款回邪，苟安榮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勵事君之節。安石可沔州别駕，嗣立可岳州别駕，彦昭可袁州别駕，并員外置。"安石既至沔州，晦又奏云："安石嘗檢校定陵造作，隱官物入己。"敕符下州徵贓，安石嘆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激而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以子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謚曰文貞。

二子陟、斌，并早知名。

韋陟

陟，字殷卿，代爲關中著姓，人物衣冠，弈世榮盛。安石晚有子，及爲并州司馬，始生陟及斌，俱少聰敏，頗異常童。陟自幼風標整峻，獨立不群，安石尤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始十歲，拜温王府東閣祭酒，加朝散大夫，累遷秘書太常

中丞楊茂謙所指控，出任蒲州刺史。不久，轉任青州刺史。

韋安石起初在蒲州時，太常卿姜皎以私事相囑托，韋安石拒絶了他，姜皎大怒。開元二年，姜皎的弟弟姜晦任御史中丞，因爲韋安石等人做宰相時，共同接受了中宗的遺詔，宗楚客、韋温删除了中宗令相王輔政的一段話，由於韋安石不能糾正此事的緣故，命令侍御史洪子輿檢舉彈劾韋安石。洪子輿因此事發生在赦令之後，堅持説不行。監察御史郭震迎合姜皎等人的意旨，越級上奏，於是皇帝下詔説："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彦昭等，過去在先朝，承蒙厚賞，有幸獲得機遇，可他們長久在朝廷裏，朋黨勾結，這是人人皆知的。景龍末年，惡人生禍，混亂之間，人神怨憤，不曾聽説捨生取義，直道正言，便删削了讓太上皇輔政的言辭，依從了韋氏臨朝的謀劃。朕時常克制忍耐，使他們再次得到高官，想讓他們感到慚愧害怕，衹是稍微懲罰以前的罪過，他們却仍然因循舊錯，苟且安於榮寵。可依照貶謫官吏的典章，以激勵侍奉君主的節操。韋安石可任沔州别駕，韋嗣立可任岳州别駕，趙彦昭可任袁州别駕，均爲員外官。"韋安石到沔州後，姜晦又上奏説："韋安石曾檢校定陵的營造，私藏公物據爲己有。"詔令下到本州追尋贓物，韋安石嘆息道："這衹是要我死罷了！"激憤而死，終年六十四歲。開元十七年，追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年，因爲兒子顯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郇國公，謚號文貞。

韋安石兩個兒子，韋陟、韋斌，都早有名氣。

韋陟，字殷卿，世代爲關中大姓，品貌風度合乎文明禮教，代代榮耀顯盛。韋安石晚年得子，直到做并州司馬時，纔生下韋陟和韋斌，他倆從小都聰明機靈，很不同於平常兒童。韋陟自幼器度嚴肅莊重，卓越出衆，韋安石尤其喜愛他。神龍二年，韋安石任中書令，韋陟剛滿十歲，拜授温王府東閣祭酒，加授朝散大夫，多次

丞，有文彩，善隸書，辭人、秀士已游其門矣。開元初，丁父憂，居喪過禮。自此杜門不出八年，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典墳，不捨晝夜，文華當代，俱有盛名。于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宋公見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歷洛陽令，轉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辭宗，爲中書令，引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文誥，時人以爲美談。

升任秘書太常丞，善於詞章，擅長隸書，文人、才子往來於他家。開元初年，韋陟爲父親守喪，居喪超過了禮制。從此八年閉門不出，與弟弟韋斌相互勉勵，探討經典，日以繼夜，文章光耀當代，一同享有盛名。當時享有才名的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韋陟唱和詩章游宴娛樂。廣平宋璟見到韋陟感嘆說："盛德遺範，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韋陟歷任洛陽令，改任吏部郎中。一代辭宗張九齡，任中書令時，引薦韋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共同主持奏章制詔，人們傳爲美談。

後爲禮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辭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核，片善無遺，美聲盈路。後爲吏部侍郎，常病選人冒名接脚，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僞集者冒進。陟剛腸嫉惡，風彩嚴正，選人疑其有瑕，案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贖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韋陟後來任禮部侍郎。韋陟喜愛接待引進後輩，尤其能賞鑒文章，即使晚輩辭人，他也無不熟悉。從前主考官擇取選拔考生，全憑一場考試成績的優秀，録取登科者，不能網羅所有人才。韋陟則先索取考生從前的文章，并令考生秉報自己所擅長的詩文，在考試前一天，確知他的長處，然後再按照常規考核，一點小的優點也不遺棄，因此贊美之聲充滿道路。韋陟後來任吏部侍郎，常常憎惡那些候選的人冒名頂替，空員既然很少，取士確實很難，正規調任的被排擠，虛假冒名的却能進用。韋陟剛直嫉惡，神情嚴正，如果懷疑候選人有假，他就拍案盤問，冒名者無不俯首認罪。每年都收回數百員空缺，以留給那些被壓抑在下邊不得升進的人，他常對親近的人說："如果讓我主持銓選考核工作一兩年的話，便無人可選了。"

陟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僮奴，勢侔於王家主第。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如道義相知，靡隔貴賤，而布衣韋帶之士，恒虛席倒屣以迎之，時人以此稱重。

韋陟門第高貴，很早就在朝任官，婢女門僕，侍奉在左右的有十幾人，衣書藥食，都有專人掌管，而車馬僮奴，氣勢與王侯之家相等。他自以爲才能門第品貌風度，足以安坐而得到三公的地位，很以簡約尊貴自居，善於引導接納後進，對那些同在朝班的顯貴，却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如果遇到道義上的知己，不拘貴賤，對布衣韋帶的貧賤之士，總是虛席以待倒履相迎，當時人因此稱贊尊重他。

李林甫忌之，出爲襄陽太守，兼本道采訪使，又改陳留采訪使，復加銀青光禄大夫。天寶中襲封郇國公，

李林甫忌恨他，將他排擠出朝任襄陽太守，兼本道采訪使，又改任陳留采訪使，再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天寶年間襲封郇國公，因親屬犯罪受

以親累貶鍾離太守，重貶義陽太守。尋移河東太守，充本道采訪使。

十二年入考，在華清宫。右相楊國忠惡其才望，恐踐台衡，乃引河東人吴象之謂曰："子能使人告陟乎？吾以子爲御史。"象之曰："能。"乃告陟與御史中丞吉温結托，欲謀陷朝廷，又誘陟侄韋元志證之。陟坐貶爲桂州桂嶺尉，未之任，再貶昭州平樂尉。

會禄山反，陷洛陽，陟愛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應，潛令吏卒伺其所居，欲脅之令陟憂死。其土豪人勸陟曰："昔張燕公竄逐，藏於陳氏，以免危亡。詔命儻來，誰敢申覆？未若輕舟千里，且泛谿洞，候事清徐出，豈不美也！"陟慨然應之曰："我積信於國朝，非一代也。况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爾，其敢逃刑？燕公之謀，誠愧厚意，不能從也。"因謝遣之，乃堅卧不動。

經歲餘，潼關失守，肅宗即位於靈武，起爲吴郡太守，兼江南東道采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賈遊巖手詔追之。未至鳳翔，會江東永王擅起兵，令陟招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陟以季廣琛從永王下江，非其本意，懼罪出奔，未有所適，乃有表請拜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安反側。因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摇，人心安危，實在兹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誓衆曰："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

連累而貶爲鍾離太守，再貶爲義陽太守。不久移任河東太守，充任本道采訪使。

韋陟十二年入京考核，在華清宫。右相楊國忠嫉惡他的才能聲望，恐怕他登上宰相職位，便召來河東人吴象之説："你能讓人控告韋陟嗎？我任你爲御史。"吴象之説："能。"於是誣告韋陟與御史中丞吉温結交，想要陰謀顛覆朝廷，又誘引韋陟的侄子韋元志作證。韋陟因此獲罪貶爲桂州桂嶺尉，未及上任，再貶爲昭州平樂尉。

適逢安禄山反叛，攻陷洛陽，韋陟的愛弟韋斌被賊俘獲，楊國忠想要誣陷韋陟與叛賊裏通外合，暗中令吏卒窺察他的住所，想以脅迫手段令韋陟憂憤而死。當地豪士勸韋陟説："過去張燕公流放，藏在陳氏家，以避免危亡。治罪的詔命倘若傳來，誰敢申訴翻案？不如輕舟千里，暫且泛游溪洞，等真相澄清了再出來，不很好嗎！"韋陟感慨地回答他説："我家深受國家朝廷信任，不止一代。况且平素的心意，没有辜負神靈天理，既然是命該如此，又怎敢逃避罪刑？張燕公的計謀，實在有愧厚望，我不能學他。"便表示謝意讓他離去，一直堅守在家毫不動摇。

一年有餘，潼關失守，肅宗在靈武即位，起任韋陟爲吴郡太守，兼江南東道采訪使。韋陟還未到吴郡，肅宗又派宦官賈遊巖持親筆詔令追回他。韋陟未到鳳翔，適逢江東永王擅自起兵，便令韋陟前往招諭，授任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韋陟因爲季廣琛跟從永王起兵下江，并不是他的本意，因懼怕獲罪出逃在外，没有可投奔的地方，於是上表請求拜授季廣琛爲丹陽太守，兼御史中丞、緣江防禦使，以便穩定他的疑慮之心。於是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一同到安州，韋陟對高適、來瑱説："如今中原尚未恢復，江淮動摇，人心安危，的確在於今日。若不齊心同盟執信效忠，以此宣示四方，令人們知曉三帥一心，萬里同力，就難以成就大事。"韋陟推舉來瑱爲當地之主，并訂下盟書，登上盟壇告誡衆人説："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來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韋陟，淮南節度

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

無何，有詔令陟赴行在。陟以廣琛雖承恩命，猶且遲迴，恐後變生，禍貽於陟，欲往招慰，然後赴徵，乃發使上表，懇言其急。陟馳至歷陽，見廣琛，且宣恩旨，勞徠行賞，陟自以私馬數匹賜之，安其疑懼。即日便赴行在，謁見肅宗，肅宗深器之，拜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辭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由此疏之。時朝臣立班多不整肅，至有班頭相吊哭者，乃罷陟御史大夫，顏真卿代，授吏部尚書。自後任事寵臣，皆後來初用，望風畏忌，道竟不行。因宗人伐墓柏，坐不能禁，出爲絳州刺史。乾元二年，入爲太常卿。吕諲再入相，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兼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寇逼河洛，副元帥李光弼議守河陽，令陟率東京官屬入關迴避，乃領兵守陝州。有詔遷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候光弼收復河洛，令陟依前居守。

陟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擠。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緯之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得志，乃嘆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

使、御史大夫高適等，奉國威命，各鎮一方，糾合三軍，剪除凶暴，好惡相同，没有二心。如果背叛盟約，就將喪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鑒察此言。”韋陟等人辭意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動，無不流淚。後來人們在江表立碑記載了這一忠烈壯舉。

不久，有詔書命令韋陟前往行在所。韋陟覺得季廣琛雖已接受恩命，却仍有遲疑，恐怕以後發生變故，將禍患留給自己，想要前去招撫慰問一番，然後奔赴徵召，於是派人進上奏表，懇切説明事情的急迫。韋陟騎馬趕到歷陽，見到季廣琛，一面宣諭聖上的恩旨，慰勞行賞，又將自己的幾匹馬賜給季廣琛，以安定他疑懼的心情。當天便前往行在所，謁見肅宗，肅宗很器重他，拜授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説房琯有大臣器量，具有宰相的才能，聖朝不能容納，文辭旨意荒唐不近情理，肅宗令崔光遠與韋陟以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共同訊問杜甫。韋陟因此上奏説：“杜甫所論房琯之事，雖遭貶黜，仍不失諫臣的原則。”皇上由此疏遠韋陟。當時大臣們在朝班中多不能恭謹嚴肅，以至於有人竟在班殿上爲他人吊喪哭泣，於是罷免韋陟御史大夫，由顏真卿接替，授任韋陟吏部尚書。此後任職的寵臣，都是後來新進用的人，韋陟望風畏懼，竟不敢依照道義行事。因爲同族人砍伐墓柏，韋陟因不能禁止而獲罪，出任絳州刺史。乾元二年，召入任太常卿。吕諲再次入朝擔任宰相，推薦韋陟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兼任東京畿觀察處置等使。逆賊史思明進逼河洛，副元帥李光弼建議防守河陽，讓韋陟率領東京官員入關迴避，於是韋陟領兵守備陝州。下詔升任吏部尚書，東京留守如故，令他停留在永樂，不許到京城，等候李光弼收復河洛，令韋陟依舊回東京留守。

韋陟早有做宰相的名望，相繼被李林甫、楊國忠所排擠。等到中原發生戰亂，天下局勢緊迫，韋陟常常自認爲身負治國的才幹，遭受後生的毁謗，又被聖上懷疑，經常鬱鬱不得志，并嘆息道：“我的命運將在此走入窮途末路嗎？有大

非天命乎！”因遘疾，上元元年八月，卒於虢州，時年六十五，贈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詔曰：“竭忠之臣，殁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終，抑惟恒典。故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含大雅。頃者詢謨舊德，保釐成周，眷彼郊圻，資其慎固。而凶胡殘醜，密邇河洛，命居陜、虢，時俟翦除。纔加喉舌之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殂殁，良深震悼。升車而復，以申三襚之恩；在牖加紳，宜崇八座之寵。可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爲“忠孝”。刑部尚書顔真卿以爲忠則以身許國，見危致命，孝則晨昏色養，取樂庭闈，不合二行殊高，以成“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駁之，紛議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達其體，請從太常之狀而奏。

陟子允。

韋斌

斌，景雲初安石爲宰輔時，授太子通事舍人。早修整，尚文藝，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兄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業爲女平恩縣主求婚，以斌才地奏配焉。遷秘書丞。天寶初，轉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當代辭人，特爲推挹。天寶中，拜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陟先爲中書舍人，未幾遷禮部侍郎，陟在南省，斌又掌文誥。改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構陷刑部尚書韋堅，斌以親累貶巴陵太守，移臨安太守，加銀青光禄大夫。斌授

志而不能施展，難道不是天命嗎！”由此患病。上元元年八月，死在虢州，終年六十五歲，追贈荆州大都督。永泰元年，皇帝下詔説：“竭盡忠誠的臣子，至死不停止使命，侍奉皇上的節操，臨終無一點私心，思念着給以尊榮之禮，按照長久以來的令典。已故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任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忠厚正直，莊重嚴肅，弘揚禮法，爲人表率，學識超過通儒，文德包含大雅。從前徵詢他的深謀，治理安定成周，寄望他屏衛都邑郊野，依賴他得以充實穩固。而凶胡殘忍，逼近河洛，命令他居守陜、虢，等待時機剪除。方纔加授殊榮，很快感染重病。正希望他能够長壽，病情得到好轉，却忽然逝世，深感震驚悲痛。乘車出外而招魂靈，以便施予三倍喪物的恩榮；窗下祭奠而加紳帶，應當尊崇八座的寵遇。可追贈韋陟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建議定謚號爲“忠孝”。刑部尚書顔真卿認爲忠就是以身許國，不惜犧牲生命，孝就是早晚奉養，取悦父母，不可能做到兩種品行都十分高尚，而成就“忠孝”。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又給與駁斥，評議紛紛不已。右僕射郭英乂不懂得禮法，請求依從太常博士的狀書上奏。

韋陟的兒子韋允。

韋斌，景雲初年韋安石任宰相時，授任太子通事舍人。韋斌年輕時品行端正，愛好文藝，儀態嚴肅，有大臣氣度，與兄長韋陟齊名。開元十七年，司徒薛王李業爲女兒平恩縣主求婚，因爲韋斌的才能和門第而上奏許爲婚配。升任秘書丞。天寶初年，改任國子司業，徐安貞、王維、崔顥，都是當代辭人，對他特别推許。天寶年間，拜授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兄長韋陟先任中書舍人，不久升任禮部侍郎，韋陟在尚書省，韋斌又掌管文誥。改任太常少卿。天寶五載，右相李林甫誣陷刑部尚書韋堅，韋斌因爲親族關係受連累而貶爲巴陵太守，移任臨安太守，加授銀青光禄大夫。韋斌授五品官時，兄長韋陟

五品時，兄陟爲河東太守，堂兄由爲右金吾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列戟，衣冠之盛，罕有其比。

十四載，安禄山反，陷洛陽，斌爲賊所得，僞授黄門侍郎，憂憤而卒。及克復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贈秘書監。

安石兄叔夏别有傳。從父兄子抗，從祖兄子巨源。

爲河東太守，堂兄韋由爲右金吾將軍，韋紹爲太子少師，四人同時門前列戟，士大夫的顯貴，無以倫比。

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叛，攻陷洛陽，韋斌被叛賊俘獲，授任僞官爲黄門侍郎，憂憤而死。等到收復了兩京，肅宗乾元元年，追贈他爲秘書監。

韋安石的兄長韋叔夏另有傳。堂兄的兒子韋抗，同曾祖堂兄的兒子韋巨源。

韋抗

抗，弱冠舉明經，累轉吏部郎中，以清謹著稱。景雲初，爲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一。都輦繁劇，前後爲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無幾，遷右臺御史中丞，人吏詣闕請留，不許，因立碑於通衢，紀其遺惠。開元三年，自左庶子出爲益州長史。四年，入爲黄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待賓擁徒作亂，詔抗持節慰撫。抗素無武略，不爲寇所憚。在路遲留不敢進，因墜馬稱疾，竟不至賊所而還。俄以本官檢校鴻臚卿，代王晙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時抗弟拯爲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部，時人榮之。尋以薦御史非其人，出爲安州都督，轉蒲州刺史。十一年，入爲大理卿，其年代陸象先爲刑部尚書，尋又分掌吏部選事。十四年卒。抗歷職以清儉自守，不務産業，及終，喪事殆不能給。玄宗聞其貧，特令給靈輿，遞送還鄉。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抗爲京畿按察使時，舉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爲判官及支使，其後昇卿等皆名位通顯，時人以抗有知人之鑒。

韋抗，二十歲考中明經科，幾次改任吏部郎中，以清廉謹慎著稱。景雲初年，任永昌令，不用嚴刑而使政令嚴明一致。京畿事務極爲煩雜，在他前後任職的人，在賞罰適度方面，没有比韋抗更稱職的。不久，升任右臺御史中丞，人們前往朝廷請求批准韋抗留任，没有得到允許，便在大道旁立碑，記載他以往的恩惠。開元三年，韋抗由左庶子出任益州長史。四年，召入任黄門侍郎。八年，河曲叛胡康待賓聚集黨徒作亂，詔令韋抗持節前往安撫。韋抗平素没有軍事謀略，敵寇不怕他。因此他在路途遲緩停留不敢前進，藉口從馬上掉下來受傷，最終没有到達叛賊那裏就返回來了。不久韋抗以本官檢校鴻臚卿，接替王晙爲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當時韋抗的弟弟韋拯爲萬年令，兄弟倆同時管理京城，被當時人所稱贊。不久因爲他推薦的御史不稱職，出任安州都督，改任蒲州刺史。十一年，召入任大理卿，同年接替陸象先任刑部尚書，不久又分管吏部的銓選工作。十四年去世。韋抗做官以清儉自守，不置家産，他死後，辦理喪事的費用幾乎不能自給。玄宗聽説了他的清貧，特令給與靈車，送歸家鄉。追贈太子少傅，謚號叫貞。韋抗任京畿按察使時，推薦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爲判官及支使，後來梁昇卿等人名聲與官位都很顯赫，當時人認爲韋抗有知人的才能。

韋巨源

巨源，周京兆尹總曾孫也。祖匡伯，襲祖爵鄖國公，入隋改封舒國

韋巨源，是北周京兆尹韋總的曾孫。祖父韋匡伯，襲承祖上封爵爲鄖國公，到隋朝改封舒

公，官至尚衣奉御。

巨源則天時累遷司賓少卿，轉司府卿、文昌右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三年，轉夏官侍郎，依前平章事。有吏才，勾覆省內文案，下符剥徵，雖爲下所怨苦，然亦頗收其利。證聖初，出爲鄜州刺史，尋拜地官尚書、神都留守。長安二年，詔入轉刑部尚書，又加太子賓客，再爲神都留守。

神龍初，入拜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又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鄖縣伯。時安石爲中書令，以是巨源近屬，罷知政事。巨源尋遷侍中、中書令，進封舒國公，附入韋后三等親，敘爲兄弟，編在屬籍。是歲，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祝欽明、蘇瓌等定《垂拱格》及《格後敕》，前後計二十卷，頒下施行。時武三思先有實封數千户在貝州，時屬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并合捐免；巨源以爲穀稼雖被湮沉，其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户口頗多流散。

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天下，許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狀以示百僚，仍大赦天下，内外五品已上官母妻各加封邑。時中宗既雅信符瑞，巨源又贊成其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雉皆雊，咎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蓋與韋皇后繼敘源流，佞媚官爵，疑其開導，以踵則天。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闕趙延禧等，或相諷諭，或上表章，謬説符祥，朋黨取媚，識者嗟憤。

國公，官做到尚衣奉御。

韋巨源在武則天時期多次升任司賓少卿，改任司府卿、文昌右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壽三年，韋巨源改任夏官侍郎，平章事依舊。韋巨源有做官的才幹，審核整理尚書省的文書檔案，下令苛刻徵求各種材料，雖被下屬埋怨，却也很能收到成效。證聖初年，出任鄜州刺史，不久又拜授地官尚書、神都留守。長安二年，下詔召入改任刑部尚書，又加授太子賓客，再任神都留守。

神龍初年，召入韋巨源拜授工部尚書，封同安縣子。韋巨源又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晋封鄖縣伯。當時韋安石爲中書令，因爲是韋巨源的近親，被罷免知政事。韋巨源不久升任侍中、中書令，晋封舒國公，附入韋后的三等親族，排爲兄弟序列，編在家族名册。這年，韋巨源奉制與唐休璟、李懷遠、祝欽明、蘇瓌等制定《垂拱格》及《格後敕》，前後共計二十卷，頒布施行。當時武三思先有實封數千户在貝州，適逢發大水，刺史宋璟建議應予减免這裏的租庸及封户丁口租税；韋巨源認爲莊稼雖被湮没，而蠶桑還在，可强令繳納庸調，爲此河朔地區人口流散很多。

景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衣箱中的裙子上有五色雲浮現，許久纔散去，韋巨源認爲是非同尋常的祥瑞，請求布告天下，得到皇帝允許。中宗又令畫工畫下五色雲的形狀以宣示百官，并大赦天下，朝内外五品以上官員的母親妻子各加封邑。當時中宗特别相信符瑞的徵兆，韋巨源又助長這種妖妄不實的觀念。這一年隕星墜落響聲如雷，野鷄一齊鳴叫，這樣的災禍徵兆，却没聽到韋巨源有何説法。韋巨源與韋皇后叙列親族源流，以諂媚獲取官爵，可能就是韋巨源啓發誘導韋后，讓她步武則天的後塵。當時有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常少卿鄭愔、兵部尚書宗楚客、右補闕趙延禧等，有的委婉勸説，有的進上表章，妄説祥瑞徵兆，結黨相互取媚，有識的人怨憤感慨。

景龍三年，拜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未幾，又拜尚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時國家將有事於南郊，而巨源希韋后之旨，協同祝欽明之議，言皇后合助郊祀，竟以皇后爲亞獻，巨源爲終獻，又以大臣女爲齋娘。及韋庶人之難，家人令巨源逃匿，巨源曰："吾國之大臣，豈得聞難不赴?"乃出，至都街，爲亂兵所殺，時年八十。

睿宗即位，贈特進、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曰"昭"。户部員外郎李邕駁之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托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禄，同族則醜正安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不當。"初，巨源與安石迭爲宰相，時人以爲情不相協，故邕以此稱之。處直仍固請依前謚爲定。邕又駁曰：

夫古之謚，在乎勸沮，將杜小人之業，冀長君子之風。故爲善者雖存不責仕，而没有餘名，此賢達所以砥節也；爲惡者雖生有所幸，死懷所懲，此回邪所以易心也。嗚呼！巨源嘗未斯察，而乃聞義不從，與惡相濟，蓄罔上之志，協群凶之謀，苟容聖朝，貪昧厚禄，自以宰臣之貴，不崇朝而罝害者，固鬼得而誅之也。彼則匹夫之微，未受命而行刑者，固人得而誅之也。幽明之憤，斷焉可知，天地之心，自此而見矣。頃者皇運中興，功臣翼政。時序未幾，邪逆執權，奸慝者拜爵於私門，忠正者降黜於藩郡。巨源此際，用事方殷。且於阿韋何親，而結爲昆季；於國家何力，而累忝大官。此則暗通中人，附會武氏，托城社之固，亂

景龍三年，拜授韋巨源尚書左僕射，依舊知政事。不久，又拜授尚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仍舊監修國史。當時國家將在南郊祭天，而韋巨源迎合韋后的旨意，附和祝欽明的議論，説皇后應當輔助郊祀，竟以皇后爲亞獻，韋巨源爲終獻，又以大臣的女兒爲齋娘。等到韋庶人遭難，家人讓韋巨源逃跑躲藏，韋巨源説："我是國家的大臣，豈能聽到危難而不前往解救?"於是出門，來到街上，被亂兵殺死，終年八十歲。

睿宗即位，追贈韋巨源特進、荆州大都督。太常博士李處直提議爲韋巨源定謚號叫"昭"。户部員外郎李邕駁斥説："武三思推薦他做宰相，阿韋依托他爲親族，無功封爵，無德受禄，對同族他詆毁韋安石，對外人他勾結宗楚客，謚號叫'昭'，恐怕實在不妥當。"起初，韋巨源與韋安石相繼爲宰相，當時人認爲二人不和，所以李邕就是針對此事而説的。李處直仍堅持請求依照先前的謚號爲準。李邕又駁斥説：

大凡古代的謚法，在於有所勉勵有所抑止，以此杜絶小人的行爲，希望助長君子的風範。所以行善的人雖然活着不能仕宦顯達，死後却留下美名，這就是賢能通達的人之所以砥礪節操的原因；做惡的人雖然生前受到寵幸，死後却得到應有的懲罰，這就是枉曲不正的人之所以革心改過的緣故。唉！韋巨源不曾明白這個道理，因而見善而不順從，與惡人相互勾結，蓄藏欺上的心志，協同群凶的陰謀，苟且容身聖朝，貪圖高官厚禄，自以宰相的尊貴，轉眼之間而招致殺身之禍，這本是鬼神對他的誅罰。那位殺他的兵卒祇是一介匹夫，未受朝命而執行刑法，這本是人對他的誅殺。人鬼共憤，完全可知，天地之心，從此可見了。先前皇運重新振興，功臣輔佐朝政。時間不久，邪惡掌權，奸詐的人拜爵於權貴之門，忠正的人貶黜到偏遠之地。韋巨源在這個時候，玩弄權勢正盛。他與阿韋有什麽血緣關係，却結爲兄弟；對國家有什麽功勞，却連任大官。這

皇家之基。其罪一也。又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酌於禮經，陳於郊祭。將以對越天地，光揚祖宗，既告成功，以觀海內。惟昔亞獻，不聞婦人，阿韋蓄無君之誠，懷自達之意，潛圖帝位，議啄皇孫，升壇擬儀，拜賜明命，將預家事，無守國章。巨源創迹於前，悖逆演成於後。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并言之莫從。其罪二也。又上天不吊，先帝遇毒，悔禍無徵，阿韋將篡。畫計未果，逆心尚搖，周章夷猶，倉卒迷謬。於是太平公主矯爲陳謨，上官昭容紿草遺詔，故得今上輔政，阿韋參謀。將大業垂成，而休命中輟者，職由巨源躡韋温之足，楚客附巨源之耳，梟聲遽發，狼顧相驚，以阿韋臨朝，以韋温當國。其罪三也。又人爲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巨源屢踐台輔，專行勾徵，廢越條章，崇尚侵刻，樹怨天下，剥害生靈，兆庶流離，户口減耗。况以三思食邑，往在貝州，時屬久陰，災逢多雨。租庸捐免，申令昭明，匪今獨然，自古不易。三思慮其封物，巨源啓此異端，以爲稼穡湮沉，雖無菽粟，蠶桑織紝，可輸庸調。致使河朔黎人，海隅士女，去其鄉井，鬻其子孫，飢寒切身，朝夕奔命。其罪四也。但巨源長於華宗，仕於累代，作萬國之相，處具瞻之地，蔽日月之層輝，負丘山之重責，今乃妄加褒述，安能分謗者哉！

是暗通宦官，附會武氏，依托權貴的勢力，動亂皇家的根基。這是他的罪過之一。又國家大事，在於祭祀和戰爭，依照禮經，陳設郊祭。將以此德配享天地，光大祖宗，兼告成功，明示四海。從前作爲亞獻的，從没聽説有婦女，阿韋心中没有對君主的忠誠，却包藏着自達的意圖，暗中謀取帝位，設法迫害皇孫，升壇擬定禮儀，接受賜拜表明受命，干預皇家大事，不守國家法紀。韋巨源施行惡行在前，悖逆庶人推廣在後。當時有禮部侍郎徐堅、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彭景直都上言規勸而不依從。這是他的罪過之二。又上天不予憐憫，先帝遭到毒害，追悔禍亂無證，阿韋將要篡權。謀劃未成，叛心動摇，惶恐遲疑，倉促迷亂。於是太平公主假意陳述大義，上官昭容僞造遺書詔命，因此得以今上輔政，阿韋參謀。然而大業將成，却使得善命中止的原因，主要是由於韋巨源步韋温後塵，宗楚客爲韋巨源密謀，暴亂之聲突起，驚恐不能自安，結果以阿韋臨朝稱制，以韋温主持國政。這是他的罪過之三。另外民是國家的根本，財富充裕方能聚合百姓，奪去百姓的財富自然會使人心離散，没有人心則國家根本無所依靠。韋巨源屢任宰相，專門行使盤剥，廢除條例，崇尚侵奪，結怨天下，傷害生靈，萬民流離，户口減少。况且因武三思的食邑，以往在貝州，當時正值天氣久陰，多雨成災。免除租庸，號令顯明，并非惟獨今天這樣做，自古以來也不曾改變。武三思憂慮他封地的物産歉收，韋巨源開啓這不合正統的作法，認爲莊稼湮没，雖無糧米，蠶桑紡織，却可繳納庸調。致使河朔百姓，邊地男女，背井離鄉，鬻賣子孫，飢寒交迫，朝夕逃命。這是他的罪過之四。韋巨源長在顯赫家族，連續幾代做官，身爲萬國的宰相，處在衆人瞻仰的地位，遮蔽日月的光輝，辜負山岳的重任，如今却隨便加以表彰，怎麽能够分擔他人的指責呢！

當時雖不從邕議，而論者是之。巨源與安石及則天時文昌右相待價，并是五服之親，自餘近屬至大官者數十人。

當時朝廷雖不依從李邕的評議，但議論者認爲他説的很對。韋巨源與韋安石以及武則天時期的文昌右相韋待價，都是五服的親族，後來親屬中做到大官的有幾十人。

趙彦昭

趙彦昭者，甘州張掖人也。父武孟，初以馳騁佃獵爲事。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佃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侍御史，撰《河西人物志》十卷。

趙彦昭，甘州張掖人。父親趙武孟，起初以騎馬打獵爲業。有一次他把肥鮮的獵物交給母親，母親哭着説："你不讀書而這樣熱衷於打獵，我没有指望了。"始終不肯吃烹熟的獵物。趙武孟因此受到感動而勤奮學習，於是博覽并精通了經史之書。參加進士科考試，官做到右臺侍御史，撰寫《河西人物志》十卷。

彦昭少以文辭知名。中宗時，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彦昭爲使，彦昭以既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悦。司農卿趙履温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彦昭曰："計將安出?"履温因爲陰托安樂公主密奏留之，中宗乃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彦昭而往。

趙彦昭年輕時以文章知名。中宗時，幾次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任修文館學士。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贊普，中宗命趙彦昭爲使者，趙彦昭認爲既然充任了外使，恐怕會失去先前的寵幸，很不高興。司農卿趙履温私下對他説："你是國家的宰相，却充任一介使臣，不也太卑賤了嗎?"趙彦昭説："能有什麽辦法呢?"趙履温於是暗中請求安樂公主秘密上奏留下趙彦昭，中宗便派遣左驍衛大將軍楊矩代趙彦昭爲使者前往吐蕃。

睿宗時，出爲涼州都督，爲政清嚴，將士已下皆動足股栗。又爲宋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又爲刑部尚書、關内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

睿宗時，趙彦昭出任涼州都督，處理政務簡約嚴明，將士以下都十分畏服。他又任宋州刺史，召入任吏部侍郎，又任刑部尚書、關内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

彦昭素與郭元振、張説友善，及蕭至忠等伏誅，元振、説等稱彦昭先嘗密圖其事，乃以功遷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户。殿中侍御史郭震奏："彦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托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乃踐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携妻就謁，申猶子之情。于時南憲直臣，劾以霜憲，暫加微貶，旋登寵秩。同惡相濟，一至於此。乾坤交泰，宇宙再清，不加貶削，法將安措? 請付紫微黄門，準法處分。"俄

趙彦昭平常與郭元振、張説友善，等到蕭至忠等被殺，郭元振、張説提出趙彦昭先前曾與他們一起密謀此事，於是趙彦昭因功升任刑部尚書，封耿國公，賜實封一百户。殿中侍御史郭震上奏説："趙彦昭用女巫趙五娘的邪門歪道擾亂綱常，拜她爲姑母，暗中相互利用。因爲得到扶持，纔登上了三公之位。趙彦昭坐着馬車登門訪問，身穿婦人的服裝；帶着妻子前往拜見，表述侄兒的情意。當時御史臺剛直的大臣，曾予以彈劾，結果他衹是受到暫時而輕微的貶抑，不久又得到了榮寵官秩。壞人狼狽爲奸，竟到了如此地步。天地之氣融合貫通，宇宙再次出現清明，對

而姚崇入相，甚惡彦昭之爲人，由是累貶江州别駕，卒。

蕭至忠

蕭至忠，秘書少監德言曾孫也。少仕爲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嘆服。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擢拜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勢，掌選無所忌憚，請謁杜絶，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

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 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爲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爲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説，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虚。"帝深納其言而止。

尋轉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曰：

>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凌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

趙彦昭如不加以貶官削爵，法制將怎樣施行? 請求交付中書門下二省，依法處置。"不久姚崇做了宰相，非常厭惡趙彦昭的爲人，於是將趙彦昭連續貶官爲江州别駕，後來去世。

蕭至忠，是秘書少監蕭德言的曾孫。年輕時出仕做畿尉，以清廉謹慎著稱。一次他與友人相約在大路旁會面，正遇上風雪嚴寒突襲，其他人都跑到屋檐下躲避，蕭至忠説："哪有與人約會却衹顧自己舒適而失去信用的道理?"惟獨他没有離去，衆人無不嘆服。神龍初年，武三思專權，蕭至忠依附他，由吏部員外郎升任御史中丞。又升任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他依靠武三思的權勢，主持選官無所忌怕，杜絶告見求情的人，威名流行天下。不久升任中書侍郎，兼中書令。

節愍太子殺掉武三思後，有武三思的黨羽宗楚客、紀處訥命令侍御史冉祖雍上奏説："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也曾與太子合謀舉兵，請求拘捕交付制獄。"中宗召蕭至忠命他追查此事，蕭至忠哭着上奏道："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難道不能保全自己的一弟一妹，而受人陷害? 國家存亡，正在於此。臣雖然愚昧，却深以爲陛下不該這樣。《漢書》説：'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希望陛下仔細想想這話。况且過去則天皇后想立相王爲太子，相王好幾天吃不下飯，一心請求迎立陛下。堅决辭讓的誠意，爲天下人所傳揚，這就足以表明冉祖雍等人的上奏，全是虚構。"中宗很贊同地接受了蕭至忠的意見而作罷。

蕭至忠不久改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至忠上疏陳述當時的政治説：

> 臣聽説君主之所以分設各種官職機構，目的是爲了求得治理，而尋求治理的方法，一定在於任用賢能。得到了稱職的人公務就能够治理好，任用了没有才能的人這個官職就如同空缺一樣，官職空缺則事務荒廢，事務荒廢則百姓凋零，國家也就會逐漸走向衰敗，原因正在於此。近來選官授職，承擔政

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粱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憸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臺寺之内，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憸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丘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成。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并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托，虚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虚授，人必爲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

事的官員，有的不是因爲才能而升任的，大多不是靠德行而提拔的。他們都是依附了顯貴要人，互相浮誇粉飾，苟且得到高官便是目的，根本没有遠大的謀劃，上下相互欺騙，誰肯直言論及此事？臣聽説官禄爵位是天下的公器，被寵幸的近臣是君主的私惠，祇可以賜金帛使他們富裕，送佳肴讓他們吃喝，以此存記私人的恩澤。如果拿公器作爲私用，就會使請托公正的議論不再流行，憂國的人們心意離散；如果以小私妨害大公，就會使賄賂的門户大開，直言正論的道路斷絶。奸邪小人升進，君子道義消失，日縮月減，最終衰敗，這正是所任官員不能稱職的緣故。從前漢代的館陶公主爲兒子求做一員郎官的職位，明帝對她説："郎官這一職位上合星宿，統管百里，如果任用了不稱職的人，百姓必定遭殃。"於是賜錢十萬了事。這正是大公之道不能損傷，恩私之情没有衰減，良史秉筆直書，傳爲美談，至今稱頌不絶於口的原因。當今機構臃腫，冗員成倍，祈求做官的仍然不斷，一天比一天增多。陛下賜給不盡的恩澤，近戚却有無邊的欲望，賣官利己，枉法徇私。朝廷上下，高官盈滿，品級越發輕易授予，恩賞依然没有限度。奸邪小人，冒進而不知廉正；文雅君子，知難而退隱田野。有才的人不用，任用的人不才，二事相互對照，約有十分之五。所以人們不能盡力效勞，如果做官的人不稱職，想要求得治理，實在難以達到。臣私下看見宰相以及近臣要官的子弟，大多占據好官爵，他們同那些高官權貴的親戚一樣，很少有真才實學，祇靠互相囑托説情，空享官吏的榮華。《詩經》説："東家的孩子，辛勤勞苦得不到賞賜。西家的孩子，穿着華麗的衣服。私家的孩子，可以做官任職。有的喝着美酒，有的連水漿也喝不到。有的佩帶着貴重的玉石，却没有真正的才幹。"這是説王政不能公平，百官廢棄職位，私家的子弟，徒占其位做了高官，不稱職的人，徒然

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强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并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

佩玉拖帶。愚臣希望陛下想想居安思危的含義，施行改弦易轍之道，愛惜爵位賞賜，衡量才能謀略，官不虚授，人必稱職，把君子提拔到親近顯要的職位，把小人貶退到閑散偏僻的地方，政令一致，賞罰分明，私不害公，情不枉法，則是天下人的萬幸。臣看到永徽舊例，宰相子弟大多出任外地官職，不僅是爲了抑制强宗、削弱大族，也是爲了逐退無能、擇取賢才。希望陛下遠查舊典，近遵先聖，特别頒布明詔，命令宰相以下及各部門長官的子弟，一律改授外官，希望他們分理四方，共安百姓，朝野統一，遠近太平。

疏奏不納。

蕭至忠的疏奏没被采納。

明年，代韋巨源爲侍中，仍依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訥潛懷奸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庶人又爲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中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成禮日，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第二年，蕭至忠代韋巨源爲侍中，并依舊修國史。不久升任中書令。當時宗楚客、紀處訥暗藏奸計，樹立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都卑恭順從自我保全，絲毫不敢給予匡正。蕭至忠處在這些人當中，很能堅守正道，當時的議論都很推重他。中宗也説："各位宰相中，蕭至忠最愛護我。"韋庶人曾爲她的亡弟追贈汝南王韋洵與蕭至忠的亡女冥婚合葬，韋氏失敗後，蕭至忠挖開墳墓，取回了女兒的棺材，人們因此而譏諷他。蕭至忠還曾將一個女兒許配給韋庶人舅舅崔從禮的兒子，舉行婚禮那天，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當時人稱之爲"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睿宗即位，景雲初，出爲晉州刺史，甚有能名。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申意，求入爲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千牛，爲亂兵所殺，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即納其請。召拜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尚書。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冲、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

睿宗即位，景雲初年，蕭至忠出任晉州刺史，很有善於治理的名聲。當時太平公主掌權，蕭至忠暗地派私使去表明意願，請求入京城任職。殺掉韋氏的時候，蕭至忠的一個兒子任千牛，被亂兵殺死，公主希望蕭至忠能因此而生怨恨，可與自己一起謀事，便接受了他的請求。召入拜授刑部尚書、右御史大夫，再升任吏部尚書。先天二年，蕭至忠又任中書令。同年，蕭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冲、徐堅、劉子玄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下詔加爵賜物各自不等。

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

不久，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羲及蕭至忠連

及至忠并户部尚書李晋、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泄，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没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己，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禄，亦無所賑施。及籍没，財帛甚豐，由是頓絶聲望矣。

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

同户部尚書李晋、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反的事情泄露，蕭至忠馬上逃入山寺中，不幾天，被追捕殺掉，没收了他的家財。蕭至忠雖然清廉儉樸嚴格要求自己，但是簡易節約自高自大，不曾接待賓客，得到的俸禄，也從不賑濟施捨。等到被抄家時，財帛很多，由此蕭至忠完全没有了聲望。

蕭至忠的弟弟蕭元嘉，任工部侍郎；蕭廣微，任工部員外郎。

宗楚客

宗楚客者，蒲州河東人，則天從父姊之子也。兄秦客，垂拱中潛勸則天革命稱帝，由是累遷内史。後與楚客及弟晋卿并以奸贓事發，配流嶺外。秦客死，楚客等尋復追還。楚客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初，爲太僕卿。武三思用事，引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晋卿累遷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既殺武三思，兵敗，逃於鄠縣，楚客遣使追斬之，仍令以其首祭三思及崇訓喪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尤加親信，未幾，遷中書令。楚客雖迹附韋氏，而嘗别有異圖，與侍中紀處訥共爲朋黨，故時人呼爲宗、紀。

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内地，楚客與晋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所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於是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

> 臣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案宗楚客、紀處訥等，性惟險詖，志越溪壑，幸以遭逢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效

宗楚客，蒲州河東人，是武則天堂姐的兒子。兄長宗秦客，垂拱年間暗中勸説武則天革李唐的命自己稱帝，因此幾次升任内史。後來他與宗楚客及弟弟宗晋卿一同因爲貪贓的事情敗露，被流放嶺外。宗秦客死後，宗楚客等人不久又被朝廷召回。宗楚客幾次升任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初年，爲太僕卿。武三思當權，引用宗楚客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晋卿幾次升任將作大匠。節愍太子殺掉武三思後，打了敗仗，逃到鄠縣，宗楚客派使者追殺了他，并命令用太子的首級祭奠武三思和武崇訓的靈柩。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特别親近信任宗楚客，不久，升任中書令。宗楚客雖然依附韋氏，却常常另有打算，與侍中紀處訥結爲朋黨，所以當時人稱爲宗、紀。

景龍年間，西突厥的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多次相互侵擾，西部邊疆不得安寧。安西都護郭元振上奏請求將忠節所部遷移到内地，宗楚客與宗晋卿、紀處訥等各自接受了忠節的厚禮，上奏請求發兵討伐娑葛，不采納郭元振的奏章。娑葛知道後大怒，舉兵入侵，邊境禍患嚴重。於是監察御史崔琬上奏彈劾宗楚客等人説：

> 臣聽説四馬肥碩高大，即使是好車夫也不能駕馭；二心侍奉君主，一定要嚴厲懲罰决不可寬恕。謹察宗楚客、紀處訥等，品性險惡邪僻，一心貪得無厭，幸好遇到聖主，累加高官厚禄，承受安樂敬愛的恩澤，身居輔佐治理的地位。却不能專心磨礪操守，憂

涓塵，以裨川岳。遂乃專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獫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問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論之者懼禍以結舌，語之者避罪以鉗口。但晉卿昔居榮職，素闕忠誠，屢抵嚴刑，皆由黷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禄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悛改，仍徇贓私，此而可容，孰不可恕？臣謬參直指，義在觸邪，請除巨蠹，用答天造。楚客、處訥、晉卿等驕恣跋扈，人神同疾，不加天誅，詎清王度。并請收禁，差三司推鞫。

國如家，奉獻滴水微塵的力量，補益於大河高山。他們專門作威作福，大肆樹立朋黨，没有忠君的心意，缺乏大臣的節操。暗中勾結突厥，收納財禮不計其數；公然勾引凶頑，受賄没有窮盡。醜惡的名聲充斥，污穢的行爲顯明。况且他們與境外的交往，情形難以猜測，如今娑葛反叛，邊疆不得安寧，祇因這些賊臣，使得娑葛怨恨中原。想要議論此事的人因爲懼怕禍害而結舌不語，想要説起此事的人爲了躲避罪罰而鉗口不談。但是宗晉卿從前身居高官，平時缺少忠誠，多次身遭嚴罰，都是因爲納賄。如今宗楚客等又承蒙皇上偏愛，頻頻沐浴皇恩，高官厚禄大權，當朝無人能比。他不曾有所悔改，仍舊貪贓徇私，此事若可容忍，何事不可饒恕？臣以謬論直言指責，義在辨觸奸邪，請求除掉大蠹，報答天地人皇。宗楚客、紀處訥、宗晉卿等人驕横跋扈，人神共同憎恨，不加以誅殺怎能澄清王政。請求將他們一并收禁，交付三司審問。

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對仗劾彈者，即俯僂趨出，立于朝堂待罪。楚客更咤鰓作色而進，自言以執性忠鯁，被琬誣奏。中宗竟不能窮核其事，遽令琬與楚客等結爲義兄弟以和解之。韋氏敗，楚客與晉卿等皆伏誅。

依照舊例，大臣如受到御史對着儀仗彈劾，就得彎腰曲背急忙退出，立在朝堂等待問罪。宗楚客反而惡言怒色地走上前，自言因秉性忠誠鯁直，被崔琬誣告。中宗最終不能徹底核實此事，便令崔琬與宗楚客等人結拜爲義兄弟來和解他們。韋氏失敗，宗楚客與宗晉卿等全部被處死。

紀處訥

紀處訥者，秦州上邽人也。娶武三思妻之姊，由是累遷太府卿。神龍中，嘗因穀貴，中宗召處訥親問其故。武三思諷知太史事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言，“其夜有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斯應”。帝以爲然，降敕褒述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無幾，進拜侍中，與楚客等同時伏誅。

紀處訥，秦州上邽人。娶了武三思妻子的姐姐，因此幾次升任太府卿。神龍年間，曾經因爲穀價昂貴，中宗召紀處訥親自尋問緣故。武三思指使知太史事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太史令傅孝忠奏告，“這天晚上有攝提星進入太微星，來到帝座星。這表明王者與大臣私相接觸，大臣能奉獻忠誠，所以有此應驗”。中宗認爲真的如此，便下詔褒揚紀處訥，賜衣一副、綵六十段。不久，升任侍中，後來與宗楚客等同時處死。

史官曰：大帝、孝和之朝，政不由己，則天在位，已絶綴旒，韋后司晨，前踪覆轍。當是時，奸邪有黨，宰執求容，順之則惡其名彰，逆之則憂其禍及，欲存身致理者，非中智常才之所能也。況元忠、安石、巨源、至忠、彦昭等行非純一，識昧存亡，徇利貪榮，有始無卒，不得其死，宜哉！楚客、晋卿、處訥等讒諂并進，威虐貫盈，不使逃刑，可謂政正。

史官曰：高宗、中宗之朝，政事多不由己，武則天在位之時，已經棄絶唐皇，韋后掌權之日，重蹈覆轍。那個時期，奸臣結成朋黨，宰相明哲保身，順從則害怕臭名昭彰，反對則擔心招來禍害，想要保全自身而達到治理，不是中等智慧的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何況魏元忠、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趙彦昭等人不能純正自己的行爲，他們不能看清國家的存亡，貪利求榮，有始無終，不得好死，正該如此！宗楚客、宗晋卿、紀處訥等人讒言與諂媚并行，欺凌殘暴惡貫滿盈，不使他們逃脱刑法，可謂政治平直公正。

贊曰：爲唐重臣，食唐重禄。顛危不持，富貴何足。二宗、一紀，讒邪酷毒。與前數公，死不知辱。

贊曰：作爲大唐的重臣，享用大唐的厚禄。不扶助國家危難，又怎能達到富貴。二宗、一紀，讒惡酷毒。與前邊的幾位顯貴一樣，至死不知榮辱。

舊唐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婁師德　王孝傑　唐休璟　張仁愿　薛訥　王晙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托，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上元初，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天授初，累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仍依舊知營田事。則天降書勞曰："卿素積忠勤，兼懷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總司軍任，往還靈、夏，檢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積。不煩和糴之費，無復轉輸之艱，兩軍及北鎮兵數年咸得支給。勤勞之誠，久而彌著，覽以嘉尚，欣悅良深。"

長壽元年，召拜夏官侍郎、判尚書事。明年，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劬勞，更充使檢校。"又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稍遷秋官尚書。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并依舊知政事。證聖元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二十歲時考中進士科，授任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賞識他的才能，曾對他說："你是做宰相的材料，我要把子孫托付給你，怎麽能用對待屬吏的平常禮節來對待你呢？"

上元初年，婁師德幾次補任監察御史。正值吐蕃侵犯邊塞，朝廷招募勇士前去討伐，婁師德上表直言請求充當勇士。高宗大喜，特授予朝散大夫名分，從軍西征，他屢立戰功，升任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主持營田事。天授初年，幾次升官授左金吾將軍，兼檢校豐州都督，并依舊知營田事。武則天降書慰勞說："卿平素滿腔忠勤，又精通武略，朕因此把要害地區委托給你，把軍隊大權交付給你。自從卿受命守備北疆，總管軍隊事務，往返靈、夏之間，檢校屯田，收穫很多，京倉豐足。省去了和糴的費用，免除了轉運的艱難，兩軍及北鎮兵馬好幾年都能够自給自足了。勤勞的成效，日益顯著，特別給以嘉奬，表示深深的喜悅。"

長壽元年，召入婁師德授夏官侍郎、判尚書事。第二年，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則天對婁師德說："官軍在外鎮守，必須依靠邊境營田，卿應當不怕勞苦，再次充任檢校使。"於是又任婁師德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不久升任秋官尚書。萬歲登封元年，改任左肅政御史大夫，并依舊主持政事。證聖元年，吐蕃進犯洮州，朝廷令婁師德與

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與吐蕃大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師德貶授原州員外司馬。

夏官尚書王孝傑前去討伐，在素羅汗山與吐蕃大將論欽陵、贊婆交戰，官軍大敗，婁師德被貶爲原州員外司馬。

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是歲，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仍知左肅政臺事，又與王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諸州。神功元年，拜納言，累封譙縣子。尋詔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是歲九月卒，贈涼州都督，謚曰貞。

萬歲通天二年，召婁師德入朝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年，兼檢校右肅政御史大夫，并知左肅政臺事，又與河内郡王武懿宗、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各州。神功元年，授任納言，多次受封爲譙縣子。不久詔令婁師德充任隴右諸軍大使，并檢校河西營田事。聖曆二年，突厥入侵，又令他檢校并州長史，兼充天兵軍大總管。當年九月去世，追贈涼州都督，謚號爲貞。

初，狄仁傑未入相時，師德嘗薦之，及爲宰相，不知師德薦己，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慚，謂人曰："吾爲婁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涉，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自專綜邊任，前後三十餘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雖參知政事，深懷畏避，竟能以功名始終，甚爲識者所重。

當初，狄仁傑未做宰相時，婁師德曾經推薦過他，等到狄仁傑做了宰相，不知道婁師德曾經推薦過自己，多次排擠婁師德，讓他充任地方官。武則天曾拿出婁師德過去的推薦書讓狄仁傑看，狄仁傑非常慚愧，對人説："我得到婁公如此寬容，這纔知道我比婁公差得太遠了。"婁師德很有學識修養，度量大，喜怒不形於色。自從全力擔負邊疆重任以來，前後三十多年，恭勤對待部下，孜孜不倦。雖然參知政事，深懷畏避之心，始終能保持功名，很受有識之士推重。

王孝傑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也。高宗末，爲副總管，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爲賊所獲。吐蕃贊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由是免死，尋得歸。則天時，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傑久在吐蕃中，悉其虚實。長壽元年，爲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衆以討吐蕃，乃克復龜兹、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還。則天大悦，謂侍臣曰："昔貞觀中具綾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盡復於舊，邊境自然無事。孝傑建斯功效，竭此款誠，遂能裹足徒行，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高宗末年，任副總管，隨從工部尚書劉審禮西討吐蕃，在大非川交戰，被賊軍俘獲。吐蕃贊普見到王孝傑，流着眼淚説："你的容貌很像我父親。"十分尊敬他，王孝傑也因此幸免一死，不久得以回還。武則天時，幾次升任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在吐蕃的時間較長，完全熟悉那裏情況的虚實。長壽元年，任武威軍總管，與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率軍討伐吐蕃，收復了龜兹、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而回。武則天非常高興，對侍臣説："以往在貞觀年間備歷艱辛纔得到了這些蕃城，後來西部邊境失守，全部淪陷於吐蕃。如今已全部收復舊地，邊境自然會平安無事。王孝傑竭盡忠誠立下了這樣的功勞，而且他能裹足步行，與士卒齊心

身與士卒齊力。如此忠懇，深是可嘉。”乃拜孝傑爲左衛大將軍。明年，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出爲瀚海道行軍總管，餘如故。證聖初，又爲朔方道總管，尋坐與吐蕃戰敗免官。

萬歲通天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叛，復詔孝傑白衣起爲清邊道總管，統兵十八萬以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隘，虜甚衆，孝傑率精鋭之士爲先鋒，且戰且前，及出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爲賊所殺及奔踐而死殆盡。時張説爲節度管記，馳奏其事。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説曰：“孝傑忠勇敢死，乃誠奉國，深入寇境，以少禦衆，但爲後援不至，所以致敗。”於是追贈孝傑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拜其子無擇爲朝散大夫。遣使斬宏暉以徇。使未至幽州，而宏暉已立功贖罪，竟免誅。

開元中，無擇官至左驍衛將軍，以恩例贈孝傑特進。

唐休璟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也。曾祖規，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宗，隋大業末爲朔方郡丞。時爲梁師都舉兵，將據城，宗抗節不從，乃爲所害。

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永徽中，解褐吴王府典籤，無異材，調授營府户曹。調露中，單于突厥背叛，誘扇奚、契丹侵掠州縣，其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同反。都督周道務遣休璟將兵擊破之於獨護山，斬獲甚衆，超拜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歿。朝議欲罷豐

合力。如此忠誠，的確值得嘉獎。”於是授任王孝傑爲左衛大將軍。第二年，升任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封清源男。延載初年，出任瀚海道行軍總管，其餘官職依舊。證聖初年，又任朔方道總管，不久因與吐蕃戰敗獲罪被免官。

萬歲通天年間，契丹的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朝廷又詔令平民王孝傑起任清邊道總管，領兵十八萬前往討伐。王孝傑的軍隊到達東峽石谷時與敵兵相遇，這裏道路狹窄，敵軍衆多，王孝傑率領精鋭士卒作爲先鋒，邊戰邊進，等到出了峽谷，便擺開方陣抵禦賊兵。後軍總管蘇宏暉畏懼賊兵衆多，棄甲逃跑，王孝傑失去了後援，賊兵乘勢進攻，軍營潰亂，王孝傑身墜山谷而死，有的兵士被賊兵殺死，有的士兵在奔跑中被踐踏而死，幾乎全軍覆没。當時張説任節度管記，驅馬入京奏報此事。武則天問及王孝傑失敗身亡的情況，張説説：“王孝傑忠勇無畏，赤誠爲國，深入敵境，以少禦衆，但是因爲失去後援，所以導致了失敗。”於是追贈王孝傑爲夏官尚書，封耿國公，授他的兒子王無擇爲朝散大夫。朝廷派遣使者斬殺蘇宏暉示衆。使者還未到達幽州，蘇宏暉已經立功贖罪，最終免於死罪。

開元年間，王無擇官做到左驍衛將軍，按照恩賞舊例追贈王孝傑爲特進。

唐休璟，京兆始平人。曾祖唐規，爲北周驃騎大將軍、安邑縣公。祖父唐宗，隋大業末年任朔方郡丞。當時正遇上梁師都舉兵，將要占據郡城，唐宗堅守節操决不順從，於是慘遭殺害。

唐休璟年輕時考中明經科。永徽年間，出仕任吴王府典籤，没有表現出特殊才能，調任營府户曹。調露年間，單于突厥背叛，引誘煽動奚、契丹侵掠州縣，此後奚、羯胡又與桑乾突厥共同反叛。都督周道務派遣唐休璟領兵在獨護山打敗叛軍，斬殺俘獲了很多叛兵，唐休璟因此被破格授任豐州司馬。永淳年間，突厥圍攻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中商議要撤除豐州，把百姓遷

州，徙百姓于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傍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

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温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亦休璟之謀也。聖曆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

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曜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是後休璟入朝，吐蕃亦遣使來請和，因宴屢覘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大加嘆異，擢拜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

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逾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絶，表奏相

移到靈、夏二州，唐休璟認爲不可以，上書説："豐州控扼黄河阻遏敵人，確實是襟帶險要之地，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地肥美，尤其適宜耕作和放牧。隋末喪亂，不能堅守，便遷徙百姓到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相侵入，於是以靈、夏爲邊界。貞觀末年，開始募集人口充實這一地區，西北一隅，纔得以安寧。今天如果廢棄，則會使河旁地區重新被賊寇所據有，靈、夏等州百姓不能安居樂業，這對國家的安定是不利的。"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豐州又保存了下來。

垂拱年間，唐休璟升任安西副都護。適逢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温古作戰失利，唐休璟收聚了他們的餘部，以穩定西部邊境。升任西州都督，上表請求再次收復四鎮。武則天派遣王孝傑打敗吐蕃，攻克四鎮，這也是唐休璟的策略。聖曆年間，任司衛卿，兼任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州大使。

久視元年秋天，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領數萬騎兵進犯涼州，從洪源谷侵入，將要包圍昌松縣。唐休璟統率數千人前往迎擊，來到陣前登高觀察敵情，望見敵兵甲衣鮮艷，便對部下説："自從欽陵死去，贊婆歸降之後，麴莽布支新任敵兵首領，想要炫耀武力，所以他國内的權貴子弟都隨從而來。人馬雖然貌似精良，却不懂得軍事，看我爲諸君攻取他。"於是唐休璟披甲上馬搶先衝入陣地，與敵六戰六勝，大破吐蕃軍隊，殺了吐蕃兩員副將，斬獲二千五百首級，并將敵兵尸體堆起來封土築成大墳丘以後而歸。此後唐休璟入朝，吐蕃也派使者來求和，在宴席上吐蕃使者多次偷看唐休璟。武則天詢問是什麽緣故，使者回答説："去年在洪源交戰時，這位將軍雄猛無比，殺了我們很多將士，因此想記住他的相貌。"武則天大加贊嘆，升任唐休璟爲右武威、右金吾二衛大將軍。

唐休璟尤其熟悉邊防之事，從碣石向西越過四鎮，綿延萬里，山川要害，他都能記在心中。長安年間，西突厥的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起兵相争，安西通道斷絶，表奏相繼上報朝廷。武則天

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尋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拜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時中宗在春宮，將行，進啓於皇太子曰："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臣之道，惟加防察。"中宗即位，召拜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顧謂曰："卿曩日直言，朕今不忘。初欲召卿計事，但以遐遠，兼懷北狄之憂耳。"未幾，加特進，拜尚書右僕射。是歲秋大水，休璟兩上表自咎，請免官甚切，辭多不載。中宗竟不允，手制答曰："陰陽乖爽，事屬在予，待罪私門，難依來表。"尋遷中書令，充京師留守，俄加檢校吏部尚書。又以宫僚之舊，賜實封三百户，累封宋國公。休璟在任，無所弘益。

景龍二年，致仕于家，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尚宫賀婁氏頗關預國政，憑附者皆得寵榮，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養女爲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仍封宋國公。休璟年逾八十，而不知止足，依托求進，爲時所譏。景雲元年，又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停其舊封，別賜實封一百户。二年，表請致仕，許之，禄及一品子課并令全給。休璟初得封時，以絹數千匹分散親族，又

令唐休璟與宰相商討事態，頃刻之間草定奏章，武則天便批准施行。十幾天後，安西各州上表請求接應兵馬，行程和日期與唐休璟所估計的完全一致。武則天對唐休璟說："衹恨用卿太晚。"於是升任唐休璟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則天又對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人說："唐休璟熟悉邊防之事，卿等十人也比不上他一人。"

不久唐休璟改任太子右庶子，依舊主持政事。因契丹入侵，又授任夏官尚書，兼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兼安東都護。當時中宗在東宫身爲太子，唐休璟將要出發，進宫報告皇太子說："張易之兄弟有幸蒙受寵愛，多次在宫中侍宴，縱情任性有失禮節，這不是做臣下的行爲，請加以防察。"中宗即位，召入唐休璟授任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酒泉郡公，中宗望着唐休璟說："卿往日直言，朕至今不忘。起初還想召卿來商議國事，但因爲路途遥遠，又很擔心北狄的威脅。"不久，唐休璟加授特進，授任尚書右僕射。當年秋天發大水，唐休璟兩次上表自責，懇切請求免官，文辭很長這裏不予記載。中宗最終没有允許，親筆下詔答覆說："氣候反常，責任在朕，你想免職在家等待處分，朕難以依從你的請求。"不久升任中書令，充任京師留守，很快又加授檢校吏部尚書。又因爲唐休璟原先是太子官屬，賜實封三百户，幾次受封爲宋國公。唐休璟在這期間，没有做出什麼突出成績。

景龍二年，唐休璟退休在家，年力雖已衰退，進取心更加强烈。當時尚宫賀婁氏經常干預國政，依附她的人都得到恩寵和官位，唐休璟便爲兒子娶賀婁氏的養女爲妻，藉以使自己的官運通達。由此起任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并封宋國公。唐休璟年過八十，却不知滿足，依托權貴以求進升，爲當時人所譴責。景雲元年，又拜授特進，充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防備突厥的侵犯，停止他的舊封，另外賜實封一百户。景雲二年，唐休璟上表請求退休，得到允許，皇帝令將俸禄及一品的品子課錢全部發給他。唐休璟起初得到封賞時，將數千匹絹分送給

以家財數十萬大開塋域，備禮葬其五服之親，時人稱之。延和元年七月薨，年八十六，贈荆州大都督，謚曰忠。

親族，又花費數十萬家財廣開墓地，以備禮安葬其五服以内的親屬，爲當時人所稱道。延和元年七月去世，終年八十六歲，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爲忠。

子先慎襲爵，官至陳州刺史。次子先擇，開元中爲右金吾衛將軍。

唐休璟的兒子唐先慎承襲爵位，官做到陳州刺史。二兒子唐先擇，開元年間任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也。本名仁亶，以音類睿宗諱改焉。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尋而夏官尚書王孝傑爲吐刺軍總管，統衆以禦吐蕃，詔仁愿往監之。仁愿與孝傑不協，因入奏事，稱孝傑軍敗誣罔之狀。孝傑由是免爲庶人，仁愿遽遷侍御史。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叫仁亶，因讀音近似睿宗的名諱而改。年輕時有文武才幹，幾次升任殿中侍御史。當時有位叫郭霸的御史上表稱武則天是彌勒佛之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求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都來請張仁愿連名簽署奏表，張仁愿表情嚴肅地予以拒絶，很受有識之士的敬重。不久夏官尚書王孝傑任吐剌軍總管，率軍抵禦吐蕃，詔令張仁愿前往監督軍事。張仁愿與王孝傑不和，於是乘入朝奏事之機，誣告王孝傑戰敗的情况。王孝傑因此被免官降爲平民，張仁愿立刻升任侍御史。

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鋒禦賊之狀，則天嘆曰："御史乃能盡誠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叙録承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都，先問承景對陣勝負之狀。承景身實不行，問之皆不能對，又虚增功狀。仁愿廷奏承景罔上之罪，於是左遷崇仁令，擢仁愿爲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作戰返回，畫作戰圖獻上。每幅交戰圖總是畫上孫承景親自冒着槍林箭雨、身先士卒衝鋒殺賊的形象，武則天感嘆地説："御史竟能如此的忠誠！"升任孫承景爲右肅政臺中丞，令張仁愿前去記録孫承景以下的立功將士。張仁愿離開都城前，先去問孫承景交戰勝負的情况。孫承景實際并未親臨戰陣，所問的都不能回答，而且又爲自己虚報了許多功勞。張仁愿在朝廷奏告孫承景的欺君之罪，於是貶孫承景爲崇仁令，升任張仁愿爲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適逢突厥默啜入侵，攻陷趙、定二州，擁兵返回走到幽州，張仁愿率軍出城阻擊，手被流矢射中，敵軍也引兵退去。武則天派使者慰問，賜給醫藥。張仁愿幾次升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神龍二年，中宗還京，以仁愿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時都城穀貴，盗竊甚衆，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尸府門，遠近震懾，無

神龍二年，中宗回到京城，任命張仁愿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當時京城糧價昂貴，盗賊很多，張仁愿一律都捕獲杖殺，把尸體堆積在府門前，遠近爲之恐懼，没有人再敢犯

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爲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爲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

罪。從前，高宗時賈敦頤任洛州刺史，政事也很有成效，與張仁愿都是當時最優秀的長官。所以當時人爲此説道："洛州的前賈後張，可以比得上京兆三王。"張仁愿就是如此受人稱道。

三年，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賊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至軍而賊衆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先，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西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已來，皆北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請不已，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一時斬於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地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神龍三年，突厥入侵，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被敵軍打敗，詔命張仁愿代理御史大夫，接替沙吒忠義統率軍隊。張仁愿來到軍中而敵兵已退，於是在後面緊追敵兵，夜晚偷襲大破敵兵。先前，朔方軍北面與突厥以黄河爲界，黄河北岸有座拂雲神祠，突厥將要入侵時，必定先到祠前祭酒以求神的保佑，并在此牧馬整兵然後渡過黄河。這時突厥默啜率領全部兵馬向西攻擊突騎施娑葛，張仁愿請求乘虚奪取漠南地區，在黄河北岸修築三座受降城，首尾相應，以斷絶突厥的南侵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認爲自兩漢以來，都是北守黄河，如今在敵寇境内築城，恐怕既勞民又費功，最終城池還會被敵人占有，因此不主張實行。張仁愿執意請求不止，中宗最後答應了他。張仁愿上表請求留下服役期滿的兵士來幫助他築城。此時有二百餘名咸陽籍士兵逃回，張仁愿將他們全部抓獲，立即殺死在城下，軍中士卒無不畏懼，服役的人竭盡全力，六十天便把三座城都築好了。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距各四百餘里，都地處關隘要道，遥相接應，向北拓展疆土三百餘里，在牛頭朝那山北面設置烽火臺一千八百所。從此突厥不能越過山來放牧，朔方地區不再受到侵掠，裁減了戍守的士兵數萬人。

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曲敵、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仁愿在朔方，奏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縣尉王易從、

張仁愿起初建築這三座城時，不修築壅門和曲敵、戰格等守備設施。有人問道："這邊城是抵禦敵兵的地方，不修築防禦設施，是什麼原因呢？"張仁愿説："用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敵寇如果到來，就應當齊心協力出戰，回頭張望城池的，也要斬首，哪裏用得着守備設施，而使士兵産生退縮之心呢？"後來常元楷任朔方軍總管，開始修築壅門來防備敵寇，人們的議論因此推重張仁愿而輕視常元楷。張仁愿在朔方時，上奏任用監察御史張敬忠、何鸞、長安尉寇泚、鄠縣尉

始平主簿劉體微分判軍事，太子文學柳彦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敬忠等皆以文吏著稱，多至大官，時稱仁愿有知人之鑒。

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累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中宗賦詩祖餞，賞賜不可勝紀。尋加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以老致仕，特全給禄俸，又拜兵部尚書，加光禄大夫，依舊致仕。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傅，賻物二百段，命五品官一人爲監護使。

子之輔，開元初爲趙州刺史。

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等人分管軍事，太子文學柳彦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張敬忠等人都以文職官吏而著稱，許多人做到高官，當時人們稱贊張仁愿有知人之明。

景龍二年，授張仁愿爲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多次受封爲韓國公。他春季回朝，秋季又督率軍隊守備邊疆。中宗賦詩餞行，賞賜不計其數。不久加授鎮軍大將軍。睿宗即位，張仁愿因年老退休，特别發給全部俸禄，又授兵部尚書，加授光禄大夫，依舊退休。開元二年去世，追贈太子少傅，贈送辦理喪葬用的絲織物二百段，命一位五品官爲監護使。

張仁愿的兒子張之輔，開元初任趙州刺史。

薛訥

薛訥，絳州萬泉人也，左武衛大將軍仁貴子也。爲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斷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爲儲蓄，安敢絶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産？"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不行。其後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使攝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凌，以廬陵爲辭。今雖有制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伏。"則天深然其言。尋拜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轉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久當邊鎮之任，累有戰功。

薛訥，絳州萬泉人，是左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的兒子。薛訥任藍田令時，有位富商倪氏到御史臺申訴他的私債，中丞來俊臣接受了他的財物，判决從義倉拿出數千石糧食來還給倪氏。薛訥説："義倉本來是爲了防備水旱災害，作爲儲蓄用的，怎敢犧牲衆人的生命，來資助一家的財産呢？"疏奏上報始終得不到答覆。適逢來俊臣被治罪，此事纔没有執行。後來突厥入侵河北，武則天認爲薛訥出身將門，便讓他代理左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臨行前，武則天在同明殿召見薛訥與他交談，薛訥便上奏説："突厥進逼，是以廬陵王的事爲藉口的。如今雖已下詔升廬陵王爲太子，而外界的議論還是擔心此事没有定下來。如果這一成命不再改變，那麽突厥就會自然順服的。"武則天很贊同他的話。不久授任薛訥爲幽州都督，兼安東都護；改任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他長期擔負邊鎮的重任，多次立下戰功。

玄宗即位，於新豐講武，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之軍不動。玄宗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上甚加慰勞。

時契丹及奚與突厥連和，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

玄宗即位，在新豐閲兵，此時薛訥任左軍節度。當時元帥與禮官獲罪，各部十分混亂，惟有薛訥和解琬的軍隊穩固不動。玄宗令輕騎去召薛訥等人，輕騎來到軍門，都不能進入。演習完畢，玄宗深表慰問。

當時契丹及奚與突厥串通起來，多次爲害邊疆，薛訥提出請求出兵討伐的主張。開元二年夏

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等。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黄門三品，總兵擊奚、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灤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訥脱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黄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爲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衄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赦其罪，所有官爵等并從除削。"

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群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晙掎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敗之，殺獲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克捷，玄宗大悦，乃停親征。追贈王海賓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三百段、粟三百石，名其稚子爲忠嗣，拜朝散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即便叙録功狀，拜訥爲左

天，下詔薛訥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兵二萬，從檀州道出兵討伐契丹等。杜賓客認爲正值盛夏季節，將士背負戈甲，身帶物資糧食，深入敵境，恐怕難以取勝。中書令姚元崇也認爲如此。惟獨薛訥説："夏季草木豐茂，正是牛羊生長的時期，不費糧草儲蓄，也可以慢慢前進。一舉振揚國家聲威，機不可失啊。"當時的議論都認爲這樣做不利。玄宗正想以武力震服四夷，特别任命薛訥同紫微黄門三品，統兵攻擊奚、契丹，議論纔停息下來。六月，軍隊前進到灤河，與敵兵相遇，當時已是酷暑天氣，各位將領又没有周密的作戰計劃，被契丹打得全軍覆没。薛訥脱身逃走幸免於難，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皇帝下詔令全部斬殺，特免去杜賓客的罪責。皇帝下詔令説："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黄門三品薛訥，統兵防禦邊疆，首先提出建議，却不能預料敵情，忽視具體戰術，率領我大唐軍隊，在敵虜境内遭到失敗。觀察他往日的表現，很能盡心盡力，常常想着秉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以觀其後效，可以寬赦他的罪責，所有官爵等全部削除。"

當年八月，吐蕃大將坌達延、乞力徐等率軍十萬侵犯臨洮軍，又進犯蘭州及渭州的渭源縣，掠奪了群牧監馬離去。皇帝下詔薛訥以平民身份代理左羽林將軍，任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截擊敵軍。十月，薛訥領兵來到渭源，在武階驛與敵軍相遇并展開戰鬥，薛訥與王晙以掎角之勢夾擊進攻，大敗敵人。將敵軍追趕到洮水，又在長城堡展開戰鬥，豐安軍使王海賓率領軍隊奮勇當先力戰而死。將士乘勢進擊，又打敗敵軍，斬殺俘獲萬人，活捉了敵將六指鄉彌洪，全部收回了被敵軍掠奪的羊馬，繳獲的器械，不計其數。當時皇帝有詔將要在十二月親征吐蕃，這時聽到薛訥等人獲勝的消息，玄宗十分高興，便停止了親征。追贈王海賓左金吾衛大將軍，送給辦理喪葬用的絲織物三百段、糧食三百石，爲他的小兒子取名叫忠嗣，授朝散大夫。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前往軍營，就地記録功狀，授薛訥爲左

羽林軍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尋以年老，特聽致仕。八年卒，年七十餘，贈太常卿，謚曰昭定。訥沉勇寡言，臨大敵而益壯。

羽林軍大將軍，依舊封平陽郡公，并授他的兒子薛暢爲朝散大夫。薛訥很快又充任涼州鎮軍大總管。不久因爲年老，特别准許退休。開元八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追贈太常卿，謚號爲昭定。薛訥深沉果敢寡言少語，面臨强敵而更加勇猛無畏。

訥弟楚玉，開元中爲幽州大都督府長史，以不稱職見代而卒。

薛訥的弟弟薛楚玉，開元年間任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因不稱職被他人替代而去世。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徙家于洛陽。祖有方，岷州刺史。

王晙，滄州景城人，遷到洛陽落户。祖父王有方，任岷州刺史。

晙弱冠明經擢第，歷遷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賊失利，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晙以思忠既是偏裨，制不由己，又有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廷議争之。思忠竟得釋，而晙亦由是出爲渭南令。

王晙二十歲時考中明經科，多次升任殿中侍御史，加授朝散大夫。當時朔方軍元帥魏元忠討敵失利，把罪責歸給副將韓思忠，上奏請求誅殺他。王晙認爲韓思忠既然是副將，不由他作主，而且他有智有勇很值得珍惜，不可以殺害無辜，於是在朝廷上據理力争。韓思忠最後得以釋放，而王晙也因此出任渭南令。

景龍末，累轉爲桂州都督。桂州舊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晙始改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尋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晙，乃下敕曰："彼州往緣寇盗，户口凋殘，委任失材，乃令至此。卿處事强濟，遠邇寧静，築城務農，利益已廣，隱括綏緝，復業者多。宜須政成，安此黎庶，百姓又有表請，不須來也。"晙在州又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再轉鴻臚大卿，充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三城及側近軍并受晙節度。後轉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

景龍末年，王晙幾次改任桂州都督。桂州過去有屯兵，經常要運輸衡、永等州的糧食來供應他們。王晙開始改築羅城，上奏請求停止屯兵和轉運。又在江上築堰，開墾屯田數千頃，百姓生活有了保障。不久王晙上疏請求回鄉祭掃祖墓，桂州百姓派人前往京師請求恩准王晙留任，皇帝便下詔説："該州以往因爲盗寇侵擾，户口凋零，所任長官又不稱職，纔造成這種局面。卿辦事幹練，遠近安寧，築城務農，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整緝盗寇安撫治理，恢復了很多産業。應當趁此政績成效，安撫這裏的百姓，何况百姓又上表請求留任，卿就不要回鄉了。"王晙在桂州又留任一年，州民立碑頌揚他的政績。再次改任鴻臚大卿，充任朔方軍副大總管，兼安北大都護，豐定、定遠、三城及附近軍隊一并受王晙調度指揮。後來改任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

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蕃服，夜襲之。

開元二年，吐蕃以十萬精兵進犯臨洮軍，王晙率領軍隊兩千人收起甲胄輕裝日夜兼程，與臨洮兩軍聯合兵力抵禦吐蕃。敵軍在大來谷口駐營，吐蕃大將坌達延又率兵隨後到達。王晙便出動奇兵七百人，穿上蕃兵服裝，趁夜晚偷襲。每

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衆邀擊吐蕃，至武階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又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珽爲朝散大夫。尋除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明年，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晙上疏曰：

> 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仇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可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日月漸久，奸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爲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潜爲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户必與連衡。臣問没蕃歸人云，却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倘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凌，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吴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啖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説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并分配淮南、河

相距五里，便設置鼓角，命令前邊部隊遇見敵寇就大聲呼叫，後邊部隊擊鼓響應。敵兵十分恐慌，懷疑遇到了伏兵，自相殺傷，死者數以萬計。不久代理右羽林將軍薛訥率軍阻擊吐蕃，到達武階谷，在距大來谷二十里的地方，被敵兵阻隔。王晙率兵迎接薛訥的軍隊，蕃賊在兩軍之間陳列兵力，相連幾十里，王晙派壯士趁黑夜偷襲，蕃賊又大敗。於是王晙與薛訥會合兵力，突襲吐蕃殘兵，追擊到洮水，斬殺和俘獲蕃兵不可勝數，收回了被吐蕃掠去的全部牧馬勝利而歸。王晙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又授任他兒子王珽朝散大夫。不久授任王晙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第二年，突厥首領默啜被九姓所殺，他的部下酋長大多請求投降，被安置在河曲之内。不久小殺繼位，投降者又漸漸叛離。王晙上疏説：

> 突厥當時正值離亂時期，所以他們來請求投降，而他們與自己原來的部落，并没有什麽仇恨。内地的習俗畢竟不同於北方，道理本來就十分明顯。如果塞外産生禍患，雖然是件後悔的事尚可補救。如今在河曲之内，安置投降的部落，這些人生性倔强，實在難以處理安置。時間越長，奸詐越深，他們窺探邊境防務疏漏，必定會造成禍患。現在就有投降的部落，不受軍州管束，常常動用兵馬，多次造成殺傷。詢問勝州左側地區，被損傷的有五百餘人。他們私自設置烽候驛站，暗地進行抗拒，公私行人，受到嚴重威脅。北敵如果向南放牧，降户必然與他們聯合。臣詢問了陷落蕃國而歸來的人，他們説逃回去的人很多，南北信使，輾轉傳遞消息，這些降人，反而成了密探。倘若蕃國收集殘餘勢力，前來進逼軍州，敵兵侵凌，胡兵接應，内外有敵，進退無援。即使是有韓信、彭越的勇敢，孫武、吴起的謀策，讓他們取得勝利，能做到嗎！希望到秋冬之際，令朔方軍出動大量兵馬，告知他們禍福利害，以繒帛的利益相引誘，以麋鹿的豐饒

南寬鄉安置，仍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久長安穩。二十年外，漸染淳風，持以充兵，皆爲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曲，西域編甿散在青、徐之右，唯利是視，務安疆埸，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辭，不爲實對。或言北虜破滅，或言降户安静，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兹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户之輩，舊置河曲之中，昔年既得康寧，今日還應穩便。但同時異事，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户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動静。今虜見未破滅，降户私使往來，或畏北虜之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疏，將比昔年，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内獲精兵之實，外祛黠虜之謀，暫勞永安，此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爲備擬，亭障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圖，留待河冰，恐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

相展示，用魚米之鄉勸説他們，對他們展示畜牧之地。將他們一概分配到淮南、河南田多人少的寬鄉去安置，并發給路途所需的口糧，送到被分配的地方。雖然有一時的勞敝，必定得到長治久安。二十年後，他們會逐漸感染淳樸的風俗，用他們來充實軍隊，都能成爲勇敢的兵士。如果認爲北狄的投降者不可安置到國土南部，那麽把高麗的俘虜安置到沙漠之地，把西域的平民遣散在青、徐以西，衹看實利，衹求邊疆安定，爲何惟獨投降的胡人不可以遷移。近來在邊疆的將士，以及安撫蕃國的使者，大多衹説諂媚之辭，不講實話。有的説北敵已消滅，有的説降户很安分，其用意是想自我標榜功勞，并不是想爲國家盡忠。我希望辨析這種花言巧語，行動要有深謀遠慮，邊疆清静安寧，是百姓最大的幸運。臣猜測對於收留居住降胡的議論，謀劃的人會認爲有舊例可循，必定要説這些降户，過去也曾安置在河曲之内，往年既然能得以安寧，今日應該還能穩便處置。但是同一時期而事情有所不同，先代典籍也有分明的記載，往日頡利破敗，邊境安寧，降户之輩，没有異心，所以能經歷多年，這些人都很安分。如今北敵看到本部還未破滅，降户便私相往來，有的害怕北胡的威力，有的感懷北胡的恩惠，又有的是北胡的親屬，他們難道能不識親疏之情，與過去相比，又怎能同日而語啊！臣盤算有三種策略對付。如果大舉出動兵馬，將降户遣散分配到内地，在内可以獲得精兵的實惠，對外可以除去黠敵的陰謀，可以一勞永逸，這是上策。如果多駐扎軍隊，加强戒備，邊塞地區，蕃、漢相雜，勞民傷財，這是下策。如果把降户安置在北方邊塞，任他們自由來往，傳遞信息，結成禍胎，這是失策。我希望省察這三策，詳細辨明其中的善惡利害，得失便可以探尋了。縱然因爲遷移，或許出現叛逃，但衹要有遷移到的，就是今日的良策，如果拖到黄河冰凍，恐怕很快會發生變

故。臣蒙受皇恩，愧居重鎮要職，忠言逆耳利於行，怎敢不言無不盡。

疏奏未報，降虜果叛，敕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趨之。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晙恐失期，仰天誓曰："晙若事君不忠，不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令其艱苦！若誠心忠烈，天監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其在東者，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晙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尋遷御史大夫。

疏奏遞上没有答覆，降敵果然叛亂，下令王晙統率并州軍隊西渡黄河去討伐降敵。王晙於是秘密行動兼程前往，日以繼夜，收起甲冑捨棄幕帳輕裝急進。夜晚在山中忽然遇到猛烈的風雪，王晙恐怕不能按期到達，對天發誓説："王晙如果侍奉君主不忠，不能討伐叛逆，遭神明所殺，應由我一人擔當，而士兵有什麽罪過，讓他們如此受難！如果我誠心忠烈，上天明鑒，應當停止風雪，以幫助我們討伐叛賊。"説罷，風停雪止。當時叛兵分爲兩路，在東邊的一路，被王晙追上，斬殺一千五百餘人，俘虜一千四百餘人，還有很多駝馬牛羊。王晙因功升任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不久升任御史大夫。

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且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叛。晙因入奏，密請誅之。八年秋，晙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誅之，由是乃授晙兵部尚書，復充朔方軍大總管。

當時突厥的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分散在受降城左右居留，并且陰謀勾引突厥裏應外合，攻陷軍城而叛變。王晙乘入朝上奏之機，秘密請求殺掉他們。八年秋天，王晙引誘跌跌等同黨八百餘人在中受降城誅殺了他們，因此而授任王晙兵部尚書，再次充任朔方軍大總管。

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降虜餘燼，攻夏州反叛，詔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晙相知討之。晙奏："朔方軍兵自有餘力，其郭知運請還本軍。"未報，而知運兵至，與晙頗不相協。晙所招撫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賊以爲晙所賣，皆相率叛走。晙進封清源縣公，仍兼御史大夫。俄而賊衆復相結聚，晙坐左遷梓州刺史。

開元九年，蘭池州胡苦於賦役，誘惑投降的殘餘勢力，攻取夏州反叛，皇帝下詔命隴右節度使、羽林將軍郭知運與王晙共同討伐。王晙上奏説："朔方軍的兵力已綽綽有餘，請郭知運的軍隊返回本鎮。"没有得到答覆，而郭知運的軍隊到達後，與王晙很不和睦。王晙招撫的降兵，郭知運縱兵擊殺，降兵認爲是被王晙出賣了，相繼叛逃。王晙進封清源縣公，并兼御史大夫。不久賊兵又相互勾結在一起，王晙因此獲罪貶爲梓州刺史。

十年，拜太子詹事，累封中山郡公。屬車駕北巡，以晙爲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十一年夏，代張説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追録破胡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其年冬，上親郊祀，追晙赴京，以會大禮。晙以時屬冰壯，恐虜

開元十年，任王晙爲太子詹事，多次升官受封爲中山郡公。正值皇帝北巡，任命王晙爲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十一年夏天，王晙接替張説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追録他破胡的功勞，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并充朔方軍節度大使。這年冬天，玄宗親臨郊外祭祀天地，追召王晙赴京，以參加大禮。王晙因爲正值冰凍酷寒時節，

騎乘隙入寇，表辭不赴，手敕慰勉，仍賜衣一副。會許州刺史王喬家奴告喬與晙潛謀構逆，敕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說鞫其狀。晙既無反狀，乃以違詔追不到，左遷蘄州刺史。十四年，累遷户部尚書，復爲朔方軍節度使。二十年卒，年七十餘，贈尚書左丞相，謚曰忠烈。

恐怕北胡騎兵趁機入侵，上表辭謝不能赴京，玄宗親筆下詔書給予慰問勉勵，并賜衣一副。適逢許州刺史王喬的家奴告王喬與王晙陰謀叛逆，下令侍中源乾曜、中書令張説審訊其反叛罪狀。王晙既然没有反叛行爲，便以違抗詔令追赴京城不到爲由，貶爲蘄州刺史。開元十四年，王晙幾次升官任户部尚書，再任朔方軍節度使。開元二十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追贈尚書左丞相，謚號爲忠烈。

往歲，魏元忠爲張易之、昌宗所構，左授高要尉，晙密狀申明之。宋璟時爲鳳閣舍人，謂晙曰："魏公且全矣，子冒威嚴而理，坐恐子之狼狽也。"晙曰："魏公忠而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璟嘆曰："璟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晙氣貌雄壯，時人謂之有熊虎之狀。然慕義激勵，有古人之風，御下整肅，人吏畏而愛之。晙卒後，信安王禕於幽州討奚告捷，奏稱軍士咸見晙與蕃將高昭領兵馬先軍討賊，上聞而嗟異久之。户部郎中陽伯城上疏，請晙等墳特乞增修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其子孫。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仍加其子官秩。

以前，魏元忠受到張易之、張昌宗的誣陷，貶授高要尉，王晙秘密進狀爲魏元忠申明冤枉。宋璟當時任鳳閣舍人，對王晙説："魏公雖然是保全了，可你冒犯威嚴爲他加以申辯，恐怕會因此獲罪而處境窘迫的。"王晙説："魏公忠貞而獲罪，王晙爲節義所感動，即使顛沛流離也無所怨恨。"宋璟感嘆道："宋璟不能申明魏公的枉屈，深深有負於朝廷啊。"王晙氣貌雄壯，當時人稱他有熊虎之狀。王晙仰慕忠義激勵意志，很有古人的風範，治理軍政整齊嚴肅，官吏們既敬畏他又愛戴他。王晙死後，信安王李禕在幽州討伐奚軍告捷，上奏説軍士們都看見王晙與蕃將高昭帶領兵馬衝在全軍的最前面討伐賊寇，皇上聽説後感到十分奇異，長久爲之感嘆。户部郎中陽伯城上疏，請求對王晙等的墳墓特別准予增修擴大，酌情加以表彰，派使臣前往祭祀，并優待他的子孫。玄宗便派遣使臣到王晙的家廟祭祀，并加授他兒子官禄。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慷慨，勇也；薦仁傑而入用，忠也；不使仁傑知之，公也；營田贍軍，智也；恭勤接下，和也；參知政事，功名有卒，是人之難也，又何愧於將相乎！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晙等，皆韜武幹，亟立邊功。然孝傑失於再擒，休璟虧於餘行。先敗後勝，薛訥何慚；止雪迴風，王晙難掩；仁愿操履，中否相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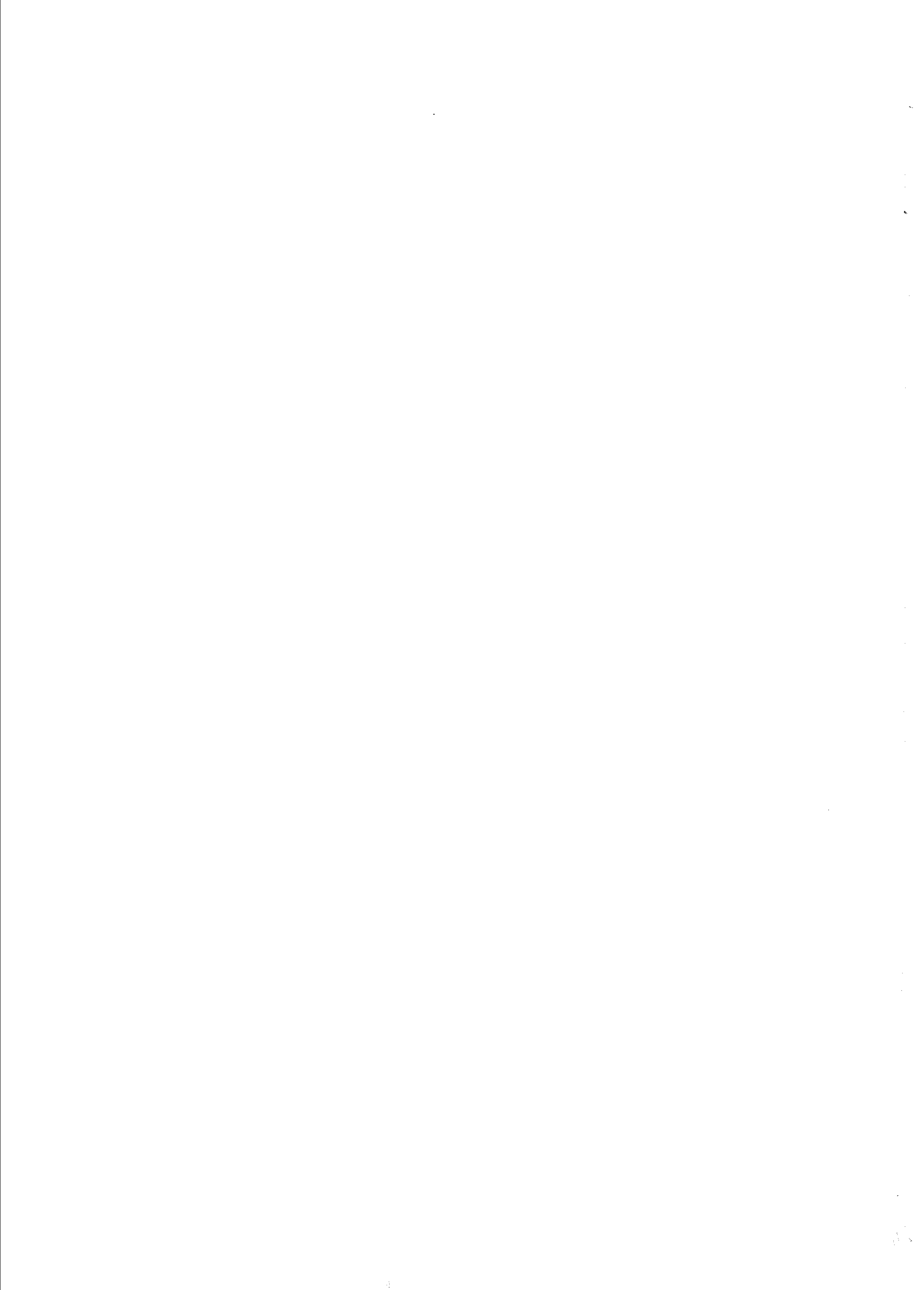
贊曰：拯物之心，不形於色。將

史臣曰：婁師德應召而慷慨，這是勇；舉薦狄仁傑而得以任用，這是忠；不讓狄仁傑知道，這是公；經營屯田供養軍隊，這是智；禮貌誠懇對待部下，這是和；參知政事，功名保持始終，是人們所不容易做到的，又哪裏有愧於將相呢！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晙等，都精通武略，屢立邊功。然而王孝傑失之於兩度戰敗，唐休璟有虧於晚節。先敗後勝，薛訥有何慚愧；止雪回風，王晙忠心難掩；張仁愿的操行，好壞相兼。

贊曰：救人之心，不形於色。將相之才，人

相之材，人何以測。臣有始終，功無爽忒。多忌梁公，自招慚德。唐、張、訥、晙，善陣能師。共服戎虜，不憂邊陲。

們很難預測。大臣始終要忠心耿耿，爲國立功不出絲毫差錯。梁公多忌，自己招來羞愧。唐休璟、張仁愿、薛訥、王晙，善於領兵打仗。共同降服戎狄，使得邊疆不再出現憂患。



舊唐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蘇味道　李嶠　崔融　盧藏用　徐彦伯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少與鄉人李嶠俱以文辭知名，時人謂之蘇李。弱冠，本州舉進士。累轉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先知其貴，甚加禮遇，及征突厥阿史那都支，引爲管記。孝敬皇帝妃父裴居道再登左金吾將軍，訪當時才子爲謝表，托於味道，援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代。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年輕時與同鄉人李嶠都因擅長寫文章而出名，當時人稱爲蘇、李。二十歲時，本州選送他參加進士科考試。幾次改任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預見他將顯貴，特别以禮相待，到征討突厥阿史那都支時，任他爲管記。孝敬皇帝妃子的父親裴居道再次任左金吾將軍，尋訪當時才子爲他撰寫謝表，托付給蘇味道，蘇味道提筆而成，辭理精密，盛傳於當時。

延載初，歷遷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正授。證聖元年，坐事出爲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聖曆初，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决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棱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爲"蘇摸棱"。

延載初年，蘇味道多次升任鳳閣舍人、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不久正式授任。證聖元年，因事獲罪出任集州刺史，不久召入任天官侍郎。聖曆初年，升任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擅長陳奏，很熟悉臺閣舊事，然而他前後擔任宰相數年，竟不能有所創新，衹是周旋於官場中間，苟且迎合而已。他曾對人説："處理事務不要决斷明白，因爲出了錯誤，一定會招致責罰，衹須模棱兩可就行了。"當時人因此稱他爲"蘇模棱"。

長安中，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未幾，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以親附張易之、昌宗，貶授郿州刺史。俄而復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行而卒，年五十八，贈冀

長安年間，蘇味道請求回鄉爲父親改葬，皇帝特意下詔令州縣供給他改葬所需的財物。蘇味道由於改葬而侵毁了鄉人的墓田，又役使人力過度，被御史彈劾，貶爲坊州刺史。不久，授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初年，蘇味道因爲親近依附張易之、張昌宗，貶任郿州刺史。不久再任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未及赴任就去世了，終年五十

州刺史。味道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相友愛，味玄若請托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對之怡然，不以爲忤，論者稱焉。有文集行於代。

八歲，追贈冀州刺史。蘇味道與弟弟太子洗馬蘇味玄非常友愛，蘇味玄如果私下相囑托的事没有辦成，總是當着哥哥的面加以辱駡，蘇味道則和顔悦色相對，不認爲是違反禮法，輿論對他加以稱道。蘇味道有文集傳世。

李嶠

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内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爲著姓，父鎮惡，襄城令。

李嶠，趙州贊皇人，是隋内史侍郎李元操的從曾孫。世代爲名門望族，父親李鎮惡，任襄城令。

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累轉監察御史。時嶺南邕、嚴二州首領反叛，發兵討擊，高宗令嶠往監軍事。嶠乃宣朝旨，特赦其罪，親入獠洞以招諭之，叛者盡降，因罷兵而還，高宗甚嘉之。累遷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并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詔入，轉鳳閣舍人。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

李嶠早年喪父，因服事母親孝順而聞名。兒童時代，他夢見神人送給他一雙筆，從此學業逐漸長進。二十歲時參加進士科考試，幾次改任監察御史。當時嶺南邕、嚴二州首領反叛，朝廷發兵討伐，高宗令李嶠前往監督軍事。李嶠便宣布朝廷旨令，特赦他們的罪行，并親自進入僚洞招撫告諭，叛者全部歸降，李嶠因此退兵而還，高宗極爲贊賞。李嶠幾次升任給事中。當時酷吏來俊臣誣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殺掉他們，武則天令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審理此案。張德裕等人雖然知道他們冤枉，却害怕因此獲罪，都曲從來俊臣的誣奏。李嶠説："豈有知道無辜受害却不爲他們申明的道理！孔子説：'見義不爲，是没有勇氣。'"便與張德裕等人列叙冤狀，由此觸犯旨意，出任潤州司馬。皇帝又下詔令李嶠入朝，改任鳳閣舍人。武則天很器重他，每當朝廷有重要的詔令文書，都特令李嶠撰寫。

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

>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網尚疏，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别準格敕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

當時開始設置右御史臺，巡察天下，李嶠上疏陳述其得失説：

>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考察官員的善惡，瞭解風俗的得失，這是政事的綱紀，禮法的準繩，没有比這更好的了。但是還有未能切中要害之處，臣請求試加議論。大凡禁令崇尚疏，法令應當簡，簡則法令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法令寬和而無瑣碎。臣私下看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報的科目，共有四十四件，至於另外依準敕令察訪的，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一般是三月以後出京都，十一月完成奏事，時限緊迫，文書堆

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核矣。又曰：

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無爲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采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閥，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奸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膂，假温言以樹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

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爲二十道，簡擇堪爲使者。會有沮議者，竟不行。尋知天官侍郎事，遷麟臺少

積，晝夜奔忙，趕赴限期。而每道所考察的文武官員，多至兩千餘人，少的一千以下，都須衡量才行，褒貶得失，想要令他們細緻全面地考察官員的品行才能，却沒有充裕的時間。這并不是他們敢於懈怠職責而疏忽公務，實在是才能有限而精力不足。臣希望先衡量巡察使的工作能力及期限，再授與他們任務，使他們的才智充分發揮作用，能力有助於當時，然後可以督責他們完成進退官員的任務，詳細考核官員工作得失的問題。李嶠又說：

如今所要考察官員的科目，衹須依準漢代的六條，推而廣之，便無所不包了，不用多設科目，空費文書。況且朝廷日理萬機，并不是無事可做，政事的動向，常在四方，因此使臣不斷，郵驛相接。如今巡使已經派出，那些外州的事務，也應一概交付給他們，這樣傳驛就可以大大減少了。然而御史這個職務，原本不能有空閑，假若不是分州統理，便無從完成其繁重事務了。請求大小相互兼顧，大約每十個州設置一位御史，以一年爲期限，使其親自下到屬縣，有時甚至深入民間閭里，督察奸詐行爲，觀采風情民俗，然後可以根據其工作實效，考核其成績。如果此法當真施行起來，必定對於政事教化十分有益。而且御史出持劾表，入奏朝廷，對於勉勵修養自己，奉守職責維護法令方面，與其他官吏比較，可以以一當百。如果在審查彈劾奸邪，舉發揭露欺瞞方面，與其他官吏比較，可以以一當十。陛下不妨試用臣的建議，精心選擇賢能，把他們當作心腹之臣委以重任，憑藉體貼撫慰的話語來培植他們，昭示賞罰以勸勉他們，於是他們無不盡心盡力以死報效國家。還有什麼政事不能治理，什麼禁令不能施行，什麼妖孽膽敢興風作浪呢？

武則天對此表示贊同，於是下詔分天下爲二十道，選擇能勝任巡察使的官員。適逢有人詆毀阻止，最終未能施行。不久李嶠主持天官侍郎

監。

聖曆初，與姚崇偕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嶠舅天官侍郎張錫入知政事，嶠轉成均祭酒，罷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在相位，時人榮之。嶠尋檢校文昌左丞、東都留守。長安三年，嶠復以本官平章事，尋知納言事。明年，遷内史，嶠後固辭煩劇，復拜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敏，菩薩護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税非户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户，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户。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沾聖君亭育之意，人神胥悦，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中宗即位，嶠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出爲豫州刺史，未行，又貶爲通州刺史。數月，徵拜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無幾，遷吏部尚書，進封縣公。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初，嶠在吏部時，志欲曲行私惠，冀得復居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是官僚倍多，府庫減耗，乃抗表引咎辭職，并陳利害十餘事。中宗以嶠昌言時政之失，輒請罷免，手制慰諭而不允，尋令復居舊職。三年，又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即位，出爲懷州刺史，尋以

事，升任麟臺少監。

聖曆初年，李嶠與姚崇一起升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不久改任鸞臺侍郎，依舊平章事，兼修國史。久視元年，李嶠的舅舅天官侍郎張錫入朝知政事，李嶠改任成均祭酒，罷免知政事及修史，舅甥相繼任宰相，受到當時人的贊美。李嶠不久檢校文昌左丞、任東都留守。長安三年，李嶠又以本官平章事，不久知納言事。第二年，升任内史，李嶠後來堅持辭去事務煩雜的職務，再次任成均祭酒，平章事如故。長安末年，則天將在白司馬坂營建佛像，李嶠上疏勸諫，大致説："臣以爲法王慈悲智慧，菩薩護衛扶持，祇打算使衆生得到許多利益，并非要營修土木。臣私下聽説營造佛像，不向百姓收税，全由僧尼出錢，然而不靠州縣供給，必定不能辦成，最終仍需攤派徵税，怎能避免煩勞攪擾呢！國家編入户籍的平民，貧困的人很多，有的受人雇傭以求接濟口糧，有的典賣田舍以供官府的勞役和户税。造像錢現有十七萬餘貫，如果用來散發施捨，廣泛救助貧窮，每人施與一千，便可救助十七萬餘户。挽救飢寒的弊害，減省勞役的勤苦，順應佛祖的慈悲心懷，普降聖君的養育之意，人神喜悦，功德無量。"疏奏遞上不被采納。

中宗即位，李嶠因依附張易之兄弟，出任豫州刺史，還未赴任，又貶爲通州刺史。幾個月後，徵入任吏部侍郎，封贊皇縣男。不久，升任吏部尚書，進封爲縣公。神龍二年，李嶠代韋安石爲中書令。起初，李嶠在吏部時，一心想通過廣泛施與私惠得到好名聲，希望能重做宰相，上奏請求安置員外官數千人。至此官僚加倍增多，府庫耗費很大，李嶠於是上表直言引咎辭職，并陳述了十多件有關時政利害的問題。中宗因爲李嶠談及時政的過失，即時請求罷免，便親筆下詔慰問他而不予允許免職，不久令他重任舊職。三年，又加授李嶠修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趙國公。景龍三年，罷免中書令，以特進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即位，李嶠出任懷州刺史，不久因年老

年老致仕。初，中宗崩，嶠密表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宮內獲其表，以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説曰："嶠雖不辯逆順，然亦爲當時之謀，吠非其主，不可追討其罪。"上從其言，乃下制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赦。特進、趙國公李嶠，往緣宗、韋弑逆，朕恭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有窺覦，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焉。以其早負辭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特掩其惡。今忠邪既辨，具物惟新，賞罰倘乖，下人安勸？雖經赦令，猶宜放斥，矜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尋起爲廬州別駕而卒。有文集五十卷。

退休。起初，中宗去世，李嶠秘密上表請求處置相王諸子，不准他們在京城居住。等到玄宗登基，從宮內獲得這一表奏，玄宗拿給侍臣看。有人請求殺掉李嶠，中書令張説説："李嶠雖然不能辨明逆順，然而這也是當時的計謀，狗對不是自己主人的人吠叫，所以不應追討他的罪責。"皇上聽從了張説的這番話，便下詔説："侍奉君主的節操是面臨危難而決不動摇。身爲大臣就要忠心耿耿，有貳心便不能饒恕。特進、趙國公李嶠，已往依附宗楚客、韋庶人弑君叛逆，朕恭行平定，在揖讓皇位之時，天命將皇權交給我，李嶠伺隙而動，不知逆順，上表陳説詭計，朕已親眼讀過。因他早負文章盛名，幾次身居相位，便寬容而不加以公布，特意掩飾他的罪惡。如今忠良邪惡已經分明，萬象更新，賞罰一旦失誤，如何勸勉民衆？雖有赦令免死，仍然應當放逐，憐憫他年老有病，讓他安度餘生，可以聽從他隨同兒子虔州刺史李暢赴任。"李嶠不久起任廬州別駕，去世。有文集五十卷。

崔融

崔融，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啓母廟碑》，深加嘆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

崔融，齊州全節人。起初，應試考中八科，幾次補任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爲太子時，詔令崔融爲侍讀兼侍撰寫文章，東宮的章表奏疏，大多出自崔融之手。聖曆年間，武則天駕幸嵩嶽，看到崔融撰寫的《啓母廟碑》，深加贊美，等到封禪結束，便命令崔融撰寫朝覲碑文。崔融由魏州司功參軍升任著作佐郎，不久改任右史。聖曆二年，授任著作郎，并兼右史內供奉。四年，升任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崔融因違背張昌宗的旨意而獲罪，降授婺州長史。不久，張昌宗的怨恨平息，又請求召入崔融任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崔融再任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

時有司表税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曰：

伏見有司税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税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

當時有關部門上表請求對關市徵税，崔融堅決認爲不行，上疏規勸説：

臣看到有關部門對關市徵税的條例，不限於工商，衹要是行人都得徵税。臣謹按《周禮》的九種賦税，第七種叫"關市之

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迹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案《易·繫辭》稱：“庖羲氏没，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摇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奸

賦”。臣私下認爲這是因爲工匠盛行於市場，商賈暢通於關卡，要想抑制這類人，所以都須增加賦稅。臣謹衡量古今，爲國家籌算，私下認爲不可徵稅。謹列舉事迹如下，期望聖旨選擇。上古時期，淳樸未失，公田助耕而不收稅，關防稽查而不徵取。中古以來，浮薄風氣驟然增長，農事疲敝，種植勤苦。於是各自致力流通財貨，争相追求工藝製作，衹想迅速通過捷徑獲利，忽視總計一年的收入并没有富餘。於是使糧田日益荒蕪，倉庫没有積蓄，蠶織之事廢止，即使是破麻爛絮也十分缺少，飢寒并至，亂離由此發生。先王有鑒於此，所以變古法而隨時宜，依賴農事的還按平常收取租賦，據有工商的則要增加税額。大凡關市之税，是對市場及進入國門、關門的貿易者而言，衹徵收出入的商賈，不徵收來往的行人。現在如果不論商賈行人，通通向各種人收取，事情不師法古代，隨心所欲制定法令。悠悠後代，如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譏笑。雖想效法周代的典章，却是違背了《周官》的宗旨。這是臣認爲此事不可行的第一條。臣謹案《易經·繫辭》説：“庖羲氏消亡，神農氏興起，正午開展貿易，招致天下之人，聚集天下之貨，交易完畢而退出市場，各得其所。”《漢書·食貨志》中也説：“財，是帝王聚民守位，養育百姓，奉順天德，治國安民的根本。仕農工商，這四種人各有職業。學而做官叫仕，開墾種植叫農，巧製器物叫工，通財賣貨叫商。聖代帝王衡量能力而授與事務，這四種人貢獻效力而接受職事。”然而這四種人各有其職業已經很久了，現在又怎能動摇他們！蕭何説：“人心一定，不可再動。”班固又説：曹參做齊相，齊人安居樂業，舉國盛稱他是賢相。曹參離去，囑咐後任國相説：“將齊國的刑獄和交易之事托付給你，你要謹慎從事不要擾亂。”後任國相説：“治理没有比這更重大的嗎？”曹參説：“不是。刑獄與交易，這兩者是用來兼容的，

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奸人無所容竄；奸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乘兹困窮，或致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攪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爲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倘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今行者皆税，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税，納税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税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税，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

現在如果擾亂了它，奸詐之人哪裏可以容納呢？我因此首先强調它。”大凡刑獄與交易，兼容善惡。如果過分逼迫，奸人就無所隱藏，奸人没有容身隱藏之處，時間長了便會作亂。秦人極盡刑殺而天下叛逆，孝武帝嚴峻法制而刑獄繁多，這就是驗證。老子説：“我無爲而人民自然改變，我好静而人民自然端正。”曹參想用道來教化農業，不想擾亂工商。這是臣認爲此事不可行的第二條。四海廣闊，九州龐雜，關卡一定占據險要，集市一定憑依要道。那些富商大賈，豪族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怒聲喝叫則彎弓，瞪目相向則拔劍。稍有失意，尚且如此，一旦變法，必定震驚。乘此窮困之際，或許導致騷動，便恐怕南逃投奔越，北逃投奔胡，不僅中原平民流亡，也要攪亂異地風俗。另外邊境之地，與寇賊爲鄰，胡人的商旅，歲月相繼，倘若因爲賦税，導致猜疑，從此散亡，如何去制止他們？求利雖然殷切，爲害實在太深。而且有關部門的上奏，不識大體，衹想充實府庫，幫助軍國，殊不知軍國更受攪擾，府庫愈發空虚。這是臣認爲此事不可行的第三條。孟軻又説：“古代設關，是以它來抵禦强暴；今天設關，是以它來施行强暴。”如今行人都得納税，農商同等。而且天下各個渡口，舟航聚集，横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制河洛，兼包淮海。大舸巨艦，千隻萬艘，貿易往還，日夜不斷。現在如果在江津河口，設鋪納税，納税則要檢核，檢核則要滯留。這個渡口纔過，那個關鋪又停，不僅要交國家税錢，更要遭主管官員扣留貨物。船隻有大有小，裝載有多有少，衡量貨物而納税，一路停留太久。總計一天之中，未能行駛到以前十分之一的路程，因此而阻塞停滯，必然導致怨聲載道。一旦失利，就會萬商廢業；萬商廢業，便會民不聊生。其間或者有輕狡負氣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謔之客，富平强悍之夫，住下則潛藏錢

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謔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爲禦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游、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眇小，齊、隋齷齪，亦所不行斯道者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爲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奸，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暫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堠靜謐。比爲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目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柝。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太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

財，出外便手執刀劍。加給他們重稅，以此來相威脅，獸一旦到了困窘時便要搏鬥，鳥一旦到了困窘時便要攫取，主管官員又將怎樣安撫他們呢？這是臣認爲此事不可行的第四條。五帝之初，不能詳知；三王以後，已有記載；秦、漢相承，典章完備。至於關市之稅，史書已有記載。秦始皇依仗雄圖武力，捨棄而不用；漢武帝憑藉霸略英才，丢掉而不取。爲什麼呢？關是防禦强暴的場所，市是聚集民衆的地方，向市場徵稅就會使商人離散，向關口徵稅就會使强暴興起，强暴興起就會圖謀反叛，商賈離散就會心懷不軌。大凡人心無不違背善良而幸災樂禍，人心也容易動摇而難以安定。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人心摇蕩；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人心騷動。況且浮薄風氣長久浸染，變法革新極爲困難，衹想着禁止商賈、控制小利，豈知却喪失了大道、擾亂了倫理綱常。魏、晉渺小，齊、隋局促，却也同樣是不推行此道的。這是臣認爲此事不可行的第五條。今天之所以向關市徵稅，爲什麼？難道不是因爲國家費用不足，邊境敵寇爲患，通過此法的推行，希望得到解决嗎！微臣敢於藉前事作一籌劃。希望陛下當此聖明之期，統治天下，沉璧於洛水，刻石於嵩山，鑄寶鼎而除盡奸邪，坐明堂而施行政教，神聖的教化遍及四方，高尚的道德潛移默化。東夷剛剛驚亂，即時得以平定；南蠻纔一騷動，指日得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寬廣一萬餘里，城堡太平，崗亭清静。近來成爲憂患的，衹是苦於二蕃。現在吐蕃請求和好，邊境没有戰事，眼前雖然還須屯駐軍隊，以後畢竟會成爲毁廢的營壘。惟獨默啜，暫藉寬容辜負恩德，惡貫禍盈，顛覆消滅它爲時不遠。征役日見節省，繁費日見稀少，然而陛下仍舊下詔書，遵奉質樸，愛民力，惜民財，王侯的舊封，妃主的新禮，所有支付，都令减削。這是陛下躬身表率，就如堯、舜的用心啊。而且關中、河北，水旱連年，各地逃亡人

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倘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强，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兹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虛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辭，伏紙惶懼。

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

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録》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爲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册文》及諸大手筆，并手敕付融。撰哀册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

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相次爲中書舍人。

口，如今纔得安定，倘若增加重税，人們或許要擔心驚擾。何况和平的歲月已長，薄賦的日子已久，民間感戴深恩，百姓安居樂業。忽然又要變法，必然多生怨言，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内部不能安定，外部怎能抵禦？文王説：“帝王富裕其民，霸王富裕其地，治國好像不足，亂國好像有餘。”古人有言：“帝王的儲藏在普天之下，諸侯的儲藏在百姓之間，農夫的儲藏在穀倉裏，商賈的儲藏在箱篋中。”望陛下詳察。如果興師動衆需要費用，國庫儲蓄極爲困窘，就請加倍向商客收税，增加平民税收，這樣就能使國家保持富强，人們免生憂恐，天下十分慶幸。這是臣認爲此事不可行的第六條。陛下留心奏表，聯想政綱，冒着炎暑天氣，安坐早朝。一天二天，决不遺留事務，今天明天，虚心仔細周到。時政的得與失，小子怎能懂得，表奏多陳妄説，遞上奏章萬分惶恐。

疏章奏上，武則天采納，於是停止徵税之事。

長安四年，崔融任司禮少卿，并知制誥。當時張易之兄弟廣泛招集博學之士，崔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都因文才而喪失氣節侍奉他們。等到張易之被處死，崔融降授袁州刺史。不久召任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崔融因爲參預修纂《則天實録》完成，封爲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皇帝親筆下詔書褒揚。崔融文章高雅華麗，當時很少有人能比，朝廷所須的《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册文》及各種重要詔令文書，都是皇帝親筆下詔交付崔融來作。崔融撰寫哀册文時，用心精苦，於是發病去世，終年五十四歲。因爲曾有任侍讀的舊恩，追贈衛州刺史，謚號爲文。有文集六十卷。

崔融的兩個兒子崔禹錫、崔翹，開元年間，相繼任中書舍人。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侄孫也。父璥，有名於時，官至魏州司馬。

盧藏用，字子潛，是度支尚書盧承慶的侄孫。父親盧璥，在當時有名氣，官做到魏州司馬。

藏用少以辭學著稱。初舉進士選，不調，乃著《芳草賦》以見意。尋隱居終南山，學辟穀、練氣之術。

盧藏用年輕時因文章學識而著稱。起初考中進士科在吏部候選，不得調任，於是寫下《芳草賦》來抒發心意。不久隱居終南山，學習辟穀、練氣之術。

長安中，徵拜左拾遺。時則天將營興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諫曰：

長安年間，召入盧藏用任左拾遺。當時武則天將在萬安山營造興泰宮，盧藏用上疏規勸說：

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斫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産，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并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離宮别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務奉己也。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己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

臣愚雖不通曉時世變化，私下也曾讀書，看到自古帝王的事迹很多。臣聽說土階三尺，茅屋不剪，椽木不削，這是唐堯的品德；宮室簡陋，飲食微薄，盡心致力於水道溝渠，這是大禹的操行；憐惜十户中等人家的財産，而停止露臺的營造，這是漢文帝的明智。他們都能垂名萬古，成爲功業顯赫的帝皇。這難道不是因爲他們能够克己奉公，普濟衆生，從而達到寬厚仁愛的嗎！如今陛下享用的高臺深殿，離宮别館，也已經很多了。更要窮乏人力來大興土木，臣恐怕議論者會認爲陛下是不愛惜人民、祇爲了自己。況且近年來，雖然五穀豐登，百姓却没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百姓未能休息，土木的勞役，年年月月不曾停息。陛下不趁此時布施恩德教化，反而廣造宮苑，臣恐怕百姓難以忍受。如今左右近臣，多以順從旨意爲忠；朝廷官僚，都以違犯抵觸爲患。致使陛下不知百姓失業，也不知左右損害了陛下的仁愛。臣聽説忠臣不躲避死亡，以接納君主的仁惠；明主不厭惡剛直的言辭，以此垂名千載。陛下果真能發布明智寬容的詔令，以體恤百姓爲宗旨，那麼天下必定認爲陛下是愛惜民力而困苦自己。小臣本來見識不廣，不懂得忌諱，敢於冒死上疏。乞求皇帝批下臣的這一奏章，與主持政事者議論可否，則使天下極爲慶幸。

神龍中，累轉起居舍人，兼知制

神龍年間，盧藏用幾次改任起居舍人兼知制

誥，俄遷中書舍人。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辭曰：

客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黄公裁變，玄女啓謨，八門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强國富，違之者則將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晞昧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説，未究亨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范圍不過，三才所以虚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并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爲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静，賞罰得中則兵强。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争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世還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争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虚，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托空文，以爲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唯德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

誥，不久升任中書舍人。盧藏用常因爲世俗禁忌太多，有悖於至理，於是撰寫《析滯論》來闡明此事，文章説：

客人説：天道玄妙精微，神理幽深變化，聖人以此仿效，庶民由此運行。所以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黄公裁製變通，玄女開啓謀劃，八門統馭時間，六神主管事務。順從者便會兵强國富，違背者便使將弱朝危，有如感應迅捷，好比符契靈驗。先生也曾聽説了嗎？主人説：何以見得是這樣？您所説的衹爲孤陋寡聞者所因循，爲昏昧糊塗者所墨守，衹知道偏頗的詭説，不瞭解暢達的通論。《易》説：“先於天時行事而天不違”，《傳》稱“人是神之主”。天地範圍周備，三才因循而人居其中；進退無常不爲邪惡，君主因而養育百姓無所不在。因此説：“國家將興取决於人，國家將亡取决於神。”又説：“禍福無門，衹在於人的招致。人没有積怨的話，妖魔就不能作禍。”由此説來，得失興亡，都關聯着人事；吉凶悔恨，不涉及天時。而且皇天没有親疏，衹輔助有德行者，不做善事的人，上天降給他災殃。殷高宗修養品德，桑穀因此繁盛；宋景公承擔過失，法星爲之退避，這就是天道順從人意的事例。古代的執政者，刑獄不濫則人民長壽，賦税减省則百姓富裕，法令一貫則國家安定，賞罰得當則軍隊强大。所以禮使仁人志士有所歸依，賞使兵卒勇士樂於效命，禮和賞不鬆弛，仁人勇士便争先恐後。假如違背了此道，雖然占卜時間施行刑罰，選擇日期發布命令，也一定不能成功。自從衰世變遷，俗人崇尚僥幸，人們競相傳説怪力亂神，争相誦讀詭辭奇語，折損政教而遷就卜算的時日，放棄信賞而順從推演的星象。附會前代歷史，變易舊有經書，依托空文，做爲證據。損兵折將的事，便隱秘消息不去公布；碰巧有同卜算符合的事情，便共同誇飾。這樣不但使道德增添迷亂，也會使學人自以爲是。嗚呼，風氣習俗荒謬，竟到了這

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人事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闕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强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鷄門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并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游，俱運三門，并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祁印。若以并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金鷄玉鶴，方爲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嗟乎，威斗赭鞭，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於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并經史陳迹，賢聖通規，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曆，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答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曆所以通歲時，

地步！從前，甲子日出兵，不是成功之日；往亡日行事，違背制勝之時。然而人事如果獲得修治，何往而不成功？至於環繞城池自守，或連接陣地而重圍，不要喪失地形，不要背棄天道。如果軍隊强大將帥多謀，糧食充足城池堅固，雖然是屢屢轉到魁剛凶月，頻頻移至太歲凶年，坐而推演出白虎凶神，行而占算出貪狼凶象，也會自然符合鷄門的祥瑞，多留給敵方蟻附的困境。因此説，祇要任用賢能，就能不擇時日而行事順利；明確法令，就會不用占卜而行事吉祥；犒賞功勞，就可以不須禱告而得到福瑞。這就是所謂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冒雨，不順天時，韓信背水，違反地利，全都由於人事相和，因此成就了大業。孫臏削樹而斬龐涓，諸葛亮舉火而殺張郃，未必暗合歲星的運行，默契日游神的方位，而全都運應了三門的陣法，一概占驗了四殺的時運。白起在杜郵自殺，或者祇因計謀失敗；項羽在垓下悲歌，實在由於玩忽輕妄。如果以爲都可藉助詛咒制勝，就不必從事良謀，那麽長平之戰盡數坑殺趙國降卒，秦國本應常勝不衰，襄城殺盡斬絶没有留下活人，項羽也應該可以常保天下。可知拘束而多忌諱，終究喪失大功；民衆參與天地造化的功能，必定遺棄占卜的小技。金鷄玉鶴，方導致楚國之災；《萬畢》、《枕中》，正造成淮南王之禍。刻符指盗，反而身亡；披髮邀神，反招滅族。唉，王莽的威斗、赭鞭，未能驅除劉秀興起的赤伏之運；秦始皇築城斷岡，如何能挽救子嬰的素靈之哭！火災没有應驗，裨竈無力窺透天機；秦師登車因無禮而肇禍端，王孫滿依德而預見其必敗無疑。九徵九變，這叫長途；人謀鬼謀，實歸有道。這都是經史的陳迹，聖賢的通則，仁德遠嗎，豈能拘泥？客人於是急忙離開座位説：鄙人困於蒙昧，無從達於至道，情願信奉這些話語，可以歸於正途。從今以後，焚燒蓍龜，破毀律曆，廢棄六合，擯斥五行，浩然清

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凝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兹乎！客於是循墻匍匐，怗然無氣，口呿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思，則將怎樣？回答説：這就是所謂的事情做過了頭就如同做得不够一樣。甲子用來配成日月，律曆用來通曉歲時光陰，五行用來備知天地運行，蓍龜用來占卜吉凶禍福。聖人因此而明通德行，輔助謀劃，保存它則可協助成功，固守它則會拘泥於物。消長更替的意義，正在於此！客人於是挨着墻伏在地上，默然無聲，口張心服，不知如何回答了。

景龍中，爲吏部侍郎。藏用性無挺特，多爲權要所逼，頗隳公道。又遷黄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轉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中，坐托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開元初，起爲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行而卒，年五十餘。有集二十卷。

景龍年間，盧藏用任吏部侍郎。盧藏用生性不够剛直，常因權貴的逼迫，而過分喪失公道。又升任黄門侍郎兼昭文館學士，改任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先天年間，因依附太平公主而獲罪，流放嶺表。開元初年，起任黔州都督府長史兼判都督事，未赴任而去世，終年五十餘歲。有文集二十卷。

藏用工篆隸，好琴棋，當時稱爲多能之士。少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二人并早卒，藏用厚撫其子，爲時所稱。然初隱居之時，有貞儉之操，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隱士”；及登朝，趑趄詭佞，專事權貴，奢靡淫縱，以此獲譏于世。

盧藏用擅長篆隸，喜好琴棋，當時被稱爲多才之士。年輕時他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這倆人都過早去世了，盧藏用盡心撫養他們的子女，爲當時所稱道。然而他起初隱居時，有正直儉樸的節操，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當時人稱爲“隨駕隱士”；等到入朝，他沉淪於奸詐，一心侍奉權貴，奢侈放蕩，因此受到世人的譴責。

徐彦伯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也。少以文章擅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表薦之，對策擢第，累轉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户韋暠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彦伯以文辭雅美，時人謂之“河中三絶”。

徐彦伯，兖州瑕丘人。年輕時因擅長寫文章而聞名，河北道安撫大使薛元超上表推薦他，因對策而考中科舉，幾次改任蒲州司兵參軍。當時司户韋暠善於裁决事務，司士李亘擅長公文書信，而徐彦伯以文章雅麗見稱，當時人稱他們是“河中三絶”。

彦伯聖曆中累除給事中。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爲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所陷，彦伯乃著《樞機論》以誡于代，其辭曰：

《書》曰：“唯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又云：“齊乃位，度乃口。”《易》曰：“慎言語，節飲食。”又云：“出其言善，千里應

徐彦伯聖曆年間歷任給事中。當時王公卿士許多人因爲説話不謹慎而被酷吏周興、來俊臣等陷害，徐彦伯便撰寫《樞機論》來告誡世人，文章説：

《書》説：“口舌招致羞辱，用兵挑起戰争。”又説：“謹守你的職位，限制你的言詞。”《易》説：“謹慎言語，節制飲食。”又説：“出言善良，千里響應；出言不善，千

之；出其言不善，千里違之。”《禮》亦云：“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不言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不行也。”嗚呼！先聖知言之爲大也，知言之爲急也，精微以勸之，典謨以告之，禮經以防之。守名教者，何可不修其詁訓而服其糟粕乎？故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兆見也。得之者江海比鄰，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右階銘其背，南容復於白圭，箕子疇於《洪範》，良有以也。是以掎摭瑕玷，參詳躁競，審無常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利生於口，森然覆邦之説；道不由衷，變彼如簧之刺。可不懼之哉！其有識暗邪正，慮微形朕，破金湯之籥，封禍亂之根，用詀讘爲全計，以號詉爲令德。至若梧宫問答，荆、齊所以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蔡侯繩息嬀也，亟招甲兵之罰；鄭曼圖宗卿也，而受鼎鑊之誅。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説，更齒龍淵。凡此過言，其流匪一，或穢猶糞土，或動成刀劍，或苟且其心，或脂膏其吻。挾邪作蠱，守之而不懈；往輒破的，去之而彌遠。亦何異韓皋聚音，厖也群吠，得死爲幸，何循名之立乎？雖復伯玉沮顔，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王陵，犀首没齒於季章，曹瞞齚舌於劉主，當何及哉！孔子曰：“予欲

里違背。”《禮》也説：“可以説，不可以做，君子就不説；可以做，不可以説，君子就不做。”嗚呼！古代聖人知道言語的至關重大，知道言語的急切緊迫，用精微之辭來勸誡，用典謨之文來忠告，用禮經之則來防止。奉守名教者，怎能不遵循其訓誡而克服其糟粕呢？因此説，言語，是君子的關鍵，一動則事物響應，事物響應則得失的迹象顯現。得之者江海雖遠如同比鄰，失之者肝膽雖近好比楚、越隔絶，然後可知逆順榮辱，繫於言語！言語是道德的根本，是品行的主體，是節操的開端，是個人的裝飾，既可以成就自身，也可以毁滅自身。因此中庸之德鏤刻在心，大禍之端銘記在背，南容反復誦讀白圭之句，箕子在《洪範》中酬答武王，確實有其道理。所以探討缺點過失，詳察急切冒進，實因反覆無常而生亂，或以言語不慎而導致危險。花言巧語，森然是亡國之説；言不由衷，幻作如簧之刺。能不懼怕嗎！甚或不辨邪正，不思形兆，打破金湯之鎖鑰，培植禍亂之根源，以喋喋不休爲全計，以吵吵嚷嚷爲美德。以至於齊王楚使在梧宫問答，楚、齊兩國因此逃命；韓康子、魏桓子碰肘示意，智伯因此危殘。蔡哀侯稱譽息嬀，迅速招致甲兵的討伐；鄭公子曼滿圖謀宗卿，從而身遭鼎烹的災禍。司馬遷輕易論説，終遭蠶室宫刑耻辱；張紘奇談怪論，更受龍淵寶劍斬殺。大凡這些言語過失，其類别不一，或骯髒猶如糞土，或動輒化作刀劍，或心存苟且，或油嘴滑舌。心懷邪惡煽動禍亂，因循此道樂而不疲；發言總要切中要害，離開此意反而更加遥遠。又何異於八哥聒噪，紛紛亂叫，以死爲幸，哪裏能安守名節的樹立呢？雖然衛瓘以刀刻面，向杜預追悔道謝；蔣濟追悔莫及，對王陵失去信譽，犀首對季章自始至終，曹操對劉主卑辭推重，當如何能比啊！孔子説：“我不想説話。”又説：“終身爲善，一言敗壞，可惜啊。”老子也説：“多言往往困厄。”又説：

無言。”又云：“終身爲善，一言敗之，惜也。”老子亦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偉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舌拱默，曷通彼此之懷；括囊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哲之言，猶天地也，人覆燾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鼓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鏡，姬公之言也；出爲金石，曾子之言也；存其家邦，國僑之言也；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是謂德音，詣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殷宗甘之於酒醴，孫卿諭之以琴瑟，闕里重於四時，郢都輕其千乘。豈不韙哉，豈不休哉！但綝探世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擇其交以後談，不蹙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翦其諜諜之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兹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如此乃可以言也。戒之哉，戒之哉！

“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是議論人的人。”聖人的深思熟慮、防微杜漸多麽重要啊！不可言而言的叫狂，可言而不言的叫隱。鉗舌沉默，何以溝通彼此情懷；閉口不語，誰能開導聖明之訓？則上邊説的，下邊聽從；下邊説的，上邊采用。聖明之言，如同天地，人們覆載而生；大雅之言，如同鐘鼓，人們敲擊而樂。作爲龜鏡，是周公之言；出如金石，是曾參之言；存其家國，是公孫僑之言；立而不朽，是臧孫之言。這是德音，至高無上，遍及天下，傳於子孫。殷高宗以爲良言超過美酒，荀子以琴瑟相比喻，孔子認爲重於四時，楚王因此輕視千乘。難道不善嗎，難道不美嗎！衹願深求人世謀略，能够考慮深刻教誨，慎思而應和，熟慮而行動。心中謀劃而後闡明，選擇交往而後談論，不要急切依附行爲不端的朋黨，不要誠惶誠恐地諂上以獵取名位。不合乎先王的至德不敢行，不合乎先王的法言不敢説，消除喋喋不休的廢話，壓伏炎炎灼盛的權勢。自然佐助大福，賜予大利，那麽悔恨從何而生，怨惡從何而來呢？孔子説：“終日行，不留給自己禍患；終日言，不留給自己憂慮。”這樣纔可以張口。警惕啊，警惕啊！

神龍元年，遷太常少卿，兼修國史，以預修《則天實録》成，封高平縣子，賜物五百段。未幾，出爲衛州刺史，以善政聞，璽書勞勉。俄轉蒲州刺史，入爲工部侍郎，尋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彦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景雲初，加銀青光禄大夫，遷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

神龍元年，徐彦伯升任太常少卿，兼修國史，因參預修成《則天實録》，封高平縣子，賜給布帛五百段。不久，出任衛州刺史，因政績優良聞名，朝廷頒降皇帝親筆詔書慰勞勉勵。不久改任蒲州刺史，召入任工部侍郎，不久任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自拜祭南郊，徐彦伯作《南郊賦》獻上，文辭十分典雅華美。景雲初年，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升任右散騎常侍、太子賓客，仍兼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因

昭文館學士。先天元年，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

病乞求退休，得到允許。開元二年去世。

彥伯事寡嫂甚謹，撫諸侄同於己子。自晚年屬文，好爲強澀之體，頗爲後進所效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徐彥伯服事寡嫂十分恭敬，撫育諸侄如同自己的兒子。晚年寫文章，喜好艱深的風格，時常被晚輩學子仿效。有文集二十卷，在當時流行。

史臣曰：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強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故狄仁傑有言曰："蘇、李足爲文吏矣。"得非齷齪者乎！摸棱之病，尤足可譏。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之功，不讓蘇、李，止有守常之道，而無應變之機。規諫之深，崔比盧、徐，稍爲優矣。

史臣曰：才華出於智慧，品行出於本性。因此文章的巧拙，取決於智慧的深淺；道義行操的真僞，取決於本性的善惡。然而智慧本性禀受於氣，不能勉强得到。蘇味道、李嶠等，都是宰相，地位崇高。觀看他們撰寫章疏的水平，不是不够高深；檢驗他們輔佐協和的職責，却并不够純貞。所以狄仁傑有句話説："蘇味道、李嶠足以做個文吏。"難道不是很齷齪嗎！模棱的毛病，尤其應當譴責。崔融、盧藏用、徐彥伯等，文學的功力，不比蘇味道、李嶠差，衹有遵守常法的作爲，而無隨機應變的能力。勸諫的深刻，崔融比盧藏用、徐彥伯稍勝一籌。

贊曰：房、杜、姚、宋，俱立大功。咸以二族，譚爲美風。蘇、李文學，一代之雄。有慚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崔與盧、徐，皆攻翰墨。文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

贊曰：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都建立大功。在當時以二族并稱"房杜"和"姚宋"，傳爲美談。蘇味道、李嶠的文學，是一代的傑出者。輔佐有愧，文名政績怎能相稱。凡是能言之人，未必有德。崔融與盧藏用、徐彥伯，都擅長筆墨，文章雖然可以推崇，道義行爲一無可取。説他們聊以充數墨守常規，此話不差。

舊唐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睿宗諸子

讓皇帝憲　惠莊太子撝　惠文太子範
惠宣太子業　隋王隆悌

睿宗六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宫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宫生隋王隆悌。

睿宗有六個兒子：昭成順聖皇后竇氏生玄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生讓皇帝，宫人柳氏生惠莊太子，崔孺人生惠文太子，王德妃生惠宣太子，後宫生隋王隆悌。

讓皇帝李憲

讓皇帝憲，本名成器，睿宗長子也。初封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及睿宗降爲皇嗣，則天册授成器爲皇孫，與諸弟同日出閤，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壽春郡王，仍却入閤。長安中，累轉左贊善大夫，加銀青光禄大夫。中宗即位，改封蔡王，遷宗正員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户，通舊爲七百户。成器固辭不敢當大國，依舊爲壽春郡王。

讓皇帝李憲，本名成器，是睿宗的長子。起初封他爲永平郡王。文明元年，立爲皇太子，當時他六歲。到睿宗降爲皇嗣時，武則天册授李成器爲皇孫，他與幾個弟弟同一天出就藩國，開府設置官屬。長壽二年，改封李成器爲壽春郡王，并召入朝廷。長安年間，李成器多次改任左贊善大夫，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中宗即位，改封李成器爲蔡王，升任宗正員外卿，加賜實封四百户，連同以前的封户爲七百户。李成器堅决推辭不敢就位，依舊爲壽春郡王。

唐隆元年，進封宋王。其月，睿宗踐祚，拜左衛大將軍。時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内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累日涕泣固讓，言甚切至。時諸王、公卿

唐隆元年封李成器爲宋王。當月，睿宗登上皇位，授任李成器爲左衛大將軍。當時將要册立皇太子，因爲李成器是嫡長子，而玄宗却有討平韋氏的功勞，皇帝很長時間不能將此事確定下來。李成器謙讓説："皇太子是天下的公器，和平時期則應該先册立嫡長子，國家危難時則應該推舉有功者。如果不順應時宜，就會使國内失望，國家就得不到福運了。因此臣今日敢冒死罪

亦言平王有社稷大功，合居儲位。睿宗嘉成器之意，乃許之。玄宗又以成器嫡長，再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至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願。成器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别加實封二千户。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其年十一月，拜尚書左僕射，尋遷司徒，其太師、都督并如故。明年，表讓司徒，拜太子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故。時太平公主陰有異圖，姚元之、宋璟等請出成器及申王成義爲刺史，以絶謀者之心，由是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玄宗嘗製一大被長枕，將與成器等共申友悌之好，睿宗知而大悦，累加賞嘆。

請求。"李成器一連幾天流着眼淚堅决辭讓，言辭十分懇切誠摯。當時諸王、公卿也説平王對國家立有大功，應該居太子位。睿宗稱贊李成器的意願，便答應了他。玄宗又因爲李成器是嫡長子，一再上表直言堅决推讓，睿宗不允許。於是下詔説："左衛大將軍、宋王李成器，是朕的長子，應當立爲太子。因爲李隆基對國家立有大功，人神之心歸屬，因此李成器在朕面前懇切辭讓，言在必行。出於天下大公之心，實在不可强奪。於是實行立位季子的典章，希望以此協和順從衆人的意願。李成器可任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另加實封二千户。賜給布帛五千段、良馬二十匹、奴婢十房、美宅一處、良田三十頃。"這年十一月，授任李成器爲尚書左僕射，不久升任司徒，所任太師、都督全都依舊。第二年，李成器上表辭讓司徒，授任太子賓客，兼揚州大都督如舊。當時太平公主暗中有反叛企圖，姚元之、宋璟等請求出任李成器及申王李成義爲刺史，以杜絶謀反者的野心，因此李成器以司徒兼蒲州刺史。玄宗曾縫製一床大被一個長枕，要和李成器等共叙兄弟親愛之情，睿宗得知後十分高興，屢次加以稱贊。

先天元年八月，進封司空。及玄宗討平蕭至忠、岑羲等，成器又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户。月餘，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其太尉、揚州大都督并停。開元初，歷岐州刺史，開府如故。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封爲寧王，實封累至五千五百户。又歷澤、涇等州刺史。

先天元年八月，進封李成器爲司空。待玄宗討平蕭至忠、岑羲等人時，李成器又進位太尉，依舊兼揚州大都督，加實封一千户。一個多月後，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原任太尉、揚州大都督一并免去。開元初年，任岐州刺史，開府依舊。四年，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爲憲，封爲寧王，實封累計達到五千五百户。又歷任澤、涇等州刺史。

初，玄宗兄弟聖曆初出閤，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爲宫。憲於勝業東南角賜宅，申王撝、岐王範於安興坊東南賜宅，薛王業於勝業西北角賜宅，邸第相望，環於

起初，玄宗兄弟於聖曆初年出朝做藩王，宅第在東都積善坊，五個兄弟分院同住一處，號稱"五王宅"。大足元年，他們隨從皇上駕幸西京，賜宅第於興慶坊，也稱作"五王宅"。到先天年間以後，因爲興慶本是玄宗未即位時的舊邸，便辟爲宫室。又在勝業坊東南角賜宅第給李憲，在安興坊東南賜宅第給申王李撝和岐王李範，在勝業坊西北角賜宅第給薛王李業，他們

宫側。玄宗於興慶宫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蕚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球鬥鷄，或近郊從禽，或别墅追賞，不絶於歲月矣。游踐之所，中使相望，以爲天子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間然。玄宗既篤於昆季，雖有讒言交構其間，而友愛如初。憲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政及與人交結，玄宗尤加信重之。嘗與憲及岐王範等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綸之務，絶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至聖，捨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爲帝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嘆者也。頃因餘暇，妙選仙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驗'。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保長齡，永無限極。"

的府第相望，環繞在興慶宫旁。玄宗在興慶宫西面和南面修建樓閣，西面題名叫花蕚相輝之樓，南面題名叫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常登樓，聽到諸王宅第的音樂聲，便將諸王一起召來登樓，同榻宴飲談笑，有時玄宗便臨幸諸王宅第，分賜金帛，厚助他們的歡樂。諸王每天在側門朝見皇帝，回宅之後，便奏樂縱飲，擊球鬥鷄，有時去近郊游獵，有時到别墅尋歡，終年不斷。游玩之處，派出的宦官相望，人們都認爲天子兄弟親愛，近古無與倫比，因此没有人去挑撥離間。玄宗既然篤愛兄弟，即使有讒言交織挑撥離間，也能友愛如初。李憲格外敬畏謹慎，從不干預和議論時政，也不與人交結，玄宗更加信任和看重他。玄宗曾給李憲和岐王李範等人的書信説："昔日魏文帝作詩説：'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時常在想，服藥而求羽翼，怎能比得上骨肉兄弟天生的羽翼呢！陳思王有舉世無雙的才幹，能承當輔助治理國家的重任，然而斷絶他的朝謁，最終使他憂鬱而死。曹魏的國運還未結束，却遭到司馬宣王的篡奪，這難道是神丸的效用嗎！虞舜是道德最爲高尚的人，他能原諒弟弟象驕横的過失而親睦九族，九族和睦，然後商議治理百姓。這是做帝王的準則，到如今已數千年，天下因此歸於美善，朕常常廢寢忘食欽佩贊嘆。近來趁空閑之時，選擇仙經，得到這些神方，老人説'服了它必然靈驗'。今天分送此藥，願與兄弟們同保長壽，永無極限。"

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停太常卿，依舊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復拜太尉。二十八年冬，憲寢疾，上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僧崇一療憲稍瘳，上大悦，特賜緋袍魚袋，以賞異崇一。時申王等皆先薨，唯憲獨在，上尤加恩貸。每年至憲生日，必幸其宅，移時宴樂。居常無日不賜酒酪及異饌等，尚食總監及四方有所進獻，食之

李憲，開元九年兼太常卿。十四年，免去太常卿，依舊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一年，又授任太尉。二十八年冬天，李憲卧病在床，皇上派出宦官送醫藥和珍美食物，往來絡繹不絶。僧人崇一治療李憲稍有好轉，皇上十分高興，特賜給緋袍魚袋，來獎賞崇一。當時申王等都已經去世，惟獨李憲尚在，皇上格外恩惠優待。每年到李憲的生日，皇帝必定臨幸他的宅第，宴樂好長時間。平時没有一天不賜給酒酪和奇美的食品等，尚食總監及四方凡有所進獻的食物，皇帝吃了感

稍甘，即皆分以賜之。憲嘗奏請年終録付史館，每年至數百紙。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憲見而嘆曰：“此俗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時年六十三。上聞之，號叫失聲，左右皆掩涕。翌日，下制曰：

能以位讓，爲吳太伯，存則用成其節，殁則當表其賢，非常之稱，旌德斯在。故太尉、寧王憲，誕含粹靈，允膺大雅。孝悌之至，本乎中誠；仁和之深，非因外奬。率由禮度，雅尚文儒。謙以自牧，樂以爲善。比兩獻而有光，與《二南》而合德。自出臨方鎮，入配台階，逾勵忠勤，益聞周慎。實謂永爲藩屏，以輔邦家。曾不慭遺，奄焉殂没，友于之痛，震慟良深。惟王，朕之元昆，合升上嗣，以朕奉先朝之睿略，定宗社之阽危，推而不居，請予主鬯，又承慈旨，焉敢固違。不然者，則宸極之尊，豈歸於薄德。茂行若此，易名是憑，自非大號，孰副休烈。按謚法推功尚善曰“讓”，德性寬柔曰“讓”，敬追謚曰讓皇帝，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憲長子汝陽郡王璡又上表懇辭，盛陳先意，謙退不敢當帝號，手制不許。及册斂之日，内出御衣一副，仍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賫手書置于靈座之前，其書曰：

隆基白：一代兄弟，一朝存

覺比較甘美，總要分一些賜給李憲。李憲曾奏請年終將所賜名目記録下來交付史館，每年多達數百張紙。二十九年冬天，京城特别寒冷，呵氣凝霜封裹了樹木，當時學者認爲《春秋》中所説的“雨木冰”就是如此，也叫樹介，是説樹木就像披甲戴盔一樣。李憲看到後慨嘆説：“這就是俗稱的樹稼。諺語説：‘樹生稼，達官怕。’必定要應驗在大臣身上，我要死了。”十一月去世，終年六十三歲。皇上聽説後，失聲號哭，左右的人都掩面哭泣。第二天，皇帝下詔説：

能辭讓帝位，好比吳太伯，在世則因此成就你的節操，去世則應當表彰你的賢德，以非常的稱號，在此旌揚品德。已故太尉、寧王李憲，生含精靈，德配大雅。友愛之至，是因爲他本性真誠；仁和深厚，不依靠外在勉勵。遵循禮法，喜好文學。謙遜而自我修養，快樂而與人爲善。比兩獻的節操光榮，與《二南》的品德相合。他從出守方鎮，到入朝輔助，愈加勉勵忠勤，益發聞聽謹慎。確實稱得上是永爲屏障，輔助國家。怎料想上天爲何不加挽留，使他忽然謝世，兄弟間的悲痛，震慟極深。寧王，是朕的長兄，本應升爲太子，因爲朕承受先朝的智謀，安定宗社的危難，他便推讓不居皇太子位，請我作爲太子，我又稟承仁惠的詔旨，怎敢堅持不從。不然的話，尊貴的帝位，怎能歸於我這薄德的人。他如此品行優秀，憑此易名立謚，假如不加以堂皇的名號，又怎能符合他盛美的事迹。依照謚法推功尚善叫“讓”，德性寬柔叫“讓”，因此爲他敬追謚號叫讓皇帝，應令主管部門選擇日期準備禮儀頒布册命。

李憲的長子汝陽郡王李璡又上表懇切推辭，極力陳述先父的意願，謙遜退讓不敢承受讓皇帝的稱號，皇帝親筆下詔不予允許。等到册命殯殮那天，玄宗從宮中拿出御衣一副，并令右監門大將軍高力士持皇帝親筆詔書置放在靈座之前，詔書説：

隆基稟告：一代兄弟，一朝存亡，家人

歿，家人之禮，是用申情，興言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友，近古莫儔，嘗號五王，同開邸第。遠自童幼，洎乎長成，出則同游，學則同業，事均形影，無不相隨。頃以國步艱危，義資克定，先帝御極，日月照臨。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爰在薄躬。既嗣守紫宸，萬機事總，聽朝之暇，得展于懷。十數年間，棣華凋落，謂之手足，唯有大哥。今復淪亡，眇然無對，以兹感慕，何恨如之。然以厥初生人，孰不殂謝？所貴光昭德行，以示崇高，立德立名，斯爲不朽。大哥事迹，身歿讓存，故册曰讓皇帝，神之昭格，當兹寵榮。況庭訓傳家，璡等申讓，善述先志，實有遺風，成其美也。恭惟緒言，恍焉如在，寄之翰墨，悲不自勝。

又制追贈憲妃元氏爲恭皇后，祔葬于橋陵之側。及將葬，上遣中使敕璡等務令儉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諸陵舊例，壙内置千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奏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每色瓶盛，安於藏内，皆是非時瓜果及馬牛驢犢獐鹿等肉，并諸藥酒三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憑。臣據禮司所料，奠祭相次，事無不備，典制分明。天恩每申讓帝之志，務令儉約，禮外加數，竊恐不安。又非時之物，馬犢驢等并野味魚雁鵝鴨之屬，所用銖兩，動皆宰殺，盛夏胎養，聖情所禁。又須造作什物，動逾千計，求徵市井，實謂煩勞。千味不供，禮無所闕。伏望依禮減省，以取折衷。"制從之。及發引，時屬大雨，上令慶王

之禮，因此陳情，出語感思，悲涕交集。大哥孝順友愛，近古無人相比，曾經號稱五王，同開一宅府第。自從幼小兒童，直到長大成人，出則同游，學則同業，事事如同形影，無處不去相隨。不久因爲國運艱難，仗義平定，先帝登基，日月照臨。大哥身爲嫡長子，理應成爲太子，他因爲我立下戰功而推讓，於是皇嗣落在我這薄德之人的身上。我繼承帝位之後，日理萬機，聽政的閑暇，纔得以表述心懷。十幾年間，兄弟相繼去世，稱爲手足之情的，惟有大哥一個。如今大哥又遭喪亡，茫然無對，感懷愛慕，祇恨爲何如此分離？然而自有人類以來，誰能不死？貴在光大德行，用以顯示崇高，立德立名，萬古不朽。大哥的事迹，雖然身亡而賢讓的品德猶存，因此册命叫讓皇帝，在宗廟祭祀以享有崇高的恩榮。況且父教傳家，李璡等一再辭讓，忠實陳述先父的遺志，確實具有先父的風範，可以成就先父的美德。敬思大哥的話語，恍然如在身旁，寄托於筆墨，悲痛不能自勝。

皇帝又下詔追贈李憲妃元氏爲恭皇后，合葬在橋陵旁。將要安葬李憲時，皇上派出宦官詔令李璡等務必儉約，送終的物品，都要讓衆人看見。主管部門請求依照諸陵舊例，在墓穴内陳置千味食，監護使、左僕射裴耀卿上奏說："尚食局所料理的水陸等食物一千餘種，每種裝在瓶裏，安放在墓内，這些都是不當時令的瓜果和馬牛驢犢獐鹿等肉，連同各類藥酒三十餘種。查尋禮儀制度應備的物品，這些東西都没有依據。臣依據禮司所預備的物品，祭奠排列有序，事無不備，典制分明。皇恩每每申明讓帝的志願，務必儉約，禮儀之外又添加這麼多物品，臣恐怕不大合適。另外這些都不是時鮮物品，馬犢驢肉等連同野味魚雁鵝鴨之類，所能貢獻的爲數很少，却動不動都要宰殺，盛夏是生養季節，聖情也禁止宰殺。又要製作成食物，多達數以千計，到街市上徵收，也實在煩勞百姓。因此不供奉千味食，在禮節上并無疏略，希望依照禮制減省，以求無

潭已下泥中步送十數里，制號其墓爲惠陵。

所偏頗。”皇帝下詔書依從。等到出殯那天，適逢大雨，皇上令慶王李潭以下在泥水中步行送喪十餘里，下詔稱李憲墓爲惠陵。

憲凡十子：璡、嗣莊、琳、璹、琄、瑀、玢、珽、琯、璀等十人，歷官封襲。

李憲共有十個兒子：名璡、嗣莊、琳、璹、琄、瑀、玢、珽、琯、璀等十人，都歷任官職襲封爵位。

李璡

璡封汝陽郡王，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天寶初，終父喪，加特進。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嗣莊封濟陰郡王，早卒。

琳封嗣寧王，歷秘書員外監。從玄宗幸蜀郡，至德二載卒。

璹，封嗣申王。

李璡封汝陽郡王，任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有飲酒作詩的交情。天寶初年，爲父親守喪期滿，加授特進。天寶九載去世，追贈太子太師。

李嗣莊封濟陰郡王，很早就去世了。

李琳封嗣寧王，任秘書員外監。隨從玄宗駕幸蜀郡，至德二載去世。

李璹，封嗣申王。

李琄

琄，封同安郡王。琄修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内，常默如也。開元二十五年薨，玄宗甚悼之，輟朝三日。制曰：“猶子之恩，特深於情禮；睦親之義，必備於哀榮。同安郡王琄稟氣淳和，執心忠順，邦國垣翰，宗枝羽儀。磐石疏封，將期永固；逝川不捨，俄嘆促齡。悼往之懷，因心所切，宜增寵命，用飾幽泉。可贈太子少保。葬事官給，陪葬橋陵。”

李琄，封同安郡王。李琄修養身心淳樸謹慎，不自恃高貴，在城門之内，時常沉默不語。開元二十五年去世，玄宗深加悼念，停止朝會三天。下詔説：“侄子的恩愛，特别要加重情禮；近親的情義，必定要完備哀榮。同安郡王李琄天性淳和，一心忠順，是國家的屏障，宗族的輔佐。磐石分封，期望永固；逝水不捨，忽嘆短命。悼亡的情懷，因傷心而痛切，應當增加恩賜，用以尊崇地下之靈。可追贈李琄爲太子少保。喪葬用品由官府供給，陪葬橋陵。”

李瑀

瑀，封漢中王，歷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尉員外卿。瑀早有才望，偉儀表。初爲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禄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送寧國公主至迴紇，充册立使。

李瑀，封漢中王，歷任都水使者、恒王府司馬、衛尉員外卿。李瑀很早就有才能名望，儀表堂堂。起初爲隴西郡公。天寶十五載，李瑀隨從玄宗駕幸蜀郡，到達漢中，因此封爲漢中王，并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漢中郡太守。乾元二年，以特進試太常卿身份送寧國公主到回紇，充任册立使。

李玢

玢，蒼梧郡開國公，歷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員外置同正員。卒，贈江陵大都督。

珽，封晉昌郡開國公。琯，魏郡

李玢，封爲蒼梧郡開國公，任銀青光禄大夫、秘書監員外置同正員。去世後，追贈江陵大都督。

李珽，封爲晉昌郡開國公。李琯，封爲魏郡

開國公。璀，文安郡開國公。天寶十一載，珽、琯、璀并食邑三千户。

開國公。李璀，封爲文安郡開國公。天寶十一載，李珽、李琯、李璀均享有食邑三千户。

惠莊太子李撝

惠莊太子撝，睿宗第二子也。本名成義。母柳氏，掖庭宫人。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兄弟。”則天甚悦，始令列於兄弟之次。垂拱三年，封恒王。尋却入閤，改封衡陽郡王，累授尚衣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遷司農少卿，加銀青光禄大夫。睿宗踐祚，進封申王，遷右衛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遷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轉光禄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實封一千户。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兼幽州刺史。俄避昭成太后之稱，改名撝。歷鄧、虢、絳三州刺史。八年，因入朝，停刺史，依舊爲司徒。性弘裕，儀形瑰偉，善於飲啖。十二年，病薨，册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無子。初養讓帝子珣，封同安郡王，先卒。天寶三載，又以讓帝子璹爲嗣申王，授鴻臚員外卿。

惠莊太子李撝，是睿宗的第二個兒子。本名叫成義。母親柳氏，是掖庭宫人。李撝剛出生時，武則天曾讓僧人萬迴看他的相貌。萬迴説：“這孩子是西域的大樹精，撫養他對兄弟有益。”武則天很高興，便下令將李撝列在兄弟之内。垂拱三年，封李撝爲恒王。不久召入閤，改封衡陽郡王，多次授任尚衣奉御。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户，連同以前共五百户。升任司農少卿，加授銀青光禄大夫。睿宗即位，進封李撝爲申王，升任右衛大將軍。景雲元年七月，李撝升任殿中監兼檢校右衛大將軍。二年，升任光禄卿、右金吾衛大將軍。先天元年七月，加賜實封一千户。八月，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開元二年，帶司徒職務兼幽州刺史。不久避昭成太后尊號，改名叫撝。歷任鄧、虢、絳三州刺史。八年，因爲入朝，免去刺史，依舊爲司徒。李撝性情寬宏，體貌魁偉，喜好飲食。十二年，患病去世，册命追贈惠莊太子，陪葬橋陵。他没有兒子。李撝當初收養讓皇帝的兒子李珣，封爲同安郡王，在他之前死去。天寶三載，又以讓皇帝的兒子李璹爲嗣申王，授任鴻臚員外卿。

惠文太子李範

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也。本名隆範，後避玄宗連名，改單稱範。初封鄭王，尋改封衛王。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閤，徙封巴陵郡王，累授尚食奉御。神龍元年，遷太府員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景龍年，兼隴州别駕，加銀青光禄大夫。睿宗踐祚，進封岐王，又加實封五百户，拜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從上討竇懷貞、蕭至忠等，以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户，下制褒美。開元初，拜太子少師，帶本官，歷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

惠文太子李範，是睿宗的第四個兒子。本名隆範，後來避玄宗的連名，單名改爲範。最初封爲鄭王，不久改封爲衛王。長壽二年，依照常例召入閤，改封爲巴陵郡王，多次授任尚食奉御。神龍元年，升任太府員外少卿，加賜實封二百户，連同以前共五百户。景龍年間，兼隴州别駕，加授銀青光禄大夫。睿宗即位，進封李範爲岐王，又加賜實封五百户，授任太常卿兼左羽林大將軍。先天二年，跟從皇帝討伐竇懷貞、蕭至忠等人，因功加賜實封滿五千户，皇帝下詔嘉獎。開元初年，授任太子少師，本來的官職不變，歷任絳、鄭、岐三州刺史。八年，升任太子太傅。

遷太子太傅。

範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篇題唱和，又多聚書畫古迹，爲時所稱。時上禁約王公，不令與外人交結。駙馬都尉裴虚己坐與範游宴，兼私挾讖緯之書，配徙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皆坐與範飲酒賦詩，黜庭琦爲雅州司户，諤爲山茌丞。然上未嘗間範，恩情如初，謂左右曰："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强相托附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崇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十四年，病薨。上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爲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百僚上表勸喻，然後復常。開元十四年，命工部尚書、攝太尉盧從愿册贈王爲惠文太子，陪葬橋陵。

李範喜好學習擅長書法，深愛文人墨客，不分貴賤，他都以禮相待，與閻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繇作詩唱和，又廣泛收藏書畫墨迹，爲當時人所稱道。當時皇上有禁令約束王公，不准他們與外人交往。駙馬都尉裴虚己因與李範游宴，還私自收藏讖緯之書而獲罪，流放嶺外。萬年尉劉庭琦、太祝張諤都因與李範飲酒賦詩獲罪，貶劉庭琦爲雅州司户，張諤爲山茌丞。然而皇上并未疏遠李範，對他恩愛的情義如初，皇上對左右侍臣説："我兄弟友愛天性誠摯，必定没有異意，祇是那些趨逐名利之輩，極力依附而已。我决不因爲細小的過失而去責備兄弟。"當時王毛仲等人原本出身微賤，却都顯貴而權傾朝廷，諸王每次與他們相見，都遠遠站立等待，惟獨李範在相見時顯得神色莊嚴。十四年，李範因病去世。皇上爲他哭泣得很悲傷，并停止朝會三天，爲他追福，手寫《老子經》，撤去飲食十餘天，百官上表勸諭，然後恢復正常。開元十四年，命令工部尚書、代理太尉盧從愿册贈岐王李範爲惠文太子，陪葬橋陵。

一子瑾，封河東郡王，官至太僕卿。冒于酒色，竟暴卒，贈太子少師。

李範的兒子李瑾，封爲河東郡王，官做到太僕卿。他貪酒好色，終於暴死，追贈太子少師。

李珍

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男略陽公珍爲嗣岐王、銀青光禄大夫、宗正員外卿。上元二年，珍與朱融善，珍儀表偉如，頗類玄宗，融乃誘崔昌、趙非熊等并中官六軍人同謀逆。融謂金吾將軍邢濟曰："今城中草草，關外近更憑凌，若何？"濟曰："我金吾，天子押衙，死生隨之，安能自脱？"融曰："有一人，足下見之自當知，縱不出城亦無慮。"乃引以見珍。濟奏之，乃令御史中丞敬羽訊之。珍賜死。其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軍大將軍劉從諫、蔚州長塞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冽、直司天臺通玄院高抱素、右司

天寶三載，又以惠宣太子的兒子略陽公李珍爲嗣岐王、銀青光禄大夫、宗正員外卿。上元二年，李珍與朱融友善，李珍儀表壯美，很像玄宗，朱融便引誘崔昌、趙非熊等以及中官六軍的人共同謀反。朱融對金吾將軍邢濟説："如今城中騷動不安，關外近來更加混亂，怎麽辦？"邢濟説："我是金吾將軍，是天子的押衙，生死跟隨，怎能脱身？"朱融説："有一個人，足下見他以後自然會明白，縱使不出城也不用顧慮。"便引邢濟見李珍。邢濟將此事上奏，玄宗於是命令御史中丞敬羽審訊此事。李珍被賜死，他的同謀右武衛將軍竇如玢、試都水使者崔昌、右羽林軍大將軍劉從諫、蔚州長塞鎮將朱融、右衛將軍胡冽、直司天臺通玄院高抱素、右司禦率府率魏兆、内侍省内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處斬。試

禦率府率魏兆、內侍省內謁者監王道成等九人，特宜斬决。試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閎、楚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屺、國子監廣文進士張奐等六人，特宜决殺。駙馬都尉薛履謙預逆謀，宜賜自盡。乃以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鎬坐與交通，貶辰州司户。

太子洗馬兼知司天臺冬官正事趙非熊、陳王府長史陳閎、楚州司馬張昂、右武衛兵曹焦自榮、前鳳翔府郿縣主簿李屺、國子監廣文進士張奐等六人，特决殺。駙馬都尉薛履謙參預謀反，賜自盡。於是以邢濟兼桂州都督、侍御史，充桂管防禦都使。左散騎常侍張鎬因與謀反者交往獲罪，貶爲辰州司户。

鄭繇

鄭繇者，鄭州滎陽人，北齊吏部尚書述五代孫也。工五言詩。開元初，範爲岐州刺史，繇爲長史，範失白鷹，繇爲《失白鷹詩》，當時以爲絶唱。後爲湖州刺史。子審亦善詩咏，乾元中任袁州刺史。

鄭繇，鄭州滎陽人，是北齊吏部尚書鄭述的五代孫。擅長五言詩。開元初年，李範任岐州刺史，鄭繇任長史，李範丢失白鷹，鄭繇爲此而作《失白鷹詩》，當時被稱爲絶唱。後來任湖州刺史。兒子鄭審也善於詩咏，乾元年間任袁州刺史。

惠宣太子李業

惠宣太子業，睿宗第五子也。本名隆業，後單名業。垂拱三年，封趙王，開府置官屬。長壽二年，隨例却入閤，改封中山郡王，累授都水使者，尋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户，通前五百户。景龍二年，兼陳州别駕。銀青光禄大夫、太僕少卿，别駕如故。睿宗即位，進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户，拜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俄轉宗正卿。睿宗以業好學而授秘書監。及玄宗誅蕭至忠、岑羲等，業以翊從之功，加實封通舊爲五千户。開元初，歷太子少保、同涇豳衛虢等州刺史。八年，遷太子太保。

惠宣太子李業，是睿宗的第五個兒子。本名隆業，後來單名改爲業。垂拱三年，封爲趙王，開府設置官屬。長壽二年，依照常例召入閤，改封中山郡王，幾次授任都水使者，不久又改封彭城郡王。神龍元年，加賜實封二百户，連同以前共五百户。景龍二年，兼陳州别駕。又授任銀青光禄大夫、太僕少卿，别駕依舊。睿宗即位，進封薛王，加封滿一千户，授任秘書監，兼右羽林大將軍。不久改任宗正卿。睿宗因爲李業好學而授任秘書監。玄宗誅殺蕭至忠、岑羲等人以後，李業因護從有功，加賜實封連同以前共五千户。開元初年，李業歷任太子少保、同涇豳衛虢等州刺史。八年，升任太子太保。

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親鞠養之，至是，迎賢妃出就外宅，事之甚謹。業同母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亦早卒，業撫愛其子，逾於己子。上以業孝友，特加親愛。業嘗疾病，上親爲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宴

當初，李業的母親去世很早，姨母賢妃親自撫養他長大成人，到這個時候，李業迎接賢妃住到外宅，侍奉十分恭謹。李業的同母妹妹淮陽、涼國二公主也很早去世，李業撫愛她們的子女，超過自己的子女。皇上因爲李業孝順友愛，對他格外親近。李業曾經患病，皇上親自爲他祈禱，

樂，更爲初生之歡。玄宗賦詩曰："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其恩意如此。

等到李業痊愈後，皇上幸臨他的宅第，置酒宴樂，又做慶祝新生的歡娱。玄宗賦詩道："昔見漳濱卧，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仙歸。棠棣花重滿，鴒原鳥再飛。"他們的恩愛情意就是這樣。

十三年，上嘗不豫，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議休咎。事發，玄宗令杖殺韋賓，左遷皇甫恂爲錦州刺史。妃惶懼，降服待罪，業亦不敢入謁。上遽令召之，業至階下，逡巡請罪。上降階就執其手曰："吾若有心猜阻兄弟者，天地神明，所共咎罪。"乃歡宴久之。仍慰諭妃，令復其位。二十一年，業進拜司徒。二十二年正月，薨，册贈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有子十一人。

開元十三年，皇上曾經患病，李業妃子的弟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皇甫恂私自議論吉凶。事情暴露，玄宗下令杖殺韋賓，貶降皇甫恂爲錦州刺史。王妃惶恐，解衣待罪，李業也不敢入朝謁見皇上。皇上速令召見李業，李業來到階下，遲疑請罪。皇上走下臺階拉着李業的手説："我如果有心猜疑兄弟，那麽天地神明，會共同懲罰我的罪過。"於是設宴歡聚很長時間。皇上并安慰李業的妃子，下令恢復她的名位。二十一年，李業進升司徒。二十二年正月，去世，册命追贈爲惠宣太子，陪葬橋陵。李業有兒子十一人。

瑗樂安郡王，瑒宗正卿、滎陽郡王，琄封嗣薛王，珍嗣岐王。琄爲金紫光禄大夫、鴻臚卿同正員。天寶五載，坐舅刑部尚書韋堅爲右相李林甫所構，貶夷陵郡别駕長任。母隨琄，竟以憂死。七載，琄於夜郎安置，後移南浦郡。十四載，安禄山反，赴于西京。

李瑗封爲樂安郡王，李瑒任宗正卿、滎陽郡王，李琄封爲嗣薛王，李珍封爲嗣岐王。李琄任金紫光禄大夫、鴻臚卿同正員。天寶五載，因李琄的舅舅刑部尚書韋堅被右相李林甫誣陷而受到連坐，貶爲夷陵郡别駕長任。母親隨從李琄，最終憂鬱而死。七載，李琄被安頓在夜郎，後來遷移到南浦郡。十四載，安禄山反叛，李琄趕回西京。

隋王李隆悌

隋王隆悌，睿宗第六子也。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拜尚乘直長。早薨。睿宗踐極，追封隋王，贈荆州大都督。無子。

隋王李隆悌，是睿宗的第六個兒子。最初封汝南郡王。長安初年，任尚乘直長。很早去世。睿宗即位，追封爲隋王，追贈荆州大都督。李隆悌没有兒子。

史臣曰：夫得天下而治者，其道舒而有變；讓天下而退者，其道卷而常存。何者？飛龍在天，舒也；亢龍有悔，變也。讓皇帝守無咎於或躍，利終吉於勞謙，其用有光，其聞莫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或守常而獲免，終保皇枝；或過望而包羞，竟塵青史。略陽公信魁偉之狀，起圖謀之心，福善禍淫，宜哉不令。

史臣曰：大凡得到天下的人，其道主進而多變；讓天下的人，其道主退而能常存。爲什麽這麽説呢？飛龍在天，其志得伸，舒也；亢龍有悔，物極必反，就變了。讓皇帝在可以騰躍時恪守本分，在勤謹謙遜中得到善終，他的功業光輝，他的名聲不朽。惠莊、惠文、惠宣、隋王等，有的遵守常法而得以幸免於禍，最終保全皇族枝葉；有的過分奢望而承受羞辱，結果玷污了青史。略陽公自信魁偉之貌，滋生圖謀之心，行

善得福作惡受禍，活該他没有好名聲。

贊曰：謙而受益，讓以成賢。唐屬之美，憲得其先。長不居震，剛不乘乾。讓之大者，胡可比焉。撝、範已降，同氣連枝。性習何遠，非革即睽。有善有惡，禍福不欺。

贊曰：謙虛受益無窮，辭讓成爲聖賢。唐族的美善，以李憲爲先。長男不居太子，剛健不登皇位。謙讓的崇高德行，誰能與之相比。李撝、李範以下，兄弟同氣連枝。習性相差很遠，或是改過或是違法。善惡必有報應，福禍不會相欺。



舊唐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姚崇　宋璟

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也。父善意，貞觀中任巂州都督。

元崇爲孝敬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聖曆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静等皆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凶豎，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内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悦曰："以前宰相皆順成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父親姚善意，貞觀年間任巂州都督。

姚元崇任孝敬皇帝挽郎，考中下筆成章科，授任濮州司倉，五次升任夏官郎中。當時契丹攻陷河北數州，軍書紛集，姚元崇剖析快如流水，無不有條有理。武則天感到他有獨特的才能，破格升任他爲夏官侍郎，不久又任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聖曆初年，武則天對侍臣説："過去周興、來俊臣等人審理詔獄，朝臣們相繼被牽連，他們都承認謀反，國家有法律，朕豈能違背。朕懷疑其中有無辜受害的人，又派近臣到獄中親自訊問，得到的都是他們的親筆文書，承認自己有罪，朕於是不再懷疑了，便批准了那些奏章。最近周興、來俊臣死後，再没聽説有謀反的人了，這樣看來以前被處死的人，能没有受冤枉的嗎?"姚元崇回答説："從垂拱以後，被審訊定罪而家破人亡的，都是冤屈極深被迫認罪而處死的。告密者專門以此來求取功勞，天下稱之爲羅織，比漢代的黨錮還要厲害。陛下雖然令近臣到獄中訊問，而近臣連自己也不能保全，又怎敢總是有所反對?被審問的人如果翻供不認，又怕遭到他們的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静等人都是這樣。幸虧上天降靈，感悟陛下，殺掉凶惡，安定朝廷。從今以後，臣以微賤的身軀以及一族百口擔保現任的内外官員再没有謀反的人了。乞望陛下得到告狀後，衹管收拾起來，不要推問。如果以後得到證據，確有謀反，臣請求受到知而不告的罪

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説，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叱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爲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

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爲春官尚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爲易之所譖，改爲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總管。

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彦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户。則天移居上陽宫，中宗率百官就閣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嗚咽流涕。彦範、柬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

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宫，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爲閑厩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爲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

罰。"武則天十分高興地説："以前的宰相都是遇事順從，使朕成了濫用刑罰之主。聽了卿的一番話，很符合朕的心意。"當天，武則天派遣宦官送銀千兩賜給姚元崇。當時突厥叱利元崇反叛，武則天不願意讓姚元崇與他同名，姚元崇便改名爲元之。姚元之不久任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

長安四年，姚元之因母親年邁，上表請求退職奉養母親，言辭十分哀切，武則天難以違背他的心意，授任相王府長史，罷免知政事，使他得以回家奉養母親。當月，又令姚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之上表説："臣侍奉相王，不便主持軍隊。臣并非捨不得死，衹怕會對相王不利。"武則天很贊同他的話，改任他爲春官尚書。此時，張易之請求將京城的十位大德僧人移配到他在定州私置的寺院，僧人苦苦訴告，姚元之加以禁止，張易之又多次請求，姚元之始終没有允許。由此被張易之所誣陷，改任司僕卿，知政事依舊，派出充任靈武道大總管。

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彦範等謀劃誅殺張易之兄弟，適逢姚元之從軍鎮回到都城，便參預了謀劃，因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户。武則天移居上陽宫，中宗率領百官在閣中問候太后起居，王公以下無不喜躍慶賀，惟獨姚元之嗚咽流淚。桓彦範、張柬之對姚元之説："今日怎能是哭泣的時候！恐怕公的災禍要從此開始。"姚元之説："我服事武則天的時間很久，忽然離開，情感發自内心，實在是忍不住。昨日與公誅殺凶逆，本是作爲臣子的職責，豈敢説有功勞；如今我離開舊主而悲泣，也是作爲臣子的終節，如果因此而獲罪，我也心甘情願。"不久，出任亳州刺史，改任常州刺史。

睿宗即位，召入姚元之授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升任中書令。當時玄宗在東宫，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李成器任閑厩使，岐王李範、薛王李業都掌領禁兵，外界議論認爲不合適。姚元之同侍中宋璟秘密上奏請求命令太平公主住到東都，外任李成器等諸王爲刺史，以此安定人心。睿宗把此事告訴了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便上疏説姚元之、宋璟等人離間諸王兄

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爲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爲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户。

弟，請求給予治罪，於是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再改任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姚元之治理政務簡約肅整，官吏百姓爲他立碑紀德。不久授任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在新豐驛講習武事，召姚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再次升任紫微令。因避諱開元尊號，又改名爲崇，進封梁國公。他堅決不接受實封，於是停止他的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户。

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救於亡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令有司隱括僧徒，以僞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從前，在中宗時期，公主外戚都奏請度人爲僧尼，也有拿出私財建造寺院的，富裕家庭的强壯人口，都經營寺院躲避賦役，四處充滿了寺院。到了這時，姚崇上奏説："佛祖不在身外，祇能在心中求取。佛圖澄最爲賢能，却對保全後趙没有益處；鳩摩羅什多才多藝，却不能解救後秦的滅亡。何充、苻融，全都遭到失敗滅亡；北齊文襄帝、梁朝武帝，也不能避免災禍殃及。祇要心地慈悲，做事有益，使百姓得到安樂，就會成爲佛身。哪裏用得着妄度奸人，以致損壞了正法呢？"皇上采納了他的奏議，令主管部門審核僧徒，因虚假而令其還俗的有一萬二千餘人。

開元四年，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蟊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蜮，以及蟊賊。'此并除蝗之義也。蟲既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時山東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戮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爲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

開元四年，山東發生大面積蝗蟲災害，姚崇上奏説："《毛詩》説'抓住那些害蟲，投入烈火之中。'另外漢光武帝下詔説：'努力理順時政，督察勸勉耕農植桑，驅逐那些蝗蜮，以及所有害蟲。'這都是消除蝗災的道理。害蟲既然怕人，就容易被驅逐。而且禾苗莊稼都有種植的主人，救護必定會不辭勞苦。蝗蟲既然會飛，晚上必定撲火，夜間燒起大火，在火邊挖掘大坑，一邊燒一邊埋，便可將蝗蟲消滅乾净。此時山東百姓都燒香禮拜，擺設祭品祈求開恩消災，眼看害蟲蠶食青苗，人們連手都不敢靠近。自古凡是消滅蝗蟲不能成功的原因，祇在於人們不肯服從命令，祇要使人齊心協力，蝗蟲必定可以除掉。"於是派遣御史分道督察滅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執意上奏説："蝗蟲就是天災，自然應該修養德行纔是。東晋漢烈宗劉聰時就没能消滅，結果蝗蟲爲害更深。"并抗拒御史，不肯聽從命令。姚崇大怒，發送公文警告倪若水説："劉聰是僞主，他的德

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迴，自招悔吝。”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啖毛。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倘不收穫，豈免流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惡殺，此事請不煩出敕，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請削除。”上許之。黄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蛇，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犬；孔丘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宜餓殺！此事崇已面經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關。”懷慎既庶事曲從，竟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

行不能戰勝妖妄；今日是聖朝，妖妄不能戰勝大德。古代的優良太守，能使蝗蟲不入其境，如果真是修養德行可以避免，那你豈不是因爲無德而招致了蟲害！如今坐觀蝗蟲吞吃青苗，你怎能忍心不救，因此而導致饑荒年景，你將如何自安？希望你不要再遲疑，以免自招悔恨。”倪若水於是施行焚燒瘞埋的辦法，消滅蝗蟲十四萬石，投入汴渠順流而下的蝗蟲不計其數。當時朝廷議論紛紛，都認爲不宜驅逐蝗蟲，皇上聽説後，又爲此而詢問姚崇。姚崇説：“庸俗儒子固執拘泥於舊文，他們不知道變通。大凡事物既有違背經義而合乎道理的，也有違反道理而適應權宜變通的。從前曹魏時期，山東有蝗蟲傷害莊稼，因爲稍有容忍而没有滅除，致使莊稼苗被蝗蟲吃光，人們無法生存以致發生了人吃人的情況；後秦時發生蝗災，禾苗莊稼及草木都被蝗蟲吃光，以致發生了牛馬相互撕咬鬃毛的情況。如今山東蝗蟲比比皆是，并且迅速繁殖生息，這種現象實在很少聽説過。河北、河南，積蓄的糧食不多，如果今年没有收穫，怎能避免百姓流離失所，事情關係安危生存，不可拘泥而不知變通。縱使不能除盡蝗蟲，也勝過放任成災。陛下愛惜生靈憎恨殺戮，此事請不必煩勞陛下下達詔令，請求陛下允許臣發出書牒處理。如果不能除去蟲災，臣現任的官爵，請求陛下全部削除。”皇上答應了他。黄門監盧懷慎對姚崇説：“蝗蟲是天災，怎能用人事制止？外面的議論都認爲這樣做不對。况且殺蟲太多，有傷和氣。現在還來得及改變主意，請公考慮考慮。”姚崇説：“楚王吞下螞蟥，他的病便好了；叔敖殺死雙頭蛇，他的福運便降臨了。趙宣是極爲賢達的人，也惱怒晉靈公用狗對付自己；孔丘是亞聖，在祭祀時也不吝惜殺羊。他們的志向都在於安撫人民，思慮着不要違背禮制。如今蝗蟲極盛，驅除方可獲救，如果任其噬食，四處的莊稼都會被吃光。山東的老百姓，難道要餓死嗎！此事姚崇我已面奏皇上得到准許，請公不要再説了。如果救人殺蟲，因而招致禍患，姚崇請求獨自承受，絶不牽連其他人。”盧懷慎既然事事曲意順從，這事到底也不敢違背姚

崇的意願，蝗蟲災禍因此也漸漸平息了。

是時，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异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時有中書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敕文特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

此時，皇上剛剛即位，致力於實行德政，軍國事務，多向姚崇徵詢，同時擔任宰相的盧懷慎、源乾曜等，衹是唯唯諾諾卑恭順從而已。姚崇獨自擔當重任，精通爲官之道，裁定決斷無所滯留。然而他却放縱自己的兒子光祿少卿姚彝、宗正少卿姚异廣招賓客，收受饋贈，因此受到時論的非議。當時的中書主書趙誨受到姚崇的親近信任，他接受了蕃人的珍貴贈禮，事情敗露，皇上親自審訊，要將趙誨下獄處死。姚崇結斷此案奏明趙誨的罪狀時，却又加以營救，皇上因而不高興。這年冬天，朝廷特意赦免京城的罪犯，敕文中特別標明趙誨的姓名，令決杖一百，發配流放到嶺南。姚崇由此恐懼擔憂，多次在皇上面前請求辭去宰相，推薦宋璟接替自己。不久授任姚崇開府儀同三司，罷免知政事。

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神靈誡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壞，尚不免崩，既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 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車駕乃幸東都。因令崇五日一參，仍入閤供奉，甚承恩

過了一個多月，玄宗將要駕幸東都，而太廟房屋損壞，皇上召見宋璟、蘇頲問其緣故，宋璟等上奏說：“陛下三年服喪期還未結束，確實不可行幸。大凡災變的發生，都是用以表明教誡。陛下應該增修道德，以報答天意，姑且停止駕幸東都。”皇上又召見姚崇問道：“朕將從京城出發，太廟無故崩壞，恐怕是神靈告誡我不該東行吧?”姚崇回答說：“太廟大殿本是苻堅時建造的，隋文帝創立新都，遷移宇文朝的故殿而建造此廟，我們國家又因襲了隋朝的舊制，年深日久，自然由於腐朽蠹爛而塌毀。山有腐壞的土石，尚且不免崩潰，枯木時間已久，自然要摧折，衹是偶然與陛下的出行日期相合，并不是因爲行幸而崩壞。況且四海爲家，兩京相連，陛下因爲關中遭遇荒年，轉運糧餉又要增加勞役費用，所以陛下行幸是爲百姓着想，哪裏是無事而煩勞百姓? 東都百官已經作了迎奉的準備，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昧的見識認爲，舊廟已經朽爛，不能再修理了，希望將神主遷移到太極殿安置，重新改造新廟，以表達虔誠敬意。皇上請按行期出發。”皇上說：“卿說的一番話正合朕意。”賜給姚崇絹二百匹，令主管部門遷奉七廟神主到太極殿，改建新廟，皇上於是巡幸東都。因此命

遇。後又除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

令姚崇五天參見皇帝一次，并入閤供奉，很受皇帝恩遇。後來又授任姚崇太子少保，他因病没有接受任命。九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叫文獻。

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侄各守其分，仍爲遺令以誡子孫，其略曰：

姚崇生前分配了他的田園，令兒侄們各自堅守自己的一份，并留下遺令告誡子孫，大略是説：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遘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毁。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絶其後争，吾静思之，深所嘆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毁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奂，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

古人説：富貴的人，是人們所怨恨的。顯貴則使神靈妒忌他的成就，人們憎恨他的地位高高在上；富裕則使妖鬼窺望他的房屋，强盗圖謀他的財産。自開天闢地以來，書籍中所記載的，德行卑薄官爵高貴而能長壽没有過失的人，是從來没有的。因此范蠡、疏廣之輩，能够知道滿足并適可而止，前代史書贊揚他們。何况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長久占有榮耀和恩寵，地位越高越是害怕，恩寵越厚越是憂慮。過去我在中書省，因患病而虛弱疲乏，雖説始終不敢鬆懈，而處理各種事務仍然多有缺漏。因此我推薦賢能取代自己，多次真誠請求皇帝，天從人願，終於承蒙聖上憐愛允許。我得以在田園池畔悠閑自得，放浪於形骸之外，人生一世，這也就滿足了。田巴説："百年的期限，没有人能達到。"王逸少説："一俯一仰之間，人生就已經成爲陳迹。"這話説得真對啊。常見那些達官貴人身死以後，子孫失去依靠庇護，大多貧寒不堪，斗尺之間，兄弟相争。豈止玷污了自身，更是辱没了先人，無論是非曲直，都會被人耻笑。耕種莊稼澆灌水田，本來是大家的事，却互相推諉依賴，有時以致荒廢。陸賈、石苞，都是古代賢能通達的人，之所以預先分配好家産，就是要防止子孫們以後相争，我静思此事，深感嘆服。從前孔丘亞聖，母親的墳墓毁壞而不去修整；梁鴻至賢，父親去世後用席捲着埋葬。過去的楊震、趙咨、盧植、張奂，都是當代英傑，通曉古今，他們都有遺言，囑咐薄葬。他們入殮時有的穿着洗乾净的應季服裝，有的身着單衣頭戴幅巾，他們知道

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横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臣則彭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宋書·

真魂離開肉體，貴在快速腐朽，子孫無不遵從成命，至今傳爲美談。大凡厚葬之家，都不明智，有的沉溺於流俗，不辨陰間陽世，都把奢侈厚葬視爲忠孝，把勤儉薄葬看作吝嗇，以至於使死者招致戮尸暴骨的殘酷，生者遭到不忠不孝的譴責。實在讓人痛心啊，實在讓人痛心啊！死者没有知覺，如同糞土，何必煩勞厚葬，致使損耗清貧樸素的家業。如果死者真的有知，靈魂也不在棺柩，又何須違背君父之令，破費用於穿衣吃飯的財錢呢。我死了以後，可以用我平時的服飾入殮，四季的衣裳，各備一套就行了。我生性很不喜愛做官的冠服，决不能帶入棺墓，紫衣玉帶對於我來説已經足够了，希望你們不要違背我的這一意願。况且神明憎惡奢侈，冥間崇尚儉樸，如果違背我的囑托，使我在地下遭受殺戮，你們能够心安嗎？要時常想到這一點。現在的佛經，是鳩摩羅什翻譯的，當時姚興拿着經本，與鳩摩羅什對譯完成。姚興在永貴里建造佛塔，耗盡府庫，大肆裝飾，而姚興的生命并不能因此而延長，國家也隨之滅亡了。另外北齊横跨山東，北周占據關右，北周大力排除佛法而修繕軍威，北齊則廣置僧徒而依靠佛力。等到雙方交戰時，齊朝遭到滅亡，國家已經不存在了，佛寺又有什麽用？修福的報應，竟是這般無用！梁武帝以天子之尊入寺爲奴，胡太后將六宮之地開作道場，豈止是辱名殺身，全都因此而破家亡國。近日孝和皇帝派人到處贖生，傾盡國家資財營造寺院，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無不度人造寺，滿街各逞其能，可他們全都免不了受到殺戮而家破人亡，被天下人恥笑。佛經説："求長命得到長命，求富貴得到富貴"，"長刀八尺段段壞，火坑變成池塘"。近來因爲崇佛精進而得到富貴長命的有誰？生前容易知道，尚且没有感覺出應驗，死後就更難以追究了，誰曾見到過靈驗。何况五帝時期，父親不安葬兒子，兄長不哭吊弟弟，説

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沈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説，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録，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吝，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爲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兒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爲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敬尋老君之説，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汝等身没之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

這樣可以安静長壽、不會夭折遭遇横禍。三王時代，國運長久延續，人民因而得以休養生息，其大臣如彭祖、老聃之輩，都享有高壽。在那個時候，根本没有佛教，又怎能是藉助了抄經鑄像的作用，設齋施物的功效呢？《宋書·西域傳》記載，有位名僧撰寫《白黑論》，理論證據明白，足以解釋疑惑，應當閲讀并遵照實行。況且佛道覺悟，在於心中，藉助萬象的廣擴，不出五蘊之中，衹要平等慈愛，行善不行惡，便可以具備佛道了。何必沉迷於淺薄言論，受惑於凡庸僧侣，并將佛書中的種種譬喻，當作真實的記録，抄經畫像，傾家蕩産，甚至捨棄生命也無所吝惜，真可以説是大惑不悟了。也有爲死人造像，名義上叫做追福，使人大徹大悟的佛教，雖有許多手段，然而功德必須發自内心，依靠其他力量怎能獲得善報？互相欺詐，漸成風俗，損耗活人，無益死者。即使是通達有智慧的人，也受到時俗的束縛。如來寬大慈悲，意在救濟萬物，損耗衆生的不足，增加豪僧的有餘，他一定不會這樣做。而且死人本是常事，自古無可避免，所造經像，爲誰施捨？釋迦的本法，是衆生的大害，你們各自應當警戒，正法在心，不要仿效那些無知兒女之輩的終身不悟。我死後决不能做這種有害無益的事。如果不能完全依守正道，也必須順從俗情，從初七到終七，隨意設置七僧齋。如果隨同齋僧還須布施財物，可以將我的自身衣物充用，不能動用其餘財物，去做徒勞無益的事，也不能妄自拿出財物，去順應追福的無稽之談。道士，本來以萬物的本源爲宗旨，原本没有趨功争利的教義，而無知者羡慕僧家的有利可圖，於是模仿佛教而爲自己所用。敬尋老君的説教，也没有設齋的文字，假如依同了僧家的慣例，背離正道就越發遠了。你們不要拘泥於陳規陋俗，而時常委屈家人。你們身死之後，也要教導子孫遵從我的這一做法。

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

十七年，又追贈姚崇爲太子太保。

崇長子彝，開元初光禄少卿。次子异，坊州刺史。少子弈，少而修謹，開元末，爲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朱仙客薨，彝男閟爲侍御史、仙客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爲仙客表，請以弈及兵部侍郎盧奐爲宰相代己。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之，閟决死，弈出爲永陽太守，奐爲臨淄太守。玄孫合，登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

姚崇的長子姚彝，開元初年任光禄少卿。次子姚异，任坊州刺史。少子姚弈，年輕時端正謹慎，開元末年，任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去世，姚彝的兒子姚閟任侍御史、牛仙客判官，他見牛仙客病重，便逼迫牛仙客上表，請求以姚弈及兵部侍郎盧奐代自己爲宰相。牛仙客的妻子通過宦官上奏此事，玄宗聽説後很憤怒，姚閟被處死，姚弈出任永陽太守，盧奐出任臨淄太守。玄孫姚合，考中進士科，授任武功尉，升任監察御史，官做到給事中。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

宋璟，邢州南和人，他的祖先從廣平遷來，是後魏吏部尚書宋弁的第七代孫。父親宋玄撫。因宋璟顯貴，追贈邢州刺史。

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説令證之。説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顔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説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

宋璟年輕時正直有節操，學識廣博，擅長作文章。二十歲時參加進士科考試，幾次改任鳳閣舍人，做官嚴肅公正，武則天很器重他。長安年間，寵臣張易之誣陷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忠順的言論，并讓鳳閣舍人張説爲他作證。張説將要上朝在皇帝面前對質，十分惶恐害怕，宋璟對他説："名義最爲重要，神明難以欺騙，你一定不要依附邪惡陷害正直，并以此求得暫時免禍。如果你因爲此事冒犯威嚴而被貶官流放，也一定會美名流芳後世。或許你會遭致不測，我一定向朝廷申訴來營救你，將與你同死。努力吧，萬代仰慕，在此一舉。"張説被他的一番話所感動。入朝後，便如實證明魏元忠不曾有違逆言論，魏元忠最終得以免死。

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宗縱恣益横，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

宋璟不久升任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弟張昌宗放肆横行，滿朝依附。張昌宗私下請相工李弘泰爲自己占算吉凶，其中有不軌的言詞，被匿名信告發。宋璟當廷上奏請求追究真實情况，武則天説："張易之等人已經主動奏報了此事，不用加罪於他們了。"宋璟説："張易之等人在事情敗露後纔自己陳告，情理難以寬恕，而且謀反大逆之罪，不能因爲自首而免於處罰。請求交付御史臺審理議定，以此嚴明國法。張易之等人長期承蒙任用，格外受到恩寵，臣深知此言一出便

不悦。内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敕令璟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鞠問。俄有特敕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

會招來禍患，然而義憤激於心中，即使身死也絶不後悔。"武則天不高興。内史楊再思害怕冒犯旨意，立刻宣敕讓宋璟退下。宋璟説："皇帝近在咫尺，可以親聆德音，不勞宰臣擅自宣説王命。"武則天心情稍有緩解，於是將張易之等交付御史臺，準備加以審訊。不久又予特赦，并令張易之等人親自前去向宋璟道謝，宋璟拒絶不見，説："公事應當公開説明，如果私下相見，則與法相悖。"

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悦其意，虚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内寵，不名官，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爲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若以親故，當爲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

宋璟曾在朝堂侍宴，當時張易之兄弟都在九卿之列，官位三品，宋璟的官階是六品，坐在下座。張易之平時害怕宋璟，想取悦於宋璟，便起身空出座席對宋璟作揖行禮説："公是第一人，怎麽能坐在下座？"宋璟説："我才能低劣官品卑微，張卿認爲我是第一人，這是什麽道理？"當時朝中百官，都因二張是内寵，不稱他們的官職，呼張易之爲五郎，張昌宗爲六郎。這時天官侍郎鄭善果對宋璟説："中丞爲何呼五郎爲卿？"宋璟説："以官職而言，他正應當爲卿；如因親族緣故，他當排行爲張五。足下不是張易之的家奴，又哪來的什麽郎呢？鄭善果你爲何這樣怯懦啊！"宋璟的剛正不阿都如同這類事情。從此張易之等時常想要藉事中傷宋璟，武則天覺察到了這個情况，宋璟最終得以免禍。

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内供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黄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托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産、禄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宫掖，將爲禍患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流嶺南而死。

神龍元年，宋璟升任吏部侍郎。中宗贊賞宋璟的正直，并令他兼任諫議大夫、内供奉，朝會散後可與皇上談論朝廷得失。不久授任黄門侍郎。當時武三思依恃恩寵掌握大權，他曾私下有求於宋璟，宋璟嚴肅地對他説："當今天后已明確還政給兒子，你這個王應當降封爲侯退居私第，怎能再干涉朝政呢？難道王就看不見吕産、吕禄的事嗎？"不久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控告武三思私通宫禁，將會逐漸成爲禍患，武三思指使有關官員奏告韋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爲此特意下令誅殺韋月將。宋璟堅持上奏請求審查韋月將的罪狀，然後申明典章法令，韋月將終於免除極刑，流放嶺南而死。

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

中宗駕幸西京，令宋璟暫代檢校并州長史，宋璟還未上任，又帶原官職檢校貝州刺史。當時

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餒，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與，由是爲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吏莫有犯者。

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宫，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禄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托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叙，預用兩年員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爲士庶所嘆。至是，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叙。

時太平公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内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璟昌言曰："東宫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璟爲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爲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

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黄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累封廣平郡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并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捨之。璟

河北接連遭受水災，百姓飢餓，武三思的封邑在貝州，他派專使前來徵收租賦，宋璟拒不繳納，因此受到武三思的排擠。宋璟又歷任杭、相二州刺史，任職期間清廉嚴正，官民無人敢於違犯法令。

中宗去世，宋璟任洛州長史。睿宗即位，宋璟升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宫，宋璟又兼右庶子，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先前，外戚與諸公主干預朝政，以私事求情囑托的風氣很盛。崔湜、鄭愔相繼主持選官，受豪門權貴的控制，官品升遷失去次序，已經提前把兩年的官員缺額都作了注録擬用，還是不够，又安排在每年冬天選官，深爲士子庶民所嘆。至此，宋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力革除從前的流弊，取捨公平，選録有序。

當時太平公主謀劃搞垮玄宗，曾經乘輦在光範門内等候宰相并婉言表明意圖，衆人聽了都大驚失色。宋璟直言說："太子爲國家立有大功，真正是宗廟國家之主，對他怎麽能有異議！"便與姚崇一同上奏請求令公主住到東都。玄宗懼怕，上表請求給宋璟等人加罪，於是貶宋璟爲楚州刺史。不久，宋璟歷任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升任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不久拜授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過了一年多，改任京兆尹，再任御史大夫，因事獲罪而出任睦州刺史，改任廣州都督，并任五府經略使。廣州舊俗，都用竹茅建造房屋，時常發生火災。宋璟教人們燒瓦，改造店肆，從此不再發生蔓延焚燒的憂患，人們都懷戀他的恩惠，便建立頌德碑來記載他的政績。

開元初年，召入宋璟授任刑部尚書。四年，升任吏部尚書兼黄門監。第二年，改换官名，任侍中，幾次封爵爲廣平郡公。這年秋天，皇帝幸臨東都，到達永寧的崤谷，馳道狹窄，車馬擁擠停滯，因爲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指揮部署不當，皇上下令革除二人的官爵。宋璟入奏說："陛下正當壯年，剛剛開始巡狩，衹因道路不暢，就治罪二臣，恐怕將來人們要倍受艱難。"於是皇上立即命令免去對他們的處罰。宋璟又說：

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俄又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郯、郏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上稱嘆之。

"陛下責罰他們，又因爲臣的話而放免了他們，這就使過錯歸於皇上而恩惠出於臣下了，請求暫且使他們在朝中待罪，然後再下詔恢復他們的官職，這樣進退就都合乎尺度了。"皇上深加贊許。不久又令宋璟與中書侍郎蘇頲爲皇子擬名和封邑，并爲公主等人定邑號。宋璟等上奏說："王子們將要受封，總共三十餘國，周朝的麟趾美善之頌，漢代的犬牙磐石之封，他們又何足挂齒，如今纔算是鼎盛。臣私自認爲郯王、郏王等字偏旁有古邑字，臣等以此類推選擇，謹列出三十國名。另外王子原先有名的，都在名前加一'嗣'字，又公主的邑號，也選擇三十個美名，都是文不害意，字能立體的。皇上又令臣等別撰一個佳名及一個美邑號。臣等認爲七子同等撫育哺養，衆王極其仁愛，現在如果地位一樣封號有別，或許是因爲母寵子愛，骨肉之間的事情，旁人難以評論，然而天地之中，有永恒不變的典章。從前袁盎要求撤去慎夫人與皇帝同坐的席位，文帝終於聽從了他，慎夫人也不因此而怨恨，反而贊美他能考慮到長久之計。臣等因此將封號一同進上，不再有所區別，以此彰明陛下庇護無偏私的恩德。"皇上表示贊同。

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頲請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孝諶舊例。璟等上言曰：

> 夫儉，德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斬緦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宫若以爲言，則此理固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

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去世，將要爲他修築墳墓，王皎的兒子駙馬都尉王守一請求依照昭成皇后父親竇孝諶的喪葬形制，墳高五丈一尺。宋璟與蘇頲請求完全依照禮制的規定，皇上起初聽從了。第二天，又令依照竇孝諶的舊例。宋璟等人上書說：

> 節儉，是最值得尊重的品德；奢侈，是最大的惡行。高墳是古代賢人所警戒的，厚葬是正人君子所指責的。古代有墓而無墳，就是這個道理吧。大凡子女在哀哭送葬之時，便想不到禮制的約束。因此周公、孔子設立了齊、斬、緦、免的差別，衣、衾、棺、槨的標準，賢者俯身遵循，私情不能完全實現。況且虞舜埋葬在蒼梧原野，秦始皇埋葬在勞民傷財的驪山之陵，這正是善惡分明，史籍如實記載。衆人都追求奢侈靡費而一人能獨自革除，這纔是所謂的至孝要道。

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令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摇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閑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倘中宫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丈已上，四丈已下，降敕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

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賫綵絹四百匹分賜之。

皇后若聽得進這番話，那麼這些道理正可以敦促開導。外界有人説竇太尉的墳墓過高，取法不遠，即使在往日也無人極力主張，其事不過是偶然實行，決定出於一時，因此不是確立下來的制度。再説貞觀年間文德皇后嫁親生女兒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上“長公主”，魏徵勸諫説：“皇帝的姑姊爲長公主，皇帝的女兒爲公主，既然有‘長’字，理應高於公主。如果超加長公主，此事萬萬不可。”并援引漢明帝時的事例説：“群臣想要封皇子爲王，明帝説：‘朕的兒子豈敢與先帝的兒子等同。’”當時太宗欣然采納魏徵的意見，文德皇后奏請派宦官向魏徵致謝。這纔是帝后輔佐之間，寬厚有裕。怎能像韋庶人那樣爲自己的父親追加王位，擅自營造酆陵，禍事隨之而來，受到天下人的恥笑。因此忠言逆耳冒犯威顔，阿諛奉承迎合旨意，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況且載入法令，就是要預先作爲紀綱，情思既然無窮，因此訂立制度，不因人而動摇，不因愛憎而改變。近來所説的金科玉條，大概就是對此而言的。目前蕃夷之類及城市閑人，相繼以奢侈靡費攀比，不將禮儀放在心上。如今以皇后父親的恩寵，開府的尊貴榮耀，金穴玉衣之類的隨葬物品，不愁缺少；高墳大廟的勞役，不怕没人。所有事情都由官府負擔，一朝一日也可以完成。然而臣等念念不忘上奏不止，確實想要成就朝廷的善政，崇揚國母的德行，普濟天下，名揚史册。倘若皇后的意志不可强奪，陛下又不好極力反對，就準照一品可以陪葬帝陵的規定，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下詔等同於陪陵的制度，這樣做就極爲適中了。

皇上對宋璟等人説：“朕每做一件事總想着要端正自身以便成就紀綱，對於妻兒也不能有所偏私。然而人所難言的，也正在於此。卿等能够再三堅持，成就朕的美業，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於史册。”於是派使者帶綵絹四百匹分别賜給宋璟等人。

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絶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毁之，頗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决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爲别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書。

起初，朝集使每到春季將返回任所時，大多有所改任，并因循沿革而成爲常規，宋璟上奏請求令朝集使一律返回原地，杜絶他們的僥幸求利之路。又禁絶私鑄的劣質錢，派遣使者分道檢查銷毁，由此招致士子庶人的不滿。不久授任宋璟開府儀同三司，罷免知政事。第二年，京兆人權梁山謀反被殺，下詔河南尹王怡從驛道兼程趕往長安追究其黨羽，王怡捕捉關押了很多人，久久不能决斷，皇帝便下詔宋璟兼京兆留守，并審理這一案件。宋璟到任後，衹是將幾個首犯治罪，其餘因爲權梁山謊稱婚禮之事而借給他錢財獲罪的人，以及被逼迫參預的人，一概奏請寬免。十二年，皇上再次東巡，宋璟又任留守。皇上臨出發前，對宋璟説："卿是國家的元老，如同朕的臂膀耳目。現在朕將出巡洛邑，將要同你分别一段時間，你有什麽好的謀劃，可以相告。"宋璟便直言説明政事的得失，皇上特意賜給他綵絹等物，并親筆下詔説："卿所進之言，書於座右，朕出入觀看省察，以此警戒終身。"宋璟就是如此受到器重。不久他又兼任吏部尚書。

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説、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僚。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

> 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况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迹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參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遽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慚他日。位則愈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僶俛從政，蒼黄不言，實懷覆載

十七年，宋璟升任尚書右丞相，與張説、源乾曜同一天授官。皇帝敕令太官設宴，太常奏樂，在尚書都省大會百官。玄宗賦詩贊美，并親筆書寫賜給宋璟等人。二十年，宋璟因年老上表説：

> 臣聽説能力不足的人，老了更加衰退；心裏没有主見的人，病了尤其無用。臣從前聽説過此話，今日親身得到了體驗，况且這兩方面臣兼而有之，還能有什麽作爲呢。臣自默默無聞中起家，恭敬地遇到聖明，才能不及他人，本領不能治國。又因爲久蒙驅使，長期參預政事試任官職，命運偶然合着時運同來，榮耀隨着歲月增加。於是得以兩升宰相，三入吏部，進階開府，加封本郡。所任朝内朝外官職，已有所紊亂常典，以至做了尚書省長官，更是徒居要職。爲什麽呢？丞相本是百官之長，一向承擔着重任，愚臣已是衰朽的人了，今日愧於擔當此任。地位越來越高，而人却越來越衰老，已經完

之德，冀竭涓塵之效。今積羸成憊，沈錮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禄，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刑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謗，下知死所。則歸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

全明白這一點，難道還可以再占據這個地位嗎？從前努力從政，匆忙不語，其實已經感懷到陛下庇佑的恩德，希望能竭盡自己涓水微塵的能力。如今臣積弱疲憊，久病不愈，耳目更加昏聵，手足往往無用。顧念自己將要逝去，怎能了結我的宿願？怎可以苟且享取大名，仍然空受重禄，而且保留印章綬帶，却又不上朝廷爲國效命。如此不合法式，禮法怎樣設立？希望陛下詳察能者而授職，選擇賢者而任官，體察臣的懇切請求，憐憫臣的心力不濟，使得臣能够罷職回歸私第，閉門養病，上可以停止當官不稱職的責難，下可以知道我終老的地方。以使這歸田全生的希望，讓愚臣得到滿足；尊賢養老的恩惠，在聖明時代得以實現。日暮而路途遥遠，天高而難以聆聽德音，瞻望皇宫，臣深感留戀。謹在此奉表陳情以告知皇上。

手敕許之，仍令全給禄俸。璟乃退歸東都私第，屏絶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璟於路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曰文貞。

皇帝親筆下詔允許，并下令給予宋璟全部俸禄。宋璟於是退職回到東都私第，杜絶人事往來，安心治病服藥。二十二年，皇上巡幸東都，宋璟在路旁迎接謁見，皇上派榮王親自前去慰問他，從此經常派使者送去藥餌。二十五年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太尉，謚號爲文貞。

子昇，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引爲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采訪使。次恕，都官郎中、劍南采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爲貪暴。渾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任東畿采訪使，又使河南尉楊朝宗影娶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爲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奏朝宗爲赤尉。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并爲人所發，贓私各數萬貫。林甫奏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劍南推，皆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爲人

宋璟的兒子宋昇，天寶初年任太僕少卿。二兒子宋尚，任漢東太守。三兒子宋渾，與右相李林甫友善，被引薦做了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采訪使。四兒子宋恕，任都官郎中、劍南采訪判官，依仗權勢，非常貪暴。宋渾在平原郡時，加倍徵收一年庸調。任東畿采訪使時，宋渾又指使河南尉楊朝宗隱密地爲自己娶鄭氏爲妻。鄭氏即薛稷的外孫女，在姊妹中爲嫡長婦，鄭氏守寡而有姿色，宋渾已有妻子，指使楊朝宗下聘而納爲己有，從而上奏朝廷任楊朝宗爲赤尉。宋恕在劍南時，有雒縣令崔珪，是宋恕的表兄，他的妻子很美，宋恕引誘她而與她私通，并將崔珪貶官。又養刺客李晏。到天寶九載，兄弟二人都被人揭發，各人有贓款數萬貫。李林甫上奏朝廷稱宋璟的兒子宋渾在東京接受審訊，宋恕在本使劍南接受審訊，都如實招供，宋渾被流

訟其贓，貶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贓，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東陽郡下，請托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陽郡。然兄弟盡善飲謔，俳優雜戲，衡最粗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矣。廣德後，渾除太子諭德，爲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卒。

放到嶺南高要郡，宋恕被流放到海康郡。宋尚，在這一年又被人訴訟貪贓，貶爲臨海長史。他的兒子宋華、宋衡，做官期間都因貪贓獲罪，相繼流放貶官。後來宋渾適逢赦免，酌情内調到東陽郡下，他過分地私下拜托，又役使百姓屬吏，求取錢物，人們不能忍受弊害，予以控告，他被流放到潯陽郡。他們兄弟幾人都喜歡飲酒放蕩，俳優雜戲，宋衡最爲粗魯險惡，廣平公的風教，到此蕩然無存了。廣德以後，宋渾授任太子諭德，遭到衆議的鄙薄，便留住在江嶺死去。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預創業之功，不可儔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迹，抑無愧焉。

史臣曰：經歷艱難危險則容易看出良臣，處於平和安定則難以顯出賢相。因此房玄齡、杜如晦參預創業的功績，無與倫比。而姚崇、宋璟經歷武則天、韋庶人二位皇后，政治混亂刑罰淫酷，他們常常周旋其中，而能始終保全聲望，也算是問心無愧了。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爲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猛，施張用寬。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贊曰：姚、宋入朝效力之時，刑罰政令雜亂無緒。理清亂政實爲不易，防止濫刑的確更難。諫諍極其嚴厲，施政采取鬆寬。如果不用此道，將憑什麼自安？

舊唐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説（子）均 垍 陳希烈（附）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武强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棄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爲三思誣構，死於嶺外。

劉幽求，冀州武强人。聖曆年間，考中制科，授閬中尉，刺史對他不能以禮相待，於是他棄官回家。過了很久，授任朝邑尉。起初，桓彦範、敬暉等雖然殺掉了張易之兄弟，而最終没能殺掉武三思。劉幽求對桓彦範、敬暉説："衹要武三思還活着，公等終無葬身之地。如不早作打算，恐怕後悔莫及。"桓彦範、敬暉等人不聽他的話，後來果然被武三思誣陷，死在嶺外。

及韋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玄宗潛謀誅之，乃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暕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夜所下制敕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户。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追贈刺史。

等到韋庶人將要篡權時，劉幽求與玄宗暗中謀劃要殺掉她，便與苑總監鍾紹京、長上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的兒子薛崇暕等人在夜間衝入宫中討平韋氏。這天晚上下達敕令一百餘道，全都出自劉幽求之手。因功升任中書舍人，令其參與機要，賜爵中山縣男，享有實封二百户。次日，又授與他的兩個兒子五品官，祖父、父親都追贈刺史。

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户，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一區、地十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户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外戚專政，奸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

睿宗即位，加授劉幽求銀青光禄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增加實封連同以前的共五百户，賜帛千段、奴婢二十人、住宅一所、田地十頃、馬四匹，還有金銀雜器。景雲二年，劉幽求升任户部尚書，罷免知政事。一個多月後，改任吏部尚書，升爲侍中，皇上親筆下詔書説："近來，王室多難，中宗去世，外戚專政，奸臣擅權，將要顛覆國家，幾乎轉移了皇位，朕自身與王公都將遭遇禍難。卿見到危難而想着挺身而出，身處變化而能够通識大勢，輔助

奮，在變能通，翊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胙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户；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户，兼舊七百户。使夫高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絶。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并書諸金鐵，俾傳于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歟!”

太子，協同義士，消滅首惡，逐殺凶徒。國家的再生，正依賴於此，卿的功績盛大，朕爲此給與嘉獎。因此任卿以要職，賜卿以封地，然而徵賦未能廣大，恩賜仍然很輕。過去西漢封賜，加選衆多人户；東漢恩賞，再增大片封邑。所以加賜卿實封二百户，連同舊封共七百户。即使高岸成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世不絶。又因爲卿捨身赴難，應享恩榮，因此特免卿十次死罪，并刻於金鐵，使之傳於後代。望卿保持這些功業，永作國家棟梁，難道不是很好的嗎!”

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托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乃令暐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爲然。暐又泄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鞫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疏間親，罪當死。玄宗屢救獲免，乃流幽求于封州，暐于峰州。

先天元年，授任劉幽求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劉幽求起先自認爲功勞在朝臣之上，而一心求取左僕射兼領中書令的職位。不久竇懷貞任左僕射，崔湜任中書令，劉幽求心裏大爲不滿，流露在言辭和表情中。崔湜又依附太平公主，將要圖謀叛亂。劉幽求便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商定請求帶領羽林兵討伐，於是張暐秘密上奏玄宗說：“宰相中有崔湜、岑羲，都是太平公主提拔任用的，現在圖謀不軌，此事不可輕視。殿下如不早作决斷，必定釀成大患。一旦事出意外，太上皇怎得以安寧？古人說：‘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衹請迅速鏟除此賊。劉幽求已同臣謀劃好了，願以生命擔當此事，赴死如歸。臣已掌握禁兵，若奉殿下命令，當會立即誅殺他們。”皇上認爲很對。張暐又把這個計劃透露給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爲害怕，馬上上書告發此事，睿宗將劉幽求等人拘捕關入牢獄，令法官審問。法官奏報劉幽求等人犯有以疏間親之罪，當處死刑。玄宗幾次營救纔獲免於死，於是將劉幽求流放到封州，張暐被流放到峰州。

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玄感，川岳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勛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讜直以不顧，爲奸邪之所忌。彙萌頗

一年多後，太平公主等被誅殺，當日皇帝下詔說：“劉幽求有風雲與他暗相感應，有河山爲他萃聚靈秀，學識總彙九流，文章窮極三變。以節義面對大事，精誠能够蔽日；以忠貞成就計謀，役使如同投水。盛大的功勛建立於艱難之際，美善的語言盈滿在忠告之初，存正直而不

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殄群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百户，并賜錦衣一襲。”

顧，被奸邪所忌恨。叛逆的萌芽屢屢顯露，誣陷的苗頭暗暗滋生，宰相被逐，惡人充斥。消滅群凶，傳布教化，希望能詢問政事在開創大業之時，重演做夢占卜而進用賢相之事。劉幽求可依舊授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并依舊歸還原有的封邑七百户，同時賜給錦衣一副。”

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怏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户。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開元初年，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於是授任劉幽求爲尚書左丞相兼黄門監。不久，授任太子少保，罷免知政事。姚崇平時妒忌他，便上奏説劉幽求對自己任閑散官職悶悶不樂，而且有怨言，就把劉幽求貶爲睦州刺史，削減實封六百户。一年有餘，逐漸升官爲杭州刺史。三年，改任桂陽郡刺史，在赴任途中因怨憤滿腹而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獻，在睿宗廟庭立位配享。建中三年，又追贈司徒。

鍾紹京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録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宫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爲苑總監。玄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户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翌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禄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户，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爲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轉爲户部尚書，出爲蜀州刺史。

鍾紹京，虔州贛人。起初任司農録事，因擅長書法而入鳳閣任職，武則天時期的明堂門額、九鼎銘文，以及各個宫殿的門榜，都是鍾紹京題寫的。景龍年間，任苑總監。玄宗誅殺韋氏，鍾紹京夜晚率領户奴及丁夫隨從響應。等到舉事成功，當天晚上授任鍾紹京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次日，晋升中書令，加授光禄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户，賜帛二千段、馬十匹。鍾紹京當朝掌權後，任意賞罰，很受當時人憎恨。不久他又直言上疏辭讓官職，睿宗采納薛稷的意見，鍾紹京於是改任户部尚書，出任蜀州刺史。

玄宗即位，復召拜户部尚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及坐事，累貶琰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溫州别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棄臣荒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并亡殁，

玄宗即位，又召入鍾紹京授任户部尚書，升任太子詹事。當時姚崇歷來厭惡鍾紹京的爲人，因此奏告鍾紹京對朝廷有不滿言詞，被貶爲綿州刺史。後來鍾紹京又因事獲罪，幾次貶任琰川尉，削奪他的全部散階爵位及實封。不久又歷任溫州别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而流着淚上奏説：“陛下難道不記得過去的事嗎？怎麽忍心將臣抛棄在荒遠之地，永遠不能再見到京城。况且

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愍耶?”玄宗爲之惘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當時立功的人，如今都已去世，惟有臣還衰老獨在，陛下怎能不哀憐臣呢?”玄宗爲此感到傷感，當天授任他爲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過了很久，改任少詹事。八十餘歲去世。鍾紹京素愛書畫古迹，收藏二王及褚遂良書法多達數十百卷。建中元年，又追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還，上疏曰：

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静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絶，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凉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也；内患者，甘、凉、瓜、肅是也。關、隴之人，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脱甘、凉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夷夏晏安，升平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比爲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考中進士科，授任通泉尉。豪放講義氣，不以小事爲意，前後掠賣所部一千餘人，將所得送給賓客，百姓深受其苦。武則天聽説了他的名聲，便召見并與他交談，感到他人才出衆。當時吐蕃請求和好，於是授任郭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任使者前往吐蕃互通友好。吐蕃大將論欽陵請求撤去四鎮軍隊，分割十姓之地，朝廷令郭元振趁機察探此事。郭元振回朝，上疏説：

臣聽説利有時生害，害也能生利。國家難以對付的，惟有吐蕃與默啜。如今吐蕃請求和好，默啜聽受命令，這對中原將十分有利。如果籌劃不够慎重，那麼禍害必定隨之而來。現在論欽陵想要分割十姓土地，撤除四鎮軍隊，這確實是行動與否的關鍵，不可輕舉妄動。今天如果直接拒絶了他們的善意，恐怕邊患的發生，必定比以前更加嚴重。如果認爲四鎮不可拔取，軍隊不可撤除，就應當想方設法來鬆懈它，藉助事由來誘導它，使他們不失去和好的願望，這樣他們的惡意也就不能立刻産生了。况且四鎮的禍患遠，甘、凉的禍患近，取捨的計策，確實應該深入考慮。現在國家的外患，是在十姓、四鎮；内患是在甘、凉、瓜、肅等地。關、隴地區的人，長期從事屯守，近三十年，已經精疲力竭了。假如甘、凉萬一出事，又怎能負擔起大舉徵發士兵與糧穀的任務呢？大凡善於統治國家的人，應當先安内而禦外，不應貪外而害内，然後内外安逸，永保太平。正如論欽陵所説“四鎮與其各部鄰接，懼怕唐軍侵掠，所以有此請求”，這是吐蕃的要害。然而青海、吐渾靠近蘭、

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吝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之力，使不得并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强易爲東擾。必實無東侵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絶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遥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算也。

則天從之。

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陵。其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并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凉州都督唐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參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

大足元年，遷凉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水陸之利。舊凉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至一匹絹

鄙，近來禍害漢境，正是此輩，這也是國家的要害。現在應當回報論欽陵說："國家不是吝惜四鎮，原本設置它是用來控扼藩國的險要，分散藩國的兵力，使其不能合兵東侵。如今交給吐蕃，吐蕃力量强大便容易向東騷擾。如確實没有東侵之意，則請歸還漢吐渾各部及青海故地，那麽就將俟斤部落也歸還給吐蕃。"這樣一來，就足以堵塞論欽陵之口，并且使和好之事也不完全斷絶。如果論欽陵稍有違背，那麽無理就在他們了。另外西邊諸國，誠心歸附已久，論其情義，怎可與吐蕃同日而語。現在不知曉其利害，不審察其實情，遥相分割，也恐怕會損傷諸國的心意，這不是統治的長久之計啊。

武則天聽從了他的意見。

郭元振又上疏説："臣揣測吐蕃百姓厭倦勞役戍守已久，都願意早日和好。吐蕃大將論欽陵想要分割四鎮地區，統兵專制，所以不願誠心歸附。如果國家每年派遣和親使，而論欽陵常不從命，那麽吐蕃人怨恨論欽陵就會一日比一日深，仰望國恩一日比一日殷切，假如他要大舉發兵，也就實在很難了。這也是逐漸離間他們的辦法，必定能使他們上下都心懷猜疑。"武則天十分贊同。此後幾年間，吐蕃君臣果然相互猜疑，因而誅殺了大將論欽陵。他的弟弟贊婆及他哥哥的兒子莽布支都來歸降，武則天便命令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兵迎接他們。後來吐蕃將領麴莽布支率兵入侵，凉州都督唐休璟領兵打敗吐蕃軍。郭元振參預了謀劃，因功授任主客郎中。

大足元年，郭元振升任凉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起先，凉州轄境南北不過四百餘里，因靠近突厥、吐蕃，二寇連年突襲到城下，百姓深受其苦。郭元振開始在南部邊境硤口設置和戎城，北部邊境沙漠中設置白亭軍，控制這裏的交通要道，於是開拓州境一千五百里，從此寇虜不能再逼近城下。郭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設屯田，使水陸的便利得到了最大利用。以往凉州粟麥一斛達數千錢，等到李漢通接管治理之後，連年豐登，以至一匹絹可以買到幾十斛糧食，積

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并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請留不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既得報仇，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

蓄的軍糧可以支付幾十年。郭元振身材魁偉風姿綽約，而且善於安撫治理，在涼州任職五年，夷夏敬畏，令行禁止，牛羊遍野，路不拾遺。

神龍年間，郭元振升任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護。當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强盛，請求内附與朝廷和好，郭元振到突厥的牙帳中計議軍事。這時天下起大雪，郭元振站在帳前，與烏質勒商議政事，不一會兒，雪深風凍，郭元振不曾挪動脚步，烏質勒年老力衰，受不了寒苦的侵襲，商議完畢便死了。質勒的兒子娑葛認爲郭元振是有意殺害了他父親，圖謀領兵攻打郭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道了他們的意圖，勸郭元振連夜逃走，郭元振説："我以誠信待人，有什麽可疑懼的，况且我們深入敵庭，又能逃到哪裏去呢？"於是他安然睡在帳中。次日，郭元振親自前往虜帳，哭悼十分哀痛，并施行了吊贈之禮。娑葛爲他的義氣感動，又與郭元振和好，於是派遣使者進貢了五千匹馬以及一些地方特産。皇帝下詔任郭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從前，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經常相互侵擾掠奪，闕啜的軍隊弱少，漸漸不能抵擋。郭元振奏請追召闕啜入朝宿衛，將他的部落遷移到瓜、沙等州安置，皇帝下詔允許。闕啜行進到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周以悌對他説："朝廷用高官厚禄對待你，是因爲你統率部落，領有衆兵的緣故。如今你隻身入朝，不過是一個老胡人罷了，在朝之人，誰又喜歡見你呢？不僅官資難得，還恐怕連性命也掌握在别人手中。如今的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都專權執政，何不用厚禮買通二公，請求留在本部落而不前往。并調發安西軍隊而招引吐蕃以攻擊娑葛，請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集十姓，派郭虔瓘前往拔汗那徵收鎧甲馬匹以資助軍用。既能報仇，又能保存本部落。這樣，與入朝受制於人，豈能相比！"闕啜認爲他説得對，便領兵攻陷于闐坎城，獲取金銀財寶及人口，派人抄小道向宗楚客、紀處訥進獻賄賂。郭元振聽説了這個謀劃後，立即上疏説：

曰：

往者吐蕃所争，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携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争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争小事，方便絶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争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疏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携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顧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并可汗子孫，來即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匐十姓不安，請册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没賊，四鎮

以往吐蕃所争執的，祇是十姓、四鎮，朝廷不能捨給，所以不得通好。如今吐蕃不相侵擾的原因，不是看重國家的和信而不來侵擾，而是因爲國内諸豪强及泥婆羅門等屬國各自懷有異心。因此贊普親自南征，身死敵國，國内大亂，嫡庶争立，將相争權，自相屠殺。加上人畜疲病，財力困乏，人事天時，都不如意。所以委屈心志，暫且與漢人和好，并不是他們本心能够忘情於十姓、四鎮。假如國力富足之後，就必然要藉小事而挑起争端，趁機而斷絶和好，放縱其惡徒，前來進行侵擾，這是他們必然的計謀。現在闕啜忠節竟不顧國家大計，直想爲吐蕃作嚮導主人，四鎮的危機，恐怕從此開始。近來因爲默啜侵凌，所到之處兼及四鎮，兵士年久貧弱，其勢未必能由闕啜忠節經營，這并不是憐憫突騎施。闕啜忠節不體察朝廷内外的苦衷，而另求吐蕃，吐蕃得志，闕啜忠節便在其掌握之中，如何再得服事大唐？往年吐蕃對國家無恩無力，尚且想争奪十姓、四鎮；現在假如效力樹恩之後，或許要請求分給他于闐、疏勒，到那時朝廷不知要用什麼理由來抑止他？另外其國内諸蠻及婆羅門等國如今存有二心，他忽然提出請求漢兵幫助他們討伐，也不知要用什麼言詞來拒絶他。所以古代賢人，都不願夷狄妄施恩惠，不是不想藉助他的力量，而是怕他們以後貪得無厭，益發滋生了中原的事端。因此臣愚認爲藉用吐蕃的力量，實在没有好處。另外請求阿史那獻，豈不是因爲阿史那獻等都是可汗子孫，請來即可以召服十姓？但是阿史那獻的父親元慶、叔叔僕羅、哥哥俀子以及斛瑟羅與懷道，豈不都是可汗子孫？以往四鎮因他匐十姓不能安定，請求册立元慶爲可汗，最終没能招服十姓，却使元慶身死賊國，四鎮盡喪。近年，闕啜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都爲可汗，也不能招服得十姓，却致使碎葉多年被圍，兵士飢餓。另外，吐蕃近年也册立

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年亦册俀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絶，故人心不歸，來者既不能招携，唯與四鎮却生瘡痏，則知册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算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既未樹立得威恩，亦何由即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馬以充軍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馬，臣在疏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即將俀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俀子爲蔽。今北有娑葛强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内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内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隙，令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非爲計。

俀子、僕羅及拔布相繼爲可汗，也不能招得十姓，都自我磨滅。爲什麽呢？這些子孫没有加惠於部下的才能，平時缺乏恩義，所以人心不歸附，前往的人既不能招服背離者，反而衹給四鎮留下瘡痍，可知册立可汗子孫，也未獲得招服十姓的謀算。現在估計阿史那獻的恩義，又比其父兄差得很遠，近來既未樹立起聲威恩德，又憑什麽能立即使人心歸附。如果自己舉兵，勢力足以取勝，就可以招服十姓，也没有必要一定得册立可汗子孫。另外要令郭虔瓘去拔汗那徵收鎧甲馬匹以充作軍用，但往年郭虔瓘已曾與闕啜忠節擅自前往拔汗那徵收鎧甲馬匹，臣在疏勒詳加訪察，未聽説得到一件鎧甲充入軍用，拔汗那胡不堪忍受侵擾，南邊勾結吐蕃，即帶着俀子嚴重騷擾四鎮。另外郭虔瓘前往之時，拔汗那四面無賊可以勾結，任意侵吞，如同獨自走在無人之境，拔汗那尚且引來俀子作爲遮擋。如今拔汗那北有娑葛强寇，得知郭虔瓘等西行，必定請求相救，胡人則在内堅守城壘，突厥則在外伺機阻截，定知郭虔瓘等不能再同往年一樣得以任其吞噬。内外受敵，自陷困境，徒然與賊結怨，致使四鎮不安。臣愚揣度，也許不是良計。

疏奏不省。

疏奏進上没有答覆。

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吕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凉已西兵募，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

宗楚客等接受闕啜賄賂後，便建議派遣代理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吕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前往報知郭元振。授任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分領甘、凉以西的招募士兵，同時徵召吐蕃，以討伐娑葛。娑葛的進馬使娑臘得知宗楚客的計策，驅馬趕回報告娑葛。娑葛當天派五千騎兵進攻安西，五千騎兵進攻撥换，五千騎兵進攻焉耆，五千騎兵進攻疏勒。此時郭元振在疏

五千騎出疏勒。時元振在疏勒，於河口栅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吕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奬於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絶。

勒，扎營河口不敢出動。闕啜在計舒河口等候會見馮嘉賓，娑葛兵突然殺到，活捉闕啜，殺死馮嘉賓等。吕守素到僻城，也被殺害。又在火燒城殺死牛師奬，於是攻陷安西，四鎮道路斷絶。

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仇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遛不敢歸京師。

宗楚客又奏請周以悌接替郭元振統率軍隊，徵召郭元振，將要陷害他。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在焉耆置軍以攻取娑葛。娑葛致信郭元振説："我們與朝廷本來無仇，衹與闕啜有仇。然而宗尚書收取闕啜錢財，妄圖破滅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等豈能坐而等死！又聽説阿史那獻要來，徒然擾亂軍州，恐怕没有安寧之日，乞望大使商量處理。"郭元振將娑葛書狀上奏。宗楚客惱怒，上奏説郭元振有謀反企圖。郭元振派兒子郭鴻抄小道上奏了書狀，周以悌最終獲罪，流放白州。又以郭元振接替周以悌，赦免娑葛的罪過，册立他爲十四姓可汗。郭元振上奏説西土尚未安寧，還需要安撫，停留不敢回京城。

會楚客等被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尚書。無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時元振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石、張説等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

適逢宗楚客等被殺，睿宗即位，召入郭元振任太僕卿，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尚書。不久，改任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此時郭元振的父親郭愛年老在家，即時授任他爲濟州刺史，并允許退休。這年冬天，郭元振與韋安石、張説等一同罷免知政事。先天元年，郭元振任朔方軍大總管，開始修築定遠城，作爲行軍補充給養基地，至今還依賴着它。第二年，郭元振復任同中書門下三品。

及蕭至忠、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户，賜物一千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説於馬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

等到蕭至忠、竇懷貞等依附太平公主密謀反叛，玄宗調發羽林兵討伐，睿宗登上承天門，郭元振親自率兵侍衛。叛事平定論功行賞，進封郭元振爲代國公，享有實封四百户，賜帛一千段。又令他兼任御史大夫，持節任朔方道大總管，以防備突厥，還未及赴任。玄宗在驪山講習武事，因郭元振軍容不整獲罪，玄宗令他坐在軍中大旗下，將問罪斬首示衆，劉幽求、張説在馬前勸諫説："郭元振有輔佐贊助的大功，雖然有罪，應

當從原宥。”乃赦之，流於新州。尋又思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勛，怏怏不得志，道病卒。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當從寬赦免。”於是玄宗赦免了他的死罪，流放新州。不久玄宗又思念他往日的功勞，起任饒州司馬。郭元振自恃立有功勛，怏怏不得志，在途中病逝。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張説

張説，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應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

久視年，則天幸三陽宫，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説上疏諫曰：

陛下屯萬乘，幸離宫，暑退凉歸，未降還旨。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不可。三陽宫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并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誡，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褊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并錙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托，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

張説，字道濟，他的祖先是范陽人，世代居住在河東，近世又遷居到河南的洛陽。二十歲時應考詔舉，對策考中乙科，授太子校書，幾次改任右補闕，參預撰修《三教珠英》。

久視年間，武則天到三陽宫，從夏天到秋天，不按時返回京城，張説上疏規勸説：

陛下聚集萬乘車馬，來到離宫，暑去凉來，却不降旨回朝。愚臣見識鄙陋，擔心這不是良策，請求爲陛下陳述不可如此的原因。三陽宫離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的阻隔，崿坂的高峻，過夏經秋，雨水成災，路毁山險，轉運不通，河寬無橋，咫尺千里。隨從的兵馬，每天生活花費很多，陰雨連綿超過十天，就已很難周濟。陛下的太倉、武庫，都在都城，糧食兵器，堆積如山，爲何要離開宗廟所在的上都，置身在山谷偏僻之處？這好比倒持着劍戟，把鐏柄交給别人，臣私下認爲陛下不應這麽做。大凡禍變的發生，都在於人們的疏忽，因此説：“安樂必須警戒，無行導致後悔。”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一。告成地方狹小，萬方聚集，溢滿城郭，無處容針。排逐居民，使他們蓬宿草野，暴風雨到來時，他們無處遮蔽，孤獨老病也都流亡在街巷。陛下身爲百姓父母，將如何是好呢？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二。池亭奇巧，誘導皇上之心，削平山巒修築宫觀，堵塞水流漲成湖海，向下貫穿地脉，向上聳出雲端，改變山川的氣運，奪去農桑的土地，運送木石，揮動斧子，山谷連聲，春夏不停。勸陛下這樣做的人，難道是正人君子嗎？《詩經》説：“人民疲勞不堪了，希望稍事休息。”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三。御苑東西二十里，出入來往，雜人很多，外無

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墻垣扃禁，内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嶮巇，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游之娱，間林沚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

疏奏不省。

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説令證其事。説至御前，揚言元忠實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説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黄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爲榮，而説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服終，復爲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

墻垣門禁，内有樹叢溪谷，猛獸在此潛伏，暴賊憑此匿藏。陛下往往輕易而行，侍衛戒備不嚴，經過陰密之處，登上險峻之地，忽然有猛獸狂徒，驚動冒犯左右，難道不危險啊！即使萬無一失，但是君主的行動，是不應輕視的。《易經》説："想着禍患而加以預防。"願陛下爲百姓而慎重。這是不可滯留的理由之四。如今國家北有胡寇窺視邊土，南有夷獠騷擾疆界。關西有小旱災，農事因此憂愁，安東新近平定，漕運方纔開始。臣願陛下及時還朝，深居京城，休息百姓以發展農耕，修養品德以招致遠民，罷免不急的徭役，減省無用的花費。澄净心懷，安寧萬年，蒼蒼群生，無不十分慶幸。臣自我揣測草野之人的言論，十分不能有一分得到允從。爲什麽呢？因爲阻礙游逸的娱樂，隔離林池的好玩，規劃遠大計議而替代目前安適，求取日後利益而抛棄眼下歡娱，未開導明主之心，已違背貴臣之意。然而臣衷心誠意秘密上奏而不惜身死的原因，是不願辜負陛下給與我的進個職責。臣輕妄觸犯天威，伏地等待罪罰。

疏奏遞上没有答覆。

長安初年，修撰完成《三教珠英》，張説升任右史、内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升任鳳閣舍人。當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弟弟張昌宗誣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説他謀反，勸導張説讓他證明此事。張説到皇帝面前，聲稱魏元忠根本不曾謀反，這是張易之誣陷罷了。魏元忠由此免受死罪，張説獲忤旨罪流放欽州。在嶺外一年多。中宗即位，召入授任兵部員外郎，幾次改任工部侍郎。景龍年間，爲母親守喪辭職，服喪期未滿起任黄門侍郎，他幾次上表堅决推辭，言語極爲懇切，於是下詔褒獎并允許。此時風俗教化頹敗混亂，官員大多以起復任用爲光榮，而張説固守禮規懇切辭讓，最終守完喪制，大爲有識者所稱贊。張説服喪期滿，又任工部侍郎，不久授任兵部侍郎，加授弘文館學士。

睿宗即位，還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决。睿宗令説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能如此？"

玄宗在東宫，説與國子司業褚无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者上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説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摇動東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絶，災難不生。"睿宗大悦，即日下制皇太子監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説爲不附己，轉爲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説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玄宗，請先事討之，玄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户。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

自則天末年，季冬爲潑寒胡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説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絶。

睿宗即位，張説升任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天，譙王李重福在東都因謀反而死，留守捕捉黨徒數百人，拷問勾結謀反的罪狀，長時間不能裁决。睿宗令張説前往審訊此案，一天之内捕獲李重福的謀主張靈均、鄭愔等人，審清全部案情，其餘蒙冤被關押的人，一概釋放。睿宗慰勞他説："得知卿審理此案，既不冤枉善良，又不漏掉罪人。如果不是卿忠正無私，怎能做的如此好呢？"

玄宗在東宫時，張説與國子司業褚无量都任侍讀，深得太子親近尊重。第二年，張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這年二月，睿宗對侍臣説："有術士上奏説，五天之内有急兵入宫，卿等爲朕防備。"左右的人相視而無言以對，張説進言説："這是奸惡之人設下的詭計，想要動摇太子的地位。陛下如果讓太子監國，君臣的名分已定，自然會斷絶伺隙而動者的道路，災難就不會發生了。"睿宗大喜，當天便下詔令皇太子監國。次年，又下詔令皇太子即皇帝位。不久太平公主推薦蕭至忠、崔湜等任宰相，認爲張説不依附自己，改任他爲尚書左丞，罷免知政事，依舊令他前往東都留司。張説已知太平公主等居心叵測，便托人獻佩刀給玄宗，請求先行討伐，玄宗深加贊許并采納。等到蕭至忠等人被殺，玄宗召入張説授爲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户。這年冬天，改换官名，張説任紫微令。

自武則天末年，十二月舉行潑寒胡戲，中宗曾登樓觀看。至此，因蕃夷入朝，又作這種游戲。張説上疏規勸説："臣聽説韓宣子來到魯國，看見周禮而感嘆；孔子與齊國會盟，責備倡優的罪過。列國尚且如此，何況天朝。如今外蕃請求和好，選派使者朝謁，所希望的是用禮樂接待，以兵威相顯示。雖説戎夷，不可輕視，怎知他們没有駒支的辯才，由余的賢能呢？而且潑寒胡戲從没聽説載於典籍，裸體跳足，盛德何在；潑水投泥，太失儀容。法度不合魯國之禮，褻慢好比齊國的倡優，恐怕没有廟堂舞蹈具有安撫遠方的意義，筵席酒肉之間制勝敵軍的禮法。"從此這

種游戲便絶迹了。

俄而爲姚崇所構，出爲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岳州刺史，仍停所食實封三百户，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賫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時并州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懼。説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説報書曰："吾肉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效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張説不久被姚崇陷害，出任相州刺史，仍任河北道按察使。不久又因事受牽連降任岳州刺史，并停止享受實封三百户，升任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代理御史大夫，兼修國史，并携帶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天，朔方大使王晙誅殺河曲降虜阿布思等千餘人。當時并州大同、横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都心懷驚恐。張説率領輕騎二十人，持旌節徑直到達他們部落，歇宿在帳下，召集他們的首領以慰勞安撫。副使李憲認爲夷虜難以信任，不應輕易進入不測之地，派人快馬送書勸諫，張説回報説："我不是黄羊，必定不怕被吃掉；我也不是野馬，必定不怕被刺殺。志士見危難而捨棄生命，這正是我以死效命之時。"於是九姓爲節義所感動，人心由此安定。

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説相知經略。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説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説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獻請因此誅党項，絶其翻動之計，説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

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反叛，占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令王晙率兵討伐，并令張説共同主持籌劃謀取。此時叛胡與党項勾結，進攻銀城、連谷，是爲了奪取糧倉，張説統率馬步兵萬人出合河關突襲，大破叛胡。追到駱駝堰，叛胡及党項自相殘殺，叛胡憑藉夜晚，便向西逃進鐵建山，餘黨潰散。張説召集党項，恢復他們的家業。副使史獻請求趁此消滅党項，斷絶他們再度起事的計謀，張説説："先王之道，是扶助振興衰亡之國使它鞏固存在，如果徹底消滅他們，就違背了天道。"因而奏請設置麟州，以此安置党項殘餘。這年，張説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并依舊修國史。

明年，又敕説爲朔方軍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説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餘人。於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

第二年，又下詔任張説爲朔方軍節度大使，前往巡察五城，處置兵馬。當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的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叛，圖謀掠奪監牧馬，向西越過黄河出塞外。張説進兵討伐俘虜了他，并在木盤山擒獲他的家屬，送往京都斬殺，其黨徒全部平定，獲取男女三千餘人。於是遷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發配到許、

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賜實封二百户。先是，緣邊鎮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强寇，不假師衆，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玄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久在疆埸，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閑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慮減兵而招寇也。"上乃從之。

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說又建策，請一切罷之，别召募强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爲條例，逋逃者必争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彍騎是也。

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墜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爲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爲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

說又首建封禪之議。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等撰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

汝、唐、鄧、仙、豫等州，由此空曠了黄河以南朔方千里之地。張説因爲討賊有功，再賜實封二百户。起初，因爲邊鎮軍隊常常有六十餘萬，張説認爲此時没有强寇，不需設置衆多軍隊，上奏裁撤二十餘萬，讓軍人回鄉經營農業。玄宗很感疑惑，張説上奏説："臣長期在邊疆，完全瞭解邊境的事務，軍將衹想要自衛及役使士兵營辦各種私事。至於禦敵制勝，不在於大量聚集閑散冗雜的軍隊，以致妨礙農務。陛下如果不放心，臣請求以全家百口的性命擔保。以陛下的英明，四夷畏伏，不必擔心因減兵而招致敵寇。"皇上於是依從了張説的奏議。

當時在京城服役的衛士，因爲貧困，幾乎全都逃跑了。張説又上書建議，請求全部裁撤京城衛士，另外招募强壯者，讓他們來京守衛，取消各種勞役，制定優待條例，逃亡者必定争相前來應募。皇上依從了他的建議。十天之内，招募精兵十三萬人，分屬諸衛，輪換上下，以充實京師，這就是後來的彍騎。

這一年，玄宗將返回京城，順便到并州，張説進言説："太原是國家王業興起的地方，陛下巡幸，揚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明永久思念的意義。假使從那裏到京城，路經河東，有漢武帝在脽上祭祀后土的地方，這一祭祀之禮已經長期失傳，歷代不能實行。願陛下繼承這荒廢的禮典，以此爲三農祈禱豐年，這實在是萬民的福分啊。"皇上依從了他的建議。等到祭祀后土的禮儀結束，張説代張嘉貞爲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自爲他下詔説："舉動能恪守正直之道，多次聽到你真誠諍言進諫；言詞不阿諛奉承，自然符合計謀籌策的體制。政令必須等待你的增删，圖書也要依靠你的刊削，你的才能聲望都很著名，理應得到褒獎提升。考核政績爲中上。"

張説又首先提出封禪的建議。十三年，接受詔令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縚等撰修東封儀注。舊儀中有不適宜的地方，張説多加以裁正，記録在《禮志》中。玄宗不久召張説及禮官學士等人在集仙殿賜宴，玄宗對張説説："今天朕與卿等賢才在此同宴，應當改名叫集賢殿。"

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授説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及將東封，授説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蓋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説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説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説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勛，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内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户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説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頲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爲説所抑，由是銓綜失叙。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説引術士夜解及受贓等狀，敕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説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冤。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并依倚説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説占卜吉凶，爲隱甫等所鞫伏罪。説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説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説曾爲侍讀，又於國有功。"玄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令，觀及慶則决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説復用爲己患，又密奏毁之。明年，詔説致仕，仍令在家修史。

初，説爲相時，玄宗意欲討吐蕃，説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玄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㚟死，説因獲巂州鬥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鷄，武夫戴

因此下詔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授任張説爲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等到將要到泰山封禪，授任張説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侍中，這是爲了在岱宗祭告成功，以此顯明宰相輔佐成就王化。張説又撰寫《封禪壇頌》以記載聖德。當初，源乾曜本意不想封禪，而張説堅持助成此事，因此二人大爲不和。等到登山，張説推薦親信代理供奉官及主事等隨同登山，使他們破格加階升入五品，其餘官員大多不得上山。另外隨從兵士，衹加勛級，没有得到賜物，張説因此深受内外怨憤。起初，御史中丞宇文融獻計，請求搜求國内逃户和未在册的剩田，設置十道勸農使，分别前往檢察，張説嫌其煩擾百姓而不便利，幾次提議反對。待張説從泰山封禪返回，宇文融又秘密奏請分吏部設十銓，宇文融與禮部尚書蘇頲等分别掌管選官之事。宇文融等每次有了奏請，都被張説阻止，由此選拔官吏失去秩序。宇文融便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上奏彈劾張説引術士夜晚祈神及受賄等事，玄宗下敕宰相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胡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在尚書省訊問。張説兄長左庶子張光來到朝堂割耳稱冤。當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都依仗張説勢力，欺騙納賄，又私度僧人王慶則往來爲張説占卜吉凶，被崔隱甫等訊問認罪。張説經過兩天的審訊，玄宗派中官高力士前往查看，高力士回來奏報："張説坐在草墊上，用瓦罐吃飯，蓬頭垢面，自取懲罰非常憂懼。"玄宗聽了很憐憫他。高力士上奏説："張説曾任侍讀，又對國家有功。"玄宗同意他的上奏，因此免去張説兼中書令，張觀及王慶則受杖刑被打死，牽連獲罪被遷貶的有十幾人。崔隱甫及宇文融等恐怕張説再被任用成爲自己的禍患，又秘密上奏中傷他。第二年，詔令張説退休，并令他在家修史。

起初，張説任宰相時，玄宗打算討伐吐蕃，張説秘密上奏請求允許吐蕃求和，以使邊境安寧，玄宗不允許。等到瓜州失守，王君㚟死去，張説乘獲得巂州鬥羊上表進獻的時機，申述勸諫。他的表奏説："臣聽説勇士冠飾雄鷄，武夫

鶡，推情舉類，獲此鬥羊。遠生越嶲，蓄性剛決，敵不避强，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方，鳥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效奇靈圃，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趺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争雄，敢毅見而衝冠，鷙狠聞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鬥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詣金明門奉進。"玄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

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敕所司供帳，設音樂，内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尋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爲中書舍人，次子垍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説兄慶王傅光爲銀青光禄大夫。當時榮寵，莫與爲比。

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悽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

> 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厘，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説，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

頭戴鶡羽，以理類推，獲此鬥羊。鬥羊遠生越嶲，本性剛决，不避强敵，不怕戰死，雖然是小動物，意志却不可摧折。陛下在六郡挑選良家子弟，向四方尋求勇猛將士，鳥不隱蔽才能，獸不掩藏本領。如果承蒙在靈圃呈獻奇技，在天場角鬥力量，倒退鼓怒爲了作氣，前脚踏步爲了奮擊。迅猛如奔雲交觸，破碎如轉石相擊，粉身裂骨衹爲賭勝，流血犧牲衹爲争雄，果敢的人見而衝冠，凶狠的人聞而擊節。希望能稍有助於明主募求賢才、禮遇猛士的意願。假使羊能説話，勢必將説'假如角鬥一定不鬆懈，即刻便會有死的一方'。所依賴的是極爲仁愛而不殘酷，根據力量加以勸勉。臣因爲脚有傷，不能行走，謹派兒男到金明門奉進。"玄宗深深領悟他的用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

十七年，張説再次授任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不久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上任之日，皇上敕令主管部門供設帷帳，設置音樂，宫中送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記敘此事。不久他因修撰謁陵儀注的功勞，加授開府儀同三司。當時長子張均任中書舍人，次子張垍娶寧親公主，授任駙馬都尉，又特别授任張説的兄長慶王傅張光爲銀青光禄大夫。當時榮寵，無與倫比。

十八年，張説得病，玄宗每天派出宦官問候，并手寫藥方賜給他。十二月張説去世，終年六十四歲。皇上悲傷了很久，隨即在光順門致哀，因此而停止了十九年正月初一的朝會，下詔書説：

> 廣救艱難，輔佐有功者是一時的俊傑；規劃禮樂，贊助有道者是人們的師表。前瞻而百事和諧治理，既往而千載留下榜樣。身居樞要，留下精彩的文字；恩寵殊榮，留芳於後世。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説，星辰降靈，雲龍合符。元和秉性淡泊純静，自在曠放幽深至極。探取而莫測，仰望而更高。精深意義能窮究言表幽微，華美文辭能鼓舞天下行動。昔日侍讀東宫，歲時情深，

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慭，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泠然在耳；王殿遺草，宛留其迹。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禭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

含有金玉之聲，叩擊而無不回應；蘊藏智慧之源，開導而竭盡忠誠。授命振興國家，則朝綱通達；效力調理百姓，則國政平和。宰相樹六官的準則，重臣是萬邦的榜樣。正當推廣教化治理風俗，要回歸到上古之初；勤勉修德振奮仁義，却不能享有中壽之福。感嘆上天爲何不加挽留，從此喪失了一位儒士。宣室餘談，猶然在耳邊響起；王殿遺草，依然留下你的踪迹。懷念忠賢，深切悲痛。致使朕當朝撫案，下令撤去樂器，停止祝酒的儀式，遵從追贈的禮節。可追贈張說爲太師，賜帛五百段。

始玄宗在東宫，説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儲位頗危，説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竟清内難，遂爲開元宗臣。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進，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脽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説爲倡首。而又敦氣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説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説既遭訕鑠，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

當初玄宗在東宫時，張説已受到禮遇，等到太平公主當政，太子地位很危險，張説隻身排斥其黨羽，請求太子代理國政，精心策劃，最終清除内難，於是成爲開元時衆望所歸的大臣。先後三任宰相，執掌文學之任共三十年。文章俊麗，思考精密，朝廷詔令文書，都特别禀承旨意撰述，天下文人，無不吟誦。尤其擅長碑文、墓志，當代無人能比。喜歡接納後進晚輩，善用自己之長，引薦文儒之士，輔助王道教化，時逢和平歲月長久，志在粉飾盛世。到泰山封禪，在脽上祭祀后土，拜謁先帝五陵，開設集賢殿書院，實行太宗之政，都是張説首倡。而又篤守義氣重視然諾，在君臣朋友之間，情義極爲真誠。當時中書舍人徐堅以文學自負，常認爲集賢院學士多不稱職，主管部門給的待遇太厚，他曾對百官説："此輩對國家有什麽好處，如此白白浪費錢財。"將建議停止。張説説："自古帝王功業告成，便有奢侈放縱的過失，或者興修池臺，或者玩樂聲色。現在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廣招學者。如今的麗正書院，是天子禮樂的機構，樹萬代規格，立不易之道。花費細小，收益巨大。徐子的言論，多麽狹隘啊！"玄宗知曉，由此鄙薄徐堅。張説遭受毁謗後，罷免知政事，專意於集賢院的文史職責，每當有軍國大事，皇上派遣宦官先來向他詢問可否。張説曾自

中使先訪其可否。説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騭碑文》，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謚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成駁議，以爲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綸未决。玄宗爲説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由是方定。

撰其父《贈丹州刺史騭碑文》，玄宗聽説後御書其碑額賜給他，題爲“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寺議定謚號爲“文貞”，左司郎中陽伯成駁議，認爲不符合，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求依太常寺的謚號爲準，衆説紛紜不能决定。玄宗爲張説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號爲文貞，由此方始確定。

張均

均、垍俱能文，説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户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爲户部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常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附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既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禄山之亂，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吕諲條流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於説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張均、張垍都有文才，張説在中書省時，兄弟二人已擔任起草詔令策命的職務。爲父親守喪期滿，張均授任户部侍郎，改任兵部侍郎。二十六年，因事受牽連貶爲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召回，再次擔任户部侍郎。九載，升任刑部尚書。自以爲才能名望應當做宰相，常受李林甫壓抑。等到李林甫死去，依附權臣陳希烈，心想必能獲任。不久楊國忠掌權，心中很厭惡他，罷免陳希烈知政事，推薦文部侍郎韋見素接任，并任張均爲大理卿。張均大失所望，心情時常鬱悶不樂。安禄山叛亂，他接受僞命爲中書令，執掌叛賊中樞。李峴、吕諲上條疏論陷賊官之罪，張均應處以大辟之刑；肅宗念及與張説有舊恩，特免死罪，長期流放合浦郡。

張垍

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内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垍内宅，謂垍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垍錯愕未對，帝即曰：“無逾吾愛婿矣。”垍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垍深觖望。天寶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入朝。時禄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異。禄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禄山誠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

張垍，因爲是公主的丈夫，玄宗特别深加恩寵，准許他在宫中安置内宅，以文章侍奉，玄宗曾賞賜給他的珍玩，不計其數。當時他的哥哥張均也供奉翰林院，張垍常將所賜之物給張均看，張均開玩笑對張垍説：“這是婦翁賞給女婿的，不是天子賜與學士的。”天寶年間，玄宗曾到張垍内宅，對張垍説：“陳希烈多次辭讓宰相，朕選擇代替他的人，誰可以呢?”張垍倉促間驚恐不能回答，皇上便説：“無人能超過我的愛婿了。”張垍退下堂階陳謝。楊國忠聽説後很厭惡他，等到陳希烈罷免宰相，舉薦韋見素接任，張垍深加怨恨。天寶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禄山入朝。當時安禄山因擊破奚、契丹立功，特别受到寵愛優待。安禄山請求兼帶平章事，交中書省擬議，楊國忠進言説：“安禄山確實立下軍功，

四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禄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滻坡，既還，帝曰："禄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所告。"帝怒，盡逐張垍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垍爲盧溪郡司馬，埱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

然而他日不識丁，詔令如果頒行，臣恐怕四夷要輕視朝廷。"玄宗於是停止，衹加授安禄山左僕射而已。等到安禄山返回軍鎮時，命令中官高力士在滻坡餞行，回來後，皇上說："安禄山滿意不滿意？"高力士說："看他滿心的不高興，一定是他私下知道了不能當上宰相的緣故。"皇上告訴楊國忠，楊國忠說："這議論别人都不知道，必定是張垍告訴他的。"皇上發怒，將張垍兄弟一律貶逐，貶張均爲建安太守，張垍爲盧溪郡司馬，張埱爲宜春郡司馬。當年又召回張垍，再次升任太常卿。

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黄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爲禄山所器，必不此來。"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悦，因問均、垍，琯曰："臣離京時，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既而均弟兄果受禄山僞命，垍與陳希烈爲賊宰相，垍死於賊中。

安禄山叛亂，玄宗出幸蜀郡，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隨從，朝臣大多没有趕到。走到咸陽，皇上對高力士說："昨日倉皇離開京城，朝官不知到哪裏去，今日誰會來到這兒呢？"高力士說："張垍兄弟世代承受國恩，又與皇上結成親屬，必會先到。房琯向來享有宰相名望，深受安禄山器重，必定不會來此。"皇上說："事情不可預料。"這天，房琯來到行在，皇上大喜，便詢問張均、張垍的情況，房琯說："臣離開京城時，也曾到他們的住宅去過，約他們同行，張均回答說'我們已在城南取馬了'。觀看他們的趨向，來意不很急切。"不久張均弟兄果然接受安禄山僞命，張垍與陳希烈任賊宰相，後來張垍死在賊軍中。

陳希烈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无量、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眷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爲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奸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遇侔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

陳希烈，宋州人。精通玄學，無書不讀。開元年間，玄宗留心經義，自褚无量、元行冲死後，得到陳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在禁中講論《老子》、《易經》。陳希烈幾次升遷做到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衹要有撰述，必定經過陳希烈之手。李林甫知道皇上對陳希烈關懷非同一般，又認爲他寬和柔順容易控制，於是引薦爲宰相，共同主持政事，兩人情投意合十分融洽。李林甫任宰相的時間長久，雖然籌措陰謀足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也還得益於陳希烈的輔助唱和之力。陳希烈多次升任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受到皇帝的恩寵禮遇與李林甫相同。等到李林甫死去，楊國忠掌權，平素

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禄山之亂，與張垍、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扺巇之運，遂能奮命决策，扶力中興，朝爲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耻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垍務速，失節賊廷。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污圮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

贊曰：箕、微去紂，閎、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勛德煌煌。

忌恨他，便推薦韋見素爲宰相，罷免陳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陳希烈失去恩寵，心中十分不愉快。安禄山叛亂，陳希烈與張垍、達奚珣共同執掌叛賊的中樞機關。按六等定罪，陳希烈應當受到斬刑，肅宗因爲上皇平時賞識善待他，賜死於家中。

史臣曰：劉徐公負有豪放的才幹，遇有可乘之機，便能奮命决策，致力中興，早晨還是徒步的平民，晚上已經身居公侯地位，假如他不是輕死生而重功利，不爲不義之富貴感到羞耻，怎能到如此地步啊！郭代公、張燕公脱去儒服而登上將壇，率領貔虎之師，斬斷獯戎之臂，直到身居宰相，能够使天下太平，可謂能武能文，衹有申伯與尹吉甫能比。可惜張均、張垍急於求成，在賊廷任職喪失節操。自武德以來，稱得上賢宰相的，有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四公，他們都被無賴子孫玷污了先業，不衹是燕國公的不幸。陳希烈柔順而多智謀，擅長於名理，最終却死於名節。所謂離婁看不見自己的眉睫，與何晏平叔、夏侯玄太初，同樣是病入膏肓死於非命。

贊曰：箕子、微子離開商紂，閎夭、散宜生扶助姬昌。謀劃不近道義，很快走向滅亡。劉幽求不得善終，張道濟平允善良。偉大啊元振，功德輝煌。

舊唐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魏知古　盧懷慎（子）奐　源乾曜（從孫）光裕（光裕子）洧
李元紘　杜暹　韓休　裴耀卿（孫）佶

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卿。時睿宗居藩，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擢拜吏部侍郎，仍并依舊兼修國史，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明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授晉州刺史。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黄門侍郎，兼修國史。

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

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之教，爲政養人之本。今陛下爲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兩觀之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他品性正直，很早就享有才名。二十歲時考中進士，幾次授任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年間，歷任鳳閣舍人、衛尉少卿。當時睿宗在藩邸，魏知古兼任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年，升任吏部侍郎，并依舊兼修國史，不久晋升階位爲銀青光禄大夫。第二年，爲母親守喪而辭職，服喪期滿後授任晉州刺史。睿宗即位，因爲魏知古過去是自己手下的官員，召入任黄門侍郎，兼修國史。

景雲二年，魏知古調任右散騎常侍。睿宗的女兒金仙、玉真二公主出家做道姑，下詔爲她們各造一所道觀，雖然正值農曆六月的盛暑季節，還是營造不止。魏知古上疏勸諫説：

臣聽《穀梁傳》上説："古代統治百姓的君主，必須時時注意百姓的憂慮所在：百姓憂慮勞役則減少建築，百姓憂慮財用則減少貢賦，百姓憂慮食物則廢弛百事。"《尚書》説："不要作以無益害有益的事情。"又説："不要違背百姓而放縱自己的欲望。"《禮記》説："農曆六月，樹木生長旺盛，不要砍伐，不要大興土木而妨害農業。"又説："農曆六月施行冬令，則風寒隨時可來。"《論語》説："修養自己以安定百姓。"這都是興化立治的教誨，施政養民的根本。如今陛下爲公主建造道觀，以此樹立功德而祈求福祐。但是兩觀所在之地，都是百姓的住

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轉移，扶老携幼，投竄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摇摇，衆口籍籍。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册，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慎歟！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愚必以爲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敕，速罷功役，收之桑榆。

疏奏不納。

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翦除凶逆，君臨寶位，蒼生顒顒，以爲朝有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官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方以賑恤？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爲患，其來自久，本無禮儀，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强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飢虚，在和親際會，倘或窺犯亭障，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宫，又令兼左庶子。未幾，遷户部尚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

宅，忽然逼迫，命令他們遷移，使他們扶老携幼，無處投奔，拆除椽瓦，怨聲載道。抵觸人事，違背天時，興起無用的勞作，注重不急的事情，群心摇動，衆説紛擾。陛下身爲百姓的衣食父母，將怎樣安撫他們呢？況且國家有書册，君主的一舉一動必定要記載下來，君主的行動由左史記録，君主的言論由右史記録。因此不符合禮的話不説，不符合禮的事不做。既然如此，君主的一舉一動，能不慎重嗎！微臣身充諫諍之官，又兼修撰國史，記載的事情而不足取法，後代怎樣看待陛下呢？愚臣認爲堅决不可。希望皇帝下順民情，上合天意，頒降德音，下達明敕，迅速停止勞役，以收取美名。

疏奏遞上不被采納。

不久，魏知古又進諫説："臣聽説民以君爲天，君以民爲本，人民安定則政事得到治理，根本鞏固則國家得到安寧。自從陛下剪除凶逆，登上皇帝寶位，萬民仰慕，認爲朝廷有了新政。如今風俗教化衰敗，一天比一天嚴重，府庫空虚，民力凋敝，營造不息，官員日增。現在各部門試用待録的官員以及員外、檢校等官，多達二千餘人，太府的布帛爲此用盡，太倉的米粟難以供給。另外金仙、玉真等道觀的營造，都不是當務之急，臣先前上奏請求停止，始終没能停止。今年前遭水患後遇旱災，五穀不能成熟，如果到來年春天，必定有嚴重饑荒。陛下身爲百姓的衣食父母，將如何來救濟他們？療飢救溺，必須及時。又有突厥爲患，由來已久，他們原本没有禮儀，哪裏會有誠信。現在雖然派遣使者，前來請求結爲婚姻，可他們的豺狼之心，前後没有一定。弱小時便奴顔歸順，强大時則驕縱叛逆。正當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之時，乘中原飢寒虚弱，藉和親的機會，一旦窺犯邊塞，國家怎樣防備？臣所説的，事情十分急切，希望陛下特别留意詳察。"睿宗稱贊他的懇切正直，不久魏知古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在東宫時，他又兼任左庶子。不久升任户部尚書，其餘官職依舊。第二年，升任侍中。

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翾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兹游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兹道。予頃向温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

先天元年冬天，魏知古隨皇上在渭川打獵，便獻詩勸諫説："曾經聽説夏朝的太康，五弟訓誨不要沉迷於田獵。我朝皇上來此冬獵，三面驅禽禮儀盛大。順應時令鷹隼搏擊，講習軍事張揚武功。野獸奔跑來不及逃去，禽鳥振翅也來不及飛翔。非熊預示了吕尚垂釣在渭水，瑞雀讓人想起陳倉的鳴鷄。這種欲望實在難以放縱，這樣的游獵也不可以經常。揚雄曾獻上《羽獵賦》，僖伯勸諫在棠捕魚。得失要借鑒齊與楚，仁愛應懷念禹和湯。盛世確實在於寬容，化育不能够多傷害。《辛甲》若是今日太史，《虞箴》便可以大爲彰揚。"皇帝下制褒揚説："大凡詩歌，是志向的寄托，抒寫作者的心懷，確實可以諷喻君主。所以揚雄寫《羽獵賦》，司馬相如作《上林賦》，以及《詩經》的《風》《雅》，都是這個道理。我近來前往温泉，觀察風俗，一時因爲空閑，偶爾到渭川打獵，正要張開一面羅網，祇爲展示放生的仁德，親自設欄圍獵，姑且追逐禽獸。不料卿有意規諫，補助我的不足，若不是平時忠誠，誰能始終如此呢？今天賜卿帛五十段，用以表示對勸諫的獎勵。"

二年，累封梁國公。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户、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敕曰："魏知古去年七月已前，屢申啓沃，每竭忠誠，奸臣有謀，預奏其兆。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百户。"其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行，厝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用嘉嘆。今賜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懷。"

二年，魏知古幾次被封爵爲梁國公。竇懷貞等將圖謀反叛，魏知古獨自秘密上奏了這件事。等到竇懷貞被殺，賜魏知古實封二百、帛五百段。皇帝又因爲先前的賞賜還少，再次下詔説："魏知古去年七月以前，多次陳述告誡，每每竭盡忠誠，奸臣有所圖謀，他預先奏報迹象。侍奉君主的節操，實在值得嘉獎，可再賜實封一百户。"這年冬天，皇上令他前往東都主持吏部尚書事，認爲他非常稱職，下詔説："卿以宰相的身份，前往主持大選，交付授人官職的重托，情意所寄尤其殷切。卿能够正本除弊，公而忘私，嚴肅辦事，猶如砥石之心不屈不撓。鏡子已經清澈則美與醜必定明鑒，衡器已經舉起則輕與重不會差錯，朕從遠方聽説了卿的所作所爲，愈加贊嘆不已。今天賜卿衣裳一副，以表示關懷。"

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爲黄門監。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

開元元年，官名改易，魏知古改任黄門監。二年，返回京城，皇上多次關心問候，恩意深厚，不久改任紫微令。姚崇很忌恨他，暗中加以

陰加讒毁，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御史大夫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贈幽州都督，謚曰忠。

知古初爲黄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前右内率府騎曹參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密縣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

誣陷，於是授任魏知古工部尚書，罷免知政事。三年去世，終年六十九歲。御史大夫宋璟聽説後嘆息道："叔向是自古傳頌的正直典範，子產是自古傳頌的仁愛典範，能兼而有之的人，正是魏公。"追贈魏知古爲幽州都督，謚號忠。

魏知古起初任黄門侍郎時，上表推薦洹水令吕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前右内率府騎曹參軍柳澤；等到主持吏部尚書事時，又提拔密縣尉宋遥、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顔、伊闕尉陳希烈，後來他們都歷任要職，當時的輿論認爲魏知古很有識别人物的才能。魏知古有文集七卷。

盧懷慎　盧奂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其先家于范陽，爲山東著姓。祖悊，爲靈昌令，因徙焉。

懷慎少清謹，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景龍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以陳時政得失。今略載其三篇。其一曰：

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争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爲陛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他的祖先定居在范陽，是山東望族。祖父盧悊，任靈昌令，因此遷居到此。

盧懷慎年輕時純樸謹慎，參加進士科考試，歷任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景龍年間，升任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述時政得失。今略載其中三篇。第一篇説：

臣聽説孔子説道："治國百年，可以去除殘暴不用刑殺。"又説道："假如能任用我執政，一年就可以推行政教，三年就會取得成就。"因此《書》經説"三載考績"，是考核官吏的功績。過去子產任鄭國相，改革法令，發布刑書，一年後人們唱起歌謡説："奪取我的田地編列户籍，取走我的衣冠而儲藏，誰殺子產，我將隨從！"三年後人們又歌唱他説："我有子弟，子產教導，我有田地，子產耕耘，子產若死，誰來繼承？"最終他能够把愛留給後世而流芳史册。子產是賢人，他執政尚且需要幾年纔能教化成功，何况普通人呢。臣私下觀察近來州郡長官及其下屬官員和兩畿縣令，在官任上施行政教，很少能有最終達到四次考核的。任職長的一二年，短的三五月，隨即遷任，不論考核是否優秀。有的官員在一段時間内未得到改任，便側耳傾聽，踮脚企望，争求標榜晋升，不顧廉耻，又哪裏有空閑爲陛下推廣

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户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禄，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時賈誼所謂蹠戾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戾而已哉！漢宣帝綜核名實，興理致化。黄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説攸聞。"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于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

風化，瞭解疾苦救濟百姓呢！禮義不能興盛，風俗不能統一，户口因此流散，倉庫因此空虛，百姓凋敝，一天比一天厲害，主要責任在於官吏。什麽原因呢？人們知道官吏在位時間不長，便不遵從他的教化；官吏知道升任時間不遠，便不竭盡自己的能力，苟且安享官爵俸禄，徒然飾養資歷名望。陛下雖然勤勤懇懇，廢寢忘食，但是僥幸之路已開，上下相互蒙騙，共同敷衍而已，又怎能公正地盡心盡力呢？這是國家的弊病。從前賈誼所説的脚掌扭折之病，衹是小小的毛病罷了。這種弊病長時間不革除，臣擔心會病入膏肓，即使有和、緩這樣的名醫也不能療治，何況還不止是脚掌扭折而已啊！漢宣帝綜合考察官吏的實際情况，振興治理教化。黄霸是優良的郡守，在原職上加官賜金，以表彰他的才能，而不令他離開潁川而升任，這正是前代的美好政績。又有古代做官者的子孫，倉氏、庾氏，就是他們的後代。《尚書》説："行事不效法古人，而能够長遠，我傅説從未聽説過。"臣希望請各州都督、刺史以及下屬官員和兩畿縣令等，在任時間没有經過四次考核以上者，都不許升調官職。考察官員中政績優異者，或賜給車裘，或及時增加俸禄官秩，或派使者慰勞，并且用璽書慰問勉勵他們。如果公卿大臣有缺員，便提拔他們以勸勉有能力的人。官員中有政績平庸和貪污殘暴者，就免去他們的職務歸回鄉里。以此顯明聖朝賞罰的信用，那麽四方之人，就會一變而歸於正道。實現這種美好政治，革除那些弊端，易如反掌，陛下有何顧慮而不施行呢！

其二曰：

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才。"又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官擇人之義也。臣竊

第二篇説：

臣聽説《尚書》説："唐堯、虞舜考察古代制度，設官衹有一百；夏、商官員倍增，也能用來治理。"這是减省官員的意義。又説道："官員不必聊以充數，衹要他有才能。"又説道："不得空廢衆官，以人來代天行事。"這是任官選人的意義。臣私下觀察

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厘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禄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凋弊，河、渭漕輓，西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况邊隅未静，兵革猶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其時？倘水旱成災，租税减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或疆埸外守，兵車遠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將何以濟之乎？《書》云："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微之深旨也。臣竊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禄俸，滯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歟？必有異於此矣。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衆共聞知、堪爲州牧縣宰及上佐者，并請遷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效。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咸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

其三曰：

臣聞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于寵賂，侮於鰥寡，爲政之蠹，莫先于兹。臣竊見内外官人，有不率憲章，公犯贓污，侵牟萬姓，剶割蒸人，鞫按非虛，刑憲已及

京城各司的員外官，到處人浮於事，多者達數十倍，是近古以來所没有的現象。官不必聊以充數，這裏却多多有餘，人本是代天行事，他們大多却不能治理事務。任命泛濫，没有任何益處，俸禄費用，每年億萬，白白耗盡府庫的儲藏罷了，哪裏是達到治理的根基啊！如今府庫空虛，百姓凋敝，黄河、渭水漕運糧餉，向西供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何况邊疆不曾平静，戰争還在發生，節用愛民，正在今日，增加官員擴大費用，怎能在此時？倘若水旱成災，租税減少，官庫没有多年的積蓄，京倉没有豐厚的儲藏，或是出守疆界，兵車遠征；或是荒年歉收，救濟迫在眉睫，這都是國家軍政的當務之急，陛下將怎樣救助呢？《尚書》説："不要輕易使百姓從事力役，衹有重難之事方可；不要安於其位，要想到危機。"又説："小過未出現時預先圖謀。"這都是防微杜漸的深刻含義。臣私下觀察員外官中，有的名望顯貴，有的是大臣的門生故吏，有的通曉典章制度，有的熟悉施政要領，都是一時的賢能之人。他們大多不從事具體工作，空拿俸禄，阻礙他的才能而不讓他發揮作用，尊崇他的職位而不竭盡他的才能。周代號稱多士，漢朝號稱得人，難道就是這樣嗎？必定與此有所不同啊。臣希望請各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負有聲望、能擔任州刺史縣令及州府屬官的，都給予提拔，使他們效力四方，發揮他們的智慧才能。有年老疾病和不能工作的，全部裁減免職，使賢能與無才者明顯區別開來。這是救助時世的當務之急，怎能説施行起來艱難呢？

第三篇説：

臣聽説王官失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總是藉機興風作浪。由此可知貪求恩寵財貨，欺凌鰥寡貧弱，爲政的敗壞，没有比這個更在先的。臣私下看到朝廷内外官員，有人不遵守法令，公然貪贓枉法，侵奪百姓，宰割衆人，通過審訊澄清真相，他們已

者，或俄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磧，微示懲貶，而徇財黷貨，罕能悛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聞明主之於萬姓也，必暢以平分，而無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奸，恤近遺遠矣。凡在降之人，鮮能省過，必懷自棄，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陬夷落，何負於聖化，獨受其弊政乎！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潔，乃莅番禺。郅都之鎮静朔方，耿恭之輯寧疏勒。誠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爲懷，豈以遐荒見隔？况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難安，彌藉循良，以寄綏撫。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剥蕃部，小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爲盗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况於猾吏乎！其内外官人有犯贓賄推勘得實者，臣望請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録。《書》云："旌别淑慝，黜陟幽明。"即其義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奬或未之遍，擠贓負賄，僥倖或即蒙升，則賞罰無章，沮勸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耻之行漸隤，其源不塞，爲蠹斯甚。

經受到刑罰，可是不久有的官復舊職，雖然背有殘忍刻毒的名聲，依舊擔當牧宰的重任，有的外任江、淮、嶺、磧等地，略微表示懲罰貶逐，而他們又營取私財貪污納賄，很少能够悔改，委任這些人來共同治理，好比等待黄河的清澈。臣聽説聖明君主對於百姓，必定通達公正，而没有偏私，如有犯罪官吏，令他們到遠方任職，便是枉屈法令施惠於奸人，體恤近地遺棄遠方了。凡是貶降的人，很少能反省過失，必定心懷自暴自棄，惡行越來越深。那麽小州遠郡，蠻夷地方，爲什麽就得不到聖明的風化，却偏偏遭受敗壞的政教呢！從前孟嘗廉正公允，方能任職合浦；隱之清潔，纔得以掌管番禺。郅都安定朔方，耿恭平息疏勒。確實越是遐遠偏僻之地，越是一定要選擇賢良人才，務必以安寧救助爲懷，怎能因爲偏僻荒遠地區而受到阻隔呢？况且邊疆之地，夷夏雜居，憑藉險要依仗偏遠，容易擾亂難以安定，更要依靠奉公守法的良吏，以寄托安撫的重任。如果所委任的官員不能稱職，官吏没有才能，欺凌百姓，掠奪蕃部，小則導致逃亡，大則成爲盗賊。由此説來，不可任用平庸之人，更何况去任用那些奸猾的官吏呢！那些内外官員有貪贓納賄而查證屬實者，臣希望請陛下削免他們的官職，十幾年内不許録用。《尚書》説："識别善惡，進賢退愚。"就是這個意思。若不遵循這種方法，除邪猶豫，有善政能力的官員，鑒别嘉奬或許不能全面；而那些貪贓納賄的官員，投機僥幸或許會立即受到提拔，那麽賞罰没有規章，勸阻如何寄托？輕浮争逐之風反而興盛鼓動，廉潔知耻的行爲逐漸趨向敗壞，此源不加杜塞，蠹害日益嚴重。

疏奏不納。累遷黄門侍郎，賜爵漁陽伯。

章疏奏上不被采納。盧懷慎多次升官任黄門侍郎，賜爵漁陽伯。

先天二年，與侍中魏知古於東都分掌選事，尋徵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三年，遷黄門監。懷慎與紫微令

先天二年，盧懷慎與侍中魏知古在東都掌管選官事務，不久召回盧懷慎在京師任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三年，升任黄門監。盧懷慎與紫微令

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尚書。其秋，以疾篤，累表乞骸骨，許之。旬日而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懷慎臨終遺表曰：

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鳧雁之飛，未爲之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説，實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絶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幹時之材，衆議推許。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并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録，漸加進用。臣竊聞黄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契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彝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擧群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效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遥，厚恩

姚崇共同執掌樞密，盧懷慎自認爲能力不如姚崇，每次遇事都推辭謙讓，當時人稱作“伴食宰相”。四年，盧懷慎兼任吏部尚書。這年秋天，他因爲病重，連續上表請求退休，皇帝批准。十天後去世，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叫文成。盧懷慎的臨終遺書説：

臣向來沒有才識，徒然蒙受恩榮，待罪於宰相職務，已有許多年了。報效國家的心願，衹知逐漸枯竭，推舉賢能的志向，終究未能申明，辜負聖恩，日夜惶恐。臣患病已久，形神將要分離，身居榮顯官位，得到已經不少，而犬馬之志，最終還望上報，對於犬馬的哀鳴，乞求皇上明察。宋璟禀性公直，持心剛正，他的博學足以治理政務，才識謀略可望輔佐時世，舉動恪守正道，言行決不苟合，獲知於朝野輿論，確實是國家大臣。李傑勤苦無比，正直而有獨創精神，公家的事務，他知無不爲，是濟世之材，得到衆人推舉稱贊。李朝隱品行堅貞，才識廣博，奉公守法，深懷鐵石之心；侍奉皇上竭盡忠誠，確實盡到了人臣的氣節。盧從愿清廉謹慎，見識周密，始終如一，這是朝野内外人所共知的，他處事有簡明切要的才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上這些人都是聖明時期的重要人才，也是聖明時期的忠良臣子。近來朝廷任官，稍有一些過失，獲罪者小，棄官者大，連累者輕，貶職者遠。日月雖短，譴責過深，望陛下能謹慎録用官員，逐漸加以進用。臣私下聽説黄帝之所以無爲而天下得到治理，是因爲他任用了風后和力牧；帝堯之所以能一統天下，是因爲任用了后稷和契。朝廷是天下的根本，賢良是教化的源泉，得到人才則百事形成，失去賢士則倫理常道敗壞。臣常常見到陛下爲各種政務憂勞，勤勉求取治理之道，謹慎選用百官，一心期望稱職，使朝官行列有序，荒野不遺人才。因此得以年豐時和，政治平和法律公正，這是陛下任用賢良的明顯效果。臣非木石無情，早已明白陛下的心意，臣瞑目爲期

未報。黜殯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

上深嘉納之。

懷慎清儉，不營産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禄俸，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貳伯石。明年，上還京師，因校獵於城南，經懷慎别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貧匱，賜絹百匹。仍遣中書侍郎蘇頲爲其碑文，上自書焉。

子奂，早修整，歷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陜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陜城頓，審其能政，於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陜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在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爲晋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瑰寶山積，劉巨鱗、彭杲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巨萬而死。乃特授奂爲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爲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奂。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銀青光禄大夫。經三年，入爲尚書右丞，卒。

弟弈，亦傳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義傳》。

弈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輔，别有傳。

不遠，厚恩尚未報答。臣懂得節葬的意義，怎敢不儘量儉省，臣上奏知己的建議，一心陳述忠誠。

皇上十分稱贊并采納。

盧懷慎清廉節儉，不謀求産業，器物服飾，没有華麗的金玉紋飾。他所得到的俸禄，都隨時分散給親友，家中没有積蓄，妻子兒女十分貧乏。等到皇上將巡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奏説："盧懷慎忠誠清廉正直的行爲，始終不變，皇上如不加以寵贈，就無以勸善。"於是皇帝下制賜給他家布帛一百段、米粟二百石。第二年，皇上返回京城，因在城南圍獵，經過盧懷慎的别墅，看到他家人正在供設祭齋，很憐憫他家的貧窮，賜絹百匹。并派中書侍郎蘇頲撰寫盧懷慎的碑文，皇上親筆書寫。

盧懷慎的兒子盧奂，早年端正嚴肅，歷任官職都以清白聞名。開元年間，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陜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前往京師，停駐在陜城頓，得知盧奂稱職，便在廳事中題寫贊辭後纔離去，玄宗寫道："擔任太守重任，主持陜州雄鎮。給人許多恩惠，秉性實在謙虚。能够利人利物，全在鞠躬盡瘁。乃是國家寶器，不損家族風範。"不久盧奂任兵部侍郎。天寶初年，任晋陵太守。當時南海郡兼得水陸之利，珍寶堆積如山，劉巨鱗、彭杲相繼任太守、五府節度，都因貪贓巨萬獲罪而死。於是特意授任盧奂爲南海太守，使得邊遠地方，貪官絶迹，百姓因此安定。自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中清白的官員有四位：即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盧奂。宫廷使者前來貿易，也不敢觸犯法規。加授盧奂銀青光禄大夫。三年後，召入任尚書右丞，去世。

盧奂的弟弟盧弈，也以清白傳家，任御史中丞而死於國事，他的事迹見於《忠義傳》。

盧弈的兒子盧杞，德宗朝官做到宰相，另有傳。

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父直心，高宗時爲司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是隋朝比部侍郎源師的孫子。父親源直心，高宗時任司刑太常伯，

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嶺南而卒。

乾曜舉進士，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時久廢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竊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爲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臣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甚。"乾曜尋出爲梁州都督。

開元初，郯王府僚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少監兼郯王府長史。尋遷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無幾，轉尚書左丞。四年冬，擢拜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旬日，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

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内白鷹，因縱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挂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罝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上一切不問之，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慴，而能引過在己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

因事獲罪流放嶺南而死。

源乾曜參加進士科考試，景雲年間，幾次升任諫議大夫。當時早已廢除公卿百官在三月三、九月九舉行的射禮，源乾曜上疏説："大凡聖王教化天下，必須制定禮儀來端正人心，人心端正便孝順家庭，忠誠國家，此道不廢棄，國家因此得以治理。所以君子如果三年不恪守禮，禮必定破壞；三年不奏樂，樂必定崩潰。臣私下認爲古代選士，要先看射禮，以顯示和順寬容的意義，并不祇是爲一時取樂。射的意義在於，區别正邪，觀察德行，應合祭祀，避免敵寇。古代的先哲聖王，無不遞相承襲。臣私下看到近幾年來，射禮廢除，或許是因爲主管部門吝惜費用，於是使大射的禮儀欠缺。愚臣認爲花費的雖然是錢財，保全的却是禮儀。所以孔子説：'你愛其羊，我愛其禮。'如今天地重開，日月光明，臣希望大射的禮儀，春秋不廢，聖人的教化，今古常行，祇有如此國家纔能十分幸運。"源乾曜不久出任梁州都督。

開元初年，郯王府官吏有人犯法，皇上命令左右尋求能勝任王府長史的人，太常卿姜皎推薦源乾曜公正清廉有做官的才幹，皇上便召見源乾曜與他談話。源乾曜神氣清爽，對答全都有條不紊，皇上很賞識他，便授任他爲少府少監兼郯王府長史。很快升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不久，改任尚書左丞。四年冬天，升任黄門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十天後，與姚元之一同罷免知政事。

此時皇上巡幸東都，以源乾曜爲京兆尹，并留守京城。源乾曜政令簡約寬大，雖不嚴峻而得以治理。曾有宫内的白鷹，因放出而不知它飛到什麽地方去了，皇上令京兆緊急捕捉。不久在野外獲得，白鷹挂在荆棘叢中死去了，官吏害怕獲罪，相顧失色。源乾曜從容地説："事情有意料不到之處，死了近乎常理，主上仁明，應當不會因此而問罪。萬一皇上要治罪，一切由我自己擔當，你們不須害怕。"於是他入朝自己請求失旨之罪，皇上完全不加責問，衆人都敬佩源乾曜遇事不恐慌，而且能將過失攬於自身。源乾曜主持

八年春，復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加銀青光禄大夫，遷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竊見形要之家并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恐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僚，崇是讓德，既請外其職，復降資以授。《傳》不云乎：'晉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僚父子兄弟三人并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資次處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俄又有上書者，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十年十一月，敕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户，自乾曜及張嘉貞始也。

乾曜後扈從東封，拜尚書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説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争權，每事皆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擢用；及皎得罪，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遷太子少師，以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堪扈從，因留京養疾。是年冬卒，詔贈幽州大都督，上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二日。

源光裕

乾曜從孫光裕，亦有令譽，歷職清謹，撫諸弟以友義聞。初爲中書舍

京兆三年，始終能使政令如一。

八年春，源乾曜再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升任侍中。過了很久，他上疏説："臣私下看到權貴人家都求取在京的職位，賢德之士大多被授任以外官，王道公平，不應如此。臣三個兒子都是京官，希望出任二人爲外官，以合乎公平之道。"皇上依從，於是改任他兒子河南府參軍源弼爲絳州司功，太祝源絜爲鄭尉。爲此皇帝下制説："源弼等人的父親身居要職，深加謙遜退讓，恐怕世代的官宦者將會充滿京城，擔心當代的人才不能進入朝班，率先在衆官之前，崇尚讓德，他請求讓兒子出外任職，又請求降低資格而授官。《左傳》不是説過嗎：'晉國的范宣子謙讓，他的部下都謙讓。''晉國百姓，於是非常和睦。'如果實行了道，仁怎能説遠呢！"因此命令文武百官父子兄弟三人同任京職的，任憑自己互相調濟，依照資歷安排，由此公卿子弟從京官出任外官的有一百餘人。不久又有人上書，認爲"國家的宰相，同國家休戚與共，如不稍加敬重恩寵，怎樣督促他們盡心盡力？"十年十一月，皇帝詔令中書門下共享實封三百户，從源乾曜和張嘉貞開始。

源乾曜後來隨從皇帝到泰山封禪，授任尚書左丞相，并兼侍中。源乾曜任宰相的十年當中，張嘉貞、張説相繼任中書令，源乾曜不敢與他們争權，遇事都推讓他們。等到李元紘、杜暹知政事，源乾曜更不發表意見，衹是順從署名而已。起初，源乾曜因爲姜皎的推薦，得以提拔；等到姜皎獲罪，受到張嘉貞排擠，源乾曜竟不相救，輿論因此譴責他。十七年夏天，停止兼任侍中。這年秋天，源乾曜升任太子少師，因他祖父名師，堅決辭讓，於是授任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皇上到達東都，源乾曜奏報自己年老有病，不能隨從，因而留在京城養病。這年冬天去世，下詔追贈幽州大都督，皇帝在洛城南門致哀，停止朝會兩天。

源乾曜的從孫源光裕，也有好名聲，歷任官職清廉謹慎，撫育幾個弟弟以友愛重情義聞名。

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同删定《開元新格》。歷刑部户部二侍郎、尚書左丞，累遷鄭州刺史，稱爲良吏。尋卒。

起初他任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共同删定《開元新格》。歷任刑部户部二侍郎、尚書左丞，多次升任鄭州刺史，有良吏之稱。不久去世。

源洧

光裕子洧，亦早有美稱，閨門雍睦，士友推之，歷践清要。天寶中，爲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采訪使。及安禄山反，既犯東京，乃以洧爲江陵郡大都督府長史、本道采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爲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洧至鎮卒。

源光裕的兒子源洧，也很早就享有美名，家門和睦，士友推崇，歷任要職。天寶年間，任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采訪使。等到安禄山反叛，進犯東京之後，朝廷任命源洧爲江陵郡大都督府長史，本道采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任命兵部郎中徐浩爲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來抵禦叛賊。源洧到任後去世。

李元紘 丙粲 李道廣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盗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心。及義旗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應國公，賜姓李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年老特令乘馬於宫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别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爲汴州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募，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爲善政，存心慰撫，汴州獨不逃散。尋入爲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金城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

李元紘，他的祖先是滑州人，世代居住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丙粲，隋朝大業年間任屯衛大將軍。適逢關中盜賊興起，煬帝命令丙粲前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追捕盜賊，丙粲安撫士衆，很得人心。等到義軍入關，丙粲率衆歸附，授任宗正卿，封應國公，賜姓李氏。高祖與他有舊交情，特别蒙受恩禮，升任左監門大將軍，因他年老特令乘馬在宫中巡察。八十餘歲去世，謚號明。祖父李寬，高宗時任太常卿，别封爲隴西郡公。父親李道廣，武則天時任汴州刺史。時值突厥及契丹攻陷河北，同時徵發河南各州募兵，百姓苦於騷擾，李道廣刑賞適度，稱爲善政，他一心撫慰百姓，惟獨汴州無人逃散。不久召入任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多次受封爲金城縣侯。去世後，追贈秦州都督，謚號成。

元紘少謹厚。初爲涇州司兵，累遷雍州司户。時太平公主與僧寺争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摇動。"竟執正不撓，懷貞不能奪之。俄轉好時令，遷潤州司

李元紘年輕時謹慎忠厚。最初任涇州司兵，幾次升任雍州司户。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争奪水碾，公主當時正受寵專權，百官都迎合她的旨意，李元紘却判定水碾應歸還僧寺。竇懷貞任雍州長史，特别害怕太平公主的威勢，急令李元紘改判，李元紘在判狀後大筆一揮寫道："南山或許可以改移，此判終究不能動摇。"最終不屈不撓堅持判决，竇懷貞不能强奪他的意志。不久改

馬，所歷咸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爲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疏决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磑，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獲其利。

又歷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户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爲户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户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户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悦，因賜衣一副、絹二百匹。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禄大夫，賜爵清水男。

元紘性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以實倉廪。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换，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内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

先是，左庶子吴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説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説在家修史，

任好畤令，升任潤州司馬，到任之處都有好的名聲和政績。開元初年，三次升任萬年縣令，賦役平均適度，不嚴厲苛刻而得以治理。不久升任京兆尹，接着有詔書令李元紘清理疏通三輔渠岸。當時各王公權貴之家，都沿渠架設水碾，妨害水田，李元紘令吏員全部搗毁，百姓大獲利益。

李元紘又任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户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因支度失當獲罪，都出任刺史。皇上令宰相及公卿以下精選能主持户部的人，很多人推薦李元紘，皇上將要授任李元紘爲户部尚書，當時的宰相却認爲他資歷淺，不宜破格授官，便加授他爲中大夫，授任户部侍郎。李元紘因此上奏章一一列舉民間利害及時政得失，皇上十分高興，爲此賜給他衣服一副、絹二百匹。次年，李元紘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很快又加授銀青光禄大夫，賜爵清水男。

李元紘品性清廉儉僕，做宰相以後，極力抑止追求名利的道路，使那些一心想要升進的人十分害怕他。當時剛剛廢棄京官的職田，有人提議請求在關輔設置屯田，以充實糧倉。李元紘建議説："軍務與國政情况不同，内地與邊境制度相異。如果民間没有勞役，田地荒置不耕，調發閑民來耕種荒地，减省運輸以充實軍糧，於是有了屯田，會得到很多收益。但是如今百官退還職田，分散在各縣，不可以集中；百姓擁有的私田，都在努力開墾耕種，不可以占取。如果設置屯田，就必須公私相换，徵發壯丁。徵發勞役則使家業荒廢，减免租庸則使國賦欠缺。内地設置屯田，自古以來就没有實行過，得不償失，恐怕不行。"在關輔設置屯田的提議於是停止。

先前，左庶子吴兢曾任史官，修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書未修成，爲親人守喪而免職。到這時，他上疏請求完成撰述，有詔書特令吴兢在集賢院修成史書。等到張説退休後，又令張説在家修撰史書。李元紘上奏説："國史，記録君主善惡，國政利弊，每一個字都包含着褒貶，能得到千秋萬代的稱道，前賢以此爲難，事情的確不容易。如今張説在家修史，吴

吴兢又在集賢撰録，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别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勒説等就史館參詳撰録，則典册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説及吴兢并就史館修撰。

元紘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右丞相宋璟嘗嘉嘆之，每謂人曰：“李侍郎引宋遥之美才，黜劉晃之貪冒，貴爲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異同，情遂不叶，至有相執奏者，上不悦，由是罷知政事，出爲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户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爲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謚曰文忠。

兢又在集賢院撰録，便使得國家大典，散落在幾處。當年太宗另設史館，置於禁中，是因爲重視其職而隱密其事。希望勒令張説等前往史館參酌詳加撰録，使得典册有所依憑，舊章不致於墜失。”皇上依從他的建議，於是下詔張説及吴兢一同到史館修撰史書。

李元紘做宰相多年，不改换住宅，供使役的車馬老弱破舊，也不曾更换裝飾，得到的封賞，都分散給親族。右丞相宋璟曾經爲此贊嘆，經常對人説：“李侍郎引薦宋遥這樣的美才，黜退劉晃這樣的貪官，貴爲國相，家無儲蓄。即使是季文子的德行，也不能超過啊！”後來李元紘與杜暹意見常常不同，感情漸漸不和，甚至有時互相奏告，皇上不高興，由此罷免李元紘知政事，出任曹州刺史，他因病辭去官職。過了很久，授任李元紘户部尚書，并允許他退休。二十一年病愈，起任太子詹事，十天後去世。追贈太子少傅，謚號文忠。

杜暹　杜承志

杜暹，濮州濮陽人也。父承志，則天初爲監察御史。時懷州刺史李文暕以皇枝近屬，爲仇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暕得罪，承志坐貶，授方義令。累轉天官員外郎。既羅織事起，承志恐懼，遂稱疾去官而歸，卒于家。

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初舉明經，補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别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俄授鄭尉，復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尋而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親杜承志，武則天初年任監察御史。當時懷州刺史李文暕作爲皇族近屬，被仇人誣告，杜承志推問而使他開脱。不久李文暕犯罪，杜承志因此受到牽連被貶，授任方義令。幾次改任天官員外郎。不久羅織誣陷的事情興起，杜承志恐懼，便推説有病辭去官職回到家鄉，死在家裏。

從杜暹的高祖到杜暹，一家五代同居，杜暹尤其恭敬謹慎，侍奉繼母以孝順聞名。起初參加明經科考試，補任婺州參軍，任滿將歸，州吏贈給他一萬多張紙，杜暹衹接受一百張，其餘全部歸還。當時來告别的州府官員，看到這種情景感嘆地説：“從前清官衹接受一枚大錢，這又有什麽不同！”不久授任鄭尉，又以高尚節操而揚名。華州司馬楊孚，是位公正剛直的士人，很賞識器重杜暹。不久楊孚升任大理正，杜暹因公事獲罪交由法司斷罪，楊孚對人説：“如果鄭尉獲罪，那麽公正清廉之士怎樣加以勸勉？”特意推薦給執政者，杜暹由此升任大理評事。

開元四年，遷監察御史，仍往磧

開元四年，杜暹升任監察御史，并前往漠西

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時暹已迴至凉州，承詔復往磧西，因入突騎施，以究虔瓘等犯狀。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絶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去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爲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爲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并誅其黨與五十餘人，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禄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

十四年，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謁見，又賜絹二百匹、馬一匹、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叶，罷知政事，出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歷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爲户部尚書，便令扈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爲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宫，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敕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僚，惠及黎庶。城隍宫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懷也。"俄代李林甫爲禮部尚書，累封魏縣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餘，詔贈尚書右丞相。

暹在家孝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

檢查駐守部隊。適逢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和，互相奏告，詔令杜暹查明事實。此時杜暹已返回凉州，接到詔書又前往漠西，進入突騎施營帳，想要瞭解他們與郭虔瓘等人衝突的情况。蕃人以黄金相贈，杜暹堅决推辭不接受，左右的人説："公遠道出使絶域，不可辜負了蕃人的情意。"杜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黄金，埋在幕帳下，走出蕃境以後，他纔傳書讓蕃人收取。蕃人大驚，越過沙漠追趕他，未追趕上他方纔作罷。杜暹多次升任給事中，爲繼母守喪辭去官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任太原尹，有人推薦杜暹前往安西任職，蕃人佩服他的清廉謹慎，十分思念仰慕他，於是杜暹喪期未滿起任黄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杜暹單騎赴任。第二年，于闐王尉遲眺秘密勾結突厥及各蕃國企圖叛亂，杜暹暗中得知了他的陰謀，發兵拘捕斬殺，并誅殺了他的黨徒五十多人，重新選任君長，于闐纔安定下來。杜暹因功特加光禄大夫。杜暹在安西四年，安撫將士，不畏勤苦，很得少數民族及漢人的擁戴。

十四年，詔令杜暹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派宦官前往迎接他。到謁見皇上時，又賜給他絹二百匹、馬一匹、宅一院。杜暹後來與李元紘不和，罷免知政事，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杜暹又歷任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年，皇上到達北都，授任杜暹爲户部尚書，令他隨從入京。皇上到達東都，詔令杜暹爲京城留守。杜暹因此抽調輪流值勤的衛士，修繕三宫，加高城垣疏通城河，他親自巡查，不曾懈怠。皇上聽説後加以贊賞，賜詔書説："卿平時清廉正直，而且又勤勞能幹。自從擔任留守，事事都能盡職，政令嚴於官員，恩惠施於百姓。城池宫室，隨時修繕，并且取得成功，又不疲勞民力。做得非常出色，朕心中十分欣慰。"不久杜暹代李林甫任禮部尚書，多次受封爲魏縣侯。二十八年，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多歲，詔書追贈尚書右丞相。

杜暹在家孝順友愛，十分關心愛護異母弟弟杜昱，但他素來没有學問，每次在朝堂談議政

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爲己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内出絹三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郎韋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謚不盡其行，建議駁之。太常博士裴總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縗受職事，雖云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孝友又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孝。

事，顯得過於淺近。常以公事清廉勤儉爲己任，有時也掩飾真情而做事。年輕時立誓不接受親友贈送，直到終生都是這樣。他去世後，皇上感到十分惋惜，派宦官到家中探望喪事的辦理，宫内拿出三百匹絹賜與他家。尚書省及過去與他共事的官吏也贈給操辦喪葬的用品，他的兒子杜孝友遵守父親以往的約束，一概拒絶不曾接受。太常寺所上謚號爲“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郎韋廉認爲杜暹有忠孝的美德，所上謚號不能概括他的品行，提出反駁。太常博士裴總堅持説：“杜尚書過去在服墨縗喪時接受官職，雖説效力國家，却不得盡孝道。請求依從先前的謚號爲準。”杜孝友又到朝堂前陳述上奏，皇帝令主管部門重加詳細審定，最終定謚號爲貞孝。

韓休 韓大敏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爲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

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宫，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并爲乙第，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并爲近州，常被支税草以納閑廄。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説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爲私惠，國體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執奏，僚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韓大敏，武則天初年任鳳閣舍人。當時梁州都督李行褒被部下誣告，説他有謀反之心，武則天令韓大敏前往梁州審問。有人對韓大敏説：“李行褒是李唐的近屬，太后想要除掉他，如果粗疏有失旨意，禍患將會不小，你不可不爲自身打算啊。”韓大敏説：“怎能爲求得自身的安全而陷害無罪的人呢！”最終上奏昭雪。武則天不久又命令御史重新審驗，於是誣陷成罪，韓大敏犯了審核謀反失實罪，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於家中。父親韓大智，官做到洛州司功。

韓休年輕時精通文詞之學，起初考中制科，幾次授任桃林丞。又考中賢良科，玄宗當時在東宫，親自詢問國政，韓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一同定爲乙等，升任左補闕。接着判主爵員外郎，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任虢州刺史。當時虢州因爲位於兩京之間，皇上在京城及東都，它都是近州，因此常常在此徵收飼草供給閑廄。韓休奏請平均攤派給其他州，中書令張説反駁説：“如果惟獨減免了虢州，勢必要轉嫁給其他州，長官想要施行私惠，國體决不可以依從。”又下符不准許。韓休又要堅持上奏，部下説：“你再上奏必定會違背執政者的心意。”韓休説：“做刺史不能救助百姓的弊害，怎能治理政

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尚書右丞。

務！如果真的因此觸犯皇上獲罪，我也心甘情願。”最終堅持上奏獲得減免。一年後，韓休因母親去世離職，執意陳述誠意乞求守滿喪禮，皇帝下詔允許。服喪期滿，授任工部侍郎，仍知制誥，升任尚書右丞。

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争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獻巨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叶。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

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去世，皇上令蕭嵩推舉朝中賢能代替裴光庭，蕭嵩極力稱贊韓休的志向品行，於是授任韓休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休品性正直，不鑽營求取晋升，等到授任他時，很合乎當時的人心。不久有萬年尉李美玉犯罪，皇上特令流放嶺外，韓休進言説：“李美玉官位卑下，所犯的又不是大罪，如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除去，豈能捨大而取小呢！臣私下看到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仗恩寵，到處貪贜枉法，住宅車馬，超越規制過於放縱。臣請求先逐出程伯獻然後再將李美玉治罪。”皇上起初不允許，韓休堅决争辯説：“李美玉的小過尚且不容，程伯獻的大惡豈能不問！陛下如不逐出程伯獻，臣就不敢奉詔流放李美玉。”皇上因爲他懇切正直，依從了他。起初，蕭嵩認爲韓休柔順容易制約，因此引薦他。韓休主持政事後，時常駁正蕭嵩，蕭嵩於是與韓休不和。宋璟知道後説：“没想到韓休竟能如此，真有仁者的勇氣啊。”

其年夏，加銀青光禄大夫。十二月，轉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師，封宜陽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

這年夏天，加授韓休銀青光禄大夫。十二月，改任工部尚書，罷免知政事。二十四年，升任太子少師，封宜陽子。二十七年病逝，終年六十八歲，追贈揚州大都督，謚號文忠。寶應元年，又追贈太子太師。

子洽、洪、汯、滉，皆有學尚，風韵高雅。洽，天寶初爲殿中侍御史卒。洪，爲司庫員外郎。洽弟渾，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籍没其家，洽兄浩爲萬年主簿，捕其資財，有所容隱，爲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配流循州。洪、汯并坐貶職。後遇赦，量移洪爲華州長史。屬安禄山反，西京失守，洪陷於賊，賊授官，

韓休的兒子韓洽、韓洪、韓汯、韓滉，都有學問，風韵高雅。韓洽，天寶初年任殿中侍御史時去世。韓洪，任司庫員外郎。韓洽的弟弟韓渾，任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没收了他的家財，韓洽的兄長韓浩任萬年主簿，查收王鉷的資財時，有所隱瞞，被京兆尹鮮于仲通揭發，流放循州。韓洪、韓汯都受到連累貶職。後來遇到赦免，酌情内調韓洪爲華州長史。正值安禄山反叛，西京失守，韓洪陷落在叛賊手中，叛賊要

將見委任，洪與浩及汯、滉、渾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渾及洪子四人并爲賊所擒，并命於通衢。洪重交友，籍甚於時，見者掩涕，肅宗聞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贈太常卿。浩贈吏部郎中，渾贈太常少卿。汯，上元中爲諫議大夫。滉、洄，別有傳。

授與他官職，將要被委任時，韓洪與韓浩及韓汯、韓滉、韓渾一同逃往山谷，要投奔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到達谷口，韓洪、韓浩、韓渾及韓洪的兒子四人都被叛賊捉住，一同被殺死在大路上。韓洪注重交結朋友，聞名於當時，看到他死去，人們掩面流淚，肅宗聽說他是大臣的兒子，能盡忠而死，追贈他爲太常卿。追贈韓浩爲吏部郎中，追贈韓渾爲太常少卿。韓汯，上元年間任諫議大夫。韓滉、韓洄，另有傳。

裴耀卿

裴耀卿，贈户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童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丘悦、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奸僦之弊，公私甚以爲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咏之。十三年，爲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而户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爲户部侍郎。

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賚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賚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并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

其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

裴耀卿，是追贈爲户部尚書裴守真的兒子。少年聰敏，幾歲時便能作文章，考中童子科。二十歲時授任秘書正字，不久補任相王府典籤。當時睿宗在王府，很器重他，令他與府掾丘悦、文學韋利器輪流在府中值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等到睿宗即位，授任他爲國子主簿。開元初年，裴耀卿幾次升任長安令。長安從前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深受其苦。裴耀卿到任，命令一概取自儲蓄豐厚的人家，預先付給價錢，於是革除了奸詐屯積的弊病，公府私户都感到很便利。他任職兩年，刑賞適宜，等到他調離官任後，縣民十分思念并歌頌他。十三年，裴耀卿任濟州刺史。這年，皇上東巡，濟州是東巡的必經之路，道路綿長，人户稀少，裴耀卿親自規劃安頓，攤派很有法度。當時皇帝經過了十幾個州，認爲裴耀卿是安排備辦最好的。他又歷任宣、冀二州刺史，都有善政，召入任户部侍郎。

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李禕奉詔討伐契丹，詔令裴耀卿爲副。不久又令裴耀卿携帶二十萬匹絹分賜給立功的奚族官吏，前往部落賜給他們。裴耀卿對人說："夷虜貪殘，見利忘義，如今我們携帶財帛，深入敵境，不可不防備。"便命令提前出發，分道并進，一天之内全部賞賜完畢。當時突厥及室韋果然派兵占據險要阻截，企圖襲擊搶掠，待他們趕到時裴耀卿已經返回了。

這年冬天，裴耀卿升任京兆尹。第二年秋天，連綿大雨損害莊稼，京城穀價昂貴。皇上將要去東都，惟獨召見裴耀卿詢問救濟百姓的辦

法，裴耀卿回答說：

臣聞前代聖王，亦時有憂害，更施惠澤，活國濟人，由是蒼生仰德，史册書美。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政，小有飢乏，降情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上玄降鑒，當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也。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禄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祇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即無憂水旱。今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盗。臣望沿流相次置倉。

臣聽説前代聖王，也時常遇到天災禍害，這時他們更加施行恩澤，救國濟民，由此百姓仰慕恩德，史册書寫美行。臣以爲陛下極爲仁愛聖明，勤苦操勞各種政務，稍有飢餓貧乏，便降下哀憫之情，親自籌劃，救助危急。上天明鑒，必當更加賜予保佑，所以因有小災更使聖德增輝。如今皇上東巡，百官跟從，太倉及三輔先前的積貯，現在就可以派重臣分道去賑濟，估計可以支付一二年。從東都再廣開漕運，以充實關輔地區。等到京城逐漸充實，皇上再西還，事情則没有不成功的。臣認爲國家帝業，根本在於京城，它是萬國朝宗、百代不易的地方。衹因爲秦中地域狹隘，收穫不多，如果遇到水旱，當即就顯得貧乏了。從前貞觀、永徽時期，官員俸禄的糧食數目較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便足以供給所需，因此皇上能够長期安居。如今朝廷費用逐漸多起來，漕運比以前增加了數倍，支付仍然不足。陛下幾次到達東都，是爲了到有貯積的地方取得給養，爲國家大計，不辭勞苦，衹爲憂國憂民而出行，决不是隨心所欲的來往。如能進一步擴大陝州運輸通道，運送糧食入京，倉庫常能儲備二三年的糧食，就無須擔憂水澇旱災了。如今天下輸運糧食的壯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位壯丁支出錢一百文，五十文充作營建糧窖等項支出，交納到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作費用。租米則各隨遠近，交由各地自己出勞力送繳東都。從東都到陝州，黄河水路艱險，全都用陸路運輸，無法大量送達。如果能開通黄河漕運，變陸運爲水運，那麽所支出的就會有餘，一動則超過萬數。况且江南租船要等候水漲了纔能進發，吴人不擅長黄河漕運，因此隨處停留，拖延時間，於是發生暗中盗取的情况。臣希望沿着河流依次設置糧倉。

上深然其言。尋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

皇上很贊同他的建議。不久授任裴耀卿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他的建

《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或説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

明年，遷侍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夷州刺史楊濬犯贓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

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屬，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有耻且格，爲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别，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决杖者，五刑之末，只施於扶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令决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决。今非時不覆，决杖便發，倘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命，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臣前後頻在州縣，或緣雜犯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時，决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

議記載在《食貨志》上。三年時間，運糧七百萬石，節省脚錢三十萬貫。有人勸説裴耀卿請求進獻所節省的脚錢，以表明功利。裴耀卿説："這是朝廷大臣爲國家所盈餘的財錢，不能用它來求得榮寵。"於是他上奏把這些錢交給有關部門作爲和市、和糴等用途。

第二年，裴耀卿升任侍中。二十四年，授任尚書左丞相，罷免知政事，多次受封爲趙城侯。當時夷州刺史楊濬犯臟應處死罪，詔令杖罰六十，流放古州。裴耀卿上疏勸諫説：

臣以爲聖恩覆蓋天地，仁慈哺育萬物，凡是死罪之類，陛下不願殺於市朝，而保全他的性命，衹流放他們而已。所以刑法擱置不用，監獄中没有被冤枉的人，自古以來，從未有這種美好局面。愚臣認爲全生免死，確實是最好的教化，人們有羞耻之心而能歸於正道，以此訓誡將來。如有不安，不敢緘默。臣認爲刺史、縣令，與其他官吏稍有不同，他們是民衆的父母，爲風化瞻仰，一旦成爲本地長官，就應當終生受敬。决杖之刑，是五刑中最末一等，衹施用於鞭打徒隸下人，官蔭稍高，即免於鞭撻。詔令以决杖贖死刑，確實已經優待，而解衣遭受杖打，此事頗爲羞辱。依法處死，天下人所共同，依刑侮辱，有人會覺羞耻。何况本州刺史，是百姓所崇敬的人，一朝面對人吏，背脊加杖，屈辱拘押，人們或許會哀憐，忘却他被免死的恩澤，尚有傷心的苦痛，恐怕不是崇敬官長勸化風俗的意義。另外雜犯死罪，没有杖刑，奏報三次經過審驗，然後執行。如今不及時加以復審，便發令决杖，如果獄期未滿，又暑熱不耐，便因杖刑而致死，即便是提前處决，也不能順應時令。想要給人一條生路，反而斷送了性命，恐怕又不是聖明寬宥的本意。臣先後多次在州縣任職，由於雜犯决杖犯人，每當大暑盛夏之時，被决杖者大多死去，秋冬以後，纔有保全性命的。臣希望凡刺史、縣令在本部决杖以及在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刑，一并乞求停减。這樣

刑，并乞停減。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

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略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狃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爲懲誡。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對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識，雖决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决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即路。今酣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迴换，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勖以嚴命。"疏奏，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

天寶元年，改爲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

子綜，吏部郎中。

裴佶

綜子佶。佶，字弘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内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爲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無

既合乎陛下的好生之德，又對於死者有再生之恩。

不久特進蓋嘉運打敗突騎施立功歸來，下詔加授河西、隴右兩節度使，并令他經略吐蕃。蓋嘉運承受恩寵後，日夜沉醉於宴樂，不按時前往軍中。裴耀卿秘密上疏説："臣見蓋嘉運立功破賊，又委托以兩軍重任，以他的勇敢果决之才，取得了戰勝的局勢，吐蕃小醜，不足殲滅。然而臣近日與他同在朝班，觀看他的舉止，精勁勇烈，確實有餘，神情言詞驕傲自大，恐怕難以成事。楚國莫敖屈瑕陶醉於蒲騷之役的勝利，趾高氣揚，《春秋》記載此事作爲懲誡。恐怕蓋嘉運有輕敵之色，臣深感憂慮。入秋防備邊疆，時間逐漸迫近，引進官吏，必須瞭解情况安排適宜。如今他將要統領邊軍，却從不提及出發日期，如果事到臨頭纔前往軍中，軍官兵士都不認識、瞭解他，雖然决戰在於一時，恐怕將不是制勝的萬全之道。况且軍隊没有訓練，士兵不知禮法，人們不感念蒙受之恩惠，士兵不能同心同德，要求他們捨生忘死於一時，懼怕嚴刑於片刻，縱使威逼前進，因此而立功，恐怕也不是師出於軍令的長久之義。再説數萬人的性命，决定於將軍，不得已而用兵，鑿凶門而出發。如今朝夕酣宴，優遇有餘，也恐怕不是愛民憂國之意，不可不察。如果不可以更换他，就希望迅速派遣他赴任，乞求聖恩，以嚴命勉勵。"疏章上奏，皇上便督促蓋嘉運前去軍中，最終因無功而還。

天寶元年，裴耀卿改任尚書右僕射，不久改任左僕射。一年後去世，終年六十三歲，追贈太子太傅，謚號爲文獻。

裴耀卿的兒子裴綜，任吏部郎中。

裴綜的兒子裴佶。裴佶，字弘正，幼年能作文章。二十歲時參加進士科考試，補任校書郎，判事考核爲優等，授任藍田尉。當時有詔令命畿内各縣修築奉天城，這時嚴郢任京兆尹，施政嚴峻酷暴，加之朝旨十分緊迫，尹正之命，急如風暴雷霆。本曹尉韋重規的妻子正在懷孕又患了病，韋重規因爲害怕嚴郢的凶暴，不敢請假。裴

愆程，當時義之。

德宗南狩，佶詣行在，拜拾遺，轉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爲意，佶抗議請討，上深器之，前席慰勉。三遷吏部員外，歷駕部兵部郎中，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慘酷馭下，爲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其後爲瘴毒所侵，堅請入覲，拜同州刺史。徵入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徹之。巽恃恩而强，時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國子祭酒，尋遷工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佶清勁温敏，凡所定交，時稱爲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卿，悉蘊器能，咸居宰輔。或心存啓沃，或志在薦賢，或出愛子爲外官，或止屯田於關輔，或不受蕃人之賂，或堅劾伯獻之奸，或廣漕渠以充國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盧、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弘之流也。乾曜職當機密，無所是非，持禄保身，焉用彼相？

贊曰：盧、魏、乾曜，弼違進賢。裴、韓、李、杜，遠財劾奸。汗簡書事，清風肅然。萬歲之後，其名不刊。

佶便請求代替他，勞役没有延誤，當時人稱贊他講義氣。

德宗到達南山，裴佶前往南山，授任拾遺，改任補闕。李懷光占據河中反叛，朝廷想要姑息容忍，裴佶直言請求討伐，皇上對他很器重，親自加以慰勉。裴佶三次升任吏部員外，歷任駕部、兵部郎中，升任諫議大夫。適逢黔中觀察使韋士宗殘酷役使下民，被夷僚驅逐，派裴佶替代，部落首領主動歸化。後來裴佶因爲浸染瘴毒，堅決請求入朝，授任同州刺史。召入任中書舍人，升任尚書右丞。當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要把使局設在本官署，營造了一半，正好裴佶受命上任，堅決認爲不可，於是命令拆除。李巽依恃恩寵十分强横，當時人佩服裴佶有操守，即時任吏部侍郎。因病授任國子祭酒，不久升任工部尚書退休。元和八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裴佶清勁温和聰敏，凡與他有交情的，都是當時被譽爲第一流的人物。裴佶與鄭餘慶特别友善，裴佶去世後，鄭餘慶行朋友之喪禮，受到士大夫贊美。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卿，無不蕴藏器度才能，全都位居宰輔。有的心存忠告，有的志在推薦賢能，有的出任愛子爲外官，有的禁止關輔屯田，有的不接受蕃人賄賂，有的堅決彈劾程伯獻的奸惡，有的廣開漕渠以充實國家費用：這些人都立事立功，足以崇敬贊美。盧懷慎、李元紘、杜暹三位君子，又以清白在史册上留下美名，他們是公孫弘式的人物。源乾曜執掌機密，遇事不置可否，保持禄位，怎能任用這樣的人做宰相呢?

贊曰：盧懷慎、魏知古、源乾曜，矯正過失推薦賢能。裴耀卿、韓休、李元紘、杜暹，輕視錢財彈劾奸邪。史書記載，清風肅然。萬年之後，美名永傳。

舊唐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崔日用（從兄）日知　張嘉貞（弟）嘉祐　蕭嵩（子）華
張九齡 仲方　李適之（子）季卿　嚴挺之

崔日用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爲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遍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嘆，盛稱薦之，由是擢爲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

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爲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己。知玄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納，潛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爲親，不爲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户。

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他的祖先從博陵遷家來到這裏。崔日用考中進士，最初任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則天去長安，路經陝州。宗楚客當時任刺史，崔日用負責張羅供應事務，他廣求珍味，用宗楚客的名義，遍贈隨從官員。宗楚客知道後大加贊嘆，極力稱贊和推薦他，由此崔日用升任新豐尉。不久，授任監察御史。

神龍年間，秘書監鄭普思將女兒送入後宮，暗中謀劃施行邪門旁道，崔日用立即上奏彈劾他。鄭普思正受恩寵，中宗不加省察，崔日用當廷諫諍非常懇切，言詞坦率耿直。鄭普思終於獲罪。當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結交爲朋黨，崔日用暗中依附他們，很快升任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中宗突然去世，韋庶人行使皇帝權力，崔日用恐怕禍及自己，得知玄宗將要圖謀舉義，便通過僧人普潤、道士王曄秘密前往玄宗的王府，交往密切，謀劃輔佐擁戴玄宗。玄宗曾經對他説："今日我謀劃這一舉動，决不是爲自身謀利益而是爲了父皇。"崔日用説："如此則會使孝行感動上天，事情必定成功。希望你能迅速起事，出其不意，如果稍有遲延，恐怕會發生變故。"討平韋氏以後，當夜，令崔日用暫任雍州長史事。因功授任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享有實封二百户。

崔日用任宰相一個多月，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和，兩人在中書省怨怒爭執，因此改任崔日用爲

停知政事。尋出爲揚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宫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既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奸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别。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顔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棄，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户。尋拜吏部尚書。

雍州長史，停止知政事。不久崔日用出任揚州長史，歷任婺、汴二州刺史、兖州都督、荆州長史。他趁着入朝奏事的機會，説："太平公主謀反爲期不遠，陛下以往在王府時，想要討捕叛逆，還要考慮到施行子道臣道，必須用謀用力。如今陛下已經登臨帝位，衹需下一道詔令，誰敢不服從？如果忽然使奸惡之人得志，禍亂一定不小。"皇上説："確實如此，衹是恐怕驚動了太上皇，卿可以再考慮考慮。"崔日用説："臣聽説天子的孝與庶民的孝完全不同。庶民的孝，是謹慎處事節儉費用，依照父母的意思行事；天子的孝，在於安定國家，安定社稷。今日如果叛黨暗中發動政變，便使大業遭到廢棄，又怎麽能成就天子的孝呢！請求先安定北軍，再收拾叛黨，這樣就不會驚動太上皇了。"玄宗聽從了他的建議。等到討伐蕭至忠、竇懷貞的時候，又令崔日用暫代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連同以前滿四百户。不久授任吏部尚書。

日用嘗采《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答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采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慚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温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信也。"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户，轉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敕曰："唐元之際，逆黨構凶，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于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封，後以例減。功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户。"十年，轉并

崔日用曾摘録《毛詩》中的《大雅》、《小雅》二十篇和司馬相如的《封禪書》，藉着爲皇帝上生日賀表時一同奏上，以申明規勸之意，并陳述封禪告成之事。皇上親筆下詔答覆説："詩的作用，就是驚動天地，感召鬼神，深化人倫，敦美教化。朕的志向，就是想着達到這個目的，希望采詩的官員，能够裨補朕的過失。而且古代帝王封禪，登高祭天上告成功，朕以微薄的德行，還未能明達於至道。肅敬地聆聽，感到司馬相如的文詞十分雄壯；滿懷憂懼，又爲管仲的言語而慚愧。卿博聞廣見，温故知新，又能藉助詩章而闡發，更顯得忠誠懇切。難道不是探尋蓬山的典籍，心中不忘啓發朕的意圖；憑藉蘭殿的祥瑞，言詞深刻竭誠開導嗎。朕反復瀏覽誦讀，以此慰藉心懷。現在賜給卿衣裳一副、布帛五十段，以表示無言不酬的信用。"不久崔日用出任常州刺史，削去實封三百户，改任汝州刺史。開元七年，按等級降低口賦，皇帝特下敕説："唐改元之際，逆黨逞凶，崔日用當時秘密論奏其事，等到誅伐逆黨時，崔日用實爲首先參預謀劃的人，他所享有的封户，後來依照條例減少。他

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後又贈荆州大都督，子宗之襲。

的功勞既然很多，特別允許依准最初所享有的封邑，給與二百户。"十年，崔日用改任并州大都督長史。不久去世，終年五十歲，追贈吏部尚書，謚號爲昭。後來又追贈荆州大都督，兒子崔宗之承襲封邑。

日用才辯過人，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崔日用才辯過人，遇事敏捷，每當朝廷有事，他都能轉禍爲福，從而取得富貴。先天以後，他又請求做宰相，最終也未能如願。他常對人説："我一生行事，都是臨時裁斷變通，不一定注重和固守最初的謀劃。每當想起這些，不由感到惶恐不安。"

崔日知

日用從父兄日知，亦有吏幹。景雲中，爲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群臣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留守，與屯營合勢討賊。重福既死，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累遷京兆尹。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俄又歷遷殿中監。日知素與張説友善，説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以爲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説不叶。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參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爲"尚書裹行"，遂爲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老致仕，卒，謚曰襄。

崔日用的堂兄崔日知，也有做官的才幹。景雲年間，任洛州司馬。適逢譙王李重福竄入東都作亂，群臣都避難逃跑躲藏，崔日知獨自督率官吏赴任留守，與駐扎的軍營合力討賊。李重福死後，崔日知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幾次升任京兆尹。因貪贓被御史李如璧彈劾，貶爲歙縣丞，不久又歷任殿中監。崔日知平時與張説友善，張説推薦他，奏請授任御史大夫。皇上不允許，便任他爲左羽林衛大將軍，任河南尹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崔隱甫由此與張説不和。崔日知不久升任太常卿。自以爲歷任官職的時間很長，每當朝官入朝參見皇上時，他常與尚書同列，時人稱爲"尚書裹行"，於是成爲話柄。開元十六年，出任潞州大都督府長史。不久因年老而退休，去世，謚號爲襄。

張嘉貞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采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悦，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歷秦州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二十歲時考中五經科，授任平鄉尉，因事獲罪免官回鄉。長安年間，侍御史張循憲任河東采訪使，舉薦張嘉貞的才能可以勝任憲官，請求把自己的官秩授給他。武則天召見張嘉貞，垂簾與他交談，張嘉貞奏告説："臣爲田野之人而得以入謁九重之上，的確是千載一遇的好機會啊。可是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然看不見日月，恐怕君臣之道有未竭盡的地方。"武則天立刻命令捲起簾子，二人交談得十分高興，升任張嘉貞爲監察御史。幾次升任中

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

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絶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

時突厥九姓新來内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嘉貞爲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晙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嘉貞又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效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辯，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

嘉貞斷决敏速，善於敷奏，然性强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吕、崔、員。"

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上特令朝堂集衆决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以滅口，乃歸

書舍人，歷任秦州都督、并州長史，政務嚴肅，很爲民吏所敬畏。

開元初年，張嘉貞因奏事到京師，皇上聽説了他的善政，幾次加以賞賜慰勞。張嘉貞趁機上奏説："臣幼年喪父，兄弟相依到如今，臣的弟弟張嘉祐，如今授任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隔萬里。乞請能使他調任到臣的附近，臣兄弟兩人盡力報國，死無所恨。"皇上稱贊他的友愛，特意改任張嘉祐爲忻州刺史。

當時突厥九姓剛剛内附，散居在太原以北，張嘉貞奏請設置軍鎮以統管他們，於是開始在并州設置天兵軍，以張嘉貞爲軍使。六年春天，張嘉貞又入朝。不久有人告他在軍鎮花費奢侈逾越規制以及貪贓納賄，御史大夫王晙因而上奏彈劾他，經審查不實，皇上將要對告狀者加反坐之罪。張嘉貞上奏説："從前天子聽政於上，盲人賦誦，百官勸諫，庶民議論，然後天子斟酌。如今給告狀者定反坐罪，是杜塞言者之路，那麽天下的事就無法向上通達了。特望免除此罪，以廣開批評議論之道。"皇上准許，於是命令減免告狀者的死罪，從此皇帝認爲張嘉貞十分忠誠。張嘉貞又曾上奏説："如今臣的意志精力十分旺盛，是爲國效命的時候，再過上三五年，臣就衰老不能有所作爲了。衹望陛下早付重任，臣就是死了也無所懼怕。"皇上認爲他明辨，更加器重他。八年春天，宋璟、蘇頲被罷免知政事，升任張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幾個月後，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升任中書令。

張嘉貞决斷敏捷，善於陳述奏進，然而他的性格强躁自負，很受時論的非議。當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訓，都是張嘉貞所推薦的，他們位居顯要，常在張嘉貞的門下一同議論朝政，時人爲此編諺語説："令公四俊，苗、吕、崔、員。"

開元十年，皇上到達東都。洛陽主簿王鈞爲張嘉貞修理住宅，想要以此求得御史職務，因爲受贓之事敗露，皇上特令在朝堂召集衆臣决殺王鈞。張嘉貞敦促主管官吏迅速處死王鈞以滅口，

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伷先衹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 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既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說不叶。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并居將相之位，甚爲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贓污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户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敕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張說擠己，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

然後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他們都被貶黜。這年冬天，秘書監姜皎犯罪，張嘉貞又附和王守一奏請決杖，姜皎於是死在途中。不久廣州都督裴伷先入獄，皇上召集侍臣詢問該當何罪，張嘉貞又請求决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說："臣聽説刑不上大夫，是因爲他接近君王。所以說：'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接受詔命巡邊，中途聽說姜皎因獲罪在朝堂决杖，流放而死。姜皎官位三品，也有微薄功勞。如果他犯了罪，該死罪就殺頭，該流放就流放，不應决杖而當廷受辱，像對待兵卒那樣對待他。而且刑律有八議的條件，勳貴就在其中。姜皎之事已經過去，不可追悔。裴伷先衹應當依據罪狀流放貶官，不可輕易再加以處罰。"皇上同意張說的話。張嘉貞不高興，退朝後對張說說："你爲何要把此事説得這麼嚴重呢?"張說說："宰相，時運來了就做，豈能長久占據? 如果貴臣都可以决杖，衹恐怕我等將要連及。此言不衹是爲了裴伷先，而是爲了天下的士君子。"起初，張嘉貞任兵部員外郎，當時張說任侍郎。到這時，張說官位在張嘉貞之下，張嘉貞毫不謙讓，張說十分不滿，所以用此話來激怒張嘉貞，由此張嘉貞與張說不和。皇上又任張嘉貞的弟弟張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同居將相之位，很讓當時的人感到畏懼。十一年，皇上到達太原行在所，張嘉祐貪贜之事敗露，張說勸張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朝謁見，張嘉貞因此出任幽州刺史，張說於是代任中書令。張嘉貞心懷怨恨，對人說："中書令幸有二員，怎麼相逼得如此緊迫!"第二年，又授任張嘉貞爲户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令張嘉貞到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張嘉貞怨恨張說排擠自己，因而捋袖大罵，源乾曜、王晙一同爲他們和解。

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復代盧從愿爲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僚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

第二年，張嘉貞因與王守一交往獲罪，貶爲台州刺史。後來又代盧從愿爲工部尚書、定州刺史，掌管北平軍事務，多次受封爲河東侯。將要赴任，皇上親自賦詩，詔令百官在上東門外餞行。張嘉貞到達定州，在恒嶽廟中立頌，張嘉貞自己撰文，并書於碑石，此碑用白石做成，白底

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岳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醫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醫人内直郎田休裕、郎將吕弘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恭肅。

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没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嘆伏。

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没，子孫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猶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内率府兵曹參軍。德宗朝，位至宰輔，自有傳。

黑字，非常奇麗。先前，岳祠由於四方的人們祈神還願，有錢數百萬，張嘉貞自認爲撰寫頌文有功，收取財錢數萬。十七年，張嘉貞因病請求到東都就醫，詔令准許。他到東都後，眼睛已經看不見東西了，皇上令醫生内直郎田休裕、郎將吕弘泰從驛道兼程前往看望治療。這年秋天張嘉貞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叫恭肅。

張嘉貞雖然久任高官，却不購置田園。到了定州，與他親近的人有的勸他置辦田業，張嘉貞説："我愧居榮官，曾任國相，未死之際，難道還爲飢餓擔憂嗎？如果遭到罪罰，即使富有田莊，也全無用處。近來看到朝官廣占良田，等到他們身死之後，都被無賴子弟作爲酒色花費了，實在没有意義啊。"聽到的人無不嘆服。

當初，張嘉貞做宰相，舉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升任他爲監察御史。等到張嘉貞死後十多年，韓朝宗任京兆尹，於是上奏説："自陛下即位以來，所任用的宰相，無不按照禮制進升退黜，做到了善始善終，他們身雖已死，子孫却都在朝廷。惟有張嘉貞晚年所生的一個兒子，至今還未授任官職。"皇上也十分傷感，立刻命令召見，賜名叫延賞，特意授任他爲左内率府兵曹參軍。德宗朝，張延賞官做到宰相，自己有傳。

張嘉祐

嘉祐，有幹略，自右金吾將軍貶浦陽府折衝，至二十五年，爲相州刺史。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嘉祐訪知尉遲迥周末爲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吴兢爲鄴郡守，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後郡守無患。

張嘉祐，有才能謀略，從右金吾將軍貶爲浦陽府折衝，到二十五年，任相州刺史。相州從開元以來，刺史死於貶黜的有十多人，張嘉祐尋訪得知尉遲迥在北周末年任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便爲他立神祠以祈福。張嘉祐經過三次考核政績，改任左金吾將軍。後來吴兢任鄴郡太守，又爲尉遲迥神像加冕服。從此以後郡守没有禍患。

蕭嵩　蕭華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侄孫。祖鈞，中書舍人，有名於時。

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吴郡陸象先爲僚婿。

蕭嵩，是貞觀初年左僕射、宋國公蕭瑀的曾侄孫。祖父蕭鈞，任中書舍人，在當時有名望。

蕭嵩鬚髯漂亮，身材魁偉。起初，他娶會稽人賀晦的女兒，與吴郡陸象先爲連襟。陸象先

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内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

神龍元年，嵩調補洺州參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彦範出爲洺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尚書左丞、兵部侍郎。

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㚟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㚟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㚟又爲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笔驛，河、隴震駭。玄宗以君㚟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判凉州事。嵩乃請以裴寬、郭虚己、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禄大夫。時悉諾邏恭禄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潜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朗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

當時任洛陽尉，是宰相的兒子，門望很高；而蕭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自稱懂相面之術，對陸象先説："陸郎十年内位極人臣，但比不上蕭郎一家盡是顯貴，官位很高而且長壽。"當時人不以爲然。

神龍元年，蕭嵩調補洺州參軍。不久侍中、扶陽王桓彦範出任洺州刺史，見到他十分推重，以特殊的禮遇相待。景雲元年，蕭嵩任醴泉尉。當時陸象先已任中書侍郎，引薦他爲監察御史。等到陸象先知政事，蕭嵩又迅速升任殿中侍御史。開元初年，任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他們都認爲蕭嵩缺少學術，不看重他，而紫微令姚崇認爲他前程遠大，特别器重他。蕭嵩又任宋州刺史，三次升任尚書左丞、兵部侍郎。

十五年，凉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㚟依仗軍隊衆多每年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禄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俘獲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的父親王壽，將城中的軍用物資以及倉庫裏的糧食全部搶走，然後毀城而去。他們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據城固守，賊兵於是退去。不久，王君㚟又被回紇諸部殺死在鞏笔驛，河、隴爲之震驚。玄宗因王君㚟勇猛無謀，最終遇難，想要選擇能擔當邊疆重任的人，於是以蕭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兼理凉州事務。蕭嵩便請求以裴寬、郭虚己、牛仙客作爲他的幕府，又請求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集百姓，令他們恢復生産。皇上又加授蕭嵩銀青光禄大夫。當時悉諾邏恭禄威名正盛，蕭嵩便派間諜到吐蕃離間，説他與中原暗中來往，贊普於是將他召回誅殺。第二年秋天，吐蕃大舉出兵，悉末朗又率衆進攻瓜州，張守珪出兵將他擊退。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領兵到青海西南的渴波谷，與吐蕃交戰，大敗吐蕃。八月，蕭嵩又派遣副將杜賓客率領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於祁連城下，從早到晚，散而復合，賊軍大潰，臨陣斬殺副將一人，賊徒逃散山谷，哭聲四起。捷報傳到，玄宗大喜，於是加授蕭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寵無比。

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悦，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

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説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遥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玄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眷嵩厚，乃許嵩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爲工部尚書。尋又以嵩子華爲給事中。

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爲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煉自適。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婿三品，嵩皤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

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禄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潜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内應。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既而史思明率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

十七年，授任宇文融、裴光庭爲宰相，又加授蕭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説罷免中書令後，這個職位空缺了四年，而蕭嵩得到了這個官位。他平時兼任河西節度使一職，在京師遥控統領軍隊。加授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兒子蕭衡，娶新昌公主，蕭嵩夫人賀氏入朝拜見，玄宗稱她爲親家母，禮儀十分隆重。不久又進封蕭嵩爲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去世。裴光庭與蕭嵩同任宰相數年，感情很不和睦，到這時，玄宗讓蕭嵩選擇宰相，蕭嵩認爲右丞韓休謹慎忠厚，就舉薦他。等到韓休做了宰相，蕭嵩行事，韓休嚴峻剛直，總是不相寬容，互相在玄宗面前争論曲直，蕭嵩因此讓位。玄宗很愛重蕭嵩，便准許蕭嵩任尚書右丞相，令罷免宰相，以韓休爲工部尚書。不久又以蕭嵩的兒子蕭華爲給事中。

二十四年，授任蕭嵩爲太子太師。等到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因賄賂中官牛仙童獲罪，貶爲括州刺史，蕭嵩也曾賄賂牛仙童，李林甫揭發他，貶爲青州刺史。不久又追回授任太子太師，蕭嵩又請求退休。蕭嵩喜好服食藥餌，等到罷免宰相，在林園種植草藥，合煉藥劑自我消遣。蕭華當時任工部侍郎，蕭衡以公主夫婿的身份位居三品，蕭嵩年老而得到侍奉十餘年，家財豐富，士大夫羡慕他的榮耀。天寶八年去世，終年八十餘歲，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蕭嵩的兒子蕭華，天寶末年改任兵部侍郎。安禄山叛亂，蕭華來不及跟從皇上，被賊兵抓獲，授任僞官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的軍隊渡過黄河攻打盤據相州的安慶緒，蕭華秘密傳送表疏，等候官軍到來以作爲内應。賊兵窺察得知，將蕭華禁錮在獄中。崔光遠收復魏州，打破刑具救出蕭華。魏州人贊美蕭華的仁愛政教，來到崔光遠面前請求讓蕭華留任，朝廷正式授任蕭華魏州刺史。不久史思明率衆南下，郭子儀擔心蕭華再次落入賊手，便上表奏請求崔

僞命所污，降授試秘書少監。華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還尚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

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宫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閲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閤，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諷宰臣裴冕等薦己，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尚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

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

華子恒、悟。恒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

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玄宗在東宫，

光遠接替蕭華，召蕭華到軍中。等到相州兵敗，蕭華返回京城，仍因僞命的玷污，降授試秘書少監。蕭華恭謹莊重大方文雅，綽有家法，人士稱道。不久升任尚書右丞。乾元二年，出任河中尹、河中晋絳節度使。

上元元年十二月，皇帝下詔説："輔正我的人選，觀其象而求取，國運尚未平安，謀策尤其切要。必須依靠明哲通達之士，等待他們來輔助時政，特殊的人才，不必遠求。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晋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繼承家業，文詞華麗端正，德行藴含英謀。他兩次在東宫任職，朕尤其瞭解他的非常德行，輔助君王希望美政，考核宰相求取賢能。推舉伊陟的賢德，開啓漢臣的閤門，還依日月，調理陰陽。使之參政於紫宸殿，爲帝王統治建立準則。蕭華可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當時宦官李輔國專掌禁兵，他依恃恩寵行事，求做宰相，指使宰相裴冕等推薦自己，蕭華堅決拒絶，李輔國惱怒。肅宗當時卧病在床，李輔國假稱詔命罷免蕭華宰相，讓他任禮部尚書，并任用元載接替蕭華。肅宗去世，代宗居喪，元載迎合李輔國旨意，貶蕭華爲硤州員外司馬，蕭華死在貶所。

蕭衡的兒子蕭復，德宗朝也做到宰相。

蕭華的兒子蕭恒、蕭悟。蕭恒的兒子蕭俛，大和年間任宰相；蕭悟的兒子蕭倣，咸通年間任宰相，都各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張君政，任韶州别駕，因而定居在始興，今爲曲江人。父親張弘愈，因張九齡而顯貴，追贈廣州刺史。

張九齡幼年聰敏，擅長寫文章。十三歲時，上書求見廣州刺史王方慶，王方慶對他大加贊賞，説："這孩子必定能够前途遠大。"應考進士科，考中乙科，授任校書郎。玄宗在東宫，選試

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

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

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爲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極已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内附，兵革用寧。將欲鑄劍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答神祇之心。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

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説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既欣知己，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

天下文章之士，親自策問，張九齡對策優秀，升任右拾遺。

當時皇帝没有舉行親自郊祭的禮儀，張九齡上疏説：

臣認爲上天是百神的君主，帝王由此而受命。自古繼承統治的君主，必定有郊祭配享的禮義，以此崇敬天命而酬報所受。因此在郊外祭祀的意義，便不因德化恩惠未遍，一年的穀物歉收，各種事物的緣故，而空缺此禮。《孝經》説："從前周公郊祀后稷以配享上天。"這是説成王幼小，周公攝位，仍要舉行這種禮儀，表明不曾暫時廢缺。漢丞相匡衡也説："帝王的事，没有比郊祀更重要的了。"董仲舒又説："不郊祭而祭山川，就失去了祭祀的次序，違背了禮的準則，所以《春秋》對此有非議。"愚臣認爲匡衡、董仲舒，是古代的知禮者，他們都認爲郊祭是祭禮中應該首先舉行的。陛下繼承聖業，王道一新，即位以來，至今已有五年，既然想要光大太平之業，尚未舉行大報之禮，臣私下稽考經傳，認爲這樣做在禮義上有所不通。如今百穀茂盛，鳥獸和順，夷狄内附，戰事平息。將要熔化兵劍作爲農具，塗上金粉而封禪，以顯揚功德之美，來報答天地之心。能做到的事情完全做到，發揚光大帝王的事業。况且郊祀本是常典，至今仍缺這一禮儀，如同懈怠於事奉上天，臣恐怕不足爲訓。希望能够推算和確定時日，實行焚柴的祭禮，登上紫壇，鋪開彩席，確定天位，明示天道，那麽聖朝的制度法則，可以説没有遺缺了。

張九齡以有鑒别人物的才能而被人推重，當時吏部考試選拔人才及參加科舉考試的人，都讓張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定等級名次，前後數次，每次都堪稱公平。開元十年，張九齡三次升任司勳員外郎。當時張説任中書令，與張九齡同姓，叙爲同一宗族，尤其愛重他，時常對人説："後輩詞人中張九齡可稱魁首。"張九齡既然欣遇知己，也就依附張説。十一年，授任中書舍人。

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説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録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説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説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内外甚咎於説。

十三年，皇上東巡，舉行封禪之禮。張説自己撰定侍從帝王登山祭天的官員，大多任用兩省録事主書及自己所親近者代理官職登山，於是加授張九齡特進官階，破格授予五品。起初，張説令張九齡起草詔書，張九齡告訴張説説："官爵，是天下的公器，德行名望爲先，功勞舊誼爲次。如果像穿衣裳一樣上下顛倒，那麽非議就興起了。如今登山封禪雨露恩澤，千載一遇。顯貴高品，未承特殊恩惠；卑官小吏，首先加官進爵。衹恐怕制令一出，四方失望。今日進奏草詔之際，事情還可更改，希望令公慎重考慮，不要留下後悔。"張説説："事情已經决定了，凡俗之談，何足顧慮呢!"最終不依從。等到制令一出，朝廷内外十分怪罪張説。

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户之事，每有所奏，説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説。九齡復勸説爲備，説又不從其言。無幾，説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换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皋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

當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正主持田户事務，每次上奏，張説多發言批駁，宇文融也因此不滿張説。張九齡又勸張説防備宇文融，張説仍不聽從他的話。不久，張説果然被宇文融彈劾，罷免知政事，張九齡也改任太常少卿，不久出任冀州刺史。張九齡因母親年老在鄉，而河北路程遥遠，上疏執意請求調换江南一州，希望能時常聽到母親的音信，皇帝下詔稱贊并允許，改任洪州都督。不久改任桂州都督，并充任嶺南道按察使。皇帝又任命他的弟弟張九章、張九皋爲嶺南道刺史，使他們每年在農曆的伏日臘日，都可以探望母親。

初，張説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説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

起初，張説執掌集賢院事，曾經舉薦張九齡能勝任學士，以備顧問。張説死後，皇上回想起他的話，召入授任張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再次升任中書侍郎。他經常秘密陳奏，多被采用。不久爲母親守喪回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守喪期未滿而授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次年，升任中書令，兼修國史。

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禄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宫嬪。守珪軍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捨

當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因爲副將安禄山討伐奚、契丹戰敗，將他押送京師，請求依據朝廷法令處置。張九齡上奏彈劾説："穰苴出征，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也斬宫嬪。張守珪軍令必行，安禄山不應免死。"皇上特别寬免安禄山。張九

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絶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

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悦。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决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贈荆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采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子拯，伊闕令。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僞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贊善。弟九皋，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

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録》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

齡上奏説："安祿山狼子野心，面有叛逆之相，臣請求依罪誅殺，以期杜絶後患。"皇上説："卿不要以孔萇嫉恨王衍受到石勒賞識的典故，誤害忠良。"於是釋放安祿山返回藩鎮。

二十三年，加授張九齡金紫光祿大夫，多次進封爲始興縣伯。李林甫本無學術，因張九齡的文章與德行受到皇上賞識，心中十分忌恨。於是任用牛仙客知政事，張九齡多次進言認爲不可，皇帝不高興。二十四年，張九齡升任尚書右丞相，罷免知政事。後來宰相每次舉薦公卿，皇上必問："他的風度能像張九齡嗎？"依照先例都要將笏板插在腰帶上，然後乘馬，張九齡體弱，經常讓别人拿着，因此而設置笏囊。笏囊的設置，從張九齡開始。

當初，張九齡做宰相，舉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到了這時，周子諒因爲妄説吉凶，皇上親自加以審問，命令在朝堂上决殺。張九齡因舉薦其人不能稱職而獲罪，貶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不久他請求回鄉祭掃祖墓，因爲患病而去世，終年六十八歲，追贈荆州大都督，謚號叫文獻。張九齡做宰相時，建議恢復設置十道采訪使，又教河南數州種植水稻，以擴大屯田。評議認爲設置屯田，費功無利，最終不能施行，停止。張九齡性情十分急躁，動不動就怒駡，議論者因此輕視他。

張九齡的兒子張拯，任伊闕令。安祿山叛亂他被賊兵抓獲，拒不接受僞命；收復兩京後，皇帝下詔加授太子右贊善。張九齡的弟弟張九皋，從尚書郎歷任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張九章，歷任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

張九齡任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給皇帝祝壽，大多數官員都獻上珍奇物品，衹有張九齡進上《金鏡録》五卷，講古代興廢之道，皇上很賞識。他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嚴挺之等人有才能幹略，而交友之道始終不渝，很受當時稱道。至德初年，太上皇在蜀，追念張九齡的先知先覺，下詔褒揚追贈，説："扶正大厦的是柱石的力量，昌盛帝業的是輔佐的大臣。生則保

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殁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岳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蓍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

持他的美名，死則傳揚他的盛德，尊崇後事不能滿足衆人的仰望，追加褒贈確實合乎國家的典章。已故中書令張九齡，山岳降神，大河作相，開元之際，小心恭敬成就功業。直言安定國家，先覺合乎筮策，永懷賢相，可謂大臣。史册猶存其功，冢墓禁止打柴，便從州牧之官，再升三公之位。可以追贈他爲司徒，并派遣使者到韶州致以祭奠。”張九齡有文集二十卷。

張仲方

九皋曾孫仲方，少朗秀。爲兒童時，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爲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爲御史。歷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産爲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冤。入爲度支郎中，駁李吉甫謚，吉甫之黨惡之，出爲遂州司馬。稍遷復、曹、鄭三郡守。爲諫議大夫。時鄠縣令崔發因辱小黄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鞫。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大和九年，爲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是時軍人横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爲華州刺史，改秘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

張九皋的曾孫張仲方，少年靈秀。兒童時，父親的朋友高郢見到他認爲他很奇特，説：“這小子非同常人，必定成爲治國的人才，我如果得到高位，一定要舉薦提拔他。”後來高郢任御史大夫，首先請張仲方任御史。張仲方任金州刺史時，郡内有人的田産被宦官侵奪，張仲方三次上疏奏報皇帝，最終平反了冤案。召入任度支郎中，因駁斥李吉甫的謚號，李吉甫的黨徒憎恨他，於是出任遂州司馬。逐漸升任復、曹、鄭三郡刺史。又任諫議大夫。當時鄠縣令崔發因爲侮辱小宦官，敬宗大怒，交付御史臺審訊。等到元日大赦，惟獨崔發不得寬免。張仲方上疏，大略是説：“鴻恩將流布天下，却没有施及御前；恩澤正遍及昆蟲，却惟獨遺漏崔發。”因此崔發得以免死，當時輿論贊美張仲方。大和九年，任京兆尹，將相受株連者都遭到殺戮，張仲方暗中令人加以標識。不久下詔准許收葬，於是得以辨認他們的遺骸，這確實是張仲方的功勞。此時軍人横暴恣肆，張仲方阿諛圓滑，因不稱職而獲罪，出任華州刺史，改任秘書監。開成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成。

李適之　李季卿

李適之，一名昌，恒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别駕。

李適之，一名昌，是恒山王李承乾的孫子。父親李象，官做到懷州别駕。

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强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爲按察使，特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陝州刺史，入爲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

李適之，神龍初年出仕授任左衛郎將。開元年間多次升任通州刺史，以强幹著稱。當時給事中韓朝宗任按察使，特意上表舉薦他，升任秦州都督。不久改任陝州刺史，召入任河南尹。李適之品性簡樸直率，不苛求細枝末節，民衆官吏都

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二十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得罪見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爲恒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并有褒贈。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决公務，庭無留事。

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争權不叶，適之性疏，爲其陰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玄宗大悦，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疏。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户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竟坐與韋堅等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堅、盧幼臨、裴敦復、李邕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奭到，無不惶駭。希奭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仰藥而死。

子季卿，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再遷京兆府鄠縣尉。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以公事坐貶通州别駕。代宗即位，大舉淹抑，自通州徵爲京兆少尹。尋復中書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

感到適宜。一年多後，授任御史大夫。開元二十七年，兼任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李適之因爲祖父獲罪被免官，父親又遭到武則天貶黜，都没有舉行葬禮，上疏請求歸葬在昭陵陵園内。於是皇帝下詔追贈李承乾爲恒山愍王，李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伯父李厥及亡兄數人都有褒贈。幾個靈柩一同運到京師，葬禮十分盛大，并在墳前刊立碑石。不久授任刑部尚書。李適之平常喜好接待朋友，飲酒一斗不醉，夜晚宴賞，白天處理公務，公堂上没有滯留的事情。

天寶元年，李適之代牛仙客爲左相，多次進封爲清和縣公。與李林甫争權而不和，李適之生性疏放，被李林甫暗算。李林甫曾對李適之説："華山有金礦，開采可以使國家富裕，皇上還不知道。"李適之覺得他的話很好，後來就從容上奏此事。玄宗大喜，詢問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説："臣早就知道了。但是華山是陛下的本命，是王氣的所在，不能開鑿，臣因此不敢上奏。"皇帝認爲李林甫是愛護自己，便鄙薄李適之陳奏粗疏。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户部尚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都與李適之友善，李林甫無不加以中傷，構成罪狀，相繼流放。李適之恐懼不能自安，請求擔任閑散官職。五載，罷免知政事，任太子少保。於是讓親朋故舊歡宴，賦詩説："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終因與韋堅等人相友善而獲罪，貶爲宜春太守。後來御史羅希奭奉命將韋堅、盧幼臨、裴敦復、李邕等人殺死在貶官之地，州縣一聽説羅希奭到來，無不驚惶。羅希奭經過宜春郡，李適之聽説他來了，服毒而死。

李適之的兒子李季卿，二十歲時參加明經科考試，特别擅長文詞。參加制科考試，考中博學宏詞科，再升任京兆府鄠縣尉。肅宗朝，幾次升任中書舍人，因公事獲罪貶爲通州别駕。代宗即位，廣泛推舉有才德而不得晋升的人，於是李季卿從通州召入任京兆少尹。接着又任中書舍人，授任吏部侍郎。不久兼御史大夫，奉命出使

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轉右散騎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爲務，士以此多之。大曆二年卒，贈禮部尚書。

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節度使卒。

河南、江淮安撫，舉拔沉淪，進用忠廉，爲時人所稱道。執掌銓選數年，改任右散騎常侍。李季卿有器度，品性見識通達淵博，善於與人交往，襟懷坦蕩。他在朝中致力於進用賢能，士人因此贊許他。大曆二年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李適之的孫子李融，品行嚴肅，善於吏治。貞元十年，官做到渭州節度使去世。

嚴挺之

嚴挺之，華州華陰人。叔父方嶷，景雲中户部郎中。

嚴挺之，華州華陰人。叔父嚴方嶷，景雲年間任户部郎中。

挺之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授義興尉。遇姚崇爲常州刺史，見其體質昂藏，雅有吏幹，深器異之。及崇再入爲中書令，引挺之爲右拾遺。

嚴挺之年輕時好學，參加進士科考試。神龍元年，考中制科，授任義興尉。遇到姚崇任常州刺史，見他體貌軒昂，很有做官的才幹，特别器重他。等到姚崇再次召入任中書令，推薦嚴挺之爲右拾遺。

睿宗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挺之上疏諫曰：

睿宗喜好音樂，聽而忘倦，玄宗又精通音律。先天二年正月十五，胡僧婆陀請求夜裏打開宫門燃起百千燈火，睿宗親臨延喜門觀樂，一連四天。又追加舉行先天元年大會飲，睿宗親臨安福門樓觀看百官宴飲，夜以繼日，一月有餘。嚴挺之上疏勸諫説：

> 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無相奪倫，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晝，史册攸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也。譏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倘有躍馬奔車，流言

> 微臣私下認爲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行大禮，昭布鴻恩，勤勉不倦各種政事，謹慎操勞日理萬機。是以天下之心爲心，深刻警戒安危之理，這實在是堯、舜、禹、湯的德教啊。如何皇上親臨城門，觀看大宴，日以繼夜，愚臣深感不明。合聚飲宴，隨從人們的便利，大家聚飲爲歡，不相錯亂倫次，不至窮苦疲困。況且敬仲説“臣卜其晝”而婉言拒絶齊桓公夜飲之事，留存史册，君主的舉動必有記載，帝王行事必須慎重。如今陛下却暴露衣冠在高樓，羅列妓樂到半夜。雜奏鄭、衛之音，放縱倡優之樂。陛下恢復古代淳樸風俗，廢寢忘食，不惜小事小節，恐怕不合乎聖德。臣認爲這是不可以的第一點。稽察警夜，擊鼓報晨，防備不測，存於善教。如今陛下不深加謹慎禁戒，輕易違反起居，深宫禁衛鬆弛，多有狡詐之徒。若有車馬奔騰，流言驚叫，一旦汚

駭叫，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宫多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倘令有司跛倚，下人飢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況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懍然祇畏。臣以爲三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顒顒，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税。吁嗟道路，貿易家産，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四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況自去夏霪霖，經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虚，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細微而成過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晝則歡娱，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

上納其言而止。

時侍御史任知古恃憲威，於朝行詬詈衣冠，挺之深讓之，以爲不敬，乃爲臺司所劾，左遷萬州員外參軍。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减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敕又令知考功貢舉事，稍遷給事中。時黄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同列爲相，不叶。暹與挺之善，元紘素重宋遥，引爲中書舍人。及與起居舍人張晅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遥復與挺之好尚不同，遥言於元紘。元紘詰譙挺之，挺之曰："明

染視聽，有違帝王本意。臣認爲這是不可以的第二點。一人孤獨失意，滿堂都不快樂；一人流離失所，救民之心憂慮。陛下北宫空閑，暫臨西宫。爲期日長，已積染塵埃之弊；深居歲久，更窮盡歌舞之樂。如果讓官吏懈怠，下民飢倦，陛下近處還不能體察，更何況遠地呢！聖情如此，豈不凛然敬畏。臣認爲這是不可以的第三點。而元旦歲首，隆重的禮儀頻頻光耀，百姓仰慕，都説盛業媲美於天，功績流傳久遠。如今陛下恩德似有負衆望，飲宴却超過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里，競相徵税。路人憂嘆，售賣家産，損害萬民之力，經營百戲之資。本想與民同歡，反而留下憂患，又令日以繼夜，人們怎能承受？臣認爲這是不可以的第四點。《尚書》説："不違背百姓，以放縱自己的欲望。"況且從去年夏天的霖雨，到今日的乾旱，莊稼歉收，市價驟漲。損害實利，追求虚榮，向往不急的事情，擾害春天的農業。前代的聖主明君，疏忽於細微小事而釀成禍患的例子很多，陛下能效法他們嗎？希望白天則歡娱，傍晚就休息，要是日以繼夜，恐怕對聖朝無益。

皇上采納他的建議而停止。

當時侍御史任知古依仗御史臺的威勢，在朝中辱駡官員，嚴挺之深加指責，認爲不敬，於是他被御史臺彈劾，貶爲萬州員外參軍。開元年間，嚴挺之任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二年，人們盛贊公平，登科者頓時减少二分之一。嚴挺之升任考功郎中，皇帝特别下敕又令他主持考功科舉之事，不久升任給事中。當時黄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同任宰相，二人不和。杜暹與嚴挺之友善，李元紘一直器重宋遥，引薦他爲中書舍人。等到與起居舍人張晅等一同考判吏部等第，宋遥又與嚴挺之的好尚不同，宋遥告訴李元紘。李元紘斥問嚴挺之，嚴挺之説："明公位

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紘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即宋遥也。”因出爲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兵馬，事隔數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挾敕，毛仲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之。尋遷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側息。

二十年，毛仲得罪賜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爲刑部侍郎，深見恩遇，改太府卿。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爲一時精選。時侍中裴耀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九齡同在相位，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爲中書令，甚承恩顧。耀卿與九齡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齡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與。林甫引蕭炅爲户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吊，客次有《禮記》，蕭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齡嘗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造門款狎。”挺之素負氣，薄其爲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門，以此彌爲林甫所嫉。及挺之囑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詰於禁中，以此九齡罷相，挺之出爲洺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絳郡太守。

天寶元年，玄宗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門叙故，云“當授子員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極深，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

居國相之尊，親近溺愛小人，而有如此憎惡，太不可取了。”言辭神色都很嚴厲。李元紘説：“小人是誰？”嚴挺之説：“就是宋遥。”因此出任嚴挺之爲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任太原、朔方、幽州節度使時，統計兵馬，事隔數年，然後傳書到太原索取兵器。嚴挺之認爲没有詔令，王毛仲又受寵幸太久，恐怕有變故，於是秘密上奏朝廷。不久升任濮、汴二州刺史。嚴挺之歷任無不嚴整，官吏不敢觸犯，等到他身臨大郡，人們見了他無不畏懼屏息股栗。

二十年，王毛仲獲罪賜死，玄宗回想嚴挺之往日的奏章，升他爲刑部侍郎，深受恩遇，改任太府卿。他與張九齡相互友善，張九齡任宰相時，推薦任用嚴挺之爲尚書左丞，主持吏部銓選，陸景融主持兵部銓選，他們都是一時的精選。當時侍中裴耀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張九齡同任宰相，張九齡因爲文學而得以進用，入翰林院負責詔書起草，又任中書令，深受恩寵。裴耀卿與張九齡平時友善，李林甫虚僞巧詐，知道張九齡正受恩寵，表面上好好侍奉，心中却不相附和。李林甫引薦蕭炅任户部侍郎，曾與嚴挺之同掌慶吊之禮，客舍有《禮記》，蕭炅讀道：“蒸嘗伏獵。”蕭炅年紀很輕就做了官，没有學問，不知“伏臘”之意，因而誤讀“伏獵”。嚴挺之嘲弄追問，蕭炅回答如初。嚴挺之對張九齡説：“尚書省中豈有‘伏獵侍郎。’”蕭炅因此被貶爲岐州刺史，李林甫十分怨恨。張九齡曾經想引薦嚴挺之同任宰相，對他説：“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應該去登門謁見以示親近。”嚴挺之平時不肯屈於人下，鄙薄李林甫的爲人，三年之間，非公事始終不私自登李林甫的門，因此更加爲李林甫所忌恨。等到嚴挺之囑托蔚州刺史王元琰，李林甫派人在禁中責問，爲此張九齡罷免宰相，嚴挺之出任洺州刺史。二十九年，調任絳郡太守。

天寶元年，玄宗曾對李林甫説：“嚴挺之在哪裏？此人也能够進用。”李林甫便召他的弟弟嚴損之到家中叙談故舊，説“應當授與你員外郎”，又對他説：“聖上非常看重你的賢兄，需要作一個計策，使他入城對見，必定有大的任用。”

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醫。”林甫將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且須授閒官就醫。”玄宗嘆吒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便讓嚴損之取嚴挺之一封書信，說：“我患有輕微的風濕病，請求入京就醫。”李林甫拿着書信上奏說：“嚴挺之年事已高，近日又患風濕，暫且授以閑官就醫。”玄宗慨嘆了很久。李林甫奏請授與嚴挺之員外詹事，便令嚴挺之到東京養病。

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閒，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驅策，駑蹇何階，仰答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仕，或布人謡。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遺文薄葬，斂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服線麻送於龕所。寬爲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線絰，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故挺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祐也。挺之素重交結，有許與，凡舊交先歿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

嚴挺之平時篤信佛教，侍奉僧人惠義。到了東都以後，鬱鬱不得志，患了疾病。自己撰寫墓志說：“天寶元年，嚴挺之從絳郡太守任上上疏陳請，天恩允許，同意養病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個官職，每每承受聖恩，曾經愧受獎拔，不能竭盡驅使，劣馬怎麽能進用，仰答皇恩？春秋七十，無所施展，人士悲憫。這年九月，因病卧床，死在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在大照和尚塔旁西原，禮也。盡忠事君，愧載國史，努力做官，有時得到贊揚。陵谷可以自紀，何用文章誇飾。遺文囑咐薄葬，入殮衹穿當季的衣服。”嚴挺之與裴寬都崇奉佛教。開元末年，惠義去世，嚴挺之穿線麻送喪。裴寬任河南尹，僧人普寂去世，裴寬與妻子都穿戴線絰，設次哭吊，妻子送喪到嵩山。所以嚴挺之志文説“葬在大照塔側”，是祈求靈祐。嚴挺之平時重視交友，以生死相許托，凡是舊交先亡者，他都優厚地撫養他們的妻子兒女，一共出嫁孤女幾十人，受到當時人推重。

子武，廣德中黄門侍郎、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嚴挺之的兒子嚴武，廣德年間任黄門侍郎、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信矣。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園，奈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伷先，非中立之士也。蕭嵩位極中令，異政無聞，樹破虜之勛，真致遠之器。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武三思，以獲取高位，參與討伐韋氏，於是掌握重權。自稱“我一生行事，都是臨時裁斷變通，不必固守開始的謀劃”，的確如此。與那些死守善道者，不可同日而語，張嘉貞雖然不置田園，怎奈急於勢利，依附寵臣，杖罰姜皎、裴伷先，不是中立之士。蕭嵩官做到中書令，異政不聞，樹立破虜的功勛，真是致遠的人才。張九齡文學政事，都可稱道，堪稱一時的人選。李適之治下雖然簡易隨便，對公事

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識，不下諸公，耻近權門，爲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宫僚。雖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慚德馨。

却勤勤懇懇，可惜不得其死！嚴挺之的才略器識，不亞於諸公，他耻於親近權門，被權貴所怨恨，因此不能登任宰相，衹好養病做個詹事。雖説富貴在天，窮達有命，那李林甫其人，確實應當扔給豺狼虎豹。

贊曰：開元時代，士子滿朝。崔日用變通，張嘉貞求名。蕭嵩、張九齡、李適之、嚴挺之，各有才能。都做到大官，略愧於德馨。

舊唐書卷一百

列傳第五十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蘇珦（子）晉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漼（從祖弟）寬　王丘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參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横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奸贓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思貞善於綏撫，境内獨無驚擾，則天降璽書褒美之。

長安中，七遷秋官侍郎，以忤張昌宗被構，出爲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伏若此。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門加棨戟，時人異焉。

神龍初，爲大理卿，時武三思擅權，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會之。雍州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有敕决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思貞又固争之。承嘉希三思旨，托以他事，不許思貞入朝廷。謂承嘉曰：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二十歲時考中明經科，補任隆州參軍。當時晉安縣有位豪族蒲氏，無視法律横行霸道，先後在任的官吏都不能制裁他。州長官令尹思貞審訊他的罪行，查出他奸贜數以萬計，最終論罪處死，四方的人們都加以慶賀，并刻碑記載此事，尹思貞因此知名。幾次改任明堂令，以善政著稱。三次升任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適逢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寧，尹思貞善於安撫，惟獨他治理的境内没有驚擾，武則天降下璽書讚揚他。

長安年間，尹思貞七次升官任秋官侍郎，因違背張昌宗而受到誣陷，出任定州刺史，改任晉州刺史。不久又召入任司府少卿。當時司府卿侯知一也威嚴無情，吏民爲此編順口溜説："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他就是如此被人敬服。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在他的宅院中挖出古戟十二柄，不久門前增列棨戟，當時人感到奇異。

神龍初年，尹思貞任大理卿，當時武三思專權，御史大夫李承嘉依附他。雍州人韋月將向朝廷密告謀反陰謀，揭發武三思企圖反叛，中宗大怒，命令斬殺韋月將。尹思貞藉口此時正當萬物萌生的季節，堅持上奏認爲不可用刑，最終詔令將韋月將處以杖刑流放嶺南。武三思令主管部門乘此非法殺害韋月將，尹思貞又堅决争辯。李承嘉迎合武三思旨意，假托其他事由，不許尹思貞

"公擅作威福，不顧憲章，附托奸臣，以圖不軌，將先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大怒，遂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潜八月至州，見繭嘆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思貞前後爲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爲政，奏課連最。

入朝。尹思貞對李承嘉説："公擅自作威作福，不顧法規制度，依附奸臣，圖謀不軌，是想要先鏟除忠良然後爲所欲爲嗎?"李承嘉大怒，於是上奏彈劾尹思貞，尹思貞出任青州刺史。青州境内養蠶有一年四熟的，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潜八月來到青州，看見蠶繭感嘆道："如果不是用善政治理，怎能得到如此成果呢!"特意上表舉薦他。尹思貞前後擔任過十三州刺史，都以清簡治理政事，考核政績接連名列前茅。

睿宗即位，徵爲將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减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任重弼諧，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内，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王府長史，遷户部尚書，轉工部尚書。以老疾累表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黄門監，謚曰簡。

睿宗即位，召入他任將作大匠，幾次進爵封爲天水郡公。當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真兩所道觀，徵調役夫工匠，尹思貞常常加以節制减省，竇懷貞惱怒，幾次責問尹思貞，尹思貞説："公身居尚書省長官，擔負輔佐重任，不能贊助聖明，光大教化，反而大興土木，害及百姓，難道不覺得問心有愧嗎！公又聽信小人誣告，侮辱朝臣，今天的事情，不能以不正當的手段求免，請求從此辭官。"説罷拂衣而去，閉門多日，皇上聽説後特意令他到任。這年，竇懷貞被處死刑，皇上於是下詔説："國家的副相，地位次於三公，如果不是國家的正直臣子，怎能主持朝廷法令？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高德，剛直而不袒護缺點，清廉而能畏天知命，簡言易從，莊嚴難犯。求先王之綱要，坦率陳辭；挫奸臣之權勢，拂衣而去。因此事傳海内，名動京城，鷹隼遭受打擊，豺狼自然遠逃。必能理順革除從前的弊端，發揚光大既定的典章，應承受掌權的榮位，以順從登仕的志向。尹思貞可任御史大夫。"不久尹思貞兼任申王府長史，升任户部尚書，改任工部尚書。他因年老有病多次上表請求退休，得到准許。開元四年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黄門監，謚號叫簡。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其先自隴西徙焉。傑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累遷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神龍初，累遷衛尉少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課爲諸使之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是後魏并州刺史李寶的後代，他的祖先從隴西遷來。李傑年輕時以孝順友愛著稱，參加明經科考試，幾次升官任天官員外郎，他聰明機敏有做官的才幹，深受當時人贊譽。神龍初年，李傑多次升任衛尉少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考核政績爲諸使第

最。開元初，爲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浚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

一。開元初年，任河南尹。李傑能勤於聽理政務，每當有訴訟，即使在路途中或吃飯時，也從來不耽誤處理斷決，由此官府没有滯留的事務，受到百姓屬吏的愛戴。原先，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代長久堰堤損壞，江、淮水道運輸不通。李傑上奏調發汴、鄭兩州民夫進行疏通，省功而且很快完成，官府百姓都深感便利，於是在水濱立碑，記載李傑的功績。

尋代宋璟爲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婿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婿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爲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下敕曰："夫爲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疏。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姻戚，恣行凶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决。今群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法，宜寬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即宜决殺，以謝百僚。"

不久李傑接替宋璟任御史大夫。當時皇后的妹婿尚衣奉御長孫昕與他的妹婿楊仙玉因在里巷遇到李傑，便毆打了他，皇上大怒，命令處死長孫昕等人。散騎常侍馬懷素認爲春暖時節，不可用刑，接連上表陳請。於是皇上下詔説："大凡執行法令總是從近到遠，施行處罰總是先親後疏。長孫昕、楊仙玉等依仗姻親，肆意行凶，輕侮法規，損辱大臣，情理尤其難容，因此命令斬决。如今群官等多次陳奏表疏，堅持誠心請求，因爲春暖季節，不是肅殺之時，引證古今，詞義懇切。朕有心依從苦諫，在情理上又珍視法典，應暫緩對他們處死的懲罰，等到秋冬枯木自斃的時節，即當杖殺，以謝百官。"

傑明年以護橋陵作，賜爵武威子。初，傑護作時，引侍御史王旭爲判官。旭貪冒受賕，傑將繩之而不得其實，反爲旭所構，出爲衢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又爲御史所劾，免官歸第。尋卒，贈户部尚書。

李傑第二年因監橋陵的營造，賜爵爲武威子。當初，李傑監營造時，引薦侍御史王旭爲判官。王旭貪財納贓，李傑要將他繩之以法又得不到實證，反而受到王旭誣陷，出任衢州刺史。不久改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又遭到御史彈劾，免官回家。不久去世，追贈户部尚書。

解琬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累轉成都丞。因奏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練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域安撫夷虜，抗疏固辭。則天嘉之，下敕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懇切，固辭權奪之榮，乞就終憂之典。足可以激揚風俗，敦奬名教，宜遂雅懷，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

解琬，魏州元城人。年輕時考中幽素科，授任新政尉，幾次改任成都丞。因奏事符合皇帝旨意，破格升任監察御史，爲親人守喪而離職。武則天因解琬熟悉邊境事務，守喪期未滿而起用他任原職，令他前往西域安撫夷虜，解琬直言上疏堅決辭謝。武則天贊揚他，下詔説："解琬淳樸孝順，哀痛之情懇切，堅決辭謝暫且奪情的榮寵，乞請遵守服喪期滿的禮法。足以激揚風俗，敦促推重禮法，應順從他的高尚情懷，允許他的請求。并令他服喪結束後赴任。"

聖曆初，遷侍御史，充使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悦，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域安撫使。琬素與郭元振同官相善，遂爲宗楚客所毀，由是左遷滄州刺史。爲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臺御史大夫，兼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琬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

聖曆初年，解琬升任侍御史，充任使臣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大家都感到便利合宜，蕃人十分高興，解琬因功升任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域安撫使。解琬平時與郭元振在一起任官關係友善，便遭到宗楚客的誣陷，因此貶他爲滄州刺史。解琬治理政務能識大體，深得人心。景龍年間，升任右臺御史大夫兼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解琬前後在軍中二十多年，務農習戰，獲益很多，邊境十分安寧。

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琬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等校料三城兵募，於是減十萬人，奏罷之。尋授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優詔加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其禄準品全給。尋降璽書勞之曰：“卿器局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綰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爲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請。然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脱屣歸閑，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頹俗，儀刑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

景雲二年，解琬再任朔方軍大總管。解琬分派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等核查三城募兵情况，於是裁減十萬人，上奏停止募兵。不久授任解琬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他因年老請求退休，上表奏以後，不等答覆便離官而去。皇帝下詔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准許他退休，俸禄按照原品級全部發給。接着頒降璽書慰勞他説：“卿器度剛正，才識高遠，秉公忠誠顯示立身，固守正道足以成事。好比張騫的出使，如同魏絳的和戎。職兼文武，功顯各方，效命朝廷，堪稱國老。近來顧及年老，情願隱退，深爲憐惜馬援的才能，未能順從祁奚的請求。然而章疏頻頻進上，高尚情懷難以奪改。如今得知卿已脱屣還鄉，拂衣高謝，一定可以激勵頹敗的風俗，爲民衆官吏樹立楷模。卿能始終如一，實可贊美。應當好好養生，以助長壽。”

未幾，吐蕃寇邊，復召拜左散騎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户。琬言吐蕃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年冬，吐蕃果入寇，竟爲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不許，遷太子賓客。開元五年，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卒，年八十餘。

不久，吐蕃入侵邊疆，又召入解琬授任左散騎常侍，命令與吐蕃劃定地界，并安置十姓降户。解琬説吐蕃必定暗藏叛亂陰謀，請求事先發兵十萬到秦、渭等州嚴加防備。這年冬天，吐蕃果然入侵，最終被事先調發的軍隊擊退。不久解琬又上表請求退休，皇上不允許，遷任太子賓客。開元五年，出任同州刺史。次年去世，終年八十餘歲。

畢構

畢構，河南偃師人也。父憬，則天時爲司衛少卿。

畢構，河南偃師人。父親畢憬，武則天時期任司衛少卿。

構少舉進士。神龍初，累遷中書舍人。時敬暉等奏請降削武氏諸王，構次當讀表，既聲韵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可曉。由是武三思惡之，出爲潤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轉陝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封魏縣男。頃之，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尤革舊弊，政號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勞曰：

>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直，苟貪禄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爲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爲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己者斯絶。蓋由賞罰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一日，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爲怨，就更割剥，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爲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爲能。或交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産資財，即被暗通，并從取奪。若有固吝，即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絶於顔面。載馳原隰，

畢構年輕時參加進士科考試。神龍初年，幾次升官任中書舍人。當時敬暉等人奏請削貶武氏諸王，畢構負責讀表，讀時聲韵宏亮流暢，并分析其中文句，聽講的人們都清楚明白。爲此受到武三思憎惡，出任潤州刺史。幾次授任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景雲初年，召入畢構授任左御史大夫，改任陝州刺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封魏縣男。不久，再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察使。所到州府，都有顯著名聲政績，在蜀中更是革除舊弊，政教有清嚴之稱。睿宗聽説後贊揚他，頒璽書慰勞説：

> 我國開創天地，再造黎民，四夷來朝，萬邦會集，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帝王的規劃肅穆；咸亨、垂拱之後，淳樸的風俗漸衰。徵賦急迫，調役頻繁，選官取士，陷於浮濫。省閣臺寺，少有正直，苟且貪圖官禄，虚度歲月。内外因循，綱紀鬆懈混亂，又無懲罰處置，弊害愈來愈深。做官而不選擇人才，不是親近便是行賄；執法又不審明罪狀，作惡的人竟然逃脱。貪殘妄爲者接連，清白潔己者絶迹。這是因爲賞罰不立，生殺不行。更由於水旱天災，邊疆不寧，日復一日，賦税不休，市井鄉里，百姓生怨，而更掠奪，怎能忍受！聽説從前當官，以留犢還珠爲崇高；如今任職，以車馬滿載爲能事。有的交結富豪，拋棄貧弱；有的依仗權勢，樹立心腹。村舍之間，家財盡捨，或者地裏有已經成材的椿幹梓漆，或者家裏有畜産資財，立即被人密告，全部遭到掠奪。如有固執吝惜，立刻因事獲罪，粗杖大枷，往往喪命，含冤抱痛，無處陳訴。近來派遣御史受命巡察，或有顯貴囑托，不能做到不避權豪；或有親朋當官，又很少能不留情面。驅馳原野，空有出使巡視名義；安問狐狸，不見有埋輪鏟除豺狼的節操。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不辨。爲官既然如此，民衆怎能聊生。近幾年來，衰敗更加嚴重。卿孤潔獨

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别。官守既其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在卿爲最。并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

行，有古人之風，自從來到蜀川，弊害頓時革除。看卿前後上奏，何異於破柱求奸？諸使之中，卿爲第一。都能像卿這樣竭盡操守，百郡何須憂愁不能治理，萬民何須顧慮不得安寧？卿應當更加堅定，不要有後顧之憂。朕贊賞卿的正直，今賜與袍帶及衣服一副。

尋拜户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并遥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不久授任畢構户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并遥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遷户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醫方以賜之。時議户部尚書爲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有瘳。尋卒，贈黄門監，謚曰景。

玄宗即位，畢構幾次授任河南尹，升任户部尚書。開元四年，畢構患病，皇上親筆書寫醫方賜給他。當時議論户部尚書是凶官，皇上立刻改授他爲太子詹事，希望他康復。不久去世，追贈黄門監，謚號叫景。

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絶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毁，并爲當時所稱。栩官至荆州司馬。

在畢構的繼母去世時，畢構的兩個妹妹還在襁褓中，他親自撫養，都得以成長自立。等到畢構去世，兩個妹妹痛哭了許久，因爲有撫育之恩，於是她們服三年喪制。他的弟弟畢栩也十分悲哀，都受到時人稱道。畢栩官做到荆州司馬。

蘇珦 蘇晋

蘇珦，雍州藍田人。明經舉，累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召而謂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絶，訪問果由明公爲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

蘇珦，雍州藍田人。考中明經科，幾次授任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召他來并對他説："鄠縣本來訴訟很多，近日已經没有了，查問得知果然是明公疏理的結果。"於是指着州府大堂説："這座位就是明公的座位，衹恨不是我這遲暮之人所能看到的了。"

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珦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珦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珦抗議不回。則天不悦，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别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珦於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托附來俊臣，構陷無

垂拱初年，授任蘇珦爲右臺監察御史。當時武則天將要殺韓、魯等諸王，命令蘇珦審查他們的密謀逆反罪狀，蘇珦訊問都没有證據。有人誣告蘇珦與韓、魯等人同心，武則天召見責問，蘇珦直言争論决不改變心意。武則天不高興，説："卿是大雅之士，朕當另有委派，此案不依靠卿了。"於是令蘇珦到河西監察軍事。五次升任右司郎中。當時御史王弘義依附來俊臣，陷害無

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采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珦按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珦尋遷給事中，累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坂營大像，糜費巨億，珦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韋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珦奏非時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轉爲右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珦窮其黨與。時睿宗在藩，爲得罪者所引，珦因辯析事狀，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珦爲户部尚書，賜爵河内郡公。尋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年老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兖州都督，謚曰文。

子晋，亦知名。晋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嘆曰："此後來王粲也。"弱冠舉進士，又應大禮舉，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晋及賈曾爲之。晋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爲泗州刺史，以父老乞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户部侍郎，襲爵河内郡公。

開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晋及齊澣遞於京都知選事，既糊名考判，晋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晋遂榜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己，甚不悦，遂出爲汝州刺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入爲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

辜，朝廷深受其苦。王弘義曾奉詔命在虢州采伐木料，驅使過度，丁夫死的很多，蘇珦審查上奏此事，王弘義最終獲罪免官。蘇珦不久升任給事中，幾次授任左肅政臺御史大夫。當時有詔令在白司馬坂營造佛像，耗費巨億，蘇珦認爲妨礙農事，上疏懇切勸諫，武則天采納了。

神龍初年，武三思專權，韋月將告發武三思將有叛逆陰謀，反而遭到武三思誣陷，中宗命令斬殺韋月將。蘇珦上奏説不合時節不可用刑，由此違犯武三思旨意，改任右御史大夫。接着出任岐州刺史。再任右臺大夫。適逢節愍太子起事失敗，詔令蘇珦窮究他的黨徒。當時睿宗爲藩王，受到犯罪者牽連，蘇珦於是辨析事理情狀，秘密上奏加以保護。中宗的怨怒消解，因此大多寬赦，升任蘇珦爲户部尚書，賜爵河内郡公。不久授爲太子賓客、檢校詹事，因年老退休。開元三年去世，終年八十一歲，追贈兖州都督，謚號叫文。

蘇珦的兒子蘇晋，也很有名。蘇晋幾歲時就能做文章，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監王紹宗看後贊嘆説："這是將來的王粲啊。"蘇晋二十歲時參加進士科考試，又參加大禮科考試，都考中上等。先天年間，他多次升任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當有詔命，都令蘇晋及賈曾擬定。蘇晋也多次直言上奏，深得皇上贊賞采納。不久出任泗州刺史，因父親年老乞請辭職回家侍奉，獲得准許。父親去世後，他任户部侍郎，承襲爵號爲河内郡公。

開元十四年，蘇晋升任吏部侍郎。當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蘇晋及齊澣相繼在京都主持選官之事，實行糊名考判，蘇晋賞識提拔很多，深得當時贊譽。不久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次送門下省審定的官員凡是要批還吏部擬任者，他衹是當衆翻閲簿書，用朱筆在姓名上點上記號而已。蘇晋於是在選院題寫道："門下侍中點了姓名的，改擬官職。"裴光庭認爲這是侮辱自己，很不高興，於是出任蘇晋爲汝州刺史。三次升任魏州刺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召入任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去世，終年五十九歲。

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并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遜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宦。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起初，蘇晉與洛陽人張循之、張仲之兄弟友善，張循之等都以學業著名。張循之，武則天時上書觸犯旨意被殺。張仲之，神龍年間謀殺武三思，被友人宋之遜告發，下獄而死。蘇晉盡力撫養張仲之的兒子張漸，待他如同自己的兒子，教他讀書，爲他謀劃婚娶入仕等事。等到蘇晉去世，張漸穿着侄子喪服，當時人因此十分稱道他。

鄭惟忠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也。儀鳳中，進士舉，授井陘尉，轉湯陰尉。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爲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累遷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謂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尋加朝散大夫，再遷鳳閣舍人。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儀鳳年間，考中進士科，授任井陘尉，改任湯陰尉。天授年間，應考時被皇上召見，武則天臨軒問各位應舉人："怎樣是忠？"衆人的回答都不合旨意。鄭惟忠回答說："臣聽說忠，就是對外宣揚君主的美德，對內匡補君主的過失。"武則天說："很好。"授任鄭惟忠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多次升任水部員外郎。武則天到達長安，鄭惟忠以待制身份被召見，武則天對他說："朕知道卿，先前在東都說'忠臣對外宣揚君主的美德，對內匡補君主的過失'，朕至今不忘。"不久加授朝散大夫，兩次升任鳳閣舍人。

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吴都賦》云：'家有鶴膝，户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變伏誅。其詿誤守門者并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决，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敕令百司議，遂依舊斷，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牧宰。還，敷奏稱旨，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初，爲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中宗即位，很敬重鄭惟忠，升任他爲黃門侍郎。當時朝廷議論請求禁止嶺南首領家藏兵器，鄭惟忠說："施政不可革除習俗，而且《吴都賦》說：'家有鶴膝矛，户有犀渠盾。'如果加以禁止，豈能没有驚擾呢？"於是作罷。不久，鄭惟忠任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等起兵討伐武三思，事情發生變故而被殺。那些受連累的守門者全部被流放，將要出發，有韋氏的黨羽秘密上奏請求將他們全部處死。中宗下令審理判決，鄭惟忠上奏說："如今大獄剛剛結案，人心尚未安寧，如果再要改判，勢必相互驚恐，那麼悔悟的人，就會無法自安了。"詔令百官評議，於是依照原判，因此而保全性命者很多。不久授任鄭惟忠御史大夫，持節賑濟河北道，并晋升或罷免地方長官。他回京以後，陳述奏進符合皇帝旨意，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初年，任禮部尚書，改任太子賓客。十年去世，追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皂雕”，言其顧瞻人吏，如雕鶚之視燕雀也。尋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堤防，堤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僚，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遂表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詞曰：

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己獨處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无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嘆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无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僕斂襟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闕於袞職，用忠讜爲己任，以蒙養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物，開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子嘆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見引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年輕時考中進士科。神龍年間，幾次授任左臺御史，加授朝散大夫。王志愔執法剛正，百官畏懼，當時人叫他“皂雕”，是説他顧視官吏時，就像雕鶚看燕雀一樣。不久遷任大理正，他曾上奏説：“法令，是人們的堤防，堤防不設立，就會使人們失去約束。臣私下看到大理寺的官僚，大多不奉行法令，以放縱罪惡爲寬恕，以遵守法令爲苛刻。臣執行刑典過於嚴厲，實在恐怕被衆人非議。”於是奏上所撰寫的《應正論》以表明志向，文章説：

臣曾經讀《易經》讀到“萃聚，利見大人，亨通，是因爲聚集了正直。六二，爻的爻辭説正當萃聚的時候，導入吉利而没有災難。”注説：“正當萃聚的時候，柔順之體居入其中。處於《坤》位之中，自己獨處正位。與衆人操守相異而致使聚集起諸多邪僻，獨處正位者自身就危險了，這是因爲不能改變自身操守，以求遠離危害。因此必須引導順從，然後纔能吉利而没有災難。”王肅説：“《萃》卦的六二爻與九五爻相互照應，都是站在正直之位。引導是從接應而來，是被吉利迎來的，會有什麽災難呢？”臣每次讀到這裏總是放下書而感嘆道：身居中位而走正道，這是事情的常理，得到引導而没有災禍，道就應當是這樣的啊。有位賓客聽説後感到困惑，因此他對我説：當今主上聖明，天下治理安定，君歷任執掌刑憲的官職，不致力於和同。堅守正直之志雖然存在，被引來的吉利又怎能接應？如此行事不止，我私下爲君憂懼啊。我整理衣襟走下堂階作揖而謝道：爲帝王的統治彌補遺缺，以進奉忠正之言作爲己任，用蒙昧隱默的態度修養貞正之德，受到引導而獲得吉利，與此道相應，仁還會遠嗎！從前咎繇爲虞舜謀劃，被進用爲朝士，創設政教治理百姓，開示訓誡使人事各歸本分。因此五刑之流各得其所，分爲三等而居，仗恃奸邪終爲殘賊，

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授邑之賞，明善惡而糾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己獨處正，應正而无咎。矢魚於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絳理直，晋侯乃復其位；郑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變，爲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譎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正也方。維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旨論人，苑中獵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

對他們就要施用刑法，故意犯法雖然過失很小也一定要處罰。於是舜稱贊他說："你明曉於五刑，并以此輔助五教，以此實現了治理，用刑法的目的是期望能够不用刑法，使人民合於中正之道，這是你的功績，應當努力啊！"所以孔子感嘆當時的政教說："舜任用咎繇，不仁的人都遠離了。"這難道不是嚴明執法，受到大人引進的徵應嗎？季孫行父侍奉君主，舉發盜寶的過失，罷黜授邑的賞賜，彰明善惡而舉發罪過，評議過分的獎賞以堵塞邪惡。這與虞舜的功勞相比，衹相當於二十分之一，主管官員可以實行其道，當代君主不以此爲疑忌，這不是自己獨處正位，是相應正位而没有過失。魯隱公將要去棠地觀看捕捉到的魚，臧僖伯正色進諫；魯桓公把郜鼎進獻到宗廟，臧哀伯直言勸阻。進諫的人都能竭盡忠誠，納諫的人不加以罪責。因此《春秋》稱道臧氏的忠正，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難道不是奇異的操守聚集，招引吉祥帶來的結果嗎？魏絳理由充分，晋悼公便恢復他的職位；郑人言辭有理，趙盾不討伐他的國家。這難道不是正直的操守不變，受到吉利迎接的緣故嗎？大凡君主在上無爲而治，臣子在下遵守制度，如果正位相應於上，就會給下面引來吉利。而中等士人領會道理，若存若亡，衝突於欺詐與正直之門，心懷疑惑於説與不説之間，擔心獨守正位不能得到引導，忘記了守正必然能够亨通。可嘆啊！樹立自身，遵循正義，動則端直，静則方正。衹要固守於正直，就無往而不利。何以證明呢？《坤》卦六二爻的爻辭説："端方正大，不相因襲也無不吉利。"《文言》説："直是端正，方是合度，君子以恭敬堅守内心，以合度禮法對待外人。恭敬合度樹立則不辜負道德，端方正大則不疑惑行爲。"嵇康撰寫《釋私論》，曹羲著述《至公篇》，都是要推崇公正激勵風俗，遏止偏私侍奉君主，一句話可以概括，歸結於操守正直而已。《禮記》説：

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曼山辯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不同見譏，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匪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尉也，魏帝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以平刑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深密。《内律》：“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豈謂道教爲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竊盗不預焉。”即心辯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

“刑，就是侀；侀，就是成。一成而不可變，所以君子盡心。”如果以個人喜怒來控制刑法，或輕或重隨心所欲，就會在中渭橋前使漢文帝輿馬受驚時，用迎合旨意論人之罪；在魏文帝禁苑中違禁獵兔時，以放縱私欲廢棄法規。事理有所違背而又合乎於道，事物貴在諧和而又不同，不同的和諧，便使正直存在於其中了。從前任延做武威太守，漢帝告誡他説：“好好侍奉長官，不要喪失名譽。”任延回答説：“臣聽説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不是國家的福。好好侍奉長官，對此臣不敢奉詔。”任延正直秉奏，漢帝贊同他的言論。這就是歸附正直決不違背，對抗旨意順從道義，不因爲違犯旨意而被忌恨，這也就是違背而又合乎於道。《晏子春秋》記載：齊景公見梁丘據説：“梁丘據與我和。”晏子曰：“這衹是同。和，是指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如今梁丘據，君甘他也甘，是所謂的同，這怎能是和呢?”因此要加入鹹鹽與酸梅以調和羹湯，而使平心的滋味適中；表示贊成或反對而議論道理，方能發揚政體的法度。等待引導正直而遵守法度，所以説事物貴在和諧而又不在於同。劉曼山辨析和與同的意義，很有道理啊！如果因不同而被非議，我不敢同意。賓客説：和同有背於法則，我已經聽説了。援引法令而一成不變，這難道是顧惜牢獄的寬刑嗎?《尚書》説：“用寬政統治民衆。”《左傳》説：“寬政則能得到民衆。”如果用嚴酷的政治來統治民衆，就不是寬政了。我回答説：刑賞二權，惟有君主掌握，崇尚仁厚施用寬政，這是帝王的德行。慎子説：“以力服役法的，是百姓；以死守法的，是官吏；以道變法的，是君主。”這就是説刑賞不是由臣子所能掌握的。後魏游肇任廷尉時，魏宣武帝曾私下告誡游肇治理要有所寬恕，游肇堅持不從説：“陛下自己能寬恕，何必讓臣下徇情枉法呢?”可知寬恕是君王之道，曲從不是臣子的節操。有人不明白這個道理，

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真諦，重玄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决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寔達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逾條越制，凝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贓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騁，捨銜策於奔踶；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秋駕轉逸，膏肓更深，醫人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垂涕嘆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於禮經不變之義。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視岩廊之上；宰衡明允

不料理其政務，將平刑當作嚴刑，將枉法當作寬容，謹守典章制度，被號稱爲深密。《内律》中説："佛徒違犯戒律，一次誅殺五百人，如來不解救他們的罪過。"怎能説佛法就是殘酷刻薄的呢？老子《道德經》説："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怎能説道教就是嚴厲峻切呢？《家語》説："王者的誅殺懲罰針對五種惡行，而盗竊不在其中。"這就是内心明白而言不由衷之流；《禮記》也陳述了犯有四種罪行可殺，是説那些破壞法律混亂名分的罪行。這難道能説是儒家拘泥禁令，孔子用法苛細嗎？佛、道、儒這三教的施用法令，是爲了顯明真理，推重大道，保存國法，樹立準則啊。然而天象光輝盛明，天道顯赫威靈。治理衆人惟有刑律，歷代帝王爲此留下規範；制服百姓依靠法規，三代之君因此建立功業。掌管風紀法制公平審判，這是廷尉的職責。《易經》説："家人嚴厲，没有過失；婦人歡笑，終有耻辱。"治家嚴格，可用來治國。從前崔寔明達事理而撰寫《政論》，仲長統説："凡是君主，應該書寫《政論》一份，放在座位的旁邊。"其中大意是説統治國家者要以嚴達到治理，不是以寬達到治理。但是所謂的嚴不是要超越律令制度，嚴網重罰，正在於施加約束以矯正過失，使用常刑以禁止非法。刑法要有常典，即使輕的懲罰也不放棄，人們便不敢輕易觸犯法律，正是因爲有律令的防範而難以越軌。但是百姓怠慢吏治混亂，欺詐貪贜弊害深重，却説要用寬政治理，可以没有過失。這何異於讓王良駕御烈馬，丢掉馬繮馬鞭而奔馳；請俞跗治病，不用湯藥去療治肌體！祇看見車駕愈發狂亂，疾病更加嚴重，醫生馬夫，又有什麽作用呢？賓客又對我説：已定的法律要加以改變，惟有聽從帝王的命令嗎？我回答説：怎麽會是這樣呢？從前漢武帝的外甥昭平君殺人，因爲他是公主的兒子，廷尉請求皇上論罪，左右臣下爲昭平君説情，武帝流淚嘆息説："法令，是先帝所

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托，子何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謇謇其節，思爲社稷之臣；謇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爲政。烟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執馭爲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息，以爲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間僕也。

制定的，因爲親戚的緣故而故意損害先帝的法令，我還有什麽面目進入高廟呢？而且又辜負了百姓萬民！”於是批准了廷尉所上的奏章。近代隋文帝的兒子秦王楊俊擔任并州總管，因奢侈放縱而被免官。僕射楊素上奏説：“秦王，是陛下的愛子，請求免除他的過失。”文帝説：“法律不可違背。如果照你的意思，我衹是五個兒子的父親，而不是萬民的父親了，爲何不另外制訂天子的兒子的法律呢？我怎能毁壞法律！”最終没有同意。這就是帝王運用法律，服從於禮經而不隨意改變的道理。更何况有刑部主管，司寇主事，可以隨意變動嗎！我皇聖明登基，高瞻在朝廷之上；宰相公平上任，和睦在廟堂之下。乾坤融合，日月光華，各種事功都已形成，百官各司其職。聚集公正，臣下們有幸見到明君；引導吉祥，期望臣下們修養正道。中正依托於此，你還害怕什麽呢？君子各方面品行的根本，在於出與處兩條途徑而已。出就要出仕拜官，遵行正道而侍奉君主，進善獻忠，上對朝廷而治理政事。直言爲節操，不忘做國家的忠臣；忠貞不謀私利，情願擔當柱石的重任。處就要遠辭公卿，孝順友愛顯揚名聲，這也是推行政治教化。志尚高潔，堅貞不變，出與處的事業，用心都在這裏。至於水中泛泛，天下悠悠，掌權爲榮，求謁獻媚，巴結求勢，圓滑保官，從來長嘆，深以爲耻。賓客於是遲疑不能回答，終究没有什麽可以駁倒我的了。

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

中宗覽閲而贊許。不久王志愔升任駕部郎中。

景雲元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史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爲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幾，遷汴州刺史，仍舊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内供奉，特賜

景雲元年，王志愔幾次改任左御史中丞，不久升任大理少卿。二年，皇帝下詔依照漢代設置刺史監督各郡，在國内重要大州設置都督二十人，精選有威望的人擔任，於是授任王志愔爲齊州都督，事情最終未能施行。又授任他爲齊州刺史，充任河南道按察使。不久，升任汴州刺史，仍舊充任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令王志愔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内供奉，特賜實封一百户。

實封一百户。尋加銀青光禄大夫，拜户部侍郎。出爲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奸猾屏迹，境内肅然。久之，召拜刑部尚書。

開元九年，上幸東都，令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僞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宫城，將殺志愔，志愔逾墻避賊。俄而屯營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不久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授任户部侍郎。出任魏州刺史，改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時充任本道按察使。王志愔所到之處令行禁止，奸猾之人銷聲匿迹，境内整齊安定。過了很久，召入授任刑部尚書。

開元九年，皇上到達東都，令王志愔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僞稱是襄王的兒子，自號光帝，與他的黨徒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之時聚集左屯營兵一百餘人從景風、長樂等門斬關殺入宫城，將要殺掉王志愔，王志愔翻墻逃走躲避。不久屯營兵潰散，反戈殺死權梁山等五人，傳送首級到東都，而王志愔也因受到驚嚇而死去。

盧從愿

盧從愿，相州臨漳人，後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也。自范陽徙家焉，世爲山東著姓。弱冠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俄遷右肅政監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撫使，奉使稱旨，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

睿宗踐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僞選及虚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嘉之，特與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從愿上疏乞迴恩贈父，乃贈其父吉陽丞敬一爲鄭州長史。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開元四年，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從愿以注擬非才，左遷豫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入爲工部侍郎，轉尚書左丞。又與楊滔及吏部侍郎裴漼、禮部侍郎王

盧從愿，相州臨漳人，是後魏度支尚書盧昶的六代孫。從范陽遷到這裏，世代爲山東望族。盧從愿二十歲時考中明經科，授任絳州夏縣尉，又考中制科，授任右拾遺。不久升任右肅政監察御史，充任山南道黜陟巡撫使，奉命出使符合旨意，授任殿中侍御史。幾次升任中書舍人。

睿宗即位，授任盧從愿爲吏部侍郎。中宗以後，選官没有法度，盧從愿精心使之有條有理，人們稱爲公平。其中有冒名僞選及虚增功狀者，他都能揭發其事，主持銓選六年，前後無人能比。皇上稱贊他，特别授與他的一個兒子爲太子通事舍人。盧從愿上疏乞請將此恩回贈給父親，於是追贈他的父親吉陽丞盧敬一爲鄭州長史。起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任吏部長官，最爲稱職，至此，盧從愿與李朝隱同時主持銓選，也得到美譽。當時人稱道：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開元四年，皇上將新任縣令全部召入朝，同時在殿庭策試，考試不合格者，一律回家學習。盧從愿因擬授官職不當，貶爲豫州刺史。他爲政嚴肅簡明，按察使上奏考核成績爲天下第一，皇上降璽書慰勞，賜絹百匹。不久，召入任工部侍郎，改任尚書左丞。盧從愿又與楊滔及吏部侍郎裴漼、禮部侍郎王丘、中書舍人劉令植刪定《開

丘、中書舍人劉令植删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書，加銀青光禄大夫，仍令東都留守。十三年，從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禄大夫，代韋抗爲刑部尚書。頻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

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户之功，本司校考爲上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爲恨，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上嘗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上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朝，途中爲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爲被抑者所仇。

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起居郎論糴米入官有剩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再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敕從愿爲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饑餒。使迴，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書，聽致仕，給全禄。二十五年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元後格》，升任中書侍郎。十一年，任工部尚書，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并任東都留守。十三年，隨從皇上登泰山封禪，又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代替韋抗爲刑部尚書。連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後都稱公平得當。

御史中丞宇文融受寵當權，因搜求獲得田户的功勞，本部門考核爲上下等，盧從愿壓制没有通過。宇文融因此十分怨恨他，密奏盧從愿廣占良田，達到一百多頃。在此之後，皇帝曾挑選勝任宰相的人，有人推薦盧從愿，皇上説："盧從愿廣占田園，這是不清廉。"便不加任用。盧從愿有次去早朝時，在途中有人用箭射他，却射中了他的隨從，賊人最終没有捕獲。當時輿論認爲盧從愿長期在吏部，受到被壓抑者的仇視。

十六年，盧從愿任東都留守。此時他因兒子起居郎盧諭給官府賣米贏利而受牽連獲罪，被憲司舉發，出任絳州刺史，再升任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詔令盧從愿爲宣撫處置使，開倉救濟飢民。完成使命回京，他因年老而上表乞求退休，於是授任吏部尚書，允許他退休，給與全部俸禄。二十五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追贈益州大都督，謚號爲文。

李朝隱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彦範爲武三思所構，諷侍御史鄭愔奏請誅之，敕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犯，不經推窮，未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卿，異筆斷斬，仍籍没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貶嶺南惡處，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爲聞喜令。

尋遷侍御史，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嘆，廷召朝隱，勞曰：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年輕時考中明法科，授任臨汾尉，幾次授任大理丞。神龍年間，功臣敬暉、桓彦範被武三思誣陷，武三思指使侍御史鄭愔奏請誅殺他們，皇上詔令大理寺裁决他們的罪行，李朝隱認爲敬暉等人所犯的罪狀，没有經過徹底查清，不能立即治罪正法。當時裴談任大理卿，以不同的意見裁斷斬首，并没收他們的家財，李朝隱由此違背旨意。中宗下令貶往嶺南險惡地區，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上奏説："李朝隱一向以清正著稱，裁斷獄案也十分稱職，一旦遠遷嶺表，恐怕天下人要懷疑他是否有罪。"中宗怒意緩解，出任李朝隱爲聞喜令。

不久李朝隱升任侍御史，三次升任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來到縣衙有私事囑托，李朝隱命令將他拉出去，睿宗聽説後，十分贊賞，將李朝隱

"卿爲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霤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强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閹竪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載籍，常所嘆息。朕規誡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於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屬閲户，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

召到朝廷，慰勞説："卿任京城縣令而能够如此，朕還有什麽憂慮呢。"於是下詔説："大凡不因懼怕强硬而諂媚於上，不欺壓軟弱而凌辱於下，是君子所作所爲。楚莊王太子馬踏屋檐滴水之處，廷理執意繩之以法，漢光武帝出行，申屠剛不屈攔阻，這是正人的職責。長安縣令李朝隱，從不違背德義，清强自如，一再聽説他有善政，屢次顯揚能名。近來宦官入縣，有違規定，於是他能以禮督責，因罪處罰。衹是宦竪之流，大多都有依仗，寬柔時代，必定玩弄威權。歷覽史籍，常常嘆息。朕規誡前古，勤求典章，能合朕意，實賴此人。從前虞延拘捕皇后的門客，梅陶鞭打太子的老師，古人所稱贊的正直風範，又再現於今天。想要表彰他的善美行爲，授與他重要的職位，因爲時值清查户口，政事在於養育百姓，應當增加一階，用以表彰剛烈。李朝隱可任太中大夫。特賜與考績中上等以及絹一百匹。"李朝隱七次升任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

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叙平允，甚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爲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匹。尋遷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迹。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上聞，又降敕書慰勉之。

開元二年，李朝隱升任吏部侍郎，銓選進退公平，很受當時人稱道，皇上降璽書褒揚，授與他的一個兒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天，因爲李朝穩所授任的縣令不稱職，出任他爲滑州刺史，改任同州刺史。皇上去東都，路經同州，李朝隱承蒙聖旨召見賞賜慰問，賜衣一套、絹百匹。不久升任河南尹，爲政十分清廉嚴明，豪强收斂匿迹。當時太子舅趙常的家奴仗勢侵害平民，李朝隱説："此事不繩之以法，還怎樣爲政？"拘捕并處以杖刑。皇上聽説後，又降下詔書慰問勉勵他。

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强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衆殺之。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

十年，李朝隱升任大理卿。當時武强令裴景仙索取贜物達五千匹獲罪，事情敗露裴景仙逃走。皇上大怒，命令率衆追殺裴景仙。李朝隱上奏説："裴景仙由於索取贜物，犯罪不至於處死。另外裴景仙的曾祖故司空裴寂，過去在開創國家時，首先參與謀略立下功勳。載初年間，他們全家受到無辜陷害，裴景仙的兄弟都被處死，衹有裴景仙獨自存活下來，如今纔得以繼承裴家門户。根據所得贜物不應當處死，即便應當處死罪也還要酌情寬免。賢良者的後十代應予寬恕，祖

則舊勳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

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應敕决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顒顒，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常典？伏乞采臣之議，致仙於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仙幸藉緒餘，超升令宰，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識無貪之寶，家盈黷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愆難逭，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冀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有功，締構斯重，緬懷

上的功德確實可以追論；一門斷絶祭祀，情理猶可哀憐。希望寬免暴尸於市的刑罰，使他前往荒遠地區服役，則與舊日的功勛相適合。”皇帝親筆下詔不允許。李朝隱又上奏説：

聖上裁斷，處以極法。生殺之權，君主應該掌握；輕重條法，臣下應當遵守。枉法者，違法而收受財物，十五匹便觸犯死刑；索取者，因索取贓物獲罪，數千匹衹應判决流放。現在如果因索取獲罪，便處以斬刑，以後再有違法收受財物之罪而應當依法處罰者，將要加以什麽刑律？因此要爲國家保護法制，希望遵守法律條文，并不敢因人而定法令，曲意憐憫裴景仙。劉龜在魏文帝禁苑中違禁射兔，他一個人從中渭橋下走出，致使漢文帝輿馬受驚，起初皇上震怒要處劉龜以死刑，最終依從了廷尉的議論，這决不是威嚴不能制約，而是法律貴在有條法可以遵循。另外裴景仙的曾祖裴寂，是開國忠臣，定爲元勛，位至三公，恩寵倍至。載初時期，枉遭誣陷禍及全家，裴寂後人無辜受害，惟有裴景仙如今得以繼承家族。如果裴寂的功勛都被遺棄，裴景仙的罪行特别加等，那麽叔向之賢何足稱道，若敖之後豈不絶嗣？捨去罪過顧念功德，乞求皇上俯察垂聽。應詔令决杖及流放，近頒德音，普降恩澤，决杖者可以減少杖數，流放者允許縮短距離。天下仰慕，誰不慶幸！瞻望四海，已沐深恩，何必要對一人單獨加以嚴刑？希望采納臣的建議，爲裴景仙依法定刑。

皇帝於是下詔説：“罪不在大，本於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留規範作訓誡，希望人人都能順從，豈能嚴刑肆意殺戮，使人動不動就遭到處罰呢？裴景仙有幸承繼祖先的餘福，破格升任縣令，可他輕視國家憲法，敗壞國家風教，不謹慎於畏天知命的珍貴，怎能知道没有貪心的重要，家中盈滿却貪污納賄，自己則逃跑在外。殊不知天的災害可以避開，自己的罪過難以逃脱，朕之所以不依從本法，而加以極刑，是希望懲罰貪暴之流，以杜絶侵吞之路。然而因爲他的祖父

賞延之義，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竄遐荒。仍決杖一百，流嶺南惡處。”

從前曾參預經邦治國，輔佐有功，開創重業，以緬懷賞賜的道理，使之合乎寬政的典章，可以免去他的極刑，流放到荒遠之地。并決杖一百，流放嶺南惡劣之地。”

朝隱俄轉岐州刺史，母憂去官。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隱性孝友，時年已衰暮，在喪尤加毁瘠。明年，制又起爲揚州長史，不獲已而就職，復入爲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朝隱素有公直之譽，每御史大夫缺，時議咸許之。及居其職，竟無所糾劾，唯煩於細務，時望由是稍減。俄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大夫，充嶺南采訪處置使。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尚書，官給靈輿，兼家口給遞還鄉，謚曰貞。

李朝隱不久改任岐州刺史，因母親去世辭官。守喪期未滿而起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他上疏直言堅决辭謝，皇帝下詔允許。李朝隱生性孝順友愛，此時年紀已經衰老，守喪尤加哀痛而損傷身體。第二年，皇帝再次下詔在守喪期起任他爲揚州長史，不得已而就職，又召入任大理卿，連續晋封爲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李朝隱向來有公正忠直的聲譽，每當御史大夫空缺，當時的議論都推許他。等到任此職務，始終没有舉發彈劾，衹是煩勞於瑣細事務，當時威信聲望因此而大爲降低。不久改任太常卿。二十一年，兼任廣州事，并代理御史大夫，充嶺南采訪處置使。第二年，死於嶺外，終年七十歲，追贈吏部尚書，官府給與靈車并運送家中人口、行李還鄉，謚號爲貞。

裴漼 裴琰之

裴漼，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户參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并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頌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疾廢於家。

裴漼，絳州聞喜人。世代爲望族。父親裴琰之，永徽年間，任同州司户參軍，當時裴琰之年紀很輕，儀容俊美，刺史李崇義起初很看不起他。早先，州中留有數百件多年的舊案，李崇義催促裴琰之審斷，裴琰之命令書吏數人，遞紙進筆，很快全部審斷完畢，不但行文書法俱美，并且判决得合情合理。李崇義大爲驚奇，道歉説：“公爲什麽要隱藏鋒芒不顯露才華而導致鄙夫的過錯呢！”裴琰之由此大爲知名，號稱“霹靂手”。後來任永年令，政績優良，官民刻碑贊頌他。歷任倉部郎中，因年老有病而辭官在家。

漼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坐贓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漼同鞫其獄。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阿黨湜等，漼竟執正奏其罪，甚爲當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

裴漼奉養父母辛勤勞苦，十幾年不求進身做官。父親死後，他考中大禮科，授任陳留主簿，多次升遷後任監察御史。當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因貪贓被御史李尚隱彈劾，裴漼同審此案。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爲崔湜等人徇私枉法，裴漼最終堅持公正奏告他們的罪行，很受當時人稱道。三次升任中書舍人。

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

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營造寺

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漼上疏諫曰：

臣謹案《禮記》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并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户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

疏奏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敘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

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特拔。再轉黄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夫。漼早與張説特相友善，時説在相位，數稱薦之。漼又善於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書，尋轉太子賓客。漼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妓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爲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觀，當時正值春旱，大興勞役不止。裴漼上疏勸諫説：

臣謹按《禮記》的春、夏令説：不要聚集大衆，不要興起大役，不可大興土木，恐怕妨礙農事。如果號令失度，役使不合時宜，則使人民增加疾疫的危害，國家發生水旱的災難，這是五行的必然報應。如今自春至夏，一直乾旱無雨，民衆憂心，無計可施。陛下雖然降下哀憐的聖旨，兩都却仍在營造寺觀，乾旱的報應，的確由於此事。況且春季來臨，耕種剛剛開始，正是丁壯勞力務農之日，然而土木方興，臣恐怕妨害太大，收益太少，成爲耕男蠶女，遭受飢寒的本源。因此《春秋》記載"莊公三十一年冬天，没有雨水"，《五行傳》認爲是"一年三次築臺"的緣故；"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傳》認爲是"當時營造南門，勞民興役"的緣故。陛下時時心裏挂念着萬方民衆，聖旨殷勤，安國濟民，防微杜漸深思遠慮。希望頒降明令，發布德音，順應天時，符合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購買木石等都請暫時停止，那麽百姓就十分慶幸了。作物不能按時耕種，農民流散，即使營造寺觀，又怎能拯救百姓飢寒的弊害啊！

疏章奏上不被皇上采納。不久裴漼改任兵部侍郎，因爲評定官員晋升罷黜公平，特授他的一個兒子爲太子通事舍人。

開元五年，崔漼升任吏部侍郎，主持選官數年，多有破格提拔。再改任黄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夫。裴漼早年與張説特别友善，這時張説任宰相，多次稱贊舉薦他。裴漼又善於陳論奏進，皇上也很贊賞重視。由此升任吏部尚書，不久改任太子賓客。裴漼家族世代勤儉節約，他長期擔任顯要官職以後，大量蓄妓納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此被時論所譴責。二十四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爲懿。

裴寬

灌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略，以文詞進，騎射、彈棋、投壺特妙。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銑爲按察使，引爲判官，清幹善於剖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爲長安尉，時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户，使奏差爲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轉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享廟用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爲廟尊忌卑則登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説謂寬明識，舉而行之。再遷爲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正晝殺人，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將鬻其獄，寬執之不回。兵部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虚己爲判官，累年專見委任，嵩加中書令，寬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黄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知江、淮轉運，於河陰置倉，奏寬爲户部侍郎，爲其副。

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侄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侄皆有休憩所，擊鼓而食，當世榮之。選吏部侍郎，及玄宗還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遷河南尹，不附權貴，務於恤隱，政乃大理。改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除太原尹，賜紫金魚袋。玄宗賦詩而餞之，曰："德比岱雲布，心如晋水清。"

天寶初，除陳留太守兼采訪使。尋而范陽節度李適之入爲御史大夫，除寬范陽節度兼河北采訪使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恃以蕃酋與中貴通，恣求貨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

裴灌的同曾祖堂弟裴寬。裴寬的父親裴無晦，任袁州刺史。裴寬博通方略，以擅長文詞得以進用，在騎射、彈棋、投壺等方面特别精妙。景雲年間，任潤州參軍，刺史韋銑爲按察使，引薦任用裴寬爲判官，他清正幹練善於剖析判斷，韋銑愛重他的才能，將女兒嫁給他。後來考中拔萃科，被舉薦任河南丞。再改任長安尉，此時宇文融任侍御史，清查天下田户，便上奏派任裴寬爲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改任太常博士。禮部擬議國忌之日享祭宗廟用樂之事，頒布下發給太常寺，裴寬深明禮節，特立新意，認爲廟尊忌卑則要用樂，廟卑忌尊則不用樂。中書令張説稱裴寬明識，舉用實行。他再次升任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大白天殺人，當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受寵掌權，要徇情枉法，裴寬堅決不依從。兵部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奏用裴寬及郭虚己爲判官，連年專受委任，蕭嵩加任中書令，裴寬歷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天，裴耀卿以黄門侍郎知政事，隨從皇上出關，主持江、淮轉運，在河陰設置糧倉，奏用裴寬爲户部侍郎，作爲他的副職。

裴寬生性友愛，兄弟多做大官，子侄也有名望，他在東京建造宅第共同居住，八院相對，外甥侄子都有休息處，擊鼓而食，當世認爲榮耀。裴寬被選爲吏部侍郎，等到玄宗回到京城，又改任蒲州刺史。蒲州境内長久乾旱，裴寬剛一入境，雨水便滂沱而下。裴寬又升任河南尹，他從不依附權貴，致力於撫恤安定，政事由此得到很好治理。改任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後，授任裴寬太原尹，賜紫金魚袋。玄宗賦詩爲他餞行，説"德比岱雲布，心如晋水清。"

天寶初年，授任裴寬陳留太守兼采訪使。不久范陽節度使李適之被召入任御史大夫，授任裴寬范陽節度使兼河北采訪使接替李適之。這一年，又加授裴寬御史大夫，此時北平軍使烏承恩依仗着蕃酋與大宦官往來，恣意求取錢財，裴寬依法推審了他。檀州刺史何僧獻上俘虜數十

十人，寬悉命歸之，故夷夏感悦。

三載，以安禄山爲范陽節度，寬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寬，日加恩顧。刑部尚書裴敦復討海賊迴，頗張賊勢，又廣叙功以開請托之路，寬嘗幾微奏之。居數日，有河北將士入奏，盛言寬在范陽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賞久之。李林甫懼其入相，又惡寬與李適之善，乃呼裴敦復，且以寬之語告之。敦復使氣性疏，與寬素不相下，以爲林甫推誠於己，因願結之，且訴其冤。先是，寬以親故名囑敦復，求請軍功。至是敦復氣憤發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無後於人。"尋而敦復扈從幸温泉宫，寬在京城未發。遇有敦復下軍將程藏曜、郎將曹鑒。鑒，郴州富人；藏曜，嶺南首領之子。皆有他事，與人詣臺告訴，寬受其狀，捕鑒等鞠之。敦復判官太常博士王悦聞之，謂寬求其過，連夜詣湯所以告。敦復大懼，促裝待罪，因令子婿以五百金賂於貴妃姊楊三娘。楊氏遽爲言之，明日貶寬爲睢陽太守。

人，裴寬命令全部歸還，因此夷夏感動悦服。

天寶三載，以安禄山爲范陽節度使，裴寬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玄宗一向愛重裴寬，日加恩寵顧念。刑部尚書裴敦復討伐海賊回京，極度誇張海賊勢力，又大肆論功而廣開私相囑托之路，裴寬曾秘密奏告玄宗。不幾天，有河北將士上奏，極力贊揚裴寬在范陽能幹稱職，邊塞的人都思念他，玄宗賞嘆很久。李林甫害怕裴寬做宰相，又恨裴寬與李適之友善，於是召唤裴敦復，并將裴寬秘奏玄宗的一番話告訴他。裴敦復性情粗野意氣用事，與裴寬素不相讓，認爲李林甫是誠心對待自己，因此願意與他結交，并且訴説了自己的怨恨。先前，裴寬將自己親朋舊友的姓名囑告給裴敦復，以便爲他們請求戰功。至此裴敦復因氣憤而揭發此事，李林甫説："公應當迅速上奏，不要落在他人之後。"不久裴敦復侍從皇上到温泉宫，裴寬在京城没有前往。遇見裴敦復的部下軍將程藏曜、郎將曹鑒。曹鑒，是郴州的有錢人；程藏曜，是嶺南首領的兒子，都爲其他事情，被人告到御史臺，裴寬受理他們的狀書，拘捕曹鑒等人審訊。裴敦復的判官太常博士王悦聽説後，認爲裴寬要追究裴敦復的罪過，連夜趕到温泉宫報告。裴敦復大爲恐懼，急忙整理行裝等待着判罪，并讓女婿用五百兩金子賄賂楊貴妃的姐姐楊三娘。楊氏立刻替裴敦復向皇上揭發了裴寬，第二天貶裴寬爲睢陽太守。

寬以清簡爲政，故所莅人皆愛之。當時望爲宰輔。及韋堅構禍，寬又以親累貶爲安陸别駕員外安置。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紆路至安陸過，擬怖死之。寬叩頭祈請，希奭不宿而過。寬又懼死，上表請爲僧，詔不許。然崇信釋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襄州采訪使、銀青光禄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賻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入臺省、典郡者五人。

裴寬以清廉寬簡治理政務，因此他所到之處都得到百姓的愛戴。當時很有做宰相的聲望。等到韋堅犯罪，裴寬又因親戚關係受連累而貶爲安陸别駕員外安置。李林甫派羅希奭南行殺害李適之，繞路經過安陸，打算恐嚇害死裴寬。裴寬叩頭祈求，羅希奭便没有留宿而離去了。裴寬又害怕死，上表請求出家爲僧，詔令不允許。然而裴寬崇信佛經，常與僧徒來往，焚香禮佛懺悔，老年更加篤信。多次升任東海太守、襄州采訪使、銀青光禄大夫，改任馮翊太守，召入授任禮部尚書。十四載去世，終年七十五歲。下詔追贈太子少傅，賻帛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都考中明經科，官做到臺省、郡守的有五人。

寬歿之後，子珣爲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反，以執父喪，將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訴誠而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授其僞官委任，使弟朗密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時，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租庸判官。

裴寬死後，他的兒子裴珣任河内郡太守，安禄山反叛時，因爲他正爲父親守喪，想要投奔京城，又恐怕連累母親，於是到河東節度那裏訴説誠心然後離去。後來爲母親守喪，又陷入史思明之手，授任他爲僞官，他讓弟弟裴朗秘密將表疏送到上京。代宗時期，裴珣任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租庸判官。

王丘

王丘，光禄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晊，左庶子。

王丘，是光禄卿王同皎堂兄的兒子。父親王同晊，任左庶子。

丘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爲課，丘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丘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

王丘十一歲時，考中童子科，當時一概都以記誦經典爲課試，惟獨王丘以做文章考中，由此知名。二十歲時，又考中制科，授任奉禮郎。王丘神氣淳樸，志行高潔，尤其擅長詞賦，族人左庶子王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都稱贊舉薦他。長安年間，自偃師主簿得到升任，授任監察御史。

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托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核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爲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晋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俄换尚書左丞。

開元初年，王丘幾次升任考功員外郎。起初，考核功狀銓選官員，私相囑托之風盛行，取士十分虚濫，每年達數百人，王丘一律考核他們的真實才能，考取者纔剛滿一百人。評議認爲從武則天以後幾十年來，没有能比得上王丘的，在他之後的席豫、嚴挺之也不如他。三次升任紫微舍人，因爲參與主持詔令文書的勤謹，加授朝散大夫，再改任吏部侍郎。主持選官數年，因公平而很受稱道，提拔任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晋明、進士王泠然等人，都堪稱一時之秀。不久改任尚書左丞。

十一年，拜黄門侍郎。其年，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咎繇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載，乾乾夕惕，無忘一日。而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始之。"於是以丘爲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爲山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俄又分知吏部選

十一年，授任王丘爲黄門侍郎。這年，山東乾旱歉收，朝廷商議挑選朝官擔任刺史以撫恤貧民，皇帝下詔説："從前咎繇對大禹説道：'在於知人，在於安民。'這都是思念國家根本，光大帝王事業，自强而不敢怠慢，一日也不忘記。而長官有所不稱職，百姓就有所不安寧，深思奉公守法的官吏，以糾正過失和弊病，依舊重視地方長官的選擇，所以從朝廷開始做起。"於是任王丘爲懷州刺史，又任中書侍郎崔沔等幾人爲山東各州刺史。到任以後，他們都不能稱職，惟有王丘在位清簡嚴明，百姓官吏都很敬畏他。不久王

事，入爲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服闋，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

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書令蕭嵩與丘有舊，將薦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辭，且盛推尚書右丞韓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薦丘代崔琳爲御史大夫。丘既訥於言詞，敷奏多不稱旨。俄轉太子賓客，襲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仍聽致仕。

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爲敝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嘆，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緣疾疹，假以優閒。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宦，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册所先，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俸禄一事已上，并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吏。"天寶二年卒，贈荆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廉之士，懷忠抱義之臣，臺省之間，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污隆，用與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傑、畢構、蘇珦、鄭惟忠、王志愔、盧從愿、裴漼、王丘并位歷亞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貞、李朝隱折李承嘉、竇懷貞，辱閻興貴、趙常奴，詩人所謂不畏强禦者也。解琬總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深知止足，兹亦有足多也。

贊曰：尚書亞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珦、忠，能竭其力。愔、愿、漼、丘，聿修厥德。貞蔑大僚，隱繩貴戚。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丘又分管吏部選事，召入任尚書左丞，爲父親守喪而離職，服喪期滿，授任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

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逝，中書令蕭嵩與王丘有舊交情，將要舉薦王丘知政事，王丘知道後堅決辭讓，并且極力推舉尚書右丞韓休，蕭嵩因此便上奏舉薦了韓休。等到韓休做了宰相，便推薦王丘代崔琳任御史大夫。王丘語言遲鈍，陳述奏進大多不符合旨意。不久改任太子賓客，襲承父爵宿預男，不久因病授任禮部尚書，并准許他退休。

王丘雖然歷任要職，却能恪守清儉，不曾接受别人的贈送，宅第車馬，十分破舊簡陋。退休之後，藥物幾乎不能自給。皇上聽説後贊嘆不已，下詔説："王丘平時具有良吏的才幹，歷次擔任重要官職，近來因爲患病，暫時獲准他安閑退休。聽説他家境十分貧乏，醫藥不能自給，長久做官，竟然没有一點多餘資産，操守如此，可比古人！而且優待賢良的意義，典籍早有記載，理應周濟危急，勸勉鼓勵長在。王丘的俸禄等，都應全部發給，以此顯示非同尋常的恩澤，用來旌揚正直清廉的官吏。"天寶二年王丘去世，追贈荆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興盛，綿延紀年，正直清廉之士，懷忠抱義之臣，臺省之間，比肩接踵。祇是時勢有平險，道路有高下，在於任用與不任用罷了。睿宗、玄宗時代，如李傑、畢構、蘇珦、鄭惟忠、王志愔、盧從愿、裴漼、王丘，都官居高位，名聲品德兼備。如尹思貞、李朝隱斥責李承嘉、竇懷貞，羞辱閻興貴、趙常家奴，正是詩人所説的不畏强禦。解琬統兵於朔野，料敵如神，功成身退，深知止足，也是足以贊美的。

贊曰：尚書亞相，京尹長官。我朝重官，有誰稱職？李傑、畢構、蘇珦、鄭惟忠，都能竭盡其力。王志愔、盧從愿、裴漼、王丘，注重修養品德。尹思貞蔑視大官，李朝隱懲治貴戚。解琬的美名，在燕、蜀之北遠揚。

舊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第五十一

李乂　薛登　韋湊（從子）虛心　虛舟
韓思復（曾孫）佽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李乂

李乂，本名尚真，趙州房子人也。少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乂上疏曰："江南水鄉，采捕爲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地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沾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困貧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李乂，本名尚真，趙州房子人。年輕時與兄長李尚一、李尚貞都以文章而爲人稱道，參加進士科考試。景龍年間，幾次升任中書舍人。當時中宗派遣使臣分別前往江南各道買生物放生，用當地官府財物充作價值。李乂上疏說："江南水鄉，以采捕爲業，魚鱉之利，是百姓的依賴，當地條件使其如此，由來已經很久了。臣以爲聖上慈愛包容撫育，恩澤遍及動物植物，播揚天下的大德，施及鱗介之類小品。雖然是雲雨的私澤，也能够滋潤微物；而生養的恩惠，却未能遍及平民。爲什麼呢？江湖豐饒，生育無限；府庫資用，供給容易枯竭。花銷如果減少，周濟怎能完備；費用如果增多，正常支出又會出現不足。與其拯救生物，不如爲民憂慮。况且出賣生物之徒，惟利是圖，錢幣天天收入，網羅年年增加，一朝施與，百倍營求。不如收回救贖生物的錢物，減免貧困百姓的徭賦，救國愛民，造福勝過放生。"

乂知制誥凡數載。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選，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尋轉黄門侍郎。時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觀，乂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録其嘉謨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别編奏之。乂在門下，多所駁正。開元

李乂知制誥先後數年。景雲元年，升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主持選官之事，銓選公平，很受當時人的稱道。不久改任黄門侍郎。當時睿宗下令建造金仙、玉真二觀，李乂多次上疏諫阻，皇帝每每寬容他。開元初年，特令李乂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記録那些嘉謀善言可以治國經遠者，另外編集上奏。李乂在門下省，多有駁論辯正。開元初年，姚崇任紫微令，推薦

初，姚崇爲紫微令，薦乂爲紫微侍郎，外托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糾駁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乂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

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爲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薛登　薛士通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大業中爲鷹揚郎將。江都之亂，士通與鄉人聞人嗣安等同據本郡，以禦寇賊。武德二年，遣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東武州刺史。俄而輔公祏於江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等僅以身免。及公祏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遷泉州刺史，卒。

謙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閬中主簿。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

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苻堅托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

李乂任紫微侍郎，表面説是引薦賢能，其實是置於自己手下，免去他糾駁彈劾的權力。不久授任李乂爲刑部尚書。李乂大度文雅有學識，朝廷稱他有宰相的名望，恰在這時因病去世。

李乂的哥哥李尚一，任清源尉，很早就去世了；李尚貞，官做到博州刺史。兄弟三人的詩文合編爲一本集子，名叫《李氏花萼集》，總共二十卷。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父親薛士通，大業年間任鷹揚郎將。江都之亂，薛士通與鄉里人聞人嗣安等一同據守本郡，抵禦寇賊。武德二年，他派遣使者歸附朝廷，高祖贊揚他們，降下璽書慰問鼓勵，授任薛士通爲東武州刺史。不久輔公祏在江都反叛，派遣部將西門君儀等進犯常州，薛士通率領軍隊抵抗，大破叛軍，西門君儀等衹保住了性命。等到平定輔公祏之後，薛士通因屢立戰功封爲臨汾侯。貞觀初年，幾次升任泉州刺史，去世。

薛謙光博覽文史，每當與人談論前代故事，他一定廣徵博引，如同親眼看到一樣。年輕時他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并相處得十分友善。文明年間，出仕任閬中主簿。天授年間，任左補闕，當時選舉大多名不副實，薛謙光上疏説：

臣聽説朝廷以得到賢人爲寶，臣下以舉薦士人爲忠。所以子皮謙讓國僑，鮑叔推舉管仲，燕昭王委授軍隊給樂毅，苻堅托付政權給王猛。子產受到國人的毀謗，夷吾曾經貪占與鮑叔共同經商的財利，昭王賞賜車馬給樂毅以阻止讒言，苻堅殺死樊世以消除誣陷。處於猜嫌而更加信任，施行中傷而没有疑忌，這是由於靜靜觀察而認識他，委托重任而深入瞭解他。至於孔子認爲宰我愚昧，逢萌被劉秀賞識，韓信不爲項羽所深知，平原君輕視毛遂，這都是造成失去人才的緣故。所以君主接受不肖之士就使政事混亂，得到賢良的幫助則時局安寧，因此堯依靠八元而萬事治理，周任用十亂而天下和平。由

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奬，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己，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升朝，則晋人知禮；文翁以儒林奬俗，則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晋、宋之後，祇重門資。奬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咏。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兹擢士，故文

此說來，士子不能不考核，官員不可隨意授任。爲什麽呢？近來選舉推薦官員，大多不依憑才能，假藉聲譽揚名，互相推崇，追求利己的小計，忘掉臣子的大道，不是以此來報國求賢，滿足陛下的殷切期望啊。臣私下觀察古代選拔人才，實在與今天不同。首先要看他出身與品行是否可靠，考察他在鄉里的聲譽，推重禮讓以勉勵自己，顯明節義以樹立誠信，以敦樸作爲首要，以辭賦作爲末等。所以人們崇尚勸讓的風氣，士人除去輕浮的行爲。希望做官的人必定修養堅貞不拔的節操，履行難進易退的規範。以衆人的評議來確定他的優劣，郡官將很難歪曲一個人的行爲的曲直。因此考核薦舉的賢愚，就是州官的榮辱；劣行惡迹的敗露，也是鄉人的羞耻。所以李陵投降而隴西感到羞愧，段干木隱逸而西河享有美譽。因此名節大於私利，就使小人之道衰落；私利大於名節，就使貪暴之風扇揚。所以改變風俗的根本，必須擯棄輕浮。從前冀缺因禮讓而入朝任官，則晋人知禮儀；文翁以儒學開化風氣，則蜀士出了很多大儒。燕昭王愛馬，則有駿馬來到庭院；葉公好龍，則有真龍進入居室。以此說來，没有上面所喜好而下面不迎合跟隨而改變的。自從七國時期，雖然雜用縱横之士，而漢代求取人，仍要考察各種品行。所以禮節之士，定要勉德自修，得到鄉里推崇，然後纔被府寺徵召。魏代求取人才，尤其愛重通達之士；晋、宋之後，祇重視出身門第。助長了爲人求官的風氣，背離了授職惟賢的本義。梁朝推薦士子，非常喜愛文章；陳代選擇賢人，特别重視詩賦。因此其風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養身心爲要。到了隋朝，餘風還在，開皇年間李諤對文帝論述此事說：“曹魏三祖，都特别喜愛文詞，忽略了治民的大道，而喜好雕蟲小技。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祇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互看重，朝廷以此選拔士子，所以文筆愈來愈煩，政治愈來愈亂。”

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故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决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揚，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兹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己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争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己則兆庶

文帝采納李諤的建議，從此下詔禁止文筆浮詞。這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因爲上表華而不實獲罪。於是風俗改進，教化大行。隋煬帝即位，又改變先前的規章，設置進士等科選拔人才。於是後生之輩，又争相效仿，因襲寡陋，趕趨時尚，編凑小文，名爲策學，不以充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建立，雖然逐漸革除從前的弊端；陛下即位，希望訪察人才共同治理。樹立根基崇揚教化，惟在表彰賢良。今日舉薦人才，也不符合事實。鄉里考評取决於小人之筆，德行修養没有長者的評論。考試選舉争鬧於州府，祈求恩佑不勝於叩拜。有時聖旨纔出，派遣使者訪求挑撰人才，有人就奔走於官府之門，出入於王公宅第。上書獻詩，祇圖唾餘的恩澤；頂禮膜拜，欲受提携之恩惠。所以俗謂舉人，都稱覓舉。覓是自我鑽營之稱，不是被人知道之辭。觀察他的行爲而衡量他的才能，那麽人品在此就顯露無遺了。徇私之心急切，就使大公之理違背；貪官的本性顯露，就使廉潔的風氣微弱。於是可知官運雖高，却違背了叔度的殷勤謙讓；職務已經顯貴，却没有秦嘉的忠貞言辭。縱使不能約束自己推舉賢能，也不肯等待多次徵召。豈能因爲白駒皎潔，而不雜入風塵，束帛衆多，超然而出世外，去與他們較量寬狹長短！所以耿介正直之士，羞於自薦而表示辭讓，平庸尋常的人，捨棄疏遠者而取用親附者。因此選司補任官職，喧嘩於考場；州郡貢舉，争訟於宫門。毁謗紛雜，漸成風氣。大凡争名者必有争利之心，謙遜者也無貪賄之憂。本非上智者，怎能毫不動摇；處在中等人的地位，理應合乎習俗。如果推重恭謹樸實之士，那麽留戀禄位的人必定崇尚美德而修養名節；如果開放趨附競争之門，那麽尋求做官的人無不奴顔卑膝而趨炎附勢。趨炎附勢則使百姓遭受他的弊害，廉潔奉己則使萬民蒙受他的恩福。所以風俗教化的浸潤，無不由此體現。如今訪察鄉閭的言論，僅僅聽取

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勛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减，便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概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鬥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慚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堤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説，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

於里正，縱使名聲損毁禮法，罪責觸犯刑律，或者虛冒門籍以偷盗地位，或者邀求功勛而竊取品級，憑藉那些不義之財行賄，便可享有不冒犯鄉里的美名。豈能與郭有道的衡量選擇相比，使茅容聲譽尊貴，又豈能與裴逸人的賞識提拔相比，使夏少名望高顯，他們的優劣豈可同日而語呢！至於文才適合經邦治國之流，僅令考試對策；武才能够抵禦强敵之類，也祇試驗彎弓。如果其文辭擅長清奇，便考中甲等，詞藻文思略有不足，便立即通告回家。以此收録人才，恐怕違背實際。爲什麽呢？樂廣藉助潘岳的文筆，謝靈運文詞高於劉穆之，公孫平津的文章比司馬長卿差，曹子建的文筆比荀彧的華麗。如果以射策考試衡量，則潘岳、謝靈運、曹子建、司馬長卿必定在公孫平津、樂廣之上；如果讓他們協助謀劃策略，那麽潘安仁、謝靈運也不會有什麽增益。由此説來，不能一概而取。至於武藝，則趙雲雖然勇猛，也要依靠諸葛亮的指揮；周勃雖然雄强，却缺少陳平的計略。如果讓樊噲擔負蕭何的重任，必定錯過指揮謀劃的機宜；如果讓蕭何進入項羽的軍營，也不會建有促使主子逃脱的功業。戰將擅長於衝鋒陷陣，謀臣精通於猜度事情。因此馬援聚米運籌，知道隗囂可以謀取；陳湯屈指計算，料定烏孫自我瓦解。進獻八難的謀略，高祖追悔愧對酈生；窮乏九拒的計策，公輸班停息伐宋之心。謀將不擅長於弓馬，良相怎能取决於射策。豈能以元長自我表白，妄飾文詞鋒芒，曹植題寫章表，虛設華麗詞藻來相互比較，以較量他們的可與否！希望陛下恩降聖明旨意，頒發嚴細科條。千里求得一賢，尚且不以爲少，僥幸之徒冒進，必須及時提防。斷絶浮虛的飾詞，采納實用的良策，不取無稽之説，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政績，武則令其守衛，一開始就要察言觀行，最終仍然要按名求實，自然會使那些僥幸冒進、濫竽充數之輩，無處掩藏他們的愚妄無知。因此晏嬰

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絶，文鋒挺秀，有效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禀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吴起臨戰，左右進劍，吴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决疑，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劍，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自然朝廷無争禄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采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别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禄自專。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説：“因語言而推舉，用事情來考察；少聽他怎麼説而多觀察他的行動，拙於文章而精通於政事。”這正是取人得賢之道。那些武藝超群，或者文章絶倫，有效力的一技之長，却没有治理國家的才能的人，他們作爲軍隊的武臣，或者作爲詞賦的標準，善文詞者自然可以考凌雲之策對，精武略者自然可以練習射箭穿札的功夫，他們有的奉受上命而作《甘泉》之賦，有的授予中軍而令赴戰陣，這樣以來既有順乎才能的任用，必無辜負重托的憂慮。臣謹案吴起臨戰，左右獻上佩劍，吴子説：“大凡提鼓揮槌，面臨危難决策疑難，這是將帥的事。承擔一劍之任，這并不是將帥的事。”謹案諸葛亮臨陣，不穿軍服，集結蜀兵在渭水南岸，司馬懿雖然手持利劍，終究不敢抵擋。這難道是弓箭的作用！謹案楊得意誦讀司馬相如的文章，漢武帝説：“朕恨不得與此人同時。”等到司馬相如來到朝廷，官僅做到文園令，漢武帝之所以不把公卿的職位授予他，大概是因爲他不能勝任的緣故吧。謹案漢代法律，要對所舉薦的人，給予終身擔保。楊雄因田儀獲罪，以責罰他推薦不慎，成子任魏國宰相，是酬賞他舉薦了賢能。賞罰命令實行，就使求告之心斷絶；退讓意義顯明，就使貪争之路消亡。自然會使朝廷無争禄之人，選司有謙遜之士。并請求寬定年限，允許他們察問選擇，可以任用的加以試用，以觀察他的能力如何，檢驗他的政績作爲，以此區别是非。免去王丹那樣虚而不實的官員，增加對翟璜之輩善於推舉人才的獎賞，自然會使賢者顯現而不致於埋没，接受俸禄而專心職守。就像荀彧引薦鍾繇、郭嘉，劉陶推舉李膺、朱穆，這種情形就相距不遠了。被推薦者稱職則享受薦賢的賞賜，被推舉者無能則承擔欺騙的罪責，自然就會通過薦舉得到賢明有德行的人，那麼君子之道就會長久了。

尋轉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

不久薛謙光改任水部員外郎，多次升任給事中、檢校常州刺史。正值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

亂，百姓奔走，謙光嚴備安輯，闔境肅然。轉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既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敕賜名登。尋以孽子悦千牛爲憲司所劾，放歸田里。朝廷以其家貧，又特給致仕禄。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晋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百姓逃亡，薛謙光嚴加防備安撫百姓，境内整肅安定。他改任刑部侍郎，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兩次升任尚書左丞。景雲年間，升任御史大夫。當時僧人惠範依仗太平公主的權勢，逼奪百姓店鋪，州縣不能懲治。薛謙光準備上奏彈劾，有人請求他取消這一舉動，薛謙光説："憲臺申理冤屈，無所迴避，臣即使早晨彈劾晚上受到貶黜，也是可以的。"於是他與殿中慕容珣上奏彈劾此事，反而遭到太平公主誣陷，貶爲岐州刺史。惠範被誅殺以後，薛謙光升任太子賓客，改任刑部尚書，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年，任東都留守，再次改任太子賓客。因爲他與太子同名，上表請求以字行，皇上特下敕賜名叫登。不久因爲庶出子千牛薛悦被憲司彈劾，受連累被放逐回鄉。朝廷因爲他家境貧困，又特别發給退休俸禄。開元七年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晋州刺史。撰述《四時記》二十卷。

韋湊

韋湊，京兆萬年人。曾祖瓚，隋尚書右丞。祖叔諧，蒲州刺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長史。

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參軍，累轉揚府法曹參軍。州人前仁壽令孟神爽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前後官吏莫敢繩按，湊白長史張潜，請因事除之。會神爽坐事推問，湊無所假借，神爽妄稱有密旨，究問引虚，遂杖殺之，遠近稱伏。湊，景龍中歷遷將作少匠、司農少卿。嘗以公事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

睿宗即位，拜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二年，轉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加謚；又雪李多祚等罪，還其官爵，仍議更加贈官。湊上書曰：

臣聞王者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攸叙，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惡惡者，

韋湊，是京兆萬年人。曾祖韋瓚，在隋朝任尚書右丞。祖父韋叔諧，任蒲州刺史。父親韋玄，任桂州都督府長史。

韋湊於永淳二年出仕任婺州參軍，多次改任揚府法曹參軍。該州的前任仁壽令孟神爽强横放縱，屢次犯法，勾結貴戚，前後上任的官吏不敢將他繩之以法，韋湊稟告長史張潜，請求藉事除掉孟神爽。適逢孟神爽因事獲罪被審問，韋湊毫不寬容，孟神爽妄稱有密旨，經過嚴審而承認不實，於是判决爲杖殺，遠近佩服。韋湊，景龍年間歷任將作少匠、司農少卿。曾因公事觸犯宗楚客，貶爲貝州刺史。

睿宗即位，授任韋湊鴻臚少卿，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景雲二年，改任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當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追加謚號；又要爲李多祚等人罪名昭雪，歸還他們的官爵，并商議再追加贈官。韋湊上書説：

臣聽説君王發號施令，必定取法於天道，使三綱之道有序，十等之人順從，這就是獎善明確，嫉惡分明。獎善，就是懸立官賞予以勸勉；嫉惡，就是設置刑罰予以懲

設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所以勸誡將來也。斯并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獲用，管、蔡爲戮。謚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臣竊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黄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事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微，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爲禍也，胡可忍言！于時臣任將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内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雨淚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爲危懼，不亦甚乎！而今聖朝雪罪禮葬，謚爲節愍，以臣愚識，竊所惑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爲太子也，行不敢絶馳道。當周室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猶以其不卷甲束兵，譏其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太子稱兵宫内，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況將更甚乎。而可褒謚，此臣所未諭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則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競爲逆，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絶，雖誅之亦

處。如有不能加以賞罰的，就考核品行業迹追立謚號予以褒貶，以此勸誡後來。這都是極爲公正的大道，不是私情可以曲從的。因此箕子、微子獲得任用，管叔、蔡叔遭到殺戮。謚號，是臣下評議君主，兒子評議父親，定下謚號爲“靈”爲“厲”的，不敢因私情而亂大道啊，那麽其餘的人又怎麽可以失去準則呢！臣私下看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人率領北軍禁旅，上犯皇宫，破門奪關，衝入宫禁，兵鋒直指帝王，馬蹄踐踏宫殿，孝和皇帝登臨玄武門，親自頒降恩詔，説明逆順的利害，然而太子依然神態自如地騎在馬鞍上，指揮衆人攻打不停。不一會兒他的黨羽悔過，轉逆爲順，有的倒戈討賊，有的投案自首，直到李多祚等人被處死刑，太子方纔逃竄。假使壞人狼狽爲奸，天道不加懲戒，賊徒没有倒戈之人，侍臣缺少護駕之士，他們所導致的禍患，又怎能忍心述説！當時臣任將作少匠，賜予通事舍人内供奉，第二天，孝和皇帝召見供奉官等人，淚下如雨地對臣等説：“朕幾乎不能與卿等相見了！”此事的危急，不也十分嚴重嗎！如今聖上予以昭雪罪名以禮改葬，立謚號爲節愍，以臣的愚昧見識，深感疑惑啊。大凡臣子之禮，都要極爲恭敬，因此經過君位必須快步急行，脚踏御馬的草料要受到懲罰。從前漢成帝爲太子時，行路不敢横穿馳道。當周室衰敗時，秦軍通過周的北門，左右脱去頭盔下馬而行，王孫滿仍因秦軍没有捲起鎧甲收束兵器，譴責他們無禮，預知他們必敗。由此説來，太子在宫内舉兵，在君主面前騎馬，已經十分有悖於禮了，何况下面還有更嚴重的舉動呢。太子這樣的行爲發生，皇上還給予褒揚的謚號，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是因爲他斬殺武三思父子而贊揚他嗎？然而他興兵起事討伐叛逆來安定君父，則可以贊揚，而他想要自己取代王位，便是競相叛逆，可以追贈贊美的謚號嗎？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是因爲要廢掉韋氏而贊揚他

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有逆彰，未有義絶，於太子爲母，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既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況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謚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是，其謚僅可爲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謚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爲奸，遂至太子宫掘蠱，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甘泉宫，獨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謚。至昭帝時，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制使公卿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

嗎？而韋氏叛逆明顯恩義斷絶，即使殺了她也應該。但在當時，韋氏没有明顯叛逆，没有斷絶恩義，又是太子的母親，太子豈有廢掉母親的道理呢！況且既然不是中宗的命令而廢掉她，便是劫父廢母，也是大逆不道，可以追贈贊美的謚號嗎？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君主或許無道，但臣子怎能不忠；父親或許無情，但兒子怎能不孝。假如君父有桀、紂的行爲，臣子也没有廢殺的道理。何況先帝功業通達宇宙，恩德覆蓋萬物，廟號爲中宗，謚號爲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怎可以追贈贊美的謚號呢？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從前晋獻公被驪姬的讒言迷惑，要殺他的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對太子説："你爲什麽不對父王説明你的心志呢？"太子説："不行，父王離不開驪姬，這樣做就傷了父王的心。"重耳説："那麽你爲什麽不離開呢？"太子回答説："不行，父王説我想弑君，天下怎能有無父之國肯接納我啊！我怎能離開！"太子讓人告訴狐突説："申生不敢貪生怕死。雖然如此，我父王老了，驪姬的兒子年齡還小，國家多難。伯氏如果出仕爲我君圖謀國政，申生情願受賜而死。"他兩次跪拜磕頭，并自縊而死。他的行爲如此，他的謚號僅可以叫恭。如今太子的行爲相反，却可以追贈謚號叫節愍嗎？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從前在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怨恨，恐怕皇帝駕崩以後被太子誅殺。正值巫蠱之事興起，江充主持治辦此事，因此作惡，便到太子宫挖掘蠱符，得到桐木偶人以此誣陷太子。當時漢武帝在甘泉宫避暑，祇有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我辯白，就采納少傅石德的計謀，於是假托符節斬殺江充，却因失敗而逃亡。他不曾舉兵衝進皇帝的宫禁，也没有對父君叛逆謀反，却身死於湖城，不得安葬没有謚號。到漢昭帝時，有一男子來到宫禁自稱是衛太子，昭帝下詔讓公卿辨認，前來辨認的人都不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最後到達，叱令隨從收捕

衛太子。昔蒯聵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立爲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謚曰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也，而謚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項羽之臣丁公，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厄哉！"丁公乃止。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誡其後之事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爲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謚乎？此又臣之所未諭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爲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輒緣斯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謚者對議於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謗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明義以示天下，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若所謚未當，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册，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資以爲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改定其謚，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爲雪，以順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

那男子。有人說："是非未能知曉，請暫緩動手。"雋不疑說："各位何必要擔心他是衛太子。從前蒯聵出逃，他的兒子蒯輒拒絕而不接納他回國，《春秋》對此表示肯定。衛太子得罪於先帝，逃亡而不死，現在他自己前來朝廷，他是罪人。"於是將他送往制獄。天子聽説後贊揚雋不疑説："公卿大臣，應當任用通曉經術明白大義的人。"到後來太子孫立爲天子，叫做孝宣皇帝，太子纔獲准以禮安葬，并追贈謚號叫戾。如今節愍太子的行爲與他相比，豈可同年而語。他對於陛下，又是從子，而謚號能叫節愍嗎？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從前項羽的臣下丁公，曾經想要危害漢高祖，漢高祖對他説："二賢豈能相互迫害啊！"丁公便放了漢高祖。等到漢高祖消滅項羽之後，便誅殺丁公示衆，説："使項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殺了他，大義公正，不因私情而感激他，是爲了以此警戒後代侍奉君主的人。如今節愍太子的叛逆，并不是想要保護陛下，怎能追贈贊美的謚號呢？這又是臣所不能理解的。陛下天賦聖明智慧，所任用的是賢明臣子，以臣最爲愚昧，怎能觸犯朝議？然而臣又考慮堯、舜，是聖明君主；八凱、五臣，是賢能臣子，他們尚且廣泛聽取草野之人的言論，應是因爲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啊。因此説："狂夫的言論，聖人挑選采納。"臣就是因循此義，冒昧上言，願能與評議謚號的人在御前對議。如果臣的言論錯誤，甘願承受誹謗天子仁政的罪責，接受鼎鑊酷刑的處罰。并請申明大義以昭示天下，使臣輩愚惑的人都得以消除疑團，便不再有異議了。如果所議定的謚號不適合，如何施行於聖朝，傳載於史册，使後代逆臣賊子因此而引以爲先例，依此而作爲辯解，這是開了逆亂之門，怎能是明示將來的法則呢！期望改定他的謚號，務必合乎禮經。李多祚等人的罪過，請求予以寬免，不要叫做昭雪，以順應天下人心，那樣就盡善盡美

書奏，睿宗引湊謂曰："誠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動？"湊曰："太子實行悖逆，不可褒美，請稱其行，改謚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無罪，祇可云放，不可稱雪。"帝然其言。當時執政以制令已行，難於改易，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

了。

疏議奏上，睿宗召見韋湊對他說："確實如卿所言。但是事情已經如此，又如何改動呢？"韋湊說："太子實行叛逆，不能褒美，請與他的行爲相稱，改謚號用一個字。李多祚等人以武力冒犯君主，不能説無罪，衹可以叫放，不可以叫昭雪。"皇上認爲他的話很對。當時的執政者認爲詔令已經頒行，難以改變，衹是取消了李多祚等人的贈官而已。

明年春，起金仙、玉真兩觀，用工巨億。湊進諫曰："陛下去夏，以妨農停兩觀作，今正農月，翻欲興功。雖知用公主錢，不出庫物，但土木作起，高價雇人，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捨農受雇，棄本逐末。臣聞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臣竊恐不可。"帝不應。湊又奏曰："且陽和布氣，萬物生育，土木之間，昆蟲無數。此時興造，傷殺甚多，臣亦恐非仁聖本旨。"睿宗方納其言，令在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謂湊曰："公敢言此，大是難事。"湊曰："叨食厚禄，死且不辭，况在明時，必知不死。"尋出爲陝州刺史，無幾，轉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敕靖陵建碑，徵料夫匠。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又時正旱儉，不可興功，飛表極諫，工役乃止。尋遷岐州刺史。

第二年春天，修建金仙、玉真兩觀，使用人力巨萬。韋湊進諫說："陛下去年夏天，以妨害農事停止了兩觀的建造，如今正是農忙時節，反而要興事動工。雖然知道用的是公主的錢財，不動用國庫的財物，但土木興起，高價雇人，三輔的農夫，追求眼前的利益，丢下農田接受雇傭，捨本而求末。臣聽説一夫不耕作，天下就有因此受飢餓的人，臣私下認爲恐怕不可以。"皇上不允許。韋湊又上奏說："陽和春暖，萬物生育，土木之間，藏有昆蟲無數。此時興造道觀，傷害生靈太多，臣也擔心不是仁君的原意。"睿宗這纔采納他的言論，下令在外朝詳加議論。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對韋湊說："公敢談論這些真是難能可貴。"韋湊說："承蒙享受厚禄，死尚且不辭，何况在聖明之世，知道一定不會死。"不久出任陝州刺史，時間不長，改任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季，皇帝下敕在靖陵建碑，徵集石料工匠。韋湊認爲自古園陵没有建碑的禮法，又正值旱災歉收，不可興事動工，急送表章極力諫阻，工役於是停止。不久韋湊升任岐州刺史。

四年，入爲將作大匠。時有敕復孝敬廟爲義宗，湊上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毁。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

四年，召入韋湊任將作大匠。當時有敕書讓恢復孝敬皇帝廟號爲義宗，韋湊上書說："臣聽説君王制訂禮儀，叫做規模，規模的興起，本是由於師法古代。師法古代之道，必定辨正名分，名與實，本應相輔相成。至於宗廟，是禮的大節，豈能有誤！根據禮儀，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毁。所以殷商太甲爲太宗，太戊叫中宗，武丁叫高宗；周代尊宗文王、武王；漢代則稱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此後世代有稱爲宗的，都是以方略治理天下，德化和恩惠值

皆以方制海内，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毁。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宫，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别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闢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於是敕太常議，遂停義宗之號。

得尊崇，列在宗廟的昭穆之中，期望永久不毁。稱爲宗的意義，不也是很大的嗎！孝敬皇帝地位衹是太子，未曾即位，聖明之道確實超出一般太子，道德教化却不曾覆蓋海内，立廟稱宗，恐怕不合乎禮儀。況且已經另外建立寢廟，不入昭穆的行列，考核祭祀的禮儀制度，哪有稱宗的道理？而廟號義宗，要傳稱萬代，以臣的拙見，私意認爲不可。陛下遵循典禮，開通大道，因爲主管官員的議論，導致了這一過失，有損於盡善行事，豈不惋惜啊！希望再詳加評議，務必合乎禮法。”於是皇帝下詔交付太常寺評議，便停止了義宗的廟號。

湊前後上書論時政得失，多見采納。再遷河南尹，累封彭城郡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轉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謚曰文。

韋湊先後上書議論時政得失，大多被皇帝采納。兩次升任河南尹，多次進爵封彭城郡公。因公事降任杭州刺史，改任汾州刺史。十年，授任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同年在官任上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追贈幽州都督，謚號叫文。

子見素，自有傳。

韋湊的兒子韋見素，自己有傳。

韋虛心 韋虛舟

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户部有二妙。終於左庶子。

韋湊的從子韋虛心。韋虛心的父親韋維，年輕時學習儒學，博通文史，參加進士科考試。從大理丞多次任官做到户部郎中，他善於辨析斷决，此時員外郎宋之問擅長寫詩，當時人認爲户部有二妙。死時官任左庶子。

虛心舉孝廉，爲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景龍中，西域羌胡背叛，時并擒獲，有敕盡欲誅之。虛心論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餘人。虛心有孝行，及丁父憂，哀毁過禮，鬚鬢盡白，朝廷深所嗟尚。後遷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揚潞長史兼采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中外以爲標準。歷户部尚書、東京留守，卒，年六十七。

韋虛心參加孝廉科考試，做官嚴謹修整，多次升官做到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間，審理大案，當時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打算寬容，韋虛心執意依照法令，有不可奪改之志。景龍年間，西域羌胡背叛，當時已將他們全部擒獲，皇帝下詔書要一律誅殺。韋虛心論奏，請求衹殺掉元凶，因此得以保全性命的有一千多人。韋虛心有孝順的德行，等到爲父親守喪，因哀傷過禮而損傷身體，鬚鬢全都白了，朝廷深爲贊嘆。後來他升任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揚潞長史兼采訪使，所在之處官吏整齊嚴肅，威令順利實行，朝廷内外以此作爲標準。他歷任户部尚書、東京留守，去世時，終年六十七歲。

季弟虛舟，亦以舉孝廉，自御史

韋虛心最小的弟弟韋虛舟，也參加孝廉科考

累至户部、司勳、左司郎中，歷荆州長史、洪魏州刺史兼采訪使，多著能政。入爲刑部侍郎，終大理卿。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家”。

試，從御史多次升官做到户部、司勳、左司郎中，歷任荆州長史、洪魏二州刺史兼采訪使，以多有善政而著稱。召入任刑部侍郎，死時官任大理卿。家有禮法，父子兄弟相繼在郎署任職，當時稱爲“郎官家”。

韓思復　韓佽

韓思復，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爲左衛率，賜爵長山縣男。

韓思復，京兆長安人。祖父韓倫，貞觀年間任左衛率，賜爵爲長山縣男。

思復少襲祖爵。初爲汴州司户參軍，爲政寬恕，不行杖罰。在任丁憂，家貧，鬻薪終喪制。時姚崇爲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嘆之，擢授司禮博士。

韓思復少年時承襲了祖父的爵位。起初任汴州司户參軍，處理政務寬容，不用杖罰。在任時爲親人守喪，家中貧困，靠賣柴維持生活直到守喪期滿。當時姚崇任夏官侍郎，知政事，對他深加贊嘆，提拔升任他爲司禮博士。

景龍中，累遷給事中。時左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游，召至京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内，恃寵宫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游重福，蓋謀陷韋氏。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行藏，即從極法。且敕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疏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按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纔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閽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群言上聞，采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

景龍年間，韓思復多次升任給事中。當時左散騎常侍嚴善思因譙王李重福的事獲罪被關入制獄，有關官員説：“嚴善思從前曾任汝州刺史，一向與李重福交往，召到京師後，竟然不説李重福謀反的事，衹上奏説‘東都有兵氣’。依據情狀正是匿反之罪，請批准處以絞刑。”韓思復上奏反駁道：“議論獄案時寬緩死刑，是先朝帝王的明確法規；刑罪有遲疑不决時要從輕處置，也是國家既定的法度。嚴善思以前在先朝時，時逢韋氏在内專權，依仗宫中受寵，圖謀危害宗廟社稷。嚴善思當時便能預先覺察，因而前往相王府予以告發，進而説明聖上必定登上皇位。他雖與李重福交往，却是爲了謀劃消滅韋氏。等到謁見之時，他仍不奏報，如此行爲，本應立即准許處以極刑。然而皇帝下詔召見嚴善思，詔書送到他立刻出發，假使他心懷叛逆，怎能奔赴應命？一面張網，確實合乎好生之德；三面驅禽，來者可以寬免。慎用刑典，事應詳審。請交付刑部集合官員議定上奏裁决，以合乎謹慎斷獄的意義。”這時評議者大多説嚴善思應從寬處治，有關官員仍堅持先前的意見請求處死。韓思復又駁斥説：“臣聽説在市上行刑，在朝堂封爵，必須使衆人籌劃一致，纔能實行而没有疑惑。謹依據各部門的評議，十人當中纔有一人執意對嚴善思入罪，抵罪應當從輕。天子宫門九重，路遠千里。因此藉天下的耳朵來聽，到處可以聽到；藉天下的眼

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出，法合從輕。”上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静州。思復尋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得失，多見納用。

睛來看，到處可以看到。現在群言上奏，采納選擇應該審慎，如果棄多取少，臣實在寒心啊。一旦背離衆人的議論，下情不能上達，雖然想要聽從衆論，難道可以做到嗎！京城百官，正逢安寧時代，分列官職，有賢有親。親者分封藩國諸王，他們是陛下的愛子；賢者授權統治一方，他們是陛下的名臣。看到對君王無禮，怎肯隨聲附和而不提出異議？如今措詞多數認爲應當開脱嚴善思，依法應該從輕處理。”皇上采納了他的奏議，最終免除嚴善思的死刑，發配流放静州。韓思復隨即改任中書舍人，他幾次上疏陳述得失，大多被皇上采用。

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爲蝗蟲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翾飛向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處，及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意，遂棰撻百姓，迴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轉絳州刺史。入爲黄門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代裴漼爲御史大夫。思復性恬澹，好玄言，安仁體道，非紀綱之任。無幾，轉太子賓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餘。

開元初年，韓思復任諫議大夫。當時山東發生大面積蝗災，姚崇任中書令，上奏請求派遣使臣分别前往河南、河北各道捕殺并掩埋蝗蟲。韓思復認爲蝗蟲是天災，應當修養德行采用禳祭除去災害，恐怕蝗蟲不是人力所能消滅的。他上疏説：“臣聽説河南、河北蝗蟲，近日更加滋盛，它們所到之處，青苗莊稼都被損害。如今它們漸漸向西飛去，游食到洛水，使臣奉命來往，不敢直言，山東數州，非常恐懼。况且天災流行，難以全部掩埋。望陛下悔過自責，派遣使臣安撫，裁減不急的事務，招攬極公正的人士，上下同心，君臣同德，依靠如此誠意，來對待善惡吉凶。先後派遣的驅蝗使臣等，希望全部停止。《尚書》説：‘皇天不講親情，衹輔佐有德行的人；人心没有親愛，衹感謝懷念施予恩惠的人。’不可不收攬人心啊。”皇上認爲很對，將韓思復的上疏交給姚崇。姚崇於是請求派遣韓思復前往山東檢查被蝗蟲損害的地方，回來以後，韓思復一概如實奏報。姚崇又請求令監察御史劉沼再次加以詳細核查，劉沼迎合姚崇的旨意，於是用鞭棍毆打百姓，回改舊狀而上奏。由此河南數州，竟不能免去賦税。韓思復於是受到姚崇的排擠，出任德州刺史，改任絳州刺史。召入任黄門侍郎，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代裴漼爲御史大夫。韓思復性情恬淡，喜好玄言，安守仁義拘泥道德，没有治理國家的能力。不久，改任太子賓客。十三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

子朝宗，天寶初爲京兆尹。

曾孫佽，字相之，少有文學，性尚簡澹。舉進士，累辟藩方。自襄州從事徵拜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求爲澧州刺史。歲滿受代，宰相牛僧孺鎮鄂渚，辟爲從事，徵拜刑部郎中，轉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出爲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使量其才而補之。佽既至桂，吏以常所爲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其闕。"佽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俟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内官至，求賄於郵吏，二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佽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斂迹，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未幾，詔置五管都監，計所費盡一境地征，不足飽其意，佽特用儉約處之，遂爲定制，君子以爲難。開成二年，卒於官，贈工部侍郎。

韓思復的兒子韓朝宗，天寶初年任京兆尹。

韓思復的曾孫韓佽，字相之，年輕時博學，生性崇尚簡約清靜，參加進士科考試，多次被藩鎮徵用。他從襄州從事召入授任殿中侍御史，升任刑部員外。他請求擔任澧州刺史。任職期滿受人替代，宰相牛僧孺在鄂渚任節度使，徵用他爲從事。召入授任刑部郎中，改任京兆少尹，升任給事中。出任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以下到縣令有三百人，由吏部而補任的僅占十分之一，其他都由觀察使衡量才能而補任。韓佽來到桂州後，使府屬吏帶着過去任命的官員數百人，前來拜見他，一位屬吏拿着簿册上前説："請求補任所有空缺的官職。"韓佽告誡説："在任有政績的，不撤换他的職務；有過失的，必定繩之以法。空缺者應當等待考核以前的簿册文書，選取那些合格者，然後補任。"適逢春衣使内官來到，向郵吏索取賄賂，兩家富豪便拿出豐厚的資財以求做縣令，韓佽一概答應。使者離去後，韓佽以擾亂法律使他們獲罪，分别鞭打他們的脊背。從此豪强收斂匿迹，得以任用清廉官吏以使百姓休養生息。不久，下詔設置五管都監，韓佽計算所需費用要將全境的賦税用光，還不足以使官員們滿足，韓佽特采用儉樸節約來安排處理，於是成爲定制，有識之士以爲此事很難辦得這樣周全。開成二年，韓佽死在官任上，追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知名，性慷慨，有志尚。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則天税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

> 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宏誓願，壯其塔廟，廣其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他的祖先從常州遷到這裏。張廷珪年輕時以文學知名，性格慷慨，有遠大志向。二十歲考中制科。長安年間，多次升任監察御史。武則天徵收天下僧尼錢税，要在白司馬坂營建佛像。張廷珪上疏規勸説：

> 佛，以覺知爲義，依靠心願而修成，不可以諸相體現。經説："如果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是説真如之果不能從外界得到。陛下誠心歸依佛教，大發誓願，使塔廟壯麗，使尊容廣崇，已經遍及天下很久了。大凡拘於相而行

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説，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殷木土，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采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税，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産哉！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虚竭，海内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東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虚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

布施，應該不是最上第一少有之法。爲何這樣説？經説："假如有人用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種珍寶來布施，以及用與恒河的沙子數量等同的生命布施，他的福報很多。如果有人在此經中受持以及用四句偈等爲人演説，他的福報勝過前者。"如佛所言，那麽陛下傾盡四海的財物，用盡萬人的力量，窮盡山中樹木造成佛塔，竭盡冶煉金屬鑄成佛像，雖然勞力極大，費用極多，而所獲得的福報不能勝過一所禪房的和尚。菩薩作福德，不應貪得無厭，這是因爲有爲之法不足看重。何况這項營建，大興土木，或者開發盤結牢固之處，高築基址臺階，或者阻塞洞穴，轉運采伐，碾壓昆蟲螞蟻，動輒超過巨萬。哪裏是佛所標立的坐夏之義，哀憐蟲類蠕動而不忍心殘害它們的生命啊！另外不可役使鬼，衹能謀求人，統計來營造的工匠，大多家境貧窮，朝驅暮役，勞筋傷骨，簞食瓢飲，晨炊夜飯，飢渴所致，疾病交加。哪裏是佛所標立的徒行之義，哀憐畜獸而不忍心傷害它們的體力啊！又營建的費用，衹對僧尼納税，雖然是乞討所得，而貧乏仍然很多。州縣徵收轉運，催逼急如星火，有的無所謀求，有的依靠鬻賣勉强湊數，怨聲載道，和諧之氣不能周遍。哪裏是佛所標立的隨喜之義，哀憐愚昧下民而不忍心奪去他們的産業啊！况且北方邊疆不寧，軍需裝備日日供給，天下空虚耗盡，海内疲勞破敗。希望陛下審慎重視，思念菩薩的行爲有益一切衆生，應當如此布施，那麽他的福德就像東南西北方四隅上下虚空而不可思量了。何必致力於住相，破敗百姓的産業，提倡不急的事務呢！臣以時政來議論，則應該先重視邊疆，充實府庫，休養民力；臣以佛教來議論，則應該救助苦難，滅除諸相，崇尚無爲。希望陛下明察臣的愚昧，實行佛的意願，務必以治理爲上，不因人而廢言，十分慶幸十分慶幸。

言，幸甚幸甚。

則天從其言，即停所作，仍於長生殿召見，深賞慰之。景龍末，爲中書舍人，再轉洪州都督，仍爲江南西道按察使。

開元初，入爲禮部侍郎。時久旱，關中饑儉，下制求直諫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

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凶黨構謀，社稷有危於綴旒，國朝將均於絶綖。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璇衡，光膺寶籙。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沾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屬頃歲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粅靡資，不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兹難否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太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於陛下眷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廄，場無

武則天依從他的議論，立即停止營造，并在長生殿召見張廷珪，對他深加賞賜慰問。景龍末年，張廷珪任中書舍人，兩次改任洪州都督，并任江南西道按察使。

開元初年，召入張廷珪任禮部侍郎。當時久遇乾旱，關中饑荒，下詔尋求直諫昌言、有益政理的人。張廷珪上疏説：

臣聽説古代有多難興起王業、深憂啓發聖主的事，都因爲事態危急則鋭意進取，情況緊迫則深謀遠慮，因此能够從下層登上高位，轉禍爲福。臣見景龍末年，中宗遇難，先天年間，凶黨謀亂，國家有大權旁落的危險，國朝將等於要斷絶王業。陛下神明威武超出當世，精誠感動上天，兩次掃除不祥之氣，天地四方清明爽朗。以後又能够上順皇旨，俯念百姓，高運星斗，光合天命，在那日月照耀的地方，文字車軌不通的鄉野，無處不沾潤厚恩，遍受教化。十堯九舜，不足稱道。聖明上帝，照臨下土，應賜予大福，以報答盛美的功業。然而近幾年來，陰陽失調，九穀歉收，萬民艱難飢餓，關輔之間，更加嚴重。以至有柴有草却無食爲炊，糧食無處供給，百姓不再能賴以維持生活，時時擔心遷徙逃荒時拋尸荒野。適逢昌瑞時運，造成這禍難的原因，臣私下考慮，皇天的本意，將擔心陛下年事正當興盛之時，聖明在身，旋踵之間建立大功，從藩王升爲天子，或許會怠慢扶助民衆之道，自滿於雄圖之志，輕視虞舜而不去效法，追思漢武帝而妄自尊大。因此顯明昭示災禍徵兆，充分加以善意誘導，想要使天子一日比一日謹慎，即使休息時也不敢安寢，永保太平，以鞏固國家的根本。這是皇天對陛下的深切關懷啊，陛下怎能不敬如美善的旨命而小心謹慎呢！愚臣真誠希望陛下約束心思削弱自滿，澄清意念勉勵精神，考察伏羲、神農之書，謹守樸素之道。舉用正直的士人，放黜諂媚的小人，屏退後宮，減裁外廄，使得校場没有蹴

蹴踘之玩，野絶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矜恤惸嫠，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栖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炯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携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僚，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見，顒顒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辜其望哉！

踘的玩習，郊野斷絶田獵的賞賜。休養邊遠地區的貧瘠之地，停止全副武裝深入敵境的孤軍，憐憫孤苦伶仃的人，減免徭役賦稅。除去奇異詭怪的技巧，捨棄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不見那些引起欲望的物品，使心志不亂。如果這樣自然會使四海清平，九域安寧，農夫樂於自己的耕作，餘糧堆積在田畝之中。於是和諧之氣上通於天，雖然五星連珠，日月合璧，也不足以誇贊；珍稀祥瑞下降於地，雖然鳳凰栖宿樓閣，麒麟來到郊外，也不足爲奇。有人説上天的明示鑒戒不足畏懼，那麽將會使上帝憤怒，風雨錯亂，災荒饑饉一天比一天嚴重，就無從救濟下民了。有人説百姓的窮苦貧乏不足憐憫，那麽將會使平民百姓灰心喪志，億萬民衆離鄉背井，愁苦之勢達到了極點，就無從侍奉皇上了。這應是安危所繫，禍福之源，爲何朝廷不曾省察？況且如今陛下剛剛即位，施政惟新，卿士百官，華夷萬族，無不洗耳恭聽，刮目注視，伸長脖子抬起脚跟，希望有所聽到看到，表達了人們的無限崇尚仰慕。陛下怎可怠惰荒廢典章制度，徒然辜負他們的希望啊！

再遷黄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决杖刑稍輕，敕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廷珪之言爲是。俄坐泄禁中語，出爲沔州刺史，又歷蘇、宋、魏三州刺史。入爲少府監，加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陽男。四遷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謚曰貞穆。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爲時人所重。

張廷珪兩次升任黄門侍郎。當時因監察御史蔣挺獲罪判决在監司處以杖刑過輕，皇帝下詔在朝堂杖罰，張廷珪上奏説："御史憲司，是有清白名望的耳目之官，犯了罪該殺就殺，該流放就流放，不能處以杖刑。士可殺，不可辱啊。"當時詔令已經頒布，然而議論者認爲張廷珪的言論正確。不久因泄露宫中語獲罪，貶爲沔州刺史，又歷任蘇、宋、魏三州刺史。召入任少府監，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封范陽男。四次升任太子詹事，因年老有病退休。二十二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追贈工部尚書，謚號叫貞穆。張廷珪平時與陳州刺史李邕親近友善，多次上表推薦他，李邕所撰的碑碣文字，必定請張廷珪用八分體書寫。張廷珪因擅長楷隸，很受當時人尊重。

王求禮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朝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謇敢言，每上封彈事，無所畏避。時契丹李盡忠反叛，其將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内王武懿宗擁兵討之，畏懦不敢進。既而賊大掠而去，懿宗條奏滄、瀛百姓爲賊詿誤者數百家，請誅之。求禮執而劾之曰："此詿誤之人，比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爲賊驅逼，苟徇圖全，豈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擁强兵數十萬，聞賊將至，走保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詿誤之人，豈是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大懼，則天竟降制赦之。

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求禮謂欽望曰："公禄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邪？"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漢皆有税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對曰："秦皇、漢武税天下，虚中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耶！"事遂不行。

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也。"舉朝嗤笑，以爲口實。求禮竟以剛正，名位不達而卒。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武則天朝任左拾遺，升任監察御史。他禀性忠正敢於發表意見，每次上奏彈劾糾舉，無所畏懼迴避。當時契丹李盡忠反叛，他手下的將領孫萬榮攻陷河北數州，河内王武懿宗領兵討伐，怯懦害怕不敢進兵。隨即叛賊大肆掠奪而去，武懿宗列舉上奏滄、瀛二州百姓受賊牽連者數百家，請予誅殺。王求禮堅持彈劾此事説："這些受牽連的人，先前没有良吏教導，城池又不完備堅固，被叛賊驅趕逼迫，苟且順從以圖保全性命，哪裏是平時就有背叛之心啊！武懿宗擁有强兵數十萬，聽説叛賊將要來到，放棄保守的城邑而逃跑，罪當誅殺。如今却嫁禍於受牽連的人，難道是做臣子的行爲嗎？請求斬殺武懿宗以此向河北百姓謝罪。"武懿宗大爲恐懼，武則天最終下詔赦免了他。

契丹攻陷幽州，軍餉運送不能供給，左相豆盧欽望請求停止京官兩月俸料以資助軍隊，王求禮對豆盧欽望説："您的俸禄優厚，停止了可以。國家富裕擁有四海，足以儲備軍國的需要，何必要憑藉貧官的微薄俸禄。您的這一舉動難道符合宰相的作法嗎？"豆盧欽望生氣地將他拒之門外，并上奏説："秦、漢都有徵收賦税算錢以供給軍隊的事例，王求禮不識大體，妄持異議。"王求禮回答説："秦始皇、漢武帝徵税於天下，虚弱國内以經營邊境，難道要聖朝仿效？不知豆盧欽望這番言論是識大體嗎？"事情於是未能實行。

當時三月降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人認爲是祥瑞，草擬表疏將要祝賀，王求禮阻止説："宰相協調陰陽，而導致暮春降雪，這是災，怎能是瑞？如果三月雪是瑞雪，那麼臘月雷也是瑞雷。"滿朝譏笑，以此爲話柄。王求禮最終因剛毅正直，名位没有顯赫而去世。

辛替否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龍年爲左拾遺。時中宗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又駙馬武崇訓死後，棄舊宅别造一宅，侈麗過甚。時又盛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爲之空

辛替否，京兆人。景龍年間任左拾遺。當時中宗設置公主府屬官，安樂公主府所補任的官員尤其冗濫。另外駙馬武崇訓死後，公主捨棄舊宅另造一宅，過分奢侈華麗。當時又盛興佛寺，百姓勞苦疲乏，國庫爲此空虚耗盡。辛替否上疏勸

竭。替否上疏諫曰：

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臣聞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婿，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改，更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

諫説：

臣聽説古代設置官職，人員不一定完備，九卿以下，都是有其官位而缺其人選。賞賜一人要與三公商議，任命一人要詢問百官，受到寵信的人憂懼權勢在身，享受名位的人躲避權門不入。因此説賞不過分，官不冗濫，士子都能品行完善，家族都有清廉節操，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糧。臣子對君主忠誠，君主以禮對待臣子，清净無爲而没有事變的危險，垂衣拱手而没有傾覆的憂患。凡有使耳目驚動，心中思慮，所作所爲不師法古代，而推行於今日的事情，總是有的。希望陛下百倍實行賞賜，十倍增加官員，金銀不够製作信印，束帛不足充作賞賜，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愧於無力之士呢！至於補授官職，很少進行推舉選拔，於是使富商豪賈，都躋身官宦的行列，賣技弄巫的人，遍及於土地肥沃的地方。臣聽古人説："福的産生有基礎，禍的産生有胚胎。"公主是陛下的愛女，挑選賢良之士而出嫁她，設立官屬而輔佐她，竭盡府庫而賜予她，修築高大的宅第讓她居住，建造廣闊的池苑讓她游玩，可以説最爲重視，可以説最爲愛憐。然而使用不合乎古義，行爲不本於人心，祇恐怕會變愛成憎，轉福爲禍。爲什麽呢？用盡百姓的勞力，百姓怨恨；耗費百姓的財錢，百姓怨恨；奪取百姓的家産，百姓怨恨。愛憐幾個孩子而招致天下人的三怨，使邊疆之士不願意盡心盡力，使朝廷之士不願意盡職盡忠，人心就離散了，獨自持守着溺愛，將依靠什麽呢？假使從前對魯王的賞賜與諸位女婿相同，禮遇與朝中的大臣相同，也會有今日的福，没有往昔的禍。人祇看到禍，却不知道禍從何而來。所以成爲禍患，是因爲皇上寵愛公主超過了臣子。去年七月五日，已看到它的驗證了。而如今公主前事不改，又繼續因循，廢棄一宅而修造一宅，忘記前禍而忽視後禍。臣私下認爲陛下是憎恨她，不是愛憐她啊。臣聽説君王以人爲根本，根

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安之計以存之，不使奸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埸危駭，倉廩空虛，揭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耀今，逾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清净爲基，慈悲爲主，故當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净，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晋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爲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長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本鞏固則國家安寧，國家安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久相保。在外朝與宰相大臣謀議，是爲長久安寧之計而保護國家，不使奸臣賊子有窺測可乘之機。臣聽説不可不防微杜漸，不可不深謀遠慮。當今邊疆危險緊急，倉庫空虛，舉旗守衛之士不能得到奬賞，肝腦塗地之卒缺乏供給。却還要大修寺院，廣造宅第，伐木山空，不足以供備棟梁；運土塞路，不足以供備墻壁。誇耀古今，逾越制度，百官閉口，四海傷心。佛教，以清净爲本，以慈悲爲主，因此應當包容仁道而救度生靈，不願利己而損害别人，因此常常捨去自己以保持本性，不爲顯揚人身而損害教義。春、夏、秋三個務農時節，挖山鑿池，損傷性命；竭盡府庫，損害百姓；大殿長廊，顯揚一身。損害性命則不慈悲，損害百姓則不愛物，顯揚一身則不清净，難道是大聖大神之心嗎？臣認爲這不是真教，不是佛意，違背了時節運行，違背了人們的意願。自佛祖西下，佛教東傳，周朝以前如來法像没有進入，漢代以後白馬馱經方纔來到。風流雨散，千帝百王，修飾愈盛而國家愈空，勞役愈重而禍患愈大。前車傾覆而後車繼踵，不曾改變途徑，晋代大臣因沉迷佛教而受到譏諷，梁朝君主因捨身佛寺而造成怨恨。如果以爲修造寺院定能成全其治道，教養人民不足以治國，那麽殷、周以前都昏亂，漢、魏以後都聖明；殷、周以前則不長久，漢、魏以後則不短暫。臣聽説夏稱天子二十餘代纔被殷所接替，殷稱天子二十餘代纔被周所接替，周稱天子三十餘代纔被秦所接替，從漢朝以後歷代就可以明白知道了。是什麽原因呢？有道則長久，無道則短暫，難道是因爲一朝窮盡金玉，修造塔廟，纔得到長久的國運嗎！臣聽佛經説："菩薩心守佛法而實行布施，好比人進入暗處，即什麽也看不見。"又説："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晨露也如閃電。"臣認爲減少雕琢修飾的費用來救濟貧困，就具備了如來的品德；停止穿鑿

黿。”臣以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計倉廩，度府庫，百僚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充，況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門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穰饑饉，臣竊痛之矣！

疏奏不納。歲餘，安樂公主被誅。

睿宗即位，又爲金仙、玉真公主廣營二觀。先是，中宗時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數百千人，又有敕放令

挖掘的勞苦來保全昆蟲，就具備了如來的仁慈；免除營造的開銷來供給邊防，就有了商湯、周武王的功勞；停止不急需的俸祿來懸賞清廉，就有了唐堯、虞舜的治理。陛下却不急於辦理那些急迫的事情，急於辦理那些理應鬆緩的事情，親近未來而疏遠現在，失掉真實而希望虛無，注重俗人的作爲而輕視天子的功業，臣私下爲之痛心啊。如今出錢財仗權勢者都度爲僧徒，避徭役的奸詐者都度爲僧徒；那些未度的，衹是貧窮與善良的人。將以什麼作爲典範呢？將以什麼役使人力呢？臣認爲出家的人，應當捨棄塵俗，脱離朋黨，没有私愛。如今他們增殖財貨營謀生業，并没有捨棄塵俗；他們提拔親信樹立知己，并没有脱離朋黨，他們蓄養妻子兒女，并非没有私愛。這是推離人而毀害道，不是擴大道而招求人。臣看到如今的宮觀臺榭，京師以及洛陽，即使不增加修飾，仍恐怕奢侈華麗。陛下尚且想要填溝池，捐苑囿，以救助没有產業的貧民。如今天下的寺院無計其數，一座寺院相當於陛下的一座宮殿，而壯麗又超過了宮殿！費用超過了宮殿！天下有十分的財產，而佛門就占去了七八分，陛下還有什麼呢！百姓吃什麼呢！即使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使不吃飯的人，使唤不穿衣的人，仍然還是不够。何況還要依靠於天生地養，風吹雨潤，然後纔能得到呢！臣聽説國家没有九年的積蓄，國家就不成其爲國家。臣統計糧倉，算度府庫，百官的供給，百事的開支，恐怕連一年的費用都不够，何況九年的積蓄呢！一旦戰亂再起，災害頻繁，僧徒不能够操持干戈，寺塔不足以消除饑荒，臣私下爲之痛心啊！

奏疏遞上不被采納。過了一年多，安樂公主被誅殺。

睿宗即位，又爲金仙、玉真公主擴大營造二觀。起初，中宗時期斜封授任官職的人全部停職，一共有數百上千人，如今又有詔書命令官復

却上。替否時爲左補闕，又上疏陳時政曰：

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於郊；九夷百蠻，歸款於闕。自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户。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凶；剥萬人之衣，以

原職。辛替否當時任左補闕，又上疏陳述時政說：

臣曾認爲古代那些因開支不合時宜，賞賜不適當，而導致破家亡國的事例，口說不如親身經歷，百聞不如一見。臣請求用唐朝開創以來治理國家的得失，陛下所親眼見到的事例加以陳述。希望陛下審慎聽取，擇善而從，那麼萬代功業，自然可以達到了，何須憂慮百姓不康樂，福運不永久呢！臣認爲太宗文武聖皇帝，是陛下的祖父，他撥亂反正，創立國家，得到完美的政治體制，設置簡明切要的方針。減省官員，清理官吏，舉任天下官職無一虛授，使用天下錢財無一枉費。賞賜必須等待功勞，授官必須得到俊傑，凡所作爲無不成功，凡所征伐無不降服。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然來到，不多度僧尼而禍殃自然消滅。道義合於天地，德行通於神明。因此天地愛護他，神明保佑他，使陰陽不亂，風雨和諧，人民安居樂業，五穀年年豐登，腐爛的糧食布帛，丢棄填塞街巷。千里萬里，貢賦在京畿；九夷百蠻，歸順於朝廷。自從有了帝王以來，没有如此神聖的君主，因此他能够在位長久，經歷多年，陛下爲何不吸取而效法呢？中宗孝和皇帝，是陛下的兄長，承繼先人的功業，却忽略了先人的教化，不采納賢良的言論，而放縱子女的意願，任官授爵不加挑選，虛受俸禄的多達數千人；分封賞賜也不論功勞，妄食封地的多達一百餘户。營造寺院不止，徒然浪費錢財多達數百億；超度僧人無休無止，免除租庸的人多達數十萬。由此使得國家的支出增加數倍，收入却减少數倍。糧倉中没有可以留存一年的儲備，府庫中没有可以收藏一季的絹帛。他所嫌惡的人遭到貶逐，貶逐的却大多是忠良；他所喜愛的人得到賞賜，賞賜的却大多是邪惡。朋黨奸佞紛紛擾擾，互相傾軋争鬥不止。朝廷無法令人容身，保住地位全在於依附曲從。奪取百姓的糧食以養活凶惡；剥削萬人的衣服以粉飾

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享國不永，受終於凶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霪雨不解，穀荒於壠，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葉枯黄。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於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受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續阿韋之醜迹，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昔陛下爲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群凶。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内，而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

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憤衆離，水旱失調，疾病瘟疫屢屢發生。遠近非議，公私窮竭。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中宗在位時間不長，送命於凶惡婦人。寺舍不能保全自身，僧尼不能護佑妻子，受萬代譏諷，被四夷嘲笑。這是陛下親眼所看到的，爲何不革除而改正它？效法太宗治國，則百官可以治理，百姓無憂，因此泰山般的安穩即刻就可以達到了；效法中宗治國，則萬民有怨憤，百事不安寧，因此累卵的危險即刻就可以招致了。最近從夏天以來，霪雨連綿不停，莊稼荒在田裏，麥子爛在場上。入秋以來，大旱成災，青苗不能結實，霜損蟲咬，草葉枯黄，庶民嘆息，陛下不知救濟，反而營造寺觀，每日不停，檢校官與試用官，充溢官署。陛下喜愛兩位女兒，爲她們營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上的傳言，都説統計用錢一百餘萬貫。陛下是聖人，無所不知；陛下是明君，無所不見。既然能知能見，知道糧倉有幾年的儲蓄？府庫有幾年的錢帛？知道百姓可以存活嗎？邊疆可以保證供給嗎？當今徵發一卒去守護邊疆，派遣一兵去保衛國家，可是他們大多没有衣食，都忍受着飢寒交迫的生活。賞賜他們，全然無所支出，軍隊屢次失敗，無不由於這個原因。可是却以百萬貫錢營造無用的道觀，以承受天下的怨恨啊！以違背萬民的心意啊！陛下繼續阿韋的醜迹，而不改變阿韋的亂政。忍心丢開太宗的治國根本，却不忍心拋棄中宗的禍根；忍心丢開太宗長久的策略，却不忍心拋棄中宗短促的計謀。陛下又憑什麽繼承祖宗、統馭萬國呢？從前陛下作爲皇太子，在阿韋之時，擔心國家危亡，經常切齒忿恨群凶。如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不革除群凶，臣恐怕又有切齒忿恨陛下的人啊，陛下又憑什麽責難群凶而誅罰他們呢？臣過去看到明令，從今以後，希望一律依照貞觀舊例。而在貞觀之時，哪有今日這樣營造寺觀，增加僧尼道士，濫加無用的官員，

以非群凶而誅之？臣往見明敕，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奸人之所誤，宗晋卿勸爲第宅，趙履温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斫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游，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説，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兹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趙履温之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虚泊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之時。前朝之時，賢愚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

推行不急需的事務，而敗壞政治的情況呢！臣認爲背棄其言論而不推行其誠信，向往其善而不改變其惡，陛下又憑什麽治理四海？過去，中宗之所以憐愛安樂公主，是受了奸人的蠱惑，宗晋卿勸説爲她修建宅第，趙履温勸説爲她建造園亭，損害數百家房屋，侵占數百家土地。工匠勞作還未停息，正義之師已紛至沓來，最終使園亭不能游玩，宅第不能坐卧。聽信邪惡的言論，造成骨肉的被殺，這是陛下所親眼見到的啊。如今營造兩觀，臣知道必定不是陛下、公主的本意，莫非是趙履温之徒又勸誘營造，企圖誤害陛下的親骨肉，陛下不能不明察啊。臣聽説出家修道的人，不參預世事，而一心清净其身心，以淡泊爲高，以無爲爲妙，依靠兩卷《老子》，仰望一軀天尊，無欲無求，不損不害。何必要通過修造璇臺玉樹，寶像珍龕，使人窮困，然後爲道呢！况且舊觀也足以歸依，無須營造，以致耗費窮盡。如此推行三年，如果國家不富裕，百姓不安寧，朝廷不清静，陛下不快樂，那麽臣請求殺身於朝廷，以嚴明天下進諫的人。希望陛下實行非常的恩惠，暫且停止兩觀的營造，以等待豐年。用建造兩觀的財物，爲公主施捨貧窮，充實府庫，那麽公主就福德無窮了。不然，臣恐怕世人必定心懷不滿，不少於前朝。前朝之時，無論賢能愚昧都知道必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談論，話還没有發聲，禍患就要來到了。韋月將在南方邊地受到誅殺，燕欽融在朝堂上被殺，這些人都不憐惜自身而爲君主盡忠，身死之後，朝廷也危險了。所以先朝誅殺他們，陛下追賞他們，這正是陛下知道直言之士有益於國家。臣今日直言，也如同先代的直言，望陛下明察。

惟陛下察之。

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遷爲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中，累轉潁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奏疏遞上，睿宗贊賞他正直無私。逐漸升任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年間，幾次改任潁王府長史。天寶初年去世，終年八十餘歲。

史臣曰：夫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諂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讜之言，補朝廷之失，有犯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史臣曰：喜歡聽到善政，厭惡聽到過失，這是君王的常情；寧可諂媚以獲取歡心，不願逆耳以招來禍患，這是臣子的常情。能與此相反者，不也很好嗎！李乂、薛登等六位君子，能發表忠直的言論，彌補朝廷的過失，寧可觸犯決不隱諱，的確無愧於古人，他們是大唐的良臣。

贊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從諫則聖。李、薛輸忠，救人之命。韋、韓讜言，醫國之病。辛、王章疏，犯顔竦聽。張子法言，實裨時政。

贊曰：大臣侍奉君主，有邪有正。君主使用大臣，能够納諫則爲聖明。李乂、薛登進忠上奏，拯救人的性命。韋湊、韓思復直言不諱，醫治國家的弊病。辛替否、王求禮的奏疏，冒犯皇上危言聳聽。張廷珪的法言，的確有益於時政。

舊唐書卷一百二

列傳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玄（兄）知柔（子）貺 餗 彙 秩 迅 迥
徐堅　元行冲　吴兢　韋述（弟）逌 迪 蕭直 蕭穎士 毋煚 殷踐猷（附）

馬懷素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采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鄠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寄居江都，年輕時拜李善爲師。因爲家貧没有燈燭，他白天采集柴草，夜裏點燃柴火照明讀書，於是博覽經史，擅長作文章。他參加進士科考試，又應考制舉，考中文學優贍科，授任鄠尉，四次升任左臺監察御史。

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宫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欒布奏事於其尸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决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

長安年間，御史大夫魏元忠遭到張易之的誣陷，被流放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宫率獨孤禕之在郊外爲魏元忠餞行。張易之惱怒，指使人誣告崔貞慎等與魏元忠同謀，武則天令馬懷素審問，派遣宦官督促逼迫，婉言勸令馬懷素判定他們有罪，馬懷素主持公正不接受命令。武則天大怒，召見馬懷素親自責問，馬懷素上奏説："魏元忠犯罪被流放，崔貞慎等人因爲是親朋故交相送，的確應當責備，如果認定他們是謀反，臣豈不是欺騙了神明？從前彭越因謀反被殺，欒布在他的尸體旁奏事，漢朝没有給他治罪，何况魏元忠的罪行不同於彭越，陛下怎能增加追送的罪名。陛下掌握生殺大權，想要給他們加罪，衹要取决於聖上的心意就可以了。如果交給臣審理，臣豈敢不遵守陛下的法律？"武則天的怒氣這纔消除了，崔貞慎等人由此獲免。當時夏官侍郎李迥秀依仗張易之的權勢，接受賄賂，馬懷素上奏彈劾他，李迥秀因此罷免知政事。馬懷素幾次改任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任十道黜陟使。馬懷素處理事務公平寬恕，受到當

縱恣，請托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爲户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

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爲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爲侍讀。每次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宫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流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録，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録，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謚曰文。

褚无量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鬥，傾里閈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无量建議曰：

> 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

時人的稱贊。他出使回來，升任考功員外郎。當時貴戚放肆，公然請托，馬懷素不阿諛順從，主持銓選公平允當，升任中書舍人。開元初年，任户部侍郎，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幾次進爵封爲常山縣公，三次遷任後任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

馬懷素雖然身居官職，仍然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受玄宗的禮遇，玄宗命他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任侍讀。每次進入閤門，皇上便令他們乘坐肩輿進入。皇上居住別館，因爲路遠，便命令他們在宫中乘馬，有時皇上親自迎送，以表明對老師的禮貌。當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例綱目雜亂，馬懷素上疏説："南齊以前的典籍，原已編入王儉的《七志》。以後的著述，數目很多，《隋書·經籍志》所載也不周詳，有的是新出古書，前志未編；有的是近人相傳，文詞浮薄粗鄙却被著録。如果不加編録，即很難辨其優劣。希望搜檢近代書目，以及前志所缺遺的，續王儉的《七志》，收藏在秘府。"皇上於是召博學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人，分部撰録，并且刊正經史，初步創立了承前啓後的圖書編録規制。這時馬懷素因病去世，終年六十歲，皇上特意爲他舉行哀葬，停止朝會一天，追贈潤州刺史，謚號叫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他幼年喪父生活貧困，發奮努力讀書。褚无量家在臨平湖附近，當時湖中有龍争鬥，鄉里的人全都跑去觀看，褚无量當時十二歲，埋頭讀書安然不動。成年以後，尤其精通《三禮》及《史記》，考中明經科，幾次授任國子博士。景龍三年，升任國子司業，兼任修文館學士。這一年，中宗將親自到南郊祭祀，下詔令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都迎合旨意，請求以皇后爲亞獻，惟獨褚无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堅决争辯，認爲不可。褚无量建議説：

> 郊祀，是聖賢君王的大事，是國家的隆重典禮。舉行這樣的典禮，不能主觀推斷，不能感情用事，都要上順應天意，下符合人

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辯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最大，皇后内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遍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注》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即當云"若不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内，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録。又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内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

事，恭敬地取法古代，一律遵循舊的規章，然後可以通達神明，可以受到福佑。但是禮文雖然繁多，都不如《周禮》。《周禮》是周公達致太平的書籍，是先聖竭盡心血的精典，取法天地而推行教化，辨别方位而規定人倫。它的意義可以暗助神明，它的内容可以治理國家，備物致用，怎麽可以忽視啊！至於冬至在圜丘祭天，在祭祀中最爲隆重，皇后是内主，禮位很尊貴。如果皇后應該郊天助祭，就理應詳細寫在禮典上。如今查遍《周禮》，没有這一儀制。這是因爲祭天在南郊，不以地相配，衹以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所以衹有皇帝親自舉行這一典禮，皇后不應該參預。謹依《周禮·大宗伯》之説："如果君王不參加祭祀，大宗伯便代行主祭的事。"《注》説："君王有故不能參加，大宗伯代他施行祭祀的事。"下文説："凡是大祭祀，王后不參與，便代理而獻豆籩，撤豆籩。"如果皇后應當助祭，接此下文，即應當説："皇后如果不祭祀，便代理而獻豆籩。"如今在内容上另起凡例，則是在説其他的事。大凡事情與上面所説的不同，便另起凡例。凡例就是承上啓下的名目，不專門關係到本職。一部《周禮》之内，此例極多，都寫在文中，不可一一列舉。另外王后助祭，親自進獻豆籩而不撤去。依據《九嬪》職責説："凡祭祀，協助王后進獻，撤去豆籩。"《注》説："王后進獻而不撤豆籩。"那麽可以知道上文中所説的撤豆籩，是宗伯講職責而接下來的文字。如果宗伯代理主持祭祀，則宗伯親自撤去豆籩，不另派别人。又查考"外宗的職責是掌管宗廟祭祀，王后不參與時，則協助宗伯"。這一段文字，與上文可以相互驗證。怎樣説明呢？依據外宗衹掌管宗廟祭祀，不掌管祭天，足以證明這段文字是講宗廟祭祀的。查考王后行事，都記載在《内宰》職責中。對照記載其職責的文字，衹説"大祭祀，王后祼獻時則協助，以瑶爵進獻也如此"。《鄭注》説：

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則用陶匏，亦無瑶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内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參之，故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强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策之良誡，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摭舊典，采曲臺之故事，行圜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幸甚。

"是説祭祀宗廟。"《注》之所以知道，是因爲文中説"裸獻"，而祭天没有裸，因此得知。另外祭天的禮器，則用陶匏，也没有瑶爵，《注》因此得知是祭祀宗廟。另外内司服掌管王后的六種服飾，没有祭天的服飾；而巾車的職責是掌管王后的五種車輿，也没有王后祭天的車輿；祭天有七獻，没有以王后爲亞獻的。按照這些文字參證，便知王后不應當參與祭天。惟有《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后參與祭獻的事，這是在西漢末年，權臣專擅朝政，違亂常道，褻瀆神靈奉承祭祀，是不符合常規典章的，事情關係到欺騙神靈。因此《易傳》説："欺騙神靈者，災禍波及三代。"《太誓》説："明考古制樹立功德事業，可以永久，承奉天道大法。"這是史書的有益告誡，怎可不知。如今南郊禮儀，事情不順考古制，臣愧守經學，不敢沉默。請廣泛徵詢大儒，俯拾舊典，采用禮書的舊制，實行圜丘的正典，使聖朝合於寬宏豁達之途，使天下知曉禮樂典章的興盛，豈不十分慶幸。

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无量所奏。

當時左僕射韋巨源等奉迎旨意，贊同祝欽明的建議，最終没有聽從褚无量的上奏。

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玄宗在春宫，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嘆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禄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玄宗即位，遷郯王傅，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户。未幾，丁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狎，

不久褚无量因母親年老請求停職回家奉養。景雲初年，玄宗在春宫，召入褚無量拜任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他曾撰寫《翼善記》進獻，皇太子降書嘉獎慰勞，贈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在國學親自舉行釋奠之禮，令褚无量講解《孝經》、《禮記》，他都能隨着各自的内容而端立大義，博學而且善辯，觀看的人都贊嘆佩服。釋奠禮儀結束後，褚无量進授銀青光禄大夫，同時賜給他官服，以及綵絹一百段。玄宗即位，褚无量升任郯王傅，兼國子祭酒。不久因曾是皇帝師傅的恩情升任左散騎常侍，并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户。不久，爲母親守喪而辭去官職，住在墓旁的小屋裹。墓上種植的松柏，時常有鹿來損壞，褚无量哭着説："山中各種草木不少，何必忍心損害我先人墳上的樹呢！"便徹夜

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腰輿，令内給使輿於内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敕褒美，賜物二百段。

守護。不久有一群鹿很順從地親近他，不再侵害墓上的松柏，褚无量因此終生不吃鹿肉。服喪期滿，召入授任左散騎常侍，再任侍讀。因爲他年紀大了，每次隨從儀仗出入時，皇上特别允許他緩慢行走，又爲他造輕便的木轎，令内給使抬入殿内。褚无量多次上書陳述時政得失，大多被采納。又曾得到皇上親筆下詔的褒揚贊美，賜物二百段。

无量以内庫舊書，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敕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皇太子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郄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郯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説經，百僚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哀，廢朝兩日，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褚无量因内庫的舊書，自高宗時代就藏在宫中，逐漸遺失，上奏請求抄寫校正，以弘揚經籍之道。玄宗下令在東都乾元殿前設立書架排列，大舉搜集抄寫，廣泛采集天下不同的書本。幾年時間，經、史、子、集四部書籍充實齊備，便帶領公卿以下官員進入殿前，令他們隨意觀看。開元六年皇帝回京，又詔令褚无量在麗正殿繼續先前的功事。皇太子及郯王李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還未入學，褚无量抄寫《論語》、《孝經》各五本呈獻。皇上閲覽後説："我知道褚无量心意無量。"立刻命令挑選精通經學行爲敦厚的國子博士郄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人，爲太子及郯王以下侍讀。七年，下詔太子在國子監舉行齒胄之禮，褚无量登座講經，百官都去觀摩，禮儀完畢，賞賜豐厚。第二年，褚无量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臨終遺言以麗正殿寫書的事業未完成而感到遺憾。皇上爲他舉行哀葬，停止朝會兩天，追贈他爲禮部尚書，謚號叫文。

初，无量與馬懷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褚焉。

當初，褚无量與馬懷素都任侍讀，皇上對他們關懷待遇深厚；褚无量等人去世以後，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宫侍講，雖然屢加賞賜，而禮遇已不如褚无量了。

劉子玄　劉知柔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

劉子玄，本名知幾，是楚州刺史劉胤之的族孫。年輕時與兄長劉知柔都以文章出名，二十歲時參加進士科考試，授任獲嘉主簿。證聖年間，皇帝下詔令文武九品以上官員各自談論時政得失，劉知幾上表陳述四件事，言辭十分懇切直率。當時官爵僞濫而法律嚴密，士人競相求取官職而大多陷於刑殺，劉知幾便寫《思慎賦》以譏

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知幾長安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并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

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静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晋、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絶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唯自詢采。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

刺時事，并以此表明心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看後贊嘆道："這是陸機的《豪士》篇所達不到的啊。"

劉知幾長安年間幾次升任左史，兼修國史。升任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初年，又改任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當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一同監修國史，劉知幾認爲監修的人多，實在是修國史的弊病。蕭至忠又曾經指責劉知幾著述没有成績，劉知幾於是請求免去史職，寫奏記給蕭至忠説：

我自從出仕做官，待罪朝廷，三次擔任史臣，兩次進入東觀，最終不能寫成國典，留給那些後來的人，是什麽原因呢？静下來思考，不能完成的原因有五點。哪五點呢？古代的國史都出自一家，如魯之左丘明、漢之司馬遷，晋之董狐、齊之南史，都能建立不朽之言，藏之於名山，没聽説憑藉衆人的功力，纔被稱爲絶筆的。惟有後漢東觀，廣集群儒，而著述没有主筆，條章没有設立。正由於此，伯度譴責它不真實，仲長統認爲應當焚毁，張衡、蔡邕二人在當時給予糾謬，傅玄、范曄兩家在後世予以譏笑。如今史館取士，比東漢還多一倍，人人都自認爲是荀勗、袁宏，各家自稱爲劉向、劉歆。每當要記一件事，載一家言，都要擱下筆來相互觀望，蘸着墨汁猶豫不決，因此頭白可以等待，而汗青没有日期。這是不能完成的第一點原因。前漢郡國的計簿，先交太史，再呈丞相；後漢公卿的撰述，先集公府，再上蘭臺。由此史官的修撰，記載事情就廣博了。到了近古，這方法不實行了，史臣編録，祇是自己詢問采訪，而左右二史，空缺了起居注録；官宦百家，很少陳述行狀。在州郡訪求風俗，視聽不能完備；在臺閣尋討沿革，文書難以見到。即使孔子再生，尚且祇能見識狹小，何况是中等智慧的人，怎能就見識廣博。這是不能完成的第二點原因。

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顔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舌。倘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仇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并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惰須等。某帙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并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倘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争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凉，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

從前董狐寫史不隱諱，昭示於朝中；南史直書弑君之事，執簡而前往。而近代史館，都要在禁門之前核查身份，隔絶在九重之内，不想讓人看到。尋思其中的道理，是爲了杜絶情面，防止告求的緣故。然而如今史館中的作者，士子衆多如林，都喜歡多嘴長舌，没聽説閉口不言。假如有《春秋》章法的五始剛剛編成，一字加貶，話未説完而朝野全都知曉，筆未擱下而官吏無不誦讀。孫盛如實記録，被權門所嫉恨；王韶直書不諱，遭到貴族仇視。人之常情，能不怕嗎！這是不能完成的第三點原因。自古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裁各異，意旨不同。大凡《尚書》的教化，是以通達知遠爲主；《春秋》的意義，是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君主。這都是前賢得失的例證，良史是非的標準，作者講得很詳細了。近來史官記録，多聽命於監修，楊再思則説"必須直言"，宗楚客則説"應多隱惡"。十羊九牧，事情難辦；一國三公，何所適從？這是不能完成的第四點原因。臣私下認爲修史設置監修，雖然没有古代格式，探尋它的名號，可以陳説。所謂監，應是總領的意思吧。比如創紀編年，則年份有斷限；擬傳叙事，則事迹有繁簡。有的可省略却不省略，有的應該記載却不記載，這就失去了刊定删削的準則了。撰文記事，勞逸應該平均；揮筆書寫，勤惰必須相等。某册某篇，交給此人；某紀某傳，歸於此官。這是衡量分配的道理。這些都應當明立條規，審定界限，假如人人都能想着自勉，那麽史書就可以很快完成。現在監修的人既不指示，撰寫的人又不遵守，致使争相仿效苟且草率，極力相互推脱，坐等寒來暑往，徒然消磨歲月。這是不能完成的第五點原因。凡此不能完成的原因，其枝節問題實在很多，舉其一言，可以反三。而時論和公議，又怎能譏笑我編撰没有下文呢！近來見到明公您往往急切規勸誘導，殷勤考查督

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次骨之刑，勖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抵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促。或說典籍事關重大，要努力用心；或說歲月已經不多，何時能够完成？我私下認爲法度不立，則督促考察祇能徒勞，即使用刻骨之刑來震懾，以懸金之賞來勉勵，終究不能得到。《論語》說："施展才力做官任職，不能稱職的就停止。"我之所以近來對知己推心置腹，多次冒犯諸公，連連請求辭去執筆之官，希望罷免記言之職，正是爲此啊。當今朝廷號稱用人得當，國家堪稱多士。蓬山之下，賢能正直者比肩；芸閣之中，英明傑出者接踵。我既已功虧一簣，没能完成史書，徒然耗盡太官的膳食，白白索取長安的米糧。乞求以本職歸還故鄉，多謝史官之任，懇請讓開進賢的道路。希望明公足下哀憫而允許我。

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

蕭至忠愛惜他的才能，不允許他辭去史官。宗楚客嫉恨他的正直，對各位史官說："此人如此作書，想置我於何地！"

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吴兢，别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録》功，果封居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弟，文學知名，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

當時劉知幾又撰寫《史通子》二十卷，詳細論述史書的體式。太子右庶子徐堅很看重他的書，曾說："身居修史職務的人，應將此書放在座右。"劉知幾自恃有史才，常慨嘆當世没有知己，於是把國史委托給著作郎吴兢，另外撰寫《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論漢氏爲陸終後裔，不是堯的後代。彭城叢亭里的諸劉，出自宣帝兒子楚孝王劉囂的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的後代，不繼承楚元王劉交。全都很有依據地考查明白，糾正了前代的錯誤，劉知幾雖受流俗譏諷，學者們却佩服他的博學多識。起初，劉知幾常說如果能受封，一定以居巢爲名，以此繼承司徒的舊邑；後來他因爲纂修《則天實録》有功，果然被封爲居巢縣子。另外家鄉人因爲劉知幾兄弟六人考中進士科，以博學知名，便改稱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

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禄大夫。時玄宗在東宫，知幾以名音

景雲年間，劉知幾多次升任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并依舊修國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當時玄宗在東宫，劉知幾因爲名字的讀音與

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子玄進議曰：

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騑服。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沿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襪而升鐙，跣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倘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

今議者皆云秘閣有《梁武帝

皇上的名字相似，便改爲子玄。二年，皇太子將親自在國學行釋奠禮，有關部門起草禮儀制度，命令隨從大臣都乘馬穿戴朝服。劉子玄進上議論說：

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車而駕車的馬分爲騑馬和服馬。魏、晉以後，直到隋代，朝官又駕牛車。歷代經史，都記有其事，不必一一舉説。至於李廣北征，解鞍休息；馬援南伐，伏鞍觀望。這種鞍馬設置，用於行軍作戰，軍人所乘，貴在便利的緣故。考查東晉時官做到尚書郎而往往輕佻乘馬，便被御史所彈劾。另外顏延之罷官之後，喜歡騎馬出入民間，當時人稱他放肆。這是因爲專車依憑車軾，需要捋起朝衣；單馬放置馬鞍，適合穿着便服。探求近古，顯然易見。自從皇家開國，隨時變革。至於巡視祭告陵廟，册封王公，則衣裳冠履齊整，乘坐輅車。那些士庶有衣冠華美行親迎之禮的，也往往用駕車乘載。至於其他事，不再乘車，貴賤出行，通用鞍馬而已。臣看見近來鑾輿出幸，法駕上路，左右侍臣，都穿朝服而乘馬。大凡戴冠穿履而出，衹可配車而行，如今既已停止乘車，却不改換鞋帽，可説是衹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爲什麽呢？寬衣大帶，革履高冠，本來就不是在馬上用的，是車中的服飾。一定要穿着襪子踏上馬鐙，光着脚騎上馬鞍，不僅是不師法古道，也是在今天自取驚世駭俗。求取折中，進退不能。而且長衣廣袖，飄摇飛動，鳴玉絲帶，鏗鏘作響神采奕奕，奔馳於風起塵揚之中，出入在旌戟儀仗之間，假如有馬受驚奔跑，騎馬的人因此顛倒墜落，致使從屬車輛的旁邊，遺落的鞋子不收，已清掃的道路的兩側，被絆住的馬匹相繼，大受行路人譏笑，實在有損於莊嚴形象。

現在評議者都説秘閣有《梁武帝南郊

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宫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摧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胄，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

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黄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

圖》，畫有許多頭戴高冠乘馬的人，這是近代故事，不能説没有根據。臣考查此圖是後人所作，不是當時人所作。況且觀察世間有古今圖畫的很多，比如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疏》，有的兵士却穿着草鞋；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有的婦人却戴着帷帽。草鞋出自水鄉，京都是没有的；帷帽創始於隋代，漢宫從未製作過。評議者豈可依據這兩幅畫，作爲足以效法的舊事呢？由此而言，那幅《梁氏南郊之圖》，道理與此相同。另外傳布稱許依靠風俗，禮節貴在憑藉人心。殷車周冕，規格不一；秦冠漢佩，取捨無常。何況我們國家道德超過百王，功業高於萬古，事情有所不便，理應據以變通，對此衣冠乘馬，臣私下認爲應該加以廢除。臣懷有這個異議，由來已經很久，每天没有空閑，來不及推敲。如今正值殿下親自舉行齒胄之禮，將要前往國學，凡是穿戴衣冠乘馬的，無不爲此行擔憂，所以特進狂言，以此申明拙見。

皇太子手令交付外廷官署實行，并編入法令，作爲固定的制度。

開元初年，劉子玄升任左散騎常侍，修史依舊。九年，長子劉貺任太樂令，因事獲罪被流放。劉子玄到執法部門申訴，皇上聽説後對此十分惱怒，由此貶授劉子玄爲安州都督府別駕。劉子玄職掌國史前後二十餘年，有許多撰述，很受當時人稱道。禮部尚書鄭惟忠曾問劉子玄説："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爲什麽呢？"他回答説："史才必須有三個特長，世上没有這樣的人，因此史才少。三個特長：是説才能，學問，見識。凡是有學問而没有才能，就像有良田百頃，黄金滿筐，却讓愚蠢的人經營生計，最終是不能積聚財貨，經營生利的啊。如果有才能而没有學問，也就好比構思如同良匠，技巧如同魯班，而家中却没有木料斧子，最終不能築成宫室。還必須人品正直，善惡必書，使得驕主賊臣，因此知道畏懼，這樣就是爲虎添翼，十分完

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玄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録》，論《孝經》非鄭玄注、《老子》無河上公注，修《唐書實録》，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玄宗敕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尋又贈工部尚書，謚曰文。

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荆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户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謚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

子玄子貺、餗、彙、秩、迅、迥，皆知名於時。

劉貺

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説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

劉餗

餗，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

劉彙

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

劉秩

秩，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

美，所向無敵了。倘若不是這樣的才士，就不可以虛居史職。自古以來，能合格地承擔這一工作的人，極其少見。”當時人認爲這是很有見識的話。劉子玄到達安州，不久就去世了，終年六十一歲。他從小到大，著述不倦，朝廷組織撰寫論著，必定由他擔任。參預修撰《三教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録》，論述《孝經》不是鄭玄作的注文、《老子》没有河上公的注釋，所修《唐書實録》，都流行於世，有文集三十卷。幾年後，玄宗詔令河南府將他在家寫的《史通》進呈，讀後十分贊賞，追贈劉子玄爲汲郡太守；不久又追贈工部尚書，謚號爲文。

劉子玄的哥哥劉知柔，年輕時因博學有從政才能，歷任荆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户部侍郎、國子司業、鴻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去世後，追贈太子少保，謚號爲文。世代傳習儒家學業，當時人稱他家爲著述之家。

劉子玄的兒子名貺、餗、彙、秩、迅、迥，他們都聞名於當時。

劉貺，博通經史，懂得天文、律曆、音樂、醫算之術，他去世時官任起居郎、修國史。劉貺撰寫《六經外傳》三十七卷、《續説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官舊事》一卷。

劉餗，任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有《史例》三卷、《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

劉彙，歷任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使，有文集三卷。

劉秩，任給事中、尚書右丞、國子祭酒。撰寫《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二卷、《指要》三卷。論述喪紀制度加籩豆，允許私自鑄錢，改制國學，事情分别記在各

錢，改制國學，事各在本志。

志中。

劉迅

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

劉迅，任右補闕，撰寫《六說》五卷。

劉迥

迥，諫議大夫、給事中，有集五卷。

劉迥，任諫議大夫、給事中，有文集五卷。

貺子浹、滋，彙子贊。滋，貞元中位至宰輔。贊，觀察使，自有傳。

劉貺的兒子劉浹、劉滋，劉彙的兒子劉贊。劉滋，貞元年間官做到宰相。劉贊，任觀察使，自己有傳。

徐堅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遍覽經史，性寬厚長者。進士舉，累授太子文學。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時聚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録，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流。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則天又令堅删改《唐史》，會則天遜位而止。

徐堅，是西臺舍人齊聃的兒子。年輕時好學，博覽經史，品性寬厚自尊。參加進士科考試，多次授任太子文學。聖曆年間，皇上在三陽宮，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薦徐堅爲判官，專意委托他起草表奏。王方慶愛好《三禮》之學，每當有了疑難問題，時常去詢問徐堅，徐堅必定能徵引舊說，解釋詳明，王方慶很喜歡他。又賞識他的文章典雅充實，曾稱贊說："徐堅是撰寫詔令的最佳人選。"楊再思也說："他是做鳳閣舍人的材料，有這樣的才識，是逃避不了的。"徐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一同修撰《三教珠英》。當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此事，廣招文章之士，日夜談論，賦詩聚會，多年不能動筆。惟獨徐堅與張說構思撰録，以《文思博要》爲本，又加《姓氏》、《親族》二部，逐漸有了條例綱目。衆人依照徐堅等人的體例，很快撰修成書，徐堅升任司封員外郎。武則天又令徐堅删改《唐史》，正值武則天退位而停止。

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迹，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即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曰："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即從明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

神龍初年，徐堅兩次升任給事中。當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發武三思的不軌行爲，反而被武三思誣陷，中宗立即命令殺韋月將。當時正值盛夏，徐堅上表說："韋月將誣告善良，有意違背詔命，依據他的情狀，的確應當嚴厲誅殺。但如今是酷夏季節，天道予以生長，在這時公開殺戮，就違背了時令。謹依照《月令》：'夏行秋令，則會使低濕的地方發生水澇，莊稼不能成

靈命，中興聖圖，將弘羲、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决杖，配流嶺表。

熟。’陛下承受天命，中興聖業，將弘揚伏羲、軒轅的風範，而光大史册的美名，怎可以違背時令而進行殺戮，以至於傷害和氣呢！君主的舉動必須記載，將怎樣訓導後人？希望詳細依照國家法典，允許等到秋分處决，以使陛下審慎用刑的規範，光照千載；又使陛下哀憐的仁惠，遍及四海。”中宗采納了徐堅的表奏，便下令對韋月將處以杖刑，流放嶺表。

睿宗即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禄大夫，拜左散騎常侍，俄轉黄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貳河蠻，既降附，又請築城，重征税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補所獲，獨建議以爲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劍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没子女以爲奴婢。蠻衆恐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嶲路由是歷年不通。

睿宗即位，徐堅自刑部侍郎加授銀青光禄大夫，授任左散騎常侍，不久改任黄門侍郎。當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求派兵進擊姚州西貳河蠻，等到他們投降歸附以後，又請求築城，加重徵收他們的賦税。徐堅認爲蠻夷生性粗陋，可以籠絡統管他們，却不能使他們與華夏的制度相同，如果勞累軍隊長途跋涉，衹會損失的多而獲取的少，因此獨自建議認爲不便。睿宗不聽從，令李知古調發劍南軍隊前往築城，準備分置州縣。李知古因此想要誅殺蠻夷中的豪强，抄没他們的子女作爲奴婢。蠻衆恐懼，便殺了李知古，相繼反叛，服勞役的人奔逃潰散，姚、嶲道路由此多年不通。

堅妻即侍中岑羲之妹，堅以與羲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求高，蓋避難也。”及羲誅，堅竟免深累。出爲絳州刺史，五轉復入爲秘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説知院事，累封東海郡公。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禄大夫。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吊，内出絹布以賵之，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堅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并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徐堅的妻子是侍中岑羲的妹妹，徐堅因與岑羲是近親，堅决辭去機要職務，便改任太子詹事，他對人説：“我不敢求取高官，是爲了躲避災難。”等到岑羲被誅殺以後，徐堅竟没有被過深連累。徐堅出任絳州刺史，五次改任又召入任秘書監。開元十三年，徐堅又升任左散騎常侍。這年，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徐堅爲學士，任知院事張説的副職，幾次受封爲東海郡公。因修撰東封儀注及跟從皇帝登泰山的功勞，特加授光禄大夫。徐堅通曉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以及國史等，一共七次進入書府，受到時論贊美。十七年去世，終年七十餘歲。皇上深深悼念憐惜他，派遣宦官到他家中吊間，宫内出絹布用以資助喪事，追贈他爲太子少保，謚號叫文。徐堅的大姑母爲太宗充容，二姑母爲高宗婕妤，都有文采。徐堅父子以文學著稱，議論者把他們比作漢代的班氏。

元行冲

元行冲，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少孤，爲外祖司農卿韋機所養。

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詁訓之書。舉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甚重之。行冲性不阿順，多進規誡，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參术芝桂以防疴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九遷至陝州刺史，兼隴右、關内兩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

行冲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冲推尋事迹，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特著論以明之。

開元初，自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又充關内道按察使。行冲自以書生不堪搏擊之任，固辭按察，乃以寧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復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時嗣彭王志暕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考訊自誣，繫獄待報，連坐十數人，行冲察其冤濫，并奏原之。四遷大理卿。時揚州長史李傑爲侍御史王旭所陷，詔下大理結罪，行冲以傑歷政清貞，不宜枉爲讒邪所構，又奏請從輕條出之。當時雖不見從，深爲時論所美。俄又固辭刑獄之官，求爲散職。七年，復轉左散騎常侍。九遷國子祭酒，月餘，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

元行冲，河南人，是後魏常山王元素連的後代。他幼年喪父，外祖父司農卿韋機將他撫養成人。

元行冲博學多識，尤其通曉音律及詁訓之學。參加進士科考試，幾次改任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很器重他。元行冲品性不阿諛奉承，多次進言勸誡，他曾經對狄仁傑説："下人侍奉上人，對上人來説也就像積蓄以備自己使用。比如富人家儲積，用各種肉類以供佳肴，用各種藥物以防疾病。我私下想您的門下賓客，可以充當美味的已經很多了，小人情願備作一劑藥物。"狄仁傑笑着對人説："他是我藥籠中的藥物，怎可一日没有呢！"元行冲九次升任至陝州刺史，兼隴右、關内兩道按察使，還未上任，又授任太常少卿。

元行冲因本族出於後魏，而後魏没有編年史，便撰寫《魏典》三十卷，記事詳細文筆簡練，爲學者稱道。最初在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的瑞石上有牛跟在馬後面的形象，魏收的舊史認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改姓司馬，以應合瑞石上的圖紋。元行冲推究探尋事迹，認爲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朝而受命，考校歌謠讖語，特意論述以説明這點。

開元初年，元行冲自太子詹事出任岐州刺史，又充任關内道按察使。元行冲自認爲是書生不能勝任督察舉發的重任，堅决辭去按察使，便以寧州刺史崔琬替代了他。不久又召入任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當時嗣彭王李志暕的表兄李志謙被人誣告謀反，在審訊中被逼迫認罪，關在獄中等待判决，受牽連獲罪的有十多人，元行冲查出其中的冤濫，一并上奏寬免了這些人。元行冲四次升任大理卿。當時揚州長史李傑受侍御史王旭誣陷，下詔交付大理寺定罪，元行冲認爲李傑治理政務廉潔，不應無辜被讒言惡人所陷害，又奏請從輕發落。當時雖然不被皇上聽從，却深爲當時的輿論所贊美。元行冲不久又堅决辭去掌管刑獄的官職，請求擔任閑散官職。七年，又改任左散騎常侍。九次升任後爲國子祭酒，一個多月後，授任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幾次受

先是，秘書監馬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冲總代其職。於是行冲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群書四録》，命學士鄠縣尉毋煚、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之。上又特令行冲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

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冲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冲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説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録，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冲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冲恚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

> 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二經，孰爲優劣？"主人答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睹。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説

封爲常山郡公。

原先，秘書監馬懷素召集學者續修王儉的《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在麗正殿校寫四部書籍，事情没有完成而馬懷素、褚无量去世，下詔元行冲總代他們的職務。於是元行冲上表請求通撰古今書目，名叫《群書四録》，命學士鄠縣尉毋煚、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考訂修改，一年多完成，奏上此書。皇上又特令元行冲撰寫御注《孝經》疏義，列入國學課程。不久因元行冲衰老罷免他主持麗正殿校寫書的事務。

當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推行采用魏徵所注釋的《類禮》，皇上立即命令元行冲召集學者撰寫《義疏》，準備設立爲國學課程。元行冲於是帶領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考訂修改，整理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此書。尚書左丞相張説駁奏説："今本《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録的，歷代傳習，已經將近千年，明列爲經典教本，不可改動刪削。到了魏孫炎時纔開始改動舊本，分類排比，同抄書一樣，因爲受到前代儒者非議，最終不能推行。貞觀年間，魏徵依據孫炎所修訂的本子，重新整理排比，并爲書作注，先朝雖然賞賜優厚，可是這本書最終也未能流行。如今元行冲等爲魏徵的注作疏，統成一家，然而與先儒編排的次序相違背，章句隔絶，如果要推行采用，臣私下認爲恐怕不可以。"皇上同意張説的奏議，於是賜元行冲等人二百匹絹，留下此書貯藏在内府，最終未能設立爲學校教程。元行冲怨恨諸儒排擠自己，回來撰寫論文自我解釋，名叫《釋疑》。他的文章説：

> 客人問主人："小戴的學説，行世已久；鄭玄的注釋，正在學校開設。傳聞魏徵，有所改訂；如今又稟承聖旨，撰寫義疏將要頒行。不知這二部經書，誰優誰劣？"主人回答説："小戴之禮，流行於漢末，馬融爲它作注，當時人没有見到。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作解説，後代不曾傳習。鄭玄因襲盧植，

解，代不傳習。鄭因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兹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玄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删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群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賚縑千匹，録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注移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録呈進，敕付群儒，庶能斟詳，以課疏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特嫌知新懋，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於通識，手成口答，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答曰："是何言歟? 談豈容易! 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譏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

漢有孔季産者，專於古學；

師承馬融。正值黨錮之禍興起，師門學說淪喪，鄭玄在逃匿之中，整理紛亂的典籍，立志探索研究，又無從徵詢商量。但是他仍然忘掉疲勞收集編次，聞知義理能移意相從，記述在《鄭志》中，差不多有一百條。章句之徒，不曾觀看瀏覽，仍舊遵循覆轍，很像刻舟求劍。王肅因襲此書，重新注釋，有的多加修改駁正，仍然依照本篇。另外鄭學之徒，有個叫孫炎的，雖然扶持鄭玄之義，却改易前編。此後條例分解，針砭不斷。馬伷增改，幾乎超過百篇；葉遵删修，僅保全了十分之二。魏徵有感於群言的錯雜，綴集衆說的精深。經文不同，不敢刊正；注解差誤，豈不删除。撰成奏上，太宗贊賞，賜縑千匹，抄録分賜太子藩王。準備隨後頒行，没有疏義。聖皇繼承功業，好古尚儒，祖先的規矩，應該遵循，於是詔令我輩愚臣，辨别分析舊義。其中有注引的前人說法，辨别文字，務必盡加搜求，直到完全熟習爲止。全部抄録呈上，詔令交付群儒，希望能斟酌詳悉，考核疏漏。怎知章句之士，堅持舊說，特别怨恨瞭解新義，衹想要因襲舊例，遲疑深思數月，排斥壓制而不申報。長短優劣，應該由通識者裁定，手成口答，我又怎敢衡量。"客人說："當局者迷惑，旁觀者明白，歷朝衡量裁定，本已周密詳細，有什麽疑惑，不予申報呢?"回答說："這是什麽話? 談何容易! 從前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正值巫蠱之事興起，經籍之道消亡。族兄孔臧寫信對他說：'司馬相如時常怨恨淺陋迂腐的儒生以邪曲之詞掩蓋正義，想要撥亂反正而未能成功。然而雅正通達的博識之士，很少降生；學問淺薄坐等其成的人，比肩都是。衆多的不對難以改正，自古就是如此。真擔心這門學說未能伸張，却因爲有獨到見解受到非議。'由此可知改變章句，這是第一點困難。

漢代有位孔季産，精通古學；有位孔

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内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

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禄，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毁先朝所立。帝曰：‘此廣道術，何爲毁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賓之著名好學，仲公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

子雍規玄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答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别推處，理之是非，具《聖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

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輿；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核之，

扶，追隨世俗。孔扶對孔季產説：‘當今朝廷都研究章句讖緯之學，而君却獨自研習古義，研習古義就不是章句讖緯之學，不是章句讖緯之學就成了害己之道。獨善其身不被時代所容納，必將留下禍患呢！’由此可知改變章句，這是第二點困難。

劉歆因爲精通書史善寫文章，在官署恭奉詔命，看到《左氏傳》而非常喜好，後來蒙受寵愛，想要光大《左氏》之學。哀帝欣然采納，令儒生討論，儒生們各自拖延推辭，不肯相對論議。劉歆移送文書責問，言辭很嚴厲，諸位博士都很怨恨他。名儒龔勝，當時任光禄大夫，見到劉歆這個建議，便請求退休；司空師丹，爲此大爲惱怒，奏告劉歆變亂前儒學説，詆毁先朝所立。哀帝説：‘這是擴大道術，哪裏是詆毁呢？’劉歆由此觸犯大臣，害怕誅罰，請求出任河南太守，因宗室子弟不能掌管三河之地，又徙任五原太守。以龔勝的著名好學，師丹的博識守道，仍然威迫同門朋黨説排斥異己的話，終究使劉歆在當時身負毁謗。可知改變章句，這是第三點困難。

王肅改正鄭玄數百條，奉行鄭學的，當時有中郎馬昭，上書認爲王肅錯誤。詔令王學之輩，占問回答而聽取。又派博士張融依照經書辯論責問，張融立刻召集，分别推究，辯論是非，寫在《聖證論》中。王肅應答，疲於年月。可知改變章句，這是第四點困難。

卜商懷疑聖人，被曾輿指責；木賜接近賢人，受武叔譏笑。從此以後，僅推崇鄭玄。王粲説伊水、洛水以東，淮水、漢水以北，衹此一人，無人不尊崇他。都説先儒多有缺漏，鄭氏學説完備，王粲私下感嘆奇怪，便探索他的學説。得到《尚書注》，退而思考它，以求充分瞭解它的含義，意思都知道了。而所疑慮的，仍未明白。共有兩卷，列在他的集子中。另外王肅改正鄭玄六十八條，張融核查它，以考訂是非。張融稱

將定臧否。融稱玄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玄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劭《史論》曰：‘魏、晋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户。歷載三百，士大夫耻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憒憒，鄭、服之外皆仇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

伏以安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咸見重於來今。故知二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産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輕誣。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叨賞賚，内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群情之噂喈，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誡，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是用韜聲，甘此沉默也。”

行冲俄又累表請致仕，制許之。

鄭玄的注深邃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没有比鄭玄更高明的。然而南北二郊的祭祀，不同於祭天，這是鄭玄的錯誤。其他如認爲皇天祖出自帝，也是鄭玄思慮的過失。等到服虔解釋《傳》，不免差錯，後代説及這些，是想要弘揚聖人之意，不是説要張揚自己的優點，掩蓋别人的名聲。爲什麽？君子的用心，願聽自己的過失，因此孔子説了‘過失人們都可看見，改正了人們都會敬仰’的話。而拘守一門學術之輩，以己之心猜度他人，有人指出先師的錯誤，就如同聽到父母的名字，會説死者的有德之言而受壓於九泉之下。所以王劭《史論》説：‘魏、晋浮華，古道廢滅，自王肅、杜預，另立門户。經歷三百年，士大夫以章句之學爲耻。惟有淺陋儒生自稱精通經學，不能深求異義，擇善而從。衹想認鄭玄爲父，以服虔爲兄，寧可説孔聖人錯誤，忌諱聽鄭玄、服虔的不是。因而對鄭玄、服虔十分盲目崇信，對鄭玄、服虔以外一概仇視。’可知改變章句，這是第五點困難。

孔安國的《尚書》、劉歆的《左傳》，都在前代遭到擯棄，都在今世受到重視。因此知道二人的見識比漢朝高出許多。孔季産説：‘物極則變。等到百年以後，會有明智君子，恨不能與我同時代。’嗚呼！道的興廢，因時而異！我不曾專門鑽研經學，很少學習章句，没有獲得高名，容易受到輕視誣衊。《類禮義疏》之作頗費時日，依靠各位賢能之輩給我以幫助，避免出現過失，并且我愧受賞賜，内心省察自己的糊塗老朽，得到的榮幸已經很多。爲何要堅守着自己的淺陋見識，反對群情的議論紛紛，捨去不自誇的美德，成就自我的私欲，觸犯追求名譽的警戒，興起冒犯衆人的禍害？一舉而四失，中等才能的人也不去做，因此退隱，甘於沉默。”

元行冲不久又幾次上表請求退休，下詔允許

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他的請求。十七年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叫獻。

吴兢

吴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内供奉。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録》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歷衛尉少卿、左庶子。居職殆三十年，叙事簡要，人用稱之。末年傷於太簡。《國史》未成，十七年，出爲荆州司馬，制許以史稿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禄大夫，遷相州長史，封襄垣縣子。天寶初改官名，爲鄴郡太守，入爲恒王傅。

吴兢，汴州浚儀人。勉勵心志勤奮好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很器重他，等到他們位居宰相，便推薦吴兢有史學才能，可以擔任近侍，便令他直史館，修國史。幾個月後，授任右拾遺内供奉。神龍年間，升任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寫《則天實録》完成，改任起居郎。不久升任水部郎中，爲親人守喪回到鄉里。開元三年服喪期滿，直言上書説："臣修史已完成幾十卷，自從停職回家，不忘紙札，乞望能完成剩餘的著述。"便授任他爲諫議大夫，依舊修國史。不久兼任修文館學士，歷任衛尉少卿、左庶子。任職將近三十年，叙事簡要，爲人稱道。晚年弊病在於記述過於簡略。《國史》未修成，十七年，出任荆州司馬，下詔允許自帶史稿赴任。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上奏取用吴兢撰寫的《國史》，得到六十五卷。吴兢連續升任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升任相州長史，封襄垣縣子。天寶初年改變官名，他任鄴郡太守，召入任恒王傅。

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别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疏略。兢雖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傴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兢家聚書頗多，嘗目録其卷第，號《吴氏西齋書目》。

吴兢曾因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便另外撰寫《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有疏略的弊病。吴兢雖然衰老昏昧，仍希望擔任史職，然而他走路駝着背顯得很吃力的樣子，李林甫因他年老不加任用。天寶八年，他在家中去世，終年八十餘歲。吴兢去世後，他的兒子進呈吴兢所撰寫的《唐史》八十餘卷，記事有很多錯誤，不如壯年。吴兢家中藏書很多，曾編目記録卷次，號稱《吴氏西齋書目》。

韋述　蕭直

韋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

韋述，是司農卿韋弘機的曾孫。父親韋景駿，任房州刺史。

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遍，人駭

韋述年輕時聰明敏捷，專心致意於文學。家有藏書二千卷，韋述兒童時，就能瀏覽記誦周

異之。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景駿之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冲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奥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冲大悦，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是歲登科。

遍，人們感到很驚異。景龍年間，韋景駿任肥鄉令，韋述跟從父親到任。洺州刺史元行冲，是韋景駿姑姑的兒子，爲當時的大儒，經常隨身裝載幾車書。韋述來到他的書齋，廢寢忘食地讀書。元行冲感到他很出衆，就同他交談，他貫穿經史，事情瞭如指掌，探尋深奥旨意，就像遇到了老師。元行冲又測試他寫文章，他拿起紙筆一揮而就。元行冲十分高興，拉他同榻而坐并説："這是我外家的寶物啊。"應考進士科，西入關中，當時韋述很年輕，模樣身材都很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説："韋學士童年有什麽事業?"韋述回答説："生性喜好著書。我撰有《唐春秋》三十卷，祇恨没有完成。至於詞策，仰待明君取試。"宋之問説："本來就是爲了求取特異人才，果然得到了司馬遷、班固這樣的人。"韋述這年考中進士科。

開元五年，爲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齊澣、秘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詳録四部書。懷素尋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秘閣中見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録》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録，暮則懷歸。如是周歲，寫録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録》之中，别撰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

開元五年，韋述任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爲圖書編目，便上奏任用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齊澣、秘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吴兢和韋述等二十六人，一同在秘閣詳細編録四部圖書。不久馬懷素去世，元行冲接替主持此事，五年時間完成，總共二百卷。韋述喜好譜學，在秘閣中見到常侍柳冲原先撰寫的《姓族系録》二百卷，韋述在完成分擔的工作之餘親手抄録，晚上就懷揣回家抄録。如此一年，全部抄完，百氏源流，更加詳盡。而且在《柳録》之中，又另外撰成《開元譜》二十卷。他專心致意忘却疲倦，都如同這樣。

轉右補闕，中書令張説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説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常游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逈、巡亦六人，并詞學登科。説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轉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爲中書令，即集賢之同

韋述任右補闕，中書令張説專掌集賢院事，引薦韋述爲直學士，升任起居舍人。張説看重詞學之士，韋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翰都是他家的常客。趙冬曦的兄長趙冬日，弟弟趙和璧、趙居貞、趙安貞、趙頤貞等六人，韋述的弟弟韋迪、韋逌、韋迥、韋逈、韋巡也是六人，他們都以文學考中科舉。張説説："趙、韋兄弟，是當今的優秀人才。"十八年，韋述兼知史官事，改任屯田員外郎、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依舊。到張九齡任中書令時，便召集賢院的同事，裴耀卿任侍中，他

職，裴耀卿爲侍中，即述之舅，皆相推重，語必移晷。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禄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

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吴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長者，澹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間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晋已來草隸真迹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及禄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籍資産，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僞官。至德二年，收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

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黄之際，能存《國史》，致聖朝大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沾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

議者云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逾於韋氏。其孝友詞學，承慶、嗣立爲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爲最；達於禮儀，則叔夏爲最；史才博識，以述爲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録》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餘卷，皆行於代。

是韋述的舅舅，都很推重韋述，談起話來必定時間很長。二十七年，韋述改任國子司業，停止知史事。不久又兼任史職，充任集賢學士。天寶初年，歷任左右庶子，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這年升任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

韋述在書府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酷愛治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從令狐德棻到吴兢，雖然多有修撰，最終没有成一家之言。到了韋述開始制定體例，補續遺缺，修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有《史例》一卷，事迹簡要而記録詳盡，很有良史的才能，蘭陵蕭穎士認爲他是譙周、陳壽之流。韋述早年以儒學進升任官，當代尊崇敬仰，而且他爲人純厚謹慎，淡泊名利，衹要是志同道合的人，無論貴賤，他都能以禮相待。家中藏書二萬卷，他都親自校勘，即使御府也比不上。還有古今朝臣圖，歷代知名人畫，魏、晋以來草隸真迹數百卷，古碑、古器、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完備。到安禄山叛亂時，兩京淪陷，玄宗到達蜀地，韋述懷抱《國史》藏在南山，經籍資産，幾乎全被焚燒掠搶一空。韋述也陷落賊庭，授任僞官。至德二年，收復兩京，三司論罪，流放韋述到渝州，受到刺史薛舒的困擾羞辱，絶食而死。

韋述的外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的判官，廣德二年，蕭直因入朝奏事符合旨意，便上疏申明韋述在事變之時，能保存《國史》，以使聖朝大典，得以保存没有遺失，以功補過，應當得到聖恩寬免。於是追贈韋述爲右散騎常侍。

議論者説自唐以來，氏族的興盛，没有超過韋氏的。其中孝順友愛文章學問，以韋承慶、韋嗣立爲第一；通曉音律，則以韋萬石爲第一；明達禮儀，則以韋叔夏爲第一；史才博識，以韋述爲第一。韋述所撰寫的《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録》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共著書二百餘卷，都流行於當時。

韋逌 韋迪

逌，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爲學士，迪同爲禮官，時人榮之。累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卒。

韋逌，學業也與韋述相等，尤其精通《三禮》，他與韋述一起做學士，與韋迪一同做禮官，當時人認爲榮耀。幾次升任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因患風疾去世。

蕭穎士

蕭穎士者，聰俊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垍及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褊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即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

蕭穎士，聰明才智過人，擅長寫文章，在當時很有名，賈曾、席豫、張垍以及韋述都招他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考中進士科，考功員外郎孫逖在朝中稱贊他。他性情狹隘急躁没有威儀，不合時宜，前後五次授官，不久便被罷免。乾元初年，死時官任揚府功曹。

毋煚 殷踐猷

述在秘閣時，與鄠縣尉毋煚、曹州司法殷踐猷并友善，二人相次卒。踐猷，申州刺史仲容從子，明《班史》，通於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應宏詞舉，爲永寧尉。

韋述在秘閣時，與鄠縣尉毋煚、曹州司法殷踐猷都很友善，二人相繼去世。殷踐猷，是申州刺史殷仲容的侄子，明曉《班史》，精通族姓。兒子殷寅，品性純厚，幼年喪父，侍奉母親以孝順聞名。他考中宏詞科，任永寧尉。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壹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遇斯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冲彷徨於極筆，官不過俗吏，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質是一樣的，但因道義偶然不同，遭遇許多磨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交結好文的君子，尊崇老師的禮節，儒者的榮耀，可説是會合了。劉子玄、徐堅等五公，學問接近聖賢，才能兼通文史，使西垣、東觀，一代光明，正是諸公盡心盡力的結果啊。然而劉子玄思慮煩積於當年，元行冲徘徊於透徹論述，官職不過是個俗吏，恩寵比不上一般人，如果不是過錯導致這樣，便應是此道不是迎合時世的東西，他們的窮迫是應當的啊！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述，徐、元、子玄，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贊曰：學者雖多，博通其難；下筆爲文，典麗爲難。馬懷素、褚无量、吴兢、韋述，徐堅、元行冲、劉子玄，他們的博學著作，是無以倫比的！

舊唐書卷一百三

列傳第五十三

郭虔瓘 張嵩 郭知運 (子)英傑 王君㚟 賈師順(附)
張守珪 牛仙客 王忠嗣

郭虔瓘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也。開元初，累遷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率衆固守。同俄特勤單騎親逼城下，虔瓘使勇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既至，失同俄，相率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仗以贖同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默啜女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時與同俄特勤同領兵，以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之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又下制曰：

朕聞賞有功、報有德者，政之急也。若功不賞，德不報，則人何謂哉。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見稱義勇。頃者柳中、金滿，偏師禦敵，蕭條窮漠之外，奔迫孤城之下。強寇益侵，援兵不至，既守而戰，自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年，幾次升任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二年春天，突厥默啜派遣他的兒子移涅可汗以及同俄特勤率領精鋭騎兵圍逼北庭，郭虔瓘率領兵衆堅守。同俄特勤獨自騎馬逼近城下，郭虔瓘派勇士埋伏在路旁，突然衝出斬殺了他。賊衆到來，失去了同俄特勤，相繼在城下求降，請求用軍中全部衣物器杖來贖回同俄特勤。等到聽説他已經死去，三軍痛哭，便引兵撤退了。默啜的女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當時和同俄特勤一同領兵，因同俄特勤死去，懼怕不敢回歸，便携帶他的妻子歸降。郭虔瓘因擊破賊軍有功，拜授冠軍大將軍，任右驍衛大將軍。皇上又下詔令説：

朕聽説獎賞有功、酬報有德，是當政最急迫的事情。如果有功不賞，有德不報，那人們會怎麽説啊。雲麾將軍、檢校右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瀚海軍經略使、金山道副大總管、招慰營田等使、上柱國、太原縣開國子郭虔瓘，宣威將軍、守右驍衛翊府中郎將、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借紫金魚袋、上柱國郭知運等，早負名節，現在又以義勇著稱。近來他們在柳中、金滿地區，帶領非主力軍隊抵禦敵兵，孤軍奮戰於荒漠之外，被逼迫於孤城之下。强寇增兵侵犯，增援部隊没有及時到達，他們仍然堅守奮戰，從秋到冬，櫪馬長嘶，守兵遠望。十次運籌

秋涉冬，櫪馬長嘶，戍人遠望。謀以十勝，成其九拒。遂能摧日逐之遺種，斬天驕之愛息。豈耿恭、班超，獨高前史；將廉頗、李牧，與朕同時。眷言茂勛，是所嘉嘆。信可以疇其井邑，昭示遐邇，俾勞臣勸而懦夫立焉。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知運可封介休縣開國公。

勝利，九次抵禦成功。便摧毁了匈奴的後代，斬殺了匈奴王的愛子。豈能讓耿恭、班超在前代歷史獨享高名；將以廉頗、李牧與朕同在。回顧他們的豐功偉績，應當予以嘉獎表彰。的確可以用封地酬報，昭示遠近，使功臣勤勉而懦夫自立。郭虔瓘可進封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可封介休縣開國公。

虔瓘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户。虔瓘乃奏請募關中兵一萬人往安西討擊，皆給公乘，兼供熟食，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

郭虔瓘不久改任安西副大都護、兼任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户。郭虔瓘便奏請招募關中兵士一萬人前往征討安西，都由官府提供車馬，同時供給熟食，皇帝下詔允許。將作大匠韋湊上疏說：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域諸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降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臣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强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户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虚，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一萬行人，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并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户漸少，涼州已去，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粮，破損尤廣。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甚損！請令計議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即知利害。况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戎，務均安靖。洎皇道謝

臣聽説武器是凶器，不得已纔使用它。如今西域各蕃國，無不順服。即使有鼠竊狗盜之類，衹要有戍卒鎮兵，便足以顯示阻止惡虐的威力，就不必降下赫赫的憤怒。這次軍隊的出動，不見有什麼名義。臣又聽説居安思危，按理必須加以戒備。自近及遠，强幹弱枝，因此漢朝充實關中，遷徙各地豪族。如今關輔地區的户口，長期逃亡，承襲先前的虚弱，現在尚未充實。正值北虜進犯疆塞，西戎驚擾邊土，所有丁壯，都幾乎徵兵出發了。怎能再招募驍勇，去增援荒遠之地。再説一萬人行軍，奔赴六千餘里路程，還要供給車馬，并供給熟食，沿途所經州縣，將用什麼供給？秦、隴以西，人户逐漸稀少，涼州過去，是無邊無盡的沙漠。差遣那裏的居民，怎能加以接濟？再説萬人的賞賜，費用極多；萬里運糧，耗損更廣。即使必定能够攻克，收獲能有多少？如果遭到上天的誅罰，豈不損失更大！請求下令計議所耗與所得，比較其多少，便可以知道利弊。何况役使的人必須獎賞，能獲取多少還不知道，何必要有如此行動，來困頓空虚關中。并且上古的時候，大同教化，不偏愛自己的子女，不偏愛自己的親人，不分漢人和少數

古，帝德慚皇，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逾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絶域，北擊匈奴。雖廣獲珍奇，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升平、君稱盛德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民族，力求都獲得安定。等到天道遠離了古代，帝王之德有愧於先代神明，仍然崇尚安撫，不崇尚征伐，有占卜風雨之客，没有逾越山海的軍隊。後來漢武帝受瑞應之圖，立志擴充疆土，西通絶域，北擊匈奴。雖然廣獲珍奇，多斬首級，但中原疲敝損耗，幾乎到了危亡地步。因此俗稱升平、君主稱盛德的，都是指唐堯之世，不屬於漢武帝之時。那些求取功名不成者，又怎能相提并論？敬請陛下深思此事。

虔瓘竟無克獲之功。尋遷右威衛大將軍，以疾卒。

郭虔瓘最終没有獲勝之功。不久升任右威衛大將軍，因病去世。

張嵩

其後，又以張嵩爲安西都護以代虔瓘。嵩身長七尺，偉姿儀。初進士舉，常以邊任自許。及在安西，務農重戰，安西府庫，遂爲充實。十年，轉太原尹，卒官。俄又以黄門侍郎杜暹代嵩爲安西都護。

此後，又以張嵩爲安西都護替代郭虔瓘。張嵩身高七尺，儀表魁偉。最初考中進士科，時常以能擔當邊疆之任自許。等他到了安西以後，致力農事重視作戰，安西的府庫，便因此而充實。十年後，改任太原尹，在官任上去世。不久又以黄門侍郎杜暹替代張嵩爲安西都護。

郭知運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略。初爲秦州三度府果毅，以戰功累除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又轉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加雲麾將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其秋，吐蕃入寇隴右，掠監牧馬而去，詔知運率衆擊之。知運與薛訥、王晙等掎角擊敗之，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户阿悉爛、跌跌思太等率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爲賊所執，詔薛訥領兵討之。叛賊至綏州界，詔知運領朔方兵募横擊之，大破賊衆於黑山呼延谷，賊捨甲仗并棄張知運走。六年，知運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九曲，獲鎖甲及馬犛牛等數萬計。知運獻捷，遂分賜京文武五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常樂人。壯勇善射，頗有膽略。最初任秦州三度府果毅，因戰功幾次授任左驍衛中郎將、瀚海軍經略使，又改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天，他作爲郭虔瓘的副帥在北庭擊敗突厥，因功封介休縣公，加授雲麾將軍，升任右武衛將軍。當年秋天，吐蕃入侵隴右，搶掠監牧馬匹後撤去，下詔郭知運率軍進擊。郭知運與薛訥、王晙等夾擊打敗吐蕃，授任郭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天，突厥降户阿悉爛、跌跌思太等率衆反叛，單于副都護張知運被賊拘捕，下詔薛訥領兵討伐他們。叛賊來到綏州境内時，皇帝下詔郭知運率領朔方軍隊截擊他們，在黑山呼延谷大破賊軍，賊軍扔下甲杖并丢下張知運逃走。六年，郭知運又率兵進攻吐蕃，賊徒没有防備，郭知運便突襲到九曲，獲取鎖子鎧甲以及馬牦牛等數以萬計。郭知運向朝廷進獻俘虜和戰利品，皇帝便分賜給京城文武五品以上清官以及朝集使，授任郭知運爲兼鴻臚卿、兼任御史中丞，加

品已上清官及朝集使，拜知運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凉州都督，錫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仍令中書令張説爲其碑文。知運自居西陲，甚爲蕃夷所憚，其後王君㚟亦號勇將，時人稱王、郭焉。

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叛，下詔郭知運與王晙討平他們，授任郭知運左武衛大將軍，授任他的一個兒子官職，賜給金銀器一百件、雜綵一千段。九年，郭知運在軍中去世，追贈凉州都督，賜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并令中書令張説爲他撰寫碑文。郭知運自從居守西陲，很使蕃夷感到害怕，在他之後王君㚟也號稱勇將，當時人稱爲王、郭。

子英傑、英乂。

郭知運的兒子是郭英傑、郭英乂。

郭英傑

英傑官至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幽州長史薛楚玉遣英傑及裨將吴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精騎萬人及降奚之衆以討契丹，屯兵於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干引突厥之衆拒戰於都山之下。官軍不利，知義、守忠率麾下便道遁歸。英傑與克勤逢賊力戰，皆没于陣。其下精鋭六千餘人仍與賊苦戰，賊以英傑之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賊所殺。

郭英傑官做到左衛將軍。開元二十一年，幽州長史薛楚玉派遣郭英傑以及偏將吴克勤、烏知義、羅守忠等率領精騎萬人以及歸降的奚兵去討伐契丹，駐扎軍隊在榆關之外；契丹首領可突干帶領突厥兵衆在都山下抵禦。官軍失利，烏知義、羅守忠率領部下從小道逃回。郭英傑與吴克勤與賊軍相遇奮力拼戰，都死在戰場上。他們的精鋭部隊六千多人仍與賊軍苦戰，賊軍以郭英傑的頭顱示衆，官軍終不投降，全部被賊軍殺害。

英乂，劍南西川節度使，自有傳。

郭英乂，任劍南西川節度使，自己有傳。

王君㚟

王君㚟，瓜州常樂人也。初，爲郭知運别奏，驍勇善騎射，以戰功累除右衛副率。及知運卒，遂代知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凉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車蒙追之，不及。君㚟先令人潜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

王君㚟，瓜州常樂人。當初，侍奉郭知運任别奏，他驍勇善於騎射，因戰功幾次授任右衛副率。到郭知運去世以後，便接替郭知運任河西、隴右節度使，升任右羽林軍將軍，主管凉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天，吐蕃大將悉諾邏率領部衆入侵大斗谷，又轉而進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王君㚟趁着吐蕃兵力疲敝，集聚兵力從後面襲擊他們。正值下大雪，賊兵凍死的很多，賊軍便取道積石軍西路而撤退。王君㚟令副使馬元慶、偏將車蒙追擊他們，没有追上。王君㚟先令人潜入賊境，在賊軍歸途中焚燒草地。悉諾邏回到大非川，準備停息戰事致力於牧馬，但野草都被燒光了，馬匹也死亡過半。王君㚟從背後襲擊他們，進軍到青海西邊，當時海水結了冰，王君

合，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將士并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萬數。君㚟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攝御史中丞，依舊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仍聽致仕。上又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設宴，賜以金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爲武威郡夫人。其冬，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獻及君㚟父壽，殺掠人户，并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仍縱僧徒使歸凉州，謂君㚟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㚟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初，凉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酋長，君㚟微時往來凉府，爲迴紇等所輕。及君㚟爲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㚟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㚟遽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上使中使往按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瀼州，渾大德長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長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結婚，貶令問爲撫州别駕，嵩爲連州别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㚟，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笓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剖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㚟從數十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㚟，馱其尸以奔吐蕃。追及之，護輸遂棄君㚟尸而走。上甚痛惜之，制贈特進、荆州大都

㚟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領將士一同從冰上渡過。正值悉諾邏已越過大非山，軍用物資及疲弱兵士還在青海附近，王君㚟派兵全部俘獲了他們并獲得羊馬數萬。王君㚟因功升任右羽林軍大將軍，兼任御史中丞，依舊判凉州都督，封晋昌伯。授任他的父親王壽爲少府監，并聽任其退休。皇上又曾在廣達樓召見王君㚟及他的妻子夏氏，爲他們設宴，賜給金帛。夏氏也有戰功，因此特意賞賜她，封爲武威郡夫人。這年冬天，吐蕃攻陷瓜州，拘捕刺史田仁獻以及王君㚟的父親王壽，殺掠人口，并奪取軍用物資和倉庫裏的糧食。吐蕃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并放僧徒使他們歸回凉州，吐蕃首領對王君㚟説："將軍時常想要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王君㚟聽説父親被捕，登上城墻面向西而哭泣，最終不敢出兵。

當初，凉州境内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個部落，酋長世襲，王君㚟微賤時往來凉州府，被回紇等部落所輕視。王君㚟擔任河西節度使以後，回紇等部落不服氣，耻於在他的統管之下。王君㚟對他們繩之以法，回紇等部落日益不滿，秘密派人到東都申訴自己的冤情。王君㚟迅速派驛使上奏"回紇部落難以控制，暗中有反叛圖謀"。皇上派宦官前往審理查驗此事，回紇等最終不能占理。因此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被長期流放瀼州，渾大德被長期流放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被長期流放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被長期流放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因與回紇等通婚，貶任李令問爲撫州别駕，契苾嵩爲連州别駕。於是回紇承宗的同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羽，謀劃要殺掉王君㚟，以報復他們的怨仇。適逢吐蕃使者抄近路前往突厥，王君㚟率領精騎到肅州截擊他們，回到甘州南邊鞏笓驛，護輸埋伏軍隊突然衝出，奪走王君㚟的旌節，先殺了王君㚟的助手宋貞，挖出他的心，説他是最早的謀劃者。王君㚟率領數十人與賊軍力戰，從早到晚，手下人都戰死了。隨之護輸便殺了王君㚟，馱着他的尸體投奔吐蕃。追兵趕上來，護輸便丟棄王君㚟的尸體而逃走。皇上十分痛惜王君

督，給靈輿遞歸京師，葬於京城之東，官供喪事。仍令張說爲其碑文，上自書石以寵異之。

㚟，下詔追贈特進、荆州大都督，供給靈車送歸京城，安葬在京城東面，由官府供辦喪事。并令張說撰寫他的碑文，皇上親自書寫碑文以表示對他的特別恩寵。

賈師順

吐蕃之寇瓜州也，分遣副將莽布支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及瓜州城陷，大將悉諾邏又盡引其衆乘勢以攻之，數日不陷。賊中有分得漢口爲妻者，其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使夜就城下詐爲私見，謂師順曰："瓜州已破，吐蕃盡衆來此，豈有拒守之理？小人妻弟在城，情有所念，明府何不早降，以全城中之衆。"師順答曰："漢法，降賊者九族爲戮，吾受國官爵，衹可以死拒寇，豈得背恩降賊！"悉諾邏知師順不降，又攻城八日，復令前使謂師順曰："明府既不肯降，吾衆欲還，城中豈無財物以相贈耶？"師順請脱士卒衣裳以爲賂。悉諾邏知城中無財帛，夜燒死人，收營而去，引衆毁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更修守備。吐蕃果使精騎迴襲，而巡城知有備，始去。

吐蕃侵略瓜州，分派副將莽布支進攻常樂縣，縣令賈師順據城固守。瓜州城陷落以後，大將悉諾邏又帶領全部兵衆乘勢進攻常樂，好幾天都没能攻下。賊軍中有個分得漢人爲妻的人，他的妻弟在常樂城中，悉諾邏派他夜晚來到城下假裝要私下見妻弟，他對賈師順説："瓜州已被攻破，吐蕃的全部軍隊都來到這裏了，豈有拒守之理？小人的妻弟就在城中，我心中十分挂念，明府爲何不早早投降，以保全城中的民衆。"賈師順回答説："依據漢人的法律，投降叛賊的人要殺戮他的九族，我承受國家官爵，衹能以死抵禦敵寇，豈能背棄恩義去投降蕃賊！"悉諾邏知道賈師順不投降，又攻城八日，再命令上次的使者對賈師順説："明府既然不肯投降，我們大軍想要撤還，城中難道没有財物相贈送嗎？"賈師順請求脱下士卒的衣裳作爲禮物。悉諾邏知道城中没有財帛，夜晚焚燒了戰死的人，收拾營帳離去，帶領軍隊毁壞瓜州城。賈師順立即打開城門收集器械，重新修整守備。吐蕃果然派精騎回來襲擊，當他們巡城之後知道城中已經有了防備，這纔離去了。

賈師順者，岐州人也。以守城之功，累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入爲左領軍將軍，病卒。

賈師順，岐州人。因爲守城的功勞，幾次升任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召入任左領軍將軍，因病去世。

張守珪

張守珪，陜州河北人也。初以戰功授平樂府別將，從郭虔瓘於北庭鎮，遣守珪率衆救援，在路逢賊甚衆，守珪身先士卒，與之苦戰，斬首千餘級，生擒賊率頡斤一人。開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間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書陳利害，請引兵自蒲昌、輪臺翼而擊之。及賊敗，守珪以功特加游擊將軍，再轉幽州

張守珪，陜州河北人。起初因爲戰功授任平樂府別將，跟從郭虔瓘在北庭鎮，派遣張守珪率兵救援，在途中遇到衆多賊兵，張守珪身先士卒，與賊兵苦戰，斬首一千餘級，活捉賊首頡斤一人。開元初年，突厥又進犯北庭，郭虔瓘命令張守珪抄近路到京城奏事，張守珪藉上書陳述利害，請求引兵從蒲昌、輪臺的側面進擊突厥。等到賊軍失敗以後，張守珪因功特加授游擊將軍，兩次改任幽州良社府果毅。張守珪體貌魁偉，

良社府果毅。守珪儀形瑰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托，豈得以僚屬常禮相期耶！"守珪後累轉左金吾員外將軍，爲建康軍使。

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㚟死，河西恟懼。以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纔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守珪以戰功加銀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瓜州地多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既地少林木，難爲修葺。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明年，遷鄯州都督，仍充隴右節度。

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又加河北采訪處置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略，頗爲夷人所伏。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後爲幽州長史，竟不能拒。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契丹首領屈剌與可突干恐懼，遣使詐降。守珪察知其僞，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詣其部落就謀之。悔至屈剌帳，賊徒初無降意，乃移其營帳漸向西北，密遣使引突厥，將殺悔以叛。

善於騎射，生性慷慨，有節操與義行。當時盧齊卿任幽州刺史，對張守珪特別以禮相待，經常與他同榻而坐，盧齊卿對他説："足下幾年後必定會任幽、涼節度使，成爲國家的良將，我正要將我的子孫托付給您，怎能以僚屬的常禮相待呢！"張守珪後來多次改任左金吾員外將軍，任建康軍使。

十五年，吐蕃攻陷瓜州，王君㚟戰死，河西震動恐懼。朝廷任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率領剩餘兵衆修築州城。壘築城墻剛剛完工，賊兵又突然來到城下，城中的人們相顧失色，將士們雖然相繼登上城墻，却毫無守衛抵禦的意志。張守珪説："敵衆我寡，我軍又在剛剛受到創傷之後，不可用矢石與賊對抗，必須用謀略制服他們。"他便在城上置酒奏樂，聚會將士。賊軍懷疑城中已有防備，最終不敢攻城而撤退了。張守珪派兵擊敗了他們。隨即修復官舍，收聚流亡的人，使他們都恢復了舊業。張守珪因爲戰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任張守珪爲都督。瓜州土地大多是沙漠，不適宜耕種莊稼，每年缺少雨水，衹能用雪山上的水灌溉田地。到這時渠堰都被賊軍毁壞，而瓜州又缺少林木，難以修葺。張守珪舉行祭祀祈禱，過了一天山水突然來到，漂浮下大量的木材，充塞山澗而流動，直到城下。張守珪派人撈取木材築堰，於是水道恢復，州裏人刻石記載了這件事。第二年，張守珪升任鄯州都督，并充任隴右節度使。

二十一年，張守珪改任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不久又加授河北采訪處置使。原先，契丹及奚連年成爲邊塞的禍患，契丹衙官可突干驍勇有謀略，很爲夷人所佩服。趙含章、薛楚玉等人先後任幽州長史，始終不能抵禦他們。張守珪到任後，經常出擊契丹，每次交戰都取得勝利。契丹首領屈剌與可突干很恐懼，派遣使者假裝投降。張守珪察覺出他們的虚僞，派遣管記右衛騎曹王悔到他的部落就地設法解决。王悔來到屈剌的營帳，賊徒起初没有投降的意思，便把他們的營帳逐漸向西北方遷移，秘密派遣使者招引突厥，想要殺掉王悔而反

會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叶，悔潛誘之，夜斬屈剌及可突干，盡誅其黨，率餘燼以降。守珪因出師次于紫蒙川，大閱軍實，宴賞將士，傳屈剌、可突干等首于東都，梟於天津橋之南。詔封李過折爲北平王，使統其衆，尋爲可突干餘黨所殺。二十三年春，守珪詣東都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便爲守珪飲至之禮，上賦詩以褒美之。廷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餘官并如故。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與二子官，仍詔於幽州立碑以紀功賞。

叛。正值契丹別帥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和，王悔暗中引導他，李過折夜晚殺掉了屈剌及可突干，并殺掉了他們的所有黨羽，率領剩餘兵衆投降。張守珪便出師停駐在紫蒙川，大舉閱兵，宴賞將士，傳送屈剌、可突干等人首級到東都，懸挂在天津橋的南面示衆。皇帝下詔封李過折爲北平王，使他統領部衆，不久李過折被可突干的餘黨殺掉。二十三年春天，張守珪到東都報捷，正值籍田之禮完畢大宴臣民，便爲張守珪舉行飲至之禮，皇上賦詩贊美他。當廷授任張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其餘官職如故。并賜給他雜綵一千匹以及金銀器物等，授予張守珪兩個兒子官職，并下詔在幽州立碑以記載功績與賞賜。

二十六年，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燼於潢水之北，將踐其禾稼。知義初猶固辭，真陀羅又詐稱詔命以迫之，知義不得已而行。及逢賊，初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而妄奏克獲之功。事頗泄，上令謁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賂仙童，遂附會其事，但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自縊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舊功減罪，左遷括州刺史，到官無幾，疽發背而卒。

二十六年，張守珪的偏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假稱張守珪的命令，逼迫平盧軍使烏知義，令他率領騎兵在潢水北面截擊叛奚剩餘兵衆，將要踐踏他們的莊稼。烏知義起初還堅決推辭，真陀羅又假稱詔令脅迫他，烏知義不得已而出發了。等到與賊兵交鋒，先勝後敗，張守珪隱瞞了烏知義失敗的情况而妄奏勝利之功。事情略有泄露，皇上命令謁者牛仙童前往審查此事。張守珪用厚禮賄賂牛仙童，牛仙童便附會了這件事，衹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他自縊而死。二十七年，牛仙童事情敗露，被處以死刑，張守珪因爲舊功而減罪，貶任括州刺史，他到任不久，背上發毒瘡而死。

弟守琦，左驍衛將軍；守瑜，金吾將軍。

張守珪的弟弟張守琦，任左驍衛將軍；張守瑜，任金吾將軍。

守珪子獻誠、守瑜子獻恭、守琦子獻甫，三人皆爲興元節度使，各自有傳。

張守珪的兒子張獻誠、張守瑜的兒子張獻恭、張守琦的兒子張獻甫，三人都任興元節度使，各自有傳。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也。初爲縣小吏，縣令傅文静甚重之。文静後爲隴右營田使，引仙客參預其事，遂以軍功累轉洮州司馬。開元初，王君㚟爲河西節度使，以仙客爲判官，甚委信之。時又有判官宋貞，與仙客俱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起初爲本縣小吏，縣令傅文静很器重他。傅文静後來任隴右營田使，引薦任用牛仙客參預他的事務，於是因軍功幾次改任洮州司馬。開元初年，王君㚟爲河西節度使，任牛仙客爲判官，很信任他。當時又有判官宋貞，他與牛仙客都是王君㚟的心腹而被委以

爲腹心之任。及君奐死，宋貞亦爲迴紇所殺，仙客以不從獲免。俄而蕭嵩代君奐爲河西節度，又以軍政委於仙客。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誠信。及嵩入知政事，數稱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仍知節度留後事。竟代嵩爲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歷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

開元二十四年秋，代信安王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仙客知河西節度事。初，仙客在河西節度時，省用所積巨萬，希逸以其事奏聞，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往覆視之。仙客所積倉庫盈滿，器械精勁，皆如希逸之狀。上大悦，以仙客爲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執奏以爲不可，乃加實封二百户。其年十一月，九齡等罷知政事，遂以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知門下事。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竊言于御史大夫李適之曰："牛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大夫國之懿親，豈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子諒之言，上大怒，廷詰之，子諒辭窮，於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藍田而死。

仙客既居相位，獨善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啓。百司有所諮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不敢措手裁决。明年，特封豳國公，贈其父意爲禮部尚書，祖會爲涇州刺史。俄又進拜侍中，兼兵部尚書。天寶年，改易官名，拜左相，尚書如故。其年七月卒，年六十八。内出絹一千匹、布五百端，遣中使送至宅以賻之，贈尚書左丞，謚曰貞簡。

初，仙客爲朔方軍使，以姚崇孫閎爲判官。及知政事，閎累遷侍御

重任。王君奐戰死以後，宋貞也被回紇殺害，牛仙客因未跟從而獲免於難。不久蕭嵩接替王君奐爲河西節度使，又把軍政委托給牛仙客。牛仙客公正勤勉不懈怠，對待上級下屬，必定示以誠信。等到蕭嵩入朝知政事，多次稱贊并推薦他。牛仙客逐漸升任太僕少卿，判涼州別駕事，并主持節度留後事。他最終接替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判管涼州事。歷任太僕卿、殿中監，軍使如故。

開元二十四年秋天，牛仙客代信安王李禕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右散騎常侍崔希逸代牛仙客主持河西節度事。當初，牛仙客在河西任節度使時，節省的費用積蓄達到巨萬，崔希逸將此事奏報給皇上，皇上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從驛路趕往檢查核實此事。牛仙客的積蓄盈滿倉庫，器械精良，都如同崔希逸所説的那樣。皇上很高興，任牛仙客爲尚書。中書令張九齡堅持上奏以爲不可，便增加牛仙客的實封二百户。這年十一月，張九齡等罷免知政事，便任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并知門下事。當時有監察御史周子諒私下對御史大夫李適之説："牛仙客没有才能，濫登相位，大夫是國家的至親，難道能坐觀此事?"李適之立即奏報周子諒的這些話，皇上大怒，當廷責問周子諒，周子諒無話可説，在朝堂判决流放瀼州，他走到藍田就死去了。

牛仙客任宰相以後，一味明哲保身，衹是順從而已。所有賞賜，他都不開封。百官有所咨詢裁决，牛仙客説，"衹要依照法令條文就可以了"，不敢着手裁决。第二年，特封牛仙客爲豳國公，追贈他的父親牛意爲禮部尚書，祖父牛會爲涇州刺史。不久牛仙客又進任侍中，兼兵部尚書。天寶年間，改换官名，授任左相，尚書如故。這年七月牛仙客去世，終年六十八歲。宫内出絹一千匹、布五百端，派遣宦官送到他的住宅資助喪葬費用，追贈牛仙客爲尚書左丞，謚號叫貞簡。

當初，牛仙客爲朔方軍使，以姚崇的孫子姚閎爲判官。等到他知政事以後，姚閎幾次升任侍

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閎請爲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閎叔尚書右丞奕及兵部侍郎盧奂堪代己，閎爲起草。仙客時既危殆，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吊，以其表上。玄宗覺而怒之，左遷奕爲永陽太守，盧奂爲臨淄太守，賜閎死。

御史，自稱能通曉鬼道，預知吉凶。牛仙客很迷信他。到牛仙客病重時，姚閎請求爲牛仙客祈禱，在他門下，便逼令牛仙客作遺表推薦姚閎的叔叔尚書右丞姚奕以及兵部侍郎盧奂能够接替自己，姚閎爲他起草奏表。牛仙客當時已病危將死，不能簽字，他的妻子便趁宦官來吊問時，將此表進奏皇上。玄宗察覺後十分憤怒，貶任姚奕爲永陽太守，盧奂爲臨淄太守，賜姚閎自盡。

王忠嗣　王海賓

王忠嗣，太原祁人也，家于華州之鄭縣。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驍勇聞隴上。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起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以禦之，以海賓爲先鋒。及賊于渭州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以衆寡不敵，殁于陣。大軍乘其勢擊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羊牛十四萬頭。玄宗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

王忠嗣，太原祁人，家在華州的鄭縣。父親王海賓，曾任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太谷男，以驍勇善戰聞名於隴上。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侵，朝廷起用薛訥代理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帶領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以抵禦吐蕃，以王海賓爲先鋒。王海賓在渭州西邊武階驛追上賊兵，苦戰取勝，斬殺俘獲很多。諸將嫉妒他的功勞，按兵不救，王海賓終因寡不敵衆，死在陣地上。大軍乘勢進擊吐蕃軍隊，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羊牛十四萬頭。玄宗聽説後憐惜王海賓，下詔追贈他爲左金吾大將軍。

忠嗣初名訓，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起復拜朝散大夫、尚輦奉御，賜名忠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游處。及長，雄毅寡言，嚴重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與之論兵，應對縱横，皆出意表。玄宗謂之曰："爾後必爲良將。"十八年，又贈其父安西大都護。

王忠嗣起初名訓，九歲時，因父親死於王事，服喪期未滿而起用授任朝散大夫、尚輦奉御，賜名忠嗣，在宫中養育多年。肅宗爲忠王時，與他交游相處。等到王忠嗣長大成人，雄健剛毅沉默寡言，嚴肅深沉武略超群。玄宗因他是將門後代，與他談論兵法，應答縱横，都出人意外。玄宗對他説："你以後必定會成爲良將。"十八年，又追贈他父親爲安西大都護。

其後，遂從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禕，并引爲兵馬使。二十一年再轉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嘗短皇甫惟明義弟王昱，憾焉，遂爲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或言忠嗣之材足以輯事，必欲取勝，非其人不

後來，王忠嗣便跟從河西節度、兵部尚書蕭嵩，河東副元帥、信安王李禕，都舉薦他爲兵馬使。二十一年王忠嗣再改任左領軍衛郎將、河西討擊副使、左威衛將軍、賜紫金魚袋、清源男，兼檢校代州都督。他曾經指摘皇甫惟明義弟王昱的過失，皇甫惟明怨恨他，隨之被皇甫惟明誣陷，貶爲東陽府左果毅。正值河西節度使杜希望圖謀攻取新城，有人説王忠嗣的才能足以成事，一定要取勝的話，非此人不可。杜希望便上

可。希望即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是秋，吐蕃大下，報新城之役，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馬而前，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尋又兼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以本官兼代州都督，攝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又加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仍加權知河東節度事。其月，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忠嗣依舊朔方節度。

天寶元年，兼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怒皆戰于桑乾河，三敗之，大虜其衆，耀武漠北，高會而旋。時突厥葉護新有内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振之。烏蘇米施可汗懼而請降，竟遷延不至。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與葛邏禄、迴紇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取其右厢而歸，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敦、男西殺葛臘哆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因加左武衛大將軍。明年，又再破怒皆及突厥之衆。自是塞外晏然，虜不敢入。天寶三載，突厥九姓拔悉密葉護等竟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首京師。四載，加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采訪使。五月，進封清源縣公。

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則補之。有漆弓百五十斤，嘗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以伺虜之隙，

奏報告此事，皇帝下詔追王忠嗣奔赴河西。攻下新城，因爲王忠嗣的功勞居多，因此授任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這年秋天，吐蕃大舉進犯，報復新城之役，他們清晨進逼官軍，官軍寡不敵衆，軍中都很恐懼。王忠嗣便帶領他的部隊驅馬在前，左右衝突，擋道者無不驚退，出而又合，斬殺數百人，賊衆於是大亂。三軍隨後進擊，吐蕃大敗，王忠嗣因爲功勞卓著，下詔授任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不久又兼任左羽林軍上將軍、河東節度副使兼大同軍使。二十八年，他以本官兼代州都督，代理御史大夫兼充河東節度使，又加授雲麾將軍。二十九年，代韋光乘爲朔方節度使，并加授代理河東節度事。本月，以田仁琬充任河東節度使，王忠嗣依舊任朔方節度使。

天寶元年，王忠嗣兼任靈州都督。這年北伐，他與奚怒皆在桑乾河交戰，三次擊敗了奚怒皆，俘獲很多賊兵，在漠北顯示了兵力，舉行盛會凱旋而歸。當時突厥葉護新近遭受内部變亂，王忠嗣在磧口陳兵以威震他們。烏蘇米施可汗十分懼怕請求投降，最終却拖延不到。王忠嗣便向拔悉密與葛邏禄、回紇三部落實施反間計，攻擊米施可汗并趕走了他的軍隊。王忠嗣乘機出兵討伐米施可汗，攻取他的右厢軍而歸，西葉護及毗伽可敦、兒子西殺葛臘哆率領他們的部落一千餘帳入朝，因此加授王忠嗣左武衛大將軍。第二年，王忠嗣再次擊破怒皆及突厥兵衆。從此塞外安然，胡虜不敢入侵。天寶三載，突厥九姓拔悉密葉護等最終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傳送首級到京師。四載，加授王忠嗣代理御史大夫，充任河東節度采訪使。五月，進封清源縣公。

王忠嗣年輕時以勇氣和膽量自負，等到身爲節度使，致力於持重安邊。他曾對人説："國家升平的時候，擔任將帥的祇在於安撫他的部下而已。我不想疲敝中原的力量，來求取功名。"因此他祇是訓練士兵戰馬，缺少的便及時補充。他有一百五十斤的漆弓，經常收藏在袋子中，以表示没有用處。軍中將士都日夜思戰，他便派遣很

時以奇兵襲之，故士樂爲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却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矣。

多間諜去偵探胡虜的漏洞，時常出奇兵襲擊他們，因此士兵樂意爲他所用，出師必勝。每次出兵，王忠嗣便分別召集本將交給他們兵器，令他們發給士卒，即使一弓一箭，也必須寫上士兵的姓名作爲標記，戰鬥結束後再收回來。如果遺失，便按照姓名治罪。因此人人自勉，武器充實。

四載，又兼河東節度采訪使。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或自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五年正月，河、隴以皇甫惟明敗衄之後，因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隴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尋遷鴻臚卿，餘如故，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仍授一子五品官。後頻戰青海、積石，皆大克捷。尋又伐吐谷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其載四月，固讓朔方、河東節度，許之。

四載，王忠嗣又兼河東節度采訪使。自朔方到雲中，沿邊數千里，他在要害地區開拓舊城，或者另行創建，擴大土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多年，王忠嗣繼承了他的意願，北塞的人們，再次停止了戰爭。五年正月，河、隴因皇甫惟明戰敗之後，便以王忠嗣持節充任西平郡太守，主管武威郡事，充任河西、隴右節度使。這個月，王忠嗣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强兵重鎮，都歸他掌握，自建立唐朝以來，還從未有過。不久遷任鴻臚卿，其餘官職如故，又加授金紫光祿大夫，并授任他的一個兒子五品官。後來多次在青海、積石作戰，都大獲全勝。不久又在墨離討伐吐谷渾，討平全境而歸。當初，王忠嗣在河東、朔方很久，熟悉邊事，很得士卒之心。等他到了河、隴，很不熟悉當地的物理人情，又以功名富貴自居，威望比往日降低了。這年四月，他堅決辭讓朔方、河東節度使，皇上允許了。

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若頓兵堅城之下，必死者數萬，然後事可圖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請休兵秣馬，觀釁而取之，計之上者。"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僶俛而從，延光不悦。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將及於庭，忠嗣曰："李將軍有何事乎?"光弼進而言曰："請議軍。"忠嗣曰：

玄宗正圖謀進攻石堡城，下詔詢問王忠嗣攻取的策略，王忠嗣上奏説："石堡險要鞏固，吐蕃舉國防守它。如果停兵在那堅固的城堡之下，必定要死去數萬人，然後纔可以圖謀啊。臣恐怕得到的不如失去的多，請求休兵養馬，觀察時機而攻取它，這纔是上策。"玄宗因此而感到不大高興。李林甫尤其忌恨王忠嗣，整天尋找他的過失。六載，正值董延光獻計請求攻下石堡城，下詔王忠嗣分兵接應他。王忠嗣勉强從命，董延光不高興。河西兵馬使李光弼爲此不安，立即前去稟告。將到庭堂，王忠嗣説："李將軍有什麼事嗎?"李光弼上前説道："請求議論軍事。"王忠

"何也?"對曰:"向者大夫以士卒爲心,有拒董延光之色,雖曰受詔,實奪其謀。何者?大夫以數萬衆付之,而不懸重賞,則何以賈三軍之勇乎?大夫財帛盈庫,何惜數萬段之賞以杜其讒口乎!彼如不捷,歸罪於大夫矣。"忠嗣曰:"李將軍,忠嗣計已決矣。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其次,豈失一黔中上佐乎?此所甘心也。雖然,公實愛我。"光弼謝曰:"向者恐累大夫,敢以衷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而出。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别駕魏林告忠嗣,稱往任朔州刺史,忠嗣爲河東節度,云"早與忠王同養宫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徵入朝,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爲隴右節度,特承恩顧,因奏忠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己官爵贖罪。玄宗怒稍解。十一月,貶漢陽太守。七載,量移漢東郡太守。明年,暴卒,年四十五。

子震,天寶中秘書丞。

其後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當代稱爲名將。先是,忠嗣之在朔方也,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至河、隴,又奏請徙朔方、河東戎馬九千匹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末,戰馬蕃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嗣說:"議論什麽事?"李光弼回答說:"以往大夫愛惜士卒,有拒絶董延光的心意,雖説接受了詔命,實際上反對這一謀略。爲什麽呢?大夫將數萬兵衆交付給他,而不懸立重賞,則用什麽來换取三軍的奮勇呢?大夫財帛滿庫,怎吝惜以數萬段的賞賜去堵塞他的讒言呢?他如果不能取勝,就會歸罪於大夫啊。"王忠嗣説:"李將軍,忠嗣的主意已經决定了。平生最初的願望,難道衹是富貴嗎?如今爭奪一城,得到它不能控制敵人,得不到它不能加害於國家,忠嗣豈能以數萬人的性命去换取一個官職?假如明主責備,難道不能做一個金吾羽林將軍歸朝宿衛嗎!其次,難道不能做一個黔中的上佐嗎?這是我所心甘情願的。雖然如此,公確實是愛護我的。"李光弼道歉説:"先前恐怕連累大夫,冒昧以衷言相告。大夫能力行古人之事,不是光弼所能做到的。"便快步走了出去。等到董延光過期没有攻克石堡城,却上告説王忠嗣拖延軍隊,因此出師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别駕魏林誣告王忠嗣,説自己以前任朔州刺史時,王忠嗣爲河東節度使,曾説"我早年與忠王一同在宫中養育,我要尊奉太子"。玄宗大怒,便徵他入朝,命令三司審訊他,幾乎陷於極刑。正值哥舒翰代王忠嗣爲隴右節度使,特别承蒙恩顧,便奏告王忠嗣的冤枉,言詞很懇切,請求用自己的官爵爲他贖罪。玄宗的怨怒纔稍有緩解。十一月,貶任王忠嗣爲漢陽太守。七載,酌情内調爲漢東郡太守。第二年,突然去世,終年四十五歲。

王忠嗣的兒子王震,天寶年間任秘書丞。

後來哥舒翰大舉出兵攻伐石堡城,攻占了這座城池,却死了一大半士兵,最終應了王忠嗣的話,當代稱他爲名將。原先,王忠嗣在朔方時,每次到了與蕃人往來貿易時,他便將馬價定得很高以引誘蕃人,各蕃國聽説以後,競相前來要求貿易,他們帶來多少馬漢軍就買下多少馬。因此蕃軍的馬匹越來越少,而漢軍的兵力日益强大。等王忠嗣到了河、隴,又奏請遷徙朔方、河東的戰馬九千匹以充實這裏,河、隴的兵力也得到了加强。到天寶末年時,戰馬繁殖增多。寶應元

年，追贈王忠嗣爲兵部尚書。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㚟、張守珪、牛仙客、王忠嗣，立功邊域，爲世虎臣，班超、傅介子之流也。然虔瓘以萬人征西，請給公乘、熟食，可謂謀之不臧矣。君㚟以父執登陴，兵竟不出，此則不知門外之事，義斷恩也。守珪以至誠感神，取材成堰，與夫耿恭拜井，有何異焉？仙客爰自方隅，驟登廊廟，顯招物議，獨善其身，蓋才有不周，昧於陳力就列。忠嗣因青蠅之點，幾危其身，讒人之言，誠可畏也！

贊曰：隴山之西，幽陵之北，爰有戎夷，世爲殘賊。二郭、二王，守珪、仙客，禦寇之功，存乎方策。

史臣曰：郭虔瓘、郭知運、王君㚟、張守珪、牛仙客、王忠嗣，在邊疆立功，爲一代虎臣，是班超、傅介子之輩。然而郭虔瓘率領萬人征西，請求給予公車、熟食，可說是謀劃不善。王君㚟因爲父親被捕而登上城牆，最終没有出兵，這就是不知道統兵在外的事情，要爲義而斷恩啊。張守珪以至誠感動神靈，取材築堰，這與漢代的耿恭拜井得水，又有什麼不同呢？牛仙客起自邊疆，一躍登上朝廷，因顯貴而招致衆議，他能獨善其身，大概是才能不足，不懂得施展才力做官。王忠嗣因佞人誣陷，幾乎危及性命，讒人的言語，的確可怕啊！

贊曰：隴山之西，幽陵之北，本來就有戎夷，世代都爲殘賊。二郭、二王，張守珪、牛仙客，抵禦敵寇的功績，永遠留存史册。

舊唐書卷一百四

列傳第五十四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高仙芝

高仙芝，本高麗人也。父舍鷄，初從河西軍，累勞至四鎮十將、諸衛將軍。

高仙芝，本是高麗人。父親名叫高舍鷄，起初在河西軍服役，多次立功做到四鎮十將、諸衛將軍。

仙芝美姿容，善騎射，勇决驍果。少隨父至安西，以父有功授游擊將軍。年二十餘即拜將軍，與父同班秩。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後夫蒙靈督累拔擢之。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高仙芝容貌秀美，善於騎馬射箭，驍勇果斷。少年時跟隨父親到安西，因父親有功授任游擊將軍。二十餘歲即拜授將軍，與父親品級相同。事奉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得重用，後來夫蒙靈督多次提升他。開元末年，任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

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後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并靈督累討之，不捷，玄宗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私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又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疏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行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爲三軍：使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自北谷入；使撥換守捉使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漲不可

小勃律國王被吐蕃招降，吐蕃把公主嫁給他爲妻，西北的二十餘國都被吐蕃制服，向朝廷貢獻的道路不通。後來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與夫蒙靈督多次討伐，都没有獲勝，玄宗特地下敕書命高仙芝率領馬步兵一萬人任行營節度使前去討伐。當時步兵都有私人馬匹，從安西行軍十五天到達撥換城，又十餘天到達握瑟德，又十餘天到達疏勒，又二十餘天到達葱嶺守捉，又行軍二十餘天到達播密川，又二十餘天到達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地界。高仙芝於是把部隊分爲三軍：派疏勒守捉使趙崇玭統率三千騎兵急赴吐蕃連雲堡，從北谷進入；派撥換守捉使賈崇瓘從赤佛堂路進入；高仙芝與宦官邊令誠從護密國進入，約定七月十三日辰時會兵於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力一千，又城南十五里依山爲寨，有兵力八九千人。城下是婆勒川，因漲水無法渡過。高仙芝用三牲之禮祭祀河川，命令諸將挑選兵馬，每人

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齎三日乾糧，早集河次。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韉，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謂令誠曰："向吾半渡賊來，吾屬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人，餘并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

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日，懼不欲行，邊令誠亦懼。仙芝留令誠等以羸病尪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即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乃先令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云："大使將我欲何處去?"言未畢，其先使二十人來迎，云："阿弩越城胡并好心奉迎，娑夷河藤橋已斫訖。"仙芝陽喜以號令，兵士盡下。娑夷河，即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下嶺三日，越胡果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當日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仙芝明日進軍，又令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小勃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斫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去。"城中有首領五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敕命賜綵物等，首領至，齊縛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之所教，縛諸首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里，及暮，纔斫了，吐蕃兵馬大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勃律先爲吐蕃所詐借路，遂成

帶三天乾糧，早晨在河邊集合。河水本來難以渡過，將士們都認爲他這樣做是胡鬧。但到達之後，人没有濕旗幟，馬没有濕鞍韉，已經渡過河而排好行列。高仙芝高興地對邊令誠説："先前如果我們渡過一半時賊軍來，我們就會被打敗，現在已經渡過河排成了行列，這是上天把這些賊人賜給我了。"然後登上山挑戰攻打，從辰時到巳時，大敗敵人。到了夜晚追擊，殺死賊兵五千人，生擒一千人，其餘的都各自逃散。繳獲戰馬一千餘匹，軍用物資器械不可勝計。

玄宗派術士韓履冰去占卜時日，因懼怕不想去，邊令誠也懼怕。高仙芝留下邊令誠等與瘦弱有病的三千餘人守衛城池，高仙芝然後前進。三天後，到達坦駒嶺，往下是四十餘里陡直的山路，高仙芝預料説："如果阿弩越胡速來迎接我們，就是真心。"又恐怕士卒不敢下嶺，就先派二十餘名騎兵假裝穿着阿弩越城胡的服裝上嶺來迎接。已到了坦駒嶺，士卒果然不肯下嶺，説："大使將要讓我們去什麽地方?"話還未説完，先派出的二十名騎兵來迎接，説："阿弩越城胡都是真心奉迎，娑夷河上的藤橋已經被砍斷。"高仙芝假裝高興地下了命令，士卒都下了嶺。娑夷河，就是古代的弱水，即使草木毛髮也要下沉。下嶺三天後，越胡果然來迎接。第二天，到達阿弩越城，當天即命令將軍席元慶、賀婁餘潤先修橋路。高仙芝第二天進軍，又命令席元慶帶領一千騎兵先對小勃律王説："不攻取你的城，也不斷你的橋，衹是借你的路通過，到大勃律去。"城中有五六名首領，都是忠誠於吐蕃的。高仙芝先與席元慶約好説："軍隊一到，首領百姓必定會逃入山谷，用皇帝的敕書與所賜的彩色絲織品等招呼他們出來，首領到後，把他們全都捆綁起來等待我。"席元慶到後，一切都按照高仙芝所教的去做，捆綁了諸首領。國王與公主逃入石洞，没有抓住。高仙芝到後，斬殺了五六名忠於吐蕃的人。然後急忙命令席元慶去砍斷藤橋，這裏離勃律還有六十里，到了天黑，纔砍斷藤橋，吐蕃大隊兵馬來到，已來不及了。藤橋長達一箭所射及的路程，修了一年纔完工。勃律先是受吐

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勃律及公主出降，并平其國。

蕃欺騙説要借路通過，於是修成此橋。這時，高仙芝從容地招諭勃律與公主出來投降，并平定了其國。

天寶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趣赤佛堂路班師。九月，復至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其月末，還播密川，令劉單草告捷書，遣中使判官王廷芳告捷。仙芝軍還至河西，夫蒙靈詧都不使人迎勞，罵仙芝曰："啖狗腸高麗奴！啖狗屎高麗奴！于闐使誰與汝奏得？"仙芝曰："中丞。""焉耆鎮守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副都護使誰邊得？"曰："中丞。""安西都知兵馬使誰邊得？"曰："中丞。"靈詧曰："此既皆我所奏，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高麗奴此罪，合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又謂劉單曰："聞爾能作捷書。"單恐懼請罪。令誠具奏其狀曰："仙芝立奇功，今將憂死。"其年六月，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史中丞，代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徵靈詧入朝。靈詧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詧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時爲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爲靈詧押衙，并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詧。仙芝既領節度事，謂程千里曰："公面似男兒，心如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莊被汝將去，憶之乎？"對曰："此是中丞知思琛辛苦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捽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由是軍情不懼。

天寶六載八月，高仙芝帶着俘獲的勃律王與公主急赴赤佛堂路回師。九月，又到達婆勒川連雲堡，與邊令誠等相見。這個月末，回到播密川，命令劉單草寫捷報，派宦官判官王廷芳去向朝廷報捷。高仙芝率軍回到河西，夫蒙靈詧都不派人來迎接慰勞，還罵高仙芝説："吃狗腸的高麗奴！吃狗屎的高麗奴！于闐使是誰爲你上奏而獲得？"高仙芝説："是中丞您。""焉耆鎮守使是誰爲你取得？"説："是中丞您。""安西副都護使是誰爲你取得？"説："是中丞您。""安西都知兵馬使是誰爲你取得？"説："是中丞您。"夫蒙靈詧説："這些既然都是我爲你上奏取得的，怎麽能不等待我的處置就遠奏捷報！依據你這個高麗奴的罪過，應當斬首，但因爲新立大功，不想處置你。"又對劉單説："聽説你會作捷報。"劉單恐懼請罪。邊令誠詳細上奏其情狀説："高仙芝立了大功，現在將要憂懼而死。"這年六月，朝廷下制書授高仙芝爲鴻臚卿、攝御史中丞，替代夫蒙靈詧任四鎮節度使，徵召夫蒙靈詧入朝。夫蒙靈詧十分恐懼，高仙芝每天見到他，疾走如舊，夫蒙靈詧心中更加不安。將軍程千里當時任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任夫蒙靈詧押衙，他們和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都曾在夫蒙靈詧面前造謠譖毁高仙芝。高仙芝既已任節度使，對程千里説："程公面貌像男人，心却如婦人，是什麽原因呢？"又對畢思琛説："你這個胡人還敢來見我！我城東的一千石種子田莊被你奪去了，還記得嗎？"回答説："這是中丞您知道我畢思琛辛苦而賜給的。"高仙芝説："我當時是懼怕你作威作福，難道是可憐你而賜給你！我想不説，恐怕你心懷憂懼，説完就没事了。"又叫來王滔等人，揪住將要抽打，過了好一會兒都釋放了，因此軍情安定。

八載，入朝，加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仍與一子五品官。九載，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國王

八載，高仙芝入朝，加特進，兼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員，同時授與他的一個兒子五品官。九載，率兵討伐石國，平定其國，俘獲了它的國

以歸。仙芝性貪，獲石國大塊瑟瑟十餘石、真金五六馲駝、名馬寶玉稱是。初，舍鷄以仙芝爲懦緩，恐其不能自存，至是立功。家財巨萬，頗能散施，人有所求，言無不應。其載，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尋除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代安思順。思順諷群胡割耳剺面請留，監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復留思順，以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進封密雲郡公。

十一月，安禄山據范陽叛。是日，以京兆牧、榮王琬爲討賊元帥，仙芝爲副。命仙芝領飛騎、彍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赴京兵馬，并召募關輔五萬人，繼封常清出潼關進討，仍以仙芝兼御史大夫。十二月，師發，玄宗御望春亭慰勞遣之，仍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州。是月十一日，封常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禄山陷東京，常清以餘衆奔陝州，謂仙芝曰："累日血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狂寇奔突，則京師危矣。宜棄此守，急保潼關。"常清、仙芝乃率見兵取太原倉錢絹，分給將士，餘皆焚之。俄而賊騎繼至，諸軍惶駭，棄甲而走，無復隊伍。仙芝至關，繕修守具，又令索承光守善和戍。賊騎至關，已有備矣，不能攻而去，仙芝之力也。

封常清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也。外祖犯罪流安西效力，守胡城南門，頗讀書，每坐常清於城門樓上，教其讀書，多所歷覽。外祖死，常清孤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詧爲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爲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

王而回。高仙芝生性貪婪，繳獲石國大塊的瑟瑟十餘石、黄金五六駱駝、名馬寶玉若干。當初，高舍鷄認爲高仙芝性情懦弱，怕他不能自立，這時却建功立業。他的家財數以萬計，很能施捨，别人有什麽要求，説出來無不答應。這一年，入朝，拜授開府儀同三司，不久任武威太守、河西節度使，取代安思順。安思順委婉勸説大群胡人割耳剺面請求把自己留下，監察御史裴周南上奏了此事，朝廷重又下制書留任安思順，任高仙芝爲右羽林大將軍。十四載，進封他的爵位爲密雲郡公。

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陽反叛。當天，朝廷任京兆牧、榮王李琬爲討賊元帥，高仙芝爲副元帥。命令高仙芝率領飛騎、彍騎及朔方、河西、隴右應召赴京的兵馬，并在關輔地區招募五萬人，繼封常清之後出潼關進軍討伐，同時以高仙芝兼任御史大夫。十二月，軍隊要出發，玄宗登臨望春亭慰勞送行，又命令監門將軍邊令誠爲監軍，駐守在陝州。這一月十一日，封常清兵敗於汜水。十三日，安禄山攻占東京，封常清帶領殘兵逃到陝州，對高仙芝説："數日血戰，賊兵鋭不可擋。再説潼關没有兵力守衛，如果瘋狂的敵寇突然襲擊，那麽京師就危險了。應該放棄此地的守備，緊急保衛潼關。"封常清、高仙芝於是率領現有的兵力取太原倉中的金錢絹帛，分發給將士，剩餘的都焚燒掉。不久叛賊騎兵相繼來到，各軍驚惶失措，丢盔棄甲而逃，潰不成軍。高仙芝到達潼關後，修治守備器械，又命令索承光守衛善和戍。當敵賊騎兵到潼關時，已經有了防備，不能進攻而退去，這是高仙芝的功勞。

封常清，是蒲州猗氏人。他的外祖父犯罪被流放到安西效勞，守衛胡城南門，很喜歡讀書，經常帶封常清坐在城門樓上，教他讀書，使他見識廣博。外祖父死後，封常清孤獨貧窮，三十多歲時，逢夫蒙靈詧任四鎮節度使，將軍高仙芝任四鎮都知兵馬使，高仙芝頗有才能，每當出兵時，請求隨從三十餘人，衣着鮮明。封常清慷慨發憤，投書請求作爲一名隨從。封常清身體瘦

傔。常清細瘦目纇，脚短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傔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倨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仙芝猶未納。常清自爾候仙芝出入，晨夕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補爲傔。

小眼睛有毛病，脚短而跛，高仙芝見他相貌醜陋，不接納他。第二天他又投書，高仙芝對他説："我要求的隨從已經够了，爲何還要再來！"封常清大怒，傲慢地對高仙芝説："我封常清仰慕高公的高尚義節，希望能奉事於鞍前馬後，所以不用介紹而前來，爲何要如此堅决地拒絶呢？高公如果以才能取人，就是士大夫所希望的；如果以相貌取人，恐怕會失去像子羽那樣的人！"高仙芝還是不接納。封常清從此等候高仙芝出入，早晚都不離開他的門口，共數十天，高仙芝不得已，補他爲隨從。

開元末，會達奚部落背叛，自黑山北向，西趣碎葉，玄宗敕夫蒙靈詧邀擊之。靈詧使仙芝以二千騎自副城向北至綾嶺下，遇賊擊之。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次舍井泉，遇賊形勢，克獲謀略，事頗精審。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大駭異之。仙芝軍迴，靈詧賞勞，仙芝去奴袜帶刀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傔人封常清也。"眺等揖仙芝，命常清進坐，與語如舊相識，衆人方異之。以破達奚功，授疊州地下戍主，便以爲判官。累以軍功授鎮將、果毅、折衝。

開元末年，逢達奚部落反叛，從黑山向北，西赴碎葉，玄宗下敕書命夫蒙靈詧截擊。夫蒙靈詧派高仙芝帶領二千騎兵從副城向北到綾嶺下，遇賊攻打。達奚部落長途行走，人馬都已疲勞，被斬殺得所剩無幾。封常清私下在幕府中作捷報，詳細記述了止息營地的水井流泉，與賊軍相遇時的形勢，獲勝的謀略，十分精當周密。高仙芝想要説的，無不完備，高仙芝很是驚奇。高仙芝軍還，夫蒙靈詧犒賞慰勞，高仙芝除去奴襪佩刀去見。判官劉眺、獨孤峻等迎上前去問他説："先前的捷報，是誰作的？副大使幕府中哪來如此有才華的人？"高仙芝説："是我高仙芝的隨從封常清。"劉眺等對高仙芝拱手行禮，讓封常清進坐，與他談話有如故舊相識，衆人纔另眼看他。因爲打敗達奚部落的功勞，拜授他爲疊州地下戍主，并任命他爲判官。因多次建立戰功拜授鎮將、果毅、折衝。

天寶六年，從仙芝破小勃律。十二月，仙芝代夫蒙靈詧爲安西節度使，便奏常清爲慶王府録事參軍，充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尋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仙芝每出征討，常令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决。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詮已爲郎將，德詮母在宅内，仙芝視之如兄弟，家事皆令知之，威望動三軍。常清出迴，諸將皆引前，德詮見常清出

天寶六年，跟隨高仙芝打敗小勃律。十二月，高仙芝替代夫蒙靈詧任安西節度使，便上奏封常清任慶王府録事參軍，充任節度判官，賜紫金魚袋。不久加朝散大夫，專知四鎮倉庫、屯田、甲仗、支度、營田事。高仙芝每次出征討伐，常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封常清有才學，處事果斷。知留後事時，高仙芝乳母的兒子鄭德詮已任郎將，鄭德詮的母親就住在高仙芝的第宅内，高仙芝待鄭德詮如同親兄弟，家裏的事務都令他掌管，威望震動三軍。封常清出行返回，諸將都在前面領路，鄭德詮覺得封常清出於自己門下，

其門，素易之，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連節度使宅院，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德詮至，常清離席謂之曰："常清起自細微，預中丞兵馬使傔，中丞再不納，郎將豈不知乎？今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得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暫死以肅軍容。"因令勒迴，杖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之謝。諸大將有罪者，擊殺二人，於是軍中股栗。

素來輕視他，就從後面騎馬衝過封常清而去。封常清到了節度使院，命令左右的人把鄭德詮秘密地帶來。大廳與節度使宅院相連，共經過數道門。鄭德詮過去後，封常清就命隨後把門關閉。鄭德詮到後，封常清離開座席對他說："我封常清出身低微，做了高中丞兵馬使的隨從，中丞即使不看重我，郎將你難道不知道？現在中丞誤聽，任我封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你怎麼能如此無禮貌，對留後使進行凌辱！"因此叱責他說："郎將當受重刑以正軍紀。"因此命令把他拉回去，杖打六十下，面朝下，被拖出去。高仙芝的妻子和乳母在門外號哭求饒，都無法使他得救，因此把此事狀告給高仙芝。高仙芝看狀後，吃驚地說："已經死了吧！"等見到封常清時，却没有説一句話，封常清也不謝罪。諸大將有罪的，封常清打死了二人，因此軍中都害怕他。

十載，仙芝改河西節度使，奏常清爲判官。王正見爲安西節度，奏常清爲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正見死，乃以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入朝，攝御史大夫，仍與一子五品官，賜第一區，亡父母皆贈封爵。俄而北庭都護程千里入爲右金吾大將軍，仍令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伊西節度等使。常清性勤儉，每出征或乘驛，私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

十載，高仙芝改任河西節度使，上奏封常清任判官。王正見任安西節度使，上奏封常清任四鎮支度營田副使、行軍司馬。十一載，王正見死後，朝廷任封常清爲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中丞，持節充任安西四鎮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三載，封常清入朝，攝御史大夫，同時授與他一個兒子五品官，賜給宅第一處，死亡的父母都贈給封爵。不久北庭都護程千里入朝任右金吾大將軍，於是朝廷令封常清權知北庭都護，持節充任伊西節度等使。封常清生性節儉，每當出戰征討有時乘驛傳，私馬不過一兩匹，賞罰嚴明。

十四載，入朝，十一月，謁玄宗於華清宮。時祿山已叛，玄宗言凶胡負恩之狀，何方誅討。常清奏曰："祿山領凶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棰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玄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

十四載，封常清入朝，十一月，到華清宮朝見玄宗。當時安祿山已經反叛，玄宗說了這個凶惡胡人忘恩負義的情狀，問他可用什麼謀略討伐消滅叛賊。封常清上奏說："安祿山率領凶惡叛軍十萬人，徑直侵犯中原，由於長期天下太平，人們都不懂得如何作戰。但事理有逆反與順從的區別，情勢有出人意外的變化，臣請求騎馬趕赴東京，打開府庫，招募驍勇善戰者，躍馬渡過黄河，用不了幾日就可斬取叛逆胡人的首級獻給朝廷。"玄宗正在憂愁，相信了他的豪言。第二天，

日得兵六萬，皆傭保市井之流。乃斫斷河陽橋，於東京爲固守之備。十二月，禄山渡河，陷陳留，入罌子谷，凶威轉熾，先鋒至葵園。常清使驍騎與柘羯逆戰，殺賊數十百人。賊大軍繼至，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戰不利，賊鼓噪於四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乃從提象門入，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至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恐賊難與爭鋒，仙芝遂退守潼關。

任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使，派他招募兵馬東進討伐。當天，封常清乘驛傳趕赴東京招募兵馬，十天内招募到六萬兵，都是一些雇工小販之流。於是砍斷了河陽橋，在東京作固守的準備。十二月，安禄山渡過黄河，攻占陳留，進入罌子谷，凶焰更加熾盛，先鋒軍到了葵園。封常清派驍勇騎兵與叛軍柘羯兵交戰，殺死賊兵數十百人。叛賊大軍接着來到，封常清退入上東門，又接戰失利，叛賊擂鼓吶喊從四面城門進入，殺掠百姓官吏。封常清又與叛軍在都亭驛交戰，没有獲勝。退守宣仁門，又戰敗。於是從提象門進入，伐倒大樹進行阻攔。到了穀水，然後向西逃往陝郡，遇到高仙芝，把叛賊的軍勢都告訴了他，恐怕難與叛賊争鋒，高仙芝於是退守潼關。

玄宗聞常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效力。仙芝令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常清衣皂衣以從事。監軍邊令誠每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逗撓奔敗之狀。玄宗怒，遣令誠齎敕至軍并誅之。

玄宗得知封常清戰敗，剥奪了他的官爵，令他以平民身份在高仙芝軍中效勞。高仙芝令封常清監巡左右廂諸軍，封常清身穿一般官吏的衣服處理事務。監軍邊令誠遇事總是進行干涉，高仙芝多不聽從。邊令誠入朝奏事，一一説了高仙芝、封常清避敵觀望逃跑戰敗的情狀。玄宗大怒，派邊令誠拿着敕書到軍中把他們一并誅殺。

令誠至潼關，引常清於驛南西街，宣敕示之。常清曰：“常清所以不死者，不忍污國家旄麾，受戮賊手。討逆無效，死乃甘心。”初，常清兵敗入關，欲馳赴闕庭，至渭南，有敕令却赴潼關，自草表待罪。是日臨刑，托令誠上之。其表曰：

邊令誠到達潼關，把封常清帶到驛站南西街，宣讀了敕書并展示給他看。封常清説：“我封常清之所以没有戰死，是因爲不忍心污辱國家的旌節，受戮於叛賊之手。但討伐叛賊没有功勞，我死而甘心。”起初，封常清兵敗入關，想馳馬赴朝廷，到了渭南，有敕書令他退回潼關，他就自己草寫表書等待治罪。當天臨刑前，他委托邊令誠上奏這封表書。他的表書説：

> 中使駱奉仙至，奉宣口敕，恕臣萬死之罪，收臣一朝之效，令臣却赴陝州，隨高仙芝行營。負斧纍囚，忽焉解縛，敗軍之將，更許增修。臣常清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自城陷已來，前後三度遣使奉表，具述赤心，竟不蒙引對。臣之此來，非求苟活，實欲陳社稷之計，破虎狼之謀。冀拜首闕庭，吐心陛下，論

> 派出的宦官駱奉仙到達後，奉命口頭宣讀敕書，饒恕臣的萬死之罪，使臣再效一時之勞，命令臣退回陝州，隨從高仙芝行營效力。作爲死罪囚犯，忽然得以免除死刑，作爲敗軍之將，允許戴罪立功。臣封常清誠心歡喜，叩頭而拜，叩頭而拜。臣自從洛陽城被叛軍攻占以來，前後三次派遣使者奉上表書，都是陳述忠誠之心，但最終没有獲准晋見應對。臣這次前來，不是要求得苟且偷生，實在是想爲國家陳説計策，爲打敗虎狼

逆胡之兵勢，陳討捍之別謀。將酬萬死之恩，以報一生之寵。豈料長安日遠，謁見無由；函谷關遥，陳情不暇！臣讀《春秋》，見狼瞫稱未獲死所，臣今獲矣。

之敵獻上謀略。希望叩拜朝廷，向陛下傾吐心迹，論述叛逆胡人的軍事形勢，陳説討伐捍衛的良策。將以此酬謝免除臣萬死之罪的恩德，報答平生所受到的寵愛。怎料長安路遠，拜見無緣；函谷關遥遠，陳説不及！臣讀《春秋》一書，晉國大夫見狼瞫説未能死得其所，臣現在得到了。

昨者與羯胡接戰，自今月七日交兵，至于十三日不已。臣所將之兵，皆是烏合之徒，素未訓習。率周南市人之衆，當漁陽突騎之師，尚猶殺敵塞路，血流滿野。臣欲挺身刃下，死節軍前，恐長逆胡之威，以挫王師之勢。是以馳御就日，將命歸天。一期陛下斬臣於都市之下，以誡諸將；二期陛下問臣以逆賊之勢，將誡諸軍；三期陛下知臣非惜死之徒，許臣竭露。臣今將死抗表，陛下或以臣失律之後，誑妄爲辭；陛下或以臣欲盡所忠，肝膽見察。臣死之後，望陛下不輕此賊，無忘臣言，則冀社稷復安，逆胡敗覆，臣之所願畢矣。仰天飲鴆，向日封章，即爲尸諫之臣，死作聖朝之鬼。若使殁而有知，必結草軍前，迴風陣上，引王師之旗鼓，平寇賊之戈鋌。生死酬恩，不任感激，臣常清無任永辭聖代悲戀之至。

前些日子與叛軍羯胡兵作戰，從本月七日開始交戰，直到十三日都没有停止。臣所率領的士兵，都是一些烏合之衆，從未經過訓練。率領這些周南商販市民，抵擋漁陽叛軍勇猛的騎兵，還能够殺得叛賊尸骨塞路，血流遍野。臣想要挺身搏鬥白刃之下，以氣節死於軍前，却恐怕因此而增長叛逆胡人的威風，挫傷王師的軍勢。所以馳馬去見陛下，把生命交給聖上。第一期望陛下將臣斬於都市之中，以此警戒諸將；第二期望陛下問臣有關叛賊的形勢，將以此警戒諸軍；第三期望陛下能知道臣不是怕死之人，許臣坦露心迹。臣現在將死，上表直言，陛下或許認爲這是臣失利之後，胡言亂語；陛下或許認爲臣想竭盡忠誠，披肝瀝膽。臣死之後，希望陛下不要輕視安禄山這個叛賊，不要忘記臣的話，那麽就有希望使國家恢復安定，叛逆胡人敗滅覆亡，臣的心願就算實現了。面向天子服毒自盡，心對陛下密封奏章，此爲以死諫君之臣，死也要做聖朝之鬼。如果死後有知，一定要報恩於軍前，飈旋風於戰陣之上，引導王師的旗鼓，蕩平叛賊的戈箭。生死報答恩命，内心不勝感激，臣封常清實在難以形容辭别聖朝的悲懷心情。

常清既刑，陳其尸於蘧篨上。仙芝歸至廳，令誠索陌刀手百餘人隨而從之，曰："大夫亦有恩命。"仙芝遽下，遂至常清所刑處。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

封常清被處死後，尸體陳放在粗席之上。高仙芝回到廳中，邊令誠挑選了長刀手一百餘人隨後跟從，對他説："皇帝也有詔命給大夫您。"高仙芝立刻下廳，然後到封常清被行刑的地方。高仙芝説："我戰敗退却，是有罪，萬死不辭；但説我剋扣兵糧及皇上的賞賜之物等，却是誣陷我。"對邊令誠説："上是天，下是地，兵士都在，足下難道不知道嗎？"他招募的士兵排列在

愛仙芝，仙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齊呼曰枉，其聲殷地。仙芝又目常清之尸，謂之曰："封二，子從微至著，我則引拔子爲我判官，俄又代我爲節度使，今日又與子同死於此，豈命也夫！"遂斬之。

外，他們素來喜歡高仙芝，高仙芝大聲對他們説："我在京城招募了你們，雖然你們衹得到很少的財物，行裝也不齊備，但我正要與大家一起打敗叛賊，然後取得高官重賞。不料叛賊軍勢侵逼，我率領軍隊退到了這裏，也是想固守潼關的緣故。我如果確實有那些事，大家就説實話；我如果確實没有那些事，大家應該説冤枉。"兵士齊聲高呼説冤枉，聲震天地。高仙芝又看着封常清的尸體，對他説："封二，你從低微到顯著，是我提拔你任我的判官，不久又代我任節度使，今天又與你同死在這裏，難道是天命！"然後被斬首。

哥舒翰

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姓，因以爲氏。祖沮，左清道率。父道元，安西副都護，世居安西。

翰家富於財，倜儻任俠，好然諾，縱蒱酒。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爲長安尉不禮，慨然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略，三軍無不震慴。後節度使王忠嗣補爲衙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忠嗣以爲大斗軍副使，嘗使翰討吐蕃于新城，有同列爲副者，見翰禮倨，不爲用，翰怒，撾殺之，軍中股栗。遷左衛郎將。後吐蕃寇邊，翰拒之于苦拔海，其衆三行，從山差池而下，翰持半段槍當其鋒擊之，三行皆敗，無不摧靡，由是知名。

天寶六載，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

哥舒翰，是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的後裔。蕃人多用部落名稱姓氏，因此作爲姓氏。祖父名叫哥舒沮，任左清道率。父親名叫哥舒道元，任安西副都護，世代住在安西。

哥舒翰家中富有錢財，爲人豪爽俠義，言而有信，嗜好賭博酗酒。四十歲時父親去世，客居在京師三年，受到長安縣尉的無禮怠慢，因此慷慨發憤，克己自强，持劍前往河西。起初奉事節度使王倕，王倕攻打新城，派哥舒翰籌劃謀取，三軍無不震服。後來被節度使王忠嗣補授爲衙將。哥舒翰喜歡讀《左氏春秋傳》及《漢書》，輕錢財重義氣，士卒都歸服他。王忠嗣任他爲大斗軍副使，曾經派哥舒翰往新城討伐吐蕃，有一名爲副職的同僚，見到哥舒翰時禮節傲慢，不聽任用，哥舒翰發怒，打死了他，軍中都感到恐懼。升任他爲左衛郎將。後來吐蕃侵犯邊界，哥舒翰率兵拒戰於苦拔海，敵兵分成三隊，從山上接連而下，哥舒翰手持半段槍迎鋒攻打，三隊都被打敗，無不披靡，因此而知名。

天寶六載，哥舒翰被提升爲右武衛員外將軍，充任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先前，吐蕃人每到麥熟時節，就率領部衆到積石軍收割奪取糧食，人們都把此地稱爲吐蕃麥莊，前後無人敢於抵禦。這時，哥舒翰派王難得、楊景暉等暗中領兵到積石軍，設下埋伏等待他們。吐蕃派五千騎兵到達，哥舒翰從城中率領

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槍，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肩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率以爲常。

驍勇騎兵馳馬攻打，吐蕃騎兵被殺得所剩無幾，其餘的或脱身而逃，這時伏兵出來截擊，吐蕃騎兵全被消滅。哥舒翰有一個家奴名叫左車，年紀十五六歲，也很有氣力。哥舒翰善於使槍，當追賊兵趕上時，用槍搭在他們的肩上而喊叫，賊兵因驚恐回頭張望，哥舒翰乘機刺賊咽喉，都挑高到三四尺而墮地，没有不死的。這時左車即下馬斬首，成了常事。

其冬，玄宗在華清宫，王忠嗣被劾。敕召翰至，與語悦之，遂以爲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忠嗣爲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

這年冬季，玄宗在華清宫，王忠嗣被揭發有罪。玄宗下敕召哥舒翰來，與他談話很高興，於是任他爲鴻臚卿，兼任西平郡太守，攝御史中丞，代王忠嗣任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哥舒翰於是極力上言營救王忠嗣，皇上起身入禁中，哥舒翰叩頭緊隨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皇帝感悟而寬恕了王忠嗣，貶忠嗣爲漢陽太守，朝廷大臣都因此而贊譽哥舒翰的義氣和勇敢。

明年，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有白龍見，遂名爲應龍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吐蕃保石堡城，路遠而險，久不拔。八載，以朔方、河東群牧十萬衆委翰總統攻石堡城。翰使麾下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旬日而拔之，上録其功，拜特進、鴻臚員外卿，與一子五品官，賜物千匹、莊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第二年，哥舒翰在青海上築神威軍城，吐蕃兵來，攻占了此城；哥舒翰又在青海中的龍駒島上築城，有白龍出現，於是命名爲應龍城，吐蕃兵因此匿迹不敢再接近青海。吐蕃把石堡城作爲城寨，因道路遥遠險阻，長久不能攻克。八載，朝廷把朔方、河東群牧兵十萬交由哥舒翰統率攻打石堡城。哥舒翰派部將高秀巖、張守瑜進攻，不到十天就攻克了它，皇上按他功勞的等級，拜授特進、鴻臚員外卿，授與他的一個兒子五品官，賜給他絲織品一千匹、莊園和第宅各一所，加攝御史大夫。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

翰素與禄山、思順不協，上每和解之爲兄弟。其冬，禄山、思順、翰并來朝，上使内侍高力士及中貴人於京城東駙馬崔惠童池亭宴會。翰母尉遲氏，于闐之族也。禄山以思順惡翰，嘗銜之，至是忽謂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與公族類同，何不相親乎?"翰應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盡心焉!"禄山以爲譏其胡也，大怒，駡翰曰：

哥舒翰素來與安禄山、安思順不和，皇上經常爲他們和解使他們結拜爲兄弟。這年冬天，安禄山、安思順、哥舒翰都入朝，皇上派内侍高力士和宦官們在京城東駙馬崔惠童的池沼亭榭設宴招待他們。哥舒翰的母親尉遲氏，是于闐族人。安禄山因爲安思順憎恨哥舒翰，常懷恨在心，這時忽然對哥舒翰説："我父親是胡人，母親是突厥人；您父親是突厥人，母親是胡人。我與您族類相同，爲何不能相親近呢?"哥舒翰回答説："古人説，野狐面向窟穴號叫，不吉祥，是因爲忘本的緣故。我豈敢不盡心!"安禄山認爲哥舒

“突厥敢如此耶！”翰欲應之，高力士目翰，翰遂止。

翰是在嘲諷自己是胡人，勃然大怒，辱駡哥舒翰說：“突厥人竟敢如此！”哥舒翰想要回駡，高力士向哥舒翰使眼色，哥舒翰於是作罷。

十二載，進封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户，加河西節度使，尋封西平郡王。時楊國忠有隙於禄山，頻奏其反狀，故厚賞翰以親結之。十三載，拜太子太保，更加實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

十二載，進封哥舒翰爲涼國公，食實封三百户，加授河西節度使，不久封爲西平郡王。當時楊國忠與安禄山有矛盾，多次上奏説他要謀反，所以重賞哥舒翰以此來親近交結他。十三載，拜授哥舒翰太子太保，再加實封三百户，又兼任御史大夫。

翰好飲酒，頗恣聲色。至土門軍，入浴室，遘風疾，絶倒良久乃蘇。因入京，廢疾于家。

哥舒翰嗜好飲酒，縱情聲色。到了土門軍，入室洗浴，得了風痹病，昏倒在地很久纔蘇醒。因此來到京城，屏除人事在家養病。

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喪敗，召翰入，拜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以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蘇法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等爲裨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舊卒共二十萬，拒賊於潼關。上御勤政樓勞遣之，百僚出餞于郊。十五載，加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等到安禄山謀反，皇上因爲封常清、高仙芝喪師戰敗，召哥舒翰入宫，拜授他爲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任田良丘爲御史中丞，充任行軍司馬，任王思禮、鉗耳大福、李承光、蘇法鼎、管崇嗣及蕃將火拔歸仁、李武定、渾萼、契苾寧等爲副將，率領河隴、朔方兵及蕃兵與高仙芝的舊部卒共二十萬人，在潼關抵禦賊兵。皇上登臨勤政樓慰勞送行，百官出城到郊外爲他們餞行。十五載，加哥舒翰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翰至潼關，或勸翰曰：“禄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鋭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召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自是，翰心不自安。又素有風疾，至是頗甚，軍中之務，不復躬親，委政於行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

哥舒翰到了潼關，有人勸哥舒翰説：“安禄山擁兵謀反，以誅殺楊國忠爲名，您如果留下三萬兵力守衛潼關，率領所有的精鋭之兵回朝誅殺楊國忠，這就如同漢朝挫敗七國謀反的計策一樣，您認爲如何？”哥舒翰心中同意，但未行動。這時有客人把此計謀泄露給了楊國忠，楊國忠十分恐懼，就上奏説：“兵法上講‘安不忘危’，現在潼關兵力雖多，但没有後備力量，萬一失利，京師能不驚恐！請求挑選監牧小兒三千人在苑中訓練。”皇帝下詔同意，楊國忠於是派遣劍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别統領。楊國忠又上奏招募一萬人，駐守在灞上，命令他的親信杜乾運率領。哥舒翰因懼怕被楊國忠算計，就上表請求把杜乾運的兵歸屬於潼關的部隊指揮，然後召杜乾運赴潼關商議軍事，藉機斬殺了他。從此，哥舒翰心中不安。又因爲原來就有風痹病，這時病情加

不敢專斷，教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叶，人無鬥志。

重，軍中的事務，不再親自料理，委托給行軍司馬田良丘。田良丘又不敢獨自決斷，軍令不統一，隊伍很亂。部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權不和，弄得軍無鬥志。

先是，翰數奏祿山雖竊河朔，而不得人心，請持重以弊之，彼自離心，因而翦滅之，可不傷兵擒兹寇矣。賊將崔乾祐於陝郡潛鋒蓄鋭，而覘者奏云賊殊無備，上然之，命悉衆速討之。翰奏曰："賊既始爲凶逆，祿山久習用兵，必不肯無備，是陰計也。且賊兵遠來，利在速戰。今王師自戰其地，利在堅守，不利輕出；若輕出關，是入其算。乞更觀事勢。"楊國忠恐其謀己，屢奏使出兵。上久處太平，不練軍事，既爲國忠眩惑，中使相繼督責。翰不得已，引師出關。

先前，哥舒翰多次上奏説安禄山雖然叛亂占據了河朔地區，但不得人心，請求堅持固守使其疲困，他們自然就會軍心渙散，然後乘機消滅他們，這樣就可以不損傷兵力而擒獲這個叛賊。賊將崔乾祐在陝郡掩藏精兵蓄養鋭氣，而偵察的人上奏説叛賊根本没有防備，皇上信以爲真，命令全軍迅速出兵討伐。哥舒翰上奏説："叛賊既然剛開始發動叛亂，安禄山素來熟悉兵法，必定不會不加防備，實在是設下的陰險計謀。再説賊兵遠道而來，利在速戰速决。現在王師在自己的地方作戰，利在堅守，不應輕易出戰；如果輕易出關，就會中計。乞望再觀察形勢的發展。"楊國忠恐怕哥舒翰圖謀自己，多次上奏催促他出兵。皇上長期生活在太平時代，不通曉軍事，既已受到楊國忠的迷惑，就派宦官不斷督促責備。哥舒翰迫不得已，領兵出關。

六月四日，次于靈寶縣之西原。八日，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黄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午後，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烟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爲凶徒所乘，王師自相排擠，墜于河。其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于河，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爲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軍既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火拔歸仁執降於賊。祿山謂之曰："汝常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爲撥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

六月四日，哥舒翰率兵停駐在靈寶縣的西原。八日，與叛賊交戰，官軍南靠峻峭的高山，北臨黄河；崔乾祐先派數千人占據了險要之地。哥舒翰及田良丘等乘船在河中以便觀察軍隊進退，認爲崔乾祐兵力少，輕視了他，於是催促將士命令進軍，因爲士兵爭搶道路受到堵塞，隊伍大亂。正午過後，東風猛烈颳起，崔乾祐用草車數十輛縱火焚燒，烟火滿天。官軍將士掩住臉面，眼睜不開，因此給了叛賊可乘之機，王師自己互相擁擠，墜落在黄河中。後面的看見前軍失敗，全部潰退，填積於黄河中，死者達數萬人，號叫之聲震天動地，他們捆縛器械，用槍代槳，投水游向北岸，十人中生還的不到一二名。軍隊已戰敗，哥舒翰與數百名騎兵馳馬西返，被部將火拔歸仁捉拿投降了叛賊。安禄山對他説："你經常輕視我，現在如何？"哥舒翰恐懼，屈身伏地説："我凡人肉眼不識陛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陛下是撥亂反正的人主，現在天下還未平定，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

祿山大喜，遂僞署翰司空。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

衹要留下臣，臣寫書信招降他們，用不了幾日就會平定。”安祿山十分高興，於是任用哥舒翰爲司空。哥舒翰寫書信招降李光弼等，他們回信都責備哥舒翰不能堅守氣節而死。安祿山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就把哥舒翰囚禁在苑中，秘密殺了他。

翰之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誣奏户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書，於關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貞并坐誅，徙其家屬于嶺外，天下冤之。

哥舒翰守衛潼關，主掌天下兵權，肆意報私怨，上奏誣陷户部尚書安思順與安祿山暗中通謀，并故意僞造了一封安祿山給安思順的信，派人假裝送信給安思順，然後在潼關城門口抓住此人獻給朝廷。這年三月，安思順和弟弟太僕卿安元貞都因此而牽連獲罪被處死，他們的家屬被流放到嶺外，天下人都爲他們感到冤枉。

史臣曰：大盗作梗，祿山亂常，詞雖欲誅國忠，志則謀危社稷。于時承平日久，金革道消，封常清、高仙芝相次率不教之兵，募市人之衆，以抗凶寇，失律喪師。哥舒翰廢疾于家，起專兵柄，二十萬衆拒賊關門，軍中之務不親，委任又非其所。及遇羯賊，旋致敗亡，天子以之播遷，自身以之拘執，此皆命帥而不得其人也。《禮》曰：“大夫死衆。”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翰受署賊庭，苟延視息，忠義之道，即可知也，豈不愧於顔杲卿乎！抑又聞之，古之命將者，推轂而謂之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觀楊國忠之奏事，邊令誠之護戎，又掣肘於軍政者也，未可偏責三帥，不尤伊人。後之君子，得不深鑒！

史臣曰：大盗爲害，安祿山叛亂，雖然是以誅殺楊國忠爲名，實則是圖謀危害國家。當時天下長期太平，戰争之道消亡，封常清、高仙芝相繼率領没有經過訓練的士兵，招募市中商販這樣的民衆，用來抗擊凶惡的叛賊，結果失利喪師。哥舒翰因病在家休養，皇帝起用他專掌兵權，率領二十萬軍隊在潼關抵禦叛賊，對於軍務不親自處置，委任的人又不得當。等到與叛軍交戰，立刻遭致敗亡，天子因此流亡，自己因此被俘，這都是因爲任命將帥不得其人。《禮記》説：“大夫應當誓死率兵禦敵。”又説：“爲軍隊謀劃，軍敗就應該一同而死。”哥舒翰接受叛賊的任用，苟且偷生，忠義之道，由此可知，難道不愧對顔杲卿嗎！又聽説到，古代任命將帥，助其成功而對其説：“統兵在外的一切事情，由將軍裁决。”看一下楊國忠的奏事，邊令誠的監視軍隊，又都是掣肘軍務的人，不可全責怪三位將帥，而不歸罪於這些人。後代的君子，能不深深地引以爲戒！

贊曰：羯賊犯順，戎車啓行。委任失所，封、高敗亡。虔劉圻甸，僭竊衣裳。醜哉舒翰，不能死王。

贊曰：羯賊叛亂，兵車啓程。委任失當，封常清、高仙芝敗亡。京郊遭受殘害，叛賊越分稱帝。耻辱的哥舒翰，不能爲朝廷而死。



舊唐書卷一百五

列傳第五十五

宇文融　韋堅　楊慎矜　王鉷

宇文融　宇文節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隋禮部尚書平昌公弢之玄孫也。祖節，貞觀中爲尚書右丞，明習法令，以幹局見稱。時江夏王道宗嘗以私事托於節，節遂奏之，太宗大悦，賜絹二百匹，仍勞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永徽初，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代于志寧爲侍中。坐房遺愛事配流桂州而卒。父嶠，萊州長史。

融，開元初累轉富平主簿，明辯有吏幹，源乾曜、孟温相次爲京兆尹，皆厚禮之，俄拜監察御史。時天下户口逃亡，免役多僞濫，朝廷深以爲患。融乃陳便宜，奏請檢察僞濫，搜括逃户。玄宗納其言，因令融充使推勾。無幾，獲僞濫及諸免役甚衆，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融於是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并攝御史，分往天下，所在檢括田疇，招携户口。其新附客户，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税入官。議者頗以爲擾人不便，陽翟尉皇甫憬上疏曰：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夫千計，亦有一得。且無益之

宇文融，是京兆萬年人，隋朝禮部尚書平昌公宇文弢的玄孫。祖父名叫宇文節，貞觀年間任尚書右丞，熟悉法令，以辦事幹練著稱。當時江夏王李道宗曾經爲私事請宇文節幫忙，宇文節於是上奏了此事，太宗十分高興，賜給他絹二百匹，同時慰勞他説："朕之所以不設置左右僕射，正是因爲卿在尚書省中。"永徽初年，多次升任做到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取代于志寧任侍中。因房遺愛事受牽連被發配流放到桂州去世。父親名叫宇文嶠，任萊州長史。

宇文融在開元初年多次改任後官至富平主簿，精明善辯，具有治理才能，源乾曜、孟温相繼任京兆尹，都特别禮遇他，不久拜任監察御史。當時天下户口逃亡，免役的人多而假濫，朝廷認爲是一大憂患。宇文融於是陳述有利於國家的事情，上奏請求檢察多濫的情況，搜尋逃户。玄宗聽從了他的話，於是令宇文融充任勸農使，進行推究檢察。不久，查獲了很多僞濫及各種免役户，朝廷特地加授他朝散大夫，兩次升任後官至兵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宇文融於是上奏設置勸農判官十人，并攝御史，分别到天下各地，在那裏檢察田地，招徠户口。對於新歸附的客户，則免除他們六年的賦調，官府衹徵收少量的税。議論的人認爲此舉騷擾百姓太厲害也不便利，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説：

臣聽説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人千計，也有一得。况且没有益處的事情繁雜，

事繁，則不急之務衆；不急之務衆，則數役；數役，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静爲本；其次化之，以安爲上。但責其疆界，嚴之堤防，山水之餘，即爲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括量，故奪農時，遂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所由殊不知陛下愛人至深，務以勾剥爲計。州縣懼罪，據牒即徵。逃亡之家，鄰保代出；鄰保不濟，又便更輸。急之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逃逸從此更深。至如澄流在源，止沸由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絶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雖其厚税，亦不可供。户口逃亡，莫不由此。縱使伊、皋申術，管、晏陳謀，豈息玆弊？若以此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爲粟帛，亦恐不足，豈括田税客能周給也！

那麽不急切的事務就會衆多；不急切的事務衆多，就要加重百姓賦役；加重百姓賦役，百姓就會疲困；百姓疲困，就會産生是非。所以最上的策略是致力於恩德，以清静爲主；其次是進行教化，以安定爲上策。衹要劃定疆界，嚴設堤防，山水之外，就是現有的田地。何必把衆人聚集在田間，親自派人檢察丈量，因此而錯過農耕時節，使百姓受害。又加上出使的那些人，不懂大道理，辦事的官吏根本不知道陛下愛民深切，衹知道盤算怎樣搜括民財。州縣官吏懼怕獲罪，就根據户口册徵收。逃亡的人家，由鄰居代繳；鄰居繳納不起的，又改爲輪番代替繳納。急切時弄得百姓都無法生計，緩慢時又恐怕法令治罪。臣恐怕逃跑的人從此以後會更多。至如澄清流水在於源頭，停止水沸由於火勢，不能不謹慎。現在派出的官員，已超過一萬人，他們蠶食官家府庫，侵害黎民百姓。國家斷絶了數年的儲備，家庭没有一個月的蓄積，雖然加重徵税，也無法供給。户口逃亡，無不由此而致。縱然使伊尹、皋陶那樣的人申説治術，管仲、晏嬰那樣的人出謀劃策，豈能消除這種弊病？如果照此供給，百姓如何能够忍受！即使東海、南山都是糧食布帛，也恐怕不够供給，難道搜求田畝徵税客户就能够滿足供給！

左拾遺楊相如上書，咸陳括客爲不便。上方委任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皆贊成其事，乃貶憬爲盈川尉。於是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虚張其數，亦有以實户爲客者。歲終徵得客户錢數百萬，融由是擢拜御史中丞。言事者猶稱括客損居人，上令集百僚於尚書省議。公卿已下懼融恩勢，皆雷同不敢有異詞，唯户部侍郎楊瑒獨建議以括客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税，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無幾，瑒出爲外職。

左拾遺楊相如上表書，都陳述搜尋客户没有益處。這時皇上正重用宇文融，侍中源乾曜及中書舍人陸堅都支持此事，就貶皇甫憬爲盈川尉。因此各道搜求得到的客户共八十多萬，田畝也與此相當。州縣官吏迎合宇文融的旨意，致力於大量搜獲客户，都虚誇數目，也有把實户作爲客户的。年終徵得客户錢數百萬，宇文融因此被提升爲御史中丞。上言的人仍舊説搜求客户損害現居百姓的利益，皇上下令召集百官在尚書省商議。公卿以下官員因畏懼宇文融的恩寵權勢，都衆口一辭不敢發表異議，惟獨户部侍郎楊瑒議論認爲搜求客户對現居百姓不利，徵收户口册以外農户的田税，使百姓貧困，得不償失。不久，楊瑒出

任外職。

融乃馳傳巡歷天下，事無大小，先牒上勸農使而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而後決斷。融之所至，必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淚稱父母者。融使還具奏，乃下制曰：

人惟邦本，本固邦寧，必在安人，方能固本。永言理道，實獲朕心。思所以康濟黎庶，寵綏華夏，上副宗廟乾坤之寄，下答宇縣貢獻之勤，何嘗不夜分輟寢，日旰忘食。然後以眇眇之身，當四海之貴。雖則長想遐邇，不可家至日見。至于宣布政教，安輯逋亡，言念再三，其勤至矣。莫副朕命，實用恧焉，當扆永懷，靜言厥緒。豈人流自久，招諭不還，上情靡通于下，衆心罔達於上。求之明發，想見其人。當屬括地使宇文融謁見于延英殿，朕以人必土著，因議逃亡，嘉其忠讜，堪任以事，乃授其田户紀綱，兼委之郡縣釐革，便令充使，奉以安人。遂能恤我黎元，克將朕命，發自夏首，來於歲終，巡按所及，歸首百萬。仍聞宣制之日，老幼欣躍，惟令是從，多流淚以感朕心，咸吐誠心荷王命。猶恐朕之薄德，未孚于人，撫字安存，更冀良算。遂命百司長吏，方州岳牧，僉議都堂，廣徵異見。群詞盈於札翰，環省彌于旬日，庶廣朕意，豈以爲勞，稽衆考言，謂斯折衷。欲人必信，期於令行，凡爾司存，勉以遵守。

接着宇文融乘坐驛站的車馬巡歷天下，各地無論大事小事，先報告勸農使宇文融，然後再申報中書省，中書省官員也要等待宇文融的指示然後決斷。宇文融所到之處，必定要招集老幼百姓宣布皇上的詔命，百姓被他的誠心感動，以至有人流淚稱他爲再生父母。宇文融出使回朝後一一上奏，皇上於是下制書説：

祇有民衆是國家的根本，根本鞏固國家纔能安寧，一定要讓百姓安定，纔能使根本鞏固。這是治理天下的至理名言，確實符合朕的心思。朕思考怎樣纔能使百姓幸福，華夏地區安定，這樣上不辜負宗廟天地的寄托，下可以報答宇内郡縣貢獻的辛勞，爲此朕何嘗不是夜半廢寢，日晚忘食。然後以微小的身軀，據有天下最尊貴的地位。雖然長思遐想，不可能家喻户曉。至於官吏宣布政令，安撫逃亡户口，朕思考再三，認爲他們已十分辛勤。但仍與朕的要求不相稱，朕實在感到慚愧，作爲皇帝不斷地思索，巧言掩飾自己的情緒。難道百姓流亡已久，招徠告諭而不返回，上情不能下通，民心不能上達。思索到了黎明，想召見辦事的人。適逢括地使宇文融在延英殿謁見，朕説到百姓必須居住在本地，因此與他議論逃亡的民户，欣賞他的忠誠正直，能够擔當此事，就授與他治理田地户口的職權，并兼任郡縣的改革，便命他充任勸農使，奉朝廷之命安定人心。他能够體恤我的臣民，完成朕的使命，從夏初開始，到了年終，巡察所到的地方，自願返回本鄉的人達到一百萬。同時聽説宣布制書那天，老少歡喜，惟命是從，許多人流淚讓朕感動，他們都誠心接受朝命。朕還恐怕德行不够，不能使百姓信服，愛護安撫，更希望有好的計策。於是命令百司長官，州郡太守，都到尚書省的大廳中商議，廣泛徵求不同意見。上奏的書札堆滿了案頭，百官列坐在尚書省中商議長達十天，希望完善朕的意圖，不覺得辛勞，考稽衆人的

意見，認爲這是最正確的計策。想要百姓信服，希望就在於法令能得到執行，凡是與此有關的官員，都要努力遵守。

夫食爲人天，富而後教，經教彝體，前哲至言。故平糴行於昔王，義倉加於近代，所以存九年之蓄，收上中之斂。穰賤則農不傷財，災饉則時無菜色，救人活國，其利博哉！今流户大來，王田載理，敖庾之務，寤寐所懷。其客户所税錢，宜均充所在常平倉用，仍許預付價直，任粟麥兼貯。并舊常平錢粟，并委本道判官勾當處置，使斂散及時，務以矜恤。且分災恤患，州黨之常情；損餘濟闕，親鄰之善貸。故木鐸云徇，里胥均功，夜績相從，齊俗以贍。今陽和布澤，丁壯就田，言念鰥惸，事資拯助。宜委使司與州縣商量，勸作農社，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每至雨澤之後，種穫忙月，州縣常務，一切停減。使趨時急於備寇，尺璧賤於寸陰，是則天無虚施，人無遺力。

民以食爲天，富裕以後纔能推行教化，治理教化是經常的法則，這都是前代聖哲的至理名言。因此古代的君王實行平糴之法，近代又開始建立義倉，所以要儲存九年的積蓄，徵收上中等的賦斂。穀賤而農户不受損害，災荒而人們没有飢餓的臉色，救人治國，利益廣博無比！現在流亡的逃户大都歸來，田地急需治理劃定，對於糧食的事務，朕日夜關懷。對客户徵收的税錢，應該平均分配給所在各地的常平倉貯存，并允許預先付給價錢，聽任粟麥同時貯存。加上以前的常平倉錢糧，都委任本道的勸農判官辦理處置，使收聚分發能够及時，對災民一定要憐憫撫恤。再説分擔災害救濟憂患，是州郡官吏的常事；減損多餘而援助不足，是親里鄰居之間友善的借貸。所以政令已宣布，鄉里官吏要恪守職責，夜以繼日地工作，整治風俗加以周濟。現在正值陽春雨露時節，年富力强的男子在田中勞作，思念孤苦伶仃的人，要進行救助。應該委任有關部門與州縣商量，勸説組織農社，使貧富户之間互相幫助，及時耕種。并且每當下雨之後，播種收穫的繁忙月份，州縣中的經常事務，一切都要停止。使趨趕時節急於防備敵寇，一尺玉璧賤於一寸光陰，這樣上天纔不會浪費時季，百姓不會損失勞力。

又政在經遠，功惟久著，今逃亡初復，居業未康，循逃户及籍外剩田，猶宜勞徠，理資存撫。其十道分判官，三五年内，使就厥功，令有終始。當道覆屯，及須推劾，并以委之，不須廣差餘使，示專其事，不擾于人。政術有能，必行賞罰。其已奏復業歸首，勾當州縣，每季一申，不須挾名，致有勞擾。其歸

又政教在於經略長遠，功績希望永久顯著，現在逃亡户口剛剛返回，家業尚不富裕，在巡視檢查逃户及户口册以外的剩餘田地時，還應該進行慰勞，在法令上予以安撫。分别派往十道的判官，三五年内，要完成此項任務，使其善始善終。本道如果重新聚集客户，要及時追究罪責，這些事務都委任給判官，不須再派遣另外的使官，以表示專管此項事務，不騷擾百姓。對於政令執行的如何，一定要進行賞罰。已經上奏歸復田

首户，各令新首處與本貫計會年户色役，勿欺隱及其兩處徵科。宣布天下，使明知朕意。

業自首的客户，管理的州縣，每一季度申報一次，不得挾藏假名，煩擾百姓。對於自願返回的客户，分別命令在新近返回處與原籍總計每年每家每户應該承擔的勞役，不得欺騙隱瞞及兩地徵收。把制書宣告天下，使明白朕的意圖。

中書令張説素惡融之爲人，又患其權重，融之所奏，多建議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圖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説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詞，不可不備也。"説曰："此狗鼠輩，焉能爲事！"融尋兼户部侍郎。從東封還，又密陳意見，分吏部爲十銓典選事，所奏又爲説所抑。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連名劾説，廷奏其狀，説由是罷知政事。融恐説復用爲己患，數譖毁之。上惡其朋黨，尋出融爲魏州刺史。俄轉汴州刺史，又上表請用《禹貢》九河舊道，開稻田以利人，并迴易陸運本錢，官收其利。雖興役不息，而事多不就。

中書令張説向來憎恨宇文融的爲人，又害怕他權力過大，因此對於宇文融的上奏，多有異議争論。宇文融揣摸到了他的心理，就先行圖謀。中書舍人張九齡對張説説："宇文融受到寵幸專權用事，善於狡辯，不能不加防備。"張説説："此人不過是狗鼠之輩，能成什麽大事！"不久宇文融兼任户部侍郎。他隨從皇帝到泰山封禪回來，又秘密地陳説意見，請求分吏部爲十銓主持官吏的考選之事，他上奏的這件事又遭到張説的壓制。宇文融於是與御史大夫崔隱甫聯名彈劾張説，當廷上奏他的罪狀，張説因此被免去知政事。宇文融恐怕張説重新被任用而成爲自己的禍患，就多次進讒言詆毁他。皇上憎恨他們各自結爲朋黨，不久派宇文融出朝任魏州刺史。不久轉任汴州刺史，又上表請求利用《禹貢》中所記載的九河舊道，開墾稻田讓百姓從中獲利，并用陸路運輸的本錢做買賣，官府從中贏利。雖然不斷地幹這幹那，而事情大多没有成功。

十六年，復入爲鴻臚卿，兼户部侍郎。明年，拜黄門侍郎，與裴光庭并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爲己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内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户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然性躁急多言，又引賓客故人，晨夕飲謔，由是爲時論所譏。時禮部尚書、信安王禕爲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劾之，驛召將下獄。禕既申訴得理，融坐阿黨李宙，出爲汝州刺史，在相凡百日而罷。

十六年，宇文融又被召入朝任鴻臚卿，兼任户部侍郎。第二年，拜授黄門侍郎，與裴光庭一同兼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宇文融做了宰相後，打算以治理天下爲己任，對别人説："如果能讓我做幾個月的宰相，差不多就能使天下太平無事了。"於是推薦宋璟任右丞相，裴耀卿任户部侍郎，許景先任工部侍郎，他做的這些事很得朝廷的信服稱贊。但是他性情急躁喜歡上言，又招引賓客故舊，早晚吃喝談笑，因此受到當時輿論的指責。當時禮部尚書、信安王李禕任朔方節度使，殿中侍御史李宙彈劾他，被驛傳召回將要關進獄中。李禕申訴得勝後，宇文融因黨附徇私李宙而獲罪，出任汝州刺史，在相位共一百天就被罷免了。

裴光庭時兼御史大夫，又彈融交

裴光庭當時兼任御史大夫，又彈劾宇文融交

游朋黨及男受贓等事，貶昭州平樂尉。在嶺外歲餘，司農少卿蔣岑舉奏融在汴州迴造船脚，隱没巨萬，給事中馮紹烈又深文案其事實，融於是配流巖州。地既瘴毒，憂恚發疾，遂詣廣府，將停留未還。都督耿仁忠謂融曰："明公負朝廷深譴，以至於此，更欲故犯嚴命，淹留他境，仁忠見累，誠所甘心，亦恐朝廷知明公在此，必不相容也。"融遽還，卒于路。上聞之，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

結朋黨及兒子貪贓等事，因此貶任他爲昭州平樂尉。在嶺外一年多，司農少卿蔣岑舉上奏宇文融在汴州用運輸費做買賣，藏匿了數以萬計的金錢，給事中馮紹烈又使人信服地引用證據證明確有其事，宇文融因此被發配流放到巖州。因爲此地有瘴癘毒氣，他憂愁憤恨而發病，於是前往廣府，打算停留下來不再返回。都督耿仁忠對宇文融説："明公深受朝廷的罪責，到了這個地步，還想故意違犯威嚴的法令，滯留在這裏，我耿仁忠受到連累，心甘情願，衹是害怕朝廷知道明公在這裏，必定不會容忍。"宇文融立刻返回，死在路上。皇上聽説此事，懷念他過去的功勞，追贈台州刺史。

韋堅

韋堅，京兆萬年人。父元珪，先天中，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兖州刺史。堅姊爲贈惠宣太子妃，堅妻又楚國公姜皎女，堅妹又爲皇太子妃，中外榮盛，故早從官敘。

二十五年，爲長安令，以幹濟聞。與中貴人善，探候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勾剥財物争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轉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廪，歲益巨萬。玄宗以爲能。

天寶元年三月，擢爲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及隋，有運渠自關門西抵長安，以通山東租賦。奏請於咸陽擁渭水作興成堰，截灞、滻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於長安城東九里長樂坡下、滻水之上架苑墻，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即於栿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船，即京口綾衫段；晉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綾

韋堅，是京兆萬年人。父親韋元珪，先天年間，任銀青光禄大夫，開元初年，任兖州刺史。韋堅的姐姐是贈惠宣太子的妃子，韋堅的妻子又是楚國公姜皎的女兒，韋堅的妹妹又是皇太子的妃子，中表親顯貴，所以很早就出任官職。

開元二十五年，韋堅任長安令，因有才幹而聞名。他與大宦官關係密切，能够探聽皇帝的意圖。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因爲搜刮錢財競相進奉而受到恩寵，韋堅就以轉運江淮租賦爲由，在所經過的地方設置官吏進行督察，以此增加國家的糧食，每年獲利數以萬計。因此玄宗認爲他有才能。

天寶元年三月，韋堅升任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自西漢到隋朝，從關門西達長安有漕運渠道，用來運送山東地區的租賦。韋堅上奏請求在咸陽堵渭水築興成堰，截灞水、滻水依傍渭水東流，到關西永豐倉下與渭水匯合。在長安城東九里的長樂坡下、滻水之上架造苑墻，東面有望春樓，樓下有廣運潭横穿而過以通船隻，二年完成。韋堅事先在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二三百隻放置在潭旁，這些船都挂着招牌以示區别。如廣陵郡的船隻，即在梁背上堆積廣陵出産的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的船隻，是京口綾衫段；晉陵郡的船隻，是折造官端綾綉；會稽郡的船隻，是銅器、羅、吴綾、絳紗；南海郡的船

綉；會稽郡船，即銅器、羅、吴綾、絳紗；南海郡船，即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緑、紙筆、黄連；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文綾。凡數十郡。駕船人皆大笠子、寬袖衫、芒屨，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間戲唱歌詞云："得体紇那也，紇囊得体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体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宅。"發中使求而得之，以爲殊祥，改桃林爲靈寶縣。及此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以堅爲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致揚州銅器，翻出此詞，廣集兩縣官，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成甫又作歌詞十首，自衣缺胯緑衫，錦半臂，偏袒膊，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和者婦人一百人，皆鮮服靚妝，齊聲接影，鼓笛胡部以應之。餘船洽進，至樓下，連檣彌亘數里，觀者山積。京城百姓多不識驛馬船檣竿，人人駭視。堅跪上諸郡輕貨，又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教坊出樂迭奏。玄宗歡悦，下詔敕曰：

古之善政者，貴於足食，欲求富國者，必先利人。朕關輔之間，尤資殷贍，比來轉輸，未免艱辛，故置此潭，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將允叶於永圖，豈苟求於縱觀。其陝郡太守韋堅，始終檢校，夙夜勤勞，賞以懋功，則惟常典。宜特與三

隻，是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的船隻，是名瓷、酒器、茶釜、茶鐺、茶碗；宣城郡的船隻，是空青緑、紙筆、黄連；始安郡的船隻，是蕉葛、蚺蛇膽、翡翠。船中都有米，吴郡是三破糯米、方文綾。總共有數十個郡的船隻。駕船的人都頭戴大笠子，身着寬袖衫，脚穿芒屨，像吴、楚兩地人的打扮。先前，民間戲笑唱歌詞説："得体紇那也，紇囊得体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体歌》。"到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説："看見了玄元皇帝，説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古關令尹喜的住宅。"皇上派宦官去搜尋，果然得到了寶符，認爲特别吉祥，就改桃林縣名爲靈寶縣。等到這個潭鑿成，陝縣尉崔成甫認爲韋堅任陝郡太守鑿成新潭，又羅致來了揚州銅器，就改寫此歌詞，廣泛召集兩縣官吏，讓婦人歌唱，唱道："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潭裏船車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寶歌》。"崔成甫又作十首歌詞，自己身着缺胯緑衫，半臂錦衣，袒露胳膊，用紅羅巾束頭，在第一隻船上領頭歌唱。合唱的婦女有一百人，都身着鮮亮的服裝，塗脂抹粉齊聲應和，用鼓笛胡曲演奏伴唱。其餘的船協調前進，到了樓下，船隻前後連接長達數里，觀看者人山人海。京城百姓大多不認識驛馬船檣桅竿，人人都驚異地看着。韋堅跪下進上各郡的貴重物品，又進上百牙盤食，府縣進奏的音樂和教坊演出的音樂輪流奏起。玄宗歡喜，下詔敕説：

古代善於治理百姓的人，關鍵在於使百姓豐衣足食，想求得國家富强的人，一定要先爲百姓謀利。朕在關輔一帶，尤其致力於繁盛富裕，近來轉送運輸糧食，未免艱難辛苦，所以設置此潭，用來通達漕運。千秋萬代的利益，一朝就完成了，這樣做是將要謀求永久的實際利益，哪裏是爲了一時的觀賞。陝郡太守韋堅，始終督促檢查，早晚辛

品，仍改授一子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并即量與改轉。其專知檢校始末不離潭所者并孔目官，及至典選日，優與處分，仍委韋堅具名録奏。應役人夫等，雖各酬傭直，終使役日多，并放今年地税。且啓鑿功畢，舟楫已通，既涉遠途，又能先至，永言勸勵，稍宜甄奬。其押運綱各賜一中上考，準前録奏。船夫等宜共賜錢二千貫，以充宴樂。外郡進土物，賜貴戚朝官。賜名廣運潭。

勞，獎賞大的功績，是平常法令。應該特地授與他三品官，并改授他的一個兒子三品京官兼太守，判官等都立即酌情給與改轉。那些專門主持監督檢查始終没有離開鑿潭所在地的官員及孔目官，等到按常規考選官員的那天，優先給與安置，同時委任韋堅列具姓名上奏。服勞役的民夫等，雖然分别給與了雇工的報酬，但因爲服勞役的天數多，都免除今年的地税。而且開鑿的功役完畢，船隻已經通航，儘管路途遥遠，還是能够先期抵達，爲了表示永久的勉勵，應該稍加區别加以獎賞。押運綱每人賜給一個中上考的成績，按先例記録名單上奏。船夫等應該合在一起賜錢二千貫，讓他們用來吃喝玩樂。外郡進上的土産物品，賜給貴戚朝官。此潭賜名叫廣運潭。

時堅姊故惠宣太子妃亦出寶物供樓上鋪設，進食竟日而罷。

當時韋堅的姐姐故惠宣太子妃也拿出寶物供給樓上陳列，宴請了一整天纔停止。

李林甫以堅姜氏婿，甚狎之。至是懼其詭計求進，承恩日深，堅又與李適之善，益怒之，恐入爲相，乃與腹心構成其罪。四月，進銀青光禄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勾當緣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并如故；又以判官元捣、豆盧友除監察御史。三年正月，堅又加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男。九月，拜守刑部尚書，奪諸使，以楊慎矜代之。

李林甫因爲韋堅是姜皎的女婿，很親近他。這時懼怕他使用詭計得到進升，受到的恩寵日益深厚，加上韋堅又與李適之友善，李林甫就更加憤怒，害怕他入朝做宰相，就與親信編造了他的罪狀。四月，韋堅升任銀青光禄大夫、左散騎常侍、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辦理沿河及江淮南租庸轉運處置使都依舊；又授任他的判官元捣、豆盧友爲監察御史。三年正月，韋堅又加官兼任御史中丞，封韋城男爵位。九月，韋堅拜授守刑部尚書，被削奪諸使職務，用楊慎矜取代他。

五載正月望夜，堅與河西節度、鴻臚卿皇甫惟明夜游，同過景龍觀道士房，爲林甫所發，以堅戚里，不合與節將狎暱，是構謀規立太子。玄宗惑其言，遽貶堅爲縉雲太守，惟明爲播川太守。尋發使殺惟明於黔中，籍其資財。六月，又貶堅爲江夏員外别駕。又構堅與李適之善，貶適之爲宜春太守。七月，堅又長流嶺南臨封郡，堅弟將作少匠蘭、鄠縣令冰、兵

五載正月十五日夜晚，韋堅與河西節度使、鴻臚卿皇甫惟明夜游，一起經過景龍觀的道士房，被李林甫揭發，認爲韋堅是外戚，不應該與節度使過分親近，這是陰謀勸諫太子爲帝。玄宗被他的話迷惑，立刻貶韋堅任縉雲太守，皇甫惟明任播川太守。不久派使者在黔中殺死了皇甫惟明，没收了他的財産。六月，又貶韋堅任江夏員外别駕。李林甫又編造説韋堅與李適之友好，貶李適之任宜春太守。七月，韋堅又被流放到遥遠的嶺南臨封郡，韋堅的弟弟將作少匠韋蘭、鄠

部員外郎芝、堅男河南府户曹諒并遠貶。至十月，使監察御史羅希奭逐而殺之，諸弟及男諒并死。堅妻姜氏，林甫以其久遭輕賤，特放還本宗。倉部員外郎鄭章貶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説貶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巴東尉，連累者數十人。又敕嗣薛王瑝夷陵郡員外别駕長任，其母隨男任；女婿新貶巴陵太守盧幼林長流合浦郡。肅宗時爲皇太子，恐懼上表，稱與新婦離絶。七載，嗣薛王瑝停，仍於夜郎郡安置，其母亦勒隨男。堅貶黜後，林甫諷所司發使於江淮、東京緣河轉運使，恣求堅之罪以聞，因之綱典船夫溢於牢獄。郡縣徵剥不止，鄰伍盡成裸形，死於公府，林甫死乃停。

縣令韋冰、兵部員外郎韋芝、韋堅的兒子河南府户曹韋諒都被貶往遠地。到了十月，李林甫派監察御史羅希奭逐一殺死他們，韋堅的幾個弟弟和兒子韋諒都被殺死。韋堅的妻子姜氏，李林甫認爲她長期受到輕視，特地免罪回娘家。倉部員外郎鄭章貶任南豐丞，殿中侍御史鄭欽説貶任夜郎尉，監察御史豆盧友貶任富水尉，監察御史楊惠貶任巴東尉，受牽連的有數十人。皇上又下敕嗣薛王李瑝長任夷陵郡員外别駕，他的母親，即韋堅的姐姐故惠宣太子妃隨兒子前往；韋堅的女婿剛剛貶任巴陵太守的盧幼林長期流放合浦郡。肅宗當時是皇太子，恐懼上奏表書，説要與妃子即韋堅的妹妹離異。七載，嗣薛王李瑝停職，仍舊在夜郎郡安置，他的母親也被迫跟兒子留在那裏。韋堅被貶官後，李林甫婉言説通有關部門派使者到江淮、東京沿黄河轉運使處，廣泛搜求韋堅的罪狀上奏，因此被捕的負責漕運的官吏和船工擠滿了牢房。郡縣還無休止地苛徵盤剥，弄得鄰里百姓都無衣服可穿，死在官府中，這樣的作法直到李林甫死後纔停止。

楊慎矜　楊正道　楊崇禮

楊慎矜，隋煬帝玄孫也。曾祖隋齊王暕。祖正道，大業末，隨宇文化及至河北，爲竇建德所破，因與其祖母蕭皇后入于建德軍，建德送于突厥處羅可汗牙。貞觀初，李靖擊破頡利可汗，胡酋康蘇密以蕭后及正道歸，授尚衣奉御。父隆禮，長安中天官郎中，神龍後，歷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皆以清嚴能檢察人吏絶於欺隱聞。景雲中，以名犯玄宗上字，改爲崇禮。開元初，擢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閲，時議以爲前後爲太府者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年九十餘，授户部尚書致仕。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每歲勾剥省便出錢數

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曾祖父是隋齊王楊暕。祖父名叫楊正道，大業末年，隨從宇文化及到河北，被竇建德打敗，因此與祖母蕭皇后到了竇建德的軍隊，竇建德把他們送到突厥處羅可汗牙帳。貞觀初年，李靖打敗頡利可汗，胡人首領康蘇密讓蕭皇后與楊正道歸國，拜授尚衣奉御。父親楊隆禮，長安年間任天官郎中，神龍年間以後，歷任洛、梁、滑、汾、懷五州刺史，都因清廉嚴正善於監察官吏杜絶欺騙隱瞞而聞名。景雲年間，因爲名犯玄宗上一個字諱，改名叫楊崇禮。開元初年，升任太府少卿，雖然國庫中錢帛充裕，但他對於一丈一尺的出入都要親自檢查，當時議論認爲先後在太府任職的官吏都無法與他相比。後升任太府卿，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弘農郡公。在職二十年，公正清廉始終如一。九十多歲時，授任户部尚書後退休。當時太平之世日久，國庫中的財物堆積如山，人們認爲經過楊卿之手的財物無不精確，每年檢查節省

百萬貫。

出來的錢有數百萬貫。

慎矜沉毅有材幹，任氣尚朋執。初，爲汝陽令，有能名。崇禮罷太府，玄宗訪其子堪委其父任者。宰臣以慎餘、慎矜、慎名三人皆勤恪清白有父風，而慎矜爲其最，因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慎餘先爲司農丞，除太子舍人，監京倉。尋丁父憂。二十六年服闋，累遷侍御史，仍知太府出納。慎名授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都含嘉倉出納使，甚承恩顧。慎矜於諸州納物者有水漬傷破及色下者，皆令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州縣徵調，不絶於歲月矣。在臺數年，又專知雜事，風格甚高。

楊慎矜深沉剛毅，富有才幹，意氣用事，喜歡結交朋友。當初，任汝陽令，以善於治理而聞名。楊崇禮被免去太府卿後，玄宗從他的幾個兒子中訪求能够承擔父親職務的人。宰相認爲楊慎餘、楊慎矜、楊慎名三人都勤於職守爲政清廉有父親的風範，而楊慎矜最爲優秀，因此拜任監察御史，掌管太府的收入支出。楊慎餘先任司農丞，又授任太子舍人，監管京師糧倉。不久爲父親守喪。開元二十六年服喪期滿，多次遷官後任侍御史，仍舊掌管太府的收入支出。楊慎名拜授爲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充任都城含嘉倉出納使，很得恩寵。楊慎矜對於各州繳納的物品中有水浸殘破及種類等次低下的，都命令本州折價徵收現錢，轉買成輕巧的物品，州縣的徵收調撥，一年到頭不曾斷絶。在御史臺幾年後，又專知雜事，風格很高尚。

天寶二年，遷權判御史中丞，充京畿采訪使，知太府出納使并如故。時右相李林甫握權，慎矜以遷拜不由其門，懼不敢居其任，固讓之，因除諫議大夫，兼侍御史，仍依舊知太府出納。以鴻臚少卿蕭諒爲御史中丞，諒至臺，無所撝讓，頗不相能，竟出爲陝郡太守。林甫以慎矜屈於己，復擢爲御史中丞，仍充諸道鑄錢使，餘如故。

天寶二年，遷任權判御史中丞，充任京畿采訪使，并依舊知太府出納使。當時右相李林甫專權，楊慎矜因爲自己遷任拜授官職不是通過他的門路，而懼怕不敢任職，堅决辭讓，因此授任諫議大夫，兼任侍御史，并依舊知太府出納。任鴻臚少卿蕭諒爲御史中丞，蕭諒到御史臺後，毫不謙讓，弄得很不和睦，最終出任陝郡太守。李林甫認爲楊慎矜能屈從於自己，重新升任他爲御史中丞，并充任諸道鑄錢使，其餘官職照舊。

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御史中丞，爲水陸漕運使，權傾宰相。侍御史王鉷推堅獄，慎矜引身中立以候望，鉷恨之，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鉷父瑨中外兄弟，鉷即表侄，少相狎，鉷入臺，慎矜爲臺端，亦有推引。及鉷遷中丞，雖與鉷同列，每呼爲王鉷，鉷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五載，慎矜遷户部侍郎，中丞、使如故。林甫見慎矜受主恩，心嫉之，又知王鉷於慎矜有間，又誘而啖之，鉷乃伺其隙以陷之。慎矜奪鉷職田，背

當時散騎常侍、陝郡太守韋堅兼任御史中丞，又任水陸漕運使，權力超過宰相。侍御史王鉷審問韋堅的獄案，楊慎矜保持中立觀察事態，王鉷怨恨他，李林甫也引以爲憾事。楊慎矜與王鉷的父親王瑨是表兄弟，王鉷是楊慎矜的表侄，小時候在一起玩耍，王鉷入御史臺任侍御史，楊慎矜任臺端，也有推薦援引之功。等到王鉷遷任御史中丞，楊慎矜雖然與王鉷同在朝班，但仍然像對待子孫輩那樣經常喊叫王鉷的名字，王鉷依仗與李林甫關係密切，逐漸感到心中不平。五載，楊慎矜遷任户部侍郎，所任御史中丞和使職依舊。李林甫見楊慎矜受到皇上恩寵，心中妒

詈鉷，詆其母氏，鉷不堪其辱。慎矜性疏快，素昵於鉷，嘗話讖書於鉷，又與還俗僧史敬忠游處，敬忠有學業。鉷於林甫構成其罪，云慎矜是隋家子孫，心規克復隋室，故蓄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

嫉，又知道王鉷與楊慎矜有矛盾，就誘說王鉷陷害他，王鉷於是伺機誣陷楊慎矜。楊慎矜奪取了王鉷的職田，又在背後駡王鉷，詆毀他的母親，王鉷無法忍受他的污辱。楊慎矜性情爽快，向來與王鉷親密，曾經對王鉷解説讖書，又與還俗僧人史敬忠交往，史敬忠有學問。王鉷向李林甫編造了他的罪狀，説楊慎矜是隋朝子孫，心中計謀復興隋朝，所以藏有讖書，與壞人來往，談論國家的吉凶。

時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華清宮，林甫令人發之。玄宗震怒，繫之於尚書省，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璹、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同鞫之；又使京兆士曹吉温往東京收慎矜兄少府少監慎餘、弟洛陽令慎名等雜訊之；又令温於汝州捕史敬忠獲之，便赴行在所。先令盧鉉收太府少卿張瑄於會昌驛，繫而推之，瑄不肯答辯。鉉百端拷訊不得，乃令不良枷瑄，以手力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檄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絶，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撅，瑄竟不肯答。又使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慎矜宅，無所得，拷其小妻韓珠團，乃在竪櫃上作一暗函盛讖書等，鉉於袖中出而納之，詬以示慎矜。慎矜曰："他日不見，今乃來，是命也。吾死矣。"及温以敬忠至戲水驛東十餘里，使典説之："若至温湯，即求首陳不可得矣。"去温湯十餘里，敬忠乞紙筆於桑樹下具吐之。比見慎矜，敬忠證之，慎矜皆引實。二十五日，詔楊慎矜、慎餘、慎名并賜自盡；史敬忠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范滔并決重杖，配流遠郡；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決杖配流。義陽郡司馬、嗣虢王巨與敬忠相識，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決六十，長流嶺南臨

當時是天寶六載十一月，玄宗在華清宮，李林甫令人揭發了此事。玄宗勃然大怒，把楊慎矜關押在尚書省，下詔讓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卿李道邃、少卿楊璹、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共同審訊；又派京兆士曹吉温往東京收捕楊慎矜的哥哥少府少監楊慎餘、弟弟洛陽令楊慎名等一起審問；又命令吉温在汝州抓捕史敬忠也抓到了，便押往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先命令盧鉉在會昌驛收捕了太府少卿張瑄，關押起來進行審訊，張瑄不肯回答。盧鉉千方百計地拷打審訊没有結果，就命令管偵緝逮捕的小吏枷鎖張瑄，用手拉住脚，把木頭按在雙脚之間，打擊枷柄向前，把身子拉長了數尺，腰細得快要斷絶，眼鼻都流出了血，稱爲"驢駒拔撅"，張瑄最終還是不回答。又派盧鉉與御史崔器入城搜查楊慎矜的住宅，没有收獲，拷打他的小妾韓珠團，然後在竪櫃上製作了一個暗盒裝讖書等，盧鉉從衣袖中拿出讖書裝進去，辱駡着拿給楊慎矜看。楊慎矜説："以前没見過，今天纔有，這是天命。我要死了。"等吉温帶着史敬忠到了戲水驛以東十餘里時，派官吏勸説他："如果到了温泉，就是想要自首也不可能了。"距温泉十餘里，史敬忠要來紙筆在桑樹下完全招供。等到見了楊慎矜，史敬忠證明有此事，楊慎矜全都承認。二十五日，下詔楊慎矜、楊慎餘、楊慎名都賜自盡；史敬忠判決重杖一百下；鮮于賁、范滔都判決重杖，發配流放到邊遠州郡；楊慎矜的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湊判決杖打發配流放。義陽郡司馬、嗣虢王李巨與史敬忠相識，解除官職在南賓郡安置；太府少卿張瑄判決杖打六十，長期流放嶺南臨封

封郡，亦死於流所。慎矜兄弟并史敬忠莊宅官收，以男女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準此配流。乃使監察御史顏真卿送敕至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慎名，令河南法曹張萬頃宣敕示之。慎名見慎矜賜自盡，初尚撫膺，及聞慎餘及身皆爾，遂止。及宣敕了，慎名曰："今奉聖恩，不敢稽留晷刻，但以寡姊老年，請作數行書以別之。"寓揖真卿，真卿許之。慎名神色不變，入房中作書曰："拙於謀運，不能静退。兄弟并命，唯姊尚存，老年孤煢，何以堪此!"書後又數條事。又宅中作一板池，池中魚一皆放之，遂縊而死。監察御史平冽齎敕至大理寺，慎餘聞死，合掌指天而縊。

郡，最後也死在流放地。楊慎矜的哥哥弟弟及史敬忠的莊宅没收入官，把男女家屬流放到嶺南各郡，張瑄、万俟承暉、鮮于賁等人的家屬照此發配流放。於是派監察御史顏真卿送敕書到東京，殿中侍御史崔寓引來楊慎名，令河南府法曹張萬頃宣示敕書。楊慎名看到楊慎矜被賜自盡，起初還憤恨捶胸，等聽説楊慎餘和自己都是如此，這纔停止。等宣讀完畢敕書，楊慎名説："現在奉皇上的恩命，不敢遲留片刻，但是因爲姐姐守寡年老，請求能寫幾行書信與她告别。"崔寓向顏真卿拱手行禮，顏真卿同意。楊慎名神色鎮定，進入房中寫信説："自己没有深謀遠慮，不能够保全引退。兄弟三人同時而死，衹有姐姐還活着，年老孤單，怎麽能忍受這樣的事!"信後又寫了幾件事。另外他的住宅中板築有一個水池，他把池中的魚全都放掉，然後自縊而死。監察御史平冽拿着敕書到大理寺，楊慎餘聽説兄弟已經死了，就合掌指天自縊而死。

初，慎矜至温湯，正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門扇後，慎矜叱之，良久不滅，以熱羹投之乃滅。無何，下獄死。兄弟甚友愛，事寡姊如母，皆偉儀形，風韵高朗，愛客喜飲，籍甚於時。慎名嘗覽鏡，見其鬚面神彩，有過於人，覆鏡嘆惋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當初，楊慎矜到了温泉，正在吃飯，忽然看見一個身長一丈多的鬼，穿紅衣戴頭巾，站立在門扇後面，楊慎矜大聲責駡，很長時間没有消失，用熱湯潑灑後纔消失。不久，楊慎矜入獄而死。他們兄弟之間十分友愛，像侍奉母親一樣侍奉守寡的姐姐，他們都是儀表堂堂，風度翩翩，愛結交賓客喜歡飲酒，在當時都很有名氣。楊慎名曾經照鏡子，看到自己臉上的鬍鬚神采飛揚，不同於常人，翻過鏡子惋惜感嘆説："我兄弟三人，都身高六尺有餘，有這樣的像貌、這樣的才幹而能被當世容納并希望保全性命，難啊!爲什麽不使我身體稍弱些呢?"後來果然應驗了他的話。

王鉷

王鉷，太原祁人也。祖方翼，夏州都督，爲時名將，生瑨、璿、珣。瑨、璿，開元初并歷中書舍人。珣，兵部侍郎、秘書監。鉷，即璿之孽子。

王鉷，是太原祁人。祖父王方翼，任夏州都督，是當時的名將，生王瑨、王璿、王珣。王瑨、王璿，開元初年一起歷任中書舍人。王珣，任兵部侍郎、秘書監。王鉷，是王璿的庶子。

開元十年，爲鄠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再遷監察御史。

開元十年，王鉷任鄠縣尉、京兆尹稻田判官。二十四年，兩次遷官後任監察御史。二十九

二十九年，累除户部員外郎，常兼侍御史。天寶二年，充京和市和糴使，遷户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以賄敗。初，韓朝宗爲京兆尹，引升爲京令。朝宗又于終南山下爲苟家嘴買山居，欲以避世亂。玄宗怒，敕鉷推之，朝宗自高平太守貶爲吴興别駕。又加鉷長春宫使。四載，加勾户口色役使，又遷御史中丞，兼充京畿采訪使。五載，又爲京畿、關内道黜陟使，又兼充關内采訪使。

年，多次授任做到户部員外郎，曾兼任侍御史。天寶二年，充任京和市和糴使，遷任户部郎中。三載，長安令柳升因爲受賄事敗露。當初，韓朝宗任京兆尹，援引柳升任長安令。韓朝宗又在終南山下的苟家嘴購置房産居住，打算在那裏躲避動亂之世。玄宗大怒，下敕讓王鉷審問此事，韓朝宗從高平太守貶任吴興别駕。又加任王鉷長春宫使。四載，加任户口色役使，又遷任御史中丞，兼充任京畿采訪使。五載，又任京畿、關内道黜陟使，又兼充任關内采訪使。

時右相李林甫怙權用事，志謀不利於東儲，以除不附己者，而鉷有吏幹，倚之轉深，以爲己用。既爲户口色役使，時有敕給百姓一年復。鉷即奏徵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估皆下本郡徵納。又敕本郡高户爲租庸脚士，皆破其家産，彌年不了。恣行割剥，以媚於時，人用嗟怨。古制，天子六宫，皆有品秩高下，其俸物因有等差。唐法沿於周、隋，妃嬪宫官，位有尊卑，亦隨其品而給授，以供衣服鉛粉之費，以奉於宸極。玄宗在位多載，妃御承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内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税物。"玄宗以爲鉷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待之。丁嫡母憂，起復舊職，使如故。

當時右相李林甫恃權執政，圖謀動摇太子的地位，藉此除去不依附自己的人，而王鉷有才幹，李林甫更加依賴他，使他能爲自己所用。王鉷擔任户口色役使後，當時有敕書免除百姓一年的賦税。王鉷就上奏徵收百姓的運輸費，并誇大數目，又買成體積小價值高的貨物，甚至超過了免除的賦税。各郡繳納的物品中有的用水浸泡過，就折算成錢攤到本郡徵收。又下敕本郡的高等户作運送租庸的脚夫，弄得他們都傾家蕩産，終年没有停止。他放肆地進行苛剥，用來向當朝獻媚，弄得人人嗟嘆怨恨。按照古代的制度，天子六宫中的嬪妃，都有等級高下，因此供給的俸物也有差别。唐朝的制度因襲北周、隋朝，妃嬪宫官，地位有高低，也隨着他們的等級授與俸物，用來供給衣服粉脂的費用，讓他們奉事皇上。玄宗在位多年，受到寵愛的妃嬪們賞賜很多，不想頻繁地從左右藏往外拿財物。王鉷探得皇上的意圖，每年進貢金錢珍寶成百上億，就貯藏在内庫，聽任皇上的恩命賞賜。王鉷説："這些都是每年規定以外的財物，不是徵收的賦税。"玄宗認爲王鉷有富國之才，有利於皇室的理財，對他禮待更加優厚。王鉷爲嫡母守喪，喪期滿後又重新任舊職，原來所任使職如舊。

七載，又加檢察内作事，遷户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充閑厩使及苑内營田五坊宫苑等使、隴右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餘并如故。太白山人李渾言于

七載，又加王鉷檢察内作事，升任户部侍郎，仍兼任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八載，兼任閑厩使及苑内營田五坊宫苑等使、隴右群牧都使、支度營田使，其餘的官職都照舊。太白山人李渾説在金星洞看見太白老人，説有玉板石記載

金星洞見老人，云有玉版石記符，聖上長生久視。玄宗令鉷入山洞求而得之，因上尊號，加鉷銀青光禄大夫、都知總監及栽接等使。九載五月，兼京兆尹，使并如故。

吉祥，皇上長生不老。玄宗命令王鉷入山洞搜尋，結果找到了，因此群臣給皇帝奉上尊號，加王鉷銀青光禄大夫、都知總監及栽接等使。九載五月，兼任京兆尹，所任使職都照舊。

鉷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絶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林甫子岫爲將作監，供奉禁中；鉷子準衛尉少卿，亦鬥鷄供奉，每謔岫，岫常下之。萬年尉韋黄裳、長安尉賈季鄰常於廳事貯錢數百繩，名倡珍饌，常有備擬，以候準所適。又於宅側自有追歡之所。鉷與弟户部郎中銲，召術士任海川游其門，問其相命，言有王否。海川震懼，潛匿不出。鉷懼泄其事，令逐之，至馮翊郡，得，誣以他事杖殺之。定安公主男韋會任王府司馬，聞之，話於私庭，乃被侍兒説於傭保者。或有憾於會，告於鉷，鉷遣賈季鄰收於長安獄，入夜縊之，明辰載尸還其家。會皇堂外甥，同産兄王繇尚永穆公主，而惕息不敢言。

王鉷的權力擴大，身兼二十多個使職，住宅附近就是使院，文書堆積如山，辦理文書的小官吏請求簽署一個字，竟然幾天都得不到。皇帝派去給他賞賜的宦官，不斷進出他的家門，就是晉公李林甫也畏懼避讓他。李林甫的兒子李岫任將作監，在禁中供奉；王鉷的兒子王準任衛尉少卿，亦因善於鬥鷄供奉於禁中，經常戲謔李岫，李岫常常屈從。萬年尉韋黄裳、長安尉賈季鄰經常在辦公的廳堂貯藏數百繩錢，名妓佳肴，也時常備辦，用來等候王準的到來。王準又在住宅旁邊自己建造尋歡作樂的場所。王鉷與弟弟户部郎中王銲，召來術士任海川在家中游玩，詢問自己的像貌以占卜命運，問能不能稱王。任海川震驚恐懼，隱藏着不出來。王鉷懼怕此事泄露，命令尋找他，到了馮翊郡，找到了他，藉其他事情誣陷打死了他。定安公主的兒子韋會任王府司馬，聽到這件事，説給自己的家人，又被婢女告訴了雇工。有人怨恨韋會，把此事告訴了王鉷，王鉷派賈季鄰把韋會收捕在長安縣獄中，晚上將他勒死，第二天早晨把尸體運回他家中。韋會是皇室的外甥，同胞哥哥王繇娶永穆公主爲妻，但是他的家人都非常恐懼不敢聲張。

十載，封太原縣公，又兼殿中監。十一載四月，銲與故鴻臚少卿邢璹子縡情密累年，縡潛構逆謀，引右龍武軍萬騎刻取十一日殺龍武將軍，因燒諸城門及市，分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先期二日事發，玄宗臨朝，召鉷，上於玉案前過狀與鉷。鉷好弈棋，縡善棋，鉷因銲與之交故，至是意銲在縡處金城坊，密召之，日晏，始令捕賊官捕之。萬年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鄰等捕之，逢銲於化度寺門。季鄰爲鉷所

十載，王鉷封太原縣公，又兼任殿中監。十一載四月，王銲與故鴻臚少卿邢璹的兒子邢縡多年來交情密切，邢縡暗中圖謀叛亂，帶領右龍武軍的萬騎營士兵約定在十一日殺龍武將軍，乘機焚燒各城門及坊市，分派數百人殺楊國忠及右相李林甫、左相陳希烈等。事前兩天陰謀敗露，玄宗臨朝，召來王鉷，皇上在玉案前把告狀交給王鉷。王鉷愛好下棋，邢縡棋藝高超，王鉷因爲王銲與他是老朋友，這時心想王銲在邢縡的住處金城坊，就暗中把他叫了回來，等到天色已晚，纔命令捕賊官去收捕。萬年尉薛榮先、長安尉賈季鄰等收捕他們，在化度寺門口遇到王銲。賈季鄰

引用，爲赤尉，銲謂之曰：“我與邢縡故舊，縡今反，恐事急妄相引，請足下勿受其言。”榮先等至縡門，縡等十餘人持弓刃突出，榮先等遂與格戰。季鄰以銲語白鉷，鉷謂之曰：“我弟何得與之有謀乎！”鉷與國忠共討逐縡，縡下人曰：“勿損大夫下人。”國忠爲劍南節度使，有隨身官以白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須臾，驃騎大將軍、内侍高力士領飛龍小兒甲騎四百人討之，縡爲亂兵所斬，擒其黨善射人韋瑶等以獻。國忠以白玄宗，玄宗以鉷委任深，必不與之知情，鉷與銲别生，嫉其富貴，故欲陷鉷耳，遂特原銲不問，然意欲鉷請罪之。上密令國忠諷之，國忠不敢泄上意，諷鉷曰：“且主上眷大夫深，今日大夫須割慈存門户，但抗疏請罪郎中。郎中亦未必至極刑，大夫必存，何如并命！”鉷俯首久曰：“小弟先人餘愛，平昔頻有處分，義不欲捨之而謀存。”乃進狀。十二日，鉷入朝，左相陳希烈言語侵之，鉷恨之，憤訴言氣頗高。鉷朝迴，於中書侍郎廳修表，令人進狀，門司已不納矣。須臾，敕希烈推之。鉷以表示宰相，林甫曰：“大夫後之矣。”遂不許。俄銲至，國忠問：“大夫知否？”銲未及應。侍御史裴冕恐銲引之，冕叱詈之曰：“足下爲臣不忠，爲弟不義。聖上以大夫之故，以足下爲户部郎中，又加五品，恩亦厚矣。大夫豈知縡事乎？”國忠愕然，謂銲曰：“實知，即不可隱；不知，亦不可妄引。”銲方曰：“七兄不知。”季鄰證其罪。及日暮，奏之。銲决杖死於朝堂，賜鉷自盡於三衛厨。明日，移於資聖寺廊下，裴冕言於國忠，令歸宅權斂之，又請令妻、女送墓所，國忠義而許

受到王鉷的援引，任長安縣尉，王銲對他説：“我與邢縡是老朋友，邢縡現在謀反，恐怕事情急迫胡亂牽連，請求足下不要聽信他的話。”薛榮先等人到了邢縡家門口，邢縡等十多人手持弓刀突然殺出，薛榮先等就與他們格鬥。賈季鄰把王銲的話告訴了王鉷，王鉷對他説：“我弟弟怎麽會與他通謀呢！”王鉷與楊國忠共同討伐追逐邢縡，邢縡的部下人説：“不要傷害大夫部下的人。”楊國忠任劍南節度使，有個隨從官告訴楊國忠説：“賊有暗號，不可交戰。”不一會兒，驃騎大將軍、内侍高力士率領飛龍小兒甲胄騎兵四百人來討伐，邢縡被亂兵斬殺，抓住他的黨羽善於射箭的韋瑶等人獻給朝廷。楊國忠把此事告訴了玄宗，玄宗認爲王鉷深受重用，一定不知情，王鉷與王銲是同父異母所生，王銲嫉妒王鉷的富貴，所以想要陷害王鉷，玄宗於是特地恕免王銲不加問罪，但是想讓王鉷請求治他的罪。皇上密令楊國忠婉言勸説王鉷，楊國忠不敢泄露皇上的意圖，委婉地對王鉷説：“皇上對待大夫優厚，現在大夫須要割愛以保全家族，衹要上書直言請治郎中的罪。郎中也未必被處死刑，大夫一定會保全，爲何要兄弟一起去死！”王鉷低頭良久説：“小弟深受先父的喜歡，平時經常囑咐，我從道義上不想抛棄他而圖謀自存。”然後進上表狀。十二日，王鉷入朝，左相陳希烈説話有冒犯他的地方，王鉷怨恨，憤怒地訴説，聲氣傲慢。王鉷入朝回來，在中書侍郎辦公處寫表書，令人進上，守門的官吏已不接受。不一會兒，下敕陳希烈審問。王鉷拿出表書給宰相看，李林甫説：“大夫晚了。”於是不允許。不久王銲到，楊國忠問道：“大夫知情嗎？”王銲没來得及回答。侍御史裴冕恐怕王銲牽連出王鉷，裴冕大聲責駡他説：“足下作爲臣子不忠心，作爲弟弟不仁義。皇上因爲大夫的緣故，任足下爲户部郎中，又加五品，恩情深厚。大夫怎麽會知道邢縡謀反的事呢？”楊國忠驚訝，對王銲説：“如果確實知道，就不要隱瞞；不知道，也不可以胡亂牽連。”王銲正説：“七兄不知道。”賈季鄰證實他有罪。到天黑時，上奏了此事。王銲被判决打死在朝堂，

之，令鉷判官齊奇營護之。男準除名，長流嶺南承化郡，偁長流珠崖郡，至故驛殺之；妻薛氏及在室女并流。初，鉷與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楊慎矜親，且情厚，頗爲汲引，及貴盛爭權，鉷附於李林甫，爲所誘，陷慎矜家。經五年而鉷至赤族，豈天道歟！

賜王鉷在三衛厨房自殺。第二天，把尸體轉移到資聖寺廊廡下，裴冕向楊國忠説情，讓把尸體送回住宅暫時入殮，又請求讓妻子女兒送葬到墓地，楊國忠仁義地答應了，命令王鉷的判官齊奇料理護送。兒子王準除去名籍，長期流放到嶺南承化郡，王偁長期流放到珠崖郡，到達舊驛站時就殺了他們；妻子薛氏及未出嫁的女兒一起流放。當初，王鉷與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楊慎矜親近，而且交情深厚，很能相互提携，等到顯貴後爭奪權力，王鉷依附於李林甫，受到他的引誘，陷害楊慎矜家族。過了五年而王鉷也遭到滅族，難道是上天的安排嗎！

史臣曰：夫奸佞之輩，惟事悦人；聚斂之臣，無非害物。賈禍招怨，敗國喪身，罕不由斯道也。君人者，中智已降，亦心緣利動，言爲甘聞，志雖慕於聖明，情不勝於嗜欲，徒有賢佐，無如之何，所以《禮經》戒其勿畜。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開元之倖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漕運承恩，或以聚貨得權，或以剥下獲寵，負勢自用，人莫敢違。張説、李林甫手握大權，承主恩顧，尚遭凌擯，以身下之，他人即可知也。然天道惡盈，器滿則覆，終雖不令，其弊已多，良可痛也。宋璟、裴耀卿、許景先獲居重任，因融薦之，此亦有鳳之一毛也。玄宗以聖哲之姿，處高明之位，未免此累，或承之羞，後之帝王，得不深鑒！

史臣曰：奸詐諂諛之徒，極盡所能取悦於人；搜刮財貨之臣，無非是勞民傷財。惹禍招怨，敗國喪命，少有不是如此的。作爲君主，中等能力以下，也會爲利而動心，樂意聽到奉承的話，心裹雖然羡慕賢明，而感情上禁不住欲望，枉然有賢臣輔佐，無可奈何，所以《禮經》告誡他們不要有貪欲。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都是開元年間受到寵愛的人，有的因爲搜尋逃户討得歡心，有的因爲開鑿漕運受到恩寵，有的因爲聚斂錢財獲得權力，有的因爲苛剥百姓得到寵幸，仗勢用事，人們不敢違抗。張説、李林甫手握大權，得到皇上的恩寵，尚且遭受凌辱排斥，在他們地位之下，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但是自然的規律是憎恨盈滿，器物裝滿就會傾覆，這些人雖然没有好結果，但帶來的弊病已經很多，深爲痛心。宋璟、裴耀卿、許景先得到重用，是因爲宇文融的推薦，這也如同鳳毛麟角。玄宗以聖賢哲人的姿態，身處最高的地位，未能免除如此的連累，有辱於所繼承的事業，後代的帝王，能不深爲借鑒！

贊曰：財能域人，聚則民散。如何帝王，志求餘羡。融、堅、矜、鉷，因利乘便，以徼寵榮，宜招後患。

贊曰：財物能够使人生存，而大肆斂聚百姓就會逃散。如此帝王，志求額外的雜税。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乘機求利，藉此得到寵幸富貴，應該招致後來的禍患。

舊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第五十六

李林甫　楊國忠　張暐　王琚　王毛仲 陳玄禮(附)

李林甫

李林甫，高祖從父弟長平王叔良之曾孫。叔良生孝斌，官至原州長史。孝斌生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思誨即林甫之父也。

林甫善音律，初爲千牛直長，其舅楚國公姜皎深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侄孫光乘，姜皎妹婿，乾曜與之親。乾曜之男潔白其父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諭德。哥奴，林甫小字。累遷國子司業。

十四年，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之同列，因拜御史中丞，歷刑、吏二侍郎。時武惠妃愛傾後宫，二子壽王、盛王以母愛特見寵異，太子瑛益疏薄。林甫多與中貴人善，乃因中官干惠妃云："願保護壽王。"惠妃德之。初，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詭譎有材略，與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銜哀祈於力士，請林甫代其夫位，力士未敢言。玄宗使中書令蕭嵩擇相，嵩久之以右丞韓休對，玄宗然之，乃令草詔。力士遽漏於武氏，乃令林甫白休。休既入相，甚德林甫，與嵩不

李林甫，是高祖從父弟弟長平王李叔良的曾孫。李叔良生李孝斌，官至原州長史。李孝斌生李思誨，官至揚府參軍，李思誨就是李林甫的父親。

李林甫擅長音律，起初任千牛直長，深得舅父楚國公姜皎的喜愛。開元初年，升任太子中允。當時源乾曜任侍中，源乾曜的侄孫源光乘，是姜皎的妹夫，源乾曜與姜皎是姻親。源乾曜的兒子源潔告訴父親説："李林甫要求任司門郎中。"源乾曜説："郎官須要品行端正有才能聲望高的人，哥奴豈是做郎官的人?"幾天後，授任李林甫爲諭德。哥奴，是李林甫的小名。幾經升遷爲國子司業。

十四年，宇文融任御史中丞，援引他爲同事，因此拜授御史中丞，歷任刑、吏二部侍郎。當時武惠妃在後宫中最受寵愛，兩個兒子壽王、盛王因爲母親得寵而受到特别的恩寵，皇上更加疏遠太子李瑛。李林甫與許多宦官親近，就通過宦官求惠妃説："願意保護壽王。"惠妃感激他。當初，侍中裴光庭娶武三思的女兒爲妻，此女詭計多端有謀略，與李林甫私通。宦官高力士原出於武三思家，裴光庭去世後，武氏懷着悲哀之情祈求高力士，請李林甫替代丈夫的職位，高力士没敢上言。玄宗讓中書令蕭嵩挑選宰相，過了很久蕭嵩推薦了右丞韓休，玄宗同意，就令起草詔書。高力士立刻把此事泄露給武氏，武氏就讓李林甫告訴韓休。韓休做宰相後，很感激李林甫，

和，乃薦林甫堪爲宰相，惠妃陰助之，因拜黄門侍郎，玄宗眷遇益深。

與蕭嵩不和，於是就推薦説李林甫可任宰相，惠妃又暗中幫助他，因此拜授黄門侍郎，受玄宗的恩遇更深。

二十三年，以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爲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爲中書令，林甫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并加銀青光禄大夫。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托，伺上動静，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厮養下士，盡至榮寵。尋歷户、兵二尚書，知政事如故。

二十三年，以黄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任侍中，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九齡任中書令，李林甫任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并加銀青光禄大夫。李林甫表面善良而内心狡詐，能够窺伺迎合皇上的意圖，所以破格擔任清要之官，受到當世的重用。而對於宦官妃嬪之家，他都深加結交，伺察皇上的動静，一切事情都能預先獲知，所以談話和奏章，總能符合皇上的心意。而猜忌暗中害人，言詞神色不會流露出來，受到皇上器重的朝廷官員，如果不是通過他的門路，他就編造他們的罪狀；與他親近的人，即使是奴僕下等人，都可得到尊貴。不久歷任户、兵二部尚書，知政事照舊。

尋又以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以母失愛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白惠妃。玄宗怒，謀於宰臣，將罪之。九齡曰：“陛下三個成人兒不可得。太子國本，長在宫中，受陛下義方，人未見過，陛下奈何以喜怒間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玄宗不悦。林甫惘然而退，初無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鎮，有政能，玄宗加實封，九齡又奏曰：“邊將訓兵秣馬，儲蓄軍實，常務耳，陛下賞之可也；欲賜實賦，恐未得宜。惟聖慮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見上，泣讓官爵。玄宗欲行實封之命，兼爲尚書，九齡執奏如初。帝變色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盡言。違忤聖情，合當萬死。”玄宗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識文

不久又有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都因爲生母失寵而有怨言，駙馬都尉楊洄告訴了惠妃。玄宗憤怒，與宰相商議，將要治他們的罪。張九齡説：“陛下有三個成年兒子很難得。太子是國家的根本，生長在宫中，受陛下的仁義教化，人們没有發現有什麽過錯，陛下爲何因一時的喜怒而忍心廢除呢？臣不敢奉行詔書。”玄宗不高興。李林甫若有所失地退了下來，起初没有説話，不久對宦官説：“皇上的家事哪裏用得着與他人商議。”當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在其任，有治理才能，玄宗想要加給他實封，張九齡又上奏説：“邊防將帥厲兵秣馬，積蓄軍用物資，是平常的事務，陛下加以賞賜可以；想要賜給實封，恐怕未必合適。願聖上考慮。”皇帝沉默不語。李林甫把這話告訴了牛仙客，牛仙客第二天謁見皇上，流着淚辭讓官爵。玄宗想要實行給牛仙客加實封的詔命，并讓他兼任尚書，張九齡與開始時一樣堅持己見上奏。皇帝臉色大變説：“事情總能由着卿嗎？”張九齡叩首説：“陛下讓臣擔任宰相，有不妥當的事情，臣應該暢所欲言。如果違背了聖上的意旨，萬死不辭。”玄宗説：“卿是因爲牛仙客門第不高嗎？卿有什麽門第？”張九齡回答説：“臣是荒凉邊遠之地的賤

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悅。

人，牛仙客是中原地區的士人。但是陛下提拔臣在臺閣，掌管詔書；牛仙客原本是河湟地區的一名小官吏，目不識丁，如果委以重任，臣恐怕不合適。”李林甫退下去後説：“衹要有才能，何必非要會寫文章，天子任用人，有什麽不可以？”玄宗更加不高興。

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善。挺之初娶妻出之，妻乃嫁蔚州刺史王元琰。時元琰坐贓，詔三司使推之，挺之救免其罪。玄宗察之，謂九齡曰：“王元琰不無贓罪，嚴挺之囑托所由輩有顔面。”九齡曰：“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曰：“卿不知，雖離之，亦却有私。”玄宗籍前事，以九齡有黨，與裴耀卿俱罷知政事，拜左、右丞相，出挺之爲洺州刺史，元琰流于嶺外。即日林甫代九齡爲中書、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拜牛仙客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言仙客非宰相器，玄宗怒而殺之。林甫言子諒本九齡引用，乃貶九齡爲荆州長史。

張九齡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友好。嚴挺之休掉了結髮之妻，他的妻子後來嫁給蔚州刺史王元琰。當時王元琰因貪贓獲罪，下詔三司使審訊，因嚴挺之的援救而免罪。玄宗察知此事，對張九齡説：“王元琰不是没有貪贓之罪，是嚴挺之囑托辦事的官吏有面子。”張九齡説：“她是嚴挺之的前妻，現在已嫁給崔氏，不應當有情分。”玄宗説：“卿不知道，雖然離異，也會有私情。”玄宗藉口以前的事，認爲張九齡結黨，把他與裴耀卿都免去知政事，分别任左、右丞相，使嚴挺之出朝任洺州刺史，王元琰流放到嶺外。當天李林甫取代張九齡任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任牛仙客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事。監察御史周子諒説牛仙客不是做宰相的材料，玄宗一怒就殺了他。李林甫説周子諒原本是張九齡引用的，於是貶張九齡任荆州長史。

玄宗終用林甫之言，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爲庶人，太子妃兄駙馬都尉薛鏽長流瀼州，死於故驛，人謂之三庶，聞者冤之。其月，佞媚者言有烏鵲巢於大理獄户，天下幾致刑措。玄宗推功元輔，封林甫晋國公，仙客豳國公。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爲祟而薨。儲宫虚位，玄宗未定所立。林甫曰：“壽王年已成長，儲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長，當守器東宫。”乃立爲皇太子。自是林甫懼，巧求陰事以傾太子。

玄宗最終聽從了李林甫的話，廢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爲平民，太子妃的哥哥駙馬都尉薛鏽長期流放瀼州，死在舊驛站，人們稱爲三平民，聽説這件事的人都爲他們感到冤枉。當月，奸巧諂諛的人説有烏鵲在大理寺監獄的門上築巢，天下幾乎不用刑罰了。玄宗歸功於宰相，封李林甫爲晋國公，牛仙客爲豳國公。這年冬天，惠妃生病，因爲三庶人的鬼魂作祟而去世。太子位空，玄宗没有决定立誰。李林甫説：“壽王已長大成人，應該立爲太子。”玄宗説：“忠王仁義孝順，年齡又最大，應該立爲太子。”於是立忠王爲皇太子。從此李林甫恐懼，暗中巧設事端來動摇太子的地位。

林甫既秉樞衡，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改易官名，爲右相，停知節度事，加光禄大

李林甫掌握了中樞大權，兼任隴右、河西節度使，又加吏部尚書。天寶時更改官名，任右相，停知節度使事，加光禄大夫，升任尚書左僕

夫，遷尚書左僕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三百户，而恩渥彌深。凡御府膳羞，遠方珍味，中人宣賜，道路相望。與宰相李適之雖同宗屬，而適之輕率，嘗與林甫同論時政，多失大體，由是主恩益疏，以至罷免。黄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嘗曲事林甫，適之既罷，乃引希烈同知政事。林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并歸於己，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機，恒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絶逆耳之言，恣行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爲耻，由林甫之贊成也。

射。六載，加開府儀同三司，賞賜實封三百户，皇上對他的恩寵更深。凡是皇宫中的佳肴，遠方的珍奇美味，宦官奉皇上的詔命賞賜給他，不絶於路。李林甫與宰相李適之雖然出自同一個宗族，但李適之言語輕率，曾經與李林甫同朝議論當時的政治，多不得當，因此皇上對他更加疏遠，最終被免去宰相職位。黄門侍郎陳希烈生性奸猾，曾經卑躬屈膝奉事李林甫，李適之被罷免後，李林甫就引薦陳希烈同知政事。李林甫長期主持中樞政事，天下大權，都由他一人獨攬，臺司機要事務，陳希烈不敢參預議論，衹是卑恭順從罷了。李林甫每逢有事上奏請求，必定先賄賂皇上左右的人，伺察皇上的意圖，以鞏固自己的恩寵。皇上在位多年，厭倦朝政大事，總認爲大臣應對議事謹慎拘束，難以滿足自己的私欲，自從得到李林甫，把一切政事都委任給他去處置。所以斷絶了逆耳忠言，縱情享樂，閨房之事也不避諱，而不覺得耻辱，這些都是李林甫助成的。

林甫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宰相用事之盛，開元已來，未有其比。然每事過慎，條理衆務，增修綱紀，中外遷除，皆有恒度。而耽寵固權，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游，與堅相見，慎矜知之，奏上。上大怒，以爲不軌，黜堅，免太子妃韋氏。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并曲附適之，上以爲然，賜堅自盡，裴、韓皆坐之斥逐。後楊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族其家。楊國忠以椒房之親，出入中禁，奏請

李林甫在京城的宅第、田園、水磨，占據了大片肥沃的上等土地。城東有薛王別墅，林木亭榭幽静深遠，在京都數第一，皇上特地賜給他，同時賜給女樂二部，天下珍寶玩好，前後賞賜給他的，難以計數。宰相權勢之盛，開元年間以來，没有能與他相比的。但是他處事謹慎，分別繁雜事務的輕重，增修法紀，朝廷内外官員的升遷任命，都有常規。但是邀寵固權，培植自己的勢力，對於在朝廷中稍有聲望的人，定會陰謀設計進行中傷。當初，韋堅受到朝廷任用，李林甫認爲韋堅是皇太子妃的哥哥，就援引他身居要職，表面上用恩信結交，實際上圖謀陷害他，於是暗中命令御史中丞楊慎矜背地裏伺察韋堅的過失。適逢正月十五日夜晚，皇太子出游，與韋堅相見，楊慎矜得知此事，上奏皇上。皇上大怒，認爲他們有不軌行爲，就貶黜了韋堅，免掉了太子妃韋氏。李林甫藉機上奏説李適之與韋堅關係過分密切，并説裴寬、韓朝宗都屈從依附李適之，皇上認爲他的話屬實，賜韋堅自盡，裴寬、韓朝宗都受牽連遭貶斥。後來楊慎矜權位逐漸轉盛，李林甫又忌恨他，於是援引王鉷任御史中

多允，乃擢在臺省，令按刑獄。會皇太子良娣杜氏父有鄰與子婿柳勣不叶，勣飛書告有鄰不法，引李邕爲證，詔王鉷與國忠按問。鉷與國忠附會林甫奏之，於是賜有鄰自盡，出良娣爲庶人，李邕、裴敦復枝黨數人并坐極法。林甫之苞藏安忍，皆此類也。

丞，作爲心腹。王鉷迎合李林甫的心意，就秘密上奏誣陷楊慎矜違法玩弄邪術，於是殺其全家。楊國忠因爲是貴妃的族兄，得以出入禁中，上奏的事大多能得到批准，就提升在臺省，讓他審訊刑獄案件。適逢皇太子的良娣杜氏的父親杜有鄰與女婿柳勣不和，柳勣寫匿名信告杜有鄰有不法行爲，引李邕作證，下詔王鉷與楊國忠審問。王鉷與楊國忠附會李林甫上奏此事，因此賜杜有鄰自殺，休良娣爲平民，李邕、裴敦復的同黨數人都受牽連被處死。李林甫内心殘忍，都是此類之事。

林甫自以始謀不佐皇太子，慮爲後患，故屢起大獄以危之，賴太子重慎無過，流言不入。林甫嘗令濟陽别駕魏林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林往任朔州刺史，忠嗣時爲河東節度，自云與忠王同養宫中，情意相得，欲擁兵以佐太子。玄宗聞之曰：“我兒在内，何路與外人交通？此妄也。”然忠嗣亦左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府趙奉章告林甫罪狀二十餘條。告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决殺。

李林甫自認爲當初謀議没有幫助皇太子，恐怕有後患，所以多次興起大案件傾危太子，幸虧太子謹慎没有過失，皇上没有聽信謡言。李林甫曾經令濟陽别駕魏林狀告隴右、河西節度使王忠嗣，魏林過去任朔州刺史，王忠嗣當時任河東節度使，自己説與忠王一起在宫中長大，情投意合，想擁兵輔佐太子。玄宗聽到後説：“我兒子在宫廷之内，用什麽方法與外人交結？這是胡言亂語。”但是王忠嗣也降授漢陽太守。八載，咸寧太府趙奉章狀告李林甫的罪狀二十多條。狀子還未上奏，被李林甫察知，示意御史臺逮捕了他，認爲是妖言，用重杖打死了他。

十載，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以朔方副使李獻忠叛，讓節度，舉安思順自代。國家武德、貞觀已來，蕃將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專委大將之任，多以重臣領使以制之。開元中，張嘉貞、王晙、張説、蕭嵩、杜暹皆以節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將入相之源，嘗奏曰：“文士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戰有勇，寒族即無黨援。”帝以爲然，乃用思順代林甫領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專任大將，林甫利其不識文字，無入相由，然而禄山竟爲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也。

十年，李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不久兼任單于副大都護。十一載，因爲朔方節度副使李獻忠反叛，李林甫辭讓節度使，舉薦安思順取代自己。唐朝自從武德、貞觀年間以來，番人將領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忠誠仁孝有才能謀略，也不單獨委任大將之職，大多用重要的大臣兼領使職加以控制。開元年間，張嘉貞、王晙、張説、蕭嵩、杜暹都以節度使入朝知政事，李林甫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一心想堵住出將入相的根源，曾經上奏説：“文士任將帥，害怕打仗，不如任用出身寒微的人和番人，番人勇敢善戰，出身寒微的人没有朋黨援引。”皇帝認爲他的話正確，於是任用安思順取代李林甫領節度使。從此高仙芝、哥舒翰都單獨任大將，李林甫利用他們没有文化，因此没有入朝任宰相的資格，然而安禄山最終成爲禍亂的根源，是由於

單獨獲得大將之權的緣故。

林甫恃其早達，輿馬被服，頗極鮮華。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爲題尺。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杕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獐之慶。”客視之掩口。

李林甫依仗自己年輕獲得高位，車馬被服，極其華麗。但他不學無術，衹不過能够握筆寫字，對於當世有才學的人尤其忌恨。而文士中卑賤的郭慎微、苑咸代他寫作。李林甫主持吏部考選時，選人嚴迥判語用了“杕杜”二字，李林甫不認識“杕”字，對吏部侍郎韋陟説：“這裏有‘杖杜’，是什麽意思?”韋陟低頭不敢回答。太常少卿姜度，是李林甫舅舅的兒子，姜度的妻子生了個兒子，李林甫親筆寫信祝賀説：“聽説有弄獐之禧。”客人看到後掩口竊笑。

初，楊國忠登朝，林甫以微才不之忌；及位至中司，權傾朝列，林甫始惡之。時國忠兼領劍南節度，會南蠻寇邊，林甫請國忠赴鎮。帝雖依奏，然待國忠方渥，有詩送行，句末言入相之意。又曰：“卿止到蜀郡處置軍事，屈指待卿。”林甫心尤不悦。林甫時已寢疾。其年十月，扶疾從幸華清宫，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敕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遥視，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國忠自蜀還，謁林甫，拜於床下，林甫垂涕托以後事。尋卒，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於平康坊之第。

當初，楊國忠受到朝廷任用，李林甫認爲他没有才幹所以不忌恨他；等到他官位做到御史中丞，權勢超過朝中百官，李林甫開始憎恨他。當時楊國忠兼領劍南節度使，適逢南蠻侵犯邊疆，李林甫請楊國忠赴節鎮。皇帝雖然依從了李林甫的上奏，但是楊國忠正受到重用，皇帝寫詩爲他送行，句末有讓他入朝任宰相的意思。又説：“卿衹到蜀郡處置軍務，等待卿不久歸來。”李林甫心中尤其不高興。李林甫當時已經卧病在床。當年十月，帶病隨從皇帝前往華清宫，幾天内病情加重，巫師説一看見皇上他的病情就會減輕，皇帝想去探視，左右的人進諫阻止。於是下敕李林甫出來到庭中，皇上登上降聖閣遠遠地看望，舉着紅巾揮動安慰他，李林甫不能起來，讓人代替他在席上禮拜。第二天，楊國忠從蜀郡回來，謁見李林甫，伏拜在床下，李林甫哭着囑托後事。不久即死，追贈太尉、揚州大都督，給予班劍、西園秘器。幾個兒子用吉祭禮儀護送靈柩返回京師，在平康坊的住宅發喪。

林甫晚年溺於聲妓，姬侍盈房。自以結怨於人，常憂刺客竊發，重扃複壁，絡板甃石，一夕屢徙，雖家人不之知。有子二十五人、女二十五人：岫爲將作監，崿爲司儲郎中，嶼爲太常少卿；子婿張博濟爲鴻臚少卿，鄭平爲户部員外郎，杜位爲右補闕，楊齊宣爲諫議大夫，元捣爲京兆府户曹。

李林甫晚年沉溺於聲色，姬妾衆多。自認爲與别人結下了怨恨，經常擔心有刺客暗害他，所居之處重門複壁，地上鋪滿石板挖井壘石，一天晚上多次轉移，即使家裏人也不知情。有兒子二十五人、女兒二十五人：兒子李岫任將作監，李崿任司儲郎中，李嶼任太常少卿；女婿張博濟任鴻臚少卿，鄭平任户部員外郎，杜位任右補闕，楊齊宣任諫議大夫，元捣任京兆府户曹。

初，林甫嘗夢一白皙多鬚長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狀類裴寬，寬謀代我故也。”時寬爲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適之黨斥逐之。是時楊國忠始爲金吾胄曹參軍，至是不十年，林甫卒，國忠竟代其任，其形狀亦類寬焉。國忠素憾林甫，既得志，誣奏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同構逆謀，誘林甫親族間素不悦者爲之證。詔奪林甫官爵，廢爲庶人，岫、崿諸子并謫於嶺表。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嘗以愛憎見於容色。自處台衡，動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調無仕進之門。所以秉鈞二十年，朝野側目，憚其威權。及國忠誣構，天下以爲冤。

當初，李林甫曾經夢見一位膚色潔白、長着許多鬍鬚、身體高大的男子逼向自己，到跟前自己却動不了。醒來後，説道：“此人相貌像裴寬，這是裴寬謀劃取代我的緣故。”當時裴寬任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因此藉李適之同黨之名貶逐了他。當時楊國忠剛任金吾胄曹參軍，到這時不到十年，李林甫去世，楊國忠最終取代了他，他的相貌也像裴寬。楊國忠向來怨恨李林甫，得志以後，上奏誣陷李林甫與蕃將阿布思共同圖謀叛逆，引誘李林甫親族中向來不喜歡他的人作證。皇上下詔剥奪李林甫官爵，廢爲百姓，李岫、李崿幾個兒子都貶往嶺表。李林甫生性深沉周密，城府極深，喜怒不形於色。自從任宰輔大臣，一切都遵循法令，士大夫和讀書人，不符合常規就没有入仕晋升之路。所以執掌國政二十年，朝内外的人都不敢正視他，懼怕他的威權。等到楊國忠誣陷編造他的罪狀，天下人都認爲他冤枉。

楊國忠

楊國忠本名釗，蒲州永樂人也。父珣，以國忠貴，贈兵部尚書。則天朝幸臣張易之，即國忠之舅也。國忠無學術拘檢，能飲酒，蒱博無行，爲宗黨所鄙。乃發憤從軍，事蜀帥，以屯優當遷，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爲人，因事笞之，竟以屯優授新都尉。稍遷金吾衛兵曹參軍。太真妃，即國忠從祖妹也。天寶初，太真有寵，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引國忠爲賓佐，既而擢授監察御史。去就輕率，驟履清貫，朝士指目嗤之。

楊國忠本名楊釗，是蒲州永樂人。父親楊珣，因爲楊國忠顯貴，追贈兵部尚書。武則天時代的寵臣張易之，是楊國忠的舅父。楊國忠不學無術，不受約束，喜歡飲酒，愛好賭博，行爲不端，受到宗族人的鄙視。於是發憤參軍，事奉蜀郡節帥，因駐防表現優異應該進升，益州長史張寬憎恨他的爲人，因其他的事鞭打他，最終因駐防表現優異任新都尉。稍稍升任爲金吾衛兵曹參軍。太真妃，是楊國忠同曾祖堂妹。天寶初年，楊太真得到皇上的寵愛，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援引楊國忠爲賓佐，不久升任監察御史。他行爲輕率，驟然擔任了清貴的官職，朝士指指點點譏笑他。

時李林甫將不利於皇太子，掎摭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爲黨，以按其事。京兆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爲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痛繩其罪，以樹威權。於京城

當時李林甫將做不利於皇太子的事，常用陰暗的事情來動摇太子的地位。侍御史楊慎矜秉承他的意旨，誣告太子妃的哥哥韋堅與皇甫惟明私下謁見太子，因爲楊國忠恃寵敢言，就援引他作爲黨羽，審訊此事。京兆府法曹吉温編造罪狀巧於誣衊，成爲楊國忠的爪牙，因此深加追究韋堅的獄案，韋堅及太子良娣杜氏、親屬柳勣、杜昆吾等，被重加治罪，藉以樹立威權。在京城另外

別置推院，自是連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國忠發之。林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爲邪，得以肆意。上春秋高，意有所愛惡，國忠探知其情，動契所欲。驟遷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内中市買、召募劍南健兒等使。以稱職遷度支郎中，不期年，兼領十五餘使，轉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是歲，貴妃姊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日拜命，兄銛拜鴻臚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僚觀左藏庫，喜其貨幣山積，面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錢穀之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

設置審訊機構，從此連年興起大獄案，追捕誣陷，族滅的有數百家，都是楊國忠幹的。李林甫正在深藏不露地保全自己的地位，凡是楊國忠上奏檢舉揭發，懷疑似乎與太子有關的，李林甫雖然没有明白地指點操縱，其實都是李林甫暗中指使的，楊國忠乘機作奸，得以任意妄爲。皇上年事已高，心中有什麽愛憎，楊國忠探得實情，所做的事都符合皇上的心意。破格升任檢校度支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監水陸運及司農、出納錢物、内中市買、招募劍南健兒等使。因爲稱職升任度支郎中，不滿一年，兼領十五餘使，轉任給事中、兼任御史中丞，專判度支事。這一年，貴妃的姐姐虢國、韓國、秦國三夫人同一天受封，哥哥楊銛就任鴻臚卿。八載，玄宗召公卿百官觀看左藏庫，高興地看到貨物錢幣堆積如山，當面賜楊國忠金紫，兼代太府卿事。楊國忠既已專門掌管錢穀的職務，出入禁中，更加受到寵幸。

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宫。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鉷有隙。鉷乃附國忠，奏誣慎矜，誅其昆仲，由是權傾内外，公卿惕息。吉温爲國忠陳移奪執政之策，國忠用其謀，尋兼兵部侍郎。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皆林甫所親善，國忠皆誣奏譴逐，林甫不能救。王鉷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恩寵侔於國忠，而位望居其右。國忠忌其與己分權，會邢縡事泄，乃陷鉷兄弟誅之，因代鉷爲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乃窮竟邢縡獄，令引林甫交私鉷、銲與阿布思事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國忠，證成其狀，上由是疏薄林甫。

當初，楊慎矜迎合李林甫的意旨，援引王鉷任御史中丞，一起編造大獄案，藉以動摇太子的地位。既然皇帝的意圖不改，楊慎矜逐漸避事防患，因此與王鉷有矛盾。王鉷於是依附楊國忠，上奏誣陷楊慎矜，誅殺了他們兄弟，從此權勢傾倒朝内外，公卿不敢出氣。吉温爲楊國忠陳説奪取執政官的計策，楊國忠采納了他的謀略，不久兼任兵部侍郎。京兆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都是與李林甫關係好的人，楊國忠都誣陷貶逐了他們，李林甫無法援救。王鉷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受到的恩寵與楊國忠等同，而地位名望又超過了他。楊國忠忌恨他與自己分權，適逢邢縡的事情敗露，就陷害王鉷兄弟，并誅殺了他們，因此取代王鉷任御史大夫，代理京兆尹，賜名國忠。然後徹底追究邢縡的獄案，使牽連出李林甫私下交結王鉷、王銲與阿布思的罪狀，而陳希烈、哥舒翰附會楊國忠，證明罪狀屬實，皇上從此疏遠李林甫。

南蠻質子閤羅鳳亡歸不獲，帝怒甚，欲討之。國忠薦閬州人鮮于仲通爲益州長史，令率精兵八萬討南蠻，與羅鳳戰于瀘南，全軍陷没。國忠掩

南蠻人質閤羅鳳逃回没有抓到，皇帝很憤怒，打算討伐南蠻。楊國忠舉薦閬州人鮮于仲通任益州長史，命令率領精兵八萬討伐南蠻，與羅鳳在瀘南交戰，全軍覆没。楊國忠隱瞞了他戰敗

其敗狀，仍叙其戰功，仍令仲通上表請國忠兼領益部。十載，國忠權知蜀郡都督府長史，充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仍薦仲通代己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渡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於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其徵發皆中國利兵，然於土風不便，沮洳之所陷，瘴疫之所傷，饋餉之所乏，物故者十八九。凡舉二十萬衆，棄之死地，隻輪不還，人銜冤毒，無敢言者。國忠尋兼山南西道采訪使。十一載，南蠻侵蜀，蜀人請國忠赴鎮，林甫亦奏遣之。將辭，雨泣懇陳必爲林甫所排，帝憐之，不數月召還。會林甫卒，遂代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采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并如故。

國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辯，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故事，宰相居台輔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簡易。自林甫承恩顧年深，每出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案吏。舊例，宰相午後六刻始出歸第，林甫奏太平無事，以巳時還第，機務填委，皆决於私家。主書吴珣持籍就左相陳希烈之第，希烈引籍署名，都無可否。國忠代之，亦如前政。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賄賂公行。

的事情，仍舊獎賞他的戰功，并讓鮮于仲通上表請求楊國忠兼領益部。十載，楊國忠代理蜀郡都督府長史，充任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使事，同時舉薦鮮于仲通取代自己任京兆尹。楊國忠又派司馬李宓率兵七萬二次討伐南蠻。李宓渡過瀘水，中了蠻兵的誘敵之計，到了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死在戰場上。楊國忠又隱瞞了戰敗之事，作捷報奏上。自從鮮于仲通、李宓二次興兵討伐南蠻，所徵發的都是中原的强兵，但是由於水土不服，陷進沼澤地的，得瘴疫而死的，糧餉缺乏而餓死的，損失了十分之八九。共出兵二十萬，全都死在異地，無一生還，人們心懷怨恨，都不敢議論。不久楊國忠兼任山南西道采訪使。十一載，南蠻侵犯蜀地，蜀人請求楊國忠趕赴節鎮，李林甫也上奏派遣他。出發前辭别，淚如雨下懇切地陳説必定會受到李林甫的排擠，皇帝憐憫他，不到幾個月就召回了他。適逢李林甫死去，於是取代李林甫任右相，兼任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劍南節度使、山南西道采訪使、兩京出納租庸鑄錢等使并如舊。

楊國忠生性輕率急躁，辦事果斷能言善辯，既因阿諛奉承得任宰相，分析判决機要事務，剛愎自用。在朝執政之時，有時候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都被他頤指氣使，没有不懼怕的。按慣例，宰相位居三公輔相的地位，有大功盛德的人任此職，不致力於威權，出入車騎侍從輕簡。自從李林甫受恩寵時間長了，每當出行車騎滿街，節將、侍郎有事稟報，都驚恐疾走，如同辦理文書的小官吏。按慣例，宰相在下午六刻纔回家，李林甫上奏説天下太平無事可辦，在上午巳時就回了家，機要事務紛集，都在自己家裏决斷。主書吴珣拿着文書到左相陳希烈宅第，陳希烈拿過來就簽名，都不置可否。楊國忠取代李林甫之後，政策也和從前一樣。楊國忠從侍御史做到宰相，共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官員的選拔和考評，事務繁忙，衹簽署一個字，還不能完結，就都責成辦理文書的小官吏來决定，以致賄賂公行。

國忠既以宰臣典選，奏請銓日便定留放，不用長名。先天已前，諸司官知政事，午後歸本司决事，兵部尚書、侍郎亦分銓注擬。開元已後，宰臣數少，始崇其任，不歸本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僚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注擬，又於私第大集選人，令諸女弟垂簾觀之，笑語之聲，朗聞於外。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注官時，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屏樹之間。既退，國忠謂諸妹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對大噱。其所昵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諷選人於省門立碑，以頌國忠銓綜之能。

楊國忠以宰相身份主持考選後，上奏請求選官那天就决定去留，不用長名榜。先天年間以前，各部門官員知政事，下午回本部門裁决事務，兵部尚書、侍郎也分别考選注擬。開元年間以後，宰相人數少，纔尊崇此任，不回本部門。按慣例，吏部分三銓，三次注擬三次唱名，從春季到夏季，纔能完結此事。楊國忠讓辦理文書的小官吏在自己的家裏暗中定下官員人選，召集百官到尚書省復核注擬唱名，一天就令完畢，藉以誇耀自己辦事神速，弄得選人資格差錯，不成次序。第二年注擬，又把選人都召集到自己的家裏，讓妹妹們垂簾觀看，笑談之聲，清楚地傳到外面。按慣例，注擬官吏完畢，要經過門下省的侍中、給事中審閱。楊國忠在注擬官吏時，將左相陳希烈召到座位旁邊，給事中在班列中，説："既然已經復核了注擬的官吏，就算經過了門下省。"吏部侍郎韋見素、張倚都身穿紫衣，這天與吏部郎官一同處理公文，在屏風間疾走。退下去後，楊國忠對妹妹們説："兩員穿紫袍的主事像什麽人?"他們相對大笑。他所親昵的京兆尹鮮于仲通、中書舍人竇華、侍御史鄭昂婉言勸説選人在尚書省門口立碑，來歌頌楊國忠管理考選的才能。

貴妃姊虢國夫人，國忠與之私，於宣義里構連甲第，土木被綈綉，棟宇之盛，兩都莫比。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有時與虢國并轡入朝，揮鞭走馬，以爲諧謔，衢路觀之，無不駭嘆。玄宗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宫，常經冬還宫。國忠山第在宫東門之南，與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每扈從驪山，五家合隊，國忠以劍南幢節引於前，出有餞路，還有軟脚，遠近餉遺，珍玩狗馬，閹侍歌兒，相望於道。進封衛國公，食實封三百户，俄拜司空。

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與楊國忠私通，在宣義里建築相連的豪華住宅，土木都披挂上了絲綢，住宅的侈華，東西兩都没有能與之相比的。他們晝夜集會，没有一點禮法。楊國忠有時與虢國夫人并排騎馬入朝，揚鞭跑馬，進行逗趣，道路上的人看見，無不驚駭感嘆。玄宗每年冬季十月前往華清宫，經常過冬以後纔回宫。楊國忠山中的住宅在華清宫東門的南面，與虢國夫人的住宅相對，與韓國、秦國夫人的住宅脊檐相連，天子前往他們的住宅，必定要到五家，賞賜宴樂。他們每次隨從皇帝前往驪山，五家合爲一隊，楊國忠讓劍南節鎮的旗幟儀仗在隊前開路，出去時有送行的饋贈，回來時有迎接的慰勞，遠近的官吏都給予他們饋贈，珍玩狗馬，宦官歌童，不絶於路。進封衛國公，享有實封三百户，不久拜授司空。

時安禄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於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不之信。是時，禄山已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伺上千秋萬歲之後，方圖叛換。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禄山遥領内外閑厩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温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内伺朝廷動静。國忠使門客蹇昂、何盈求禄山陰事，圍捕其宅，得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於御史臺。又奏貶吉温於合浦，以激怒禄山，幸其摇動，内以取信於上，上竟不之悟。由是禄山惶懼，遂舉兵以誅國忠爲名。玄宗聞河朔變起，欲以皇太子監國，自欲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宫監國，當與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訴於貴妃，貴妃銜土請命，其事乃止。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百里，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决，慮反圖己，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誤惑也。

當時安禄山特受恩寵，總握兵權，楊國忠知道他驕横，最終也不會甘居自己之下，將要圖謀他，多次在皇上面前説他違亂忤逆的事狀，皇上不相信。這時，安禄山已單獨節制河北，聚集幽州、并州的精鋭騎兵，暗中圖謀叛逆，因爲發動叛亂没有藉口，伺機在皇上去世之後，再圖謀叛亂。等見到楊國忠執政，擔心他陷害自己，安禄山遥領内外閑厩使，於是以兵部侍郎吉温知留後事，兼任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在内部伺察朝廷的動静。楊國忠派門客蹇昂、何盈搜求安禄山的秘密之事，包圍搜查了他的住宅，收捕了李超、安岱等人，派侍御史鄭昂把他們勒死在御史臺。又上奏把吉温貶往合浦，藉此激怒安禄山，希望他心中恐慌，在内以取信於皇上，而皇上始終没有醒悟。從此安禄山恐懼，於是以誅殺楊國忠爲名而起兵。玄宗聽説河朔起兵叛變，想令皇太子代行主持國事，自己打算親身征伐，與楊國忠商議。楊國忠十分恐懼，回家對姐妹們説："我們活不久了。現在太子代行主持國事，我要與娘子等同死了。"姐妹向貴妃哭訴，貴妃口銜土塊以死請求保全他們的性命，此事纔作罷。等到哥舒翰守衛潼關，衆將領認爲函關距離京師三百里，有利於堅守險要，不利於出兵進攻。楊國忠因爲哥舒翰握兵猶豫不决，擔心反過來圖謀自己，想讓他立刻出戰，就從中督促他。哥舒翰不得已而出關，等到與叛軍在桃林交戰，王師潰敗，哥舒翰被叛軍生擒，敗國喪師，都是楊國忠蠱惑的結果。

自禄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置腹心於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率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慮賊奄至，令内侍曹大仙擊鼓于春明門外，又焚芻藁之積，烟火燭天。既渡渭，即令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官吏駭竄，無復貴賤，坐宫門大樹下。亭午，上猶未

自從安禄山起兵以後，楊國忠因爲自己親兼劍南節度使，於是在梁州、益州之間布置親信，謀劃保全自己的計策。六月九日，潼關失守。十二日凌晨，皇上率領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楊國忠與貴妃及親屬，護衛皇上出延秋門，諸王妃子公主來不及跟隨，楊國忠擔心叛賊突然來到，命令宦官曹大仙在春明門外擊鼓，又焚燒喂牲口的穀草，烟火照天。渡過渭河後，立刻下令毁斷便橋。辰時，到達咸陽望賢驛，當地的官吏因驚駭已逃竄，隨從皇上的人不分貴賤，坐在宫門大樹下。到了正午，皇上

食，有老父獻麨，帝令具飯，始得食。翌日，至馬嵬，軍士飢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亂，先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剥甿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以謝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憤！"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也。"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虢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進死，左相韋見素傷。良久兵解，陳玄禮等見上謝罪曰："國忠撓敗國經，構興禍亂，使黎元塗炭，乘輿播越，此而不誅，患難未已。臣等爲社稷大計，請矯制之罪。"帝曰："朕識之不明，任寄失所。近亦覺悟，審其詐佞，意欲到蜀，肆諸市朝。今神明啓卿，諧朕夙志，將疇爵賞，何至言焉。"

還没吃飯，有老人進獻乾糧，皇帝命令備飯，纔得進食。第二天，到達馬嵬，軍士因飢餓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懼怕變亂，先對軍士説："現在天下分崩離析，皇上不得安寧，難道不是由於楊國忠苛剥百姓，朝野怨恨，以致到了這種地步嗎？如果不誅殺他向天下人謝罪，怎麽能消除四海之内的怨憤呢！"衆人説："有這個念頭已經很久了。事情如果能够成功，即使死了也心甘情願。"適逢吐蕃和好使在驛門擋住楊國忠訴説事情，軍士高喊説："楊國忠與蕃人陰謀反叛。"諸軍於是包圍了驛站抓住楊國忠，斬首示衆。當天，貴妃被勒死後，韓國、虢國二夫人也被亂兵殺死，御史大夫魏方進身死，左相韋見素受傷。很久兵士纔散去，陳玄禮等謁見皇上謝罪説："楊國忠敗壞國家的常道，製造禍亂，使百姓受苦受難，皇上流離失所，如此而不誅殺，患難就不會完結。臣等爲了國家的大計，甘願接受假托君命擅自行事之罪。"皇帝説："朕没有看清人，委任失當。近來也有所覺悟，知道了其人的奸詐，心想到達蜀地後，處死示衆。現在神明啓發了卿，符合朕平素的志願，將要用爵位賞賜來酬答，怎麽能那樣説呢。"

是時，禄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於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河朔勁卒，連收恒、定，若崤、函固守，兵不妄動，則凶逆之勢，不討自弊。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數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没，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當時，安禄山雖然占據了河洛，他的兵鋒東到梁、宋，南不過許、鄧。李光弼、郭子儀統率河朔勁兵，接連收復恒、定，如果能够堅守崤、函，兵力不輕舉妄動，那麽叛軍的勢力，不用討伐就會自己失敗。等到哥舒翰出兵，不到幾天，皇帝外出，京城陷落，百官被囚禁，妃子公主遭殺害，兵滿天下，毒害四海，都是楊國忠招來的禍患。

國忠子：暄、昢、曉、晞。暄爲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尚延和郡主；昢爲鴻臚卿，尚萬春公主。兄弟各立第於親仁里，窮極奢侈。國忠娶蜀倡裴氏女曰裴柔，國忠既死，柔與虢國夫人皆自剄死。暄死於馬嵬；昢陷賊被殺；曉走漢中郡，漢中王瑀榜殺之；晞走至陳倉，爲追兵所殺。

楊國忠的兒子：楊暄、楊昢、楊曉、楊晞。楊暄任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娶延和郡主爲妻；楊昢任鴻臚卿，娶萬春公主爲妻。兄弟各自在親仁里建造住宅，極其豪華。楊國忠所娶的蜀地歌伎裴氏女名叫裴柔，楊國忠死後，裴柔與虢國夫人都自殺而死。楊暄死在馬嵬；楊昢陷於叛賊之手被殺；楊曉逃往漢中郡，被漢中王李瑀打死；楊晞逃到陳倉，被追兵殺死。

國忠之黨翰林學士張漸、竇華、

楊國忠的黨羽翰林學士張漸、竇華、中書舍

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憑國忠之勢，招來賂遺，車馬盈門，財貨山積；及國忠敗，皆坐誅滅，其斫喪王室，俱一時之沴氣焉。

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等人，依仗楊國忠的權勢，接受賄賂，車馬盈門，財物堆積如山；到楊國忠覆敗時，都受牽連被誅殺，他們損害王室，都是一時的災害不祥之氣。

張暐

張暐，汝州襄城人也。祖德政，武德中鄆州刺史。暐，景龍初爲銅鞮令，家本豪富，好賓客，以弋獵自娛。會臨淄王爲潞州別駕，暐潛識英姿，傾身事之，日奉游處。及樂人趙元禮自山東來，有女美麗，善歌舞，王幸之，止於暐第，生廢太子瑛。唐隆元年六月，王清内難，升爲皇太子，召暐拜宫門大夫，每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以接歡。其年，擢拜左臺侍御史，數月遷左御史臺中丞。

張暐，是汝州襄城人。祖父名叫張德政，武德年間任鄆州刺史。張暐，景龍初年任銅鞮令，家庭很富有，喜歡賓客，以打獵取樂。適逢臨淄王任潞州別駕，張暐暗中看到他英俊的風姿，全心全意事奉他，每天在一起奉陪游玩。到樂人趙元禮從山東來時，有個女兒美麗，擅長歌舞，臨淄王寵愛她，住在張暐的家裏，後來生下了廢太子李瑛。唐隆元年六月，臨淄王清除了朝廷内部的禍難，升爲皇太子，召張暐拜授宫門大夫，經常與諸王、姜皎、崔滌、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在太子左右聚會歡樂。當年，升任左臺侍御史，數月以後升任左御史臺中丞。

先天元年，太子即位，帝居武德殿。太平公主有異謀，廣樹朋黨，暐與僕射劉幽求請先爲備。太平聞之，白於睿宗，乃流暐於嶺南峰州，幽求謫於嶺外。及太平之敗，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暐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三百户，逾月又加權兼雍州長史。其年十二月，改元開元，以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暐首遷京兆尹，入侍宴私，出主都政，以爲榮寵之極。暐亦有應務才幹，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除左羽林大將軍，三爲左金吾大將軍，又爲殿中監、太僕卿。

先天元年，太子即皇帝位，皇帝住在武德殿。太平公主有反叛的圖謀，廣泛地樹立黨羽，張暐與僕射劉幽求請求早作防備。太平公主聽説後，告訴了睿宗，於是把張暐流放到嶺南峰州，劉幽求貶往嶺外。太平公主覆敗後，劉幽求追拜尚書左僕射、兼任侍中；張暐任大理卿，封鄧國公，享有實封三百户，一個月後又任其代理雍州長史。當年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改雍州爲京兆府，長史爲尹。張暐升任首任京兆尹，入宫侍奉皇上宴樂，出來則主持都城大政，被認爲是榮耀至極。張暐也有治理才能，升任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二次升任左羽林大將軍，三次升任左金吾大將軍，又任殿中監、太僕卿。

二十年，以暐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皆居清列。天寶初，暐還鄉拜掃，特賜錦袍繒綵，御賜詩以寵異之，乘傳來往，敕郡縣供擬。暐鬢髮華皓，在輿中，子弟車馬連接數里，衣冠榮之。中使中路追賜藥物。至襄城月餘，詔還京。五載薨，年九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其

二十年，因爲張暐年事已高，加特進。兒子張履冰、張季良、弟弟張晤都任清貴之官。天寶初年，張暐回鄉掃墓，皇上特地賜給錦袍繒綵，并作詩賞賜表示特殊的恩寵，來去乘驛站車馬，下敕郡縣供給。張暐鬢髮花白，坐在車子中，子弟的車馬相連達數里，當官的人都爲他感到光榮。宦官半道追來賜給藥物。到了襄城一月餘，下詔回京。天寶五年去世，終年九十多歲，追贈

後，履冰爲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時人美之。暐壽考，善保終始。

開府儀同三司。後來，張履冰任金吾將軍，張季良任殿中監，都是門列棨戟，受到當時人們的贊美。張暐長壽，保持了善始善終。

王琚

王琚，懷州河内人也。叔父隱客，則天朝爲鳳閣侍郎。琚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煉之學。神龍初，年二十餘，嘗謁駙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益歡洽。言及刺武三思事，琚義而許之，與周璟、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及同皎敗，琚恐爲吏所捕，變姓名詣於江都，傭書於富商家，主人後悟其非傭者，以女嫁之，資給其財。經四五年，睿宗登極，琚具白主人，厚資其行裝，乃至長安。遇玄宗爲太子監國，爲太平公主所忌，思立孱弱，以竊威權，太子憂危。沙門普潤先與玄宗筮，克清内難，加三品，食實封，常入太子宫。琚見之，説以天時人事，歷然可觀。普潤白玄宗，玄宗異之。及琚於吏部選補諸暨主簿，於東宫過謝，及殿，而行徐視高，中官曰："殿下在簾下。"琚曰："在外只聞有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有大功於社稷，大孝於君親，何得有此聲？"玄宗遽召見之，琚曰："頃韋庶人智識淺短，親行弑逆，人心盡摇，思立李氏，殿下誅之爲易。今社稷已安，太平則天之女，凶狡無比，專思立功，朝之大臣，多爲其用。主上以元妹之愛，能忍其過。賤臣淺識，爲殿下深憂。"玄宗命之同榻而坐。玄宗泣曰："四哥仁孝，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有違犯，不言憂患轉深，爲臣爲子，計無所出。"琚曰："天子之孝，貴於安宗廟，定萬人。徵之於昔，蓋主，漢帝之長姊，帝幼，蓋主共養帝於宫中，後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

王琚，是懷州河内人。叔父王隱客，則天朝任鳳閣侍郎。王琚少年喪父，但聰明有才能，喜好天象煉丹的學問。神龍初年，年紀二十多歲，曾經謁見駙馬王同皎，王同皎十分器重他，關係更加融洽。談及刺殺武三思的事，王琚稱贊他的仗義之舉，與周璟、張仲之結爲忘年之交。王同皎敗露後，王琚恐怕被官吏逮捕，改换姓名到了江都，受雇爲富商家抄書，主人後來領悟到他并非抄書之輩，把女兒嫁給了他，資助給他錢財。過了四五年，睿宗即位，王琚把一切都告訴了主人，主人重加接濟爲他置辦行裝，然後到了長安。適逢玄宗以太子身份代行主持國事，受到太平公主的忌恨，想立一個懦弱的太子，自己竊取大權，太子憂懼危及自身。僧人普潤先前曾與玄宗用蓍草占卜吉凶，掃清了朝廷内部的禍難，加三品，享受實封，經常去太子宫。王琚見到他，談了天時人事，條理分明。普潤告訴了玄宗，玄宗很驚異。到吏部考選時補授王琚爲諸暨主簿，往東宫表示感謝，到了殿裏，而步行緩慢神情傲慢，宦官説："太子在簾下。"王琚説："在外面衹聽説有太平公主，没有聽説有太子。太子對國家有大功勞，對君主很孝順，何嘗有如此聲譽？"玄宗立刻召見他，王琚説："近來韋庶人眼光短淺，親自殺君謀逆，弄得天下人心動摇，人們希望立李氏爲皇帝，所以殿下很容易地誅殺了她。現在國家已經安定，太平公主是武則天的女兒，極其凶險狡詐，專門想着建立大功，朝廷中的大臣，大多數是她任用的。皇上因爲她與大妹有感情，能够容忍她的過失。賤臣見識短淺，深爲殿下感到憂愁。"玄宗命他同榻而坐。玄宗哭着説："父皇四哥仁義孝順，同胞衹有太平公主，説了恐怕有所違犯，不説憂患會更深，我作爲臣下和兒子，無計可施。"王琚説："天下的孝順，貴在保全宗廟，安定百姓。從前也有這種情况，蓋主，是漢昭帝的大姐，皇帝年幼時，

不議及君上，漢主恐危劉氏，以大義去之。况殿下功格天地，位尊儲貳。太平雖姑，臣妾也，何敢議之！今劉幽求、張説、郭元振一二大臣，心輔殿下。太平之黨，必有移奪安危之計，不可立談。”玄宗又曰：“公有何小藝，可隱迹與寡人游處？”琚曰：“飛丹煉藥，談諧嘲咏，堪與優人比肩。”玄宗益喜，與之爲友，恨相知晚，呼爲王十一。翌日，奏授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學士，日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焉，獨琚常預秘計。逾月，又拜太子舍人，尋又兼諫議大夫、内供奉，又贈其父故下邽丞仲友楚州刺史。

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居尊位，在武德殿。八月，擢拜中書侍郎。時劉幽求、張暐并流於嶺外，琚見事迫，請早爲之計。二年七月三日，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并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噪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遜居百福殿。十日，拜琚銀青光禄大夫、户部尚書，封趙國公，食實封五百户；皎銀青光禄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户；令問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宋國公，實封三百户；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厩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户；守一銀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晋國公，實封五百户。琚、皎、令問并固讓尚書、殿中監，不上。十八日，琚、皎依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户，通前

蓋主在宫中撫養皇帝，後來與上官桀、燕王謀害大司馬霍光，没有涉及到君主，漢昭帝恐怕危及劉氏的天下，從大義出發而除去了她。何况殿下功勞可比天地，身居太子的尊位。太平公主雖然是姑姑，但身爲臣妾，怎麽敢議論殿下呢！現在劉幽求、張説、郭元振幾名大臣，忠心輔佐殿下。太平公主的黨羽，一定有廢除殿下的計謀，不能有絲毫的拖延了。”玄宗又説：“王公有什麽小技能，能够潜藏下來與寡人相伴游樂？”王琚説：“煉製丹藥，詼諧嘲諷，能够與優伶相比。”玄宗更加高興，與他結爲朋友，相知恨晚，叫他王十一。第二天，上奏任命他爲詹事府司直、内供奉，兼崇文館學士，每天與諸王及姜皎等侍奉太子，惟獨王琚經常參預密謀。一個月後，又任他爲太子舍人，不久又兼任諫議大夫、内供奉，又追贈他的父親原下邽丞王仲友爲楚州刺史。

先天元年七月，玄宗即皇帝位，在武德殿。八月，王琚升任中書侍郎。當時劉幽求、張暐都被流放在嶺外，王琚見事情緊迫，請求皇上早做打算。二年七月三日，王琚與岐王李範、薛王李業、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共同參預誅殺叛逆，帶領鐵甲騎兵來到承天門。當時睿宗聽到喧鬧聲，召郭元振登上承天樓，下詔閉關，侍御史任知古招募數百人到朝堂，不能進入。頃刻之間，王琚等隨從玄宗到了樓上，誅殺了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常元楷、李慈、李猷等。睿宗退居百福殿。十日，拜授王琚銀青光禄大夫、户部尚書，封趙國公，享有實封五百户；姜皎銀青光禄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享有實封五百户；李令問銀青光禄大夫、殿中監，封宋國公，享有實封三百户；王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閑厩兼知監牧使，封霍國公，享有實封五百户；王守一銀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員外置同正員，進封晋國公，享有實封五百户。王琚、姜皎、李令問都堅决辭讓尚書、殿中監，不就任。十八日，王琚、姜皎依照舊官各加實封二百户，與以前總共七百户。幾天以後，玄宗在内殿設宴，賞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絹一千匹，陳列在庭中，宴樂慰勞了一晚

七百户。累日，玄宗宴於内殿，賜功臣金銀器皿各一床、雜綵各一千匹、絹一千匹，列於庭，宴慰終夕，載之而歸。

琚轉見恩顧，每延入閣中，迄夜方出。歸休之日，中官至第召之。中宫亦使尚宫就琚宅問訊琚母，時果珍味賚之，助其甘旨。琚在帷幄之側，常參聞大政，時人謂之内宰相，無有比者。又贈其父魏州刺史。或有上説於玄宗曰："彼王琚、麻嗣宗譎詭縱横之士，可與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之士。"玄宗乃疏之。

十一月，令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爲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迴，未及京，便除澤州刺史，削封。歷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復其封。二十年，丁母憂。二十二年，起復右庶子，兼巂州刺史，又改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後，又爲廣平、鄴郡二太守。性豪侈，著勳中朝，又食實封，典十五州，常受饋遺，下檐帳設，皆數千貫。玄宗念舊，常優容之。侍兒二十人，皆居寶帳。家累三百餘口，作造不遵於法式。雖居州伯，與佐官、胥吏、酋豪連榻飲謔，或樗蒲、藏鈎以爲樂。每移一州，車馬填路，數里不絶。携妓從禽，恣爲歡賞，垂四十年矣。

時李邕、王㴻與琚皆年齒尊高，久在外郡，書疏尺題來往，有"謫謫留落"之句。右相林甫以琚等負材使氣，陰議除之。五載正月，琚果爲林甫構成其罪，貶琚江華郡員外司馬，削階封。至任未幾，林甫使羅希奭重按之。希奭排馬牒至，琚懼，仰藥，

上，用車運了回去。

王琚更加受到恩寵，常常被皇上召入禁中，直至夜晚纔出來。回家休息的日子，宦官到家裏去召他。皇后也派尚宫到王琚的家裏慰勞他的母親，賜給時鮮果品佳肴，讓她能吃得可口。王琚身在皇帝左右，經常參預大政，當時的人稱他爲内宰相，没有人能比得上。又追贈他的父親爲魏州刺史。有人上言給玄宗説："王琚、麻嗣宗之流是怪誕游説之人，可與之共患難，不可與之共富貴。天下已經安定，更應該搜求性情純樸懂得儒家經學的人。"玄宗纔疏遠了他。

十一月，命令王琚以御史大夫身份持節巡視天兵以北諸軍。十二月，改年號爲開元，又改官名，與蘇頲同任紫微侍郎。二年二月返回，没到京城，便任命他爲澤州刺史，削減封户。歷任衡、郴、滑、虢、沔、夔、許、潤九州刺史，又恢復了他的封户。二十年，爲母親守喪。二十二年，喪期未滿就起任右庶子，兼任巂州刺史，又改任同、蒲、通、鄧、蔡五州刺史。天寶年間以後，又任廣平、鄴郡二太守。生性豪放奢侈，在朝中功勛卓著，又享有實封户，主管過十五州行政，經常接受饋贈，每到一地下車伊始爲自己置辦的酒肴器具，動輒數千貫錢。玄宗思念過去的情分，常常寬容他。他有婢女二十人，都居住在寶帳中。家中共計有三百多口人，修建住宅不遵守法度。雖然位居州郡長官，與佐官、小吏、豪强連榻飲酒戲謔，有時以賭博、藏鈎等游戲取樂。每調任一州，車馬滿路，數里不斷。携帶妓女打獵游玩，縱情歡樂，近四十年。

當時李邕、王㴻與王琚都年高位尊，長期在地方任職，書信往來，有"讁謫留落"的話。右相李林甫因爲王琚等依恃才幹意氣用事，暗中計議要除掉他。五載正月，王琚果然被李林甫羅織罪名，貶王琚爲江華郡員外司馬，剥奪官階封户。到任不久，李林甫派羅希奭嚴加審訊。當羅希奭乘驛馬的憑證送到時，王琚懼怕，服毒自

竟不能死；及希奭至，遂自縊而卒。死非其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

殺，竟然没有死；直到羅希奭到達，然後自縊而死。王琚無罪而死，人們都哀憐他。寶應元年，追贈太子少保。

王毛仲

王毛仲，本高麗人也。父游擊將軍職事求婁，犯事没官，生毛仲，因隸于玄宗。性識明悟，玄宗爲臨淄王，常伏事左右。及出兼潞州别駕，又見李宜德趫捷善騎射，爲人蒼頭，以錢五萬買之。景龍三年冬，玄宗還長安，以二人挾弓矢爲翼。

王毛仲，本來是高麗人。父親是游擊將軍職事王求婁，因犯罪没收入官爲奴，生王毛仲，因此歸屬於玄宗。生性聰明穎悟，玄宗封爲臨淄王時，他經常在身旁服侍。到玄宗外出兼任潞州别駕時，又看到李宜德身手矯健擅長騎馬射箭，却做别人的奴隸，就用五萬貫錢買下了他。景龍三年冬季，玄宗回長安，讓二人持弓箭在兩側保護。

初，太宗貞觀中，擇官户蕃口中少年驍勇者百人，每出游獵，令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畫獸文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時，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分隸左右羽林營。孝和謂之萬騎，亦置使以領之。玄宗在藩邸時，常接其豪俊者，或賜飲食財帛，以此盡歸心焉。毛仲亦悟玄宗旨，待之甚謹，玄宗益憐其敏惠。

當初，太宗貞觀年間，從官户蕃人中挑選一百名勇敢少年，每次出外游獵，命令他們持弓箭在御馬前射殺生物，令騎豹紋韉，穿着畫獸紋衫，稱爲百騎。到了武則天時，逐漸增加人數，稱爲千騎，分别隸屬左右羽林營。孝和皇帝稱爲萬騎，也設置使節加以統領。玄宗在藩王宅邸時，經常交結其中豪爽俊烈的人，有時賜給飲食財帛，因此都歸心於他。王毛仲也領悟玄宗的意旨，對待他們很誠心，玄宗更加喜愛他的聰慧。

及四年六月，中宗遇弑，韋后稱制，令韋播、高嵩爲羽林將軍，令押千騎營，榜棰以取威。其營長葛福順、陳玄禮等相與見玄宗訴冤，會玄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謀舉大計，相顧益歡，令幽求諷之，皆願决死從命。及二十日夜，玄宗入苑中，宜德從焉，毛仲避之不入。乙夜，福順等至，玄宗曰："與公等除大逆，安社稷，各取富貴，在於俄頃，何以取信？"福順等請號而行，斯須斬韋播、韋璿、高嵩等頭來，玄宗舉火視之。又召鍾紹京領總監丁匠刀鋸百人至，因斬關而入，后及安樂公主等皆爲亂兵所殺。其夜，少帝以玄宗著大勛，進封平王。以紹京、幽求知政事，署詔敕。崇簡、嗣宗及福

到四年六月，中宗被殺，韋后行使皇帝的權力，命韋播、高嵩任羽林將軍，讓他們掌管千騎營，施用杖刑以樹立威權。千騎營長官葛福順、陳玄禮等相繼來見玄宗訴苦，適逢玄宗已與劉幽求、麻嗣宗、薛崇簡等計劃發動大的行動，相見更加高興，命令劉幽求婉言勸説他們，都表示願意誓死效力。到了二十日晚上，玄宗進入苑中，李宜德隨從，王毛仲躲藏起來没有進入。到了夜晚二更時分，葛福順等來到，玄宗説："和你們一同鏟除大逆，安定國家，各自取得富貴，在於頃刻之間，用什麽做憑信？"葛福順等請求下號令行動，片刻時間他們便斬下韋播、韋璿、高嵩等人的頭而來，玄宗點火驗視。又召鍾紹京帶領總監工匠刀鋸手一百人到達，因此斬關而入，韋皇后及安樂公主等都被亂兵殺死。當天夜裏，少帝因爲玄宗立了大功，進封他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爲參知政事，起草詔書。薛崇簡、麻

順、宜德，功大者爲將軍，次者爲中郎將。其時，梓宮在殯，舉城縞素。及明，玄宗引新立功者皆衣紫衣緋，持滿鐵騎而出，傾城聚觀歡慰。其犯逆者，盡曝尸於城外。毛仲數日而歸，玄宗不責，又超授將軍。

嗣宗及葛福順、李宜德，功大的任將軍，次的任中郎將。當時，皇帝的靈柩還未入葬，全城人都穿着白色喪服。天明時，玄宗帶領剛立功的人身穿紫衣緋服，手持滿弓騎鐵甲戰馬出宮，引得傾城聚觀。犯了謀逆罪的，都暴尸於城外。王毛仲數天以後回來，玄宗没有責備他，又破格任命他爲將軍。

及玄宗爲皇太子監國，因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爲北門四軍，以福順等爲將軍以押之。龍武官盡功臣，受錫賚，號爲唐元功臣。長安良家子避征徭，納資以求隸於其中，遂每軍至數千人。毛仲專知東宮駝馬鷹狗等坊，未逾年，已至大將軍，階三品矣。及先天二年七月，毛仲預誅蕭、岑等功，授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厩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五百户。毛仲奉公正直，不避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厩官吏皆懼其威，人不敢犯。苑中營田草萊常收，率皆豐溢，玄宗以爲能。開元十四年，贈其父秦州刺史。

到玄宗做了皇太子代行主持國事的時候，就上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爲龍武軍，與左右羽林軍被稱爲北門四軍，以葛福順等任將軍統率龍武軍。龍武軍官都是有功之臣，受到賞賜，號稱唐元功臣。長安的良家子弟爲了逃避賦税和徭役，繳納錢財要求加入龍武軍，於是每軍達數千人。王毛仲專掌東宮駝馬鷹狗等坊，不到一年，官已做到大將軍，官階三品。到先天二年七月，王毛仲參預誅殺蕭至忠、岑羲等有功，被任命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内外閑厩兼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享有實封五百户。王毛仲公正無私，不畏權貴，兩營萬騎功臣、閑厩官吏都懼怕他的權威，不敢觸犯他。他在苑中開墾荒田收穫物産，總是很豐富，玄宗認爲他有才能。開元十四年，追贈他的父親爲秦州刺史。

毛仲雖有賜莊宅，奴婢、駝馬、錢帛不可勝紀，常於閑厩側内宅住。每入侍宴賞，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玄宗或時不見，則悄然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每入内朝謁，二夫人同承賜賚，生男，孩稚已授五品，與皇太子同游，故中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避畏之。七年，進位特進，行太僕卿，餘并如故。九年，持節充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以左領軍大總管王晙與天兵軍節度張説，東與幽州節度裴伷先等計會。

王毛仲雖然有賞賜的莊宅，擁有的奴婢、駝馬、錢帛難以計數，但他經常住在閑厩旁邊的住宅。每次入宮侍奉皇上宴樂，與諸王、姜皎等在御幄前連榻而坐。玄宗有時見不到他，就惘然若有所失；看見他就歡樂通宵，有時直到天黑。他的妻子已封邑號國夫人；其另一妻李氏又封賜爲國夫人。每次入宮朝謁皇上，二夫人都受到賞賜，生下男孩，幼年就已授五品官，與皇太子一起游玩，所以宦官楊思勗、高力士等常畏懼躲避他。七年，進位特進，兼任太僕卿，其餘的官職如舊。九年，持節充任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仍舊以左領軍大總管王晙與天兵軍節度使張説，東與幽州節度裴伷先等謀劃事務。

毛仲部統嚴整，群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盗竊，每幾

王毛仲管束部屬嚴厲，群牧繁殖，因此比起初增加了數倍。糧草之類，無人敢盗竊，每年把

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玄宗益喜。於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自玄宗先天正位後，以后父王同皎及姚崇、宋璟及毛仲十五年間四人至開府，又敕張說爲《監牧頌》以美之。十七年，從朝五陵，又贈毛仲父益州大都督。毛仲益驕，嘗求爲兵部尚書，玄宗不悦，毛仲怏怏，見於詞色。又福順子娶毛仲女，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皆與毛仲善，倚之多爲不法。中官等妒其全盛逾己，專發其罪，尤倨慢之。中官高品者，毛仲視之蔑如也；如卑品者，小忤意則挫辱如己之僮僕。力士輩恨入骨髓。毛仲承恩遇，妻產，嘗借苑中亭子納涼，玄宗借之。中官構之彌甚，曰："北門奴官太盛，豪者皆一心，不除之，必起大患。"

剩餘的賣出，經常達數萬斛。不到三年，侍從皇上到泰山封禪，以諸牧馬數萬匹隨從，每種顏色編成一隊，看上去好像雲錦，玄宗更加高興。在山岳下以宰相源乾曜、張說加左右丞相，王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自從玄宗先天年間即位以後，十五年時間，僅有皇后的父親王同皎及姚崇、宋璟、王毛仲四人加開府儀同三司，又下敕張說作《監牧頌》贊美他。十七年，侍從皇上朝拜五陵，又追贈王毛仲的父親爲益州大都督。王毛仲更加驕橫，曾經請求任兵部尚書，玄宗不高興，王毛仲怏怏不樂，在談話和臉色上表現了出來。還有葛福順的兒子娶了王毛仲的女兒，李宜德、唐地文等數十人都與王毛仲友好，依仗他的權勢多有不法行爲。宦官們嫉妒他勢力盛大超過了自己，就專門揭發他的罪行，他對宦官尤其傲慢自大。宦官中地位高的，王毛仲很輕視他們；如果是地位低的，稍不如意就像對待自己的僮僕一樣凌辱他們。高力士之流對他恨之入骨。王毛仲受到皇上恩寵，妻生孩子，曾經借苑中亭子乘涼，玄宗借給了他。宦官編造他的罪狀更加厲害，説："北門奴官的權勢太盛，其首領都齊心協力，如果不除掉他們，必定會有大的禍患。"

後毛仲索甲仗於太原軍器監，時嚴挺之爲少尹，奏之。玄宗恐其黨震懼爲亂，乃隱其實狀，詔曰："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公、内外閑厩監牧都使王毛仲，是惟微細，非有功績，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寵莫二，委任斯崇。無涓塵之益，肆驕盈之志。往屬艱難，遽兹逃匿，念深惟舊，義在優容，仍荷殊榮，蔑聞悛悔。在公無竭盡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詞。迹其深愆，合從誅殛；恕其庸昧，宜從遠貶。可瀼州别駕員外置長任，差使馳驛領送至任，勿許東西及判事。"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壁州員外别駕；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振州員外别駕；右武衛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嚴州員

後來王毛仲向太原軍器監索要兵器，當時嚴挺之任少尹，上奏了此事。玄宗恐怕他的同黨因恐懼作亂，就隱瞞了實際情狀，下詔説："開府儀同三司、兼殿中監、霍國公、内外閑厩監牧都使王毛仲，地位卑下，没有功績，出身家奴，升到朝官。極受恩寵，委任崇重。没有做一點好事，放縱驕横之心。往昔艱難之時，遽然逃跑躲藏，我深念舊情，予以寬容，仍舊使他得到特别的榮寵，但他不思悔改。在官任上没有竭誠效力，平時多有怨恨的言語。按其罪之大，該殺；念其愚昧無知，應該貶往遠地。可任瀼州别駕或員外，派遣使者乘驛站車馬領送到任，不許到處行走及審理案件。"左領軍大將軍耿國公葛福順，貶爲壁州員外别駕；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貶爲振州員外别駕；右武衛將軍成紀侯李守德，貶爲嚴州員外别駕，李守德本來名李宜德，立功後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爲黨州

外别駕，守德本宜德也，立功後改名；右威衛將軍王景耀，貶黨州員外别駕；右威衛將軍高廣濟，貶道州員外别駕。毛仲男太子僕守貞，貶施州司户；太子家令守廉，貶溪州司户；率更令守慶，貶鶴州司倉；左監門長史守道，貶涪州參軍。連累者數十人。又詔殺毛仲，及永州而縊之。

員外别駕；右威衛將軍高廣濟，貶爲道州員外别駕。王毛仲的兒子太子僕王守貞，貶爲施州司户；太子家令王守廉，貶爲溪州司户；率更令王守慶，貶爲鶴州司倉；左監門長史王守道，貶爲涪州參軍。受牽連的有數十人。又下詔殺死王毛仲，到永州勒死了他。

陳玄禮

其後，中官益盛，而陳玄禮以淳樸自檢，宿衛宮禁，志節不衰。天寶中，玄宗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宅，玄禮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玄宗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正月半，欲夜游，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備預，若欲夜游，願歸城闕。"玄宗又不能違。及安禄山反，玄禮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不果，竟於馬嵬斬之。從玄宗入巴蜀迴，封蔡國公，實封三百户。上元元年八月致仕。

從此以後，宦官的勢力更加强盛，而陳玄禮樸素自律，守衛宮禁，志節不變。天寶年間，玄宗在華清宮，騎馬出宮門，想去虢國夫人住宅，陳玄禮説："没有宣敕報臣，天子不能够隨便行動。"玄宗因此回馬没去。有一年在華清宮，快到了正月十五，玄宗想要夜游，陳玄禮上奏説："宮外就是曠野，要游須要有防備，如果想要夜游，希望回到都城内。"玄宗又無法違背他的請求。到安禄山反叛時，陳玄禮想在城中誅殺楊國忠，事情没有成功，最終在馬嵬斬殺了他。侍從玄宗到巴蜀返回，封蔡國公，享有實封三百户。上元元年八月退休。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佞進身，位極台輔，不懼盈滿，蔽主聰明，生既唯務陷人，死亦爲人所陷，得非彼蒼假手，以示禍淫者乎！楊國忠稟性奸回，才薄行穢，領四十餘使，恣弄威權，天子莫見其非，群臣由之杜口，致禄山叛逆，鑾輅播遷，梟首覆宗，莫救艱步。以玄宗之睿哲，而惑於二人者，蓋巧言令色，先意承旨，財利誘之，迷而不悟也。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與夫齊桓任管仲、隰朋，幸竪刁、易牙，亦何異哉！《書》曰："臣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佞人殆。"誠哉是言也。張暐、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閎孺之流也。琚有締構之功，過多僭侈，死於非罪，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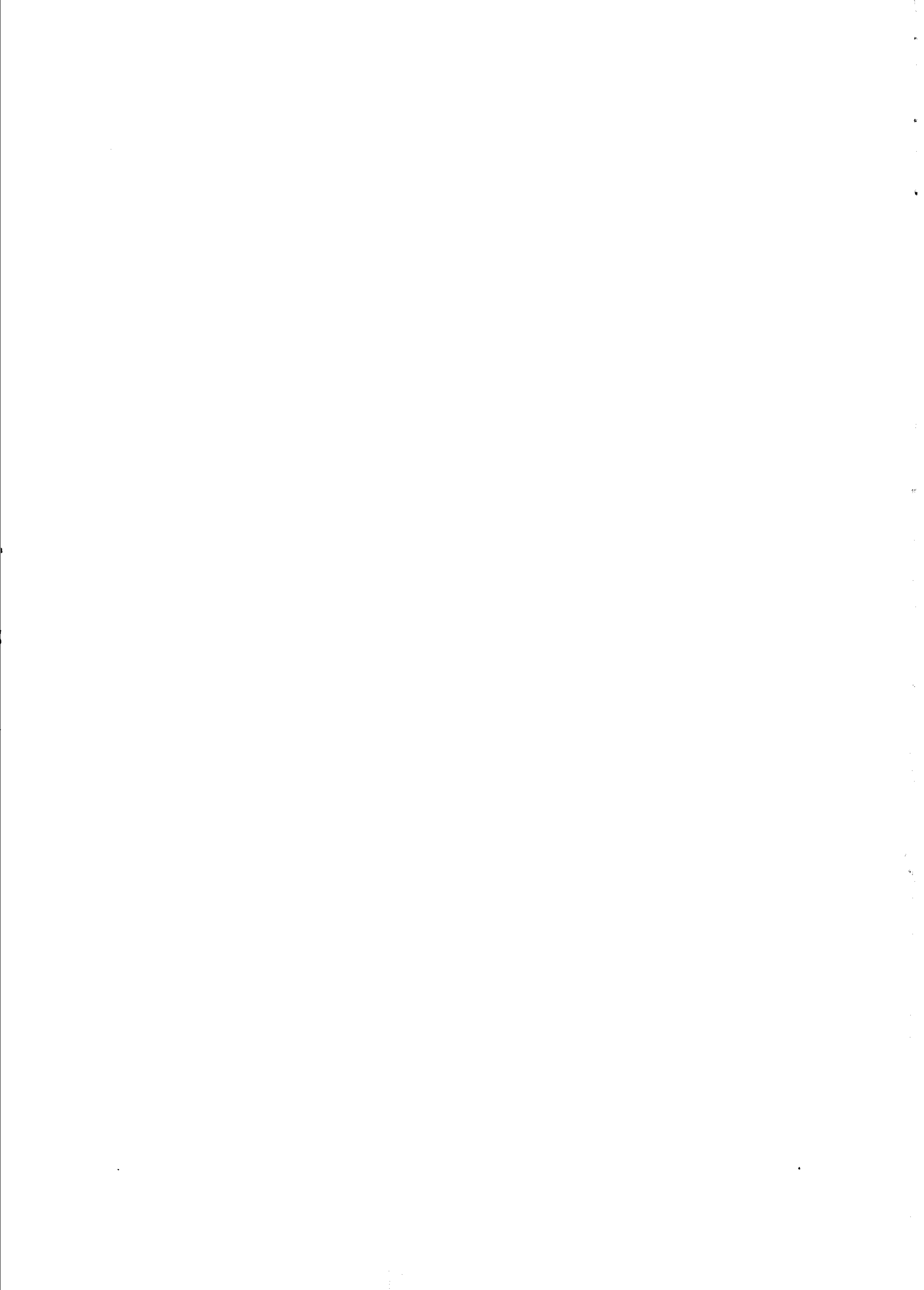
史臣曰：李林甫以諂諛奉承而進升，官位竟到宰相，不懼怕滿招損，蒙蔽君主的耳目，在世時既然一心想法陷害别人，死後也被人陷害，難道不是蒼天假藉别人的手來懲罰他，以表示作惡多端嗎！楊國忠生性奸邪，才能缺乏行爲醜惡，身兼四十餘使，大肆弄權，天子看不到他的過失，群臣因此閉口，致使安禄山叛亂，皇上流離遷移，被梟首滅族，也無法挽救危難。以玄宗的聖明，而被這二人迷惑，是他們巧言令色，先事迎合旨意，用財利誘惑，玄宗竟執迷不悟。開元年間任用姚崇、宋璟而天下大治，寵幸李林甫、楊國忠而天下大亂，與齊桓公先任用管仲、隰朋，後寵幸竪刁、易牙，有什麽不同呢！《尚書》説："臣子中有作威作福的，有害於家，有禍於國。"孔子説："奸人危險。"這些話實在是至理名言。張暐、王琚、王毛仲，都是鄧通、閎孺之類的人。王琚有輔佐帝業之功，但過分奢侈，雖

何惜之！

贊曰：天啓亂階，甫、忠當國。蔽主聰明，秉心譏慝。暐同二王，亦承恩德。吁哉僭逾，不知紀極。

然無罪而死，有什麼可惜的呢！

贊曰：上天開啓禍亂的根源，李林甫、楊國忠把持國政。蒙蔽君主的耳目，秉性邪惡。張暐與王琚、王毛仲，也受到恩寵。可嘆超越本分，不知道節制。



舊唐書卷一百七

列傳第五十七

玄宗諸子

靖德太子琮　庶人瑛　棣王琰　庶人瑤　靖恭太子琬
庶人琚　夏悼王一　儀王璲　潁王璬　懷哀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瑝　義王玼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凉王璿　汴哀王璥

玄宗三十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琮、靖恭太子琬、儀王璲，趙麗妃生廢太子瑛，錢妃生棣王琰，皇甫德儀生鄂王瑶，劉才人生光王琚，貞順武皇后生夏悼王一、懷哀王敏、壽王瑁、盛王琦，高婕妤生潁王璬，郭順儀生永王璘，柳婕妤生延王玢，鍾美人生濟王環，盧美人生信王瑝，閻才人生義王玼，王美人生陳王珪，陳美人生豐王珙，鄭才人生恒王瑱，武賢儀生凉王璿、汴哀王璥，餘七王早夭。

玄宗三十個兒子：元獻楊皇后生肅宗，劉華妃生奉天皇帝李琮、靖恭太子李琬、儀王李璲，趙麗妃生廢太子李瑛，錢妃生棣王李琰，皇甫德儀生鄂王李瑶，劉才人生光王李琚，貞順武皇后生夏悼王李一、懷哀王李敏、壽王李瑁、盛王李琦，高婕妤生潁王李璬，郭順儀生永王李璘，柳婕妤生延王李玢，鍾美人生濟王李環，盧美人生信王李瑝，閻才人生義王李玼，王美人生陳王李珪，陳美人生豐王李珙，鄭才人生恒王李瑱，武賢儀生凉王李璿、汴哀王李璥，其餘七王早死。

靖德太子李琮

奉天皇帝琮，玄宗長子也，本名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許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郯王。開元四年正月，遥領安西大都護，仍充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大使。十三年，改封慶王，仍改名潭。十五年，遥領凉州都督，兼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太子太師，改名琮。二十四年，拜司徒。天寶元年，

奉天皇帝李琮，是玄宗長子，原名李嗣直。景雲元年九月，封爲許昌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郯王。開元四年正月，遥領安西大都護，同時充任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大使。十三年，改封慶王，并改名李潭。十五年，遥領凉州都督，兼任河西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加授太子太師，改名李琮。二十四年，拜授司徒。天寶元年，兼任太原牧。十一載去世，追贈靖德太子，埋葬在滻水南岸的細柳原，并在啓夏門内修

兼太原牧。十一載薨，贈靖德太子，葬於渭水之南細柳原，仍於啓夏門内置廟祔享焉。肅宗元年建寅月九日，詔追册爲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皇后，備禮改葬於華清宫北齊陵，以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爲其使。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瑛得罪廢，令琮養其子，及天寶十一載琮薨，以瑛子俅爲嗣慶王，除秘書監同正員。

廟將神主遷入祭祀。肅宗元年正月九日，下詔追册爲奉天皇帝，妃竇氏爲恭應皇后，按禮儀改葬在華清宫北面的齊陵，命尚書右僕射、冀國公裴冕任山陵使監護。當初，開元二十五年，太子李瑛有罪被廢，命李琮撫養他的兒子，到天寶十一載李琮去世後，命李瑛的兒子李俅爲嗣慶王，授任秘書監同正員。

庶人李瑛

廢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本名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爲皇太子。七年正月，加元服。其年，玄宗又令太子詣國子學行齒胄之禮，仍敕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升筵講論，學官及文武百官節級加賜。十三年，改名鴻，納妃薛氏，禮畢，曲赦京城之内，侍講潘肅等并加級改職，中書令蕭嵩親迎，特封徐國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瑛。

廢太子李瑛，是玄宗第二個兒子，原名李嗣謙。景雲元年九月，封爲真定郡王。先天元年八月，進封爲郢王。開元三年正月，立爲皇太子。七年正月，加冠。這一年，玄宗又令太子到國子監學習行齒胄禮，同時下敕令右散騎常侍褚无量登上講席講解，學官及文武百官按級賞賜。十三年，改名李鴻，娶妃子薛氏，婚禮完畢，特赦京城的囚犯，侍講潘肅等一并升級改職，中書令蕭嵩親自迎接，特封徐國公。二十五年七月，改名李瑛。

瑛母趙麗妃，本伎人，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景雲升儲之後，其父元禮、兄常奴擢爲京職，開元初皆至大官。及武惠妃寵幸，麗妃恩乃漸弛。時鄂王瑶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皆玄宗在臨淄邸以容色見顧，出子朗秀而母加愛焉。及惠妃承恩，鄂、光之母亦漸疏薄，惠妃之子壽王瑁，鍾愛非諸子所比。瑛於内第與鄂、光王等自謂母氏失職，嘗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楊洄，洄希惠妃之旨，規利於己，日求其短，譖於惠妃。妃泣訴於玄宗，以太子結黨，將害於妾母子，亦指斥於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謀於宰相，意將廢黜。中書張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宫，日受聖訓。

李瑛的母親趙麗妃，本是歌女，貌美有才，擅長歌舞，玄宗在潞州時得到寵幸。等到景雲年間玄宗升爲太子之後，她的父親趙元禮、哥哥趙常奴升任京官，開元初年都做到大官。到了武惠妃得寵時，麗妃的恩寵纔逐漸衰弛。當時鄂王李瑶的母親皇甫德儀、光王李琚的母親劉才人，都是玄宗爲臨淄王時因容貌出色而受到寵愛，生下的兒子英俊端秀而母親更加得寵。到惠妃受寵時，鄂王、光王的母親也逐漸被疏遠，惠妃的兒子壽王李瑁，受到的鍾愛諸王無法相比。李瑛在宫内第宅與鄂王、光王等説到生母失寵，曾經流露出怨恨之意。惠妃的女兒咸宜公主下嫁給楊洄，楊洄迎合惠妃的意旨，爲自己圖利，每日搜求他們的過失，向惠妃進讒言。惠妃哭泣着對玄宗訴説，説太子結黨，將要謀害我們母子，也指責皇上。玄宗被她的話迷惑，十分憤怒，與宰相商議，想要廢掉太子。中書令張九齡上奏説："陛下繼承大業，將近三十年，太子以下的王子，

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伏惟陛下思之。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摇。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將禍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爲太子，容賈后之譖，以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玄宗默然，事且寢。

其年，駕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張九齡爲中書令，希惠妃之旨，托意於中貴人，揚壽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構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鏽常構異謀。玄宗遽召宰相籌之，林甫曰：“此蓋陛下家事，臣不合參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詔於宫中，并廢爲庶人，鏽配流，俄賜死於城東驛。天下之人不見其過，咸惜之。其年，武惠妃數見三庶人爲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請彌月，不痊而殞。

瑛有六男：儼、伸、倩、俅、備、儆。慶王琮先無子，瑛得罪後，玄宗遣鞠之。天寶中，儼爲新平郡王、光禄卿同正員，伸爲平原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俅爲嗣慶王。寶應元年，詔雪瑶、瑛、琚之罪，贈瑛爲皇太子，瑶、琚復贈爲王。

棣王李琰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也，初名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鄫王。十二年三月，改封棣王，仍改名洽。十五年，遥領太原牧、太原已北諸軍

經常不離深宫，每天受到聖上的訓導。現在天下的人，都慶幸陛下在位長久，子孫繁衍，没有聽説有什麽過失，陛下爲何要在一天之内廢棄三個兒子？希望陛下深思。再説太子是國家的根本，不可動摇。過去晉獻公聽信寵妾的話，太子申生憂愁自殺，然後國家大亂。漢武帝威加四方，聽信江充所説有巫蠱之事，將要危及太子，以致京城殺人流血。晉惠帝有賢明的兒子做太子，容忍賈后的讒言，以致敗亡。隋文帝聽從寵婦的謊話，廢掉太子楊勇改立晉王楊廣，於是失去了天下。因此而論，不可不慎重。現在太子既然年長也没有過失，兩個王子又賢明，臣奉侍在左右，怎敢不詳細陳説。”玄宗沉默不語，事情暫且作罷。

當年，玄宗前往西京，命李林甫替代張九齡任中書令，李林甫奉迎惠妃的意旨，向大宦官轉達惠妃的意思，頌揚壽王李瑁的美德，惠妃很感激他。二十五年四月，楊洄又向惠妃編造謊言，説李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的哥哥駙馬薛鏽經常策劃反叛。玄宗立刻召來宰相謀劃，李林甫説：“這是陛下的家事，臣不應該參預。”玄宗的决心纔定了下來。派宦官在宫中宣讀詔書，將太子和兩個王子一并廢爲庶人，薛鏽發配流放，不久賜死在城東驛。天下的人們不見他們有什麽過錯，都爲他們感到惋惜。這一年，武惠妃多次看見三位庶人的鬼魂作祟，驚恐成疾，巫師施法祈求了一個多月，不治而死。

李瑛有六個兒子：李儼、李伸、李倩、李俅、李備、李儆。慶王李琮没有兒子，李瑛獲罪後，玄宗讓他撫養他們。天寶年間，李儼被封爲新平郡王，任光禄卿同正員，李伸被封爲平原郡王，任宗正卿同正員，李俅被封爲嗣慶王。寶應元年，下詔昭雪李瑶、李瑛、李琚的罪名，追贈李瑛爲皇太子，李瑶、李琚重新追贈爲王。

棣王李琰，是玄宗第四個兒子，原名李嗣真。開元二年十二月，封爲鄫王。十二年三月，改封爲棣王，同時改名李洽。十五年，遥領太原牧、太原以北諸軍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

節度大使。二十二年，加太子太傅，餘如故。二十四年，改名琰。天寶元年六月，遥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

太傅，其餘官職如舊。二十四年，改名李琰。天寶元年六月，遥領兼武威郡都督、河西隴右經略節度大使。

先是，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之，不敢奏聞，乃斥於别室。寵二孺人，孺人又不相協。至十一載，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於琰履中以求媚。琰與監院中官有隙，中官聞其事，密奏於玄宗，云琰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玄宗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謝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絶者，二年于兹，臣有二孺人，又皆争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爲也。惟三哥辯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爲請，命囚於鷹狗坊中，絶朝請，憂懼而死。琰妃即少師韋滔女，無子，琰死後，妃得還其父。

先前，李琰的妃子韋氏犯了過錯，李琰生氣，不敢上奏，就把她斥逐到别的第宅。寵愛兩個孺人，但兩個孺人之間又不和睦。到了十一載，孺人便暗中請求巫師，書寫符讖放在李琰的鞋中來邀求媚寵。李琰與監院的宦官有矛盾，宦官聽説此事，秘密上奏給玄宗，説李琰祈神詛咒聖上；玄宗派人突然搜查他的鞋子找到了符讖。玄宗十分憤怒，召來李琰責問他。李琰頓首謝罪説："臣的罪行完全該死，請允許我説一句話再去就刑。臣與妃子，情義斷絶，到現在已有兩年了，臣有兩個孺人，又互相争寵。臣實在不知道符讖一事，恐怕是這三人幹的。希望父皇查清罪人。"等審問她們，最後弄清是孺人。玄宗還是懷疑李琰知情，怒氣未消，太子以下的諸王都爲他求情，玄宗下令將他囚禁在鷹狗坊中，不許入朝請安，李琰憂愁懼怕而死。李琰的妃子是少師韋滔的女兒，没有生子，李琰死後，韋妃得以回到父家。

琰男女繁衍，至五十五人。天寶中封爲王者三人：僎爲汝南郡王、秘書監同正員，僑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儁爲濟南王、光禄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捨琰罪，贈其王位。

李琰子女很多，有五十五人。天寶年間封王的有三人：李僎封爲汝南郡王、秘書監同正員，李僑封爲宜都王、衛尉卿同正員，李儁封爲濟南王、光禄卿同正員。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免去李琰的罪行，追贈他的王位。

庶人李瑤

鄂王瑤，玄宗第五子也，初名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封爲鄂王。十二年，改名涓，遥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兼幽州都督，餘如故。二十三年，改名瑤。二十五年，得罪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

鄂王李瑤，是玄宗第五個兒子，原名李嗣初。開元二年五月，受封爲鄂王。十二年，改名李涓，遥領幽州都督、河北道節度大使。二十一年四月，加封太子太保，兼任幽州都督，其餘的官職如舊。二十三年，改名李瑤。二十五年，有罪被廢。寶應元年五月追復王位。

靖恭太子李琬

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初名嗣玄。開元二年三月，封爲甄

靖恭太子李琬，是玄宗第六個兒子，原名李嗣玄。開元二年三月，受封爲甄王。十二年三

王。十二年三月，改名滉，封爲榮王。十五年，授京兆牧，又遥領隴右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二十五年，改名琬。天寶元年六月，授單于大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反於范陽，其月制以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令仙芝徵河、隴兵募屯於陝郡以禦之。數日，琬薨。琬素有雅稱，風格秀整，時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謝，遠近咸失望焉。贈靖恭太子，葬于見子西原。

月，改名李滉，受封爲榮王。十五年，授任京兆牧，又遥領隴右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官職如舊。二十五年，改名李琬。天寶元年六月，授任單于大都護。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陽反叛，當月下制任李琬爲征討元帥，高仙芝爲副，命令高仙芝徵發河、隴的募兵駐守在陝郡抵禦叛軍。幾天以後，李琬去世。李琬平素聲望很好，風度文雅，品行端正，當時的官吏百姓都希望李琬能立戰功，突然去世，遠近的人們都感到失望。追贈爲靖恭太子，埋葬在見子西原。

琬諸子尤繁衍，男女五十八人。天寶中封爲郡王者二：俯爲濟陰王、太僕卿同正員，偕爲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李琬的子女特别多，兒女五十八人。天寶年間受封爲郡王的有二人：李俯封濟陰王、太僕卿同正員，李偕封北平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庶人李琚

光王琚，玄宗第八子也。開元十二年，封爲光王。十五年，遥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琚、儀王濰、潁王澐、壽王清、延王泗、盛王沐、信王沔、義王漼等十王，并授開府儀同三司；皇子珪封爲陳王，澄封爲翌王，滜封爲恒王，滔封爲汴王。陳王已下第四王，幼未授官，并置府官僚屬。其日，光、儀等十人同於東宫尚書省上，詔宰臣及文武百僚送，儀注甚盛。俄除十五王府元僚，并未有府幕，同於禮院上，亦無精選。其時，琚兼廣州都督，餘如故。琚與鄂王瑶，皇子中有學尚才識，同居内宅，最相愛狎。琚有才力，善騎射。初封甚善，玄宗愛之。以母見疏薄，嘗有怨言，爲人所構得罪，人用憐之。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無子。

光王李琚，是玄宗第八個兒子。開元十二年，受封爲光王。十五年，遥領廣州都督、五府經略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光王李琚、儀王李濰、潁王李澐、壽王李清、延王李泗、盛王李沐、信王李沔、義王李漼等十王，同時任開府儀同三司；皇子李珪受封爲陳王，李澄受封爲翌王，李滜受封爲恒王，李滔受封爲汴王。陳王以下第四王，因年幼没有授任官職，同時設置王府官屬。當天，光王、儀王等十人同時在東宫尚書省接受王封，下詔宰相及文武百官送别，禮儀十分盛大。不久授任十五王府的僚屬，都没有開設王府，同時在禮院授任，也没有好的人選。當時，李琚兼任廣州都督，其餘官職如舊。李琚與鄂王李瑶，在皇子中最有學識和才能，都居住在内宅，最爲要好。李琚很有才能，擅長騎馬射箭。初受封時表現很好，玄宗喜愛他。因爲生母失寵，曾經口出怨言，被别人誣陷而獲罪，因此人們都憐憫他。寶應元年五月，追復官爵。没有子嗣。

夏悼王李一

夏悼王一，玄宗第九子也。母貞順皇后爲惠妃，見寵。一生而美

夏悼王李一，是玄宗第九個兒子。母親貞順皇后原封惠妃，很得皇上寵愛。李一天生俊

秀，上鍾愛無比，名之爲一。開元五年，孩孺而薨，玄宗追封謚。時車駕在東都，葬於城南龍門東岑，欲宫中舉目見之。

儀王李璲

儀王璲，玄宗第十二子也，初名瀰。開元十三年五月，封爲儀王。十五年，授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河南牧，其年改名璲。永泰元年二月薨，廢朝三日，贈太傅。天寶中有子封王者二人：佖爲鍾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員，僆爲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潁王李璬

潁王璬，玄宗第十三子也。讀書有文詞。初名澐。開元十三年，封潁王。十五年，遥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璬。安禄山反，除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之副。玄宗幸蜀，令御史大夫魏方進充置頓使，先移牒至蜀，托以潁王之藩，令設儲供。玄宗至馬嵬，方進被殺，乃令璬先赴本郡，以蜀郡長史崔圓爲副。璬性儉率，將渡綿州江，登舟見綵縟席爲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命撤去。璬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説曰："王，帝子也，且爲節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槊，蒙之油囊，爲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衆。"璬笑曰："但爲真王，何用假旌節乎?"將至成都，崔圓迓之，拜於馬前，璬不止之，圓頗怒。玄宗至，璬視事兩月，人甚安之。爲圓所奏，罷居内宅。後令宣慰肅宗於彭原，遂從歸京師。建中四年薨，年六十六，輟朝三日。

美，皇上十分鍾愛他，起名叫李一。開元五年，小小年紀便死去了，玄宗追封謚號。當時皇上在東都，埋葬在城南龍門東山，打算在宫中抬頭便能望見。

儀王李璲，是玄宗第十二個兒子，原名李瀰。開元十三年五月，受封爲儀王。十五年，任河南牧。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任河南牧，當年改名李璲。永泰元年二月去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傅。天寶年間有兩個兒子受封爲王：李佖封鍾陵郡王、光禄卿同正員，李僆封廣陵王、國子祭酒同正員。

潁王李璬，是玄宗第十三個兒子。喜歡讀書，很有文采。原名李澐。開元十三年，受封爲潁王。十五年，遥領安東都護、平盧軍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李璬。安禄山反叛，授任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楊國忠爲副。玄宗前往蜀郡，命御史大夫魏方進充任置頓使，先發文書到蜀，假稱潁王要到封地，命令官員準備物資供應。玄宗行進到馬嵬，魏方進被殺，於是命令李璬提前趕往自己的封地，任蜀郡長史崔圓爲副。李璬生性節儉，將要渡綿州江，登船時見到人們把綵緞當作席子鋪在地上，他看着彩緞説："這是可以睡覺用的，爲何要踩在脚下呢?"傳令撤去。李璬剛剛奉命趕往封地，倉促之間來不及接受旌節，綿州司馬史賁進言説："大王，是皇帝的兒子，而且任節度大使。現在前往封地却不持旌節，單人獨騎直進城中，人們能看見什麽呢？請求樹起大槊，蒙上油囊，做成旌節的形狀，在前開路，完全可以威示衆人。"李璬笑着説："衹要是真王，哪裏用得着假旌節?"快到成都時，崔圓前來迎接，在馬前行禮，李璬不加阻止，崔圓很是惱怒。玄宗到達後，李璬已處理事務兩個月，百姓都很安定。因爲被崔圓誣奏，罷官退居内宅。後來命他到彭原宣慰肅宗，於是隨從回到京師。建中四年去世，終年六十六歲，停止朝會三天。

子伸，天寶中封滎陽郡王，授衛尉卿同正員。

兒子李伸，天寶年間受封爲滎陽郡王，授任衛尉卿同正員。

懷哀王李敏

懷哀王敏，玄宗第十五子也。幼而豐秀，以母惠妃之寵，玄宗特加顧念。纔晬，開元八年二月薨，追封謚，權窆於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京城南，以祔其母敬陵也。

懷哀王李敏，是玄宗第十五個兒子。幼年時面貌俊秀，因爲母親惠妃得寵，玄宗特别喜愛他。剛滿周歲，開元八年二月去世，追封王爵謚號，暫時埋葬在景龍觀。天寶十三載，改葬在京城南面，配葬在生母的敬陵。

永王李璘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劍南節度尚書虚己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領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璘。

永王李璘，是玄宗第十六個兒子。母親名叫郭順儀，是劍南節度尚書郭虚己的妹妹。李璘幾歲時就失去母親，肅宗收養了他，夜裏親自抱着他睡覺。少時聰明好學，相貌醜陋，眼神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受封爲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領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名李璘。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陽。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至漢中郡，下詔以璘爲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采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餘如故。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巨億。以薛鏐、李臺卿、蔡坰爲謀主，因有異志。肅宗聞之，詔令歸覲于蜀，璘不從命。十二月，擅領舟師東下，甲仗五千人趨廣陵，以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爲將。璘生於宫中，不更人事，其子襄城王偒又勇而有力，馭兵權，爲左右眩惑，遂謀狂悖。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陽反叛。十五載六月，玄宗前往蜀地，到達漢中郡，下詔命李璘任山南東路及嶺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節度采訪等使、江陵郡大都督，其餘官職如舊。李璘七月到襄陽，九月到江陵，招募兵將數萬人，隨意任命官吏，江淮的租賦，在江陵堆積如山，花費巨大。任用薛鏐、李臺卿、蔡坰爲謀士，因此有了反叛的意圖。肅宗得知此事，下詔令他回蜀覲見玄宗，李璘不聽詔命。十二月，擅自率領水軍東下，派軍五千人急赴廣陵，任命季廣琛、渾惟明、高仙琦爲大將。李璘生在宫中，不懂人事，他的兒子襄城王李偒又勇武有力，掌握兵權，受到左右人的蠱惑，於是圖謀叛逆。

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吴郡采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絶僚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攻采訪李成式。璘進至當

李璘雖然有覬覦江左的野心，但没有公開行事。吴郡采訪使李希言以平等的身份寫書信給李璘，署上自己的大名，於是李璘被激怒了，回信説："寡人是太上皇的兒子，當今皇帝的弟弟，位尊相當於侯王，禮節高於百僚，書信往來，應有一定的規矩，如今竟然以平等的身份寫信給我并抗拒威命，落筆還署上名字，漢人的禮儀毁壞紊亂，竟到了如此地步！"於是派渾惟明進攻李

塗，希言在丹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以兵拒之，身走吴郡，李成式使將李承慶拒之。先是，肅宗以璘不受命，先使中官啖廷瑶、段喬福招討之。中官至廣陵，成式括得馬數百匹。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在廣陵，瑶等結銑爲兄弟，求之將兵。銑麾下有騎一百八十人，遂率所領屯于楊子，成式使判官評事裴茂以廣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婁埭。希言將元景曜及成式將李神慶并以其衆迎降于璘，璘又殺丹徒太守閻敬之以徇，江左大駭。

裴茂至瓜步洲，廣張旗幟，耀于江津。璘與偒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季廣琛召諸將割臂而盟，以貳於璘。是日，渾惟明走于江寧，馮季康、康謙投于廣陵之白沙。廣琛以步卒六千趨廣陵，璘使騎追之，廣琛曰："我感王恩，是以不能决戰，逃而歸國。若逼我，我則不擇地而迴戰矣。"使者返報。其夕，銑等多燃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矣。璘軍又以火應之。璘懼，以官軍悉濟矣，遂以兒女及麾下宵遁。遲明，不見濟者，遂入城具舟楫，使襄城王驅其衆以奔晋陵。宵諜曰："王走矣。"於是江北之軍齊進，募敢死士趙侃、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游弈于新豐，皆因醉而寐。璘聞官軍之至，乃使襄城王、高仙琦逆擊之。驛騎奔告，侃等介馬而出，襄城王已隨而至，銑等奔救，張左右翼擊之，射中襄城王首，偒軍遂敗。高仙琦等四騎與璘南奔，至鄱陽郡，司馬陶備閉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至餘干，及大庾嶺，將南投嶺外，爲江西采訪使皇甫侁下防禦兵所擒，因中矢而薨。子偒

希言，季廣琛趕往廣陵攻打采訪使李成式。李璘進軍到當塗，李希言在丹陽，命令元景曜、閻敬之等人率兵抵禦，自己逃往吴郡，李成式派部將李承慶抵禦。先前，肅宗因爲李璘不接受詔命，先派宦官啖廷瑶、段喬福前往招降討伐。宦官到了廣陵，李成式徵得戰馬數百匹。當時河北招討判官、司虞郎中李銑正在廣陵，啖廷瑶等與李銑結拜爲兄弟，請求他率領軍隊。李銑部下有騎兵一百八十人，於是率領所部駐守在楊子，李成式派判官評事裴茂率廣陵的三千步兵一同拒守在瓜步洲伊婁埭。李希言的部將元景曜及李成式的部將李神慶都帶領部下投降了李璘，李璘又殺死丹徒太守閻敬之示衆，江左大爲驚駭。

裴茂到達瓜步洲後，大張旗幟，在長江渡口炫耀。李璘與李偒登上城頭女墻看了一天，開始感到害怕。季廣琛召集衆將領割臂盟誓，要背叛李璘。當天，渾惟明逃到江寧，馮季康、康謙投奔廣陵的白沙。季廣琛率領步兵六千急赴廣陵，李璘派騎兵追趕，季廣琛説："我感激大王的恩德，所以不敢與大王决戰，祇能逃走歸順國家。如果再逼我，我就不選擇地方回頭迎戰了。"使者返回去報告。當天夜晚，李銑等點燃了很多火炬，每人手持兩把火炬欺騙敵人，隔江望去，加上水中的倒影，一隻火炬都變成兩隻火炬。李璘的軍隊又燃起火炬響應。李璘害怕，以爲官軍全部渡過了河，於是就帶着子女及部下趁夜逃跑。到了天明，不見官軍渡江，於是進入城中準備船隻，命襄城王率領部下逃奔晋陵。夜晚偵察的官軍士兵報告説："大王走了。"於是江北的官軍一齊進軍，招募敢死勇士趙侃、庫狄岫、趙連城等共二十人，先鋒巡邏到新豐，都因酒醉而昏睡。李璘聽説官軍到達，就派襄城王、高仙琦迎擊。驛馬跑來報告，趙侃等人給戰馬披上鎧甲，出來迎戰，襄城王已隨後趕到，李銑等急忙趕來救援，從左右兩翼攻打他，射中了襄城王的頭部，李偒的軍隊因此戰敗。高仙琦等四名騎兵與李璘南逃，到了鄱陽郡，司馬陶備緊閉城門拒絶他們進城。李璘大怒，下令放火燒城。然後到達餘干，再到大庾嶺，準備南逃嶺外，被江西采訪使

等爲亂兵所害。肅宗以璘愛弟，隱而不言。

皇甫侁部下的防禦兵擒獲，因中箭而死。兒子李偒等被亂兵殺死。肅宗因爲李璘是自己的愛弟，隱瞞他的罪狀而不宣布。

壽王李瑁

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初名清。初，瑁母武惠妃，開元元年見幸，寵傾後宫，頻産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端麗，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爲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宫中常呼爲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爲壽王，始入宫中。十五年，遥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瑁。二十五年，惠妃薨，葬以后禮。二十九年，讓帝薨，瑁請制服，以報乳養之恩，玄宗從之。

瑁，天寶中有子封爲王者二人：伓爲濟陽郡王，偡爲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户，有至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長公主加三百户，有至六百户。高宗朝以沛、英、豫王、太平公主武后所生，食逾於制。垂拱中，太平至一千二百户。聖曆初，皇嗣封爲相王，食封與太平同三千户。長安中，壽春王兄弟五人，并賜實封三百户。神龍初，相府與太平同至五千户，衛王三千户，温王二千户，成王七百户。壽春王加四百户，通前七百户；嗣雍、衡陽、臨淄、巴陵、中山各加二百户，通前五百户。安樂初封二千户，長寧一千五百户，宣城、宜城、宣安各一千户，相王女爲縣主者各三百户。衛王尋升儲位，相府增至七千户，太平至五千户，安樂三千户，長寧二千五百户，宣城已下各二千户。相府、太平、長

壽王李瑁，是玄宗第十八個兒子，原名李清。當初，李瑁的母親武惠妃，開元元年受到寵幸，寵愛蓋過後宫，接連生下夏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都長得端莊秀美，但都在襁褓之中便死去了。等到李瑁剛出生，讓帝的妃子元氏請求把李瑁移到自己的王府撫養，親自哺乳他，視爲己出。李瑁在寧王府中十餘年，所以受封之事比諸王都晚。宫中經常把他稱爲十八郎。十三年三月，被封爲壽王，纔進入宫中。十五年，遥領益州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二十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改名李瑁。二十五年，惠妃去世，用皇后的禮儀埋葬。二十九年，讓帝去世，李瑁請求替他服喪，來報答從小撫養的恩情，玄宗答應。

李瑁，天寶年間有兩個兒子受封爲王：李伓封濟陽郡王，李偡封廣陽郡王、鴻臚卿同正員。

唐朝制度，親王享受實封八百户，有的高達一千户；公主三百户，長公主增加三百户，有的高達六百户。高宗朝因爲沛王、英王、豫王、太平公主是武后所生，食邑之封超逾了制度。垂拱年間，太平公主的實封達一千二百户。聖曆初年，皇太子受封爲相王，享受實封與太平公主同爲三千户。長安年間，壽春王兄弟五人，同時賜實封三百户。神龍初年，相王府與太平公主都享有五千户，衛王三千户，温王二千户，成王七百户。壽春王再加四百户，加上以前的共有七百户；嗣雍王、衡陽王、臨淄王、巴陵王、中山王分别再加二百户，加上以前的共有五百户。安樂公主起初封二千户，長寧公主一千五百户，宣城公主、宜城公主、宣安公主每人一千户，相王的女兒被封爲縣主的各有三百户。衛王不久被立爲皇太子，相王府增加到七千户，太平公主加到五千户，安樂公主三千户，長寧公主二千五百户，宣城公主以下各有二千户。相王府、太平公主、

寧、安樂皆以七千爲限，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唐隆元年，遺制以嗣雍王守禮、壽春王成器封爲親王，各賜實封一千户。開元之後，朝恩睦親，以寧府最長，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愛弟著勳，五千户；申府以外家微，至四千户；邠府以外枝，至一千八百户。皇妹爲公主者，食封一千户，中宗女亦同。其後，皇子封王者賜封二千户，皇女爲公主者賜封五百户。咸宜賜湯沐，以母惠妃封至一千户，諸皇女爲公主者，例加至一千户。其封自開元已來，皆約以三千爲限。

長寧公主、安樂公主都以七千户作爲限度，即使有水旱災害也不減免，用正式的租庸充數。唐隆元年，皇帝遺制封嗣雍王李守禮、壽春王李成器爲親王，分别賜給實封一千户。開元年間以後，皇上友愛兄弟，因爲寧王年齡居長，賜給食封至五千五百户；岐、薛二王是皇上的愛弟又立有顯著的功勛，賜給實封五千户；申王因爲母親家族卑微，賜食封四千户；邠王因爲是堂兄弟，賜實封一千八百户。皇妹封爲公主的，享受封邑一千户，中宗的女兒與之相同。後來，封王的皇子賜實封二千户，封公主的皇女賜實封五百户。咸宜公主受賜封邑，因爲母親是惠妃而多至一千户，封公主的諸皇女，按例加至一千户。這一實封從開元年間以來，都規定以三千户爲限。

延王李玢

延王玢，玄宗第二十子也，初名泗。玢母即尚書右丞柳範孫也，最爲名家，玄宗深重之。玢亦仁愛，有學問。開元十三年，封爲延王。十五年，遥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玢。天寶十五載，玄宗幸蜀，玢男女三十六人，不忍棄於道路，數日不及行在所，玄宗怒之；賴漢中王瑀抗疏救之，聽歸於靈武。興元元年薨。

延王李玢，是玄宗第二十個兒子，原名李泗。李玢母親即是尚書右丞柳範的孫女，家世最爲顯赫，所以玄宗很是器重他。李玢也仁義友愛，很有學問。開元十三年，受封爲延王。十五年，遥領安西大都護、磧西節度大使。二十三年七月，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官職如舊，改名李玢。天寶十五載，玄宗前往蜀地，李玢生有兒女三十六人，不忍心把他們遺棄在途中，一連幾天趕不到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玄宗很是生氣；幸虧漢中王李瑀上疏直言解救，允許他返回靈武。興元元年去世。

天寶末，封子倬彭城郡王、秘書監同正員，侹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天寶末年，兒子李倬封爲彭城郡王、秘書監同正員，李侹封爲平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盛王李琦

盛王琦，玄宗第二十一子也。壽王母弟，初名沐。十三年三月，封爲盛王。十五年，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改名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在路除琦爲廣陵大都督，仍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采訪等使，以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彙爲之副，以廣陵長史李成式爲副大使、兼

盛王李琦，是玄宗第二十一個兒子。壽王同母弟弟，原名李沐。十三年三月，受封爲盛王。十五年，領揚州大都督。二十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官職如舊，改名李琦。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前往蜀地，在中途任命李琦爲廣陵大都督，同時領江南東路及淮南河南等路節度支度采訪等使，任前江陵大都督府長史劉彙爲副，命廣陵長史李成式任副大使、兼御史中丞。李琦最終没有到任。廣德二年四月去世，追贈太

御史中丞。琦竟不行。廣德二年四月薨，贈太傅。

傅。

天寶末有子封王者二人：償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天寶末年受封爲王的有兩個兒子：李償封真定郡王、太常卿同正員，李佩封武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濟王李環

濟王環，玄宗第二十二子也，初名溢。開元十三年三月，封濟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其月改名環。

濟王李環，是玄宗第二十二個兒子，原名李溢。開元十三年三月，受封爲濟王。二十三年七月，任開府儀同三司，當月改名李環。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傃爲永嘉郡王、衛尉卿同正員，俛爲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天寶末年受封爲王的有兩個兒子：李傃封永嘉郡王、衛尉卿同正員，李俛封平樂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信王李瑝

信王瑝，玄宗第二十三子也，初名沔。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信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瑝。

信王李瑝，是玄宗第二十三個兒子，原名李沔。開元十三年三月，受封爲信王。二十三年七月，任開府儀同三司，同時改名李瑝。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佟爲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員，倜爲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天寶末年受封爲王的有兩個兒子：李佟封新安郡王、太常卿同正員，李倜封晉陵郡王、光祿卿同正員。

義王李玼

義王玼，玄宗第二十四子也，初名漼。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爲義王。二十三年七月，授開府儀同三司，仍改名玼。

義王李玼，是玄宗第二十四個兒子，原名李漼。開元十三年三月，受封爲義王。二十三年七月，任開府儀同三司，同時改名李玼。

天寶末有子封爲王者二人：儀爲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員，僇爲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天寶末年受封爲王的有兩個兒子：李儀封舞陽郡王、太僕卿同正員，李僇封高密郡王、宗正卿同正員。

陳王李珪

陳王珪，玄宗第二十五子也，初名漢。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陳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珪。

陳王李珪，是玄宗第二十五個兒子，原名李漢。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受封爲陳王。二十四年三月改名李珪。

天寶末男女二十一人，封爲王者二人：佗爲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佼爲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天寶末年生有子女二十一人，受封爲王的有兩人：李佗封臨淮郡王、太常卿同正員，李佼封安陽王、殿中監同正員。

豐王李珙

豐王珙，玄宗第二十六子也，初名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豐

豐王李珙，是玄宗第二十六個兒子，原名李澄。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受封爲豐王。二十四

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扶風郡，授珙武威郡都督，仍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采訪使；以隴右太守鄧景山爲之副，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都副大使。珙竟不行。

年二月改名李珙。天寶十五年六月，玄宗前往蜀地，到達扶風郡，授任李珙爲武威郡都督，同時領河西隴右安西北庭等路節度支度采訪使；任隴右太守鄧景山爲副使，兼武威長史、御史中丞，充任都副大使。李珙最終没有到任。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凌逼上都，上將幸陝州，自苑中而出，騎從半渡滻水。將軍王懷忠遂閉苑門，横截五百餘騎，擁十宅諸王西投吐蕃。至城西，適遇元帥郭子儀，懷忠謂子儀曰："主上東遷，社稷無主，萬國顒顒，何所瞻仰！今僕奉諸王等西奔，以副天下之望。令公身爲元帥，廢置在手，何不行册立之事乎？"子儀未及對，珙遂越次而言曰："令公作何語，何不言也？"行軍司馬王延昌責之曰："主上雖蒙塵于外，聖德欽明，王身爲藩翰，何乃發狂悖之詞也？延昌當奏聞于上。"子儀又數讓之，命軍士領之盡赴行在。潼關謁見，上不之責。珙歸幕次，詞又不順，群臣恐遂爲亂，請除之，遂賜死。

廣德元年十月，吐蕃侵犯逼近上都，皇上將要到陝州，從苑中出宫，隨從的騎兵剛有一半渡過了滻水。將軍王懷忠就關閉苑門，截下五百多名騎兵，挾持十宅諸王向西投奔吐蕃。到了城西，恰好遇到元帥郭子儀，王懷忠對郭子儀説："皇上已向東遷移，國家没有君主，萬國翹首企盼，不知歸向何處！現在我侍從諸王等西逃，就是迎合天下人的希望。郭公身爲元帥，有廢立大權，爲何不另行册立皇上呢？"郭子儀還未來得及回答，李珙就越過行列回答説："郭公有什麽打算，爲何不説話？"行軍司馬王延昌責備他説："皇上雖然流亡在外，但聖德賢明，大王身爲藩王，爲何口出狂悖之言？我王延昌一定要上奏給皇上。"郭子儀又多次責備他，命令軍士將他們都帶往皇上外出停駐的地方。在潼關謁見皇上，皇上不加責問。李珙歸來後，説話又不恭順，群臣擔心他乘機作亂，請求除掉他，於是被賜死。

天寶中有子二人爲王：佻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伷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

天寶年間受封爲王的有兩個兒子：李佻封齊安郡王、宗正卿同正員，李伷封宜春郡王、鴻臚卿同正員。

恒王李瑱

恒王瑱，玄宗第二十七子也，初名滉。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恒王。性好道，常服道士衣。授右衛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瑱。天寶十五載，從幸巴蜀，不復衣道士衣矣。

恒王李瑱，是玄宗第二十七個兒子，原名李滉。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受封爲恒王。天性喜歡道教，經常穿着道士服裝。任右衛大將軍，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四年二月改名李瑱。天寶十五載，隨從皇上前往巴蜀，不再穿道士的服裝。

涼王李璿

涼王璿，玄宗第二十九子也，初名漎。母武賢儀，則天時高平王重規女也，開元中入宫中，號爲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封爲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璿。

涼王李璿，是玄宗第二十九個兒子，原名李漎。母親武賢儀，是武則天時高平王武重規的女兒，開元年間進入宫中，號稱小武妃。二十三年七月，受封爲涼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李璿。

初，貞觀中，高宗爲晉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後累年，太宗憐之，不令出閤，至立爲太子。高宗朝，睿宗爲豫王，雖成長，亦以則天最小子，不令出閤。及至聖曆初，封爲相王，始出閤。中宗時，以譙王重福失愛，出還外藩，衛王重俊爲太子，入與成王千里等起兵，將誅韋后，故温王重茂雖年十六七，竟亦居中。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内，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爲大宅，分院居，爲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潁、永、延、濟，蓋舉全數。其後，盛、義、壽、陳、豐、恒、凉七王又就封，入内宅。二十五年，鄂、光得罪，忠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殁，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而府幕列於外坊，時通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幸華清宫，宫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宫人每院四百，百孫院三四十人。又於宫中置維城庫，諸王月俸物，約之而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崇仁之禮院。

起初，貞觀年間，高宗封爲晉王，因爲是文德皇后的小兒子，皇后去世後多年，太宗憐愛他，不讓出宫，直到被立爲太子。高宗在位時，睿宗封爲豫王，雖然已長大成人，也因爲是武則天的小兒子，不讓出宫。直到聖曆初年，受封爲相王，纔出宫。中宗時，因爲譙王李重福失寵，出京遷居封國，衛王李重俊爲太子，入宫與成王李千里等起兵，打算殺掉韋后，所以温王李重茂雖然已十六七歲，依然住在宫中。先天年間以後，皇子年幼就居住在宫内，到皇上前往泰山封禪那年，因爲他們逐漸長大，便在安國寺東沿着苑城爲他們合建一座大宅，分院而居，稱爲十王宅。命令宦官監管，通過夾城向天子請安，每天由太子家令提供膳食。又引進精於詞學擅長書法的人入宅教學，稱爲侍讀。十王，是指慶王、忠王、棣王、鄂王、榮王、光王、儀王、潁王、永王、延王、濟王，大概爲了取個整數。後來，盛、義、壽、陳、豐、恒、凉七王又受封爲王，入居内宅。二十五年，鄂王、光王獲罪，忠王繼爲太子，天寶年間，慶王、棣王又死去，祇剩榮、儀等十四王住在大宅中，然而王府的稱號仍列置在外坊，按時互相問候而已。另外衆皇孫長大，又在十宅外設置百孫院。每年皇上前往華清宫，宫旁也有十王院、百孫院。每院有宫人四百，百孫院也有三四十人。又在宫中設置維城庫，管理諸王每月的俸物，按規定發放給他們使用。諸孫娶妃嫁女，也在十宅中。太子不住東宫，而是住在皇上外出停駐地方的别院。太子也分院而住，婚嫁之事與親王、公主一樣，在崇仁坊的禮院舉行。

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幸蜀，儀王已下十三王從。至漢中郡，遣永王璘出鎮荆州。至德二年十月，從還京。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有儀、潁、壽、延、盛、濟、信、義、陳、恒、凉十一王扈從，幸陝州。十二月，從還上都。

天寶十五載六月，玄宗前往蜀地，儀王以下的十三個王子隨從。到達漢中郡，派永王李璘外出鎮守荆州。至德二年十月，衆王隨玄宗回到京城。廣德元年十二月五日，上都失守，儀、潁、壽、延、盛、濟、信、義、陳、恒、凉十一王侍從皇上，前往陝州。十二月，隨從皇上回到上都。

璿之子，天寶中封爲王者一人：伋，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李璿的兒子，天寶年間受封爲王的有一人：李伋，封瀘陽郡王、殿中監同正員。

汴哀王李璥

汴哀王璥，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封爲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璥，以其月薨。

汴哀王李璥，是玄宗第三十個兒子，原名李滔。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受封爲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李璥，當月去世。

史臣曰：前史有云："母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琬爲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爲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豐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樞機，自貽伊咎，悲矣！

史臣曰：從前的史書記載道："母親得寵，兒子受到愛撫。"太子李瑛被廢，有其必然的道理。李琬任元帥，不幸突然去世，難道是上天開啓禍亂的根源，不然爲何讓衆人這麽快就失望呢！永王李璘，父親在蜀城，哥哥居靈武，不能保持忠孝的氣節，爲國家考慮，竟然聚兵江上，伺機爲自己謀利，既不仁義又不友愛，終於招來殺身之禍，正如《尚書》所説的"自己作孽，不可逃避"。豐王李珙因機緣遭受厄運，暗中萌生非分之想，關鍵時刻不知謹慎，咎由自取，可悲啊！

贊曰：《螽斯》之咏，樂有子孫。用建藩屏，以崇本根。讒勝瑛廢，恩移至尊。盗熾琬卒，情乖萬民。口禍豐珙，自災永璘。惜乎二胤，不如仁人。

贊曰：《螽斯》諷誦的主題，是祝福子孫衆多。用於建設藩離屏障，從而鞏固根本。讒言得勢李瑛被廢，至尊恩寵轉移他人。盗賊勢盛李琬去世，違背天下百姓之心。豐王李珙禍從口出，永王李璘自取滅亡。可惜二位皇子，不是仁愛之人。

舊唐書卷一百八

列傳第五十八

韋見素 (子)諤 益 (益子)顗　崔圓　崔渙 (子)縱　杜鴻漸

韋見素　韋諤　韋益

韋見素，字會微，京兆萬年人。父湊，開元中太原尹。見素學科登第。景龍中，解褐相王府參軍，歷衛佐、河南府倉曹。丁父憂，服闋，起爲大理寺丞，襲爵彭城郡公。坐事出爲坊州司馬。入爲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右司兵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遷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黜陟使，觀省風俗，彈糾長吏，所至肅然。使還，拜給事中，駁正繩違，頗振臺閣舊典。尋檢校尚書工部侍郎，改右丞。九載，遷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見素仁恕長者，意不忤物，及典選累年，銓叙平允，人士稱之。

韋見素，字會微，是京兆萬年人。父親名韋湊，開元年間任太原尹。韋見素考中科舉。景龍年間，出仕相王府參軍，歷任衛佐、河南府倉曹。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任命爲大理寺丞，襲封父親爵位彭城郡公。受牽連獲罪出任坊州司馬。召入朝任庫部員外郎，加朝散大夫，歷任右司兵部二員外、左司兵部二郎中，升任諫議大夫。天寶五年，充任江西、山南、黔中、嶺南等道黜陟使，省察風俗，奏劾糾察官吏，所到之處官吏畏懼。任使職返回，拜任給事中，駁論辯正，糾正違法，很是振作了臺閣的舊制。不久檢校尚書工部侍郎，改任右丞。九載，升任吏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韋見素仁義寬容有長者之風，不願意得罪人，主持考選多年，選拔官吏公正，受到人們的稱贊。

時右相楊國忠用事，左相陳希烈畏其權寵，凡事唯諾，無敢發明，玄宗頗知之，聖情不悅。天寶十三年秋，霖雨六十餘日，京師廬舍垣墉頹毀殆盡，凡一十九坊汚潦。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見此咎徵，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時兵部侍郎吉溫方承寵遇，上意用之。國忠以溫祿山賓佐，懼其威權，奏寢其事。國忠訪於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華、昱言見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經事相王府，

當時右相楊國忠當政，左相陳希烈畏懼他的權勢，凡事卑恭順從，不敢發表意見，玄宗深知此情，心中不高興。天寶十三年秋季，陰雨連綿六十餘天，京城的房舍墻垣差不多全都倒塌毀壞，共有十九坊被水淹没。天子認爲可能是宰相不稱職，出現了這等凶兆，命楊國忠用心選求正直之士。當時兵部侍郎吉溫正受到恩寵，皇上想要任用他。楊國忠認爲吉溫是安祿山的佐僚，懼怕他的威權，上奏阻止了這件事。楊國忠訪問中書舍人竇華、宋昱等，竇華、宋昱說韋見素大方文雅，性格柔順容易控制。皇上也因爲他曾任職

有舊恩，可之。其年八月，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代陳希烈。見素既爲國忠引用，心德之。時祿山與國忠爭寵，兩相猜嫌，見素亦無所是非，署字而已，遂至凶胡犯順，不措一言。

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兵敗桃林，潼關不守。是月，玄宗蒼黄出幸，莫知所詣。楊國忠以身領劍南旌鉞，請幸成都。見素與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遇上於延秋門，便扈從之咸陽。翌日，次馬嵬驛，軍士不得食，流言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其亂，乃與飛龍馬家李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日，玄禮等禁軍圍行宫，盡誅楊氏。見素遁走，爲亂兵所傷，衆呼曰："勿傷韋相!"識者救之，獲免。上聞之，令壽王瑁宣慰，賜藥傅瘡。魏方進爲亂兵所殺。是日，朝士獨見素一人。是夜宿馬嵬，上命見素子京兆府司録參軍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凌晨將發，六軍將士曰："國忠反叛，不可更往蜀川，請之河、隴。"或言靈武、太原，或云還京，議者不一。上意在劍南，慮違士心，無所言。諤曰："還京須有捍賊之備。今兵馬數少，恐非萬全，不如且至扶風，徐圖去就。"上詢于衆，衆以爲然，乃令皇太子後殿。

上至扶風郡，從駕諸軍各圖去就，頗出醜言。陳玄禮不能制，上聞之憂懼。會益州貢春綵十萬匹，乃以其綱使濮陽尉劉景温爲監察御史，其綵悉陳於廷，召六軍將士等入，上謂之曰："卿等皆國之功臣，勛勞素著，朕之優賞，常亦不輕。逆胡負恩，事須迴避，甚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辭九廟。"言發涕流。又曰：

相王府，有舊恩情，同意了此事。這年八月，拜任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取代陳希烈。韋見素既然是楊國忠所引用的，心中感激他。當時安禄山與楊國忠爭寵，互相猜忌，韋見素也不管是非，僅是簽名罷了，於是致使凶險的胡人反叛，不置一言。

十五年六月，哥舒翰在桃林戰敗，潼關失守。當月，玄宗倉惶出逃，不知往何處。楊國忠因自己領劍南節度使，請求前往成都。韋見素與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在延秋門遇到皇上，便隨從護駕到咸陽。第二天，到達馬嵬驛，軍士得不到飯吃，出言不遜。龍武將軍陳玄禮懼怕他們作亂，就與飛龍馬家李護國和皇太子商議，請求誅殺楊國忠，以安定軍心。當天，陳玄禮等帶領禁軍包圍了行宫，全部誅殺了楊氏家族。韋見素逃走，被亂兵殺傷，衆人高喊説："不要傷害韋相!"認識的人救了他，得以免死。皇上聽説此事，讓壽王李瑁來安撫他，賜藥治傷。魏方進被亂兵殺死。當天，朝士衹有韋見素一人。此夜住宿在馬嵬，皇上命韋見素之子京兆府司録參軍韋諤任御史中丞，充任置頓使。凌晨將要出發，六軍將士説："楊國忠反叛，不能够再去蜀川，請求前往河西、隴右。"有的説去靈武、太原，有的説返回京城，議論紛紜。皇上想往劍南，恐怕違背軍士的心意，没有説話。韋諤説："返回京城須要有抵禦叛賊的軍備。現在兵馬數量少，恐怕不是萬全之策，不如暫且到扶風，再慢慢考慮去向。"皇上詢問大家，大家認爲正確，於是命皇太子殿後。

皇上到達扶風郡，隨從護駕的諸軍各自計謀出路，説話很不禮貌。陳玄禮無法制止，皇上聽到後憂愁恐懼。適逢益州給朝廷貢獻來春季的彩色絲織品十萬匹，於是任命管理押運的綱使濮陽尉劉景温爲監察御史，把所貢獻的彩色絲織品都陳列在廷中，召六軍將士等人進來，皇上對他們説："卿等都是國家的功臣，勛勞素來顯著，朕的優厚賞賜，通常也不少。因爲叛逆胡人辜負恩德，不得不躲避，深知卿等難以辭别父母妻兒，

"朕今須幸蜀，蜀路險狹，人若多往，恐難祗供。今有此綵，卿等即宜分取，各自圖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等相隨，便與卿等訣别。"衆咸俯伏號泣，曰："死生從陛下。"上良久曰："去住聽卿自便。"自是醜言方息。七月，至巴西郡，以見素兼左相、武部尚書。數日，至蜀郡，加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豳國公，與一子五品官。

朕也來不及辭别九廟。"皇上說話時聲淚俱下。又說："朕現在要往蜀地，蜀地道路艱險，人如果多往，恐怕難以供給。現在有這些彩色絲織品，卿等應該就地分掉，各自圖謀出路。朕自有子弟、宦官等隨從，這就與卿等告别。"衆人都屈身伏地號哭，說："無論生死都不離開陛下。"皇上過了很久說："去留聽任卿等自便。"從此惡言纔停止。七月，到達巴西郡，任命韋見素兼任左相、武部尚書。幾天以後，到了蜀郡，加金紫光禄大夫，進封豳國公，授任他的一個兒子五品官。

是月，皇太子即位於靈武，道路艱澀，音驛未通。八月，肅宗使至，始知靈武即位。尋命見素與宰臣房琯賫傳國寶玉册奉使靈武，宣傳詔命，便行册禮。將行，上皇謂見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與諸子有異，朕豈不知。往十三年，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勸朕且俟豐年。爾來便屬禄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朕心頓如釋負。勞卿等遠去，勉輔佐之。多難興王，自古皆有，卿等乃心王室，以宗社爲念，早定中原，吾之望也。"見素等悲泣不自勝。仍以見素子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册禮使判官。時肅宗已迴幸順化郡。九月，見素等至，册禮畢，從幸彭原郡。肅宗在東宫，素聞房琯名重，故虚懷以待；以見素常附國忠，禮遇稍薄。明年，至鳳翔。三月，除左僕射，罷知政事，以憲部尚書致仕苗晉卿代爲左相。

當月，皇太子在靈武即位，因爲道路阻滯，驛傳不通。八月，肅宗的使者來到，纔知道太子已在靈武即位。不久命韋見素與宰相房琯持傳國寶璽及玉册奉命出使靈武，宣告傳位的詔命，順便舉行册立新皇帝的禮儀。將要出發，上皇對韋見素等說："皇帝從小就仁義孝順，與諸皇子不同，朕怎能不知道。往昔十三年，朕已有傳位的意圖，適逢那年有水旱災害，身邊的人勸說朕暫且等待豐年。近來便逢安禄山起兵反叛，天下震動，未能完成這一心願。往日離開馬嵬時，已有過吩咐。現在皇帝接受天命，朕的心情頓時如釋重負。勞駕卿等遠去，盡力輔佐他。多難興王，自古如此，卿等忠於朝廷，以國家爲重，早日平定中原，是我的期望。"韋見素等悲泣難以自禁。同時以韋見素的兒子韋諤及中書舍人賈至充任册禮使判官。當時肅宗已經回返順化郡。九月，韋見素等來到，册立皇帝的禮儀完畢後，隨從皇上前往彭原郡。肅宗做太子時，早就聽說過房琯的大名，所以對待他很尊重；因爲韋見素曾經依附楊國忠，稍遭冷遇。第二年，到達鳳翔。三月，授任他爲左僕射，免去知政事，讓以憲部尚書身份退休的苗晉卿取代他任左相。

初，肅宗在鳳翔，喪亂之後，綱紀未立，兵吏三銓，簿籍煨燼，南曹選人，文符悉多僞濫。上以凶醜未滅，且示招懷，據到注擬，一無檢括。見素曰："臣典選歲久，周知此弊。今寰區未復，員闕不多。若總無

當初，肅宗在鳳翔，承戰亂之後，法紀未建立，兵部吏部的三銓，簿籍被燒毁，南曹考選官吏，條文印鑒大多虚假冒濫。皇上因爲叛逆没有平定，以示寬大爲懷，按照送到的就注擬官職，一切都不加審查。韋見素說："臣主持考選年長，深知這種弊病。現在天下還未平定，官吏缺額不

條綱，恐難持久。”上然之，未暇釐革。及還京，選人數千，補授無所，喧訴于朝，由是行見素之言。及房琯以敗軍左降，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自右輔還京，詔見素入蜀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至京師，肅宗御樓大赦。見素以奉上皇幸蜀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食實封三百户。上元中，以足疾上表請致仕，許之。寶應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忠貞，喪事官給。

子倜、諤、益、哲。倜、諤皆位至給事中，益終刑部員外郎，哲終秘書丞。倜子頌。

多。如果總是没有章法，恐怕難以長久。”皇上認爲正確，但未來得及改革。等到返回京城，選人數千名，没有官職補授，上訴於朝廷，因此實行了韋見素的建議。等到房琯因爲戰敗降職，崔圓、崔渙等都免去知政事，上皇所任命的宰相，没有知政事的。五月，升任韋見素太子太師。十一月，肅宗從右輔回到京城，下詔韋見素前往蜀地奉迎太上皇。十二月，上皇到達京師，肅宗登樓大赦罪人。韋見素因爲侍從上皇前往蜀地的功勞，加開府儀同三司，享有實封三百户。上元年間，因爲患脚病上表請求退休，朝廷答應了他。寶應元年十二月去世，終年七十六歲，追贈司空，謚號忠貞，由官府辦理喪事。

兒子韋倜、韋諤、韋益、韋哲。韋倜、韋諤官都做到給事中，韋益官位終於刑部員外郎，韋哲官位終於秘書丞。韋倜的兒子韋頌。

韋顗

益子顗，字周仁，生一歲而孤，事姊稱爲恭孝。性嗜學，尤精陰陽、象緯、經略、風俗之書。善持論，有清譽。少以門廕補千牛備身，自鄠縣尉判入等，授萬年尉，歷御史、補闕、尚書郎，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户部侍郎、中丞、吏部侍郎。其在諫垣，與李約、李正辭迭申裨諷，頗迴大政。宰相裴垍、李絳、崔群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游其門，以是稱有時望。及李逢吉駕朋黨以專政柄，而顗附麗之迹尤密，頗爲時人所譏。然處身儉約，有足多者。著《易蘊解》，推演潛亢終始之義，甚有奧旨。寶曆元年七月卒，贈禮部尚書。

韋益的兒子韋顗，字周仁，生下後一歲就成爲孤兒，奉事姐姐被人們公認爲恭敬孝順。生性愛好學習，尤其精通陰陽、象緯、經略、風俗方面的書籍。擅長辯論，獲得了高潔的名譽。少年時因爲祖上的功勛補任千牛備身，從鄠縣尉參加考選文理優長被録取，授任萬年尉，歷任御史、補闕、尚書郎，多次升任給事中、尚書左丞、户部侍郎、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在任諫官時，與李約、李正辭多次進諫勸諷，更改大的政事。宰相裴垍、李絳、崔群等人都與他友好，而後來繼任的那些徒有虚名的宰相，也到他的家中拜訪，所以被稱爲有名望的人。等到李逢吉靠結黨專權當政，韋顗與他的關係尤其親密，大受當時人們的指責。但是他生活節儉，值得稱道之處甚多。著有《易蘊解》，推演朝代興替終始的大義，很是深奥。寶曆元年七月去世，追贈禮部尚書。

崔圓

崔圓，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晊，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閎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

崔圓，是清河東武城人。後魏左僕射崔亮的後裔。父親名叫崔景晊，官做到大理評事。崔圓少年時成爲孤兒，家庭貧窮，但志向遠大，喜歡讀兵書，有經邦濟世之志。開元年間，皇上下詔搜訪隱士，崔圓以計謀對策中了甲等，授任執

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蕭炅爲京兆尹，薦爲會昌丞，累遷司勛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遥制劍南節度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郎，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

天寶末，玄宗幸蜀郡，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器。及乘輿至，殿宇牙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嗟賞之，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劍南節度，餘如故。

肅宗即位，玄宗命圓同房琯、韋見素并赴肅宗行在所，玄宗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户。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會官軍不利於相州，軍迴過洛陽，所在剽掠。圓棄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李光弼用爲懷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戟。自負有文才，却被授與武官，很不得意。蕭炅任京兆尹，薦舉他任會昌丞，多次升任司勛員外郎。宰相楊國忠遥領劍南節度使，援引崔圓輔佐，於是上奏授任尚書郎，兼任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事。

天寶末年，玄宗前往蜀郡，特地升任他爲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使。崔圓素來懷有建功揚名的志向，起初得知國家有患難，暗中派人探聽楊國忠的心意，知道皇上有前往的計劃，就增修城池，建造館舍，儲備日用器物。等皇上來到，殿宇牙帳都像早就設置好的一樣，玄宗十分贊嘆欣賞他，當天就拜任他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劍南節度使，其餘的官職如舊。

肅宗即位，玄宗命崔圓同房琯、韋見素一起前往肅宗停駐的地方，玄宗親自撰寫了遺愛碑樹立在蜀地以表示寵愛。隨從肅宗返回京城，因功拜任中書令，封趙國公，賜給享有實封五百户。第二年，免去知政事，升任太子少師，留守東都。逢官軍在相州失利，軍隊退回經過洛陽，到處搶掠。崔圓棄城南逃襄陽，下詔剥奪了他的官階封爵。不久重新起用任濟王傅。李光弼任用他爲懷州刺史，授任太子詹事，改任汾州刺史，都因爲善於治理而知名。拜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任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去世，終年六十四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子太師，謚號昭襄。

崔渙　崔縱

崔渙，祖玄暐，神龍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學知名，位至禮部侍郎。渙少以士行聞，博綜經籍，尤善談論，累遷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楊國忠出不附己者，渙出爲劍州刺史。

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幸蜀，渙迎謁於路，抗詞忠懇，皆究理體，玄宗嘉之，以爲得渙晚。宰臣房琯又薦之，即日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扈從成都府。

崔渙，祖父名崔玄暐，是神龍年間的功臣，封博陵郡王。崔渙的父親名崔璩，以擅長文學而知名。官做到禮部侍郎。崔渙少年時以有操行而聞名於士大夫中，博覽經書，尤其擅長議論，多次升任尚書司門員外郎。天寶末年，楊國忠排擠不依附自己的人，崔渙出任劍州刺史。

天寶十五載七月，玄宗前往蜀地，崔渙在中途迎接謁見，忠誠直言，都切中治國之道，玄宗贊賞他，認爲得到崔渙這樣的人才太晚了。宰相房琯又薦舉他，當天任他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隨從皇上到成都府。

肅宗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同齎册赴行在。時未復京師，舉選路絶，詔渙充江淮宣諭選補使，以收遺逸。惑於聽受，爲下吏所鬻，濫進者非一，以不稱職聞。乃罷知政事，除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采訪防禦使。旋授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大理卿。再遷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詔。性尚簡澹，不交世務，頗爲時望所歸。遷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時以此錢充給京百官料，渙爲屬吏希中，以下估爲使料，上估爲百官料。其時爲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詔下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坐是貶道州刺史。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以疾終。

子縱，初以蔭補協律郎，三遷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明勤幹，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轉京兆府司録，累遷金部員外郎。以父貶道州刺史，棄官就養。丁父憂，終制，六遷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悦連敗，走魏州，嬰城自守，諸道兵圍之，屢乏食，詔縱兼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儲稍給。

德宗幸奉天，四方握兵，未有至者。縱先知之，潛告李懷光勸令奔命，懷光從之。縱乃悉斂軍財與懷光俱來，調給具備。懷光兵士久戰河外，及次河中，將還延。縱之貨幣先已渡河，縱謂衆曰："若濟，悉以分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行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今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其心。"不數

肅宗在靈武即位。八月，與左相韋見素、同平章事房琯、崔圓一同持玉册奔赴肅宗停駐的地方。當時京師還未收復，參加官吏考選的道路不通，下詔崔渙充任江淮宣諭選補使，搜羅隱逸之士。因爲聽信了一些假話，被部下官吏欺騙，濫冒的很多，因不稱職而聞名。於是被免去知政事，授任左散騎常侍，兼任餘杭太守、江東采訪防禦使。不久授任正議大夫、太子賓客。乾元三年正月，轉任大理卿。二次升任吏部侍郎、檢校工部尚書、集賢院待詔。生性淡泊簡約，不涉時務，很受當時人們的稱贊。升任御史大夫，加稅地青苗錢物使。當時用這些錢充發京城百官的俸料，部下官吏迎合崔渙的意圖，用下估作爲使職俸料，上估作爲百官俸料。當時被皇城副留守張清揭發，下詔有關部門審問，崔渙無法回答，受牽連獲罪貶任道州刺史。大曆三年十二月壬寅，因病去世。

兒子崔縱，起初以門蔭補任協律郎，三次升任監察御史。下詔在臺省的官員中選擇縣令，授任藍田令，開明勤勞，教化大行，縣中百姓因此立碑歌頌他的功德。轉任京兆府司録，多次升任金部員外郎。因父親貶任道州刺史，棄官前去奉養。爲父親守喪，服喪期滿，六次升任大理卿、兼御史中丞、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田悦接連戰敗，逃到魏州，據城自守，各道兵包圍了他，多次缺乏糧餉，下詔崔縱兼任魏州四節度糧料使，軍需稍微得到供給。

德宗前往奉天，各地藩鎮手握重兵，没有去救駕的。崔縱先期得知，暗中勸告李懷光趕去應命，李懷光聽從了他的話。崔縱於是聚集了全部軍需財物與李懷光一起趕來，軍資調撥都滿足需要。李懷光的兵在河外長時期作戰，等到了河中，拖延不進。崔縱的錢財已先期運過了黄河，崔縱對衆人説："你們如果渡過去，就把錢財全部分發賜給你們。"衆人覺得有利，然後纔西進。到了奉天，加授右庶子，充任使職。不久拜任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多次上奏説李懷光傲慢無常，應該暗中加以防備。等到皇上前往梁州，左右的人有的讒毁他説："崔縱素來與李懷光友好，

日，縱至，拜御史大夫。嘗議其大體，不親細事，獄訴儀制，皆付之僚吏。

現在不會來了。”皇上說：“其他的人不瞭解崔縱，我可以保證他没有二心。”没有幾天，崔縱到了，拜任御史大夫。經常議論大政，不親自處理瑣碎的事務，獄案訴訟禮儀制度之類的事，都交付給下屬官吏去處置。

貞元元年，親祠南郊，爲大禮使。屬兵旱之後，賦入尚少，縱裁定文物，儉而中禮。無何，萬年丞源邃爲京兆尹李齊運所抑捽至死，縱劾奏不行。數月，除吏部侍郎，尋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河南尹。是時兵革甫定，民耗六七，縱悉心求瘼，爲理簡易。先是，戍邊之師由洛陽者，儲餼取辦於編户。縱始官備，不徵於人，令五家相保，俾自占告發斂，以絶胥吏之私。又引伊、洛水以通里閈，都中灌溉濟不逮爲十一二，人甚安之。徵拜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卒官，年六十二，謚曰忠，贈吏部尚書。

貞元元年，皇上親自往南郊祭天，他任大禮使。時逢戰亂旱災之後，賦税徵入少，崔縱減省禮樂制度，節儉而符合禮儀。不久，萬年丞源邃被京兆尹李齊運冤枉揪打致死，崔縱上奏彈劾檢舉没有結果。幾個月以後，授任吏部侍郎，不久檢校禮部尚書、東畿唐汝鄧都觀察使、河南尹。當時戰亂剛停止，百姓損耗了十分之六七，崔縱盡心訪求民間疾苦，爲政治理簡略便易。先前，戍守邊防的軍隊經過洛陽的，糧儲由在籍民户備辦。崔縱開始改由官府備辦，不向百姓徵收，命令五家相互作保，使他們自己估計上報徵發的賦税，以杜絶小官吏的侵吞行爲。又引伊、洛水通到鄉里，都中灌溉利用不到的僅有十分之一二，百姓十分安定。徵入拜任太常卿。貞元七年六月在官任上逝世，終年六十二歲，謚號忠，追贈吏部尚書。

縱孝悌，修飭自立。以父爲元載排抑，居退十餘年，左宦外府，訖載得罪，不求聞達。初，渙有寵妾鄭氏，縱以母事之。鄭氏性剛戾，待縱不以理，雖爲大僚，每加笞詬。縱率妻子候顔，敬順不懈，時以爲難。

崔縱孝順父母敬愛兄長，修身自立。因爲父親受到元載的排擠壓制，他退居十餘年，降職外任，一直到元載獲罪，不求顯達。當初，崔渙有一名寵妾鄭氏，崔縱像對待生母一樣事奉她。鄭氏性格暴躁乖戾，對待崔縱不講道理，崔縱雖然做了大官，還經常受到笞打辱罵。崔縱表率妻兒，候顔察色，孝敬不減，當時的人們都認爲難以做到。

杜鴻漸

杜鴻漸，故相暹之族子。祖慎行，益州長史。父鵬舉，官至王友。鴻漸敏悟好學，舉進士，解褐王府參軍。天寶末，累遷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

杜鴻漸，是原宰相杜暹的同族兄弟之子。祖父名杜慎行，任益州長史。父親名杜鵬舉，官做到王友。杜鴻漸聰明好學，考中進士科，出仕王府參軍。天寶末年，多次升任大理司直、朔方留後、支度副使。

肅宗北幸，至平凉，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二京陷

肅宗前往北方，到了平凉，不知道該向何處。杜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内鹽池判官李涵計謀説：“現在胡羯逆亂天常，二京陷落，皇上向南

没，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隴，迴紇方强，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耻，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録軍資、器械、倉儲、庫物之數，令李涵齎赴平涼，肅宗大悦。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

及至靈武，鴻漸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歸中外之望，五上表，乃從。鴻漸素習帝王陳布之儀，君臣朝見之禮，遂采摭舊儀，綿蕝其事。城南設壇壝，先一日具儀注草奏。肅宗曰："聖君在遠，寇逆未平，宜罷壇場。"餘可其奏。肅宗即位，授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尋轉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爲河西節度使、凉州都督。兩京平，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

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盗所管兵，據襄州城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荆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朗、硤、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歲餘，徵拜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禮儀使。二聖晏駕，鴻漸監護儀制，山陵畢，加光禄大夫，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享郊廟，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轉中書侍郎。

到了巴蜀，皇太子在平涼訓練兵馬。但平涼是閑散之地，不是聚集兵馬的地方，一定要想獲勝，非在朔方不可。如果奉迎皇太子殿下，在十多天的時間内，西面收集河、隴之兵，回紇正强大，與國家友好，北面徵召他們强勁的騎兵，南面召集諸城之兵，大軍一發，就可以收復二京。洗去國家的耻辱，上可以報答賢明的主上，下可以安定百姓，這也是臣下的用心，國家的大計。"杜鴻漸當天就草寫箋表詳細地陳述聚集兵馬的形勢，録報上軍資、器械、倉儲、庫物的數目，命令李涵携帶到平涼，肅宗很高興。杜鴻漸知道肅宗已從平涼出發，就在北部的白草頓迎接謁見，并慰勞諸使及兵士，進言説："朔方有天下的强兵，靈州是可用武之地。現在回紇請和，吐蕃歸附，天下的郡邑，人們都在堅守，以等待王命。其中有的雖然被叛賊占據，也可很快收復。殿下整訓軍隊，率兵長驅直入，那麽反叛的胡人就不難被消滅。"肅宗認爲正確。

等到了靈武，杜鴻漸與裴冕等勸説皇太子即皇帝位，以順從天下人的希望，五次上表，纔被接受。杜鴻漸素來熟習帝王陳設的儀式，君臣朝見的禮節，於是擇取舊的禮儀，進行示範。在城南設置壇場，事先一天寫成禮節制度上奏。肅宗説："聖君在遠地，叛賊還没有平定，應該免去壇場。"其餘都同意他的上奏。肅宗即位後，授任他爲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不久轉任武部侍郎。至德二年，兼御史大夫，任河西節度使、凉州都督。兩京平定後，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荆南節度使。

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盗用名號帶領所管轄的兵馬，占據了襄州城反叛，刺史王政逃走。張嘉延向南襲擊荆州，杜鴻漸聽説後，棄城而逃。澧、朗、硤、歸等州聽説杜鴻漸已出逃，都驚惶失措，逃入山谷。一年多後，徵入拜授尚書右丞、吏部侍郎、太常卿，充任禮儀使。肅宗、玄宗去世，杜鴻漸督察禮儀制度，陵墓工程完畢，加授光禄大夫，封衛國公。廣德二年，代宗將要祭祀天地，拜授杜鴻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久改任中書侍郎。

永泰元年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邛州衙將柏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巙等興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劍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鴻漸心無遠圖，志氣怯懦，又酷好浮圖道，不喜軍戎。既至成都，懼旰雄武，不復問罪，乃以劍南節制表讓於旰。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險，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從之。仍以旰爲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柏貞節爲邛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尋請入覲，仍表崔旰爲西川兵馬留後。

大曆二年，詔以旰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京。鴻漸仍率旰同入覲，代宗嘉之。後知政事，轉門下侍郎，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代王縉爲東都留守，充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故。以疾上表乞骸骨，從之，竟不之任。四年十一月卒，贈太尉，謚曰文憲。輟朝三日，賜物五百匹、粟五百石。

鴻漸晚年樂於退靜，私第在長興里，館宇華靡，賓僚宴集。鴻漸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士多屬和之。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頂髮，及卒，遺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爲封樹，冀類緇流，物議哂之。

史臣曰：祿山狂悖已顯，玄宗寵任無疑，見素知國危，陳廟算，直言極諫，而君不從，獨正犯難，而人不咎，出生入死，善始令終者鮮矣。時論以見素取容於國忠，無言匡大政。且國忠恃內戚，弄重權，沮林甫奸豪，取其大位，若見素之孤直，豈許

永泰元年十月，劍南西川兵馬使崔旰殺死節度使郭英乂，占據了成都，自任留後。邛州衙將柏貞節、瀘州衙將楊子琳、劍州衙將李昌巙等起兵討伐崔旰，西蜀大亂。第二年二月，命令杜鴻漸以宰相身份兼任山、劍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前往平定蜀亂。杜鴻漸没有大志，性格懦弱，又嗜好佛教，不喜歡軍事。到了成都以後，畏懼崔旰勢力的强大，不再加以問罪，於是上表請求把劍南地區的管轄權讓給崔旰。當時西戎侵犯邊疆，關中正值多事之秋，杜鴻漸孤軍陷於險境，兵威不振，代宗不得已，聽從了他的話。於是授崔旰任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柏貞節任邛州刺史，楊子琳任瀘州刺史，各自罷兵。不久請求入朝覲見，同時上表崔旰任西川兵馬留後。

大曆二年，下詔以崔旰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杜鴻漸回京。杜鴻漸於是帶領崔旰一同入朝覲見，代宗表彰他。後來知政事，轉任門下侍郎，辭讓山南副元帥。三年八月，取代王縉任東都留守，充任河南、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平章事如舊。因病上表請求退休，同意他的請求，最後没有委任他。四年十一月去世，追贈太尉，謚號文憲。停止朝會三天，賜物五百匹、粟五百石。

杜鴻漸晚年樂於閑靜，自己的第宅在長興里，建築豪華，用來宴請賓客官吏。杜鴻漸安閑賦詩道："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朝官多有唱和之作。等到退休後生病，讓僧人剃去頭髮，去世後，留下遺囑給兒子讓依照胡人的方法建塔埋葬，不造高墳，希望與佛僧的葬法類似，遭到人們的譏笑。

史臣曰：安祿山的反迹已經顯露，玄宗還是寵愛任用不加懷疑，韋見素知道國家危急，爲朝廷陳述計謀，直言進諫，而君主不聽從，獨自以身冒險，而人們不怪罪，出生入死，像這樣善始善終的人少啊。當時輿論認爲韋見素奉迎討好楊國忠，没有進言糾正國家大政方略。再説楊國忠依仗自己是皇戚，玩弄大權，阻止李林甫的邪

取容。蓋禍胎已成，政柄久紊，見素入相餘年，言不從而難作，雖有周、孔之才，其能匡救者乎！諤才辯，顗儉約，雅符積善之慶矣。圓守文之士，非禦侮之才。涣才兼行聞，命與時會。發言上沃主意，遽致顯榮；當官屢爲吏欺，終及竄逐。所謂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縱忠於國，能於官，孝於家，三者備矣，孰能繼之！鴻漸有衛社之功，非干城之責，時以任崔旰爲非，則不然矣。且旰南拒貞節，北敗獻誠，宜以懷來，未可力制。終致歸國，豈非臧謀，向討之，即爲劇賊矣。然事佛徼福，朋勢取容，非君子之道焉。

贊曰：玄宗失德，禄山肆逆。見素竭節，諸公協力。

惡，取代了他的權位，像韋見素這樣孤高正直的人，怎麼會去奉迎討好他。衹是因爲禍亂的根源已經形成，權柄長期紊亂，韋見素入朝任宰相一年多，上言没有得到聽從而禍難興起，即使有周公、孔子的才能，又怎麼能够挽救局面呢！韋諤有才善辯，韋顗處身節儉，很符合行善事澤及後人的道理。崔圓是遵守成法的官吏，没有捍禦侵侮的才能。崔涣的才能操行都值得稱道，命運正逢有用之時。上言很合皇上的心意，立刻取得顯要的官位；做官多次被下屬官吏欺騙，最終遭到貶謫。這就是所謂的可以與他討論事理，不可授與權柄。崔縱對國家忠誠，做官有治理才能，對家人仁孝，三者都具備，誰能比得上！杜鴻漸有捍衛國家的功勞，没有盡到禦敵守城的責任，當時因任用崔旰遭到非議，其實不是如此。再説崔旰南面抗拒柏貞節，北面打敗了張獻誠，應該用懷柔的方法招撫，不可用武力控制。最終歸順了國家，難道不是好的計謀，如果當時進行討伐，就會立刻激起反叛。但是信奉佛教以求福，結集朋黨以討好，不是君子所應該奉行的準則。

贊曰：玄宗失德，安禄山反叛。韋見素竭盡忠誠，諸公齊心同力。

舊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第五十九

馮盎　阿史那社尒(子)道真(叔祖)蘇尼失(蘇尼失子)忠(附)
契苾何力　黑齒常之　李多祚　李嗣業　白孝德

馮盎

馮盎，高州良德人也。累代爲本部大首領。盎少有武略，隋開皇中爲宋康令。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馳至京，請討之。文帝敕左僕射楊素與盎論賊形勢，素曰："不意蠻夷中有此人，大可奇也。"即令盎發江、嶺兵擊之。賊平，授金紫光祿大夫，仍除漢陽太守。

馮盎，是高州良德人。世代做本部的大首領。馮盎少年時就有軍事謀略，隋開皇年間任宋康令。仁壽初年，潮、成等五州僚人反叛，馮盎馳馬到京師，請求討伐他們。文帝下敕左僕射楊素與馮盎討論叛賊的形勢，楊素說："没有想到蠻夷中還有這樣的人才，真是讓人驚奇。"當即命令馮盎調發江、嶺的軍隊攻打叛僚。叛亂平定後，授任金紫光祿大夫，同時被授任漢陽太守。

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冼寶徹等并受林士弘節度，殺害隋官吏，盎率兵擊破之。既而寶徹兄子智臣又聚兵於新州，自爲渠帥，盎趨往擊之。兵交，盎卸兜鍪大呼曰："爾等頗識我否？"賊多棄戈肉袒而拜，其徒遂潰，擒寶徹、智臣等，嶺外遂定。或有説盎曰："自隋季崩離，海内騷動。今唐雖應運，而風教未浹，南越一隅，未有所定。公克平五嶺二十餘州，豈與趙佗九郡相比？今請上南越王之號。"盎曰："吾居南越，于兹五代，本州牧伯，唯我一門，子女玉帛，吾之有也。人生富貴，如我殆難，常恐弗克負荷，以墜先業。本州衣錦便足，餘復何求？越王之號，非所聞也。"

武德三年，廣、新二州賊帥高法澄、冼寶徹等都受林士弘指揮，殺害隋朝官吏，馮盎率兵打敗了他們。不久冼寶徹哥哥的兒子冼智臣又在新州招集兵馬，自任首領，馮盎立即前往攻打。兩軍一交戰，馮盎就摘掉頭盔大聲喊道："你們認識我嗎?"叛賊紛紛扔掉兵器，脱去衣服袒露上身，拜倒在地，叛軍因此潰敗，生擒冼寶徹、冼智臣等，嶺外於是平定。有人對馮盎説："從隋末分崩離析以來，天下大亂。現在唐朝雖然順應氣數，但教化還没有普及，南越一塊地區，還没有歸屬。馮公平定五嶺二十餘州，趙佗的九郡怎麼能够相比？現在請求加上南越王的封號。"馮盎説："我居住在南越，到現在已經五代了，本州的長官，惟有我一族，子女錢財，我都有了。人生富貴，能像我這樣是很難得的，我經常擔心不勝此重任，毁掉先輩的事業。本州的衣錦都滿足了，其他還有什麼可求的？越王的稱號，不是

四年，盎以南越之衆降，高祖以其地爲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仍授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吴國公，尋改封越國公。拜其子智戴爲春州刺史，智彧東合州刺史，徙封盎耿國公。貞觀五年，盎來朝，太宗宴賜甚厚。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爲諸軍先鋒。時有賊數萬屯據險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語左右曰：“盡吾此箭，可知勝負。”連發七矢，而中七人，賊退走，因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太宗令智戴還慰省之，自後賞賜不可勝數。盎奴婢萬餘人，所居地方二千里，勤於簿領，詰擿奸狀，甚得其情。二十年卒，贈左騎衛大將軍、荆州都督。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道真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年十一，以智勇稱於本蕃，拜爲拓設，建牙于磧北，與欲谷設分統鐵勒、紇骨、同羅等諸部。在位十年，無所課斂。諸首領或鄙其不能富貴，社尒曰：“部落既豐，於我便足。”諸首領咸畏而愛之。

武德九年，延陁、迴紇等諸部皆叛，攻破欲谷設，社尒擊之，復爲延陁所敗。貞觀二年，遂率其餘衆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圖。後遇頡利滅，而西蕃葉護又死，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尒揚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得衆十餘萬，自稱都布可汗。謂其諸部曰：“首爲背叛破我國者，延陁之罪也。今我據有西方，大得兵馬，不平延陁而取安樂，是忘先可汗，爲不孝也。若天令不捷，死亦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壓。若即棄去，

我想聽到的。”

四年，馮盎率南越的百姓歸降了朝廷，高祖把他所管轄的地方劃分成羅、春、白、崖、儋、林等八州，同時授任馮盎上柱國、高羅總管，封吴國公，不久改封越國公。授任他的兒子馮智戴爲春州刺史，馮智彧爲東合州刺史，遷封馮盎爲耿國公。貞觀五年，馮盎入朝，太宗設宴招待賞賜豐厚。不久羅竇諸洞僚反叛，下詔命令馮盎率領部落兵馬二萬作諸軍先鋒。當時有賊兵數萬駐守占據險要之地，難以靠近攻打。馮盎手持弓弩對左右的人説：“射完我的這些箭，就可知道勝負。”連發七箭，射中了七人，叛賊退逃，他乘機揮兵攻打，斬首一千餘級。太宗命馮智戴回去慰勞探望父親，從此以後賞賜難以計數。馮盎有奴婢一萬餘人，所管轄的地方二千里，他勤於政事，整治揭發奸惡，所作所爲很符合實際情况。貞觀二十年去世，追贈左騎衛大將軍、荆州都督。

阿史那社尒，是突厥處羅可汗的兒子。十一歲時，就因爲智勇雙全在本部落而聞名，拜任拓設，在磧北建立牙帳，與欲谷設分别統領鐵勒、紇骨、同羅等各部落。在位十年，不徵收賦税。諸位首領有的鄙視他不會享受榮華富貴，阿史那社尒説：“部落富裕了，我就滿足了。”諸首領都既畏懼又愛戴他。

武德九年，延陁、回紇等諸部落全部反叛，打敗了欲谷設，阿史那社尒攻打他們，又被延陁打敗。貞觀二年，於是率領剩餘的部衆退守到西部偏遠地區，占據了可汗浮圖。後逢頡利可汗滅亡，同時西蕃葉護又死去了，奚利邲咄陸可汗兄弟爭奪國家，阿史那社尒假稱要投降他們，帶兵西進，因此打敗了西蕃，占領了他們一半國土，得到兵衆十餘萬，自稱爲都布可汗。對自己的諸部落説：“首先背叛攻破我們國家的，罪惡在延陁。現在我占據西部，得到許多兵馬，如果不平定延陁而貪圖安樂，就是忘記先可汗，是不孝順的行爲。如果上天不讓我們獲勝，即使死了也不怨恨。”他的酋長都進諫説：“現在剛取得了西

遠擊延陁，只恐葉護子孫必來復國。”社尒不從，親率五萬餘騎討延陁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社尒部兵又苦久役，多委之逃。延陁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舊兵在者纔萬餘人，又與西蕃結隙。

部，須要留兵力鎮撫。如果馬上棄之離去，遠攻延陁，衹是恐怕葉護的子孫乘機來收復他們的國家。”阿史那社尒不聽從，親自率領五萬餘名騎兵往磧北討伐延陁，連續作戰一百餘天。遇到我朝的使者劉善因册立同娥設爲啞利始可汗，阿史那社尒部下的兵衆又苦於兵役太久，多背叛他逃走。延陁乘機發兵打敗了他，又退保高昌國。原有的兵衆僅存一萬餘人，又與西蕃結下了怨仇。

九年，率衆内屬，拜左騎衛大將軍。歲餘，令尚衡陽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典屯兵於苑内。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尒以未奉詔旨，秋毫無所取。及降别敕，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軍還，太宗美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

貞觀九年，率領部衆歸附，拜任左騎衛大將軍。一年多以後，命他娶衡陽長公主爲妻，授任駙馬都尉，掌管駐守在禁苑内的兵馬。十四年，任行軍總管，平定高昌。諸將都立刻受到了賞賜，阿史那社尒因爲没有接到詔書，秋毫未取。等到降下别敕，然後纔接受了賞賜。等到他接受賞賜時，衹剩下年老體弱的人和破舊的東西了。軍隊班師回朝，太宗贊賞他的廉潔謹慎，把從高昌所繳獲的寶刀及雜綵一千段賜給他，同時令他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

十九年，從太宗征遼，至駐蹕陣，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盡獲殊勳。師旋，兼授鴻臚卿。二十一年，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兹。明年，軍次西突厥，擊處密，大破之，餘衆悉降。又下龜兹大撥换城，虜龜兹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百餘人而還。屬太宗崩，請以身殉葬，高宗遣使喻以先旨，不許。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仍爲立碑，謚曰元。子道真，位至左屯衛大將軍。

十九年，隨從太宗征討遼東，到了駐蹕對陣，多次被流箭射中，但他拔掉箭頭繼續進軍。他部下的兵士，以一當百奮勇而戰，都建立了大功。軍隊歸來後，兼任鴻臚卿。二十一年，任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討龜兹。第二年，軍隊停駐在西突厥，攻打處密，大敗敵人，敵餘部全都投降。又攻下龜兹大撥换城，俘虜了龜兹王白訶黎布失畢及大臣那利等一百餘人而回。逢太宗去世，請求以身殉葬，高宗派使者告諭説奉先帝旨意，不允許。升任右衛大將軍。永徽四年，加位鎮軍大將軍。六年去世，追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堆起墳頭象徵葱山，同時爲他立碑，謚號元。兒子阿史那道真，官做到左屯衛大將軍。

阿史那蘇尼失

貞觀初，阿史那蘇尼失者，啓民可汗之母弟，社尒叔祖也。其父始畢可汗以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之西北，驍雄有恩惠，甚得種落之心。及頡利政亂，而蘇尼失所部獨不携離。突利之來奔也，頡利乃

貞觀初年，有叫阿史那蘇尼失的，是啓民可汗的同母弟弟，阿史那社尒的叔祖父。他的父親始畢可汗任他爲沙鉢羅設，統領部落五萬家，牙帳設在靈州的正西北，他驍勇善戰有德政，很得部落的人心。等頡利的政權大亂後，惟獨阿史那蘇尼失的部落没有叛離。突利來投奔歸附後，頡

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遂舉其衆歸國，因令子忠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拜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

利於是立阿史那蘇尼失爲小可汗。等頡利被李靖打敗，單人獨騎投奔了他，阿史那蘇尼失於是帶領部衆歸順國家，便命令兒子阿史那忠擒獲頡利獻給朝廷。太宗給他的賞賜非常豐厚，拜任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去世。

阿史那忠

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將軍，妻以宗女定襄縣主，賜名爲忠，單稱史氏。貞觀九年，遷右衛大將軍。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皆以清謹見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

子暕，襲封薛國公，垂拱中，歷位司僕卿。

阿史那忠因生擒頡利的功勞，拜任左屯衛將軍，把宗室女定襄縣主嫁給他爲妻，賜名叫忠，單稱姓史。貞觀九年，升任右衛大將軍。永徽初年，封薛國公，多次升任爲右驍衛大將軍。所任官職都因爲清廉謹慎而受到稱贊，當時的人把他比作金日磾。上元初年去世，追贈鎮軍大將軍，陪葬昭陵。

兒子史暕，襲封薛國公，垂拱年間，歷任司僕卿。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其先鐵勒別部之酋長也。父葛，隋大業中繼爲莫賀咄特勤，以地逼吐谷渾，所居隘狹，又多瘴癘，遂入龜茲，居于熱海之上。特勤死，何力時年九歲，降號大俟利發。至貞觀六年，隨其母率衆千餘家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

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均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鬥，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横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淪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淪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

契苾何力，他的先人是鐵勒別部的酋長。父親名叫契苾葛，隋大業年間繼任莫賀咄特勤，因爲緊靠吐谷渾，地方狹小，加上瘴疫很多，於是歸入龜茲，遷居到熱海之畔。莫賀咄特勤死時，契苾何力年僅九歲，降號爲大俟利發。到貞觀六年，隨從母親率領部衆一千餘家前往沙州，上表歸附，太宗把他的部落安置在甘、涼二州。契苾何力到了京師，授任左領軍將軍。

七年，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均一起征討吐谷渾。軍隊到達赤水川，薛萬均率領騎兵先行，受到賊兵的攻打，兄弟都中槍落馬，徒步而戰，兵士損失了十分之六七。契苾何力聽説後，帶領數百名騎兵馳馬前往，突進包圍圈内，左衝右突奮力擊賊，賊兵望風披靡，薛萬均兄弟因此獲救。當時吐谷渾王在突淪川，契苾何力想再次襲擊他，薛萬均鑒於以前失敗的教訓，堅持説不可。契苾何力説："賊兵没有城郭，隨水草放牧爲生，如果不能乘其不備而進行襲擊，他們就會像恐鳥驚魚一樣四散而去。一旦失去機會，怎麽能够搗毁他們的老巢呢！"於是親自挑選驍勇騎兵一千餘名，長驅直入突淪川，攻下了吐谷

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有詔勞於大斗拔谷。萬均乃排毁何力，自稱己功。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恧之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術也。"太宗乃止。尋令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敕尚臨洮縣主。

渾的牙帳，斬首數千級，繳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吐谷渾王脱身逃走，俘虜了他的妻兒後返回。下詔書在大斗拔谷慰勞。薛萬均於是排斥詆毁契苾何力，自稱是自己的功勞。契苾何力不勝憤怒，拔刀而起，想要殺死薛萬均，被諸將勸阻。太宗聽説後責問其中的緣故，契苾何力説了薛萬均兵敗羞慚的事情，太宗很憤怒，要解除他的官職轉授與契苾何力，契苾何力堅決辭讓説："因爲臣的緣故而解除薛萬均的官職，恐怕諸蕃知道後，認爲陛下厚待蕃人而輕視漢人，謠言輾轉相傳，一定會有很多人競相前來求官。加之夷狄無知，會認爲漢人臣子都如此類，這根本不是安定四方的策略。"太宗纔作罷。不久命令契苾何力在北門宿衛，檢校屯營事，下敕娶臨洮縣主爲妻。

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并在涼府。十六年，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强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陁，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陁，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群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四年，任葱山道副大總管，討伐平定了高昌。當時契苾何力的母親姑臧夫人、同母弟弟賀蘭州都督契苾沙門都在涼府。十六年，下詔允許契苾何力看望母親，順便巡視安撫部落。當時薛延陁正强盛，契苾部落都願意歸附他。契苾何力到後，聽説此事吃驚地説："主上對你們有大恩，又委任給我重職，怎麽忍心圖謀叛逆！"諸首領都説："可敦姑臧夫人與都督契苾沙門都已離去，你爲什麽不去？"契苾何力説："我弟弟契苾沙門爲人孝順，能够奉養我母親，我已以身許國，决不能跟你們去。"於是衆人一起把契苾何力抓住送到了薛延陁那裏，押到可汗的牙帳前。契苾何力傲慢地伸開兩脚坐在地上，拔下佩刀向東大聲喊道："難道有大唐王朝的壯士，會在蕃庭受到凌辱，天地日月，希望能知道我的一片忠心！"又割掉左耳表明自己志操不改。可汗大怒，想要殺掉他，被妻子制止而作罷。起初，太宗聽説契苾何力去了薛延陁部落，知道他不是自願。有人説："人們都喜歡故土，契苾何力現在去了薛延陁部落，正如魚兒得水。"太宗説："不是這樣，此人心誠如鐵石，一定不會背叛我。"正逢有使者從薛延陁部落來，一一述説了他的情狀，太宗流淚對群臣説："契苾何力最終如何呢？"立刻派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前往薛延陁部落，允許把公

主下嫁給他，請求要回契苾何力。因此得返，拜任右驍衛大將軍。

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陁，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婿合親迎，宜告延陁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日。既憂悶，臣又携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陁志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陁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權，各立爲主。

太宗答應把公主嫁給薛延陁後，出行的日子也定好了，契苾何力上表直言堅決不同意。太宗說："我聽說天子無戲言，既然已經答應了，怎麽能够食言呢?"契苾何力說："是這樣。臣的本意是請將此事暫緩辦理，不是說完全取消。臣聽說婚制的六種禮儀之中，有一種是女婿應親迎之禮，應當告訴薛延陁親自來迎接公主，縱使不敢來到京城，就讓他到靈州。他因懼怕漢人一定不敢來，說到成親的事就没有日子了。這樣他就會憂悶不樂，臣下又有二心，不到一年，互相猜忌。薛延陁本性凶狠，如果他死了，兩個兒子必定要相爭，不戰就可制服他們，這是必然的事情。"太宗聽從了他的話。薛延陁恐怕有欺詐，最終没有去靈州，從此經常悶悶不樂，一年後死去，兩個兒子果然爭權，各自立爲國主。

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敕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自殺之。何力奏言："犬馬猶爲其主，况於人乎? 彼爲其主，况致命冒白刃而刺臣，是其義勇士也。本不相識，豈是冤仇?"遂捨之。二十二年，爲崑丘道總管，擊龜兹，獲其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崩，何力欲殺身以殉，高宗諭而止之。

太宗征討遼東，任命契苾何力爲前軍總管，軍隊停駐在白崖城，被賊兵包圍，他被長矛刺中腰部，傷勢嚴重疼得很厲害，太宗親自爲他敷藥。等攻下賊城，下敕搜尋刺傷他的高突勃，交給契苾何力親手殺死他。契苾何力上奏說："犬馬還知道報答主人，何况是人呢? 他爲自己的主人而戰，況且不顧性命冒着白刃刺中臣子，是一位有義節的勇士。我們本來就不相識，難道是有冤仇嗎?"於是放了他。二十二年，任崑丘道總管，攻打龜兹，俘虜國王訶梨布失畢及諸首領等。太宗去世，契苾何力想要殺身殉葬，高宗下諭阻止了他。

永徽二年，處月、處密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密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以歸。顯慶二年，遷左驍衛大將軍，累封郕國公，兼檢校鴻臚卿。

永徽二年，處月、處密反叛，任命契苾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伐平定了他們，擒獲首領處密時健俟斤、合支賀等人回軍。顯慶二年，升任左驍衛大將軍，多次受封爲郕國公，兼檢校鴻臚卿。

龍朔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次于鴨緑水，其地即高麗之險阻，莫離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趣即渡兵，鼓噪而進，賊遂大

龍朔元年，又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九月，停駐在鴨緑水，這裹是高麗的險要之地，莫離支男生率領精兵數萬把守，兵衆無法渡過。契苾何力剛到，正逢河冰封合，當即催促軍隊渡河，擂鼓大呼而進，賊兵於是大敗，追趕了數十里，斬

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其年，九姓叛，以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乃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賊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被詿誤，遂有翻動，使我捨汝等過，皆可自新。罪在酋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設、特勤等同惡二百餘人以歸，何力數其罪而誅之。

乾封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緑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緑栅，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共拔平壤城，執男建，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涼國公，仍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烈。

有三子：明、光、貞。明，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襲爵涼國公。光，則天時右豹韜衛將軍，爲酷吏所殺。貞，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初在本蕃，仕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之刺史也。顯慶五年，蘇定方討平百濟，常之率所部隨例送降款。時定方縶左王及太子隆等，仍縱兵劫掠，丁壯者多被戮。常之恐懼，遂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鳩集亡逸，共保任存山，築栅以自固，旬日而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領敢死之士拒戰，官軍敗績，遂復本國二百餘城，定方不能

首三萬級，剩下的兵衆也全都投降，男生僅以身免。逢有詔書命令班師，於是返回。這一年，九姓反叛，任命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大使。於是挑選五百精鋭騎兵馳入九姓部落中，賊衆十分吃驚，契苾何力便對他們説："國家知道你們受人連累，因此纔會反叛，命我免除你們的罪過，都可以改過自新。衹治首領的罪，抓住他們就可以了。"諸姓十分高興，合力生擒僞葉護及設、特勤等作惡的二百餘人而回，契苾何力歷數他們的罪行然後處死。

乾封元年，又任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任安撫大使。高麗有兵十五萬，駐守在遼水，又引靺鞨數萬人占據南蘇城。契苾何力奮力攻打，皆大獲全勝，斬首一萬餘級，乘勝進軍，連克七城。然後回軍與英國公李勣在鴨緑水會兵，共同攻打辱夷、大行二城，攻下城池。李勣在鴨緑栅駐軍，契苾何力率領蕃漢兵五十萬先抵達平壤。李勣隨後趕到，一起攻克了平壤城，擒獲了男建，俘虜了高麗國王回軍。授任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改封涼國公，同時檢校右羽林軍。儀鳳二年去世，追贈輔國大將軍、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謚號烈。

有三個兒子：契苾明、契苾光、契苾貞。契苾明，任左鷹揚衛大將軍，兼賀蘭都督，繼承涼國公爵。契苾光，武則天時任右豹韜衛將軍，被酷吏殺害。契苾貞，任司膳少卿。

黑齒常之，是百濟西部人。身長七尺有餘，驍勇善戰謀略超群。起初在本國，官任達率兼郡將，相當於中原的刺史。顯慶五年，蘇定方討伐平定了百濟，黑齒常之帶領部下隨例歸降。當時蘇定方擒獲了左王及太子隆等人，然後放縱士兵搶掠，年輕力壯的人大多被殺害。黑齒常之恐懼，於是與左右十餘人逃回本部，召集逃亡，一起守衛任存山，建築栅寨加强防守，十日之內有三萬餘人歸附他。蘇定方派兵攻打，黑齒常之帶領敢死將士迎戰，官軍大敗，於是收復了本國二百多座城池，蘇定方不能平定，衹好回兵。龍朔

討而還。龍朔三年，高宗遣使招諭之，常之盡率其衆降。累轉左領軍員外將軍。

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玄擊之。劉審禮之没賊，敬玄欲抽軍，却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之兵五百人進掩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棄軍宵遁，敬玄因此得還。高宗嘆其才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百匹，仍充河源軍副使。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擢常之爲大使，又賞物四百匹。常之以河源軍正當賊衝，欲加兵鎮守，恐有運轉之費，遂遠置烽戍七十餘所，度開營田五千餘頃，歲收百餘萬石。開耀中，贊婆等屯於青海，常之率精兵一萬騎襲破之，燒其糧貯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嗣聖元年，遷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

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争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棄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入寇朔州，常之又充大總管，以李多祚、王九言爲副。追躡至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散走磧北。時有中郎將爨寶璧表請窮追餘賊，制常之與寶璧會，遥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竟不與常之謀議，遂全軍而没。尋爲周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

三年，高宗派使者招撫曉諭他，黑齒常之率領全部兵衆投降。多次轉任左領軍員外將軍。

儀鳳年間，吐蕃侵犯邊疆，黑齒常之隨從李敬玄迎擊。劉審禮失陷於賊軍，李敬玄想引軍退却，但被泥溝阻礙，無計可施。黑齒常之乘夜率領敢死將士五百人突襲賊營，吐蕃首領跋地設棄軍夜逃，李敬玄因此得以還軍。高宗贊嘆他的才略，升任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給黄金五百兩、絹五百匹，并充任河源軍副使。當時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兵三萬多人駐守在良非川。黑齒常之率領三千精鋭騎兵趁夜襲擊賊營，殺死俘獲二千多人，繳獲羊馬數萬頭，贊婆等人單騎逃走。升任黑齒常之爲大使，又賞賜物品四百匹。黑齒常之認爲河源軍地處賊兵要衝，想要加强兵力鎮守，恐怕運輸軍需費用過高，於是設置烽火臺和城堡七十餘座，開墾營田五千餘頃，每年收獲糧食一百餘萬石。開耀年間，贊婆等屯兵在青海，黑齒常之率領精鋭騎兵一萬餘人打敗了他，焚燒了他所貯存的糧草後回兵。黑齒常之在軍中七年，吐蕃很畏懼他，不敢再侵犯邊疆。嗣聖元年，升任左武衛大將軍，仍舊檢校左羽林軍。

垂拱二年，突厥侵犯邊疆，命令黑齒常之率領軍隊抵禦。追到兩井，突然遇到賊兵三千餘人，黑齒常之看到賊兵紛紛下馬穿鎧甲，於是帶領二百餘名騎兵，身先士卒直衝過去，賊兵於是棄甲而逃。不一會兒，大股賊兵到達。天快黑時，黑齒常之命令士兵砍伐樹木，在營中點燃有如烽火一般，當時東南方忽然颳起了大風，賊兵懷疑有援兵接應，於是趁夜狼狽而逃。因功進封燕國公。三年，突厥進犯朔州，黑齒常之又充任大總管，任李多祚、王九言爲副職。追擊到了黄花堆，大敗敵軍，追殺四十餘里，賊兵四散逃往磧北。當時有中郎將爨寶璧上表請求對殘餘的賊兵窮追不捨，下制命黑齒常之與爨寶璧合軍，遥相聲援。爨寶璧認爲打敗賊兵衹在朝夕之間，貪功先行一步，竟然不與黑齒常之商議，因此全軍覆没。不久黑齒常之受到周興等人的誣陷，説他

反，繫獄，遂自縊而死。

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關入獄中，於是自縊而死。

常之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决官兵乎！"竟赦之。前後所得賞賜金帛等，皆分給將士。及死，時甚惜之。

黑齒常之的坐騎曾經被士兵打傷，副使牛師獎等請求鞭打士兵。黑齒常之説："怎麼能够因爲打傷了私馬就鞭打官兵呢！"最後赦免了那個士兵。前後所得到的賞賜金帛等物，他全部分給將士。到他死時，當時的人們都感到很惋惜。

李多祚

李多祚，代爲靺鞨酋長。多祚驍勇善射，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李多祚，世代任靺鞨酋長。李多祚爲人驍勇擅長射箭，意氣風發。少年時因軍功歷任右羽林軍大將軍，前後掌管禁軍，警衛宫禁二十餘年。

神龍初，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引多祚將籌其事，謂曰："將軍在北門幾年？"曰："三十年矣。"柬之曰："將軍擊鐘鼎食，金章紫綬，貴寵當代，位極武臣，豈非大帝之恩乎？"曰："然。"又曰："將軍既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逆豎張易之兄弟擅權，朝夕危逼。宗社之重，於將軍，誠能報恩，正屬今日。"多祚曰："苟緣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即引天地神祇爲要誓，詞氣感動，義形於色。遂與柬之等定謀誅易之兄弟，以功進封遼陽郡王，食實封八百户，仍拜其子承訓爲衛尉少卿。

神龍初年，張柬之將要除掉張易之兄弟，援引李多祚打算謀劃此事，對他説："將軍在北門有多少年了？"他回答説："三十年了。"張柬之説："將軍鐘鳴鼎食，身佩金章紫綬，富貴恩寵當世，官位在武臣中最高，這難道不是大帝對你的恩德嗎？"他回答説："是。"張柬之又説："將軍既然感激大帝的厚恩，能不能報答呢？大帝的兒子現在東宫，反賊張易之兄弟專擅大權，早晚威脅逼迫。國家的安危重任，係於將軍一身，如果誠心報恩，今天正是時候。"李多祚説："如果爲了王室，完全聽從相公的指派，不敢顧及妻兒性命。"因此當即向天地神靈發誓，言辭慷慨激昂，神情大義凛然。於是與張柬之等定計誅殺了張易之兄弟，因功進封遼陽郡王，享受實封八百户，同時拜任他的兒子李承訓爲衛尉少卿。

其年，將有事於太廟，特令多祚與安國相王登輦夾侍。監察御史王覿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厭惟親與德。伏見恩敕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

這一年，將要祭祀太廟，特地命令李多祚與安國相王登上皇帝的車子在兩邊侍奉。監察御史王覿上疏進諫説："臣私下認爲合祭太廟的禮儀，在於尊奉祖先；恭敬行事的禮儀，怎會厭倦親情與德行。看到皇上下敕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一起乘車，李多祚又是夷人，對國家有功，衹可增加恩寵官爵，怎能親近奉事至尊，與皇帝的弟弟一同侍從，與我君主共坐一車？實在擔心天下的人們，對此感到失望。過去漢文帝召趙談一起乘車，袁盎拜伏在車前勸道：'臣聽説能與天子一起乘坐六尺之車的，都是天下的英雄豪傑。現在漢朝雖然缺人，但陛下爲何偏要與受過宫刑的人

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强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上謂覿曰：“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

一起乘車呢！’於是斥責讓他下去。李多祚雖然没有趙談那樣的毛病，但也不是卿相重臣，自己不加省察，没有聽説過他堅決辭讓，難道國家缺乏好的輔佐大臣，再没有其他的人了。史官之所以記載這件事，就是要告示後世。爲何袁盎能够直言進諫，惟獨小臣却不能。希望陛下詳加選擇。”皇上對王覿説：“李多祚雖然是夷人，但因爲他有功，委以心腹重任，特地命他侍奉乘輿，卿不要再説了。”

節愍太子之殺武三思也，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率兵以從。太子令多祚先至玄武樓下，冀上問以殺三思之意，遂按兵不戰。時有宫闈令楊思勗於樓上侍帝，請拒其先鋒。多祚子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爲先軍總管，思勗挺刃斬之，兵衆大沮。多祚俄爲左右所殺，并殺其二子，籍没其家。

節愍太子討伐武三思時，李多祚與羽林大將軍李千里等帶兵隨從。太子命李多祚先到玄武樓下，是希望讓皇上詢問要殺武三思的緣由，於是按兵不動。當時宫闈令楊思勗在樓上侍奉皇帝，請求迎擊他們的先鋒兵。李多祚的女婿羽林中郎將野呼利任先軍總管，楊思勗揮刀斬殺了他，因此兵衆潰散。不久李多祚被左右的人殺害，并殺了他的兩個兒子，將他家中的人口和財物没入官府。

睿宗即位，下制曰：“以忠報國，典册所稱；感義捐軀，名節斯在。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三韓貴種，百戰餘雄。席寵禁營，乃心王室，仗兹誠信，翻陷誅夷。賴彼神明，重清奸慝，永言徽烈，深合褒崇。宜追殁後之榮，以復生前之命。可還舊官，仍宥其妻子。”

睿宗即位，下制説：“忠誠報國，史籍稱贊；仁義獻身，名節長存。已故右羽林大將軍、上柱國、遼陽郡王李多祚，是三韓的貴族後裔，身經百戰的英雄。深受信任禁衛宫庭，心係王室，忠誠信義，反遭誅滅。仰仗神靈的明察，重新清除奸邪，永遠記住美好的業績，非常應該褒獎推崇。應當實施死後追贈的榮耀，恢復生前的任命。可追復舊職，同時赦免他的妻兒。”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也。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鬥。于時諸軍初用陌刀，咸推嗣業爲能。每爲隊頭，所向必陷。節度使馬靈察知其勇健，每出師，令嗣業與焉。累遷至中郎將。

李嗣業，是京兆高陵人。身高七尺，勇力超人。天寶初年，應募來到安西，久經沙場。當時諸軍剛開始使用長刀，都推崇李嗣業的技能。打仗時總被派作先鋒，所向無敵。節度使馬靈察知道他英勇矯健，每次出兵，都令李嗣業參戰。多次升任做到中郎將。

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聚十萬衆於娑勒城，據山因水，塹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

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統帥軍隊，專門征討勃律，挑選李嗣業與郎將田珍任左右長刀將。當時吐蕃在娑勒城聚集了十萬兵力，據山臨水，挖斷崖谷，編木築城。高仙芝趁夜率軍渡過信圖河，突然來到城下。高仙芝對李嗣業與田珍説：“正午之前一定要打敗這些賊

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上，山頭拋檑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於絶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遂大潰，填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由此拜右威衛將軍。

十載，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并背叛突騎施，以跳蕩加特進，兼本官。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駝馬等，國人號哭，因掠石國王東獻之于闕下。其子逃難奔走，告於諸胡國。群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食戰，仙芝大敗。會夜，兩軍解，仙芝衆爲大食所殺，存者不過數千。事窘，嗣業白仙芝曰："將軍深入胡地，後絶救兵。今大食戰勝，諸胡知，必乘勝而并力事漢。若全軍没，嗣業與將軍俱爲賊所虜，則何人歸報主？不如馳守白石嶺，早圖奔逸之計。"仙芝曰："爾，戰將也。吾欲收合餘燼，明日復戰，期一勝耳。"嗣業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勢危若此，不可膠柱。"固請行，乃從之。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駝馬塞路，不克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遁，路開，仙芝獲免。仙芝表其功，加驃騎左金吾大將軍。

及禄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

兵。"李嗣業帶領步兵手持長刀而上，山頭上拋下的擂木漫天落下，李嗣業獨自帶領一支隊伍舉着旌旗在險要之處首先登城，諸將隨後一齊登上。賊兵未料到漢軍突然殺到，因此大敗，跌入山谷，落水淹死的人，幾乎達十分之八九。於是長驅直入勃律城擒獲勃律王、吐蕃公主，斬斷藤橋，派兵三千人守衛。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都歸附國家，通好朝貢，這都是李嗣業的功勞。因此授任右威衛將軍。

十載，又隨從平定了石國，等到打敗了九國胡與反叛的突騎施，因爲臨戰前能突襲破敵而加特進，兼任原來的官職。起初，高仙芝欺騙石國王相約和好，却率兵襲擊打敗石國，殺死老弱，俘虜青壯年，奪取了金寶瑟瑟駝馬等物，石國百姓痛哭號叫，因此俘獲了石國王東獻到朝廷。國王的兒子逃難出走，告訴了諸胡國。衆胡怨憤，與大食聯合謀劃，準備攻打四鎮。高仙芝懼怕，率領二萬兵力深入胡人地區，與大食交戰，高仙芝大敗。到了夜晚，兩軍休戰，高仙芝的士兵被大食所殺，剩下的不過數千。眼見事態緊急，李嗣業對高仙芝説："將軍孤軍深入胡人地區，後無援兵。現在大食獲勝，諸胡知悉，一定會乘勝全力攻打我們。如果全軍覆没，我李嗣業與將軍都被賊兵俘虜，那麽誰能回去報告皇上？不如馳馬退守白石嶺，及早定下逃脱的辦法。"高仙芝説："你，僅是一員戰將。我想收拾殘兵，明天再戰，希望一戰獲勝。"李嗣業説："愚者千慮，或有一得，形勢如此危急，不能再固執了。"堅決請求行動，高仙芝於是聽從他的主張。道路狹隘，人馬擁擠奔逃。逢跋汗那的兵衆先逃，人與駝馬堵塞了道路，無法通過。李嗣業揮舞大棒上前驅趕他們，人馬被擊中的都被打死。胡人逃散，道路開通，高仙芝獲救。高仙芝上表稱讚他的功勞，加授驃騎左金吾大將軍。

等到安禄山反叛，兩京陷落，皇上在靈武，下詔李嗣業奔赴皇上停駐的地方。李嗣業從安西統兵行軍萬里，軍令嚴肅，所過郡縣，秋毫無犯。到了鳳翔晋見，皇上説："今天得到卿，勝過數萬之兵，事情成功與否，全在卿的身上。"

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

祿山之亂，兩京未復，肅宗在鳳翔。至德二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賊大戰于香積寺北，西拒灃水，東臨大川，十里間軍容不斷。嗣業時爲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爲前軍，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爲中軍，關内行營節度王思禮爲後軍。戈鋋鼓鞞，震曜山野，距賊軍數里，列長陣而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鋭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戰於陣，萬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脱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是時，賊先伏兵於營東，偵者知之，元帥廣平王分迴紇鋭卒，令擊其伏兵，賊將大敗。嗣業出賊營之背，與迴紇合勢，表裏夾攻，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而死者十二三。賊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合殘卒，東走保陝郡。慶緒又命嚴莊率衆數萬，赴陝助通儒輩以拒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營於陝西。嗣業與子儀遇賊於新店，與之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遂急應接。迴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虢國公，食實封二百户。

於是作爲先鋒將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經常相互策應。李嗣業經常手持大棒衝鋒，賊兵紛紛潰逃，所向無敵。

安禄山叛亂，兩京没有收復，肅宗在鳳翔。至德二年九月，李嗣業隨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與叛賊在香積寺北决戰，西達灃水，東臨大川，十里之間軍隊不斷。李嗣業當時任鎮西、北庭支度行營節度使，作爲前軍，朔方右行營節度使郭子儀作爲中軍，關内行營節度王思禮作爲後軍。長矛短劍，鞞鼓陣陣，震曜山野，距離賊軍數里，排成長陣，嚴陣以待。賊將李歸仁起初率精兵多次來挑戰，我軍集中弓箭將他們射退，叛賊大軍來到，逼近我們的追騎，突進我軍陣營，我軍混亂。李嗣業對郭子儀説："今天的情勢，如果不挺身冒險，在陣前决戰，或可萬死而求得一生。否則的話，我們就會全軍覆没。"李嗣業於是脱掉上衣赤臂上陣，手執長刀站在陣前大呼道："誰敢阻擋我李嗣業的大刀，是人是馬都將被砍碎。"殺死十多人，軍陣纔被穩住。前軍的士兵都手持長刀出陣，有如銅墻鐵壁向前推進。李嗣業身先士卒奮勇拼殺，所向披靡。當時，叛賊先在軍營東面設下伏兵，被偵察兵發現，元帥廣平王分派回紇精兵，命令去攻打叛賊的伏兵，賊兵將要大敗。李嗣業從賊營後出兵，與回紇合力，内外夾攻，從午時戰到酉時，斬首六萬級，摔入溝壑而死的賊兵有十分之二三。叛賊統帥張通儒、安守忠、李歸仁等收集殘兵，往東退守陝郡。安慶緒又命令嚴莊率兵數萬，趕赴陝郡幫助張通儒等抵禦官軍。廣平王、郭子儀、王思禮等大軍在陝郡西面安營。李嗣業與郭子儀在新店遭遇賊兵，奮力交戰，進行了幾個回合，我軍先勝後敗，李嗣業急忙接應。回紇從南山看見官軍戰敗，高舉白旗衝下山，直驅叛賊的背後，穿過賊軍的陣營，叛賊陣營的西北角首先被攻陷。李嗣業又率領精鋭騎兵向前攻打，内外一齊進攻，賊兵大敗，逃往河北。郭子儀於是收復了東都。李嗣業因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虢國公，享受實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諸將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是時，軍無統帥，諸將自圖全，人無鬥志。賊每出戰，嗣業被堅衝突，履鋒冒刃，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卧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而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上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曰："臨難忘身，爲臣之大節；念功加贈，經國之常典。故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植操沉厚，秉心忠烈，懷幹時之勇略，有戡難之遠謀。久仕邊陲，備經任使。自凶渠構亂，中夏不寧，持感激之誠，總驍果之衆，親當矢石，頻立勛庸。壯節可嘉，將謀於百勝；忠誠未遂，空恨於九原。言念其功，良深憫悼。死於王事，禮有可加，宜贈裂土之封，用廣飾終之義。可贈武威郡王。其賻贈及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輿，遞還所在。以其子佐國襲其官爵，食實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諸將一起包圍了相州。當時修築堤壩引漳水灌城，過了一個多月，没有攻克。當時，軍隊没有主帥，諸將衹顧保存實力，兵無鬥志。叛賊每次出兵挑戰，李嗣業都披甲迎戰，衝鋒陷陣，被流箭射中。數天以後，箭傷就要痊愈，他躺在帳中，忽然聽到金鼓聲響，因此大叫，傷口中涌出數升鮮血，流滿一地，因而去世。皇上得知後又震驚又悲痛，嘆惜了很久，下詔説："面臨患難忘我報國，是做臣子的大節；思念功勞增加封贈，是治國常法。原衛尉卿、兼懷州刺史、充北庭行營節度使、虢國公李嗣業，節操忠厚，生性忠烈，心懷濟國救世的策略，具有平定患難的遠謀。長期守衛邊陲，多次被任用策使。自從叛賊製造禍亂，華夏失去安寧，他懷着報恩的誠心，統領驍勇善戰的兵衆，親自冒着刀箭，多次建立功勛。壯勇的氣節值得嘉獎，統兵謀略能百戰百勝；忠誠報國的志向未能實現，九泉之下空自遺恨。思念他的功勞，深感悲痛。爲國家的事業而死，按禮應加封贈，應該追贈封爵，用來推廣尊榮死者的禮儀。可追贈武威郡王。賜給助辦喪事的財物及有關葬禮的一切事宜，有關部門要按正常標準加倍施行，同時命令官府備辦靈車，送回葬所。命他的兒子李佐國繼承封爵，享受實封二百户。"

白孝德

白孝德，安西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駡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軍鼓噪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

白孝德，是安西胡人，驃悍有膽量。乾元年間，在李光弼部下任偏將。史思明進攻河陽，派猛將劉龍仙率領鐵甲騎兵五千到城下來挑戰。劉龍仙自恃敏捷勇猛，抬起右脚放在馬鬣上，辱駡李光弼。李光弼登城望見，對諸將説："誰能够拿下他？"僕固懷恩請求出戰，李光弼説："這不是大將應該做的。"逐個挑選部將，左右的人説："白孝德能够勝任。"李光弼於是把白孝德招呼到前面，問道："你行嗎？"他回答説："行。"李光弼問他："需要多少兵馬？"白孝德説："我獨自一人就行。"李光弼很欣賞他的膽氣。一再問他需要什麽，他回答説："希望挑選五十名騎兵候在軍門接應，再請大軍擊鼓吶喊以助聲勢，其他就不需要了。"李光弼拍拍他的後背讓他出戰。

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唬，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携之而歸，賊徒大駭。

白孝德懷挾二矛，鞭馬横流而渡。到了河中游，僕固懷恩慶賀説："成功了。"李光弼説："還未交手，怎麽就知道他成功呢？"僕固懷恩説："看他手握繮繩神態安閑，就知道萬無一失。"劉龍仙看見他獨騎前來，十分輕視，脚還放在馬鬣上。等白孝德稍微走近時，要將脚放下，白孝德摇手示意，好像叫他不要動，劉龍仙不知道他是什麽意思，便停足不動。白孝德高聲説："侍中派我來傳話，没有其他的事。"劉龍仙策馬上前，相距十步與他交談，依然謾罵不止。白孝德勒馬尋找機會，忽然怒目喝道："叛賊認識我嗎？"劉龍仙説："你是誰？"白孝德説："我是國家的大將白孝德。"劉龍仙説："是什麽猪狗！"白孝德大聲怒吼，持矛躍馬向前搏鬥。這時城上擊鼓吶喊，五十名騎兵隨後進攻。劉龍仙來不及射箭，繞道逃到河堤上。白孝德趕上，將他斬首，帶着首級回來，賊兵十分驚駭。

其後，累戰功至安西北庭行營節度、鄜坊邠寧節度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以家難去職，服闋復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太子少傅，尋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保。

後來，因多次立功做到安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鄜坊邠寧節度使，歷任檢校刑部尚書，封昌化郡王。因爲家中有喪事離職，服喪期滿後起任舊官。大曆十四年九月，轉任太子少傅，不久去世，享年六十六歲，追贈太子太保。

史臣曰：歷代武臣，壯勇出衆者有諸，節行勵俗者鮮矣，矧蠻夷之人乎！如馮盎智勇守節，社尒廉慎知足，蘇尼失恩惠，史忠清謹。凡用兵破吐蕃、谷渾，勇也；心如鐵石，忠也；不解萬均官，恕也；阻延陁之親，智也；捨高突勃之死，識也。立大功，居顯位，夙夜匪懈者，何力有焉。常之以私馬恕官兵，與將士均賞賜，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多祚忘身許國，孝德壯勇立功，皆三軍之傑也，豈九夷之陋哉！嗣業力贊中興，終殁王事，未可倫而擬也。

史臣曰：歷代的武臣，强健勇敢出衆的有很多，氣節品行能激勵世俗的却少見，何况是蠻夷之人呢！如馮盎智勇雙全堅守節操，阿史那社尒廉正謹慎知足常樂，阿史那蘇尼失對部落恩惠有加，史忠清正嚴謹。凡是用兵打敗吐蕃、吐谷渾，是勇敢的表現；誠心如鐵石，是忠於朝廷的表現；不解除薛萬均的官職，是生性寬厚的表現；阻攔與薛延陁和親，是智慧的表現；免除高突勃死罪，是有見識的表現。建立大功，居任顯要官職，却早晚不敢懈怠，這些都是契苾何力的行爲。黑齒常之因個人的坐騎而寬恕了官兵，與將士共享賞賜，即使古代的名將，也無法相比。李多祚以身報國，白孝德奮勇立功，都是三軍中的傑出人物，難道能説出身九夷之人淺陋嗎！李嗣業全力輔佐復興國家，最後爲朝廷身死，没有

什麼人能與他相比。

贊曰：君子之居，九夷無陋。壯哉嗣業，孰出其右！

贊曰：君子處事，即使出身九夷也不淺陋。壯烈啊李嗣業，誰能超過他呢！



舊唐書卷一百十

列傳第六十

李光弼　王思禮　鄧景山　辛雲京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長。父楷洛，開元初，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以驍果聞。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略，起家左衛郎。丁父憂，終喪不入妻室。

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爲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云："光弼必居我位。"邊上稱爲名將。八載，充節度副使，封薊郡公。十一載，拜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禄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

十五載正月，以光弼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二月，轉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陘，收常山郡。賊將史思

李光弼，是營州柳城人。他的祖先，是契丹的酋長。父親名叫李楷洛，開元初年，任左羽林將軍同正、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因驍勇果敢而聞名。李光弼幼年時就有氣節，擅長騎馬射箭，能閱讀班氏所撰的《漢書》。少年從軍，嚴正堅毅富於謀略，開始做官任左衛郎。爲父親守喪，直到服喪期滿不進入妻子房間。

天寶初年，多次升任爲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補授他任兵馬使，充任赤水軍使。王忠嗣對他非常器重，經常説："李光弼一定會做到我這個職位。"在邊境被稱爲名將。八載，充任節度副使，封薊郡公。十一載，拜任單于副使都護。十三載，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上奏任他爲副使、知留後事。安思順愛惜他的才能，想把女兒嫁給他，李光弼假稱有病辭去了官職。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聽説後上奏了此事，得以回到京城。安禄山叛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被朝廷斬於潼關。又讓哥舒翰率領軍隊抵禦叛賊。不久任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在河西招集兵衆。玄宗一心搜求良將，交付河北、河東的軍事，詢問郭子儀，郭子儀舉薦説李光弼能够擔當軍事重任。

十五載正月，任命李光弼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任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使事。二月，轉任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訪使，帶領朔方軍五千與郭子儀會合，東下井陘，收復常山郡。賊將史思明率兵數萬來救援常山，被他們追擊打

明以卒數萬來援常山，追擊破之，進收藁城等十餘縣，南攻趙郡。三月八日，光弼兼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禄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尸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六月，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于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河北歸順者十餘郡。

敗，進而收復了藁城等十餘座縣城，向南攻打趙郡。三月八日，李光弼兼任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攻克趙郡。自從安禄山反叛以來，常山成爲戰場，死人遍野，李光弼以酒灑地祭奠哭悼死者，把被叛賊囚禁的人放出，發誓要平定禍難，來安慰民心。六月，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在常山郡的嘉山交戰，大敗賊兵，斬首數以萬計，生擒四千。史思明散髮赤脚，逃往博陵，河北十餘郡歸順朝廷。

光弼以范陽禄山之巢穴，將先斷之，使絶根本。會哥舒翰潼關失守，玄宗幸蜀，人心驚駭。肅宗理兵於靈武，遣中使劉智達追光弼、子儀赴行在，授光弼户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時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裹甲持槍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敕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震三軍。命其親屬吊之。

李光弼認爲范陽是安禄山的老巢，應該先攻取它，使叛賊失去根基。時逢哥舒翰在潼關失守，玄宗前往蜀地，人心驚惶。肅宗在靈武整頓兵馬，派宦官劉智達追召李光弼、郭子儀前來靈武，授任李光弼爲户部尚書，兼任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帶領景城、河間的士卒五千趕赴太原。當時節度使王承業不理軍事政務，下詔令御史崔衆在河東交接兵權。崔衆輕視侮辱王承業，有時戴甲持槍闖入王承業的公署戲謔他。李光弼聽説後感到不平。到了此時，就把崔衆的軍隊交給李光弼。崔衆帶領部下來到，李光弼出來迎接，雙方旌旗相連而不加迴避。李光弼對他的無禮行爲很是憤怒，加上他不立刻交出兵權，於是下令收捕了他。不一會兒朝廷派來的宦官到達，授任崔衆爲御史中丞，懷揣敕書詢問崔衆在何處。李光弼説："崔衆有罪，被關押起來了！"宦官讓李光弼看敕書，李光弼説："今天衹是斬殺侍御史；如果宣讀了制書，就斬殺御史中丞；如果拜任他爲宰相，也要斬殺宰相。"宦官懼怕，於是作罷而返。第二天，派行刑的兵士押着崔衆，到碑堂下斬殺了他，威震三軍。然後讓他的親屬去祭吊。

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僞帥率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經河北苦戰，精兵盡赴朔方，麾下皆烏合之衆，不滿萬人。思明謂諸將曰："光弼之兵寡弱，可屈指而取太原，鼓行而西，圖河隴、朔方，無後顧矣！"光弼所部將士聞

至德二年，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名僞帥率領兵衆十餘萬來攻打太原。李光弼經過河北苦戰，精兵全去了朔方，剩下的部衆都是烏合之衆，不到一萬人。史思明對諸將説："李光弼兵少勢弱，攻取太原指日可待，然後向西行進，謀取河隴、朔方，就没有後顧之憂了！"李光弼部下的將士聽到後都很恐懼，主

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令增壘於内，壞輒補之。賊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强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懦兵增氣而皆欲出戰。史思明揣知之，先歸，留蔡希德等攻之。月餘，我怒而寇怠，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棄。賊始至及遁，五十餘日，光弼設小幕，宿於城東南隅，有急即應，行過府門，未嘗迴顧。賊退三日，决軍事畢，始歸府第。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横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曰：“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光弼，全德挺生，英才間出，干城禦侮，坐甲安邊。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户。”

張修繕城池來對付敵人，李光弼説：“城池周長四十里，賊兵馬上就要來到，現在役使人們修城，是未見到敵人而使自己先疲困了。”於是親自率領士卒百姓在外城挖掘壕溝加强防守。共挖數十萬條壕溝，大家都不知道有何用處。等到賊兵在城外攻打，李光弼即命令在城内加固壁壘，損壞就立刻修補。有的賊兵在城外辱罵嘲笑，李光弼命令挖地道，一晚上就擒獲了他們，從此賊兵行走都瞧着地面，不敢逼近城邊。官軍用强大的弩機發射石塊，叛賊的勇將强兵被打死了十分之二三。城中老幼都佩服他善用智謀，膽怯的兵卒也士氣大增都想出戰。史思明猜知這一情況，先行返回，留下蔡希德等繼續攻打。一個月後，我軍士氣大盛而賊寇軍心懈怠，李光弼率領敢死將士出城攻打，大敗敵人，斬首七萬餘級，軍需器械全都丢棄。叛賊從前來攻打直至逃走，共五十餘天，李光弼搭置了小帳幕，住在城的東南角，有緊急情况立刻去指揮接應，路過府第門口，從不回頭張望。賊兵退去三天以後，處理完軍事，纔回到家中。改任檢校司徒，收復了清夷、横野等軍，擒獲賊將李弘義返回。下詔説：“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徒、兼户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鴻臚卿、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副大使、薊國公李光弼，品德完美立身端直，才能卓越屢有顯現，守衛城池抵禦外侮，身不離甲安定邊疆。可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享有實封八百户。”

乾元元年，與關内節度使王思禮入朝，敕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制曰：“元帥之任，實屬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申啓沃，學富韜鈐，則何以翊分閫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沉毅，藴孫、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阽危。由是出

乾元元年，與關内節度使王思禮入朝，敕令朝官四品以上都出城迎接。升任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下制説：“元帥的任用，實在屬於能統率軍隊的君子；輔佐元帥指揮軍隊的人選，確實有賴於國家的英傑。若不是深明治國之道能開導君王，學識淵博，精通兵法，如何能够輔佐統兵的元帥而專事征討，攻打叛賊而使他們受到國法嚴懲。在將相中訪求，相信得到了這樣的人才。司空、兼侍中、鄭國公李光弼，器度宏大見識高遠，心志深沉性格剛毅，胸懷孫武、吴起般的謀略，具有文武全才。以往逢國家艱難

備長城，入扶大廈，茂功懸於日月，嘉績被於岩廊。屬殘寇猶虞，總戎有命，用擇惟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協贊天人，誓于丹浦之師，剿彼綠林之盜。載明朝獎，爰籍舊勛。宜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爲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

之際，竭盡忠誠表現勇敢，面對風雲變幻的形勢籌劃謀略，在危急時刻保衛了國家。因此外出禦敵如長城一般堅固，入朝輔政同大廈般安穩，豐功偉績如日月高懸，偉業廣爲朝中所知。時逢殘餘的敵寇仍有威脅，任命元帥統軍出征，要選擇賢明的將帥作爲輔佐，弘大親王建立功業的制度。一定能够安定國家，協助有道之人，就像丹浦誓師，剿滅綠林軍盜賊一般。昭明朝廷的獎賞，更依憑舊的功勛。應出任軍隊副職，并授予全權指揮本部軍隊的權力。任天下兵馬元帥趙王李係的副元帥，知節度行營事。”

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餘如故。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絶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屬大風晦冥，諸將引衆而退，所在剽掠，唯光弼所部不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南奔襄陽，郭子儀率衆屯于穀水。史思明因殺安慶緒，即僞位，縱兵河南。加光弼太尉、兼中書令，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左厢兵馬使張用濟承子儀之寬，懼光弼之令，與諸將頗有異議，欲逗留其衆。光弼以數千騎出次汜水縣，用濟單騎迎謁，即斬於轅門。諸將懾伏，都兵馬使僕固懷恩先期而至。

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河北節度支度營田經略等使，其餘官職如舊。與九節度軍隊在相州包圍了安慶緒，攻克城池指日可待。史思明從范陽來救援，多次切斷了運輸糧餉的道路，李光弼身先士卒，苦戰打敗了他。時逢大風颳得天昏地暗，諸將領兵退却，所過之處搶劫掠奪，惟獨李光弼的部下没有逃散。東京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向南逃往襄陽，郭子儀率領軍隊駐守在穀水。史思明乘機殺了安慶緒，即僞皇帝位，發兵攻打河南。朝廷加授李光弼太尉、兼中書令，取代郭子儀任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把東面的軍隊交給他指揮。左厢兵馬使張用濟習慣了郭子儀的寬厚，懼怕李光弼的軍令威嚴，與諸將很是不滿，想拖延推遲不交出軍隊。李光弼率領數千名騎兵出發駐扎在汜水縣，張用濟一人騎馬前來迎接謁見，當即被斬殺在軍門。諸將畏懼而屈服，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提前來到。

初，光弼次汴州，聞思明悉衆且至，謂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此城浹旬，我必將兵來救。”叔冀曰：“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叔冀與戰不利，遂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衆降思明。賊勢甚熾，遣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將兵徇江淮，謂之曰：“收得其地，每人貢兩船玉帛。”思明乘勝而西。光弼整衆徐行，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

起初，李光弼駐扎在汴州，聽説史思明率領全部兵馬即將來到，就對許叔冀説：“大夫如果能够守衛此城十天，我一定率兵趕來援救。”許叔冀説：“好。”李光弼返回東京，史思明到達汴州，許叔冀與他交戰失利，因此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率兵投降了史思明。叛賊的軍勢很盛，派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領兵攻打江淮，對他們説：“占領了這一地區，每人貢獻兩船玉帛。”史思明乘勝向西進攻。李光弼部署部衆緩緩行進，到了洛城，對留守韋陟説：“叛賊乘鄴下之戰的勝利，再次進犯王城附近，應當按兵不動以

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則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洛城，汜水、崿嶺皆須人守，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并留司官、坊市居人，出城避寇，空其城，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

挫傷他們的鋭氣，不利於速戰。洛城不適宜防守，韋公有什麽好計策？”韋陟說：“加强陝州的兵力，退守潼關，占據險要嚴陣以待，完全能够挫傷他們的鋭氣！”李光弼說：“這是兵家的常法，不是出奇制勝的計策。兩軍相交，尺寸之地的進退都很重要。現在要將五百里地方棄而不顧，這是助長叛賊的兵勢。如果移軍到河陽，北面依仗澤潞、三城的險阻抗拒敵人，戰勝了可以擒敵，失利了則能够堅守，裏外相應，使叛賊不敢向西侵犯，這就猶如猿臂一樣伸縮自由。區別朝廷禮儀，我李光弼不如韋公；論及行軍打仗，韋公不如我李光弼。”韋陟無言以對。判官韋損說：“東京是皇帝的住地，侍中爲何不守衛呢？”李光弼說：“如果要守衛洛城，汜水、崿嶺都需要軍隊守衛，你任兵馬判官，能够守得住嗎？”於是送文書給留守及河南尹和留司官吏、坊市居民，讓他們出城躲避敵寇，洛陽成爲空城，率領軍士運輸油鐵等物資，爲堅守作準備。

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已至洛城，光弼軍方至石橋。日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來犯。乙夜，入河陽三城。排閲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苦，咸誓力戰。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西不敢犯宫闕，於河陽南築月城，掘壕以拒光弼。十月，賊攻城。於中潬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衆，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大半。

當時史思明已到偃師，李光弼全軍趕往河陽。叛賊已到達洛城，李光弼的軍隊纔抵達石橋。天黑以後，命令士卒手持火炬緩緩行進，與賊兵相隨，而賊兵不敢來侵犯。夜晚二更時分，進入河陽三城。安排檢查守衛設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同甘共苦，都發誓要拼死作戰。賊兵懼怕李光弼的威名與謀略，駐守白馬寺，向南不超過一百里，往西不敢侵犯京城，在河陽南面修築月城，挖掘壕溝來抗禦李光弼。十月，賊兵前來攻城。李光弼在中潬城西面大敗叛軍五千餘人，斬首一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落水淹死的有大半。

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也。”抱玉稟命，勒兵守南城。將陷，抱玉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復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見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賊帥周摯領軍而

起初，李光弼對李抱玉說：“將軍能爲我堅守南城兩天嗎？”李抱玉說：“超過兩天怎麽辦？”李光弼說：“超過期限而救兵不到，聽任你放棄守衛。”李抱玉接受命令，率兵守衛南城。將要陷落時，李抱玉欺騙賊兵說：“我的糧食已經吃光，明天就投降。”賊兵十分高興，收兵等待。李抱玉又得以修繕守備，第二天，堅守城池請求交戰。賊兵受到欺騙很是惱火，猛力攻城。李抱玉派出奇兵，裏外夾擊，殺傷很多敵兵，賊帥周

退。光弼自將於中潬城，城外置栅，栅外大掘塹，闊二丈，深亦如之。周摯捨南城，并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二乘載木鵝、蒙衝、鬥樓、橦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栅，各置一門。光弼遥望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開栅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爲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俟栅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唤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唤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噪出栅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摯領軍撤退。李光弼親自率兵在中潬城，城外設置栅欄，栅欄外挖掘大壕，寬二丈，深也是二丈。周摯放棄攻打南城，全力來進攻中潬。李光弼命令荔非元禮出勁兵在羊馬城抵禦賊軍。李光弼在城東北角樹小紅旗，居高臨下觀察賊軍。賊軍仗着人多勢衆直逼城下，用兩輛車載着木鵝、蒙衝、鬥樓、轒車跟在後面，督兵填平城下的壕溝，三面各有八條道路通過軍隊，又對着填平的壕溝打開栅欄，每處各設一門。李光弼遠遠地望見賊兵逼近城下，派人對荔非元禮説："中丞看見賊兵填壕開栅通過兵力，居然不管，是什麽緣故？"荔非元禮回答説："太尉是打算堅守呢，還是打算出戰呢？"李光弼説："出戰。"荔非元禮説："如果出戰，賊兵是在爲我們填平溝塹，有什麽不滿意呢！"李光弼説："我的智慧不如荔非公，希望你努力！"荔非元禮等到栅欄被打開，率領部下的勇士出戰，一逼近賊軍，他們就退却了數百步。荔非元禮料想到敵陣堅固，雖然騎馬能出入突擊，但難以打敗賊軍，就收兵稍微後退，等待敵人懈怠時再進攻。李光弼看見他收兵，十分生氣，派人去叫荔非元禮，想按軍法處置。荔非元禮説："我正忙於作戰，叫我幹什麽？"過了很久，命令軍隊擊鼓大喊衝出了栅門，下馬搏鬥一齊前進，賊兵大敗。

周摯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玉曰："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貞，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匹分給，且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

周摯重新調整軍隊帶到北城之下，準備攻城。李光弼立刻率兵進入北城，登上城頭望着賊軍説："他們雖然兵多，但陣容混亂，不值得害怕。我要爲公等在正午時打敗他們。"於是命令出兵交戰。到了正午時刻，没有决出勝負，李光弼對諸將説："剛纔交戰，哪裏最堅固難攻？"有人説："西北角。"李光弼立刻命令郝玉説："你去攻打。"郝玉説："我郝玉的軍隊都是步兵，請派騎兵五百掩護。"李光弼給他三百。李光弼又問道："哪裏最堅固？"有人説："東南角。"李光弼當即命令論惟貞率領部下去攻打。論惟貞説："我論惟貞是番將，不懂得步兵戰法，請給鐵甲騎兵三百。"李光弼給了他一百騎兵。李光弼又牽出皇上賞賜的四十匹戰馬分給他們，并且命令他們説："你們看着我的旗子作戰，如果旗子揮

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匹。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换馬復入，决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初，光弼將戰，謂左右曰：“戰，危事，勝負繫之。光弼位爲三公，不可死於賊手，苟事之不捷，繼之以死。”及是擊賊，常納短刀於靴中，有决死之志，城上面西拜舞，三軍感動。

動緩慢，聽任你們看情勢處置；如果我的令旗接連向下揮動三次，那麼大軍一齊前進，生死不惜，稍有退却者定斬不饒。”郝玉鞭馬向賊進攻，有一人揮槍刺賊，穿透馬腹，連着刺中數人；有一人遇到賊兵，不戰而退。李光弼將不戰而退的人召來斬首，賞給揮槍刺賊的人絹五百匹。不一會兒，郝玉奔回。李光弼望見，吃驚地說：“郝玉退回，我的事情危險了。”下令左右的人將郝玉的頭斬來。郝玉見到使者說：“是戰馬中箭，不是打了敗仗退却。”使者馳馬報告，李光弼命令他換馬後出戰。郝玉换馬後重新參戰，拼死向前。李光弼連續揮動令旗，三軍看見令旗揮動一齊前進，喊聲驚天動地，一鼓作氣把賊兵打得大敗，斬首一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繳獲的軍需器械糧食數以萬計，臨陣擒賊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周摯。叛賊大將安太清退守懷州。史思明不知道周摯等人戰敗，還在攻打南城。李光弼把俘虜全都驅趕到黄河邊向他展示，殺了數十人威嚇敵軍，其餘的俘虜懼怕，跳進黄河中逃向南岸，都被李光弼斬殺。起初，李光弼將要交戰，對左右的人說：“打仗，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勝負難以預料。我李光弼位居三公，不能死在叛賊之手，假如戰事不勝，祇有一死。”等到攻打叛賊，經常把短刀插入靴子中，立下決一死戰的志願，在城頭上面向西跪拜，三軍都被感動。

賊既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城將安太清極力拒守，月餘不下。光弼令僕固懷恩、郝玉由地道而入，得其軍號，乃登陴大呼，我師同登，城遂拔。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即日懷州平。以功進爵臨淮郡王，累加實封至一千五百户。

賊兵既已敗逃，李光弼前往收復懷州，史思明趕來救援，迎戰於沁水之上，又打敗了他。城中守將安太清全力堅守，一個多月没能攻下。李光弼命令僕固懷恩、郝玉從地道潛進城中，獲得敵人的軍隊號令，然後登上女墻大聲高呼，我軍同時登上城頭，於是攻克懷州。把生擒的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往朝廷，當天懷州平定。因功進爵臨淮郡王，多次加實封到一千五百户。

觀軍容使魚朝恩屢言賊可滅之狀，朝旨令光弼速收東都。光弼屢表：“賊鋒尚鋭，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又害光弼之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由是中使督戰，

觀軍容使魚朝恩多次上言叛賊可以消滅的情狀，朝廷下詔命令李光弼迅速收復東都。李光弼多次上表説：“叛賊的兵勢還盛，請等待適當的時機行動，不可輕易進軍。”僕固懷恩又嫉妒李光弼的功勞，暗中依附魚朝恩，説叛賊能够消

光弼不獲已，進軍列陣於北邙山下。賊悉精鋭來戰，光弼敗績，軍資器械并爲賊所有。時李抱玉亦棄河陽，光弼渡河保聞喜。朝旨以懷恩異同致敗，優詔徵之。光弼自河中入朝，抗表請罪，詔釋之。光弼懇讓太尉，遂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俄復拜太尉，充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故，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勝，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將士皆懼，請南保揚州，光弼徑赴徐州以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克定江左，人心乃安。

初，光弼將赴臨淮，在道舁疾而行。監軍使以袁晁方擾江淮，光弼兵少，請保潤州以避其鋒。光弼曰："朝廷寄安危於我，今賊雖强，未測吾衆寡，若出其不意，當自退矣。"遂徑往泗州。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揚府，尚衡、殷仲卿相攻於兖、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廣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朝廷方倚光弼爲援，恐成嫌疑，數詔問其母。吐蕃退，乃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伺知之，辭以久待敕不至，且歸徐州，欲收江淮租賦以自給。代宗還京，二年正月，遣中使往宣慰。光弼母在河中，密詔子儀輿歸京師。其弟光進，與李

滅。因此朝廷派出宦官來督戰，李光弼不得已，進軍列陣在北邙山下。賊兵的精鋭都來迎戰，李光弼大敗，軍需器械都被賊兵奪取。當時李抱玉也放棄了河陽，李光弼渡過黄河退守聞喜。朝廷認爲是與僕固懷恩意見不合而導致失敗，於是下詔安慰并徵召他入朝。李光弼從河中入朝，上表直言請罪，下詔赦免他。李光弼懇切辭讓太尉，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尹、行營節度使；不久又拜任太尉，充任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副元帥，侍中如舊，出鎮臨淮。史朝義乘邙山之戰的勝利，侵犯申、光等十三州，親自率領精鋭騎兵把李岑包圍在宋州。將士都懼怕，請求往南退守揚州，李光弼徑直赴徐州鎮撫，派田神功打敗了賊兵。浙東賊衆首領袁晁攻打剽掠郡縣，浙東大亂，李光弼分兵討伐消滅了他，江左平定，人心纔安定。

當初，李光弼將要往臨淮，在半路發病被抬着前行。監軍使因爲袁晁正騷擾江淮，李光弼兵少，請求守衛潤州迴避他的軍勢。李光弼説："朝廷把安危寄托在我身上，現在賊兵雖然强大，但不知道我軍人數多少，如果能出其不意，他們就會主動退却。"於是徑直往泗州。李光弼未到河南時，田神功平定劉展之亂後，逗留在揚府，尚衡、殷仲卿在兖、鄆二州之間互相攻打，來瑱駐軍占據着襄陽，朝廷憂慮。等李光弼輕騎到了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立刻回到河南，尚衡、殷仲卿、來瑱都懼怕他的威名，相繼赴朝。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賜給鐵券，圖畫形像於凌煙閣。

廣德初年，吐蕃進犯京城地區，代宗下詔徵召天下兵馬。李光弼與程元振不和，拖延不到。十月，西戎入侵京師，代宗前往陝州。朝廷正依靠李光弼來救援，恐怕造成猜疑，多次下詔問候他的母親。吐蕃退去，然後授任李光弼爲東都留守，來觀察他的動向。李光弼窺知這種情况，推辭説因爲久候不見敕書，暫且回徐州，想收取江淮的租賦供給自己的軍隊。代宗返回京城，二年正月，派宦官前去安撫他。李光弼的母親在河中，秘密下詔郭子儀用車將她載回京師。他的弟

輔國同掌禁兵，委以心膂。至是，以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國公、渭北節度使，上遇之益厚。

弟李光進，與李輔國一同掌管禁軍，作爲親信使用。到了這時，任李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凉國公、渭北節度使，皇上對待他更加親厚。

光弼御軍嚴肅，天下服其威名，每申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懼朝恩之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皆不禀命，因愧耻成疾，遣衙將孫珍奉遺表自陳。廣德二年七月，薨於徐州，時年五十七。輟朝三日，贈太保，謚曰武穆。光弼既疾亟，將吏問以後事，曰："吾久在軍中，不得就養，既爲不孝子，夫復何言!"因取已封絹布各三千匹、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下護喪柩還京師。代宗遣中官開府魚朝恩吊問其母於私第，又命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十一月，葬於三原，詔宰臣百官祖送於延平門外。母李氏，有鬚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節制一品。光弼十年間三入朝，與弟光進在京師，雖與光弼異母，性亦孝悌，雙旌在門，鼎味就養，甲第并開，往來追歡，極一時之榮。

李光弼治軍嚴厲，天下都敬服他的威名，每當發出號令，諸將不敢抬頭仰視。後來因爲懼怕魚朝恩陷害，不敢入朝，田神功等都不聽從他的命令，因此羞愧成病，派衙將孫珍奉遺表陳説自己的心志。廣德二年七月，在徐州去世，享年五十七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保，謚號武穆。李光弼病重以後，將吏詢問後事，他説："我長期在軍中，不能够奉養老人，已成了不孝之子，還有什麽好説的!"於是取出儲藏的絹布各三千匹、錢三千貫文分給將士。部下護送他的靈柩回到京師，代宗派宦官開府魚朝恩到他的私人宅第吊唁慰問他的母親，又命令京兆尹第五琦辦理喪事。十一月，埋葬於三原，下詔宰相百官到延平門外送葬。母親李氏，臉上有毛數十根，長五六寸，因爲兒子顯貴，封韓國太夫人，兩個兒子都是節制一品。李光弼十年間三次入朝，與弟弟李光進在京師，李光進雖然與李光弼同父異母，但性情也孝順友愛，門前樹立雙旌，美味佳肴奉養母親，豪華的宅第并列而建，往來歡樂，一時榮耀至極。

王思禮

王思禮，營州城傍高麗人也。父虔威，爲朔方軍將，以習戰聞。思禮少習戎旅，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爲押衙。及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周泌爲翰押衙，以拔石堡城功，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唤何物?"諸將皆壯之。十三年，吐蕃蘇毗王款塞，詔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脚，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即損脚，更欲何之?"

王思禮，是緊靠高麗的營州城人。父親名叫王虔威，任朔方軍將，因善戰而聞名。王思禮少年時就通曉軍事，隨從節度使王忠嗣到河西，與哥舒翰同任押衙。等到哥舒翰任隴右節度使，王思禮與中郎周泌任哥舒翰的押衙，因爲攻克石堡城有功，授任右金吾衛將軍，充任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十一載，加雲麾將軍。十二載，哥舒翰征討九曲，王思禮延誤了軍期，哥舒翰想要按軍法斬殺他，接着又下令釋放他。王思禮鎮定地説："要斬就斬，唤回去幹什麽?"諸將都佩服他的勇敢。十三年，吐蕃蘇毗王入塞歸順，下詔哥舒翰到磨環川去接應。王思禮從馬上摔下傷了脚，哥舒翰對宦官李大宜説："王思禮已傷了脚，還想幹什麽?"

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禄山反，哥舒翰爲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府馬軍都將，每事獨與思禮决之。十五載二月，思禮白翰謀殺安思順父元貞，於紙隔上密語翰，請抗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之，横駄來潼關殺之，翰曰："此乃翰反，何預禄山事。"六月，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至安化郡。思禮與吕崇賁、李承光并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并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後效，遂斬承光而釋思禮、崇賁，與房琯爲副使。便橋之戰又不利，除爲關内節度使。尋遣守武功。

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戰，思禮以其衆退守扶風。賊兵分至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王師大駭，鳳翔戒嚴，中官及朝官皆出其孥，上使左右巡御史虞候書其名，乃止。遂命司徒郭子儀以朔方之衆擊之而退。

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先入景清宫。又從子儀戰陝城、曲沃、新店，賊軍繼敗，收東京。思禮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衆，器械山積，牛馬萬計。遷户部尚書、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户。乾元二年，與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禮領關内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及光弼鎮河陽，制以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軍糧百萬，器械精鋭。尋加守司空。自武德已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

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輟朝一日，贈太尉，謚曰武烈，命鴻臚卿監護喪事。思禮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

十四載六月，加金城太守。安禄山反叛，哥舒翰任元帥，上奏王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任元帥府馬軍都將，每當有事衹與王思禮商議决定。十五載二月，王思禮建議哥舒翰謀殺安思順的父親安元貞，在紙隔上秘密告訴哥舒翰，請他上表直言誅殺楊國忠，哥舒翰不答應。又請求帶領三十名騎兵劫持他，强行馱到潼關殺掉，哥舒翰説："那様就是我哥舒翰反叛，與安禄山有什麽關係。"六月，潼關失守，王思禮西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到達安化郡。王思禮與吕崇賁、李承光都被帶到軍中大旗下，肅宗責備他們不能堅守，都按軍法處置。有人替他們求情説可戴罪立功，於是斬了李承光而赦免王思禮、吕崇賁，派任房琯的副使。便橋之戰又失利，拜任關内節度使。不久派去守衛武功。

賊將安守忠及李歸仁、安泰清來交戰，王思禮帶領部下退守扶風。叛賊分兵到了大和關，距離鳳翔五十里。王師大爲驚恐，鳳翔嚴加戒備，宦官及朝官都把妻兒送了出去，皇上派左右巡御史虞候記下他們的姓名，這纔停止。然後命令司徒郭子儀率領朔方兵打退了賊兵。

至德二年九月，王思禮隨從元帥廣平王收復西京，打敗賊兵後，王思禮領兵先進入景清宫。又跟隨郭子儀在陝城、曲沃、新店作戰，接連打敗賊軍，收復東京。王思禮又在絳郡打敗賊兵六千餘人，繳獲的軍用器械堆積如山，牛馬數以萬計。升任户部尚書、霍國公，享受實封三百户。乾元二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使把安慶緒包圍在相州。王思禮率領關内及潞府行營步兵三萬、騎兵八千，官軍大敗潰散，惟獨王思禮與李光弼兩支軍馬完好無損。等李光弼出鎮河陽，下詔任命王思禮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貯存軍糧百萬，器械精鋭。不久加守司空。自從武德年間以來，三公不任宰相，惟有王思禮罷了。

上元二年四月，因病去世，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尉，謚號武烈，命令鴻臚卿辦理喪事。王思禮擅長理財，不善於用兵，但執法嚴厲，士卒不敢違犯，受到當時輿論的稱贊。

之。

鄧景山

鄧景山，曹州人也。文吏見稱。天寶中，自大理評事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爲政簡肅，聞於朝廷。居職四年，會劉展作亂，引平盧副大使田神功兵馬討賊。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產，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追入朝，拜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軍儲豐實，其外又別積米萬石，奏請割其半送京師。屬思禮薨，以管崇嗣代之，委任左右，失於寬緩，數月之間，費散殆盡，唯存陳爛萬餘石。上聞之，即日召景山代崇嗣。及至太原，以鎮撫紀綱爲己任，檢覆軍吏隱没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統馭失所，不復驗其罪，遣使諭之。軍中因請以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

鄧景山，是曹州人。以做文官而著稱。天寶年間，從大理評事做到監察御史。至德初年，提升爲青齊節度使，升任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爲政簡明嚴正，朝廷聞名。在任四年，逢劉展作亂，召引平盧節度副大使田神功的兵馬討伐賊兵。田神功到了揚州，大肆掠奪居民的財産，鞭打百姓，把財物掠奪殆盡，大食、波斯等胡商死了數千人。

上元二年十月，被追召入朝，拜任尚書左丞。太原尹、北京留守王思禮儲蓄的軍糧富餘，此外又另積存米一萬石，上奏請求分一半送往京師。時逢王思禮去世，任命管崇嗣取代他，對身邊任職的人，失於寬大，數月的時間，糧米耗費流失殆盡，祇剩下陳爛糧米一萬餘石。皇上聽説此事，當天召鄧景山取代管崇嗣。他到了太原，以整頓紀律爲己任，查辦揭發軍官中的貪污分子，衆人懼怕。有一名偏將按罪應該處死，諸將紛紛請求讓他贖罪，鄧景山不答應；他的弟弟請求代哥哥受刑，又不同意；弟弟請求交納一匹馬來抵償哥哥的罪過，鄧景山答應免去他的死罪。衆人都被激怒了，對鄧景山説："我們的性命輕賤得就像一匹馬嗎?"軍士憤怒，於是殺了鄧景山。皇上認爲鄧景山統轄失當，不再追究軍士的罪行，派使者曉諭他們。軍中因此請求任命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辛雲京爲節度使，朝廷同意。

辛雲京

辛雲京者，河西之大族也。代掌戎旅，兄弟數人并以將帥知名。雲京有膽略，志氣剛决，不畏强禦，每在戎行，以擒生斬馘爲務。累建勳勞，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馭失所，爲軍士所殺，請雲京爲節度使，因授兼太原尹，以北門委之。雲京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效亦如之，故三軍整肅。迴紇恃舊勳，每入漢界，必肆狼貪。至太原，雲京以戎狄之道待

辛雲京，是河西的世家大族。世代掌管軍隊，兄弟數人都以身任將帥而知名。辛雲京很有膽識謀略，志氣剛强，不畏强暴，每次在軍中作戰，把生擒斬首敵人作爲要務。多次建立功勛，官做到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鄧景山統轄失當，被軍士殺害，士兵們請求辛雲京任節度使，因此拜任兼太原尹，把守衛國家北大門的重任交給他。辛雲京性格沉穩剛毅，部下有人違犯法令，絲毫不加寬貸，獎賞功勞也是一樣，所以軍隊紀律嚴明。回紇依仗有舊功，每次進入漢人疆界，必定要大肆搶掠。到了太原，辛雲京用戎

之，虜畏雲京，不敢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曆三年八月庚午薨，上追悼發哀，爲之流涕，册贈太尉，輟朝三日，謚曰忠獻。後宰臣子儀、元載等見上，言及雲京，泫然久之。十一月葬，命中使吊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

史臣曰：凡言將者，以孫、吴、韓、白爲首。如光弼至性居喪，人子之情顯矣；雄才出將，軍旅之政肅然。以奇用兵，以少敗衆，將今比古，詢事考言，彼四子者，或有慚德。邙山之敗，閫外之權不專；徐州之留，君側之人伺隙。失律之尤雖免，匪躬之義或虧，令名不全，良可惜也。然閫外之事，君側之人，得不慎諸！思禮法令嚴整，儲廪豐盈，節制之才，固不易得。景山始以文吏，或有虚名。仗鉞揚州，召匪人而劫掠士庶；分茅并部，持小法而全昧機權。貴馬賤人，衆怒身死，宜哉！雲京賞善懲惡，静亂安邊，功著軍中，寵加身後，不亦美歟！

贊曰：光弼雄名，思禮刑清。始致亂者鄧景山，何以救之辛雲京。

狄人的辦法對待他們，賊虜畏懼辛雲京，都不敢放肆。數年之間，太原大治，没有戰火烽烟的憂慮。多次加授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大曆三年八月庚午日去世，皇上悼念悲哀，爲此流淚，追贈太尉，停止朝會三天，謚號忠獻。後來宰相郭子儀、元載等見到皇上，談及辛雲京，皇上泫然淚下悲傷很久。十一月埋葬，皇上派宦官吊唁祭奠。當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共設置了七十餘座帳幕祭奠他。

史臣曰：大凡談論將帥，人們首推孫子、吴起、韓信、白起。如李光弼在服喪期間性情純孝，顯示了作爲人子的情分；以雄才大略出任將帥，軍隊的紀律嚴明公正。以奇計用兵，以少勝多，將今人與古人相比，考查言行，那四個人物，或許會自愧不如。邙山之敗，是因爲不能自主地指揮軍隊；留在徐州，是因爲君主身邊有人伺機加害。軍事失利的過失雖然可以諒解，但盡忠而不顧身的氣節或有不足，美名不能保全，深爲可惜。然而軍事征戰之事，君主身邊之人，能不謹慎！王思禮執法嚴正，糧儲富餘，作爲節度使的人才，很是難得。鄧景山出身文官，徒有虚名。任揚州長史，召來壞人劫掠官吏百姓；任并部留守，堅持執行小的法令而完全不懂得權變。重馬而輕人，觸犯了衆怒被殺死，實在應該！辛雲京賞善懲惡，平定叛亂安定邊疆，在軍中功勞卓著，去世後恩寵加身，不也很好嗎！

贊曰：李光弼英名蓋世，王思禮刑法公正。致亂者鄧景山，補救者辛雲京。

舊唐書卷一百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崔光遠　房琯（子）孺復（從子）式　張鎬　高適　暢璀

崔光遠　崔敬嗣

崔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樗蒱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

光遠即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舉光遠爲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吊祭。十五載五月，使迴。十餘日，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詔留光遠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采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定。使其息東見禄山，禄山大

崔光遠，是滑州靈昌人。原本是博陵的世家大族。祖父名叫崔敬嗣，愛好賭博飲酒。武則天初年，任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時，被安置在房州，大多數官吏對他不太禮貌，惟獨崔敬嗣把他視爲親友賢士，供給豐富，中宗十分感激。等登上帝位，有個益州長史叫崔敬嗣，因爲同姓同名，每逢進用擬定官職，皇上御筆批示一共四次破格授官。後來召他談話，纔知道錯加恩寵。訪求崔敬嗣已經去世，於是派中書令韋安石拜授他的兒子崔汪官職。崔汪酗酒不能勝任官職，祇好授任洛州司功，又改爲五品。

崔光遠就是崔汪的兒子，雖然没有學問，但很有祖父的風度，勇敢豪俠，身高六尺有餘，雙目黑白分明。少年時歷任州縣官。開元末年任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因爲都是賭徒而互相投合，多次升任做到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薦舉崔光遠任長安令。十四載，升任京兆少尹。當年，出使吐蕃吊祭喪事。十五載五月，出使返回。十多天後，潼關失守，玄宗前往蜀地，下詔留崔光遠任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任西京留守采訪使。皇上出發後，百姓紛紛闖入宮禁，搶奪左藏大盈庫的財物，接着放火焚燒，從早晨到中午，火勢逐漸旺盛，也有人騎驢跑上紫宸、興慶殿。崔光遠與宦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招募人代理府縣官吏分別守護，殺死十多人方纔安定。派他的兒子往東去見安禄山，安禄山十分高興，下僞敕恢復他的本官。起先安

悦，僞敕復本官。先是禄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既得光遠歸款，召休歸洛。

八月，同羅背禄山，以厩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爲賊且逃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禄山。光遠閉府門，斬爲盜曳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十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喜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釃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乙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扼其要，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匹，俘其渠酋一人。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及扈從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采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茅。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户。"

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爲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爲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爲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逐處崟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

禄山已經下令張休攝京兆尹有十多天了，得知崔光遠歸附，便將張休召回洛陽。

八月，同羅背叛安禄山，帶着厩馬二千匹逃到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在後追趕召他們回來，没有辦到，安神威因爲害怕憂愁而死，府縣官吏驚恐而逃，獄中囚犯全部逃光。崔光遠認爲叛賊要逃跑，就命令有關官吏看守安神威、孫孝哲的宅第。孫孝哲把崔光遠的情況報告了安禄山。崔光遠關閉府門，殺了兩名做强盜的壯士，然後與長安令蘇震等一同出逃。到達開遠門，先派人對門官説："京兆尹要巡視城門。"門官備好儀仗前來迎接，來到面前便全部斬殺。帶領府縣官吏十餘人，在京西號召百姓，應召者一百餘人，夜晚經過咸陽，然後到達靈武。皇上高興，升任他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派崔光遠到渭北召集歸順的百姓和官吏。曾有一股叛賊跑到涇陽縣界内搶掠，在佛寺中殺牛濾酒，連夜暢飲，距離崔光遠的軍營有四十里。崔光遠偵察到這一軍情，率領二千步騎兵在二更時分急赴賊軍。賊兵大多數都喝醉了，崔光遠率領一百餘名騎兵拉滿弓弦扼守要道，又命令勇士手持長刀狂呼亂砍，殺死賊兵二千餘人，繳獲戰馬一千匹，俘虜了敵將一人。賊兵認爲崔光遠勇猛能戰，經常迴避他的兵鋒。等侍從皇上回到京城，論功行賞，下制説："持節京畿采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破家爲國，不惜生命衝鋒在前。可加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享受實封三百户。"

乾元元年，兼任御史大夫。五月，任河南節度使。八月，替代張鎬任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接替蕭華任魏州刺史，充任魏州節度使。起初，司徒郭子儀與叛賊在汲郡交戰，崔光遠率領汴州軍隊一千人渡河救援。等接替蕭華進入魏州，派將軍李處崟抵禦叛賊，賊兵大軍來到，連戰失利，郭子儀生氣不肯援救，李處崟因此戰敗，逃回城中。叛賊追趕李處崟到了城下，用反間計説："李處崟召我們來，爲何不出來迎接？"崔光遠因此將李處崟腰斬。李處崟驍勇善戰，衆人都倚重他，被處死後，人人都感到不安

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禄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度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衆爲亂，陷荆、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爲土賊，掠州縣，爲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侁召而降之。光遠在官好蒱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剌、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黄戍。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奂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官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

害怕。魏州城自安禄山反叛以來，袁知泰、能元皓等都加以修築完繕，十分堅固。崔光遠不能守衛，於是趁夜突圍逃出，渡河返回。肅宗没有問罪，授任太子少保。

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兵作亂，攻陷荆、襄、澧、朗等州，任命崔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荆襄招討，同時充任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授任鳳翔尹，充任本府及秦隴觀察使。起先，岐、隴官吏郭愔等在當地爲盗，剽掠州縣，修築五座堡壘，崔光遠派判官、監察御史嚴侁招降了他。崔光遠在職時喜愛賭博酗酒，晚年不再親理軍政。上元元年冬季，郭愔等暗中勾結党項及奴剌、突厥在秦、隴打敗了韋倫，殺害監軍使，攻打黄戍。肅宗將他召回，任命李鼎替代他。二年，兼任成都尹，充任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舊兼御史大夫。等到段子璋反叛，東川節度使李奂敗逃，投奔崔光遠，崔光遠率領部將花驚定等討伐平定了叛亂。部下將士大肆搶掠，有的婦女手臂上戴有金銀手鐲，兵士就砍斷她們的手腕奪走手鐲，亂兵殺死數千人，崔光遠無法禁止。肅宗派監軍官使者查驗他的罪狀，崔光遠憂愧成病，上元二年十月去世。

房琯

房琯，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融之子也。琯少好學，風儀沉整，以門蔭補弘文生。性好隱遁，與東平吕向於陸渾伊陽山中讀書爲事，凡十餘歲。開元十二年，玄宗將封岱岳，琯撰《封禪書》一篇及箋啓以獻。中書令張説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無幾去官，應堪任縣令舉，授虢州盧氏令，政多惠愛，人稱美之。二十二年，拜監察御史。其年坐鞫獄不當，貶睦州司户。歷慈溪、宋城、濟源縣令，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名。天寶元年，拜主客員外郎。三年，遷試主客郎中。五

房琯，是河南人，天后朝正議大夫、平章事房融的兒子。房琯少年時喜好讀書，舉止沉穩，以祖上功勛補任弘文生。天性喜好隱居，與東平人吕向在陸渾伊陽山中潛心讀書，共十餘年。開元十二年，玄宗要到泰山封禪，房琯撰寫《封禪書》一篇及書札進獻。中書令張説驚奇他的文才，上奏授任秘書省校書郎，調任補授同州馮翊尉。不久離官，參加堪任縣令考試，授任虢州盧氏令，理政多有恩惠，人們都贊美他。二十二年，拜任監察御史。當年因審理案件不當獲罪，貶任睦州司户。歷任慈溪、宋城、濟源縣令，在各地爲政，經常興利除弊，修理官舍，以能幹而著名。天寶元年，拜任主客員外郎。三年，升任主客郎中。五年正月，被提拔任用爲給事中，賜爵位漳南縣男。當時玄宗仰慕古道，多次巡游近

年正月，擢試給事中，賜爵漳南縣男。時玄宗企慕古道，數游幸近甸，乃分新豐縣置會昌縣於驪山下，尋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温泉宫爲華清宫，於宫所立百司廨舍，以琯雅有巧思，令充使繕理。事未畢，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歷琅邪、鄴郡、扶風三太守，所至多有遺愛。十四年，徵拜左庶子，遷憲部侍郎。

郊，於是劃分新豐縣在驪山下設置會昌縣，不久改會昌爲昭應縣。又改温泉宫爲華清宫，在華清宫建立百司官舍，因爲房琯擅長設計，命令他充使主持修繕。工程還未結束，因與李適之、韋堅等人關係親密而獲罪，貶任宜春太守。歷任琅邪、鄴郡、扶風三郡太守，所任各地都留有恩惠。十四年，徵入拜授左庶子，升任憲部侍郎。

十五年六月，玄宗蒼黄幸蜀，大臣陳希烈、張倚等銜於失恩，不時赴難。琯結張均、張垍兄弟與韋述等行至城南十數里山寺，均、垍同行，皆以家在城中，逗留不進，琯獨馳蜀路。七月，至普安郡謁見，玄宗大悦，即日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從幸成都，加銀青光禄大夫，仍與一子官。

十五年六月，玄宗倉皇逃往蜀地，大臣陳希烈、張倚等因失寵而懷恨，没有及時趨救國難。房琯聯合張均、張垍兄弟與韋述等人逃到城南十多里的山寺中，張均、張垍同行，都因家屬在城中，逗留不走，房琯獨自馳馬奔上通蜀的道路。七月，到普安郡晋見，玄宗大爲高興，當天拜任他爲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隨從前往成都，加銀青光禄大夫，同時授他一個兒子官職。

其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涣等奉使靈武，册立肅宗。至順化郡謁見，陳上皇傳付之旨，因言時事，詞情慷慨，肅宗爲之改容。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吕崇賁、李承光等引於纛下，將斬之，琯從容救諫，獨斬承光而已。肅宗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爲己任。時行在機務，多决之於琯，凡有大事，諸將無敢預言。

這年八月，與左相韋見素、門下侍郎崔涣等奉命出使靈武，册立肅宗。到順化郡晋見，陳説上皇傳位的旨意，於是談論時事，言詞慷慨，肅宗爲之動容。當時潼關敗將王思禮、吕崇賁、李承光等被帶到大旗下，將要斬殺，房琯委婉勸諫援救，衹斬殺李承光一人而已。肅宗因爲房琯素來名望很高，傾心禮待他，房琯也自負有才幹，以平定天下爲己任。當時皇上外出停駐之地的機要事務，大多由房琯决定，遇上大事，諸將無人敢參預發言。

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都，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乃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琯請自選參佐，乃以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户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既行，又令兵部尚書王思禮副之。琯分爲三軍：遣楊希文將

不久上疏直言請求親自率兵討伐叛賊，收復京城，肅宗希望他能成功，答應了他的請求。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於是與郭子儀、李光弼等商議進軍。房琯請求由自己挑選僚屬，於是任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户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遊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出發以後，又命兵部尚書王思禮爲副。房琯把隊伍分成三軍：派楊希文率領南軍，從宜壽進入；劉悊率領中軍，從武功進入；

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接戰，官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爲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癸卯，琯又率南軍即戰，復敗，希文、劉悊并降於賊。琯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上并宥之。

琯好賓客，喜談論，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采其虛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琯之出師，戎務一委於李揖、劉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嘗習軍旅之事。琯臨戎謂人曰："逆黨曳落河雖多，豈能當我劉秩等。"及與賊對壘，琯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黄失據，遂及於敗。上猶待之如初，仍令收合散卒，更圖進取。

會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授南海太守，攝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使。中謝，肅宗謂之曰："朕處分房琯與卿正大夫，何爲攝也？"進明對曰："琯與臣有隙。"上以爲然。進明因奏曰："陛下知晉朝何以至亂？"上曰："卿有説乎？"進明曰："晉朝以好尚虛名，任王夷甫爲宰相，祖習浮華，故至於敗。今陛下方興復社稷，當委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臣觀之，琯終不爲陛下用。"上問其故，進明曰："琯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爲江南節度，潁王爲劍南節度，盛王爲淮南節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

李光進率領北軍，從奉天進入。房琯親自統領中軍，作爲前鋒，十月庚子日，軍隊駐扎在便橋。辛丑日，中、北二軍先與賊兵在咸陽縣的陳濤斜相遇，雙方交戰，官軍大敗。當時房琯采用春秋時代的車戰法，率戰車二千輛，步兵騎兵在兩旁護衛。交戰以後，賊兵順風揚塵，擊鼓吶喊，拉車的牛都受到驚嚇，賊兵乘機點燃一捆捆的柴草放火燒車，人畜全部潰敗，被賊殺死殺傷四萬餘人，幸存下來的僅數千人。癸卯日，房琯又率領南軍與叛賊交戰，又被打敗，楊希文、劉悊都投降了叛賊。房琯等逃奔皇上外出停駐的地方，脱去上衣請皇上治罪，皇上將他們全部赦免。

房琯愛好交接賓客，喜歡高談闊論，用兵本不是他的專長，天子却相信他的虛名而加重用，希望收到功效。房琯既没有克敵制勝的謀略，又以虛名選擇將吏，以致兵敗。房琯率兵出征，軍務全部委任給李揖、劉秩，劉秩等也是儒家之子，從未練習過軍旅之事。房琯臨戰前對衆人説："叛軍的壯士雖多，怎能抵得上我的劉秩等人。"等到與賊兵對陣，房琯準備穩重固守等待戰機，由於宦官邢延恩等督促出戰，倉皇之際而失去憑依，於是大敗。皇上依然待之如初，還命令他收集散兵，再圖謀進取。

恰逢北海太守賀蘭進明從河南來，下詔授任他爲南海太守，代理御史大夫，充任嶺南節度使。入朝謝恩，肅宗對他説："朕吩咐房琯授任卿正御史大夫，爲何授任代理御史大夫呢？"賀蘭進明説："房琯與臣有矛盾。"皇上認爲他説的對。賀蘭進明藉機上奏説："陛下知道晉朝爲什麽會天下大亂嗎？"皇上説："卿有什麽話要説嗎？"賀蘭進明説："晉朝因爲崇尚虛名，任命王夷甫爲宰相，推崇學習浮華不實的東西，所以導致天下敗亡。現在陛下正要復興國家，應當任用有真才實學的人，而房琯生性粗疏迂闊，祇會説大話，没有宰相的才幹。陛下對房琯極爲禮遇，不過以臣看來，房琯最終不會爲陛下效力的。"皇上詢問其中的緣故，賀蘭進明説："房琯過去在南方的朝廷爲太上皇經營謀劃天下的軍事，於是任永王爲江南節度使，潁王爲劍南節度使，盛

分守重鎮'。且太子出爲撫軍，入曰監國，琯乃以枝庶悉領大藩，皇儲反居邊鄙，此雖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爲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又各樹其私黨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之徒，以副戎權。推此而言，琯豈肯盡誠於陛下乎？臣欲正衙彈劾，不敢不先聞奏。”上由是惡琯，詔以進明爲河南節度、兼御史大夫。

王爲淮南節度使，頒下制書說'命太子在北面經營朔方，命諸王分別守衛重鎮'。再說太子隨從君主出征叫撫軍，入朝守衛叫監國，房琯卻任用旁支庶子統領大藩鎮，太子反而被派往邊界遠地，這樣做雖然對太上皇似乎是忠誠，但對陛下卻是不忠誠。房琯此舉的意圖，認爲太上皇的幾個兒子，衹要一人取得天下，他就不會失去恩寵。又在各地委任自己的親信劉秩、李揖、劉彙、鄧景山、竇紹等人，輔助軍事。以此推論，房琯怎能對陛下竭誠盡忠呢？臣想在大臣朝見陛下時當殿彈劾他，不敢不事先上奏聞知。”皇上因此憎惡房琯，下詔任命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崔圓本蜀中拜相，肅宗幸扶風，始來朝謁。琯意以爲圓纔到，當即免相，故待圓禮薄。圓厚結李輔國，到後數日，頗承恩渥，亦憾於琯。琯又多稱病，不時朝謁，於政事簡惰。時議以兩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天下人心惴恐，當主憂臣辱之際，此時琯爲宰相，略無匪懈之意。但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子虛無而已。此外，則聽董庭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蘭以見琯，自是亦大招納貨賄，奸贓頗甚。顏真卿時爲大夫，彈何忌不孝，琯既黨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貶爲西平郡司馬。憲司又奏彈董庭蘭招納貨賄，琯入朝自訴，上叱出之，因歸私第，不敢關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言琯大臣，門客受贓，不宜見累。二年五月，貶爲太子少師，仍以鎬代琯爲宰相。

崔圓原本在蜀中被拜任爲宰相，肅宗到扶風，他纔來朝見。房琯原本認爲崔圓一到，就會被立刻免去宰相，所以對崔圓不很禮貌。崔圓盡心交結李輔國，來到後幾天，就很得恩寵，也怨恨房琯。房琯又經常假稱有病，不按時朝見，對朝政事務漫不經心。當時輿論認爲兩京陷落在叛賊之手，皇上避難停駐在外，天下人心惶惶，當此皇上患難憂愁臣下蒙受恥辱之際，這時房琯任宰相，毫無盡心竭力之意。衹是與庶子劉秩、諫議李揖、何忌等高談闊論，談論釋氏佛教的因果報應、老子道教的清虛無爲而已。此外，就是傾聽董庭蘭彈琴，廣泛招集琴客宴飲，朝官往往通過董庭蘭纔能見到房琯，董庭蘭因此也大量收受賄賂，貪贓行爲嚴重。顏真卿當時任御史大夫，彈劾何忌不孝，房琯既與何忌結黨，立刻假托酒醉入朝，被貶任西平郡司馬。憲司又上奏彈劾董庭蘭收受賄賂，房琯入朝爲自己辯解，皇上將他斥出，因此回到自己的宅第，不敢參預人事。諫議大夫張鎬上疏，說房琯作爲大臣，門客貪贓，他不應受到牽連。二年五月，貶任太子少師，同時命張鎬接替房琯任宰相。

其年十一月，從肅宗還京師。十二月，大赦，策勳行賞，加琯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爲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冀蒙任遇。

這年十一月，隨從肅宗回到京師。十二月，大赦天下罪人，論功行賞，加房琯金紫光祿大夫，進封清河郡公。房琯任散官後，很多朝臣爲他說話，房琯也經常自稱有文武之才，應當爲國家效力，希望獲得任用。又招集賓客，早晚人來

又招納賓客，朝夕盈門，游其門者，又將琯言議暴揚於朝。琯又多稱疾，上頗不悅。乾元元年六月，詔曰：

崇黨近名，實爲害政之本；黜華去薄，方啓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學，夙推名器，由是累階清貴，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氣恃權。虛浮簡傲者進爲同人，温讓謹令者捐於異路。所以輔佐之際，謀猷匪弘。頃者時屬艱難，擢居將相，朕永懷仄席，冀有成功。而喪我師徒，既虧制勝之任；升其親友，悉彰浮誕之迹。曾未逾時，遽從敗績。自合首明軍令，以謝師旅，猶尚矜其萬死，擢以三孤。或云緣其切直，遂見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觀所以，咸知乖舛，曠於政事。誠宜效茲忠懇，以奉國家，而乃多稱疾疹，莫申朝謁。郤縠爲政，曾不疾其迂迴；亞夫事君，翻有懷於鬱怏。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潛爲交結，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何以儀刑王國，訓導儲闈？但以嘗踐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秩、武遽更相尚，同務虛求，不議典章，何成沮勸？宜從貶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閬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馳驛赴任，庶各增修。朕自臨御寰區，薦延多士，常思聿求賢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虛僞成俗。今茲所譴，實屬其辜。猶以琯等妄自標持，假延浮稱，雖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縷言，蓋欲人知不濫。凡百卿士，宜悉朕懷。

人往不斷，游於他門下的人，又把房琯的言論傳揚到朝廷之上。加上房琯經常假稱患病，皇上很不高興。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說：

喜歡結黨追求名譽，實在是危害政體的本源；消除浮華摒棄輕薄，纔能開闢極爲公正的路徑。房琯素來以文學著名，早就被推崇爲國家的棟梁，因此歷任清貴的官職，位至宰相。却性情輕率自以爲是，意氣用事依仗權勢。進升輕浮狂傲的人爲同事，摒棄温善謙恭的人於異途。所以在輔佐朝廷之時，建樹不大。近來時局艱難，升任將相，朕心中不安，希望獲得成功。不料損喪我的軍隊，有負制敵取勝的重任；提升自己的親友，盡顯浮誇虛妄的形迹。時間不久，立刻大敗。本應該嚴明軍令，向軍隊謝罪，但還是憐惜他的萬死之罪，升任太子少師。有人説因爲他過於正直，於是受到斥責。朕讓你們查看政事堂的文書，使你們明白其中原因，都知道他辦事錯亂，荒廢政事。本應當忠誠效力，獻身國家，反而經常假托生病，不來朝見。郤縠當政，不曾因病迴避國君；周亞夫事奉少主，反而心中鬱鬱不樂。又與前國子祭酒劉秩、前京兆少尹嚴武等暗中勾結，言談輕率放肆，有結黨營私的迹象，違背臣奉事君上的準則。怎麽能够做諸王表率，訓導太子呢？衹是因爲他曾經任職宰相，不忍心依法處置。可是劉秩、嚴武竟然越發相互推崇，一起務求虛妄，如果不按典制處理，怎麽能够制止勸告這種行爲呢？應該貶降他們的官職，使出任外官。房琯可任邠州刺史，劉秩可任閬州刺史，嚴武可任巴州刺史，散官、封爵仍舊；都得立刻乘驛馬赴任，希望能各自增强守備。朕自從君臨天下以來，延請任命各種官吏，常想搜求賢明，共致太平盛世。深恨朋黨勾結之徒，虛僞成風。現在將他們貶斥，實屬罪有應得。但還是認爲房琯等人妄自標榜，虛有其名，雖然人所共知，恐怕世俗之人多有疑問，所以詳細陳明事實，使人們知道并非濫施懲

時邠州久屯軍旅，多以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隳廢，州縣廨宇，并爲軍營，官吏侵奪百姓室屋以居，人甚弊之。琯到任，舉陳令式，令州縣恭守，又繕理公館，僚吏各歸官曹，頗著政聲。二年六月，詔褒美之，徵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禮部尚書，尋出爲晉州刺史。八月，改漢州刺史。琯長子乘，自少兩目盲。琯到漢州，乃厚結司馬李鋭以財貨，乘聘鋭外甥女盧氏，時議薄其無士行。寶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時年六十七，贈太尉。

罰。所有百官卿士，應該瞭解朕的心意。

當時邠州長期駐守軍隊，經常任命武將兼領刺史，法度遭到破壞，州縣官舍，都變成了軍營，官吏搶占百姓的房屋居住，人們深受其害。房琯到任後，公布法令，命令州縣嚴格遵守，又修理官舍，讓僚屬各回本衙，政績十分顯著。二年六月，下詔表揚他，徵入拜任太子賓客。上元元年四月，改任禮部尚書，不久出任晉州刺史。八月，改任漢州刺史。房琯長子房乘，從小雙目失明。房琯到漢州以後，用財物與司馬李鋭深相交結，房乘娶李鋭外甥女盧氏爲妻，當時輿論譴責他没有士大夫的操行。寶應二年四月，拜任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途上得病，廣德元年八月四日，在閬州一座寺廟中去世，時年六十七歲，追贈太尉。

房孺復

孺復，琯之孽子也。少黠慧，年七八歲，即粗解綴文，親黨奇之。稍長，狂疏傲慢，任情縱欲。年二十，淮南節度陳少遊辟爲從事，多招陰陽巫覡，令揚言已過三十必爲宰相。德宗幸奉天，包佶掌賦於揚州，少遊將抑奪之。佶聞而奔出，少遊方遣人劫佶令迴，孺復請行，會佶已過江南，乃還。及少遊卒，浙西節度韓滉又辟入幕。其長兄宗偃先貶官嶺下而卒，及喪柩到揚州，孺復未嘗吊。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累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櫬而集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産蓐三四日，遽令上船即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年少有浮名，而奸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殺孺復侍兒二人，埋之雪中。觀察使聞之，詔發使鞫案有實，孺復坐貶連州司馬，仍令與崔氏離異。孺復久之遷辰州刺史，改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乃潛與妻往來，久而上疏請合，

房孺復，是房琯的庶子。年幼時狡黠聰明，七八歲時，就粗略懂得撰寫文章，親朋好友都很驚奇。稍微長大以後，狂放傲慢，任性放縱。二十歲那年，被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徵用爲從事，廣招陰陽巫師，讓他們揚言説自己年過三十一定會任宰相。德宗前往奉天，包佶在揚州掌管財賦，陳少遊想强奪財物。包佶聽説後逃出，陳少遊正要派人劫持包佶回來，房孺復自請出行，這時包佶已過了江南，於是返回。等陳少遊死後，浙西節度使韓滉又徵他入幕府任職。他的大哥房宗偃起先被貶官到嶺下死去，等靈柩到了揚州，房孺復都没有去祭吊。起初娶鄭氏爲妻，很不喜歡她，養了很多婢女，妻子的保姆多次勸説他，房孺復就事先準備好棺材，招集家人把保姆活着入殮，遠近的人都很吃驚。妻子産後三四天，就立刻讓她上船行路，數天以後，妻子中風去世。房孺復因爲是宰相之子，少年時就虚有其名，然而邪惡的本性還没有完全顯露，多次拜授做到杭州刺史。又娶台州刺史崔昭的女兒爲妻，崔氏好妒蠻横，一天晚上打死了房孺復的兩個婢女，埋入雪中。觀察使上奏了這件事，下詔派使者審訊案情屬實，房孺復因此獲罪貶任連州司馬，同時命他與崔氏離異。房孺復很久以後遷任辰州刺史，

詔從之。二歲餘，又奏與崔氏離異，其爲取捨恣逸，不顧禮法也如此。貞元十三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二。

改任容州刺史、本管經略使。又暗中與妻子來往，很久以後上疏請求復婚，下詔同意。兩年多之後，又上奏與崔氏離異，他行事就是如此地任意妄爲，不顧禮法。貞元十三年九月去世，時年四十二歲。

房式

式，琯之侄。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爲從事。泌入爲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韋皋表爲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皋卒，詔除兵部郎中。屬劉闢反，式留不得行。性便佞，又懼闢，每於座中數贊闢之德美，比之劉備，同陷於賊者皆惡之。高崇文既至成都，式與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等白衣麻蹻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乃表其狀，尋除吏部郎中。

房式，是房琯的侄子。考中進士科。李泌任陝州觀察使，徵用爲從事。李泌入朝任宰相，房式多次升任做到起居郎，出入李泌家門，爲他探聽情況。李泌去世後，二次授任忠州刺史，韋皋上表任用他爲雲南安撫使，兼御史中丞。韋皋去世，下詔授任他爲兵部郎中。時逢劉闢反叛，房式被阻留無法離開。他生性善於阿諛奉承，又懼怕劉闢，經常在座位上贊揚劉闢的美德，把他比作劉備，一同陷於賊手的官員都厭惡他。高崇文到成都以後，房式與王良士、崔從、盧士玖等身着白衣，脚穿麻鞋，口銜土塊來請罪，高崇文寬恕并禮待他們，然後上表陳奏他們的情況，不久授任吏部郎中。

時河朔節度劉濟、王士真、張茂昭皆以兵壯氣豪，相持短長，屢以表聞，迭請加罪。上欲止其兵，李吉甫薦式爲給事中，將命于河朔。式歷使諸鎮諷諭之，還奏愜旨，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河南尹。時討王承宗於鎮州，配河南府餽運車四千兩，式表以凶旱，人貧力微，難以徵發，憲宗可其奏，既免力役，人懷而安之。明年，移授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卒，贈左散騎常侍。

當時河朔地區的幾個節度使劉濟、王士真、張茂昭都依仗着兵强勢衆，互相指責，多次上表奏聞，請求加罪對方。皇上想平息他們的戰事，李吉甫推薦房式任給事中，奉命前往河朔。房式出使諸鎮婉言勸解，回來復命很合皇帝心意，就授任他爲陝虢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轉任河南尹。當時在鎮州討伐王承宗，分派河南府運輸糧餉四千車，房式上表説因爲大旱，民貧力弱，難以徵調，憲宗同意他的奏請，取消勞役，百姓感到安定。第二年，改任宣歙池觀察使。元和七年七月去世，追贈左散騎常侍。

張鎬

張鎬，博州人也。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略。少時師事吴兢，兢甚重之。後游京師，端居一室，不交世務。性嗜酒，好琴，常置座右。公卿或有邀之者，鎬杖策徑往，求醉而已。

張鎬，是博州人。儀表魁梧，爲人曠達且志向遠大，博讀經史，喜歡談論王霸大計。少年時拜吴兢爲師，很得吴兢器重。後來游歷京師，平時在家中，不與世俗往來。愛好飲酒，喜愛彈琴，酒琴不離身旁。公卿有人邀請，張鎬立刻驅馬前往，一醉方休。

天寶末，楊國忠以聲名自高，搜天下奇傑。聞鎬名，召見薦之，自褐

天寶末年，楊國忠自認爲名聲很高，搜求天下奇才。聽説張鎬的大名，召見後推薦給朝廷，

衣拜左拾遺。及祿山阻兵，國忠屢以軍國事咨於鎬，鎬舉贊善大夫來瑱可當方面之寄。數月，玄宗幸蜀，鎬自山谷徒步扈從。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供奉僧在內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聲聞禁外，鎬奏曰："臣聞天子修福，要在安養含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而撓聖慮。"肅宗甚然之。

從平民拜任左拾遺。等到安祿山起兵，楊國忠多次向張鎬求教軍國大事，張鎬推薦贊善大夫來瑱可擔擋一方重任。數月之後，玄宗前往蜀地，張鎬在山谷步行扈從車駕。肅宗即位，玄宗派張鎬趕赴肅宗停駐的地方。張鎬到達鳳翔，上奏議論很有裨益，拜任諫議大夫，不久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供奉僧人在宮禁道場晝夜念佛，動輒數百人，聲音傳到宮外，張鎬上奏說："臣聽說天子修行祈福，主要在於安定養育百姓，統一風俗教化，没有聽説過小小的佛教，就能使天下太平。希望陛下把清靜無爲作爲根本，不要因信奉佛教而敗壞聖慮。"肅宗認爲他的話很對。

時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尋命兼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己。及鎬信至，略無稟命，又慮兵敗，禍及於己，遂逗留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曉，即杖殺之。及收復兩京，加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招討殘孽。時賊帥史思明表請以范陽歸順，鎬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書密表奏曰："思明凶豎，因逆竊位，兵强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曰："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肅宗計意已定，表入不省。鎬爲人簡澹，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位，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之僞皆符鎬言。尋徵爲太子賓客，改左散騎常侍。屬嗣岐王珍被誣告構逆伏法，鎬買珍宅坐累，貶辰州司户。

當時正處於戰爭時代，皇帝留意將帥的人選，認爲張鎬文武兼備，不久命他兼任河南節度使，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張鎬出發後，時逢張巡在宋州被圍告急，他兼程前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領兵出救。閭丘曉素來剛愎暴戾，對部下無恩，喜歡專斷獨裁。等張鎬的書信傳到，幾乎無人從令，又擔心出兵戰敗，引禍上身，於是逗留不前。張鎬到達淮口，宋州已經失守，張鎬惱恨閭丘曉，就用杖刑將他處死。收復兩京後，加張鎬銀青光祿大夫，封南陽郡公，下詔率領本部軍馬鎮守汴州，招撫討伐殘餘的叛賊。當時賊帥史思明上表請求率范陽歸順朝廷，張鎬猜知他在欺騙，恐怕朝廷答應，手寫密表上奏說："史思明凶險，乘叛逆竊取帝位，兵勢强大部衆就會歸附，勢力削弱衆人就會離散。暗藏禍心，與禽獸無異，衹能智取，難以用仁義招降。希望不要給他威權。"又說："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生性狡詐多計，在危急時刻必定會背叛，希望召入朝廷擔任警衛。"肅宗主意已定，密表奏入没有聽從。張鎬爲人清高淡泊，不願奉事宦官。這時有宦官從范陽及滑州出使回來，都說史思明、許叔冀忠誠可信。肅宗認爲張鎬不明事理，因此免去宰相，授任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後來史思明、許叔冀的僞詐行爲都與張鎬所言相符。不久徵入任太子賓客，改任左散騎常侍。恰逢嗣岐王李珍被誣告謀反伏法，張鎬因購買李珍的第宅受牽

代宗即位，推恩海內，拜撫州刺史。遷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尋正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卒。

鎬自入仕凡三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具瞻，雖考秩至淺，推爲舊德云。

累獲罪，貶任辰州司户。

代宗即位，對天下廣施恩惠，拜任他爲撫州刺史。升任洪州刺史、饒吉等七州都團練觀察等使，不久正式授任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九月去世。

張鎬自從做官共有三年，位至宰相。居官清正廉潔，不積蓄財産，對待下級官吏謙讓恭敬，善於談論，往往切中事理，所以受到天下人們的敬仰，雖然資歷很淺，但還是被推崇爲有德望的故老。

高適

高適者，渤海蓨人也。父從文，位終韶州長史。適少濩落，不事生業，家貧，客於梁、宋，以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內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數年之間，體格漸變，以氣質自高，每吟一篇，已爲好事者稱誦。宋州刺史張九皋深奇之，薦舉有道科。時右相李林甫擅權，薄於文雅，唯以舉子待之。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

禄山之亂，徵翰討賊，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仍佐翰守潼關。及翰兵敗，適自駱谷西馳，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謁見玄宗，因陳潼關敗亡之勢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頗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將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倡婦彈箜篌琵琶以相娱樂，樗蒱飲酒，不恤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且猶不足，欲其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楊國忠

高適，是渤海蓨人。父親名叫高從文，官位終於韶州長史。高適少年時落魄，不經營産業，家中貧窮，客居梁、宋一帶，靠乞討爲生。天寶年間，天下謀求進身的人都注重文章。高適年過五十，纔留意詩篇，數年的時間，體裁逐漸改變，以氣質高雅而自成一家，每吟出一篇，就被好事者稱贊誦讀。宋州刺史張九皋很驚奇，推薦他考中有道科。當時右相李林甫專權，鄙視文學，衹把他當作薦舉應試的士子看待。出仕任汴州封丘尉，他不喜歡，於是去職，游歷客居河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見到後很驚異，上表任左驍衛兵曹，充任哥舒翰幕府掌書記，隨從哥舒翰入朝，哥舒翰在皇上面前極力稱贊他。

安禄山叛亂，徵調哥舒翰討伐叛賊，拜任高適左拾遺，轉任監察御史，同時輔佐哥舒翰守衛潼關。等哥舒翰兵敗，高適從駱谷馳馬西行，投奔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到了河池郡，晋見玄宗，於是陳述潼關敗亡的形勢説："僕射哥舒翰忠誠義烈令人感動，臣十分知情，但他的病情嚴重，智謀和氣力都即將枯竭。監軍李大宜與將士盟誓結爲兄弟，讓歌女彈箜篌琵琶取樂，賭博飲酒，不理軍務。蕃渾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暴曬在烈日之下，連粗米飯都吃不飽，想讓他們奮勇苦戰，怎麽可能呢？所以有的看見敵人就逃跑，有的臨陣倒戈，本是萬全之地，一朝就喪失了。南陽的軍隊，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各自都有旌節，監軍等幾人又專權行事，事情如此，怎能戰而必勝呢？臣與楊國忠争執，最終不被采

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閣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爲耻也。”玄宗嘉之，尋遷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曰：“侍御史高適，立節貞峻，植躬高朗，感激懷經濟之略，紛綸贍文雅之才。長策遠圖，可云大體；讜言義色，實謂忠臣。宜迴糾逖之任，俾超諷諭之職。可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適負氣敢言，權幸憚之。

二年，永王璘起兵於江東，欲據揚州。初，上皇以諸王分鎮，適切諫不可。及是永王叛，肅宗聞其論諫有素，召而謀之。適因陳江東利害，永王必敗。上奇其對，以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節度來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亂，會于安州。師將渡而永王敗，乃招季廣琛于歷陽。兵罷，李輔國惡適敢言，短於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

未幾，蜀中亂，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梓、益二州各置一節度，百姓勞敝，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曰：

> 劍南雖名東西兩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界於南蠻也；茂州而西，經羌中至平戎數城，界於吐蕃也。臨邊小郡，各舉軍戎，并取給於劍南。其運糧戍，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佐之，而猶不舉。今梓、遂、果、閬等八州分爲東川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可得而參也。而嘉陵比爲夷獠所陷，今雖小定，瘡痍未平。又一年已來，耕織都廢，而衣食之業，皆貿易於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役明矣。今可税賦者，成都、彭、蜀、漢州。又以

納。陛下因此經過巴山、劍閣的險要之路，向西前往蜀中，躲避毒害，不能完全看作是耻辱。”玄宗很贊賞他的話，不久升任侍御史。到達成都，八月，下制説：“侍御史高適，節操堅貞，立身高邁，感情激發心懷經邦濟世的謀略，知識淵博富有文藝禮樂的才能。深謀遠慮，可稱得上切中要點；直言正色，實在是一位忠臣。應該恢復諫官之任，使能恪盡婉言勸諫的職責。可任諫議大夫，賜緋魚袋。”高適恃其意氣敢於直言，權貴都懼怕他。

二年，永王李璘在江東起兵，想占據揚州。起初，上皇命諸王分别鎮守各地，高適極力進諫説不可以。這時永王李璘反叛，肅宗聽説他論諫有條有理，就召來與他商議。高適因此陳説江東的形勢，認爲永王必敗。皇上對他的回答很驚奇，任命高適兼任御史大夫、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下詔與江東節度使來瑱率領本部兵馬平定江淮之亂，在安州會合。軍隊將要渡江而永王失敗，於是招降季廣琛於歷陽。戰事結束後，李輔國憎恨高適敢於直言，在皇上面前進讒言，於是降授太子少詹事。

不久，蜀中亂起，出任蜀州刺史，遷任彭州刺史。劍南從玄宗回京之後，在梓、益二州分别設置節度使，百姓疲困，高適因爲出西山三城設置守備，上疏論道：

> 劍南雖然名分東西兩川，其實是一道。從邛關、黎、雅，直到南蠻；從茂州向西，經過羌中到平戎數城，直到吐蕃交界。臨近邊疆的小郡，都有軍事，供給完全依靠劍南。運輸糧草守備，用全部蜀地的力量，加上山南輔助，還是不能滿足。現在梓、遂、果、閬等八州分出劃爲東川節度，數月之間，西川就不可能支持了。而嘉陵近來被夷獠攻陷，現在雖稍得安定，但創傷還未平復。加上一年以來，耕田紡織都遭停廢，而衣食的用度，都依靠與成都的貿易，這樣當地的百姓不可再役使已經很明白了。現在可以收取税賦的，是成都、彭、蜀、漢州。再説以此四州的殘破凋敝，來承擔其他十州的

四州殘敝，當他十州之重役，其於終久，不亦至艱？又言利者穿鑿萬端，皆取之百姓；應差科者，自朝至暮，案牘千重。官吏相承，懼於罪譴，或責之於鄰保，或威之以杖罰。督促不已，逋逃益滋，欲無流亡，理不可得。比日關中米貴，而衣冠士庶，頗亦出城，山南、劍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與蜀人雜居，其升合斗儲，皆求於蜀人矣。且田土疆界，蓋亦有涯；賦稅差科，乃無涯矣。爲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吐蕃城堡而疲於蜀人，不過平戎以西數城矣。邈在窮山之巔，垂於險絶之末，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以戎狄言之，不足以利戎狄；以國家言之，不足以廣土宇。奈何以險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蜀太平之人哉？恐非今日之急務也。國家若將已戍之地不可廢，已鎮之兵不可收，當宜却停東川，并力從事，猶恐狼狽，安可仰於成都、彭、漢、蜀四州哉！慮乖聖朝洗蕩關東掃清逆亂之意也。倘蜀人復擾，豈不貽陛下之憂？昔公孫弘願罷西南夷、臨海，專事朔方，賈捐之請棄珠崖以寧中土，讜言政本，匪一朝一夕。臣愚望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則事無窮頓，庶免倒懸。陛下若以微臣所陳有裨萬一，下宰相廷議，降公忠大臣定其損益，與劍南節度終始處置。

大量賦役，長期下去，不是也很艱難嗎？加上貪利之徒百般舞弊，都向百姓索取；應付賦役的官吏，從早到晚，案頭文書不斷。各級官吏相互傳承，懼怕罪責，有的把責任推給鄰里，有的使用杖刑威逼。督促不停，逃亡更多，想使百姓不流離逃亡，哪有可能。近來關中糧價昂貴，而官僚士大夫們，出城的衆多，山南、劍南，道路上人流不斷，在村坊鬧市，與蜀人雜居，他們的糧食供應，都出於蜀人。再説田土疆界，都有邊際；而賦税差役，却無窮無盡了。爲蜀人考慮，不是很難應付嗎！現在與吐蕃相鄰而使蜀人疲困的城堡，不過是平戎以西的幾座。遠在窮山之頂，處於險絶的末端，運送糧餉要經過險隘的道路，披甲待敵要身居荒無人烟的地方。對戎狄而言，没有任何利益；對國家而言，不足以擴大疆土。爲何要因險阻的彈丸之地，而使全蜀的太平百姓疲困呢？恐怕這不是當今的急切事務。國家如果認爲已經戍守的地方不可拋棄，已經鎮守的兵力不可撤回，那就應該停罷東川，全力經略，這樣猶恐狼狽不堪，怎麼能够依賴成都、彭、漢、蜀四州呢！恐怕違背了朝廷蕩滌關東掃清逆亂的本意。如果蜀人再起驚擾，難道不會給陛下帶來憂患？從前公孫弘希望取消西南夷、臨海，專門經略朔方，賈捐之請求放棄珠崖以安定中原，直言爲政之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了。臣希望罷免東川節度，統一劍南，西山不緊要的城堡，稍加削減，這樣纔不會窮困交迫，或許可免倒懸之危。陛下如果認爲微臣所言有一點益處，就交給宰相在朝廷上討論，讓公正忠誠的大臣定奪利害，授與劍南節度使全權處置。

疏奏不納。

奏疏没有得到采納。

後梓州副使段子璋反，以兵攻東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

後來梓州副使段子璋反叛，率兵攻打東川節度使李奐，高適率領本州兵馬隨從西川節度使崔

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既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逼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爲蕃兵所陷。代宗以黄門侍郎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渤海縣侯，食邑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適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節義。逢時多難，以安危爲己任，然言過其術，爲大臣所輕。累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有文集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書》，令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絶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而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

光遠攻打段子璋，將他斬殺。西川牙將花驚定，依仗勇猛，殺死段子璋之後，大肆搶掠東蜀。天子惱怒崔光遠不能管理好軍隊，免去他的官職，命高適接替崔光遠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宗即位，吐蕃攻陷隴右，逐漸逼近京郊。高適在蜀地練兵，逼近吐蕃南部邊疆進行牽制，出兵無功，而松、維等州不久被吐蕃兵攻陷。代宗命黄門侍郎嚴武接替他回京，任命他爲刑部侍郎，轉任散騎常侍，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渤海縣侯，享受實封七百户。永泰元年正月去世，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忠。

高適喜歡談論王霸大計，追求功名，崇尚氣節。逢時運多難，以天下安危爲己任，但是言過其實，受到大臣們的輕視。多次任節度使、刺史，爲政寬大簡要，官吏百姓都感到方便。撰有文集二十卷。其中的《與賀蘭進明書》，記述令他迅速援救梁、宋，與諸軍聯合；《與許叔冀書》，記述致意殷勤重歸和好，使他捐棄前嫌，一同援救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記述使他們與永王斷絶關係，分别爲自己開脱。君子認爲他講仁義而懂得權變。而唐朝建立以來，詩人顯貴者，惟有高適一人而已。

暢璀

暢璀，河東人也。鄉舉進士。天寶末，安禄山奏爲河北海運判官。三遷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辟爲從事。至德初，肅宗即位，大收俊傑，或薦璀，召見悦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爲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復爲左常侍，與裴冕并集賢院待制。大曆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户部尚書。十年七月卒，贈太子太師。

璀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齪齪無過而已。

暢璀，是河東人。由州縣地方官薦舉考中進士。天寶末年，安禄山上奏任他爲河北海運判官。三次升任做到大理評事，副元帥郭子儀徵用爲從事。至德初年，肅宗即位，大力收羅才能傑出的人物，有人舉薦暢璀，召見後很滿意，拜任諫議大夫。多次轉官任吏部侍郎。廣德二年十二月，任散騎常侍、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永泰元年，又任左散騎常侍，與裴冕都在集賢院待制。大曆五年，兼判太常卿，升任户部尚書。十年七月去世，追贈太子太師。

暢璀爲人曠達，能言善辯，喜歡談論王霸事業，任官時督責部屬完成任務，處事謹慎衹求無過。

史臣曰：禄山寇陷兩京，儒生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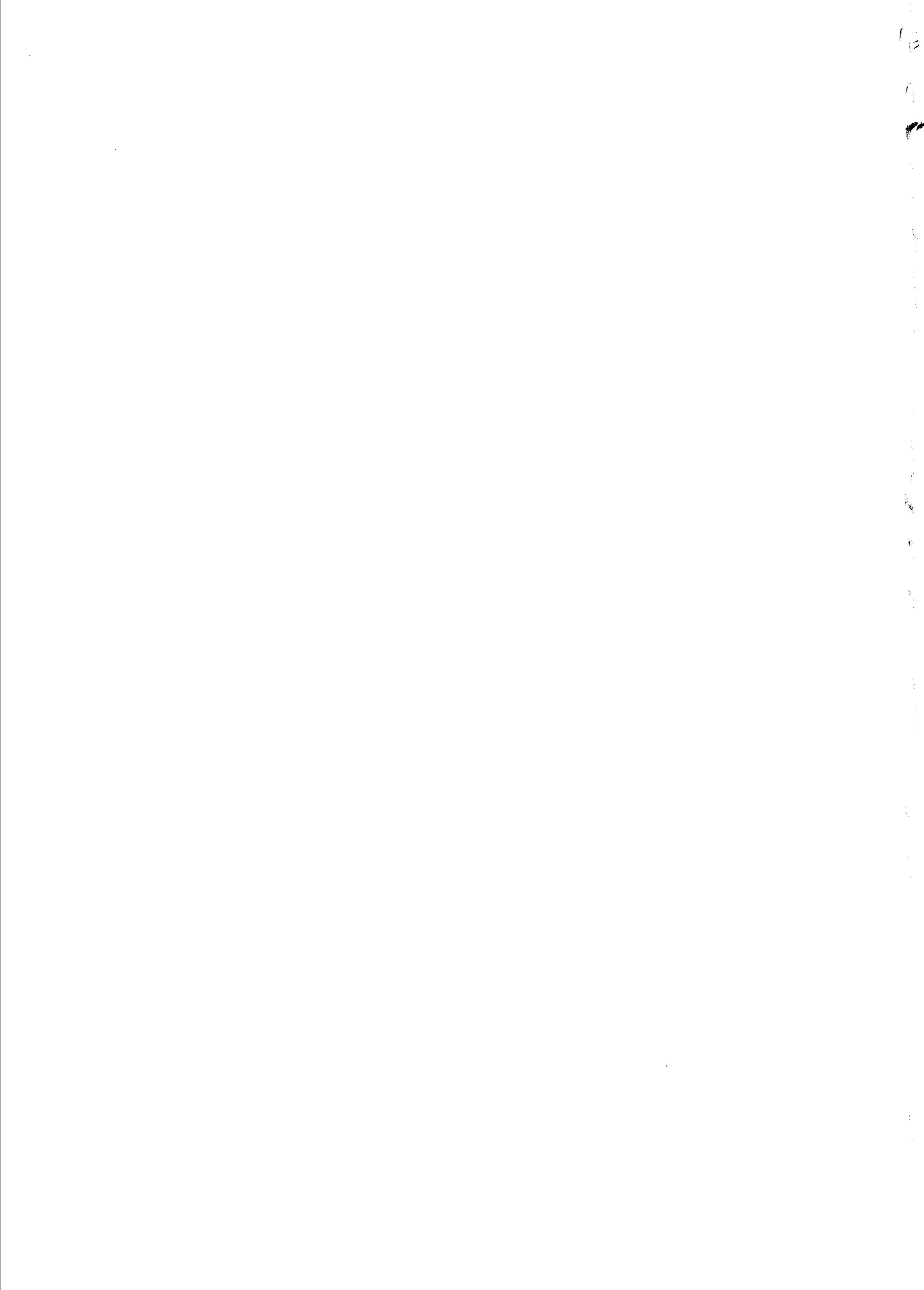
史臣曰：安禄山攻陷兩京，儒生士大夫，被

子，被脅從、懷苟且者多矣；去逆效順，毀家爲國者少焉。如光遠勇决任氣，會權變以立功；房琯文學致身，全節義以避寇。阽危之時，顛沛之際，有足稱者。然光遠居重藩，掌軍政，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不知機而固位，竟無德以自危。孺復凶狂，式之便佞，獲令終者幸焉。鎬直躬居位，重德鎮時，其爲人也鮮矣。適以詩人爲戎帥，險難之際，名節不虧，君子哉！璀擢第居官，守分無過，又何咎焉。

迫脅從、苟且偷生的人是很多的；摒棄叛逆歸順朝廷，不顧家庭一心爲國的人是很少的。如崔光遠勇敢豪俠，能隨機應變而立下大功；房琯因文學進身，能保全忠義而避開賊寇。在危急時刻，顛沛流離之際，很值得稱道。但是崔光遠身居重要的藩鎮，掌握軍政大權，房琯登上宰相之位，奪取將帥軍權，聚集淺薄之徒，敗壞軍旅大事，不懂得機變以鞏固自己的地位，最終因無德而使自己身處險境。房孺復凶險狂妄，房式阿諛奉迎，能够善終已經很幸運了。張鎬居官正直，美德威鎮當時，像他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高適以詩人任將帥，在艱難時期，名節不虧，真是一位君子啊！暢璀考中科舉授任爲官，安守本分没有過失，又有什麼可責備的呢。

贊曰：光遠、房琯，有始有終。張鎬國器，適、璀儒風。

贊曰：崔光遠、房琯，善始善終。張鎬有治國的大才，高適、暢璀具有儒生風度。



舊唐書卷一百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李暠（族弟）齊物（齊物子）復（暠族弟）若水　李麟　李國貞（子）錡
李峘（弟）嶧峴　李巨（子）則之

李暠

李暠，淮安王神通玄孫，清河王孝節孫也。暠少孤，事母甚謹。睿宗時，累轉衛尉少卿。丁憂去職，在喪柴毁，家人密親未嘗窺其言笑。開元初，授汝州刺史，爲政嚴簡，州境肅然。與兄昇弟暈，尤相篤睦，昇等每月自東都省暠，往來微行，州人不之覺，其清慎如此。俄入授太常少卿，三遷黄門侍郎，兼太原尹，仍充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爲業，及死不殮，但以尸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爲黄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久之，轉太常卿，旬日，拜工部尚書、東都留守。

李暠，是淮安王李神通的玄孫，清河王李孝節的孫子。李暠少時喪父，侍奉寡母非常孝順。睿宗在位時，多次轉任爲衛尉少卿。爲母親守喪離職，服喪期間哀傷過度瘦損如柴，家人親友從未看見他言談之間有過笑聲。開元初年，授任汝州刺史，理政嚴正簡要，州境清平。與哥哥李昇、弟弟李暈，相處十分和睦，李昇等每月從東都來探望李暠，往來身着便裝，州人都不知道，他就是如此清廉謹慎。不久召入授任太常少卿，三次遷升任黄門侍郎，兼任太原尹，同時充任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有一種舊的風俗，有的僧人以修行禪定爲業，死後尸體不入土埋葬，而是送到近郊飼養鳥獸。這樣做已經多年，當地人把那塊地方稱爲黄坑，旁邊有一千多隻餓狗，吃死人肉，因此經常侵害小孩老人，遠近的人深受其害，前後官吏都不能禁止。李暠到任後，嚴明禮儀法令，約定不許再犯，派兵捕殺狗群，革除了這種風俗。很久以後，轉任太常卿，十天之後，拜任工部尚書、東都留守。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曰："繼好之義，雖屬邊鄙；受命以出，必在親賢。事欲重於當時，禮故崇於殊俗，選衆之舉，無出宗英。工部尚書李暠，體含柔嘉，識致明允，爲公族之領袖，是朝廷之羽儀。金城公主既在蕃中，漢庭公卿非無專對，有懷於

開元二十一年正月，下制説："重歸和好的意思，雖然屬於邊疆遠地；而受命出使，一定要派親族中的賢明之士。要想使事情在當世得到重視，就要使禮教在遠方異邦得到尊崇，選擇使者的範圍，不出宗室中的英傑。工部尚書李暠，生性柔善和美，見識明智公允，是皇族中的領袖，朝廷的輔佐。金城公主身在吐蕃，朝廷公卿不是

遠，夫豈能忘。宜持節充入吐蕃使，准式發遣。”以國信物一萬匹、私覿物二千匹，皆雜以五綵遣之。及還，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於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既而吐蕃遣其臣隨漢使分往劍南及河西、磧西，歷告邊州曰：“兩國和好，無相侵掠。”漢使告亦如之。以暠奉使稱職，轉吏部尚書。時吏部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用參雜，難以區分，暠奏請准司勛兵部印文例，加“官告”兩字，至今行之。

無人善於應對，懷念遠方，怎麽能忘記。應該持節充任入吐蕃使，依照禮儀程式啓程。”帶着以國家名義送給的禮物一萬匹、以使者私人身份贈送的禮物二千匹，都是五彩相間，然後出發。回來時，金城公主上言，請於今年九月一日在赤嶺立碑，劃定蕃、漢疆界。立碑的那一天，下詔張守珪、李行禕與吐蕃使者莽布支一同前往觀看。不久吐蕃派大臣隨從朝廷使者分別前往劍南及河西、磧西，一一告訴邊疆州郡説：“兩國已經和好，不要再互相侵犯搶掠。”朝廷使者也是如此告誡。因爲李暠出使稱職，轉任吏部尚書。當時吏部委任官職的文書印章和分職治事的官署印章文字相同，使用混亂，難以區分，李暠上奏請求按照司勛兵部印章的文字樣式，加上“官告”二字，至今還在使用。

暠風儀秀整，所歷皆以威重見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累封武都縣伯，俄爲太子少傅。病卒，年六十餘，贈益州大都督。

李暠風度俊美，所任各職都以威嚴莊重受到稱贊，朝廷中的官員稱贊他有做宰相的聲望。多次受封爲武都縣伯，不久任太子少傅。因病去世，享年六十餘歲，追贈益州大都督。

李齊物　李復

齊物，淮安王神通子鹽州刺史銳孫也。齊物無學術，在官嚴整。開元二十四年後，歷懷、陝二州刺史。齊物，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運，於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加齊物銀青光禄大夫，爲鴻臚卿、河南尹。齊物與右相李適之善，適之爲林甫所構貶官，齊物坐謫竟陵太守。入爲司農、鴻臚卿。至德初，拜太子賓客，遷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爲政發官吏陰事，以察爲能，於物少恩，而清廉自飭，人吏莫敢抵犯。晚年除太子太傅、兼宗正卿。

李齊物，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兒子鹽州刺史李銳的孫子。李齊物没有什麽學問，但任官嚴厲公正。開元二十四年之後，歷任懷、陝二州刺史。李齊物在天寶初年鑿開黄河砥柱的險阻，使漕運暢通，在石頭中得到古代的鐵犁鏵，上有“平陸”字樣，因此改河北縣爲平陸縣，加李齊物銀青光禄大夫，任鴻臚卿、河南尹。李齊物與右相李適之關係友好，李適之被李林甫誣陷貶官，李齊物受連累貶任竟陵太守。召入任司農、鴻臚卿。至德初年，拜任太子賓客，升任刑部尚書、鳳翔尹、太常卿、京兆尹。在職期間揭發官吏的私事，以善於監察爲能事，待人刻薄缺少恩惠，但能以清正廉潔自守，百姓官吏都不敢觸犯。晚年授任太子太傅、兼宗正卿。

上元二年五月卒，輟朝一日。詔曰：“故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珪璋，士林楨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群。歷踐周行，備經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彌

上元二年五月去世，停止朝會一天。下詔説：“原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李齊物，是宗室中的俊傑，士大夫中的偉才，清正廉潔處事果斷，剛正堅毅與衆不同。歷官各地，任職内外，威名更振，忠心愈顯。三次擔任國家

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擒奸掩鈎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闈，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官僚。桑榆之時，壯志逾勵；松柏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慭遺，奄然殂謝，念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太師。”

府尹，一朝榮升京兆長官，擒獲奸人極盡推理調查的方法，慎用刑罰端正機要官員的態度。於是命令他教育太子，二次榮任師傅，舉止如賓客師友，實爲百官師長。進入晚年，壯志更加奮發；有如松柏的本性，年久越發堅挺。上天不加挽留，忽然長辭人世，感念舊日親情，内心十分悲痛。應該按制度賜以恩寵，使在天之靈得到榮耀。可追贈太子太師。”

子復，字初陽，以父蔭累官至江陵府司録。精曉吏道，衛伯玉厚遇之，府中之事，多以咨委。性苛刻，爲伯玉所信，奏爲江陵縣令，遷少尹，歷饒州、蘇州刺史，皆著政聲。李希烈背叛，荆南節度張伯儀數出兵，爲希烈所敗，朝廷憂之。以復久在江陵，得軍民心，復方在母喪，起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節度行軍司馬。伯儀既受代，以復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先時西原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没爲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在容州三歲，南人安悦。遷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黷亂州縣，奸贓狼藉。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又勸導百姓，令變茅屋爲瓦舍。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喻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復曉於政道，所在稱理，徵拜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未一歲，會華州節度李元諒卒，以復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仍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兒子李復，字初陽，以父親的功勛歷任做到江陵府司録。精通爲吏之道，衛伯玉對他十分器重，府中的事情，大多向他咨詢并委任處理。性情苛刻，深受衛伯玉的信任，上奏任他爲江陵縣縣令，升任少尹，歷任饒州、蘇州刺史，政績顯著。李希烈反叛，荆南節度使張伯儀多次出兵，都被李希烈打敗，朝廷對此很感憂慮。因爲李復長期任職江陵，得軍民之心，李復正在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就起用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充任節度行軍司馬。張伯儀去職後，命李復任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任本管招討使，加檢校常侍。起先西原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叛，俘虜全没入官府充作奴婢，分派給作坊從事苦役，李復於是下令訪求他們的親屬，全部放回。在容州三年，南人安定高興。遷任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節度觀察使。時逢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繼死於任上，他們部下的偏將李元度、胡懷義等依仗兵力，擾亂州縣，貪贓不法。李復誘來胡懷義用杖刑將他處死，上奏把李元度流放到荒僻之地。又教導百姓，把茅草屋改建成瓦房。瓊州長期陷落在蠻夷之手，李復多次派使者前往曉諭，於是上奏設置瓊州都督府進行安撫。李復通曉爲政之道，所任之地都治理得很好，徵入拜任宗正卿，加檢校工部尚書。不到一年，時逢華州節度使李元諒去世，命李復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同時檢校户部尚書，兼任御史大夫。

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中潰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復到任，置營田

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去世，軍隊大亂，命李復任檢校兵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鄭滑觀察營田等使、兼御史大夫。李復到任後，開墾營田數百頃，供給軍糧，不向百

數百頃，以資軍食，不率於民，衆皆悦之。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十三年四月卒官，年五十九，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復久典方面，積財頗甚，爲時所譏。

姓徵收賦税，百姓都很高興。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十三年四月在職去世，享年五十九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空，賜給助喪用的布帛米粟不等。李復長期鎮守地方，積蓄了很多財物，受到當時人們的指責。

李若水

若水，齊物族弟，累官至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甚偉，在館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贊導，周旋俯仰，有可觀者。建中元年八月卒。

李若水，是李齊物的族弟，歷任做到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體貌魁梧，在館三十年，熟悉傳統禮儀，經常宣旨慰勞，接待引導賓客，周旋應酬，都很得體。建中元年八月去世。

李麟　李濬

李麟，皇室之疏屬，太宗之從孫也。父濬，開元初置十道按察使，精選吏才，以濬爲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南節度按察使。所歷以誠信待物，稱爲良吏。八年卒，贈户部尚書，謚曰誠。

李麟，是皇室的遠族，太宗兄弟的孫子。父親名叫李濬，開元初年設置十道按察使，精心挑選有才能的官吏，命李濬任潤州刺史、江南東道按察使。轉任虢潞二州刺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攝御史大夫、劍南節度按察使。所官各職待人接物誠實守信，號稱爲良吏。八年去世，追贈户部尚書，謚號誠。

麟以父任補職，累授京兆府户曹。開元二十二年，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歷户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遷郎中，尋改諫議大夫。五載，充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稱旨，遷給事中。七載，遷兵部侍郎。同列楊國忠專權，不悦麟同職，宰臣奏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俄而國忠爲御史大夫，麟復本官。十一載，遷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爲河東太守、河東道采訪使，爲政清簡，民吏稱之。其年冬，禄山構逆，朝廷以麟儒者，恐非禦侮之用，乃以將軍吕崇賁代還，復以祭酒歸朝，賜爵渭源縣男。

李麟依靠父親的功勛補任官職，多次授任做到京兆府户曹。開元二十二年，應試宗室考中異能科，轉任殿中侍御史，歷任户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天寶元年，升任郎中，不久改任諫議大夫。五載，充任河西、隴右、磧西等道黜陟使，因辦事很符合皇上的心意，升任給事中。七載，升任兵部侍郎。同事楊國忠專權，不喜歡與李麟在一起做官，宰相上奏令李麟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不久楊國忠任御史大夫，李麟恢復原職。十一載，升任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十四年七月，以本官出任河東太守、河東道采訪使，爲政清廉簡要，百姓官吏都稱贊他。這年冬季，安禄山發動叛亂，朝廷認爲李麟是儒生，恐怕不能擔當捍禦外侮的重任，就任命將軍吕崇賁接替他，回朝任國子祭酒，賜爵渭源縣男。

六月，玄宗幸蜀，麟奔赴行在。既至成都，拜户部侍郎，兼左丞。遷憲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扈從宰相韋見素、房

六月，玄宗前往蜀地，李麟趕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到達成都後，拜任户部侍郎，兼任左丞。升任憲部尚書。至德二年正月，拜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侍從的宰相韋見素、房琯、崔

琯、崔渙已赴鳳翔，俄而崔圓繼去，玄宗以麟宗室子，獨留之，行在百司，麟總攝其事。其年十一月，從上皇還京，策勛行賞，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

渙已趕往鳳翔，不久崔圓接着而去，玄宗因爲李麟是宗室子弟，單獨把他留下，皇帝在外停駐之地的百司事務，由李麟總領代理。這年十一月，隨從上皇回京，論功行賞，加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褒國公。

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以翊衛肅宗之勞，判天下兵馬事，充元帥府行軍司馬，勢傾同朝。宰相苗晉卿、崔圓已下懼其威權，傾心事之，唯麟正身謹事，無所依附，輔國不悦。乾元元年，罷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賻絹二百匹。葬日，詔京兆府差官護送，官給所須。麟好學能文，嘗編聚皇朝已來制集五十卷，行於時。

當時張皇后干預朝政，殿中監李輔國因護衛擁立肅宗有功，判天下兵馬事，充任元帥府行軍司馬，權勢傾朝。宰相苗晉卿、崔圓以下懼怕他的威權，盡心奉事他，惟獨李麟處事剛正，從不依附於他，李輔國很不高興。乾元元年，免去李麟知政事，守太子少傅。二年八月去世，時年六十六歲，追贈太子太傅，賜絹二百匹助喪。埋葬之日，下詔京兆府派官吏護送，官府供給所需物品。李麟好學會寫文章，曾經將唐朝建立以來的制書編撰成集五十卷，流行當時。

李國貞　李錡

李國貞，淮安王神通子淄川王孝同之曾孫。父廣業，劍州長史。國貞本名若幽，性剛正，有吏才，歷安定、扶風録事參軍，皆稱職。乾元中累遷長安令，尋拜河南尹。會史思明逼城，元帥李光弼東保河陽，國貞領官吏寓于陝。數月，徵爲京兆尹。上元初，改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爲殿中監。二年八月，遷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鎮于絳，賜名國貞。既至，又加充管内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餘并如故。

李國貞，是淮安王李神通的兒子淄川王李孝同的曾孫。父親名叫李廣業，任劍州長史。李國貞原名李若幽，性情剛正不阿，有吏治之才，歷任安定、扶風録事參軍，都很稱職。乾元年間多次升任做到長安令，不久授任河南尹。時逢史思明進逼東都，元帥李光弼往東退守河陽，李國貞帶領官吏寄居在陝郡。數月之後，徵入任京兆尹。上元初年，改任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劍南節度使。召入任殿中監。二年八月，升任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充任朔方、鎮西、北庭、興平、陳鄭等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所在絳州，賜名國貞。到任之後，又加任管内河中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餘官職如舊。

國貞既至絳，屬軍中素無儲積，百姓飢饉，難爲聚斂，將士等糧賜多闕。國貞頻以狀聞，未報。軍中喧喧怨讟，左右以告國貞，國貞喻之曰："軍將何苦如是，已爲奏聞，終有所給。"信宿軍亂，攻國貞，夜燒衙城

李國貞到達絳州後，正逢軍中糧儲空虛，百姓饑荒，難以徵收錢財，將士們的糧食賞賜很缺乏。李國貞多次把情况上奏，没有得到答覆。軍中喧嘩怨聲四起，左右之人將情况告訴了他，李國貞曉諭他們説："軍將何苦要這樣呢，我已經上奏朝廷，一定會發給你們的。"過了兩夜軍隊

門。國貞莫知所圖，左右勸國貞棄城遁去，國貞曰："吾銜命爲將，不能靖難，安可棄城乎！"左右固勸迴避，乃隱於州獄，詐負縲紲。會國貞麾下爲賊所擒，因指所在，遂於獄中執國貞，將害之，國貞曰："軍中乏糧，已有陳請，人不堪賦，予無負於將士耳。"衆引退。突將王元振獨曰："今日之事，豈須問焉！"抽刀害國貞及二男、三大將。

作亂，攻打李國貞，乘夜焚燒衙署城門。李國貞不知所措，左右的人勸李國貞棄城逃走，李國貞說："我奉朝廷之命擔任將帥，不能平定禍難，怎麽可以棄城逃跑呢！"左右的人一再勸他迴避，於是藏在州城的牢獄裏，假冒囚犯。正巧李國貞的部下被賊擒獲，交待了他藏身之處，於是亂兵到獄中抓住了李國貞，要殺害他，李國貞說："軍中缺糧的情况，我已經報告了朝廷，百姓無法負擔賦税，我也没有對不起將士。"衆人退下。惟獨突將王元振說："今天的事情，難道還需要問什麽嗎！"拔刀殺害了李國貞及其兩個兒子、三位大將。

國貞有風采，清白守法，爲政急於操下，時論以辨吏稱之。追贈揚州大都督。

李國貞有風度，清正守法，處理政務過於急躁，對待部下嚴厲，當時的輿論稱贊他有治理才幹。追贈揚州大都督。

子錡，以父蔭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賜錡，錡遂坑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於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發。

兒子李錡，依靠父親的功勛在貞元年間多次升遷做到湖、杭二州刺史。經常用財寶賄賂李齊運，因此升任潤州刺史兼鹽鐵使，拿着積蓄的財物進貢給朝廷，以此博取皇上的恩惠，德宗很寵愛他。李錡恃恩驕横不法，有一位浙西平民崔善貞到朝廷上書，論列李錡的罪狀，德宗却把他用枷鎖鎖起來送給李錡，於是李錡將崔善貞活埋，天下人都對他切齒痛恨。他同時增加兵員，挑選擅長射箭的士卒編成一營，命名爲挽硬隨身；挑選鬍鬚鬈曲的胡、奚族人編成一部，命名爲蕃落健兒。德宗重新在潤州設置鎮海軍，命李錡任節度使，免去他的鹽鐵使職。李錡雖然被罷免鹽鐵使的職權，但得到了節度使，反叛的情狀還未顯露。

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倔強者入朝，而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既而遷延發期，澹與中使頻喻之，不悦，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喻，又臠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救解之，囚於别館。遂稱兵，室五劍，分授管內鎮將，令殺刺史。於是常州刺史顔防用客李雲謀，矯制傳檄

憲宗即位已經二年，諸道傲慢强横的節度使都來入朝，李錡心中不安，也請求入朝，於是拜任李錡爲左僕射。李錡於是任判官王澹爲留後。隨後拖延出發日期，王澹與朝廷派來的宦官多次勸告他，李錡很不高興，於是指使將士在發放冬服的日子殺死王澹，吃掉他的肉。監軍使聽說軍士變亂，派衙將趙琦來安撫勸告，又被割碎吃掉。又把兵器架在宦官的脖子上，李錡假裝吃驚上前解救，把宦官囚禁在另外的館舍。然後起兵，將室中的五把寶劍，分别授給管内的鎮將，

于蘇、杭、湖、睦等州，遂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惟忠；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安所繫，釘於船舷，生致於錡，未至而錡敗，得免。

命他們殺掉刺史。當時常州刺史顔防采用賓客李雲的計謀，假托聖旨傳檄到蘇、杭、湖、睦等州，然後殺死李錡的鎮將李深；湖州刺史辛秘也殺死鎮將趙惟忠；但蘇州刺史李素被鎮將姚志安抓獲，釘在船舷上，要活着獻給李錡，還未送到而李錡失敗，得以免死。

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决於行立，乃迴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年六十七。其挽硬、蕃落將士，或投井自縊，紛紛枕藉而死者，不可勝紀。

起初，李錡因爲宣州富饒，企圖加以并吞，派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别奪取宣、池等州。三位將領早就有歸附朝廷的意願，而李錡的外甥裴行立也想歸順，他們的密謀多由裴行立决定，張子良等於是反戈回師急赴城中，在幕府抓獲了李錡，用繩子吊他出城，斬首京城，時年六十七歲。他的挽硬隨身、蕃落健兒將士，有的投井自縊，死尸相枕，紛陳不計其數。

宰相鄭絪等議錡所坐，親疏未定，乃召兵部郎中蔣武問曰："詔罪李錡一房，當是大功内耶?"武曰："大功是錡堂兄弟，即淮安王神通之下，淮安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孽孫而上累。"又問："錡親兄弟從坐否?"武曰："錡親兄弟是若幽之子，若幽有死王事之功，如令錡兄弟從坐，若幽即宜削籍，亦所未安。"宰相頗以爲然，故誅錡詔下，唯止元惡一房而已。

宰相鄭絪等討論受李錡牽連而應治罪的人，親屬遠近定不下來，於是召來兵部郎中蔣武問道："下詔説治李錡一房的罪，應當是大功以内的親屬嗎?"蔣武説："大功親屬是李錡的堂兄弟們，就是淮安王李神通以下的子孫，淮安王爲國立有大功，不能因爲有邪惡的六世孫而往上牽連到他。"又問道："李錡的親兄弟要受牽連治罪嗎?"蔣武説："李錡的親兄弟是李若幽的兒子，李若幽爲國家的事業而死，有功，如果李錡的親兄弟受牽連治罪，李若幽就應該剥奪名籍，也不合適。"宰相認爲他説得很對，所以處死李錡的詔書頒下後，衹懲辦了首惡一房而已。

李峘　李嶧

李峘，太宗第三子吴王恪之孫。恪第三子琨生信安王禕，禕生三子，峘、嶧、峴。峘志行修立，天寶中爲南宫郎，歷典諸曹十餘年。居父喪，哀毁得禮，服闋，以郡王子例封趙國公。楊國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於外，峘自考功郎中出爲睢陽太守。尋而弟峴出爲魏郡太守，兄弟夾河典郡，皆以理行稱。

李峘，是太宗第三個兒子吴王李恪的孫子。李恪第三個兒子李琨生信安王李禕，李禕生有三個兒子，即李峘、李嶧、李峴。李峘志向遠大品行端正，天寶年間任南宫郎，在各官署任職十餘年。爲父親守喪，哀痛傷身符合禮儀，守喪期滿，以郡王之子按例封趙國公。楊國忠執政，把不依附自己的郎官都貶逐出朝外任，李峘從考功郎中出任睢陽太守。不久弟弟李峴出任魏郡太守，兄弟二人隔黄河主持郡政，都以治政有成而聞名。

十四載，入計京師。屬禄山之

十四載，入京聽候考核。時逢安禄山叛亂，

亂，玄宗幸蜀，峘奔赴行在，除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俄拜蜀郡太守、劍南節度采訪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謀亂，上皇御玄英樓招諭，不從，峘與六軍兵馬使陳玄禮等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時峴爲鳳翔太守，匡翊肅宗，兄弟俱效勛力。從上皇還京，爲户部尚書，峴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同制封公。

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二年，以宋州刺史劉展握兵河南，有異志，乃陽拜展淮南節度使，而密詔揚州長史鄧景山與峘圖之。時展徒黨方强，既受詔，即以兵渡淮。景山、峘拒之壽春，爲展所敗。峘走渡江，保丹陽，坐貶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卒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官給遞乘，護柩還京。

初，峘爲户部尚書，峴爲吏部尚書、知政事，嶧爲户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兄弟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兩國公門十六戟，一三品門十二戟，榮耀冠時。嶧位終蜀州刺史。

玄宗前往蜀地，李峘奔赴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授任武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不久拜任蜀郡太守、劍南節度采訪使。上皇在成都，健兒郭千仞夜晚圖謀作亂，上皇登臨玄英樓曉諭招降，他不聽從，李峘與六軍兵馬使陳玄禮等平定了叛亂，因功加金紫光禄大夫。當時李峴任鳳翔太守，輔佐肅宗，兄弟二人都爲國效力。隨從上皇回京，任户部尚書，李峴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兄弟二人一同受封公爵。

乾元初年，兼任御史大夫，持節都統淮南、江南、江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使。二年，因爲宋州刺史劉展擁兵河南，圖謀反叛，朝廷於是假意拜任劉展爲淮南節度使，而下密詔使揚州長史鄧景山與李峘設法消滅他。當時劉展的兵勢正處强大之時，接受詔書後，就率兵渡過淮河。鄧景山、李峘在壽春抵禦他，被劉展打敗。李峘逃走渡過長江，退守丹陽，因此獲罪貶任袁州司馬。寶應二年，病逝於貶所，追贈揚州大都督，由官府提供車輛，護送靈柩回京。

起初，李峘任户部尚書，李峴任吏部尚書、知政事，李嶧任户部侍郎、銀青光禄大夫，兄弟都住在長興里的第宅，門前樹立三枝棨戟，兩位國公門前有十六枝棨戟，一位三品官的門前有十二枝棨戟，榮耀冠蓋當時。李嶧官位終於蜀州刺史。

李峴

峴，樂善下士，少有吏幹。以門蔭入仕，累遷高陵令，政術知名，特遷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入爲金吾將軍，遷將作監，改京兆府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貴，百姓謡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心如此。

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難，峴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兼御

李峴樂於交結地位低下的賢士，少年時就有治理才幹。依靠祖上功勛入仕，多次升任高陵令，以處理政務有方而知名，破格提升任萬年令、河南少尹、魏郡太守；召入任金吾將軍，升任將作監，改任京兆府尹，所任各職政績顯著。天寶十三載，陰雨連綿六十餘天，宰相楊國忠憎恨他不肯依附自己，把大雨造成的灾害歸咎於京兆尹，因此出任長沙郡太守。當時京師米麥價格昂貴，百姓唱民謡道："想使米粟賤，莫過追李峴。"他理政時就是如此深得人心。

至德初年，朝廷致力於收求傑出的人才，以肅清禍難，李峴被召到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拜

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饋軍周給，開物成務。可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制曰："李峴，朝廷碩德，宗室藎臣。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决於峴，由是諲等銜之。

任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二年十二月，下制說："銀青光祿大夫、守禮部尚書李峴，爲軍隊提供糧餉周到豐厚，開創事業取得成就。可任光祿大夫，行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下制說："李峴，在朝中德高望重，在宗室裏又是忠誠之臣。可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時拜任宰相。李峴的地位聲望頗高，軍國大事，諸公不敢表態，全由李峴獨自裁决，因此呂諲等人怨恨他。

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於人間聽察是非，謂之察事。忠良被誣構者繼有之，須有追呼，諸司莫敢抗。御史臺、大理寺重囚在獄，推斷未了，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决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上悟，賞峴正直，事并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并停，由是深怨峴。

起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暗中派官軍在民間打聽是非，稱爲察事。忠誠善良之人遭到誣陷的接連不斷，有事呼叫，朝中各官署不敢違抗。御史臺、大理寺關押的重要囚犯，還未審訊判决完畢，訟詞就被追到銀臺，不問罪行輕重，一時全都釋放，無人敢於違背。每天在銀臺門處理天下政事，需要决定時，就稱皇上頒下制敕，宫中的符印，進出都佩帶在身上。即使有敕書，需要李輔國簽署，然後纔能施行。等到李峴任宰相，叩頭上論李輔國專權亂國，皇上感悟，賞識李峴的正直，這些事情都被革除。李輔國因此辭讓行軍司馬，請求任原官，察事等都被停止，他因此深深怨恨李峴。

鳳翔七馬坊押官，先頗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擒獲决殺之。其妻進狀訴夫冤。輔國先爲飛龍使，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鎣推之。鎣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訊之，三司與鎣同。妻論訴不已，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於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於肅宗，云："已知，卿出去。"若虛奏曰："臣出即死。"上因留在簾內。有頃，伯陽至，上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上怒，叱出

鳳翔七馬坊的押官，起先大肆進行强盜活動，搶劫平民，州縣不能制止，被天興縣縣令知捕賊謝夷甫抓獲後殺死。他的妻子告狀爲丈夫訴冤。李輔國從前曾任飛龍使，偏私此人，爲他上訴，下詔監察御史孫鎣審問此案。孫鎣起初判决謝夷甫無罪。他的妻子又來上訴，下詔命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三司審問，三司審訊的結果與孫鎣相同。他的妻子不斷上訴，下詔命侍御史毛若虛復審，毛若虛判决謝夷甫有罪，又説崔伯陽等有私情，没有依據事實判决案件。崔伯陽大怒，派人去召毛若虛，態度極爲不好。崔伯陽想上奏此事，而毛若虛先已馳馬晋見，向肅宗告急，肅宗説："朕已經知道了，卿出去吧。"毛若虛上奏説："臣出去就活不成了。"皇上因此把他留在簾內。不一會兒，崔伯陽來到，皇上向他詢問，崔伯陽極力説毛若虛順

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鋆除名長流播州。峴以數人咸非其罪，所責太重，欲理之，遂奏："若虛希旨用刑，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是無御史臺。"上怒峴言，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上謂之曰："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是無御史臺也？令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太寬。"擇木對曰："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

從權幸意旨，附會宦官。皇上大怒，斥叱他出去。崔伯陽因此被貶任端州高要尉，權獻貶任郴州桂陽尉，鳳翔尹嚴向及李曄都被貶任嶺下做了一名縣尉，孫鋆被除去名籍長期流放播州。李峴認爲這幾個人都没有罪，處罰太重，想爲他們申理，於是上奏說："毛若虛奉迎權幸意旨濫施刑罰，違犯國家法律，陛下如果相信他的判决，是不信任御史臺。"皇上對李峴的話很是生氣，貶逐李峴出朝任蜀州刺史。當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宫應對，皇上對他說："李峴想專權嗎？爲什麽説信任毛若虛就是不相信御史臺呢？已下令貶他任蜀州刺史，朕還覺得處罰太輕。"韓擇木回答說："李峴説話直率，不是想專權。陛下寬恕他，祇會增益聖上的德行。"

代宗即位，徵峴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入爲禮部尚書，兼宗正卿。屬鑾輿幸陝，峴由商山路赴行在。既還京師，拜峴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宰臣不于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峴爲宰相，令去其榻。奏請常參官各舉堪任諫官、憲官者，不限人數。

代宗即位，徵用李峴任荆南節度使、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召入任禮部尚書，兼宗正卿。時逢皇上前往陝州，李峴路經商山奔赴皇帝外出停駐的地方。回到京師後，拜任李峴爲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照先例，宰相不在政事堂接待賓客，當時天下多事，宰相元載等見宦官傳達詔命來到中書省，就領他們進入政事堂，并設置榻床接待；李峴任宰相後，命令撤去榻床。上奏請求常參官分别舉薦能够勝任諫官、憲官的人才，人數不限。

初收東京，受僞官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處死；上意亦欲懲勸天下，欲從器議。時峴爲三司使，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概處死，恐非陛下含弘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羯胡亂常，無不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陛下親戚，或勛舊子孫，皆置極法，恐乖仁恕之旨。昔者明王用刑，殲厥渠魁，脅從罔理。况河北殘寇未平，官吏多陷，苟容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黨，誰人更圖效順？困獸猶鬥，况數萬人乎！"崔器、吕諲，皆守文之吏，不識大體，殊無

剛收復東京時，討論如何處置接受叛賊官職的陳希烈以下數百人，崔器奉迎旨意嚴峻刻薄，上奏全部處死；皇上也打算以此警戒天下，想要聽從崔器的建議。當時李峴任三司使，堅持說："凡事有首惡有脅從，罪行有輕有重，如果不加區分全都處死，恐怕有違陛下寬宏大量的深義，也不符合國家允許自新的法典。再説羯胡反叛擾亂倫常，無人不受到凌辱，二京全都陷落，天子流亡南方，人們各顧性命，禮教敗壞。這些人有的是陛下親戚，有的是功臣子孫，如果全部處以極刑，恐怕違背仁愛寬容的本意。古時賢明的君王施用刑法，祇是殺掉首惡，脅從不問。何况現在河北殘敵尚未平定，許多官吏身陷賊中，如果寬大處理免除死罪，正好開啓悔過自新的道路，如果全都處死，就是堅定叛逆黨羽的决心，誰還

變通。廷議數日，方從峴奏，全活甚衆。其料敵决事皆此類。竟爲中官所擠，罷知政事，爲太子詹事，尋遷吏部尚書，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明年，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以疾終，時年五十八。

會改過自新歸順國家呢？困獸猶鬥，何况數萬人呢！"崔器、吕諲，都是死守條文的官吏，不明大體，一點兒不知變通。朝廷争議了數天，纔聽從了李峴的奏請，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他預料敵人動向、决定大事就是如此明敏。最後因受到宦官的排擠，免去知政事，任太子詹事，不久升任吏部尚書，知江淮考選，在洪州設置考場。第二年，改任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永泰二年七月因病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李巨　李則之

李巨，曾祖父虢王鳳，高祖之第十四子也。鳳孫邕，嗣虢王，巨即邕之第二子也。剛鋭果决，頗涉獵書史，好屬文。開元中爲嗣虢王。天寶五載，出爲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之妹婿柳勣陷詔獄，巨母扶餘氏，吉温嫡母之妹也，温爲京兆士曹，推勣之黨，以徐徵等往來巨家，資給之，由是坐貶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爲李林甫、王鉷構陷得罪，其黨史敬忠亦伏法。以巨與敬忠相識，坐解官，於南賓郡安置。又起爲夷陵郡太守。

李巨，他的曾祖父虢王李鳳，是高祖第十四個兒子。李鳳的孫子李邕，是嗣虢王，李巨是李邕的第二個兒子。剛强果敢，博覽史書，喜好寫文章。開元年間襲封嗣虢王。天寶五載，出任西河太守。皇太子杜良娣的妹夫柳勣身陷詔獄，李巨的母親扶餘氏，是吉温嫡母的妹妹，吉温任京兆士曹，追查柳勣的同黨，因爲徐徵等來往於李巨家，李巨資助過他，因此受牽連貶任義陽郡司馬。六載，御史中丞楊慎矜被李林甫、王鉷誣陷獲罪，他的同黨史敬忠也被處死。因爲李巨與史敬忠相識，因此被免官，安置在南賓郡。後又被起用任夷陵郡太守。

及禄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帥，張垍言巨善騎射，有謀略，玄宗追至京師。楊國忠素與巨相識，忌之，謂人曰："如此小兒，豈得令見人主。"經月餘日不得見。玄宗使中官召入奏事，玄宗大悦，遂令中官劉奉庭宣敕令宰相與巨語，幾亭午，方出。國忠頗怠，對奉庭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公不爾乎？"巨曰："不知若個軍將能與相公手打賊乎？"尋授陳留譙郡太守、攝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翌日，巨稱官銜奉謝，玄宗驚曰："何得令攝？"即日詔兼御史大夫。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爲賊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劈木契分授之，遂以巨兼統嶺南節

等到安禄山攻陷東京，玄宗正要挑選將帥，張垍推薦説李巨擅長騎馬射箭，足智多謀，玄宗把他召到京師。楊國忠從前就認識李巨，非常忌恨他，對别人説："這樣的小孩，怎麼能讓他去見人主。"過了一個多月不得晋見。玄宗派宦官把他召入宫中陳奏事情，玄宗十分高興，於是命宦官劉奉庭宣敕令宰相與李巨談話，快近正午，方纔出來。楊國忠很不耐煩，當着劉奉庭的面對李巨説："近來人們常用嘴巴攻打叛賊，李公難道不是如此嗎？"李巨説："不知道哪個軍將能爲相公用手攻打叛賊呢？"不久授任陳留譙郡太守、代理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第二天，李巨口稱官銜感謝恩命，玄宗吃驚地説："怎麼能讓你代理御史大夫呢？"當天就下詔讓他兼御史大夫。李巨上奏説："現在正值艱難時期，恐怕受到叛賊的欺詐，如果陛下突然召臣，不知道用什

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先領三節度事。有詔貶炅爲果毅，以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代之。巨奏曰："若炅能存孤城，其功足以補過，則何以處之?"玄宗曰："卿隨宜處置之。"巨至内鄉，趣南陽，賊將畢思琛聞之，解圍走。巨趣何履光、趙國珍同至南陽，宣敕貶炅，削其章服，令隨軍效力。至日晚，以恩命令炅復位。

至德二年，爲太子少傅。十月，收西京，爲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采訪等使。於城市橋梁税出入車牛等錢以供國用，頗有乾没，士庶怨讟。後與妃張氏不睦，張氏即皇后從父妹也。宗正卿李遵構之，發其所犯贓賄，貶爲遂州刺史。屬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衆襲節度使李奂於綿州，路經遂州，巨蒼黄修屬郡禮迎之，爲子璋所殺。

子則之，以宗室歷官，好學，年五十餘，每執經詣太學聽受。嗣曹王皋自荆南來朝，稱薦之。貞元二年，自睦王府長史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以從父甥竇申追游無閑親累，貶昭州司馬。

史臣曰：暠孝友清慎，居官有稱；齊物貞廉整肅，復節制權謀；國貞清白守法。皆神通之曾玄，宗室之翹楚。錡之爲逆，不累其親，前人之積德彰矣，當朝之用法明矣。然暠發人陰私，齊物積財興議，國貞急於操下，皆尺之短也。麟修整，峘循良，匪躬立事，始終無玷者，皆宗室之英也。峴之剛正才略，有足可稱。初爲

麽作爲憑信?"玄宗劈開木符契授一半給他，於是命李巨兼統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南陽節度使魯炅，先領三節度使事。下詔貶魯炅任果毅，任命潁川太守來瑱兼御史中丞取代他。李巨上奏説："如果魯炅能够堅守孤城，功勞足以彌補過錯，那麽如何處置他呢?"玄宗説："由卿隨便處置吧。"李巨到達内鄉，又急赴南陽，賊將畢思琛聽説後，解圍而去。李巨催促何履光、趙國珍一同到達南陽，宣布敕令貶免魯炅，剥奪了他的禮服，令在軍中效力。到了晚上，説皇上降恩命恢復魯炅的官職。

至德二年，李巨任太子少傅。十月，收復西京，任留守、兼御史大夫。三年夏季四月，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任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任東畿采訪等使。在城市的橋梁上徵收出入牛車等的過橋税以供國用，自己侵吞很多，官吏百姓怨聲載道。後來與妃子張氏不和，張氏是皇后的堂妹。宗正卿李遵設計陷害他，揭發他貪贜受賄的罪狀，因此貶任遂州刺史。恰逢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叛，率兵往綿州攻打節度使李奂，經過遂州，李巨慌忙以下屬郡州的身份備禮迎接，被段子璋殺害。

兒子李則之，以宗室子弟歷任官職，好學不倦，五十多歲時，還經常手持經書到太學聽講。嗣曹王李皋從荆南來朝，稱贊薦舉他。貞元二年，從睦王府長史升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因爲與從父甥竇申游玩親密而獲罪，貶任昭州司馬。

史臣曰：李暠孝順友愛清正謹嚴，爲官受到好評；李齊物廉潔嚴厲，又能調度管束具有隨機應變的謀略；李國貞清白守法。他們都是李神通的曾玄孫，宗室中的傑出人才。李錡圖謀叛逆，没有連累近親，這是他先祖的功德彰顯，當朝用法聖明。但李暠揭發他人的陰私，李齊物積聚錢財遭到非議，李國貞理政急躁待下嚴厲，都是美中不足。李麟善良正派，李峘奉公守法，他們立身處事盡忠盡節，自始自終没有污點，都是宗室

國忠所憎，終沮朝恩之勢。處群邪之內，堅獨正之心，是不吐也；活東都之命，是不茹也。庶幾乎仲山甫之道焉！巨以剛鋭果决，亦可嘉焉，終以贓賄貪殘，良可痛也。

贊曰：宗室賢良，枝葉茂盛。最尤者誰？峴獨守正。

的精英。李峴剛强正直善謀多才，很值得稱道。起初被楊國忠憎恨，最後阻止魚朝恩權勢。身處群惡之中，能够獨正其心，是不畏懼權勢；保全了接受僞命的東都官員的性命，是不欺負弱小。差不多能與仲山甫的道德相比了！李巨剛强果敢，也值得贊揚，最終貪贓受賄，確實令人痛心。

贊曰：宗室賢明衆多，枝繁葉茂。最傑出的是誰呢？衹有李峴完美無缺。

舊唐書卷一百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苗晉卿　裴冕　裴遵慶（子）向（向子）寅（寅子）樞

苗晉卿

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祖夔，高道不仕，追贈禮部尚書。父殆庶，官至絳州龍門縣丞，早卒，以晉卿贈太子少保。

苗晉卿，是上黨壺關人。世代以儒者的品德操行而著稱。祖父名叫苗夔，隱居不出仕，死後追贈禮部尚書。父親名叫苗殆庶，官做到絳州龍門縣丞，早年去世，因爲苗晉卿而追贈太子少保。

晉卿幼好學，善屬文，進士擢第。初授懷州修武縣尉，歷奉先縣尉，坐累貶徐州司户參軍。秩滿隨調，判入高等，授萬年縣尉。遷侍御史，歷度支、兵、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遷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并拜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選事。晉卿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略無愠色。二十九年，拜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弛，胥吏多因緣爲奸，賄賂大行。

苗晉卿少年好學，擅長寫文章，考中進士科。起初授任懷州修武縣尉，歷任奉先縣尉，受牽連貶任徐州司户參軍。任滿調任，考核政績列入高等，授任萬年縣尉。升任侍御史，歷任度支、兵部、吏部三員外郎。開元二十三年，升任吏部郎中。二十四年，與吏部郎中孫逖一并拜任中書舍人。二十七年，以本官權知吏部考選。苗晉卿性情謙恭温順，應選的人中有上訴索要好官的，即使説了數千句話，有的還言辭頗爲激烈，苗晉卿也一定能够容忍他們，没有一點發怒的樣子。二十九年，拜任吏部侍郎。前後主持考選五年，因爲政策寬鬆，辦事的官吏多乘機作奸，以致賄賂盛行。

時天下承平，每年赴選常萬餘人。李林甫爲尚書，專任廟堂，銓事唯委晉卿及同列侍郎宋遥主之。選人既多，每年兼命他官有識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天寶二載春，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遥以倚初承恩，欲悦附之，考選人判等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有蘇孝愠者，嘗

當時天下太平，每年來參加考選的常達一萬餘人。李林甫任尚書，把持朝政，把考選的事情全都委托給苗晉卿及同事侍郎宋遥主持。因爲參加考選的人數衆多，每年都要兼用其他有見識的官員一起主考書法文辭，務必要求得到有真才實學的人。天寶二載春季，御史中丞張倚的兒子張奭參加考選，苗晉卿與宋遥因爲張倚新得皇帝的恩寵，想要取悦依附於他，參加考選被録取的共有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張奭名列第一。人

爲范陽薊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寵特異，謁見不常，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晉卿貶爲安康郡太守，遥爲武當郡太守，張倚爲淮陽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托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們都知道張奭不讀書，議論紛紛。有一名叫蘇孝慍的人，曾任范陽薊令，奉事安禄山，把此事詳細告訴了他。安禄山受到特別的恩寵，可以隨時晋見皇帝，因此上奏了此事。玄宗把録取的人全部召集起來，到花萼樓親自考試，及格的不到十分之一二；而張奭手持試卷，一天下來没有寫一個字，被當時的人稱爲白卷。皇上大怒，把苗晋卿貶任安康郡太守，宋遥貶任武當郡太守，張倚貶任淮陽太守。下敕説："在家庭之内，不能教導兒子；考選升調之時，却托人求情。"當時的學子都把此事作爲笑談。

天寶三載閏二月，轉魏郡太守，充河北采訪處置使，居職三年，政化洽聞。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既至壺關，望縣門而步。小吏進曰："太守位高德重，不宜自輕。"晉卿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况父母之邦，所宜尊敬。汝何言哉！"大會鄉黨，歡飲累日而去。又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尋改河東太守、河東采訪使，入爲尚書、東京留守，徵爲憲部尚書。屬禄山叛逆，楊國忠以晉卿有時望，將抑之，乃奏云："宜以大臣鎮遏東道。"遂出爲陜州刺史、陜虢兩州防禦使。及入對，固辭老病，由是忤旨，改憲部尚書致仕。

天寶三載閏二月，轉任魏郡太守，充任河北采訪處置使，任職三年，教化大行。逢入朝彙報有關工作，因此上表請求回家鄉。到了壺關，看見縣城門後即下馬步行。小官吏進言説："太守位高德重，不應該自我貶低。"苗晋卿説："《禮記》説：'士大夫見到君主之門要下車，見到君主之馬要站立在車上表示敬意。'何况是到了父母所在的家鄉，應該尊敬。你有什麽可説的！"大舉會集鄉親，設宴歡樂數天而去。又拿出俸錢三萬作爲鄉學的本錢，用來教育家鄉子弟。不久改任河東太守、河東采訪使，召入任尚書、東京留守，徵入任憲部尚書。逢安禄山反叛，楊國忠認爲苗晋卿有聲望，設法要壓制他，於是上奏説："應該任用大臣鎮撫東路。"因此出任陜州刺史、陜虢兩州防禦使。等到入朝應對，以年老有病堅决辭官，因此違逆了皇上的旨意，改任憲部尚書退休。

及朝廷失守，衣冠流離道路，多爲逆黨所脅，自陳希烈、張均已下數十人盡赴洛陽，晉卿潛遁山谷，南投金州。會肅宗至鳳翔，手詔追晉卿赴行在，即日拜爲左相，軍國大務悉以咨之。既收兩京，以功封韓國公，食實封五百户，改爲侍中。後以賊寇漸除，屢乞骸骨，優詔許之，罷知政事，爲太子太傅。明年，帝思舊臣，復拜爲侍中。

等到朝廷失守，士大夫們到處流亡，多數受到賊徒的脅迫，自陳希烈、張均以下數十人都去了洛陽，苗晋卿偷偷逃入山谷，往南投奔金州。逢肅宗到達鳳翔，下手詔追苗晋卿趕赴皇上外出停駐的地方，當天拜任他爲左相，軍國大事都與他商議。兩京收復之後，因功封韓國公，享受實封五百户，改任侍中。後來因爲叛賊逐漸被消滅，多次請求退休，特地下詔同意他的請求，免去知政事，任太子太傅。第二年，皇帝思念舊臣，重新拜任他爲侍中。

晉卿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

苗晋卿性格寬厚，處事廉潔謹慎，爲政能够

問小過，所到有惠化。魏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達練事體，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

抓住要領，不計較小的過失，任官各地都有恩惠。魏郡的人們思念他，爲他立碑贊頌德行。等到執掌國政，小心畏懼，未曾違忤他人之意。生性聰明，通達事理，百官的文書，過目就能知曉，而修養身心忠於職守，靠智慧以保全，議論的人把他比作漢朝的胡廣。

玄宗崩，肅宗詔晉卿攝冢宰。上表固辭曰："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宰，更無事迹，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殘寇猶虞，日殷萬務，皆緣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禮部檢見舊敕，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國哀，視事不輟，以爲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今遺詔有處分，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宰；遵大行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顒顒，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恩，從宜無改。今朝臣一命已上，皆言臣心昏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斷在須臾，凡聖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夷萬國，無任悲幸。"肅宗時疾彌留，覽表殞絶，乃許。

玄宗去世，肅宗下詔苗晉卿攝冢宰。他上表堅決辭讓說："臣聽説古時殷高宗在服喪期間，百官聽命於冢宰，根本没有事迹，僅有文字記載。而且是一時的事情，禮儀没有沿襲下來。現在殘餘的敵人尚令人擔憂，每天政事繁多，都是有關兵馬守衛討伐攻打的事，如果能有好的計謀，立刻就可獲勝擒敵。陛下如果依照古人的方法行事，服喪期間不談話，百姓就没有了依靠，一切政事都要停廢。敬讀國家的起居注，也在禮部翻閲舊的敕書，看到太宗、高宗、先皇帝在位時期，都有國喪，而處理政事不停止，認爲皇帝統治天下，難於依從常情。現在遺詔已有吩咐，皇帝應該在三天之後臨朝聽政。陛下如果遵守太宗的先例，就不須要任命冢宰；遵照先皇帝的遺詔，就應該臨朝聽政。百姓仰慕，殷切企盼。陛下知道治理國事的重要，順應人心的急切，以道義斷除恩情，應該順從不要改變。現在所有的朝臣，都説臣昏庸老朽，加之疾病，事情如果緊急，須要立刻决斷，凡人與聖人不同，怎麽能够接受詔命。陛下發喪已經五天了，希望能遵守遺詔臨朝聽政，那麽天下四方，不勝悲中有幸。"肅宗當時病重處於彌留之際，看到他的奏表之後很是悲痛，於是同意。

數日，肅宗晏駕，代宗踐祚，又詔晉卿攝冢宰。晉卿上表懇辭曰：

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極事殷，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縗，時遇金革，豈非銜恤，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絶，指景悼

幾天之後，肅宗去世，代宗即位，又下詔苗晉卿攝冢宰。苗晉卿上表懇切辭讓説：

臣認爲古時天子服喪期間百官之所以聽命於冢宰，是因爲君主幼小，朝廷政事繁忙，情理上應當這樣。歷代沿革不一致，今古情况有不同，而周武王、漢文帝順應變通，流傳下了能够效法的規範，可遵守施行。又士大夫穿黑衣以代喪服，是因爲遇到了戰爭，并不是心中無悲痛之感，而是認爲有道義斷除恩情。再説最大的美德，莫過於

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十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柩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前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略不爲害，所存是適權，防威滅端，所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劬勞之恩，申罔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内，萬務在中，須達宸聽，始成國政。百僚萬姓及僧道耆壽等，相顧聚言，以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况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陛下遵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衆情，不勝懇願，伏望割痛抑哀，則天下悲幸。

孝順，有的人因哀痛而損傷身體容貌憔悴，見景都能産生悲哀之情，這是平民守節的常情，根本不是君王繼承天下的重大謀劃。前二十日，陛下在先皇帝靈前即位，是接受了先帝的臨終遺言，也是前代不變的法度。因此知道所忽略的禮法并没有害處，所做的事是順應形勢加以變通，防微杜漸，利益極大。陛下心性至純，天地可以明察。要報答父母辛勞的恩情，表示無限的思念，是終生的哀痛，難道在於一朝一夕！衹是在一天之内，事務繁多，須要陛下聽察，纔能够使國家正常運行。百官人民及僧人道士年老有才能的人等，相聚在一起言談，認爲臣年老無能，愚鈍之才怎麽能够測度聖上的真情，何况很久没有任攝職，所以臣不敢奉行詔命。懇切請求陛下遵照遺囑，三天之後臨朝聽政。臣廣泛聽取了衆人的議論，萬分懇求，希望陛下節制哀痛，那麽天下悲中有幸。

上號泣從之。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上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累日一視事。歷三朝，皆以謹密見稱。

皇上號哭聽從了他的話。當時苗晉卿已到垂暮之年，又得脚病，皇上特地允許用轎子把他抬到中書省，進入閣内不快走，許多天去處理一次政事。歷事三朝天子，都因謹慎機密受到稱贊。

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時病卧於私第，蕃聞之，輿入逼脅，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上自陝至，册爲太保，罷知政事，又詔以太保致仕。永泰元年四月薨，輟朝三日，令京兆少尹一員護喪事，緣葬諸物并官給，賻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議謚曰懿獻。初，晉卿東都留守，引用大理評事元載爲推官。至是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懷舊恩，諷有司改謚曰文貞。大曆七年，令配享肅宗廟庭。

廣德初年，吐蕃侵犯長安。苗晉卿當時有病在家，吐蕃聽説後，用轎子抬他來進行威脅，苗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殺害他。皇上從陝州回來後，册授他爲太保，免去知政事，又下詔以太保退休。永泰元年四月去世，停止朝會三天，命京兆少尹一名護理喪事，爲喪葬所需的一切財物都由官府供給，贈給辦理喪事所用的絹布五百段、米粟五百石。太常寺議論謚號叫懿獻。當初，苗晉卿任東都留守，援引大理評事元載任推官。這時元載任中書侍郎、平章事，懷念過去的恩德，婉言勸告有關部門改謚號叫文貞。大曆七年，命配祭肅宗廟。

裴冕

裴冕，河東人也，爲河東冠族。天寶初，以門蔭再遷渭南縣尉，以吏道聞。御史中丞王鉷充京畿采訪使，表爲判官。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

裴冕，是河東人，家庭是河東的世家大族。天寶初年，因爲祖上的功勛二次升任渭南縣尉，以通曉吏事而聞名。御史中丞王鉷充任京畿采訪使，上表任他爲判官。升任監察御史，歷任殿中

史。冕雖無學術，守職通明，果於臨事，鉷甚委之。及鉷得罪伏法，時宰臣李林甫方竊權柄，人咸懼之，鉷賓佐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鉷尸，親自護喪，瘞于近郊，冕自是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行軍司馬，累遷員外郎中。

侍御史。裴冕雖然没有學問，但任職明察，處事果斷，王鉷很重用他。等到王鉷獲罪被殺，當時宰相李林甫正專權當政，人們都懼怕他，王鉷的僚屬數百人，都不敢登王鉷之門。惟獨裴冕收殮了王鉷的尸體，親自護理喪事，埋葬在近郊，裴冕從此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上表任他爲行軍司馬，多次升任員外郎中。

玄宗幸蜀，至益昌郡，遥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爲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之副。是時，冕爲河西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凉，具陳事勢，勸之朔方，亟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曰："主人厭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須有所歸，天意人事，不可固違。若逡巡退讓，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臣等猶知之，況賢智乎！"太子曰："南平寇逆，奉迎鑾輿，退居儲貳，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也？"冕與杜鴻漸又進曰："殿下藉累聖之資，有天下之表。元貞萬國，二十餘年，殷憂啓聖，正在今日。所從殿下六軍將士，皆關輔百姓，日夜思歸。大軍一散，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從衆，臣等敢以死請。"凡勸進五上，乃依。肅宗即位，以定策功，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以爲政。

玄宗前往蜀地，到了益昌郡，下詔太子充任天下兵馬元帥，以裴冕任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爲其副。當時，裴冕任河西行軍司馬，授任御史中丞後，下詔讓他趕赴朝廷。在平凉遇到太子，一一陳説了形勢，勸太子前往朔方，立刻進入靈武。裴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太子即帝位説："皇上厭倦大位，向南前往蜀川，國家的帝位，得有所歸屬，現在天意人情，不可一意違背了。如果再顧慮退讓，失去天下之心，大事就完了！臣等都明白，何況是賢人智者！"太子説："往南平定叛逆，奉迎皇上回來，然後退居東宫，侍奉在皇帝左右，難道不快樂嗎！公等爲何要説得這麽過分呢？"裴冕與杜鴻漸又進言説："殿下憑藉歷代皇上創下的基業，具有表率天下的儀範。被立爲太子，已有二十餘年，多難興起聖人，正在今天。隨從殿下的六軍將士，都是關輔地區的百姓，日夜思念返回家鄉。一旦大軍離散，就不可再聚集了，不如藉此安撫他們而聽從衆人的請求，臣等冒死請求。"共五次勸告即帝位，太子纔答應。肅宗即位，因爲擁立皇帝的功勞，升任裴冕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倚靠他輔政。

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尼僧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知政事，遷右僕射。兩京平，以功封冀國公，食實封五百户。尋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又入爲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并集賢待制。

裴冕生性忠誠勤奮，一心爲公，漸得人心。但不識大的事理，把搜刮百姓視爲財源，於是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把搜刮錢財作爲要務。人們不願意時，就用法令强迫他們，價錢更賤，反而成了弊政。肅宗到了鳳翔，免去裴冕知政事，改任右僕射。兩京平定後，因功封冀國公，享受實封五百户。不久加御史大夫、成都尹，充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又召入任右僕射。永泰元年，與裴遵慶等一并待制集賢院。

代宗求舊，拜冕兼御史大夫，充護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坐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數月，移澧州刺史，復徵爲左僕射。元載秉政。載爲新平縣尉，王鉷辟在巡內，冕常引之，載頗德冕。會宰臣杜鴻漸卒，載遂舉冕代之。冕時已衰瘵，載以其順己，引爲同列。受命之際，蹈舞絶倒，載趨而扶起，代爲謝詞。冕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樣。初代鴻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拜職未盈月，卒，大曆四年十二月也。上悼之，輟朝三日，贈太尉，賻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代宗搜訪舊臣，拜任裴冕兼御史大夫，充任護山陵使。裴冕因爲寵臣李輔國權勢正盛，想要依附於他，於是上表以李輔國所親近的方士中書舍人劉烜充任山陵使判官。劉烜犯法被判罪，裴冕受連累被貶任施州刺史。數月之後，改任澧州刺史，重新徵入任左僕射。元載當政。元載任新平縣尉時，王鉷把他徵用到部下，裴冕曾經引薦他，元載很感激裴冕。逢宰相杜鴻漸去世，元載於是薦舉裴冕取代他。裴冕當時已衰老病重，元載因爲他能順從自己，就援引爲同事。受命之時，拜舞倒地，元載急忙過去把他扶起，代致謝詞。裴冕兼掌兵權及留守之職，俸錢每月二千餘貫。本性豪華奢侈，喜好車服及食用美味珍肴，在槽中的名馬，價值數百金的經常有十多匹。每當賓朋好友聚會時，美味的品種，客人中有的連名稱都説不出。自己創製巾子，形狀很新穎奇特，市中因此仿效，稱爲僕射樣。起初取代杜鴻漸，辦事的小官吏向他報告簿書中的俸錢數目，裴冕看着子弟，喜形於色，其人就是如此貪圖財利。拜任宰相還不到一個月，去世，時爲大曆四年十二月。皇上哀悼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尉，贈給幫助喪葬的帛五百匹、粟五百石。

裴遵慶 裴向 裴寅 裴樞

裴遵慶，絳州聞喜人也。代襲冠冕，爲河東著族。遵慶志氣深厚，機鑒敏達，自幼强學，博涉載籍，謹身晦迹，不干當世之務。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參軍，時年已老，未爲人所知。隨調吏部，授大理寺丞，剖斷刑獄，舉正綱條，理行始著。遷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輳會府，每歲吏部選人，動盈萬數。遵慶敏識强記，精核文簿，詳而不滯，時稱吏事第一，由是大知名。

裴遵慶，是絳州聞喜人。世代做官，是河東的世家大族。裴遵慶氣量深沉，機智敏捷，自小學習刻苦，廣泛涉獵書籍，處事謹慎，隱居匿迹，不迎合世俗以求取功名。因爲祖上的功勛多次授任爲潞府司法參軍，當時已年邁，不很知名。任滿依例調入吏部，授任大理寺丞，審理判決刑事案件，端正法紀，擅長治理的行爲纔開始顯露。升任司門員外、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年間，天下太平，各種人物都會集在尚書省參加考選，每年吏部要考核的人，動輒數以萬計。裴遵慶識見敏鋭，記憶力强，精心審核文書，詳細而不滯留，被當時稱爲主管官吏考選事務的第一人，從此名聲大振。

天寶末，楊國忠當國，出不附己者例爲外官，遵慶亦出爲郡守。肅宗即位，徵拜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

天寶末年，楊國忠當政，把不依附於自己的人都派出朝任外官，裴遵慶也出任郡太守。肅宗即位，徵入拜任給事中、尚書右丞、吏部侍郎，

侍郎，恭儉克己，遲重謹密，頗有時望。上元中，蕭華輔政，素知遵慶，每奏見，累稱之，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爲詞，上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懷恩。遵慶既見懷恩，具陳朝旨，懷恩引過聽命，將隨遵慶朝謁，爲副將范志誠以邪説惑之，懷恩遂以懼死爲詞。會蕃寇陷京師，乘輿幸陜，遵慶自汾州奔赴行在。及乘輿還京，以遵慶爲太子少傅。

以謙恭節儉自律，深沉嚴謹，很有聲望。上元年間，蕭華輔政，素來瞭解裴遵慶，每次上奏朝見，都在皇上面前稱贊他，升任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廣德初年，僕固懷恩擁兵汾上，以指斥宦官爲藉口，皇上認爲裴遵慶忠厚，特地派他前往汾州安撫僕固懷恩。裴遵慶見到僕固懷恩，詳細陳説了朝廷的旨意，僕固懷恩認錯聽命，將要隨從裴遵慶入朝晋見，因爲受到副將范志誠邪説的迷惑，僕固懷恩於是以懼怕被殺爲藉口拒絶入朝。逢吐蕃攻陷京師，皇上前往陜州，裴遵慶從汾州趕赴皇上在外停駐的地方。皇上返回京師後，以裴遵慶任太子少傅。

永泰元年，與裴冕等并於集賢院待制，罷知政事。尋改吏部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琯於銓庭言詞不遜，凌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爲吉州員外司户參軍。遵慶敦守儒行，老而彌謹。嘗爲風狂族侄撾登聞鼓告以不順，上知其謬，不省，其見信如此。大曆十年十月薨於位，年九十餘。

永泰元年，與裴冕等一并在集賢院待制，免去知政事。不久改任吏部尚書、右僕射，重新主持考選之事。當時有選人天興縣尉陳琯在吏部考選之所出言不遜，唐突無禮，代宗下詔交付給裴遵慶在尚書省門口鞭打三十，貶任吉州員外司户參軍。裴遵慶謹守儒家的規範，晚年愈加嚴謹。曾經有一位瘋子族侄擊登聞鼓告他謀反，皇上知道此事荒謬，不加過問，他就是如此地受到信任。大曆十年十月於任上去世，享年九十餘歲。

遵慶初登省郎，嘗著《王政記》，述今古禮體，識者覽之，知有公輔之量。

裴遵慶初任尚書省郎官時，曾經著《王政記》，述説古往今來的禮法政體，有見識的人讀後，知道他有三公宰相的度量才能。

子向，字傃仁，少以門蔭歷官至太子司議郎。建中初，李紓爲同州刺史，奏向爲從事。朱泚反，李懷光又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于同州，紓來奔奉天，向領州務。貴先因脅縣尉林寶役徒板築，不及期，將斬之，吏人百姓奔竄。向即詣貴先軍壘，以逆順之理責之，貴先感悟，遂來降，故同州不陷，向由是知名。累爲京兆府户曹，轉櫟陽、渭南縣令，奏課皆第一，朝廷亟聞其理行，擢爲户部員外郎。

兒子裴向，字傃仁，年少時因爲祖上的功勛歷官做到太子司議郎。建中初年，李紓任同州刺史，上奏裴向任從事。朱泚反叛，李懷光也在河中背叛，派部將趙貴先在同州修築壁壘，李紓逃來奉天，裴向領州中事務。趙貴先因此脅迫縣尉林寶役使百姓用板築壘，没有按時完工，將要斬殺他們，官吏百姓紛紛逃竄。裴向立刻到趙貴先的軍營中，以朝廷大義責問他，趙貴先感悟，於是來投降，所以同州没有被攻占，裴向因此知名。多次任京兆府户曹，轉任櫟陽、渭南縣令，奏上爲政的考績總是第一，朝廷多次聽説他的治理政績，升任户部員外郎。

德宗季年，天下方鎮副倅多自選于朝，防一日有變，遂就而授之節制。向已選爲太原少尹，德宗召見喻

德宗末年，天下方鎮的副使大多從朝廷官員中選出，防止有一天發生變故，可以順便授任他們爲節度使。裴向已被選任太原少尹，德宗召見

旨，尋用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汾州刺史，轉鄭州。又復爲太原少尹，兼河東節度副使。改晋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遷虢州刺史。入爲京兆少尹，拜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入爲大理寺卿，出遷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三歲，拜左散騎常侍，自常侍復爲大理。

向本以名相子，以學行自飭，謹守其門風。歷官仁智推愛，利及於人。至是，以年過致政，朝廷優異，乃以吏部尚書致仕于新昌里第。內外支屬百餘人，向所得俸禄，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有孤惸疾苦不能自恤，向尤周給，至今稱其孝睦焉。大和四年九月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

子寅，登進士第，累官至御史大夫卒。子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辟爲從事，得秘書省校書郎，再遷藍田尉。直弘文館。大學士王鐸深知之，鐸罷相失職，樞亦久之不調。從僖宗幸蜀，中丞李煥奏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中和初，王鐸復見用，以舊恩徙爲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入朝歷兵、吏二員外郎。龍紀初，擢拜給事中，改京兆尹。宰相孔緯尤深奬遇。大順中，緯以用兵無功貶官，樞坐累爲右庶子，尋出爲歙州刺史。乾寧初，入爲右散騎常侍，從昭宗幸華州，爲汴州宣諭使。

初，樞自歙州罷郡歸朝，路經大梁，時朱全忠兵威已振，樞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樞傳詔，全忠皆稟朝旨，獻奉相繼，昭宗甚悦，乃遷兵部侍郎。時崔胤專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結，改樞吏部侍郎。未幾，换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

他告以旨意，不久任用爲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改任汾州刺史，轉任鄭州刺史。又重新任太原少尹，兼河東節度副使。改任晋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升任虢州刺史。召入任京兆少尹，拜任同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召入任大理寺卿，外出改任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三年之後，拜任左散騎常侍，從左散騎常侍重新任大理寺卿。

裴向本是名相之子，能够以學問與操行自勉，謹守家風。任官時仁智施愛，爲他人謀利。到這時，因年老歸還政事，朝廷給他的待遇特異於衆人，於是以吏部尚書退休於新昌里第宅。內外親屬一百餘人，裴向所領的俸禄，一定會與他們共同花費，出任外職時，也帶着他們隨從。對於孤獨有疾病苦難無法生活的人，裴向尤其照顧，至今人們還稱贊他的孝順和睦。大和四年九月去世，享年八十歲，追贈太子少保。

兒子裴寅，考中進士科，多次升任做到御史大夫而去世。兒子裴樞，字紀聖，咸通十二年考中進士科。宰相杜審權出鎮河中，徵用爲從事，任秘書省校書郎，二次升任藍田尉。任弘文館直學士。深爲大學士王鐸所賞識，王鐸被免去宰相之職，裴樞也長期得不到調任。隨從僖宗前往蜀中，中丞李煥上奏任他爲殿中侍御史，改任起居郎。中和初年，王鐸重新受到任用，因爲過去的恩情升任他爲鄭滑掌書記、檢校司封郎中，賜金紫，召入朝歷任兵、吏二部員外郎。龍紀初年，升任給事中，改任京兆尹。宰相孔緯尤其器重他。大順年間，孔緯因爲用兵無功被貶官，裴樞受牽累獲罪任右庶子，不久出任歙州刺史。乾寧初年，召入任右散騎常侍，侍從昭宗前往華州，任汴州宣諭使。

當初，裴樞被免去刺史從歙州回朝，路過大梁，當時朱全忠的兵勢已壯大，裴樞以兄長的禮節事奉朱全忠，朱全忠因此器重他。等到裴樞傳達詔命，朱全忠都聽從朝廷的旨意，貢獻不斷，昭宗非常高興，於是升任裴樞爲兵部侍郎。當時崔胤當政，也倚靠朱全忠，二人因此相交結，改任裴樞爲吏部侍郎。不久，改任户部侍郎、同平

冬，昭宗幸華州，崔胤貶官，樞亦爲工部尚書。天子自岐下還宫，以樞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廣南節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薦之，言樞有經世才，不可棄之嶺表，尋復拜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累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誅，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從昭宗遷洛陽，駐驛陝州，進右僕射、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嘗奏用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相議，樞曰："廷範勛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聞樞言，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伍，觀此議論，本態露矣。"切齒含怒。柳璨聞全忠言，尋希旨罷樞相位。和陵祔享，拜尚書左僕射。五月，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尋再貶瀧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殺之於白馬驛，投尸於河，時年六十五。

史臣曰：晋卿謹身莅事，足爲純臣，避寇全忠，固彰大節。然博達精審，豈不知寬猛之道哉！奉林甫之旨，順胥吏之意，悦附張倚，欺罔時君。生爲重臣，諂林甫之勢也；殁改美謚，引元載之恩焉。或言晋卿不爲巧宦者，誠不信也。冕力贊中興，名居大位，奉公抱義，可以致身；賣官度僧，是何爲政？及其老也，貪冒尤深。遵慶學術貞明，爲國忠所出；恭儉謹密，遇蕭華素知。位重行純，老而彌篤，彼二公固有慚德。向克荷堂構，不墜門風。樞因盗而振，盗憎而亡，宜哉！君子守道遠刑，蓋慮此

章事。這年冬天，昭宗前往華州，崔胤被貶官，裴樞也任工部尚書。天子從岐下回宫，任命裴樞爲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朝任廣南節度使。制書頒下後，朱全忠保舉他，説裴樞有經國濟世之才，不應該抛棄到嶺表，不久重新拜任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多次升任兼吏部尚書，判度支。崔胤被殺，因爲朱全忠與裴樞交情深厚，任宰相如舊。隨從昭宗遷往洛陽，途中住在陝州，升任右僕射、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哀帝初即位，柳璨當政，朱全忠曾經上奏任用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諸位宰相商議，裴樞説："張廷範是功臣，最好任用爲方鎮節度使，哪裏用得着任太常卿？恐怕不是元帥梁王的旨意。"於是争執不下。不久朱全忠聽説了裴樞的話，對僚屬説："我曾經認爲裴十四度量見識純正，不是浮華輕薄之輩，看他的這些議論，本性暴露無遺了。"對裴樞憤怒得咬牙切齒。柳璨聽説了朱全忠的話，不久迎奉他的旨意免去裴樞的宰相職位。和陵陪祭，拜任尚書左僕射。五月，受罰貶任朝散大夫、登州刺史，不久二次貶任瀧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至滑州，朱全忠派人在白馬驛殺了他，把尸體投入黄河，時年六十五歲。

史臣曰：苗晋卿立身處事謹慎，稱得上是忠純篤實之臣，躲避叛賊保全忠誠，確實顯示了大的氣節。但曠達精密，難道不知道寬與嚴的道理！迎奉李林甫的旨意，順從辦事官吏的意圖，取悦依附於張倚，欺騙蒙蔽當時君主。在世時身爲重要職位的大臣，諂媚李林甫的權勢；死後得到美好的謚號，是托元載的恩情。有人説苗晋卿不是善於鑽營的官吏，確實不可相信。裴冕全力輔助復興朝廷，身居高位，處事公正遵守義節，本可以立身；但却賣官度僧，是什麽爲政之道？晚年時期，尤其貪財。裴遵慶學識淵博正直賢明，被楊國忠所排斥；謙恭嚴謹，得到蕭華的知遇。職位高而行爲忠厚，老而彌篤，苗晋卿與裴冕確實應該感到慚愧。裴向能够繼承祖先的遺

也。

贊曰：奧矣晉卿，貪哉裴冕。遵慶父子，及之者鮮。

業，没有辱没先人之風。裴樞因盜賊而得高位，又因受賊的憎恨而死，罪有應得！君子遵守道義遠避刑罰，就是擔憂這樣的事情。

贊曰：複雜的苗晉卿，貪財的裴冕。裴遵慶父子，能比得上的人少有。

舊唐書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魯炅　裴茙　來瑱　周智光

魯炅

魯炅，范陽人也。身長七尺餘，涉獵書史。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爲别奏。顔真卿爲監察御史，使至隴右，翰嘗設宴，真卿謂翰曰："中丞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制，後生可畏，得無人乎?"炅時立在階下，翰指炅曰："此人後當爲節度使矣。"後以隴右破吐蕃跳盪功，累授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魚袋。

禄山之亂，選任將帥。十五載正月，拜炅上洛太守，未行，遷南陽太守、本郡守捉，仍充防禦使。尋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滍水之南，築栅，四面掘壕以自固。至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來擊之，衆欲出戰，炅不許。賊於營西順風燒烟，營内坐立不得，横門扇及木争出，賊矢集如雨，炅與中使薛道等挺身遁走，餘衆盡没。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守徐浩未至，裨將嶺南、黔中、荆襄子弟半在軍，多懷金銀爲資糧，軍資器械盡棄於路如山積。至是賊徒不勝其富。

炅收合殘卒，保南陽郡，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

魯炅，是范陽人。身高七尺多，廣泛閲讀經史典籍。天寶六年，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進他任别奏。顔真卿任監察御史，出使到隴右，哥舒翰設宴款待，顔真卿對哥舒翰説："中丞從郎將做到將軍，又登上了節度使的位置，後生可畏，難道就没有傳人了嗎?"魯炅當時站在臺階下，哥舒翰指着魯炅説："這人將來應能擔任節度使。"後來魯炅因在隴右率先突襲打敗吐蕃立下戰功，多次授任爲右領軍大將軍同正員，賜紫金魚袋。

安禄山叛亂，朝廷選任將帥。十五年正月，拜授魯炅爲上洛太守，没等赴任，改爲南陽太守、本郡守捉，并充任防禦使。不久兼任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率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駐守葉縣以北，滍水以南，修築營栅，四面挖壕溝以便固守。到五月，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前來襲擊，守衛的將士想要出戰，魯炅不同意。賊軍在軍營的西面順風點火放烟，軍營裏的士兵坐立不安，背着門扇和木板争着往外跑，叛賊射出的箭密集得像雨點一樣，魯炅和中使薛道等人脱身逃跑，剩餘的士兵全都死亡。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太守徐浩没有趕到，偏將率領的嶺南、黔中、荆襄子弟一半人在軍中，很多人懷揣金銀作爲資助口糧之用，輜重器械全部丢在路上堆積如山。到這時叛賊軍需綽綽有餘。

魯炅收聚殘兵，守南陽郡，被賊軍包圍。不久潼關失守，叛賊派哥舒翰招降他，没有聽從。

之，不從。又使僞將豫州刺史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武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爲將，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炅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斗至四五十千，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路絶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敕使，我亦何安！"顏真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既果决，不顧萬死之地，何得沮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一使者；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瓌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傔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鋭，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炅衆初以爲望絶，忽有使來宣命，皆踴躍一心。日昇以其十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

炅在圍中一年，救兵不至，晝夜苦戰，人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傅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殺賊甚衆。賊又知其决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御史大夫、襄陽節度使。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炅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十月，王師收兩京，承嗣、令珣等奔於河北。南陽遭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人烟斷絶，遺骸委積於墻塹間。十二月，策勛行賞，詔曰："特進、太僕卿、南陽郡守、兼御史大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炅，蘊是

又派僞將豫州刺史武令珣等人攻打他，幾個月没能攻克。武令珣死了，又派田承嗣攻打他。潁川太守來瑱、襄陽太守魏仲犀合兵救援他。魏仲犀派弟弟魏孟馴爲將，帶兵到明府橋，看見賊軍就逃跑了，軍隊於是大敗。魯炅在城中的糧食全都吃完了，煮牛皮筋角充飢，米價一斗漲到四五十貫，有標價而没有米，一隻老鼠價格高達四百文錢，餓死的人遍地都是。肅宗派宦官將軍曹日昇前來慰問，道路斷絶不能進城。曹日昇請求單獨騎馬入城傳達詔命，魏仲犀説："不行，叛賊如果生擒了我們的敕使，我又怎能安心！"顏真卿恰好從河北來到襄陽，對魏仲犀説："曹使既然果敢堅決，不顧生死，爲什麽要阻擋他呢！假使被叛賊抓獲，衹是損失一個使者；如果能入城，那麽萬人之心就可以安定了。公有什麽擔心的呢？"宦官馮廷瓌説："將軍一定能入城，我請求帶兩名騎兵協助。"曹日昇自己又有隨從騎兵數名，魏仲犀又派數名騎兵一共十人同行。賊軍遠遠地看見了，知道他們勇猛，不敢逼近。曹日昇入城之後，魯炅手下的士兵起初已經絶望，忽見有使者前來傳達詔命，都振奮精神團結一心。曹日昇帶領他的十名隨從到襄陽籌糧，賊軍雖然追趕他們，却不敢攻擊。於是曹日昇派一千人取道音聲路運糧入城，叛賊也不能阻擋，魯炅軍隊又得以與賊軍相持數月。

魯炅身在圍城長達一年，救兵不到，晝夜苦戰，糧食吃完後人吃人。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魯炅率兵張弓搭箭突圍衝出南陽城，投奔襄陽。田承嗣隨後追趕，苦戰了二天，殺死許多賊兵。叛賊又獲知他們要决一死戰，於是不敢進逼。朝廷因此除授他爲御史大夫、襄陽節度使。當時賊軍打算南下侵犯江、漢一帶，幸虧魯炅拼命扼守那裏的要道，南方纔得以保全。十月，官軍收復兩京，田承嗣、武令珣等逃到河北。南陽一帶遭受大亂之後，距鄧州二百里之間，人烟斷絶，遺骨丢棄堆積在墻垣壕溝間。十二月，朝廷論功行賞，下詔説："特進、太僕卿、南陽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權知襄陽節度事、上柱國、金鄉縣公魯炅，胸藏謀略，節制稱職，盡節保國，全心敗

韜略，副兹節制，竭節保邦，悉心陷敵。表之旗幟，分以土田。可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食實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敵。表彰功績樹立旗幟，分封土地獎賞勛勞，可拜爲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岐國公，享有實封二百户，兼京兆尹。”

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充鄭、陳、潁、亳等州節度使。上元二年，爲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節度同圍安慶緒於相州。炅領淮西、襄陽節度行營步卒萬人、馬軍三百，以李抱玉爲兵馬使，炅分界知東面之北。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戰於安陽河北，王師不利，炅中流矢奔退。時諸節度以迴紇戰敗，因而退散，盡棄軍糧器械，所過虜掠，炅兵士剽奪尤甚，人因驚怨。五日，至新鄭縣，聞郭子儀已整衆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炅憂懼，仰藥而卒。

乾元元年，兼鄭州刺史，充任鄭、陳、潁、亳等州節度使。上元二年，任淮西襄陽節度使、鄧州刺史。十月，與朔方節度使司徒郭子儀、河東節度使太尉李光弼等九個節度使在相州聯合圍攻安慶緒。魯炅率領淮西、襄陽節度行營步兵一萬人、騎兵三百，任李抱玉爲兵馬使，魯炅分管相州的東北面。二年六月六日，賊將史思明從范陽趕來救援，兩軍在安陽河的北面交戰，官軍失利，魯炅身中流矢逃回。當時各節度使因回紇兵戰敗，所以潰退，丢棄所有的軍糧器械，所經之處搶掠一空，魯炅士兵搶掠更加嚴重，百姓因此驚恐怨恨。五天後，到達新鄭縣，聽説郭子儀已整頓軍隊駐守穀水，李光弼返回太原，魯炅擔憂害怕，服毒而死。

裴茙

裴茙，以門蔭入仕，累遷京兆府司録參軍。來瑱鎮陜州，引爲判官；瑱移襄州，又爲瑱行軍司馬，瑱遇之甚厚。及瑱淮西之敗，逗留不行，茙密表聞奏。朝廷以瑱掌重兵，惡之，密詔以茙代瑱爲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茙本鎮穀城，及受密命，乃率麾下二千人赴襄陽。時瑱亦奉詔依舊任，瑱遂設具於江津以俟之。茙初聲言假道入朝，及見瑱，即云奉代，且欲視事。瑱報曰：“瑱已奉恩命復任此。”茙惶惑，喻其麾下曰：“此言必妄。”遂引射瑱軍，因與瑱兵交戰，茙大敗，士卒死傷殆盡。茙走還穀城舊營，瑱追擒之。朝旨務安漢南，乃歸咎於茙。寶應元年七月，敕曰：“前襄州刺史裴茙，性本頑疏，行惟狂悖。頃因試用，爰委軍戎，守在要衝，無聞方略。所以申命來瑱，重撫

裴茙，因祖先的功德做官，多次遷任至京兆府司録參軍。來瑱鎮守陜州，引薦他任判官；來瑱移鎮襄州，裴茙又任來瑱的行軍司馬，來瑱對他特别好。等到來瑱在淮西作戰失敗後，滯留原地不敢攻打，裴茙秘密上表奏報朝廷。朝廷認爲來瑱掌握重兵，不放心他，秘密下詔叫裴茙取代來瑱任襄州刺史，充防禦使。裴茙原來鎮守穀城，等接到密詔，就率部下二千人趕赴襄陽。當時來瑱也奉詔依舊任前職，來瑱於是在渡口設酒食等待他。裴茙起初聲稱借道入朝，等見了來瑱，就説奉命代任，當即要接管事務。來瑱回答説：“我來瑱已奉恩命重新擔任此職。”裴茙惶恐不安，告訴他的部下説：“這話一定有假。”於是拉弓射向來瑱的軍隊，接着與來瑱士兵交戰，裴茙軍隊大敗，士兵死的死傷的傷幾乎没剩幾個。裴茙逃回穀城舊營，來瑱追上并活捉了他。朝廷一心想安定漢南，於是歸罪於裴茙。寶應元年七月，下敕説：“前任襄州刺史裴茙，本性頑劣，行爲狂逆。前因試用，統率軍隊，守衛要道，没

漢南，即宜奔赴闕廷，謝其曠職。而乃顧惜名位，輕圖異端，誣構忠良，妄興兵甲。遽令追召，敢欲逗留，是有無君之心，不唯罔上之罪。又轉輸之物，軍國所資，擅爲費用，其數甚廣。據其抵犯，合置嚴誅。但自朕登極已來，屢施恩宥，肆諸朝市，所未忍爲。宜寬殊死之刑，俾就投荒之謫，宜除名，長流費州。"

茙器局輕褊，初興師徒，給用無節。及敗撓，遲迴赴召，將至京師，會有是命。既行，至藍田驛，賜自盡。

來瑱　來曜

來瑱，邠州永壽人也。父曜，起於卒伍。開元十八年，爲鴻臚卿同正員、安西副都護、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後爲右領軍大將軍、仗內五坊等使，名著西陲。寶應元年，以子貴，贈太子太保。

瑱少尚名節，慷慨有大志，頗涉書傳。天寶初，四鎮從職。十一載，爲左贊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伊西、北庭行軍司馬。玄宗詔朝臣舉智謀果决、才堪統衆者各一人。拾遺張鎬薦瑱有縱横之略，臨事能斷，堪當禦侮之任。丁母憂，以孝聞。

安祿山反，張垍復薦之，起復兼汝南郡太守，未行，改潁川太守。賊攻之，城中積粟素多，瑱繕修有備。賊繼至城下，瑱親射之，無不應弦而斃。賊使降將畢思琛招瑱，琛即瑱父曜故將，城下拜泣吊瑱，瑱不應。前後殺賊頗衆，咸呼瑱"來嚼鐵"。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炅敗於葉縣，退守南陽，乃以瑱爲南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山

有方略。因此申令來瑱，重鎮漢南，裴茙本應立即奔赴朝廷，謝罪失職。但却顧惜名位，輕率圖謀叛亂，誣陷忠良，妄興兵甲。急令追還，竟敢逗留，是有目無君上之心，不僅犯有欺上之罪。又轉運的物資，是軍國所用，擅自挪用，數目巨大。根據本人的觸犯，理當嚴令誅殺。但自從朕即位以來，多次施恩寬宥，若在朝市上公開處死，實在不忍。應該免其死刑，流放到荒遠之地，應除去名籍，長期流放到費州。"

裴茙才識浮淺器量狹窄，當初剛起兵時，供給支用没有節制。後來兵敗逃跑，遲疑徘徊不赴徵召，將到京師時，正巧遇到這個詔命。出發以後，到達藍田驛，被賜自盡。

來瑱，是邠州永壽人。父親名曜，行伍出身。開元十八年，任鴻臚卿同正員、安西副都護、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後來任右領軍大將軍、仗內五坊等使，名揚西部邊境。寶應元年，因兒子顯貴，追贈太子太保。

來瑱年輕時崇尚名節，爲人慷慨胸懷大志，讀過不少書籍。天寶初年，跟隨父親在四鎮任職。十一載，任左贊善大夫、殿中侍御史，充任伊西、北庭行軍司馬。玄宗下詔命朝臣推薦智謀雙全勇敢果斷和有才能可以統率軍隊的各一人。拾遺張鎬推薦來瑱有經營天下的謀略，遇事果斷，能够擔當抵禦外侮的重任。爲母親守喪，因孝順而聞名。

安祿山叛亂，張垍再次舉薦他，喪期未滿就起用兼任汝南郡太守，没等赴任，改任潁川太守。叛賊攻打潁川，城內平時積蓄的糧食就很多，來瑱修繕工事加强防備。賊軍相繼來到城下，來瑱親自張弓射箭，賊軍無不中箭倒斃。安祿山派降將畢思琛招降來瑱，畢思琛是來瑱的父親來曜的舊將，在城下哭拜哀求來瑱，來瑱不予答理。前後殺死的賊兵很多，將士們都呼來瑱爲"來嚼鐵"。因功加授銀青光祿大夫，攝御史中丞、本郡防禦使及河南淮南游奕逐要招討等使。魯炅在葉縣戰敗，退守南陽，於是任命來瑱爲南

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以代炅。尋以嗣虢王巨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因奏炅能守南陽，詔各復本位。賊攻圍南陽累月，瑱分兵與襄陽節度使魏仲犀救之。犀遣弟孟馴將兵至明府橋，望風敗走，賊追蹙，大敗而還。兵素少，遇敗，人情恟懼，瑱綏撫訓練，賊不能侵。詔爲淮南西道節度使。收復兩京，與魯炅同制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食實封二百户，餘如故。

陽太守，兼御史中丞，充任山南東道節度防禦處置等使來取代魯炅。不久朝廷任命嗣虢王李巨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李巨因而上奏説魯炅能够守衛南陽，有詔命分别官復原職。叛賊圍攻南陽前後幾個月，來瑱派兵同襄陽節度使魏仲犀前往援救。魏仲犀派弟弟魏孟馴率兵到明府橋，看見賊軍來了望風而逃，賊軍緊追不捨，魏孟馴大敗而歸。來瑱平時兵力很少，遭受戰敗，人心恐懼，來瑱安撫訓練士兵，賊軍不敢侵犯。下詔任命他爲淮南西道節度使。收復兩京後，來瑱與魯炅在同一道制書中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大夫，封潁國公，享有實封二百户，其餘官職照舊。

乾元元年，召爲殿中監。二年，初除涼州刺史、河南節度經略副大使。未行，屬相州官軍爲史思明所敗，東京震駭。元帥司徒郭子儀鎮穀水，乃以瑱爲陝州刺史，充陝、虢等州節度，并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衆謀亂，殺刺史史翽。以瑱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

乾元元年，召入任殿中監。二年，剛除任涼州刺史、河南節度經略副大使。没等赴任，正逢相州官軍被史思明打敗，東京震驚。元帥司徒郭子儀鎮守穀水，任來瑱爲陝州刺史，充陝、虢等州節度使，并任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乾元三年四月十三日，襄州軍將張維瑾、曹玠率軍隊陰謀叛亂，殺害刺史史翽。朝廷任命來瑱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隨、郢、復十州節度觀察處置使。

上元三年，肅宗召瑱入京。瑱樂襄州，將士亦慕瑱之政，因諷將吏、州牧、縣宰上表請留之，身赴詔命，行及鄧州，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計而惡之。後吕諲、王仲昇及中官皆言瑱布恩惠，懼其得士心，以瑱爲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州節度，餘并如故。俄而淮西節度王仲昇與賊將謝欽讓戰於申州城下，爲賊所虜。初，仲昇被圍累月，吕諲病於江陵，瑱在襄州，又恐仲昇構己，遂顧望不救。及師出，仲昇已没。裴茙頻表陳瑱之狀，謀奪其位，稱“瑱善謀而勇，崛强難制，宜早除之，可一戰而擒也”。肅宗然之，

上元三年，肅宗召來瑱入京。來瑱留戀襄州，將士也仰慕來瑱的理政之道，來瑱一面示意將吏、刺史、縣令上表奏請讓他留任，而他自己則應詔前往京城，走到鄧州時，朝廷又下詔命他返回本鎮。肅宗聽説他的計謀後厭惡他。後來吕諲、王仲昇及宦官都説來瑱對部下施捨小恩小惠，擔心他得到將士的擁戴，於是任命來瑱爲鄧州刺史，充山南東道襄、鄧、唐、復、郢、隨等六州節度使，其餘官職照舊。不久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與叛將謝欽讓在申州城下交戰，被叛軍俘虜。當初，王仲昇被叛軍圍困幾個月，吕諲在江陵生了病，來瑱在襄州，又害怕王仲昇誣陷自己，於是一旁觀望不去援救。等到出兵時，王仲昇已被俘虜。裴茙多次上表陳述來瑱的罪狀，陰謀奪取他的官職，奏疏中稱“來瑱足智多謀而且

遂以瑱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淮西申、安、蘄、黄、光、沔節度觀察，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觀察使，外示尊崇，實奪其權也。加裴茙兼御史中丞、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以代之。瑱懼不自安，上表稱“淮西無糧饋軍，臣去秋種得麥，請待收麥畢赴上”，復諷屬吏請留之。裴茙於商州召募，以窺去就。

作戰勇敢，但固執倔强難以管制，應該及早除掉，可以一戰而活捉他”。肅宗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任命來瑱爲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安州刺史，充任淮西申、安、蘄、黄、光、沔節度觀察使，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五州節度觀察使，表面上表示尊崇，實際上奪了他的兵權。加授裴茙兼御史中丞、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來取代他。來瑱恐懼不安，上表假稱“淮西没有糧食供應軍隊，臣去年秋天種下麥子，請求等收割完畢再赴任”，并再次示意屬官奏請朝廷挽留他。裴茙在商州招募士兵，來窺探他的動向。

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因復授瑱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等使，官如故，潛令裴茙圖之。其月十九日，裴茙率衆浮漢江而下。日暮，候者白瑱，謀於帳下，副使薛南陽曰：“尚書奉詔留鎮，裴茙以兵代，是無名也。且茙之智勇，非尚書敵也，衆心歸尚書，不歸於茙。彼若乘我之不虞，今夕而至直燒城市，我衆必懼而亂，彼乘亂而擊，則可憂也。若及明而至，尚書破之必矣。”翌日平明，茙督軍士五千列于穀水北，瑱以兵逆之，登高而陣，呼茙將士告之曰：“爾何事來？”曰：“尚書不受命，謹奉中丞伐罪人。若尚書受替，謹當釋兵。”瑱曰：“恩制復除瑱此州。”乃取告身敕書以示，茙軍皆曰：“僞也。承命討君，豈千里空歸，富貴在於今日。”遂争射之。瑱奔歸旗下，薛南陽曰：“事急矣，請以三百騎爲奇兵，尚書勿與之戰。”兩軍相見，遂以麾下旁萬山而出其背，表裏夾擊，茙軍大敗，投水而死，殺獲殆盡。茙及弟薦脱身北走，妻子并爲瑱所擒，瑱甚厚撫之。因抗表謝罪。擒茙於申口，送至京師，長流費州，賜死於藍田故驛。

寶應元年五月，代宗即位，於是重新授任來瑱爲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等使，其他官職如舊，暗中却命裴茙除去他。當月十九日，裴茙率軍隊乘船沿漢江而下。黄昏時，探子報告來瑱，來瑱召集部屬在軍帳内謀劃，副使薛南陽説：“尚書奉詔留在節鎮，裴茙却率兵前來接任，是没有名分。而且裴茙的膽略，不是尚書的對手，衆心歸向尚書，而不歸向裴茙。他若乘我們没有防備，今晚就到，直接焚燒城市，我們的士兵一定會因恐懼而混亂，他們如果趁亂進攻，就令人擔憂了。如果天亮纔到，尚書一定能擊敗他。”第二天天亮，裴茙督率士兵五千人在穀水北岸列陣，來瑱率兵迎戰，登上高處列陣，招呼裴茙的將士并告訴他們説：“你們到這裏來有什麽事？”對方回答説：“尚書不接受詔命，我們奉中丞之命討伐罪人。如果尚書接受替代，我們會收兵的。”來瑱説：“皇帝下恩制命我來瑱重新任此州刺史。”於是取來委任官職的文憑和敕書給他們看，裴茙軍中都説：“這是假的。奉命討伐你，怎麽能跋涉千里空手而回，富貴就在今天。”於是争相射箭。來瑱奔回自己的軍中，薛南陽説：“事情很緊急了，請派三百名騎兵爲奇兵，尚書不要與他們交戰。”兩軍相見，來瑱於是叫部下沿着萬山繞到對方的後面，内外夾擊，裴茙軍隊大敗，投水而死，幾乎全被斬殺俘獲。裴茙和弟弟裴薦脱身敗逃，裴茙的妻子兒女都被來瑱活捉，來瑱對他們很好。於是來瑱上表謝罪。在

八月，瑱入朝謝罪，代宗特寵異之，遷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時中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故令仲昇陷賊三年。代宗含怒久之，因是下詔曰：

> 《春秋》之義，貴在於必書；君臣之間，法存於無赦。沮勸式遵於前典，進退莫匪於至公，惡稔既彰，明罰難貸。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謬當任用，素乏器能，亟歷班榮，累經節制。莅職蔑聞於成績，登朝虛美於崇名。頃者分閫頒條，久淹江、漢。或頻徵不至，或移鎮遲留，實乖堂陛之儀，爰及干戈之忿。朕以舊臣宿將，道在含弘，會其來庭，用甄後效，超登宰輔，光拜夏卿，列在三台，掩其一眚。山陵先遠，事委近臣，謀謨素闕於大猷，卜祝頗聞於私議。實虧周慎，且間樞言，何以輔弼鼎司，儀刑簪紱？據其所犯，合置殊科。以嘗侍軒闥，用存寬免之辜；緬範舊章，兼膺黜削之譴。其身官爵，一切削除。

寶應二年正月，貶播州縣尉員外置。翌日，賜死於鄠縣，籍没其家。瑱之被刑也，門客四散，掩于坎中。校書郎殷亮後至，獨哭於尸側，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詣縣令長孫演以情告之，演義而從之。亮夜葬而祭，走

申口活捉了裴茙，把他押送到京師，被長期流放到費州，走到藍田舊驛被賜死。

八月，來瑱入朝謝罪，代宗對他特別寵愛，遷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任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取代左僕射裴冕充山陵使。當時宦官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在朝中專權，揭發來瑱言論不軌，王仲昇平定叛賊後回到朝廷，證明來瑱與叛賊聯合，致使王仲昇身陷叛軍手中長達三年。代宗早就懷恨在心，因此下詔說：

> 《春秋》的大義，貴在無所不書；君臣之間，有禮有法，不能含混。制止和勉勵都要遵循舊典，升遷和貶降無不講求公正，惡貫滿盈已經顯明，嚴明刑罰難以寬免。開府儀同三司、行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潁國公來瑱，辜負任用，一向缺乏才能，位極高官顯貴，多次授任節度使。任職没有聽說有成績，入朝憑空贊美追求名聲。多年奉命統兵在外，長期停留在江、漢一帶。有時多次徵召不到，有時移鎮拖延逗留，確實有違朝廷威儀，激起衆怒出兵討伐。朕因他是先帝的舊臣老將，對他寬厚仁慈，正值他前來朝見，批評教育以觀後效，破格升任宰相，榮授兵部尚書，位列三臺，不計小過。山陵卜葬之日，職事交付近臣，出謀劃策向來缺少主見，却聽從卜祝的私議。實在不够謹慎，并且離間樞要之言，怎能輔佐朝廷，爲公卿做表率？根據他所犯的罪行，理當處以極刑。因曾侍奉殿前，特意寬免死罪；取法舊典，貶官削職予以譴責。本身官爵，全部削奪。

寶應二年正月，來瑱被貶爲播州縣尉員外安置。第二天，賜死在鄠縣，没收了他的家産。來瑱受刑時，門客四處逃散，來瑱被掩埋在坑中。校書郎殷亮後到，獨自在尸體旁哭泣，賣掉自己騎的驢置備棺材和衣衾，夜裏求見縣令長孫演，把真情告訴了他，長孫演有感於他的節義聽任了

歸京師。代宗既悟元振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流溱州。

他。殷亮夜裏埋葬了來瑱并設祭悼念，然後返回京師。代宗已經明白是程元振的誣陷，推究其過失將他發配流放到溱州。

先是，瑱行軍司馬龐充統兵二千人赴河南，至汝州，聞瑱死，將士魚目等迴兵襲襄州，左兵馬使李昭禦之，奔房州。昭及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叶相圖，爲崇義所殺。朝廷授崇義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以代瑱。崇義爲瑱立祠，四時拜饗，不居瑱廳及正堂視事，於東廂下構一小室而寢止，抗疏哀請收葬，優詔許之。廣德元年，追復官爵。

在這之前，來瑱的行軍司馬龐充統領二千士兵趕赴河南，走到汝州時，聽到來瑱的死訊，將士魚目等回兵襲擊襄州，左兵馬使李昭率兵抵抗，魚目等人逃往房州。李昭和薛南陽與右兵馬使梁崇義不和互相算計，被梁崇義殺死。朝廷拜授梁崇義爲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以取代來瑱。梁崇義爲來瑱立祠，四季祭拜，不在來瑱當年所居的堂屋和正堂處理政事，在正堂東邊的厢房下築了一間小屋居住，直言上疏哀請收葬來瑱的尸骨，皇帝特地下詔同意了他的請求。廣德元年，下詔追復來瑱的官爵。

周智光

周智光，本以騎射從軍，常有戎捷，自行間登偏裨。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鎮陝州，與之昵狎。朝恩以扈從功，恩渥崇厚，奏請多允，屢於上前賞拔智光，累遷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周智光，本來因擅長騎馬射箭從軍，經常建立戰功，從士兵提升爲偏將。宦官魚朝恩任觀軍容使，鎮守陝州，周智光同他很親近。魚朝恩因扈從車駕有功，恩寵優厚，上奏請求的事大多能批准，多次在皇上面前贊賞提拔周智光，因此周智光多次遷任爲華州刺史、同華二州節度使及潼關防禦使，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永泰元年，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刺十餘萬衆寇奉天、醴泉等縣，智光邀戰，破於澄城，收駝馬軍資萬計，因逐賊至鄜州。智光與杜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懼罪，召不赴命。朝廷外示優容，俾杜冕使梁州，實避仇也。

永泰元年，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刺十多萬兵馬侵犯奉天、醴泉等縣，周智光阻截交戰，在澄城打敗了敵人，繳獲駝馬軍用品數以萬計，乘勝追擊賊軍到鄜州。周智光與杜冕不和，於是殺死鄜州刺史張麟，將杜冕家屬八十一人活埋，焚燒坊州房屋三千多家。懼怕治罪，朝廷徵召不敢赴命。朝廷表面上待他優待寬容，却叫杜冕出使梁州，實際是叫他避開仇敵。

永泰二年十二月，智光專殺前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龐充。充方居縗絰，潛行，智光追而斬之。又劫諸節度使進奉貨物及轉運米二萬石，據州反。智光自鄜坊專殺，朝廷患之，遂聚亡命不逞之徒，衆至數萬，縱其剽掠，以結其心。初，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協，監軍張志斌自陝入奏，智光館給禮慢，志斌責其不肅。智光大

永泰二年十二月，周智光擅自殺害前任虢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龐充。龐充當時正在家服喪，暗中出走，被周智光追上殺死。周智光又搶劫各節度使進獻給朝廷的貨物及轉運的米二萬石，然後據本州反叛。周智光自從在鄜坊擅自殺人以來，朝廷憂慮，周智光進而招集亡命不法之徒，人數多達數萬，放縱這些人去剽劫掠奪，以便籠絡他們的心。當初，周智光與陝州節度使皇甫溫不和，監軍張志斌從陝入朝進奏，周智光安排住

怒曰："僕固懷恩豈有反狀！皆由爾鼠輩作福作威，懼死不敢入朝。我本不反，今爲爾作之。"因叱下斬之，臠其肉以飼從者。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覲，方物百萬，智光强留其半。舉選之士竦駭，或竊同州路以過，智光使部將邀斬於乾坑店，橫死者衆。優詔以智光爲尚書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持告身以授之。智光受詔慢駡曰："智光有數子，皆彎弓二百斤，有萬人敵，堪出將入相。只如挾天子令諸侯，天下只有周智光合作。"因歷數大臣之過。元仙股栗，智光贈絹百匹遣之。於州郭置生祠，俾將吏百姓祈禱。

宿供給禮數不周，張志斌責備他不恭敬。周智光大怒說："僕固懷恩哪裏有反狀！都是由於你們這些小人作威作福，纔怕死不敢入朝。我本來不想反叛，今天因爲你而造反。"於是叱令手下人殺死他，并將他切碎給隨從吃。當時淮南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崔圓入朝覲見，進獻土産多達百萬，周智光强行扣留了一半。一些準備應考的士子都感到驚怕，有的暗中繞過同州路趕考，周智光派部將攔截并將他們殺死在乾坑店，橫遭殺身之禍的人很多。朝廷特地下詔任命周智光爲尚書左僕射，派中使余元仙携帶委任官職的文憑授任他。周智光受詔後大駡使者說："我周智光有幾個兒子，都能拉二百斤重的弓，有萬夫不當之勇，都能勝任出將入相。至於像挾天子號令諸侯，天下衹有我周智光適合去做。"接着歷數大臣的過失。余元仙嚇得發抖，周智光送給他一百匹絹打發了他。周智光在本州城裏建起自己的生祠，叫將吏百姓祈禱。

大曆二年正月，密詔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智光，許以便宜從事。時同、華路絶，上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付子儀，縱裂帛寫詔置蠟丸中，遣家童間道達焉。子儀奉詔將出師，華州將士相顧携貳。智光大將李漢惠自同州以其所管降子儀。貶智光爲澧州刺史，散官勛封如故。乃聽將一百人隨身，便路赴任，其所部將士官吏一無所問。乃以兵部侍郎張仲光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以大理卿敬括爲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宫等使。是日，智光爲帳下將斬首，并子元耀、元幹等二人來獻。丁卯，梟智光首于皇城之南街，二子腰斬以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并伏誅，餘黨各以親疏准法定罪。命有司具儀奏告太清宫、太廟、七陵。

大曆二年正月，朝廷秘密下詔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率兵討伐周智光，允許他隨機應便處理軍務。當時同、華一帶道路阻斷，皇上召郭子儀的女婿工部侍郎趙縱接受口詔轉達給郭子儀，趙縱撕開布帛抄寫詔書藏在蠟丸中，派家僮抄小路送到郭子儀處。郭子儀奉詔準備出兵，華州將士紛紛叛離。周智光的大將李漢惠在同州獻出本境投降了郭子儀。朝廷貶周智光爲澧州刺史，散官勛官封爵依舊。於是允許周智光率一百人跟隨自己，直接赴任，對他統率下的將士官吏都不問罪。於是任命兵部侍郎張仲光爲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使；又任命大理卿敬括爲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長春宫等使。當天，周智光被部將斬首，連同兒子周元耀、周元幹等二人進獻朝廷。丁卯日，將周智光的首級懸挂在長安皇城的南街示衆，兩個兒子被腰斬示衆。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候蔣羅漢一同被殺，其餘黨徒分别以親疏遠近依法定罪。命有關部門舉行儀式祭告太清宫、太廟、祖宗七陵。

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覲，次潼

當時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覲見，停駐潼

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往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至潼關二百里間，畜產財物殆盡，官吏至有著紙衣或數日不食者。

關，聽説周智光擁兵自重，便停駐本部軍隊準備前去交戰。等到周智光死去，李忠臣率兵進入華州境内大肆搶掠，從赤水到潼關二百里間，牲畜財産幾乎被搶光，當地官吏有的甚至身穿紙衣或幾天吃不上食物。

史臣曰：嘗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降虜庭，君不得爲忠臣，母不得爲孝子，每長嘆久之。炅收湍水敗衆，守南陽孤城，每蹈危機，竟效死節，料敵雖非其良將，事君不失爲忠臣。茙浮躁無行，狂悖用兵，宜其死矣。瑱善軍政，得士心，庶幾干城禦侮者哉！始固名位，爲裴茙巧言；終歸朝廷，遭元振誣構。賜死之辜匪辨，用刑之道不明。致舊將立祠，門吏偷葬，出將入相，一至於斯，惜哉！智光狂悖，不足與論。

史臣曰：曾經閲讀《李陵傳》，戰敗不能死，屈節投降敵人，在君主面前不能成爲忠臣，在母親面前不能成爲孝子，時常唉聲長嘆不能自已。魯炅收聚湍水之戰的敗兵，堅守南陽孤城，常常陷入危境，終能爲國效死，對付敵人雖然不是良將，但事奉君王不失爲忠臣。裴茙淺薄浮躁没有品行，狂妄用兵，死而無惜。來瑱善於治軍理政，很得人心，或許是捍衛城堡抵禦外侮的人才呢！開始穩固名聲地位，受裴茙花言巧語的欺騙；最後回歸朝廷，又遭到程元振的誣陷。賜死之罪不能辨清，用刑之道不明不白。以至於舊將立祠，屬吏偷葬，出將入相，竟落到這個下場，可惜呀！周智光狂妄悖亂，不值得同他們一起評論。

贊曰：魯炅竭節，來瑱枉死。裴茙凶人，智光逆子。

贊曰：魯炅竭盡忠節，來瑱含冤而死。裴茙凶惡殘暴，周智光是叛臣逆子。

舊唐書卷一百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崔器　趙國珍　崔瓘　敬括　韋元甫
魏少遊　衛伯玉　李承

崔器

崔器，深州安平人也。曾祖恭禮，狀貌豐碩，飲酒過斗。貞觀中，拜駙馬都尉，尚神堯館陶公主。父肅然，平陰丞。

崔器，是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外表魁梧，喝酒超過一斗。貞觀年間，任駙馬都尉，娶高祖女館陶公主爲妻。父親肅然，任平陰丞。

器有吏才，性介而少通，舉明經，歷官清謹。天寶六載，爲萬年尉，逾月拜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爲東畿采訪使，引器爲判官。渾坐贓流貶嶺南，器亦隨貶。十三年，量移京兆府司録，轉都官員外郎，出爲奉先令。逆胡陷西京，器没於賊，仍守奉先。居無何，屬賊黨同羅叛賊，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并亡匿。又渭上義兵起，一朝聚徒數萬。器懼，所受賊文牒符敕一時焚之。榜召義師，欲應渭上軍。及渭上軍破，賊將崔乾祐先鎮蒲、同，使麾下騎三十人捉器，器遂北走靈武。

崔器有做官的才能，性情耿介但缺少變通，考中明經，任官清廉謹慎。天寶六載，任萬年尉，過了一個月拜授監察御史。御史中丞宋渾任東畿采訪使，引薦崔器任判官。宋渾因貪贓罪被流放貶到嶺南，崔器也隨之被貶。十三年，崔器被赦後任京兆府司録，轉任都官員外郎，出任奉先令。安禄山叛軍攻占西京，崔器落入叛賊手中，接受僞官，依舊守奉先令。不久，逢叛賊同黨同羅叛離了賊軍，長安守將安守忠、張通儒都逃亡躲藏起來。又有渭水一帶義兵起事，很快聚集徒衆達數萬人。崔器感到恐懼，將所接受的叛賊文書符印敕令一時全部焚燒。發榜召集義師，準備響應渭水一帶的義軍。等到渭水一帶的義軍失敗，賊將崔乾祐首先鎮守蒲、同一帶，命手下三十名騎兵捉拿崔器，崔器於是向北逃往靈武。

器素與吕諲善，諲引爲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從肅宗至鳳翔，加禮儀使。克復二京，爲三司使。器草儀注，駕入城，令陷賊官立於含元殿前，露頭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以刀杖環衛，令扈從群官宰臣已下視之。及收東京，令陳希烈已下數百人如西

崔器一向與吕諲相友善，吕諲引薦他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崔器跟隨肅宗至鳳翔，加授禮儀使。官軍收復二京後，崔器任三司使。崔器起草儀注，皇帝車駕入京城時，命落入叛賊手中的官吏站在含元殿前，脱帽赤足，捶胸叩頭請罪，派武裝士兵環繞着他們，叫扈從車駕的百官從宰相以下都來觀看。等官軍收復東京，崔器又

京之儀。器性陰刻樂禍，殘忍寡恩，希旨奏陷賊官準律并合處死。肅宗將從其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執奏，固言不可。乃六等定罪，多所原宥，唯陳希烈、達奚珣斬於獨柳樹下。後蕭華自相州賊中仕賊官歸闕，奏云："賊中仕官等重爲安慶緒所驅，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何及。'及聞崔器議刑太重，衆心復搖。"肅宗曰："朕幾爲崔器所誤。"

命自陳希烈以下落入賊手的數百名官吏依照西京的樣式請罪。崔器本性陰險刻薄幸災樂禍，爲人殘忍少恩，迎合皇帝的旨意奏請落入叛賊手中的官吏全都應當依照法律處死。肅宗準備聽從他的建議，三司使、梁國公李峴堅持上奏，執意説不能這樣做。於是按六等定罪，没入賊手的官吏多數被寬赦，祇有陳希烈、達奚珣被斬首在獨柳樹下。後來任賊官的蕭華從相州賊中回到朝廷，上奏説："在賊中做官的人重新被安慶緒所驅使，脅迫到了相州，起初聽到廣平王奉詔宣布寬赦的命令，釋放自陳希烈以下的官吏時，都相互説道：'我們這些人如此受到朝廷的優待，悔恨都來不及。'等聽説崔器量刑太重，衆人的心又動搖了。"肅宗聽完後説道："朕差點被崔器所迷誤。"

呂諲驟薦器爲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腫，月餘疾亟，瞑目則見達奚珣，叩頭曰："大尹不自由。"左右問之，器答曰："達奚大尹嘗訴冤於我，我不之許。"如是三日而器卒。

呂諲很快推薦崔器任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七月，崔器患脚腫，一個多月後病情加劇，閉上眼睛就見到達奚珣，叩頭説："大尹不能自由。"崔器左右的人問他是什麽意思，崔器回答説："達奚大尹曾向我訴冤，我没有答應他。"像這樣持續了三天崔器就死去了。

趙國珍

趙國珍，牂柯之苗裔也。天寶中，以軍功累遷黔府都督，兼本管經略等使。時南蠻閤羅鳳叛，宰臣楊國忠兼劍南節度，遥制其務，屢喪師徒。中書舍人張漸薦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國忠遂奏用之。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唯黔中封境無虞。代宗踐祚，特嘉之，召拜工部尚書。大曆三年九月，以疾終，贈太子太傅。

趙國珍，是牂柯人的後裔。天寶年間，因軍功多次改任爲黔府都督，兼本管經略等使。當時南蠻閤羅鳳反叛，宰相楊國忠兼任劍南節度使，遥控那裏的事務，多次損兵折將。中書舍人張漸推薦趙國珍有勇有謀，熟悉南方地形，楊國忠於是奏請朝廷任用他。趙國珍在五溪任職共十多年，中原戰亂，惟獨黔中境内平安無事。代宗即位，特别嘉獎了他，召入任工部尚書。大曆三年九月，因病去世，追贈太子太傅。

崔瓘

崔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莅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爲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户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禄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

崔瓘，是博陵人。因具有士人的品行而聞名，任職清廉謹慎。多次升任做到澧州刺史，到任除去繁法苛政，以安定百姓爲要務。二年後，教化大行，流亡的人背着襁褓中的孩子回到故土，境内户數增加了數萬。有關機構上奏朝廷，皇帝下優詔特意爲他加官五階，升到銀青光禄大

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在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觀忿爭，覯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構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覯爲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

夫，以表彰他善於理政。升任澧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任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崔瓘到任，爲政務求簡約嚴明，謹守禮法。將吏自從經歷亂世以來，長期不守法，一旦申明禮法，多感到不便。大曆五年四月，適逢發放當月的糧餉，兵馬使臧玠同判官達奚覯發生争吵，達奚覯説："今天僥幸没事。"臧玠説："有事怎樣逃脱?"説完憤怒離去。當夜，臧玠便策劃叛亂，侵犯州城，以殺達奚覯爲名。崔瓘惶恐急忙逃跑，正遇上臧玠的叛兵追來，於是遇害。代宗聽説此事，痛惜了很久。

敬括

敬括，河東人也。少以文詞稱。鄉舉進士，又應制登科，再遷右拾遺、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宰臣楊國忠出不附己者，括以例爲果州刺史。累遷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性深厚，志尚簡淡，在職不務求名，因循而已。大曆初，叛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爲近輔，以括爲同州刺史。歲餘，入爲御史大夫。遲重推誠於下，未嘗以私害公，士頗稱焉；而從容養望，不舉綱紀，士亦以此少之。大曆六年三月卒。

敬括，是河東人。年輕時以擅長文詞著稱。鄉貢應考進士科，又應考制科考中，二次升任爲右拾遺、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天寶末年，宰相楊國忠排擠不肯依附於自己的人，敬括依例出任果州刺史。多次升任爲給事中、兵部侍郎、大理卿。敬括性格深沉，志趣崇尚平淡，任官不追求名聲，因循舊制而已。大曆初年，叛臣周智光被處死，下詔挑選良吏在近畿之地任職，任命敬括爲同州刺史。一年以後，召入任御史大夫。敬括性格持重，以誠待下，不曾因私損公，很受士大夫的贊賞；但做事以寬容來沽名釣譽，不立紀綱，士大夫也因此而輕視他。大曆六年三月去世。

韋元甫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吏術知名。本道采訪使韋涉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涉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曆初，宰臣杜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大曆六年八月，以疾卒於位。

韋元甫，年輕時端莊謹慎，勤於學敏於行。初任滑州白馬尉，以擅長爲官之術知名。本道采訪使韋涉十分器重他，奏請充任支使，與同一幕府中做事的判官員錫齊名。韋元甫精通文書，員錫精於審理案件，韋涉對他們推誠相待，當時稱爲"員推韋狀"。韋元甫有才識度量，所任有政聲，多次改任爲蘇州刺史、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大曆初年，宰相杜鴻漸第一次推薦了他，徵入朝任尚書右丞。正值淮南節度使空缺，杜鴻漸又推薦他堪當重任，於是授任韋元甫爲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韋元甫在揚州任職三年，理政重在不擾百姓，政事也初步得到治理。大曆六年八月，因病死在任上。

魏少遊

魏少遊，鉅鹿人也。早以吏幹知名，歷職至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留少遊知留後，備宫室掃除之事。少遊以肅宗遠離宫闕，初至邊藩，故豐供具以悦之。將至靈武，少遊整騎卒千餘，干戈耀日，於靈武南界鳴沙縣奉迎，備威儀振旅而入。肅宗至靈武，殿宇御幄，皆象宫闈，諸王、公主各設本院，飲食進御，窮其水陸。肅宗曰："我至此本欲成大事，安用此爲！"命有司稍去之。累遷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議率朝臣馬以助軍，少遊與漢中郡王瑀沮其議，上知之，貶渠州長史。後爲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期周已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令、赤縣丞簿尉，敕從之。遷刑部侍郎。

大曆二年四月，出爲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年六月，封趙國公。賈明觀者，本萬年縣捕賊小胥，事劉希暹，恃魚朝恩之勢，恣行凶忍，毒甚豺虺。朝恩、希暹既誅，元載當權，納明觀奸謀，容之，特令江西效力。明觀未出城，百姓萬衆聚於城外，皆懷磚石候之，期投擊以快意。載聞之，特令所由吏擁百姓入城内，由是獲免。在洪州二年，少遊爲觀察使，承元載意苟容之。及路嗣恭代少遊，到州即日杖殺。識者以是减魏之名，多路之政。大曆六年三月己未卒於官，贈太師。

少遊居職，緣飾成務，有規儉，善任人，果於集事。前後四領京尹，雖無赫赫之名，而齪齪廉謹，有足稱

魏少遊，是鉅鹿人。早年以做官有才幹知名，歷官做到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行幸靈武，杜鴻漸等人前去奉迎，留下魏少遊知留後，負責清掃宫室之事。魏少遊考慮到肅宗遠離都城，初到邊鎮，所以備辦了豐盛的酒膳器具以便取悦皇上。肅宗快到靈武時，魏少遊整頓騎兵一千多人，兵仗閃亮，在靈武南邊的鳴沙縣奉迎車駕，準備用威武的儀仗整頓軍隊入城。肅宗到達靈武，宫殿御幄，皆仿皇宫，諸王、公主各自設有本院，飲食進御，竭盡山珍海味。肅宗説道："我到這裏本想成就大事，怎麽可以這樣做！"命令有關部門立刻撤除。魏少遊多次升任爲衛尉卿。乾元二年十月，朝廷商議徵集朝臣所乘的馬匹用來助軍用，魏少遊同漢中郡王李瑀反對這個提議，皇上得知此事，將他貶爲渠州長史。後任京兆尹，奏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正員三品以上的官員，及諸王、駙馬中應服期喪以上的親戚和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官、畿縣縣令、赤縣丞簿尉，皇帝下敕采納了這條建議。升任刑部侍郎。

大曆二年四月，出任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四年六月，封爲趙國公。賈明觀，原是萬年縣捕捉盗賊的小吏，事奉劉希暹，倚仗魚朝恩的權勢，肆行暴虐，狠毒勝過豺狼毒蛇，魚朝恩、劉希暹被誅以後，元載掌權，采納賈明觀的奸謀，包庇他，特意派他到江西效力。賈明觀還没有出京城，上萬的百姓聚集在城外，都懷揣磚石等候着他，期望能擊中他而快意。元載聽説了此事，特命當地小吏將百姓招到城内，賈明觀因此獲免。賈明觀在洪州二年，魏少遊任觀察使，承元載旨意苟且寬容他，等到路嗣恭取代魏少遊，他到州當天，就將賈明觀杖殺了。有識之士因此貶低了魏少遊的名聲，稱贊路嗣恭的理政。大曆六年三月己未日魏少遊死在任上，追贈太師。

魏少遊任官因循成規，有法度，善任人，處事果斷。前後四次任京兆尹，雖没有赫赫大名，但拘謹謹慎，有值得稱道之處。

者。

衛伯玉

衛伯玉，有膂力，幼習藝。天寶中杖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興師靖難，伯玉激憤，思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乾元二年十月，逆賊史思明遣僞將李歸仁鐵騎三千來犯，伯玉以數百騎於疆子坂擊破之，積尸滿野，虜馬六百匹，歸仁與其黨東走。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詔解縛而赦之。遷伯玉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領衆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陜州。伯玉以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

衛伯玉，有氣力，年幼時習武藝。天寶年間持劍到安西，因邊功多次升任做到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起兵平難，衛伯玉感憤，想立功名，從安西回到長安。初任神策軍兵馬使出京鎮守。乾元二年十月，叛賊史思明派僞將李歸仁率鐵騎三千人馬來犯，衛伯玉率數百名騎兵在疆子坂擊敗了他們，叛軍的尸體堆積起來遍布原野，俘獲戰馬六百匹，李歸仁和他的徒衆一起向東逃跑。因功升任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任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將俘虜一百多人獻到朝廷，下詔給俘虜鬆綁并赦免了他們。升任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率領軍隊西下謀取長安，史朝義率領他的徒衆夜襲陜州。衛伯玉率兵迎擊，在永寧大敗叛軍。叛軍敗退，衛伯玉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

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陜。以伯玉有幹略，可當重寄，乃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以本官爲荆南節度等使，時議醜之。大曆十一年二月入覲，以疾卒於京師。

廣德元年冬，吐蕃侵犯京師，代宗幸陜。因衛伯玉有才幹謀略，可擔當重任，於是拜授他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不久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封爲城陽郡王。大曆初年，爲母親守喪，朝廷任命王昂取代他的職務，衛伯玉暗中指使將吏不受詔，於是朝廷起復他以本官任荆南節度等使，因此受到時論的非議。大曆十一年二月衛伯玉入朝覲見，因病死在京師。

李承

李承，趙郡高邑人，吏部侍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畬之第二子也。

李承，趙郡高邑人，是吏部侍郎李至遠之孫，國子司業李畬的第二子。

承幼孤，兄曄鞠養之。既長，事兄以孝聞。舉明經高第，累至大理評事，充河南采訪使郭納判官。尹子奇圍汴州，陷賊，拘承送洛陽。承在賊庭，密疏奸謀，多獲聞達。兩京克復，例貶撫州臨川尉。數月除德清令，旬日拜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請留充判官。累遷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圓卒，歷撫州、江州

李承幼年喪父，兄李曄撫養了他。等到長大，李承事奉兄以孝敬聞名。考中明經科高等，多次升任做到大理評事，充任河南采訪使郭納的判官。尹子奇圍攻汴州，城被賊攻占，尹子奇將李承送到洛陽拘押。李承身陷賊庭，秘密寫奏疏陳述賊的奸謀，這些奏疏大多傳到朝廷。收復兩京後，李承依例被貶任撫州臨川尉。幾個月之後授任德清令，十天後任監察御史。淮南節度使崔圓奏請朝廷讓李承留下充任判官。多次升任爲

二刺史，課績連最。遷檢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徵拜吏部郎中。尋爲淮南西道黜陟使，奏於楚州置常豐堰以禦海潮，屯田瘠鹵，歲收十倍，至今受其利。

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崔圓去世，李承歷任撫州、江州二州刺史，考核政績連續優等。升任檢校考功郎中，兼江州刺史，徵召入京任吏部郎中。不久任淮南西道黜陟使，奏請在楚州建常豐堰來抵禦海潮，在貧瘠的鹽鹹地屯田，年收入增長了十倍，至今仍然受益。

時梁崇義縱恣倨慢，朝廷將加討伐。李希烈揣知之，上表數崇義過惡，請率先誅討。上悦之，每對朝臣多稱希烈忠誠。承自黜陟迴，因奏之曰："希烈將兵討伐，必有微勛，但恐立功之後，縱恣跋扈，不稟朝憲，必勞王師問罪。"上初未之信。無幾，希烈既平崇義，果有不順之迹，上思承言，故驟加擢用。建中二年七月，拜同州刺史、河中尹、晋絳都防禦觀察使。九月，轉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鹽鐵等使。希烈既破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請單騎徑行。既至，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而去，襄、漢爲之空。承治之一年，頗得完復。

當時梁崇義驕縱傲慢，朝廷準備加以討伐。李希烈揣摩到這件事，上表歷數梁崇義的過失罪惡，請求率先討伐。皇上很高興，經常在朝臣面前稱贊李希烈忠誠。李承從淮南西道黜陟使任上返回，藉此上奏説："李希烈率兵討伐，一定會立有小功，衹怕立功之後，驕縱跋扈，不受朝命，到時一定會煩勞王師問罪。"皇上起初并不相信。過了不久，李希烈平定梁崇義之後，果然有不順從朝廷的迹象，皇上想起李承説過的話，所以立即提拔他。建中二年七月，李承被授爲同州刺史、河中尹、晋絳都防禦觀察使。九月，轉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鹽鐵等使。李希烈擊敗梁崇義之後，擁兵襄州，并占據了這一地區。朝廷擔心他拒絶對李承的任命，打算派禁兵護送李承赴任，李承請求隻身騎馬直接前往。到了襄州，李希烈將李承安排在外館住宿，用各種辦法脅迫他，李承安然處之，誓死完成王命。李希烈見不能使李承屈服，於是就剽掠了全境所有財物而後離去，襄、漢一帶爲此而被洗劫一空。李承治理了一年，當地得到很大恢復。

初，希烈雖歸蔡州，留將校等於襄州守當時所掠得財帛什物等，後使襄、漢，往來不絶。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等。及曾等謀殺希烈，以衆歸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承尋改檢校工部尚書，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卒於位，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承少有雅望，至其從官，頗以貞廉才術見稱於時。

當初，李希烈雖然返回蔡州，但却留下將校等人在襄州看守當時所掠取的財帛各色物品等，後來派人到襄、漢，往來不斷。李承同時也派心腹臧叔雅來往於許、蔡，深交李希烈的心腹周曾、王玢、姚憺等人。等到周曾等人謀殺了李希烈，率軍歸順朝廷，大都是李承首先提出的謀略。皇帝多次賜密詔褒獎李承。李承不久改任檢校工部尚書，兼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建中四年七月，李承死在任上，終年六十二歲，追贈吏部尚書。李承年輕時有好名聲，到他做官後，很以廉潔有才略著稱於當時。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刑，幸免者

史臣曰：自古酷吏濫施刑法，幸免的人很

多矣，苟無强魂爲祟，沮議者惑焉。器深文樂禍，居官令終，非達奚訴冤，無以顯其陰責矣。國珍守黔溪，瓘修禮法，括推誠馭下，元甫爲政寬簡，少遊規檢集事，皆可稱者。伯玉破敵立功，足爲猛士，丁憂冒寵，終是武夫。承忠慤謀議，勤勞盡瘁，方之者鮮矣。

贊曰：崔器深文，達奚作祟。七子伊何？李承爲最。

多，如果没有倔强的魂魄作祟，反對者就會困惑。崔器那樣陰險殘忍，却得以善終，不是達奚珣訴冤，無法顯示對他的陰責。趙國珍鎮守黔溪，崔瓘修治禮法，敬括推誠駕馭下屬，韋元甫爲政寬簡，魏少遊守法成事，都有可稱道的地方。衛伯玉敗敵立功，足以稱爲猛士，爲母親守喪期間求寵，終究是武夫。李承忠誠謀劃，勤勞盡瘁，能和他相比的人很少。

贊曰：崔器以法構罪，達奚珣陰間作祟。七人優劣怎樣？李承爲優。

舊唐書卷一百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肅宗代宗諸子

肅宗十三子　代宗二十子

肅宗諸子

肅宗皇帝十四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越王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佖，陳婕妤生彭王僅，韋妃生兗王僴，張美人生涇王侹，裴昭儀生襄王僙，段婕妤生杞王倕，崔妃生召王偲，張皇后生恭懿太子佋、定王侗，宮人生鄆王榮、宋王僖。

肅宗皇帝有十四個兒子：章敬皇后生代宗皇帝，宮人孫氏生越王李係，張氏生承天皇帝，王氏生衛王李佖，陳婕妤生彭王李僅，韋妃生兗王李僴，張美人生涇王李侹，裴昭儀生襄王李僙，段婕妤生杞王李倕，崔妃生召王李偲，張皇后生恭懿太子李佋、定王李侗，宮人生鄆王李榮、宋王李僖。

越王李係

越王係，本名儋，肅宗第二子也。天寶中，封南陽郡王，授特進。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河北，史思明僭號於相州，王師未集，朝廷震駭。詔以李光弼握兵關東以代子儀。光弼請以親賢統師。七月，詔曰：

握兵之要，古先爲重；命帥之道，心膂攸憑。是知靖難夷凶，必資於金革；總戎授律，實

越王李係，原名儋，是肅宗第二個兒子。天寶年間，封爲南陽郡王，授特進。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爲趙王。乾元二年三月，九位節度使的軍隊在河北被擊敗，史思明在相州僭稱帝號，官軍沒有集結，朝廷震驚。下詔派李光弼帶兵到關東接替郭子儀。李光弼奏請任用宗室的賢能之人爲統帥。七月，皇帝下詔說：

統兵的緊要，古代先哲極爲重視；任帥的方法，必須依賴心腹。因此知道定難平暴，一定要靠軍隊；統兵授權，實際依賴宗

仗於親賢。蓋將底寧邦家，保息黎獻者矣。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往屬元凶暴亂，中夏不寧。上憑宗社之靈，下藉熊羆之力，由是廓清咸、洛，拯此生人。頃以河朔殘妖，尚稽天討，蛇豕竊依於城堡，塗炭久被於齊甿，朕爲人父母，寧忘閔念。雖好生息戰，每冀其歸降；而餘孽昧恩，靡聞于悔禍。所以軒后親征於獯鬻，周文致役於昆夷，古之用兵，蓋非獲已。趙王係幼稟異操，夙懷韜略，負東平之文學，蘊任城之智勇。性惟忠孝，持愛敬以立身；志尚權謀，有經通之遠智。知子者父，方有屬於維城；擇能而授，俾克申於戎律。且凶徒嘯聚，頗歷歲時，惡既貫盈，理當撲滅。君親有命，可不敬乎！俾展龍豹之韜，永清梟獍之類。可充天下兵馬元帥，仍令司空、兼侍中、薊國公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應緣軍司署置，所司準式。

室的賢能之人。這都是爲了安定國家，安撫百姓。朕德行微薄，得以繼承大統，往日元凶暴亂，中原不得安寧。上賴祖宗在天之靈，下藉猛將之力，因此掃清咸、洛，拯救了天下百姓。前因河朔殘孽，尚且需要征伐，禽獸盜據城堡，百姓久遭蹂躪，朕爲百姓父母，怎忘憫懷。雖然愛惜生靈想停止用兵，常常期望他們歸降；但餘孽忘恩負義，没有聽説悔罪。因此黄帝親征獯鬻，周文王討伐昆夷，古代用兵，都是身不由己。趙王李係幼年就志向不凡，很早便胸懷謀略，具有東平王劉蒼的文才和任城王劉尚的智勇。稟性忠孝，以仁愛恭敬爲立身準則；志好權謀，有籌算通達的遠謀。知子莫如其父，正要交付衛國重任；選擇賢能授官，使軍令得到申明。況且暴徒聚集，歷時已久，惡貫滿盈，理當消滅。君親有命，怎可不恭敬受命！使他大展非凡的韜略，永遠掃除凶頑之徒。李係可充任天下兵馬元帥，并命司空、兼侍中、薊國公李光弼輔助擔任節度行營事。舉凡軍中官員任命，由主管機構依式處理。

九月，史思明陷洛陽，光弼以副元帥董兵守河陽，王不出京師。十月，下詔車駕親征，諫官論奏乃止；王請行，不許。三年四月，改封越王。

九月，史思明攻占洛陽，李光弼以副元帥身份統兵駐守河陽，趙王不出京師。十月，下詔車駕親征，諫官勸奏方纔停止；趙王請求前往，皇帝没有同意。三年四月，李係改封越王。

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寢疾彌留。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有隙，因皇太子監國，謀誅輔國，使人以肅宗命召太子入宫。皇后謂太子曰："賊臣輔國久典禁軍，四方詔令，皆出其口。頃矯制命，逼徙聖皇。今聖體彌留，心懷怏怏，常忌吾與汝。又聞射生内侍程元振結托黄門，將圖不軌，若不誅之，禍在頃刻。"太子泣而對曰："此二人是陛下勛舊内臣，今聖躬不

寶應元年四月，肅宗病情垂危。皇后張氏與中官李輔國不和，利用皇太子監國的機會，策劃除掉李輔國，皇后派人以肅宗之命召太子入宫。皇后對太子説："賊臣李輔國長期典掌禁軍，各方詔令，都出自他一人之口。近來僞托制命，逼迫聖皇遷移。如今聖體垂危，他心懷不滿，時時忌恨我和你。又聽説射生内侍程元振勾結宦官，準備圖謀不軌，假如不予鏟除，禍在旦夕。"太子哭着回答説："這兩人是陛下有功的故舊内臣，現在聖體欠佳，再用這事驚擾皇上，感情上難以

康，重以此事驚撓聖慮，情所難任。若决行此命，當出外徐圖之。”后知太子難與共事，乃召係謂之曰：“皇太子仁惠，不足以圖平禍難。”復以除輔國謀告之，曰：“汝能行此事乎?”係曰：“能。”后令内謁者監段恒俊與越王謀，召中官有武勇者二百餘人，授甲於長生殿。是月乙丑，皇后矯詔召太子，程元振伺知之，告輔國。元振握兵於凌霄門候之，太子既至，以難告。太子曰：“必無此事。聖恙危篤，吾豈懼死不赴召乎?”元振曰：“爲社稷計，行則禍及矣。”遂以兵護太子匿於飛龍廐。丙寅夜，元振、輔國勒兵於三殿前，收捕越王及同謀内侍朱光輝、段恒俊等百餘人禁繫，幽皇后於別殿，侍者十數人隨之。是日，皇后、越王俱爲輔國所害。

接受。如果執意這麽做，應當調他們出外慢慢再作打算。”皇后知道難以和太子共同起事，於是召來李係對他説：“皇太子仁惠，不能同他策劃平定禍難。”再次將除去李輔國的計謀告訴了他，問道：“你能做這件事嗎?”李係回答説：“能。”皇后命内謁者監段恒俊同越王李係籌劃，召集二百多名會武藝又勇敢的中官，在長生殿發給武器。其月乙丑日，皇后假托詔命召見皇太子，程元振暗中覺察到了這件事，告訴了李輔國。程元振帶兵在凌霄門等候太子，太子到後，程元振將皇后發難的事告訴了他。太子説：“决無此事。皇上病危，我怎麽能怕死不聽召唤呢?”程元振説：“爲社稷考慮，聽召就會大禍臨頭了。”於是程元振率兵護衛太子藏身在飛龍軍馬廐中。丙寅夜，程元振、李輔國率兵來到三殿前，逮捕并拘禁了越王及同謀内侍朱光輝、段恒俊等一百多人，將皇后幽禁在别殿，侍者十多人跟隨。當天，皇后、越王都被李輔國殺害。

係子：建、逌、逾。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逌封興道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逾封齊國公，光禄卿同正員。

李係的兒子：名建、逌、逾。李建，建中元年十一月，封爲武威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李逌封爲興道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李逾封爲齊國公，授光禄卿同正員。

承天皇帝李倓

承天皇帝倓，肅宗第三子也。天寶中，封建寧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員。英毅有才略，善射。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倓兄弟典親兵扈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乞留太子，太子諭之曰：“至尊奔播，吾不忍違離左右，俟吾見上奏聞。”倓於行宫謂太子曰：“逆胡犯順，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夫有國家者，大孝莫若存社稷。今從至尊入蜀，則散關已東非皇家所有，何以維屬人情?殿下宜購募豪傑，暫往河西收拾戎馬，點集防邊將卒，不下十萬人，光弼、子儀全軍河朔，謀爲興復，計之上也。”廣平王亦贊成之，於是令李輔國奏聞。

承天皇帝李倓，是肅宗第三個兒子。天寶年間，封爲建寧郡王，授太常卿同正員。英明剛毅才智俱佳，擅長射箭。安禄山叛亂，玄宗逃往蜀，李倓兄弟統領親兵扈從。車駕渡過渭水，百姓攔道挽留太子，太子告諭他們説：“至尊流離，我不忍心離開左右，等我面見皇上奏報你們的要求。”李倓在行宫對太子説：“逆胡叛亂，天下分裂，不順應人心，怎麽能興復?擁有國家的，最大的孝順莫過於保存社稷。現在如果隨從至尊入蜀，那麽散關以東就不再爲皇家所有，憑什麽來維係人心?殿下應招募豪傑，暫時前往河西收拾兵馬，查點集結防邊將兵，不下十萬人，李光弼、郭子儀的全軍駐扎在河朔，謀劃復興，這是上策。”廣平王也贊成他的建議，於是太子派李輔國奏報皇帝。玄宗欣然接受，於是將隨從的官

玄宗欣然聽納，乃分從官、士卒以遣之。

員、士兵分派出一部分交給太子讓他們上路。

時敗卒膽破，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戰。倓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蒼黃顛沛之際，血戰在前。太子或過時不得食，倓涕泗不自勝，太子尤憐之，軍士屬目歸於倓。至靈武，太子即帝位。廣平既爲元子，欲以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冢嗣，有君人之量。"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爲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册立，艱難時人尤屬望於元帥。况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爲宜。"遂以廣平爲元帥，倓典親軍，李輔國爲元帥府司馬。

當時敗兵嚇破了膽，武器殘缺不全。太子北上後，渡過渭水，一天交戰上百次。李倓親自挑選驍勇騎兵數百名護衛太子，每當遇到緊急情况而倉惶接戰之時，李倓總是在前浴血奮戰。太子有時過了時間吃不上飯，李倓流淚哭泣不能自抑，太子特别憐愛他。士兵都歸心李倓。到了靈武，太子即帝位。廣平王身爲長子，準備讓李倓爲天下兵馬元帥。侍臣説："廣平王是嫡長子，具有君臨天下的器度。"皇上説："廣平王是皇儲，怎麽能再授爲元帥？"左右侍臣説："廣平王如今還没有册立，危難時刻人們特别寄希望於元帥，何况太子隨皇上出征稱撫軍，留守都城稱監國。如今的元帥，就是撫軍，廣平王最合適。"於是任命廣平王爲元帥，李倓掌親兵，李輔國任元帥府司馬。

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謇，因侍上屢言良娣頗自恣，輔國連結内外，欲傾動皇嗣。自是日爲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畜異志。"肅宗怒，賜倓死。既而省悟，悔之。

當時張良娣得寵，李倓秉性忠誠正直，隨侍皇上時多次藉機説張良娣十分放縱，李輔國勾結内外大臣，打算更换皇太子。從此李倓時常受到張良娣、李輔國的誣陷，説："建寧王惱恨没得到兵權，深懷異志。"肅宗大怒，賜李倓死。不久醒悟，感到後悔。

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有東宫之舊，從容語及建寧事，肅宗改容謂泌曰："倓於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爲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割愛而爲之所也。"泌對曰："爾時臣在河西，豈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廣平言及建寧，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於讒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時念《黄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説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爲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爲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

第二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派判官李泌入朝告捷。李泌是皇上做太子時的舊臣，委婉地談起李倓的事，肅宗神色莊重地對李泌説："李倓在艱難時刻確實出了大力，無故受到下人的挑撥，企圖謀害他的兄長，朕從社稷大局考慮，衹得忍痛割愛賜死了他。"李泌回答説："那時臣在河西，怎能不知道其中的緣故。廣平王兄弟，親愛和睦，至今廣平王談到建寧王，還哽咽不止。陛下這麽説，是聽信了讒言啊。"皇帝因此流下淚説："事已至此，又有什麽辦法！"李泌乘機進奏説："臣年幼時讀《黄臺瓜辭》，陛下從前聽説過嗎？高宗大帝有八個兒子，睿宗最小。天后所生的四個兒子，單獨排行，所以睿宗排在第四。長子稱孝敬皇帝，身爲太子監國，并且仁慈聰明孝順友愛。天后當時正圖謀臨朝稱制，於是用毒酒害死了孝敬皇帝，立雍王李賢爲太子。

雍王賢爲太子。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黄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爲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運祚，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立大功，亦爲張皇后所忌，潜構流言，泌因事諷動之。

李賢每天憂慮恐懼，知道自己無法保全性命，就和二弟一同侍奉在父母身旁，不敢明說心中的憂慮，於是撰寫《黄臺瓜辭》，命樂工歌唱，希望天后聽到後省悟，頓生哀愍之心。這首辭說：'種瓜黄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然而太子李賢最終還是被天后放逐，死在黔中。陛下擁有今天的帝位，已經是一摘了，小心不可再摘。"皇上驚愕地說："公此話從何說起！"當時廣平王立有大功，也受到張皇后的忌恨，暗中製造流言蜚語，所以李泌藉此諷喻并打動皇上。

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寧之冤，追贈齊王。大曆三年五月，詔曰："故齊王倓，承天祚之慶，保鴻名之光。降志尊賢，高才好學，藝文博洽，智略宏通。斷必知來，謀皆先事，識無不達，理至逾精。乃者寇盗横流，鑾輿南幸。先聖以宸扆之戀，將侍君親；惟王以宗廟之重，誓寧家國。克協朕志，載符天時，立辨群議之非，同獻五原之計。中興之盛，實藉奇功。景命不融，早從厚夕。天倫之愛，震惕良深。流涕追封，胙于東海，頃加表飾，未極哀榮。夫以參舊邦再造之勤，成天下一家之業，而存未峻其等，歿未尊其稱，非所以旌徽烈，明至公也。朕以眇身，纘膺大寶，不及讓王之禮，莫申太弟之嗣，所懷靡殫，邈想逾切，非常之命，寵錫攸宜。敬用追謚曰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謚曰恭順皇后。有司準式，擇日册命，改葬于順陵，仍祔于奉天皇帝廟，同殿異室焉。"

到代宗即位，深感建寧王受冤，追贈爲齊王。大曆三年五月，下詔說："已故齊王李倓，繼承天命的吉祥，保全大名的光輝。禮賢下士，才高好學，文才廣博，智謀宏通。決斷必知將來，謀劃都在事先，見識無不通達，立論極爲精深。從前盜賊横行，車駕南幸。先聖因眷念父皇，準備侍奉君親；惟獨齊王以宗廟爲重，立誓安定家國。能合朕意，順應天時，當即辨明衆臣的錯誤主張，一同進獻前往五原的計策。中興之盛，實藉奇功。大命不長，早隨冥間。天倫之愛，痛悼實深。流淚追封，賜予東海，從前所加表彰，不能盡顯哀榮。以參預重建舊國的辛勞，成就天下一家的大業，然而生時没有使他顯貴，死後没有加封尊號，這不是表彰善績，顯揚大公的做法啊。朕以眇小之身，繼承帝位，不能實行讓王的禮儀，也没有立他爲太弟做爲嗣君，悔恨無盡，遥想更切。不平凡的生命，應當從優寵賜。敬以追謚稱承天皇帝，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結爲冥婚，張氏謚號稱恭順皇后。主管機構依照令式，選擇日期册封，改葬在順陵，并與祖先合祭在奉天皇帝廟裏，神主供奉在同殿的别室。"

衛王李佖

衛王佖，肅宗第四子。天寶中，封西平郡王，授殿中監同正員。早薨。寶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衛王李佖，是肅宗第四個兒子。天寶年間，封爲西平郡王，授任殿中監同正員。早年夭逝。寶應元年五月，追贈衛王。

彭王李僅

彭王僅，肅宗第五子。天寶中，封新城郡王，授鴻臚卿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再陷河洛，關東用兵，人情震懼，群臣請以親王遥統兵柄。三年四月詔曰：

古之哲王，宅中御宇，莫不內封子弟，外建藩維。故周稱百代，抑聞麟趾之美；漢命六官，亦樹犬牙之制。歷考前載，率由舊章。朕以薄德，纘承鴻緒，屬豺狼未殄，金革猶虞。賴文武藎臣，協心同德，庶克清於玄祲，期永保於皇圖。且授鉞分符，義已先於用武；又維城作翰，道方弘於建親。咨爾分閫之崇，成予磐石之固。彭王僅等，銀潢毓慶，璇萼分輝，忠孝稟於天成，文武稱其備用。今三秦之地，萬國來庭，誠宜列皇子以建封，崇懿藩而制勝，是資固本，委以臨戎。彭王僅可充河西節度大使，兗王僩可充北庭節度大使，涇王侹可充隴右節度大使，杞王倕可充陝西節度大使，興王佋可充鳳翔節度大使。

僅，是歲薨。

子鎮，授太僕卿同正員，封常山郡王。

兗王李僩

兗王僩，肅宗第六子。母韋妃，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東宮，選爲太子妃，生僩及永和公主。堅後爲李林甫誣構被誅，太子懼，奏請與妃離異，於别宮安置。

僩，天寶中封潁川郡王，授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兗王。乾元三年，領北庭節度大使。

彭王李僅，是肅宗第五個兒子。天寶年間，封爲新城郡王，授任鴻臚卿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爲彭王。乾元二年冬，史思明第二次攻陷河洛，關東用兵，人心震驚恐懼，群臣奏請派親王遥領兵權。三年四月下詔説：

古代聖王，居中統治天下，無不內封子弟，外建藩國。所以周傳國百代，則知宗室的優越；漢設置六官，仍建分封的制度。遍考前代，都根據舊典。朕因微德，繼承大統，正當豺狼未滅，仍憂兵革。賴文武忠臣，同心同德，望能掃清妖氣，期待永保皇土。况且分授節鉞，意義不止在於用武；又封土作爲屏障，用意比封建親王高遠。尊崇你們的分封，成就我穩如磐石的基業。彭王李僅等人，是皇室的後裔，美德紛呈，忠孝出於自然，文武全才足堪任用。如今三秦之地，萬國來朝，確實應分封皇子，尊崇美藩克敵制勝，以此鞏固根本，授以統兵大權。彭王李僅可充任河西節度大使，兗王李僩可充任北庭節度大使，涇王李侹可充任隴右節度大使，杞王李倕可充任陝西節度大使，興王李佋可充任鳳翔節度大使。

李僅，這年逝世。

兒子名鎮，授任太僕卿同正員，封爲常山郡王。

兗王李僩，是肅宗第六個兒子。母親韋妃，是刑部尚書韋堅的妹妹，肅宗居東宮時，被選爲太子妃，生下李僩和永和公主。韋堅後來受到李林甫的誣陷而被殺，太子恐懼，奏請與韋妃離異，將她安置在别宮。

李僩，天寶年間封爲潁川郡王，授任太子詹事同正員。至德二年十二月，進封兗王。乾元三年，遥領北庭節度大使。寶應元年去世。

寶應元年薨。

涇王李侹

涇王侹，肅宗第七子。天寶中，封東陽郡王，授光禄卿同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涇王。乾元三年，領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薨。

涇王李侹，是肅宗第七個兒子。天寶年間，封爲東陽郡王，授任光禄卿同正員。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涇王。乾元三年，兼任隴右節度大使。興元元年去世。

鄆王李榮

鄆王榮，肅宗第八子。天寶中，封靈昌郡王。早世。寶應元年五月，追贈鄆王。

鄆王李榮，是肅宗第八個兒子。天寶年間，封爲靈昌郡王。早逝。寶應元年五月，追贈鄆王。

襄王李僙

襄王僙，肅宗第九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襄王。貞元七年正月薨。

襄王李僙，是肅宗第九個兒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爲襄王。貞元七年正月去世。

杞王李倕

杞王倕，肅宗第十子。母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贈爲昭儀。倕，至德二載封，貞元十四年薨。

杞王李倕，是肅宗第十個兒子。母親段婕妤，貞元六年六月追贈爲昭儀。李倕，至德二載受封，貞元十四年去世。

召王李偲

召王偲，肅宗第十一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封，元和元年薨。

召王李偲，是肅宗第十一個兒子。至德二載十二月受封，元和元年去世。

恭懿太子李佋

恭懿太子佋，肅宗第十二子。至德二載封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佋，皇后張氏所生，上尤鍾愛。后屢危太子，欲以興王爲儲貳，會薨而止。七月丁亥，詔曰：

厚禮所以飾終，易名所以表行。况情鍾天屬，寵及褒封，載疇加等之美，式備元儲之贈，永懷軫念，有惻彝章。第十二子故興王佋，毓慶璇源，分華若木，天資純孝，神假聰明。河間聚書，幼聞樂善之旨；延陵聽樂，早得知音之妙。頃以暫嬰沉瘵，殆積旬時，而資敬益彰，穎晤逾爽。愛親之戀，言不間於斯須；告訣之辭，事先符於夢寐。顧惟至性，實切深哀。將胙土析珪，

恭懿太子李佋，是肅宗第十二個兒子。至德二載封爲興王。上元元年六月薨。李佋，是皇后張氏所生，皇上尤爲鍾愛。皇后多次危害太子，想立興王爲皇儲，正巧李佋逝世而停止。七月丁亥，下詔説：

厚禮用來尊榮死者，改名用來表彰品行。何況父子情深屬於天性，寵愛所及理當褒封，用加等的美寵酬報，以符合太子的追贈，永懷痛念，有傷常典。第十二子已故興王李佋，生於皇族，光華若木，天資純孝，神授聰明。如河間獻王聚書，自幼便聽樂善的宗旨；似延陵季子聽樂，很早得知音律的奥妙。前因偶染重病，遷延多日，然而天賦恭敬更加彰明，絶頂聰慧越發清朗。愛親之念，片刻不絶於口；告别言辭，符合事先夢境。眷念深情，真切哀痛。正要裂土封王，倚托屏衛重任，聽《詩》答《易》，用

載崇藩翰，聞《詩》對《易》，爰就琢磨。方冀成立，豈期夭喪。瑶英始茂，遽摧於當春；隙駟俄還，忽沉於厚夜。興言痛悼，閔惜良深。宜賁寵於青宫，俾哀榮於玄穸。可贈太子，謚曰恭懿。應緣喪葬，所司準式，仍令京兆尹劉晏充監護使。

詔宰臣李揆持節册命。十一月，葬于高陽原。其哀册曰：

維上元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察大使興王佋，薨于中京内邸，殯于寢之西階。粤八月丁亥，册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葬于長安之高陽原，禮也。燕隧開封，龍輴進轍，陳祖載而就位，儼塗芻以成列。皇帝哀玉林之閟景，憫璇萼之罹霜，瞻龍綍而增思，懷雁池而永傷。考謚惟古，褒崇有式。爰詔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

惟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再紐乾綱。本枝建國，磐石疏疆。克開龍胤，實曰賢王。驪源孕彩，日幹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齔齒，蹈禮知方，承尊叶旨。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魯、衛後塵，間、平絶軌。胡孽初構，王師未班，爰從襁褓，載歷險艱。愛備中掖，名崇懿藩。居常稟訓，動不違顔。禮及佩觿，朝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聲，文經武緯，樂善爲寶，崇儒是貴。浚哲外朗，温文内深，閲書成誦，觀樂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優

心琢磨。正期望長大成人，怎料年幼夭折。奇花英才剛剛茂盛，即在青春突然折斷；光陰易逝，忽然淪爲長夜。作辭傷悼，憐惜確實深痛。應使光寵等於東宫，使哀榮照亮黑夜。可追贈爲太子，謚號恭懿。凡喪葬一切事宜，有關部門依據令式，并命京兆尹劉晏充任監護使。

下詔令宰相李揆持節册命。十一月，葬在高陽原。他的哀册上説：

上元元年，庚子之歲，六月己未初一，二十六日甲申，這天皇帝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察大使興王李佋，薨於中京邸内，停殯在卧室的西階。在八月丁亥日，册命追贈爲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日，下詔葬在長安的高陽原，一切都按照禮法而做。墓道開啓，喪車前往，祭祀路神載運就位，戒嚴道路俑人成列。皇帝哀傷玉人長眠，憐憫奇花遭霜，目睹棺繩而增添思念，感懷雁池而長久悲傷。遵循古法確定謚號，依據令式褒獎尊崇。詔令史官，敬宣美德。哀辭説：

上天賜福唐室，世代相承，中興帝業，重整皇綱。嫡庶建國，永固封疆。降誕龍子，實稱賢王。寶珠生彩，日幹騰芳，寬仁至孝，藴含才華。童年已顯現靈秀，年幼便仁愛彰明，舉止循規蹈矩，侍奉君親合旨。幼年早成如黄琬回答日食一樣善於言辯，擅美於占鳳，步魯國、衛國的後塵，繼河間、東平的行迹。胡妖初謀禍亂，王師未歸，襁褓從駕，歷經艱險。宫中慈愛備至，名號加於美藩。平常稟受教誨，舉動不違天顔。依禮纔及佩飾，於朝分授寶器，賜土推廣恩惠，登壇領受帥命。玉質金聲，文才武略，樂善爲寶，尊儒爲貴。智慧外顯，温雅内深，讀書過目成誦，觀樂知曉音律。《五經》隨口而出，六律諧和於心，才能優異廣博，古今無與倫比。豺狼仍然横行，天下尚未平

藝洽，絶古超今。蛇豕猶梗，寰區未乂。滌慮祈真，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惠。庶福邦家，俾清凶穢。霧露嬰疾，聰明害神，沉疴始遘，彌曠盈旬。止慮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膳逾勤。雲物告徵，星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伏。靈儀窅而上賓，徽音邈其長往。違舊邸於青社，即幽陵於黄壤。嗚呼哀哉！魂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君親之永隔，托夢寐而來辭。延桂宫而震悼，貫椒壼而纏悲。旌遺芳於碣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戒候，占龜獻吉。指鶉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天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曀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塗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兮宸愛所鍾，歿追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於洞府，閟銀棨於泉宫。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册攸記兮德音無窮。敢直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

定。去疑求真，焚香誦經。不食葷腥，心歸定惠。企望福佑國家，使能掃清凶惡。霧露致病，聰明傷神，纔患重病，爲時滿旬。衹念不使君親操勞，出言有條有理，病情危急，請安問候越勤。雲氣示兆，星辰變象，楚藥不救，秦醫無術。神貌幽遠而歸天，妙音邈邈而長去。離舊邸而往東方，就幽陵而到黄泉。嗚呼哀哉！魂氣被奪啊哪裏去，精靈留下啊孝有思。思念君親永隔，托夢寐來告辭。邀桂宫來痛悼，宫中辭行而令人悲痛。表彰留芳存於史館，光大新命封爲東宫。嗚呼哀哉！早先齋戒占候，占龜顯現吉象。望鶉宿分野而西行，離鳳城而東出。天慘慘而霧沉沉，山蒼蒼而日昏昏。望馳道而長辭，赴幽途而永别。嗚呼哀哉！生時爲寵王啊聖上所鍾愛，死後被追贈爲皇嗣啊朝典所尊崇。奏玉笙於洞府，列門戟於地宫。誰能堅如金石，人生終有盡時，永載史册啊德音無窮。冒昧用直言刻於哀册褒美，期望永世而成爲風範。嗚呼哀哉！

佋薨時年八歲。既薨之夕，肅宗、張后俱夢佋有如平昔，拜辭流涕而去。帝方寢疾，追念過深，故特以儲闈之贈寵之。上疾累月方平。

李佋死時年僅八歲。去世的當夜，肅宗、張皇后都夢見李佋如同平常一樣，跪拜告辭流淚而去。皇帝當時正卧床不起，思念過深，因此特意追贈太子加以褒寵。皇上患病連續幾個月纔康復。

定王李侗

定王侗，肅宗第十三子。亦張后所生，佋之母弟。至德二載，封定王。寶應初薨，時年甚幼。

定王李侗，是肅宗第十三子。也是張皇后所生，是李佋的同母弟。至德二載，封爲定王。寶應初年去世，當時年齡很小。

淮陽王李僖

宋王僖，肅宗第十四子。初封淮陽王，早夭，追封宋王。

宋王李僖，是肅宗第十四子。最初封爲淮陽王，早死，追封宋王。

代宗諸子

代宗皇帝二十子：睿真皇后沈

代宗皇帝有二十個兒子：睿真皇后沈氏生

氏生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迥；餘十七王，舊史不載母氏所出。

德宗皇帝，崔妃生昭靖太子，獨孤皇后生韓王李迥；其餘十七王，舊史中没有記載他們的生母是誰。

昭靖太子李邈

昭靖太子邈，代宗第二子。寶應元年，封鄭王。大曆初，代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王好讀書，以儒行聞。大曆九年薨，廢朝三日，由是罷元帥之職。上惜其才早夭，册贈昭靖太子，葬於萬年縣界。

昭靖太子李邈，是代宗第二子。寶應元年，封爲鄭王。大曆初年，代替皇太子任天下兵馬元帥。鄭王愛好讀書，以儒學品行聞名。大曆九年薨，停止朝會三天，因此撤銷了元帥的官職。皇上痛惜他懷才早逝，册命追贈爲昭靖太子，葬在萬年縣境内。

均王李遐

均王遐，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

均王李遐，是代宗第三子。早夭，貞元八年追封爲均王。

睦王李述

睦王述，代宗第四子。大曆九年冬，田承嗣謀亂河朔，時鄭王居長，典兵師，不幸薨落，諸王皆幼，多未封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十年二月，詔曰：

> 虞、夏之制，諸子疏封；漢、魏以還，十連授律。是用錫珪班瑞，盤石開疆，信通邑之紀綱，爲中都之屏翰。然則旄鉞之寄，推擇攸難，因親之任，各膺其命。第四子述、第五子逾、第六子連、第七子迥、第八子遘、第十三子造、第十四子暹、第十五子運、第十六子遇、第十七子遹、第十八子通、第十九子逵、第二十子逸等，并敏茂純懿，稟於衷誠，温良孝恭，形於進對，動皆合義，居必有常。可以理衆靖人，撫封宣化，而總列城之賦，緝分閫之謀，克勤公家，允輔王室。今則均茅社之寵，盛槐庭之儀，授鉞登車，嗣兹朝典，維城之固，爾其懋哉。述可封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逾可封郴

睦王李述，是代宗第四子。大曆九年冬，田承嗣在河朔謀劃作亂，當時鄭王年齡最長，統領軍隊，不幸薨逝，諸王年齡都很小，多數没有封王。大臣上奏議請分封親王，分領軍隊，以便威懾天下。十年二月，下詔説：

> 虞、夏制度，分封諸子；漢、魏以來，諸國授爵。因此頒賜將印，鞏固疆土，實是地方的紀綱，確爲京都的屏障。然而軍旅重任，推選艱難，任命親王，各受其命。第四子李述、第五子李逾、第六子李連、第七子李迥、第八子李遘、第十三子李造、第十四子李暹、第十五子李運、第十六子李遇、第十七子李遹、第十八子李通、第十九子李逵、第二十子李逸等，同爲才秀德美，稟賦忠誠，温和孝順，見於進奏之時，舉動合乎大義，安居必守法度。可以治理衆庶安撫百姓，平定疆域宣揚教化，而收聚各地的賦税，完善守土的大計，效力國家，輔佐王室。如今平均享受分封的恩寵，盛行親王的禮儀，授鉞登車，繼承朝廷典章，固守國家疆土，你們要盡心竭力啊。李述可封爲睦王，充嶺南節度支度營田、五府經略觀察處置等大使；李逾可封爲郴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李連可封爲恩王；韓王李迥可任汴、宋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

王，充渭北鄜、坊等州節度大使；連可封恩王；韓王迥可汴、宋等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遘可封鄜王；造可封忻王，充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暹可封韶王，運可封嘉王，遇可封端王，遹可封循王，通可封恭王，逵可封原王，逸可封雅王。仍并可封開府儀同三司。

李遘可封爲鄜王；李造可封爲忻王，充昭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大使；李暹可封爲韶王，李運可封爲嘉王，李遇可封爲端王，李遹可封爲循王，李通可封爲恭王，李逵可封爲原王，李逸可封爲雅王。并可一同封爲開府儀同三司。

是時，皇子勝衣者盡加王爵，不出閤。德宗朝，述爲諸王之長。時分命中使周行天下，求訪沈太后，詔以睦王爲奉迎太后使，以工部尚書喬琳副之。貞元七年薨。

當時，皇子年齡稍長的全都加封王爵，但不出京城。德宗朝，李述在諸王中年齡居長。當時分派中使遍巡天下，訪求沈太后，下詔任命睦王爲奉迎太后使，任命工部尚書喬琳爲副使。李述貞元七年去世。

丹王李逾

丹王逾，代宗第五子。大曆十年，封郴王，領渭北鄜坊節度大使。建中四年，改丹王。元和十五年薨。

丹王李逾，是代宗第五子。大曆十年，封爲郴王，兼任渭北鄜坊節度大使。建中四年，改封丹王。元和十五年去世。

恩王李連

恩王連，代宗第六子。大曆十年封，元和十二年薨。

恩王李連，是代宗第六子。大曆十年受封，元和十二年去世。

韓王李迥

韓王迥，代宗第七子。以母寵，既生而受封，雖冲幼，恩在鄭王之亞。寶應元年，封韓王。貞元十二年薨，時年四十七。

韓王李迥，是代宗第七子。因母親得寵，生下來就封王，年紀雖小，但恩寵却僅次於鄭王。寶應元年，封爲韓王。貞元十二年去世，時年四十七歲。

簡王李遘

簡王遘，代宗第八子。大曆十年，封鄜王。建中四年，改封簡王。元和四年薨。

簡王李遘，是代宗第八子。大曆十年，封爲鄜王。建中四年，改封爲簡王。元和四年去世。

益王李迺

益王迺，代宗第九子。大曆四年封。

益王李迺，是代宗第九子。大曆四年受封。

隋王李迅

隋王迅，代宗第十子。大曆十年封，興元元年薨。

隋王李迅，是代宗第十子。大曆十年受封，興元元年去世。

荆王李選

荆王選，代宗第十一子，早世。建中二年正月，追封荆王，贈開府儀

荆王李選，是代宗第十一子，早逝。建中二年正月，追封爲荆王，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同三司。

蜀王李遡

蜀王遡，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封。本名遂，建中二年改今名。

蜀王李遡，是代宗第十二子。大曆十四年受封。原名李遂，建中二年改爲現名。

忻王李造

忻王造，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封，仍領昭義軍節度觀察大使。元和六年薨。

忻王李造，是代宗第十三子。大曆十年受封，并兼任昭義軍節度觀察大使。元和六年去世。

韶王李暹

韶王暹，代宗十四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二年薨。

韶王李暹，是代宗第十四子。大曆十年受封，貞元十二年去世。

嘉王李運

嘉王運，代宗十五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七年薨。

嘉王李運，是代宗第十五子。大曆十年受封，貞元十七年去世。

端王李遇

端王遇，代宗十六子。大曆十年封，貞元七年薨。

端王李遇，是代宗第十六子。大曆十年受封，貞元七年去世。

循王李遹

循王遹，代宗第十七子。大曆十年封。

循王李遹，是代宗第十七子。大曆十年受封。

恭王李通

恭王通，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封。

恭王李通，是代宗第十八子。大曆十年受封。

原王李逵

原王逵，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封，大和六年薨。

原王李逵，是代宗第十九子。大曆十年受封，大和六年去世。

雅王李逸

雅王逸，代宗第二十子。大曆十年封，貞元十五年薨。

雅王李逸，是代宗第二十子。大曆十年受封，貞元十五年去世。

史臣曰：艷妻破國，孽子敗宗。前代英傑之君，率不免於斯累者，何也？良以愛惡不由於義斷，毀譽遽逐於情移。雖申生孝己之仁，卒不能迴君父之愛，悲哉！孝宣皇帝當屯剥之運，收忠義之心，忍行愛子之刑，終宥奸閹之罪，大雅君子，爲之痛心。張后卒以凶終，固其宜矣。

史臣曰：美妻亡國，孽子敗家。前代英傑之君，一概不能擺脱這種連累，爲什麽呢？這是因爲愛憎不以大義而定，毁謗贊譽却緊隨感情而改變。即使像申生孝己那樣仁愛的兒子，終不能挽回君父的寵愛，可悲啊！孝宣皇帝遭遇艱難時世，徽治忠義之心，忍心對愛子行刑，最終寬恕了奸宦的罪行，正人君子，爲此痛心。張皇后最終不得好死，實在罪有應得。

贊曰：床簀之愛，人情易惑。以義制情，哲王令德。李侯悟主，韵諧金石。褒謚建寧，良堪太息。

贊曰：床第之愛，人心易惑。用義制情，是聖王美德。鄴侯李泌提醒君主，用心與金石之韵相和。褒寵追謚建寧，確實令人長嘆。

舊唐書卷一百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嚴武　郭英乂　崔寧（弟）寬（從孫）蠡（蠡子）蕘（從孫）黯
嚴震　嚴礪

嚴武

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也。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遷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出爲綿州刺史，遷劍南東川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

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入爲太子賓客，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二聖山陵，以武爲橋道使。無何，罷兼御史大夫，改吏部侍郎，尋遷黄門侍郎。與宰臣元載深相結托，冀其引在同列。事未行，求爲方面，復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

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

嚴武，是中書侍郎嚴挺之的兒子。氣度豪爽不凡，反應敏捷。年幼時就具有成人的風範，讀書不研究精深的義理，衹是泛讀而已。二十歲因祖上功勛做官，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奏請讓他充任判官，遷任侍御史。至德初年，肅宗興兵平難，廣收人才，嚴武胸懷節義趕赴肅宗駐蹕之所。宰相房琯因嚴武是名臣之子，一向器重他，這時，首先推薦他説他有才能和謀略，多次遷任至給事中。官軍收復長安以後，朝廷任命嚴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當時他三十二歲。由於史思明擁兵而没有就任，於是悠閑地居住在京師，頗爲自負驕傲。出任綿州刺史，遷任劍南東川節度使。後入朝任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

上皇誥令將劍南兩川合并爲一道，拜授嚴武爲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任劍南節度使。後入朝任太子賓客，遷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修建二聖山陵，任命嚴武爲橋道使。不久，免去所兼的御史大夫，改任吏部侍郎，不久遷任黄門侍郎。與宰相元載交結很深，希望元載引薦他爲同列。此事没有辦成，求做地方大員，朝廷再次拜授他爲成都尹，充任劍南節度等使。廣德二年，嚴武率兵打敗吐蕃七萬多人的軍隊，攻占了當狗城。十月，攻取鹽川城，朝廷加授他爲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

嚴武前後居蜀多年，隨心所欲，恣意推行暴政。梓州刺史章彝起初在嚴武麾下任判官，到這

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蜀土頗饒珍產，武窮極奢靡，賞賜無度，或由一言賞至百萬。蜀方閭里以徵斂殆至匱竭，然蕃虜亦不敢犯境。而性本狂蕩，視事多率胸臆，雖慈母言不之顧。初為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為管内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略無朝禮，甚為時議所貶。永泰元年四月，以疾終，時年四十。

時做事稍不合意，嚴武便召他趕赴成都施杖刑打死了他。從此嚴武威震一方。蜀地珍奇物產很豐富，嚴武窮極奢侈，賞賜起來没有節制，有時因一句話而賞賜高達百萬。蜀地民間因徵斂過重幾乎被搜刮殆盡，然而吐蕃也不敢侵犯邊境。但嚴武本性狂妄放蕩，處理政事往往憑感情用事，即使是慈母的話也不肯接受。起初任劍南節度使，前任宰相房琯出任管内刺史，房琯對嚴武有引薦之恩，嚴武驕慢倨傲，見到房琯毫無朝見之禮，尤其受到當時輿論的貶斥。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因病而死，時年四十歲。

郭英乂

郭英乂，先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知運之季子也。少以父業，習知武藝，策名河、隴間，以軍功累遷諸衛員外將軍。至德初，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既收二京，徵還闕下，掌禁兵。遷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以家艱去職。

朝廷方討史思明，選任將帥，乃起英乂為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即位，加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自陝統諸軍討賊洛陽，留英乂在陝為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為東都留守。既至東都，不能禁暴，縱麾下兵與朔方、迴紇之衆大掠都城，延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廣德元年，策勳加實封二百户，徵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恃富而驕，於京城創起甲第，窮極奢靡。與宰臣元載交結，以久其權。

會劍南節度使嚴武卒，載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既至成都，肆行不軌，無所忌憚。玄宗幸蜀時舊宫，置為道士觀，内有玄宗鑄金真容及乘輿侍衛圖畫。先是，節

郭英乂，是前朝隴右節度使、左羽林軍將軍郭知運的小兒子。郭英乂年少時繼承父業，熟知武藝，出仕河、隴一帶，因軍功多次遷任爲諸衛員外將軍。至德初年，肅宗在朔方一帶舉兵，郭英乂因出身將門而特别受到任用，遷任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收復二京後，郭英乂被徵召返回朝廷，掌握禁軍。遷任羽林軍大將軍，加特進。因遭家喪而離職。

當時朝廷正在討伐史思明，選拔任用將帥，於是郭英乂喪期未滿便被起任陝州刺史，充任陝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不久加授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代宗即位，加授郭英乂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元帥雍王從陝統率各軍到洛陽討伐叛賊，留下郭英乂在陝爲後殿。平定東都，朝廷任命郭英乂權任東都留守。郭英乂到達東都後，不能禁止軍隊行暴，放縱部下士兵與朔方、回紇兵衆一起大肆搶掠都城，搶掠蔓延至鄭、汝等州，家家被搶掠一空。廣德元年，郭英乂被記功於册并加實封二百户，徵入朝任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倚仗富貴而驕傲，在京城建起豪華府第，極盡奢侈浪費。與宰相元載結交，以便鞏固權勢。

時逢劍南節度使嚴武死，元載讓郭英乂接替他，兼任成都尹，充任劍南節度使。郭英乂到達成都後，大肆實行不法之事，毫無忌憚。玄宗幸蜀時的舊宫，改爲道士觀，裏面有玄宗的鑄金像以及車駕侍衛的圖畫。在這以前，節度使每届到

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視事。英乂以觀地形勝，乃入居之，其真容圖畫，悉遭毁壞。見者無不憤怒，以軍政苛酷，無敢發言。又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球，製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又以西山兵馬使崔旰得衆心，屢抑之。旰因蜀人之怨，自西山率麾下五千餘衆襲成都，英乂出軍拒之，其衆皆叛，反攻英乂。英乂奔於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英乂首以送旰，并屠其妻子焉。

任，都要先來參拜然後處理政事。郭英乂因道觀風景幽美，於是就住了進去，玄宗金像和車駕侍衛圖畫，全都遭到毁壞。見到的人無不憤怒，但因郭英乂軍政殘酷，無人敢説話。郭英乂又肆意狂妄放蕩，招集女人騎在驢上擊球，製作鑲嵌金銀珠寶的驢鞍以及各種用具，都裝飾得極爲奢侈，每天花費達數萬，作爲歡笑娱樂之用。不曾過問百姓間的事情，人們非常怨恨他。郭英乂又因西山兵馬使崔旰得衆人心，時常壓制他。崔旰利用蜀人的怨恨，從西山率部下五千多人襲擊成都，郭英乂出兵抵抗，他的士兵全都反叛，反過來攻打郭英乂。郭英乂逃奔到簡州，普州刺史韓澄斬下郭英乂的首級送給了崔旰，并殺死他的妻子兒女。

崔寧　崔寬

崔寧，衛州人，本名旰。雖儒家子，喜縱横之術。衛州刺史茹璋授旰符離令。既罷，久不調，遂客游劍南，從軍爲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旰歸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旰，悦其狀貌，又以其宗姓厚遇，薦爲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旰部下截耳稱冤，中使奏之。旰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軍等官。

崔寧，是衛州人，原名旰。崔旰雖然是儒門子弟，却喜歡縱横之術。衛州刺史茹璋任崔旰爲符離令。罷職後，長時間不被起用，於是出游劍南，從軍做了步兵，奉事鮮于仲通。又跟隨李宓討伐雲南，李宓戰敗，崔旰回到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到崔旰，喜歡他的外貌，又因是同姓而待他很好，推薦他任衙將。崔旰先後在崔圓、裴冕手下做事。裴冕遭到流言誹謗，朝廷準備派使者追究審理，崔旰部下割耳稱冤，派出的宦官奏報朝廷。崔旰也趕赴京師，除授司戈，歷任司階、折衝郎將軍等官。

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絶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旰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爲劍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辟旰爲部將，以利非屬部，旰難輒去，俾旰籌之。旰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誠能重賂之，旰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悦。武乃遺獻誠書求旰，獻誠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劍南，武奏爲漢州刺史。

寶應初年，蜀中發生戰亂，山賊阻斷棧道，代宗很憂慮。嚴武推薦崔旰任利州刺史，崔旰到任後，山賊逃散，崔旰從此知名。嚴武任劍南節度使，趕赴鎮所時經過利州，有心召崔旰擔任自己的部將，因利州不屬自己管轄，不便調動他，嚴武叫崔旰想辦法。崔旰説："節度使張獻誠很愛猜忌，而且又很貪財，如果能用重金賄賂他，崔旰就可以跟隨大夫了。"嚴武到達劍南，送給張獻誠很多奇錦珍寶，價值百金。張獻誠非常高興。嚴武於是寫信給張獻誠要崔旰，張獻誠答應了，命崔旰稱病離開本郡。崔旰於是到達劍南，嚴武奏請任他爲漢州刺史。

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

過了很久，吐蕃與衆雜羌戎侵犯并攻陷了西

柘、静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悦，裝七寶輿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賞賚過厚。

山柘、静等州，有詔命嚴武收復。嚴武派崔旰統率士兵前往西山，崔旰善於體恤士兵，士兵都願意爲他效命。開始進駐賊城時，城的周圍都是碎石，無法設置攻城用具，衹有東南角有塊方圓一丈的土地，可以挖土打洞，偵察敵情的人知道後報告了崔旰。崔旰率兵晝夜不停地挖地道攻城，隔日就攻下了敵城。乘機拓展土地達數百里，攻下許多城寨。吐蕃士兵相互説道："崔旰，是神兵。"崔旰準備再向前進兵，因糧盡而回兵。嚴武非常高興，裝飾七寶車迎接崔旰入成都，以此誇奬士兵，賞賜特别豐厚。

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杜濟爲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爲都知兵馬使，郭嘉琳爲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乂爲節度使。旰時爲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爲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乂，旰使因見英乂陳其事。英乂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旰還成都。英乂減將健糧賜，人心怨怒。旰在西山聞之，大恐，乃托備吐蕃，未赴成都。英乂怒，出兵聲言助旰討吐蕃，其實襲之也。旰家在漢州，英乂遷之成都，通其妾媵。旰知之，轉入深山。英乂自率師攻旰，值天大寒，雪深數尺，英乂士馬凍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旰遂出兵拒敵，英乂與之接戰，英乂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逃散。

永泰元年五月，嚴武死去，杜濟任西川行軍司馬，暫時主持軍府事。當時郭英幹任都知兵馬使，郭嘉琳任都虞候，他們都奏請郭英幹之兄郭英乂任節度使。當時崔旰任西山都知兵馬使，與兵衆一同請求讓大將王崇俊任節度使。二份奏疏先後送到了京師，正巧朝廷已除授郭英乂任節度使，崔旰的使者便面見郭英乂陳述了這件事。郭英乂到達成都後，幾天内，誣陷并殺害了王崇俊，又召崔旰返回成都。郭英乂減少勇將的糧餉俸禄，引起人們的怨恨。崔旰在西山聽説後，十分恐懼，於是藉口防備吐蕃，没有趕赴成都。郭英乂很惱怒，出兵聲稱援助崔旰討伐吐蕃，實際上是想攻襲崔旰。崔旰的家眷住在漢州，郭英乂將他們遷到成都，并與崔旰的侍妾私通。崔旰知道後，率兵轉入深山。郭英乂親自率兵攻打崔旰，正值天氣寒冷，雪深數尺，郭英乂的士兵和戰馬被凍死了數百，部衆反叛。崔旰於是出兵迎敵，郭英乂與他交戰，郭英乂的軍隊大敗而歸，收拾殘兵纔有一千人，回到成都，很多將士乘機逃散。

初，天寶中，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玄宗幸蜀，嘗居之，因爲道觀，兼寫玄宗真容，置之正室。英乂因入觀行香，悦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舊院爲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旰聞之，謂將士曰："英乂反矣！不然，何得除毁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

起初，天寶年間，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曾建了一所節度使院，院屋十分華麗。玄宗幸蜀，曾住在那裏，後來成爲道觀，并繪製玄宗真容，放在道觀的正堂内。郭英乂因入觀燒香，喜愛院内的竹樹，於是奏請用鮮于仲通的舊院作爲軍營，而移走玄宗真容自己住在裏面。崔旰聽説後，對將士説："郭英乂要造反了！不然的話，爲什麽要撤毁玄宗真容而自己住進去呢？"於是率兵攻

都。英乂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琳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旰戰。茂琳等軍累敗，軍人多投旰。旰令降將統兵與英乂轉戰，大敗之。兵至子城，英乂單騎奔簡州，爲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時邛、劍所在起兵相攻，劍南大亂。

打成都。郭英乂從城的西門出兵，命柏茂琳作爲前軍，郭英幹爲左軍，郭嘉琳爲後軍，與崔旰軍隊作戰。柏茂琳等軍隊多次戰敗，許多軍人投降了崔旰。崔旰命降將率兵與郭英乂的軍隊交戰，大敗了對方。士兵到達子城，郭英乂單騎逃往簡州，被普州刺史韓澄所殺。當時邛、劍各地紛紛起兵相互攻擊，劍南大亂。

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黄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相公駐車閬州，遥制劍南，數移牒述英乂過失，言旰有方略；旰腹心攝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令旰及將校不疑怨。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攻旰。既數道連兵，未經一年，兵勢减耗，旰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疑未决。會旰使至，卑辭厚禮，送繒錦數千匹。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旰，仍連表聞薦。

永泰二年二月，朝廷又任命黄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從駱谷出發，有謀士説："相公停駐閬州，遥控劍南，連發文告數説郭英乂的過失，説崔旰有謀略；崔旰心腹中代理各州刺史的全都奏請朝廷正式除授，使崔旰和他的將校們不起疑心和怨恨。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衆賊帥一起商議，多次出兵攻打崔旰。數道連兵之下，不過一年，兵力損耗，崔旰計窮，必定束手歸順朝廷。這是上策啊。"杜鴻漸膽小怯懦，猶豫不决。碰巧崔旰的使者到了，謙辭厚禮，贈送給繒錦數千匹。杜鴻漸貪圖好處，於是來到成都，天天與判官杜亞、楊炎等將吏聚會游覽，軍州政事都交付崔旰處理，并接連上表舉薦崔旰。

先時，張獻誠數與旰戰，獻誠屢敗，旌節皆爲旰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仍賜名曰寧。大曆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斂財貨，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恣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强，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爲所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

先前，張獻誠多次與崔旰交戰，張獻誠接連戰敗，旌節全被崔旰奪走。朝廷依據杜鴻漸的奏請，加授崔旰爲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并賜名寧。大曆二年，杜鴻漸返回朝廷，於是授任崔寧爲西川節度使。崔寧倚仗蜀中地勢險要百姓富足，於是廣聚財貨，結交權貴，命弟弟崔寬留在京師。元載和他的兒子們想要什麽，崔寬馬上就送給他們，因此崔寬得以很快歷任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崔寬之兄崔審也得以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崔寧居蜀十多年，地險兵强，窮奢極欲。將吏的妻妾，大多被他奸污，朝廷憂慮却不能責問。多次加授他爲尚書左僕射。

大曆十四年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爲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爲選擇御史當出大

大曆十四年崔寧入朝，遷任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不久接替喬琳任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認爲選擇御史應當由御史大夫决定，不必與

夫，不謀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讒毁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既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

宰相商議，於是奏請任命李衡、于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怒，他的奏狀因此被擱置起來。楊炎又多次進讒言詆毁劉晏，崔寧又解救了他。崔寧很久以來與元載交往甚厚，而楊炎也出自元載門下，崔寧最初依附過楊炎，楊炎因此大爲惱怒。

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文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壩；一出黎堰、雅，過邛、郲。戎酋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爲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中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怨己，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天下奥壤，自寧擅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來朝，尚有全師守蜀。貨利之厚，適中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奥，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兵，戍在近甸，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是役得置親兵内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换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兵五千赴援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百，傷者殆半，饑寒隕於崖谷者八九萬。

這年十月，南蠻大舉出兵，與吐蕃三路合進：一路出茂州，經過文川和灌口；一路出扶、文，經過方維、白壩；一路出黎堰、雅，經過邛、郲。戎人首領告誡部衆説："我要將蜀川作爲東府，所有有技巧的工匠都送到邏娑，平常每年衹收賦税一匹縑而已。"這次蠻人入侵，連陷郡邑，士人百姓逃亡山谷間。正值崔寧在朝廷，軍中没有統帥，德宗催促崔寧返回本鎮。楊炎害怕崔寧怨恨自己，入蜀以後難以管制，就對德宗説："蜀川爲天下富足的地方，自從崔寧據有，朝廷失去這個外府已有十四年了。如今崔寧入朝，仍有全部軍隊駐守蜀地。豐厚的財貨，衹够滿足當地供給，交給朝廷的貢賦很少，與没有這塊地方相同。當初崔寧與衆將地位相同，僅因叛亂而獲得高位，不敢獨自享有威權，靠恩惠撫育部下，嚴法不能推行。現在雖然放他回鎮，一定不會立功，衹是徒然派他回去；如果立有功勛，從道義上講也不能從他手中奪回。那麽西川之地，敗了固然是失掉了，勝了也不屬於國家所有。陛下要好好考慮一下。"皇帝説："依卿的建議該怎麽做呢?"楊炎説："請不要放還崔寧。如今朱泚所率領的范陽勁兵，戍守在近畿，趕快命令朱泚和禁兵一同前往蜀川，進兵不會不勝的。乘這場戰役可以把禁軍安插在蜀的腹地，蜀將肯定不敢輕舉妄動。然後改授其他將帥，以便收回崔寧的兵權。朝廷就可得到千里肥沃的土地，這是因小禍而獲取大福啊。"皇帝説："好的。"就停止了放還崔寧的計劃。於是派禁兵四千人、范陽兵五千人趕赴援助東川。出兵由江油急赴白壩，與山南軍隊合擊蠻兵，蠻兵戰敗而逃。范陽兵又在七盤擊敗蠻兵，於是攻克新城，戎、蠻士兵大敗。官軍共斬殺六千首級，生擒六百，殺傷將近一半，因飢寒掉入崖谷而死者達八九萬。

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

崔寧於是被罷免西川節度使，下制除授檢校

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托以重臣綏靖北邊，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爲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奏事，炎悉諷令伺寧過犯。杜希全爲靈州，王翃爲振武，李建徽爲鄜州，及戴休顔、杜從政、吕希倩等，皆炎署置也。寧巡邊至夏州，刺史吕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降者甚多。炎惡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

朱泚之亂，上卒迫行幸，百僚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杞聞之，潛與王翃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俱出延平門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翃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及，翃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翃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僞除柳渾宰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爲盩厔尉，翃逼湛作寧遺朱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翃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葵藿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爲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凶渠外逼，奸臣内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將以狀生之。復亂言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朝廷假托讓重臣招撫安定北方邊境，實際上叫崔寧住在鄜州。朝廷雖然任命崔寧爲節度使，但每道都設有留後，留後自己可以向朝廷奏事，楊炎又唆使他們窺探崔寧的過失。杜希全任靈州留後，王翃任振武留後，李建徽任鄜州留後，以及戴休顔、杜從政、吕希倩等人，都是楊炎布置的。崔寧巡視邊境到達夏州，刺史吕希倩與崔寧同心協力招撫党項人，歸降的党項人很多。楊炎很惱恨，便表奏吕希倩安撫平定党項人有功，才能可以重任。將吕希倩召回朝廷，除授右僕射知省事，而讓神武將軍時常春接替他。

朱泚叛亂，皇上倉促行幸，百官諸王中很少有人知道。崔寧數日以後從叛賊中來，皇上起初非常高興。崔寧私下對親信説："聖上聰明超群，從善如流，祇是被盧杞迷惑而落到這一步。"盧杞聽説後，暗中與王翃謀議陷害他。當初，涇原兵作亂的當晚，崔寧與王翃以及御史大夫于頎一起出延平門往西而行，崔寧多次下馬小便，每次下馬停留的時間都很長。王翃等人催促他趕路，崔寧不敢前行。又懼怕賊兵趕上，王翃於是大聲説道："已經到了這裏，不必再瞻前顧後。"到達奉天，王翃將此事詳細奏報朝廷。正巧朱泚行使反間計，僞授柳渾爲宰相，任用崔寧爲中書令。崔寧手下朔方掌書記康湛當時任盩厔尉，王翃逼迫康湛僞造崔寧致朱泚的信件，使崔寧無法爲自己辯白，王翃於是將信件獻給朝廷。盧杞乘機誣陷進奏説："崔寧起初没有葵藿向日的忠心，聽説在城中堅決與朱泚訂立盟約，因而落在百官之後來到駐蹕之地。現在事情果然得到驗證。假使凶魁從外部進逼，奸臣在内部策應，那麽國家就滅亡了。"於是伏在地上哭泣着説道："臣位居宰相，國家危急不能支撑，動蕩之際不能扶助，罪當萬死，伏待斧鉞之刑。"皇上命左右侍臣扶他起來。返回京師，不久有宦官引着崔寧來到幕後，二位力士從後面用繩索將他勒死，當時年紀六十一歲。當初，皇上準備殺崔寧，召他到朝

云其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没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産。貞元十二年六月，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加禮部尚書恩制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

堂，說是派他到江淮宣慰。旋即叫翰林學士陸贄起草處死崔寧的制書；陸贄索要崔寧給朱泚的書信，準備根據情况救他一命。又有人胡亂說那封書信已丢失了。崔寧獲罪後，全家被抄没。朝廷内外說他冤枉，於是赦免了他的家人，歸還財産。貞元十二年六月，崔寧的舊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用新加的禮部尚書的恩制來爲崔寧雪罪。下詔同意，允許他的家人將他收葬。

初，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間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内糧盡，乃拔城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

起初，崔寧入朝，留下弟弟崔寬鎮守成都。瀘州楊子琳乘機率數千精鋭騎兵突襲進入成都，占據城中守禦。崔寬多次交戰力竭，楊子琳的聲威却很盛。崔寧的小妾任氏體格魁梧果斷幹練，於是拿出十萬家財招募勇士，兩天内得到一千人，設置隊伍將校，親自指揮軍隊，進攻楊子琳。楊子琳害怕了，加上城内糧盡，於是離城自行潰逃。楊子琳會使妖術，當晚招來大雨，引船來到庭院臺階下，登上船逃走了。

寧季弟密，密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從事。繪生四子：蠡、黯、確、顔，皆以進士擢第。

崔寧的小弟名密，崔密的兒子名繪，父子都以精於文章禮樂而著稱。歷任節度使府從事。崔繪生有四個兒子：崔蠡、崔黯、崔確、崔顔，都考中進士科。

崔蠡

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監察御史。大和初，爲侍御史，三遷户部郎中，出爲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勳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轉户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爲寺觀設齋

崔蠡，字越卿，元和五年考中科舉，多次徵召到節度使幕府中任職。寶曆年間，召入朝任監察御史。大和初年，任侍御史，三次遷任爲户部郎中，出任汝州刺史。開成初年，徵入朝任司勳郎中，不久以本官專掌起草詔令。第二年，正式拜授爲中書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授禮部侍郎，轉任户部侍郎。上疏論奏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没有經典可做依據。下詔說："朕以郊廟之禮，敬奉祖宗，置備供物竭盡誠心，望能顯明法式。敬思忌日的感受，是所謂終生的憂傷。然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召二教來設齋，聚百官來行香，打算有益於祖先在天之靈，使他們在冥間助福以利國運。此事與皇王統治之術不符，與教義之本違背。昨天得到崔蠡的奏論，於是派人尋討始末，禮文令式，并無詳明記載，習俗沿襲，確應整頓裁革。兩京、天下州府，於國忌日爲寺觀設齋焚香，從今以後，全

焚香，從今已後，并宜停罷。"

蠡尋爲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再歷方鎮。

子蕘。

崔蕘

蕘，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乾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侍郎。蕘美文詞，善談論，而馭事簡率，銓管非所長。出爲陝州觀察使，以器韵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綱不振，而蕘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吏民結怨。既而爲軍人所逐，飢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爲軍人所俘，翦其髭髮，拜而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爲左散騎常侍，卒。

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興終户部尚書。

崔黯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爲青州從事。入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敕有司。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行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主者不虔，祭器勞敝，非事神蠲潔之義。卿宜嚴敕有司，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爲諫議大夫。

確，字岳卿，顔字希卿，位皆至尚書郎。

嚴震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世爲田家，以財雄於鄉里。至德、乾元已後，震屢出家財以助邊軍，授州

部應當停止。"

崔蠡不久任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再次歷任方鎮。

兒子名蕘。

崔蕘，字野夫。大中二年，考中進士，多次加官做到尚書郎、知制誥。正式拜授中書舍人、户部侍郎。乾符年間，自尚書右丞遷任吏部侍郎。崔蕘文詞華美，言談流暢，但處理事情簡單草率，銓選官吏非他所長。出任陝州觀察使，自命才器風度不凡，不屑處理小事，將權力轉交下人。當時河南寇盜蜂起，王仙芝擾亂漢南，朝廷法度鬆弛，而崔蕘自恃清廉顯貴，不體恤人們的疾苦。百姓報告旱情，崔蕘指着院子裏的樹說："這棵樹上還有葉子，哪裏有什麼旱情？"就用鞭子抽打報告的人，官民由此萌生怨恨。不久崔蕘被軍人驅逐，飢渴難耐，到百姓家裏求水喝，百姓拿尿給他喝。起初被軍人俘獲，要剪去他的鬍鬚和頭髮，崔蕘叩頭求饒方纔獲免。因失守貶爲端州司馬。再次召入朝任左散騎常侍，死去。

兒子名居敬、居儉。崔居敬死時官任尚書郎。崔居儉在國運中興時死於户部尚書任上。

崔黯，字直卿。大和二年，中了進士。開成初年，任青州從事。召入朝任監察御史，上奏說郊廟祭器不够恭敬，請求敕令有關機構。文宗對宰相說："宗廟之事，朕本應親自奉行禮儀，衹因千車萬馬，舉動便花費國用，每當有關機構行事之日，穿戴好衣帽端坐而待天亮。近來聽說主祭官員不太恭敬，祭祀器具破舊，不合事奉神靈應清净整潔的禮儀。卿應嚴加敕令有關機構，傳達我的這番意思。"崔黯具列條奏上報朝廷。不久遷任員外郎。會昌年間，任諫議大夫。

崔確，字岳卿；崔顔，字希卿，都官至尚書郎。

嚴震，字遐聞，是梓州鹽亭人。世代從事農業，因家産富足而稱雄鄉里。至德、乾元以後，嚴震多次拿出家財資助邊軍，授任州長史、

長史、王府諮議參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薦震才用於節度使嚴武，遂授合州長史。及嚴武移西川，署爲押衙，改恒王府司馬。嚴武以宗姓之故，軍府之事多以委之。又歷試衛尉、太常少卿。嚴武卒，乃罷歸。東川節度使又奏爲渝州刺史，以疾免。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爲鳳州刺史，加侍御史，丁母憂罷。起復本官，仍充興、鳳兩州團練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爲政清嚴，興利除害，遠近稱美。建中初，司勛郎中韋楨爲山、劍黜陟使，薦震理行爲山南第一，特賜上下考，封鄖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渝。

建中三年，代賈耽爲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白書誘震同叛，震集衆斬庭光等。時李懷光連賊，德宗欲移幸山南。震既聞順動，遣吏馳表往奉天迎駕，仍令大將張用誠領兵五千至盩厔已東迎護，上聞之喜。既而用誠爲賊所誘，欲謀背逆，朝廷憂之。會震又遣牙將馬勛奉表迎候，上臨軒召勛與之語，勛對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使符召用誠，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上喜曰："卿何日當至?"勛剋日時而奏，帝勉勞之。勛既得震符，乃請壯丁五人偕行。既出駱谷，用誠以勛未知其謀，乃以數百騎迎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先聚草發火於驛外，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懼起走，壯士自背束手而擒之。不虞用誠子居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下不甚，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壯

王府諮議參軍。東川節度判官韋收向節度使嚴武推薦嚴震的才幹，於是授任嚴震爲合州長史。等到嚴武移鎮西川，任用嚴震爲押衙，改任恒王府司馬。嚴武因宗姓的緣故，將軍府中的很多事托付給他。又歷任試衛尉、太常少卿。嚴武死後，嚴震纔免職返回。東川節度使又奏請任他爲渝州刺史，因病免職。山南西道節度使又奏請他任鳳州刺史，加侍御史，爲母親守喪免職。喪期未滿又任本官，并充任興、鳳兩州團練使，多次加授爲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爲政清廉嚴明，興利除害，遠近稱贊。建中初年，司勛郎中韋楨任山、劍一帶黜陟使，推薦嚴震的政績爲山南第一，皇帝特别賞賜他的考績爲上等偏下，封爲鄖國公。嚴震居鳳州十四年，善政始終不變。

建中三年，嚴震接替賈耽任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等到朱泚竊據京城時，李懷光駐軍咸陽，朱泚又與他聯合。朱泚命心腹穆庭光、宋瑗等人携帶空白委任書引誘嚴震一同反叛，嚴震召集衆人斬殺了穆庭光等人。當時李懷光與叛賊聯合，德宗打算移幸山南。嚴震聽説之後隨即行動，派官吏携帶奏表驅馬前往奉天迎接車駕，并命大將張用誠率兵五千到盩厔以東迎接護衛，皇上聽説後很高興。不久張用誠被叛賊誘惑，準備圖謀反叛，朝廷很是憂慮。正巧嚴震又派牙將馬勛奉表迎候車駕，皇上到殿前召見馬勛并與他談話，馬勛回答説："臣請求確定時日到山南取節度使符節召張用誠，假如他不肯受召，臣就斬下他的首級來復命。"皇上高興地説："卿何日可以到達?"馬勛限定日期而奏，皇帝鼓勵并慰勞了他。馬勛得到嚴震的符節後，就請求派壯丁五人一同出發。出了駱谷，張用誠以爲馬勛不知道他的陰謀，便率領數百名騎兵迎接馬勛，馬勛同他一起來到驛傳房舍，張用誠左右戒備森嚴。馬勛事先在驛站的外邊堆集雜草并點燃，士兵争相趕去滅火。馬勛這纔慢慢地從懷中拿出嚴震的符節展示給張用誠説："大夫召見君。"張用誠恐惶害怕，起身逃跑，壯士自後捆住他的雙手將他生擒。不料張用誠的兒子

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出聲即死！"勛即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棄之，欲從用誠反逆，有何利也？但滅汝族耳！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欲何爲乎？"衆皆讋服。於是縛用誠送州，震杖殺之，拔其副將，使率其衆迎駕。勛以藥封首馳赴行在，愆約半日，上頗憂之，及勛至，上喜動顏色。翌日，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二百户。

在後舉刀來砍馬勛，馬勛左右的人急忙托住了他的手臂，刀落得不重，輕微砍傷了馬勛的頭部，於是擊殺了他的兒子，并將張用誠按倒在地。壯士騎在他的肚子上，用刀頂在他的喉部説："敢出聲就殺死你！"馬勛來到他的軍營，士兵已披好鎧甲拿起了武器。馬勛大聲説道："你們的父母妻子都在梁州，一旦抛棄不顧，準備跟隨張用誠反叛，有什麽好處呢？衹會滅族罷了！大夫派我來捉張用誠，不問你們的罪，你們打算怎麽辦呢？"士兵們都畏懼順從。於是馬勛將張用誠捆綁起來送到梁州，嚴震用杖刑將他處死，提拔馬勛做了副將，派他率領軍隊迎接車駕。馬勛用藥包扎受傷的頭部驅馬趕赴皇上駐蹕之地，誤時半天，皇上十分擔心，等到馬勛趕到，皇上喜形於色。第二天，車駕從奉天出發，等到進入駱谷，李懷光派數百名騎兵前來襲擊，幸好山南士兵將他們擊退，車駕没有受驚。不久加授嚴震爲檢校户部尚書，賜實封二百户。

三月，德宗至梁州。山南地貧，糧食難給，宰臣議請幸成都府。震奏曰："山南地接京畿，李晟方圖收復，藉六軍聲援。如幸西川，則晟未見收復之期也。幸陛下徐思其宜。"議未决，李晟表至，請車駕駐驊梁、洋，以圖收復，群議乃止。梁、漢之間，刀耕火耨，民以采稆爲事，雖節察十五郡，而賦額不敵中原三數縣。自安、史之後，多爲山賊剽掠，户口流散大半。洎六師駐驊，震設法勸課，鳩聚財賦，以給行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闕。其年六月，收復京城，車駕將還京師，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曰："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旅勤於捍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眷于是邦，復我興運，宜加崇大，以示將來。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鄭縣升爲赤，諸縣升爲畿。見任州縣官，考滿日放選，百姓給復一

三月，德宗到達梁州。山南土地貧瘠，糧食供給困難，宰相商議請求皇帝幸成都府。嚴震上奏説："山南離京畿很近，李晟正謀劃收復，需要六軍聲援。如果皇帝幸西川，那麽李晟就看不到收復之日了。望陛下仔細考慮怎麽做最合適。"商議没有决定，李晟奏表到了，請求車駕停駐梁、洋一帶，以便圖謀收復，衆人的議論這纔停止。梁、漢之間，刀耕火種，百姓以采集野生穀物爲業，雖然管轄十五個郡，但賦税數額却不敵中原幾個縣。自從安、史之亂後，這一帶時常遭受山賊的剽劫，人口流亡了一大半。等到六軍停駐在這裏，嚴震設法鼓勵生産，收集財賦，以便供給皇上駐蹕之地。百姓不覺得煩擾，而供給也不短缺。這年六月，官軍收復京城，車駕準備返回京師，嚴震進位檢校尚書左僕射。下詔説："朕遭受寇難，流離梁、岷，百姓煩於供給，士兵勤於捍衛。所有百官，各奉其職，眷戀大唐，恢復我大唐國運，應加以光大，以昭示將來。應改梁州爲興元府，官名品制，與京兆府、河南府相同；鄭縣升爲赤縣，附近諸縣升爲畿縣。現任州縣官員，任職期滿的免掉考核即調任新職，百

年。洋州宜升爲望，見任州縣官考滿減兩選。山南西道將士，并與甄叙。"以震爲興元尹，賜實封二百户。

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月卒，時年七十六。廢朝三日，册贈太保，賻布帛米粟有差。及喪將至，令百官以次赴宅弔哭。

嚴礪

嚴礪，震之宗人也。性輕躁，多奸謀，以便佞在軍，歷職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嚴震卒，以礪權留府事，兼遺表薦礪才堪委任。七月，超授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詔下，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是日，諫議、給事、補闕、拾遺并歸門下省共議：礪資歷甚淺，人望素輕，遽領節旄，恐非允當。既兼雜話，發論喧然。拾遺李繁獨奏云："昨除拜嚴礪，衆以爲不當。諫議大夫苗拯云：'已三度表論，未見聽允。'給事中許孟容曰：'誠如此，不曠職矣。'"又云："李元素、陳京、王舒并見拯及孟容言議。"上遣三司使詰之。拯狀云："實於衆中言曾論奏，不言三度。"繁證之不已。孟容等又云："拯實言兩度。"拯請依衆狀。翌日，貶拯萬州刺史，李繁播州參軍，并同正。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誣奏貶賀州司户。縱情肆志，皆此類也。元和四年三月卒。卒後，御史元稹奉使兩川按察，糾劾礪在任日贓罪數十萬。詔徵其贓，以死恕其罪。

姓免去一年賦稅。洋州應升爲望州，現任州縣官員，現任已滿的减去兩次考核年限。山南西道將士，按功勞大小加以任用。"任命嚴震爲興元尹，賜實封二百户。

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自到南郊祭祀昊天上帝，嚴震入朝陪祭。十一年二月，加授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六月去世，時年七十六歲。停止朝會三天，册贈太保，賞賜助喪布帛米粟不等。等到嚴震的靈柩快要到時，皇帝命百官按照次序前往宅第哭弔。

嚴礪，是嚴震的族人。性情浮躁，奸詐狡猾，因善於阿諛奉迎投身在軍，歷官至山南東道節度都虞候、興州刺史、兼監察御史。貞元十五年，嚴震去世，由嚴礪暫時管理府事，并留下奏表推薦嚴礪才能堪當委任。七月，嚴礪被破格授任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支度營田觀察使。詔令下達後，諫官御史認爲除授不當。這天，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一同到門下省商議：嚴礪資歷很淺，威望一向很低，迅速升任節度使，恐怕不太合適。還夾有其他言論，議論沸騰。拾遺李繁獨自上奏説："昨天除授嚴礪，衆人認爲不當。諫議大夫苗拯説：'已經三次上表論諫，不見聽許。'給事中許孟容説：'果真如此，咱們這些諫官也算不廢職了。'"又説："李元素、陳京、王舒都親眼看到苗拯和許孟容這樣談論。"皇上派三司使訊問他們。苗拯陳述道："確實在衆臣中談到曾經論奏，但没有説過三次。"李繁一再證實有此事。許孟容等人又説："苗拯確實衹説過兩次。"苗拯請求依照衆人所説處理自己。第二天，苗拯被貶爲萬州刺史，李繁被貶爲播州參軍，并同正員。嚴礪在位期間貪婪殘暴，士兵百姓不勝其苦。嚴礪一向厭惡鳳州刺史馬勛，上奏誣陷將他貶爲賀州司户。他縱情逞欲，都是這類事情。元和四年三月嚴礪死去。死後，御史元稹奉命出使兩川巡察，檢舉彈劾嚴礪在任期間貪贓達數十萬。下詔没收他的贓物，因已身死免於治罪。

史臣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縊崔寧，除嚴礪，時君之政可知矣，輔相之才可見矣！武不稟父風，有違母誨，凡爲人子者，得不戒哉！雖有周、孔之才，不足稱也，况狂夫乎！英乂失政，其死也宜哉。嚴震立功，其道也顯矣。

贊曰：英乂失政，崔寧發身。武爲士子，震作純臣。

史臣曰：在朝廷上封爵功臣，是爲了與衆人共同尊重他；在街市上處死犯人，是爲了讓衆人摒棄他。勒死崔寧，授任嚴礪，當時國君的政況可以知道了，宰相的才能可以看到了！嚴武不稟承父風，違背母親教誨，所有身爲人子者，可以不引以爲戒嗎？雖然有周公、孔子的才能，也不值得稱道，何况狂妄之夫呢！郭英乂爲政敗壞，他的死理所應當。嚴震立功，他的道義也顯揚了。

贊曰：郭英乂爲政敗壞，崔寧禍發於身。嚴武是士子，嚴震爲忠臣。

舊唐書卷一百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元載 王昂 李少良 邵説(附) 王縉 楊炎
黎幹 劉忠翼(附) 庾準

元載

元載，鳳翔岐山人也，家本寒微。父景昇，任員外官，不理產業，常居岐州。載母攜載適景昇，冒姓元氏。

載自幼嗜學，好屬文，性敏惠，博覽子史，尤學道書。家貧，徒步隨鄉賦，累上不升第。天寶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詔求明莊、老、文、列四子之學者。載策入高科，授邠州新平尉。監察御史韋鎰充使監選黔中，引載爲判官，載名稍著，遷大理評事。東都留守苗晋卿又引爲判官，遷大理司直。

肅宗即位，急於軍務，諸道廉使隨才擢用。時載避地江左，蘇州刺史、江東采訪使李希言表載爲副，拜祠部員外郎，遷洪州刺史。兩京平，入爲度支郎中。載智性敏悟，善奏對，肅宗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徵入，遷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既至朝廷，會肅宗寢疾。載與倖臣李輔國善，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昵狎。時輔國權傾海内，舉無違者。會選京尹，輔國乃以載兼京兆尹。載意屬國柄，詣

元載，是鳳翔岐山人，家境本來很貧賤。父親名景昇，任員外官，不經營家業，常年居住在岐州。元載的母親帶着元載嫁給元景昇，改姓元。

元載從小喜好學習，愛好作文章，秉性聰明，廣泛閱讀子書和史書，特别愛讀道書。家中貧困，以鄉貢步行入京應試，多次應試没有考中。天寶初年，玄宗崇奉道教，下詔尋求精通莊、老、文、列四子的學者。元載考入高等，授任邠州新平尉。監察御史韋鎰充使到黔中監督考核官吏，引薦元載爲判官，元載逐漸顯名，改任大理評事。東都留守苗晋卿又引薦他爲判官，升任大理司直。

肅宗即位，急於軍務，各道的廉訪使可因才能自行選拔任用官吏。當時元載在江左躲避戰亂，蘇州刺史、江東采訪使李希言上表奏請元載任副使，拜任祠部員外郎，升任洪州刺史。平定兩京後，召入朝任度支郎中。元載機智敏捷，善於奏對，受到肅宗的稱贊，將國家財政交付給他，派他充任使職到江、淮一帶，總管漕運事宜，不久加授御史中丞。幾個月後徵召入朝，改任户部侍郎、度支使及諸道轉運使。元載回到朝廷後，正遇上肅宗卧病不起。元載與寵臣李輔國友善，李輔國的妻子元氏，和元載是同宗，因此元載與李輔國很親近。當時李輔國權傾天下，他説的話没有人敢違抗。適逢朝廷選任京兆尹，李

輔國懇辭京尹，輔國識其意，然之。翌日拜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如故。旬日，肅宗晏駕，代宗即位，輔國勢愈重，稱載於上前。載能伺上意，頗承恩遇，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許昌縣子。載以度支轉運使職務繁碎，負荷且重，慮傷名，阻大位，素與劉晏相友善，乃悉以錢穀之務委之，薦晏自代，載自加營田使。李輔國罷職，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與宰臣劉晏、裴遵慶同扈從至陜。及輿駕還宮，遵慶皆罷所任，載恩寵彌盛。輔國死，載復結内侍董秀，多與之金帛，委主書卓英倩潛通密旨。以是上有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必玄合，上益信任之。妻王氏狠戾自專，載出朝謁，縱子伯和等游于外，上封人顧繇奏之，上方任載以政，反罪繇而已。

輔國於是就讓元載兼京兆尹。元載一心想執掌國政，來到李輔國處懇切推辭京兆尹的職務，李輔國明白他的心思，答應了他。第二天拜授元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支轉運使的官職依舊。十天後，肅宗逝世，代宗即帝位，李輔國的權勢更加顯赫，在皇上面前稱贊元載。元載善於窺探皇上旨意，很受皇帝恩寵禮遇，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授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又加授銀青光祿大夫，封爲許昌縣子。元載認爲度支轉運使的職務繁雜瑣碎，負擔又重，擔心有損於名望，妨害他居高位，他一向與劉晏友善，於是就把錢糧事務全部交付劉晏去辦理，并推薦劉晏取代自己，元載爲自己加授營田使。李輔國罷官後，元載又加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廣德元年，元載和宰相劉晏、裴遵慶一同扈從皇帝到陜。等皇帝返回皇宮，裴遵慶等人的官職都被免去，而元載却更受恩寵。李輔國死後，元載又勾結宦官董秀，送給他很多金帛，派主書卓英倩暗中傳遞密詔。因此皇上的意圖，元載總能事先知道，迎合旨意探察細微，言論無不合旨，皇上更加信任他。妻子王氏狠毒暴戾獨斷專行，元載出門朝拜，王氏放縱兒子元伯和等到外面游蕩，上封章的人顧繇奏報皇帝，皇上當時正將政事委任給元載，所以反而加罪於顧繇。

内侍魚朝恩負恃權寵，不與載協，載常憚之。大曆四年冬，乘間密奏朝恩專權不軌，請除之。朝恩驕横，天下咸怒，上亦知之，及聞載奏，適會於心。載遂結北軍大將同謀，以防萬慮。五年三月，朝恩伏法，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黨坐累，載兼判度支，志氣自若，謂己有除惡之功，是非前賢，以爲文武才略，莫己之若。外委胥吏，内聽婦言。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絶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皆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宦官魚朝恩倚仗權勢寵信，與元載不和，元載時常害怕他。大曆四年冬天，元載藉機秘密奏告魚朝恩專權圖謀不軌，請求除掉他。魚朝恩驕縱專横，天下人都很憤怒，皇上也知道此事，聽到元載的奏請，正合乎心意。元載於是結交北軍大將共同謀劃，以防不測。五年三月，魚朝恩服罪被殺，度支使第五琦因是魚朝恩的同黨受牽連，元載兼任判度支，洋洋得意，認爲自己有爲民除害的功勞，褒貶前賢，認爲他們的文才武略，無人能比得上自己。外事交給小吏，内事聽從婦言。在京城内建造南北兩處豪華住宅，房屋宏偉壯麗，在當時首屈一指。又在近郊修建亭榭，所到之處，帷帳器用全都事先準備好，儲備從不臨時改變供應。城南有豪華的别墅，田界相連，共有幾十所，奴婢穿戴羅綺的一百多人，爲

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賄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與王縉同列，縉方務聚財，遂睦於載，二人相得甚歡，日益縱橫。代宗盡察其迹，以載任寄多年，欲全君臣之分，載嘗獨見，上誡之，不悛。

非作歹，奢侈僭越没有限度。江、淮方面，京城重要機構，全都排去忠良，引用貪鄙邪惡的小人。士人中有干求進用的，不是勾結元載的子弟，就是拜謁元載的主書，賄賂公開進行，近年以來，無人能比得上他。與王縉爲同僚，王縉正專意聚斂財物，就與元載交好，二人情投意合，日益放縱驕横。代宗完全明白他的行迹，鑒於任用元載多年，想保持君臣的名分，元載曾單獨朝見，皇上告誡他，但元載不加改悔。

初，扈駕自陝還，與縉上表，請以河中府爲中都，秋杪行幸，春首還京，以避蕃戎侵軼之患。帝初納之，遣條奏以聞。自魚朝恩就誅，志頗盈滿，遂抗表請建中都，文多不載。大略以關輔、河東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師，創置精兵五萬，管在中都，以威四方，辭多開闔。自以爲表入事行，潛遣所由吏於河中經營。

當初，元載扈從皇帝從陝返回，與王縉一同上表，請求以河中府作爲中都，秋末行幸，春初回京，以便避開蕃戎侵犯的禍患。皇帝最初采納了這個建議，讓他以書面上奏朝廷。自從魚朝恩被殺，元載躊躇滿志，於是就直言上疏請求建中都，因文字太長這裏不予轉録。大意是將關輔、河東等十州的賦税入供京師，創建精兵五萬，管所設在中都，以便威懾四方，文中有不少創見。元載自以爲表疏奏進後事情就可以實行，就暗中派遣有關部門的胥吏到河中府籌備。

節度寄理於涇州。大曆八年，蕃戎入邠寧之後，朝議以爲三輔已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上前曰："今國家西境極于潘源，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濠巨塹，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凉附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并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嶺，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

節度使的治所暫時設在涇州。大曆八年，蕃戎入侵邠寧之後，朝廷議論認爲三輔以西，没有堅固的屏障，而且涇州是散地，不足以守衛。元載曾任西州刺史，熟悉河西、隴右的要害之地，在皇上面前指點評論説："如今國家西部邊境到達潘源，吐蕃防守在摧沙堡，而原州介於兩地之間。原州正當西方邊塞的出口，地接險固的隴山，草肥水美，原先的營壘還保留着。吐蕃近來毁壞那裏的城垣，放棄不居住。它的西面則是監牧的故地，都有長壕大溝，重重防衛十分牢固。原州雖然降霜較早，不便種植穀物，但有平凉鄰接它的東面，僅一縣耕種，就可以滿足糧食的需求。請將京西軍隊移駐原州，抓住時機修築它，儲備一年的糧食。戎人夏季放牧經常在青海，等告急的文書送到，已超過一個月。現在運糧築城同時進行，不過二十天就可以完工。調郭子儀大軍移駐涇州，作爲大本營，分兵守衛石門、木峽、隴山的關塞。北面直抵黄河，全是連綿的崇山峻嶺，敵寇不能翻越。再逐步設置鳴沙縣、豐安軍作爲輔佐，北面與靈武五城連成一體，然後

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逾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锸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夫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上遲疑不决，會載得罪乃止。

掌握隴右的土地直到安西，這就等於是截斷西戎的腿，朝廷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同時繪製地圖獻給朝廷。元載暗中派人翻越隴山，進入原州，測量井泉，計算工役所需人數，車輛築城工具都很完備。檢校左僕射田神功反對他的建議說：“發兵征戰估計敵情，連老將也難以勝任。陛下相信一個書生的話，全國上下都跟着行動，是誤入歧途了。”皇上遲疑不决，適逢元載獲罪於是作罷。

初，六年，載條奏應緣别敕授文武六品以下，敕出後望令吏部、兵部便附甲團奏，不得檢勘，從之。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己，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迹聞，載知之，奏於上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由是道路以目，不敢議載之短。門庭之内，非其黨與不接，平素交友，涉於道義者悉疏棄之。

當初，六年，元載論奏所有由别敕授任的六品以下文武官員，在敕令發出後希望命吏部、兵部直接將任命狀附在官員檔案後奏上，不必由中書或門下省審核，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這是因爲别敕授官，多由元載决定，而當時根據功狀上奏擬授官職，官銜多不相符，元載想將權力歸於一身，擔心有關官員駁斥糾正。適逢有個上封章的人叫李少良秘密將元載的劣迹呈報朝廷，元載得知此事，在皇上面前奏告李少良等人的罪過，於是李少良等數人全被在公府處死。從此人們在路上衹能用眼睛示意打招呼，不敢議論元載的過失。在他家裏，不是他的同黨不予接待，平時結交的朋友，凡屬正人君子全都疏遠排斥。

代宗寬仁明恕，審其所由，凡累年，載長惡不悛，衆怒上聞。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後，上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吴湊收載、縉于政事堂，各留繫本所，并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及載男仲武、季能并收禁，命吏部尚書劉晏訊鞫。晏以載受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同推究其狀。辯罪問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是日，宦官左衛將軍、知内侍省事董秀與載同惡，先載於禁中杖殺之。敕曰：“任直去邪，懸於帝典；獎善懲惡，急於時政。和鼎之寄，匪易其人。中書侍郎、同中

代宗爲人寬厚仁慈聰明善良，考察元載的所作所爲，已有多年，但元載長期作惡不加悔改，衆人憤怒奏報了朝廷。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朝儀結束儀衛退下後，皇上臨御延英殿，命左金吾大將軍吴湊在政事堂收捕了元載、王縉，將他們關押在各自的官署，同時將中書主事卓英倩、李待榮以及元載的兒子元仲武、元季能一起收捕監禁起來，然後命吏部尚書劉晏審問。劉晏鑒於元載任職期間培植的同黨遍布天下，不敢獨自决斷，奏請其他官員共同審理此案。皇帝敕令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共同審理他們的罪狀。定罪判狀，都出自宫中，并派宦官責問元載暗中的所作所爲，元載、王縉都認罪。當天，宦官左衛將軍、知内侍省事董秀因與元載一同作惡，所以在元載之前先在宫中被用杖打死。皇帝下敕説：“任用正直除去邪惡，記載於先帝的典

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性頗奸回，迹非正直。寵待逾分，早踐鈞衡。亮弼之功，未能經邦成務；挾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陰托妖巫，夜行解禱，用圖非望，庶逭典章。納受贓私，貿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隄防，恣其凌虐。行僻辭矯，心狠貌恭，使沈抑之流，無因自達，賞罰差謬，罔不由兹。頃以君臣之間，重於去就，冀其遷善，掩而不言。曾無悔非，彌益凶戾，年序滋遠，釁惡貫盈。將肅政於朝班，俾申明於憲網，宜賜自盡。朕涉道猶淺，知人不明，理績未彰，遺闕斯衆，致兹刑辟，惻愧良深。僶俛行之，務申沮勸，凡在中外，悉朕懷焉。”

章裏；褒獎善良懲治邪惡，是處理時政的當務之急。宰相的任重，選任適當，殊非易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本性十分奸邪，做事也不正直。過分重用了他，早早擔當大任。扶助輔佐的任務，不能勝任；心懷邪惡的意念，經常當面欺騙君主。暗中依托巫術，夜裏進行祈禱，以圖謀非分的願望，妄想逃避法典的制裁。接納賄賂，出賣官職。凶妻殘忍，惡子漁利，不加管束，任其欺凌暴虐。行爲不正，言辭虛僞，内心狠毒貌似恭敬，使埋没的人才，無路自達，賞罰失當，無不由此。前因君臣之間，看重去留，希望他改過從善，因而一時没有公開，未予追究。然而他不曾悔過，更加凶暴，時光遷延，惡貫滿盈。爲了肅清政治，伸張法紀，應賜他自盡。朕涉世尚淺，知人不明，治績不顯，缺漏很多，導致行此刑法，實在痛惜慚愧。努力去實行，務必申明懲勸，所有朝廷内外百官，都應體察朕的心意。”

又制曰：“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附會奸邪，阿諛讒佞。據兹犯狀，罪至難容，矜以耋及，未忍加刑。俾申屈法之恩，貸以岳牧之秩。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宜即赴任。於戲！朕恭己南面，推誠股肱，敷求哲人，將弼予理。昧於任使，過在朕躬，無曠厥官，各慎厥職。”初，晏等承旨，縉亦處極法，晏謂涵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豈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上乃減縉罪從輕。

又下制説：“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縉，依附邪惡，巴結小人。根據所犯罪狀，國法難容，憐憫他年邁，不忍加刑。爲申明屈法的恩德，寬大處理授任刺史的官職。可使持節括州諸軍事，守括州刺史，應立即赴任。唉！朕恭謹自律統馭天下，對大臣推心置腹，遍求賢人，來輔助我的統治。任用不當，是朕的過錯，不要徒居官位，各自謹慎守職。”當初，劉晏等人奉旨，王縉也將處以死刑，劉晏對李涵説：“重刑要加以覆核，這是國家的常法，何況誅殺大臣，怎麽可以不復奏呢！再説法律中有首犯有從犯，二人處以同樣的刑法，也應重新奏報聽候決斷。”李涵等人都聽從了這個建議。等到劉晏等人復奏，皇上於是減了王縉的罪從輕處理。

載長子伯和，先是貶在揚州兵曹參軍，載得罪，命中使馳傳於揚州賜死。次子仲武，祠部員外郎，次子季能，秘書省校書郎，并載妻王氏并賜死。女資敬寺尼真一，收入掖庭。王氏，開元中河西節度使忠嗣之女也，素以凶戾聞，恣其子伯和等爲虐。伯

元載的長子元伯和，此前已被貶往揚州任兵曹參軍，元載獲罪，皇帝命宦官從驛路趕到揚州賜他死。次子元仲武，任祠部員外郎，三子元季能，任秘書省校書郎，連同元載的妻子王氏一起被賜死。女兒資敬寺尼真一，被收進掖庭。王氏，是開元年間河西節度使王忠嗣的女兒，一向以凶悍暴戾聞名，放縱她的兒子元伯和等人爲非

和恃父威勢，唯以聚斂財貨，徵求音樂爲事。

作歹。元伯和倚仗父親的權勢，專門以聚斂財物、尋求音樂爲業。

載在相位多年，權傾四海，外方珍異，皆集其門，資貨不可勝計。故伯和、仲武等得肆其志。輕浮之士，奔其門者，如恐不及。名姝、異樂，禁中無者有之。兄弟各貯妓妾于室，倡優偎褻之戲，天倫同觀，略無愧耻。及得罪，行路無嗟惜者。中使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以載之故，皆處極法。遣中官於萬年縣界黄臺鄉毁載祖及父母墳墓，斫棺棄柩，及私廟木主；并載大寧里、安仁里二宅，充修百司廨宇。以載籍没鍾乳五百兩分賜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

元載身居相位多年，權傾天下，外國珍奇異物，都聚集在他的家中，財貨不可勝數。所以元伯和、元仲武等人得以爲所欲爲。輕薄小人，投奔到他門下的，惟恐趕不上。名妓、奇異的音樂，宮中無者他家却有。兄弟各在屋内蓄養妓妾，娼妓優伶淫穢之戲，父子一同觀看，毫不羞耻。等到獲罪，路上的行人没有爲他們感嘆惋惜的。宦官董秀、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及陰陽人李季連，因爲元載的緣故，都被處以死刑。皇帝派宦官到萬年縣界黄臺鄉毁掉元載的祖父及父母親的墳墓，毁壞并拋棄棺材，以及家廟中祖先神主牌位，連同元載在京城大寧里、安仁里的二處住宅，修繕後充當官署。還將没收元載家中得來的五百兩鍾乳分别賜給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的官員。

王昂

王昂者，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貪縱不法，務於聚斂，以貨藩身。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殿中少監。元載秉政，與載深相結托。大曆五年六月，爲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代衛伯玉。昂既行，伯玉諷大將楊鉌等拒昂，乞留伯玉，詔許之。昂復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專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妓妾，以逞其志。在刑部，雖公務有程，昂耽徇私宴，連日不視曹事。性貪吝，無愧苟得。乃鬻公廨園菜，收其錢以潤屋，甚爲時論所醜。元載誅，貶連州刺史，遣中使監至萬州，過硤江，墜江而卒。

王昂，行伍出身，因軍功多次升任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貪婪放縱不守法令，致力於聚斂財物，用來收買權要鞏固自己的地位。永泰元年正月，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改任殿中少監。元載執政，王昂與元載互相結交依附。大曆五年六月，任江陵尹、兼任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使，取代衛伯玉。王昂已赴任，衛伯玉指使大將楊鉌等人抗拒王昂的到來，請求朝廷留任衛伯玉，下詔同意。王昂再次任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王昂一意追求奢侈豪華，廣建住宅，大量蓄養妓妾，以滿足他的欲望。在刑部任職，雖然公務有規定的期限，但王昂沉湎於私宴，連續多日不處理本部公務。秉性貪婪吝嗇，不以非法謀取爲耻。於是出賣官廨菜園的蔬菜，將得來的錢用來裝飾居室，尤其受到當時輿論的蔑視。元載被殺，王昂被貶爲連州刺史，皇帝派宦官監押送到萬州，在過硤江時，王昂掉入江中淹死。

李少良

李少良者，以吏用。早從使幕，因職遷殿中侍御史。罷，游京師，干謁權貴。時元載專政，所居第宅崇

李少良，因有做官的才能而被任用。早年在節度使幕府中任職，因稱職升任殿中侍御史。免官後，遍游京師，拜見權臣求托顯貴。當時元載

侈，子弟縱橫，貨賄公行，士庶咸嫉之。少良怨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上聞。留少良於禁內客省，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少良，少良漏其言；頌不愼密，遂爲載備知之，乃奏少良狂妄，詔下御史臺訊鞫。是時御史大夫缺，載以張延賞爲之，屬意焉。少良以泄禁中奏議，制使陸珽同伏罪。初，韋頌及珽俱與少良友善，與載子弟親黨款狎。頌得少良微旨，漏於載所親，遂達於載。載密召珽問之，珽具白其狀及禁中語。載得之，奏于上前，上大怒，并付京兆府决殺。珽，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性浮躁而疏，故及于累。

專權，住宅宏偉奢侈，子弟爲所欲爲，賄賂公行，士人百姓都很嫉恨他們。李少良怨恨自己得不到重用，乘衆人憤怒直言上疏奏報朝廷。朝廷將李少良留在禁中客省居住，李少良的朋友韋頌來到宮門拜訪李少良，李少良泄露了他的上疏；韋頌不謹慎，最終元載全都知道了，於是上奏説李少良是狂妄之徒，皇帝下詔交御史臺審訊。當時御史大夫空缺，元載讓張延賞擔任此職，并將審理李少良一案囑托給他。李少良因泄露禁中奏議，皇帝下制令他與陸珽一同伏法。當初，韋頌和陸珽都與李少良友善，與元載的子弟親信黨羽親近。韋頌得知李少良的秘密，泄露給元載親近的人，於是消息傳到元載那裏。元載秘密召來陸珽審問，陸珽詳細告訴了真情以及禁中的奏議。元載得知，奏報給皇上，皇上大怒，將二人一起交付京兆府判決處死。陸珽，是國子司業陸善經的兒子，年輕時繼承父業，精通經史，但性情浮躁而且粗心，所以受到連累。

郇謨

大曆中，元載弄權自恣，人皆惡之。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持竹筐及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有三十字請獻於上。若無堪，便以竹筐貯尸，棄之于野。"京兆府以聞。上即召見，賜衣，館於禁內客省。其獻三十字，各論一事。其要者："團"字、"監"字。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殿中御史楊護職居左巡，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爲蔽匿，貶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元載當承寵得志，每改張朝政，出於載手，中外共怒，當時歸咎於載，故少良封事於前，郇謨哭市於後。凡百有位，宜爲明誡。

大曆年間，元載玩弄權術爲所欲爲，人們都很憎恨他。八年七月，晉州有個男子名叫郇謨用麻辮髮，手拿竹筐及葦席在京城東市哭泣。人們詢問其中的緣故，回答説："有三十個字要獻給皇上。如果目的達不到，就用竹筐裝尸體，扔在曠野上。"京兆府官員將這件事報告了朝廷。皇上立即召見他，賜給他衣服，將他安置在宮内客省居住。他所獻的三十個字，每個字論述一件事，其中重要的如："團"字，"監"字。團，是請求罷去各州團練使；監，是請求罷去各道監軍使。殿中御史楊護有巡街之責，郇謨在街市上哭泣，楊護没有奏報朝廷，皇上認爲他有意隱瞞，貶爲連州桂陽縣丞員外安置。元載當時正受寵得志，每次更改朝政，都出自元載之手，朝廷內外無不忿怒，當時歸罪於元載，所以前有李少良上奏，後有郇謨哭市。凡是在位百官，都應該作爲鑒戒。

王縉

王縉，字夏卿，河中人也。少好學，與兄維早以文翰著名。縉連應草

王縉，字夏卿，是河中人。年輕時好學，與兄王維早年因擅長詩文而聞名。王縉連續應考考

澤及文辭清麗舉，累授侍御史、武部員外。祿山之亂，選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功效謀略，衆所推先，加憲部侍郎，兼本官。時兄維陷賊，受僞署，賊平，維付吏議，縉請以己官贖維之罪，特爲減等。

縉尋入拜國子祭酒，改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册文》，時稱爲工。改兵部侍郎。屬平殄史朝義，河朔未安，詔縉以本官河北宣慰，奉使稱旨。廣德二年，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薨於徐州，以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縉懇讓侍中，從之。加上柱國，兼東都留守。歲餘，還河南副元帥，請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大曆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以縉領幽州、盧龍節度。縉赴鎮而還，委政於燕將朱希彩。又屬河東節度辛雲京卒，遂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縉又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從之。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縉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栗。

二歲，罷河東歸朝，授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元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傲忽。載所不悦，心雖希載旨，然以言辭凌詬，無所忌憚。時京兆尹黎幹者，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也。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類。

中草澤及文辭清麗科，多次授任爲侍御史、武部員外。安祿山反叛，選任他爲太原少尹，與李光弼一同鎮守太原，在出謀劃策方面的功勞，衆人都認爲數他最大，加授憲部侍郎，兼任本官。當時其兄王維落入叛賊手中，接受僞官，平定叛賊後，朝廷將王維交付官吏議罪，王縉請求用自己的官職替王維贖罪，爲此朝廷特意減輕了王維的刑罰。

王縉不久入朝任國子祭酒，改任鳳翔尹、秦隴州防禦使，歷任工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撰《玄宗哀册文》，當時人稱贊他寫得工整。改任兵部侍郎。當時剛剛平定史朝義的叛亂，河朔一帶還不安定，下詔命王縉以本官宣慰河北，奉命出使符合旨意。廣德二年，拜任黄門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宫使、弘文崇賢館大學士。當年，河南副元帥李光弼死於徐州，任命王縉爲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王縉懇切辭讓侍中之職，朝廷同意了。加上柱國，兼任東都留守。一年以後，升任河南副元帥，奏請減省軍費四十萬貫用來修繕東都的宫殿房屋。大曆三年，幽州節度使李懷仙死去，朝廷任命王縉領幽州、盧龍節度使。王縉到鎮所後返回，將政事交付燕將朱希彩。又逢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死，於是王縉又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營田觀察等使。王縉又一次辭讓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朝廷批准。太原舊將王無縱、張奉璋等人倚仗有功，并且因王縉是書生而輕視他，遇事常常不聽調度。王縉一個早上將他們全部召來殺掉，將校們因此膽戰心驚。

過了二年，王縉被免去河東節度使回朝，任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元載專權，王縉卑躬屈膝，不敢違背其意。但倚仗有才氣年齡又大，經常傲慢疏忽。凡元載不樂意的事，王縉内心雖然想迎合元載的旨意，但往往言辭凌辱，没有什麽畏懼。當時京兆尹黎幹，是戎州人，多次上奏論事，元載對他十分頭痛，但却無力除去他。黎幹曾向王縉稟告事情，王縉説："京兆尹，是南方的君子，怎麽會知道朝廷的禮節！"他的

傲慢欺人，諸如此類。

縉弟兄奉佛，不茹葷血，縉晚年尤甚。與杜鴻漸捨財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道政里第爲寺，爲之追福，奏其額曰寶應，度僧三十人住持。每節度觀察使入朝，必延至寶應寺，諷令施財，助己修繕。初，代宗喜祠祀，未甚重佛，而元載、杜鴻漸與縉喜飯僧徒。代宗嘗問以福業報應事，載等因而啓奏，代宗由是奉之過當，嘗令僧百餘人於宮中陳設佛像，經行念誦，謂之內道場。其飲膳之厚，窮極珍異，出入乘廄馬，度支具廩給。每西蕃入寇，必令群僧講誦《仁王經》，以攘虜寇。苟幸其退，則橫加錫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封國公，通籍禁中，勢移公卿，爭權擅威，日相凌奪。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於寺觀，吏不能制。僧之徒侶，雖有贓奸畜亂敗戮相繼，而代宗信心不易，乃詔天下官吏不得棰曳僧尼。又見縉等施財立寺，窮極瑰麗，每對揚啓沃，必以業果爲證。以爲國家慶祚靈長，皆福報所資，業力已定，雖小有患難，不足道也。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將亂而死；西戎犯闕，未擊而退。此皆非人事之明徵也。帝信之愈甚。公卿大臣既挂以業報，則人事棄而不修，故大曆刑政，日以陵遲，有由然也。

王縉兄弟事奉佛教，不食葷血，王縉晚年尤其沉迷於佛事。曾與杜鴻漸捐錢建造寺院没有限度。妻子李氏死去，他將道政里的住宅捐出作爲寺院，爲妻子追福，上奏請求爲佛寺命名叫寶應，剃度三十位僧人入寺住持。每次節度觀察使入朝，王縉總要引他們到寶應寺，婉言勸説他們施捨錢財，資助自己修繕。當初，代宗喜好祭祀，不太信佛，但元載、杜鴻漸與王縉喜歡爲僧徒設齋。代宗曾向他們詢問福業報應之事，元載等人乘機進奏，代宗從此過分信奉佛教。曾命僧侣一百多人在宫中陳設佛像，環繞佛像念誦佛經，稱作内道場。内道場中飲食之豐盛，竭盡珍奇異味，僧侣出入騎厩馬，費用全部由度支提供。每當吐蕃入侵，皇帝總要命衆僧講誦《仁王經》，以此來排除虜兵的侵犯。如果僥幸虜人退兵，就大加賞賜。胡僧不空，官做到卿監，封爲國公，自由出入宫門，權勢超過公卿，争奪權力作威作福，時常欺凌侵奪。大凡京畿的肥田美味，大多歸入寺觀，官吏無法制止。僧人徒衆，儘管有貪贓作惡蓄謀叛亂的事件不斷敗露而被殺戮，但代宗奉佛的信念没有改變，并且下詔命天下官吏不得用鞭子抽打僧尼。又見王縉等人施捨財物建造寺院，竭盡華麗，每次應對啓奏，總是用因果報應作證據，認爲國家福運靈長，都是仰賴福報，國家基業已經穩定，即使有小灾小難，也不值得論道。所以安禄山、史思明暴亂正盛時，都受到子弟的陷害；僕固懷恩準備作亂却死了；西戎侵犯京城，没有反擊却退兵了，這些都是不由人力決定的明證。皇帝因此更加信奉佛教。公卿大臣既然心裏都想着因果報應，那麽人事自然被棄置一旁没人理會。所以大曆年間的刑法和政治，日益衰敗，這是有原因的。

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爲瓦，塗金於上，照耀山谷，計錢巨億萬。縉爲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數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説，以求貨利。代宗七月望日於内道場造盂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已下七

五臺山有座金閣寺，鑄銅作瓦，在瓦上塗了一層金，光輝照耀山谷，估計花費億萬錢財。王縉任宰相，發給中書省符牒，叫五臺山數十名僧人分别周游各郡縣，聚集徒衆講説佛經，藉以尋求財利。代宗於七月十五日在内道場設盂蘭盆會，用金翠作裝飾，花費達百萬。又設高祖以下

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舁出內，陳於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僚序立於光順門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爲常，而識者嗤其不典，其傷教之源始於縉也。

七聖的牌位，具備幡節、龍傘、衣裳的形制，將各聖神的尊號寫在幡上作爲標識，從宮中抬出，陳列到寺觀內。當天，排列好儀仗隊，百官按順序站在光順門等候，幡花鼓舞，在道路上呼迎七聖神。此後年年如此。然而有識之士却嗤笑它不合常典，損傷教化的根源就始於王縉。

李氏，初爲左丞韋濟妻，濟卒，奔縉。縉嬖之，冒稱爲妻，實妾也。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財賄，貪猥之迹如市賈焉。元載得罪，縉連坐貶括州刺史，移處州刺史。大曆十四年，除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妻子李氏，當初是左丞韋濟的妻子，韋濟死後，改嫁王縉。王縉寵愛她，她便冒稱正妻，其實是小妾。王縉又放縱弟弟妹妹尼姑等廣收財物賄賂，其貪婪卑鄙如同街市上的商賈。元載獲罪，王縉因受牽連被貶爲括州刺史，量移處州刺史。大曆十四年，授任太子賓客，留司東都。建中二年十二月死去，終年八十二歲。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陷晋、絳，攻之不降，城破被害，褒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徵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肅宗就加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名在《逸人傳》。

楊炎，字公南，是鳳翔人。曾祖父名大寶，武德初年任龍門令，劉武周攻占晋、絳，攻打龍門時楊大寶不投降，城被攻破後遇害，朝廷褒獎追贈他爲全節侯。祖父名哲，因孝行優異，在門前立牌坊予以表彰。父親名播，考中進士，隱居不做官，玄宗徵召他入朝任諫議大夫，辭去官職回家奉養父母，也因孝行出現祥瑞，在門前立牌坊予以表彰。肅宗就加授他爲散騎常侍，賜號玄靖先生，姓名收入《逸人傳》。

炎美鬚眉，風骨峻峙，文藻雄麗，汧、隴之間，號爲小楊山人。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節度使吕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後副元帥李光弼奏爲判官，不應，徵拜起居舍人，辭祿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絶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服闋久之，起爲司勛員外郎，改兵部，轉禮部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與常衮并掌綸誥，衮長於除書，炎善爲德音，自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楊焉。

楊炎鬚眉很美，有風度，氣度軒昂，文辭豪邁清麗，汧、隴之間，人稱小楊山人。初出仕，被徵用到河西節度使幕府任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曾因喝醉了酒羞辱過楊炎，這時與楊炎同在一個幕府中任職，楊炎率領左右的人將他反綁起來，用鐵棒打了二百下，血流滿地，差點死去。節度使吕崇賁愛惜他的才幹，没有責備他。後來副元帥李光弼上奏請求任用楊炎做他的判官，楊炎没有赴任，徵召入朝拜授起居舍人，楊炎辭官回到岐下侍養父母。守喪期間，楊炎在墓前搭草房居住，哭泣不止，出現了紫芝長出和白雀飛過的祥瑞，又在門前立牌坊予以表彰。楊炎家三代人以孝行著稱，門前豎起三個牌坊，自古以來不曾有過。服喪期滿過了很長時間，起任司勛員外郎，改任兵部員外郎，改任禮部郎中、知制誥。升任中書舍人，與常衮同掌詔誥，常衮擅長撰寫

拜授官職的文書，楊炎善於草擬皇帝德音，自從開元年間以來，談論詔制寫得出色的，時人稱道常、楊。

炎樂賢下士，以汲引爲己任，人士歸之。嘗爲《李楷洛碑》，辭甚工，文士莫不成誦之。遷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作相，常選擢朝士有文學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將以代己。初，引禮部郎中劉單；單卒，引吏部侍郎薛邕；邕貶，又引炎。載親重炎，無與爲比。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議用宰相，崔祐甫薦炎有文學器用，上亦自聞其名，拜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炎有風儀，博以文學，早負時稱，天下翕然，望爲賢相。

楊炎樂於禮賢下士，以引薦提拔他人爲己任，人們對他心悅誠服。曾經撰寫《李楷洛碑》，文辭十分工整，文士沒有不能背誦的。升任吏部侍郎，修國史。元載自從做了宰相，經常從朝士中選拔一名有文學才能和聲望的人厚加禮待，準備接替自己。當初，元載引薦了禮部郎中劉單；劉單死後，引薦吏部侍郎薛邕；薛邕被貶謫，又引薦了楊炎。元載親近器重楊炎，沒有人能比得上。元載身敗後，楊炎受牽連被貶爲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商議任用宰相，崔祐甫推薦楊炎具有文學才用，皇上自己也聽說過他的名聲，拜授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炎有風度儀表，富有文學才能，早年受到世人的稱道，天下人一致認爲他有希望成爲一名賢相。

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轄，無失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動搖。先朝權制，中人領其職，以五尺宦豎操邦之本，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輔，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校蠹弊，無斯之甚。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虧用。如

當初，根據朝廷舊制，天下賦稅收入都歸入左藏庫，太府四季將數字上報，尚書比部覆核其收入支出，上下牽制，沒有遺失。等到第五琦任度支、鹽鐵使，京師大將多，索取沒有節制，第五琦不能禁止，於是將租賦收入全部歸入大盈內庫，以便迎合皇帝的心意，天子感到取用方便，所以不再將內庫租賦移交出來。因此國家的賦稅收入，被君主私自收藏，有關部門不得知其數額的多少，無法計算國家財物的增減，這種情況差不多有二十年。宦官將許多假名字列在簿籍中，頂替冒領的達三百人，都是從國庫中領俸祿供養，盤根錯節牢不可破。等到楊炎做了宰相，在皇上面前跪拜叩頭，論奏此事說："賦稅收入，是國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脈，天下治亂輕重都取決於它。所以前代歷次選用重臣掌管它，尚且害怕不能成事，往往覆敗，國家大計一旦喪失，天下就會動蕩不安。先朝臨時規定，由宦官統領此職，用小小的宦官掌握國家的根本，豐歉盈虧，即使大臣也不能知道，如此就無法規劃天下利害。臣不才身爲宰相，陛下大德，一心憐恤百姓，考察弊病，沒有比宦官掌管國家大計的弊病更嚴重的了。請求將財賦大權移交有關部門，計

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察焉。”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數聞。”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以爲難，中外稱之。

算出宫中一年所需經費的多少，然後根據數目多少供奉，不敢缺欠。這樣，纔可以議政。希望陛下明察。”下詔説：“所有賦税收入全部歸入左藏庫，一切依照舊式，每年從收入的總數中酌量取三五十萬進奉大盈庫，而度支必須先將收入總數上報朝廷。”楊炎用隻言片語改變了人主的主意，議論的人認爲很不容易，朝廷内外的人都稱贊他的才能。

初定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寬仁爲理本，故不爲版籍之書，人户寖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换，非舊額矣；貧富升降，非舊第矣。户部徒以空文總其故書，蓋得非當時之實。舊制，人丁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邊將怙寵而諱，不以死申，故其貫籍之名不除。至天寶中，王鉷爲户口使，方務聚斂，以丁籍且存，則丁身焉往，是隱課而不出耳。遂案舊籍，計除六年之外，積徵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無告，則租庸之法弊久矣。迨至德之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饑癘，徵求運輸，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圖空虚。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内庫。權臣猾吏，因緣爲奸，或公托進獻，私爲贓盗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斂之名凡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瀝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

起初制定的令式，國家有租賦庸調之法。開元年間，玄宗崇尚道德，以寬厚仁愛作爲治國的根本，所以没有嚴格整理户籍，人口户數日益繁衍增長，管束不嚴。後來人口遷徙死亡，不是原來的姓名；田畝改换，不是原來的數額了；貧富升降，不是從前的等級了。户部僅用空文統計舊賬，所得到的不是當時的實際情况。依照舊制，守邊的人丁，免除他們的租庸，六年期滿解除兵役返回故土。玄宗當時正從事對夷狄的戰争，守邊的士兵大多死在邊境，邊將邀寵隱瞞真情，不將死去的士兵名單申報朝廷，所以死亡士兵在原籍的姓名保留下來没有取消。到天寶年間，王鉷任户口使，正專意於聚斂財物，認爲丁男的名籍還保存着，丁男本人能到哪裏去，認爲是爲了隱瞞課税而躲藏起來了。於是按照原來的户籍，計算除去六年之外，累積徵收那些人家三十年的租庸。天下百姓叫苦連天却無處控告，可見租庸之法的弊病由來已久了。到至德年間以後，天下戰亂興起，開始徵兵服役，加上饑荒疫病流行，轉運糧食，各種勞役同時興作，人口户數減耗，户籍空虚。軍國費用，依賴於度支、轉運二使的供給；各地軍隊的鎮守、出征所需物資由當地節度使、都團練使供給。徵收賦税的機構有許多，但又不相統轄，於是國家綱紀大壞，朝廷不能檢核諸使，諸使不能檢核諸州，各地進貢的財物，全都歸入内庫。權臣奸吏，乘機貪污，或者公開假托進獻，私下貪贓盗取的動輒成千上萬。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擁有重兵的地方，留給自己的財物都十分優厚，朝廷賦税收入却寥寥無幾。官職名目，因人設置；俸禄多寡，由他們增減。因此徵斂的名目共有數百個，已廢除的没有取消，

食于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

重復的没有除去，新舊重叠，没有限度。百姓奉命交納，耗盡血汗，賣掉親人，成年累月交納無休無止。官吏乘機對他們實行苛政，蠶食百姓。大凡富裕多丁的人家，大多入朝做官入寺爲僧，用各種方式逃避勞役；貧困人家没有收入却有人丁。所以朝廷雖然免除一些課役，但百姓却增加了賦税。因此天下殘破，百姓成爲流民，安居本土的不到百分之四五，這種情况已延續了將近三十年。

炎因奏對，懇言其弊，乃請作兩税法，以一其名，曰："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户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税三十之一，度所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税，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税，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徵之。夏税無過六月，秋税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户增而税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德宗善而行之，詔諭中外。而掌賦者沮其非利，言租庸之令四百餘年，舊制不可輕改。上行之不疑，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

楊炎乘奏對之機，懇切談論賦税的弊病，於是請求制定兩税法，以便統一賦税的名目，説："所有各種工程的費用，一文錢的徵收，都先計算總數然後向百姓徵收，衡量支出的多少來制定徵收的數額。不分主户客户，以現居住地登入簿籍；人不分丁男中男，以貧富爲等差。没有固定居所而行商的，在所在郡縣繳納三十分之一的財産税，估計與定居者所繳納的賦税相等，使他們不能僥幸獲利。定居者的税，分爲秋季、夏季兩次徵收，當地如果感到不方便也可以變通。凡租庸雜徭全部省去，但人丁統計的制度不廢，人口登記注銷依照舊式。田畝的税額，以大曆十四年墾田畝數爲標準而平均徵收賦税。夏季徵税不超過六月，秋季徵税不超過十一月。一年之後，户口有增加而百姓税收負擔減輕，或百姓離散而税收不均的，升降地方長官，而以尚書度支總領其事。"德宗贊成并實行這個新法，下詔告諭朝廷内外。但掌管賦税的人感到不便反對實行，説租庸調之法推行了四百多年，舊制不能輕易改變。皇上推行而不加懷疑，天下人認爲很方便。百姓不必硬性規定而自願定居，百姓賦税負擔不增加而財政收入增多，不造户籍却能得到真實人數，貪官不用懲誡而無法謀利。從此財政大權，開始收歸朝廷。

炎救時之弊，頗有嘉聲。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多不視事，喬琳罷免，炎遂獨當國政。祐甫之所制作，炎隳之。初減薄護作元陵功優，人心始不悦。又專意報恩復仇。道州録事參軍王沼有微恩於炎，舉沼爲監

楊炎匡救時弊，很有美名。任職數月，時逢崔祐甫患病，經常不能處理政事，喬琳被罷免，楊炎於是獨掌國政。崔祐甫制定的措施，楊炎予以廢除。自楊炎削減修造元陵的工程費用，人心開始不滿，又專心於報恩復仇。道州録事參軍王沼對楊炎有過小恩，楊炎舉薦王沼任監察御史。

察御史。感元載恩，專務行載舊事以報之。初，載得罪，左僕射劉晏訊劾之，元載誅，炎亦坐貶，故深怨晏。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炎作相數月，欲貶晏，先罷其使，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又獻議開豐州陵陽渠，發京畿人夫於西城就役，閭里騷擾，事竟無成。

初，大曆末，元載議請城原州，以遏西番入寇之衝要，事未行而載誅。及炎得政，建中二年二月，奏請城原州，先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令爲之具。秀實報曰："凡安邊却敵之長策，宜緩以計圖之，無宜草草興功也。又春事方作，請待農隙而緝其事。"炎怒，徵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別駕李懷光居前督作，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各統兵萬人以翼後。三月，詔下涇州爲具。涇軍怒而言曰："吾曹爲國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治于邠，纔置農桑，地著之安；而徙于此，置榛莽之中，手披足踐，纔立城壘；又投之塞外，吾何罪而置此乎！"李懷光監朔方軍，法令嚴峻，頻殺大將。涇州裨將劉文喜因人怨怒，拒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懷光，文喜又不奉詔。涇有勁兵二萬，閉城拒守，令其子入質吐蕃以求援。時方炎旱，人情騷動，群臣皆請赦文喜，上皆不省。德宗減服御以給軍人，城中軍士當受春服，賜與如故。命朱泚、李懷光等軍攻之，乃築壘環之。涇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首，傳之闕下。苟非海賓效順，必生邊患，皆因炎以喜怒易帥，涇帥結怨故也。原州竟不能城。

楊炎感激元載的恩德，專門推行元載的舊制來報答他。當初，元載獲罪，左僕射劉晏審訊彈劾，元載被誅殺，楊炎也受到牽連被貶官，所以非常怨恨劉晏。劉晏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青苗、鹽鐵使，楊炎任相數月，打算貶斥劉晏，就先免去了他領的使職，將天下的錢糧全都收歸金部、倉部。又建議開挖豐州陵陽渠，徵發京畿民夫到西城服役，平民百姓人心騷動，事情最終没有辦成。

當初，大曆末年，元載提議在原州築城，以便堵塞西番入侵的重要通道，此事還没有實行元載就被殺了。等到楊炎做了宰相，建中二年二月，上奏請求修築原州城，楊炎事先下達文書給涇原節度使段秀實，叫他做好準備。段秀實答覆説："安邊退敵要有長遠打算，應當慢慢籌措計劃，不宜草率行動。再説正值春耕，請等農閑時再從事此事。"楊炎得知後很惱怒，徵召段秀實入朝任司農卿。委派邠寧別駕李懷光前去監督修建，派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寧分别統率士兵一萬人隨後協助。三月，下詔命涇州做好準備。涇州士兵憤怒地説道："我輩保衛國家的西大門，已有十多年了！最初治所在邠州，剛剛開始種地植桑，安居樂業；却遷到這裏，安排在草木叢林中，手劈脚踩，纔建起營壘；又要被派到塞外，我們有什麼罪要處於這種境地呢？"李懷光監領朔方軍，法令嚴峻，不斷誅殺大將。涇州副將劉文喜利用士兵的怨恨，拒絶接受詔令，上疏請求重新任段秀實爲節帥，不然就任命朱泚爲節帥。於是朝廷就叫朱泚取代李懷光，劉文喜還是不接受詔令。涇州有精兵二萬，劉文喜叫士兵關閉城門拒守，又叫他的兒子作人質到吐蕃求援。當時正值炎熱乾旱，人心不安，群臣都請求赦免劉文喜，皇上全都不理會。德宗減少衣服車馬等宫廷費用用來供給士兵，城中軍士應當領取春服，照舊例賜給。朝廷命朱泚、李懷光等軍隊攻打涇州，并修築營壘包圍了州城。涇州别將劉海賓斬下劉文喜的頭顱，傳送到朝廷。如果不是劉海賓效忠朝廷，一定會發生邊患，這都是由於楊炎出於個人喜怒改换將帥，

涇州將帥因此結下怨恨的緣故啊。原州城最終没有建成。

炎既構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庾準與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殺之，妻子徙嶺表，朝野爲之側目。李正己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廷。炎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王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説謗。且言“晏之得罪，以昔年附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之，非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己，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己，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寢陋，炎惡而忽之，每托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而相侵?”

楊炎誣陷劉晏編造罪名將他貶官後，司農卿庾準與劉晏有矛盾，於是楊炎就任用庾準爲荆南節度使，指使他誣陷劉晏據忠州反叛，將他殺死，劉晏的妻子和兒女被放逐到嶺表，朝廷内外爲此事都對楊炎不滿。李正己上表請求追究枉殺劉晏的人，指責朝廷。楊炎恐懼，就派心腹分别前往各道：裴冀，前往東都、河陽、魏博；孫成，前往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前往河南、淄青；李舟，前往山南、湖南；王定，前往淮西。聲稱前去各地宣慰，實際上是去各地游説辯解。并説：“劉晏獲罪，是因爲他早年依附奸邪，陰謀策劃立獨孤妃爲皇后，是皇上自己厭惡他，不是因其他的罪過。”有人密奏皇帝説：“楊炎派五位使臣前往各鎮的目的，是害怕天下人將殺害劉晏的罪名歸到自己頭上，而將過錯推給皇上罷了。”皇上於是派宦官到李正己那裏查證楊炎的話，回報果真如此。從此德宗有意要誅殺楊炎了，但要等待時機纔能下手。於是提升盧杞任門下侍郎、平章事，楊炎改任中書侍郎，依舊任平章事。二人同掌朝政，盧杞没有文才，相貌醜陋，楊炎厭惡并輕視他，經常托病在其他閣中休息，常常不肯與他一起用餐。盧杞對楊炎也懷恨在心。依照舊制，中書舍人分别掌管尚書六部，商議處理奏報之事，開元初年廢去這一職掌，盧杞請求恢復，楊炎堅決認爲不可行。盧杞更加惱怒，又秘密啓奏中書省主書的過失，將此人貶逐，楊炎憤怒地説：“主書，是我手下的官吏，有過錯我自己會懲治他，爲何侵犯我的職權?”

屬梁崇義叛换，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强不奉法，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馭之?”初，炎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反側。尋又使其黨李舟使馳説，崇義固

適逢梁崇義叛變，德宗準備派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率各軍討伐他。楊炎勸諫説：“李希烈當初給李忠臣做兒子，李忠臣對他親近信任没有人能比得上，李希烈最終驅逐李忠臣并奪取了他的地位，如此忘本，怎麽可以信任呢！李希烈平常没有一點功勞，尚且蠻横不守法度，將來平定叛賊之後，倚仗功勞要挾朝廷，陛下該如何去控制他呢?”當初，楊炎從南方返回朝廷，途經襄、漢時，執意勸説梁崇義入朝，梁崇義没有聽從，

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迫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

當時已有反叛之心。不久楊炎又派他的黨羽李舟驅馬疾速趕去勸說，梁崇義態度堅決拒不從命，終於圖謀叛逆，都是由於楊炎逼迫而促成的。到這時，德宗打算假藉李希烈的兵勢來討伐梁崇義，然後另外設法解決李希烈，楊炎又堅決反對，皇上不能說服他，於是說："我已經任命他了，不能食言。"於是命李希烈統率各軍前去討伐。

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上以炎論議疏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郢罷兼御史中丞。炎又夙聞源休與郢有隙，乃拔休自流人爲京兆尹，令伺郢過。休莅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議殺迴紇酋帥，炎乃以休爲入迴紇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坐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

當時德宗曾經在宰相群臣中訪求可以擔當大任的人，盧杞推薦張鎰、嚴郢，而楊炎則推舉崔昭、趙惠伯。皇上認爲楊炎的議論疏略空洞，於是罷免了楊炎的相權，任左僕射。幾天之後，楊炎入朝謝恩，在延英殿應對，等到退出，驅車疾歸，不到中書省告謝，盧杞從此更加惱怒。盧杞不久引薦嚴郢任御史大夫。當初，嚴郢任京兆尹，不肯依附楊炎，楊炎怨恨他，指使御史張著彈劾嚴郢，嚴郢被免兼任御史中丞一官。加之楊炎早就聽說源休與嚴郢有矛盾，於是將源休從流人提拔任京兆尹，叫他刺探嚴郢的過錯。源休任官後，與嚴郢關係好，楊炎十分憤怒。張光晟正謀劃殺回紇首領，楊炎於是派源休任入回紇使，源休差點被回紇人殺害。不久嚴郢因測量土地不合實際而獲罪，改任大理卿，當時人爲他感到惋惜。到這時，盧杞利用人們的願望，又獲知嚴郢與楊炎有矛盾，所以引薦了他。

炎子弘業不肖，多犯禁，受賂請托，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初受代，郢奏追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贓。杞召大理正田晋評罪，晋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計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晋衡州司馬。更召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盗，罪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

楊炎的兒子楊弘業不成器，經常犯法，受賄請托，嚴郢審查他，同時又查出了其他過失。當初，楊炎準備建家廟，原先在東都有私人住宅，命河南尹趙惠伯替他出售，趙惠伯替楊炎賣作官署。這時趙惠伯剛從河中尹、都團練觀察等使卸任，嚴郢奏請追捕趙惠伯審問案情。御史認爲楊炎身爲宰相，强制官吏購買自己的宅第，高估住宅的價格，付錢時，又將錢以低於特價計算，認爲他有貪贓行爲。盧杞召集大理正田晋評判，田晋說："宰相對於百官，相當於監臨官，監臨官在管轄區内，與官府買賣之間謀取額外的利潤，應將其盈利的數量作爲主管管員向部下乞取論罪，據此理當削奪官職。"盧杞惱怒，貶田晋爲衡州司馬。另召其他官吏依法論罪，這個官吏認

便，乃罷之。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及臺司上具獄，詔三司使同覆之。建中二年十月，詔曰："尚書左僕射楊炎，托以文藝，累登清貫，雖謫居荒服，而虛稱猶存。朕初臨萬邦，思弘大化，務擢非次，招納時髦。拔自郡佐，登于鼎司，獨委心膂，信任無疑。而乃不思竭誠，敢爲奸蠹，進邪醜正，既僞且堅，黨援因依，動涉情故。隳法敗度，罔上行私，苟利其身，不顧於國。加以內無訓誡，外有交通，縱恣詐欺，以成贓賄。詢其事迹，本末乖謬，蔑恩棄德，負我何深！考狀議刑，罪在難宥。但以朕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俾從遠謫，以肅具僚。可崖州司馬同正，仍馳驛發遣。"去崖州百里賜死，年五十五。

爲："按照監主自盜論罪，應處以絞刑。"開元年間，蕭嵩準備在曲江南面修建私廟，不久因是玄宗臨幸的地方，害怕立廟有所不便，於是作罷。到這時，楊炎在此修建家廟，有流言說："此地有王氣，楊炎有意占取它，一定是圖謀不軌。"流言被上報到朝廷，皇上更加惱怒。等到臺司稟報了詳細案情之後，皇上下詔命三司使共同覆核。建中二年十月，下詔說："尚書左僕射楊炎，假托文才，連續登上清貴要職，雖然貶謫遠方，但虛名仍存。朕初即位，一心想弘揚教化，致力於破格提拔人才，招納時賢。將楊炎從郡佐中提拔上來，升任宰輔，信任無疑。然而他却不思盡忠，竟敢爲非作歹，進用邪惡陷害忠良，既虛僞又頑固，結黨攀附，動及故舊。敗壞法度，欺君行私，衹要對自己有利，就不顧及國家的安危。加上內無訓誡，外有勾結，放縱欺詐，貪贓受賄。查其行迹，本末倒置，輕恩棄德，實在有負於我！問罪論刑，難以寬赦。但因朕對於將相，義貫始終，顧全大局，特加寬大，使貶遠方，以儆百官。可貶任崖州司馬同正，并從驛道兼程遣送。"楊炎在距崖州一百里處被賜死，終年五十五歲。

炎早有文章，亦勵志節，及爲中書舍人，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歸而得政，睚眦必仇，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敗。惠伯亦坐炎貶費州多田尉，尋亦殺之。

楊炎早年以文章顯名，也有志向重節操，等到任中書舍人，依附元載，當時輿論已經開始貶低他。後因元載事受牽連被貶官，更加憤憤不平，入朝執政，睚眦必報，深懷陰險害人之心，完全出於個人愛憎，不顧公道，以至於身敗名裂。趙惠伯也因楊炎事受牽連被貶爲費州多田尉，不久也被殺。

黎幹

黎幹者，戎州人。始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累官至諫議大夫。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爲理，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大曆二年，改刑部侍郎。魚朝恩伏誅，坐交通出爲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至江陵，丁母憂。久之，會京兆尹缺，人頗思幹。八年，復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幹自以得志，無心爲理，貪暴

黎幹，是戎州人。起初以擅長星象數術受到進用，待詔翰林，多次升官後任諫議大夫。不久升任京兆尹，治理政事威嚴整肅，人們感到很便利，但爲官趨炎附勢，隨波逐流。大曆二年，改任刑部侍郎。魚朝恩被殺，黎幹因與魚朝恩互相勾結獲罪出任桂州刺史、本管觀察使。到江陵，爲母親守喪。過了很久，遇京兆尹缺員，人們很思念黎幹。八年，再次拜任京兆尹、兼任御史大夫。黎幹自以爲得志，無心治理，貪婪殘暴日甚

益甚，徇於財色。十三年，除兵部侍郎。性險，挾左道，結中貴，以希主恩，代宗甚惑之。時中官劉忠翼寵任方盛，幹結之素厚，嘗通其奸謀。及德宗初即位，幹猶以詭道求進，密居輿中詣忠翼第。事發，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翼，掩義隱賊，并除名長流。"既行，市里兒童數千人噪聚，懷瓦礫投擊之，捕賊尉不能止，遂皆賜死於藍田驛。

一日，一心求取財物女色。十三年，授任兵部侍郎。黎幹秉性陰險，依仗旁門左道，勾結高級宦官，以求人主的恩寵，代宗深受他的迷惑。當時宦官劉忠翼正大受寵愛信任，黎幹一向與他交往密切，曾一同策劃陰謀。等到德宗剛即位，黎幹仍以詭計邪道希求進用，暗中坐車到劉忠翼的家裏。事情敗露，皇帝下詔說："兵部侍郎黎幹，殘暴如豺狼，特進劉忠翼，忘義隱賊，一同罷免官職長期流放。"已經上路，街市巷里的數千名兒童呼喊聚集在一起，懷揣瓦礫向他們投擲，捕賊尉不能制止，最後將二人都賜死在藍田驛。

劉忠翼

忠翼，宦官也，本名清潭，與董秀皆有寵於代宗。天憲在口，勢迴日月，貪饕納賄，貨産巨萬。大曆中，德宗居東宫，幹及清潭嘗有奸謀動搖。及是，積前罪以誅之。

劉忠翼，是個宦官，原名清潭，與董秀都受到代宗的寵幸。國家大政出自他倆之口，權勢之大可以回轉日月，貪婪受賄，財産多達巨萬。大曆年間，德宗做皇太子，黎幹和劉清潭曾施陰謀詭計動摇太子地位。到這時，朝廷累積他從前的罪過將他誅殺。

庾準

庾準，常州人。父光先，天寶中文部侍郎。

準以門蔭入仕，昵於宰相王縉，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既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尋改御史中丞，遷尚書左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與楊炎厚善。炎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内冤之。炎以殺晏徵準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時年五十一。贈工部尚書。

庾準，是常州人。父名光先，天寶年間任文部侍郎。

庾準因祖先的功勛做官，與宰相王縉親近，王縉迅速引薦他做到職方郎中、知制誥，升任中書舍人。庾準一向缺乏文才，靠柔順奉承受到任用。庾準不是儒士，所以深受當時輿論的輕視。不久改任御史中丞，升任尚書左丞。王縉獲罪，庾準出任汝州刺史。又召入任司農卿，與楊炎關係深厚。楊炎準備誅殺劉晏，得知庾準與劉晏有矛盾，就任用他爲荆南節度使。庾準於是上奏説得到劉晏寫給朱泚的信，并且心懷怨恨，還招募補充州兵來抗拒朝命。於是先殺了劉晏，然後下詔賜劉晏自盡，天下人都認爲他冤枉。楊炎因庾準誅殺劉晏有功任命他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庾準死去，終年五十一歲。追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仲尼云，富與貴是人之欲，不以道得之不處。反乎是道者小人。載諂輔國以進身，弄時權而固

史臣曰：孔子説，富與貴是人的欲望，不以道義獲取就不要。反之就是小人。元載靠討好李輔國做了宰相，玩弄權勢鞏固地位，衆怒之下難

位，衆怒難犯，長惡不悛，家亡而誅及妻兒，身死而殃及祖禰。縉附會奸邪，以至顛覆。炎隳崔祐甫之規，怒段秀實之直，酬恩報怨，以私害公。三子者咸著文章，殊乖德行。“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大《易》之義也。富貴不以其道，小人之事哉！觀庾準之憸，遭王縉之復；徇楊炎之意，曲致劉晏之冤。積惡而獲令終者，其在餘殃乎！

贊曰：載、縉、炎、準，交相附會。《左傳》有言，貪人敗類。

以抗拒，長期作惡不知改悔，家破人亡誅及妻兒，自己死了并禍及祖先。王縉依附邪惡，以致身敗名裂。楊炎撤毀崔祐甫的舊規，怒恨段秀實的正直，謝恩報仇，以私害公。這三個人都因文才而顯名，却完全違背了德行。“不經常保持德行，或許要蒙受羞耻”，這是《周易》上的大道理。富貴不用正道，是小人做的事呀！考察庾準的奸邪，受到王縉的提拔；曲從楊炎的旨意，以致造成劉晏的冤案。積惡而得到善終的，難道是要將灾禍遺留下來嗎！

贊曰：元載、王縉、楊炎、庾準，相互依附。《左傳》上說，貪婪的人是敗類。

舊唐書卷一百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楊綰　崔祐甫（子）植（植再從兄）倰　常袞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也。祖温玉，則天朝爲户部侍郎、國子祭酒。父侃，開元中醴泉令，皆以儒行稱。

綰生聰惠，年四歲，處群從之中，敏識過人。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衆咸異之。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尤工文辭，藻思清贍。而宗尚玄理，沉静寡欲，常獨處一室，左右經書，凝塵滿席，澹如也。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早孤家貧，養母以孝聞，甘旨或闕，憂見于色。親友諷令干禄，舉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試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既暮而罷。取辭藻宏麗外，别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時登科者三人，綰爲之首，超授右拾遺。

天寶末，安禄山反，肅宗即位於靈武。綰自賊中冒難，披榛求食，以赴行在。時朝廷方急賢，及綰至，衆心咸悦，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

楊綰，字公權，是華州華陰人。祖父名温玉，武則天朝任户部侍郎、國子祭酒。父親名侃，開元年間任醴泉令，都以儒學品行著稱。

楊綰天生聰明，四歲時，身處人群中，而以機敏才識過人。家人曾在夜晚宴請親戚賓客，每人列舉座中的東西用四聲來稱呼，没等衆賓客説出來，楊綰立即指着鐵燈樹説："燈盞柄曲。"大家都認爲他與衆不同。長大後，愛好學習不知疲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遍覽，特别擅長文辭，文思清麗高遠。但崇尚玄理，沉静寡欲，常常獨居一室，周圍放着經書，積塵滿席，恬淡自如毫不介意。滿腹才華不求功名，每寫文章，羞於自我表白，不是知己無法看到。楊綰早年喪父家境貧寒，奉養母親以孝聞名，有時没有美味，楊綰就會愁容滿面。親友婉言勸説他謀求官職，考中進士，調補太子正字。天寶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樓，以博通墳典、洞曉玄經、辭藻宏麗、軍謀出衆等科策試舉人，命有關部門提供膳食，到黄昏纔停止。除考中辭藻宏麗科以外，其餘各科另外應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考試詩賦，是從這時開始的。當時考中制舉的有三人，楊綰名列第一，破格授任右拾遺。

天寶末年，安禄山反叛，肅宗在靈武即位。楊綰從叛賊中冒險逃出，穿過荒草雜樹沿途乞討，趕赴皇帝駐蹕之地。當時朝廷正急於求賢，等到楊綰趕到，衆人都感到很高興，拜授起居舍

勳員外郎、職方郎中，掌誥如故。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公廨雜料，歸閣老者五之四。綰以爲品秩同列，給受宜均，悉平分之，甚爲時論歸美。

再遷禮部侍郎，上疏條奏貢舉之弊曰：

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純備，言行敦實，居常育德，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藏器則未嘗自伐，虛心而所應必誠。夫如是，故能率己從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葉澆詐，兹道浸微，争尚文辭，互相矜衒。馬卿浮薄，竟不周於任用；趙壹虛誕，終取擯於鄉閭。自時厥後，其道彌盛，不思實行，皆徇空名，敗俗傷教，備載前史，古人比文章於鄭、衛，蓋有由也。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填帖，從此積弊，浸轉成俗。幼能就學，皆誦當代之詩；長而博文，不越諸家之集。遞相黨與，用致虛聲。《六經》則未嘗開卷，《三史》則皆同挂壁。況復徵以孔門之道，責其君子之儒者哉！祖習既深，奔競爲務。矜能者曾無愧色，勇進者但欲凌人，以毁讟爲常談，以向背爲己任。投刺干謁，驅馳於要津；露才揚己，喧騰於當代。古之賢良方正，豈有如此者乎！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垂訓。欲其返淳朴，懷禮讓，守忠信，識廉隅，何可得也！譬之於水，其流已濁，若不

人、知制誥。歷任司勳員外郎、職方郎中，依舊掌制誥。改任中書舍人，兼修國史。舊制，資歷深的中書舍人稱作"閣老"，官署中的雜料錢，五分之四歸閣老。楊綰認爲依照品級官秩都是同列，應當平均發給，全都平均分配，特别受當時輿論的稱贊。

二次遷任爲禮部侍郎，上疏陳述貢舉的弊病説：

國家選拔人才，必須進用賢良。這就是要選拔孝順友愛十全十美，言行敦厚樸實，時時培養德行，舉止不違仁義的人。這樣的人能够實踐忠誠信用的根本，履行謙虛恭敬的節操，懷才從不自傲，虛心而所作必誠。正是如此，所以能自身恭謹地從政，教化百姓安定世風。自從末世以來浮薄詭詐，道德逐漸衰微，人們争相崇尚文辭，彼此自誇炫耀。西漢司馬長卿浮淺輕薄，最終任用不到一年；東漢趙壹虛妄荒唐，最終被擯棄於鄉里。從此以後，此道更盛，不考慮實際品行，衹信虛名，敗壞風氣損害教化，事例詳細記載在前代史册，古人將他們的文辭比作鄭、衛的淫聲，這是有原因的。近代隋煬帝開設進士科，當時仍衹是考策問而已。到高宗朝，劉思立任考功員外郎，又奏請進士加試雜文，明經科填帖文，從此形成弊病，逐漸成爲風氣。年幼剛能求學，全都背誦當代的詩作；年長博涉文章，從不超出諸家的文集。互相結成同黨，藉此招致虛名。《六經》不曾打開，《三史》束之高閣。這樣如何向他們請教孔子的學説，把他們當作君子的儒者呢！舊習相沿已深，追逐名利爲務。自誇者從不顯露出慚愧，鑽營者却想凌人，視毁駡爲常談，以投機爲己任。投遞名帖四處求見，奔走於權要之門；顯露才華炫耀自己，喧鬧張揚於當代。古代的賢良方正，難道有這樣做的嗎！朝廷公卿大臣，以此接待士人，家中長輩，以此訓導後輩。想使人們返璞歸真，心懷禮讓，恪守忠信，懂得節操，怎麽可以做得到呢！譬如河水，其流已

澄本，何當復清。方今聖德御天，再寧寰宇，四海之内，顒顒向化，皆延頸舉踵，思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而理之，則太平之政又乖矣。凡國之大柄，莫先擇士。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舉，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其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策試者，以孝廉爲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通者送名於省。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輒自陳牒。比來有到狀保辯識牒等，一切并停。其所習經，取《左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通一經，務取深義奥旨，通諸家之義。試日，差諸司有儒學者對問，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其策皆問古今理體及當時要務，取堪行用者。其經義并策全通爲上第，望付吏部便與官；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其明經比試帖經，殊非古義，皆誦帖括，冀圖僥倖。并近有道舉，亦非理國之體，望請與明經、進士并停。其國子監舉人，亦請準此。如有行業不著，所由妄相推薦，請量加貶黜。所冀數年之間，人倫一變，既歸實學，當識大猷。居家者必修德業，從政者皆知廉耻，浮競自止，敦龐自勸，教人之本，實在兹焉。事若施行，即别立條例。

經渾濁，如果不澄清水源，怎麽可以再度變清。當今皇帝用美德臨御天下，再度使國家安定，四海之内，仰慕教化，都翹首踮脚盼望，思念聖朝的治理。不在此時治理，那麽太平之政又會走了樣。大凡國家的根本，首先在於選拔人才。自古哲人帝王，都側身而坐期待賢士；當今選用人才，讓其投遞書信自薦，這不是治理國家的體要。望請依照古制，縣令選拔孝廉，詳細瞭解所在鄉閭具有孝友信義廉耻的品行，并考察其經學，有才能可以應考的人，以孝廉爲名，向州郡舉薦。刺史應當以禮相待，考察他們所精通的學業，將學業精通者的姓名通報到尚書省。從縣到尚書省，不能讓應試之人自己進呈文書。近來出現到狀、保辯、識牒等，全部廢止。所學的經業，取《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禮記》、《周禮》、《儀禮》、《尚書》、《毛詩》、《周易》，任憑精通一經，務必選取其中旨意深奥，會通各家解釋作爲試題。考試那天，派各主管機構中精通儒學的人答問，每經考問十條經義，考問完畢再策問三道。至於策問問的都是古今治國的體要及當務之急，選取其中可以付諸實踐的。那些經義連同對策全部通過的列入上等，希望交吏部立即授官；那些經義答對八條，策問通過二道的列爲中等，給予出身；應考下等的罷去回家。至於明經科近來考試帖經，根本不是古義，人人背誦帖括，希圖僥幸考中。并且近來設有道舉，也不是治國的體要，希望與明經、進士一起停止。至於國子監選舉人才，也請以此爲準。如果有品行學業都不顯明的人，所在地官員濫加推薦，請對該官酌情加以貶退。希望幾年之間，風尚大有改變，學問歸於實用，纔會明曉大道。在家的人必須修習德業，從政的人都知道廉耻，浮薄競逐之風自會消止，敦厚誠實之氣自會興盛，教化的根本，就在這裏。建議若能實施，就立即另立條例。

詔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

下詔命左右丞、諸司侍郎、御史大夫、御史

夫、中丞、給、舍同議奏聞。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奏議狀與綰同。尚書左丞至議曰：

謹按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則文與忠敬，皆統人之行也。且夫謚號述行，美極人文，人文興則忠敬存焉。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辭以觀行，則及辭也。宣父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謂之好學。至乎修《春秋》，則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不亦明乎！間者禮部取人，有乖斯義。《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關雎》之義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蓋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故延陵聽《詩》，知諸侯之存亡。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豈能知遷怒貳過之道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唯擇浮艷，豈能知移風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襲其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凌頹，耻尚之失所，末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贊揚其風，繫卿大夫也，卿大夫何嘗不出於士乎？今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者大者，使干祿之徒，趨馳末術，是誘導之差也。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

中丞、給事中、中書舍人共同商議奏報。給事中李廙、給事中李栖筠、尚書左丞賈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嚴武所上奏議與楊綰相同。尚書左丞賈至議論說：

稽考夏政崇尚忠，殷政崇尚敬，周政崇尚文，由此可見文與忠敬，都是人們行爲的準則。況且以此用於謚號稱述品行，是禮樂教化的極致，禮樂教化興則忠信恭敬存。所以前代以文取士，是本於文行相通，從文辭來觀察品行，品行則包含在文辭中了。孔子稱顏回不遷怒於人，不犯同樣的過錯，稱他好學。至於孔子修《春秋》，即使是子游、子夏之輩也不能說出一句不同意見，這個道理不是很清楚嗎！近來禮部録用人才，有違此義。《周易》說："聖人觀察禮樂以此教化天下。"《詩經》中《關雎》的本義是說："先王以此規定夫婦名分，成就孝敬，和睦人倫，完善教化，移風易俗，王政由此而興衰啊。"所以季札聽《詩》，知道各諸侯國的存亡。如今應考的學子將帖字當作精通經書，不深究書中的要義，怎能知道遷怒與重犯的道理呢？考文辭的以聲韵是否正確作爲是非的標準，衹是選擇浮淺華麗的文辭，怎能知道移風易俗教化天下的大事呢？所以源頭上有失誤其流自然沿襲，人們隨波逐流不知到何時算了，先王之道，不能實行。而先王之道衰落，則小人之道興起；小人之道興起，則亂臣賊子隨之而生。臣弒君，子殺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結果，其由來是日積月累的。這日積月累的結果是什麽？就是忠信衰敗，耻尚失所，末學橫行，儒道不舉，這四點都是選拔人才的失誤啊。一國的政事，關係到一個人稱爲風。助長弘揚此風，在於卿大夫，卿大夫何曾不出自士呢？如今選拔人才衹考雕蟲小技，而不着眼於遠大的方面，使急功近利之輩，奔忙於小技，這是誘導上的失誤。用蝸牛蚯蚓作餌料雜放在大海裏釣魚，却希望釣上吞船的大魚，不是太難辦到了嗎！因爲吃餌料的都是小魚，

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士最關於風化。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且夏有天下四百載，禹之道喪而殷始興焉；殷有天下六百祀，湯之法棄而周始興焉；周有天下八百年，文、武之政廢而秦始并焉。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强臣擅權，弱主孤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興學行道、扇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術異，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僅四百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修，是以子孫速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晋、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踪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楊綰所奏，實爲正論。然自典午覆敗，中原版蕩，戎狄亂華，衣冠遷徙，南北分裂，人多僑處。聖朝一平區宇，尚復因循，版圖則張，閭井未設，士居鄉土，百無一二，因緣官族，所在耕築，地望繫之數百年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古制鄉舉里選，猶恐取士之未盡也，請兼廣學校，以弘訓誘。今京有太學，

而參加科舉考試的人衹會雕蟲小技。士農工商四種人的職業，士與風俗教化關係最大。近代人爭相做官，蔚然成風，致使安祿山振臂一呼而天下震動不安，史思明再度作亂而使國家十年不得恢復。假如從前禮讓之道得到弘揚，仁義之道得以顯明，那麼忠臣孝子比比皆是，叛逆之事就不可能萌芽了，人心也就不會動摇了。况且夏有天下四百年，禹的統治之道衰落而殷興起；殷有天下六百年，商湯的統治之法被拋棄而周興起；周統治天下八百年，文王、武王的統治被廢除而秦開始兼并天下。縱觀三代的選士任賢，都考察實際品行，所以能達到風俗教化敦厚劃一，國運長久。秦坑殺儒士，歷經二代而滅亡。漢朝興起，雜用三代之政，推行四科舉人，西漢開始提倡經學，東漢始終堅持名節品行之道。終於導致外戚篡位，强臣專權，弱主孤立無援，母后專權聽政，但社稷没有傾毁，前後享國四百年，這難道不是倡導經學推行道義、在鄉里推行教化的緣故嗎？以後禮樂教化之道衰落，人們崇尚浮華奢侈，取士之法與前代不同，苟且度過一時。從魏到隋，僅有四百年，三分天下，四分五裂，竊取名號篡奪帝位，道德仁義敗壞不整，因此子孫襲位迅速傾覆，享國都很短促。本朝革除魏、晋、梁、隋的舊弊，繼承夏、殷、周、漢的基業，四境安定，天下統一，恩澤覆蓋化育百姓，德合天地。怎能捨棄聖王選士的法則，仿效亂世取人的辦法呢？這是公卿大夫的耻辱。楊綰所言，實爲正論。然而自從晋朝覆亡，中原動蕩，戎狄亂華，士大夫流離失所，南北分裂，多數人僑居他鄉。本朝一舉平定天下，尚且因循守舊，疆域已經擴大，閭里還未整頓，居住本鄉的士人，不到百分之一二，依附大族，在異地耕作居住，郡望追溯到幾百年以前，而自身都是四面八方的人。如今打算依照古制由鄉里選拔，還是擔心選拔士人不可能没有遺漏，請求同時廣設學校，以便廣泛進行教育誘導。

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向。貢士不稱行實，胄子何嘗講習，獨禮部每歲擢甲乙之第，謂弘奬擢，不其謬歟？祇足長浮薄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望加員數，厚其禄秩，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量置太學館，令博士出外，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如此則青青不復興刺，擾擾由其歸本矣。人倫之始，王化之先，不是過也。

現在京城有太學，州縣有小學，戰爭一旦興起，生徒就會遷移離散，儒臣老師，俸禄無着。貢士没有品行，學生何曾學習，祇是禮部每年選拔甲乙等級，稱作廣加奬拔，不是很荒謬嗎？這樣僅能滋長浮華淺薄的風氣，打開僥幸求進的門徑罷了。至於國子博士等，希望增加名額，提高俸禄、品級，選擇精通儒學的大儒，擔當此職。十道中的大郡，酌情設置太學館，命博士出京外任，兼領郡官，召置生徒。依照舊制，留居家鄉的士人由鄉里舉薦，寓居他鄉的士人由官學舉薦。如此則早上實行，當晚就見成效。如果這樣去做那麼人才濟濟就不再祇是一句空話，紛亂之政就可以由此恢復常規。人倫之始，教化之先，没有比這更重要的。

李廙等議與綰協，文多不載。宰臣等奏以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速改，其今歲舉人，望且許應舊舉，來歲奉詔，仍敕禮部即具條例奏聞。代宗以廢進士科問翰林學士，對曰："進士行來已久，遽廢之，恐失人業。"乃詔孝廉與舊舉兼行。綰又奏歲貢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其孝悌力田，宜有實狀，童子越衆，不在常科，同之歲貢，恐長僥倖之路。詔停之。再遷吏部侍郎，歷典舉選，精核人物，以公平稱。

李廙等人的議論與楊綰一致，文字太長此處不轉載。宰相等人上奏認爲科舉取士的舊制已經形成，難以馬上糾正，至於今年選拔人才，希望暫且同意采用舊制，等到來年再奉詔令，并敕令禮部立即準備起草奏報朝廷。代宗就廢除進士科一事徵詢翰林學士的意見，回答説："進士科實行由來已久，馬上廢止，恐怕會失去士子所習的舉業。"於是下詔命舉薦孝廉與原有的科舉取士一起實行。楊綰又上奏説歲貢的孝悌力田以及童子等科，其中孝悌力田，應有實際表現，童子才能出衆的，本不在常科之例，與歲貢同時進行恐怕會助長人們僥幸投機之風。下詔停罷。楊綰二次遷任爲吏部侍郎，多次主持銓選，精於識别考察人物，以公平著稱。

時元載秉政，公卿多附之，綰孤立中道，清貞自守，未嘗私謁。載以綰雅望素高，外示尊重，心實疏忌。會魚朝恩死，載以朝恩嘗判國子監事，塵污太學，宜得名儒，以清其秩，乃奏爲國子祭酒，實欲以散地處之。載貪冒日甚，天下清議，亦歸於綰，上深知之，以載久在樞衡，未即罷遣。仍遷綰爲太常卿，充禮儀使，以郊廟禮久廢，藉綰振起之也，亦以

當時元載執政，公卿百官都依附他，楊綰我行我素恪守正道，清廉自守，不曾私下拜謁。元載認爲楊綰聲望一向很高，表面上尊重他，心裏却猜忌疏遠他。適逢魚朝恩死去，元載乘機提出魚朝恩曾判國子監事，玷污了太學，應選用有名望的儒者，來澄清此職，於是奏請叫楊綰任國子祭酒，實際是打算用閑散職務來打發他。元載貪圖財利日甚一日，天下公正的議論，也傾向於楊綰，皇上十分清楚，因元載長期執掌權要，没有立即罷免發遣。於是升任楊綰爲太常卿，充禮儀

觀其效用。是年三月，載伏誅，上乃拜綰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綰久積公輔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累表懇讓，上屬意稍重，綰不敢辭。

使，因郊廟之禮長期廢置，想依靠楊綰來振興，也想藉此考察他的辦事功效。這年三月，元載被處死，皇上就拜授楊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楊綰久負宰相的聲望，等到詔令下達，朝裏朝外的人相互慶賀。楊綰多次上表懇切辭讓，皇上十分堅定，楊綰不敢推辭。

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楊綰一向以品德操行聞名，秉性正直廉潔，車馬服飾節儉樸素，在朝廷任宰相没過幾個月，人心自然向化。御史中丞崔寬，是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的弟弟，家境富裕，有別墅在皇城的南面，池塘館舍亭臺樓榭，在當時無人能比，楊綰爲相的當天崔寬就暗中派人拆毀。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聽説楊綰做了宰相，將座内的音樂撤去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因受皇帝恩寵，每次出入京城隨從的騎士達一百多人，也於當天減少車騎，衹留下十名騎士。其餘望風而動變奢爲儉的官員，不計其數，楊綰就是這樣改變風氣鎮服時俗的。

綰有宿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殿，特許扶入。時厘革舊弊，唯綰是瞻，恩遇莫二。綰累抗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綰疾亟，上日發中使就第存問，尚藥御醫，旦夕在側，上聞其有間，喜見容色。數日而薨，中使在門，馳奏於上，代宗震悼久之，輟朝三日。詔曰：

楊綰多年來痼疾纏身，任職十天，中風，皇帝特地下詔叫他到中書省調養，每次在延英殿引見，特意允許他由人攙扶進來。當時改革舊弊，全都由楊綰決斷，恩寵禮遇無人能比。楊綰多次直言上疏辭讓官職，皇帝屢次下詔敦促鼓勵不同意他的請求。等到楊綰病危，皇上天天派宦官到他的家裏探問，尚藥局的御醫，早晚服侍在他的身旁，皇上聽説他的病情好轉，喜形於色。幾天後楊綰薨逝，宦官就在門前，驅馬迅速報告皇上，代宗震驚悲痛了很久，停止朝會三天。下詔説：

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參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歿則誄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襚以紱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

帝王對於大臣，活着就把他看作心腹，依靠他如同手足，參與軍國大事，君臣和睦；死後則累述他的功德，賜以恩命，祭告宗廟，追贈顯官，死者就可以魂歸九泉，百官就知道勤勉於國事。原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格符合元和之氣，做事遵從法令制度，道德可以調和文雅粗俗，才器學識受到

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簡廉其質，條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净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風既穆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冀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袞，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經。可贈司徒。

朝廷重視。寬柔恭敬，具備九德；文行忠信，四教顯揚。在內没有親近侍從，以孝順友愛傳家；在外不曾修飾車馬服用，以正直誠實處世。居中書省專掌機密，在尚書省總領選舉大權，在國學倡導儒術，於宗廟執掌禮法，秉性儉樸廉潔，做事有條有理人人稱美。近來因爲任非其才，毒害延及朝政，特提拔他擔當重任盡力輔佐，希望他治理有方移風易俗。現在正氣已經使朝官肅穆，儉德已經在天下推行。即使賢人的功業有希望長久，但人的命運則無可奈何。正要寄予重托，突然去世，致使我又有孔子去世魯哀公屏予一人的感嘆，震驚悲痛實在深切。感情無處寄托，追思如何能及。況且做官有廉潔的節操，在家没有匹帛的積蓄，因而加給尊崇的官階，增加喪葬的財物，備獲典册之禮，盛載國史之中。可追贈司徒。

又詔文武百僚臨於其第，遣內常侍吴承倩會吊，贈絹千匹、布三百端。上深惜之，顧謂朝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俯及大斂，與卿等悲悼同之。"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未有其比。太常初謚曰"文貞"。詔曰："褒德勸善，《春秋》之舊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垂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爲人紀，文合典謨。清而晦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儉，有不矜之謙。方册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茂醇儒。委在樞衡，掌兹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運，遽軫藏舟之嘆，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

又下詔命文武百官到楊綰的家裏吊唁，派內常侍吴承倩參加吊唁，贈送絹一千匹、布三百端。皇上極爲痛惜，對朝臣説："上天不讓朕達到太平，爲何這麼快奪去楊綰的生命呢！眼看就要入殮，朕與卿等同樣傷心悼念。"宰相死後朝廷賻贈財物恩遇哀榮的顯赫，近代没有人能與他相比。太常起初擬謚號叫"文貞"。下詔説："褒獎美德鼓勵行善，是《春秋》中的舊法；考察品行改换名稱，是禮經中的通典。給後人作範例作榜樣，保留在格言中。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行道守正，藴含美德，品行足爲楷模，文章合乎典訓。清正廉潔不願揚名，有不誇功之善；倡導儉樸，有不自尊大的謙虚。在史館秉筆直書，任禮官依禮行事，文辭堪稱良史，學識超出衆儒。受任中樞，執掌密命，深合盡忠之道，屢次陳述至誠之言。準備任用他廣布天下五行的和諧，共享君臣一心一德的福運，却留下突然長逝的遺憾，以致未能充分展露濟時救世之才。偉業長久而更加昭著，清風消失而仍使人清爽。自古尊榮死者的方

名。謚法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比部郎中蘇端，性疏狂，嫉其賢，乃肆毁黷，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

綰儉薄自樂，未嘗留意家産，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所得俸禄，隨月分給親故。清識過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經》奥義，先儒未悟者，綰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釋道二教，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見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辭，内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争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式，都賜以美名。謚法上説：'忠信愛人叫文，平易不懈叫簡。'應定謚號叫'文簡'。"比部郎中蘇端，生性狂妄，嫉妒楊綰的賢能，於是大肆詆毁玷污楊綰，反對這個謚號。皇上惱怒，貶蘇端爲廣州員外司馬。

楊綰以儉樸自樂，從不留心經營家産，不曾過問生計，連續擔任顯貴要職，没有一處住宅，所得的俸禄，按月分給親戚故舊。見識過人，至於像先哲精微之言，《五經》的深奥含義，先儒没有領悟到的，楊綰一看就能窮究其中的深刻含義。楊綰一向崇尚玄言，尊崇釋道二教，曾著《王開先生傳》發表自己的見解，文字太長此處不轉録。凡是知心朋友，都是當時的名流。有人前來拜訪他，楊綰與他們清談終日，不曾涉及名利。有的客人想以時務求進，見楊綰言論總是玄妙深遠，不敢發言，内心慚愧而退去。大曆年間，楊綰德行聲望愈來愈高，天下高雅正直的人士争着來拜訪他，以致有人從數千里之外前來。楊綰用廉潔的德行鎮服風雅之士和流俗之人，當時的人將他與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輩相提并論。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祖晊，懷州長史。父沔，黄門侍郎，謚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

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禄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勛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省事，數爲宰相常衮所侵，祐甫不從；衮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衮多駁下，言數相侵。

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猫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禎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衮率百僚慶賀，祐甫獨

崔祐甫，字貽孫。祖父名晊，任懷州長史。父親名沔，任黄門侍郎，謚號叫孝公。家以清廉節儉爲禮法，成爲讀書人學習的準則。

崔祐甫考中進士，歷任壽安尉。安禄山攻占洛陽，士人百姓四處逃散，崔祐甫獨自冒着飛箭流石的危險，暗中進入私廟，背着祖宗的牌位出逃。歷任起居舍人、司勛吏部員外郎，多次拜授爲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不久知本軍京師留後。崔祐甫性情剛直，毫不遷就，遇事不肯屈服。多次改任爲中書舍人。當時中書侍郎空缺，崔祐甫領中書省事，屢次受到宰相常衮的干預，崔祐甫不肯聽從，常衮怨恨他，奏請派他分知吏部銓選，每次遇到擬定官員，常衮大多駁回，經常發生口角。

當時朱泚上書説，隴州軍將趙貴家中的猫與鼠同吮一乳，而互不傷害，認爲這是祥瑞的徵兆。皇帝下詔派宦官在朝廷上宣示百官，常衮率

否。中官詰其故，答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牲》曰：‘迎猫，爲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兹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洊至，紛綸雜沓，史不絶書。今兹猫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徵巡。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衮益惡祐甫。

百官慶賀，衹有崔祐甫没有慶賀。宦官詢問其中的緣故，崔祐甫回答説：“這是物失常態，可吊而不可賀。”宦官叫他進狀説明，崔祐甫上奏説：“臣聽説天生萬物，有剛有柔，聖人順應，留下訓誡作爲法則。《禮記·郊特牲》説：‘人養猫，是因爲它吃田間的鼠。’雖然如此猫吃鼠，記載在禮經中，是因爲它滅鼠除害有益於人，雖然微不足道也要記録。如今這猫面對鼠而不吃它，仁慈倒是仁慈，不過失掉了它的本性啊！鼠作爲動物，白天躲藏晚上活動，詩人誦道：‘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説：‘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詩》序中説：‘貪婪而怕人，就像大鼠。’臣觀此事，雖説是動物，却與麋鹿麏兔不同，那些動物都按季節捕殺，爲國所用。猫受人養育，既然不做分内的事，這與法官不勤於懲治奸邪，邊將不勤於抵禦外敵有什麽兩樣。另據禮部式詳細列舉的三種祥瑞，没有猫不吃鼠的條目，慶賀猫不吃鼠臣不知依據什麽。謹按國家普及教化治理太平，上天符瑞頻繁而至，紛至沓來，史不絶書。現在這猫鼠不可濫竽充數。如果以劉向《五行傳》評論此事，恐怕應當命令御史臺，察舉懲治貪官，告誡邊將，不要疏忽巡邏。如此則猫能立功，鼠不爲害。”代宗大加稱贊。常衮更加憎恨崔祐甫。

代宗初崩，發哀於西宫，衮以獨受任遇，哀逾等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衮輒哀慟涕泗，或中墀返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悦。及衮與禮司議群臣喪服，曰：“案《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絶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群臣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别，但言‘天下人

代宗剛去世，朝廷在西宫舉行哀悼儀式，常衮因自己獨受代宗任用恩遇，悲哀超過規定的禮節。舊例，早晚前來吊唁，都哭十五聲，但常衮總是哀傷痛哭涕淚縱横，有時還中途返回哭泣，顧戀思慕彷彿不忍離去，同僚們都不高興。等到常衮與禮部商議群臣的喪服時，説：“按照《禮》，臣下爲君王服三年斬衰之喪。漢文帝臨時規定，仍爲三十六天。本朝太宗崩，留下遺詔也是三十六天，但群臣延長了服喪時間，入葬之後纔除去喪服，前後約四個月。高宗崩，服制輕重，依照漢朝舊制，武太后崩也是這樣。等到玄宗、肅宗崩，開始改天子之喪爲二十七天。而且當時留下遺詔雖説‘天下官吏百姓三天除去喪服’，但在朝的群臣實際服喪二十七天後除去喪服，那麽如今朝臣應當遵從爲皇帝服喪的規定。”

吏，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當三日也。"衮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者，豈胥徒歟？"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榮受殊寵，故宜異數。今與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旨可改，孰不可？"衮堅諍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衮方哭於鈎陳之前，而衮從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衮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潮州刺史。内議太重，改爲河南少尹。

崔祐甫堅持説："依照遺詔，没有朝臣庶民的區别，衹説'天下百姓官吏，敕令傳到後出門哭吊，三天後都除去喪服'，那麽朝野内外何處不是天下？所有百官，誰不在官位上呢？可見皇帝應當服喪二十七天而群臣應當服喪三天。"常衮説："按照賀循的注解，吏，是指官長所任用者，即當今的胥吏，不在公卿百官之例。"崔祐甫説："《左傳》説：'交付三吏。'是指三公。史書上所稱的循吏、良吏，難道衹是小吏之輩嗎？"常衮説："禮，不是天上降下地下冒出來的，是人情罷了。况且公卿大臣，榮受特殊恩寵，所以應當與衆不同。現在與百姓遵循同等的喪制，隔日而除去喪服，就你來説能安心嗎？"崔祐甫説："那麽遺詔怎麽辦？如果詔旨可以更改，還有什麽不可以更改的？"常衮堅持諫諍不肯服從，而且聲色俱厲，不講禮節。加上常衮正在宫前哭泣，而常衮的屬吏中有人攙扶着他，崔祐甫指着他示意衆人説："臣在君前哭，有被人攙扶之禮嗎？"常衮聽説後，怒不可遏。於是上奏説崔祐甫任意改變禮制，輕率議論國家法典，請將他貶爲潮州刺史。朝廷内部商議後認爲處置太重，而將他改任河南少尹。

初，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减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敕，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衮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敕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未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衮誣罔。是日，百僚苴絰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衮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换其職。祐甫出至昭應縣，徵還。尋轉中書侍郎，修國史，仍平章事。

當初，肅宗時天下多事，而宰相不少於三四人，輪流值班掌事。如果各在自家休假，有詔令發出，不是大事不需要分别送到各家，允許讓值班掌事的宰相代簽同僚的姓名進奏皇帝，於是成爲慣例。當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爲宰相，應當簽署制敕，至於商議機要，則不能過問。當時德宗即帝位不滿十天，又在守喪期内，常衮沿襲舊例，代替二人簽署姓名進上制書。簽發貶退崔祐甫的敕令剛剛發出，郭子儀和朱泚都上表説不應當貶謫崔祐甫，皇上説："先前説可以貶謫，現在説没有罪，怎麽回事？"二人都上奏説實在不曾説過可以貶謫的話，德宗大爲吃驚，認爲常衮欺君罔上。當天，百官腰上束着服喪的麻帶按順序站在月華門前，德宗宣布立即貶常衮爲河南少尹，而任命崔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調换了兩人的職務。崔祐甫已出京到達昭應縣，被朝廷召回京師。不久轉任中

書侍郎，修國史，依舊任平章事。

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啓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賫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衮當國，杜絶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絶，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衮，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

皇上剛即位，衆務都交給宰相處理。自從至德、乾元年間以來，天下多戰事，奏章堆積，因而授官賞賜紊亂。等到永泰年間以後，天下安定，但元載執政，正路被堵塞，做官要行賄纔能達到目的。中書主書卓英倩、李待榮之流專權，權勢傾倒朝官，天下官爵，大的出自元載之手，小的出自卓英倩、李待榮之手。天下携帶財貨行賄尋求官職的人，在道路上絡繹不絶，無不稱心如意地離去，於是國家法紀破壞嚴重。等到元載獲罪，楊綰任相不久也去世了，常衮當權，杜絶了行賄的門路，四方上奏請求授官的人都没有通過，即使有權勢的人也與常人相同，如不是憑辭賦考中科舉，不能進用。雖然賂賄逐漸被杜絶，但不能區别傑出的人才，所以賢能與愚笨的人在仕途上同樣被拒之門外。等到崔祐甫取代常衮，引薦推舉人才，不再有阻滯之人，每天除授十多人，任相不過一年，共除授官吏近八百人，人們認爲多數人稱職恰當。皇上曾對崔祐甫説："有人誹謗卿除授擬定的官員，多數涉及親戚故舊，這是什麽原因呢?"崔祐甫回答説："臣屢奉聖旨，命臣進奏擬定官員，進奏擬定官員事先必須熟悉他們的才能品行。臣如果與他們相識，纔可以大體熟悉他們的言行，如果素不相識，憑什麽知道他們的言行?臣受人誹謗的緣由，確實就是這些。"皇上認爲他説得有理。

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奸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悦從之，正己大慚，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

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管禁兵十多年，權勢傾倒朝廷内外。德宗剛即位，準備命白琇珪取代他，懼怕他作亂。崔祐甫召見王駕鶴與他交談，留住他，白琇珪已前往神策軍中處理軍務了。當時李正己畏懼德宗的威德，於是上表向朝廷進獻三十萬貫錢，皇上打算接受他的奏請，擔心李正己不可信任，設法拖延阻止他，没有找到藉口，詢問宰相。崔祐甫回答説："李正己奸邪詭詐，確實像皇上所擔憂的那樣。臣請求乘機出使前往淄青，令其宣諭撫慰將士，隨即用李正己所獻的錢賞賜衆軍人，并且使他們深感聖德，也叫藩鎮知道朝廷不看重財貨。"皇上高興地采納了他的建議，李正己十分慚愧，而且從心底裏敬畏折服。

下以爲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崔祐甫謀劃建議，對朝廷大有好處，天下人認爲可以恢復到貞觀、開元時期的太平盛世了。

至冬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决。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册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無子，遺命猶子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以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享令名也。

到了冬天崔祐甫患病，乘肩輿進入中書省處理政事，躺着接受皇帝旨令，有時在家裏休假，遇有大事皇帝定要派中使向他咨詢後纔裁决。去世時六十歲，皇上十分痛惜，停止朝會三天，册贈太傅，賜給辦理喪事的布帛米粟，謚號叫文貞。崔祐甫没有兒子，留下遺囑叫過繼之子崔植爲後嗣。留有文集三十卷。根據舊制，門下侍郎從没有追贈爲三師的，德宗認爲崔祐甫忠貞有大臣的節操，所以特意加以恩寵。朱泚作亂，崔祐甫的妻子王氏落入叛賊手中，朱泚因曾在朝廷任官與崔祐甫同僚，很器重他的爲人，於是派人送給王氏繒綵帛豆小米，王氏接受後將它們封存起來，等到德宗回到京師，王氏向朝廷詳細陳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將這些東西獻給朝廷。士人君子更加推崇崔祐甫的家法，認爲他應當享有美名。

崔植

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既爲相，上言出繼伯父胤，推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

崔植，字公修，是崔祐甫的弟弟廬江令崔嬰甫的兒子。崔植做宰相後，上奏説過繼給伯父做後嗣，朝廷所賜的恩命没有涉及到自己的父親，下詔追贈崔嬰甫爲吏部侍郎。

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减内外官俸禄，植封還敕書，極諫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税、榷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擡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鎛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

崔植專心研究古代典籍，尤其精通《易象》。多次擔任顯貴清要的官職，任給事中，當時人稱贊他稱職。當時皇甫鎛以宰相的身份判度支，奏請削减朝官與外任官的俸禄，崔植封還敕書，極力進諫纔算作罷。皇甫鎛又奏請各州府鹽院的兩税、榷酒、鹽税、匹段等提高徵收標準，把近年來天下已繳納的鹽酒利潤一律按抬高價目徵收，下詔同意上述進奏。崔植直言反對，皇帝命宰相召崔植宣旨嘉獎他，輿論指責皇甫鎛而稱贊崔植。不久除任御史中丞，入朝彈奏，綱紀開始振興。

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内難，玄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植對曰："前

長慶初年，拜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曾對侍臣説："本朝貞觀年間，文皇帝親自履行帝道，治理達到了太平。等到神龍、景龍年間，相繼發生内亂，玄宗平定内亂後，復興不易，但教化文明最爲興盛，在位時間長久，這是爲什麽？"崔植回答説："前代創業的君主，大

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嘆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歸冲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即聞其説，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虚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

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産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争之餘，海内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内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户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穀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税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户口减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勤，出

多起自民間，瞭解百姓的疾苦。剛開始繼承大業，都能勵精圖治。太宗文皇帝天生具有上聖的資質，符合堯、舜的大道，因此貞觀一朝，天下安定。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等人作爲輔佐大臣，君主聖明臣下忠誠，事無不治，聖與賢相遇，本來應當如此。玄宗遵守法度繼承大位，曾經經歷天后朝的艱危，開元初得到姚崇、宋璟，將政事委托給這兩個人。這兩個人，天生俊傑，事事考慮公道，早晚勤勤懇懇，導君於道。宋璟曾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繪圖獻上。玄宗將它放在内殿，進出觀看反省，都記在心中，經常感嘆古人的至理名言，後代無人比得上。所以任用賢人警戒私欲，内心歸於平和淡泊。開元末年，因《無逸圖》腐朽破損，開始用山水圖取代。從此以後既没有座右銘規勸，又信任奸臣專權，天寶時期，逐漸倦怠治理政事，王道從此衰敗。建中初年，德宗皇帝曾詢問先臣崔祐甫開元、天寶年間天下治與亂的不同，先臣詳細陳述了事情的本末。臣在幼年時，就聽過這個説法，真正知道古人用緩急之道提醒自己的道理，收益很多。陛下既然虚心於治道，也希望用《尚書·無逸》篇作爲借鑒，那麽天下十分慶幸。"穆宗稱贊他的回答。

過了些日子，穆宗又對宰相説："前代史書上稱漢文帝憐惜十家民户的財産而停止修築露臺。又説漢文帝身穿黑色粗布衣服，脚穿木屐，把裝上書的口袋連接起來當作殿帷，這也太節儉了！真有這種事嗎?"崔植回答説："優秀的史官記載的事肯定不是瞎説。漢朝的建立，是繼亡秦殘暴之後，與項羽戰争之餘，天下凋敝，民力衰竭。漢文帝是仁慈英明的君主，從代王藩邸即位，知道耕種的艱難，所以即位之後，親自奉行勤儉節約。景帝繼位，仍然遵循這種風尚。因此天下百姓，都安居樂業，家家富足。等到武帝即位，公家與私人都很殷實富有，因而能够出師北伐，聲威傳到四方。錢多得用不完，穿錢的繩索都腐朽了，糧食堆積腐爛成土。皇上追求奢侈，財用重新枯竭，晚年連船車六畜都要徵税，民不聊生，户口减少了一半，於是頒布哀痛罪己的詔

自人力，用既無度，何由以至富强！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爲難耳。”

書，封丞相爲富人侯。都明見於漢史，可以作爲事實。況且種田養蠶，都是人們辛苦得來的，如果使用沒有限度，憑什麼達到國家富强！據武帝繼位之初，財力富足，前代不能相比，固然應當是由於文帝節儉而導致的啊。”皇上說：“卿說的很對，問題在於實行起來有困難。”

憲宗皇帝削平群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鋭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羈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弘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囚弘靖，害賓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兄弟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卒，年五十八。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冀方，天下尤其失策。

憲宗皇帝平定群盜，河朔三鎮重新歸朝廷管轄。長慶初年，幽州節度使劉總上表請求將幽、薊等七州獻給朝廷，請求朝廷任命節帥。劉總依舊懼怕部將謀亂，於是將其中强横凶悍的人登記入册遣送到京師。當時朱克融就在登記册中。崔植與同列杜元穎平時不懂軍事，而且缺乏深謀遠慮。朱克融等人在京師寄居窮困飢餓，每天到中書省求官，崔植毫不在意。等到張弘靖前往藩鎮就任，就叫朱克融等人跟隨他返回。没過幾個月，朱克融囚禁了張弘靖，殺害了他的賓佐，勾結王廷湊，國家再度失去了河朔，此事主要是由於崔植兄弟的緣故。於是崔植被罷去知政事，守刑部尚書，出任華州刺史。大和三年正月去世，終年五十八歲。崔植雖然器量恭謹寬厚，但不具備洞察真相理順人事的才能，等到在冀方喪失軍隊，天下人都責怪他的失策。

崔倰

倰，字德長。祖濤，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濤生儀甫，終大理丞，即倰之父。

以門蔭由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爲賓佐，坐事沈廢。久之，復以選授宣州録事參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倰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爲副使，得監察裏行，又從巽領使，爲河陰院鹽鐵留後。入爲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爲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税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爲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倰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

崔倰，字德長。祖父名濤，是大理卿孝公崔沔的弟弟。崔濤生崔儀甫，死時官任大理丞，就是崔倰的父親。

崔倰因祖先的功德從太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縣主簿。李衡任湖南、江西觀察使，徵用他爲賓佐，因事受牽連長期離職在家。過了很長時間，崔倰又被選授宣州録事參軍。觀察使崔衍欣賞他的才能，奏請增加他的官秩，崔倰推辭不接受。李巽鎮守江西，上奏請他任副使，得任監察裏行，又跟隨李巽領使職，任河陰院鹽鐵留後。入朝任侍御史，不久改任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朝任膳部郎中，充荆襄十道兩税使，賜金紫。改任蘇州刺吏，政績名列第一。轉任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以前有法令規定，豐收年景貨物不得出境，鄰近地方有災荒互不救濟。崔倰到任，對屬吏說：“這様做不近人情，

也，無宜閉糴，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賈通流。入爲户部侍郎、判度支。

不應當禁止出售糧食，加重百姓的困境。”從此以後商賈得以出境交易。入朝任户部侍郎、判度支。

時佑再從弟植爲宰相，佑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歸國，命田弘正移帥鎮州。弘正之行，以魏卒二千爲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爲變擾，累表請留魏卒爲綱紀，其糧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佑固言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爲事例，不可聽從。弘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弘正遇害。穆宗失德，佑黨方盛，人不敢糾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鳳翔節度等使。不期歲，召爲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户部尚書歸第。明年暴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謚曰肅。佑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己之廉，見贓污者如仇焉。

當時崔佑的再從弟崔植任宰相，崔佑性情固執度量狹小，倚仗崔植的權勢恩寵，給予剥奪隨心所欲。當時朝廷因王承元歸順，命田弘正移任鎮州節帥。田弘正赴任，帶走魏州二千士兵作爲帳下親兵，又鑒於常山一帶的百姓長期與朝廷教化隔絶，人心容易動摇騷亂，多次上表請求留下魏州士兵維護法紀，他們的糧餉請求度支按年發給。穆宗將奏表交給宰相商議，崔佑執意説魏、鎮二州各自擁有鎮兵，朝廷没有支給他們糧餉的先例，擔心這樣做會成爲先例，不能聽從。田弘正不得已，遣送魏州士兵返回本藩。没過幾天鎮州發生叛亂，田弘正被害。穆宗統治無道，崔佑黨羽權勢正盛，人們不敢追糾他們的罪過。崔佑被罷去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任鳳翔節度等使。不到一年，召入任河南尹，當年七十歲，上疏請求退休，下詔以户部尚書退休回家。第二年暴死，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子少保。謚號叫肅。崔佑任官清廉威嚴，所到之處總能得到治理，然而性情耿介急躁，對待僚屬不講禮節，倚仗自己的廉潔，見到貪贓的人如同見到了仇人。

子巖，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

兒子名巖，考中進士，被徵用到襄陽鎮幕府中任掌書記、監察御史，爲人大方文雅有父親的遺風。

常衮

常衮，京兆人也。父無爲，三原縣丞，以衮累贈僕射。

常衮，是京兆人。父親名無爲，任三原縣丞，因常衮顯貴追贈爲僕射。

衮，天寶末舉進士，歷太子正字，累授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選爲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前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中書舍人。衮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爲舍人，時稱爲常楊。性清直孤潔，不妄交游。内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衮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北邊虜，連爲寇盗，衮累上章陳其利害，代宗甚顧遇

常衮，天寶末年考中進士，歷任太子正字，多次授任爲補闕、起居郎。寶應二年，選爲翰林學士、考功員外郎中、知制誥，依舊任翰林學士。永泰元年，遷任中書舍人。常衮文章超群，受到時人的推崇，與楊炎同任中書舍人，當時人稱作常楊。常衮性情清高廉潔，不隨便與人交往。宦官魚朝恩倚仗權勢恩寵，兼領國子監事，常衮上疏認爲不可行。當時朝廷多事，西北邊境上的敵人，連續入侵，常衮多次上奏陳述利害，代宗十分器重他，加授他爲集賢院學士。大曆元

之，加集賢院學士。大曆元年，遷禮部侍郎，仍爲學士。時中官劉忠翼權傾内外，涇原節度馬璘又累著功勛，恩寵莫二，各有親戚干貢部及求爲兩館生，衮皆執理，人皆畏之。

年，改任禮部侍郎，依舊任學士。當時宦官劉忠翼權勢傾倒朝廷内外，涇原節度使馬璘又屢立功勛，恩寵無人能比，二人各有親戚到禮部求情要求做兩館生，常衮一概據理拒絶，人們都很懼怕他。

元載之得罪，令衮與劉晏、李涵等鞫之，獄竟，拜衮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太微宫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掌樞務。代宗尤信重綰。綰弘通多可，衮頗務苛細，求清儉之稱，與綰之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衮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己。時少列各定月俸爲三十五千，滉怒司業張參，唯止給三十千；衮惡少詹事趙惎，遂給二十五千。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衮有親戚任文學者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

元載獲罪，皇帝命常衮與劉晏、李涵等人審訊，案子處理完畢，拜授常衮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太微宫使，崇文、弘文館大學士，與楊綰一同執掌機務。代宗特别信任器重楊綰。楊綰寬宏通達遇事大多批准，常衮極力苛求細枝末節，追求清廉節儉的稱譽，與楊綰做法不同。先前，百官俸禄料錢很少，楊綰與常衮上奏請求增加。當時韓滉判度支，常衮與韓滉分别根據私情，所增加的俸禄料錢，多少由自己決定。當時少卿規定每人月俸爲三十五貫，韓滉惱恨國子司業張參，衹給他三十貫；常衮厭惡少府詹事趙惎，於是發給他月俸二十五貫。太子洗馬，實際是司經局長官，太子文學是太子洗馬的副職，常衮有個任太子文學的親戚月俸是十二貫，而發給太子洗馬的月俸衹有十貫。他們發放官俸的多少都是隨心所欲，不懂時政，大多都是這類事。

無幾，楊綰卒，衮獨當政。故事，每日出内厨食以賜宰相，饌可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迄今便爲故事。又將故讓堂厨，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禄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不能，當辭位，不宜辭禄食。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廣也，衮又塞絶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既懲元載爲政時公道梗澀，賄賂朋黨大行，不以財勢者無因入仕。衮一切杜絶之，中外百司奏請，皆執不與，權與匹夫等，尤排擯非文辭登科第者。雖窒賣官之路，政事大致壅滯。

不久，楊綰去世，常衮一人執掌朝政。舊制，每天拿出内厨食賞賜宰相，食物可供十多人食用，常衮特意請求停止，至今就成爲舊例。常衮又準備依舊例辭讓政事堂公膳，同僚認爲不妥當纔作罷。議論的人認爲厚禄重賞，是用來優待賢人促進國政的，没有才能的人，應當辭官，不應當辭去禄食。政事堂設有後門，是爲了宰相有時到中書舍人院咨詢政事，以便集思廣益而設的。常衮又奏請堵塞了此門，以此表示尊貴，與中書舍人不相往來。常衮鑒於元載執政時公正之道被堵塞，賄賂朋黨之風盛行，無財無勢的人無從入仕。常衮對此一律予以杜絶。朝廷内外百官奏請授官，都堅持不予批准。權臣與平民一視同仁，特别排斥不是憑藉文辭考中科舉而入仕的人。此後雖然堵塞了賣官之路，但也因此導致朝政大事壅塞不暢。

代宗既素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尋卒，衮與綰志尚素異，嫉而

代宗既然一向器重楊綰，打算將政事交付給他。楊綰不久死去，常衮與楊綰的志向和追求一

怒之。有司議謚綰爲文貞，衮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過甚，端坐黜官。時既無中書侍郎，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衮以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得總中書省，遂管綜中書胥吏、省事去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時衮散官尚朝議，又無封爵，郭子儀因入朝奏之，遂特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及代宗崩，與祐甫争論喪服輕重，代相署奏。初换祐甫河南少尹，再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相，素與衮善，建中元年，遷福建觀察使。四年正月卒，時年五十五。久之，贈左僕射。有文集六十卷。

向不同，嫉妒并且憎恨他。有關部門商議給楊綰定謚號叫文貞，常衮示意比部郎中蘇端予以駁斥，由於詆毁楊綰太過火，蘇端因此獲罪被貶官。當時没有中書侍郎，中書舍人崔祐甫領中書省事，常衮認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可以兼領中書省，於是總管中書省小吏，中書省事裁决去留及文書也由自己掌管，崔祐甫對此憤憤不平，以致多次争吵，於是皇帝叫崔祐甫分知吏部銓選之事，崔祐甫擬定的官員又多次被駁回。當時常衮的散官官階衹是朝議大夫，又没有封爵，郭子儀入朝時乘機奏請，於是特地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等到代宗崩，常衮與崔祐甫争論喪服的輕重，并代替宰相簽名上奏。起初常衮替换崔祐甫任河南少尹，接着又貶爲潮州刺史。楊炎入朝做宰相，平時與常衮友善，建中元年，改任常衮爲福建觀察使。四年正月去世，終年五十五歲。過了很久，追贈左僕射。留有文集六十卷。

史臣曰：善人爲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楊綰入相數日，遽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爲相之顯者，蔑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愧色矣。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爲美談；崔祐甫除吏八百，人無間言。開物成務之才，滅私徇公之道可知也。噫！公權餘旬日而薨，貽孫未期年而逝，邃古已來，理世少而亂世多，其義在兹矣。常衮之輩，不足云爾。

史臣曰：善人建國百年，就可以使凶暴的人改惡從善進而不用刑殺，楊綰入朝任相幾天，當即實現了移風易俗。周公、召公、伊尹、傅説、蕭何、張良、房玄齡、杜如晦，歷代任宰相而功績卓著的，没聽説取得這樣的成效。曾經閲讀群書，揚善的經常過分褒獎，記載罪惡經常過分指責；至於拜楊綰爲相的詔書，追贈官職的制敕，改謚號的詔令，則當時史官不會感到慚愧了。從前趙文子舉薦賢士七十人，古人傳爲美談；崔祐甫除授八百名官吏，人們没有閑言碎語。揭示真相理順人事的才幹，其滅絶私欲奉行公事的道德準則由此可想而知了。唉！楊綰任相十多天就去世了，崔祐甫任相没到一年也去世了，自古以來，太平的時代少而動亂的時代多，原因就在這裏。至於常衮之流，不值得評論。

贊曰：公權儒道，貽孫相才。命乎不永，時哉可哀。

贊曰：楊綰行儒道，崔祐甫有相才。壽命不長，時運可哀。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

列傳第七十

郭子儀（子）曜 晞 曖 曙 晤 映（晞子）鋼
（曖子）釗 鏦（釗子）仲文（族弟）幼明（子）昕

郭子儀

郭子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

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爲天德軍，子儀爲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

十四載，安禄山反。十一月，以子儀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静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禄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陘，以功加御史大夫。

十五載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顔杲卿，河北郡縣皆爲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踵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

郭子儀，是華州鄭縣人。父親郭敬之，歷任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因郭子儀而顯貴，死後追贈太保，追封祁國公。

郭子儀身高六尺有餘，儀表英俊而且身體魁梧，起初因應考武舉考中高等補授左衛長史，多次歷任諸軍使。天寶八載，朝廷在木剌山設置橫塞軍和安北都護府，命郭子儀領軍使，任左衛大將軍。十三載，在永清柵的北面築城而將橫塞軍和安北都護府的治所遷到那裏，并改橫塞軍爲天德軍，郭子儀任軍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

十四載，安禄山反叛。十一月，朝廷任命郭子儀爲衛尉卿，兼任靈武郡太守，充任朔方節度使，下詔命令郭子儀率本軍東討。郭子儀於是從單于府起兵，收復了静邊軍，并斬殺賊將周萬頃，將他的首級傳送朝廷。安禄山派大同軍使高秀巖侵犯河曲，郭子儀率兵擊敗了他，進軍收復雲中馬邑，打通了東陘，因功加授御史大夫。

十五載正月，賊將蔡希德攻占常山郡，俘獲太守顔杲卿，河北一帶的郡縣都被叛軍占領。二月，郭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軍攻下井陘，攻克了常山郡，在九門打敗叛賊後，又向南攻打趙郡，生擒叛賊四千人，隨後將他們全部釋放，殺死僞太守郭獻璆，繳獲兵器數以萬計。軍隊回到常山，賊將史思明率數萬人跟踪在後，官軍走他們也走，官軍停他們也停。郭子儀選派五百名

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祿山聞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

驍勇騎兵輪流騷擾他們，三天後到達行唐，賊軍因疲憊而撤退，官軍乘機攻擊，又在沙河擊敗了賊軍。安祿山聽說史思明兵敗的消息，就增派精兵救援他。官軍到達恒陽，叛軍也跟隨而至，郭子儀堅守營壘不出戰，賊軍來犯就堅守，賊軍退却就追擊。白天郭子儀率兵挑動敵軍，夜晚偷襲敵營，攪得賊軍不得喘息。過了幾天，李光弼建議說："賊軍疲憊了，可以出戰了。"六月，郭子儀、李光弼率領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將領在嘉山列陣，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也聯兵結陣而至，官軍一次交戰就擊敗了他們，斬殺四萬首級，生擒五千人，繳獲戰馬五千匹，史思明露髻赤足鞋帽不整地逃奔到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都殺死駐守的賊軍來迎接官軍。郭子儀準備北上謀取范陽，軍威大振。

是月，哥舒翰爲賊所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爲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爲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爲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殪，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迴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

這月，哥舒翰被賊軍擊敗，潼關失守，玄宗前往蜀郡，肅宗前往靈武，郭子儀副使杜鴻漸任朔方留後，奏請迎接皇上。七月，肅宗即帝位，因叛賊占據兩京，正謀劃收復，就下詔令郭子儀班師。八月，郭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從河北趕來。當時新的朝廷剛剛建立，兵力少而弱，雖然得到監牧的馬，但軍備仍不完備。等到郭子儀、李光弼率全軍趕到肅宗駐蹕之地，軍威於是大振，國家有了復興的前景，百姓感到有了希望。有詔任命郭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舊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規模檢閱六軍，親自統率六軍南下關輔之地，到達彭原郡，宰相房琯請求撥給一萬士兵，自任統帥來討伐叛賊，皇帝一向器重房琯，答應了他。房琯率兵到達陳濤，被賊軍擊敗，官軍喪失殆盡。朝廷正致力於討伐消滅叛賊，而官軍却死亡了一半，所以皇帝祇有倚仗朔方軍作爲興復的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率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引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人馬，準備逼近肅宗駐蹕的營地，郭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前往并一舉擊敗了他們，斬殺俘獲數萬人馬，平定了河曲。

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

賊將崔乾祐駐守潼關。二年三月，郭子儀率兵在潼關大敗了賊軍，崔乾祐退守蒲津。當時永

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户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爲内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脱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

樂尉趙復、河東司户韓旻、司士徐炅、宗室子弟李藏鋒等，在蒲州落入賊手，四人密謀等官軍一到就作爲内應起兵。當郭子儀攻打蒲州時，趙復等人殺死了守城的賊兵，打開城門迎接郭子儀進城。崔乾祐與手下數千人向北逃到安邑，安邑百姓假裝投降，等到崔乾祐的士兵進城進到一半時，放下門閘痛擊闖進城裏的賊軍，崔乾祐本人没有入城，於是得以脱身向東逃跑。郭子儀於是帶兵收復了陝郡永豐倉。從此潼、陝之間不再有叛軍侵犯和搶掠。

是月，安禄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内、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潏水之西，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清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迴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横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迴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是夜奔陝郡。翌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群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臣僚無不感泣。

這月，安禄山死去，朝廷準備謀取大規模進攻叛賊，下詔命郭子儀返回鳳翔。四月，郭子儀升爲司空，充任關内、河東副元帥。五月，詔令郭子儀統率軍隊急速趕赴京城。軍隊在潏水的西面，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交戰，官軍失利，士兵大潰，將武器裝備全都丢在清渠邊上。郭子儀收聚殘兵退守武功，自己到朝廷請罪，請求降職處分，於是朝廷降他爲左僕射，其餘官職依舊。九月，郭子儀跟隨元帥廣平王率領蕃漢軍隊十五萬人進軍收復長安。回紇派葉護太子率領四千騎兵助唐討賊，郭子儀宴請葉護太子與他修好，相互盟誓共平國難，二人相處十分融洽。郭子儀奉元帥廣平王作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在京城以西香積寺的北面交戰，官軍聯陣綿延三十里，賊軍十萬在官軍北面列陣。李歸仁先向官軍迫近，官軍陣亂，李嗣業拼命衝殺，生擒叛賊十餘名騎兵官軍纔穩住陣脚。回紇派奇兵進到賊陣的背後夾攻他們，賊軍大潰，從日中到黄昏，斬殺六萬首級。賊將張通儒駐守長安，聽説李歸仁等人戰敗，連夜逃奔陝郡。第二天，廣平王率官軍進入京師，京城老幼一百萬人夾道歡呼，流着淚説："想不到今天能再次見到官軍。"廣平王令士兵休息三天，然後率軍東進。肅宗在鳳翔聽説獲勝的消息，群臣慶賀，皇帝因宗廟被焚毁，悲傷嗚咽不能自制，臣僚人人都被感動而哭泣。

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迴紇登山乘

十月，安慶緒派嚴莊率領他的全部軍隊共十萬人馬趕赴陝州，與張通儒共同抵抗官軍。二賊聽説官軍到了，將他們的所有人馬駐守在陝西，背山列陣。郭子儀率官軍從他們的正面進攻，回

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鬥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絶我歸路，衆心大摇，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黄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迴紇來！"即時大敗，僵尸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垍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河南賊所盗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户。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

紇兵登上山乘機從他們的背後進攻，不料在山裏遇上了賊的伏兵，與他們搏鬥超過了期限，官軍漸漸退却。賊分兵三千人，想切斷官軍退路，官軍軍心大爲動摇，郭子儀命回紇進攻，將賊派出的三千人全部消滅。回紇兵衝到賊兵之後，在揚起的黄塵中射出十多支箭，賊兵驚懼地四周張望説："回紇兵來了！"隨後便大敗，僵尸遍布山林草澤中。嚴莊、張通儒逃回洛陽，就與安慶緒渡過黄河退保相州。郭子儀奉廣平王進入東都，在天津橋南展示兵力，士人百姓沿路歡呼。僞侍中陳希烈、僞中書令張垍等三百多人身穿素服向廣平王請罪，廣平王安撫後打發了他們。這時，河東、河西、河南被叛賊所占領的郡邑全都平定。郭子儀因功加授司徒，封爲代國公，享食邑一千户。不久郭子儀入朝，天子派軍隊整理好軍容到灞上迎接，肅宗慰勞他説："大唐雖是我的家國，實際是由卿所重建。"郭子儀叩頭感謝。十二月，郭子儀返回東都，朝廷命郭子儀籌劃北討。

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僞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敕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内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業、襄鄧節度使魯炅、荆南節度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勛，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内，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争進，則登城鼓噪，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噪，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

乾元元年七月，郭子儀率兵在黄河岸邊打敗了賊軍，生擒僞將安守忠并將他送到朝廷，於是到京師朝見，皇帝敕令百官列隊在長樂驛迎接，皇帝親臨望春樓接待他，郭子儀升任中書令。九月，郭子儀奉詔大舉進攻叛賊，并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内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襄鄧節度使魯炅、荆南節度使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使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位節度使的軍隊一起討伐安慶緒。皇帝考慮到郭子儀、李光弼都是元勛，難以相互統轄，所以不設元帥，衹派宦官魚朝恩任觀軍容宣慰使。十月，郭子儀從杏園渡過黄河，圍攻衛州。安慶緒和他的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率領所有人馬前來救援，將士兵分成三軍。郭子儀列陣等待他們，并預先挑選出三千名射手埋伏在營壘裏，告誡他們説："等我們稍向後退，賊軍必定争相進攻，你們就登上營壘擊鼓呼喊，然後一同發射弓弩壓住他們。"交戰之後，郭子儀率兵假裝逃跑，賊兵果然乘機追趕，追到營壘門前，突然聽到鼓聲和喊叫聲，不一會兒弓弩齊發，箭如雨下，賊兵震驚恐懼，郭子儀整頓

安慶和以獻，遂收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於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四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于滏陽。

好隊伍追趕賊兵，賊兵大敗。這次戰役，俘獲僞鄭王安慶和并將他獻給朝廷，於是收復了衛州。接着又向鄴城進軍，與賊再次在愁思岡交戰，賊軍又一次戰敗，於是郭子儀聯結各營官軍包圍了他們。安慶緒派薛嵩帶上自己所乘的十四馬向史思明求救，并且提出將帝位禪讓給史思明。十二月，史思明派部將李歸仁率衆兵趕赴安慶緒處，并在滏陽扎營。

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炅中流矢。子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都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

二年正月，史思明親率范陽精兵再次攻占魏州，并僞稱燕王。官軍人數雖多，但軍中没有統帥，行動無處請示，從上年冬到次年春，竟然没有打敗賊軍，祇得引漳水澆灌其城，城裏的糧食吃完了，人們彼此交换子女作爲食物。二月，史思明率衆兵從魏州趕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的前軍在鄴城以南與賊兵相遇，并與他們交戰，雙方死傷各一半，魯炅中流箭。郭子儀的軍隊作爲後軍，没有趕上交戰，突然天颳起大風，吹起沙粒拔倒樹木，天地昏暗，半步之内辨不清顔色。官軍向南潰逃，賊軍向北潰逃，雙方丢下的武器輜重堆積在路上，官軍各部都返回本鎮。郭子儀率朔方軍退保河陽，并拆毁浮橋，皇帝下詔命郭子儀留守東都。三月，任命郭子儀爲東都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

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三年正月，授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横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

宦官魚朝恩一向嫉妒郭子儀的功勞，乘這次郭子儀作戰没有取勝而誣陷他，不久郭子儀被召回京師。天子任趙王李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任副元帥，將陝東軍事交付李光弼，以取代郭子儀的職務。郭子儀雖然失去兵權，但却心向王室，想到禍難没平，無暇顧及休息。不久史思明再次攻占河洛，皇帝廢寢忘食，又擔憂吐蕃逼迫京畿，三年正月，任郭子儀爲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依舊留在京師。議事者認爲郭子儀有重建社稷的大功，如今叛賊殘餘没有消滅，不應將他安排在閑散的職位上，肅宗很贊成。上元元年九月，任命郭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爲副，命他們率領英武、威遠等禁軍以及河西、河東各鎮的軍隊，取道邠寧、朔方、大同、横野，直抵范陽。詔令下達十天，又受到魚朝恩的離間，此事最終没有實行。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卧内，謂子儀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别賜絹四萬匹、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軍在邙山打了敗仗，河陽失陷，魚朝恩退守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發生兵變，殺了他們的節帥李國貞。當時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也被部下殺死，朝廷害怕兩鎮聯合起來勾結叛賊，因此非常憂慮。後輩將帥不能鎮服兵變，勢不得已，朝廷於是起用郭子儀任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京鎮守絳州。三月，郭子儀辭行趕赴鎮所，肅宗當時身體欠佳，群臣中無人能面見皇帝。郭子儀請求說："老臣受命，將死在外邊，不見陛下，死不瞑目啊。"皇帝於是派人把他引進卧室，并對郭子儀說："河東的事情，全都托付給卿了。"郭子儀哭泣流淚。皇帝賜給他御馬、銀器、雜綵，另外又賜給他四萬匹絹、五萬端布用來犒賞軍隊。郭子儀到達絳州，捕捉并處死了殺害李國貞的凶手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新任節度使辛雲京聽説郭子儀誅殺了王元振，也將殺害鄧景山的人捉獲加以斬殺，從此河東各鎮都遵奉了王法。

四月，代宗即位，内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户，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敕，因自陳訴曰：

> 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厠朝列。會天地震蕩，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册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托臣以家國，俾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内調鼎飪，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訛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居高聽卑，察臣不

四月，代宗即位，宦官程元振專權，自認爲有擁立皇帝的功勞，忌恨舊將，以爲郭子儀功高難以制約，玩弄詭計離間皇帝與郭子儀的關係，請求皇帝罷免郭子儀的副元帥職務，增加他實封七百户，充任肅宗山陵使。郭子儀謝恩之後，上表進獻肅宗前後所賜的詔敕，乘機陳述自己的心迹說：

> 臣德行薄如蟬翼，生命輕如鴻毛，多次蒙受國恩，膽戰心驚地側身立身於朝列之中。時逢天地動蕩，中原血戰，臣從北方靈武，受先皇帝的册命，而後興兵向南，在岐陽大舉練兵。先帝憂勞宗廟社稷，將國家托付給臣，使臣輔佐陛下掃清兩京的妖孽。陛下雄才大略，重建天下，此後不因臣才識淺陋，將文武二權委任於臣，對外傳布國家教化，對内處理朝廷機務，因此臣常立誓願爲國家而死，這些都得恩於陛下的英明。臣本愚昧淺陋，言語常常很直率，擔憂會因此而招致謗言，對上有損於陛下。陛下位居高位

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濺血沾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難阻，出没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奬，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煩聽覽。

而洞察下情，知臣無二心，皇天后土，知臣無私。臣謹以爲器用切忌盛得過滿，每天都很謹慎擔心，怎敢苟且保全自身，長期妨礙進賢之路。自從受恩於塞下，克敵於軍中，東征西討十年，前後身經百戰。天寒劍折，血濺沾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險阻，出生入死，所賴惟有天命，直到今天。陛下過重恩獎，顧念勤苦，賜臣詔書一千多篇，聖旨委婉，慰諭殷切，表彰微臣一時的功勞，成爲子孫萬代的寶物。從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絳州，臣所經過之地，賜給臣手詔敕書共二十卷，臣冒死獻上，有煩陛下聽覽。

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率師進討，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茙、來瑱，子儀既爲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

皇帝下詔回答説：“朕不德不明，使大臣憂慮疑惑，是朕的過錯。朕感到很慚愧，公不要因此而有顧慮。”代宗因從前曾與郭子儀共患難，一同收復兩京，所以對他禮遇更厚。當時史朝義仍占據洛陽，元帥雍王率軍進討，代宗打算派郭子儀輔助他，但魚朝恩、程元振干擾朝政，斬殺了裴茙、來瑱，郭子儀既被他們離間，此事於是擱置不行，郭子儀仍留居京師。

俄而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迴紇、吐蕃之衆入寇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爲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緣山而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于盩厔，自辰至酉，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計無所出，遽詔子儀爲關内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强取民家畜産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陜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京，至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

不久梁崇義據襄陽反叛，僕固懷恩在汾州擁兵自重，引誘回紇、吐蕃的軍隊入侵河西。翌年十月，吐蕃攻占了涇州，俘虜了刺史高暉，高暉於是爲吐蕃的軍隊作嚮導，帶領賊寇深入京畿，搶掠奉天、武功，渡過渭河向南，沿山向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在盩厔迎戰，從早晨打到黄昏，斬殺蕃兵數千人，然而他的士兵死亡也很多。賊軍準備進逼京師，皇帝無計可施，立即下詔任命郭子儀爲關内副元帥，出京鎮守咸陽。郭子儀自從在相州交戰失利，李光弼取代他掌握兵權，等到郭子儀被徵還朝廷，部下已離散。到這時接受詔命，部下衹有二十匹坐騎，就强取百姓的牲畜來助軍。到了咸陽，吐蕃的軍隊已渡過渭水。這天，天子爲躲避吐蕃前往陜州。郭子儀聽説皇上躲避吐蕃，揮淚趕回京城，等趕到皇上已出發。射生將王獻忠隨從皇上，在路上率領四百

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其軍漸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子廣武王承宏，立帝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爲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幟，鼓鞞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豪俠以爲内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滻西。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

名騎兵反叛，并逼迫豐王以下十親王準備投奔叛賊。郭子儀率兵進入開遠門，遇上了他們，盤問豐王等人到哪裏去，然後把他們護送到皇帝駐蹕之地。郭子儀率領三千名騎兵沿南山而行，到達商州，得到武關守兵及六軍中離散的士兵四千人，又招聚流亡人馬，軍隊逐漸强大起來。吐蕃侵犯京城，俘獲已故邠王李守禮之子廣武王李承宏，立他爲帝，設置百官。郭子儀派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帶領一萬名士兵作爲前鋒，在韓公堆駐營，并大張旗幟，鼓聲震響山谷。長孫全緒派禁軍舊將王甫進入長安，暗中聯絡一些少年豪俠作爲内應。一天，他們在朱雀街一齊敲鼓，吐蕃兵恐慌逃走。大將李忠義事先已駐軍在禁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升守衛朝堂。郭子儀率大軍繼續前進，到達滻西。射生將王撫自任京兆尹，聚集士兵二千人，擾亂京城，郭子儀召來王撫把他殺了。朝廷下詔命郭子儀權且在京城留守。

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

>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奸雄，底定區宇。以至于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

自從西蕃入侵，皇上去了東方，天下人都歸罪於程元振，諫官多次陳論此事。程元振恐懼，又因郭子儀再度立功，不想讓天子返回京城，就勸説皇帝暫且遷都洛陽以便躲避吐蕃，代宗同意了。詔書下達，郭子儀聽説後，乘兵部侍郎張重光到長安宣慰返回之機，附帶進奏章陳述説：

> 臣聽説雍州之地，古稱天府，西邊控制隴、蜀，東邊控扼崤、函，前有終南山、太華山的險峻，後有清澈的渭水、渾濁的黄河的穩固，是神明的腹地，王者建都之處。這裏土地方圓數千里，擁有甲兵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就出擊，無利就退守。這是用武之地，不是其他地方所能比的，秦、漢相襲，終成帝業。此後若居此而安，離開則亡，前代史書所載，不僅一姓而已。隋朝末年，煬帝南遷，河、洛成爲廢墟，戰争紛起。高祖首倡義師，也先入關，因而能够消滅奸雄，平定天下。以後到太宗、高宗時的興盛，中宗、玄宗時的昌明，也多在秦川，很少住在洛陽。不久前羯胡謀亂，天下分崩，河北、河南，全歸順了叛

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唯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于相土，人烟斷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厄，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况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

賊。然而先帝依仗朔方軍隊，安慶緒因而逃亡；陛下藉西方軍隊，史朝義因而被殺。難道僅僅是天道佑助，抑或也應是地形所致。這是陛下所深知的，不是臣在浮誇。近來因吐蕃侵逼，皇上東巡。這是因六軍士兵，一向不精於練習，都是街市商販之類，衹挂虛名，希望藉此逃避徵税，臨到驅使應戰，不堪一擊。也有的暗中交納財物藉以求免。加上宦官蒙蔽，政務大多荒廢。纔使陛下流離不安，退居陜地。這應當是由於用人不當，怎麽可以説秦地不是好地方呢！現在道路上的人們議論紛紛，不知是否可信，都説陛下已作出决定，準備臨幸洛都。臣反復考慮，也看不到什麽有利之處。東周之地，長期陷入叛軍手中，宫室被焚毁，十不存一。百官官署荒廢，竟没有一尺長的椽木；城中畿内，居民不滿千户；鄉邑雜草叢生，豺狼出没，既缺軍糧，又少人力。東到鄭、汴，直至徐州一帶，北從覃懷，南到相土，人烟斷絶，千里蕭條。將用什麽供應皇上的祭祀所需，供百官的住舍？况且那裏土地狹窄，方圓纔幾百里，東邊有成皋，南邊有二室山，險峻不足以憑藉，正適宜於作戰場。陛下爲何要捨棄久安的大勢，去聽從最危險的計策，忽視國家的大計，使天下人擔心？臣雖極爲愚笨，私下認爲陛下不可以聽取遷都計策。而且聖意所擔憂的，不就是因京畿新遭搶掠，田野空虛，恐怕糧食不足，國用缺乏，但以臣之見，很不以爲然。從前衛文公是個小國之君，一個諸侯國的君主罷了，時逢衛懿公被狄人所滅，開始在曹地搭起茅屋，穿粗布衣服，戴粗帛製作的帽子，第一年擁有兵車三十輛，後來便擁有兵車三百輛。終於能恢復舊業，享有長久的安寧。何况明察的天子，勤儉節用，如能廢黜尸位素餐之吏，裁去閑散多餘的享食俸禄之官，壓抑豎刁、易牙之類的宦官權力，任用蘧瑗、史鰌那樣正直之士，薄徵賦税使民休息，撫恤救濟鰥寡，將選拔賢良任用有才能的職責

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恤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

委托給宰相，而將練兵禦侮交付給老臣，那麼百姓自然得到治理，寇盜也將自然平息，復興的功業，指日可待，享國之期，永遠無限。希望順時勢而動，皇上回到上都，重建國家，刷新各種政務，尊奉宗廟完備祭祀，拜謁陵寢而提倡孝行。臣即使死去，也死而無憾。

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代宗看了奏表，流着淚對左右的人說："郭子儀的用心，真可謂是社稷之臣啊。可以立即返回京師。"十一月，皇上從陝返回宮中，郭子儀伏地請罪，皇帝停車慰勞他說："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落到這一步。"然後賜給他鐵券，還下令在凌煙閣爲郭子儀繪像。

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汾諸縣以爲己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既退，僕固懷恩部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已來，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

這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正在汾州駐軍，掠取并、汾各縣作爲自己的屬地。朝廷於是任命郭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京鎮守河中。蕃戎退却後，僕固懷恩的部下離散。當月，僕固懷恩的兒子僕固瑒在榆次掌兵，被帳下將張惟岳殺死，將其首級傳送京師。張惟岳率領僕固瑒的軍隊歸附了郭子儀，僕固懷恩很害怕，丢下其母親逃往靈州。翌年九月，朝廷以郭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東通和蕃使以及朔方招撫觀察使，他所任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不變。郭子儀考慮到僕固懷恩没有誅滅，不應辭掉使職，便堅决辭去太尉，說："太尉位高任重，因不敢居此職而擔憂，因此纔奏報朝廷。謹奉詔書，不允誠懇。臣從前的待遇，早知滿足，現在多次懇請，暗自恐懼自滿招禍。此意實出於内心，并不是矯飾。志向所到，怎敢不全說出。自從戰亂以來，綱紀逐漸鬆弛，多有急於争競之徒，缺少剛直方正之氣。德淺的却居高位，功勞少的却得到重賞，事例很多，不可盡述。臣每次看到這些，都深以爲慮。從前范宣子謙讓，他的下屬都謙讓，欒黶雖然驕慢，也不敢違背。臣實在是德薄才淺，但私下仰慕古人，務求以身作則，大力改變浮華的時俗，因此誠誠懇懇，希望免去此官，期待興起禮讓之風，

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仇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踪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

是由臣而帶來的。臣位居宰相，爵封真王，當面參與帝王的謀劃，皇帝當作心腹托付，恩寵榮耀已達到極限，功業已成，不久理當告老還家，以保全餘生。但因敵寇還在眼前，國家還没有安定，臣子之心，不敢就此安歇。如果西戎安分，僕固懷恩被擒，從前所授的官爵，發誓一無所受，定要追隨范蠡，跟踪留侯張良。臣的微小心願，正在於此。”皇帝下優詔不同意。郭子儀拜見皇上，感動得流着淚懇切辭讓，授太尉一事纔作罷。

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迴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争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携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

十月，僕固懷恩引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大軍南下，京師大爲恐懼，郭子儀出京鎮守奉天。皇帝召郭子儀入朝詢問抵禦戎人的計策，郭子儀回答説：“以臣之見，僕固懷恩不可能有什麽作爲。”皇帝詢問其中的緣故，回答説：“僕固懷恩雖然號稱驍勇，但平時不得兵心，如今所以能作亂，衹是利用了想回鄉的士兵而已。僕固懷恩原是臣的偏將，他的下屬都是臣的部曲，臣曾對他們有過恩惠，如今臣身爲大將，他們肯定不忍心用刀刃對着臣，因此知道他不可能有什麽作爲。”虜兵入侵邠州，郭子儀在涇陽，郭子儀命長子朔方兵馬使郭曜率軍增援邠州，并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關閉城門拒守。僕固懷恩的前鋒人馬到達奉天，逼近城下挑戰，衆將請求出擊，郭子儀制止他們説：“外來的軍隊深入本地，希望速戰獲勝，不可與他們争鋒。他們都是我的部曲，如果不急於迎戰那他們自己就會心懷二意；假如逼迫他們，是加速他們與我們交戰，而交戰起來勝負就很難預料了。敢説出戰的斬！”於是率部下堅守壁壘一再等待，僕固懷恩的部下果然不戰而退。郭子儀從涇陽入朝，皇帝親自到安福門迎接他，命郭子儀在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請賞賜很豐厚。

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内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逖群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

十一月，朝廷任命郭子儀爲尚書令，郭子儀上表懇切辭讓説：“臣因稟賦淺薄，一向缺乏才能，遇時世動蕩，纔枉蒙大任，内參朝政，外統兵權。上不能輔佐朝廷，下不能糾察衆惡，功少而賞厚，任重恩深，難以勝任的擔憂，實在是日夜都没能減輕。臣先前之所以執意辭去太尉，求

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兹大任。況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勛，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下之責；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翌日，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

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爲之，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謡，復聞聖代。臣頃覩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凶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内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

保餘年，陛下特意降恩，這纔獲得准許。私下認爲陛下已知臣的心願，深察臣的心意，哪曾料到時過不久，再次降下恩命。以臣褊狹淺陋，又少智謀，怎可錯居尚書令，而擔當此大任。何況太宗從前在藩邸時，曾任此官，歷朝先聖相襲，空而不設。皇太子爲雍王之時，陛下因他統兵征伐，平定關東，班師凱旋論功行賞，方又有此授任。怎可以臣末職，來紊亂正常的秩序呢？德薄位尊，難逃天下的責罰；辜負重托招致禍亂，越發加速神明的刑誅。謹求陛下慈悲，停頒新命。”皇帝下詔答覆不許可。第二天，皇帝敕令有關部門叫郭子儀到尚書省處理政事。下詔叫宰相百官送他赴任，派五百名射生手騎馬持戟隨從，從朝堂到尚書省官署，皇帝賜奏教坊樂。郭子儀不肯接受，又上表説：

臣認爲尚書令，武德時期，太宗擔任過，昨日向朝廷懇切陳述，請求免去此職；但陛下尚未明察臣心，一心想褒獎尊崇，臣區區微薄誠意，更加惶恐不安。爲什麽呢？太宗是創業之主，聖德於人，自此以後就廢去此官，永世作爲準則。陛下繼守成業，理當遵奉并實行它，怎能輕易私寵老臣，毀壞成規，對上遮掩陛下的德行，對下留下各種非議。臣雖至愚，怎敢輕易接受？何况久經戰亂，過分受賞的很多，以一人之身，兼任許多官職，官服顔色混雜，良莠不分，“爛羊頭”的歌謡，再次流傳於聖代。臣近來察其弊端，想革除它的禍源，因叛賊尚在，不敢輕易議論。如今禍首將敗，指日可擒，内外無憂，禍亂漸平。這是陛下定法之際，審官之時，理當從老臣開始，然後再影響到朝班。怎可輕易作出這一决定，來紊亂國法。假如國法從上面紊亂，那麽衆務就會從下面敗壞，天下的政務都紊亂了，那麽國家又怎能得到永世無憂呢！陛下如能聽從臣的建議，體察臣的懇請，那麽那些貪求榮耀冒進的人，也將會各自辭讓他們所兼的官職，天下自然文明，百官有序，太平大業，也就可以興復。臣實在鄙陋，對古今知道甚少，但

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

志向所看重的，實在於此。

手詔答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總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匡多難，靖群氛於海表，凝庶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居敬而行簡，人難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源，無待禮成，曲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册。"遣内侍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帳、床蓐、珍玩之具。

皇帝下詔答覆説："褒獎的詔命，是用來表揚功勛的；總領之職，是希望布政的。卿入居樞要，出統軍隊，從先朝起，屢救危難，平定禍亂於天下，治理政務於朝廷。勤治事而少言語，守恭敬而行簡要，他人使簡易之事變繁，你使繁雜之事變簡易。所以命掌衆務，統領百官，瞭解遵循時論，都稱爲允當。但屢次拜官都封還詔命，誠懇辭讓，謹守淳樸之道，談論治理之源。不必等待禮成，就曲意聽從謙讓。應向外宣示，編入史册。"皇帝派宦官魚朝恩傳示詔書，并賞賜郭子儀美人盧氏等六人，侍從八人，以及車馬衣服、帷帳、床蓐、珍寶玩好等物。

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内地，常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党項、羌、渾、奴剌，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繼其後。迴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内。京城壯丁，并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捉城門，市民由竇穴而遁去，人情危迫。

當時吐蕃多次侵犯京畿，朝廷倚仗蒲、陝作爲内地，經常派重兵鎮守。永泰元年五月，朝廷派郭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出京鎮守河中。八月，僕固懷恩引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以及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多萬人馬南下，并先派數萬人攻掠同州，企圖從華陰急赴藍田，以便控制南下的通道。僕固懷恩率大軍跟在後面。回紇、吐蕃從涇、邠、鳳翔數道侵犯京畿，掠奪奉天、醴泉。京師震驚恐懼，天子下詔親征，并命李忠臣駐守東渭橋，李光進駐守雲陽，馬璘、郝廷玉駐守便橋，駱奉先、李日越駐守盩厔，李抱玉駐守鳳翔，周智光駐守同州，杜冕駐守坊州，天子率禁軍駐守苑中。京城的壯丁，也都命他們組成團結兵。城門有兩個門洞堵塞其中的一個。魚朝恩搜刮士人百姓家的馬匹，派重兵嚴守城門，市民從洞孔逃出去，人心慌恐不安。

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没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

這時，皇帝急忙將郭子儀從河中召到朝廷，命他駐守在涇陽，就在這時虜人騎兵已經會合在一起了。郭子儀率領的一萬多人，也被衆虜重重包圍起來。郭子儀派李國臣、高昇在東面抵擋，命魏楚玉在南面抵禦，命陳迴光在西面抵禦，命朱元琮在北面抵禦。郭子儀自己率領身穿鎧甲的

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翦除凶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騎兵二千人出没於敵軍的左右前後，虜人見了并問道："這是誰啊？"官軍回答説："是郭令公。"回紇兵問道："郭令公還活着嗎？據僕固懷恩説天可汗已離開人世，郭令公也死了，中原没有君主，所以纔跟隨他來了。如今郭令公活着，天可汗也活着嗎？"官軍回答他們説："皇帝萬歲無疆。"回紇兵都説："僕固懷恩欺騙了我們。"郭子儀又派人勸告他們説："你們從前遠涉萬里，鏟除叛賊，收復了兩京。當時郭子儀與你們歷經艱難，到什麽時候也没能忘記。如今你們忽然背棄舊好，幫助一個叛臣，是何等愚蠢啊！况且僕固懷恩背叛主上遺棄母親，能對你們有什麽好處呢？"回紇兵説："我們以爲令公死了，不然的話，怎麽會到這裏來。令公果真還活着，那怎樣能見到他呢？"郭子儀準備出營，衆將勸諫説："戎狄之心，不可以輕信。請不要去。"郭子儀回答説："虜人有數十倍於我軍的兵力，現在我們的實力本來就不能與他們相匹敵，况且至誠可以感動神明，何况這些虜人呢！"衆將説："那就請讓我們挑選出五百名精鋭騎兵跟隨保衛吧。"郭子儀説："這樣衹會造成麻煩。"於是叫人傳呼説："令公來了！"虜人起初懷疑，并張弓搭箭等待着。郭子儀率領數十名騎兵慢慢從陣中走出，脱下頭盔慰勞他們説："大家好吧？我們長期共守忠義，何必如此呢？"回紇兵都扔下兵器跳下馬一齊跪拜説："果真是我們的父親啊。"郭子儀召見了他們的首領，請他們飲酒，并送給他們綾羅錦緞，大家又像從前一樣歡笑言談。

子儀説迴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于鳴沙，群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遣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迴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迴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

郭子儀勸説回紇首領説："吐蕃本來與我們是舅甥之國，我們没有辜負他們却遭到他們的入侵，這是不講親情大義啊。假如你們反戈攻擊他們，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樣容易。他們的羊馬滿山遍野，連綿數百里，稱得上是上天所賜，不要失掉良機。如今你們既能驅逐戎人以獲利，又能跟我們繼續修好而凱旋，不也挺好嗎？"正巧僕固懷恩暴死在鳴沙，衆虜没有統一的指揮，於是答應了郭子儀的建議，接着回紇派首領石野那等人入朝。郭子儀派朔方兵馬使白元光率兵與回紇會師。吐蕃人知道了這個謀略，連夜逃遁。回

萬，生擒萬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内不絶。子儀自涇陽入朝，加實封二百户，還鎮河中。

紇兵與白元光率領的朔方軍一同追擊他們，郭子儀率領大軍跟在後面，在靈武臺的西原大敗吐蕃士兵十餘萬，斬殺五萬首級，生擒一萬人，奪回被吐蕃兵所掠取的男女百姓達四千人，繳獲的牛羊駱駝馬，綿延三百里不斷。郭子儀從涇陽入朝，朝廷爲他增加實封二百户，郭子儀返回河中鎮所。

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婿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請爲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閲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内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恩出羅錦二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敗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盗發子儀父墓，捕盗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

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斬殺監軍張志斌謀劃叛亂，皇帝因同、華一帶道路被阻，召見郭子儀的女婿工部侍郎趙縱讓他帶着口頭詔令前往河中，命郭子儀起兵討伐周智光。趙縱請求用蠟封詔旨，命家僮抄小路將蠟封的詔旨賜給郭子儀。郭子儀奉詔後大規模檢閲軍隊，正準備出兵時，同華將吏聽到官軍起兵征討的消息後，就殺了周智光父子，并將他們的首級傳送京師。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宦官魚朝恩共同出錢三十萬，在郭子儀的府第設宴，魚朝恩拿出二百匹羅錦，作爲郭子儀賞賜給歌伎的費用，極盡歡樂纔罷休。九月，吐蕃侵犯涇州，朝廷下詔命郭子儀率步騎三萬從河中移駐涇陽。十月，吐蕃兵退到靈州，郭子儀率軍阻截擊敗了他們，斬殺二萬首級。十二月，盗賊挖掘了郭子儀父親的墳墓，盗賊没有抓獲。人們認爲魚朝恩一向忌恨郭子儀，懷疑是他指使人幹的。郭子儀内心知道其中的緣故，等到他從涇陽準備入朝，議事的人擔憂他會生變，公卿大臣都很憂慮。等到郭子儀入朝拜見皇帝，皇帝提及此事時，郭子儀大聲抽泣着上奏說："臣長期掌兵，不能制止殘暴，士兵毁壞他人的墳墓，本來也够多的了，這是臣不忠不孝，獲得上天的懲罰，不是人爲的禍患啊。"朝廷這纔平静下來。三年三月，郭子儀返回河中。八月，吐蕃侵犯靈武。九月，朝廷下詔命郭子儀率軍五萬從河中移鎮奉天。這月，白元光在靈武大敗吐蕃。十月，郭子儀入朝，然後返回鎮所河中。

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

當時朝廷議論認爲西蕃侵犯，京師不得安寧，馬璘雖然在邠州，但力量不足以抵抗，於是任命郭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將軍隊從河中移

馬璘爲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于宜禄，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源，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迴紇赤心賣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迴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一年俸物，充迴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内外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

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强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窺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内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内，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摇。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衆，外畏内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横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

到邠州鎮守，調馬璘任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侵犯涇州，郭子儀派先鋒兵馬使渾瑊到宜禄迎戰，渾瑊失利。這時馬璘在潘源設下埋伏，同渾瑊合擊，大敗了吐蕃軍，俘獲斬殺吐蕃兵數以萬計。回紇赤心準備出賣一萬匹馬給官軍，有關部門因國用不足，奏請祇買一千匹。郭子儀考慮到回紇先後爲國立功，不應回絶他們的意願，請求拿出自己一年的俸禄，充作支付回紇的馬價，雖然詔旨不准許，但却受到朝廷内外人士的稱贊。九年，郭子儀入朝，代宗召郭子儀到延英殿應對。談到西蕃處處侵犯，官軍苦戰不休疲於應付，説着就流下淚來。退出後，郭子儀又一次上奏陳述防備吐蕃的利害得失，説道：

朔方，是國家的北門，西面抵禦犬戎，北面防備獫狁，五座城堡相去三千多里。開元、天寶年間，擁有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能抵擋對方的一角。自從先皇帝在靈武即位，戰士跟隨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出擊南北征戰，不曾有過安寧歲月。中間又因僕固懷恩之役，兵力再次損耗散失，人員死亡了三分之二，與天寶年間相比僅有那時兵力的十分之一。如今吐蕃四處侵擾，勢力比我軍强大十倍，并兼有河、隴之地，糾合羌、渾的軍隊，每年前來騷擾近郊。用少於朔方軍當年十倍的兵力，來抵擋吐蕃擴充十倍的騎兵，想要克敵制勝，談何容易！近來進入内地，稱作四節度使的，每將統兵纔萬人左右，而賊兵却是他們的四倍。而臣所統率的將士，人數不到賊軍的四分之一，所有戰馬，不到賊軍的百分之二，實應堅守，不應交戰。又收到馬璘的報告，説賊軍準備渡過渭水南下。臣如果堅守營壘，恐怕賊軍進犯畿甸；如果賊軍進入畿内，國人就會大爲恐懼，各道防備就容易動摇。外有强大的吐蕃，内有容易動摇的軍隊，外憂内懼，怎能安定？臣認爲陛下所持的克敵制勝的方略，兵力不是不足，祇是擔憂選練不精，行動不能統一，時間拖延軍隊疲勞，土地廣闊兵力分散。希望陛下反復徵詢忠言，謹慎選拔名

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誡，神明所鑒。

將，使之統率軍隊，從各道中各自抽出精兵，組成一支四五萬人的隊伍，那麼克敵制勝的方略必能實現，不可失掉良機。臣又估計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擁有軍隊數千，大鎮擁有軍隊數萬，常常白白消耗糧餉，不曾練習作戰。臣請求將他們抽調到關中來，教他們作戰列陣，那麼軍威會更加振作，進攻與防守萬無一失，這也是長遠的策略啊。臣蒙受朝廷信任禮待，將近二十年，如今牙齒頭髮都已脱落，希望讓開進賢之路，知止知足的告誡，神明所諒察。

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

皇帝下詔説："卿深謀遠慮，特別啓發朕心，朕始終仰賴卿，不可以堅決辭讓啊。"

德宗即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户，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并罷。諸子弟女婿拜官者十餘人。建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

德宗即帝位，下詔命郭子儀返回朝廷，代理冢宰，充任山陵使，賜號"尚父"，升任太尉、中書令，增加實封連同從前的共計二千户，供給一千五百人的口糧，以及二百匹馬的草料，他所領的各使及副元帥職務一同罷免。衆子弟女婿中任官的達十多人。建中二年夏天，郭子儀病重，德宗命舒王李誼前往郭子儀府第傳達探問的詔書。到了門前，郭氏子弟都站在門外迎拜，舒王不答拜；郭子儀躺着不能起身，僅能用手作叩頭謝恩的表示而已。六月十四日郭子儀薨逝，時年八十五歲，德宗聽説死訊爲之震驚悲痛，停止朝會五天，下詔説：

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蒙五岳。允厘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吕望之名，爲師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殁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若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爲戎。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藉其

天地按照四季創造萬物，頭顱以肢體作爲輔助，公輔的任命，如同鼎足相承，其上調和日月星辰的光輝，下以覆照山河大地。治理政事，鎮撫四夷，體含元和之氣，植根忠貞之德，功勞極大而不驕傲自誇，身居高位而更加穩重。尚父是比照吕望的名稱，爲師超過周公的地位，大功永世長存，死而更加光大。已故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尚父郭子儀，是天降的傑出人才，生來便具有輔佐君王的才能，訓練軍隊如同教子，猜度敵情好似神明。從前天寶年間多災多難，羯胡作亂，咸秦失陷，河洛成爲戎土。公能扶助肅宗，重建華夏。國家有難，得勞他戡定；邊界有寇，得靠他驅除。安定

驅除。安社稷必在於絳侯，定羌戎無逾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勛高今古，名讋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兹。頃以春秋既高，疆埸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勛賢之德。膏肓生疾，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斂以衮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墓表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勛。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册命，賻絹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

社稷必在絳侯周勃，平定羌戎無人超過趙充國。絳臺安輯四散的軍隊，涇陽降服十萬敵虜。功勛高於古今，名聲震於夷狄，而辛勞於征伐鎮守，前後長達二十四年。近來因年事已高，邊境多戰事，免去他的軍職，改在樞要之地任職。以公爲四朝輔佐，屏衛萬里，忠貞如日月高懸，恩寵禮遇爲人臣之首，尊重爲元老，加尊崇的稱號，期望他壽命長久，保養勛臣的德操。病在膏肓，藥物難攻，他的死亡，如棟梁毀壞。雖然賜給喪葬物品等級提高，停止朝會的時間加長，但悲痛流淚，怎可消除遺忘。另議追贈褒崇，名望地位已到極限，但尊稱尚父，官同太師，雖官爵相同，但地位聲望更高。以此官冠服入殮，以表彰我元老重臣。應在聖祖園陵中陪葬，墓碑以蕭何爲模式以旌揚其德，墳堆成像霍去病那樣的山形以追念其功。千年如存，雖死猶生，册命的禮儀，由有關部門備辦。可追贈太師，陪葬建陵。并命主管部門備辦禮儀册命，賜給助喪所用的絹三千匹、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

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吊哭。凶喪所須，并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隕泣，賜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

舊令規定一品官墳高爲一丈八尺，德宗特意下詔將墳增高十尺。群臣按照次序到郭子儀的宅第吊唁。喪事所需的物品，一并命官府供給。到出葬時，皇上親自到安福門哭吊送葬，百官陪同哭泣，賜謚號叫忠武，配饗代宗廟庭。

子曜、旰、晞、昢、晤、曖、曙、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參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升朝秩貴位，勒其姓名於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

兒子郭曜、郭旰、郭晞、郭昢、郭晤、郭曖、郭曙、郭映等八人，女婿七人，都是朝廷的重要官員。衆孫有數十人，每當衆孫向他問安時，郭子儀不能遍認，衹是點點頭而已。郭子儀的僚佐官吏共有六十多人，後來也有官至將相的，登上朝官的顯貴位置，他們的姓名都刻在石碑上，現保存在河中府。朝廷内外人士以此爲榮耀。

史臣裴垍曰：汾陽事上誠藎，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士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毁百端，時方握强兵，或方臨戎

史臣裴垍說：汾陽郡王事奉皇上竭盡忠誠，統馭下人寬恕忠厚，每次攻下城邑，所到之處，總是很得士心。前後遭到寵臣程元振、魚朝恩的百般誣陷和詆毀，當時他正手握强兵，有時正面

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召，故讒謗不能行。代宗幸陜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兹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絶，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羡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誣奏判官户部郎中張譚杖殺之，物議爲薄。

對戎敵作戰，詔令徵召他，無不當日應召而歸，所以讒言誹謗不能得逞。代宗去陜時，命令他率數十名騎兵探察敵情，他在涇陽時，又陷入胡虜的重圍之中，他都是以身獻國，不曾因死亡危險改變主意，也是遇上了上天的保佑，最終幸免於患難。正值田承嗣在魏州專横跋扈，傲慢凶狠無禮，郭子儀曾派使者到魏州，田承嗣眼望着西面作拜，指着自己的膝蓋對使者説："此膝不屈於人已有若干年了，現在爲公而跪拜。"李靈曜占據汴州，官府私人的財賦全部被他阻截，惟獨郭子儀的財貨經過他的境内，不但不敢扣留，還要帶兵護送。他就是這樣爲凶惡之徒所畏服。部下老將像李懷光等數十人，都官至王侯顯貴，郭子儀用臉色指使他們行動，就像驅使奴僕一般。幕府的興盛，近代無與相比。郭子儀當初與李光弼齊名，雖然威嚴方略不及李光弼，但寬厚得人心却超過他。郭子儀每年所得官俸達二十四萬貫，不包括自家的收益。他的宅第在長安親仁里，占坊里面積的四分之一，中間有長巷相通，家人三千，和他一同進出不知他的住處。前後得到皇帝所賜的良田美器，名園大館，歌伎女色珍貴玩物，堆積外溢，難以計數。代宗不稱他名，呼他爲大臣。天下安危繫於他一身將近二十年。位居中書令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廷無人忌妒，功蓋一世而皇上毫不猜疑，窮奢人欲而君子不加非議。富貴長壽，子孫繁衍家族平安，榮耀始終。人生之盛，他全有了。衹是因聽信讒言而誣奏判官户部郎中張譚并將他杖殺，受到議論的批評。

郭曜

曜，子儀長子。性孝友廉謹。子儀出征於外，留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争飾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奸諂用事，尤忌勳族。子儀之婿太僕卿趙

郭曜，是郭子儀的長子。性情孝順友愛而且清廉謹慎，郭子儀出征在外，留下郭曜治理家事。家族中大小一千人，都安排得很適當。衆弟争相修飾園池館舍，裝飾他們的車馬服飾極盡豪華，郭曜却以儉樸自居。多次升任直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年，郭子儀被罷免了兵權，却爲諸子普遍加授官職，任命郭曜爲太子少保。郭子儀薨逝後，郭曜遵奉遺囑，將四朝皇帝所賜的名馬珍貴玩物，全都上繳朝廷。德宗又將這些物品賞賜給他，郭曜於是將它們散發給衆兄弟。郭子儀薨

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禄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訐細過，相次貶黜。曜家大恐，賴宰相張鎰力爲庇護。奸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曜不敢訴。德宗微知之，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乂皇家，嘗誓以山河，琢之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身殁，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詔下方已。曜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或勸其茹葱薤，曜竟不屬口。建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

逝後，楊炎、盧杞相繼執政，邪惡諂媚之人掌權，特别忌妒功臣家族。郭子儀的女婿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禄卿王宰，都因家人上告揭發細微過失，相繼被貶官。郭曜家人大爲恐懼，幸賴宰相張鎰極力庇護纔平安無事。邪惡的人慶幸他們所遭受的危難恐懼，多次議論要削奪他們的田宅和奴婢，郭曜不敢上訴朝廷。德宗逐漸知道了此事，下詔説："尚父郭子儀，立有大功勳，保全皇家，先帝曾向山河發誓，并將誓言刻在金石上，表示要寬赦他十代之罪，怎麽可以忘記呢！他家前些日子與他人交易，因郭子儀身亡，或受人誣陷，多有削奪其家産的議論，有關部門不得受理此案。"詔令下達後此事方纔平息。郭曜服喪期間合乎禮法，像儒家弟子，服喪未滿而卧病不起，有人勸他吃有味的葱薤，郭曜最終没有聽從。建中四年三月去世，追贈太子太傅。

郭晞

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晞力戰於香積寺、陝西，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後河中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詔以子儀爲河東關内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戎帥，子儀至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選親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十日，叛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璘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于涇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五百出西南掩擊之。晞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晡晚，乘其半濟而擊之，大破獯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儀固讓不受。永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曆七年，加

郭晞，是郭子儀第三子。年輕時擅長騎射，經常隨父親征討。起初因戰功任左贊善大夫，跟隨廣平王收復兩京時，郭晞奮戰在香積寺、陝西，都是出奇兵而獲勝，因功加授銀青光禄大夫、鴻臚卿。後來河中軍發生兵變，在絳州誅殺了節度使李國貞、荔非元禮，朝廷下詔任命郭子儀爲河東關内副元帥，鎮守絳州。當時各地紛擾叛亂，經常驅逐節帥，郭子儀率軍抵達絳州，斬殺了罪魁禍首，其黨羽内心恐懼，打算謀劃反叛。郭晞得知他們的陰謀，選親兵四千人，全副武裝暗中防備。還經常手持弓箭夜間巡邏，七十天没有好好睡覺，叛將最終不敢作亂。因功任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引誘吐蕃、回紇入侵，朝廷加授郭晞御史中丞，率領朔方軍增援邠州軍，與馬璘合兵大敗了吐蕃軍。當年冬天，僕固懷恩誘騙虜人再次侵犯邠州，在涇北列陣，郭子儀命郭晞率步兵五千、騎兵五百從西南方向出兵襲擊對方。郭晞因爲兵少不能抵擋虜人，就按兵不戰，等到傍晚，乘敵軍渡河時襲擊，一舉大敗了獯虜，斬殺五千首級。當時連戰連勝。朝廷下詔加授他爲御史大夫，郭子儀堅決辭讓不肯接受。永泰二年，郭晞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曆七

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判秘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喑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

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户，及曜卒，詔曰："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玄，道光下土，積其善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殂，支宗斯盛，汾陽舊邑，盍有丕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户曖，夙禀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榜，攄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户曙，太子左諭德映等，并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户，宜準式減半，餘可分襲。曖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户；晞可二百五十户；曙可五十户，通前三百七十户；映可二百三十五户。"尋又詔尚父子儀男晞、曖、映、曙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户，以賜郭曜男鋒、郭晤男鐇，各襲一百户。

晞至行在，復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從駕還京，改太子賓客。

郭鋼

晞子鋼，爲朔方節度使杜希全賓佐，希全以鋼攝豐州刺史。晞以鋼幼弱，恐不任邊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鋼官。德宗遣中使召之，鋼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吐蕃。蕃將見鋼獨叛，不納，置之筏上，流入黄河

年，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爲母親守喪；守喪期滿，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判秘書省事。建中二年，爲父親守喪，在京城服喪。朱泚謀劃叛逆，派人到他的宅第探視慰問，想叫他統兵，郭晞裝啞閉口不語，朱泚派兵脅迫他，郭晞始終不説話，叛賊知道他不可任用，於是作罷。郭晞暗中逃往奉天，纔算獲免。

當初，郭晞的哥哥郭曜襲封父爵爲代國公，享實封二千户，等到郭曜去世，皇帝下詔説："已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勞及於上天，道德照亮下土，累積他的善業，應當遺澤無窮。雖然嫡長子去世，但支宗仍很興盛，汾陽王舊的封邑，怎可没人繼承。其子前任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户郭曖，平素禀承家教，恪守忠貞履行仁孝，一并以銀榜獎崇，用金章加以褒美，繼承先父封邑，應當予以恢復。郭曖之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郭晞，連同其弟右金吾將軍、祁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户郭曙，太子左諭德郭映等，都享有好名，保其先業，應當准許用推恩之法，來表明延及後代的誠意。原食實封二千户，應依照令式規定減少實封一半，其餘的可分别襲封。郭曖可襲封爲代國公，并連同從前的襲封共三百户；郭晞可襲封二百五十户；郭曙可襲封五十户，連同從前的襲封共三百七十户；郭映可襲封二百三十五户。"不久又下詔命尚父郭子儀的兒子郭晞、郭曖、郭映、郭曙四人所襲實封，各減少五十户，用來賞賜郭曜的兒子郭鋒、郭晤的兒子郭鐇，二人各襲封一百户。

郭晞趕到皇帝駐蹕之地，再次任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隨皇上返回京城，改任太子賓客。

郭晞的兒子郭鋼，是朔方節度使杜希全的賓佐，杜希全任命郭鋼代理豐州刺史。郭晞認爲郭鋼年輕經驗不足，恐怕不能勝任邊官，貞元七年，郭晞上奏請求朝廷免去郭鋼的官職。德宗派宦官召他入朝，郭鋼疑心因其他事情撤换自己，就獨自騎馬逃入吐蕃。吐蕃軍將見郭鋼隻身反

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京師，賜鋼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貞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次子鈞。鈞子承嘏别有傳。

叛，不肯接納，將他放在木筏上，放入黄河中順流讓他返回，被杜希全俘獲，并送往京師。皇帝賜郭鋼自盡，郭晞也因子罪而被免去官職。第二年，郭晞復任太子賓客。貞元十年去世，追贈兵部尚書。郭晞的次子名鈞。郭鈞的兒子郭承嘏另外有傳。

郭曖

曖，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時昇平年亦與曖相類。大曆中，恩寵冠於戚里，歲時錫賚珍玩不可勝紀。大曆十三年，有詔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磑，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磑兩輪，郭子儀私磑兩輪，所司未敢毁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謂公主曰："吾行此詔，蓋爲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爲衆率先。"公主即日命毁。由是勢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毁之。曖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曖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爲賊所逼，欲授僞官，曖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晞、弟曙及昇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喜，并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從駕至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

郭曖，是郭子儀第六子。十多歲時，娶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爲妻，當時昇平公主的年齡也與郭曖相仿。大曆年間，郭氏一門所受恩寵爲外戚之冠，每年賞賜的珍寶玩物多得不計其數。大曆十三年，朝廷有詔命拆毁關中白渠水支流上的碾磑，因其有礙於百姓澆灌田地。昇平公主有自己的石磨兩輪，郭子儀有私人石磨兩輪，主管部門不敢拆毁。昇平公主見到代宗訴説情狀，皇帝對公主説："我頒行這個詔書，是爲了百姓，你難道不懂得我的心意嗎？可以做衆人的表率。"公主當天就命人拆毁。由此權貴人家的碾磑八十多所，全都拆毁了。郭曖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年，公主因事獲罪，被留在宫中，郭曖也不許隨便出入禁中。不久朱泚叛亂，郭曖不知皇上已往奉天，被賊脅迫，準備任他爲僞官，郭曖以服喪染病爲藉口加以拒絶。不久郭曖與兄郭晞、弟郭曙及昇平公主一起逃往奉天，德宗很高興，并赦免了公主從前的罪過，像當初一樣對待他們。郭曖復任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郭曖後來跟隨皇帝到山南，改任太常卿同正員。

貞元中，帝爲皇孫廣陵郡王納曖女爲妃。曖貞元十六年七月卒，贈尚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虢國大長公主，謚曰懿。廣陵王即位，爲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爲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先王令典。况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乎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生知，英

貞元年間，皇帝爲皇孫廣陵郡王納郭曖之女爲妃。郭曖於貞元十六年七月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昇平公主於元和五年十月薨逝，追贈虢國大長公主，謚號叫懿。廣陵王即帝位，就是憲宗皇帝，郭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帝位，尊郭妃爲皇太后，下詔説："追悼先人尊崇死者，是先王的法典。何况積累仁義，事迹已顯揚在生前；聚傳祥慶，福佑而流布於天下。光大盛德，樹立美績，尊崇尊者親禮親人，就在於此。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郭曖，能承擔大業，有功勞於皇家，天生的仁孝友愛，任事有優異才能，實修一德，歷官三朝。建中末年，當時遭到

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仕三朝。建中末年，屬有大難，畢力扈駕，忘軀即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啓塗山之祚。肆予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縟禮。可贈太傅。”

大難，全力扈從皇上，忘身從戎，忠貞的節操，明載於國史。才高望重，承獲沁水之吉祥；德厚光照，開啓塗山之福運。賜我小子，獲繼大業，尚未頒行周宣王封定申侯之命，怎敢不因循周桓王褒揚紀侯之恩，使繼承師法，以光大崇重的禮節。可追贈太傅。”

曖子釗、鏦、銛。

郭曖的兒子有郭釗、郭鏦、郭銛。

郭曙

曙，代宗朝累歷司農卿，居父憂。建中三年冬，舒王誼爲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曙檢校左庶子，爲元帥府都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末卒。

郭曙，代宗朝多次歷任司農卿，後爲父守喪。建中三年冬，舒王李誼任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任命郭曙爲檢校左庶子，任元帥府都押牙。京城騷亂，郭曙跟隨皇帝去山南，轉任太府卿。隨從皇帝回京，任他爲左金吾衛大將軍。貞元末年去世。

郭釗

釗，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母昇平長公主。代宗朝，釗爲外孫，恩寵逾等，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户部尚書，入爲司農卿。釗大勳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慎自持。居家臨民，無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宫，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子，但旦夕視膳，謹守以俟，又何慮乎！”迄今稱釗得元舅之體。

郭釗，姿容儀表很出衆，身高七尺，方口闊腮，沉默寡言。母爲昇平長公主。代宗朝，郭釗作爲外孫，恩寵超越規制一等，出仕任太常寺奉禮郎。德宗朝，多次升官做到太子右庶子。元和初年，任左金吾衛大將軍，充任左街使。九年十一月，任檢校工部尚書，兼任邠州刺史，充任邠寧節度使。幾年之後，任檢校户部尚書，召入朝任司農卿。郭釗是元勛的後代，又屬外戚，但待人接物却很謙恭和善，謹慎自守。居家與治民，没有驕傲怠慢的神色，也没有奢侈的過失。士人君子都很尊敬他。十五年正月，憲宗卧病多日，衆多掌權的宦官準備謀劃廢立之事，議論紛紛而没有定論。穆宗作爲太子，内心十分憂慮，派人向郭釗詢問計策，郭釗回答説：“殿下身爲皇太子，祇需早晚盡侍養長輩之禮，謹慎自守來等待，又有什麽可憂慮的呢！”至今人們還稱道郭釗的作爲合乎國舅的身份。

穆宗即位，册皇太后南内，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卿。未幾，檢校户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换河中尹、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冑胤，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莅簡約不

穆宗即位，在南内册封皇太后，尊崇外戚，任命郭釗兼司農卿。不久，任檢校户部尚書，充任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當年，改任河中尹、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郭釗歷任藩鎮節度使，因是汾陽郡王郭子儀的後代，且有才能而被選用，不僅僅依賴外戚的勢力，所到之處爲政簡約不

撓，其俗自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釗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陷巂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首領筮巔，責以侵寇之意，筮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埸，屢侵吾圉，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陲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

繁，風俗自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召郭釗入朝任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第二年，出任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授郭釗爲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攻占巂州，進而侵犯西川，杜元穎不能控制和抵禦，蠻軍攻占了成都府的外城。朝廷顧不上任命將帥，就命郭釗兼領西川節度使。當時蠻軍已侵入梓州，各道援軍還没有到達，川軍兵少勢弱，不能與蠻交戰。郭釗派人送信給蠻軍首領筮巔，責問他爲什麽要侵犯，筮巔回答説："杜元穎不守境界，多次侵入我方境内，所以出兵報復。"就與郭釗和好後退軍。朝廷嘉獎了郭釗，除授他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郭釗在任時與南詔訂立盟約，邊境從此不再受到騷擾。郭釗因病請求朝廷派人替代。四年召入朝任太常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途中去世，朝廷下詔追贈司徒。兒子是郭仲文、郭仲辭。

郭鏦

鏦，母昇平長公主，大曆、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宗在東宫，以女德陽郡主尚鏦，時鏦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鏦之貴寵，焜耀一時。順宗即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鏦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尉，改殿中監。穆宗即位，鏦爲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城南有汾陽王别墅，林泉之致，莫之與比，穆宗常游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鏦甚厚。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厩宫苑使。從容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已來，無有其比。而鏦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以禮，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仍以其弟銛代鏦爲太子詹事，充閑厩宫苑使。

郭鏦，母親是昇平長公主，大曆、貞元年間，公主的恩寵禮遇爲衆公主之首。順宗爲太子時，將女兒德陽郡主下嫁給郭鏦，當時郭鏦和公主的年齡都還未到成年，郡主特别受到德宗的鍾愛，所以郭鏦受寵，顯赫一時。順宗即位，改封德陽郡主爲漢陽公主。郭鏦多次升遷做到衛尉卿、駙馬都尉，改任殿中監。穆宗即位，郭鏦身爲叔舅，改任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京都城南面有汾陽王郭子儀的别墅，園林山水的景致，没有能比得上，穆宗經常游幸到此，設酒宴盡情歡樂之後，賞賜郭鏦的物品很豐厚。不久加授郭鏦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任閑厩宫苑使。郭鏦身居高位從從容容三十多年，而皇帝對他的寵愛，因國舅而獲恩，近代以來，無人能與他相比。但郭鏦爲人謙遜恭敬，不因富貴而凌人，士人無論有才無才，郭鏦都以禮相待，因此受到朝廷内外人士的稱贊。長慶二年十月郭鏦去世，追贈尚書左僕射，并以其弟郭銛取代郭鏦任太子詹事，充閑厩宫苑使。

郭仲文　郭仲辭

仲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

郭仲文，大和末年任殿中少監。開成初年，

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公，制下，給事中封敕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須黜居别室，仲辭不合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侄，戚里勛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玷風教。且仲文、仲辭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并行。伏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太皇太后侄，不之罪。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爲銀青光禄大夫，尚金堂公主。

皇帝下詔命郭仲文襲封父爵爲太原郡公，詔令下達後，給事中封駁敕書上奏說："依照制書，贈司徒郭釗嫡子郭仲文襲封爲太原郡公，臣近來訪求得知郭釗妻沈氏，是公主之女，代宗皇帝的外孫，有兒子仲辭，已被選爲娶公主爲妻。郭仲文不應當假冒，自稱嫡子。如果郭仲文繼承嫡子，那麽沈氏就必須廢黜退居别室，郭仲辭也不當選配娶貴主爲妻。鑒於郭仲文，是尚父郭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侄，外戚勛族，無人能與其相比，婚姻與嫡庶，朝野人士都很清楚，搶奪嫡子的封配，實在有損於風俗教化。况且郭仲文、郭仲辭既然不是同出一母，襲封父爵與娶公主爲妻，就不可以同時進行。敬請交付御史臺審核。"皇帝下詔說："由萬年縣尉郭仲辭襲封父爵。"郭仲文雖不襲父爵，但因是太皇太后之侄，而不予治罪。不久任命郭仲辭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娶饒陽公主爲妻。另外郭仲辭兄詹事府丞郭仲恭任銀青光禄大夫，娶金堂公主爲妻。

郭幼明　郭昕

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喜賓客飲宴，居家御衆，皆得其歡心。以子儀勛業，累歷大卿監。大曆八年卒，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鎮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其四鎮、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遥領之。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于朝，德宗嘉之。詔曰："四鎮、二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絶，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其將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資。"

郭幼明，是尚父郭子儀的同母弟。性情謹慎没有過失，不擅長武藝，却喜歡宴飲賓客，在家統馭衆人，都能得到他們的歡心。因郭子儀的功業，郭幼明多次遷任官至大卿監。大曆八年去世，追贈太子太傅。

兒子郭昕，肅宗末年任四鎮留後。自從關、隴一帶被吐蕃攻占，交通也被虜人所阻隔，四鎮、北庭的使職，李嗣業、荔非元禮都曾遥領過。郭昕被隔絶在西域達十五年。建中二年，他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一起派使者到朝廷，德宗嘉獎了他們。下詔説："四鎮、二庭，統領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本朝以來，相繼奉行職事。自從關、隴失守，東西交通受阻，忠義之士，悲泣相守，謹慎保衛邊疆，遵奉朝廷法令，都是由侯伯守將們互助共同治理的結果。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任北庭大都護；四鎮節度留後郭昕，可任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所屬將吏以下按等進用，可以破格提拔七級。"

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賜姓名。時昕使自迴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庭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攻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知之，贈工部尚書。

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因功賜予姓李而名元忠。當時郭昕派他從回紇住地出發經過各蕃部落，纔到達朝廷。又有叫袁光庭的人，任伊州刺史，當時隴右各郡都被攻占，袁光庭堅守伊州，吐蕃進攻多年，伊州城兵盡糧竭，袁光庭先用刀殺了他的妻兒，然後自焚而死。朝廷通過郭昕的使者獲悉此事，追贈他爲工部尚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没。天祚土德，實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捍豺虎，手披荆榛。七八年間，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勛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群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讎，晏然效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稷純臣。自秦、漢已還，勛力之盛，無與倫比。而晞、曖於縗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静亂，五福其昌。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史臣曰：天寶末年，盜賊從幽陵興起，皇帝流離，兩都陷落。上天賜福土德，降生汾陽郡王。從河朔班師，在關西滅寇，以身抵禦猛獸，親手開闢荒野。七八年間，勤苦至極，重建王室，功蓋當世。到再振國威以後，衆小人肆意進讒，他懇切辭讓高位，失寵也無怨無恨。不趁危難而向君王邀功，不挾嫌恨來報復仇家，心平氣和地效忠，誓死也無二心，確實是大雅君子，社稷的忠臣。自從秦、漢以來，功勞之大，無與倫比。至於郭晞、郭曖在服喪期間，脱身虎口，趨救國難來到奉天，可説是忠孝之門有傳人了。

贊曰：可嘆啊汾陽郡王，功業齊於上天。操仁行義，始終不變。四朝平亂，五福昌盛。爲臣節操，堪稱忠良。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第七十一

僕固懷恩　梁宗義　李懷光

僕固懷恩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拔，乙李啜拔生懷恩，世襲都督。

僕固懷恩是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的曾孫，語音訛誤稱作僕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領他的部落來歸降，朝廷在夏州分別設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個都督府，另設蕃州來守衛邊防，任僕骨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僕骨歌濫拔延生僕骨乙李啜拔，僕骨乙李啜拔生僕固懷恩，世代襲任都督。

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鬥，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禄山反，從郭子儀討高秀巖于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

天寶年間，僕固懷恩被加授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先後奉事節度使王忠嗣、安思順，都因他善於格鬥，熟悉蕃情，具有統禦的才能，而被委以心腹之任。安禄山反叛時，僕固懷恩跟隨郭子儀到雲中討伐高秀巖，打敗了他，又在背度山下打敗了薛忠義軍，抗禦七千名叛賊騎兵，活捉了薛忠義的兒子，襲擊攻下了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李光弼合兵，在常山、趙郡、沙河、嘉山與史思明交戰時，都大敗叛軍，僕固懷恩所立的戰功居多。

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迴紇，請兵結好。

肅宗在靈武即位，僕固懷恩跟隨郭子儀趕赴靈武。當時同羅部落從西京反叛，北上侵犯朔方，郭子儀與僕固懷恩襲擊了他們。僕固懷恩的兒子僕固玢領兵攻打賊人，兵敗投降，不久又脱身返回，僕固懷恩訓斥并斬了他。將士震服，無不以一當百，終於在黄河邊擊敗了同羅一千多名騎兵，繳獲了他們所有器械、駝馬。肅宗雖然仰仗朔方兵多，却準備借蕃兵來擴充兵力，於是派僕固懷恩與燉煌王李承寀出使回紇，請兵結好。

迴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遣首領隨懷恩入朝。

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于鳳翔。及迴紇使葉護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迴紇兵從之灃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迴紇馳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迨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爲？"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封二百户。

回紇可汗於是將女兒嫁給了李承寀，并請求唐派公主與回紇和親，派首領跟隨僕固懷恩入朝。

二年正月，僕固懷恩又跟隨郭子儀攻下馮翊、河東二郡，打跑了僞將崔乾祐，又攻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從京城率軍隊趕來救援，苦戰了二天，官軍大敗。僕固懷恩率兵退到渭水，没有船隻，騎馬渡河，幸存的士兵纔有一半，於是僕固懷恩率兵投奔河東郭子儀，整頓殘餘軍隊。四月，郭子儀趕赴鳳翔，李歸仁率勁兵五千人在三原以北阻截。郭子儀處境危急，派僕固懷恩和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位將領在白渠留運橋設下伏兵等待敵人，賊兵一到伏兵就殺出，李歸仁大敗而逃。僕固懷恩又跟隨郭子儀在清渠交戰，失利，退回鳳翔。等到回紇派葉護帝得率數千名騎兵趕赴國難時，南蠻、大食的軍隊相繼到達。肅宗於是派廣平王爲元帥，任命郭子儀爲副元帥，而命僕固懷恩率領回紇兵跟隨官軍到達灃水。賊軍在營壘的東面設伏兵，僕固懷恩領回紇兵驅馬斬殺了他們，賊軍無一匹馬能逃回，於是大敗。傍晚，僕固懷恩對廣平王説："賊軍一定會棄城逃跑，請讓我率二百名士兵騎馬追趕他們，并捉拿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廣平王説："將軍作戰已很疲勞，暫且休息，等到明天再設法對付他們。"僕固懷恩説："李歸仁、安守忠，是天下的驍賊，迅速取勝而擊敗他們，這是上天賜給我們的機會，爲何放了他們而不獲取？如果讓他們得到增援，又將成爲我們的禍患，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兵貴神速，爲何要等到明天呢？"廣平王堅決制止了他，命他返回營壘。僕固懷恩又堅決請求，去了又回，就這樣一夜往返了四五次。天亮探聽消息的人到了，報告説安守忠果然逃跑了。僕固懷恩又跟隨廣平王在陝西的新店大敗了賊軍，收復兩京，僕固懷恩都立下特殊功勞。因前後所立功加授爲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爲豐國公，享有實封二百户。

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

乾元元年九月，朝廷派九位節度使到相州攻打安慶緒。僕固懷恩跟隨郭子儀率領朔方行營，

安太清，下懷、衛二州，圍相州，戰愁思崗。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乂，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鬥將”。

打敗了安太清，攻下了懷、衛二州，圍攻相州，在愁思崗與賊軍交戰。戰爭先後經歷了五個月，僕固懷恩經常充當先鋒，攻打强敵大陣，總是身經其戰，勇冠三軍。不久充都知兵馬使。等到李光弼取代郭子儀，僕固懷恩又輔佐他。乾元二年，僕固懷恩進封大寧郡王，升任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使。他又跟隨李光弼守衛河陽，打敗周乂，生擒徐璜玉、安太清，攻占懷州，僕固懷恩每次都衝鋒陷陣，功勞位居衆將之首。他的兒子僕固瑒又作爲開府儀同三司隨他率兵作戰，時常深入虜陣，以勇敢聞名，軍中號稱他爲“鬥將”。

懷恩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决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

僕固懷恩爲人剛毅少言，對答緩慢，但剛强决斷，常冒犯上司，起初身爲偏將，意見如有不合，即使是主將也一定要怒駡他。郭子儀任主帥，以寬厚容納衆人，一向器重僕固懷恩，他的部下都是朔方蕃漢勁兵，倚仗戰功和主將之勢，經常做不法之事，郭子儀事事遷就他們，行軍用兵，依靠他們建功。但李光弼執法嚴明，不寬貸部下，僕固懷恩内心畏懼而深爲不平。上元二年，僕固懷恩跟隨李光弼在邙山與史思明交戰，失利。肅宗因僕固懷恩功高，對他的恩寵禮遇超過衆將，到這年冬天，加授他工部尚書，敕令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他赴任，命太官給他準備膳食以示恩寵。

代宗即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迴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昂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毘伽闕可汗，毘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毘伽可汗死，少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迴紇可汗相見於太

代宗即位，任僕固懷恩爲隴右節度使，没等赴任，改任朔方行營節度使，以便輔助郭子儀。這年秋天，皇上派宦官劉清潭向回紇登里可汗請兵。登里可汗當時已受史朝義的引誘傾全國兵力侵犯邊塞，軍隊號稱十萬，關中人心騷動，皇上派殿中監藥子昂騎馬趕到塞上慰勞他們，與回紇兵在忻州相遇。在此以前，肅宗派寧國公主下嫁給毘伽闕可汗，毘伽闕可汗又爲小兒子求親，肅宗將僕固懷恩的女兒嫁給他。毘伽可汗死後，小兒子立爲可汗，就是登里可汗。登里可汗即位，將僕固懷恩的女兒封爲可敦。到這時，登里可汗請求與僕固懷恩及僕固懷恩的母親相見，朝廷下詔同意。僕固懷恩擔心引起猜疑而不敢前往，皇上於是賜給他鐵券作爲信物，下手詔派他

原，可汗大悦，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于陜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爲中軍先鋒，以懷恩爲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赴陜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迴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陜州節度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陜州。懷恩等師至黄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迴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内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决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二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僞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悉皆安堵。

懷恩留迴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衆乘勝逐北。懷恩常壓賊而行，至于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僞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于衛州。僞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等兵馬四萬餘衆，又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

前往，隨即命令他的母親立刻出發。僕固懷恩在太原與回紇可汗相見，可汗十分高興，於是同意助唐討伐史朝義，因此進兵，經太原、汾、晉一帶，駐扎在陜州等待時機。十月，下詔令天下兵馬元帥雍王任中軍先鋒，僕固懷恩爲副職，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統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趕赴陜州，并命諸道節度使率兵同時并進。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作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陜州節度使郭英乂作爲殿後，僕固懷恩統率軍隊從澠池開進；陳鄭節度使李抱玉從河陽開進；河南等道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駐陜州。僕固懷恩等軍隊到達黄水，賊兵數萬，堅守營柵自衛。僕固懷恩在西原上列陣，大張旗幟來抵擋對方，命驍騎和回紇兵沿南山的東北出發，兩支軍隊舉旗作爲内應，内外夾擊，一戰而取勝，賊軍死亡達數萬人。史朝義率領鐵騎十萬來救援，在昭覺寺列陣，賊兵都拼死决戰，兩軍短兵相接，雙方殺傷很多。官軍突然進攻，賊陣却不動。魚朝恩命五百名射生手下馬，弓箭亂射，賊兵中有很多人中箭而死，但賊陣依舊不動。鎮西節度使馬璘説："事態危急了！"於是舉旗進攻，單槍匹馬衝陣，奪下賊軍兩牌，衝入萬軍之中，左右衝殺所向披靡，官軍大隊人馬乘機進入，史朝義軍大敗，被斬殺一萬六千首級，生擒四千六百人，歸降的達三萬二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軍又一次被擊敗，人馬相互踐踏，填塞了尚書谷，史朝義輕騎逃跑。僕固懷恩於是進軍收復東京和河陽城，封存了那裏的府庫，對僞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人，僕固懷恩奉制令釋放了他們，人心全都安定下來。

僕固懷恩留下回紇可汗在河陽扎營，而指揮他的兒子右廂兵馬使僕固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率步兵一萬多人乘勝向北追擊。僕固懷恩經常緊跟着賊軍行進，到了鄭州，兩戰都獲勝；進軍到汴州，僞節度使張獻誠打開城門出降；又攻克了滑州，并在衛州追擊打敗了史朝義。僞睢陽節度使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等四萬多兵馬，又與史朝義會合，據黄河抵抗。僕固瑒率兵迂迴渡河，登岸後逼近賊軍，賊兵全都逃跑了，

奔，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僞節度薛嵩以相、衛、洺、邢、趙降于李抱玉、高輔成、尚文悊；僞恒陽節度李寶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于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俟變。朝義領衆三萬并攻具來攻，瑒令高彦崇、渾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之。其時迴紇又至，官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于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尸擁流而下。朝義又走莫州。于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兖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進軍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其僞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爲攻守，凡月餘日。瑒與高彦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瑒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州石城縣温泉栅，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

官軍長驅直入到達昌樂縣東。史朝義率領魏州兵馬來戰，又戰敗逃走，李達盧前來投降，賊兵震驚恐懼。接着相州僞節度使薛嵩獻出相州、衛州、洺州、邢州、趙州向李抱玉、高輔成、尚文悊投降；僞恒陽節度使李寶臣獻出深、恒、定、易四州向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投降。史朝義逃到貝州，又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使會合。僕固瑒率兵到達臨清縣，擔心賊軍氣盛，就命軍隊停駐下來等待發生變故。史朝義率領三萬士兵携帶攻城器具前來進攻，僕固瑒命高彦崇、渾日進、李光逸等人設下三處埋伏等待賊軍，賊軍渡河渡到一半時，伏兵殺出，合擊使賊軍敗逃。此時回紇兵也趕到了，官軍士氣更加振奮，僕固瑒收起鎧甲驅馬追擊，與賊軍大戰於下博縣東南。賊軍背水列陣，官軍大批人馬發動進攻擊敗了賊軍，賊軍的尸體順着水流而下。史朝義又逃到莫州。這時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廷玉、兖鄆節度使辛雲京率兵在下博會師，進軍到達莫州城下。史朝義與田承嗣接連出城挑戰，都是大敗而歸，官軍在陣前殺了他的僞尚書敬榮。史朝義恐懼，自己分出一萬多人馬投奔到歸義縣，留下田承嗣守城。這時淄青節度使侯希逸隨後趕到并與衆將一同攻守，前後達一個多月。僕固瑒與高彦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人一起率三萬士兵追擊史朝義到達歸義縣，交戰後賊軍潰敗。時逢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來降書，僕固瑒在他的轄境内駐兵，派李懷仙分兵追趕。二年三月，史朝義逃到平州石城縣温泉栅，走投無路，逃進密林自縊，李懷仙派妻弟徐有濟將史朝義的首級送到京師。又迫使田承嗣的軍隊投降，河北一帶全部平定，僕固懷恩於是與衆將一起凱旋而歸。

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户，通前一千户。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户，莊宅各一所，仍與一子五品

在此以前，上年冬天郭子儀因僕固懷恩有平定河朔的戰功，請求讓位給僕固懷恩，於是朝廷任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并增加食實封四百户，連同從前的食實封共一千户。今春，又加授太子少師，充任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户，賜給莊園宅第各一所，并授給他一個兒子五品

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實封三百户，仍與一子五品官。高彦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厢兵馬使，實封二百户，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

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迴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婿，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爲功無以讓。至是，又爲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會中官駱奉先使于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爲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爲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先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爲令節。"奉先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馬，是將害我也。"奉先懼，遂逾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其馬。奉先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奏請誅雲京、奉先，上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元廣德，册勛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并階，仍加實封五百户。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户。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尋以瑒爲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

官。任命高輔成爲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任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增加食實封三百户，并授給他一個兒子五品官。任命高彦崇爲太子賓客，依舊任朔方右厢兵馬使，食實封二百户，賜給莊園宅第各一所，授給他一個兒子五品官。

接着下詔命僕固懷恩統領回紇可汗返回蕃地，於是僕固懷恩從相州西面的郭口趕赴潞州，與回紇可汗會合，隊伍從太原以北出發。僕固懷恩剛到太原時，太原節度使辛雲京認爲回紇可汗是僕固懷恩的女婿，懷疑他招引戎狄，所以關閉城門不予接待，但又懼怕回紇可汗襲擊自己，而不敢犒勞軍隊；等到僕固懷恩路經太原返回時，辛雲京仍像從前一樣對待他。僕固懷恩父子效力於王室，攻城野戰，無戰不從，一舉消滅了史朝義，收復了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爲功高無人可比。到這時，却受到辛雲京的拒絶，僕固懷恩憤憤不平，上表陳述情狀，停留在汾州。適逢宦官駱奉先出使到辛雲京處，辛雲京談及僕固懷恩與回紇可汗締結盟約，反狀已經暴露，就與駱奉先結爲深交。駱奉先返回到達僕固懷恩的駐地，他的母親多次指責駱奉先説："你們與我兒結爲兄弟，如今又去親近辛雲京，爲什麽要做兩面派呢？雖然如此，前事不論，從今以後母子兄弟仍像當初一樣和好。"酒意酣暢，僕固懷恩起舞，駱奉先贈給他纏頭綵。僕固懷恩準備回送他禮物，駱奉先立即要告辭，僕固懷恩説："明天是端午節，請留下過佳節。"駱奉先執意辭别，僕固懷恩苦苦邀請他，并派人將他所乘的馬藏起來。半夜駱奉先對跟隨他的人説："先是指責我，後又藏了我的馬，這是準備加害我啊。"駱奉先恐懼，於是翻墻逃跑。僕固懷恩感到驚慌，立刻派人追趕并歸還了他的馬。駱奉先出使返回，向朝廷奏報了他的反狀。僕固懷恩多次上奏請求誅殺辛雲京、駱奉先，皇上因辛雲京立有戰功，下手詔令他們和解，僕固懷恩於是對朝廷懷有二心。到七月，改元廣德，册勛任僕固懷恩爲太保，并授給他一個兒子三品官、一個兒子四品官以及散階，并增加食實封五百户。授給僕固瑒的

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絶域，再收兩京，皆導引迴紇，摧滅强敵，而爲人媒孽，蕃性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叙功伐，曰：

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埸，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禄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决死靖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内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仇，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侄没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遍身。况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宮館之時，臣頻立微效，累沾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内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纘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之明，杜絶衆多

一個兒子五品官，增加食實封一百户。并賜給鐵券，將姓名收藏在太廟，在凌煙閣繪像。不久任命僕固瑒爲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使。

僕固懷恩自從賊寇叛亂以來，一門之内死於國難的達四十六人，女兒遠嫁邊陲，官軍二次收復兩京，都是他引導回紇兵，摧毁消滅强敵，但却被人誣陷，蕃人性格粗獷暴戾，終日怏怏不樂。於是上書自述征戰的功勞，説：

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僕固懷恩，披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爲蕃夷，世居邊塞，自從祖父，早蒙國恩。臣未成年，就蒙上皇任用，出生入死，盡力疆埸，承蒙先帝賞功，當年已任特進。等到安禄山作亂，大興王師，臣屢任偏將，誓死平難，上爲安定國家，下爲拯救百姓，仰仗皇天威神，消滅了狂胡醜類。不久，史思明繼而作亂，又占據了東周，帝位不安，天下動蕩。臣妄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予兵權，發誓雪洗國仇，以便拯救時難。滿門忠烈，都願獻身，野戰攻城，都身先士卒。兄弟死在敵陣，兒子侄子在前綫陣亡，九族之内的親人，十不存一，即使是生者，也遍體鱗傷。况且陛下當太子時，親自統率軍隊，臣在麾下做事身感慚愧，陛下盡知臣的忠誠。大行皇帝未謝世時，臣多次立有戰功，屢次蒙受賞官，因此受李輔國等人的讒言陷害，幾乎家破人亡，乘機剥奪兵權，充當宿衛超過一年。臣雖自省毫無内疚，但最終懼怕奸邪歹人的迫害，時時刻刻，危如秋葉，以至準備命歸黄泉，永遠辭别聖明時代。幸遇陛下榮登帝位，繼承大業，知臣蒙受誹謗，明察臣的赤誠，陛下獨具慧眼，杜絶衆人之口，特意提拔臣任汧、隴節度使，再度令臣任職朔方。真可謂游魂歸體，枯骨生肉，使臣得以竭盡駑馬之力，效微薄之功，上報陛下再生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回紇可汗仗義而

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游魂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效錐刀之功，上答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迴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婭，令至太原祇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克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即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産，爲國周旋，發遣外蕃，賁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祇迎，仍令潛行竊盜。蕃夷怨怒，早欲相仇，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迴至太原，臣忝迹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遣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疏，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黷，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見抱玉祇迎迴紇，庶事用心，憖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迴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爲結托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采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

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老

來，士人百姓不知，都很驚恐。陛下因臣與其爲姻親，命臣到太原迎接，一切事宜，允許臣隨機處置。臣於是與可汗商議，分道用兵，收復洛陽，蕩平幽、薊，祇有神策兵馬，獨在陳留駐兵。可汗當時在洛陽，即受到魚朝恩的猜忌，散布流言，已失去蕃心。臣自從平定叛賊班師，承蒙陛下的恩情又命臣爲可汗餞行，臣於是竭盡家財，爲國應酬，發遣外蕃，一心送他上路。行到山北，被駱奉先、辛雲京兩人猜疑，妄加罪名，閉城不出來奉迎，并派人暗中行盜。蕃夷怨恨，早想爲敵，臣加以調解，纔得以出境。等到餞行事畢，回到太原，臣又慚愧地位居三公，又蒙重托，駱奉先、辛雲京毫無禮節，閉城不出相看。臣於是過汾州，休息兵馬，一共經歷了好幾天，二人不派一人告知。自知做事理虧，怕臣先有論奏，於是就編造謊言誹謗，無故興起禍端，煽動軍鎮，以便設防。此外臣從潞府經過時，見李抱玉恭迎回紇可汗，事事用心，願意竭盡家産用於公用，又送給臣馬匹兼銀器四件，臣將回紇處所得的絹，隨即送給李抱玉二千匹充作回贈。如今被李抱玉等人共同相互羅織罪名，將這些互相往來的禮物，就當成結黨營私，一心加重誣陷，務求免除我的職務。陛下不加明察，聽信謠言，欲使忠直之臣，無故受讒邪之人結黨營私的誣告。臣實在不敢欺瞞天地，不敢辜負神明，晝夜再三思考，臣的罪狀共有六條：

從前同羅背叛，河曲騷動，朝廷調用許多軍隊，不能解圍。臣不顧老母，投奔靈

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玢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己，旋即棄逆歸順，却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蕃，爲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顧危亡，身先行陣，父子效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使，皆握强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迴紇，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吴，卒浮尸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尚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顔，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遥。頃者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况來瑱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爲奸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罹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

州，先帝稱贊臣忠誠，於是派臣徵兵討平叛亂，使得河曲平安，賊兵逃亡。這是對國家不忠，是臣的第一條罪狀。臣兒子僕固玢曾被同羅俘虜任用爲將，這也是被脅迫身不由己，不久他背棄叛賊歸順，返歸投奔臣，臣斬殺了他以便號令士兵。而且臣不憐惜骨肉深情，却嚴守忠義之誠，這是臣對國家不忠，是臣的第二條罪狀。臣有二個女兒，都遠嫁到外蕃，爲國和親，聯合平難，致使賊徒滅亡，天下安定。這是臣對國家不忠，是臣的第三條罪狀。臣與兒子僕固瑒，奮不顧身，身先戰陣，父子效命，志在安定國家。這是臣對國家不忠，是臣的第四條罪狀。陛下交付臣副元帥之權，命臣指揮用兵河北。那些新歸附的節度使，都握有强兵，臣予以安撫，使他們都安心歸順，州縣平定後，賦稅按時繳納。這是臣對國家不忠，是臣的第五條罪狀。臣敦睦回紇，剿滅叛軍，天下平定，蕃夷回國，使他們永爲鄰好。大義顯於國難，百姓安寧，戰亂平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這是臣對國家不忠，是臣的第六條罪狀。臣既然身負六罪，確實罪該萬死。在軍門伸直脖子，等待斬殺。除此以外，再無其他過錯。陛下如果以此罪斬臣，與當年伍子胥保全吴國，最終浮尸於江上，大夫文種幫助越國稱霸，最終賜死於會稽山有什麼兩樣。衹有吞恨九泉，含冤千古，還有什麼可訴説的呢！况且葵藿還知向陽，犬馬猶能戀主，臣蒙恩極重，委任不輕，晝夜思慮侍奉陛下，怎會有片刻遠離朝廷之心，實在恐怕因爲忠誠獲得罪過，前車之鑒不遠。來瑱被殺，朝廷不宣布他的罪過，天下忠義之士，從此産生疑慮。况且來瑱一向功高，受人猜忌，不料又爲皇上所殺，又使奸臣弄權？臣打算入朝，恐怕遭此禍事，諸道節度使都很恐懼，不是衹有臣膽敢如此。近來聽説追詔數人，都没有入朝，實在是畏懼宦官的讒言，又懼怕陛下的懲罰，并非是臣不忠，衹因奸邪陪侍左右。况

聞追詔數人，并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只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憂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況今西有犬戎背亂，東有吴、越不庭，均、房群盜縱横，鄜、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内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航納贐？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數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驃騎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别加優奬，却信嫉妒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毁黷。弓藏鳥盡，兔死犬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迹，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爲馬？陛下倘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爲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睹聖顔，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

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的情狀，并非不合實情，陛下竟然没有處置，反而寵愛更深。都是由於同類相從，以致蒙蔽了聖聽。人都怕死，誰敢再説？臣義重君臣，志憂社稷，如不極諫，有負於聖朝，敢盡愚忠，以犯殺身之罪。况且當今西有犬戎叛亂，東有吴、越不奉朝命，均、房群盜横行，鄜、坊有稽胡騷擾。陛下不思抵禦外敵，對内却猜忌忠良，憑什麽統一天下，并使遠方歸順納貢？天下至大，怎可以有一時疏忽。聽説天下陳述奏進的人，召見應對時，陛下都説與武將商量，不曾詢問宰相意見如何。有人被滯留在京師達數月，不加放還，天下人的心，反而更加疑惑。况且臣所率領的朔方將士，功勞最大，是先帝中興的主幹，是陛下沙場上罹難時的部屬，不曾特加優厚奬賞，反而相信嫉妒誹謗之詞，郭子儀先已受猜忌，臣現又遭詆毁。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臣從前認爲是假的，如今纔知道是真有其事。并且臣在汾水一帶，休整軍隊，營門大開，圈馬放羊，并無守備，兵力分布在幾個郡中，目的衹是避免軍糧的來往運輸，鼓勵農桑，務求安定百姓，怎能涉及到謀反？陛下如果一定要相信不實之詞，與指鹿爲馬有何區别？陛下如果斥逐奸邪，親近忠良，放棄猜疑，廣布教化，使君臣一心，天下歸慕，那麽窺伺邊境的戎敵，就不足爲患，違命的寇盜，又有什麽值得擔憂！停止用武提倡文治，將是不遠的事。陛下如果不聽臣的忠言，而一心因循過去，臣實在不敢保家，陛下怎能安國！忠言利於行，良藥能治病，希望陛下深思。臣目前戰事已停，糧儲也準備充足，希望隻身前往朝廷，披露心肝，再睹聖顔，萬死無遺憾。臣準備公開進發，擔心將士挽留。臣如今便假托巡察晋、絳等州，在那裏暫住以等待時日，謹派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上書并當面奏事。希望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下聖斷，不要與近臣商議，待臣如初，使誹謗不

士留連。臣今便托巡晋、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住，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無地。

能入耳，臣自當以死效勞王命，發誓報答國恩。并請派一專使到絳州慰問，臣隨即與他同行，希望能够在殿前致禮。微臣愚慮，不避死亡，輕犯天威，膽戰心驚。

九月，上以迴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黄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説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爲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迴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泄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京出戰，瑒大敗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尚書右丞顔真卿請奉詔召懷恩，上因以真卿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真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陜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宫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

九月，皇上因回紇迫近邊塞，僕固懷恩又與辛雲京有仇怨，皇上想叫他悔過，推誠心對待他。擔心他不相信，下詔命黄門侍郎裴遵慶出使汾州曉諭詔旨，并觀察他的意圖。裴遵慶到後，僕固懷恩抱着他的腿痛哭訴説，裴遵慶便宣示聖恩廣大，并婉言勸説他入朝，僕固懷恩答應了。副將范志誠勸説他道："公因讒言受人誣陷，有功高不賞的憂慮，猜嫌已經形成，爲何要冒險入朝？公看不見來瑱、李光弼的先例嗎！立功而不被容納，兩臣因此一個逃走一個被誅殺。"僕固懷恩聽從了他的建議。第二天，僕固懷恩又以怕死爲由，答應派一兒子入朝，范志誠又認爲不可以。裴遵慶回朝覆命。御史大夫王翊從回紇出使返回，僕固懷恩因與回紇可汗有來往，恐怕他泄露他們之間的事，就阻止了他。僕固懷恩於是派其子僕固瑒率兵攻打辛雲京，辛雲京率兵出城迎戰，僕固瑒大敗而歸，接着僕固懷恩進兵圍攻榆次，朝廷感到憂慮。在這之前，尚書右丞顔真卿請求奉詔徵召僕固懷恩入朝，這時皇上便任命顔真卿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前去宣慰。顔真卿説："臣從前請求前往，是時機；如今纔受詔命，於事不會有什麽益處了。"皇上詢問其中的緣故，顔真卿回答説："僕固懷恩擁兵自守，這樣他反叛的迹象已很明顯了。從前陛下到陜郊避狄，臣正可以用《春秋》之義來責求他，説寡君蒙難在外，怎能不要求守官履行援救之責，在那時徵召僕固懷恩來朝，以便協助討賊，則是順理成章。如今陛下已驅逐出犬戎，返回京城宫中，僕固懷

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爲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束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勛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又遥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并停。

恩進不需爲王事效命，退不能讓士兵解甲歸田，徵召他則没有正當的理由，他也一定不會來朝的。况且指明僕固懷恩反叛的，惟有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除此以外的朝臣，都説他冤枉。然而僕固懷恩的將士，都是郭子儀的部下，郭子儀在他們心中有威望，陛下爲何不用郭子儀來代替我？叫他用逆順禍福的道理開導其部下，他們一定會一起歸順朝廷的。"皇上采納了他的建議。郭子儀回到河中時，僕固瑒已被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首獻到京城。僕固懷恩聽説後，率部下數百騎，丢下其母，渡過黄河向北逃往靈武。餘下的士兵聽説郭子儀到了，收起甲胄前來投奔，歸降的士兵達幾萬人。僕固懷恩到達靈武，招聚亡命之徒，他的軍隊又壯大起來。皇上顧念他的舊功，不打算懲治功臣，於是優厚撫慰他的家人，僕固懷恩最終還是没有歸順。過了一個多月其母終於壽終。朝廷又遥授僕固懷恩爲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其餘官職全都免去。

是秋爲鄉導，誘吐蕃十萬入寇涇、邠州，祭來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泉、奉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剌之衆自西道寇盩厔、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中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中，下詔親征。

這年秋天僕固懷恩充當嚮導，引誘吐蕃十萬人馬侵犯涇州、邠州，在這裏僕固懷恩祭奠了來瑱的墓，自序中説"都遭放逐"。又侵犯奉天、醴泉，遭到郭子儀的抵抗而退兵。永泰元年，皇上徵召天下軍隊防禦。僕固懷恩又糾集各蕃兵力，軍隊號稱二十萬，分兵南下侵犯京師：派吐蕃軍隊從北路先入侵醴泉、奉天，派任敷、鄭庭、郝德從東路侵犯奉先、同州，派羌、渾、奴剌的軍隊從西路侵犯盩厔、鳳翔。朝廷大爲震驚，下詔命郭子儀駐守涇陽，命渾日進、白元光駐守奉天，命李光進駐守雲陽，命馬璘、郝廷玉駐守中渭橋，命董秦駐守東渭橋，命駱奉先、李日越駐守盩厔，命李抱玉駐守鳳翔，命周智光、杜冕駐守同州。皇上親自統率六軍將士，令魚朝恩率兵駐守苑中，下詔親征。

懷恩領迴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之。張韶代領其衆，爲徐璜玉所殺；璜玉領其衆，又爲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

僕固懷恩帶領回紇及朔方軍隊跟在大軍後面前進，當隊伍走到鳴沙縣時，僕固懷恩患病被人抬回。九月九日，死在靈武，部下用當地習俗將他焚燒後埋葬。張韶接替他統領軍隊，被徐璜玉所殺；徐璜玉統領他的軍隊，又被范志誠所殺，

迴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迴紇爭長，自相疑貳，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迴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效。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敗走，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

范志誠統領了這支軍隊。回紇進犯涇陽，各路官軍堅守壁壘不出戰。吐蕃軍隊與官軍相持了二十多天，又聽説僕固懷恩已死，於是與回紇相互爭奪領導地位，自相猜疑，不敢先進兵，於是大肆掠奪居民財物，焚燒房屋，驅趕男女百姓幾萬人然後離去。所過之處，莊稼幾乎全被踩壞。回紇首領於是前來向郭子儀求降，并請求攻打吐蕃效力國家。郭子儀分兵跟隨他們作戰，在涇州境内大敗吐蕃兵。任敷戰敗逃跑，羌、渾士兵大多向李抱玉軍投降。

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爲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爲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群臣以聞，上爲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十月，懷恩侄名臣領千餘騎來降。

僕固懷恩抗拒朝廷命令長達三年，兩次率兵進犯，勾結衆蕃軍隊，成爲國家的大患，士兵連年征戰，國庫糧食全部供給軍隊，慶幸他早早死去，但皇上却爲他隱瞞罪過，前後所下的詔令不曾説到他謀反。等到僕固懷恩死後，群臣奏報，皇上爲此而感傷沉默許久然後説道："僕固懷恩并没有謀反，衹是被左右人所誤。"皇上就是這樣寬厚仁慈。閏十月，僕固懷恩的侄子僕固名臣率領一千多名騎兵前來歸降。

梁崇義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鉤。後爲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衆悦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相讓爲長，不决。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薦履兵禍，屈法含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爲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群凶，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

梁崇義，是長安人。靠在市上出力役换取微薄的收入。有氣力，能捲金直鉤。後來成爲羽林軍射生手，跟隨來瑱到達襄陽。性情沉默寡言，受到衆人的喜愛，多次遷任爲偏將。來瑱朝覲京師，分派衆將戍守福昌、南陽。來瑱被殺，戍守的將士全都逃歸。梁崇義當時戍守在南陽，統領返回的軍隊徑直進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互相推讓擔任長官，難以决定。衆將請求説："軍隊非由梁卿掌管不可。"於是推舉梁崇義任節帥。寶應二年三月，梁崇義誅殺李昭和薛南陽，以便脅迫衆心，朝廷因而任命他爲節度使。因襄州屢遭兵禍，所以朝廷枉法寬容，暫求安定人心。梁崇義歷任御史中丞、御史大夫、尚書。因而與田承嗣、李正己、薛嵩、李寶臣成爲脣齒相依之勢，囊括襄、漢七州的土地，擁有精兵二萬，勢力根深蒂固，從不朝覲皇帝，然而與群盜相比，所居之地最偏遠，兵力最少，法令最嚴明，對朝廷禮貌最恭。他的勢力地跨東南要道，多次有朝令在此宣傳，所以當地人懂得教化。他

崇義曰："吾本帥來公有大勛庸，當上元中以閹竪讒謗，逡巡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釁盈而事久，若之何見上？"

所親近的人曾勸他入朝，梁崇義説："我的本帥來公有大功勛，在上元年間因宦官用讒言誣陷，遷延停留不肯受召，等到代宗繼位，没等奉詔就前去入朝，隨即便遭誅殺滅族。如今隔閡已深而拖延已久，怎麽去拜見皇上呢？"

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爲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决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説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悦。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荆、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换他使"。由是益不安，凶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

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多次請求朝廷興兵討伐梁崇義，梁崇義恐懼，更加加强了軍事方面的防備。流人郭昔告發他要叛亂，梁崇義聽説後，請求朝廷懲治郭昔，郭昔坐罪被判决杖刑流放，朝廷同時派金部員外郎李舟前往襄州曉諭詔旨以便安慰梁崇義。當初，劉文喜作亂，李舟曾入城曉以利害，劉文喜拘留了他，正巧軍中有人殺了劉文喜歸降。當時天下懷有異心者得知此事，都認爲李舟必會顛覆叛軍殺死叛將，所以都很厭惡他。等到李舟到達襄州，又勸説梁崇義入京朝見，言詞很直率，梁崇義更加不高興。二年春，皇帝派五位使者到各道宣諭王命，而李舟再度出使到荆、襄一帶，梁崇義擔心有變故，拒絶他入境不予接納，上書説："軍中疑惑恐懼，請改派其他使者。"從此梁崇義更加恐懼不安，一天比一天加緊準備謀反，賓僚中有用忠言勸阻他的，大多遭到傷害。

時群凶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使持滿而受命。藺杲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噍。既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上，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

當時叛逆的節度使正自相猜疑，朝廷準備憑仗威信，打算招徠安撫他們，以便昭示天下。於是加授梁崇義同平章事，對他的妻兒都加以封賞，賜給鐵券作爲信物，并任他的偏將藺杲爲鄧州刺史，派御史張著携帶手詔徵召他入朝。梁崇義更加恐懼，派兵嚴加戒備而後接受詔命。藺杲奉詔書後，但又不敢起程，驅馬趕到梁崇義處請求命令，梁崇義更加疑懼，對着張著號哭，不肯受詔入朝。於是朝廷徵調天下軍隊，命李希烈統率軍隊攻打他。梁崇義於是派兵攻打江陵，以便打通前往黔、嶺一帶的通道，到達四望時，大敗而歸，便駐守襄、鄧。李希烈先派一千多人守衛臨漢，梁崇義斬殺了他們，没有一人活着。不久李希烈統率大軍沿漢水而上，梁崇義派部將翟暉、杜少誠到蠻水迎戰，李希烈率兵大敗了他們；雙方又在涑口交戰，李希烈又擊敗了他們。二將請求投降，李希烈接受了他們，并命他們統

閥争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率本軍進入襄陽城宣布命令，以便安撫百姓。梁崇義率領親兵老少關閉營壘，守兵衝破關門争着逃出，不能制止。這年八月，梁崇義與其妻一起投井而死，首級被傳送到京師。他的親戚全都被李希烈殺死，李希烈挑選出曾跟隨梁崇義參加臨漢戰役的士兵三千人，將他們全部斬殺。

李懷光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于幽州，父常，爲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

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主右衛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户。大曆六年，兼御史中丞，間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爲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

德宗即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晋絳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鎮節度使段秀實爲宰相楊炎所惡，徵爲司農卿。上將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時懷光挾私怨，新誅殺朔方舊將温儒雅等數人，涇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

李懷光，是渤海靺鞨人。原姓茹，祖先遷到幽州，父親李常，是朔方部將，因戰功賜姓李，改名嘉慶。

李懷光年輕時從軍，以武藝勇猛而著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十分器重他。上元年間，多次遷任試太僕、太常卿，掌管右衛兵將，累積功勞做到開府儀同三司，任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年，食實封三百户。大曆六年，兼御史中丞，一年之後，兼御史大夫，加授軍都虞候。李懷光性情廉潔勤勉嚴厲勇猛，而且敢於執行誅殺，即使是親戚犯法，李懷光也從不枉法寬恕。郭子儀性情寬厚，不親自過問軍中的事務，將法紀委任給李懷光掌管，軍中特别畏懼他，也有善於治軍的贊譽。十二年，因爲母親守喪免職。第二年，起用復任原來官職，并兼邠、寧、慶三州都將。

德宗即位，免去郭子儀節度副元帥，將他的軍隊分别隸屬於衆將，於是李懷光起復任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晋絳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在此之前，李懷光連年率兵修築長武城以便駐兵，城位於原首，靠近涇水，俯瞰通道，吐蕃從此不敢南侵，這裏成爲西邊的要塞。建中初年，涇原四鎮節度使段秀實受到宰相楊炎的憎恨，被召入朝任司農卿。皇上準備重建原州城，於是任命李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鎮北庭節度使。當時李懷光挾私怨，剛剛將朔方舊將温儒雅等人誅殺，涇州將士都很畏懼他。劉文喜利用人心不服，於是據城反叛，朝廷下詔命朱泚和李懷光領兵討伐平定了叛亂，李懷光被加授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任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食實封四百户。邠寧節度使等職依

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户。邠寧節度等使如故。

舊。

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悦。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悦。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愜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悦决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户。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既僭大號，遣中使馳告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時屬泥淖，懷光奮厲軍士，道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塹，呼城上人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既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魯店，泚乃解兵還走入城。

當時馬燧、李抱真諸軍共同討伐魏城没有取勝，朱滔、王武俊都反叛了朝廷，并合兵援救田悦。三年，朝廷下詔派李懷光統率朔方軍步騎一萬五千人共同討伐田悦。李懷光勇而無謀，到達魏城時，没設營壘，就與朱滔等人在愜山大戰，被朱滔等人打敗。又被田悦放水冲灌，各路軍隊失利，於是與馬燧等人退兵到魏縣。不久加授同平章事，增加食實封二百户。李懷光從此與朱滔等人相持不戰。第二年十月，涇原士兵發動兵變，皇上出居奉天。朱泚僭稱帝號以後，皇帝派宦官驅馬急速傳告河北各節帥，李懷光率軍趕赴詔命。當時正值下雨道路泥濘，李懷光激勵士兵，取道蒲津渡過黄河，在醴泉打敗了朱泚的騎兵，直赴奉天。幾天前，李懷光先派偏將張韶携帶封在蠟丸裹的奏表混進叛賊軍中攻城，乘機越過城壕，呼喊城上的守兵説："我是朔方軍使者。"於是守兵用繩把他拉上城墻進到城裹，等登上城墻時，身上中了數十箭。當時皇上陷在重圍中，守禦更加危急，等得知李懷光的軍隊到了，命張韶到城墻上傳告衆人，人心纔安定下來。李懷光又在魯店擊敗了朱泚的軍隊，朱泚於是解除包圍退回到城中。

懷光性粗厲疏愎，緣道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奸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等微知之，懼甚，因説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爲貶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遷延自疑，因謀爲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尚結贊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

李懷光性情暴烈粗疏固執，沿路多次揚言説盧杞、趙贊、白志貞等人奸邪，并且説："天下大亂，都是這些人招致的，我見到皇上，自當請求殺掉他們。"盧杞等人暗中得知此事，十分恐懼，就勸説皇上命李懷光乘勝追擊朱泚，收復京師，不能答應他到奉天，德宗同意了。李懷光在咸陽駐軍，多次上表公開揭露盧杞等人的罪惡，皇上爲此不得已貶降盧杞、趙贊、白志貞等人的官職來安慰他。李懷光又上疏陳述宦官翟文秀的罪惡，翟文秀是皇上所信任的人，皇上不得已又殺了他。李懷光不敢進兵，拖延時間自生猜疑，因此圖謀作亂。當初，有詔派崔漢衡出使吐蕃，請求吐蕃出兵援助收復京城。吐蕃宰相尚結贊説："吐蕃軍法，進兵要由統兵大將出具信物。如今所奉制書，没有李懷光的簽名，所以不敢進

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不肯署制，詞慢，且謂贄曰："爾何所能?"興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爲之懼。

兵。"皇上聽説後，派翰林學士陸贄到李懷光軍中商量借用吐蕃兵一事，李懷光固執己見申述三條不可求助吐蕃兵的理由，不肯在制書上簽名，言詞傲慢，并對陸贄説："你有什麽能耐?"興元元年二月，皇上下詔加授李懷光太尉，并賜給他鐵券，派李昇與宦官鄧鳴鶴持鐵券傳諭詔旨。李懷光大怒，將鐵券扔到地上説："大凡人臣謀反，纔賜給鐵券，現在授給我李懷光，是叫我謀反啊。"語氣更加狂妄，衆人爲之恐懼。

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爲變，遊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遽幸梁州。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畤，其下頗多携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虜劫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爲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顔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顔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

當時李懷光的部將韓遊瓌帶兵駐守在奉天，李懷光於是致書韓遊瓌，約定叫他叛亂，韓遊瓌秘密上奏朝廷。第二天，李懷光又派人催促他，韓遊瓌又一次奏報了朝廷。過了幾天，李懷光又派人催促韓遊瓌，被守衛城門的人逮捕。李懷光又揚言説："我現在要與朱泚聯兵，皇帝理當退避。"因此皇上當即前往梁州。當時李晟已將軍隊移駐東渭橋，李懷光又劫持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駐好畤，他的部下很多人心懷二意。在此之前朱泚十分畏懼他，到這時想乘機臣服於他。李懷光擄掠無所獲，更加疑慮恐懼不安。過了二十天，於是命令軍隊分成幾部分，搶掠涇陽、三原、富平，從同州前往河中。神策軍將孟涉、段威勇從三原率兵三千多人投奔李晟，李懷光不能阻止。韓遊瓌殺了李懷光的留後張昕，獻出邠州歸順朝廷。戴休顔從奉天傳令軍中説："李懷光已經反叛。"於是命守城的人携帶奏表驅馬急速奏報朝廷。皇上於是任韓遊瓌、戴休顔爲節度使，而任李懷光爲太子太保，罷免了他其餘的官職，在本軍中選擇一位功高望重的人統領他的管區，所下詔命都不服從。四月，李懷光到達河中，於是竊據同、絳等州，按兵不動觀望形勢。

李晟既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渾瑊爲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爲懷光所

李晟收復京師後，皇上派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帶上詔書去徵詔他，李懷光穿着素服聽受詔命。孔巢父於是對衆人宣布説："太尉軍中誰可以統領軍事?"李懷光周圍都是胡人，因此而發怒，亂持兵器殺了孔巢父和啖守盈，從此以後李懷光修整軍隊加强守備。皇上返回京師，任命侍中渾瑊爲河中節度副元帥，率兵討伐李懷光。渾瑊攻取收復同州，屯兵不進，多次被李懷

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軍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軍朝京師。既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璀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尋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尸首，任其收葬，妻子并徙澧州。五年，又詔曰：

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絶，義之弘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于諸侯，衛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棄同即異，捨順效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狶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棄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效猶在，孤魂無歸，懷之怳然，是用凄軫。予欲布陳大惠，冀以化

光擊敗。當時連年遭受旱蝗災害，京師剛剛收復，經費不足以供給，上書言事的人中多數請求寬赦李懷光。當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一向顯赫，於是加授馬燧爲副元帥，與渾瑊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鄜坊節度使唐朝臣合兵共同討伐李懷光。馬燧率軍攻克絳州，到達寶鼎，擔心李懷光西逃，侵犯京城，於是留下軍隊入京朝見。返回後，與渾瑊一起先從河東進兵降服了李懷光的驍將尉珪、徐庭光，統率各路軍隊圍攻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下李懷光的首級歸降了馬燧，李懷光之子李璀殺了他弟弟數人，然後自殺。李懷光死時五十七歲。不久朝廷下詔特准其一子作爲他的繼承人，賜給莊園宅第各一所，并歸還李懷光的尸首，聽憑家人收葬，妻子兒女都被遷到澧州。五年，又下詔說：

懷念舊功，這是大仁；興滅繼絶，這是大義。從前蔡叔敗族，周公封他的兒子於東土；韓信犯法，漢主封他的兒子於弓高。侯君集不遵奉教化，我太宗保留他的後代來主持祭祀。詳細考察先王之道，以及列祖遺訓，都是用刑法輔助德政，使人向化，然而斧鉞刑殺，甲兵征伐，是迫不得已而使用的。從前賊臣暗中作亂，國家命運多憂，朕巡狩近郊，限期征伐，將發漢光武昆陽之旅，以建黄帝涿鹿之功，徵兵的朝命尚未到達藩鎮，衛士已疲憊不堪。而李懷光三軍兼程救駕，千里出兵勤王，上恃雷霆之威，下驅虎狼之衆。正要議功，守節不能始終，私下謀亂，抗拒朝命，棄同投異，捨順效逆。爲臣至此，依法必誅。猶示撫慰關切，望他悔過。然而凶禽尖號更加凄厲，猛獸奔衝不知回頭，大肆殺戮，没有活者。雖是自招禍患，被衆人遺棄，但念及前功，嘆息如何能及！因他的舊功仍存，孤魂無歸，懷中哀傷，因此痛念。我將廣布大恩，希望成就教化，調和陰陽，期待廢置刑法。應以李懷光的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任左衛率府胄曹參軍，繼承李懷光之後。并賜錢一

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宜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

千貫，聽憑他在李懷光墓旁設立莊園，侍養李懷光妻王氏，并備辦四季祭奠之禮。嗚呼！朕實在無德，統御衆人，哀憐赦免罪人，是平素誠心所在。你保持姓氏，致力於傳承家業，努力繼承你先父爲國所建功勛，不要像他那樣違抗王命。

初，懷光授首，其子璀、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勛，哀其絶後，乃命承緒繼之。

當初，李懷光被殺，他的兒子李璀、李瑗等都已死去，祇有妻子王氏尚在，所以皇上特意寬免了她的死罪。到這時又想到李懷光的舊功，憐憫他絶後，於是命李承緒繼嗣。

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力，有勞王家。爲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讒賊矣。梁崇義既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

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都是以勇猛效力，對王室有功。但作爲臣子守節不能善始善終，於是導致反叛，他們的罪行可説是大的。然而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之流，導致他們二人叛逆，將憂慮留給當朝皇上，也可説是國家的奸賊。梁崇義既没有善始，又没有善終，與妻子投水自殺，怎能抵消罪過。

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奸，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贊曰：臣子事君，至死不渝。僕固懷恩、李懷光，惡終一致。梁崇義奸謀多端，爲國家所拋棄。迷途不歸，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列傳第七十二

張獻誠（弟）獻恭 獻甫（獻恭子）煦 路嗣恭（子）恕 曲環
崔漢衡 楊朝晟 樊澤 李叔明 裴胄

張獻誠

張獻誠，陝州平陸人，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天寶末，陷逆賊安禄山，受僞官；連陷史思明，爲思明守汴州，統逆兵數萬。寶應元年冬，東都平，史朝義逃歸汴州，獻誠不納，舉州及所統兵歸國，詔拜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逾年來朝，代宗寵賜甚厚。三遷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擒南山賊帥高玉以獻。永泰二年正月，獻名馬二、絲絹雜貨共十萬匹。是月，兼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於梓州，爲旰所敗，獻誠僅以身免。大曆二年四月，獻誠以疾上表乞歸私第，仍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獻恭以自代。詔許之，以獻誠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八月，獻誠以疾抗疏辭官，無幾，卒於私第。

張獻誠，陝州平陸人，是幽州節度使、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張守珪之子。天寶末年，張獻誠落入叛賊安禄山的手中，被迫接受僞官；接着落入史思明手中，替史思明守衛汴州，統率叛軍數萬。寶應元年冬，東都平定，史朝義逃歸汴州，張獻誠不讓他進城，以全州及本部兵馬歸順朝廷，下詔拜授張獻誠爲汴州刺史，充汴州節度使。一年後入朝，代宗對他恩寵賞賜很優厚。三次升任爲檢校工部尚書，兼梁州刺史、充山南西道觀察使。廣德二年十月，生擒南山賊帥高玉獻給朝廷。永泰二年正月，將名馬二匹、絲絹雜貨共十萬匹進獻朝廷。當月，兼充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西川崔旰攻殺節度使郭英乂，張獻誠率衆兵與崔旰在梓州交戰，被崔旰擊敗，張獻誠隻身逃出。大曆二年四月，張獻誠因病上表請求返歸京城私第，并向朝廷推薦堂弟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張獻恭接替自己。下詔同意他的奏請，任命張獻誠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八月，張獻誠以病直言上疏請求辭官，過了不久，死在私第。

張獻恭

獻恭，守珪之弟守瑜子。累以軍功官至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代獻誠爲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曆十二年七月，獻恭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建中

張獻恭，是張守珪弟張守瑜之子。多次因軍功任官做到試太常卿，兼右羽林將軍，接替張獻誠任梁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大曆十二年七月，張獻恭率軍在岷州打敗吐蕃軍隊一萬多人。建中二年正月，加授檢校兵

二年正月，加檢校兵部尚書，爲東都留守。三年正月，爲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四年七月，與渾瑊、盧杞、司農卿段秀實與吐蕃尚結贊築壇於京城之西會盟，如清水之儀。興元元年六月，轉檢校吏部尚書，仍與一子正員官。

盧杞移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其不可。獻恭因入對紫宸殿，上言："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德宗不悟，獻恭復奏曰："袁高是陛下一良臣，望特優異。"德宗顧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對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奈士庶失望何!"獻恭守正不撓也如此。

張獻甫

獻甫，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户部尚書守琦之子。獻甫少隨諸兄從軍，初爲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禄卿、殿中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加太子詹事。及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從渾瑊征討有功，及復京邑，入爲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吐蕃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民悦之。貞元四年，遷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從之。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尚志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吐蕃遁邊城。貞元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卒，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司空，賻物有差。

部尚書，任東都留守。三年正月，任太府卿、容州刺史、本管經略招討使。四年七月，同渾瑊、盧杞、司農卿段秀實一起與吐蕃尚結贊在京城以西築壇會盟，依照清水會盟的儀式進行。興元元年六月，轉任檢校吏部尚書，并授予一子爲正員官。

盧杞移任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議論此事不可以。張獻恭藉在紫宸殿應對之機，上奏説："袁高的議論極爲確當，臣恐怕煩勞聖聽，不敢細陳此事。"德宗没有省悟，張獻恭又進奏説："袁高是陛下的一位良臣，希望加以特殊禮遇。"德宗對宰相李勉等人説："朕打算授盧杞爲一個小州的刺史可以嗎?"宰相回答説："陛下授他一個大州也可以，但怎麽對待士人百姓的失望呢!"張獻恭正直不屈就像這樣。

張獻甫，是張守珪弟左武衛將軍、贈户部尚書張守琦之子。張獻甫年輕時跟隨衆兄投軍，起初任偏將，因軍功多次授爲試光禄卿、殿中監、河中節度副元帥都知兵馬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建中初年，跟隨節度使賈耽到襄、漢征討梁崇義，因功加授太子詹事。等到皇帝逃往奉天、興元，張獻甫率先到達，跟隨渾瑊征討有功，等到收復京城，召入朝任金吾將軍。當時李懷光尚未平定，吐蕃侵擾西部邊境，張獻甫率領禁軍出京鎮守咸陽，先後數年，軍民悦服。貞元四年，升任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慶節度觀察使。於是在彭原設義倉，在方渠、馬嶺等縣選擇險要之地設置烽燧堡壘。又上書朝廷請求恢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軍鎮，在各鎮設兵防守以防備吐蕃的入侵，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貞元四年九月，吐蕃將尚志董星、論莽羅等率兵侵犯寧州，張獻甫率衆兵抵禦他們，斬殺一百多首級，吐蕃兵逃回邊城。貞元十二年，加授檢校左僕射。五月丙申去世，終年六十一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空，賜給助喪財物多少不等。

張煦

獻恭子煦，嘗隨獻甫征討，積戰功累遷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逐出節度使李進賢而屠其家，殺判官嚴澈。憲宗怒，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仍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賜絹三萬匹以助軍資。河東節度使王鍔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栅，詔煦入振武，誅作亂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是歲十二月卒，贈太子太保。

張獻恭子名煦，曾跟隨張獻甫征討，積累戰功多次升任爲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驅逐了節度使李進賢并屠滅了他的全家，殺死判官嚴澈。憲宗發怒，派張煦率領夏州士兵二千人趕赴振武，并允許他相機用兵。九年正月，朝廷賜給他三萬匹絹用來資助軍用。河東節度使王鍔派五千名士兵到善羊栅與張煦相會，下詔叫張煦進入振武軍，誅殺了作亂的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纔平定了兵變。這年十二月去世，追贈太子太保。

路嗣恭　路恕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劍客，歷仕郡縣，有能名，累至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以其能，賜名嗣恭。歷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内副元帥郭子儀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嗣恭披荆棘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曆六年七月，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官恭恪，善理財賦。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坐，明觀積惡犯衆怒。時宰相元載受賂，遣江南效力，魏少遊承載意苟容之。及嗣恭代少遊，即日杖殺，識者稱之。

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原名劍客，歷任郡縣官，享有能幹之名，多次任官至神烏令，考核政績爲上上等，是天下最優異的，因爲他善於治理，賜名嗣恭。歷任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關内副元帥郭子儀的副使，知朔方節度營田押諸蕃部落等使，路嗣恭清除荒蕪而屯守當地。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有重兵，强横而不服從約束，路嗣恭稱病召他來，乘機將他殺掉，因此大立威信。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大曆六年七月，任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在位恭敬謹慎，善於理財賦。有個叫賈明觀的人，奉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被殺，劉希暹受牽連而坐罪，賈明觀作惡多端激起衆怒。當時宰相元載受賄，打發賈明觀到江南一帶效勞，魏少遊秉承元載旨意苟且包容了他。等到路嗣恭接替魏少遊，當天就將賈明觀打死，受到有識之士的稱贊。

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反，五嶺騷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使分其務：瑶主大軍，當其衝；冕自間道輕入，招集義勇，得八千人，以撓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築爲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

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害節度使吕崇賁反叛，五嶺一帶陷入紛亂，下詔加授路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路嗣恭提拔流人孟瑶、敬冕，讓他們分擔任務：孟瑶掌握大軍，阻擋叛軍的衝要；敬冕從小道輕裝進入賊境，招集義勇之士，得到八千人，在叛賊心腹之地製造混亂。二人都有周備的策略計謀，出其不意，終於斬殺了哥舒晃并誅殺其同黨一萬多人，將他們的尸體堆積起來築成大冢，俚洞一貫作惡的人全都被連族殺掉，平定了五嶺的叛亂。拜授爲檢校兵部尚書，

知省事。

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恭恪爲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及德宗即位，楊炎受其貨，始叙前功，除兵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加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徵至京師卒，時年七十一，廢朝一日，贈左僕射。

路嗣恭起官於郡縣小吏，以至做到大官，都是以恭敬謹慎爲治而著稱。等到平定廣州，商舶之徒，很多人因哥舒晃事而被誅殺，路嗣恭先後没收了這些人家中的財寶達數百萬貫，并將它們全都歸入私室，而不進獻朝廷。代宗心裏十分銜恨，所以路嗣恭雖有平定一方的功勞，衹是轉任檢校兵部尚書，没有其他酬勞。等到德宗即位，楊炎收受他的財物，這纔追論從前的功勞，授任他爲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不久加授懷鄭汝陝四州、河陽三城節度及東都畿觀察使。被徵召到京師後死去，時年七十一歲，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左僕射。

子恕，字體仁。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詔嗣恭自江西致討，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爲懷州刺史。久之，轉京兆少尹、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教練招討等使。其後爲鄜坊觀察使、太子詹事。坐事貶吉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七十三，贈洪州都督。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游，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子名恕，字叫體仁。當初，嶺南衙將哥舒晃反叛，下詔令路嗣恭從江西進討，授任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在軍前隨機應便處理軍務。不久投降的人相連不斷，於是提拔降將伊慎，誠心任用他。叛賊平定後，以路恕的功勞居多，年僅三十，任懷州刺史。過了很久，轉任京兆少尹、監門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教練招討等使。此後任鄜坊觀察使、太子詹事。因事受牽連而獲罪貶爲吉州刺史，升任太子賓客。以右散騎常侍退休，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追贈洪州都督。路恕的私宅有優美的林園，從貞元初年李紓、包佶等人到元和末年，長達四十年，朝廷有名的公卿，都與他交游，高歌縱酒，不在意外界事務，從不過問家事，人們也因他隨和平易而稱道他。

曲環

曲環，陝州安邑人也。父彬，爲南使正監，因家於隴右，以環故累贈兵部尚書。

曲環，是陝州安邑人。父名彬，任南使正監，因此定居在隴右，由於曲環的緣故多次追贈爲兵部尚書。

環少讀兵書，尤以勇敢騎射聞。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黄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別將。安禄山反，從襄陽節度魯炅守鄧州，拒賊將武令珣，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又從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

曲環年輕時讀過兵書，尤其因勇敢善於騎射聞名。天寶年間，跟隨哥舒翰攻克石堡城，收復黄河九曲、洪濟等城，多次授任爲果毅别將。安禄山反叛，曲環跟隨襄陽節度使魯炅守衛鄧州，抵抗賊將武令珣，交戰數十個回合，曲環的功勞居多，破格授任爲左清道率。又跟隨李抱玉守河陽南城，不久率兵守衛澤州，擊敗叛賊驍將

曉，敕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并同正員，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曆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

安曉，皇帝下敕特意拜授爲羽林將軍。又率別部兵會合諸軍共同討伐史朝義，平定河北，曲環多次轉任爲金吾大將軍，并同正員，跟隨李抱玉移軍駐守京西。大曆年間，曲環在隴州領兵，屢次擊敗吐蕃的軍隊，加授特進、太常卿。

上初嗣位，吐蕃大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往，大破戎虜，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而還，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納叛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

皇上剛繼位，吐蕃軍隊大舉侵犯劍南，朝廷下詔命曲環率邠、隴士兵五千人急速前往，大敗戎敵，收復了七盤城、威武軍以及維、茂二州，西戎敗逃。曲環大振功名而歸，加授太子賓客，賜給名馬。曲環與衆將討伐涇州叛將劉文喜，平定了叛亂，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當時李納擁兵進逼徐州，朝廷命曲環與劉玄佐一同前往救援，多次擊敗李納叛黨，曲環由於功勞最大，加授御史大夫。建中三年十月，加授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

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守固寧陵、陳州，大破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逆黨三萬五千人，擒其驍將翟暉以獻，希烈因遁歸蔡州。環以功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加實封三百户。陳、蔡二州以希烈擾亂，遭剽劫頗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税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屬。訓農理戎，兵食皆豐羨。十二年，加檢校左僕射。卒，時年七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李希烈攻占汴州，曲環與衆軍固守寧陵、陳州，在陳州城下大敗李希烈軍，殺死叛黨三萬五千人，生擒李希烈的驍將翟暉獻給朝廷，李希烈於是逃歸蔡州。曲環因功加授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李希烈叛亂平定後，朝廷加授曲環兼許州刺史、陳許等州節度觀察，增加實封三百户。陳、蔡二州因李希烈軍隊的擾亂，遭受劫掠十分嚴重，人們多數逃竄到其他郡邑避禍。曲環到任後勤儉恭敬，賦税均衡，政令寬緩，不過二三年，背着孩子返歸的人連綿不絶。曲環勉勵農耕整訓軍隊，士兵與糧餉都很充足。十二年，加授檢校左僕射。去世，時年七十四歲，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司空，賜給助喪用的布帛米粟多少不等。

崔漢衡

崔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寬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曆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爲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

崔漢衡，是博陵人。秉性沉穩忠厚寬容大度，善於與人結交。出仕任沂州費縣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奏請任用他爲掌書記，多次升任爲殿中侍御史。大曆六年，拜授檢校禮部員外郎，任和吐蕃副使；從吐蕃返回，升任右司郎中，改任萬年令。建中三年，任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從吐蕃來到。當時吐蕃大相尚結息殘忍而且好殺，因吐蕃曾經在

息忍而好殺，以常覆敗於劍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爲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爲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居奉天，吐蕃遣帥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秘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真拜兵部尚書，爲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明年，爲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凉，吐蕃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并至河州，結贊令召之，以頻使於蕃，結贊素信重，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晋慈隰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

劍南全軍覆没，想洗刷自己的耻辱，不肯與唐使締約講和，吐蕃次相尚結贊是個有才能謀略的人，就禀告吐蕃贊普，請求劃定邊界確立盟約以便安定邊民，吐蕃贊普答應了，最終讓尚結贊取代尚結息做了吐蕃的大相，兩國締約和好，約定十月十五日到邊境會盟。戊申，朝廷任命崔漢衡爲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授崔漢衡檢校工部尚書，再度出使吐蕃。興元初年，皇上停居奉天，吐蕃派將帥輔佐渾瑊在武功擊敗了朱泚的軍隊，崔漢衡因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秘書監、西京留守。不久，正式拜授兵部尚書，任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第二年，任幽州宣慰使，所到之處都稱職。貞元三年，協助侍中渾瑊在平凉與吐蕃會盟，吐蕃違背和約，渾瑊隻身獲免，當時没有設防，參加會盟幸免於死的人十不存一二，士兵死亡的數以千計。崔漢衡與一同淪陷的人一起到達河州，大相尚結贊派人召見他，因崔漢衡屢次出使到吐蕃，尚結贊一向信任器重他，崔漢衡與孟日華、宦官劉延邕一起來到石門，尚結贊派了五名騎兵護送他們到達邊境。四年七月，朝廷加授他檢校吏部尚書、晋慈隰觀察使，不久加授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去世。

楊朝晟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也。初在朔方爲步軍先鋒，嘗有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爲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嘗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

楊朝晟，字叔明，是夏州朔方人。起初在朔方任步軍先鋒，曾立戰功，授任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年，楊朝晟跟隨李懷光到涇州討伐劉文喜，斬殺俘獲叛賊很多，授任驃騎大將軍，不久升任爲右先鋒兵馬使。後來李納侵犯徐州，跟隨唐朝臣征討，曾衝鋒在軍前，因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

上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爲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户。及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上幸梁、洋，韓遊瓌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屬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潜

皇上在奉天，李懷光從山東趕赴國難，任命楊朝晟爲左廂兵馬使，率一千多人攻下咸陽以挫敗朱泚，加授御史中丞，食實封一百五十户。等到李懷光據河中反叛，楊朝晟被脅持在軍中。皇上逃往梁、洋，韓遊瓌退守邠、寧。李懷光因自己曾在邠、寧任節度使，强迫邠、寧像自己轄區内的屬城一樣，派賊黨張昕在邠州總領留後事。張昕害怕發生變亂，於是大肆搜求軍需，徵集兵

發，歸于懷光。朝晟父懷賓爲遊瓌將，因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遊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上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正除遊瓌邠寧節度使。間諜至河中，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縶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遊瓌營于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及懷光平，上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爲遊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榮於軍中。

馬，定於天亮時偷偷出發，回歸李懷光。楊朝晟父楊懷賓是韓遊瓌的軍將，趁黑夜率數十名騎兵殺了張昕和他的同謀，韓遊瓌當天派楊懷賓携帶奏表報告朝廷，皇上召見慰問了他，授兼御史中丞，并正式授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探子到河中，楊朝晟聽説了這件事，哭着告訴李懷光説："父爲國立功，子應當受誅，不可以帶兵打仗了。"李懷光於是拘捕了他。到各路軍隊進攻包圍河中時，韓遊瓌在長春宮扎營，楊懷賓親自擔當征伐。等到平定李懷光叛亂，皇上想到楊懷賓的忠誠，派副元帥渾瑊特意赦免了楊朝晟，楊朝晟於是做了韓遊瓌的都虞候。當時楊朝晟父子同在一軍中，都任開府賓客、御史中丞，顯榮於軍中。

後詔徵遊瓌宿衛，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代韓遊瓌。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兵戍寧州，及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潜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張獻甫之嚴，因遊瓌夜出，衙内千餘人遂叛掠，且因監軍楊明義邀奏出奔將范希朝爲節度。朝晟時爲都虞候，初逃於郊，翌日乃來，紿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由是稍安。朝晟及諸將謀誅首惡者，乙卯，朝晟率諸將經數日以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各言戎首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斬之乃定。上擢希朝爲寧州刺史，以副獻甫。獻甫入奏朝晟功，加御史大夫。

後來朝廷下詔召韓遊瓌守衛京師，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任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邠寧慶節度觀察使，接替韓遊瓌。當初，韓遊瓌因吐蕃侵犯邊塞，親自率兵戍守寧州，到接受替代時，就在這月壬子夜暗中乘輕騎逃回京師。他的將士一向驕横懈怠，畏懼張獻甫的威嚴，乘韓遊瓌夜出之際，衙内一千多人於是反叛劫掠，并且通過監軍楊明義上奏請求以出逃的將領范希朝任節度使。楊朝晟當時任都虞候，剛逃到郊外，第二天却返回，欺騙他的部下説："奏請很合適，我是趕來慶賀的。"於是軍心逐漸安定下來。楊朝晟和衆將謀劃誅殺首惡者，乙卯，楊朝晟率衆將經過幾天醖釀後告訴部下説："先前奏請的事情没有消息，張尚書昨天已進入邠州，你們這些人都會被處死，我不能將你們殺掉，請各自説出禍首以便歸罪於他們，其餘的人一概不問罪。"於是衆人報出二百多人，楊朝晟將他們斬殺後軍中纔安定下來。皇上提拔范希朝任寧州刺史，用來輔佐張獻甫。張獻甫入朝報請楊朝晟的功勞，加授他御史大夫。

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獻甫卒，詔以朝晟代之。其年，丁母憂，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大夫如故。十年春，朝晟奏："方渠、合道、

九年，在鹽州築城，徵兵護衛外境，楊朝晟統率一支兵馬鎮守木波。張獻甫去世，朝廷下詔讓楊朝晟接替他。同年，楊朝晟爲母親守喪，起復任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邠州刺史，依舊任御史大夫。十年春，楊朝晟上奏説："方渠、合道、

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所須幾何？"朝晟奏曰："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諸軍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迫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乘障，數日而退。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十五年二月，免喪，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夏，以防秋移軍寧州，遘疾，來年正月卒。

木波，都是賊軍的通道，請在這些地方築城防備。"下詔問道："需要多少軍隊？"楊朝晟回答說："臣部下兵自己就可以完成，不麻煩外援。"又下詔問道："先前修築鹽州城，共動用軍隊七萬人，現在怎麼這樣容易就能完成呢？"楊朝晟回答說："鹽州工役，衆軍和吐蕃兵都知道。如今臣的轄境迫近外虜，如果大規模調用軍隊，吐蕃就會來侵犯，來犯就要與他們交戰，交戰就没有時間築城了。如今請求准許秘密發兵，不到十天到達塞前，不到三十天就能完工。"吐蕃軍隊方纔進逼城下，幾天後退兵。當初，軍隊停駐方渠，没有水喝，士兵喧嘩，隨即有一條青蛇自高而下，觀察它爬過的痕迹，水順着蛇的行迹而流出。楊朝晟命士兵圍繞着水修築堤防，於是成爲一汪清泉，士兵痛飲而足，楊朝晟叫人繪圖上報朝廷，皇帝下詔在那裏建祠廟。十五年二月，其父去世，朝廷特准其免服喪，加授檢校工部尚書。這年夏天，因防秋移軍到寧州，染病，第二年正月去世。

樊澤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也。父詠，開元中舉草澤，授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

澤長於河朔，相衛節度薛嵩奏爲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舉賢良對策，禮部侍郎于邵厚遇之。與楊炎善，薦爲補闕，歷都官員外郎。澤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材，尋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蕃中用事宰相尚結贊深禮之。尋從鳳翔節度張鎰與吐蕃會盟於清水，遷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行軍司馬。時李希烈背叛，詔以普王爲行軍元帥，徵澤爲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屬駕幸奉天，普王不行，澤改右庶子、兼中丞，復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尋代賈耽爲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

澤有武藝，每與諸將射獵，常出

樊澤，字安時，是河中人。父名詠，開元年間由平民中舉，授試大理評事，多次追贈爲兵部尚書。

樊澤在河朔長大，相衛節度使薛嵩奏請任他爲磁州司倉、堯山縣令。建中元年，應考賢良對策制舉并考中，禮部侍郎于邵很器重他。樊澤與楊炎友善，楊炎舉薦他任補闕，歷任都官員外郎。樊澤喜愛讀兵書，朝廷因他具有將帥之才，不久任他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吐蕃中執政的宰相尚結贊對他十分禮遇。不久樊澤跟隨鳳翔節度使張鎰在清水與吐蕃會盟，升任金部郎中、御史中丞、山南節度行軍司馬。當時李希烈背叛朝廷，下詔以普王任行軍元帥，徵召樊澤任諫議大夫、元帥行軍右司馬。正值皇帝逃至奉天，普王没有就任，樊澤改任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又任山南東道行軍司馬。不久接替賈耽任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

樊澤有武藝，每次與衆將射獵，常常在衆將

其右，人心服之，賊衆畏焉。頻與李希烈凶黨接戰，前後擒降其驍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希烈既平，澤丁母憂，起復右衛大將軍同正，餘如故。三年，代張伯儀爲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三歲，加檢校禮部尚書，會襄州節度曹王臯卒於鎮，軍中剽劫擾亂，以澤威惠素著於襄、漢，復代曹王臯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卒，年五十，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其日將宴百官，廢朝改取他日。

之上，人人都很佩服他，賊軍都很畏懼他。接連與李希烈叛黨交戰，先後生擒降服其猛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人，收復唐、隨二州。平定李希烈後，樊澤爲母親守喪，起復任右衛大將軍同正，其餘官職依舊。三年，接替張伯儀任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江陵尹、兼御史大夫。過了三年，加授檢校禮部尚書，適逢襄州節度使曹王李臯死在軍鎮，軍中陷入搶劫混亂，因樊澤威信恩惠一向著稱於襄、漢，所以朝廷又讓他接替曹王李臯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授檢校右僕射。去世時，年五十歲，追贈司空，賜給助喪用的布帛米粟多少不等。那天皇帝準備宴請百官，這時停止朝會改在他日。

李叔明

李叔明，字晋卿，閬州新政人。本姓鮮于氏，代爲豪族。兄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并涉學，輕財好施。

李叔明，字晋卿，閬州新政人。原姓鮮于氏，世代是豪門大族。兄名仲通，天寶末年任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都涉獵學業，輕財好施。

叔明，初爲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判官。乾元後爲司勛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迴紇，迴紇接禮稍倨，叔明離位責之曰："大國通好，賢王奉使，可汗於大唐子婿，豈可恃微功而傲乎！唐法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遷司門郎中。後爲京兆少尹。無幾，以疾辭，除右庶子，出爲邛州刺史。尋拜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移鎮梓州，檢校户部尚書。時東川兵荒之後，凋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甿庶，夷落獲安。

李叔明，起初任劍南節度使楊國忠的判官。乾元以後任司勛員外郎，輔佐漢中王李瑀出使回紇，回紇接待時禮節稍有不恭，李叔明離開座位指責他們說："大唐與你們通好，賢王奉命出使，可汗對於大唐來説是女婿，怎麽可以倚仗小功而傲慢待人呢！大唐法度不是這樣。"可汗於是改變態度恭敬相待。完成使命後回朝，升任司門郎中。後任京兆少尹。不久，因病辭官，授右庶子，出任邛州刺史。不久拜授東川節度、遂州刺史，後來移鎮梓州，任檢校户部尚書。當時東川承戰亂之後，凋敝殘破十分嚴重，李叔明治理將近二十年，招撫流亡百姓，這一帶的夷人部落得以安定。

大曆末，有閬州嚴氏子上疏稱"叔明少孤，養子於外族，遂冒姓焉，請復之"，詔從焉。叔明初不知其從外氏姓，意醜其事，遂抗表乞賜宗姓。代宗以戎鎮寄重，許之，仍置嚴氏子於法。及駕幸奉天，其子昇翊從。叔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

大曆末年，閬州有嚴氏之子向朝廷上書稱"李叔明年少時喪父，被外祖家收養，於是改用母姓，請恢復原姓"，下詔采納。李叔明起初不知道他是隨外祖家的姓，心中覺得這是耻辱，於是直言上書請求賜給宗室之姓。代宗鑒於軍鎮任重，同意了他的請求，并將嚴氏之子法辦。等到皇帝逃至奉天，李叔明子李昇扈從。李叔明經常

誓以死。昇奉父嚴訓，果著勛效，識者嘉之。叔明既朝京師，以本官兼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卒，謚曰襄。叔明總戎年深，積聚財貨，子孫驕淫，殁纔數年，遺業蕩盡。

寫信告誡勉勵其子，遇險臨難，應當誓死報效朝廷。李昇遵循其父的嚴教，果然立下功勛，受到有識之士的稱贊。李叔明入京朝見，以本官兼任右僕射，請求退休，改授太子太傅退休，去世，謚號爲襄。李叔明長期統率軍隊，聚積財貨，子孫驕奢淫逸，死了纔幾年，遺産就被蕩空。

裴胄

裴胄，字胤叔，其先河東聞喜人，今代葬河南。伯父寬，户部尚書，有名於開元、天寶間。

裴胄，字胤叔，他的祖先是河東聞喜人，如今世代葬在河南。伯父名寬，任户部尚書，聞名於開元、天寶年間。

胄明經及第，解褐補太僕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秘書省正字，累轉秘書郎。陳少遊陳鄭節度留後，奏胄試大理司直。少遊罷，隴右節度李抱玉奏授監察御史。不得意，歸免。陳少遊爲宣歙觀察，復辟在幕府，抱玉怒，奏貶桐廬尉。

裴胄考中明經，出仕補太僕寺主簿。正值二京陷落，裴胄躲避他州。叛賊平定後，授秘書省正字，多次轉任爲秘書郎。陳少遊任陳鄭節度留後，奏請裴胄試大理司直。陳少遊被罷官後，隴右節度使李抱玉奏請授他監察御史。裴胄做官不得志，免官回鄉。陳少遊任宣歙觀察使，再次徵入幕府中任職，李抱玉惱怒，奏請朝廷將他貶爲桐廬縣尉。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虚心下士，幕府盛選才彦。觀察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栖筠常異席，事多咨之；崔造輩皆所薦引，一見胄，深重之，薦於栖筠，奏授大理評事、觀察支度使。代宗以元載隳紊朝綱，徵栖筠入朝，内制授御史大夫，方將大用，載怙權，栖筠居顧問刺舉之職，與不平。及栖筠卒，胄護栖筠喪歸洛陽，衆論危之，胄坦然行心，無所顧望。淮南節度陳少遊奏檢校主客員外、兼侍御史、觀察判官。尋爲行軍司馬，遷宣州刺史。

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威望很高，虚心禮待士人，幕府中廣泛選取有才能之士。觀察判官許鴻謙有學識，李栖筠經常爲他設置專席，遇事經常向他咨詢；崔造等人都是出於他的引薦，一見到裴胄，十分器重他，向李栖筠推薦裴胄，李栖筠奏請授他爲大理評事、觀察支度使。代宗鑒於元載毁壞擾亂了朝廷法紀，徵召李栖筠入朝，内定下制授他爲御史大夫，正準備重用，元載倚仗權勢，讓李栖筠擔任顧問監察的官職，二人不和。等到李栖筠去世，裴胄護送李栖筠的靈柩返回洛陽，衆人認爲他這樣做很危險，裴胄坦然行事，没有什麼顧忌。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請授他檢校主客員外、兼侍御史、觀察判官。不久任行軍司馬，升任宣州刺史。

楊炎初作相，鋭意爲元載報仇，凡其枝黨無漏。適會胄部人積胄官時服雜俸錢爲贓者，炎命酷吏員寓深按其事，貶汀州司馬。尋徵爲少府少監，除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國子司業。遷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移江南西道。前江西觀察使李兼罷省南昌

楊炎剛任相，專意替元載報仇，所有元載政敵的黨羽都不遺漏。適逢裴胄部下將裴胄在任時所留下的雜俸等錢貪污了，楊炎命酷吏員寓深究此事，裴胄被貶爲汀州司馬。不久徵入朝任少府少監，授京兆少尹，因所拜的官犯父名諱而不就任，改任國子司業。升任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移任江南西道觀察都團練使。前任江西觀察使李兼

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本末，罷之。會荊南節度樊澤移鎮襄陽，宰相方議其人，上首命胄代澤，仍兼御史大夫。

胄簡儉恒一，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剥下厚斂，製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胄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横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時武臣多厮養畜賓介，微失則奏流死。胄以書生始，奏貶書記梁易從，君子薄其進退賓客不以禮，物議薄之。貞元十九年十月卒，時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謚曰成。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路嗣恭從微至著，執法簡廉。環理兵勸農，獨彰善政。漢衡誠愨奉職。朝晟忠孝權謀。澤威惠荊、襄。叔明見危誓死，立政惠民。胄抱義危行，守政奉公。皆賢帥矣。然嗣恭聚財，爲功名之瑕玷；叔明聚財，致子孫之驕淫。財之污人，誠可誡也。

贊曰：張、路、曲、崔、樊、楊、李、裴，守忠臣之道，皆賢帥之才。

裁減南昌軍一千多人，收回這部分的資糧，作爲月進按月獻給朝廷，裴胄到任，向朝廷奏報了事情的本末，取消了月進。適逢荊南節度使樊澤移軍鎮守襄陽，宰相正商議替代他的人選，皇上首先提出任命裴胄接替樊澤，并兼御史大夫。

裴胄一貫節儉，當時各道節度觀察使競相盤剥百姓增加賦税收入，製作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另外宦官前來宣讀詔命，總是竭盡公府錢財贈送給他們以博取他們的歡心。裴胄對待他們很有分寸，都不過數金而已，爲政除一般賦税之外没有横徵暴斂，設宴慰勞的禮節也不過三爵酒，從不狂飲作樂。當時武臣多數蓄養賓客侍從，賓客稍有過失就要奏請流放處死。裴胄出身於書生，奏請將書記梁易從貶退，君子鄙視他進用廢退賓客不按禮法行事，衆議也瞧不起他。貞元十九年十月裴胄去世，時年七十五歲，追贈右僕射，謚號成。

史臣曰：張獻誠、張獻恭、張獻甫三人有軍謀臣節，能承家風。路嗣恭從低微到顯貴，執法簡易清廉。曲環治軍勸農，獨揚善政。崔漢衡誠愨守職。楊朝晟忠孝有謀略。樊澤威信恩惠聞名於荊、襄。李叔明臨危誓死，施政利民。裴胄守義不顧安危，盡職奉公。都是賢能的將帥。然而路嗣恭聚斂財貨，是功名中的污點；李叔明聚斂財貨，導致子孫驕奢淫逸。錢財玷污人，確實可以引以爲戒。

贊曰：張、路、曲、崔、樊、楊、李、裴，恪守忠臣之道，都是良帥之才。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三

列傳第七十三

劉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紹　李巽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累授夏縣令，有能名。歷殿中侍御史，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尋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據東都，寄理長水。入爲京兆尹，頃之，加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委府事於司録張群、杜亞，綜大體。議論號爲稱職。無何，爲酷吏敬羽所構，貶通州刺史。復入爲京兆尹、户部侍郎，判度支。時顔真卿以文學正直出爲利州刺史，晏舉真卿自代爲户部，乃加國子祭酒。寶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

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官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乃挼穗以供之。晏受命後，以轉運爲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書遺元載曰：

> 浮于淮、泗，達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硤石、少華，楚帆越客，直抵建章、長樂，此安

劉晏，字士安，是曹州南華人。七歲時，他考中神童科，授任秘書省正字。多次任官至夏縣令，以善於治理而聞名。歷任殿中侍御史，改任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不久升任河南尹。當時史朝義攻占東都，河南府治所暫時設在長水。劉晏被召入朝任京兆尹，不久，加授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他將府中事務交給司録張群、杜亞，而自己綜理大政。議論的人認爲他稱職。過了不久，劉晏受到酷吏敬羽的誣陷，被貶爲通州刺史。後來他再次被召入朝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判度支。當時顔真卿因文學正直出任利州刺史，劉晏推舉顔真卿取代自己任户部侍郎，而朝廷加授他擔任國子祭酒。寶應二年，升任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因與宦官程元振勾結而受牽連，程元振獲罪，劉晏被免去相位，任太子賓客。不久授任御史大夫，仍舊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

當時正值戰亂之後，朝廷内外糧食短缺，京師米價一斗高達一千錢，官厨没有隔日的存糧，禁軍缺食，畿縣百姓於是搓穗供應京師。劉晏接受任命之後，以轉運糧食爲己任，所到之處，總要追究利弊的緣由。到江淮時，寫信給元載説：

> 船經過淮、泗，到達汴水，駛入黄河，西沿底柱、硤石、少華，江南的舟船，直達建章、長樂，這是安定社稷的奇策。劉晏我

社稷之奇策也。晏賓于東朝，猶有官謗，相公終始故舊，不信流言。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驅馬陜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黄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遥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陽，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挂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强。天子無側席之憂，都人見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兹請命。相公匡戴明主，爲富人侯，此今之切務，不可失也。使僕湔洗瑕穢，率罄愚懦，當憑經義，請護河堤，冥勤在官，不辭水死。然運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爲計相，共五年矣。京師三輔百姓，唯苦税畝傷多，若使江、湖米來每年三二十萬，即頓減徭賦，歌舞皇澤，其利一也。東都殘毁，百無一存。若米運流通，則飢人皆附，村落邑廛，從此滋多。受命之日，引海陵之倉以食鞏、洛，是計之得者，其利二也。諸將有在邊者，諸戎有侵敗王略者，或聞三江、五湖，貢輸紅粒，雲帆桂楫，輸納帝鄉，軍志曰："先聲後實，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車既通，商賈往來，百貨雜集，航海梯山，聖神輝光，漸近貞觀、永徽

任太子賓客，仍有誹謗，相公始終是我的老朋友，不信流言蜚語。賈誼重新被召回宣室殿，桑弘羊重興功利之説，怎敢不盡力報答知遇之恩。驅馬來到陜郊，見到三門渠道和渡口的遺迹。到達河陰、鞏、洛一帶，見到宇文愷修建的梁公堰，分黄河水流入通濟渠；得知因大夫李傑建新堤，百姓爲他在黄河廟内塑像，凜然如生。過滎郊、浚澤，遥望淮甸，逐步探討，知道前人留心水利，纔使潭、衡、桂陽各地積有存糧，近來關輔告急，衹因軍糧。如果理順水道漕運經瀟、湘、洞庭，幾天時間行程萬里，揚帆行舟就西抵長安。那時三秦百姓，等待這些糧食無飢餒之憂；六軍士兵，等待這些糧食提高戰鬥力。這樣天子就没有坐卧不寧的憂慮，京城的百姓可以見到浩浩蕩蕩漕運的船隊；天下擁兵抗拒的人足以聞風破膽，三河流離失所的人由此賴以活命。相公輔佐擁戴英明的君主，成爲富人侯車千秋那樣的人，這是當今的要務，不能失去良機。讓我洗刷缺點，竭盡愚才，定會依據經義，請求保護河堤，辛勤盡職，雖死於水而不辭。然而漕運的利與弊，各有四五條。劉晏我從京兆尹入朝任計相以來，已經有五年了。京師三輔的百姓，苦於田税太重，如果將江、湖一帶的米每年運來二三十萬石，就能立即減輕徭役賦税，百姓就會歌頌皇帝的恩澤，這是第一條利。東都殘敗，百不存一。如果米運流通，那麼飢民都會歸附，村落邑里，從此增多。受命之日，轉運海陵的倉糧來救濟鞏、洛，是頗有成效的辦法，這是第二條利。在邊塞的將領，侵犯擾亂王道的戎夷，一旦聽説三江、五湖，貢獻穀物，揚帆航運，輸往京師他們就要約束自己。正如軍書所説："先樹聲威然後交戰，可以震耀夷夏。"這是第三條利。自古帝王的興盛，都説是書同文，車同軌，日月所照，無不順服而供驅使。如今車船已通，商賈往來，百貨雲集，水陸繁忙，聖神光輝，就會逐漸接近貞觀、

之盛，其利四也。所可疑者，函、陝凋殘，東周尤甚。過宜陽、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編户千餘而已。居無尺椽，人無烟爨，蕭條凄慘，獸游鬼哭。牛必羸角，輿必説輹，棧車輓漕，亦不易求。今於無人之境，興此勞人之運，固難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則毁澱，故每年正月發近縣丁男，塞長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不復太息。頃因寇難，總不掏拓，澤滅水，岸石崩，役夫需於沙，津吏旋於濘，千里泂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運處五六百里，戍卒久絶，縣吏空拳。奪攘奸宄，窟穴囊橐。夾河爲藪，豺狼狺狺，舟行所經，寇亦能往，其病三也。東自淮陰，西臨蒲坂，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賤卒儀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無挾纊，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單車使折簡書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惟小子畢其慮奔走之，惟中書詳其利病裁成之。晏累年已來，事缺名毁，聖慈含育，特賜生全。月餘家居，遽即臨遣，恩榮感切，思殞百身。見一水不通，願荷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

自此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濟關中。

又至德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晏代其

永徽時的興盛，這是第四條利。有所疑慮的是，函、陝一帶凋敝殘破，東周最爲嚴重。過宜陽、熊耳，到武牢、成皋，五百里内，在編百姓祇有一千多户。不見房屋，没有人烟，凄慘蕭條，獸游鬼哭。牛皆疲弱，車都破損，棧車漕運，也不易得。如今在無人之地，興起這種勞民的運輸，實在難以從事，這是第一條弊。黄河、汴水自從開通以來，不修治就會毁壞，所以每年正月徵發附近州縣的成年男子，用長茭填塞修補，疏通淤積，清明桃花開了以後，遠水自然安流，陽侯、宓妃兩個神，不再嘆息。近來因爲寇賊作亂，一直没有疏浚治理河道，淤積阻塞水流，岸石毁塌，役夫在泥沙中徘徊，津吏在泥濘中掙扎，千里逆流而上，如同無水行船，這是第二條弊。東垣、底柱，澠池、二陵、北河之間漕運五六百里，長期無人守護，地方官員手無寸鐵。奸盗侵奪，處處窩藏盗匪。夾河集聚，豺狼嚎叫，行船所經過的地方，盗寇也能往，這是第三條弊。東自淮陰，西臨蒲坂，綿延三千里，軍鎮相望。中軍主將都是高貴顯官，小小士卒也作威作福，時時抱怨祇能吃個半飽，又説没有禦寒的衣服，漕運所到之處，船一到就被他們扣留，這不是區區一位使者用一紙公文就能約束得了的，這是第四條弊。微臣竭盡思慮往來奔走，望中書大人詳察利弊加以裁决。劉晏我多年以來，職事空缺名聲不佳，聖慈哺育，特意賜予性命。在家呆了一個多月，立即被召還，感激恩寵，想以死報效。看到一條水道不通，願意扛鍤先往；看到一粒米運不到，願意背米先行。心焦體勞，希望報答明君，忠誠的願望没有實現，漕運多事，惶恐於水中，掩淚獻書。

從此以後每年運輸數十萬石米用來救濟關中。

另外至德初年，因國家財用不充足，皇上命第五琦到各道推行食鹽專賣以便供應軍用，等到

任，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且過半。累遷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與右僕射裴遵慶同赴本曹視事，敕尚食增置儲供，許内侍魚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詣省送上。八年，知三銓選事。

劉晏接替他的官職，此法更加嚴密，官府没有損失任何收益。當初，每年收入的錢達六十萬貫，末年收入的錢是從前的十倍，而人們却没有感到厭倦困苦。大曆末年，合計一年的賦税收入共一千二百萬貫，而食鹽專賣的收入大約超過一半。多次遷任爲吏部尚書。大曆四年六月，劉晏與右僕射裴遵慶一同到本官署處理公務，皇帝敕令尚食局增設儲備供應，同意在宦官魚朝恩及宰相以下的常朝官都到尚書省送他們赴任。八年，劉晏掌吏部選任官員事。

十二年三月，誅宰臣元載，晏奉詔訊鞫。晏以載居任樹黨布于天下，不敢專斷，請他官共事。敕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同推，載皆款伏。初，晏承旨，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常典，況誅大臣，得不覆奏？又法有首從，二人同刑，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從命。及晏等覆奏，代宗乃減縉罪從輕。縉之生，晏平反之力也。

十二年三月，宰相元載受誅，劉晏奉詔追查審理。劉晏因元載任職期間培植的黨羽遍布天下，不敢獨自裁决，請求朝廷派其他官員共同審理。皇帝敕令御史大夫李涵、右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衮、諫議大夫杜亞共同追究，元載全都認罪。當初，劉晏秉承聖旨，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縉也被處以死刑，劉晏對李涵等人説："重刑需經過二次覆核，是國家的常法，何況是誅殺大臣，怎能不經核實而上奏呢？其次刑法中有首犯有從犯的區别，二人同刑，也應慎重考慮量刑輕重。"李涵等人采納了他的建議。等到劉晏等人回奏朝廷，代宗於是減輕王縉的罪刑從輕處治。王縉得以生還，是劉晏爲他出力的結果。

十三年十二月，爲尚書左僕射。時宰臣常衮專政，以晏久掌銓衡，時議平允，兼司儲蓄，職舉功深，慮公望日崇，上心有屬，竊忌之，乃奏晏朝廷舊德，宜爲百吏師長，外示崇重，内實去其權。及奏上，以晏使務方理，代其任者難其人，使務、知三銓并如故。李靈曜之亂也，河南節帥所據，多不奉法令，征賦亦隨之；州縣雖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其能。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十三年十二月，劉晏任尚書左僕射。當時宰相常衮獨攬政權，因劉晏長期執掌選任官員，當時輿論認爲公正，兼掌儲備事宜，工作稱職政績顯著，常衮擔心劉晏威望日益增高，皇上將有重用，暗中忌恨他，於是上奏説劉晏是朝廷德高望重的老臣，應該成爲百官的師長，表面上表示推崇尊重，實際上是要剥奪他的權力。等到表奏進上，皇帝鑒於劉晏所領的使務剛取得成效，難以找到合適的人選接替他的職務，於是劉晏依舊領使務、掌管選任官員。李靈曜反叛，河南節帥所占據的地方，多數不遵守朝廷法令，接着徵收的賦税也不上繳朝廷；朝廷控制的州縣雖然日益減少，但劉晏通過擴大收入作爲補充，没有加派百姓的賦税，而國庫的收入也與往年相同，議論的人稱贊他的才能。他從諸道巡院到京師，用高價

得其術矣。凡所任使，多收後進有幹能者。其所總領，務乎急促，趨利者化之，遂以成風。當時權勢，或以親戚爲托，晏亦應之，俸給之多少，命官之遲速，必如其志，然未嘗得親職事。其所領要務，必一時之選，故晏没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繼掌財賦，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數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雖寢興宴語，而無欺紿，四方動静，莫不先知，事有可賀者，必先上章奏。江淮茶、橘，晏與本道觀察使各歲貢之，皆欲其先至。有土之官，或封山斷道，禁前發者，晏厚以財力致之，常先他司，由是甚不爲藩鎮所便。

招募走路快的人，相隔不遠就設置一處驛站，因此天下物價的漲落，即使最偏遠的地方不到四五天就能知道，所以糧食貨物價格的高低，都能掌握，朝廷得到厚利而天下没有過貴或過賤的憂慮，劉晏掌握了其中的奥妙。凡他所任用的使職，大多是選任新入仕途中有才幹的人。他們統領的使務，衹求快速，追逐功利的人使之改變，於是成爲風氣。當時的權貴，有的爲親戚請求官職，劉晏也答應了他們，俸禄的多少，授官的快慢，都滿足他們的要求，但從不讓這些人直接處理公務。他所領的使職下面的要職，都是當時傑出的人選，所以劉晏死後二十多年間，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徵、李衡相繼掌管財賦，他們都是劉晏從前的屬吏。他屬下的官吏在數千里之外，遵奉教誨服從命令就如同劉晏近在眼前，即使生活起居與人宴樂交談，也毫無隱瞞，天下情况劉晏都能首先知道。遇到值得慶賀的事，屬吏總是率先奏報。江淮一帶的茶、橘，劉晏與本道觀察使每年分别進獻朝廷，人人都想搶先送到京師。地方官員，常常封山阻道，阻止走在前面的，劉晏却能以錢開道優先送達京城，因此藩鎮對他十分不滿。

晏理家以儉約稱，而重交敦舊，頗以財貨遺天下名士，故人多稱之。善訓諸子，咸有學藝。任事十餘年，權勢之重，鄰於宰相，要官重職，頗出其門。既有材力，視事敏速，乘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必利啖之。當大曆時，事貴因循，軍國之用，皆仰於晏，未嘗檢轄。

劉晏治家以節儉著稱，而注重與敦厚的老朋友交往，將很多財貨送給天下的名人，所以常常受到人們的稱贊。劉晏善於訓誡幾個兒子，他們都學有所成。劉晏任職十多年，權勢之顯赫，與宰相差不多，朝廷上的顯官要職，很多是出自他的門下。劉晏既有才能，處理政事機敏果斷，遇事隨機應變没有滯留，但又經常用心計，藉此挾制權貴，鞏固恩寵，對敢於進言的人必用財物加以收買。正值大曆時期，政事一味因循守舊，軍國費用，全都依賴於劉晏，從不對他加以約束。

德宗嗣位，言事者稱轉運可罷多矣。初，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各恃權使氣，兩不相得。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及炎入相，追怒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時人言載之得罪，晏有力焉。炎將爲載復仇，又時人風言代宗寵獨孤妃而

德宗繼位，上書奏事的人多次説轉運使可以撤銷。當初，楊炎任吏部侍郎，劉晏任吏部尚書，兩人各自倚仗權勢意氣用事，互不相容。楊炎因元載事而坐罪貶官，劉晏很高興，在朝廷上無所顧忌地談論這件事。等到楊炎入朝做宰相，追恨舊事，并且因劉晏與元載有矛盾，當時人稱元載獲罪，是劉晏用力促成的。楊炎準備替元載

又愛其子韓王迥，晏密啓請立獨孤爲皇后。炎因對揚流涕奏言："賴祖宗福祐，先皇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之輩，摇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以伏罪，晏猶領權，臣爲宰相，不能正持此事，罪當萬死。"崔祐甫奏言："此事曖昧，陛下以廓然大赦，不當究尋虚語。"朱泚、崔寧又從傍與祐甫救解之，寧言頗切，炎大怒，故斥寧令出鎮鄜坊以摧挫之。遂罷晏轉運等使，尋貶爲忠州刺史。炎欲誣構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有隙，舉爲荆南節度，以伺晏動静。準乃奏晏與朱泚書祈救解，言多怨望，炎又證成其事。上以爲然。是月庚午，晏已受誅，使迴奏報，誣晏以忠州謀叛，下詔暴言其罪，時年六十六，天下冤之。家屬徙嶺表，連累者數十人。貞元五年，上悟，方録晏子執經，授太常博士；少子宗經，秘書郎。執經上請削官贈父，特追贈鄭州刺史。

復仇，另外當時人傳説代宗寵愛獨孤妃而又鍾愛其子韓王李迥，劉晏暗中上奏請求立獨孤氏爲皇后。楊炎乘應對之機流着眼淚上奏説："幸賴祖宗保佑，先帝與陛下之間没有受到賊臣的離間。不然的話，劉晏、黎幹之流，就會動摇社稷，陰謀就會得逞了。如今黎幹已服罪，而劉晏仍然掌權，臣身爲宰相，不能公正地處理這件事，罪該萬死。"崔祐甫上奏説："這件事不大清楚，陛下應豁達寬赦，不應當對捕風捉影的事情尋根問底。"朱泚、崔寧也多方與崔祐甫一起解救劉晏，崔寧的言辭十分坦率，楊炎大怒，因此排斥崔寧叫他出京鎮守鄜坊藉以打擊他。隨後楊炎免去劉晏的轉運使等職，不久又貶爲忠州刺史。楊炎企圖誣陷羅織他的罪過，得知庾準與劉晏一向有矛盾，就推薦他任荆南節度使，以便監視劉晏的舉動。庾準於是誣告劉晏給朱泚寫信祈求他解救自己，言辭中有不少怨恨不滿的話，楊炎又僞造證詞來證明此事。皇上信以爲真。當月庚午日，劉晏已被殺，使者返回奏報朝廷，誣告劉晏據忠州謀反，皇帝下詔公開宣布他的罪行，當時劉晏六十六歲，天下人認爲他死得冤枉。他的家屬被遷到嶺表，因他的事受到牽連的有數十人。貞元五年，皇上醒悟，開始録用劉晏的兒子劉執經，授任太常博士，小兒子劉宗經，授任秘書郎。劉執經上書請求剥奪自己的官職來爲父親贈官，朝廷特意追贈劉晏爲鄭州刺史。

第五琦

第五琦，京兆長安人。少孤，事兄華，敬順過人。及長，有吏才，以富國强兵之術自任。天寶初，事韋堅，堅敗貶官。累至須江丞，時太守賀蘭進明甚重之。會安禄山反，進明遷北海郡太守，奏琦爲録事參軍。禄山已陷河間、信都等五郡，進明未有戰功，玄宗大怒，遣中使封刀促之，曰："收地不得，即斬進明之首。"進明惶懼，莫知所出。琦乃勸令厚以財帛募勇敢士，出奇力戰，遂收所陷之郡。令琦奏事，至蜀中，琦得謁見，

第五琦，是京兆長安人。少年喪父，事奉哥哥第五華，恭順過人。長大後，有做官的才能，以富國强兵之法爲己任。天寶初年，奉事韋堅，韋堅身敗，第五琦被貶官。多次升遷做到須江丞，當時太守賀蘭進明十分器重他。適逢安禄山反叛，賀蘭進明遷任北海郡太守，奏請第五琦任録事參軍。當時安禄山已攻占河間、信都等五個郡，賀蘭進明没有立下戰功，玄宗大怒，派宦官帶着刀去督促他，説："如果不能收復失地，就斬下賀蘭進明的頭。"賀蘭進明恐懼，却無計可施。第五琦於是勸説賀蘭進明拿出大量錢財布帛招募勇士，出奇兵拼死一戰，終於收復了被叛

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假臣職任，使濟軍須，臣能使賞給之資，不勞聖慮。”玄宗大喜，即日拜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拜殿中侍御史。尋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促辦應卒，事無違闕。遷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使如故。於是創立鹽法，就山海井竈收榷其鹽，官置吏出糶。其舊業户并浮人願爲業者，免其雜徭，隸鹽鐵使，盗煮私市罪有差。百姓除租庸外，無得横賦，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饒。遷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

軍攻占的郡。賀蘭進明叫第五琦到朝廷奏事，到蜀中後，第五琦獲准拜見玄宗，上奏説：“如今當務之急在於軍隊，軍隊的强弱在於賦税收入的多少，賦税的來源，江淮占多數。如果授臣解决軍費的職任，那麼皇帝就不必爲賞賜軍將的費用擔憂。”玄宗聽後十分高興，當天任他爲監察御史，兼任江淮租庸使。不久任命爲殿中侍御史。不久加授山南等五道度支使，辦事迅速及時，做事没有錯誤缺漏。遷任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所任使職依舊。當時第五琦創立鹽法，在山海井竈統購所産食鹽，由官府統銷出售。原來的産鹽户及鹽販願意繼續經營鹽業的，免除他們的雜徭，隸屬於鹽鐵使。私下非法煮鹽及販賣者處以輕重不等的罪。百姓除繳納租庸之外，官府不得再濫徵賦税，不用對百姓加徵賦税而朝廷財用得以充足。遷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統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

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品并行。既而穀價騰貴，餓殣死亡，枕藉道路，又盗鑄争起，中外皆以琦變法之弊，封奏日聞。乾元二年十月，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告琦受人黄金二百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爲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即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爲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乾元二年，在原來官職上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初，第五琦因國家財用不足，錢重物輕，於是奏請鑄造乾元重寶錢，用一枚新錢當十枚舊錢使用。等到做了宰相，又奏請另鑄重輪乾元錢，用一枚新錢當五十枚舊錢，與乾元錢及開元通寶錢三種錢同時流通。不久穀價飛漲，因飢餓而死亡的人，遍布於道路上，加上民間紛紛非法鑄錢，朝廷内外都認爲這一切都是第五琦變法帶來的弊病，封章上奏反對他的日有所聞。乾元二年十月，貶爲忠州長史，已上路，有人告發第五琦曾接受過他人贈送的黄金二百兩，派御史劉期光追問此事。第五琦回答説：“二百兩黄金重十三斤，我身爲宰相，不會自己拿着。如果交接都有憑證，請立即依法論罪。”劉期光認爲這是第五琦已服罪，立即奏報朝廷，請求除去他的官職，發配流放到夷州，從驛站急速遣送，并交各地官府派專人將他遞解到該地。

寶應初，起爲朗州刺史，甚有能政，入還太子賓客。屬吐蕃寇陷京師，代宗幸陝，關内副元帥郭子儀請

寶應初年，起任朗州刺史，很有善政，召入朝任太子賓客。正值吐蕃入侵攻占了京師，代宗逃往陝，關内副元帥郭子儀奏請讓第五琦任糧料

琦爲糧料使、兼御史大夫，充關内元帥副使。未幾，改京兆尹。車駕克復，專判度支，兼諸道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又加京兆尹，改户部侍郎，判度支。前後領財賦十餘年。魚朝恩伏誅，琦坐與款狎，出爲處州刺史，歷饒、湖二州。入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上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

使、兼御史大夫，充關内元帥副使。不久，改任京兆尹。皇帝收復京師，第五琦專判度支，兼諸道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多次封爵爲扶風郡公。又加授京兆尹，改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前後領財賦達十多年。魚朝恩服罪被殺，第五琦因與魚朝恩交往密切而坐罪，出任處州刺史，歷任饒、湖二州刺史。召入朝任太子賓客、東都留司。皇上認爲他有才能，準備重新任用，將他召回京師，隔了一天就去世了，終年七十歲，追贈太子少保。

子峰，峰婦鄭氏女，皆以孝著，旌表其門。

兒子名峰，第五峰的妻子是鄭氏的女兒，都以孝順著稱，朝廷在其門前樹旌表彰。

班宏

班宏，衛州汲人也。祖思簡，春官員外郎。父景倩，秘書監。

班宏，是衛州汲人。祖父名思簡，任春官員外郎。父親名景倩，任秘書監。

宏少舉進士，授右司禦冑曹，後爲薛景先鳳翔掌書記，又爲高適劍南觀察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時青城山有妖賊張安居以左道惑衆，事覺，多誣引大將，冀以緩死，宏驗理而速殺之，人心乃安。既而郭英乂代適，以厭人望，奏署秘書郎，兼雒令，以疾免。

班宏年輕時考中進士，授任右司禦冑曹，後來任鳳翔節度使薛景先掌書記，又任劍南節度使高適觀察判官，多次授爲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當時青城山有個妖賊張安居用邪門歪道迷惑衆人，事情被官府發覺，張安居誣陷許多大將參預此事，希望藉此拖延時間多活幾天，班宏審驗清楚後迅速將他處死，人心纔安定下來。不久郭英乂接替高適的職務，爲了讓人們心服，奏請任用班宏爲秘書郎，兼雒縣令，因病免去官職。

大曆三年，遷起居舍人，尋兼理匭使，四遷至給事中。時李寶臣卒於其位，子惟岳匿喪求位，上遣宏使成德問疾，且喻之。惟岳厚賂宏，皆不受，還報合旨，遷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時右僕射崔寧考兵部侍郎劉迺上下，宏駁曰："夷荒靖難，專在節制，尺籍伍符，不校省司。夫上行宣美之名，則下開趨競之路；上行阿容，下必朋黨。"因削去之。迺知而謝曰："迺雖不敏，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尋除吏部侍郎，爲吐蕃會盟使李揆之副。

大曆三年，遷任起居舍人，不久兼任理匭使，四次遷官後做到給事中。當時李寶臣死在任上，他的兒子李惟岳隱瞞死訊向朝廷請求接任父位，皇上派班宏出使成德探視病情，并開導李惟岳。李惟岳用許多財物賄賂班宏，班宏都没有接受，回朝奏報符合皇帝的旨意，遷任刑部侍郎，兼京官考使。當時右僕射崔寧考核兵部侍郎劉迺的政績爲上下等，班宏反駁説："到荒遠的絶域平定叛亂，由大將專擅號令，軍中將士功狀事宜，不應由省官考核。如果上行虚飾之名，那麽就會下開求進之路；如果上開徇私之風，那麽下必結成朋黨。"并因此撤銷了他的考績。劉迺知道後致謝班宏説："劉迺我雖然不才，怎敢奪取一個美名而招來兩個罪名呢？"不久授任吏部侍郎，任吐蕃會盟使李揆的副官。

貞元初，仍歲旱蝗，上以賦調爲急，改户部侍郎，爲度支使韓滉之副。遷尚書，復副竇參。參初爲大理司直，宏已爲刑部侍郎，及參爲相，領度支，上以宏久司國計，因令副之。且曰："朕藉參宰相以臨遠，衆務悉委於卿，勿以辭也。"參以宏先貴，常私解悦之曰："參後來，一朝居尚書之上，甚不自安，一年之後，當歸此使。"宏心喜。歲餘，參絶不復言。宏性剛愎，爲人間之，且怒食言，公事多異。揚子院，鹽鐵轉運委藏也，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既不理，且以賄聞，參欲代之，宏執不可。參又選諸院吏，未嘗訪宏，乃疏參所用者過惡以聞，事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宏進封蕭國公，怨參以虚號寵之，間惡愈甚。每奉詔營建，宏必極壯麗，親程課役，又厚結權倖以傾參。

貞元初年，連年發生旱災蝗災，皇上認爲徵收賦調是當務之急，改任班宏爲户部侍郎，任度支使韓滉的副職。遷任户部尚書，又任竇參的副職。竇參當初任大理司直時，班宏已任刑部侍郎，等到竇參做了宰相，領度支，皇上認爲班宏長期掌管國家財用，所以命他任竇參的副職。并且對班宏説："朕依靠竇參任宰相來掌管大政，各種具體事務都交付給卿，不要辭讓啊。"竇參因爲班宏比自己先居高位，常常私下寬慰取悦於他説："竇參我晚來，一時位居尚書之上，心裏感到很不自在，一年之後，應當把使職交還給你。"班宏聽後心裏很高興。一年以後，竇參再也不提此話。班宏性格自負，受到他人離間，而且憎恨竇參不守諾言，因此在處理公事時常常提出異議。揚子院，是鹽鐵轉運使儲藏貨物的府庫，班宏派御史中丞徐粲掌管它，徐粲管理不善，并有貪贓的名聲，竇參準備撤换他的職務，班宏堅决不同意。竇參又選任諸院吏，没有徵詢班宏的意見，班宏於是羅列竇參所任用的官吏犯下的過失和罪惡報告了朝廷，奏事隨即被壓在禁中。過了不久，竇參因爲任使職有功勞加授吏部尚書，而進封班宏爲蕭國公，班宏怨恨竇參用虚名來表示對他的榮寵，因此更加憎恨竇參。每當奉詔營建工程，班宏總是竭力使之雄偉華麗，并親自督促役期監工修建，又緊密結交權幸以便排擠竇參。

張滂先善於宏，宏薦爲司農少卿，及參欲以滂分掌江淮鹽鐵，詢之於宏，宏以滂嫉惡，慮以法繩徐粲，因曰："滂强戾難制，不可用。"滂知之。八年三月，參遂爲上所疏，乃讓度支使，遂以宏專判，而參不欲使務悉歸於宏，問計京兆尹薛珏，珏曰："二子交惡，而滂剛决，若分鹽鐵轉運於滂，必能制宏。"參乃薦滂爲户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尚隸於宏以悦之。江淮兩税，悉宏主之，置巡院，然令宏、滂共擇其官。滂請鹽鐵舊簿書於宏，宏不與之。每署院官，

有個叫張滂的人以前與班宏關係好，班宏推薦他任司農少卿，等到竇參打算派張滂分管江淮鹽鐵事務時，前去徵詢班宏的意見，班宏因張滂嫉恨邪惡，擔心他以法懲治徐粲，就説："張滂倔强難以約束，不能任用。"張滂得知了此事。八年三月，竇參終於被皇上疏遠，於是辭讓度支使的職務，皇上就讓班宏專判度支，但竇參不想將使務全部交給班宏掌管，就向京兆尹薛珏詢問計策，薛珏説："班宏、張滂二人結怨，而張滂剛直倔强，如果叫張滂分擔一部分鹽鐵轉運使的事務，一定能制約班宏。"竇參於是推薦張滂任户部侍郎、鹽鐵使、判轉運，仍隸屬於班宏以便取悦他。江淮一帶的兩税，都交班宏掌管，朝廷

宏、滂更相是非，莫有用者。滂乃奏曰："班宏與臣相戾，巡院多闕官。臣掌財賦，國家大計，職不修，無所逃罪。今宏若此，何以輯事？"遂令分掌之。無幾，宏言於宰相趙憬、陸贄曰："宏職轉運，年運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增七十萬斛，以實太倉，幸無過。今職移於人，不知何謂？"滂時在側，忿然曰："尚書失言甚矣！若運務畢舉，朝廷固不奪之，蓋由喪公錢、縱奸吏故也。且凡爲度支胥吏，不一歲，資累巨萬，僮馬第宅，僭於王公，非盜官財，何以致是？道路喧喧，無不知之，聖上故令滂分掌。公向所言，無乃歸怨於上乎？"宏默然不對。是日，宏稱疾於第，滂往問之，宏不見，憬、贄乃以宏、滂之言上聞。由是遵大曆故事，如劉晏、韓滉所分。滂至揚州按徐粲，逮僕妾子侄，得贓巨萬，乃徙嶺表。故參得罪，宏頗有力焉。勤恪官署，晨入夕歸，下吏勞而未嘗厭苦，清白勤幹，稱之於時。貞元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三，廢朝，加贈，謚曰敬。

設巡院，却叫班宏、張滂一同選擇巡院官吏。張滂向班宏索取鹽鐵專賣的舊賬簿，班宏不給。每當任用院官，班宏與張滂相互争執，没有人可以任用。張滂於是上奏説："班宏與臣意見不合，巡院經常缺員。臣掌管財賦，是國家的大計，不能盡職，無法逃脱罪責。如今班宏這樣做，怎樣纔能完成職事呢？"於是朝廷叫他們分别掌管鹽鐵之事。不久，班宏對宰相趙憬、陸贄説："班宏我執掌轉運，每年漕運江淮一帶的米達五十萬斛，前一年增加到七十萬斛，用來充實太倉，幸虧没有過失。如今職權移交他人，不知爲什麼？"張滂當時在旁邊，氣忿地説道："尚書這話説得太離譜了！如果轉運的事務盡善盡美，朝廷當然不會剥奪你的職權，這是由於損失公錢、放縱奸吏的緣故。況且任度支小吏的人，不到一年，累積的錢財成千上萬，僮僕車馬宅第，超過王公，不是盗竊官府財物，怎麼能達到這個程度？道路上的人議論紛紛，没有人不知道。聖上因此纔叫我張滂分管財賦。班公剛纔所説的話，不就等於將怨恨歸罪於皇上身上嗎？"班宏無言以對。當天，班宏托病回到家裏，張滂前去探視，班宏不肯見他，趙憬、陸贄於是將班宏、張滂的話報告了皇上。從此朝廷遵循大曆年間的舊制，仿效劉晏、韓滉的做法分道掌管財賦。張滂到揚州查辦徐粲，并收捕了他的僕妾子侄，得到贓物達巨萬，於是將他放逐到嶺表。所以竇參後來被治罪，由班宏盡力促成。班宏勤守吏職，早出晚歸，屬吏辛勞而自己從不厭倦，任官廉潔勤懇幹練，受到當時人的稱道。貞元八年七月去世，終年七十三歲，停止朝會，加贈官職，謚號叫敬。

王紹

王紹，本家于太原，今爲京兆萬年人。舊名與憲宗同，永貞年改焉。少時，顏真卿器重之，因紹舊名，字之曰德素，奏授武康尉。蕭復爲常州刺史，辟爲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亦以紹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輸，所在艱阻，特移運路自潁入汴。紹奉佶表詣闕，屬德宗西

王紹，家原住太原，如今是京兆萬年縣人。原名與憲宗相同，永貞年間改爲現名。王紹年輕時，受到顏真卿的器重，依據王紹的原名，爲他取字叫德素，奏請任他爲武康縣尉。蕭復任常州刺史，徵用他爲從事；包佶領租庸鹽鐵，也任用王紹爲判官。當時李希烈擁兵抵抗，江淮一帶的租賦轉運，所過之處十分艱難，朝廷特意將漕運通道改由潁水入汴水。王紹携帶包佶的奏表前往

幸，紹乃督緣路輕貨，趣金、商路，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德宗覩勞之，謂紹曰："六軍未有春服，我猶衣裘。"紹俯伏流涕，奏曰："包佶令臣間道進奉數約五十萬。"上曰："道路回遠，經費懸急，卿之所奏，豈可望耶?"後五日而所督繼至，上深賴焉。

朝廷，正值德宗西逃，王紹於是督運沿路的布帛，從金、商兩路，兼程出洋州趕赴皇帝駐蹕之地。德宗親自慰勞了他，對王紹説："六軍没有春裝，我仍穿着裘皮大衣。"王紹低頭流淚，上奏説："包佶派臣抄小道進奉的財物估計約五十萬。"皇上問："道路曲折遥遠，經費告急，卿奏章上所説的物品，怎麽能指望得到呢?"過了五天王紹所督運的貨物到了，皇上對他十分信賴。

貞元中，爲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旱蝗之後，令户部收闕官俸，兼税茶及諸色無名之錢，以爲水旱之備。紹自拜倉部，便準詔主判，及遷户部、兵部郎中，皆獨司其務。擢拜户部侍郎，尋判度支。後二年，遷户部尚書。德宗臨馭歲久，機務不由台司，自竇參、陸贄已後，宰臣備位而已。德宗以紹謹密，恩遇特異，凡主重務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决。紹未嘗泄漏，亦不矜衒。順宗即位，王叔文始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尋除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元和初，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復以濠、泗二州隸焉。時承張愔之後，兵驕難治，紹修輯軍政，人甚安之。六年，徵拜兵部尚書，兼判户部事。九年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敬。

貞元年間，任倉部員外郎。當時正值戰亂旱災蝗災之後，德宗命户部收回空缺官員的俸禄，同時徵收茶税及各種各樣没有名目的税錢，作爲防備水災旱災的費用。王紹自從到倉部任職，遵照詔令執掌此事。等到遷任户部、兵部郎中，都是由他獨掌此事。升任户部侍郎，不久判度支。過了二年，遷任户部尚書。德宗在位時間長久，重要事務不通過宰相官署，從竇參、陸贄以後，宰相有其名而無其實。德宗因王紹做事謹慎周密，對他恩寵禮遇尤其不同於他人，王紹執掌要務共八年，大小政事，皇帝經常徵詢他的意見然後裁决。王紹從不泄露朝廷機密，也不誇耀自己。順宗即位，王叔文開始剥奪他的職權，任他爲兵部尚書，不久任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元和初年，遷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又劃濠、泗二州歸他管轄。當時接替張愔之後任職，士兵驕横難以治理，王紹整治軍政，人心很安定。六年，徵召入朝任兵部尚書，兼判户部事。九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追贈左僕射，謚號敬。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郡人。少苦心爲學，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拔萃登科，授鄠縣尉。周歷臺省，由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逾年，召爲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鋭於爲理。五年，改江西觀察使，加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巽持下以法，吏不敢欺，而動必察之。

李巽，字令叔，是趙郡人。年輕時刻苦學習，考中明經調補華州參軍，又中拔萃科，任鄠縣尉。歷任臺省，由左司郎中出任常州刺史。一年之後，召入朝任給事中，出任湖南觀察使，盡力於治理。五年，改任江西觀察使，加授檢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李巽用法制約束手下的人，屬吏不敢欺騙他，他們的一舉一動李巽都瞭如指掌。

順宗即位，入爲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以巽幹治，

順宗即位，召入朝任兵部侍郎。司徒杜佑判度支鹽鐵轉運使，因李巽有才幹善於治理，奏請

奏爲副使。佑辭重位，巽遂專領度支鹽鐵使。榷管之法，號爲難重，唯大曆中僕射劉晏雅得其術，賦入豐羨。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歲，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巽三年登焉。遷兵部尚書，明年改吏部尚書，使任如故。

巽精於吏職，蓋性使然也。雖在私家，亦置案牘簿書，勾檢如公署焉。人吏有過，絲毫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栗如在巽前。初，程异附王叔文貶竄，巽知其吏才明辨，奏而用之，憲宗不違其請。异勾檢簿籍，又精於巽，故課最加衍，亦异之助焉。巽爲吏部尚書，卧疾，郎官相率省問，巽初不言其病，與之考校程課，商略功利，至其夕而卒。然性强很狡惡，忌刻頗甚，乘德宗之怒，謀殺竇參，物論冤之。初，參爲宰相，不悦於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參貶郴州司馬。久之，巽自給事中爲湖南觀察使，郴即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以擅襲父任，物議不可，朝廷不得已而授之。及參之貶，士寧嘗以絹數千匹賂參，巽在湖南具奏其事，言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議者冤之。巽廉察江西，徇喜怒之情，而無罪被戮者多矣。元和四年四月卒，時年七十一，贈尚書左僕射。

任副使。杜佑辭去重位，李巽於是專領度支鹽鐵使。專賣之法，被認爲是困難繁重之事，衹有大曆年間僕射劉晏深得其法，國庫賦税收入充裕。李巽掌管使務一年，徵入的賦税，相當於劉晏徵税最多那年的數目，第二年又超過了前一年，第三年又增加一百八十萬貫。舊制，每年從江淮運送五十萬斛米到河陰，但長期以來達不到這個數目，惟獨李巽領轉運使的那三年達到了。改任兵部尚書，次年改任吏部尚書，使職依舊。

李巽精通吏職，是由他的秉性决定的。即使在家裏他也放着文書簿籍，進行審查就像在官署中辦公一樣。屬吏如有過失，他絲毫不加寬免，即使遠在千里之外，屬吏犯下過失恐懼的樣子就如同李巽站在面前一般。當初，程异因依附王叔文被貶謫放逐，李巽獲悉程异精通吏事，奏請任用他，憲宗同意了他的奏請。程异審查簿籍，熟練程度又超過了李巽，所以李巽考課政績優異，也得力於程异的幫助。李巽任吏部尚書，患病卧床不起，郎官一同前來探視問候，李巽始終不談他的病，與郎官們談論官員的政績考核，商討事情的利弊，到了晚上便去世了。然而李巽性情專横凶暴，猜忌刻薄，乘德宗惱怒之際，謀殺了竇參，衆人議論都認爲冤枉。當初，竇參任宰相，不喜歡李巽，將他由左司郎中出任常州刺史，并催促他立即赴任。没過幾個月，竇參被貶任郴州司馬。過了一段時間，李巽由給事中出任湖南觀察使，郴州是湖南的屬郡。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因擅自繼承父親的職位，人們議論認爲不合適，但朝廷迫不得已而授任了他。等到竇參被貶官，劉士寧曾將數千匹絹賄賂竇參，李巽在湖南將這件事詳細報告了朝廷，説竇參與藩鎮互相勾結，德宗得知後很惱怒，於是賜竇參死，議事的人認爲冤枉。李巽任江西觀察使，隨意根據自己的喜怒之情處理政事，許多無罪的人慘遭殺戮。元和四年四月死去，時年七十一歲，追贈尚書左僕射。

史臣曰：歷代操利柄爲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

史臣曰：歷代掌握財權爲國家增加税賦的人，無一不是損害百姓而使朝廷獲益，靠危害他

權，斂怨以構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利於衆。或問曰：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懷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者，何也？答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殁，故吏二十餘年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殖》云："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治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泛言治國者，其可及乎！舉真卿才，忠也；減王縉罪，正也。忠正之道，復出於人。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常衮見忌於前，楊炎致冤於後，可爲長嘆息矣！時譏有口者以利啖之，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即無以展其才，濟其國矣。是其術也，又何譏焉。第五琦促辦應卒，民不加賦，而國豐饒，亦庶幾矣。然鑄錢變法，物貴身危，其何陋哉！凡利國者，農商之外，不可爲也。宏、滂争權樹黨，皆非令人。紹之謹密幹事，巽之皦察精辨，亦足可稱。

人而保全自己，靠變法來玩弄權術，累積怨恨來製造禍端，這樣的人都曾有過。至於劉晏疏通擁塞，任用有才能的人，使國家富裕而又不增加百姓的負擔，自家節儉而施捨衆人。有人問道：鄭子產使屬吏不能欺騙他，宓子賤使屬吏不忍欺騙他，西門豹使屬吏不敢欺騙他。這三個人，是古代的賢人，屬吏們都心懷行騙之術却不能、不忍、不敢去欺騙。劉晏的屬吏，無論距離遠近都心甘情願不欺騙他，是什麽原因呢？回答説：在於劉晏能任用他們的才能而且用得很合適。劉晏死後，舊吏在二十多年内相繼掌管財賦，難道不是因爲這個原因嗎！《史記·貨殖列傳》説："公平交易貨物，市場充裕，這是治國的方法。"劉晏治理天下，没有出現過貴過賤的貨物，空談治國的人，怎麽能趕得上劉晏呢！推薦顔真卿的才能，是忠誠；减輕王縉的罪刑，是正直。忠正之道，又超出了他人。嗚呼！樹在林中長得挺拔，大風必然要摧折它；劉晏先是受到常衮的忌妒，後來又遭到楊炎的誣陷而蒙受冤屈，人們不禁要爲他深深地嘆息了。當時有人譏諷他用金錢來收買直言之士，如果不堵塞進讒言人的嘴，怎麽能執掌大權呢？也就無法施展他的才能，匡救國家了。這是他的策略，又有什麽可譏諷的呢。第五琦辦事迅速及時，百姓没有增加賦税，而國家財豐物足，也可與劉晏相媲美。然而鑄錢變法，使物價上漲而危及自身，是多麽愚蠢啊！大凡有利於國家的事，除農業商業以外，其餘不能去做。班宏、張滂争奪權力樹立黨羽，都不是正直的人。王紹辦事謹慎周密幹練，李巽明察精辨，也值得稱道。

贊曰：豐財忠良，晏道爲長。琦、宏、滂、巽，咸以利彰。

贊曰：豐財忠良，劉晏之道居首。第五琦、班宏、張滂、李巽，都因贏利而聞名。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第七十四

薛嵩（弟）崿（嵩子）平（嵩族子）雄
令狐彰（子）建 運 通　田神功（弟）神玉
侯希逸　李正己（子）納（納子）師古 師道（宗人）洧（附）

薛嵩　薛崿

薛嵩，絳州萬泉人。祖仁貴，高宗朝名將，封平陽郡公。父楚玉，爲范陽、平盧節度使。

嵩少以門蔭，落拓不事家産，有膂力，善騎射，不知書。自天下兵起，束身戎伍，委質逆徒。廣德元年，東都平，時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遣僕固懷恩東收河朔。嵩爲賊守相州，聞賊朝義兵潰，王師至，嵩惶惑迎拜于懷恩馬前，懷恩釋之，令守舊職，時懷恩二心已萌。懷恩平河朔旋，乃奏嵩及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分理河北道，詔遂以嵩爲相州刺史，充相、衛、洺、邢等州節度觀察使，承嗣鎮魏州，忠志鎮恒州，懷仙鎮幽州，各據數州之地。時多事之後，姑欲安人，遂以重寄委嵩。嵩感恩奉職，數年間，管内粗理，累遷檢校右僕射。大曆八年正月卒。詔遣弟崿知留後，累加崿太子少師。大曆十年正月丁酉，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盗所將兵逐崿，舉衆歸田承嗣以叛。崿奔于洺州，上表乞入朝，許之。至京，素服於銀臺門待罪，詔釋之。

薛嵩，是絳州萬泉人。祖父薛仁貴，是高宗朝的名將，封贈平陽郡公。父親薛楚玉，任范陽、平盧節度使。

薛嵩年輕時依靠祖先功業，灑脱不治理家産，有氣力，善於騎射，不識字。自從天下戰亂興起，薛嵩投身軍隊，歸附叛賊。廣德元年，平定東都，當時皇太子任天下兵馬元帥，派僕固懷恩東進收復河朔。薛嵩替叛賊守衛相州，聽説叛賊史朝義兵敗，王師來到，薛嵩惶恐不安地到僕固懷恩馬前迎拜，僕固懷恩寬免了他，叫他守舊職，當時僕固懷恩對朝廷已萌生二心。僕固懷恩平定河朔後返回，於是奏請讓薛嵩及田承嗣、張忠志、李懷仙等人分治河北道，朝廷於是下詔任命薛嵩爲相州刺史，充任相、衛、洺、邢等州節度觀察使，這時田承嗣鎮守魏州，張忠志鎮守恒州，李懷仙鎮守幽州，各自據有幾州之地。當時承戰亂之後，朝廷想安定時局，於是將重任交付薛嵩。薛嵩感恩守職，數年時間，管内初步得到治理。多次遷任爲檢校右僕射。大曆八年正月去世。朝廷下詔派他的弟弟薛崿知留後，多次加授薛崿太子少師。大曆十年正月丁酉日，昭義軍兵馬使裴志清暗中策動本部兵驅逐了薛崿，率全軍歸附田承嗣反叛。薛崿逃到洺州，上表請求入朝，朝廷同意了。到達京城，薛崿身穿素服在銀臺門等待治罪，皇帝下詔寬免了他。

薛平

嵩子平，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平僞許之，讓於叔父嵎，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三十年。宰相杜黄裳深器之，薦爲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元和七年，淮西用兵，自左龍武大將軍授兼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累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歲常爲水患。平詢訪得古河道，接衛州黎陽縣界。平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同上聞，開古河南北長十四里，决舊河以分水勢，滑人遂無水患。居鎮六年，入爲左金吾大將軍。未幾，復爲鄭滑節度觀察使。及平李師道，朝廷以東平十二州析爲三道，以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以平爲節度、觀察等使，仍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薛嵩子薛平，十二歲時，任磁州刺史。薛嵩去世，軍吏打算沿用河北舊例，脅迫薛平掌管留後事務，薛平假裝答應，然後推讓給叔父薛嵎，於一天傍晚送父靈柩回鄉。等到服喪期滿，多次任爲右衛將軍，在南衙統領禁軍達三十年。宰相杜黄裳十分器重他，推薦他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治理以有才能而聞名。元和七年，朝廷對淮西用兵，薛平由左龍武大將軍兼任御史大夫、滑州刺史、鄭滑節度觀察等使，多次立有戰功。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每年經常遭水害。薛平通過查詢訪問找到了黄河故道，位於衛州黎陽縣界連接處。薛平聯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一起上奏朝廷，開通黄河故道南北長十四里，開決舊河道而使大水分流，滑州百姓終於不再遭受水害。薛平在藩鎮六年，召入朝任左金吾大將軍。不久，再次任鄭滑節度觀察使。等到平定李師道叛亂，朝廷將東平十二州分爲三道，將淄、青、齊、登、萊五州置平盧軍，任命薛平爲節度、觀察等使，并任押新羅、渤海兩蕃使。

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横海全軍討伐不勝，王庭凑圍牛元翼於深州。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饋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城中兵士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募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脱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斬於鞠場。明日，狼兒亦就擒戮，脅從者放歸田里。詔加右僕射，進封魏國公，由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略。

長慶元年，幽州軍鎮反叛，杜叔良統率横海全軍討伐失利，王庭凑在深州圍攻牛元翼。棣州被賊軍所困擾，朝廷於是委任薛平率偏師援救棣州，薛平立即派部將李叔佐率五百名士兵救援。過了幾個月，棣州刺史王稷供給逐漸減少，士兵怨恨，李叔佐無法管束，夜晚士兵潰散返回，并推舉突將馬狼兒爲帥。隊伍行進到青城鎮，劫持鎮將李自勸，兼并他的軍隊；繼續行進到達博昌鎮，又强行控制所在鎮兵，前後共獲得七千多人，直逼青州城。城中士兵不能抵擋，薛平拿出府庫中所有財物以及家財招募了二千名精兵，迎擊叛軍，并先派騎兵襲擊他們的家屬和輜重，賊兵惶惑遲疑，因此大敗。馬狼兒與他的同黨十多人脱身逃跑而躲藏起來，其餘黨徒全部歸降，稍後投降的被斬殺在球場。第二天，馬狼兒也被生擒斬殺，脅從者被放歸鄉里。朝廷下詔加授薛平爲右僕射，進封魏國公，從此以後遠近藩鎮都畏服薛平的威名謀略。

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井賦均

薛平在藩鎮六年期間，兵器甲胄完備鋒利，

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其比。寶曆元年，歸朝，進加檢校左僕射、兼户部尚書。逾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二年，復以晋州、慈州隸河中，益兵三千人，加平檢校司徒。在河中凡六年，召拜太子太保。明年，上疏乞老，以司徒致仕。居一年卒，册贈太傅。

田賦平均。到這時薛平入朝覲見，百姓攔道請求留下，幾天後纔得以脱身啓程。當時人認爲近代節度使中，很少有人能與他相比。寶曆元年，薛平入朝，升任檢校左僕射、兼户部尚書。一個月之後，又任檢校司空，兼河中絳隰節度觀察等使。大和二年，又將晋州、慈州隸屬河中，增加士兵三千人，加授薛平檢校司徒。在河中任職共六年，召入朝任太子太保。次年，因年老上疏請求辭官，以司徒退休。一年以後去世，册贈太傅。

薛雄

嵩族子雄，初爲嵩屬吏，知衛州事，嵩殁，特詔授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爲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盗殺之。

薛嵩族子薛雄，起初任薛嵩的屬吏，主持衛州事務，薛嵩死後，朝廷特意下詔任他爲衛州刺史。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引誘他作亂，薛雄没有聽從，田承嗣派刺客暗殺了他。

令狐彰

令狐彰，京兆富平人也。遠祖自燉煌徙家焉，代有冠冕。父濞，天寶中任鄧州録事參軍，以清白聞，本道采訪使宋鼎引爲判官。初任范陽縣尉，通幽州人女，生彰，及秩滿，留彰于母氏，彰遂少長范陽。

令狐彰，是京兆富平人。遠祖從燉煌遷來定居這裏，世代都有人做官。父親令狐濞，天寶年間任鄧州録事參軍，以清廉聞名，本道采訪使宋鼎引薦他爲判官。令狐濞最初任范陽縣尉時，與幽州一女子私通，生下令狐彰，等任官期滿，將令狐彰留給其母，令狐彰於是從小在范陽長大。

倜儻有膽氣，涉獵書傳，粗知文義，善弓矢，乃策名從軍，事安禄山。天寶中，以軍功累遷至左衛員外郎將。

令狐彰爲人灑脱有膽量，涉獵典籍，略知文義，擅長弓箭，於是從軍，奉事安禄山。天寶年間，因軍功多次升任做到左衛員外郎將。

安禄山叛逆，以本官隨賊黨張通儒赴京師，通儒僞署爲城内左街使。王師收復二京，隨通儒等遁走河朔，又陷逆賊史思明，僞署爲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令統數千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潜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俾乘夜涉河，達表奏于萬定，請以所管賊一將兵馬及州縣歸順，萬定以聞。自禄山構逆，爲賊守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悦，賜書慰勞。時彰移鎮杏園渡，遂

安禄山叛亂，令狐彰以本官跟隨賊黨張通儒趕赴京師，張通儒署任他爲僞城内左街使。官軍收復二京後，令狐彰跟隨張通儒等人逃往河朔，又落到叛賊史思明手中，被署任爲僞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史思明命他統率數千名士兵戍守滑臺。令狐彰爲忠義所感，想樹立名聲節操，於是暗中謀劃歸順。適逢宦官楊萬定在滑州監軍，令狐彰於是招募擅長水性的勇士，叫他們乘黑夜渡過黄河，送奏表給楊萬定，請求率所統管賊軍的全部兵馬及所屬州縣歸順朝廷，楊萬定奏報了朝廷。自從安禄山叛亂以來，爲叛賊守州縣的，還没有率全州人馬歸順的先例，肅宗得到令狐彰的

爲思明所疑，思明乃遣所親薛岌統精卒圍杏園攻之。彰乃明示三軍，曉以逆順，衆心感附，咸悉力爲用。與賊兵戰，大破之，潰圍而出，遂以麾下將士數百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禮甚優厚，賜甲第一區、名馬數匹，并帷帳什器頗盛，拜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節度，仍加銀青光祿大夫，鎮滑州，委平殘寇。及史朝義滅，遷御史大夫，封霍國公，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未幾，檢校右僕射，餘并如故。

奏表，十分高興，賜詔書慰勞。當時令狐彰調軍鎮守杏園渡，因此受到史思明的懷疑，史思明於是派親信薛岌統率精兵包圍杏園攻打他。令狐彰於是公開宣示三軍，用叛逆歸順的道理開導將士，衆人之心感化而歸附，都表示盡力效勞。令狐彰率兵與賊軍交戰，大敗了賊軍，解圍而出，於是率部下數百人跟隨楊萬定入朝。肅宗對他大加獎賞，禮遇十分優厚，賜給良宅一所、名馬數匹，以及大量的帷帳器物，授任御史中丞，兼滑州刺史、滑亳魏博等六州節度使，并加授銀青光祿大夫，鎮守滑州，交付他平定殘餘寇盜之任。等到消滅了史朝義，令狐彰升任御史大夫，封霍國公，不久加授檢校工部尚書。過了不久，任檢校右僕射，其餘官職依舊。

彰在職，風化大行。滑州瘡痍未復，城邑爲墟，彰以身勵下，一志農戰，内檢軍戎，外牧黎庶，法令嚴酷，人不敢犯。數年間，田疇大闢，庫藏充積，歲奉王税及修貢獻，未嘗暫闕。時犬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賫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然性識猜阻，人有忤意，不加省察，輒至斃踣，此其短也。臨終，手疏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又舉能自代。表曰：

令狐彰在職期間，教化盛行。滑州戰爭創傷没有恢復，城邑成爲廢墟，令狐彰以身作則鼓勵下屬，專心耕戰，對内整訓軍隊，對外治理百姓，法令嚴酷，人們不敢觸犯。幾年功夫，田地大量墾闢，府庫儲藏富裕，每年繳納的王税及進奉的貢物，從不短缺。當時犬戎侵犯邊界，朝廷徵兵防秋。令狐彰派屬吏統率軍隊，從滑州到京城的西郊，相距二千多里，甲兵三千人，一律自帶乾糧，所過州縣，沿途供給，都辭讓不肯接受，經過鄉里秋毫不犯，受到有識之士的稱贊。但令狐彰秉性好猜疑，有人一旦違背了他的意願，不加詳察，動輒就將其打死，這是他的短處。臨死時，親自上疏辭官，告誡其子以忠孝保持節操，又推薦有才能的人接替自己的職務。上表説：

臣自事陛下，得備藩守，受恩則重，效節未終，長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哀懇，頓首頓首。臣受性剛拙，亦能包含。頃因魚朝恩將掠亳州，遂與臣結怨，當其縱暴，臣不敢入朝，專聽天誅，即欲奔謁。及魚朝恩死，即臣屬疾苦，又遭家艱，力微眼暗，行動須人，拜舞不能，數月有闕。欲請替辭退，即日望

臣自從事奉陛下以來，得以備位方鎮牧守，受恩已重，效節未終，將永辭聖朝，痛入心骨。臣誠懇哀求，頓首頓首。臣秉性剛倔，但也能寬容。前因魚朝恩準備强取亳州財物，遂與臣結下怨恨，當他横行暴虐時，臣不敢入朝，聽候朝廷的處置，隨時準備趕往拜謁。等到魚朝恩死去，臣既遇病苦，又遭親喪，力弱眼昏，行動需人攙扶，無法舞拜，所以空缺數月。心想求人替代而辭退，却日日期待病情漸愈，盼望身體能够健康，

稍瘳，冀得康强，榮歸朝覲。自冬末舊疾益重，瘡腫又生，氣息奄奄，遂期殞歿。不遂一朝天闕，一拜龍顔，臣禮不終，忠誠莫展，臣之大罪，下慚先代，仰愧聖朝。臣竭誠事上，誓立大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不遂行，言發自痛。當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一切已上，并先有部署；三軍兵士，州縣官吏等，各恭舊職，祇待聖恩。臣伏見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知識忠貞，堪委大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亦近道，今勒歸東都私第，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表哀咽。

榮歸朝覲。自冬末以來舊病加重，又生出腫瘡，氣息奄奄，即將不久於人世。不能入朝朝見，拜見天子，臣禮還没盡完，忠誠未能施展，是臣的大罪，下愧先祖，上愧聖朝。臣竭誠奉上，誓立高節，天地神明，實知臣心。心願不能實現，説出自感痛心。本使倉糧錢絹羊馬牛畜以上所有東西全都先有安排；三軍士兵，州縣官吏等，各守舊職，敬待聖恩。臣見到吏部尚書劉晏及工部尚書李勉，他們忠貞有識，堪任大事，願陛下迅速任命掌事，一定會上合聖心。臣子令狐建等，本性不壞，行爲也近於正道，現在令他們回到東都私宅，叫他們日後替臣報國，也能下慰靈魂。臨終昏亂，伏表悲哀嗚咽。

上覽表，嗟悼久之。特下詔褒美曰：

中衛社稷，外修疆事，合於一體，以靖庶邦，其在有終，謂之不朽。觀前代文武通賢，有匡時戡難，迫於大化，不忘時君，未嘗不嘉尚而流嘆也。今有忠烈之臣彰，剛直形外，純和積中，本於孝敬，輔以才略，統制藩閫，服勞王家。往以母老，躬於就養，豈不戀闕，以兹曠年。及苴麻在艱，優諭權奪，踴絶傷足，淚盡喪明，入覲之期，良願莫遂。想其風彩，久軫顧懷，遽見淪没，用深追悼。嗟乎！方疾之時，以情自疏，無所有隱，見之於詞。復節守常，條上軍簿，請擇良帥，命于中朝。乃令遺胤，爰歸東洛，教忠以報國，約禮以居喪。古人所謂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夫豈遠哉！節概誠亮，高絶無鄰，喟然感傷，鑒寐

皇上看了奏表，嘆息傷感了很久。特意下詔褒獎説：

卿内保社稷，外治邊事，内外劃一，平定天下，善始慎終，謂之不朽。朕觀前代文武通賢，有救時定難，近於教化，不忘國君者，總要表彰贊嘆。現有忠烈之臣令狐彰，外表剛正，内心純樸，本性孝敬，并有才略，統治藩鎮，效勞王室。前因母老，親自奉養，怎不顧念朝廷，以此多年。到服喪期間，優詔暫且奪情，頓足傷脚，淚乾失明，朝見之期，良願未遂。想其風采，久思惦念，突見亡故，深加追悼。唉！正患病時，以情自陳，無所隱諱，見於言詞。交回節旄恪守常典，詳列軍籍，求擇良帥，聽命朝廷。而命後嗣，使歸東洛，教以忠心報國，依禮守喪。古人所説生時不近利，死時不托子，難道會是很遠的事嗎！高風亮節，卓絶無比。嘆息感傷，假寐增悲。據此可見士大夫勤王尊主的志向，嘉獎他的美德，可以垂範後世，交付史館，表彰名臣。

增慟。有以見東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用嘉其休，可以垂範，宣付史館，式昭名臣。

子建、運、通。

兒子有令狐建、令狐運、令狐通。

令狐建

建，大曆四年十二月，彰遣入朝，特加兼御史中丞，歸滑州。及彰卒，滑三軍逼奪情禮，建守死不從，舉家歸京師。服闋，累轉至右龍虎軍使。德宗以涇原兵亂，出幸奉天，建方教射於軍中，遂以四百人隨駕爲後殿。至奉天，以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幸梁州，轉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年六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建妻李氏，恒帥寶臣女也，建惡，將棄之，乃誣與傭教生邢士倫奸通。建召士倫榜殺之，因逐其妻。士倫母聞，不勝其痛，卒。李氏奏請按劾，詔令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方自首伏。建會赦免坐。德宗詔曰："子育黎元，未能禁暴，在予之責，用軫于懷。宜輟常膳五百千文，充葬士倫母子。其父既衰耄，至無所歸，良深矜念，委京兆尹厚加存恤。"貞元四年七月，以前官爲右領軍大將軍。五年三月，以專殺不辜，德宗念舊勋，特容貸之；復陳訴，詞甚虛罔，遂貶施州別駕同正，卒於貶所。貞元六年九月，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贈揚州大都督。

令狐建，大曆四年十二月，接受父親令狐彰的派遣入朝，朝廷特意加授他兼御史中丞，返回滑州。等到令狐彰去世，滑州三軍逼迫他奪情不居喪禮，令狐建誓死不從命，率全家返回京師。服喪期滿，多次遷任做到右龍虎軍使。德宗因涇原兵叛亂，出京前往奉天，令狐建當時正在軍中教習射箭，於是率四百人跟隨皇上作爲後殿。到達奉天，朝廷任命令狐建爲行在中軍鼓角使。皇上到達梁州，令狐建轉任行在右廂兵馬使、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興元元年六月，加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行在都知兵馬使、左神武大將軍。令狐建妻李氏，是恒州節帥李寶臣之女，令狐建厭惡她，打算拋棄她，於是誣告李氏與傭教生邢士倫通奸。令狐建召來邢士倫打死了他，并藉機趕走了妻子。邢士倫的母親聽説了這件事，痛不欲生，死去。李氏奏請朝廷追究此事，皇帝下詔命三司審理。李氏與奴婢作證，李氏受到誣陷顯而易見，令狐建這纔自首伏罪。令狐建遇赦而免於坐罪。德宗下詔説："撫育百姓，未能禁止凶暴，罪責在我，深爲痛心。應削减常用膳食五百貫，充作邢士倫母子的安葬費用。邢士倫之父既已衰老，無所歸養，實在深爲憐憫，交付京兆尹厚加撫恤。"貞元四年七月，令狐建以原官任右領軍大將軍。五年三月，因擅自殺害無辜，德宗顧念他的舊功，特意赦免了他；令狐建又上書陳訴，言詞十分虛妄，於是被貶任施州別駕同正，死在貶所。貞元六年九月，追贈右領軍大將軍。十年，追贈揚州大都督。

令狐運

運爲東都留守將，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按。亞不

令狐運任東都留守將，追踪盜賊來到郊外，這天有人在路上搶劫轉運的絹帛，河南尹杜亞因令狐運是豪門子弟，認爲是他所爲，於是命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一同追究此事。穆員和張弘靖都認爲令狐運在牙門中任職，一定不會行盜，直

聽，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棰運從者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贓狀。亞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既竟，明運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武金肆虐作威，教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齊抗捕得劫轉運絹賊郭鵠、朱瞿曇等七人及贓絹，詔令杜亞與留臺同劾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死於歸州，衆冤之。

言請求對他不予追查。杜亞没有采納，却發怒并趕走了穆員等人，命親事將武金審訊。武金抽打令狐運的隨從十多人，其中一人被打死，九人不堪忍受其拷打謊稱是自己所爲，最終没有得到贓證。杜亞將情況全部奏報了朝廷，請求將令狐運流放到嶺表。德宗命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核查令狐運案，審理完畢，表明令狐運没有行盜，但因曾在人家掠人，將他發配流放到歸州。武金肆虐作威，逼人認罪，被發配流放到建州。過了一年多，齊抗捕到搶劫轉運絹帛的盜賊郭鵠、朱瞿曇等七人以及贓物，皇帝下詔命杜亞與留都官員一同審理，全都服罪。然而最終没有寬赦令狐運。令狐運死在歸州，衆人都認爲他冤枉。

令狐通

通，元和中，宰相李吉甫奏曰："臣伏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上表，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隨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僚，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感嘆。今有次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朔諸鎮，付子傳孫，無不熏灼數代；唯彰忠義感激，奉國忘家，遣子入朝，以土地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於施州，幼子運亦無罪流於歸州，欲使忠義之人，何所激勸？今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召之與語，如堪用，望垂奬録。"憲宗念彰之忠，即授通贊善大夫，出爲宿州刺史。時討淮、蔡，用爲泗州刺史。歲中改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與賊戰，必虚張虜獲，得賊數人，即爲露布上之，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如有敗衄，即不敢上聞。後爲賊所攻，境上城栅并陷，通走固州城，閉壁不出。憲宗遣李文通往宣慰，度其將至，遂令代通，貶爲昭州司户，移撫州司馬。十四年，徵爲右衛將軍，制下，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

令狐通，元和年間，宰相李吉甫上奏説："臣謹見代宗朝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臨終時上表，將全部土地軍隊簿籍獻給朝廷，派衆子隨表回京師。代宗將令狐彰的遺表宣示給百官，當時在場的人聽到後，無不感嘆。如今有他的次子令狐通在。臣常常有感於令狐彰同時代的河朔諸鎮節度使，死後將權位付子傳孫，無不顯赫幾代；惟有令狐彰忠義感發，奉國忘家，派遣其子入朝，將土地交還先帝。貞元年間，長子令狐建因事獲罪死在施州，少子令狐運也無罪流放到歸州，要讓忠義之人，憑什麼得到激勵？現在令狐通幸存，得以遇上英明的聖主，乞望陛下召來與他交談，如果可以任用，希望下詔獎拔録用。"憲宗追念令狐彰的忠誠，當即授任令狐通爲贊善大夫，出任宿州刺史。當時朝廷討伐淮、蔡叛亂，任用他爲泗州刺史。同年改任壽州團練使、檢校御史中丞。每次與叛軍交戰，令狐通總是虚報戰功，捕到數名賊兵，立即以戰報的形式上報朝廷，宰相武元衡衹是笑而不予轉奏；如果遇到戰敗，便不敢上報。後來受到賊軍攻打，境内城栅全部失陷，令狐通逃到固州城，關閉城門不敢出戰。憲宗派李文通前往宣慰，估計他快要到達時，於是命他取代令狐通，將令狐通貶爲昭州司户，移任撫州司馬。十四年，召入朝任右衛將軍，制命頒

壽州失律，不宜遽加奬任。憲宗令宰相宣喻門下，言通父有功於國，不宜逐棄其子，制命方行。歲餘，出爲淄州刺史。長慶初，入爲左衛大將軍，卒。

下，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説令狐通先前任壽州刺史有違背法律之事，現在不應當馬上奬拔任用。憲宗命宰相宣諭門下省，説令狐通之父對國家有功，不應放逐擯棄其子，制命纔得以實行。一年以後，令狐通出任淄州刺史。長慶初年，召入朝任左衛大將軍，去世。

田神功　田神玉

田神功，冀州人也。家本微賤。天寶末，爲縣里胥，會河朔兵興，從事幽、薊。上元元年，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於鄭州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數。尋爲鄧景山所引，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産，郡内比屋發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逆賊劉展，送于闕下。以擒展功，累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曆三年三月，朝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時郭子儀入朝，請宴宰臣等於私第，神功效其請，亦以許之。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已下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

田神功，是冀州人。田神功本來出身微賤。天寶末年，任縣里小吏，正好遇上河朔戰亂，他在幽州、薊州盡職。上元元年，任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兼鴻臚卿，在鄭州擊敗賊軍四千多人，生擒叛賊大將四人，牛馬器械不計其數。不久受鄧景山的招引，來到揚州，在平叛中乘機大肆搶掠百姓商人的資産，還在郡内挨家挨户挖掘財物幾乎挖遍，波斯胡商被殺的達數千人。二年二月，生擒叛賊劉展，并送到京師。因生擒劉展之功，田神功多次升任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汴宋等八州節度使。大曆三年三月，朝見京師，獻馬十匹、金銀器五十件、繒綵一萬匹。當時郭子儀入朝，奏請在私宅宴請宰相等人，田神功效法他的奏請，朝廷也同意了。不久加授檢校右僕射，前去尚書省處理政事，皇帝特意下詔命宰相以下百官送他赴任，并加授知省事以示恩寵。

神功忠朴幹勇，當時所稱。八年冬，復覲闕廷，遘疾，信宿而終。上悼惜，爲之徹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賻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吊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田神功忠誠樸實幹練勇敢，受到當時人的稱贊。八年冬，再次朝覲朝廷，不幸染病，隔日便逝去。皇上哀悼惋惜，爲此而撤去音樂，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司徒，賜給助喪用的絹一千匹、布五百端；特意允許百官吊喪，賜給靈座上用的屏風墊褥，并賜給一千多名僧人的齋飯以便追福。至德以來，將帥死後無人兼有這三種顯榮之事，田神功死後的榮耀無人相比。

弟神玉，自曹州刺史權汴州留後。大曆十年正月，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汴州刺史，知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并河陽、澤潞等兵馬，直據淇門，會李承昭討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卒，詔滑州李勉代之。

弟弟田神玉，由曹州刺史代理汴州留後。大曆十年正月，加授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任汴州刺史，主管汴州節度觀察留後事統領河陽、澤潞等兵馬，統領範圍直達淇門，會合李承昭討伐魏博田承嗣。十一年去世，下詔令滑州刺史李勉接替他。

侯希逸

侯希逸，平盧人也。少習武藝。天寶末，安禄山反，署其腹心徐歸道爲平盧節度。希逸時爲平盧裨將，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襲殺歸道，使以聞，詔以玄志爲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冬，玄志病卒，軍人共推立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授節度使。既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勵將士，累破賊徒向潤客、李懷仙等。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所侵，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會田神功、能元皓於兗州，青州遂陷於希逸，詔就加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迄今，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也。

侯希逸，是平盧人。年少時練習武藝。天寶末年，安禄山反叛，任用他的心腹徐歸道任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當時任平盧軍偏將，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一起襲殺徐歸道，并派使者禀告了朝廷，皇帝下詔任命王玄志爲平盧節度使。乾元元年冬，王玄志病死，軍士共同推舉侯希逸任平盧軍使，朝廷因此任他爲節度使。平盧軍多次受到賊軍的進攻，侯希逸督率勉勵將士，多次打敗賊黨向潤客、李懷仙等人。拖延了很長時間，而無救援，又受到奚虜的侵犯，侯希逸率領他的軍隊二萬多人撤離，邊走邊戰，於是來到青州。適逢田神功、能元皓在兗州，青州於是爲侯希逸所控制。朝廷隨即下詔加授侯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從那時到現在，淄青節度使都加上平盧的名稱。

希逸初領淄青，甚著聲稱，理兵務農，遠近美之。寶應元年，與諸節度同討襲史朝義，平之，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封，圖形凌煙閣。以私艱去職。大曆十一年九月，起復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後漸縱恣，政事怠惰，尤崇奉釋教，且好畋游，興功創寺宇，軍州苦之。永泰元年，因與巫者夜宿於城外，軍士乃閉之不納。希逸奔歸朝廷，拜檢校右僕射，久之，加知省事，遷司空。詔出而卒，廢朝三日，贈太保。

侯希逸最初領淄青節度使時，聲譽很顯著，治軍務農，遠近稱贊。寶應元年，侯希逸與衆節度使共同討伐攻打史朝義，平定了他，加授檢校工部尚書，賜實封，在凌煙閣繪像。爲家人守喪離職。大曆十一年九月，喪期未滿而起用任檢校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封淮陽郡王。後來逐漸驕縱放肆，怠於處理政事，尤其崇奉佛教，而且喜愛出獵游玩，大興土木建寺院，兵民爲此而感到困苦。永泰元年，侯希逸因與巫人在城外過夜，士兵於是關閉城門不予接納。侯希逸逃歸朝廷，授任檢校右僕射，過了很久，加授知省事，遷任司空。詔令頒下後他就死了，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保。

李正己

李正己，高麗人也。本名懷玉，生於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會有敕遣使來存問，懷玉恐玄志子爲節度，遂殺之，與軍人共推立侯希逸爲軍帥。希逸母即懷玉姑也。後與希逸同至青州，累至折衝將軍，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强暴恣横，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

李正己，是高麗人。原名懷玉，生在平盧。乾元元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死去，適逢朝廷有敕旨派使者前來慰問，李懷玉擔心王玄志之子任節度使，於是殺了王玄志之子，與軍士共同推舉侯希逸爲軍帥。侯希逸母親是李懷玉之姑。後來李懷玉與侯希逸一起來到青州，多次遷官做到折衝將軍，他猛健勇敢有氣力。寶應年間，衆軍討伐史朝義，到達鄭州。回紇當時正强暴驕横，衆節度使都甘居其下，李正己當時做軍候，獨自想

氣吞之。因與其角逐，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其背，迴紇尿液俱下，衆軍呼笑，虜慚，繇是不敢爲暴。

用氣勢壓倒對方。於是與回紇兵賽跑，衆軍圍觀，李正己與回紇兵相約道："落後者挨揍。"李正己領先跑完，抓住回紇兵的衣領并揍他的背，回紇兵尿水流下，衆軍軍士高呼歡笑，虜人羞慚，從此不敢施暴。

節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用爲兵馬使。正己沉毅得衆心，希逸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其非罪，不當廢。會軍人逐希逸，希逸奔走，遂立正己爲帥，朝廷因授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賜今名。尋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曆十一年十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請入屬籍，從之。爲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初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更相影響。大曆中，薛嵩死，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共攻其地，得者爲己邑，正己復得曹、濮、徐、兗、鄆，共十有五州，內視同列，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法令齊一，賦稅均輕，最稱强大。嘗攻田承嗣，威震鄰敵。歷檢校司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加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

節度使侯希逸是李正己的表兄，侯希逸任用他爲兵馬使。李正己爲人沉着剛毅很得衆人之心，侯希逸因事免去他的官職，軍中都稱他無罪，不應當罷免。適逢軍士驅逐侯希逸，侯希逸出逃，軍中於是擁立李正己爲節帥，朝廷便授任他爲平盧淄青節度觀察使、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青州刺史，并賜給如今的名字。不久加授檢校尚書右僕射，封饒陽郡王。大曆十一年十月，任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李正己請求列入宗室名籍，朝廷同意了。李正己施政嚴酷，所到之處人們不敢相對私語。起初李正己據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等州之地，與田承嗣、令狐彰、薛嵩、李寶臣、梁崇義相互呼應。大曆年間，薛嵩死去，等到李靈曜叛亂，各道共同攻占他的土地，得到的就變成自己的屬地，這樣李正己又得到曹、濮、徐、兗、鄆等州，共有十五州，全都同樣對待，購買渤海名馬，年年不斷。境內法令整齊，賦稅均輕，在遠近藩鎮中號稱最强大。曾率兵攻打田承嗣，威震鄰近對手。歷任檢校司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加授平章事、太子太保、司徒。

後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建中後，畏懼朝廷，多不自安。聞將築汴州，乃移兵屯濟陰，晝夜教習爲備。河南騷然，天下爲憂，羽檄馳走，徵兵以益備。又於徐州增兵，以扼江淮，於是運輸爲之改道。未幾，發疽卒，時年四十九。子納擅總兵政，秘之數月，乃發喪。納阻兵，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方贈正己太尉。

後來李正己從青州移駐鄆州，派其子李納及心腹將領分治各地。建中以後，李正己畏懼朝廷，經常感到不安。聽説朝廷準備修築汴州城，於是調兵駐守濟陰，晝夜教練軍隊加强防備。河南騷亂，天下爲此感到憂慮，羽書飛傳，朝廷徵兵增加防備。又在徐州增兵，以便控扼江淮，於是漕運爲此而改路。不久，李正己生瘡而死，時年四十九歲。其子李納擅自統領軍政，秘不發喪達數月之久，然後纔公布死訊。李納擁兵自守，興元元年四月，歸順朝廷，朝廷纔追贈李正己爲太尉。

李納　李師古

納少時，正己遣將兵備秋，代宗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檢校倉部郎中，兼總父兵，奏署淄州刺史。正己將兵擊田承嗣，奏署節度觀察留後。尋遷青州刺史，又奏署行軍司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兖沂海留後，又加御史大夫。

建中初，正己、田悦、梁崇義、張惟岳皆反。二年，正己卒，納秘喪，統父衆，仍復爲亂。比會悦於濮陽，遣大將衛俊將兵一千救悦，爲河東節度使馬燧敗於洹水，殺傷殆盡。詔諸軍誅之，納從叔父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及棣州李長卿，皆以州歸順。納以彭城險厄，又怒洧背宗，乃悉兵圍之。詔宣武軍節度劉洽與諸軍救之，大敗納兵於城下。後將兵於濮陽，洽攻破其城外。納自城上見洽，涕泣悔罪，遣判官房説以其弟經、男成務朝京師，請因洽從順。會中使宋鳳朝見之，謂納計蹙，欲誅破之以爲己功，奏請無捨，上乃械説等繫禁中。納遂歸鄆州，復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合謀皆反，僞稱齊王，建置百官。及興元之降罪己詔，納乃效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無幾，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封五百户。貞元初，升鄆州爲大都督府，改授長史。年三十四，薨於位，廢朝三日，贈賻有差。

李納年輕時，李正己派他帶兵防秋，代宗召見并嘉奬了他，由奉禮郎破格授任爲殿中丞、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歷任檢校倉部郎中，兼總領父兵，李正己奏請任用他爲淄州刺史。李正己率兵攻打田承嗣時，奏請任用他爲節度觀察留後。不久遷任青州刺史，李正己又奏請任用他爲行軍司馬，兼曹州刺史、曹濮徐兖沂海留後，又加授御史大夫。

建中初年，李正己、田悦、梁崇義、張惟岳都反叛了朝廷。二年，李正己死去，李納秘不發喪，統領父軍，并繼續作亂。打算在濮陽與田悦軍會合，派大將衛俊帶領一千名士兵援救田悦，被河東節度使馬燧在洹水打敗，死傷殆盡。朝廷下詔命衆軍討伐他，李納的從叔父李洧以徐州，李士真以德州，以及棣州的李長卿，都獻出本州歸順朝廷。李納憑藉着彭城的險要，又憤恨李洧背叛宗親，於是率全軍圍攻李洧。朝廷下詔命宣武軍節度使劉洽與衆軍援救李洧，在城下大敗了李納軍隊。隨後李納帶兵來到濮陽，劉洽在城外進攻打敗了他的軍隊。李納從城上見劉洽，流淚悔罪，派判官房説帶着其弟李經、子李成務到京師朝見，并請求通過劉洽歸順朝廷。適逢宦官宋鳳朝見到了他們，認爲李納束手無策，打算討伐打敗他以便作爲自己的功勞，就奏請朝廷不要寬赦他們，皇上於是給房説等人帶上刑具囚禁在宫中。李納因此率兵回到鄆州，再次與李希烈、朱滔、王武俊、田悦等人合謀一起反叛朝廷，李納僞稱齊王，設置百官。等到皇上興元年間頒布罪己詔時，李納纔歸順朝廷，有詔加授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平盧軍節度、淄青等州觀察使。不久，任檢校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時李希烈圍攻陳州，李納派兵與衆軍奮力攻戰，大敗了李希烈軍，陳州因此解了圍。加授檢校司空，享食實封五百户。貞元初年，升鄆州爲大都督府，李納改授長史。三十四歲時，死在官任上，朝廷停止朝會三天，贈給助喪用的物品多少不等。

子師古，累奏至青州刺史。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師古代其位而上

李納子李師古，經過他人多次奏請官做到青州刺史。貞元八年，李納死去，軍中推舉李師古

請，朝廷因而授之。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王武俊率師次于德、棣二州，將取蛤蝂及三汊城。棣州之鹽池與蛤蝂歲出鹽數十萬斛，棣州之隸淄青也，其刺史李長卿以城入朱滔，而蛤蝂爲納所據，因城而戍之，以專鹽利。其後武俊以敗朱滔功，以德、棣二州隸之，蛤蝂猶爲納戍。納初於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謂之三汊，交田緒以通魏博路，而侵掠德州，爲武俊患。及納卒，師古繼之。武俊以其年弱初立，舊將多死，心頗易之，乃率衆兵以取蛤蝂、三汊爲名，其實欲窺納之境。師古令棣州降將趙鎬拒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於滴河，會士清營中火起，軍驚，惡之，未進。德宗遣使諭旨，武俊即罷還。師古毁三汊口城，從詔旨。師古雖外奉朝命，而嘗畜侵軼之謀，招集亡命，必厚養之，其得罪於朝而逃詣師古者，因即用之。其有任使于外者，皆留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泄，族其家。衆畏死而不敢異圖。

接替他的官位并上奏朝廷請求任命，朝廷因此而授任他。喪期未滿而起用任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營田觀察、海運陸運押新羅渤海兩蕃使。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率軍駐扎在德、棣二州，準備攻取蛤蝂及三汊城。棣州境内的鹽池與蛤蝂每年産鹽數十萬斛，棣州隸屬於淄青時，其刺史李長卿獻城投歸朱滔，但蛤蝂却被李納所占據，并築城而戍守當地，以便壟斷鹽利。此後王武俊因擊敗朱滔立功，朝廷將德、棣二州隸屬於他，但蛤蝂仍爲李納所占據。李納起初在德州以南横跨黄河築城守衛，稱作三汊，結交田緒以便保持與魏博通道的暢通，因而侵犯掠奪德州，成爲王武俊的憂患。等到李納死去，李師古繼其位。王武俊鑒於他年輕初立，舊將大多死去，内心很有些瞧不起他，就以奪取蛤蝂、三汊爲名率軍出擊，實際是想窺探李納的邊境。李師古命棣州降將趙鎬抵抗王武俊，王武俊令子王士清帶兵先渡過滴河，正巧王士清營中起火，士兵驚慌，王士清厭惡這事，没有進兵。德宗派使者前來宣告詔旨，王武俊隨即罷兵返回。李師古派人毁了三汊口城，以此表示聽從詔旨。李師古雖然表面上聽從朝命，但内心却常懷有侵襲的意圖，并招聚亡命之徒，總是優厚供養他們，那些獲罪於朝廷而逃到李師古這裏的人，李師古隨即加以任用。那些出使在外的軍人，李師古都將他們的妻子扣留下來，有人圖謀歸順朝廷，事情一旦泄露，就族滅他的全家。衆人畏懼死而不敢有别的圖謀。

貞元十年五月，師古服闋，加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月，師古丁母憂，起復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師古、杜佑、李欒妾媵并爲國夫人。十六年六月，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德宗遺詔下，告哀使未至，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以與師古鄰道，録遺詔報師古，以示無外。師古遂集將士，引元素使者謂曰："師古近得邸吏狀，具承聖躬萬

貞元十年五月，李師古服喪期滿，加授檢校禮部尚書。十二年正月，任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一月，李師古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而起用任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十五年正月，李師古、杜佑、李欒的妾媵一同被朝廷封爲國夫人。十六年六月，李師古與淮南節度使杜佑同制加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到德宗遺詔頒下，告哀使還没有到達，義成軍節度使李元素因與李師古所管轄的道相鄰，就抄録遺詔報送李師古，以此表示没有戒心。李師古於是招集將士，引來李元素的使者對他説："我近來得到邸吏的書狀，詳知聖體萬福。

福。李元素豈欲反，乃忽僞録遺詔以寄。師古三代受國恩，位兼將相，見賊不可以不討。”遂杖元素使者，遽出兵以討元素爲名，冀因國喪以侵州縣。俄聞順宗即位，師古乃罷兵。後累官至檢校司徒、兼侍中。卒，贈太傅。

李元素難道是想謀反，而忽然假録遺詔派人送來。我李師古三代蒙受國恩，位兼將相，見叛賊不能不討伐。”於是對李元素的使者施以杖刑，并立即出兵以討伐李元素爲名，希圖藉國喪之際侵占州縣。不久聽説順宗即位，李師古纔收了兵。後來李師古多次升官做到檢校司徒、兼侍中。他死去後，被追贈爲太傅。

李師道

師道，師古異母弟。其母張忠志女。師道時知密州事，師古死，其奴不發喪，潛使迎師道於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師道謀於將吏，或欲加兵於四境，其判官高沐固止之。乃請進兩税，守鹽法，申官員，遣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奏事。時杜黄裳作相，欲乘其未定也，以計分削之，憲宗以蜀川方擾，不能加兵於師道。元和元年七月，遂命建王審遥領節度，授師道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權知鄆州事，充淄青節度留後。十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自正己至師道，竊有鄆、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懼衆不附己，皆用嚴法制之。大將持兵鎮于外者，皆質其妻子；或謀歸款於朝，事泄，其家無少長皆殺之。以故能劫其衆，父子兄弟相傳焉。五年七月，檢校尚書右僕射。

李師道，是李師古的異母弟。其母是張忠志之女。李師道當時主管密州事務，李師古死時，他的家奴秘不發喪，暗中派人到密州迎接李師道要奉他爲帥。朝廷過了很長時間没有下達詔命，李師道與將吏商議，有人提議準備對周圍邊境用兵，他的判官高沐堅決制止了這個建議。於是李師道奏請進獻兩税，遵守鹽法，申報官員，派判官崔承寵、孔目官林英相繼前去奏事。當時杜黄裳任宰相，打算乘李師道内部還不穩定之機用計分割削弱他的勢力，憲宗鑒於蜀川正在紛亂中，不便對李師道用兵。元和元年七月，憲宗於是命建王李審遥領節度使，授任李師道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代理主管鄆州軍事，充任淄青節度留後。十月，加授他爲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大都督府長史，擔任平盧軍及淄青節度副大使，主持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從李正己到李師道，一直占據鄆、曹等十二州，已有六十年之久了，李師道懼怕衆人不歸附自己，就采用酷法來統治。大將握兵在外鎮守的，都將他們的妻子扣留下來作爲人質；有人圖謀歸順朝廷，事情泄露，他的家人無論老少都被殺死。因此李氏家族得以控制他們的軍隊，父子兄弟相傳。五年七月，李師道任檢校尚書右僕射。

十年，王師討蔡州，師道使賊燒河陰倉，斷建陵橋。初，師道置留邸於河南府，兵諜雜以往來，吏不敢辨。因吴元濟北犯汝、鄭，郊畿多警，防禦兵盡戍伊闕，師道潛以兵數十百人内其邸，謀焚宫闕而肆殺掠。既烹牛饗衆矣，明日將出，會有小將

十年，官軍討伐蔡州叛賊，李師道派賊兵焚燒河陰倉，拆毁建陵橋。當初，李師道在河南府設置留邸，士兵間諜混雜往來，當地官吏不敢辨問。乘吴元濟北上侵犯汝、鄭，郊畿一帶頻繁報警，而防禦士兵都在伊闕戍守之機，李師道暗中派數十上百名士兵進入留邸，謀劃焚燒宫闕并肆意殺戮搶劫。已用牛肉犒勞了士兵，準備第二天

楊進、李再興者詣留守吕元膺告變，元膺追伊闕兵圍之，半日不敢進攻。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後進，或有毁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殺人，圍兵奔駭，賊得結伍中衢，内其妻子於囊橐中，以甲冑殿而行，防禦兵不敢追。賊出長夏門，轉掠郊墅，東濟伊水，入嵩山。元膺誡境上兵重購以捕之。數月，有山棚鬻鹿於市，賊遇而奪之，山棚走而徵其黨，或引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窮理得其魁首，乃中岳寺僧圓静，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偉悍過人。初執之，使巨力者奮錘，不能折脛。圓静罵曰："鼠子，折人脚猶不能，敢稱健兒乎!"乃自置其足教折之。臨刑，乃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死者凡數十人。留守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皆潛受其職署，而爲之耳目。自始謀及將敗，無知者。

出發，此時有小將楊進、李再興來到留守吕元膺處報告叛亂消息，吕元膺派人召回伊闕守兵包圍了叛軍所在地，却半天不敢進攻賊兵。防禦判官王茂元殺死一人然後纔敢進攻，有人毁壞圍墻進入邸内。賊兵衝出殺人，圍攻的士兵驚慌逃跑，賊得以在道路上整頓隊伍，將自己的妻子兒女裝進袋子裏，又派武裝士兵殿後離去，防禦士兵見此而不敢追擊。賊兵出了長夏門，轉而在郊外搶掠，向東渡過伊水，進入嵩山。吕元膺告誡邊境上的守兵懸重賞捕捉賊黨。數月之後，有獵户到市上賣鹿，被賊兵遇上并奪走了鹿，獵户逃回并召來他的同黨，有人引導官軍一同將叛賊包圍在山谷中，將他們全部抓獲。嚴加審訊查出他們的首領，是中岳寺和尚圓静，當時已八十多歲，曾經是史思明的部將，身體魁梧剽悍過人。剛捉到他時，派氣力很大的人掄錘擊他，也不能打斷他的腿。圓静罵道："鼠兒，連人脚都不能折斷，怎麽能稱作健兒呢!"於是自己放好脚教士兵折斷。臨刑時，説道："耽誤了我的事，不能使洛城流血。"一同被殺的人共有數十人。叛賊中有留守禦將二人、都亭驛卒五人、甘水驛卒三人，都是暗中接受了李師道的任務，并成爲他的耳目。這場叛亂從開始謀劃到失敗，無人知道内情。

初，師道多買田於伊闕、陸渾之間，凡十所處，欲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有訾嘉珍、門察者，潛部分之，以屬圓静，以師道錢千萬僞理嵩山之佛光寺，期以嘉珍竊發時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人作亂。及窮按之，嘉珍、門察，乃賊武元衡者，元膺具狀以聞。及誅吴元濟，師道恐懼，上表乞聽朝旨，請割三州并遣長子入侍宿衛，詔許之。

當初，李師道在伊闕、陸渾一帶購買了許多田地，共有十多處，打算讓他們住山棚并爲他們提供衣食。有訾嘉珍、門察二人，暗中整編這些山民，將他們交付圓静，用李師道一千萬錢假稱整修嵩山的佛光寺，約定由訾嘉珍起事時在山中舉火作爲信號，聚集二縣的山棚人作亂。等到吕元膺等人嚴加追查時，訾嘉珍、門察，原是殺害武元衡的凶手，吕元膺將情況詳細奏報了朝廷。等到朝廷殺了吴元濟，李師道感到恐懼不安，上表請求聽命於朝廷，并請求割讓三州的土地獻給朝廷并派長子入侍宿衛，朝廷下詔同意了他的奏請。

師道闇暗，政事皆决於群婢。婢有號蒲大姊、袁七娘者，爲謀主。乃言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

李師道昏庸無能，政事全都取决於衆侍婢。侍婢中有號稱蒲大姊、袁七娘的，是他的謀主。説道："自從先司徒以來，據有此十二州，爲何

奈何一日無苦而割之耶！今境内兵士數十萬人，不獻三州，不過發兵相加，可以力戰，戰不勝，乃議割地，未晚也。”師道從之而止，表言軍情不叶，乃詔諸軍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遣將王智興擊破師道之衆九千，斬首二千餘級，獲牛馬四千，遂至平陰。十一年十一月，加師道司空，仍遣給事中柳公綽往宣慰，且觀所爲，欲寬容之。師道苟以遜順爲辭，長惡不悛。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破淄青賊於齊州福城縣，斬首五百餘級。十月，徐州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於兖州魚臺縣破賊三千餘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本軍自陽劉渡河，距鄆州九十里下營，再接戰，破賊三萬餘衆，生擒三千人，收器械不可勝紀。陳許節度使李光顔於濮陽縣界破賊，收斗門城、杜莊栅。田弘正復於故東阿縣界破賊五萬。諸軍四合，累下城栅。

師道使劉悟將兵當魏博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己，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强，乘勝出戰，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殺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衆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入。兵士繼進，至球場，因圍其内城，以火攻之，擒師道而斬其首，送于魏博軍，元和十四年二月也。是月，弘正獻於京師，天子命左右軍如受馘儀，先獻于太廟郊社，憲宗御興安門受之，百僚稱賀。

一日無故割讓呢！如今境内士兵有數十萬人，不獻出三州，朝廷不過發兵前來攻打而已，我們可以與官軍力戰，戰而不勝，然後商議割地，也爲時不晚啊。”李師道聽從了她們的計策并停止割地一事，上表説軍心不和，朝廷於是下詔命各軍討伐。十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李愿派部將王智興打敗了李師道九千人的軍隊，斬殺二千餘首級，繳獲牛馬四千，於是進軍到達平陰。十一年十一月，朝廷加授李師道司空，并派給事中柳公綽前去宣慰，并且觀察他的舉動，準備寬容他。李師道暫時以歸順爲托辭，但長期作惡不改。十三年七月，滄州節度使鄭權率兵在齊州福城縣打敗了淄青賊軍，斬殺五百多首級。十月，徐州節度使李愬、兵馬使李祐在兖州魚臺縣打敗賊軍三千多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率本軍從陽劉渡過黄河，在距鄆州九十里的地方扎營，二次交戰，打敗賊軍三萬多人，生擒三千人，繳獲器械不計其數。陳許節度使李光顔在濮陽縣界打敗賊軍，收復斗門城、杜莊栅。田弘正又在故東阿縣界擊敗賊軍五萬人。各軍從四面會合，多次攻克城栅。

李師道派劉悟率兵抵抗魏博軍，戰敗後，李師道多次下令督促他出戰。軍隊出發之前，李師道派家奴召劉悟商量事情，劉悟知道他是前來殺自己的，就稱病不出，招集將吏商量説：“魏博兵力强大，在他們乘勝時出擊，定會挫敗我軍，不出戰就會被殺死。如今天子所討伐的，是司空一人而已。我劉悟與你們都受他驅使而被置於死地，何不轉禍爲福，殺掉他派來的使者，率兵直赴鄆州，立下大功以求富貴。”衆人都説：“好。”於是迎接李師道的使者并把他殺死，接着帶上李師道的追召文書，率兵趕赴鄆州。入夜，來到城門前，出示李師道的追召文書，於是得以入城。士兵跟着進城，來到球場，乘機包圍了李師道的内城，用火攻城，生擒了李師道并將他斬首，送給魏博軍，這時是元和十四年二月。當月，田弘正將李師道的首級送到京師，天子命左右軍舉行如同受馘的儀式，先將首級獻到太廟郊社，然後憲宗親臨興安門接受首級，百官一同慶賀。

初，東軍諸道行營節度擒逆賊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詔曰："附麗凶黨，拒抗王師，國有常刑，悉合誅戮。朕以久居污俗，皆被脅從，况討伐已來，時日未幾，縱懷轉禍之計，未有效款之由，情似可矜，朕不忍殺。况三軍百姓，孰非吾人，詔令頒行，罪止師道。方欲拯於塗炭，是用活其性命，誠爲屈法，庶使知恩。并宜特從釋放，仍令却遞送至魏博及義成行營，各委節度收管驅使。如父母血屬猶在賊中，或羸老疾病情切歸還者，仍量事優當放去，務相全貸，何所疑留。"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傳告，叛徒皆感朝恩，由是劉悟得行其謀焉。

師道妻魏氏及小男并配掖庭，堂弟師賢、師智配流春州，侄弘巽配流雷州。詔分其十二州爲三節度，俾馬總、薛平、王遂分鎮焉，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紀其績。國家自天寶末安禄山首亂兩河，至寶應元年王師平史朝義，其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受僞命分領州郡，朝廷厭兵，因僕固懷恩請，就加官爵。及侯希逸爲軍人逐出，正己又據齊、魯之地，既而遞相膠固，聯結姻好，職貢不入，法令不加，率以爲常。仍皆署其子爲副大使，父死子立，則以三軍之請聞，亦有爲大將所殺而自立者。自安、史以後，迄至于貞元，朝廷多務優容，每聞擅襲，因而授之，以故六十餘年，兩河號爲反側之俗。憲宗知人善任，削平亂迹，兩河復爲王土焉。師道妻魏氏，元和十五年出家爲尼。

李洧

洧，正己從父兄也。正己用爲徐

當初，東軍各道行營節度生擒叛賊軍將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皇帝下詔説："投附凶黨，抗拒官軍，國有常法，應當殺戮。我因他們久處污俗之中，都是被逼迫的，何况出兵討伐以來，時間不長，即使懷有歸順的心願，却没有投誠的機會，情理似可同情，我不忍處他們死刑。何况三軍百姓，哪個不是我的臣民，詔令頒行，罪過衹在李師道一人。朕正準備從塗炭中拯救衆人，因此也保全他們的性命，這實在是有違法令，希望他們能知恩。應一并特意准許釋放，并押解送到魏博及義成行營，交各節度使收管役使。如果父母親屬仍在賊軍中，或者老弱患病一心想要返回的，并酌情從優放去，務求寬大保全，無所疑留。"等到夏侯澄等人來到行營時，賊的偵察兵得知後互相傳告，叛兵全都感激朝恩，因此劉悟得以實現他的計謀。

李師道的妻子魏氏及小兒子一同被没入掖庭，堂弟李師賢、李師智發配流放到春州，侄兒李弘巽發配流放到雷州。皇帝還下詔將李師道所轄的十二州劃分爲三個節度使掌管，派馬總、薛平、王遂分别任節度使，并命宰相崔群撰寫碑文記載平定李師道的功績。國家自從天寶末年安禄山在兩河地區首先作亂以來，到寶應元年官軍平定史朝義，他的部將薛嵩、李懷仙、田承嗣、李寶臣等人受僞命分領州郡，朝廷不願用兵，便藉僕固懷恩之奏，就地給他們加封官爵。到侯希逸被士兵驅逐出逃，李正己又占據齊、魯的土地，既而互相緊密勾結，聯姻通婚，不上繳賦税，不實行朝廷法令，成了習以爲常之事。并都任用其子任副大使，父死子繼，往往假藉部衆的要求向朝廷申報，也有主將被殺自立爲節度使的。自從安、史之亂以後，直到貞元年間，朝廷大多務求寬容，每次聽到藩將擅自襲位，便承認既成事實而授任他，因此六十多年來，兩河一帶號稱反逆成風。憲宗知人善任，削平叛亂，兩河一帶重新成爲朝廷的土地。李師道的妻子魏氏，於元和十五年出家做了尼姑。

李洧，是李正己的從父兄　李正己任用他爲

州刺史。正己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其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食實封二百户，充招諭使。初，洧遣攝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師，令口奏并白宰相："徐州恐不能獨當賊，若得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即必立功。况海、沂兩州，亦并爲賊納所據，非國家州縣。其刺史王涉、馬萬通等，洧并素與之約，若有詔命，冀必成功。"程乍自外到闕，以爲宰相一也，乃先以其言白張鎰，鎰言於盧杞。杞怒程不先白己，故洧所請不行，杞妨公害私，皆此類也。及李納遣兵攻徐州，劉洽與諸將擊退之。賊勢未衰，始加洧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尋加密州。時海、密州皆爲賊所據，不受洧命。旋加洧檢校户部尚書。未幾，疽發背，稍平，乃大具糜餅，飯僧於市，洧乘平肩輿自臨其場，市人歡呼，洧驚，疽潰於背而卒。贈左僕射。

徐州刺史。李正己死，兒子李納進犯宋州，李洧獻出本州歸順朝廷，加授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享食實封二百户，充任招諭使。當初，李洧派攝巡官崔程奉表到京師，令他口頭上奏并禀告宰相説："徐州恐怕不能獨自抵抗賊軍，若得任徐、海、沂三州節度都團練使，就一定能立功。况且海、沂兩州，也都被叛賊李納所占據，不是國家的州縣。三州刺史王涉、馬萬通等人，李洧我往日都曾與他們有過約定，如果有詔命，期望一定能成功。"崔程剛從藩鎮來到朝廷，以爲宰相僅有一人，就先將這番話禀告了張鎰，張鎰又告訴了盧杞。盧杞惱怒崔程不先來禀告自己，所以李洧的奏請未能實行，盧杞損公害私，都像此類。到李納派兵攻打徐州時，劉洽與衆將擊退了他。賊軍的士氣還很旺盛，朝廷這纔加授李洧爲徐、海、沂都團練觀察使，不久又增加了密州。當時海州、密州都被賊軍所占據，不肯接受李洧的指揮。朝廷不久加授李洧爲檢校户部尚書。過了不久，李洧背上生了毒瘡，病情稍有好轉，李洧就大肆備辦糜餅，在街市上施捨僧人，李洧坐着轎子親臨現場，市人歡呼，李洧受驚，背部毒瘡潰爛死去。追贈左僕射。

史臣曰：自安、史亂離，河朔割據，雖外尊朝旨，而内蓄奸謀。薛嵩祖父，國之名將，及身濡足賊廷，既沐國恩，尚存家法，守土奉職，終身一心，果有令人，克全餘慶。彰居喪循禮，有士子之風；馭衆權謀，著將軍之業。中外善政，終始令名，成功不居，告老致仕，方之者鮮矣。背逆歸國，治兵牧民，上表推誠，舉賢代己，時稱能善始善終者也。建志稟遺訓，克全令名，不能終保功業。惜哉！神功忠勇，竟著勛名；希逸荒狂，自失茅土。師道祖父弟兄，盜據青、鄆，得計則潜圖凶逆，失勢則僞奉朝旨，向背任情，數十年矣。或問曰：師古之前，三帥而不滅；師道繼

史臣曰：自從安、史戰亂以來，河朔割據，雖然表面上尊奉朝廷命令，但内心却包藏着奸謀。薛嵩祖父，是國家的名將，到自身陷入賊廷，既蒙國恩，仍存家法，守土盡職，終身一心，果真是品德善良的人，能保全餘福。令狐彰服喪期間遵守禮法，有讀書人的遺風；運用權謀駕馭軍隊，樹有將軍的功業。内外實行善政，美名始終保持，成功不戀官位，年老請求退休，能比上他的人很少。背棄叛賊歸順朝廷，整治軍隊統管民衆，上表表達忠誠，舉賢代己，當時稱贊他是能够善始善終的人。令狐建立志守遺訓，能保全美名，但不能始終保守其父的功業。可惜呀！田神功忠誠勇敢，終顯功名；侯希逸荒亂狂妄，自失封土。李師道祖父弟兄，竊據青、鄆，得志就陰謀叛逆，失勢就假奉朝命，順逆隨心所欲，長達數十年之久。有人問道：李師古之前，

立，數年而亡者，何哉？答曰：納與師古，自運奸謀，躬臨戎事；朝廷任盧杞，以私妨公，致懷光變忠爲逆，李納父子，宜其苟延。洎憲宗當朝，裴度爲相，君臣道合，中外情通；師道外任諸奴，内聽群婢，軍民携貳，家族滅亡，不亦宜乎！假息數年，猶爲多矣，何所疑焉？

三位節帥没有被消滅；李師道繼位，幾年時間就滅亡了，是什麽原因呢？回答説：李納與李師古，自己籌劃奸謀，親臨戰事；朝廷任用盧杞，以私害公，導致李懷光變忠誠爲叛逆，李納父子，自然得以苟延殘喘。自從憲宗即位以來，裴度任相，君臣一致，内外一心；李師道外任衆奴，内聽群婢，軍民懷有二心，家族滅亡，不也是理所應當的嗎！他喘息數年，尚且是多的，有什麽迷惑不解的呢？

贊曰：田神功勇能立勛，令狐彰死不失節。薛平振家世以顯揚，師道任臧獲而亡滅。

贊曰：田神功勇猛而能立功，令狐彰至死不失節操。薛平振興家族而顯揚名聲，李師道信任奴婢而滅亡。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第七十五

張鎰 馮河清(附) 劉從一 蕭復 柳渾

張鎰

張鎰，蘇州人，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也。以門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爲關内副元帥，以嘗伏事齊丘，辟鎰爲判官。授大理評事，遷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呵責邑人内侍齊令詵，令詵銜之，構誣。外發鎰按驗，樅當降官，及下有司，樅當杖死。鎰具公服白其母曰："上疏理樅，樅必免死，鎰必坐貶。若以私則鎰負於當官，貶則以太夫人爲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奏正罪，樅獲配流，鎰貶撫州司户。量移晋陵令，未之官，洪吉觀察張鎬辟爲判官，奏授殿中侍御史。遷屯田員外郎，轉祠部、右司二員外。母憂居喪有聞，免喪，除司勛員外。交游不雜，與楊綰、崔祐甫相善。

大曆五年，除濠州刺史，爲政清净，州事大理。乃招經術之士，講訓生徒，比去郡，升明經者四十餘人。撰《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反于汴州，鎰訓練鄉兵，嚴守禦之備，詔書褒異，加侍御史、沿淮鎮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德宗即位，

張鎰，蘇州人，是朔方節度使張齊丘之子。靠門蔭授任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任關内副元帥，因曾事奉過張齊丘，徵張鎰任判官。授任大理評事，升任殿中侍御史。乾元初年，華原令盧樅因公事斥責本縣宦官齊令詵，齊令詵懷恨在心，就誣陷他。派張鎰前去追究審理，盧樅應當降官，等交付有關部門，盧樅被判處杖死。張鎰身穿公服告訴其母説："上奏爲盧樅申訴，盧樅肯定會免於死，我肯定會坐罪而貶官。如果徇私情那麽我有負於官任，如果被貶官那麽又會爲太夫人擔憂，請問怎麽辦纔好?"母親説："衹要你不違背道理，我就放心了。"張鎰於是堅持上奏秉公論罪，盧樅被判爲發配流放，張鎰被貶爲撫州司户。後遇赦改任晋陵縣令，没等赴任，洪吉觀察使張鎬徵用他爲判官，奏請授任他爲殿中侍御史。改任屯田員外郎，轉任祠部、右司二員外。爲母服喪以守孝道而聞名，除去喪服，授任司勛員外。不隨便與人交往，與楊綰、崔祐甫友善。

大曆五年，授任濠州刺史，爲政清廉，州事得到大治。於是招集經學人士，教授生徒，等離開該郡時，考中明經科的有四十多人。撰有《三禮圖》九卷，《五經微旨》十四卷、《孟子音義》三卷。李靈曜據汴州反叛，張鎰訓練鄉兵，嚴加防備，朝廷下詔大加褒獎，加授侍御史、沿淮鎮守使。不久升任壽州刺史，依舊任使職。德宗即位，授任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洪州刺史、兼

除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徵拜吏部侍郎，尋除河中晉絳都防禦觀察使。到官數日，改汴滑節度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疾辭，逗留於中路，徵入，養疾私第。未幾，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修國史。

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千發其陰事，縱下御史臺，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鎰上疏論之曰：

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已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决。"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决。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準《鬥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并準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獄訴稍息。今趙縱非叛逆，奴實奸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大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婿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經數月，連罪三婿，録勛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群賊，大用武

御史中丞，徵入朝拜吏部侍郎，不久授任河中晉絳都防禦觀察使。到任幾天，改任汴滑節度觀察使、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病辭官，在途中逗留，召入京城，在私第養病。不久，拜授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學士，修國史。

建中三年正月，太僕卿趙縱被家奴當千揭發隱私，趙縱被交付御史臺，貶任循州司馬，當千却留在內侍省任職。張鎰上疏議論此事說：

臣見趙縱被家奴所告而下獄，人人震驚恐懼，不知聖上意圖。貞觀二年，太宗對侍臣說："近來有家奴上告他的主人謀反的事，這很不利於法理，特需禁絕。假使有人謀反，必定不能獨自策劃，自有他人議論，哪裏需要靠他的家奴告發呢？從今以後，家奴控告主子的案例一律不予受理。全部將他們斬殺。"因此賤人不得干犯貴人，下人不可以欺凌上人，教化的根本端正後，叛亂的萌芽就不會産生。治國的經典，百代難改，想保全事物的大體，根本在於防微杜漸。近來長安令李濟因家奴而獲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女而獲罪，愚笨下賤之流，悖亂成風，主人反而畏懼他們，動不動就遭誣告，此類案件充斥府縣衙門，不能决斷。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下詔說："依照《鬥競律》，奴婢們控告主人，如不是屬於謀反以上的罪行，與自首法相同，一律按照法律處置。"從此奴婢重新馴服，獄訟漸漸停止。現在趙縱不是叛逆，家奴實際是奸凶，朝廷將奴留在禁中，而將趙縱獨自下獄，考察法令，恐怕不公正。將帥立功，無過於郭子儀；人臣地位，無過於尚父。身死不久，墳土剛乾，兩女婿先已獲罪，如今趙縱又下獄。即使趙縱確實觸犯了法律，所告者不是家奴，纔經過數月，連續治罪三位女婿，論功懷舊，尚且可以寬容，何况根據規定，本應赦免。陛下正在討伐群賊，大用武臣，他們雖然受寵於

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偕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

當時，但有後顧之憂。太宗的法令尚存，陛下的明詔剛行，一旦都予以違背，不與衆人共守，恐怕會使教化喪失，致使刑法繁多，收益全無，爲害極大。臣不是偏袒趙縱，不是憎恨此奴，身居重臣，職在匡輔，這是大體，敢不盡言。請求聖上，納臣愚誠。

上深納之，縱於是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鎰乃令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皇上認真采納了他的進奏，於是趙縱衹是貶官而已，當千被杖殺。張鎰於是召集郭子儀的家僮數百人，用死奴向他們示衆。

盧杞忌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杞乃僞請行，上固以不可，因薦鎰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代朱泚，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鎰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陁、斯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馬爲牲，鎰耻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請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時塞外無豕，結贊請以羝羊，鎰出犬、白羊，乃坎於壇北刑之，雜血一器而歃，盟文曰：

盧杞忌恨張鎰名重道直，無法陷害他，因朝廷正在西邊用兵，盧杞於是假意請求前往，皇上執意認爲不可以，盧杞乘機推薦張鎰以中書侍郎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接替朱泚，與吐蕃丞相尚結贊等人在清水會盟。準備會盟，張鎰與尚結贊相約各率二千人前往設壇之地，一半人携帶兵器，排列在壇外二百步的地方；一半人爲散從，分立在壇下。張鎰與賓佐齊映、齊抗及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都身穿朝服；尚結贊與本國將相論悉頰藏、論臧熱、論利陁、斯官者、論力徐等也是七人，一同登壇盟誓。當初，雙方約定漢人用牛，吐蕃人用馬作爲犧牲，張鎰耻於用牛馬同吐蕃盟誓，準備降低禮儀規格，就請求尚結贊說："漢人没有牛不能耕田，吐蕃没有馬不能行路，現在請用羊猪狗三種動物代替牛馬。"尚結贊答應了。當時塞外没有猪，尚結贊請求用羝羊代替，張鎰帶上狗、白羊，於是在誓壇北面挖坑宰殺，將血混裝在一個器皿中飲下，盟文中説：

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仇，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踐阼，愍兹黎元，乃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

唐有天下，廣有禹迹，車船所到之處，無不歸服。因歷代聖王功業相承，享年久長，擴展帝王的大業，用聲威教化傳播天下。與吐蕃贊普，世代結爲姻親，因結鄰好，安危相共，甥舅之國，將近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恩成仇，邊境騷動，没有寧歲，皇帝登基，憐憫百姓，而放俘虜，盡歸蕃部。二國施禮，同此協和，使者往返，屢傳成命，必使詐謀不興，兵甲不用。吐蕃仍

同茲協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黄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閑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廟，副在有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

以兩國大體，尋求永久和好，古人有結盟，現請行用。國家務求安定邊人，放棄故土，捨利守義，堅守盟約。如今國家所守邊界：涇州以西到彈箏峽西口，隴州以西到清水縣，鳳州以西到同谷縣，以及劍南西山、大渡河以東，爲唐國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到臨洮，又東到成州，到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吐蕃國界。那些有兵馬鎮守之地的州縣現有居民，彼此兩邊現屬漢與衆蠻，以現在所劃分現住處依照上述規定爲準。黄河以北，從新泉軍舊地正北到大漠，南到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都作爲閑田。盟文中所有不記載的地方，有吐蕃駐軍的地方歸吐蕃軍駐守，有唐駐軍的地方歸唐軍駐守，不得侵犯。至於從前没有駐軍的地方，不得隨便設置守軍并修築城堡和耕種田地。現在二國準備相互接受誓辭會盟，齋戒舉行儀式，祭告天地山川之神，惟有神明鑒，不得違背。此盟文收藏在郊廟内，副本交付有關機構，二國的誠意，將永遠保持。

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鎰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

尚結贊也出示盟文，不挖坑，衹埋犧牲而已。會盟完畢，尚結贊請張鎰到壇西南角的佛帳中燒香立誓，立誓完畢，二人再次登壇喝酒。獻酒酬勸的禮儀，各用自己所帶的物品，帶着厚意而返歸。

德宗將幸奉天，鎰竊知之，將迎鑾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爲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乃托故不時發。鎰始以迎駕心憂惑，以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鎰修飾邊幅，不爲軍士所悦。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

德宗準備避難奉天，張鎰私下得知，準備奉迎回皇帝，備辦財物服用獻到皇帝駐蹕之地。有個叫李楚琳的人，曾經奉事過朱泚，受到朱泚的喜愛。軍司馬齊映等人密謀説："李楚琳不除去，必定作亂。"張鎰於是派李楚琳駐守隴州。李楚琳知道他們的計謀，於是藉故不按時出發。張鎰起初因奉迎車駕内心憂惑，以爲李楚琳既已奉命離去，毫不催促他上路。張鎰自己講究儀表，不被士兵所悦服。當夜，李楚琳就與他的同黨王

夜縋而走，判官齊映自水竇出，齊抗爲傭保負荷而逃，皆獲免。鎰出鳳翔三十里，及二子皆爲候騎所得，楚琳俱殺之；判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溆被殺。尋贈太子太傅，葬事官給。

汾、李卓、牛僧伽等人一起作亂。張鎰夜間用繩索懸身逃出城，判官齊映從水道中逃出，齊抗被下人背着逃脱，都幸免於難。張鎰逃出鳳翔三十里，與二子都被巡邏的騎兵抓獲，李楚琳將他們父子全都殺死；判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溆也被殺。不久朝廷追贈張鎰爲太子太傅，喪事費用由官府供給。

馮河清

馮河清者，京兆人也。初以武藝從軍，隸朔方節度郭子儀，以戰功授左衛大將軍同正；隸涇原節度馬璘，頻以偏師禦吐蕃，甚有殺獲之功。歷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况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上幸奉天，河清與况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黄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姚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鑒潛通泚，使結凶黨害河清。尋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興元元年，贈太子少傅。

馮河清，是京兆人。起初以武藝從軍，隸屬於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因戰功授任左衛大將軍同正；隸屬於涇原節度使馬璘，多次率偏師抵禦吐蕃，很有殺敵俘獲的功勞。歷官試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趕赴關東，以馮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况知州事。等到姚令言到達京師時，所統率的士兵發生叛亂，皇上避難奉天，馮河清與姚况聽説後，於是招集全軍士兵大哭，并共同激勵將吏，立誓盡忠節，衆人都覺得他仁義。馮河清隨即調發甲仗、器械，共一百多車，連夜送到皇帝駐蹕之地。當時皇帝剛剛轉移，六軍雖然集中，但匆忙之際，都没有兵器，等到涇州將兵器送到，士氣大振。皇帝特意下詔褒揚他的忠誠，拜授他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拜授姚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不久加授馮河清檢校工部尚書。叛賊朱泚及姚令言多次派間諜招誘他投降，馮河清總是將他們拘留而處死。等到皇帝避難梁州，馮河清部將田希鑒暗中串通朱泚，朱泚指使他聯結凶黨殺害了馮河清。不久朝廷追贈馮河清尚書左僕射，喪事費用由官府供給。興元元年，追贈太子少傅。

劉從一

劉從一，中書侍郎林甫之玄孫也。祖令植，禮部侍郎。父孺之，京兆府少尹。

劉從一，是中書侍郎劉林甫的玄孫。祖名令植，任禮部侍郎。父名孺之，任京兆府少尹。

從一少舉進士，大曆中宏詞，授秘書省校書郎，以調中第，補渭南尉，雅爲常衮所推重。及衮爲相，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居數

劉從一年輕時考中進士，大曆年間考中制舉宏詞科，授任秘書省校書郎，因調選合格，補授渭南縣尉，很受常衮的賞識。到常衮任相，劉從一升任監察御史。過了不久，爲母親居喪。除去喪服，宰相盧杞推薦他，破格升任侍御史。過了

月，以親避除刑部員外郎。建中末，普王之爲元帥也，遷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德宗居奉天，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從幸梁州。明年六月，改中書侍郎、平章事。歲中，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史。上遇之甚厚，以容身遠罪而已，不能有所匡輔。無幾，以疾請告，至是，病甚辭位，章疏六上，乃許，除户部尚書。尋卒，年四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傅。初，林甫生祥道，麟德初爲右相，祥道即從一曾伯祖也。令植從父兄齊賢，弘道初爲侍中。自祥道至從一，劉氏凡三相。

幾個月，因避親除授刑部員外郎。建中末年，普王任元帥，劉從一改任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爲元帥判官。德宗在奉天，拜授劉從一爲刑部侍郎、平章事，跟從皇帝在梁州。第二年六月，改任中書侍郎、平章事。年中，加授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皇上對他十分禮遇，但他做官衹以保身遠離罪過而已，在政事上没有很大作用。不久，因病請求告假，到這時，病情加重而辭官，共上了六次奏疏，纔被批准，除授户部尚書。不久死去，終年四十四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子太傅。當初，劉林甫生子劉祥道，麟德初年任右相，劉祥道就是劉從一的曾伯祖父。劉令植從父兄劉齊賢，弘道初年任侍中。從劉祥道到劉從一，劉氏家族共有三位宰相。

蕭復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尉。

蕭復，字叫履初，太子太師蕭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名衡，任太僕卿、駙馬都尉。

少秉清操，其群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游。伯華每嘆異之。以主蔭，初爲宫門郎，累至太子僕。

蕭復年輕時恪守清廉的節操，他的衆從兄弟，競相修飾車馬，以奢侈豪華相炫耀。蕭復身穿粗布衣服，獨居一室，學習不倦，不是詞人儒士不與他們交游。伯父蕭華時常讚嘆他與衆不同。因公主的餘蔭，初任宫門郎，多次遷任做到太子僕。

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别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别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倘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内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沉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尚書郎。大曆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爲同州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内，復輒以賑貸，爲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爲兵部侍郎。

廣德年間，連年歉收，穀價騰貴，蕭復家境貧困，準備出售昭應别墅。當時宰相王縉聽説昭應别墅有園林泉水之美，一心想得到它，就派其弟王紘去勸誘他，説："憑足下的才能，本來應當居高位，如果將别墅敬奉家兄，就會讓你位居要職了。"蕭復回答説："我因家貧而賣掉舊業，以此拯救寡婦家小，倘若用它爲自己换取高位，使家人受凍挨餓，不是我的心願啊。"王縉惱怒他，就罷免了蕭復的官職。離職在家多年，蕭復安然處之。後來多次升任做到尚書郎。大曆十四年，蕭復從常州刺史任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到他任同州刺史時，州人貧困飢餓，當時京畿觀察使的糧倉設在境内，蕭復就用來賑貸貧困，受到有關部門的彈劾而降低官階。朋友前來慰問他，蕭復平静地説："如果有利於百姓，怎敢懼

建中末，普王爲襄漢元帥，以復爲户部尚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未行。扈駕奉天，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爲監軍，自爾恩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宫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上不悦。又請别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秉政，惛瀆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

怕小小的懲罰。"不久任兵部侍郎。

建中末年，普王任襄漢元帥，以蕭復任户部尚書、統軍長史，因蕭復父名衡，朝廷特意下詔將原行軍長史改爲統軍長史以避其父名諱，没有赴任。扈從皇帝到奉天，拜授吏部尚書、平章事。蕭復曾上奏説："宦官自從國運艱難以來，開始任監軍，此後恩寵過重。這些人衹應當任職宫庭，不可以參掌軍事機密及政事的大權。"皇上聽後不高興。蕭復又奏請别的事情，奏稱："陛下即位之初，聖德廣布，自從任用楊炎、盧杞執政，擾亂了大道，直到今天。如今形勢雖很危急，希望陛下一改聖思，小臣方敢擔當此重任。如果叫臣阿諛奉承苟且偷安，臣不敢曠廢官職。"盧杞在皇上面前奏對，阿諛奉承旨意，蕭復嚴厲地説："盧杞的話不正確。"德宗感到震驚，退朝後對左右人説："蕭復很瞧不起朕。"於是命蕭復前往江南宣撫。

先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鎰判官韋皋先知隴州留後，首殺豳叛卒數百人，不應楚琳。復江南使迴，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自返宫闕，勳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皋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皋代少遊，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進，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即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寖以成

在這之前，淮南節度使陳少遊率先向李希烈稱臣，鳳翔軍將李楚琳殺死節度使張鎰來響應朱泚叛亂，張鎰的判官韋皋先知隴州留後，率先殺了數百名豳州叛兵，不響應李楚琳。蕭復從江南出使返回朝廷，與宰相一同奏對完畢，蕭復獨自留下，向皇帝進奏説："陛下自從返回朝廷，功臣已蒙賜官爵，惟有揚善懲惡没有區别。陳少遊將相之任最高，却率先敗壞臣節；韋皋的官職最低，獨樹忠義。請讓韋皋取代陳少遊，那麽天下就明知逆順的道理了。"皇上同意了他的奏請。蕭復退出後，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正要一同回中書省，宦官馬欽緒趕到，向劉從一揖拜，附耳説了幾句話後退去。衆宰相各回官署。劉從一來對蕭復説："剛纔馬欽緒宣示詔旨，命我與公商量上朝時進奏之事，不要叫李勉、盧翰知道。"蕭復説："剛纔奏對，也聽到旨意，然而没有理解聖上的心思，我已當面向皇上陳述，皇上意思也是如此，我不敢再談此事。"蕭復又説："唐、虞有共同商議的主張，朝廷有事，仍應當與公卿一同商議。如今李勉、盧翰如果不可以居相位，就罷免他們；既然在相位，就應當與他們共同商量，爲什麽偏要躲避他們？況且我與公照此而

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一奏之，上寖不悦。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郜國公主親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于饒州，時年五十七。

行，衹恐怕逐漸形成風氣，這是爲政的一大弊病。”最終没有再與劉從一説話。劉從一上奏皇上，皇上逐漸對蕭復不滿。蕭復多次上表以病辭官，請求罷去知政事，獲得准許，改授守太子左庶子。三年，蕭復因與郜國公主爲親受連累而坐罪，任檢校左庶子，被安置到饒州任職。四年，死在饒州，時年五十七歲。

復門望高華，志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爲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爲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

蕭復門望高貴，立志恪守名節，不太苟合世俗。等到升任宰相，遇事不苟同，深爲同列所嫉恨，所以居相位不能長久。性情孝順友愛，治家很和睦，受族子連累，安然退位，不曾口出怨言。

郜國公主者，肅宗之女也，出降駙馬蕭升，升於復爲從兄弟，升早卒。貞元中，蜀州别駕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昪等出入主第，穢聲流聞。德宗怒，幽主於别第，李萬决殺，昪貶嶺南，蕭鼎、韋恪决四十，長流嶺表。又言公主行厭禱，其子位爲禱文，位弟佩、儒、偲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液，并長流端州。公主女爲皇太子妃，即順宗也。太子懼，亦請與妃離婚。六年，郜國薨，位兄弟及液詔還京師。液父徽，初尚郜國；徽卒，降蕭升。

郜國公主，是肅宗之女，下嫁駙馬蕭升，蕭升與蕭復是堂兄弟，蕭升早死。貞元年間，蜀州别駕蕭鼎，商州豐陽令韋恪、前任彭州司馬李萬、太子詹事李昪等出入公主的宅第，醜聲流傳。德宗憤怒，將郜國公主囚禁在他宅，李萬被判决斬殺，李昪被貶謫嶺南，將蕭鼎、韋恪各杖四十，長期流放到嶺表。又有人上告説公主從事詛咒祈禱之術，其子蕭位撰寫禱文，蕭位之弟蕭佩、蕭儒、蕭偲以及異父兄駙馬都尉裴液，一同被長期流放到端州。郜國公主之女是皇太子妃，皇太子就是順宗。太子恐懼，也奏請與妃離婚。六年，郜國公主死，朝廷下詔叫蕭位兄弟及裴液返回京師。裴液之父裴徽，起初娶郜國公主爲妻；裴徽死，郜國公主又下嫁蕭升。

柳渾

柳渾，字夷曠，襄州人，其先自河東徙焉。六代祖惔，梁僕射。

柳渾，字叫夷曠，襄州人，他的先人從河東遷到這裏。六世祖名惔，任梁朝僕射。

渾少孤，父慶休，官至渤海丞，而志學栖貧。天寶初，舉進士，補單父尉。至德中，爲江西采訪使皇甫侁判官，累除衢州司馬。未至，召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僚長拘局，忿其疏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奏爲左補闕。明年，除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

柳渾少年喪父，父名慶休，官至渤海丞，但柳渾立志學習安於貧困。天寶初年，中進士，補授單父縣尉。至德年間，做江西采訪使皇甫侁的判官，多次授爲衢州司馬。没到任，召入朝拜授監察御史。御史臺内是執法的地方，舉止有禮儀規矩限制，柳渾性情豪放曠達，不拘小節，官長嚴守規定，不滿他放縱疏闊。柳渾不高興，乞求外任，宰相愛惜他的才幹，奏請任左補闕。第二年，授任殿中侍御史，知江西租庸院事。

大曆初，魏少遊鎮江西，奏署判

大曆初年，魏少遊鎮守江西，奏請任用柳渾

官，累授檢校司封郎中。州理有開元寺僧與徒夜飲，醉而延火，歸罪於守門喑奴，軍候亦受財，同上其狀，少遊信焉。人知奴冤，莫肯言。渾與崔祐甫遽入白，少遊驚問，醉僧首伏。既而謝曰："微二君子，幾成老夫暗劣矣。"自此以公正聞。及路嗣恭領鎮，復以爲都團練副使。十二年，拜袁州刺史。

爲判官，多次授任爲檢校司封郎中。州治有開元寺和尚夜晚與徒衆喝酒，酒醉後寺院失火，歸罪於守門的啞奴，軍候也收受財物，一同獻上文狀，魏少遊於是信以爲真。人們知道啞奴冤枉，都不肯說出真相。柳渾與崔祐甫立即到衙署禀告，魏少遊震驚并進行審問，醉僧服罪。事後魏少遊向二人致歉說："不是二位君子，差點造成老夫處置的愚昧惡劣啊。"從此以後柳渾以公正聞名。到路嗣恭領藩鎮，又任命他爲都團練副使。十二年，任袁州刺史。

居二年，崔祐甫入相，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累遷尚書左丞。及駕在奉天，微服徒行，遁終南山谷，逾旬方達行在。扈從至梁州，改左散騎常侍。初，渾之歸行在，賊泚籍其名甚，願以致之，猶疑匿在閭里，乃加宰相。及克復，渾尚名載，乃上言："頃爲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

過了二年，崔祐甫入朝任相，推薦柳渾任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多次升任爲尚書左丞。等到皇上在奉天避難，柳渾身穿便服步行前往，避入終南山山谷中，過了十天纔到達皇帝駐蹕之地。扈從皇帝到梁州，改任左散騎常侍。當初，柳渾到駐蹕之地，叛賊朱泚藉重他的名望，希望招徠他，仍懷疑他藏在鄉里，於是加授他宰相。等到叛亂平息，柳渾原名載，於是上書說："從前臣被狂賊玷污，臣實在耻於稱舊名，況且名字的半邊還帶着戈，如今應當息武，請改名渾。"

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正月，加同平章事，仍判門下省。時上命玉工爲帶，墜壞一銙，乃私市以補；及獻，上指曰："此何不相類？"工人伏罪，上命决死。詔至中書，渾執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且方春行刑，容臣條奏定罪。"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工釋放，詔從之。復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進狀，請貨宅召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毁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

貞元二年，拜授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三年正月，加授同平章事，并判門下省事。當時皇上命玉工製作腰帶，玉工不慎摔壞一銙，於是私下買了一個補上；到進獻時，皇上指着此銙說："這個爲什麽與别的不同？"玉工服罪，皇上下令將他打死。詔書下達到中書省，柳渾堅持說："陛下如果立即把他殺了也就算了，如果交付有關部門，就必須審議後定罪。況且當春執行死刑，容臣詳奏然後定罪。"柳渾以誤傷皇帝車輛器玩服飾罪，杖玉工六十，其餘玉工無罪釋放，下詔同意。柳渾又上奏說："已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正忠直，是前朝的名臣。他的祖、父都因孝行由朝廷在其門前樹旌表彰，京城中隋朝的舊第，惟有田季羔一家而已。如今被堂侄田伯强進上文狀，請求賣宅以招兵買馬，用來討伐吐蕃。一旦開此先例，恐怕會滋長不逞之徒。討賊自有國家安排，難道要靠僥幸之徒嗎？況且毁掉忠義之門，損害風俗教化，希望略加責罰，也可懲勸

他人。”皇上同意了他的奏請。

先時，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鋤豪强兼并，上悉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以狷察爲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搒吏於省中至死，且非刑人之地，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禮！”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一末吏憸人，縱稱廉謹，不當頓居重職。”適遇渾以疾稱告，即日詔下。疾間，因乞骸骨，優詔不許。其判門下，主吏白當過官，渾愀然曰：“列官分職，復更撓之，非禮法也。千里辭家，以干微禄，邑主辭辦，豈慮無能，矧旌善進賢，事不在此。”故其年注擬，無退量者。

此前，韓滉從浙西入朝觀見，朝廷將政事交付給他，以至於徵調軍糧，包攬鹽鐵事務，處罰官吏貪贓，鏟除豪强兼并，皇上全都仰賴於他。每次上朝奏事，有時很晚，其他宰相僅陪位而已，公卿大臣爲自己補救過失都來不及，更没有人敢提出異議。柳渾雖然是韓滉所引進的，但内心却憎恨他專權，嚴厲責備他説：“前任相公以褊狹苛察任相，不滿一年而罷官；今相公在省署中抽打官吏致死，况且這裏不是施刑之地，爲何要重蹈前任的錯誤而又變本加厲呢？擅自立威福，難道是尊主卑臣的禮節嗎！”韓滉省悟感到慚愧後悔，并因此而收斂了威嚴。等到白志貞授任爲浙西觀察使，柳渾上奏説：“白志貞是一個小吏和奸邪之人，即使號稱廉潔謹慎，也不應當這麽快就位居要職。”正遇柳渾因病請假，當天詔書下發。柳渾病情好轉，因而請求退休，皇帝下詔不予批准。柳渾判門下省，主吏稟告説應當審核尚書省注擬的官員，柳渾傷感地説：“設官分職，又加以阻撓，這不符合禮法。他們千里辭家，來求微小的俸禄，小小地方官的公務，還擔心他們不能勝任，况且揚善舉賢，事情也不盡在這方面。”所以這年所注擬的官吏人選，無人退回全部通過。

及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上御便殿謂宰相曰：“和戎息師，國之大計，今日將士與卿同歡。”馬燧前賀曰：“今之一盟，百年内更無蕃寇。”渾曰：“五帝無誥誓之盟，皆在季末。今盛明之代，豈又行於夷狄！人面獸心，難以信結，今日盟約，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臣生長邊城，知蕃戎心，今日之事，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未達邊事；大臣智略，果亦有斯言乎！”皆頓首俯伏，遽令歸中書。其夜三更，邠寧節度韓遊瓌飛驛叩苑門，奏盟會不成，將校覆没，兵臨近鎮。上驚嘆，即遞其表以示渾。詰旦，臨軒慰勉渾曰：

等到渾瑊與吐蕃會盟之日，皇上御便殿對宰相們説：“和蕃停戰，是國家的大計，今天將士與衆卿一同慶賀。”馬燧上前慶賀説：“今日一旦會盟，百年内再不會有吐蕃的侵犯。”柳渾説：“五帝時没有誥誓的盟會，都是在朝代之末。如今盛明之世，怎能又與夷狄會盟！夷狄人面獸心，難以締結誠信，今日的盟約，臣私下感到憂慮。”李晟接着説：“臣生長在邊城，瞭解蕃戎的心理，今天的事，確實如同柳渾所説。”皇上聽後怒容滿面地説道：“柳渾是書生，不熟悉邊事；大臣有智略，果真也有這種言論嗎！”衆宰相都頓首謝罪，皇帝立即命他們回到中書省。當天夜裏三更時，邠寧節度使韓遊瓌乘驛馬飛速跑到苑門前，奏報會盟没有成功，將校覆没，吐蕃兵逼近邊鎮。皇上驚異感嘆，就將奏表遞給了柳渾。

"卿文儒之士，而萬里知軍戎之情。"自此驟加禮異。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己，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尋除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五。有文集十卷。

柳識

渾母兄識，篤意文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亞。其練理創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趣尚辨博。渾亦善爲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渾警辯，好詼謔放達，與人交，豁然無隱。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假宅而居。罷相數日，則命親族尋勝，宴醉方歸，陶陶然忘其黜免。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柳宜城，悉爲拘俗之人也。"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行才能，訏謨亮直，皆足相明主，平泰階，而盧杞忌之於前，延賞排之於後，管仲有言："任君子，使小人間之，害霸也。"德宗黜賢相，位奸臣，致朱泚、懷光之亂，是失其人也，豈尤其時哉！河清歿於王事，乃顯忠貞；從一舉自奸人，固宜循默。

贊曰：得人則興，失人則亡。鎰、復、渾去，宗社其殃。

第二天早上，皇帝臨軒安慰柳渾説："卿身爲文儒之士，却在萬里之外瞭解軍情。"從此對柳渾愈加禮待。當時張延賞與柳渾是同僚，張延賞倚仗權勢抬高自己，而嫉恨柳渾持正，指使他所親近的人對柳渾説："相公有舊德，衹要在朝廷上少説些話，就可以久居高位。"柳渾回答説："替我感謝張相公，柳渾我頭可以斷，但嘴巴不可以封住不説話。"從此以後受到張延賞的排擠，不久授任常侍，被罷去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五歲。有文集十卷。

柳渾同母兄柳識，專意於文章，開元、天寶年間聞名一時，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等。他的文思立意，常常達到極高的境界，當時的文人都佩服他的簡潔超凡而志趣遠大。柳渾也善於作文章，然而趨時近利的文章則是他的筆墨所不及的。柳渾機警善辯，喜歡詼諧放達，與人交往，開朗没有隱諱。性情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租宅而居。罷去相位幾天之後，就叫親族尋求勝境，酒醉纔肯返歸，悠然忘記自己已被免職。當時李勉、盧翰都被罷相回到私第，相互説道："我們這些人比起柳宜城，都是拘泥於世俗的人啊。"

史臣曰：張鎰、蕭復、柳渾，節操品行才能，謀深耿直，都足以輔佐明主，使天下太平，但前有盧杞的嫉妒，後有張延賞的排擠，管仲有言："任用君子，假使小人離間，則有害於霸業。"德宗廢黜賢相，使奸臣居其位，導致朱泚、李懷光之亂，是由於失去這些人的緣故，怎麼能歸咎於時世呢！馮河清死於王事，纔顯出忠貞；劉從一由奸人所舉薦，本來應保持緘默。

贊曰：得人就會興旺，失人就會滅亡。張鎰、蕭復、柳渾離去，宗廟社稷遭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六

列傳第七十六

李揆　李涵　陳少遊　盧甚　裴諝

李揆

李揆，字端卿，隴西成紀人，而家于鄭州，代爲冠族。秦府學士、給事中玄道玄孫，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之子。

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知宗子表疏。遷司勳員外郎、考功郎中，并知制誥。扈從劍南，拜中書舍人。

乾元初，兼禮部侍郎。揆嘗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堤防，索其書策，殊未知藝不至者，文史之囿亦不能摛詞，深昧求賢之意也。其試進士文章，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床，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由是數月之間，美聲上聞，未及畢事，遷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嘆之。嘗謂揆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故時人稱爲三絶。其爲舍人也，宗室請加張皇后"翊聖"之號，肅宗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后妃，

李揆，字端卿，是隴西成紀人，而定居在鄭州，世代是顯貴的家族。是秦府學士、給事中李玄道的玄孫，秘書監、贈吏部尚書李成裕之子。

李揆年少時聰明好學，善於作文章。開元末年，中進士，補授陳留縣尉，上書朝廷，皇上下詔叫他到中書省考試文章，升任右拾遺。改任右補闕、起居郎，掌管宗室子弟的表奏。改任司勛員外郎、考功郎中，并知制誥。扈從皇上到劍南，任中書舍人。

乾元初年，兼任禮部侍郎。李揆曾因主管部門録取士人時，大多不考察實際能力，衹是在考試時嚴加防範，搜索士子們挾帶的書册，根本不懂得學藝不精的人，即使身處文史書林之中也做不出文章來，大大違背求賢的本意。李揆在審閲進士文章時，請求在庭中床上設《五經》、諸史及《切韻》等書，然後召來貢士對他們説："大國選士，衹求得才，經書在此，請隨便檢尋。"此後幾個月内，美名傳到皇上那裏，没等考試結束，遷任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李揆很有風度，善於奏對，每次陳述奏對，都能符合諍言進諫之道，肅宗贊賞感嘆。曾對李揆説："卿門第、人才、文章，都受到當代人的推崇。"所以被當時人稱之爲三絶。李揆任舍人時，宗室有人請求爲張皇后加封"翊聖"尊號，肅宗召見李揆詢問此事，李揆回答説："臣觀古

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翊聖，今若加皇后之號，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踪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决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來后妃，死後則有謚號。生前加封尊號，從前未曾聽說。景龍政治混亂，韋氏專横跋扈，加封尊號翊聖，現在假如給皇后加尊號，就是與韋氏相同。陛下聖明，舉動遵循典禮，怎麽可以追隨景龍時的舊例呢!”肅宗吃驚地説道：“庸才差點壞了我的家事。”於是停止。當時代宗由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個兒子已長到數歲，暗中有争奪嫡子的計謀。李揆在奏對進見皇帝時，肅宗委婉地説：“成王是嫡長子立有戰功，如今要立他爲太子，卿的意思如何?”李揆揖拜祝賀説：“陛下説到這裏，是社稷的福氣，天下人感到十分慶幸，臣大喜不已。”肅宗高興地説：“朕的主意定了。”從此李揆深受恩寵禮遇，於是得蒙重用。

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置溝中者，李輔國方恣横，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巡檢。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制罷羽林之請。

當時京師盗賊很多，有人在交通要道上殺人將死尸扔在溝中，當時李輔國正專横跋扈，奏請選派五百名羽林騎士作爲巡邏之用。李揆上疏説：“從前西漢用南北軍相互統領，所以周勃派南軍進入北軍，終於安定了劉氏天下。本朝設南北衙，文武區分，以便相互監視。如今用羽林軍取代金吾兵警衛巡夜，突然發生非常變故，將怎樣制止?”皇帝於是下制否定李輔國選用羽林兵的請求。

揆在相位，决事獻替，雖甚博辨，性銳於名利，深爲物議所非。又其兄皆自有時名，滯於冗官，竟不引進。同列吕諲，地望雖懸，政事在揆之右，罷相，自賓客爲荆南節度，聲問甚美。懼其重入，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内構求諲過失。諲密疏自陳，乃貶揆萊州長史同正員，其制旨曰：“扇湖南之八州，沮江陵之節制。”揆既黜官，數日，其兄皆改授爲司門員外郎。後累年，揆量移歙州刺史。

李揆任丞相，决斷政事直言進諫，雖然十分博洽雄辯，但熱衷追求名利，深受輿論的譴責。加上他的哥哥李皆當時也很有名，一直擔任閑散的官職，始終不被引薦進用。同僚吕諲，地位聲望雖與李揆相差懸殊，但處理政事的才能却在李揆之上，免去宰相後，由賓客出任荆南節度使，名聲很好。李揆擔心他重新入朝拜相，於是暗中指使本省官吏到吕諲管區内搜求吕諲的過失。吕諲秘密上疏爲自己陳述，皇上於是貶李揆爲萊州長史同正員，當時下制旨説：“煽惑湖南八州，破壞江陵節制。”李揆貶官後，過了幾天，他的哥哥李皆改授爲司門員外郎。過了多年，李揆被赦移任歙州刺史。

初，揆秉政，侍中苗晋卿累薦元載爲重官。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易，不納，而謂晋卿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獐頭鼠目之子乃

當初，李揆執政，侍中苗晋卿多次推薦元載擔任要職。李揆自恃門第和名望，因元載出身寒微，内心很瞧不起他，拒不接納，反而對苗晋卿説：“出身高貴的人不被任用，獐頭鼠目的人却

求官。"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因揆當徙職，遂奏爲試秘書監，江淮養疾。既無禄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其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者，蓋十餘州焉。元載以罪誅，除揆睦州刺史，入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爲盧杞所惡。德宗在山南，令充入蕃會盟使，加左僕射。行至鳳州，以疾卒，興元元年四月也，年七十四。贈司空，喪事官給。

來求官。"元載深懷怨恨。等到元載登上相位，乘李揆應當遷官之際，於是奏任他試秘書監，到江淮一帶養病。因爲没有俸禄，家境又陷入貧困，妻兒百口，靠乞討爲生。李揆漂泊各州，長達十五六年。如果當地刺史稍微冷淡，他就再次移居他處。所以李揆所遷移的地方，大約有十多個州。元載因罪被誅後，朝廷任李揆爲睦州刺史，召入朝拜任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受到盧杞的憎恨。德宗在山南，命李揆充任入吐蕃會盟使，加授左僕射。到達鳳州時，因病去世，時爲興元元年四月，終年七十四歲。追贈司空，喪事費用由官府供給。

李涵

李涵，高平王道立曾孫。父少康，宋州刺史。

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累授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郭子儀奏爲關内鹽池判官。肅宗北幸平凉，未有所適。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箋具朔方兵馬招集之勢，軍資倉儲庫物之數。咸推涵宗枝之英，純厚忠信，乃令涵奉箋至平凉謁見。涵敷奏明辯，動合事機，肅宗大悦，除右司員外郎，累至司封郎中、宗正少卿。

李涵，是高平王李道立的曾孫。父親名少康，任宋州刺史。

李涵儉樸恭謹，在宗室中很有名望，多次授任至贊善大夫、兼侍御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奏請任他爲關内鹽池判官。肅宗避難北往平凉，一時無處落脚。李涵與朔方留後杜鴻漸，草擬奏章詳述朔方兵馬招集的情況，及軍資倉儲庫物的數量。人們都推舉李涵是宗室中的精英，純厚忠信，於是派李涵奉章到平凉謁見皇帝。李涵奏對陳述詳明清晰，都切合機要，肅宗很高興，任他爲右司員外郎，多次遷升做到司封郎中、宗正少卿。

寶應元年，初平河朔，代宗以涵忠謹洽聞，遷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疏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毁瘠，許之。服闋，除給事中，遷尚書左丞。以幽州之亂，充河朔宣慰使。大曆六年正月，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十一年，來朝，拜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歿，代之。

寶應元年，剛剛平定河朔，代宗因李涵忠誠謹慎廣聞博識，遷任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適逢他爲母親守喪，喪期未滿特任原來的官職出使，每次經過州縣郵驛，公事以外，他事不曾開口，吃粗糧就水喝，席地休息。出使歸來，請求免去官職服滿喪期，代宗見他哀傷過度身體瘦損，答應了他的請求。服喪期滿，任給事中，遷任尚書左丞。因幽州叛亂，李涵充任河朔宣慰使。大曆六年正月，任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十一年，入朝，任御史大夫。京畿觀察使李栖筠死後，李涵接替了他的職務。

德宗即位，以涵和易，無剸割之才，除太子少傅，充山陵副使。涵判

德宗即位，因李涵爲人謙和平易，没有决斷的才能，任他爲太子少傅，充任山陵副使。李涵

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言："涵父名少康，今官名犯諱，恐乖禮典。"宰相崔祐甫奏曰："若朝廷事有乖舛，群臣悉能如此，實太平之道。"除渭司門員外郎。尋有人言："涵昔爲宗正少卿，此時無言，今爲少傅，妄有奏議。"詔曰："呂渭僭陳章奏，爲其本使薄訴官名。朕以宋有司城之嫌，晉有詞曹之諱，嘆其忠於所事，亦謂確以上聞。乃加殊恩，俾膺厚賞。近聞所陳'少'字，往歲已任少卿，昔是今非，罔我何甚！豈得謬當朝典，更廁周行，宜佐遐藩，用誡薄俗。可歙州司馬同正。"由是改涵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仍充山陵副使。無幾，以右僕射致仕。興元元年九月卒，追贈太子太保。

的判官殿中侍御史呂渭上奏說："李涵父親名少康，李涵現任官名犯諱，恐怕有違禮法。"宰相崔祐甫上奏說："如果朝廷做事有所不當，群臣都能像這樣提出來，實在是致治太平之道。"任呂渭爲司門員外郎。不久有人上書說："李涵從前任宗正少卿，當時没有人提出異議，如今任少傅，却妄加奏議。"皇帝下詔說："呂渭越分陳述奏章，爲他的本使指訴官名犯諱。朕因爲宋避嫌武公名諱改司空爲司城，晉有詞曹的避諱，感嘆他們忠於職守，也肯定他們以實情上奏。於是降以特殊的恩寵，使蒙厚賞。近來聽説所陳'少'字之諱，往年已任過少卿，從前不提出而今天却指出，蒙蔽我太甚！怎可以謬受國典恩賞，再躋身朝官之中，應貶到遠藩藉以懲戒浮薄的風氣。呂渭可任歙州司馬同正。"由此改任李涵爲檢校工部尚書、兼光禄卿，依舊充任山陵副使。過了不久，李涵以右僕射退休。興元元年九月去世，追贈太子太保。

陳少遊

陳少遊，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遊累贈工部尚書。

陳少遊，是博州人。祖父名儼，任安西副都護。父親名慶，任右武衛兵曹參軍，因陳少遊顯貴多次追贈爲工部尚書。

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爲崇玄館學生，衆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遊攝齊升坐，音韵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陳希烈所嘆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

陳少遊年幼時聰明善辯，開始時誦習《莊子》、《列子》、《老子》，是崇玄館的學生，衆人推舉他講解經文，當時同列中有人私下習讀經義，準備在他登座講解時詰問辯駁他。到會聚時，陳少遊恭敬有禮地登座，聲音清亮表達清晰，圍觀之人矚目。所引用的文句，都兼有其他含義，衆生不能對答。他的才華深爲大學士陳希烈所贊賞，又因是同宗，待他很禮遇。

既擢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爲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入爲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迴紇糧料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明年，僕固懷恩奏爲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視

陳少遊考中科舉後，補授渝州南平縣令，治理很有名聲。至德年間，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奏請任他爲參謀，多次授任爲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召入朝任金部員外郎。不久授任侍御史、回紇糧料使，改任檢校職方員外郎。以檢校郎官充使，是從陳少遊開始的。次年，僕固懷恩奏請任他爲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任晉州刺史，改任同州刺史，没等赴任，又歷任晉、鄭二州刺史。

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遊爲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爲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

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爲隴右行軍司馬，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遊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倘有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爲力耳。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大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逾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睹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

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潁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綏輯，而多以任數爲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遊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

陳少遊治政，擅長隨機應變，當時人推崇他辦事幹練。但他廣聚財物，結交權貴寵幸，因此屢獲升遷。過了不久，澤潞節度使李抱玉上表奏請任他爲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

永泰二年，李抱玉又奏請任他爲隴右行軍司馬，任檢校左庶子，依舊兼御史中丞。同年，任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陳少遊因嶺外遥遠，想謀求近郡職務。當時宦官董秀在中樞擁有權力，陳少遊於是住在董秀所在的坊里，等候他退朝下班，到晚上去拜見他，委婉地對董秀説："七郎家中有多少人口？每月花費又是多少？"董秀回答説："長期以來在皇上身邊做事，家中負擔很重。加上近來物價暴漲，一月花費超過一千多貫。"陳少遊説："根據這個花費，俸禄是不够應付幾天，其餘必須經常求助外人，纔可以接濟。倘若有人誠心爲您提供，祇要留心照顧他，這實在很容易辦到的。我陳少遊雖然没什麽本事，請求一人獨自爲七郎提供費用，每年請求獻錢五萬貫。現已有大半，請您當即接受，其餘的到任後繼續送來。以免貴人操心，不也可以嗎？"董秀喜出望外，十分歡欣，於是與陳少遊結爲深交。陳少遊説完，哭着説："南方炎熱瘴氣很多，與您辭别深感悲痛，祇怕是不能活着回來再見一面了。"董秀立即説："中丞才華出衆，不應擔任遠官，請暫且等待十天，希望爲你盡點微力。"當時陳少遊又向元載的兒子元仲武行了賄。董秀、元載裏外引薦，幾天後，任陳少遊爲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

大曆五年，改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升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并加授銀青光禄大夫，封爵潁川縣開國子。到任之處盡心安撫百姓，但處理政務時經常使用心計，喜好行小恩小惠，屬吏盡職，百姓也得以安寧。等到朝廷多事時，陳少遊奏請本道兩税錢每一千增收二百。朝廷因而下詔命諸道都仿效淮南的做法，鹽每斗另加收一百文。陳少遊十多年間，三次總領大藩鎮，都是天下財富殷實的地方，陳少遊因此廣求貿易，幾乎没有虛

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賂於用事中官駱奉先、劉清潭、吴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遊亦稍疏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遊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爲忠，待之益厚。

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遊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户。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爲少遊賓僚，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

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税使包佶在揚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沅遽報少遊，佶時所總賦税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少遊意以爲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頎就佶强索其納給文曆，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答曰："所用財帛，須承敕命。"未與之。頎勃然曰："中丞若得，爲劉長卿；不爾，爲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爲吴仲孺所困，崔衆供軍吝財，爲光弼所殺，故頎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爲少遊奪之。佶自謁，少遊止焉，長揖而遣。既懼禍，奔往白沙。少遊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托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爲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遊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爲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遊脅取財帛事。

日。積聚財寶，多達億萬，大量賄賂權貴，對於文雅清高的人士，一點不放在眼裏。當初陳少遊結交元載，每年贈送的金帛約計十萬貫，又經常向當權宦官駱奉先、劉清潭、吴承倩等人行賄，因此好名聲傳到宮中。後來見元載居相位年久，因過失逐漸受到皇帝的懷疑猜忌時，陳少遊也漸漸疏遠了他。不久，元載的兒子元伯和被貶任揚州，陳少遊表面上與他結交，暗中却派人窺視他的過失，秘密報告了皇上。代宗認爲他忠誠，待他更加禮遇。

皇上即位，多次加授陳少遊爲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陳少遊率兵收復徐、海等州，不久又放棄，退兵守衛盱眙。又加授檢校左僕射，賜給食實封三百户。同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曾是陳少遊的賓僚，盧杞早年與陳少遊同在僕固懷恩使府中任職，所以很快升了他的官秩。

四年十月，皇上避難奉天，度支汴東兩税使包佶在揚州，還不知道此事。包佶的判官崔沅立即報告了陳少遊，包佶當時所掌握的賦税錢帛約八百萬貫在揚州，陳少遊認爲叛賊占據京師，朝廷不能很快收復，於是威逼索要包佶掌管的財物。先派判官崔頎到包佶處强行索取包佶納貢錢財的文簿，并要他提供二百萬貫錢物來資助陳少遊的軍費，包佶回答説："所用財帛，必須接受詔命。"没有給他。崔頎勃然大怒説："中丞如果能得到這些財物，你就是劉長卿的結局；不然的話，就是崔衆的下場。"劉長卿曾任租庸使，受困於吴仲孺；崔衆供應軍隊時吝惜財物，被李光弼所殺，所以崔頎這麽説。包佶十分恐懼，不敢堅决推辭，那些準備轉運到京師的財帛，全部被陳少遊奪走。包佶親自拜見陳少遊，被陳少遊阻止，衹行了長揖之禮然後打發他離去。包佶擔心遭禍，逃往白沙。陳少遊又派判官房孺復召他回來，包佶更加害怕，假托巡察，於是急忙乘船過江，妻兒都藏在文書中。到達上元，包佶又被韓滉拘留。包佶原有士兵三千，用來保護財貨，命高越、元甫統領，這時都被陳少遊奪去。跟隨包佶渡江的士兵，又被韓滉扣留，包佶衹領着屬吏

會少遊使繼至，上問曰："少遊取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遊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絶，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遊後聞之，乃安。

前往江、鄂等州。包佶將奏表藏在彈丸中送往朝廷，陳述陳少遊强取財帛之事。正巧陳少遊的使者隨後來到，皇上問道："陳少遊奪取包佶的財帛，有這回事嗎？"使者回答説："這事發生在臣從揚州出發以後，臣并不瞭解情況。"皇上説："陳少遊是國家的守臣，也許是防止他人盜取，供應軍隊，收取又有什麽關係。"當時各地交通阻塞，國運不振，遠近藩鎮聽説了這件事都十分驚異，都認爲聖心明達變通，明察萬里。陳少遊聽説之後，纔安下心來。

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使參謀温述由壽州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少遊又遣巡官趙詵於鄆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僞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爲刺史張建封候騎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遊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栅，嚴加守禁，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遊奪財賦事狀，少遊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却納。既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填，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慚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

等到李希烈攻占汴州後，聲稱準備襲擊江淮。陳少遊很恐懼，就派參謀温述從壽州去向李希烈求和説："濠、壽、舒、廬等州，很快就下令軍隊停止修建城壘，收起兵甲，静候指揮。"陳少遊又派巡官趙詵到鄆州結交李納。同年，李希烈僭稱帝號，并派部將楊豐携帶僞赦書前往揚州，到達壽州時，楊豐被刺史張建封的巡邏騎兵抓獲，張建封在庭中當着二位中使及陳少遊的判官許子瑞的面斥責楊豐并把他殺死。李希烈聽説後大爲惱怒，立即任用他的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使，命他先平定壽州，然後攻取廣陵。張建封在霍丘修築堅固的營栅，嚴加守衛，杜少誠最終無法攻進。後來包佶入朝，詳細陳述了陳少遊搶奪財賦的情況，陳少遊十分恐懼，於是上表，聲稱奪取的包佶財貨，都是爲了供應軍隊急用，現在請求如數退還。因爲州府殘破，無法填補空缺，陳少遊於是與心腹孔目官等設法加重收取管區内百姓的賦税來補充。過了不久，劉洽收復汴州，發現李希烈的僞起居注中有"某月某日陳少遊上表歸順"的記載。陳少遊聽説後，因驚愧交加而生病，幾天後死去。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太尉，賜給助喪用的布帛，入葬祭奠依照常禮。

盧惎

盧惎，幽州范陽人也，貞觀中工部侍郎義恭玄孫也。父子騫，潁王府諮議參軍，以惎贈秘書少監。

盧惎，是幽州范陽人，是貞觀年間工部侍郎盧義恭的玄孫。父親名子騫，任潁王府諮議參軍，因盧惎的緣故追贈秘書少監。

惎少以門蔭入仕，在職以幹局稱。累授閬州録事參軍、監察殿中御

盧惎年輕時因祖上的功勛進入仕途，在任以辦事幹練而被稱道。多次授任爲閬州録事參軍、

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入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惎無術學，善事權要，爲政苛躁。盧杞甚惡之，諷有司彈奏，坐貶撫州司馬同正，改饒州刺史，遷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以疾終。

監察殿中御史、侍御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待他十分禮遇，召入朝任左司郎中、京兆少尹，升任京兆大尹。盧惎沒有學術，但善於奉事權貴，爲政苛刻浮躁。盧杞十分厭惡他，指使有關官員彈劾他，盧惎因此被貶爲撫州司馬同正，改任饒州刺史，遷任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貞元二年七月，因病死去。

裴諝

裴諝，字士明，河南洛陽人。父寬，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

裴諝，字士明，是河南洛陽人。父親名寬，任禮部尚書，開元、天寶年間很有名望。

諝少舉明經，補河南府參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細。積官至京兆倉曹。丁父喪，居東都。是時，安祿山盗陷二京，東都收復，遷太子司議郎。無幾，虢王巨奏署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丁母憂。東都復爲史思明所陷，諝藏匿山谷。思明嘗爲諝父將校，懷舊恩，又素慕諝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騎數十迹逐得諝。思明見之，甚喜，呼爲郎君，不名，僞授御史中丞，主擊斷。時思明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短長以聞，事泄，思明大怒詬罵，僅而免死。賊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召見言事。

裴諝年輕時考中明經科，補授河南府參軍，治理政事豁達簡練，不喜歡苛求小節。多次遷官做到京兆倉曹。爲父親守喪，住在東都。當時，安祿山攻占了兩京，東都收復後，遷任太子司議郎。不久，虢王李巨奏請任用他爲侍御史、襄鄧營田判官，爲母親守喪。東都再次被史思明攻占，裴諝藏在山谷中。史思明曾經做過裴諝父親的將校，懷念舊恩，又一向仰慕裴諝的名聲，一心想得到他，於是派數十名騎兵順着踪迹捉到了裴諝。史思明見到他，十分高興，稱他爲郎君，不叫他的名字，任他爲僞御史中丞，主管刑法。當時史思明殘害宗室，裴諝暗中加以解救，使數百人得以活命。裴諝又曾陳述賊中情況報告朝廷，事情敗露，史思明大怒，破口大罵，裴諝僅得免死。叛賊平定，朝廷授任他爲太子中允、遷任考功郎中，多次被召見談論政事。

代宗居陝，諝步懷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將以爲御史中丞，爲元載所排，爲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時關輔大旱，諝入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榷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

代宗住在陝郡，裴諝携帶考功及南曹二個官印徒步趕往皇帝駐蹕之地，皇上見了對他說："疾風知勁草，果真不假啊。"準備任他爲御史中丞，受到元載的排擠，出任河東道租庸鹽鐵等使。當時關輔大旱，裴諝入朝報告財政狀況，代宗在便殿召見他，問裴諝道："專賣酒的收益，一年中能有多少？"裴諝很長時間沒有回答。皇上再次問他，裴諝回答說："臣正在考慮事情。"皇上問："考慮什麽事？"裴諝回答說："臣從河東來時，途中經過三百里，看見農民憂愁哀嘆，穀物還未下種。臣認爲陛下一定十分關切，首先要問百姓的疾苦，然而却責問臣獲利情況。孟子

爲？由是未敢即對也。”上前坐曰：“微公言，吾不聞此。”拜左司郎中。上時訪以事，執政者忌之，出爲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刺史。入爲右金吾將軍。

說：治理國家，在於仁義而已。爲何要追求功利呢？因此没敢立即回答啊。”皇上移近坐席說：“不是公的一席話，我還不會聽到這樣的道理。”授任左司郎中。皇上經常向他咨詢國事，受到當政者的忌恨，出任虔州刺史，歷任饒、廬、亳三州刺史。召入朝任右金吾將軍。

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時十月禁屠殺，以甫近山陵，禁益嚴。尚父、汾陽王郭子儀隸人殺羊以入，門者覺之，諝列奏狀，上以爲不畏强禦，累遣宣諭。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諝笑曰：“非爾所解。且郭公威權太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弄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於朝堂別置三司以决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夫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輕猾之人，援桴鳴鼓，始動天聽，竟因纖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歸有司。諝以法吏舞文，多挾宿怨，因獻《獄官箴》以諷。無何，坐所善僧抵法，貶閬州司馬。徵爲右庶子，改千牛上將軍。會吐蕃入寇，尋拜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爲吐蕃使，不行。無幾，轉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

建中初年，皇上用嚴刑治理天下，百官震悚。當時十月禁止屠殺，因臨近先皇入葬的日子，禁令更加嚴厲。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家的奴僕殺羊入城，被守門人發覺，裴諝陳奏此事，皇上認爲他不畏權勢，多次派人宣慰他。有人對裴諝說：“郭公有重建社稷的大功，怎能不爲他遮掩一下呢？”裴諝笑着說：“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而是因郭子儀威權太重，皇上剛剛即位，一定認爲有很多人依附他，現在揭發他的小過錯，來表明他不玩弄權勢罷了。我對上可以竭盡事君之道，對下可以安定大臣，不也很好嗎？”當時在朝廷另設三司來判决各種訟案，不服者常常敲擊登聞鼓，裴諝上疏說：“設置諫鼓、謗木，是爲了瞭解冤情，延納直言。如今輕薄奸猾的小人，持槌擊鼓，驚動皇上聖聽，竟然是爲了鷄毛蒜皮的小事。如果是這樣，哪裏還用得着官吏處理呢！”皇上認爲他說得對，將判决訟獄之事全都歸還有關部門。裴諝又鑒於執法官員玩弄法律條文，經常挾私報復，就獻上《獄官箴》作爲規勸。不久，裴諝因一個與他關係密切的僧人被殺而受連累，貶任閬州司馬。徵入朝任右庶子，改任千牛上將軍。時逢吐蕃入侵，不久任他爲吏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任吐蕃使，没有出使。過了不久，轉任太子賓客、兵部侍郎、河南尹、東都副留守。

諝自河南凡五代爲官，入視事，未嘗當正處，不鞫人於贓罪，以寬厚和易爲理。貞元九年十一月，以疾終，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裴諝自祖上到河南以後共有五代爲官，裴諝入署中處理政事時，從不坐在正堂，不因貪贓罪審訊他人，處理事務寬厚謙和。貞元九年十一月，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五歲，追贈禮部尚書。

史臣曰：李揆發言沃心，幸遇明主；蔽賢固位，終非令人。少遊逐勢利隨時，盧惎事權要巧宦，察言觀

史臣曰：李揆進言開導人心，幸虧遇上明主；但埋没賢人鞏固自身，終究不是完美之人。陳少遊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盧惎奉事權貴巧於爲

行，皆無可稱。涵節行著聞，諝和易爲理，庶幾近仁也。

宦，考察他們的言行，都没什麽值得稱道的地方。李涵以節操品行著稱，裴諝以謙和平易理政，大體上接近仁義。

贊曰：李、陳、盧慦，言行非真。涵、諝和易，庶乎近仁。

贊曰：李揆、陳少遊、盧慦，言行不真。李涵、裴諝謙和平易，基本接近仁義。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列傳第七十七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
蔣鎮　洪經綸　彭偃

姚令言

姚令言，河中人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同正，爲衙前兵馬使，改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皞爲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皞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姚令言，河中人。少年應召入伍，出身軍人，爲涇原節度使馬璘部下。因戰功歷任金吾大將軍同正，爲衙前兵馬使，改任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皞任涇原節度留後，自認爲文官出身，不喜歡軍旅生涯，多次上表推薦令言謹慎嚴肅，堪任將帥。孟皞不久歸回朝廷，於是拜授令言爲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携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翃犒軍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滻水，乃返戈，大呼鼓噪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

建中四年，李希烈叛亂，攻占汝州，詔令哥舒曜率軍討伐，駐扎在襄城。李希烈叛軍數萬人圍攻襄城，形勢非常危急。十月，詔令姚令言率領本鎮兵馬五萬前往援救。涇原軍離開本鎮，大多携帶子弟而來，盼望到京城能獲得豐厚賞賜。等到軍隊上路時，竟毫無賞賜。當時詔令京兆尹王翃前去犒賞軍士，却衹給些粗食素菜而已，軍士們將飯菜倒在地上連看也不看一眼，憤怒地揚言道："吾輩拋棄父母妻子，將要爲國難而死，却不能吃飽，如何能以草命去抵擋白刃呢！國家有瓊林、大盈二庫，寶貨堆積，不靠這些來求活命，還往何處去呢?"軍隊行進駐扎在滻水，便倒戈叛亂，呼喊喧鬧而回。姚令言說："先前已約定到東都有重賞，兒郎們不要草草行事，這不是尋求活命的好辦法。"衆人不聽，手持武器圍住姚令言逼請退兵，姚令言急忙奏告朝廷。皇上驚恐，命令從内庫取出繒綵二十車兼程前往賞賜

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税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内門，賊已斬關，陣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

給軍隊，然而軍隊聲勢浩大，姚令言已無法平息。街市居民狼狽奔逃，亂兵喊道："不要走，不收你們的房屋間架稅了！"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前往軍隊安撫慰勞，纔出宫門，叛賊已殺入城門，列陣在丹鳳樓下。當天，德宗倉促出走，叛賊肆無忌憚地進入府庫用車輛裝運財物，直到拿不動了爲止。

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晋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爲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衆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寬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於晋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觀衆意。既而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含元殿。既僭號，乃以令言爲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既以身先逆亂，頗盡心於賊，害宗室，圍奉天，皆令言爲首帥也。群凶宴樂，既醉，令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爲火迫酇侯。朱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尚有衆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鑒，希鑒僞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

當時太尉朱泚免去節度使職務住在晋昌里家中。當天晚上，叛軍謀劃説："朱太尉長時間囚在家裏，如果迎接他來做主帥，大事就能成功了。"朱泚曾在涇州任節度使，衆人知道他失去權勢，正罷官在家怏怏不樂，又慶幸朱泚寬厚温和，於是請姚令言率騎兵前往晋昌里迎接朱泚。朱泚起初遲疑，擺出飯菜招待，慢慢觀察衆人的心意。不久各位軍官一齊來到，於是從宅第張燈結彩進住含元殿。越位稱號自立後，便以姚令言爲侍中，與源休一同主持叛賊的政事。姚令言既然首先叛亂，對賊政權十分盡心，殺害宗室，圍逼奉天，都是以他爲魁首的。群凶宴樂，喝醉後，姚令言與源休論功，姚令言自比蕭何，源休説："運籌帷幄，成就秦的基業，没有人比得上我。我與蕭何相比毫無遜色，你相當於曹參罷了。"當時有些在賊廷的唐朝官員，聽到這話無不發笑，説源休這是火逼酇侯。朱泚失敗，姚令言與張廷芝還擁有軍隊萬人，隨從朱泚將進入吐蕃。到涇州，想投奔田希鑒，田希鑒假意以禮相待誘騙他，結果與朱泚一同被斬首獻於朝廷。

張光晟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屢爲將校譖毀，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耻以舊恩受賞。今使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出身軍人。天寶末年，哥舒翰在潼關戰敗，大將王思禮的戰馬中亂箭而死，張光晟當時正在騎兵隊伍中，便跳下馬來，把馬送給王思禮。王思禮問他姓名，他不告而退，王思禮便暗暗記下他的相貌，常常派人秘密尋找。不久，王思禮任河東節度使，他的偏將辛雲京爲代州刺史，多次遭到將校們的誣陷誹謗，王思禮因此對他很惱怒。辛雲京惶恐不安，不知道該怎麽辦。張光晟這時正好是辛雲京的部下，便找機會建議説："光晟從前對王司空有德，之所以一直不説，是耻於以舊日恩德來獲取獎

君憂迫，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今爲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爲兵馬使，賚田宅、縑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爲代州刺史。

賞。如今使君正憂懼，光晟請求奉命去見司空，這樣使君的危難就可以解除了。"辛雲京認爲這主意可行，便讓他去太原。張光晟於是拜見王思禮，還未及說起舊事，王思禮認出了他，趕忙說："你難道不是我的老友嗎？何相見之晚也！"張光晟於是講述了潼關的事，王思禮大喜，便拉着他的手流着淚感激地說："我能有今日，是你的功勞。找了你很久，竟在此相遇，還有什麼能比這更寬慰我心呢？"便請張光晟同榻而坐，結爲兄弟。張光晟接着述說了辛雲京的委屈，王思禮說："辛雲京連遭誹謗，可他的過失也不小，如今看在故人的面子上，特原諒他了。"當天提拔張光晟爲兵馬使，賞賜很多的田地、宅院和縑帛，連續奏請提升張光晟爲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任爲心腹。等到辛雲京爲河東節度使，又上奏任張光晟爲代州刺史。

大曆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横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録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紿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怏怏不得志。

大曆末年，升任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私下對他說："北蕃横行已久，應當考慮防範之計。"張光晟接受使命，到任後，軍令嚴明通行。建中元年，回紇梅録將軍突董率衆及雜種胡人等離開京城回國，金帛滿車，絡繹不絶。張光晟奇怪他們如何能有那麽多行裝，便暗中派驛站官吏用長錐刺探，結果裝的都是被騙來的京城婦女。於是騙突董和他手下的人一同赴宴，酒醉之後，張光晟埋伏甲兵一網打盡，殺死千餘人，衹留下兩個胡人回國報告。於是安排那些婦女，給糧回京；没收金帛，賞賜軍士。後回紇派遣使臣來控告此事，皇上不願太傷蕃人情面，便召回任張光晟爲右金吾將軍。回紇仍然怨恨不已，又把他降爲睦王傅，不久改爲太僕卿，張光晟恃才而怏怏不得志。

賊泚僭逆，署光晟僞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迴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

賊人朱泚妄自稱帝，任張光晟爲僞節度使兼宰相。等到朱泚叛軍連連失敗，便挑選精兵五千配備給張光晟，在九曲安營，距離東渭橋十餘里。張光晟暗地派人到李晟軍中，表示有歸順之心。李晟發兵進入禁苑，張光晟勸叛賊朱泚應當趕快西逃，光晟派數千人送朱泚出城，就勢率衆投降了李晟。李晟因爲他誠心投順，又愛他的才

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減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詬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迹不可原，乃斬之。

能，想要奏請予以任用，便讓他回到家中，又上表請求特別減免他的罪責。每當舉行盛大宴會，總是讓張光晟就座，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辱駡張光晟說："我不能與叛賊同席！"拂衣回營。李晟不得已，衹好把他拘禁在家中。後來皇帝下詔書説他的行爲不可寬恕，便把他殺了。

源休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之子也。休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部員外郎，出潭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

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絶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爲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上初欲遂絶其使，令休還，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録等四尸。突董者，即武義可汗之叔父也。尸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彩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鬥而死，非天子命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戮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餼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污益甚爾。吾今以水洗

源休，相州臨漳人，是京兆尹源光輿的兒子。源休因爲幹練有才能，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升任虞部員外郎，出任潭州刺史，召入任主客郎中，又升任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他的妻子，是吏部侍郎王翊的女兒。因爲一點小的怨恨而離異，妻子家人上訴，交御史臺驗證審理，源休猶豫而不回答訴狀上的問題，被除去官職，流放溱州。許久以後，又移往岳州。

建中初年，楊炎執政，因爲京兆尹嚴郢的威名漸漸顯著，心想排擠他。嚴郢，是王翊的外甥女婿。源休與王氏離異時，楊炎聽説源休、嚴郢二人有怨恨，於是把源休從流放之人提拔做了京兆少尹，讓他窺察嚴郢的過失。源休任職時間一長，反而與嚴郢親善起來，楊炎惱怒，奏令源休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命出使回紇。源休到達振武軍，節度使張光晟已殺了回紇突董等人，皇上起初想就此斷絶與回紇的使節交往，令源休返回，在太原待命。許久纔得到派遣，并令源休歸還突董、翳密施大小梅録等四人尸首。突董，是武義可汗的叔父。尸首送到後，可汗令宰相以下官員裝備彩服車馬迎接。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在大帳裏，讓源休等人立在帳外雪中，責問殺突董等人的原因。源休説："突董等人是他們自己與張光晟因怨恨鬥殺而死，不是天子的旨意。"又問："使者違背唐國，該當死罪，難道不能讓他自殺嗎？要不然，又爲何不藉我之手來殺他呢？"當時幾次想殺源休等人，言詞十分狂妄傲慢，源休等人被帶下去以後，供給的飲食十分微薄，扣留了五十餘天，纔得以還朝。可汗派人對源休説："我國人都想殺你，衹有我不同意。你國已殺了突董等人，我又殺你，好比以血洗血，衹能更加

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匹、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履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辯結恩，將至太原，遽奏爲光禄卿。休以其遠使賞薄，居常怨望。

污濁。我現在要以水洗血，不也很好嗎？你們欠我的馬價值一百八十萬匹絹，應趕快歸還我。”派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源休一同回朝，源休最終也没能見到可汗。不久遣赤心等回國，給了十萬匹帛、十萬兩金銀，作爲償還其馬匹的價值。源休履危冒險而還，宰相盧杞又恐怕源休在彙報使命的時候因能言善辯而獲得恩賞，將到太原，急忙上奏源休爲光禄卿。源休認爲他出使遠地却賞賜菲薄，常常心懷不滿。

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爲主。初但稱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而退。及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多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僭號。泚悦其言，以休爲宰相、判度支。休遂爲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内外咨謀，一稟休畫。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爲休所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爲，蓋非一焉。又勸泚鋤翦宗室，以絶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偡專其斷决，諸王子孫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爲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休三子并斬于東市，籍没其家。

適逢涇原兵變，擁立朱泚爲主。開始衹以太尉相稱，朝官謁見朱泚，無不勸他奉迎皇上，但因爲不合朱泚的心意而令退下。等源休到來，便斥退衆人一段時間，言詞多反叛，大肆陳述成敗，舉説符命的祥瑞，勸説朱泚稱帝自立。朱泚聽了他的話很高興，便任源休爲宰相、判度支。源休從此成爲主謀，至於軍隊的糧餉費用，官員的升降任免，内外的咨詢謀策，一概聽從源休籌劃。因此當時人説：“源休的叛逆，有過於朱泚。”朝廷大臣未能逃脱者，許多被源休誘騙抓獲，以至遭到刑罰羞辱。源休的所作所爲，并不止這一個方面。又勸朱泚剪鋤李唐宗室，以此斷絶國人的希望，指使萬年縣賊人曹尉楊偡專門清查處决，諸王子孫遇害的不可勝數。朱泚敗逃，源休隨同到達寧州。朱泚死，源休逃往鳳翔，被其部下所殺，將首級獻於朝廷。源休的三個兒子一起在東市被斬首，其家産也被没收。

喬琳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寶初，舉進士，補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爲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琳倜儻疏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耀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户。遂起爲南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爲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改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爲大理少卿、國

喬琳，太原人。少年孤苦而立志於學問，當時以文章知名。天寶初年，考中進士，補任成武尉，幾次授官後任興平尉。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召他做了掌書記，接着拜授監察御史。喬琳灑脱疏狂性格怪誕，喜好説笑，譏辱同僚，往往不拘禮節。同院御史畢耀先是與喬琳互相嘲笑，後來結成仇敵，於是藉口公事互相控告，喬琳因此被貶爲巴州員外司户。又起用爲南郭令，改爲殿中侍御史，充任山南節度使張獻誠的行軍司馬。撤銷山南節度使後，又任劍南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的判官，改任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召入任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任懷

子祭酒。出爲懷州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宫，涉嘗爲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倖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

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再幸梁、洋，琳從至盩厔，托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頗至，以御馬一匹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頓，上悵然，賜之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决矣。"後數日，乃削髮爲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爲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饋肉食，琳雖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諧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嘆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州刺史。喬琳平時與張涉友善，皇上尚爲太子時，張涉曾任侍讀。等到皇上即位後，經常向張涉咨詢政事，張涉極力稱贊喬琳有才略器度，能擔大任，因而被拜授御史大夫、平章事。喬琳本來才能平庸，又年高有耳病，皇上每次詢問，總是答非所問語無倫次，議論奏章也不合時宜。僥幸身居宰相，共八十餘天，授任工部尚書，罷免知政事，接着又加官爲迎皇太后副使。

朱泚之亂，喬琳侍從皇上到奉天，改任吏部尚書，升任太子少師。皇上又到梁、洋二州，喬琳隨從到盩厔，推托馬匹困乏而暫時留下，皇上因爲喬琳是故舊之臣，心裏很敬重他，多次詢問安慰，并賞賜他一匹御馬。喬琳又藉口年老體病受不了翻山越嶺的勞累而懇請留下，皇上很失望，將自己的馬鞭賜給他説："盡力好自爲之吧，與卿分别了。"幾天後，喬琳便削髮爲僧，住在仙遊寺。叛賊朱泚聽説後，派了數十人騎馬將他帶回京城，讓他做僞吏部尚書。令源休身穿官員禮服，送去肉食，喬琳雖推辭不受，無奈僧衆乞求施捨。喬琳主持叛賊的吏部事務，有的候選官員來告説："所選注擬用的某官不合適。"喬琳回答道："那麽足下認爲這選官之事究竟合適不合適呢?"等到官軍收復京城，對喬琳當處以極刑，這時喬琳已七十餘歲，李晟憐憫他年老體衰，上表請求免去死刑。皇上認爲他歷經重任，却一下子喪失了爲臣的氣節，自從接受僞官後，往往聽到他譏笑悖傲的言詞，背棄信義辜負皇恩，實在不可饒恕，命令斬首。喬琳臨刑前嘆息道："喬琳以七月七日生，又以此日死，難道不是命嗎!"

張涉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爲諸生講説，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爲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德宗在春宫，受經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訪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習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人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爲

張涉，蒲州人，家中世代都是儒者。張涉在國子學爲諸生講授，逐漸升任國子博士，也能做文章，曾請有關部門一天考試萬言，當時人稱"張萬言"。德宗在春宫做太子時，由張涉講授經學。待到繼承皇位的當晚，召張涉入宫，詢問政務，無論大事小事都向他請教。第二天，詔書任命張涉爲翰林，恩禮十分厚重，親近敬重無人能比，從博士升任散騎常侍。適逢皇上留心於宰相人選，惟賢是擇，所以要不拘常規擢拔能人。張

相，上授之不疑，天下聞之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疏涉。俄受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杲賕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時聽，常所親重，良深嘆惜。宜放歸田里。"

涉推薦懷州刺史喬琳爲宰相，皇上隨即授官而不加疑慮，天下人聽説此事無不驚訝。幾個月後，喬琳因不能稱職而被罷免，皇上由此也疏遠了張涉。不久因爲接受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杲贓物的事情暴露，詔令："尊敬師長之道，禮遇可以有所增加；審議故交舊友之法，皇恩可以有所袒護。張涉賄賂勾結，極爲驚駭時論，因曾經親近敬重他，所以深感嘆惜。應放歸故鄉。"

蔣鎮

蔣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洌之子也。與兄鍊并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員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爲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壞居人廬舍非一，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户减税，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

蔣鎮，常州義興人，是尚書左丞蔣洌的兒子。與他的哥哥蔣鍊一同因善寫文章而進身。天寶末年參加賢良科考試，歷任左拾遺、司封員外郎，改任諫議大夫。當時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奏説："河中鹽池生長瑞鹽，實在是土德最好的祥瑞徵兆。"皇上認爲秋雨甚多，水澇爲患，不應出現祥瑞，命蔣鎮由驛道兼程前往察看。蔣鎮奏報與韓滉相同，再次上表祝賀，請皇上宣諭交付史館，并請設置神祠，賜予嘉號寶應靈慶池。當時雨已經下了一個多月，毁壞居民房屋不止一處，鹽池被雨水浸泡，味道很苦。韓滉憂慮鹽户將减少賦税，便謊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蔣鎮也爲之弄虚作假，有識之人對此非常厭惡。蔣鎮改任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節儉樸素爲當時所稱道。

其妹婿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婭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鄠縣西，馬蹶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率受賊僞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鄠。鍊與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泚素慕鎮清名，即令騎二百求之鄠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爲僞宰相。既知不免，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爲兄鍊所救而罷。數日後，復謀竄匿，竟以性懦畏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頻議，欲逼脅潛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輒力争救，獲全者甚衆。至是，與兄鍊等并授僞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洌、叔渙，當

蔣鎮的妹婿源溥是源休的弟弟，因姻親關係與源休相好。涇原軍隊叛亂，蔣鎮悄悄逃跑，夜晚來到鄠縣西，因騎馬跌倒掉落溝澗，脚受傷而不能前行。這時他的哥哥蔣鍊已與源休先後接受了叛賊的僞官，蔣鎮的僕人有的投奔了蔣鍊，説蔣鎮因爲脚有傷住在鄠縣。蔣鍊與源休聽説後很高興，於是告訴賊人朱泚。朱泚平素很敬慕蔣鎮的清名，便命令二百騎兵前往鄠縣西尋找。第二天，擁持着蔣鎮回來，授任僞宰相。他已經知道無法迴避，每每憂愁沮喪，常常懷揣匕首想要自殺，多次被他哥哥蔣鍊所救而作罷。幾天後，又打算逃跑，畢竟因爲性格懦弱害怕，終於不能實行。然而源休與朱泚常常謀劃，要追逼脅迫潛藏的士大夫，大肆殺害，蔣鎮總是盡力解救，因此而得到保全的人很多。到叛亂平息後，與兄長蔣

祿山、思明之亂并授僞職，然以家風修整，爲士大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爲己任，而貪祿愛死，節隳身戮，爲天下笑。

錬等因爲一同接受了僞官，被斬首在東市西北街。從前，蔣鎮的父親蔣洌、叔父蔣涣，在安祿山、史思明之亂時都接受了僞官，但是因爲家風純樸嚴整，受到士大夫的稱道。蔣鎮兄弟也以道義禮法爲己任，却貪祿怕死，失節身死，爲天下人耻笑。

洪經綸

洪經綸，建中初爲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悦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悦僞順命，即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悦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僞授太常少卿。

洪經綸，建中初年任黜陟使。到東都，聽説魏州田悦養兵達七萬人，洪經綸向來看不清時機，先以符節裁减了四萬軍隊，令回歸農田。田悦假意順從，便依照符節裁撤軍隊，但是又大量召集被遣散的兵士，并激怒他們説："你們在軍隊，各有父母妻子要養活，現在被黜陟使裁减了，將怎樣得到衣食呢？"於是兵士大哭。田悦便拿出全部家財衣服大量送給兵士，讓他們各自仍回到原來的隊伍中，從此軍人更堅定了叛亂之心，洪經綸也因此被免職。等到朱泚反叛，洪經綸被授予僞太常少卿。

彭偃

彭偃，少負俊才，鋭於進取，爲當塗者所抑，形於言色。大曆末，爲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爲天下通制，不唯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偃獻議曰：

> 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固者爲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爲萬代法，若不革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爲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去聖日遠，空門不

彭偃，少年時就有卓越才智，鋭意進取，被掌權的人所壓制，不滿之情常常流露出來。大曆末年，任都官員外郎。當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奏，認爲"佛道二教無益於時世，請求略加淘汰。東川寺觀，請分爲二等：上寺保留僧侣二十一人，上觀保留道士十四人，下等寺觀各遞减七人，都要精選有道行的人，其餘的一概令其還俗，不知名的寺院、道場全部廢止。"德宗説："叔明的這個奏章，可以作爲天下通行的準則，不僅是劍南一道。"下發給尚書省商討評議。彭偃建議説：

> 帝王的政治，以改變人心爲上，以順從人心次之，以不變不順、因循守舊爲下。所以没有獨特而高明的見識，就不能推行不同尋常的事。如今陛下推行維新政治，樹立萬代法則，若不革除舊風氣，令其歸還正道，是不行的。當今的道士，有名無實，時俗并不重視，敗壞政治還比較輕微。惟有僧尼，十分污穢雜亂。自從西方宗教廣傳中原，背離聖人之道愈來愈遠，遁入空門却不遵守五

行五濁，比丘但行粗法。爰自後漢至于陳、隋，僧之廢滅，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且佛之立教，清净無爲，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入，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是苟避征徭，於殺盗淫穢無所不犯者乎！今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奸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奸。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强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游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爲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匹；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匹；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爲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爲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欲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况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爲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

濁之戒，身爲比丘却衹修行粗淺之法。從後漢到陳、隋，廢僧滅佛，已經多次了！有的甚至被活埋，幾乎没有幸存的。前代帝王難道厭惡僧道的善行有如此之深嗎？這大概是它惑亂人心已經相當嚴重了。而且佛家所立教義，主張清净無爲，如果聞見色相，就是邪法，參禪悟道，惟有一門，所以以修行三乘，區别於外道。况且現在的出家人都是没有學識的鄙劣之流，縱使其恪守戒律操行高潔，對於君王來説已没有用了，更何况是那些苟且逃避徭役，對於殺盗淫穢無所不犯的人！如今叔明的心意很好，但臣恐怕因爲那些奸吏的詆毁欺騙，以致淘汰的不一定就是不好的，而留下的又不一定就是好的，對國家無益，惡人也不能鏟除。既不能改變人心，也不能順應人心，靠强力來制約，終究難以實現長遠。臣聽説天生衆民，必有職業，游手好閑不勞而食，是王法所禁止的。因此有才者接受爵禄，不肖者貢獻租税，這是自古的常道。如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大肆散布虚妄之言，以此來蠱惑愚昧之人。一個僧人的衣食費用，每年大約三萬有餘，五個勞動力的支出也不能滿足。以一僧來衡量天下，其費用之大可想而知。陛下日夜憂慮勞苦，就是要爲民除害，對此禍患而不加救治，將如何治理國家呢？臣建議僧人道士不滿五十歲的，每年繳納四匹絹；尼姑和女道士不滿五十歲的，每年繳納二匹絹，其他雜税雜役與百姓相同。有才智的允許其入仕做官，請求還俗做一般百姓的聽其自願。衹要令他服役納税，出家爲僧又有何妨。臣私下算計這筆收入，將不少於現在租賦的三分之一，這樣陛下的國家就富了，蒼生的禍害就除了。對那些年過五十的，請都免去税役。孔夫子説："五十而知天命。"列子説："髮不斑白，不明大道。"人到五十，嗜欲已衰，縱使不出家，心已接近了事理，何况還有戒律約束他的性情呢！臣認爲這辦法一經實行，設法躲避而還俗的

者固已太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爲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

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

偃以才地當掌文誥，以躁求爲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爲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僞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皆偃爲之。賊敗，與僞中丞崔宣、賊將杜如江、吴希光等十三人，李晟收之，俱斬於安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陰陽，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鴻毛泰山，斯爲至論。令言遠總師徒，首爲叛逆；光晟初當委任，危輸款誠；源休雖曰士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真主，俯就僞官；蔣鎮貪禄隳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僧道必定已有一大半，而那些年紀老邁精心修行的，又必定都能爲人師表，這樣道、佛二教也就更加純潔光明了。

評議者表示贊同，皇上也很贊成他的建議。大臣們則認爲二教傳布已久，歷代先帝都尊奉它，不應立即取消，祇應除去它太過分的做法，彭偃的建議終究不被采納。

彭偃憑他的才能應當執掌文誥，却因爲急於求取官名而被當時的輿論所壓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來不及隨皇上出逃，藏在農家，被賊兵俘獲。朱泚平時就瞭解他，所以得到彭偃很高興，授任僞中書舍人，朱泚稱帝後發布的辭令，都出自彭偃之手。叛賊失敗，與僞中丞崔宣、賊將杜如江、吴希光等十三人，被李晟收捕，一同在安國寺前斬首。

史臣曰：始分陰陽，便有生死，生命長短雖不相同，賢人愚人終歸一途。因此君子處在安危之時，不改變他的品節；小人不明逆順之道，而招致殺身之禍。或輕如鴻毛或重於泰山，這確是最深刻的道理。姚令言遠率軍隊，首先叛逆；張光晟初受委任，見危投誠；源休雖是士流，超過元凶；喬琳欺騙天子，俯受僞官；蔣鎮貪官失節，都是小人；洪經綸之流，不足挂齒。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受刑。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第七十八

段秀實（子）伯倫　顏真卿（子）頵 碩（曾孫）弘式

段秀實　段伯倫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以秀實贈揚州大都督。

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

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爲別將，從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邏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衄，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慚，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爲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改綏德府折衝。

肅宗即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宰潛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步騎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爲援，累有戰功。而秀實父歿，哀毀過禮。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祖父段達，任左衛中郎。父親段行琛，任洮州司馬，因段秀實而追贈揚州大都督。

段秀實品性十分孝順，六歲時，母親患病，他一連七天沒喝一口漿湯，母親的病稍好一些，這纔開始飲食。等到長大，變得深沉而果斷。

天寶四載，安西節度使馬靈察委任段秀實爲別將，隨從討伐護蜜有功，授任安西府別將。七載，高仙芝接替馬靈察，舉兵圍攻怛邏斯，黑衣救兵來到，高仙芝大敗，軍士失散。夜晚聽到都將李嗣業的聲音，便大聲呼喊責備他說："軍隊失敗而希求逃脱，不是大丈夫。"李嗣業很慚愧，便與段秀實集合散兵，又組成了軍隊。軍隊返回，李嗣業向高仙芝請求，以段秀實爲判官，授任斥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接替高仙芝，討伐大勃律，軍隊駐扎在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封常清追逐敵軍，段秀實進言勸説："這些賊兵病弱，是引誘我軍，請警戒左右兩邊，搜索那裏的山林。"於是殲滅敵軍的伏兵，改任段秀實爲綏德府折衝。

肅宗在靈武即位，徵召安西兵節度使梁宰，梁宰暗藏反叛陰謀。段秀實對李嗣業説："豈有天子告急，臣下安然，聽信浮華虚妄之言，難道是明公您的意思嗎?"李嗣業便會見梁宰，請求出兵，梁宰同意了。於是調出五千步騎兵，讓李嗣業統率奔赴朔方，以段秀實爲後援，多次立下戰功。而這時段秀實的父親去世，因哀痛而損傷

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請起復，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

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内。乃奏秀實爲懷州長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愁思岡，嗣業爲流矢所中，卒于軍，衆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實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内。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禄少卿，依前節度判官。

邙山之敗，軍徙翼城，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衆推白孝德爲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禄卿，爲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乏食，難於饋運，乃請軍於奉天。是時公廪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群行剽盗，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爲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爲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于邠寧，復爲都虞候，尋拜涇州刺史。

大曆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盗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争之，得璘引過乃已。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摇，導以爲亂。或告其事，且

身體超出了禮制。李嗣業已經授任節度使，思念段秀實就像失去了左右手，上表請求守喪尚未期滿的段秀實復職，後任義王友，充任節度判官。

安慶緒逃往鄴，李嗣業與諸軍包圍了他，安西的軍用物資都放在河内。於是上奏任段秀實爲懷州長史，主持軍州事務，加任節度留後。諸軍挺進到愁思岡作戰，李嗣業被流箭射中，死在軍中，衆人推舉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理。段秀實聽説李嗣業死去，便給先鋒將白孝德送去書信，命令發兵護送李嗣業的靈柩到河内。段秀實率領將吏在邊境上哭泣迎候，用盡自己的財産來辦理葬事。荔非元禮很贊許他的義氣，上奏任段秀實爲試光禄少卿，依舊任節度判官。

邙山戰敗，軍隊轉移到翼城，荔非元禮被部下殺死，將佐也多遇害，惟獨段秀實因明智得以保全。衆人推舉白孝德爲節度使，人心漸漸安定。又升任試光禄卿，爲白孝德的判官。白孝德改任邠寧節度使，上奏任段秀實爲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向西遷移，經過的地方都加以掠奪。又因邠寧缺乏糧食，難以運輸，便請求駐軍在奉天。這時公家的糧庫也空了，縣官們擔憂恐懼多半逃跑躲藏起來，軍士成群結隊地進行搶劫偷盗，白孝德無法禁止。段秀實私下説："叫我擔任軍候，當不會成爲這樣。"軍司馬把這話告訴了白孝德，便任段秀實爲都虞候，暫且掌管奉天行營事，號令嚴肅統一，軍府安然平和，代宗聽説後嗟嘆贊賞了很久。軍隊回到邠寧，再任都虞候，不久授任涇州刺史。

大曆元年，馬璘上奏加授段秀實開府儀同三司。軍隊中有個能拉開二十四弓却犯了盗竊罪的士兵，馬璘打算赦免他，段秀實説："將領有所偏愛，就會法令不一，即使韓信、白起復生，也不能治理。"馬璘贊同他的説法，最終派人殺了那個士兵。馬璘決斷事情如有不合理的地方，段秀實必定要堅持争論，直到馬璘承認了錯誤纔停止。馬璘築涇州城，段秀實掌管留後，馬璘返回京城，加授段秀實爲御史中丞。馬璘已奉詔調移鎮守涇州，他的士兵曾從四鎮、北庭等地赴難來到中原，僑遷居住而且屢次遷移，積下很多苦惱

曰："候嚴，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既至其理所，人烟敻絶，兵無廪食。朝廷憂之，遂詔璘遥管鄭、潁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爲留後，二州甚理。璘思其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

憂怨。刀斧將王童之趁着人心動摇，引導作亂。有人報告了這件事，并且說："等到夜間戒嚴，以報警的鼓聲作爲約定信號。"段秀實便召見擊鼓人，假意斥責他擊鼓計時有偏差，并警告他說："每一更銅漏完畢，必須前來報告。"每次報告給他，就拖延幾個時刻，四更完畢天就亮了。時間已經差錯，王童之的叛亂便不能發生。第二天，告密的人又來說："今天夜裏將要焚燒草料場，會集救火的人共同作亂。"段秀實派人嚴加警備。半夜火發，便派人在軍中傳令說："救火者處斬。"王童之住在營外，請求進入草料場救火，不被准許。第二天斬殺王童之，捕殺他的黨羽共十多人在軍中示衆，說："敢於怠慢遷移的人滅族！"於是遷往涇州。到達治所後，人烟空曠稀少，軍隊没有糧食供應。朝廷爲此擔憂，於是詔令馬璘遥管鄭、潁二州，來供養涇原軍隊，使段秀實爲留後，二州治理得很好。馬璘想到段秀實的功勞，又奏請他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

八年，吐蕃來寇，戰于鹽倉，我軍不利。璘爲寇戎所隔，逮暮未還，敗將潰兵争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蕃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

八年，吐蕃入侵，在鹽倉交戰，我軍失利。馬璘被敵寇阻隔，到天黑還未回來，敗將潰兵搶道回城。當時都將焦令諶與四、五位將領狼狽地回到城裏，段秀實召見并指責他們說："兵法規定：失去將帥，部下應當處斬。你們是忘了死罪而想要安定自己的家嗎！"焦令諶等人十分恐懼，下拜了數十次。段秀實便召集城中所有未出戰的士兵，派勇將統率他們，向東依據古原，排列奇兵陣容向敵人示意準備戰鬥，并且收合那些失敗散亡的士兵。吐蕃兵看到這種情況，不敢進逼。等到夜間，馬璘纔得以歸還。

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内，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

十一年，馬璘病重，不能主持事務，請段秀實代理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段秀實便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分置兵力全副武裝，以防備非常情况。馬璘去世，軍隊在軍營内舉行哭祭吊喪之事，李漢惠在外迎接賓客，不是馬璘的親戚不能停留在靈堂旁。聚衆交談或相對而立者全部逮捕囚禁起來。都虞候史廷幹和副將崔珍張景華陰謀作亂，段秀實便押送史廷幹到京城，調崔珍及張景華到其他軍鎮，軍中於是安定，不曾殺戮

人。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静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

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上聞，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爲方春不可興土功，請俟農隙。炎以其沮己之謀，遂除司農卿，以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拓。無何，劉文喜叛，亦不果城。

四年，朱泚盜據宫闕，源休教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蒼黄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爲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説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獎遇，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辯其印文，惶遽而廻。秀實謂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并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駡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凶徒愕然，初不

一人。不久授任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進犯邊塞，清廉儉約率直平易，遠近之人都稱頌他。不是公事聚會，不聽樂曲不飲酒，家中没有妓妾，没有多餘財産，辦完公事以後，往往端坐静思。德宗繼位，即加任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

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打算實現元載過去的心願，修築原州城，開通陵陽渠，詔令宦官上報，并詢問段秀實可否這樣辦。段秀實認爲正當春季不可大興土木，請等到農閑時。楊炎認爲段秀實阻止自己的謀劃，於是授任司農卿，使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從事西部的開拓。没多久，劉文喜反叛，城池也没有修成。

四年，朱泚竊取占據京城，源休教朱泚假意迎接皇上，暗中實現叛逆之志。朱泚便派遣他的大將韓旻率領馬步兵三千人迅速趕赴奉天。當時處在倉惶之中，没有多少軍備。朱泚因爲段秀實曾任涇原節度，很得士兵之心，後來罷免兵權，認爲他心中懷恨已久，必定肯共同作惡，便召段秀實一起謀議。段秀實起初假裝聽從，暗中勸説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共同謀劃誅殺朱泚，舉兵迎接皇帝。這三個人，都是段秀實平時所褒獎厚遇的人，便都答應了。等到韓旻追趕皇上，段秀實認爲是國家的危險，在於頃刻之間，便派人速去告訴岐靈岳，竊走姚令言的兵印。没有成功，便將司農印倒着印在兵符上追趕軍隊。韓旻到達駱驛時得到兵符，軍人也不能辨認那印文，急忙返回。段秀實對劉海賓等人説："韓旻的到來，我們同黨便没有能生存的了！我自當直接搏殺朱泚，不成功就死，終究不能向這叛賊稱臣。"便與劉海賓約定，事情緊急時作爲後繼，命令何明禮在外面接應。第二天，朱泚召段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都在座。段秀實穿着軍服，與朱泚相對而坐，説到越位稱帝時，段秀實勃然而起，抓住源休的手腕奪下他手中的象牙笏板，奮力跳躍向前，唾着朱泚的臉大聲斥駡："狂賊！我恨不得把你斬成萬段，我豈能跟着你反叛！"於是用象牙笏板擊

敢動；而海賓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凶黨群至，遂遇害焉。海賓、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

打朱泚。朱泚舉起手臂防衛，祇打中他的額頭，流着血匍匐而逃。凶徒愕然，起初不敢動；而劉海賓等人没及時到來，段秀實便説："我不同你們一起反叛，怎麽不殺了我！"凶黨一起上前，於是將段秀實殺害了。劉海賓、何明禮、岐靈岳也相繼被殺。德宗在奉天聽説此事，惋惜對他們的任用不能盡其才能，哭泣了很久。

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强幹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内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犬彘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冀裨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略義烈如此。

當初，段秀實見禁兵很少，不足以防備非常情况，便上疏説："臣聽説天子叫萬乘，諸侯叫千乘，大夫叫百乘，這大概是以大制小，以十制一。尊君卑臣，强幹弱枝的意義，就在於此了。如今外面有背叛而不順服的敵虜，内部有對抗王朝命令的叛臣，私下看到禁兵不精，編制也都很少，突然有了患難，將怎樣去對付呢！况且猛虎使百獸畏懼的原因，是因爲它有爪牙。如果去掉它的爪牙，那麽狗猪馬牛都能成爲它的敵手。請皇上稍加考慮，希望有助於萬一。"等到涇原兵作亂，召集神策六軍，竟無一人到來。段秀實守節操不二志，最終死於賊手，他就是如此地深明事理忠義壯烈。

興元元年二月，詔曰：

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勛，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遘兹殷憂，變起都邑。惟爾卿士，皦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頃者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奸，欺爾以詐。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凶渠之首，以敵君父之仇，視死如歸，履虎致咥。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顗正

興元元年二月，下詔説：

危急關頭獻出生命的叫作忠，面臨大義而有勇氣的叫作烈。你砥礪恪守臣子的節操，不怕殺身；我樹立表彰你的功勛，褒美大典。是我無德，不能勝天，造成如此大難，變故起於都城。祇有你這卿士，傲然决不依順，逼迫威脅加身，淄水澠水分明。已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挺立，忠厚精明，正義在身，勇而有仁。過去曾任涇原節度使，能樹立威嚴廣施恩惠，叛卒聽從勸告，是你待人以誠的緣故。叛賊朱泚包藏奸心，以詭詐欺騙你。你堅守人臣的大節，看穿元惡的真情，朝服端正忠於國門，挺身而出不怕白刃。發誓擊碎元凶的頭顱，以對抗君父的仇敵，視死如歸，踏虎被咬。唉，上天不能追悔禍亂，事與願違功敗垂成，英雄風姿壯烈謀劃，震駭群盜。從前王蠋誓死以保全氣節，周顗正色而高聲陳詞，

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前哲。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册。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謚曰忠烈，宣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户、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并與五品正員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况誠信不達，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凶逆。有臨危致命，殁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并委所司訪其事迹，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

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乎貞烈，激其頹風，蒼黄之中，密藴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撓其凶謀，果集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凛然，振邁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緣葬所須，一切官給。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累朝凡赦書節文褒獎忠烈，必以秀實爲首。

其子伯倫，累官至太子詹事。大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制敕令所司置廟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載凛然。間代勛力，須異等夷，宜賜綾絹五百匹，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人檢校。"尋加伯

惟我忠臣，無愧前賢。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册。没有特等的獎賞，怎能表彰非常的功勛。論議酬報功勞，特許超過限定，寫在朝廷的法令上，樹立這種風範名聲。可追贈太尉，謚號叫忠烈，宣諭交付史官記載，并賜給實封五百户、莊園住宅各一區。長子授與三品正員官，諸子都授與五品正員官。并停止朝會三天，收復京城之後，以禮安葬祭祀，表彰家族鄉里。朕繼承天意視民如子，統理億萬百姓，一人没有所得，都是我的罪過。何况誠信不能通達，屢次遭致敵寇禍害，使得堅守正義之臣，陷没在凶惡叛賊之手。有的臨危效命，身死而更加顯揚；有的因事成功，變通以合乎道德。如果有利於社稷，生死存亡都一樣，酬報功勛的典章，豈能限於通常的條規。一并委托主管部門訪問段秀實的事迹，一一寫明奏上，應予褒揚，賜給田地税。在雲閣中描繪形像，在鼎彝上刻記功勞，以彰揚我服於氣節死於大義的忠臣，使其事迹流傳不朽。

德宗回到京城，又下詔説："追贈太尉段秀實，授予貞烈操行，激斥頹敗風氣，緊急時刻，秘密運籌英明決斷。將解除國家危難，詐收敵寇之兵，阻撓凶惡陰謀，終於成就大業。挺身勇往直前，奮擊反叛首領，英名凛然，超越千古。應當派官員致以祭禮，并表彰家族鄉里，祭葬所需費用，都由官府供給。并在墓前由官府立碑，以褒揚美好業迹。"自貞元後各朝凡是赦書節文褒獎忠烈，必定以段秀實爲第一位。

段秀實的兒子段伯倫，多次升官做到太子詹事。大和二年正月上奏："亡父追贈太尉段秀實，依準前後制敕令主管部門建廟立碑，今已營造完畢，定於本月二十五日舉行升祔祭禮。"下詔説："段秀實忠誠捍衛國家，功勛配享立廟祭祀，正義之風激揚，千秋萬代凛然。幾代功勛勞績，須有異於同輩，應賜給綾絹五百匹，用度支掌管的物資供給。并令主管部門供給祭祀用的猪羊，并給以儀仗人員，由兼太常博士一人任檢校官。"

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年七月，檢校工部尚書，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爲太僕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子。自古歿身以衛社稷者，無如秀實之賢。"文宗惻然曰："伯倫宜加賻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不久加授段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大和四年十一月，升任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任街使。八年七月，任檢校工部尚書，充任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召入任太僕卿，去世。宰相李石上奏説："段伯倫，是段秀實的兒子。自古獻出生命以保衛社稷者，没有像段秀實這樣德才兼備的。"文宗哀憐地説："段伯倫應當追加助葬用的財物。"并停止朝會一天，以此來禮遇忠臣的後代。

顏真卿 *顏頵　顏碩　顏弘式*

顏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

顏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五代祖顏之推，任北齊黄門侍郎。

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决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采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平原太守。

顏真卿年輕時學習勤奮，詞采華美，尤其擅長書法。開元年間，參加進士科考試，考中甲科。侍奉父母以孝順聞名。四次任官後爲監察御史，充任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地區有冤案，長久不能斷決，顏真卿來到這裏，立刻得以辨明。正值天旱，獄案剛剛裁决便下起雨來，本郡人稱之爲"御史雨"。又充任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個叫鄭延祚的，母親死了二十九年，殯放在寺院，顏真卿揭發上奏這件事，兄弟倆三十年不被録用，天下震動。升任殿中侍御史、東都畿采訪判官，改任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恨顏真卿不依附自己，出任他爲平原太守。

安禄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爲托，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禄山，禄山亦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禄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禄山之變，嘆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所爲得如此！"禄山初尚移牒真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録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閲，以

安禄山反叛的行迹已很明顯，顏真卿以防備霖雨爲藉口，修築城池，暗地調查丁壯人數，儲備糧倉，然而表面上却聚會文人雅士，在城外湖中泛舟，飲酒賦詩。有人給安禄山進讒言，安禄山也秘密派人偵探，認爲是一群書生不足以憂慮。不久，安禄山果然反叛，河朔地區全部淪陷；惟獨平原郡城池堅守完備，便派司兵參軍李平策馬疾馳上奏朝廷。玄宗起初聽説安禄山叛變，嘆息道："河北二十四郡，難道没有一個忠臣嗎！"得知李平來到，大喜，環視左右的人説："朕不知顏真卿的形貌如何，他的所作所爲竟能如此！"安禄山當初還移送公文給顏真卿，讓平原、博平二軍調集七千人駐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獻直爲副將。顏真卿便招募勇士，十天得到一

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

禄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揺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爲位慟哭，人心益附。禄山遣其將李欽凑、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凑、邈，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爲帥，得兵二十餘萬，横絶燕、趙。詔加真卿户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虚實，知可爲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卿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崞口，爲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分兵開崞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

萬人，派遣録事參軍李擇交檢查挑選，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領。

安禄山攻陷洛陽後，殺掉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奕、判官蔣清，派遣段子光將三人的首級拿到河北示衆。顔真卿恐怕動揺人心，便騙諸位將領説："我認識這三個人，這幾個首級都不是他們。"於是腰斬段子光，密藏起三人首級。幾天後，取出三人首級戴上冠飾，用稻草接續成肢體，入棺祭葬，設靈位慟哭，人心更加依附。安禄山派其將領李欽凑、高邈、何千年等防守土門。顔真卿的堂兄常山太守顔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劃殺了李欽凑和高邈，活捉何千年送往京城。土門被攻破後，十七郡同一天歸順，共同推舉顔真卿爲統帥，得到軍隊二十餘萬人，横絶在燕、趙地區。下詔加授顔真卿户部侍郎，前任平原太守依舊。

清河人李萼，二十多歲，與本郡人前來借兵，對顔真卿説："聽説公正義剛烈，首先倡導忠順，河朔諸郡依仗公爲長城。現在的清河，實爲公的西鄰，我幸好寄居在那裏，得知那裏的虚實，知道可以爲長者利用。現在估計那裏的積蓄，足有平原郡三倍之多，士兵有平原郡二倍之多。公能順勢占有，并使它成爲心腹依存之郡，其他小城，調動起來就像手臂指使手指一樣容易了。衹要是公的意圖，誰敢不服從。"顔真卿借給他一千兵力。李萼將要離去，顔真卿對他説："軍隊已派出了，您還有什麽指教我嗎?"李萼説："如今聽説朝廷派程千里統率十萬軍隊自太行山東下，將要出崞口，被賊兵阻扼，軍隊不得前進。現在如果先攻伐魏郡，斬殺袁知泰，使太守司馬垂爲西南主；分兵拓開崞口通道，調出程千里的軍隊去討伐鄴、幽陵；平原、清河會合十萬大軍攻取洛陽，分兵控制各個要衝。估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應當堅壁不出，不要與賊挑戰，不出幾十天，賊兵必然潰敗而另謀出路了。"顔真卿認爲不錯，便傳遞公文給清河等郡，派遣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副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會集，而博平又有一千人來會合，三郡的軍隊駐扎在博平，距離堂邑縣

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訪招討使。禄山乘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没，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蕩，不可復振。

西南十里。袁知泰派遣將領白嗣深、乙舒蒙等率二萬人抵禦抗擊，賊兵大敗，斬首一萬餘級。肅宗到達靈武，授任顔真卿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采訪招討使。安禄山乘虚派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各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繼淪陷，惟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堅守城池，但是人心憂懼動摇，不能重新振作。

至德元年十月，棄郡渡河，歷江淮、荆襄。二年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爲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僚致謁於朝堂。百僚拜，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爲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宫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爲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爲賊所毁，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宫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爲盗毁，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爲御史唐旻所構，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爲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至德元年十月，放棄平原郡城渡過黄河，歷經江淮、荆襄。二年四月，在鳳翔朝見皇上，授任憲部尚書，不久加任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酒醉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朝班不恭敬，顔真卿彈劾他們，貶崔漪爲右庶子，李何忌爲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率領朔方蕃漢兵號稱二十萬來收復長安，出發辭别之日，百官在朝堂謁見。百官先拜，然後回拜，退朝也像這樣進行。廣平王在宫殿前不乘馬，步行出了木馬門以後纔乘馬。管崇嗣是廣平王的都虞候，在廣平王之前先騎上馬，顔真卿上奏彈劾他。肅宗説："朕的兒子每次出行，諄諄教誡他們，因此他們不敢失禮。管崇嗣是老將，脚有病，姑且寬容他，卿不要再説了。"便將奏狀退還給顔真卿。即使天子蒙受風塵出奔在外，典章法度不曾荒廢。等到肅宗將返回京城，派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舉行告祭宗廟的禮儀，主管部門撰寫祝文，有"嗣皇帝"之稱。顔真卿問禮儀使崔器説："太上皇在蜀，這樣合適嗎？"崔器立即上奏修改。詔令慰勞，認爲畢竟是名儒深知禮儀。當時太廟被賊兵毁壞，顔真卿上奏説："春秋時期，新宫被燒，魯成公痛哭了三天。今日太廟已被盗賊毁壞，請求在郊野修築祭壇，皇帝面向東方而哭，然後派遣使臣。"最終未被依從。軍國大事，知無不言。被宰相所忌恨，出任同州刺史，改任蒲州刺史。被御史唐旻誣陷，貶爲饒州刺史。隨即授任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召入任刑部尚書。李輔國假托詔命遷移玄宗居住西宫，顔真卿便帶頭率領百官上表請安問候起居，李輔國憎惡他，上奏貶顔真卿爲蓬州長史。

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還户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陝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宫。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

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毁；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虚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虚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爲，

代宗即位，授任利州刺史，升任户部侍郎，授任荆南節度使，未赴任而罷免，授任尚書左丞。皇帝將從陝州返回京城，顔真卿請求皇帝先拜謁五陵、九廟之後再還宫。宰相元載對顔真卿説："公的見識雖然很美，可爲什麽這樣不合事宜呢？"顔真卿憤怒，上前説："用不用在於相公你，説話人有什麽罪過呢？然而朝廷禮儀之事，又怎經得住相公一再破除呢！"元載十分恨他。不久改任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連續進爵封爲魯郡公。

當時元載引用私黨，懼怕朝臣論奏他的缺點，於是建議：百官凡要論奏事由，都要先告訴長官，長官告訴宰相，然後上奏。顔真卿上疏説：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的話，説是奉詔進止："由於各部門官員上奏頗多，朕不怕審閲麻煩，衹是所上奏章多帶有讒言誹謗；從現在起論奏事由者，各部門官員都必須先告訴長官，長官告訴宰相，由宰相決定可否，然後上奏。"臣自從聽説這話以來，看到朝野憂愁，人心也多衰退。爲什麽會這樣？各部門長官都是顯達官員，言詞都是專門傳達給天子的。郎官、御史，是陛下的心腹耳目之臣。因此他們出使天下，事情不論大小得失，都要求訪問詢察，回來奏報皇上，以此使皇上能廣視天下、遠聽四方。如今陛下想要自已掩蔽耳目，使自己不聰不明，那麽天下還陳述什麽呢。《詩經》説："往來青蠅，落在荆棘。讒言無極，變亂四國。"是因爲它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的緣故。詩人對他們深惡痛絶，因此説："把那讒人，投給豺虎。豺虎不食，投到北方。"因此夏朝的伯明、楚國的無極、漢代的江充，都是讒人，誰不憎惡他們？陛下憎恨他們，就深得君王的體統了。陛下何不深入聽取調查，那些説假話誣陷人的，就是讒人，應當誅殺他們；那些不説假話的，就是正人君子，應當獎勵他們。陛下不這樣去做，使衆人都説陛下不能明察，厭倦聽覽，并以此

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拒其諫諍，臣竊爲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群臣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托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爲患。僞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没，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陜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爲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

爲藉口，拒絶大臣諫諍，臣私下爲陛下痛惜。臣聽説太宗勤於聽覽，各種政務都治理得很好，因此撰寫《司門式》説："那些無門籍的人，有急於奏報的，都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阻礙。"以此防止壅塞蒙蔽。并且設置立仗馬二匹，需要時便騎馬前往，之所以能平治天下，正是用的這種政策。天寶以後，李林甫權威日益盛大，群臣中有不先徵詢宰相便奏事的人，便假托其他原因加以中傷，但仍不敢明確約束百官，令他們先報告宰相。另外宦官袁思藝每天到中書省宣布詔書，玄宗的舉止，必定報告李林甫，在玄宗的旨意之前奏請，玄宗驚喜地認爲李林甫料事如神。因此權力與恩寵一天比一天大，路人相見敢視而不敢言。皇上的旨意不能傳布下去，下面的民情不能轉達上來。所以漸漸導致了潼關的灾禍，這都是權臣貽誤君主，不遵循太宗之法的緣故啊。衰落到了今日，天下的蔽塞，都聚集在聖皇身上，難道是陛下招致的嗎？大概這種情况是逐漸形成的。自國運艱難之初，百姓尚没有損傷，太平之世的治理，可以立刻達到。適值李輔國掌權，宰相專政，不斷姑息寬容，没有人肯直言。大開三司之門，不安撫懷有異心的人，逆賊散落，將士投奔北方的党項，糾合土賊，至今爲患。僞將交相驚恐，趁着史思明危懼，煽動造反。還有如今相州失敗離散，東都淪陷，先帝因此憂愁勞苦，以至於折損壽命，臣每每想起這些，痛徹心骨。現在天下兵戈未息，創傷未平，陛下怎能不天天聽正直的言論以開闊視聽，反而想要阻隔忠誠正直之路呢！臣私下聽説陛下在陜州時，奏事的人不論貴賤，務必廣集見聞，這就是堯、舜的事業。百官庶民也以爲太宗的治理可以翹足而待了。臣又聽説君子難進易退，由此來説，朝廷大開不忌諱的言論道路，尚且害怕人們不直言，何况心懷厭倦懈怠，命令宰相宣布進奏或停止，使御史臺作法令規章，不許直接進奏。從此人人不敢奏

相宜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爲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事，那麼陛下的視聽，衹限於少數幾個人而已。天下人士，正鉗口結舌，陛下以後見到没人奏事，必定會説是朝廷無事可論，哪裏知道是畏懼而不敢進奏，這正是李林甫、楊國忠又興起了。百官庶民，以爲危亡時期，短時間就可來到。像今天這樣的事，自古没有，即使李林甫、楊國忠也不敢公然這麼做。如今陛下不早早覺悟，逐漸孤立起來，以後縱然後悔也來不及！臣很明白違背大臣的人，會有不測之罪，但不忍辜負陛下，所以纔無比地懇直迫切。

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内本布於外。

顏真卿的情意就是這樣激昂懇切。於是宦官爭着撰寫内本傳布到宫外。

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取初謚爲定。袁傪以諂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傅，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

後來代理祭太廟，因爲祭器不整飭而奏告朝廷，元載以誹謗論罪，貶顏真卿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被處死後，授任顏真卿爲刑部尚書。代宗去世，任禮儀使。又因高祖以下七位聖主謚號繁多，便上書建議請取最初的謚號爲準。袁傪用讒言排擠他，此事便作罷了。楊炎任宰相，厭惡他，改任太子少傅，仍任禮儀使，外表上顯得寵遇很多，實際削去他的權力。

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

盧杞專權，嫉妒顏真卿，改任太子太師，罷免禮儀使，又告諭顏真卿説："委任你爲一方的軍政長官，什麼地方最方便呢？"顏真卿在中書省等到盧杞説："我顏真卿因性情褊急而被小人憎恨，不止一次被貶逐。如今已經老弱，希望得到相公的庇護。當年相公的先父御史中丞的頭顱傳送到平原郡，臉上的血我顏真卿不敢用衣袖擦拭，而是用舌頭去舔，而相公對我爲何忍心不相容呢？"盧杞驚惶下拜，但心中含着怒氣。適逢李希烈攻陷汝州，盧杞便上奏説："顏真卿被四方所信任，派他去告諭叛賊，可以不煩勞軍隊。"皇上聽從了，而朝廷的官員都大驚失色。李勉聽説後，認爲要失去一位元老，使朝廷蒙受羞耻，便秘密上表請求留住顏真卿。又派人在路上迎候，没有迎上。

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

顏真卿剛見到李希烈，想要宣讀聖旨，李希

千餘人露刃争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繞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爲章表，令雪己，願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於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爲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慚，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 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顔杲卿無? 是吾兄也。禄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絶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

烈的養子一千餘人手拿刀劍争先上前逼迫顔真卿，想要吃他的肉。諸將領團團圍住顔真卿謾駡，揮舞刀刃進行威脅，顔真卿不動聲色。李希烈急忙用身體蔽護着他，揮手呵斥衆人，衆人退下，便揖手請顔真卿住在館舍。趁勢逼顔真卿寫章表，令朝廷爲自己昭雪，然後願意撤兵休戰。多次派遣顔真卿哥哥的兒子顔峴與隨從官吏好幾人相繼來到京城。皇上都不答覆。顔真卿每次給兒子們寫信，衹是讓他們嚴奉家廟，照顧孤單子侄而已。李希烈大肆宴請反叛黨羽，召顔真卿就座，讓他觀看倡優斥駡和褻瀆朝政的表演，顔真卿憤怒地説："相公，你身爲人臣，爲什麽指使他們這樣做呢?"拂衣而起，李希烈很慚愧，便呵斥停止。當時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的使者在座，看着顔真卿對李希烈説："久聞太師的大名與德行，相公將要建立大號，而太師到來，難道不是天命正位嗎? 要求得宰相，誰能在太師之前呢?"顔真卿正色訓斥他們説："這是什麽宰相啊！你們聽説過顔杲卿没有? 他是我哥哥。安禄山造反時，他首舉義兵，直到被害，依然唾駡不絶於口。我今年快八十歲了，官也做到了太師，我要堅守哥哥的氣節，死而後已，豈能受你們的引誘威脅！"叛賊們不敢再説話了。

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顔"，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齎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迴兵殺希烈，奉真卿爲節度。事泄，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僞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

李希烈於是拘捕顔真卿，命令十名衛士看守，在庭院挖了一丈見方的坑，叫"坑顔"，顔真卿安然自得毫不在意。後來張伯儀在安州戰敗，李希烈令人帶着張伯儀的旌節和首級向顔真卿誇示，顔真卿慟哭投地。後來李希烈的大將周曾等謀劃襲擊汝州，藉此調轉軍隊殺掉李希烈，奉顔真卿爲節度。事情泄露，李希烈殺了周曾等人，便將顔真卿送到龍興寺。顔真卿估計必定會死，便寫了遺書，自撰墓志、祭文，經常指着寢室西墻壁下説："這是我的葬身之地。"李希烈攻陷汴州後，越分稱立僞號，派人問顔真卿該用什麽禮儀，顔真卿説："老夫已經八十歲了，曾經執掌國家禮儀，所能記得的衹是諸侯朝覲的禮儀罷了。"

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

興元元年，朝廷的軍隊又强大起來，逆賊擔心蔡州會發生變故，便派遣將領辛景臻、安華到

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希烈。德宗復宫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駡曰："乃逆賊耳，何敕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

及淮、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録其功，歿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嘆，勞於寤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顔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慚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故頵得録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弘式，實杲卿、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顔真卿的住所，在庭院堆起柴草，上面澆上油，并放出反話説："不能屈服，應當自焚。"顔真卿便投身赴火，辛景臻等人立即制止住他，又報告給李希烈。德宗收復京城，李希烈的弟弟李希倩在朱泚叛黨中，依例受刑處死。李希烈聽説後很憤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便派宦官與辛景臻等人殺害顔真卿。先説："有敕令。"顔真卿下拜，宦官説："應賜卿死。"顔真卿説："老臣没有功勞，罪當處死，但不知使者什麽時候從長安來?"宦官説："我從大梁來。"顔真卿駡道："不過是逆賊罷了，算什麽敕令!"於是被勒死，終年七十七歲。

等到淮、泗平定，貞元元年，陳仙奇派人護送顔真卿的靈柩回京城。德宗悲痛悼念非同尋常，停止朝會五天，謚號叫文忠。又下詔説："君臣的情義，生前記録他的功績，死後豐盛他的葬禮，何况是才能可以匡濟國家，忠誠能够至死不變的人。朕常常感嘆思念，以至夜不能寐。已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顔真卿，天生氣度，忠直傑出，做官四朝，堅貞一志。當賊臣叛亂，委派他去慰問宣旨，竟被拘禁脅迫幾年，至死不屈服，考驗其高風亮節，真可謂雖死猶生。朕招致了這一灾禍，愧悔悼念莫及，大力推崇對忠臣的表彰，并且使恩惠沾溉他的子孫。可追贈司徒，并賜給布帛五百端。其子顔頵、顔碩等服喪結束後，主管部門應奏請破格授給他們官職品級。"貞元六年十一月在南郊祭祀，赦書節文授任顔真卿一子五品正員官，因此顔頵得到録用。文宗下詔説："朕每次閲覽國史，看到忠烈臣子，没有一次不長久嗟嘆，思忖着能有所報答。聽説顔從覽、顔弘式，是顔杲卿、顔真卿的曾孫。長眠九泉者，已不可追及，表彰其後代，正合乎典章。政績已達到一定地位的，任命他們列位於尚書省；官品未達到士大夫的，讓他們成爲宰相重臣的輔佐。希望能使天下再興起正義的風氣。"於是任顔真卿的曾孫顔弘式爲同州參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胄，子路結

史臣曰：常常思念先軫脱掉頭盔勇猛衝殺，

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内信奸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殁身，爲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子路結好帽帶從容就義，雖説他們很忠誠，而道義上的名聲并不大。像段成公這樣孝敬父母，勝任軍隊，精忠國家，是武將中的英雄；假如没有楊炎弄權，如果任命他爲將領，便會施展他的才幹，豈能够發生朱泚的禍亂呢！像顔清臣這樣富有學問，堅守正義，保全氣節，是文臣中的豪傑；假如不是盧杞憎恨忠直，如果任命他爲宰相，便會推行他的道義，豈能够有李希烈的反叛呢！國家得到賢人則安定，失去賢人則危難。德宗在内偏信奸邪，在外排斥良善，幾乎導致國家危亡，這是必然的。唉，"把仁義作爲自己的任務，不也是很重要的嗎；死而後已，不也是很遠大的志向嗎！"二位君子爲守道義而獻身，爲當時留下訓誡，真是世代少有的志士，光大了文王武王的道義。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贊曰：自古無人不死，得正命者爲順。二公雖説已逝，萬代留取教訓。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第七十九

韓滉 (子)皋 (弟)洄 張延賞 (子)弘靖 (弘靖子)文規 次宗

韓滉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蔭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爲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爲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阻絶，因避地山南。采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爲賓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虚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冗官授之。璵免相，群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

滉公潔强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纖隱。大曆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盗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辜。遷尚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税無度，帑藏給納，多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奸妄，下吏及四方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後，蕃戎罕侵，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

韓滉，字太冲，是太子少師韓休的兒子。年輕時忠貞耿直喜好學習，以門蔭出任左威衛騎曹參軍，出任同官主簿。至德初年，青齊節度使鄧景山召他任判官，授任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因道路阻斷，於是移居山南。采訪使李承昭奏請讓韓滉充任判官，授任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參軍。鄧景山調任淮南節度使，又表奏韓滉爲賓佐，還未到任，授任殿中侍御史，讓他立即奔赴京城。原先，韓滉的哥哥韓法知制誥，草擬王璵授任官職的詞狀，不加虛假的贊美，王璵很怨恨他。等到王璵執掌政事，諸使上表推薦韓滉兄弟時，必定將冗官授給他。王璵罷免宰相，衆人議論都説他冤屈，多次升官做到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

韓滉廉正耿直，精通吏治，以員外郎身份在吏部掌判選院共五年，詳細探究計簿文書，没有絲毫的遺漏。大曆年間，改任吏部郎中、給事中。當時盜賊殺害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了賊黨，因此人隸屬北軍，監軍魚朝恩認爲此人有武才，請求下詔原宥其罪行，韓滉秘密上疏駁斥魚朝恩的奏議，賊人於是伏罪。升任尚書右丞。五年，主持兵部選官之事。六年，改任户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乾元以後，到處徵集軍用財物，賦税没有限度，國庫收支，大多致力於因循。韓滉掌管財政後，勤儉廉明遵守制度，容不得偷奸妄爲，下級官吏和各地行綱有犯過失的，必定嚴厲繩之以法。又值大曆五年以後，吐蕃兵

帛，帑藏稍實。然苛剋頗甚，覆治案牘，勾剥深文，人多咨怨。大曆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鞫，藻、計皆伏罪，藻貶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户。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議未息，又出爲晉州刺史。數月，拜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

很少入侵，連年豐收，所以韓滉能儲蓄錢糧，國庫漸漸充實。但過於刻薄，審理文書，苛細挑剔，人們多有埋怨。大曆十二年秋，連綿大雨損害莊稼，京兆尹黎幹上奏京畿各縣田地受損，韓滉堅持説黎幹的奏報不實。便令御史前往巡察，回報各縣共損害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當時渭南令劉藻巴結韓滉，説他的縣境没有受損，報告給州府以及户部。分巡御史趙計再次前往檢查，回奏與劉藻相同。代宗覽閲奏章，認爲水旱災害都是均等的，不應當衹有渭南免受災害，重新命令御史朱敖再去檢驗，渭南受損田地三千餘頃。皇上對朱敖説："縣令的職責在於撫養百姓，没有受損尚且可以説受損，受損却不報告，哪裏有撫養憐憫之心呢！卿這次巡行，可謂稱職。"下令有關官員審訊，劉藻、趙計都被治罪，劉藻貶爲萬州南浦員外尉，趙計貶爲豐州員外司户。韓滉玩弄權勢樹立朋黨，都是這一類情况。不久改任太常卿，議論不息，又出任晉州刺史。幾個月後，授任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不久加任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

滉既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税，未及逾年，境内稱理。及建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爲精勁。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擇其鋭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栖曜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居多。

然自關中多難，滉即於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毁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滉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爲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

韓滉調到新的軍鎮後，安撫百姓，調節租税，不到一年，境内得到治理。到了建中年冬天，涇原兵變，德宗出逃，河、汴騷亂，韓滉訓練士卒，製造兵器甲衣，號稱精良强勁。李希烈攻陷汴州後，韓滉便挑選精兵，命令副將李長榮、王栖曜與宣武軍節度使劉玄佐形成犄角分兵夾擊，解除寧陵的圍困，恢復宋、汴的通道，韓滉功勞居多。

然而自從關中多難，韓滉便在他的轄境閉守關隘要塞，修築石頭五城，從京口到玉山，禁止牛馬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多艘，派水軍五千人經海門耀武揚威，抵達申浦後返回；拆毁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築防禦壁障，從建業到京峴，樓堞相連，用佛寺殿堂上的材料在石頭城修建了數十座宅第館舍。當時韓滉認爲國家多難，恐怕發生西晋永嘉年間渡江南逃之事，作爲預防，以便迎接鑾駕，也是表明戒備自守。城中挖十丈深的井近百處，底下與長江水平齊，令偏將

俾偏將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內先賢丘墓，多令毁廢。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軍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采石軍使，增管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閲，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饑饉，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虚月，朝廷賴焉。

丘涔監督此事。丘涔殘酷虐待士兵，每日驅使千人，早晨下令晚上完成。離城數十里内的先賢墳墓，大多下令毁廢。第二年正月，催李長榮等邊防軍隊返回，使他的親信吏員盧復任宣州刺史、采石軍使，增加營壘，教練長兵。用佛寺銅鐘鑄造弩牙兵器。陳少遊當時鎮守揚州，派甲士三千人臨江檢閲，韓滉也派士兵三千人臨金山，與陳少遊相應，樓船在長江中，相互贈送金銀繒綵。而自從德宗出奔，到回歸京城，軍費已經繁多，道路又受阻礙，關中饑荒，加上蝗蟲災害，江南、兩浙轉運輸送糧食布帛，府庫不曾有空虚之時，成爲朝廷的依賴。

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并如故。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滉浙江東西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爲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遂逞宿怒，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户。其責既重，舉朝以爲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晋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左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

興元元年，即時加任檢校吏部尚書。幾個月後，又加任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授任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其他使職依舊。二年春，特封爲晉國公。這年十一月，來京城朝見。當時右丞元琇判度支，因關中畿輔地區旱災歉收，請求運送江淮租米供給京城。皇上認爲韓滉任浙江東西節度使，向來很有威名，加任江淮轉運使，打算使他專門督促轉運事務。元琇認爲韓滉性情剛愎，難以和他共事，便上奏請韓滉督運江南米到揚子，共十八里，揚子以北，都由元琇主持。韓滉對元琇深懷怨恨。元琇因爲京城地區錢重貨輕，深感憂患，便在江東監院收取現錢四十餘萬貫，命令轉運送入關中。韓滉不允許，便上奏誣告説："運送一千錢到京城，耗費的錢就有一萬，對國家有害。"請求停止。皇上以此詢問元琇，元琇上奏説："一千錢的重量，大約與一斗米相等，從江南水路到達京城，一千錢的運送，花費三百錢罷了，怎能達到一萬呢?"皇上認爲説得對，派出使的宦官拿着手詔命令運錢。韓滉堅持認爲不行。這年十二月，加任韓滉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於是發泄埋在心中的怨怒，多次上奏誣陷元琇，元琇被貶爲雷州司户。這一處罰很重，滿朝官員認爲元琇無罪，私下議論的人很多。尚書左丞董晋對宰相劉滋、齊映説："元左丞忽然被貶官，不知什麼罪名，刑罰一旦濫用，誰不危懼？假如有權臣放縱意志，相公爲何不奏

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摇，則有聞鷄起舞者矣。竊爲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過而已。給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誣以朋黨，寢而不行。

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曆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已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凉、鄯、洮、渭并修堅城，各置二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稟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

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俊彦，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洄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滉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爲，家人資産，未嘗在意。入仕

請三司詳細裁斷。去年關輔地區用兵，當時正值蝗旱災禍，元琇總理國家經濟，晝夜憂勞勤苦，以便供給軍隊，不增加一點賦税，軍隊國家都得到接濟，這可以説是有功勞的臣子。如今被遷徙放逐，恐怕會失去人心，人心一旦動摇，便會有聞鷄起舞的人了。私下替相公痛惜。"劉滋、齊映衹是承認有過失而已。給事袁高又上書直言申辯，韓滉誣陷他爲朋黨，壓下奏章不予上報。

當時兩河休戰，中原安定，韓滉上表説："吐蕃盗取河湟，爲時已久。大曆以前，國家多難，所以他們肆意侵犯。臣聽説近年以來，吐蕃兵衆逐漸衰弱，西邊受迫大食的强盛，北邊擔憂回紇的衆兵，東邊又要防備南詔，估計它分兵鎮守以外，能作戰的軍隊在河、隴地區的不過五六萬罷了。國家衹須命令三幾個良將，長驅十萬兵馬，在凉、鄯、洮、渭一并修築堅固城池，各安置二萬人，足以擔當守禦的重任。臣請求用本道所貯蓄的財物賦錢作爲饋運的物資，以充作三年的費用。然後營田積蓄糧食，邊耕邊戰，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以翹足而待了。"皇上十分同意他的建議。韓滉入朝時，路過汴州，以厚禮交結劉玄佐，將推薦他能擔負邊疆重任，劉玄佐收納了賄賂，便答應下來。等到劉玄佐來京朝見，皇上詢問此事，開始很情願受命，後來韓滉因病歸家，劉玄佐心意懈怠，於是推辭邊疆的任命，大談犬戎尚未衰弱，不可輕易進取。韓滉在貞元三年二月因病去世，便停止了這事，終年六十五歲。皇上震動哀悼了很久，停止朝會三日，追贈太傅，賞賜助葬費用布帛米粟多少不等。

韓滉，作爲宰相之子，從小有美好的名聲，他所結交的，都是當時才德傑出的人，不是公正耿直的人就不與他交往。品性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被褥，十年一换，居室簡陋，僅遮風雨。弟弟韓洄曾在里宅增修廊宇，韓滉從江南到來，立即命令撤去，説："先父容身此處，我們奉守它，時常擔心失掉，那些損壞的地方，修葺一下就行了，怎敢改建，而敗壞節儉的品德。"自從身居高位，更加清廉節儉憎惡奢侈，彌補缺陷遺漏，知無不爲，家裏的資産，從未放在心上。自開始

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敝帷。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衆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巡内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鄰伍，死者數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置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劉數十人，且無虚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議者以滉統制一方，頗著勳績，自幼立名貞廉，晚途政甚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

做官，直到升爲卿相，共四十年，前後乘馬五匹，都是騎到老死。尤其擅長書法，又兼善於繪畫，認爲繪畫不是緊要事務，自己隱没了這個才能，不曾傳授。喜好《易象》及《春秋》，撰寫《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但自以爲是前輩又年少獲得高位，漸漸鄙薄後輩。晚年到了京城，丞郎卿佐一類官員，接待他們非常傲慢，衆人憤憤不平。韓滉在浙右時，政令明察，晚年過分嚴厲急躁，管轄境内的婺州旁縣有違反他命令的人，誅殺牽連鄰里，死了數十上百人。又派推覆官分别督察境内，事情有涉及嫌疑相似的，必定處置極刑，誅殺殘忍，一判罪就殺數十人，而且是天天都殺。雖然令行禁止，但冤案濫刑接連不斷。評議者認爲韓滉統制一方，很有功績，從小以貞廉聞名，晚年爲政過於苛刻，掩飾真情以求取晋升，得志後就暴露了本質。

子群、皋。

兒子韓群、韓皋。

群，官至考功員外郎。

韓群，官做到考功員外郎。

韓皋

皋，字仲聞，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雲陽尉擢賢良科，拜右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外郎。俄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撰滉之事業，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奏鄭鋒爲倉曹，專掌錢穀。鋒苛刻剥下爲事，人皆咨怨。又勸皋搜索府中雜錢，折糴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皋納其計，尋奏鋒爲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畿内百姓，累經皋陳訴，以府中倉庫虚竭，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李愬，内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内官繼以事上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爲四方之則，

韓皋，字仲聞，年輕時就有好名聲，而且器度氣質寬厚穩重，有大臣的風度。由雲陽尉考中賢良科，授任右拾遺，改任左補闕，多次升官做到起居郎、考功員外郎。不久爲父親守喪，德宗派宦官到家中慰問，并宣旨令他論撰韓滉的業績，韓皋哭泣着接受命令，即刻草擬數千字，德宗十分贊賞。等到守喪期滿，執掌政事者擬任他爲考功郎中，皇上親筆加任知制誥。升任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都能稱職。改任京兆尹，上奏推薦鄭鋒任倉曹，專門掌管錢穀。鄭鋒以苛刻盤剥下民爲能事，人們都嘆息怨恨。鄭鋒又勸韓皋搜索府中雜錢，折價買入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用來謀取恩寵。韓皋采納了他的計策，不久上表推薦鄭鋒任興平縣令。到貞元十四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京城地區的百姓，多次想通過韓皋向上陳訴，而韓皋因府中倉庫虚竭，憂急惶惑，不敢如實奏報。正逢唐安公主的女兒出嫁右庶子李愬，宦官中使往來於李愬家，百姓攔道投遞訴狀，宦官繼而把此事告訴皇上。德宗下詔説："京邑作爲四方的表

長吏受親人之寄，實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韓皋，比踐清貫，頗聞謹恪，委之尹正，冀效公忠。乃者邦畿之間，粟麥不稔，朕念兹黎庶，方議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皋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令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令覆視，皆涉虛詞，壅蔽頗深，罔惑斯甚。宜加懲誡，以勖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馳驛發遣。"鋒亦尋出爲汀州司馬。皋無幾移杭州刺史，復拜尚書右丞。

率，長官受到愛民的寄托，實在關係着國家的根本，以分解朕的憂慮，如果不是那樣的人才，必定治理紊亂。正議大夫、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韓皋，近來承襲清貴的官職，聽説很恭敬謹慎，委任他做尹正，希望效法公直忠正。前不久京城地區，粟麥歉收，朕惦念這些百姓，正議論蠲除租税，韓皋自應盡心盡力，以便合乎朕的憂慮憐惜。然而韓皋奏報失實，處理無方，致使百姓不安，紛紛上訴。等到令人重新視察，都是虛詞，壅塞掩蓋得很深，蒙騙迷惑得很嚴重。應當加以懲戒，以此勉勵在職的官員。可以出任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從驛道兼程發送。"鄭鋒不久也出任汀州司馬。韓皋不久調任杭州刺史，又授任尚書右丞。

皋恃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皋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皋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入爲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水潦之後，賜皋綾絹布葛十萬端匹，以助軍資宴賞。所理以簡儉稱。入爲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皋充大明宫使。十五年閏正月，充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僚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東都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謚曰貞。

韓皋依仗是前輩，爲人處事很傲慢。順宗時，王叔文朋黨勢盛，韓皋嫉恨他，對人説："我不能聽從新貴。"韓皋的堂弟韓曄，受王叔文寵信，將這話告訴了王叔文，韓皋因此被貶爲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召入任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任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任忠武軍節度等使。因陳、許二州遭水災之後，賜給韓皋綾絹布葛十萬端匹，用來資助軍備費用和宴請賞賜。治理以簡明節儉著稱。召入任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逝世，以韓皋充任大明宫使。十五年閏正月，充任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因韓皋有師保舊情，加任檢校右僕射。十二月，因吏部考核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被罰一個月俸禄。長慶元年正月，正式授任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改任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任，令宦官宣旨賞賜酒席，及宰相百官送上，都如同近世制度。這年，以本官任東都留守，走到戲源驛突然去世，終年七十九。追贈太子太保。大和元年，贈謚號叫貞。

皋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嘆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其當晋、魏之際乎！其音主商，

韓皋天生懂得音律，曾觀賞彈琴，彈到《止息》一曲時，感嘆説："妙啊！嵇康作這支曲子時，正當晋、魏交替之際吧！其音調屬商，商爲

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摇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晋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將代也。慢其商弦，與宫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晋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蹙，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晋、魏之禍，所以托之神鬼也。”

秋聲。秋天，是將要摇落肅殺的季節，是一年中的衰落期啊！另外晋在五行中爲金運，商，爲金聲，由此可知魏到了末日而晋將要取代了。緩慢演奏商弦，與宫的音律相同，這是臣子奪取君位之義，由此知道司馬氏將要篡位。司馬懿受魏明帝臨終之命，反而有篡奪之心，自己誅殺曹爽，逆叛之意完全暴露。王陵任揚州都督，謀劃立荆王曹彪；毌丘儉、文欽、諸葛誕先後相繼任揚州都督，都有匡復魏室的計謀，全被司馬懿父子所殺。嵇康因揚州是廣陵故地，這四個人，都是魏室的文武大臣，都在廣陵敗散，《廣陵散》表現的是魏氏散亡從廣陵開始。《止息》曲，表現的是晋朝雖驟然興起，最終還要在這裏止息。那哀憤躁蹙，慘痛迫脅的意思，全都表現在樂曲裏了。永嘉之亂，正是應驗吧！嵇康寫這支曲子，將留給後代的知音，并且爲避開晋、魏的禍亂，因此以神鬼爲假托。”

韓洄

洄以蔭緒受任，劉晏判鹽鐵度支，辟爲屬吏，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誥。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户同正員。建中元年二月，復諫議大夫。先以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洄户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爐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之。”復以“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

韓洄因家門的蔭護而得官，劉晏任鹽鐵度支，徵他爲屬吏，多次升官做到諫議大夫、知制誥。與元載友好，元載被殺，受連累貶爲邵州司户同正員。建中元年二月，又任諫議大夫。先前使劉晏兼領度支，劉晏罷免後，命令將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原來的主管部門廢職罷事，長期没有綱紀，徒有其名而不能治理其事，國家費用出入，没有統籌管理，因此改任韓洄爲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洄上奏説：“江淮七監，每年鑄錢四萬五千貫，輸送京城，估計工錢及轉送的費用，每貫折合二千錢，這樣成本是利的一倍。現在商州有紅崖冶，産銅更多，又有洛源監，長期廢棄不整治。請求增加工匠鑿山取銅，興建洛源舊監，設置十個熔爐鑄造。每年估計可産錢七萬二千貫，揣度工錢及轉運的費用，每貫用錢九百，這樣利就大於本了。那江淮七監，請求一并停止。”又認爲“天下銅鐵的冶煉，可説是山澤的利益，應當歸屬君王的，不是諸侯地方長官所有。如今各道節度都團練使都搶占山澤，是不應該的，請求全部隸屬於鹽鐵使”。皇上都依從了。

總隸鹽鐵使"。皆從之。

滉與楊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無何，兄子臯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滉令爲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入爲兵部侍郎。六月，爲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得罪，以滉代太真爲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爲國子祭酒。

韓滉與楊炎友好，楊炎被治罪，韓滉常常感到不安。不久，哥哥的兒子韓臯上疏直言申辯楊炎的罪責，德宗猜疑是韓滉讓他這樣做的，不久貶爲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召入任兵部侍郎。六月，任京兆尹。七月，加任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與宰相盧杞結黨被治罪，使韓滉代劉太真任刑部侍郎。不久再次任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任國子祭酒。

張延賞 張弘靖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關内節度使王思禮請爲從事，思禮領河東，又爲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

張延賞，是中書令張嘉貞的兒子。自幼喪父，本名叫寶符，開元末年，玄宗召見，賜名叫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別授任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覽經史，通達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到他認爲很奇特，把女兒嫁給了他。肅宗在鳳翔，升任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改任殿中侍御史。關内節度使王思禮請他做從事，王思禮任河東節度使，張延賞又任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

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渠，修築宫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時罷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爲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

代宗到陝州，授任給事中，改任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曆二年，授任河南尹，充任諸道營田副使。河洛長期遭受戰火，村落成爲廢墟，張延賞勤勉自勵以身作則，政事崇尚簡約，疏導河渠，修築宫廟，幾年内流亡人口歸附，境内完善如初，詔書給予褒揚讚美。當時撤除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帥，以其兵力鎮守東都，張延賞暫且主持東都留守加以統領，治理的功績堪稱第一，入朝授任御史大夫。當初，遞上封奏的人李少良暗中把元載的秘事上報，元載的同黨知道後，奏告李少良狂妄，發落御史臺審訊，想要有所牽連。張延賞不順從他們的意旨，不久出任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適逢這年大旱歉收，百姓有流亡到其他地方去的，官吏將有的人拘禁起來。張延賞說："糧食，是人們所賴以生存的，在這裏坐以待斃，到别處去可以生存，祇要能使我境内的人生存，又何必限制他們到别處去。"於是準備好舟船予以遣送，派吏員修葺他

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爲界，人甚爲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

們的住屋，免除他們的欠債，從而使返回的人比原來的還多。濱臨長江的瓜洲，航船聚集，却遥屬於江南，張延賞上奏請求以長江爲界，人們感到很方便。不久因母親去世辭職，服喪期滿授任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

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還幸；其後郭英乂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劍南蜀川爲根本。

數年，改任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舊兼御史大夫，不久即時加任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帶兵進入成都作亂，張延賞逃奔漢州鹿頭，守邊將領叱干遂等討伐張朏。當月，斬殺張朏和共同作惡者，張延賞又回到成都。先前戰爭頻繁擾亂，自從天寶末年楊國忠攻打南蠻，三蜀疲敝，又值玄宗遷移到此；後來郭英乂奸淫崔寧的妻子，於是發生崔寧、楊琳交替作亂；等到崔寧得志，又極度侈奢靡爛，因此蜀地殘破凋敝，制度蕩然無存。張延賞減輕賦税簡約事務，一言一行遵循法度，幾乎達到富庶了。建中末年，皇帝在山南，張延賞貢奉供應及時，非常竭忠盡力。皇帝在梁州，倚仗劍南蜀川爲根本。

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協，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僕射。初，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高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來朝，嘗有德於晟，因會宴説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爲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杯酒之間，終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

貞元元年，因宰相劉從一有病，下詔召張延賞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和，李晟上表議論張延賞的過失，德宗難以違背李晟之意，張延賞到達興元時，改任左僕射。當初，大曆末年，吐蕃侵犯劍南，李晟率領神策軍去征伐，等到回師，帶着成都官妓高氏歸來。張延賞聽説後大怒，立即派將吏追還高氏。李晟很怨恨，從言語和神色上都表現出來。三年正月，李晟入朝，下詔李晟與張延賞和解，德宗很注重張延賞，打算任用他。正好浙西觀察使韓滉前來朝見，曾對李晟有恩德，因此會宴時勸説李晟與張延賞消除怨恨，於是同飲盡歡，并請李晟上表推薦張延賞爲宰相，李晟答應了，於是又加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到張延賞主持國事，李晟請求爲自己的一個兒子聘娶張延賞的女兒，藉此鞏固和好的情誼，張延賞拒絶而不答應。李晟對人説："武人性格爽快，假如要在杯酒之間解除舊恨，痛飲一場就可消除。文士很難

于內，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尚結贊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選鋭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贊僅免，自是數遣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己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册晟太尉，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册，時議非之。

冒犯，雖然在外表上顯得和睦，而內心却積蓄着怨恨。如今不許婚配，是没忘舊恨，能不畏懼嗎！”不久，張延賞果然圖謀罷免李晟的兵權。當初，吐蕃尚結贊興兵進入隴州，抵達鳳翔，什麽也没有擄掠，并説：“招我來，爲什麽不拿出牛肉酒漿犒勞軍隊？”不久便帶軍隊離去，以此來探李晟的虚實。李晟命令牙將王佖挑選三千精兵在汧陽設下埋伏，大敗吐蕃，結贊僅逃一死，從此多次派遣使者求和。李晟進京朝見，上奏説：“戎狄没有信義，不能答應。”宰相韓滉又支持李晟的建議，請求調運軍糧繼續對峙，皇上猜疑是將帥滋生戰爭想邀取功勞。正值韓滉去世，張延賞揣測皇上的心意，以便實現自己的心願，上奏使給事中鄭雲逵替代李晟。皇上不允許，并且説：“李晟對國家有功，讓他自己推舉代替他的人。”於是便用了邢君牙。授任李晟太尉兼中書令，允許春秋朝見罷了。這年五月，吐蕃果然違背盟約而劫持渾瑊。等到册命李晟爲太尉，按先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奉禮，如果有缺，就使宰相代理。張延賞想要減輕他的禮儀程度，便令兵部尚書崔漢衡代理中書令讀册，遭到當時議論的指責。

延賞奏議請省官員，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荆南、劍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十數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禄俸，資幕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絶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

張延賞奏請裁減官員，説：“爲政的根本，必須先任命官員。舊的制度使官員繁多而且費用大，州縣殘破，主要是這個原因。臣在荆南、劍南，所管轄的州縣缺少官員的，少説不下十幾年，吏部不曾補任，衹令一官代理，公事也一樣得到辦理。由此説來，官員可以裁減是無疑的。請求裁減官員，收取減員的禄俸，資助從軍的幕僚戰士，派劉玄佐收復河湟，軍隊費用就不會缺乏了。”皇上認爲很對。當初，韓滉入京朝見，到達汴州，以厚禮交結劉玄佐，將推薦劉玄佐可以擔當邊疆重任，劉玄佐也想要效力，起初接受任命，等韓滉去世，劉玄佐因病推辭，皇上派宦官慰勞，劉玄佐卧床接受任命。張延賞知道不能任用，上奏任用李抱真，李抱真也推辭不去。當時李抱真的判官陳曇在京城奏事，張延賞讓陳曇勸説李抱真，到底還是拒絶了。大概由於張延賞挾私怨罷免李晟的兵權，從此武臣不順從。自從

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州府停減及所留官，并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産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路怨嘆，日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韋倫及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并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疾甚，在私第；李泌初爲相，采於群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謚曰成肅。

建議裁減官員以後，衆人議論憤憤不平。張延賞恐懼，度量留用一些官員，下詔説："各州府停職減官以及留任官員，都符合改革政務。其中有先前考核合格以及充任職務者，遇到停減有的部門擔心公務有缺，應當委派長官在該停減的官員中取那些資歷淺但清白有才幹的，留下填補缺官，令代理完畢奏報上來。衹取用有才幹的，不限於資歷。如果本州任官人少，任憑用鄰州官員充任。其州縣各種色役的遣送，依照舊例使用本州官以及本地寄居人中有資産辦事明白的差遣。"等到減員很多，道路怨嘆，每天皇上都有耳聞。侍中馬燧上奏減員太厲害，恐怕不能實行；太子少保韋倫和常參官等分别上書直言認爲減員招怨，一并請求恢復被停減官員的職務；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也上疏談論此事。當時張延賞病重，住在家中；李泌剛任宰相，采納衆人意願，於是官員全部恢復。貞元三年七月張延賞去世，終年六十一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保，所賜喪葬禮物增加等級，謚號叫成肅。

子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蔭授河南府參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爲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劫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毁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郎，轉户部侍郎、陝州觀察、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兒子張弘靖，字元理，文雅淳厚忠信耿直。年輕時因門蔭授任河南府參軍，調任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徵他爲從事，奏請改任監察御史裏行，改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留守將令狐運追逐盜賊來到郊外，這天有人在路上搶劫轉運的絹帛。杜亞認爲令狐運是豪門子弟，猜測是他幹的，便令判官穆員和張弘靖同審此事。穆員與張弘靖都認爲令狐運在牙門供職，一定不會做偷盜事，堅决請求不要審察。杜亞不聽，於是把這件獄案上報，還把穆員及張弘靖斥逐出幕府，有詔書命令三司使共同審理，後來果然在河南境内捕獲盜賊。不久，德陽公主下嫁，修築宅第將要侵占張弘靖的家廟。張弘靖上表陳説衷情，詳細叙述祖、父的德行，德宗撫慰他，不讓毁壞家廟。張弘靖又獻上鋪叙贊美兩京規模的賦文，德宗很欣賞他的文筆，升任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授任工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陝州觀察使、河中節度使；升任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吴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弘靖請先命吊贈使，待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盗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録付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竟殺張晏輩。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又殺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爲戎事并興，鮮有濟者，不若并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宗業已北討，不爲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弘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弘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效，大閲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軍，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爲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弘靖即間道發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款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遷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弘入覲之後也。弘靖用政寬緩，代弘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己，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

吴少陽死，他的兒子吴元濟擅自主持留後事務，憲宗大怒，準備下詔討伐他。張弘靖請求先令吊贈使前去，等到他不恭敬時，然後用武，憲宗聽從了他的建議。不久加任中書侍郎平章事。盗賊刺殺宰相武元衡，京城搜索盗賊未能捕獲。當時王承宗府中有軍鎮兵士張晏等數人，舉止不正常，人們大多猜疑是他們幹的，下詔逮捕交付御史陳中師審查，全部羅織構成他們的罪狀，正如京城中人所説的。張弘靖懷疑此事不真實，屢次在皇上面前述説，憲宗不聽，最終殺了張晏等人。等到田弘正進入鄆州，審查案卷文書，也有殺害武元衡的人，但事情曖昧，各有各的説法，最終没能得到實情。另外在殺了張晏之後，憲宗打算進而討伐王承宗。張弘靖認爲戰争同時興起，很少有成功的，不如合力進攻吴元濟，等到淮西平定，然後全軍進攻河朔。憲宗已經北伐，不願因此而停止，但也難以拒絶他的話。張弘靖知道最終不會被采納，便自己上表乞求停止主持政事。不久任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任太原節度使。還未走到太原，果然下詔討伐王承宗。張弘靖因屢次進諫不被采納，應當自覺效命，檢閲軍隊裝備，請求親自討伐王承宗。詔令允許出兵，不許親自前往。不久魏博、澤潞都被王承宗打敗，有詔令獎賞他先前的建議。張弘靖便派使者抄小路去懇切開導王承宗，王承宗因此也就誠心歸附了。隨即召入授任吏部尚書，升任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當時正是韓弘入朝覲見之後。張弘靖政令寬鬆，接替韓弘的治理。不久因劉總多次要求回到朝中，并且請求張弘靖替代自己，下詔加任檢校司空平章事，充任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

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别。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

張弘靖進入幽州時，薊人無論男女老少，都夾道觀望。河朔軍鎮的將帥身冒嚴寒酷暑，大多與士兵一樣，没有篷蓋安車的區别。張弘靖過慣富貴生活，又不熟悉風土人情，進入燕地之時，在三軍中乘坐着肩輿，薊人很感驚駭。張弘靖認爲安禄山、史思明之亂，是從幽州開始的，要在初上任時徹底革除這裏的習俗，於是發掘安禄山的墳墓，毁掉他的棺材，當地人尤其失望。從事

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泗爲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泗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劉總父濟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爲一道，盧士玫理之；平、薊、嬀、檀爲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升獎，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祿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穎又不爲遠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薦將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

中有韋雍、張宗厚幾個人，又輕浮放肆喜歡飲酒，常常在夜裏喝醉歸來，燭火滿街，前後呵叱，這是薊人所不習慣的事。另外韋雍等人侮辱責罵吏卒，多用反虜稱呼他們，對軍士說："如今天下無事，你們拉得開兩石力弓，不如認識一個丁字。"軍中士卒認爲他們以意氣自負，深深怨恨他們。劉總回朝時，用一百萬貫錢賞賜軍士，張弘靖留下二十萬貫充作軍府雜用。薊人不勝憤怒，於是相約反叛，把張弘靖囚禁在薊門館，拘捕韋雍、張宗厚等數人，全部殺掉。隨後有個叫張徹的，從遠方出使回來，軍人因他没有過錯，不想加害，打算將他安置在館中。張徹不知道他們的用心，便索問張弘靖在什麼地方，大罵軍人，也被亂兵殺死。第二天，吏卒漸漸自我悔悟，都來到館中，請求張弘靖爲統帥，願意改邪歸正跟從他。連請了三次，張弘靖始終不回答。軍人便相互說："相公不說話，這必定是不原諒我們了，軍中怎能一日無帥呢！"於是推舉朱泗任兵馬留後。朝廷授任朱泗的兒子朱克融任幽州節度使後，就貶張弘靖任撫州刺史。不久，升任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去世，終年六十五歲。

元和初年，王承宗擁兵自重，劉總的父親劉濟詳盡陳述了征伐的策略，請求首先前往。等到軍隊一出征，接連攻拔城邑。劉總繼承父親的職位後，願意遵循先父的意志，并且要徹底改變河朔的舊風氣。長慶初年，多次上表請求入朝，兼請分割他所管轄的地區，然後回到朝中。他的意圖是打算使幽、涿、營州爲一道，請張弘靖治理；瀛州爲一道，請盧士玫治理；平、薊、嬀、檀爲一道，請薛平治理。還登記軍中老將，全部推薦給朝廷，希望朝廷加以進升獎賞，使得幽、薊的人們，都有希求羨美爵祿的心意，等到遞上奏疏，穆宗正要迅速取得范陽，宰相崔植、杜元穎又不考慮遠大經略，祇想要加重張弘靖的授權而減省事務。僅瀛、莫兩州允許設置觀察使，其他郡縣都命張弘靖統領。當時劉總所推薦的將校都住在京城的旅舍中，長時間不過問，朱克融等人以至於借衣討食，每天到中書省求官，不勝困

困。及除弘靖，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因爲叛亂。初，總以平、薊、媯、檀請薛平，於分裂之中尤爲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于今惜之。

子文規、景初、嗣慶、次宗。

張文規

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污南宮，乃出爲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

嗣慶，位終河南少尹。

張次宗

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溫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爲舒州刺史，卒。

文規子彦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彦修，次宗子曼容。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滉殺元琇，奏瑞鹽，逞幹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爲己功。幸逢多

窘。等到授任張弘靖，命令全部返回本軍。朱克融等人雖然得以返回，但都深懷怨恨，後來就是因爲這事叛亂的。當初，劉總請求把平、薊、媯、檀等地交薛平治理，這在分割治理中尤其是上策，但朝廷不能實行，終於招致後患，人們直到今天還感到痛惜。

兒子張文規、張景初、張嗣慶、張次宗。

張文規，歷任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成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溫彈劾張文規説：長慶年間他父親張弘靖身陷幽州，張文規徘徊京城，不立即前往救難，不應當讓他玷污南宮，於是出任安州刺史。多次升官任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張景初，一直在節度使府中供職，官做到殿中侍御史。

張嗣慶，官位終於河南少尹。

張次宗最有文學才能，常以古代的道德規範作爲行動準則。開成年間，任起居舍人。文宗恢復舊制，每天入閤，左右史執筆站在螭頭石階下，宰相奏事，能够完備記録。宰相退下以後，皇上召左右史再次對證與所上奏的是否一致，因此開成年間的政事，在史官的筆下最詳，張次宗尤其稱職。改任禮部員外郎，因哥哥張文規被韋溫彈劾不准任省職出任外官，張次宗也堅決辭去省職，改任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任舒州刺史，去世。

張文規的兒子張彦遠，大中初年由左補闕升任尚書祠部員外郎。張景初的兒子張天保，張嗣慶的兒子張彦修，張次宗的兒子張曼容。張延賞的東都舊宅在思順里，亭臺館舍的華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當時號稱“三相張氏”。

史臣曰：君主與百姓豐足國家就富强，將軍與宰相和睦國家就安定，反其道而行之，就得不到人心了。韓滉誅殺元琇，奏報瑞鹽，逞隨機應變之能事，不是忠貞純良之士，刻剥部下欺瞞君

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僝功，皆四凶之迹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皋迭處大僚，徒稱舊德；弘靖輕傲邊事，欺減軍資；洄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中立者也。《書》云："世禄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延賞害公。皋、洄繼世，弘靖興戎。

上，作爲自己的功勞。幸好時逢多事之朝，例外處在姑息之地，有幸獲得寬免，其他没什麽可以稱道的。張延賞因私害公，罷除李晟的兵權，使得武臣不施展他們的能力了，扶邪抑正，排擠柳渾的相位，致使賢人不進用他們的才能了。貌似恭敬表現己功，都是四凶的迹象，雖然以門蔭繼承先人，以才能取得官職，但走的不是正道，實在是小人啊！張延賞多次治理重要軍鎮，都以善政見稱，等到登上相位，便暴露了矯飾之情。韓皋接連擔任大官，空有先代德澤；張弘靖輕視邊防事務，欺瞞減扣軍資；韓洄依附元載、楊炎，繼而連遭貶官，都不是篤守正道居中而立的人。《尚書》説："世代享有禄位之家，很少有能够以禮相約的。"難道不是這樣嗎！

贊曰：韓滉苛刻部下，張延賞損害公事。韓皋、韓洄繼承先人，張弘靖導致戰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列傳第八十

王璵（道士）李國禎（附） 李泌（子）繁 顧況（附） 崔造 關播 李元平（附）

王璵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靡神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禱祈福祐，近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

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祠禱每多賜賚。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爲衆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因緣爲奸，所至干托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爲蠹弊，與其徒宿於黄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詰。肅宗親謁九宫神，殷勤於祠禱，

王璵，年輕時研習禮學，廣博探求廟堂祭祀的禮儀制度以迎合時世。開元末年，玄宗正推尊道術，無神不尊崇。王璵直言上疏引據古今祭祀的禮儀制度，請求設置春壇，在國都東郊祭祀青帝，玄宗認爲很對，因此升任太常博士、侍御史，充任祠祭使。王璵專門以祭祀之事希求得到寵幸，每次進行祭祀禱告時，有時焚燒紙錢，祈禱神靈保佑，近似於巫覡，由此很受恩寵。

肅宗即位，幾次升官後任太常卿，因祭祠祈禱經常得到很多賞賜。乾元三年七月，兼任蒲州刺史，充任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免宰相，便以王璵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品聲望，向來不爲衆人所稱道，等到當了宰相，聲譽頓時大減。王璵又上奏在南郊的東面設置太一神壇，請求皇上親自舉行祭祀。肅宗曾經患病，太卜説："灾禍在山川。"王璵便派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禱祭祀名山大川。巫師們都穿戴整齊乘坐驛車而行，皇上令派出的宦官監領，因此勾結爲奸，每到一地都向當地長官請托索取，以求得賄賂。一位女巫到中年仍很美麗，指使幾十個惡少年跟隨着她，特别惡劣的是，與她的門徒在黄州傳舍同居。刺史左震早晨來到這裏，驛門緊鎖，不能開啓，左震砸開鎖子破門而入，將女巫拽到臺階下殺了，隨從的惡少年也都打死。檢查出他們受賄的贓物達數十萬，左震没收入官而上奏朝廷，并請求用這些贓錢代繳貧民租稅，將派出的宦官遣送回京，肅宗也不能責

皆璵所啓也。歲餘，罷知政事，爲刑部尚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爲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曆三年六月卒。

備。肅宗親自拜謁九宫神，對祭祀祈禱很殷勤，都是王璵啓發的。一年多，罷免宰相，任刑部尚書。上元二年，兼任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任淮南節度使。肅宗在南郊祭禮完畢，以王璵爲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越州刺史，充任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以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舊。召入任太子少保，改任少師。大曆三年六月去世。

李國禎

璵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迹，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宫露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掃灑官户一百户。又於縣之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并許之。時歲饑荒，人甚不安，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曰：

臣聞國以人爲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賚而盡其力，然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蟊賊作孽，水旱爲災，雖王畿皆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令但供億王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説，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非妄之福。陛下雖欲爲人祈福，福未

王璵因祭祀妖妄之事而達到將相的地位，當時從邪門旁道進升的人，常常都有。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被召見，於是奏説皇室有仙家世系，應當大修道教靈迹，請求在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修築天華上宫露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設置掃灑宫户一百户。又在縣東義扶谷故湫修建龍堂，一并得到允許。當年饑荒，人心很不安定，昭應縣令梁鎮上表説：

臣聽説國家以人爲根本，傷害了根本則不成爲國家；神以人爲主人，虐待了主人則不是神。因此昔日的聖王，能够極力陳述道理，明確祭祀典禮，愛護百姓謹慎使用他們的財力，尊崇神靈虔誠恭敬地祭祀。因此神享用了聖王的明德而降臨福佑，人們受到神靈的保佑而竭盡發揮自己的能力，然後神與人和睦相處，國家纔可以保全。前些日子蟊賊作孽，水旱成災，即使京城地區也都遍及，而臣所管之縣最受苦難。這説明神不能抵禦大災很是明顯的了，又對陛下有什麽幫助而可以列入祭祀典禮呢！并且處在殘敝之後，正當凶荒之年，丁壯男子一向都出家入仕，老弱衹得來運送糧草，讓他們衹供應朝廷所需，已經承受不了，再爲鬼神之事奔走，怎能維持生存呢？臣又聽説天地間的神，尊奉到極點，掃除一塊地就可祭祀，有精誠之意就可饗福。陛下又何必廢棄先王的祭典，尊崇俗巫的邪説，趕走南面農田的客户，殺死東鄰的耕牛，然後寄希望於非分的

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宮室，惡飲食，恭己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爲，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疏，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爲去龍之穴，破生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君、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蓋無闕失，何勞神役靈？此又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災祥禍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逾越險阻，負荷粢盛，以日繫年，無時而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并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命之時，親承聖

福佑。陛下雖然想要爲百姓祈福，福没來到而百姓已疲困了！這是不可以的第一個原因。陛下不看昔日有道的君主，德行極高的王侯，誰不是宮室卑低，飲食粗劣，端正而約束自己來順應萬物的本性！陛下如今違背神撫養的心意，耗竭百姓已疲困的力氣，這樣又能從何處得到福佑呢？這是不可以的第二個原因。另外陛下對宗廟的崇敬達到極點了，但還没有一個月祭祀三次的禮儀；如今尊崇神事而惟獨這樣做，那麽宗廟的神靈，將會有親疏的等級，有厚薄的計較，陛下又如何説呢？這是不可以的第三個原因。又有大地婆父，祀典中没有記載，語言不合於常規，義理没有可取之處。如果陛下特意給大地修建祖宗之廟，必定會使上天留下向着誰背着誰的責問，陛下又怎樣解釋呢？這是不可以的第四個原因。深潭，是龍居住的地方。龍得到水就顯靈，無水便與螻蟻相同了。因此知道水存則龍在，水枯則龍亡，這是愚笨人與聰明人都知道的。如今深潭枯竭已久，龍在什麽地方生存呢？陛下又大修廟宇，用豐盛的物品祭奠，這樣，龍没有了存身之地，又破費民財，民尚且埋怨，神又怎能安然享用呢？這是不可以的第五個原因。那些道君、三皇、五帝，在兩京以及大的都城，都建有宮觀祠廟，定時設齋壇祈禱祭祀，國家有常典，官員有常禮，都按時而行，何必要煩勞神靈？這是不可以的第六個原因。臣考察先王的典禮，查閲前聖的軌迹，善惡吉凶，灾祥禍福，必定在於帝王修身的五件事，而不在於山川百神。這是不可以的第七個原因。臣觀察這一弊端，很明白其中的緣由。大概因爲道士李國禎等興師動衆就可籠絡人，大興土木就可得到利，祭祀就可受到賞賜，主持掌管就可以弄權。因此鼓動宮廷，迷惑皇上，穿越險阻，擔負祭品，整日整年，没有停息的時候。從未説起神的功力，衹是白白耗盡民脂民膏，致使人神共同怨恨，灾孽一起産生。欺騙皇上損害

旨，務存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沉鄴縣之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之祭、灑掃之户，謹明宣旨，并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知陛下以從善爲心，嫉惡爲務，蠲除不急，剗革煩苛，皆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糧粮，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等并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恐賄及豪右，復爲奸惡。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贓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爲大地建立祖廟，臣并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宫廟，望請并於本所依禮齋祭。

百姓，歪門邪道攪亂朝政，按情定罪，非殺不可！臣剛任職的時候，親自承奉聖旨，務必安定協和，允許權宜處事，真誠希望把鄴縣的女巫沉入水中，將歷代相沿的弊病世俗加以整治，那些興建兩祠的土木之功、繪畫之役、三六之祭、灑掃之户，敬請明確朝廷旨令，并且采取變通的辦法停止。官吏和百姓等，知道陛下以從善爲心思，嫉惡爲事務，免除不急迫的勞作，减去繁瑣的苛政，都將在門庭聚會歡呼，在道路上拍手跳躍，國家所徵收的糧食，没有人不樂意送交。臣認爲李國禎等人無不交結宦官，狡詐成性，臣即使捨身許國，不懼怕讒言誣陷，最終還是害怕賄賂到豪族大官，又會做奸惡之事。李國禎等人現在依據罪狀推問審訊，如果繳獲贓物，希望允許臣徵收，以便充當縣裏的郵館費用。深潭既然已經枯竭，不可以再建祠堂，也不應爲大地建立祖廟，臣一并請求停止。那些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然以前各有宫廟，希望都能依照本地的禮儀齋祭。

上從之。

皇上聽從了。

李泌　李繁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孫。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

李泌，字長源，他的祖先是遼東襄平人，是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徒何弼的六代孫。如今居住京兆，是吴房令李承休的兒子。

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齡、韋虚心、張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羈，耻隨常格仕進。天寶中，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玄宗召見，令待詔翰林，仍東宫供奉。楊國忠忌其才辯，奏泌嘗爲《感遇詩》，諷刺時政，詔於蘄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

李泌年少聰明機靈，廣博涉獵經史，精心研究《易象》，善於作文章，尤其擅長作詩，以帝王的輔佐自負。張九齡、韋虚心、張廷珪等都器重他。李泌品行豪放，耻於隨着常規做官進升。天寶年間，在嵩山上書談論當代政務，玄宗召見了他，令他待詔翰林，并在東宫供奉。楊國忠忌妒他善辯而有才能，奏告李泌曾寫《感遇詩》，諷刺時政，下詔貶到蘄春郡安置，於是隱居在名山中，以習隱自樂閑適。

天寶末，禄山構難，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自嵩、潁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

天寶末年，安禄山叛亂，肅宗北巡，到靈武即位，派遣使者訪求召見李泌。正值李泌從嵩、潁之間冒着危險奔赴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到彭

陳古今成敗之機，甚稱旨，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禄大夫，俾掌樞務。至於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權逾宰相，仍判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肅宗每謂曰："卿當上皇天寶中，爲朕師友，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尋爲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有不利於泌。泌懼，乞游衡山，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禄俸，遂隱衡岳，絶粒栖神。

原郡謁見皇上，陳述古今成敗的關鍵，很符合皇上心意，請到卧室，常常詢問。李泌自稱山人，堅决辭去官位品秩，特任散官以示恩寵，出仕授任銀青光禄大夫，輔佐執掌政務。甚至四方的文件、將相的升任，都與李泌商議，權力超過了宰相，還擔任元帥廣平王軍司馬事。肅宗經常對他説："卿在上皇天寶年間，爲朕的師友，如今下任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都憑藉了卿的道義。"他就是這樣被器重。不久因爲中書令崔圓、寵臣李輔國嫉妒他的才能，將對李泌有所不利。李泌恐懼，乞求出游衡山，皇上下詔嘉獎允許，給以三品的俸禄，於是隱居衡岳，不吃食物修煉道術。

數年，代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頗承恩遇。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己，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遊奏求參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南西道判官，幸其出也。尋改爲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馳傳入謁，上見悦之。又爲宰相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及謝恩，具陳戀闕，上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闕，衮盛陳泌理行，以荆南凋瘵，遂輟泌理之。詔曰："荆南都會，粤在澧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可以全活惸嫠。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使。"重其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

幾年以後，代宗即位，召入任翰林學士，承蒙很多恩遇。到元載任宰相，憎恨他是異己，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遊上奏求取輔佐官員，元載便稱贊李泌有才幹，授任檢校秘書少監，充任江南西道判官，希望他出任到外地。不久改任檢校郎中，依舊任判官。元載被誅殺，便乘坐驛站車馬奔馳入朝謁見，皇上見到他很高興。又被宰相常衮所忌恨，出任楚州刺史。等到謝恩時，詳細陳述自己依戀朝廷的心意，皇上向來看重他，留在京城數月。適逢澧州刺史缺任，常衮極力陳説李泌的政績，因荆南凋敝，於是停止李泌楚州刺史的任命而前往荆南治理。下詔説："荆南的都會，就在澧陽，要使人情歸於淳厚，衹有靠賢能來治理。因李泌的文才可以教化風俗，政績可以保全孤苦伶仃的人。於是命令頒布條文，期望都能得到治理，不要輕視淮陽之任，要勉勵建立渤海之功。可任檢校御史中丞，充任澧朗硤團練使。"給予優厚的禮儀而送别他。不久，改任杭州刺史，以善於治理著稱。

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盧氏山冶，近出瑟瑟，請充獻，禁人開采。"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産於近甸，實爲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奇，常思返朴之

興元初年，徵召奔赴皇帝在外停駐的地方，升任左散騎常侍。貞元元年，授任陝州長史，充任陝虢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李泌上奏説："虢州盧氏山中冶礦，近來出産瑟瑟珠寶，請作爲進獻，禁止人們開采。"下詔説："瑟瑟這種珠寶，是中原所没有的，如今在都城近郊出産，實在是神靈恩賜。朕不裝飾寶玩，不崇尚珍奇，常

風，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采，不宜禁止。”就加泌檢校禮部尚書。時陝、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州境，泌潛師險隘，左右攻擊，盡誅之。

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初，張延賞大減官員，人情咨怨，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兼試額内占闕等官，加百官俸料，隨閑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人以爲便。而竇參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内，月俸多少累等。泌又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司惟韓皋、歸登而已。泌仍命收其署餐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韋綬爲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右補闕。既復置，人心忻然。順宗在春宫，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百端奏説，上意方解。

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游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容，不爲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説，用妖人王璵爲宰相，或命巫媪乘驛行郡縣以爲厭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禁忌。而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内集衆工，編刺珠綉爲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爲禳禬，且無虚月。德宗在東宫，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内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内廊壞，請修繕，而太卜云：“孟冬爲魁岡，不利穿築，請卜

思念返璞歸真的風氣，以表明自身儉樸的節操。那出産瑟瑟的地方，任百姓尋求開采，不應當禁止。”就地加任李泌檢校禮部尚書。當時陝、許有三千名戍邊士卒從京西逃歸，到陝州境内，李泌在險隘處埋伏軍隊，左右攻擊，全部消滅了他們。

不久授任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當初，張延賞大減官員，人情怨恨，李泌請求恢復原有官員，以順從人們的意願，因此上奏罷掉兼試額内占闕等官，增加百官俸金食料，隨着閑散繁重的不等加置手力課，皇上聽從了，人人認爲很方便。而竇參另外上奏，於是又改變了，使同品之内，月俸的多少相等。李泌又上奏請求罷掉拾遺、補闕，皇上雖然不同意，也不給人授此官，因此諫司衹有韓皋、歸登而已。李泌還命令收去諫官官署的餐錢，叫歸登等人在中書舍人那裏寄食，因此當時人開玩笑説：“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不辨存亡。”這種情况延續了三年。到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韋綬任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任右補闕。復置此官後，人心喜悦。順宗在東宫爲太子，太子妃蕭氏的母親郜國公主勾結外人，皇上懷疑還有别的事，株連坐罪貶黜了好幾個人，皇太子也危險不安。李泌百般上奏勸諫，皇上纔消除怒氣。

李泌很有正直的風範，喜歡談論神仙詭秘之道，有人説他曾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交游相處，因此被當世所瞧不起，雖然以詭秘之道希求容身，却不爲當時的君主所重視。德宗剛即位，尤其厭惡巫祝怪誕的術士。當初，肅宗看重陰陽家祭祀祈禱的説教，任用妖人王璵爲宰相，有時命巫婆乘坐驛車巡行郡縣以詛咒制勝。凡是所興建的工程，每每牽涉禁忌。而黎幹利用歪門邪道官至京兆尹，曾經在宫中召集很多工匠，編珠刺綉做御衣，編成後又燒掉，以此祈福，并且每月如此。德宗在東宫爲太子時，十分清楚這事，即位以後，停止在内道場召集僧人，廢除巫祝的祭祀活動。有關部門説宣政院内廊損壞，請求修繕，但太卜説：“孟冬有河魁、天岡二星，

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啓塞從時，何魁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轀輬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内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説，上稍以時日禁忌爲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爲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爲朝士戲侮，頗貽譏誚。年六十八薨，贈太子太傅，賻禮有加。泌放曠敏辯，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爲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横，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二十卷。

不利於修築，請求占卜在其他月份。"皇帝説："《春秋》的本義，開啓和阻塞要隨從季節，有什麽河魁、天罡二星的説法呢？"最終下令修繕。另外爲代宗陵墓啓運靈柩，德宗在承天門號哭送行，看見運送靈柩的轀輬車没有走在道路正中，稍稍偏在午未之間。問是什麽緣故，有關官員回答説："陛下的本命在午，因此不敢在道路中間。"皇上哭泣着説："哪有委屈靈駕而謀取自身利益的。"最終命令在道路正中行駛。到建中末年，敵寇入侵國内遭亂，桑道茂有在奉天築都城的説法，皇上漸漸留意時日禁忌，而素聞李泌以鬼神邪説見長，因此從外地徵召回朝，以至於被重用，當時議論認爲不合適。等到任宰相，隨時勢變化俯仰屈伸，没有足以稱道的地方。又引薦顧况等輕薄之流，往往被朝中人士戲侮，留下許多可遭譏刺的言行。六十八歲去世，追贈太子太傅，增加助葬的財物超過禮制。李泌曠達敏捷善辯，喜好説大話，自從出入朝廷宫禁，屢屢被權臣忌恨，經常由於智謀而得以幸免；最終因言論縱横，使皇上感悟，得以躋身宰相職位。有文集二十卷。

子繁，少聰警，有才名，無行義。泌爲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爲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殁，户部尚書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人子，爲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爲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嘆駭，積年委棄。後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南

兒子李繁，年少時聰敏機警，有才能名聲，不能躬行仁義。李泌任宰相時，曾引薦夏縣處士北平人陽城任諫議大夫。陽城品德正直，遇到了知己，就深深地感激他。到李泌死後，户部尚書裴延齡善於討好諂諛奉承皇上，取得德宗信任，暗地玩弄權術，滿朝側目而視。陽城是正直的人，尤其憤恨他。一天他寫下了裴延齡的全部過失和罪惡，準備秘密論奏，因李繁是老朋友的兒子，認爲可以親近信任，便讓他看了寫成的疏議草稿，并請李繁抄寫。李繁抄寫完畢，全能記住内容，這天夜裏便直接到裴延齡那裏，詳細告訴了這件事。裴延齡聽説以後，立即請求奏對，全部將陽城奏章中要議論的事件，一一先自我辯解。等到陽城的疏奏遞上，德宗認爲虚妄，不加考慮。李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好，曾令李繁拿着自己寫的文章請梁肅潤色。李繁本身也有學問，梁肅待他很優厚，便答應做他的老師，李繁也一天天與梁家熟悉起來。等梁肅去世後，

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爲宰相，左右援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不承恩。

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曆二年六月，敬宗降誕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弘文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爲亳州刺史。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政擒捕不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輿按問。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敕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冤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

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人外之交，吟咏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

顧况

顧況者，蘇州人。能爲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誚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己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况心不樂，求歸於吴。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户。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

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

李繁淫亂梁肅的妻子，士人君子無不驚駭嘆息，李繁多年不被任用。後來起用任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上奏斥責他，改任河南府士曹掾。因爲他敏悟異常，李泌的故友任宰相，左右的人給以援助扶持，後來得以連續升官任郡守，并且努力學習從不怠倦。罷掉隨州刺史，返回京城，長久不被皇帝重用。

韋處厚任宰相，待他很深厚。寶曆二年六月，是敬宗的誕生日，皇上親臨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李繁等三人同佛徒道士直言辯論。九月，任大理少卿，又加任弘文館學士。當時諫官御史的奏章疏議相繼不斷，宰相不得已，使李繁出外任亳州刺史。亳州境内曾有群賊，搶掠人們的廬舍，劫取財貨，幾任州官都捕捉不到。李繁暗設機謀，偵探出賊的巢穴，出兵全部加以誅殺。當時議論譴責李繁没有先報告上級廉察處置使，牽涉犯有擅自興兵罪，朝廷派監察御史舒元輿審查勘問。舒元輿向來與李繁有怨恨，又因剛任新職，鋭意生事，便顛倒全部獄辭，認爲李繁濫殺無辜，文狀奏上，敕令在京兆府賜死，當時人認爲冤枉了他。後來舒元輿遭遇禍事，人們認爲有報應了。

當初，李泌被流放到江南，與柳渾、顧況成爲世俗外的摯交，吟咏詩文自尋快樂。而柳渾先做了大官，因此李泌再次得以入朝做官。

顧況，蘇州人。善寫詩歌，性格詼諧，即使王公那樣的顯貴與他交往，也必定會戲弄侮辱他們，但因嘲諷善文，人們多親近他。柳渾任宰相，徵召顧況任校書郎。又遇李泌相繼入朝爲宰相，自認爲知己的人掌握大權，應能得到高官，很久纔升任著作郎，顧況心裏不高興，要求回吴。而朝中群官，全有侮辱玩弄的眼光，都憎恨他。等李泌去世，顧況不哭泣，却有調笑的言詞，被御史所彈劾，貶爲饒州司户。有文集二十卷。其中《贈柳宜城》辭句，大多嬉弄玩笑，文體都是這一類。

兒子顧非熊，考中進士科，多次輔佐節度使

亦有詩名于時。

幕府，在當時也以善作詩出名。

崔造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爲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造累貶信州長史。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年輕時涉獵學問。永泰年間，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朋友，都僑居在上元，喜好談論經邦濟世的策略，常以帝王的輔佐自許，當時人稱他們是“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招他爲賓僚，幾次升官做到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友善，等到劉晏遭受楊炎、庾準的誣告而被殺，崔造連續貶官爲信州長史。

朱泚之逆，造爲建州刺史，聞難作，馳檄鄰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明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爲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以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登用。

朱泚之亂，崔造任建州刺史，聽到作亂的消息，迅速傳遞檄書給相鄰的州府，請求一齊興舉義兵，於是調發部屬，得到二千人，德宗聽説後贊揚了他。等到收復京城，下詔徵召崔造到藍田，因爲舅舅源休公開叛逆被處死，崔造上疏請罪，不敢立即進京。皇上認爲他懂得禮法，下詔嘉獎給予慰問勸勉，授任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當時京城地區戰亂之後，連年有蝗蟲旱災，國庫没有儲蓄。德宗因崔造敢講話，認爲他能立事，因此破格進用。

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税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并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税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户部、工部。又以歲飢，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税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濠壽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

崔造長期在江外任職，嫉恨掌管錢穀各使官欺騙皇上的弊端，便上奏天下兩税錢物，委托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到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一律停止；其度支、鹽鐵，委托尚書省本司總管；其尚書省六職，讓宰相分領。便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專利賣酒等事務；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以及諸道兩税事務；宰相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相李勉判刑部；宰相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户部、工部。又因饑荒，浙江東道和浙江西道每年給京城運米七十五萬石，如今改令兩税折合交納米一百萬石，委托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到東渭橋；其淮南濠壽的旨米、洪潭的屯米，委托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到東渭橋。諸道有鹽鐵的地方，依舊設置巡院辦理；河陰現有的米以及諸道先付給度支、巡院搬運在路的錢物，委托度支依照前例辦理，那些没有運離本道的，分付觀察使發送，并委托中書門下年終

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揚子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掎摭琇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荒之歲，難爲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户。造初奏太鋭，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比較區别諸道考核優秀上奏。崔造與元琇平時交情很深，罷掉使職之後，將鹽鐵重任委派給元琇。而韓滉正掌管轉運，朝廷依賴他漕運糧食。韓滉認爲長久實行這種管理制度，不可以立即改變。德宗又以韓滉爲江淮轉運使，其餘的按照崔造所上奏的辦。元琇因韓滉性格剛直難以控制，便又奏議江淮轉運，其中江南米自長江至揚子共十八里，請韓滉主管；揚子以北，元琇自己主管。韓滉聽説後憤怒，指摘元琇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得已，罷免元琇判使，改任尚書右丞。這年初秋，江淮漕運稻米大量送到京城，德宗贊揚這一功勞，以韓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崔造所奏條例全部改了。衆人議論也認爲崔造所奏雖然符合舊的典章，但在凶荒之年，難以成事，於是罷掉崔造知政事，任太子右庶子，貶元琇爲雷州司户。崔造當初奏議太尖鋭，等到元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處理事務。第二年九月去世，終年五十一歲。

關播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辟爲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理，尤精釋氏之學。大曆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播與同宗，深遇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爲河南府兵曹，攝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爲判官，歷檢校金部員外，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汴。少遊自總兵鎮淮上，所在盗賊蜂起。播調閲州兵，令其守備。又爲政清净簡惠，既無盗賊，人甚安之。楊綰、常衮知政事，薦播爲都官員外郎。

德宗登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衆爲盗，令播往宣撫之。臨行，召對於别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爲政之本，須求有道賢人，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天寶末年，考中進士科。鄧景山任淮南節度使，召他爲從事，多次授官任衛佐評事，升任右補闕。善於談論事物常理，尤其精通釋氏的學説。大曆年間，神策軍使王駕鶴的妻子關氏因關播與她同宗，待他很好。元載憎惡他們的交往，出任關播爲河南府兵曹，代理過好幾個縣的職務，都有政績。陳少遊統領浙東、淮南，又召爲判官，歷任檢校金部員外，代理滁州刺史。李靈曜擁兵自重，在梁汴驕横强暴。陳少遊親自統兵坐鎮在淮水上游，轄境内盗賊蜂擁而起。關播調集檢閲本州兵士，命令他們守備。另外爲政清廉寬厚，境内没有盗賊，人們很安定。楊綰、常衮爲宰相，推薦關播任都官員外郎。

德宗即位，湖南山洞中有個叫王國良的，聚集衆人爲盗賊，下令關播前往宣旨安撫他們。臨走時，皇上在别殿召他對話，皇上詢問治理政務的關鍵，關播上奏説："爲政的根本，必須尋求

乃可得理。"上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閲試,亦遣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傅理。"播奏曰:"下詔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詞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悦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迴日當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詔招撫,國良不受命,臣請便宜恩命,語鄰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迴,改兵部員外,遷河中少尹。

有道的賢人,纔能得以治理。"皇上對關播説:"朕下詔尋求賢良,應當親自考核,也要派遣使臣晋升或貶退官員,廣泛加以尋求訪問上奏推薦,提拔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人,希望以此得到輔佐治理。"關播上奏説:"下詔求賢,升降舉薦,衹能得到追求名利的文詞之士,哪會有有道的賢人肯隨牒文參加舉選呢?"皇上贊賞他的説法,對關播説:"卿暫且出使去,回來後自當與卿議論政事。"關播又上奏説:"臣如今奉詔招撫,王國良不歸順朝廷,臣請求適宜宣布皇上降恩的詔令,告訴鄰境迅速出兵剪除。"皇上説:"卿的話很符合朕的心意。"出使回來,改任兵部員外,調任河中少尹。

建中初,張鎰爲河中少尹。鎰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事中。舊例,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掌知,爲弊頗久,播始建議并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冀其易制,驟稱薦之。尋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删定。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删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哲之稱"。從之。

建中初年,張鎰任河中少尹。張鎰不久入朝爲宰相,二年七月,升任關播爲給事中。按照先例,各有關部門所收藏敕令文書的檔案庫房,都由胥吏掌管,弊害已經很久,關播開始建議一律由士人掌管,至今稱得上合宜。改任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因關播性格柔弱緩慢,希望對他容易控制,屢次稱贊推薦他。不久升任吏部侍郎,改任刑部尚書、知删定。奏議上元年間,下詔選古今名將十人在武成王廟配享祔祭,如同文宣王廟的禮儀。關播認爲"姜太公自古稱爲大賢,如今他下面的稱爲亞聖,從義理上講不妥。另外孔子十哲,都是當時孔子的弟子,如今所選擇的名將,年代各不相同,就義理而言已經差謬,就事理而言又有失誤。臣請求删去名將配享祔祭的禮儀以及十哲的稱號"。皇上聽從了他的意見。

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時政事决在盧杞,播但斂衽取容而已。乏於知人之鑒,好大言虚誕者,播必悦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閲試用之,上以爲然,以元平爲補闕。會淮西節度李希

建中三年十月,授任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當時政事由盧杞决斷,關播衹不過恭恭敬敬博取歡心罷了。缺乏對人的鑒别,而喜好説虚話大話的人,關播必定喜歡并親信他們。有李元平、陶公達、張愻、劉承誡,全都言談詭詐虚妄,誇口能建立功名,也有些微小才能淺薄技藝。關播多次上奏説李元平等人都可擔任將相,請求考察任用他們,皇上認爲可以,任李元平爲補闕。正值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皇上因汝州是

烈叛亂，上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平爲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别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爲希烈所擒，汝州陷賊，中外哂之。由是公達等未克任用。播與盧杞等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并貶黜，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爲尚書，可痛心也！"

要鎮，下令選擇刺史。關播推薦李元平爲汝州刺史，不久加任檢校吏部郎中、汝州别駕，主持本州事務。李元平到汝州十天，被李希烈活捉，汝州被叛賊攻陷，朝廷内外都譏笑他。由此陶公達等人未能被任用。關播與盧杞等隨從皇帝到達奉天，接着盧杞、白志貞等一并被貶官，關播仍主持政事，朝廷内外議論紛紛，認爲不可以，於是罷免宰相，改任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在朝廷上哭泣着説："宰相不能謀劃輔佐，以致弄到今天這個地步，却還擔任尚書，實在讓人痛心！"

貞元四年，迴紇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使，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悦之。使迴，遷兵部尚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致仕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静，不豫外事，士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貞元四年，回紇請求和親，以咸安公主下嫁可汗，令關播以本官加任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任送咸安公主及册立可汗使，奉命出使往來，都能清廉節儉謹慎，番人很喜歡他。出使回來，升任兵部尚書，以疾病爲由堅决推辭，請求罷官，改任太子少師退休。關播辭官之後，減去僮僕車馬，閉門静養，不參預外事，士人君子很敬重他。貞元十三年正月去世，終年七十九歲，停止朝會一天，追贈太子太保。

李元平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爲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評事。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奇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超左補闕，不數日，擢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僞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内，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污地。希烈見其無鬚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因嫚駡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僞署爲

李元平，是宗室子弟。最初任湖南觀察使蕭復的判官，試任大理評事。性格放縱高傲，敢説大話，喜好談論軍事，天下德才兼備的士大夫没有能讓他中意的，因此很多人對他懷恨在心。關播特别器重他，答應任他做將帥。當時李希烈反叛，朝廷因爲汝州與叛賊接壤，刺史韋光裔又懦弱不能勝任，關播便竭力稱贊李元平，皇上特意召見，破格任左補闕，不幾天，升爲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别駕，主持本州事務。到任以後，招募工徒修繕外城，李希烈便派勇士應募，參加築城，一共進來了數百人，李元平没有發覺。李希烈派遣僞將李克誠帶領數百騎兵突然來到城下，先前應募參加勞役的人在城内接應，綁縛李元平奔馳而去。見到李希烈後，嚇得屁滚尿流。李希烈見他没有鬍鬚身材矮小，開玩笑地對李克誠説："派你去捉李元平，爲什麽要把李元平的兒子捉來？"接着謾駡道："瞎眼宰相派你來抵擋

御史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爲宰相，或告其有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微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我，怎麼對我這樣輕視呢!"任李元平爲僞御史中丞。關播聽説李元平被任用，還欺騙人説："李生的功業成就了。"是説必定能顛覆李希烈而建立功勛。没多長時間，李希烈任用李元平爲宰相，有人告發李元平有二心，李元平就截斷一個手指以此發誓。李希烈死後，有人説李元平在叛賊軍中確實有所圖謀，免去死罪流放到珍州。適逢赦令得以回到剡中，浙東觀察使皇甫政上表報告李元平回到剡中，以此激怒皇上，又流放到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礿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璵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既處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禎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泌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爲高率智辯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踪。《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繁之醜行，棄於當時，竟陷非辜，諒由素履。造爲臣得禮，莅事非能；播居位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矣。

史臣曰：四時祭祀，前王制訂以奉祖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視而不談論。大凡所説的邪門旁道，本有舊時典章。王璵藉助鬼神，便做到將相，已經處在代表天子之位，於是滋生混亂政治之源。李國禎妖人惑衆，妄加擴大祭祀的制度；梁鎮正直之士上書直言，方纔感悟皇上之心。李泌見能而進知難而退，足以爲超逸明智之士；身爲宰相而談論鬼神，可見其狂妄浮薄之迹。《王制》説："用邪門旁道以亂政，殺。"能没有畏懼嗎！李繁的醜行，被當時唾棄，最終陷於無辜，諒必由於平素的行爲。崔造作爲臣子能合乎禮法，任官做事却没有才能；關播做官討好，所舉薦的人却敗事有餘。都不是有治國才能的人，全都身居宰相，任人不當者滅亡，國家危險了。

贊曰：璵、泌、造、播，俱非相材。國禎左道，梁生直哉！

贊曰：王璵、李泌、崔造、關播，都不是宰相的材料。李國禎邪門歪道，梁生實在正直啊！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第八十一

李勉　李皋（子）象古 道古

李勉　李擇言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爲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

李勉，字玄卿，是鄭王李元懿的曾孫。父親李擇言，任漢、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他所到之處都以嚴明幹練著稱。他在漢州任刺史時，張嘉貞任益州長史、主管都督事，張嘉貞性格倨傲驕貴，對待管轄内的刺史傲慢無禮，但他却招李擇言同榻而坐談政教治理，當時人以爲榮耀。

勉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宗於虛玄，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庬雜，號爲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并有擒奸擿伏之名。

李勉年輕時勤學經史，長大後沉雅清峻，尊崇玄虛，因爲是皇朝親屬陪位，幾次授任開封尉。當時長久太平，并且汴州是水陸運輸的會合地，城中居民龐雜，號稱難以治理，李勉與聯尉盧成軌等，都有捕捉奸賊揭露隱惡的名聲。

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勛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嘆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并處斬，囚有仰天嘆者，勉過問之，對曰："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點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凶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

至德初年，李勉隨從皇帝到靈武，授任監察御史。正值朝廷崇尚武功，有功勛的大臣自恃恩寵，大多不懂禮儀。大將管崇嗣在靈武臨時設立的朝堂上背對皇帝而坐，談笑自如，李勉彈劾他，將他拘押在有關部門，肅宗特別寬宥了他，感嘆道："我有了李勉，纔知道朝廷的尊嚴。"李勉升任司膳員外郎。當時關東獻上俘虜一百多人，下詔一齊處斬，囚犯中有個人仰天長嘆，李勉走過去詢問他，他回答説："我被脅迫留守官位，不是叛逆者。"李勉很哀憐他，上奏説："首惡没有消滅，遭到玷污的人占了半個天下，他們都想要洗心歸順。如果將他們全殺了，是驅使天下人去幫助凶逆啊。"肅宗立即派人騎馬奔馳去寬恕釋放那些俘虜，由這時起每天都有來歸順的人。

克復西京，累歷清要，四遷至河南少尹。累爲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上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收復西京，李勉歷任政事清簡的官職，四次升任做到河南少尹。歷任河東節度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不久升任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李勉因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勉精幹，便令他代理南鄭令，不久皇帝下詔要處死王晬，李勉問其中的緣故，纔知道是被權幸所誣告。李勉詢訪將吏說："皇上正依賴州縣長官做百姓的父母，怎能因譖言而殺害無辜呢！"便中止拘捕王晬的詔令，飛快把表奏送給皇帝，王晬便獲得寬宥，而李勉終於被宰臣所非難，調回朝廷任大理少卿。他謁見皇帝，當面陳述王晬無罪，政事有條理，是位盡心盡力的官吏。肅宗贊揚他能堅守正義，就授任他爲太常少卿。王晬以後因推舉選拔授任大理評事、龍門令，他始終以才幹著名，當時李勉以善於識別人才見稱。

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己。勉不爲之屈，竟爲所抑，出歷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尋兼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肅宗準備重用李勉，正是李輔國受到恩寵擔當重任的時候，他想讓李勉對自己拜禮。李勉對他不屈服，終於被李輔國所壓制，出外歷任汾州、虢州刺史，改任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不久兼河南尹，第二年罷免河南尹，以中丞返歸西御史臺，又授任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續攻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日昇相繼背叛，李勉與各道奮力戰鬥，全部攻克平定了叛賊。他的部下有個人的父親病了，用咒詛等邪術製作了一個木偶人，寫上李勉的名位，埋在他家墓隴想加害李勉，有人向李勉報告，李勉說："他爲了自己的父親祈免災難，也是可以憐憫的。"於是寬免了那個人。

大曆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勉莅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倘惠顧府廷，豈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受代。

大曆二年，李勉來到朝廷，授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務崇尚簡明嚴肅。宦官魚朝恩任觀軍容使，并主持國子監事務，他恃寵含威，朝廷的法令就他說了算。前京兆尹黎幹抒發心意伺候事機，一舉一動必求獻媚，每次魚朝恩來國子監，黎幹便出動全京兆府人吏準備數百人的食物用來招待他。等到李勉任職滿一個月時，魚朝恩要來國子監，府中屬吏預先來請示，李勉說："軍容使主管國子監事務，我李勉候視太學，軍容使應當豐厚地備辦主人之禮。我李勉愧居京兆尹，軍容使假如惠顧府廷，我怎敢不準備好酒菜

呢。"魚朝恩聽説後懷恨在心，從此不再去太學，李勉不久也被人替代。

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没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并力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閲，故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十年，拜工部尚書。及滑亳 永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代，因除之。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侯雖暴驁者，亦宗敬之。

四年，李勉被授任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依仗山洞險阻作亂，前後多年，攻陷了十幾個州。李勉到來，派遣將領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合力招撫討伐，全部斬殺了他們，五嶺得到平定。從前西域船舶渡海來到唐朝的每年纔四五隻，李勉品性廉潔，船運貨物都不加檢閲，因此到他任期滿時每年從西域來到的船隻已達到四十多隻。他任官多年，器用車服没有增加。等到他離職返回，到石門停船，仔細搜查家人所收藏的南貨犀牛角象牙等物品，投入江中，年長的人認爲他可以繼承前朝的宋璟、盧奐、李朝隱等人。百姓官吏都到朝廷要求爲他建立功德碑，代宗同意了。十年，李勉被授任工部尚書。後來滑亳 永平軍節度令狐彰去世，遺表舉薦李勉代替自己的職務，於是授任他爲滑亳 永平軍節度使。他在節鎮八年，因舊德清重，不加嚴刑也能治理，東諸侯中即使那些凶惡傲慢的人，也都尊敬他。

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 汴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承嗣使侄悦將鋭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悦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江擒之以獻，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仍舊鎮。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爲麾下所逐，詔復加勉 汴宋節度使，移理汴州，餘并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尚書，尋加平章事。建中元年，檢校左僕射，充河南 汴宋 滑亳 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盗爲名，悉衆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凶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潜師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

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去世，下詔加任李勉 汴州刺史、汴宋節度使。他還没有出發，汴州將領李靈曜叛亂，向北勾結田承嗣，田承嗣派侄子田悦率領精兵戍守。下詔李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敗他們，田悦僅僅自身逃脱。李靈曜向北逃走，李勉的騎將杜如江活捉他而獻上，代宗褒揚賞賜很重。接着李忠臣代任汴州節度使，而李勉仍然回到先前的節鎮。李忠臣對部下貪婪暴虐，第二年被部下所驅逐，下詔再加任李勉 汴宋節度使，遷移治所到汴州，其餘的一切照舊。德宗繼位，李勉加任檢校吏部尚書，不久加平章事。建中元年，李勉檢校左僕射，充任河南 汴宋 滑亳 河陽等道都統，其餘照舊。四年，李希烈反叛，用討伐其他盜賊的名義，全力來進犯汴州。李勉守城幾個月，救援不到，他對將領説："李希烈凶逆殘酷，如果與他較量，他必定殺害很多無辜，我不忍心。"於是悄悄帶軍隊突圍，向南逃奔宋州。皇帝下詔以司徒平章事徵他入朝。他到朝廷後，穿着平民的衣服請罪，皇帝

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上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奸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對曰："天下皆知其奸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爲奸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是見疏。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貞元四年卒，年七十二，上頗愍悼之，册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給。

下詔安慰他并恢復官位，李勉自己認爲有罪過祇是占着位子而已。不久，盧杞自新州員外司馬授任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因盧杞邪佞害政，謫貶都不能堵塞人們的責備，便停發詔令堅持上表，皇上便授任盧杞爲澧州別駕。有一天，皇上對李勉說："大家都說盧杞奸邪，朕怎麼不知道！卿知道其中的原因嗎？"李勉回答說："天下人都知道盧杞奸邪，惟獨陛下不知道，這正是他的奸邪之處。"當時人稱贊他正直，然而從此以後他被皇上疏遠。李勉多次上表辭去官職，於是罷免知政事，加任太子太保。貞元四年去世，終年七十二歲，皇上很憂傷地哀悼他，册贈太傅，贈送辦理喪事的錢物多少不等，喪葬費用由官府供給。

勉坦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爲宗臣之表。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二十年，禄俸皆遺親黨，身没而無私積。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内，每遇宴飲，必設虚位於筵次，陳膳執酹，辭色凄惻，論者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慓悍陰禍，凶焰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況勉應變非長，援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俶擾矣，人心已動摇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隊，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耻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勉坦率淡泊，好古尚奇，清廉簡易，是宗室臣子的表率。他善於鼓琴，喜好作詩，妙知音律，能够自己製作琴，又有巧妙構思。身居宰相地位，二十多年來，俸禄都送給親戚朋友，死後没有一點私人積蓄。他身在大官位上，能够禮賢下士，始終盡心盡責。他任用名士李巡、張參爲判官，他們在幕府去世，三年之内，每次遇到宴飲，李勉必定在筵席上設立他們的虚位，陳列膳食執酒灑地祭奠，臉色和話語顯得十分凄惻，議論者都贊美這事。有人說："李勉失守梁城，也應當貶謫。"議論者說："不對。正當叛賊李希烈叛亂的初期，他慓悍陰險，凶惡氣焰不可阻擋，上天正是要使他的毒惡深重而後降下嚴罰。何況李勉的應變能力不强，援軍又不能及時趕到，當時關輔地區又已經開始擾亂，人心已經動摇了。他以文吏的才能，抵擋虎狼般的軍隊，保全軍隊投奔宋州，決不可以把量力而行當作耻辱。這比起坐以待斃，不也更好一些嗎！"

李皋

李皋，字子蘭，曹王明玄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孝聞。

李皋，字子蘭，是曹王李明的玄孫，嗣王李戢的兒子。年輕時補任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天寶十一載他繼承封爵，授任都水使者，三次遷任做到秘書少監，都同正員。李皋很有謀略，善於隨機應變。侍奉太妃鄭氏以孝順聞名。

上元初，京師旱，米斗直數千，死者甚多。皋度俸不足養，亟請外

上元初年，京城地區出現旱災，一斗米價值數千錢，餓死的人很多。李皋估計俸禄不足以養

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温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監。皋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游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鍔爲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皋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并除名勿齒。改處州别駕，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皋事直，及爲相，復拜衡州。初，皋爲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竟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爲潮州，詭詞譎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

家，極力請求出任外官，没有得到准許，他便故意稍微觸犯法律，貶爲温州長史。不久，他代理掌管州中事務。這年歉收，州府有官糧幾十萬斛，李皋想要實行救濟，屬下小吏叩頭乞求等候皇上降旨，李皋説：“人一天不吃兩頓飯，就會餓死，哪有功夫等待命令！如果殺了我一個，能救活幾千人的性命，没有比這更大的好處了。”於是開倉將糧食全都散發出去。他以擅自賑貸的罪行，迅速上奏自我彈劾。皇上聽説後稱贊了他，以褒獎的詔令答覆，即時加任少府監。李皋巡視屬縣，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婦人在哭泣，就哀憐地詢問她，老婦人回答説：“我是李氏的妻子，有兩個兒子：叫做李鈞、李鍔，他們在外做官二十年不回家，我貧窮得不能養活自己。”當時李鈞任殿中侍御史，李鍔任京兆府法曹，都以文藝考中科舉，在當時很有名氣。李皋説：“‘在父母面前孝順，在兄長面前友愛，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像這兄弟二人的品德，怎麼可以在朝做官！”於是上奏檢舉，兄弟二人一同被除去做官資格不再録用。李皋改任處州别駕，代理掌管州中事務，以善政聞名。召入京城，没有被皇上召見，他便上書談論治理之道，授任衡州刺史。他因小過而觸犯刑法獲罪，貶任潮州刺史。當時楊炎被貶謫道州，他知道李皋做事正直，等楊炎做了宰相，又授任李皋爲衡州刺史。當初，李皋被御史審訊，恐怕會使鄭太妃擔憂，衹好出外就穿平民服裝，進家就穿官服，談吐表情與平常一樣，太妃始終不知道。等他貶任潮州刺史時，托辭假説是升遷，直到這時恢復官位，纔哭泣着告訴太妃，并且説如果不是這麽快就恢復官職决不敢奉告實情。

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殘，有將王國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皋授命日，乃曰：“驅疲甿，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

建中元年，李皋升任湖南觀察使。前任觀察使辛京杲貪婪殘暴，有位將領王國良鎮守邵州武岡縣，家中豪富，辛京杲以死罪强加於他。王國良很害怕，他利用百姓生活困苦，便發散財物聚結衆人，占據縣城反叛，各道共同討伐，連年不能攻下。李皋授官的那天，就説：“驅趕疲困的農民，誅殺反覆無常的人，這不是奉行聖朝的事情。”便派使者給王國良送書信説：“我看將軍

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爲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决。皋即日赴縣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皋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爲兄弟，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罪，賜名惟新。

是不敢大逆不道的，原來是遭到讒毁嫉妒，解救誤判死罪罷了。將軍遇到我，爲何不速來投降？我與將軍同被辛京杲所陷害，我已承蒙聖朝昭雪，讓我怎能忍心持刀殺將軍呢！將軍認爲不能這樣，我就用陣術破將軍的陣，用攻法屠將軍的城，决不是將軍所能預料的。”王國良捧着書信，又喜又憂，便派使者請求投降，但還是没有下最後的决心。李皋當天就奔赴縣城接受投降，途中有偵察的騎兵奔來報告説：“王國良軍中有變故，説投降是欺詐。”李皋説：“這不是你們所懂得的。”他便留下帶來的士兵，單身匹馬假稱是使者，徑直進入王國良的營壘中。王國良召使者進入，李皋便在軍中大叫道：“有人認識曹王嗎？我就是。王國良爲什麽不速來投降？”全軍驚愕不敢亂動。剛好有個認識李皋的人走來，傳呼道：“曹王就是他。”王國良匍匐叩頭請罪。李皋拉着王國良的手結爲兄弟，焚毁了攻守的全部器械，并散發倉庫中的物品，送給士兵，命令他們回家耕種。有詔令赦免王國良的罪行，賜名叫惟新。

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别爲行；有策謀及器能堪佐軍者，别爲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潜、劉旻皆自占，皋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鍔委之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賓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初，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皋任之，乃陰遣遺之鎖甲，又詐爲慎書往復，置遺于境。上聞，即遣中使斬慎，皋表請捨令自效。會與賊夾江爲陣，中使又至，皋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鋒而先，皋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方得免罪。賊樹

建中二年，李皋爲母親守喪，護喪到江陵。正逢梁崇義造反，守喪期未滿授任他爲左衛大將軍，又返回湖南，不久加任散騎常侍。李希烈反叛，李皋升任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他到了洪州，召集武將文官下令説：“在你們當中曾經立功而没申報的，請另站一行；有策謀以及才能可以輔佐軍事的，也請另站一行。”副將伊慎、李伯潜、劉旻都自己站了出來，李皋觀察他們的語氣表情，驗證他們有功，都補任大將。提拔王鍔委任以中軍，任用馬彝、許孟容爲賓佐。修繕兵器，準備戰艦，統率軍隊二萬餘人。當初，伊慎統領江西兵跟從李希烈平定襄州，等到李希烈反叛，他擔心李皋任用伊慎，便暗中派人贈送給伊慎鎖甲，又僞造與伊慎往來的書信，丢棄在境内。皇帝聽説後，便派宦官殺掉伊慎，李皋上書請求赦免令他自己效命。正逢與叛賊隔着長江爲陣，宦官又來到了，李皋便勉勵伊慎將功贖罪，賜給他自己的馬匹和兵器鎧甲，令他率領軍隊作爲先鋒，李皋率領軍隊跟隨，責

堡栅於蔡山，皋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溯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栅，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皋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餘里，皋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黄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爲元帥，加皋前軍兵馬使。

令他立功，果然大敗賊寇，斬首數百級，伊慎纔得以免罪。叛賊在蔡山建立堡壘栅欄，李皋估計險峻不可攻取，便揚言向西進取蘄州，修整戰艦，分兵沿着南涯，與水軍逆長江而上。叛賊用老弱防守栅壘，率軍隊沿長江跟隨戰艦，南北與李皋軍隊相對。距離蔡山三百多里時，李皋命令步兵登上戰艦，順流東下，不到一天就攻取了蔡山。叛賊返回援救，隔了一天纔到達，大敗賊軍，李皋又乘勢進攻拔取蘄州，降服賊將李良，又攻取黄州，斬首一千餘級，軍隊更加振奮。舒王任元帥，加任李皋前軍兵馬使。

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陳少遊强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溯江，次于蘄口。時希烈已居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將絶江道。皋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栅，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栅齊出奮擊，不爲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五百户。上至梁州，進獻繼至。皋以上蒙塵于外，不敢居城府，乃於西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近縣爲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尚書。駕還京師，又遣伊慎、王鍔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爲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虚將步騎八千來援。皋命李伯潛分師迎擊於應山，獲戒虚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縛戒虚等之城下，乃使人説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二人爲信，當降。"皋乃使王鍔、馬彝繩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皋令伊慎擊於厲鄉，大破之，復平静、白雁等關。希烈懼，乃戢兵。

德宗在奉天，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强取鹽鐵錢，鹽鐵使包佶帶財幣逆長江而上，停留在蘄口。當時李希烈已攻破汴州，又派遣驍將杜少誠率領步兵騎兵一萬餘人來侵犯蘄、黄，將要阻隔長江通道。李皋派遣伊慎率領七千餘人抵禦他們，在永安戍與叛賊相遇。伊慎設置三個栅壘，相距各四里，鼓角列置在中間栅壘。杜少誠來到，分兵包圍了栅壘，他部署隊列還没來得及嚴密，鼓聲就響了，三個栅壘的士兵一齊衝出奮力攻擊，不列行陣，賊軍慌亂，杜少誠敗逃，斬首萬級，堆積尸體成爲京觀。李皋因功加銀青光禄大夫，進封五百户。皇上到梁州，李皋進獻的物品相繼到達。李皋因皇帝流亡在外，自己不敢在城府居住，便在西塞山上游大洲駐扎軍隊，遷徙近縣作爲軍市，商販貨物都來到了。加任李皋工部尚書。皇帝返回京城，又派遣伊慎、王鍔率兵圍攻安州，安州城外有溳水阻隔作爲防禦，攻打了好幾天攻不下來。李希烈派外甥劉戒虚率步兵騎兵八千人前來增援。李皋命令李伯潛在應山分兵迎擊，捉獲劉戒虚和大將兩員、副將二十員，斬首一千餘級。捆縛劉戒虚等人來到城下，又派人進城勸降，叛賊説："能有大將及賓佐一二人作爲憑信，我們就會投降。"李皋便派王鍔、馬彝用繩索爬上城墻，城中大聲歡呼，於是叛賊出來投降了。李希烈又派兵增援隨州，李皋命令伊慎在厲鄉襲擊，大破賊軍，收復了平静、白雁等關口。李希烈十分害怕，便停止了戰鬥。

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節度等

貞元初年，李皋授任江陵尹、荆南節度等

使，江漢倚臯爲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衄。淮西既平，請護喪祔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葬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墓，觀者榮之。

使，江漢依賴李臯而穩固。不久，李思登獻出隨州投降。李臯一共攻下四個州、十七個縣，大小十幾次戰鬥，不曾失敗過。淮西平定後，李臯請求護喪祔葬東都，皇上派遣宦官吊唁，追贈他的父親爲右僕射，母親爲曹國太妃。安葬完畢回朝，下詔返回節鎮，由東都經過拜祭墳墓，觀看的人認爲榮耀。

先，江陵東北有廢田傍漢古堤二處，每夏則溢，臯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爲廬舍，架江爲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户。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十數，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

原先，江陵東北有兩處廢田依傍着漢水古堤，每到夏天就湮没了田間。李臯開始下令填塞它，擴大耕田五千頃，每畝可以收穫糧食一鍾。他規劃在江南廢棄的洲地上建造房屋，在長江上修架兩座橋，流民自動定居在這裏的有二千多户。自荆到樂鄉共二百里，旅舍村落用十計數，大的都有數百家。楚地習俗輕佻淺薄，不挖水井，飲用陂澤的水，李臯開始下令凑錢挖井以使百姓生活便利。

初平希烈，吴少誠殺陳仙奇，上以襄、鄧要厄，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隨隸焉。練兵積糧，市迴鶻馬益騎兵，嘗大畋以教士，少誠憚之。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參聽下，持將吏短長，賞罰必信。所至常平物價，貴則出賣之，給將吏廪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内中。每遺人物，常自秤量。署之官疋帛皆印之，絶吏之私。

剛平定李希烈時，吴少誠殺了陳仙奇，皇上因襄、鄧爲險要之地，三年，授任李臯 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隨隸屬。李臯操練士兵積蓄糧食，購買回鶻馬匹增加騎兵，舉行大的田獵教練士兵，吴少誠很害怕他。李臯生性勤儉，瞭解百姓疾苦，設置監司，能參考聽取部下的意見，掌握將官的優缺點，賞罰必信。他每到一個地方經常平衡物價，貴了就出賣，作爲將官的糧餉俸錢，豪富之家不能專擅牟利。他經常花費心思巧製戰艦，安裝二個輪子蹈水，乘風鼓浪，快得就像挂着帆席，他所製造的船隻節省簡易而且長久耐用。他又製造了欹器，進獻給朝廷。每次給人贈送物品，常常自己稱量。官府的布匹，他都加蓋印記，杜絶屬吏據爲私有。

初，扶風 馬彝未知名，臯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 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將買之，彝斂衽而言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何令其子孫自鬻焉！”臯謝曰：“主吏失詞，爲足下羞；微足下，安得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爲己任，故賓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

當初，扶風人馬彝還未出名，李臯最早徵用了他，馬彝最終因正直爲人稱道。漢陽王 張柬之有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借這個地方游宴，李臯想要買下這個林園，馬彝整理衣襟而説道：“張漢陽有中興國家的功勞，如今他的遺業應當百世保留，大王您即使想要，又怎麽能讓他的子孫自己出賣！”李臯道歉説：“我這個主吏言辭有失，使足下感到羞愧；如果不是足下，我怎能聽到這番話！”李臯以改過從善、知人善任爲己任，因

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僕射，賻吊有差，謚曰成。

此他的賓從將佐很多都做了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李皋突然死在官任上，終年六十歲，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右僕射，送辦喪事的財物多少不等，謚號成。

子象古、道古、復古。

李皋的兒子李象古、李道古、李復古。

李象古

象古自衡州刺史爲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爲楊清所殺，妻子支黨無噍類焉。楊清者，代爲南方酋豪，屬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强，自驩州刺史召爲牙門將，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黄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之，象古命清領兵三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士交潛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爲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爲瓊州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署，刑戮憯虐，人無聊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餘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没其家。志烈與士交敗，保于長州之鑿溪，尋以所部兵來降。

李象古從衡州刺史任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被楊清殺害，妻子兒女親戚朋友没有一個幸免於難的。楊清，世代爲南方豪强，正逢李象古貪虐放縱，人心不附，他又憎恨楊清的强横，從驩州刺史召爲牙門將，鬱鬱不樂。不久，邕管黄家賊叛亂，下詔李象古發兵數道共同討伐他，李象古令楊清領兵三千前去討伐。楊清與他的兒子楊志烈以及親信杜士交暗中謀劃倒戈，夜晚襲擊安南，幾天内攻陷城池，李象古因此被殺害。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任都護，并加以招諭，赦免楊清，讓他任瓊州刺史。桂仲武來到境内，楊清不接納，并約束部署，刑殺暴虐，民不聊生。桂仲武派人告諭這裏的豪强，幾個月間，歸附的人相繼而來，合兵七千餘人，收復瓊州城，斬殺楊清及他的兒子楊志貞，没收他的家財。楊志烈與杜士交兵敗，守在長州的鑿溪，不久帶軍隊來投降。

李道古

道古登進士第，遷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每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虚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爲鄂岳沔蘄安黄團練觀察使，時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無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皋之子，皋嘗以江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爲所奪。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

李道古考中進士科，升任司門員外郎。他阿諛逢迎長於鑽營，很快升爲朝官，經常進出公卿之門擺酒宴戲棋博，角賭的時候，他常常假裝不能取勝而多出償錢，因此當時有虚名，那些喜好貪利的人都與他親近。李道古歷任利、隨、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使任鄂岳沔蘄安黄團練觀察使，當時是元和十一年。當初，因柳公綽在軍鎮無功，朝議將任用李道古代替，裴度説：“李道古是嗣曹王李皋的兒子，李皋曾經率江漢兵遏制李希烈的叛亂，威嚴恩惠至今爲人們傳頌，再任用他的兒子，必定能繼承父親的美德。”憲宗以爲很對，因此授任了李道古。他赴任節鎮時，兼程而行，帶領幾名騎兵徑直進入安州城。當時柳公綽絶没料到李道古到來，惶駭出走，家財多被李道古搶奪。十二年，李道古進攻

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爲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退衄。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穆陵。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没己，人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乃降。

申州，攻下羅城，便進圍緊逼中城。城中守卒夜裏率領婦女登上城墻呼喊，懸門悄悄打開，分散放出他們的兵衆，李道古的士兵驚亂，被亂兵殺死。起初，李聽守衛安州，不曾兵敗。等李道古來了以後，誣奏李聽，調離了他，便自己統率軍隊出穆陵。士卒驕惰，他不安撫賞賜，度支供給的軍錢，李道古一半用來奉獻權幸，一半没爲己有，人們都心懷怨怒，不肯出力戰鬥。賊兵也輕視李道古，用弱兵抵抗他，因此李道古前後兩次攻下申州外城而不能拔取全城。到李愬進入蔡州，賊兵纔投降了。

元和十三年，入爲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爲左金吾衛將軍。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鋭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方諛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鎛得而進之，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宗在東宫，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竄逐誅之。鎛既貶責，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

元和十三年，召入李道古任宗正卿。李道古在鄂州的時候，以貪暴聞名，懼怕最終獲罪，便推薦山人柳泌給皇上以取媚。以後又任左金吾衛將軍。憲宗晚年很相信方士，追求服食仙丹，下詔在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正以阿諛諂媚鞏固恩寵，李道古説柳泌有道術，皇甫鎛得以進薦，待詔翰林。憲宗因服丹過多，突然得了狂躁病，直到去世。穆宗在東宫，扼腕感慨此事，等居喪期間，他將方士都驅逐誅殺了。皇甫鎛遭到貶責，授任李道古循州司馬，他最終因服食丹藥，吐血而死。

史臣曰：李勉、李皋，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莅事，動有美聲，可謂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必勝，則又勉不及皋遠矣。道古便佞，奸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皋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史臣曰：李勉、李皋，稟性端莊，處身廉潔，統管民衆執掌政事，往往有美好的名聲，可説是宗臣的精英。若論整治軍隊，抵禦寇戎，謀略必然完善，戰鬥必定勝利，李勉則遠遠不如李皋了。李道古阿諛逢迎，奸滑事奉君主，爲何父子的品行不一樣呢。

贊曰：我朝宗室的精英，是李皋與李勉，才能雖然不同，道德相距不遠。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第八十二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芃　李澄（族弟）元素

李抱玉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爲時所稱。群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沉毅有謀，小心忠謹。

李抱玉，是武德時功臣安興貴的後裔。世代居住河西，善養名馬，爲當時所稱道。他的堂兄弟們，有的移居京城，學習禮樂儒術，與士人通婚，逐漸感染了士人的風習。李抱玉從小長在西州，喜好騎馬射箭，經常跟從軍隊幕府，沉着剛毅很有謀略，品性小心謹慎忠誠。

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爲偏裨，屢建勳績，由是知名。二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史中丞、鄭陳潁亳四州節度。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黄玉等先次南城，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軍退。光弼自將于中潬城，摯捨南城攻中潬，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爲澤潞節度使、潞州大

乾元初年，太尉李光弼引薦李抱玉爲偏將，多次建立功勛，由此出名。二年，李抱玉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升任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代理御史中丞、鄭陳潁亳四州節度。當時史思明攻陷洛陽，李光弼駐守河陽，賊兵鋭氣正盛，李光弼對李抱玉説："將軍能爲我守衛兩天南城嗎？"李抱玉説："如果超過期限怎麼辦？"李光弼説："超過期限而救兵不到，任你放棄城池。"賊帥周摯率領安太清、徐黄玉等人先停駐在南城外，將要攻陷城池，李抱玉便欺騙他們説："我們的糧食完了，明天就投降。"賊衆大喜，收整軍隊而等待。李抱玉趁機得以修繕設備，第二天，他堅壁請戰。賊帥受到欺騙十分憤怒，加緊進攻。李抱玉出動奇兵，裏外夾攻，殺傷很多敵人，周摯軍退去。李光弼親自率軍在中潬城，周摯捨棄南城進攻中潬，没有成功，便修整軍隊準備進攻北城。李光弼派兵出戰，大敗周摯。固守河陽，收復懷州，李抱玉都功居第一，升任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李抱玉升任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又加統領陳、

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抱玉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構禍，耻與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今請割貫屬京兆府 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并賜國姓。

鄭二州，升任兵部尚書。李抱玉上奏說："臣籍貫屬於涼州，本來姓安，因安禄山造成災禍，臣耻於與他同姓，先前在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如今請求將籍貫歸屬京兆府 長安縣。"代宗允許，因此將他的整個宗族都賜予國姓。

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陜，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爲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爲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鋭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爲鋭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日内五谷平。以功遷司空，餘并如故。

廣德元年冬天，吐蕃進犯京城，皇帝到達陜州，各軍離散的士兵以及村閭的亡命之徒相聚爲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盜嚴重侵害居民，朝廷派遣薛景仙率兵任五谷使招討，一連幾個月都不能取勝，皇帝便下詔李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伐他們。李抱玉探聽到賊帥出入的地方，先分兵駐守在各谷，便設奇計悄悄派精鋭士兵數百人從南邊的洋州進攻他們。賊帥高玉正與諸盜聚會，立即被幾十名精鋭士卒偷襲活捉，并乘勢大加搜捕盜賊黨羽，將他們全部斬殺，其餘黨徒不用討伐就自行潰敗了，十天之内五谷平定。李抱玉因功升任司空，其餘官職如舊。

時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 隴右 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其謙讓，許之。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爲當時所稱。大曆十二年卒，上甚悼之，輟朝三日，贈太保。

當時吐蕃每年進犯邊境，皇上因岐陽是國都的西門，將希望寄托於李抱玉，對他恩寵無比，升任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 隴右 山南西道副元帥、掌管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品秩處於三公。李抱玉因職高位重，堅持上疏懇切辭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掌管梁州事，乞求退授兵部尚書。皇上稱贊他的謙讓，准許了。李抱玉鎮守鳳翔共十餘年，雖然没有大敗戎虜的功績，但禁止暴行安撫百姓，很爲當時人稱頌。大曆十二年李抱玉去世，皇上深深悼念他，停止朝會三天，追贈太保。

李抱真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爲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别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脱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爲朝恩所殺'，

李抱真，是李抱玉的堂弟。李抱玉任澤潞節度使時，很器重李抱真，委任他掌管軍事，幾次授任汾州别駕。這時，僕固懷恩在汾州反叛，李抱真陷入敵手，他設法脱身回到京城。代宗因僕固懷恩依仗回紇，所統領的朔方兵又很强勁，很擔憂，召見李抱真詢問情况，李抱真便上奏說："郭子儀統領過朔方軍隊，軍人大多思念他。僕固懷恩曾欺騙大家說'郭子儀被魚朝恩殺了'，

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爲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遷殿中少監。居頃之，爲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改授澤州刺史，兼爲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史，復爲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

因詐騙而利用了他們。如今祇要恢復郭子儀的舊職，就可以不戰而勝。”在這以後僕固懷恩的兒子僕固瑒被部下殺掉，僕固懷恩奔逃，大多是李抱真的策略，他因此升任殿中少監。居職不久，任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李抱真在謝恩時對皇上說：“臣雖然没有可取之處，當今百姓的勞累與安逸，關鍵在於州刺史，臣希望能得到一州試着治理。”皇上允許，改任他爲澤州刺史，兼任澤潞節度副使。他任職兩年，改任懷州刺史，又任懷澤潞觀察使留後，一共八年。

抱玉卒，抱真仍領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户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鄉兵，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廪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爲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

李抱玉去世，李抱真仍然任留後。李抱真暗自揣度山東會有事變，上黨又正當軍事要衝，這裏是當時戰後殘餘的土地，土地貧瘠賦税繁重，人們更加貧困，没有辦法供養軍士。李抱真便登記編户上的男子，三人中選出一個有才力的，免去他們的租税徭役，發給弓箭，命令他們説：“在農事空閑時，你們便分隊競賽射擊，年終，我要舉行考試。”到了期限，李抱真按名册徵召他們，都進行檢試來顯示賞罰，然後再命令他們像先前那樣去做。過了三年，他們都善於射擊了，李抱真説：“軍隊可以用了。”於是他召集部内鄉兵，得到訓練有素的士兵兩萬人，先前既然没有花費官府的錢財，所以府庫更加充實，李抱真便修繕兵器，製造戰具，於是稱雄山東。當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爲各軍之冠。不久，李抱真又替代李承昭任昭義軍及磁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

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二年，田悦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敗悦兵於雙岡，斬悦將楊朝光，又擊破悦于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悦於洹水，悦以數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悦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時悦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悦，抱真與

德宗即位，李抱真授任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磁邢觀察使。建中二年，田悦依據魏博反叛，於是他發動全部兵力進圍邢州并且臨洺更加緊急，皇帝下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去援救他們。李抱真與馬燧在雙岡打敗田悦軍隊，斬殺了田悦的大將楊朝光，又在臨洺擊敗田悦，於是解除了臨洺以及邢州之圍，李抱真因功加檢校兵部尚書。他又與馬燧在洹水大敗田悦，田悦率領數百騎兵逃回魏州。李抱真再與馬燧圍攻魏州，又在城下打敗田悦，因功加檢校右僕射。當時田悦情况窘迫，朱滔、王武俊都反叛了，他們聯合兵力援救田悦，

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艽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污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内輯軍士，群賊深憚之。

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群賊附於希烈，希烈僭僞，有臣屬群賊意，群心稍離。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説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唯子；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耻，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爲兄弟而别，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户。貞元初，朝于京師，居頃之，還鎮。

李抱真與馬燧等退駐魏縣。皇上到達奉天，派出宦官來到這裏告急，諸將都仰天痛哭。李懷光席捲奔赴應命，馬燧、李艽各自帶兵返回鎮所。朱泚攻占京城，當時李希烈攻陷大梁，李納也在鄆州反叛。不久，皇上到達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李抱真獨自處在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的力量對外抗拒群賊，對内安撫軍士，群賊對他深感畏懼。

興元初年，李抱真升任檢校左僕射、平章事。當時朱滔出動幽薊全部軍隊，向回紇借兵，擁兵五萬，向南以響應朱泚，圍攻貝州。當初，群賊依附於李希烈，李希烈建立僞政權，有以群賊作爲臣屬的意圖，群賊之心漸漸背離。皇上在奉天下罪己的詔令，全部赦免賊衆，李抱真便派遣門客賈林用大義勸説王武俊，聯合進擊朱滔，王武俊同意了。這時兩軍還相互猜疑，李抱真便帶領幾個騎兵直接進入王武俊的營地。他將要出發時，賓客都阻止他，李抱真指派軍司馬盧玄卿統率軍隊并約束説："我今天的這一舉動，關係着天下的安危。如果我死了不能回來，統領軍事以聽從朝廷命令，也衹有靠您了；鼓勵士兵，東向爲我雪耻，也衹有靠您了。"説完離去。王武俊戒備很嚴，李抱真説："朱泚、李希烈陰謀竊奪皇位，朱滔圍攻貝州，他們都想要凌駕在我們之上，足下既然不能自己奮起在群賊之上，將要捨棄九朝天子而向北面做個叛虜的臣子嗎？往日聖上在奉天下罪己的詔令，可以説他正是夏禹、商湯這樣的君主啊。"因爲談到了皇上的流亡，他拉着王武俊哭泣，眼淚鼻涕俱下，王武俊也哭了，感動了左右。李抱真便退下躺在王武俊的帳中，酣睡了很久。王武俊感到李抱真不猜疑防備自己，對待李抱真更加恭敬，他指着心仰望着天説："我的身體已經許給公拼死與敵人奮戰了。"李抱真便與他結爲兄弟之後告别，相約第二天合兵出戰，於是他們在經城擊敗朱滔，李抱真因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户。貞元初年，李抱真入京城朝見，住了不久，又返回軍鎮。

抱真沉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俊，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

李抱真沉着果斷很有智謀，他曾經想要招致天下的賢達俊傑，聽到别人的善績，必定會派人

邀致之；至與語無可采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娱。晚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煉金丹，紿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真久疾，好禨祥，或令厭勝，爲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章讓司空，復爲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

拿着貨幣從數千里外邀請到他這裏來；至於那些與他們交談後没有可采納的人，漸漸退回。當時天下平安無事，他便大造臺榭，穿鑿池沼作爲娱樂。晚年他又喜好方士，寄希望於長生不老。有個叫孫季長的人，爲李抱真煉金丹，他欺騙李抱真說："服了這藥可以成仙。"李抱真便任用他爲賓僚。多次對參佐說："這丹藥秦始皇、漢武帝都不能得到，祇有我得到了，他年我要朝拜上清，就不再能見到你們了。"他又夢到自己駕鶴衝向天空，醒來後雕刻木鶴，穿道士的衣服練習乘鶴。一共服食丹藥兩萬丸，腹部堅硬吃不下飯，快要死去，好幾天不省人事。道士牛洞玄爲他用猪油穀皮塗抹排下丹藥，大都排泄掉了。病稍好，孫季長又說："你都快要升仙了，爲什麼自己放棄呢！"又加服三千丸，很快就去世了。起初，李抱真長久患病，喜好祈求鬼神以招福去病，或者使人以詛咒制勝，被巫祝所迷惑，請求降官爵以除去災難。這一年，他一共上奏了七次要辭讓司空，復任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停止朝會三日，追贈太保，送去辦理喪事的布帛米粟多少不等。

抱真薨之日，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真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爲抱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莅職，今令緘掌軍事，諸軍善佐之。"節度副使李説及諸將吏俯首，皆曰："諾。"須臾，緘盛服而出，衆皆拜之，緘乃悉府藏頒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爲抱真表，請以職事付緘。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緘領軍。上已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以軍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緘詐言抱真疾病，請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緘乃出造中使，左右皆陳兵，甚嚴備。中使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令以兵務屬延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

李抱真去世的那天，他的兒子殿中侍御史李緘秘不發喪。營田副使盧會昌命令李抱真的堂甥元仲經偷偷與李緘謀劃，到了第二天，將吏會集，元仲經僞造李抱真的命令說："我病得很厲害，不能親自至署衙處理事務，今日令李緘執掌軍事，各位將領要好好輔佐他。"節度副使李説以及各將吏都俯首聽命，都說："遵命。"不一會兒，李緘衣冠齊整地走出來，衆人都向他揖拜，李緘便拿庫藏財物頒賞給軍士。盧會昌還僞造李抱真的表奏，請求將自己的職事交付給李緘。第二天，又令諸將聯名奏請李緘統領軍隊。皇上已聽說李抱真去世，便派遣宦官第五守進乘驛馬急馳觀察事變，并且命令把軍事交付給大將王延貴。第五守進到了潞州，李緘欺騙說李抱真病重，請明日見。這樣推拖了三天，李緘纔出見宦官，左右都排列着士兵，防備很嚴。宦官對李緘說："朝廷已經知道相公去世了，命令把軍務交付王延貴，你這位侍御史應當返回發喪守孝。"

公意若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而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冀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何敢告我，況有求也!"乃囚陳榮而遣使讓緘焉。

李緘十分吃驚，出來對各位將領説："有詔令不許我李緘掌握軍事，你們的意思如何?"將吏中没有人回答。李緘懼怕地退下，立即將使印以及管鑰交給監軍。這一天，纔開始發喪，全軍都大哭一場。宦官召見王延貴，傳達口詔令他處理政事，派遣李緘迅速奔赴東都。元仲經逃到外面，王延貴捕捉殺了他。既然已經歸罪於元仲經，盧會昌得以不被治罪。李緘在剛開始謀劃叛亂時，曾派遣副將陳榮僞造文書告訴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借財帛，王武俊大怒説："我與你父親友善的原因，是希望恭順王命，不是同謀作惡。如今聽説他已經死去，是誰僞造任命他兒子的命令而不等待朝廷的旨意呢?他怎麽敢來告訴我，況且還有所求取!"便拘禁陳榮而派使者去譴責李緘的行爲。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曆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爲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爲步軍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户。洎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言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馬，依前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本名延貴。他年輕時涉獵書籍，鄉里人因他重信義而敬畏他，他尤其喜好武藝。大曆年間，汝州刺史李深任用他爲將領。很久，澤潞節度李抱真聽説了他的名氣，用豐厚的財帛招聘他，幾次授任兵馬使押衙。建中初年，李抱真統率軍隊與諸將征討河北，在雙岡、水寨營等戰鬥中，王虔休攻戰居多，升任步軍都虞候，幾次加授兼任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户。自李抱真去世後，副將元仲經等商議立李抱真的兒子李緘，軍中擾亂，王虔休正色對衆人説："軍州是天子的軍州，將帥缺額，應當等待朝廷的任命，爲什麽要議論紛紛，妄生異意!"軍中信服聽從他的話，由此終於免遭潰亂。朝廷知道後嘉獎他，使邕王爲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任王虔休潞州左司馬，依舊兼御史大夫，主持留後事務，還賜名虔休。他發布命令安撫軍民，軍州得到很好治理。兩年後，他升任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磁邢洺觀察使，不久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去世，終年六十二歲，停止朝會三日，追贈左僕射，官府贈送布帛米粟辦理喪事。

虔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内州

王虔休性格恭謹勤勉，儉省節用，他管轄的

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嘗撰《誕聖樂曲》以進，其表曰：

臣聞於師，夫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鐘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歡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逾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惟新之曲。雖太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竊抃，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探微賾奥，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宫爲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土爲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冀《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空桑、孤竹，合薦於宫懸，不聞沾懘之聲，長作中和之樂。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

先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州境倉庫都儲備着糧食，可以供給軍隊好幾年。他又曾撰寫《誕聖樂曲》進呈，他的表奏説：

臣從老師那裏聽説，君子因爲能懂得樂，因此審音可以知道聲調，審樂可以懂得爲政，那麽道理就完備了。樂聲清朗廣大，始終周旋，與天地和諧，與四季合序，絶不僅僅是鐘鼓管磬的聲音！臣私下見開元中天長節被寫進朝廷所頒發的法令上，每到這天四海歡娱，稱頌萬壽無疆，樂奏皇上的福慶，因此能追接堯舜，超越禹湯，自周朝以後，不能議論了。臣私下認爲陛下的誕辰，没有惟新的樂曲。雖然太和已經布於六氣，而大樂没有宣於八音，莫非臣子的職責，或者有所欠缺。愚臣不揣度自己的頑昧，竟敢思量師法前人創作，每當想到歌曲便暗自鼓掌喜悦，廢寢忘食很久。正好遇到有懂音樂的人，與臣談論樂章，探討精微深奥，窮盡理性，臣便創作了《繼天誕聖樂》一曲。大致以宫爲調，用五音表達尊奉君主；以土爲德，知道五運居中。一共演奏二十五遍，效法二十四節氣而足成一年。每遍十六拍，就像八元、八凱被朝廷舉用一樣。希望《雲門》、《咸池》，永遠留傳於樂律，空桑、孤竹，應當推薦給宫懸，不聽不和諧的聲音，長作中庸和睦的樂曲。可以使九域的人民，立即忘掉肉的香味；四夷的習俗，都傳播着和風。光大聖唐的美善，最終達到盡善盡美。臣不勝誠摯懇切惶恐到了極點，敬冒死陳獻給皇帝聽聞。并將我所創作的樂譜，也恭敬地一同封好呈進。

原先，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到潞州，王虔休便令他譜寫此曲進呈，如今的《中和樂》就起自於此。

盧從史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

盧從史，他的祖先自元魏以來，做官的很多。父親盧虔，幼年喪失親人，喜好學習，參加進士科考試，歷任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

州刺史、秘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游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爲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采訪本軍爲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辯給矯妄，從事孔戣等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潜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

汝二州刺史、秘書監。盧從史年輕時崇尚武力，精熟騎馬射箭，游歷澤、潞之間，節度使李長榮任他爲大將。德宗統治中期，每次任命節度使，必然命令采訪本軍士兵人心歸向者。李長榮去世後，盧從史藉助軍情，并且善於迎奉派來的宦官，得以授任昭義軍節度使。盧從史逐漸狂妄放縱不道，甚至搶奪部將的妻妾，而且掩飾詭辯强詞奪理，從事孔戣等人因直言勸諫他不聽從而辭去。前年盧從史爲父親守喪，朝廷没有提議在守喪未滿時起任他，正逢王士真去世，盧從史私下獻出討伐王承宗的計策以迎合皇帝的心意，由此起任官職，委托他成功。等到皇帝下詔討伐叛賊時，他出兵以後，逗留不進，暗中與王承宗互通陰謀，讓軍士暗記叛賊的號令；又抬高糧草價格，出售給度支，婉言勸説朝廷求取宰相職務；并且誣奏各軍與叛賊私通，軍隊不能前進。皇上深深感到憂慮。

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史沓貪好得，承璀出寶帶、奇玩以炫耀之，時其愛悦而遺焉，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璀伺其來博，揖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捽出帳後縛之，内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宣諭密詔，追赴闕庭。都將烏重胤素懷忠順，乃嚴戒其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五年四月，制曰：

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率領神策兵在盧從史的軍營對面建立營壘，盧從史常常前去吐突承璀營中博戲。盧從史貪得無厭，吐突承璀拿出寶帶、奇玩用來炫耀，時常因爲盧從史喜愛而贈給他，盧從史非常高興，日益與吐突承璀親近。皇上知道了這件事，采取裴垍的計謀，於是命令吐突承璀乘他來營博戲時，揖拜説話，在幕下埋伏着壯士，突然奮起，將盧從史揪出帳外然後捆綁了他，塞入車中，快速奔赴朝廷。盧從史的隨從驚慌亂竄，被斬殺十多人，其餘的兵衆通過號令纔安定下來，并且宣諭密詔，催促奔赴宫闕。都將烏重胤平時心懷忠順，便嚴格訓誡他的軍隊，軍衆不敢亂動。這事正好發生在夜裏，使者快速驅走，不到天明就出了境外，道路上没人知道。元和五年四月，皇帝下詔説：

> 邪以蓄衆，自致覆車；奸以事君，所宜用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土徵災，鍾會禍生於部下。况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私負德，合置於嚴科；屈法申恩，尚從於寬典。前昭義軍

> 以邪惡集聚兵衆，自己導致翻車；用奸詐侍奉君主，應當處以極刑。因此楚人有變故發生，韓信的禍害事先解除；蜀地有災難徵兆，鍾會的禍患來自部下。况且禍害深於楚、蜀，功業不比鍾會、韓信，造成這場禍端，公布於輿論。心懷陰私辜負恩德，應以嚴厲法律制裁；服法認罪申述恩情，還可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裨將，居于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棄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興師，苟求復位。刻期效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致。示於懷撫，推以信誠。排衆論以釋其苴麻，决中心而授之鈇鉞，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何愛焉。而乃冒利蓄奸，隳政敗度，成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游魂而是托。臣節既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於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凶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污麾下，實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將校勞而不圖。稟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多，且辜覆載之仁，寧逭神鬼之責。况頃年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覬生其心，賴劉濟抗忠正之辭，使邪豎絶遲迴之計。加以遍毁鄰境，密疏事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耻愧，事至滿盈。朕念以始終，務於含貸，所期悔過，豈謂逾凶。而昭義軍忠節夙彰，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奸由事驗，自開棄絶之門；禍實已招，豈漏恢疏之

法給予寬刑。前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從副將得到提拔，身居節度使要職，他不想着以忠誠報國，常設法爲自身打算。近來遭受家禍，不曾有哀傷的表現，品行棄絶人倫，孝心缺乏天性。正值常山叛亂，朝旨還未下達，他堅决表示願意統率軍隊，苟且求得恢復職位。朝廷命令限期效力致用，他請求以身當先；指日便使叛賊誠心歸服，并發誓獨自能够取得勝利。朕對他給以安撫，相信他的忠誠。排除衆議而令他脱掉喪服，堅定心意而授任他節帥大權，委以重任，令他自行出兵討伐叛賊。他的奏章所陳述的，没有違背的事情；給予他恩寵的光輝，我是何等地愛惜他。但是他貪利藏奸，敗壞政事法度，大軍已經出動，却與叛敵勾結；實行邪惡計謀，臨陣背叛朝廷。諸侯盡力而不響應，敗寇散兵而相委托。已經喪失了臣子的氣節，哪裏還想念生養之恩；衹爲求取宰相的地位，頓時虧損忠敬的禮法。恣肆他的醜行，熾揚他的凶威，至於脅迫軍中，暗中施行叛賊號令；凌辱部下，確實玷污皇朝風氣。以貨利保護自身，以暴虐對待衆人，士庶怨恨而不加以撫恤，將校勞苦而不爲他們謀利。受命於造物，做事竟然如此，聽視於天地，辜負我何其多，而且辜負天地的仁愛，怎能逃避神鬼的責罰。何況近年上請，以山東爲給養，等到責令軍隊返回，他不準時奉命，以致動摇軍衆，企望攪亂軍心，依賴劉濟忠正不屈的言辭，使邪惡斷絶遲回之計。盧從史還毁壞鄰境，秘密疏奏事情，反覆無常，高低萬變，心無愧耻，惡貫滿盈。朕念其始終，盡力包容，期望他能悔過，怎料他更加凶惡。昭義軍早著忠節，義聲顯揚，發其衆怒，合於一心，念大惡而决不姑息縱容，有幸保全而免去災禍，應依從大刑，以端正典章。但是因爲他曾經列職一方，曾經擔任節度使，憐惜君臣的禮義，按捺朝廷内外的情緒，使他流放魑魅之鄉，以此解除人神的怨怒。盧從史可貶爲驩

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

子繼宗等四人并貶嶺外。

李芃

李芃，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爲京兆尹，舉爲長安尉。李勉爲江西觀察使，署奏秘書郎、兼監察御史，爲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

時宣、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據山洞，西絶江路，劫商旅以爲亂。芃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芃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爲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爲都團練副使。頃之，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軍節度李勉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爲判官，尋攝陳州刺史。歲中，即值李靈曜反於汴州，勉署芃兼亳州防禦使，練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潁運路，以通漕輓。

德宗嗣位，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爲節度使路嗣恭之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之師。芃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悦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封開郡王，實封一百户。進圍悦於魏州，將

州司馬。哎！奸邪由事情得到驗證，他自己開啓了棄絶之門；禍患的確是由自己招致，怎能漏出恢疏的法網。諸多士人，應諒解朕的心意。

他的兒子盧繼宗等四人一并貶到嶺外。

李芃，字茂初，趙郡人。出仕任上邽主簿，三次升任後試大理評事，代理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任京兆尹時，舉薦他任長安尉。李勉任江西觀察使時，徵召奏任他爲秘書郎、兼監察御史，爲判官。永泰初年，改兼殿中侍御史。

當時宣、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衆占據山洞，西邊斷絶長江通道，搶劫商旅作亂。李芃便請求在秋浦設置州，防守這險要之地，使叛賊的陰謀破滅。李勉認爲這個計策很對，向皇帝奏報，得到代宗的稱贊，并把宣州的秋浦、青陽、饒州的至德設置爲池州。李芃代理掌管州事務，不久，兼任侍御史。任職時間不長，魏少遊代替李勉任觀察使，又奏任李芃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爲都團練副使。不多久，李芃代理江州刺史，州裏人感到很合適。李芃爲母親守喪去職，服喪期滿，永平軍節度李勉奏任他爲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爲判官，不久代理陳州刺史。就在這年當中，正值李靈曜在汴州造反，李勉任命李芃兼亳州防禦使，他通曉軍事，武器裝備很肅整，又開拓了陳、潁的水運道路，使漕運糧餉通暢無阻。

德宗繼位，授任李芃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他安撫慰勞十分周到，有了好的軍需品，必定先發給軍士。過了一年，李芃任節度使路嗣恭的副職，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使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當時黄河南北都駐扎着部隊，下詔增加神策軍、汝、陝的軍隊。李芃進攻收取新鄉、共城，包圍了衛州。第二年，皇帝下詔李芃與河東節度使馬燧等諸軍在洹水攻破田悦，李芃因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幾次封爵爲開郡王，實封一百户。他又進軍到魏州圍攻田悦，田悦部將符璘率精鋭騎

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芃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居奉天，斂軍還。

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歸。芃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鋋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兵五百在夜裏投降，李芃打開營門接納了他們。第二天，使符璘歸屬於招討使。皇上居住奉天，李芃收軍返回。

興元初年，李芃檢校右僕射，不久，他因病堅決辭職返回。李芃將要求退休時，曾對他親近的人說："今年夏天遭遇蝗旱，皇上厭惡戰爭，但是天下城壘已經堅厚了，戈鋋已經鋭利了，用力取勝，就會有得有失，怎能有盡頭啊！鏟除弊端的當務之急，不如先用道德教化，循序漸進得到治理，這容易達到目的。方鎮節帥擁戴輔助當代君主，應當首先退讓，貪圖權力牟取俸禄，是我所不采取的。我已經患病，怎能衹說而不實踐啊！"他便親自寫奏疏乞求罷官。貞元元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停止朝會一天，追贈李芃爲太子太保。

李澄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

澄以武藝爲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隸於江淮都統李峘。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爲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齎表達於奉天，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秘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率其衆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僞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不能窮詰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

李澄，遼東襄平人，是隋朝蒲山公李寬的後代，居住在京兆。父親李鎬，任清江太守，因李澄顯貴而追贈工部尚書。

李澄因武藝高强而授任偏將，幾次授任後試任將作監，隸屬於江淮都統李峘。建中初年，他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屬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到李勉調任治理汴州時，便上奏推薦李澄任滑州刺史。四年冬天，李希烈攻陷汴州，李勉投奔皇帝外出臨時停留的地方，李澄便開城投降李希烈，授任僞官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春天，李澄密令親信盧融抄小路帶着表奏到達奉天，皇上稱贊他，并將帛詔藏在蠟丸中，加授李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李澄秘而不宣，便召集州兵嚴加訓練。李希烈很懷疑他，便令養子六百人戍守，以防備他叛變。李希烈苦攻寧陵，邀約李澄率領軍隊到達石柱。李澄命令縱火焚燒營地之後假裝逃跑，誘使李希烈的六百養子因受驚進行搶劫而加罪於他們，他們果然大肆擄掠，李澄下令將他們全部斬殺并報告李希烈，李希烈不能追究責備。不久，李希烈派遣將領翟暉等進犯陳州，很久沒有返回。

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己，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户。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遽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恇怯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芃遣其將雍顒攻鄭州，顒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顒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顒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

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賵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吊祭使，所緣喪葬，并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寧秘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絰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爲不順。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不敢妄發，然道路絶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躭代澄，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剽奪，及明殆盡。澄柩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粟麥二千石。澄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二封，頗爲時人所哂。

這年十月，李澄因汴州兵少，估計李希烈不能控制自己，又值宦官薛盈珍持節到來，加任李澄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賜實封五百户。李澄便乘勢焚燒了叛賊的旌節，宣誓率衆人歸順國家。到十一月，李希烈失去李澄後，又聽説翟暉大敗，便在此時逃回蔡州。李澄立即率領兵衆準備收復汴州，駐扎在城北門，却又怯懦不敢進入。等到宣武軍節度使劉洽率領軍隊到城東門，賊將田懷珍打開城門接他進去。第二天，李澄纔自北門進入，劉洽已占據子城。李澄便駐扎在浚儀縣，兩軍將士，每天都鬥氣争執，不能自安。正值鄭州賊將孫液對李澄表示和好，李澄派遣他的兒子李清奔赴談和。先前，河陽軍節度使李芃派遣將領雍顒進攻鄭州，雍顒所過之處大肆掠搶，孫液抵抗得尤爲頑强；等李清到來，便接納了他。雍顒憤怒攻打孫液，李清率軍隊援助，殺死登城者幾十人，雍顒纔退軍，又焚燒陽武後返回。李澄便出赴鄭州，朝廷特授任李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改名爲克寧。

貞元元年三月，即時加任李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去世，終年五十四歲，停止朝會一日，追贈司空，官府贈送辦理喪事的布帛粟米多少不等，并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任吊祭使，喪葬的費用，都由官府供給。李澄實際在八月癸未去世，李克寧秘不發喪，到九月庚寅，準備自己接替父親的職務，行軍司馬馬鉉不允許，李克寧暗中派人殺了他，纔穿着黑色喪衣出來，增加士卒守衛城門，將要反叛。劉洽出兵駐守在邊境上以便控制他，并且派人對他懇切深刻地告誡，由此李克寧不敢妄自發兵，但却使道路上斷絶商旅十四五天。等到賈躭代替李澄，李克寧護喪將要返回，他便把府庫中的財貨全都帶上，在夜間出城，軍人跟從在後搶奪，待到天明幾乎將全城的財物都搶光了。李澄的靈柩到了京城，皇帝又賜給李克寧莊園一所、錢一千貫、粟麥二千石。李澄最初封爲隴西郡公，又進封武威郡王，他每次上疏連稱兩個封號，頗爲當時人嘲笑。

李元素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 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爲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郊，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爲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冤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真賊，元素由是爲時器重，遷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度盧群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部尚書，在鎮稱理。

李元素，字大朴，是蒲山公 李密的孫子。任侍御史，當時杜亞任東都留守，厭惡大將令狐運，恰巧洛城北面發生偷盜事件，令狐運正好與部下在北郊打獵，杜亞猜疑令狐運是盜賊，便將其拘捕審訊，一共捕押了四十多個人。監察御史楊寧審查此事，杜亞認爲他不能以真實情況判案，便秘密上奏陳告，楊寧便因此獲罪。杜亞想要發泄埋藏在他心中的怨恨，并且以捕得盜賊作爲功勞，上表指明令狐運是盜賊的情狀，皇上深信不疑。宰相認爲此案重大應當慎重，奏請重新審訊，命令李元素前往判决，杜亞在路上迎接李元素并以獄案已了結相告。李元素查驗五天，釋放全部囚犯之後返回。杜亞大驚，并且非常憤怒，他親自追上來送行，在馬上詰責李元素，李元素不回答。杜亞於是上奏，又誣告李元素。李元素回朝奏告皇上，話没說完，皇上發怒說："出去等待命令。"李元素說："臣的話没說完。"皇上又說："你先出去。"李元素又奏告說："臣一出去就不能再見到陛下了，乞求容我把話說完。"皇上的怒氣稍有緩和，李元素詳盡地敘述了令狐運冤狀的真相，皇上纔醒悟說："要不是卿，誰能辨清此案!"幾個月以後，終於捕捉到了真正的盜賊，李元素由此被當時人器重，升任給事中。當時有好的官位缺額，皇上必然會指派李元素擔任。李元素升任尚書右丞。幾個月後，鄭滑節度盧群去世，便命李元素兼御史大夫，鎮守鄭滑，即時加任檢校工部尚書，他在軍鎮被稱譽爲善於治理。

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寖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疏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李錡爲亂江南，遂授元素 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户部尚書、判度支。

元和初年，召入李元素授任御史大夫。自貞元年間這個官位空缺，很長時間難以找到勝任的人，到這時李元素因名望徵召授任，朝廷内外很震動。等到他任職以後，却没有任何整治的舉動，衹是貪求做個宰相。時間一長，他逐漸不得志，見到客人他必定說："不要因爲我官職閑散而疏遠我。"見到屬官必定先拜，與同僚相處阿諛圓滑，很失人們的殷切希望。李錡在江南作亂，朝廷授任李元素爲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幾個月後被人替代，召入授任國子祭酒，不

久升任太常卿，改任户部尚書、判度支。

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遘疾，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爲郎官時娶之，甚禮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乖，願與離絶'。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悉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元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李元素幼年喪失雙親，侍奉大姐友愛尊敬超過一般人，他大姐去世後，李元素由於過度沉痛悲哀得了疾病，上疏懇求辭職，皇上同意了。幾個月後，又因他遺棄妻子被免官。當初，李元素娶第二個妻子王氏，是石泉公王方慶的孫女，性格柔弱，李元素任郎官時娶了她，待她禮遇深重，等顯貴以後，又鍾情於僕妾，便疏遠了王氏。并且又没有兒子，而前妻的兒子已經長大，品行不良，李元素卧病昏惑，聽信譖言驅逐了王氏，衹給了她很少的財物。妻子的親族上訴，皇帝便下詔説："李元素在病中上表，懇切陳告，説'妻子王氏，違背了禮義，我願與她分離斷絶'。朝廷起初認爲他妻子平常就舉止不端，李元素不好直説，因爲是大官之家，所以令他自行處置。經過訪查聽説他不曾告訴妻子的親屬，他妻子也没有明顯的過失可以羅列，原來是内心不和，以致於此。逼於王命，當天遣回王氏，給王氏送的財物，又非常薄少。不但王氏受辱，實在也使朝中人都感到吃驚。這樣處理家事，應當懲罰譴責。應停罷他的官職，還要他給王氏錢物，連同所上奏的數目滿五千貫。"元和五年李元素去世，追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潞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爲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奸，自貽伊戚。芃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爲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的才幹，兼有忠義的品行，是唐朝的良將。比如李抱玉農閑時教令潞州人角射，李抱真帶領幾個騎兵進入王武俊的營地，假如他們没有奇異的謀略，怎能如此。可惜李抱真服食丹藥尋求仙術，最終被丹藥所貽誤。王虔休不阿附僭僞的命令，足以稱贊；盧從史舉動多懷奸妄，自己留下了憂患。李芃年老知足，李澄有過圖改。李元素任御史時，堅持道德始終不渝；位居大夫時，却心胸很狹窄。找藉口拋棄妻子，更暴露出醜惡名聲，他的善行少罪行多，又怎能清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奸謀，芃將禄讓。澄迷却行，素貪一嚮。吾誰與欺，豈如忠諒。

贊曰：李抱玉、李抱真，是我朝的良將。王虔休的心意，也多可崇尚。盧從史心懷奸謀，李芃堅持辭讓禄俸。李澄曾經迷惘最終却停止錯誤行爲，李元素貪求享受。我向不欺人，忠信而已。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第八十三

李晟 (子)愿 愬 聽 憲 憑 恕 恭 王佖(附)

李晟

李晟，字良器，隴右 臨洮人。祖思恭，父欽，代居隴右爲裨將。

晟生數歲而孤，事母孝謹，性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身長六尺，勇敢絶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拒鬥，頗傷士卒，忠嗣募軍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雅聞其名，召補列將。嘗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罕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游兵，擊破党項羌 高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禄卿，轉試太常卿。

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爲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 四鎮 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游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横擊之，拔

李晟，字良器，隴右 臨洮人。祖父李思恭，父親李欽，世代居住在隴右任副將。

李晟出生幾年後父親去世，他事奉母親孝順謹慎，性格勇武剛烈，有才幹，善騎射。十八歲參軍，身高六尺，勇敢無比。當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進攻吐蕃，吐蕃驍將登城抵禦，射傷了許多士卒，王忠嗣招募軍中善於射箭的人去射殺他。李晟拉開弓一箭就射死了那個將領，全軍歡呼。王忠嗣厚賞了他，撫摸着他的脊背説："此人可以抵擋一萬人。"鳳翔節度使高昇久聞其名，召補任列將。李晟曾在高當川進擊疊州叛羌，又在罕山進擊宕州 連狂羌，全都擊敗了他們，李晟幾次升任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年，鳳翔節度使孫志直命令李晟總領游兵，擊敗党項羌 高玉等，李晟因功授任特進、試光禄卿，改任試太常卿。

大曆初年，李抱玉任鳳翔節度使，任用李晟爲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攻靈州，李抱玉派遣李晟率領五千士兵進擊吐蕃，李晟推辭説："以兵力去攻打五千人顯然不够，以謀略去攻打五千人又太多。"於是請求率領一千士兵迅速出大震關，到達臨洮，毁滅定秦堡，焚燒積蓄的財物，活捉定秦堡將領慕容谷鍾後返回，吐蕃便撤除靈州的包圍離去。李晟授任開府儀同三司。不久，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 四鎮 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領游兵。不久，節度使馬璘與吐蕃在鹽倉交戰，失敗，李晟率領部隊攔腰進擊，在亂兵

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留居宿衛，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朝京師，三川震恐，乃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晟乃逾漏天，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乃引退，因留成都數月而還。

中救出馬璘，李晟因功封合川郡王。馬璘忌妒李晟的威名，又對他不以禮相待，朝廷命令李晟回京城朝見，代宗留他爲宿衛，任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侵犯劍南，當時節度使崔寧入京城朝見，三川驚恐，便詔令李晟率領神策兵援救，授任太子賓客。李晟於是越過漏天，攻取飛越，掃清肅寧三城，渡過大渡河，砍殺寇虜首級一千多，寇虜於是撤退，李晟留在成都數月後返回。

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洺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悦於雙岡，悦兵却，遂斬朝光。戰於臨洺，諸軍皆却。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横擊悦軍，王師復振，擊悦，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悦軍於洹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户。無幾，兼魏府左司馬。時朱滔、王武俊聯兵在深、趙，怒朝廷賞功薄，田悦知其可間，遣使求援，滔與武俊應之，遂以兵圍康日知于趙州。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馬燧大怒，欲班師。晟謂燧曰："初奉詔進討，三帥齊進。李尚書以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守之，誠未爲害，其精卒鋭將皆在於此，令公遽自引去，奈王事何?"燧釋然謝晟，燧乃自造抱真壘，與之交歡如初。

建中二年，魏博節度使田悦反叛，率兵圍攻臨洺、邢州，詔令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援救臨洺。不久加任李晟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在臨洺之南進攻楊朝光，李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在雙岡進擊田悦，田悦率兵退却，於是斬殺楊朝光。在臨洺交戰，各軍都退却了。李晟帶兵渡洺水，踏冰而過，截擊田悦的軍隊，官軍勢力大振，進擊田悦，田悦大敗。三年正月，又因各道軍在洹水擊敗田悦軍，於是進攻魏州，李晟因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一百户。不久，兼魏府左司馬。當時朱滔、王武俊聯軍在深、趙二州，怨恨朝廷賞賜功勞太輕，田悦知道他們可以離間，派使者求援，朱滔與王武俊答應了他，便派兵在趙州圍攻康日知。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衛邢州，馬燧大怒，想要退軍。李晟對馬燧説："當初我們奉詔進討，三個統帥一齊進攻。李尚書因邢州與趙州接壤，分兵把守，誠然没有害處，他的精卒鋭將都在這裏，令公突然撤退，對於君主的事怎麽辦?"馬燧怒氣消解遂拜謝李晟，馬燧又親自去李抱真的營壘，與李抱真交好如初。

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赴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孝忠兵合，北略恒

王武俊進攻趙州，李晟便獻計策請求解除趙州的圍困，打算帶兵直奔定州與張孝忠聯合兵力，想要謀取范陽。德宗贊揚他壯勇，加任李晟御史大夫，使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都隸屬於李晟。李晟自魏州率軍北上，直接前往趙州，王武俊聽説後，解圍而去。李晟在趙州停留三天，與張孝忠的軍隊會合，北攻恒州，在清

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决水以灌之。田悦、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軍，稍却，晟引步騎擊破之，晟所乘馬連中流矢。逾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悉收魏博之衆而來，復圍晟軍。晟内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於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者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還定州，賊不敢逼。

晟疾間，復將進師，會京城變起，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承詔泣下，即日欲赴關輔。義武軍間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輕重，不欲晟去，數謀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爲質，選良馬以啖其意。"乃留子憑以爲婚。義武軍有大將爲孝忠委信者謁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爲别。"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逾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户。晟軍令嚴肅，所過樵采無犯。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壁東渭橋以逼泚。時劉德信將子弟軍救襄城，敗於扈澗，聞難，率餘軍先次渭南，與晟合軍。軍無統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軍，乃數其罪斬之。晟以數騎馳入德信軍，撫勞其衆，無敢動者。既并德信軍，軍益振。

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於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與晟兵合，乃詔晟移軍合懷光軍。晟奉詔引軍至陳濤斜，軍

苑圍攻朱滔的將領鄭景濟，决水灌城。田悦、王武俊都派兵來救援，在白樓交戰。賊兵進犯義武軍，漸漸退却，李晟率領步騎擊破賊軍，李晟所騎的戰馬連連被流矢射中。過了一個月，城中情况更加緊急，朱滔、王武俊非常恐懼，便收羅了魏博的全部兵馬來到這裏，又圍攻李晟軍隊。李晟内圍鄭景濟，外與朱滔等拒抗，每天打幾個回合，從正月直到五月都是如此。恰巧李晟病重，好幾次不省人事，軍中將官合謀，便用馬車拉着李晟回定州，賊兵不敢進逼。

李晟的病有好轉，他又準備進軍，正逢京城發生事變，德宗在奉天，詔令李晟前往救難。李晟接到詔令流下眼淚，當天就要奔赴關輔。義武軍處在朱滔、王武俊之間，都倚仗李晟以自重，不想讓李晟離去，多次謀劃阻止李晟的軍隊。李晟對將官説："天子流亡在外，人臣應當捨棄一切，死而後已。張義武想要阻止我前行，我就以愛子作爲人質，選送良馬以滿足他的心意。"他便留下兒子李憑訂爲婚約。義武軍有個爲張孝忠委托信任的大將來謁見李晟，李晟便解下玉帶送給他，并説："我準備西行，願以此作爲分别留念。"他陳述了趕赴國難的心願，接受玉帶的大將果然被李晟的言行所感動，便勸説張孝忠不要阻止李晟。李晟帶軍隊越過飛狐，軍隊駐扎代州，下詔加任李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户。李晟軍令嚴肅，所過之處連一根柴草都不侵犯。自河中經蒲津而進軍渭北，駐扎在東渭橋來進逼朱泚。當時劉德信率領子弟軍援救襄城，在扈澗戰敗，聽説國難，率領殘餘部隊先駐扎在渭南，與李晟的軍隊會合。軍隊不統一，李晟不能控制，他趁劉德信進入自己的軍營，便列舉劉德信的罪狀斬殺了他。李晟帶領幾個騎兵進入劉德信軍營，安撫慰勞軍士，軍中没有敢亂動的。李晟合并劉德信軍隊後，軍心更加振作。

當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也從河北趨救國難，駐扎在咸陽，他不想讓李晟獨當一面而分了自己的功勞，便奏請與李晟合兵，於是下詔李晟移軍并入李懷光軍中。李晟奉詔帶軍隊到達陳濤斜，

壘未成，賊兵遽至，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宫苑，攻之未必克；今離其窟穴，敢出索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立功，乃曰："吾軍適至，馬未秣，士未飯，詎可戰耶？不如蓄鋭養威，俟時而舉。"晟知其意，遂收軍入壘，時興元元年正月也。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綉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啖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耳。"懷光益不悦，陰有異志，遷延不進。晟因人説懷光曰："寇賊竊據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廟略，屬在明公。公宜觀兵速進，晟願以所部得奉嚴令，爲公前驅，雖死不悔。"懷光益拒之。晟兵軍於朔方軍北，每晟與懷光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獲與之，晟軍不敢受。

營壘還未扎成，賊兵突然到來，李晟於是出陣，并對李懷光説："賊堅守宫苑時，進攻他們未必能攻下；如今遠離他們的窟穴，他們敢於出來索戰，這全是上天將賊賜給明公啊！"李懷光惟恐李晟立功，便説："我的軍隊剛到，馬没有喂，士兵没有吃飯，怎麽可以出戰呢？不如蓄鋭養威，等待時機成熟再進攻。"李晟知道他的本意，便收軍入營，當時是興元元年正月。李晟每當要交戰，必定使自己與衆不同，穿戴錦裘、綉帽走在前列，親自指導。李懷光見了很厭惡，便對李晟説："將帥應當持重，怎能自我修飾來利誘賊啊！"李晟説："我李晟在涇原很久，軍士十分畏服，因此想要讓他們先記住我以奪得軍心。"李懷光更不高興，暗中産生叛異之志，遷緩拖延不進。李晟派人勸李懷光説："寇賊非法占據京城，天子出居近郊，軍權和朝廷對國家大事的謀略，寄托在明公您的身上。您應當檢閲軍隊迅速進兵，我李晟願率所部遵奉您的嚴令，作爲您的先鋒，就是死了也絶不後悔。"李懷光進一步拒絶了他。李晟的軍隊駐扎在朔方軍北面，每次李晟與李懷光同到城下，李懷光的軍隊總是擄掠驅趕牛馬，百姓深受其苦；李晟的軍隊秋毫不犯。李懷光軍隊憎恨他們獨善其身，便把獲得的牛馬分給他們，李晟的軍隊不敢接受。

久之，懷光將謀沮晟軍，計未有所出。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諸軍，懷光奏曰："賊寇未平，軍中給賜，咸宜均一。今神策獨厚，諸軍皆以爲言，臣無以止之，惟陛下裁處。"懷光計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己軍，以撓破之。德宗憂之，欲以諸軍同神策，則財賦不給，無可奈何，乃遣翰林學士陸贄往懷光軍宣諭，仍令懷光與晟參議所宜以聞。贄、晟俱會於懷光軍，懷光言曰："軍士稟賜不均，何以令戰？"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弛張號令，皆得專之。晟當將一軍，唯公所指，以效死命。至於增損衣食，公當裁之。"懷

時間久了，李懷光想要謀劃阻止李晟的軍隊，想不出計策來。按照舊例當時神策軍得到的賞賜比各軍優厚，李懷光上奏説："賊寇没有平定，軍中供給賞賜，都應當一致。如今惟獨神策軍優厚，各軍都因此議論紛紛，臣無法制止，衹有依靠陛下裁處。"李懷光謀劃想要因此使李晟下令削減自己的軍隊，以此擾亂破壞他的軍隊。德宗爲此憂慮，想要使各軍的待遇與神策軍相同，而財賦供給不上，無可奈何，便派翰林學士陸贄前往李懷光軍中宣諭，并命令李懷光與李晟商議可行的措施而上奏。陸贄、李晟一起在李懷光軍中開會，李懷光説："軍士接受的賞賜不均等，怎麽命令他們戰鬥？"陸贄没説話，多次回頭看李晟。李晟説："公身爲元帥，號令之寬嚴，都由您决定。李晟擔當一軍的將領，衹聽從公的

光默然，無以難晟，又不欲侵刻神策軍發於自己，乃止。

指揮，以死效命。至於增減衣食，公應當自行裁决。”李懷光沉默，無以責難李晟，又不想侵奪削減神策軍而發給自己的軍隊，於是作罷。

懷光屯咸陽，堅壁八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屢降中使，促以收復之期。懷光托以卒疲，更請休息，以伺其便，然陰與朱泚交通，其迹漸露。晟懼爲所并，乃密疏請移軍東渭橋，以分賊勢。上初未之許。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所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銑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晟子婿張彧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佐誅泚，上欲親總六師，移幸咸陽，以促諸軍進討。懷光聞之大駭，疑上奪其軍，謀亂益急。時鄜坊節度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并與懷光聯營，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軍，晟乃宣令云：“奉詔徙屯渭橋。”乃結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劫建徽、惠元而并其兵，建徽遁免，惠元爲懷光所害。

李懷光駐守在咸陽，堅守壁壘八十多天，不肯出兵，德宗爲此擔憂，多次派遣宦官，催問收復的日期。李懷光以士兵疲困推托，又請求休息，以等待時機，但是他暗中却與朱泚勾結，這種迹象逐漸顯露出來。李晟擔心被他兼并，便秘密上疏請求把軍隊調到東渭橋，用來分散賊軍的勢力。皇上開始不允許。李晟認爲李懷光反叛的迹象已很明顯，緩急之間應當有所防備，蜀、漢的道路，不能壅塞，請求派副將趙光銑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李晟的女婿張彧爲劍州刺史，他們各率兵五百以防不測。皇上開始采納了，但最終没有實行。不久，吐蕃請求出兵幫助討伐朱泚，皇上想要親自總領兵馬，轉移到達咸陽，以督促各軍進討。李懷光聽説後非常震驚，疑心皇上要奪取他的軍權，謀劃叛亂更加急切。當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以及李晟，都與李懷光聯營，李晟因事情緊迫，正好有宦官路過李晟軍隊，李晟便宣令説：“我軍奉詔令遷徙屯駐渭橋。”便集合部隊出發，到達渭橋。不幾天，李懷光果然劫持了李建徽、楊惠元，吞并了他們的軍隊，李建徽逃脱，楊惠元被李懷光殺害。

是日，車駕幸梁州。時變生倉卒，百官扈從者十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供無素，從官乏食，上嘆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執羈靮，誰復京師？”乃浚城隍，繕兵甲，以圖收復。晟以孤軍獨當强寇，恐爲二賊之所并，乃卑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内爲之備。時芻粟未集，乃令檢校户部郎中張彧假京兆少尹，擇官吏以賦渭北畿縣。不旬日，芻糧

這天，皇帝到達梁州。當時事變倉促發生，隨從皇帝的官員僅有十分之二三，駱谷道路險阻，儲備供給不固定，跟從的官員缺乏食物。皇上嘆息道：“如果早些聽從李晟的話，三蜀可以安坐而得。”李晟的大將張少弘在皇上臨時停留的地方傳達口頭詔命授任李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定衆人之心。李晟哭拜受命，并且説：“長安是宗廟的所在地，是天下的根本，如果都隨從皇上，誰來收復京城？”便加深城壕，修繕兵甲，以謀劃收復京城。李晟帶領孤軍獨自抵擋强寇，恐怕被二賊所吞并，便用謙卑的言詞豐厚的錢幣，假裝向李懷光表示誠意，外表顯示推崇，内心做好防備。當時糧草還未集結，他便命令檢校户部郎中張彧暫代京兆少尹，

皆足，晟乃大陳三軍，令之曰："國家多難，亂逆繼興，屬車駕西幸，關中無主。予代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誅滅凶渠，以取富貴，非人豪也。渭橋橫跨大川，斷賊首尾，吾與公等戮力勤王，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能從我乎?"三軍無不泣下，曰："唯公所使。"晟亦歔欷流涕。

挑選官吏收繳渭北畿縣的賦稅。不出十天，糧草已準備充足，李晟便檢閱三軍，命令他們說："國家多難，叛逆相繼興起，正值皇帝西幸，關中没有君主。我世代蒙受國恩，見危難而死於節義，是作爲臣子的本分，何況正當此時，不能誅滅元凶，以取得富貴，就不是人中豪傑。渭橋橫跨大川，截斷叛賊的首尾，我與你們一同爲王事盡力，選擇有利時機進攻，復興國家大業，建立非同尋常的功績，你們能隨從我嗎?"三軍士兵無不流淚，説："我們衹聽從您的命令。"李晟也歔欷流涕。

是時，朱泚盜據京城，懷光圖爲反噬，河朔僭僞者三，李納虎視於河南，希烈鴟張於汴、鄭。晟内無貨財，外無轉輸，以孤軍而抗劇賊，而鋭氣不衰，徒以忠義感於人心，故英豪歸向。戴休顔率奉天之衆，韓遊瓌治邠寧之師，駱元光以華州之兵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盤，皆禀晟節度，晟軍大振。懷光以休顔、遊瓌從晟，益懼。晟又致書於懷光，諭以禍福，令破賊迎鑾，以掩前過。懷光卒不悟，軍衆漸多離散，糗糧且竭，虜剽無所得，懼爲晟所襲。三月，懷光自三原、富平東抵奉天，所至焚掠，乃自馮翊入據河中。懷光將孟涉、段威勇者，本神策將，惡懷光之不臣，既至富平，結陣於軍中，外向大呼而去，懷光不能制。涉、威勇以數千人歸晟，乃陳兵受涉等降卒，乃奏授涉檢校工部尚書，威勇兼御史大夫。

這時，朱泚非法占據京城，李懷光謀圖反叛，河朔有三個割據對立的僞政權，李納虎視於河南，李希烈猖狂於汴、鄭。李晟内無財貨，外無增援，以孤軍抵抗勢力强大的賊寇，鋭氣却不衰落，衹用忠義感召人心，因此英豪歸向於他。戴休顔率奉天的兵衆，韓遊瓌整頓邠寧的軍隊，駱元光率華州的兵力把守潼關，尚可孤率神策軍駐守七盤，他們都受李晟節制調度，李晟軍隊大振。李懷光因戴休顔、韓遊瓌隨從李晟，更加恐懼。李晟又寫信給李懷光，以禍福相勸諭，令他擊破賊寇迎接皇帝，用來遮掩先前的過失。李懷光始終不覺悟，軍中兵將有很多人逐漸離散，軍糧也將空竭，擄掠一無所得，他又害怕被李晟襲擊。三月，李懷光自三原、富平向東抵達奉天，所經之地焚燒搶掠，從馮翊進占河中。李懷光的將領孟涉、段威勇，本來是神策軍將領，他們憎恨李懷光背叛君主，到達富平後，在軍中集合列陣時，他們大聲呼喊着向外衝去，李懷光不能控制。孟涉、段威勇帶領數千人投歸李晟，李晟便列陣接受孟涉等投降士卒，於是上奏推薦授任孟涉檢校工部尚書，段威勇兼御史大夫。

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内，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是月，渾瑊步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

德宗到達山南，進入駱谷以後，對渾瑊説："渭橋在賊寇腹内，兵力孤單與外界隔絶，李晟可以辦成事嗎?"渾瑊回答説："李晟操守正義堅守志節，遇事決不動摇，以臣估計，他一定能打敗賊軍。"皇上這纔放心。這個月，渾瑊的步將上官望抄小路懷揣詔書加任李晟檢校右僕射，兼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增加實封三

度使，益實封三百户，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晟承詔流涕。時帝欲移幸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梁漢，繫億兆之心，圖翦滅之勢。若規小捨大，作都岷峨，即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所施矣。"四月，有詔加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府司録李敬仲自京城來，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至，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敬仲爲節度判官，俾同主軍畫。又請以懷光舊將唐良臣保潼關，以河中節度授之；戴休顔守奉天，請以鄜坊節度授之；上皆從之。渭橋舊有粟十餘萬斛，度支先饋懷光軍欲盡，晟又奏曰："近畿雖乘兵亂，猶可賦斂，儻寇賊未滅，宿兵曠時，人廢耕桑，又無儲蓄，非防微制勝之術也。"上納之。晟乃於畿甸率聚征賦，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

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聞。"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亦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心，卒無離叛者。會將吏數輩自賊中逃來，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士心益奮。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咸使諜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崔宣，善爲賊守，諸人勉力自固，勿不忠於賊也！"

五月三日，晟引軍抵通化門，耀武而還，賊不敢出。晨集將佐，圖兵

百户，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李晟接受詔令流下眼淚。這時皇帝想要轉移到西川，李晟上表説："請求皇帝暫時住在梁漢，以維繫萬衆之心，謀劃剪滅賊寇的勢力。如果因小失大，在岷峨定都，就會使人心失望，武士謀臣無從施展能力了。"四月，有詔令加任李晟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當時京兆府司録李敬仲從京城來到，諫議大夫鄭雲逵從奉天來到，李晟以京兆少尹張彧爲副使，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李敬仲爲節度判官，使他們共同主持軍中的謀劃。又請求以李懷光的舊將唐良臣保衛潼關，授任他爲河中節度使；戴休顔鎮守奉天，請求授任他爲鄜坊節度使；皇上都同意了。渭橋原先有糧食十多萬斛，度支先發給李懷光軍隊的快要用完，李晟又上奏説："近畿雖然經歷兵亂，還可以收取賦税，倘若寇賊没有消滅，駐兵曠日持久，人們廢棄農耕種桑，又没有儲蓄，這不是防微杜漸克敵制勝的長久之計啊。"皇帝采納了他的意見。李晟便在京城地區按比率徵賦，吏民樂於輸送，防守更加鞏固，由此軍隊不再缺糧。

神策軍的親屬大多陷落在朱泚手中，李晟家也有一百口人在叛賊中，左右有人談及家人的情况，李晟便流着眼淚説："皇帝在哪裏，還敢憐惜自己的家嗎！"朱泚又派李晟的小吏王無忌的女婿到李晟軍中，并説："公的家人安然無恙，城中有書信講明情况。"李晟説："你竟敢做賊的奸細！"立即下令斬殺了他。當時轉運物資不能送到，盛夏時軍士中還有穿皮衣的，李晟也同樣勞苦，他經常用大義激奮軍心，最終没有叛離的人。正逢幾批將官從賊寇中逃回來，説朱泚的軍隊離心離德可以消滅的情况，軍心更加振奮。原先，賊將姚令言以及僞中丞崔宣都派間諜偵探我軍情况，被巡邏的騎兵抓獲，押送到李晟那裏，李晟替他解開繩索，給他吃了飯然後讓他回去，告誡他説："你報告崔宣，好好爲賊守衛，大家努力固守，不要不忠於賊軍！"

五月三日，李晟率領軍隊抵達通化門，炫耀武力後返回，賊軍不敢出兵。李晟早晨會集將

所向，諸將曰："先拔外城，既有市里，然後北清宮闕。"晟曰："若先收坊市，巷陌隘狹，間以居人，若賊設伏格鬥，百姓囂潰，非計也。且賊重兵堅甲，皆在苑中，若自苑擊其心腹，彼將圖走不暇，如此則宮闕保安，市不易肆，計之上也。"諸將曰："善。"乃移書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剋期進軍於城下。

其月二十五日夜，晟自東渭橋移軍於光泰門外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賊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柵求戰，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吴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并力攻之，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噪，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尸蔽地，餘衆走入白華，夜聞慟哭之聲。

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如待西軍，恐失機便。"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吴詵、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畢，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墻神麚村。晟先是夜使人開苑墻二百餘步，至是賊已樹木柵之，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懼，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即奔潰，獲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并入，鼓噪雷動。姚令言、張庭

佐，謀劃進軍的方向，諸將說："先攻取外城，得到市里，然後向北清除宮闕。"李晟說："如果先收坊市，里巷街道狹窄，裏邊又居住着市民，如果賊寇設埋伏搏鬥，百姓喧鬧潰散，這不是好計策。并且賊寇重兵堅甲，都在苑中，如果從苑中進擊他們的心腹，他們企圖逃跑都來不及，這樣還能使宮闕得到安全，市場上的交易不停止，這纔是上策。"諸將說："很好。"李晟便傳送軍書給渾瑊、駱元光、尚可孤，令他們限期進軍到城下。

本月二十五日夜晚，李晟自東渭橋調動軍隊到光泰門外米倉村，以進逼京城。李晟登到高處指揮，命令設壕柵以等候賊軍。不久賊軍大隊人馬來到，賊軍驍將張庭芝、李希倩逼近壕柵求戰，李晟對諸將說："我擔心賊不出兵，今天冒死而來，真是天助我啊！"命令吴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出兵進擊賊兵。當時華州軍營在北面，兵力少，賊合力進攻，李晟派遣李演、孟華率領精兵援救他們。中軍齊聲吶喊，李演奮力戰鬥，大敗賊軍，乘勝衝入光泰門；再戰，又打敗賊軍，賊軍僵尸遍地，殘兵逃入白華，夜裏聽到他們痛哭的聲音。

第二天，李晟準備再次出兵，諸將請求等待西軍來到，以便左右夾攻。李晟說："賊軍已經傷敗，必須乘勝撲滅他們的氣焰，如果等他們有了準備，對官軍怎能有利啊！如果等待西軍，恐怕失去有利時機。"二十八日，李晟會集諸將駱元光、尚可孤，兵馬使吴詵、王佖，都虞候邢君牙、李演、史萬頃，神策將孟涉、康英俊，華州將郭審金、權文成，商州將彭元俊等，號令誓師完畢，陳兵在光泰門外。便派王佖、李演率領騎兵，史萬頃帶領步兵，直達苑墻神麚村。李晟在前一天夜裏派人打開苑墻二百多步，到這時賊已用木柵欄封住，賊倚憑柵欄拒戰。李晟叱責軍士說："怎能如此放縱賊寇，應當先斬殺你們！"史萬頃恐懼，搶先登上去，拔掉柵欄衝入，王佖的騎兵相繼進入，賊寇立即奔逃潰散，俘獲賊將段誠諫，大軍分道一同進入，吶喊聲如雷震動。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還奮力抗拒官軍，李晟命

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决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餘合，乘勝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凶黨相率來降。

是日，晟軍入京城，勒兵屯於含元殿前，晟舍於右金吾仗，仍號令諸軍曰："晟實不武，上憑睿算，下賴士心，幸得殲厥凶渠，肅清宫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吊人之義也。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别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内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攝長安令陳元衆、攝萬年令韋上伋告喻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伷取賊馬二匹，晟皆立斬之，莫敢忤視。士庶無不感悦，咸歔欷流涕，遠坊居人，亦有經宿方知者。二十九日，令孟涉屯於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於安國寺。是日，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徇于市。

六月四日，晟破賊露布至梁州，上覽之感泣，群臣無不隕涕，因上壽稱萬歲，奏曰："李晟虔奉聖謨，蕩滌凶醜。然古之樹勛，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拜賀而退。是日，晟斬僞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綸、

令决勝軍使唐良臣、兵馬使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一齊進攻，賊軍陣勢擺成却屢次失敗。交戰了十多回合，官軍乘勝迅速追擊，到達白華。忽然有賊騎一千餘人出現在官軍背後，李晟率領部下一百多騎兵奔馳過來，左右呼喊："相公來了!"賊聽到以後驚嚇潰散，官軍追趕斬殺，不計其數。朱泚、姚令言、張庭芝還有兵一萬，相繼逃走，李晟派遣田子奇追趕他們，其餘凶黨相繼來投降。

這天，李晟軍隊進入京城，率兵駐扎在含元殿前，李晟住在右金吾儀仗下，并號令各軍説："我李晟實際没有武略，上憑皇帝的智謀妙算，下依賴兵士的齊心協力，有幸得以殲滅元凶，肅清宫禁，這都是三軍的力量。長安百姓長久陷於賊寇手中，如果稍有震驚，便失去了討伐賊寇拯救百姓的本義。我李晟與你們都有家室，與家人離别數年，如今已經成功，相見的日期不會很晚，五天内不得擅自遞送家信，違反命令的斬殺。"李晟便派遣京兆尹李齊運、代理長安令 陳元衆、代理萬年令韋上伋告諭百姓，居民相安，秋毫不犯。尚可孤軍中有人擅自取用賊馬，李晟大將高明曜擄取賊軍女妓一人，司馬伷取用賊馬二匹，李晟都立即斬殺他們，没有人敢違逆。百姓無不感激喜悦，都流淚抽泣，遠坊的居民，也有過了一天纔知道的。二十九日，李晟令孟涉駐守白華，尚可孤駐守望仙門，駱元光駐守章敬寺，李晟自己駐守安國寺。這一天，斬殺賊將李希倩等八人，在市上示衆。

六月四日，李晟破賊的露布傳到梁州，皇上看後感動地哭泣，群臣無不落淚，便祝壽稱萬歲，奏報説："李晟虔誠奉行皇帝的旨意，蕩滌凶賊。自古以來建立功勛，盡力收復都城的人，往往都有；至於不驚動宗廟，不停止市場交易，長安人看不到作戰的旗鼓，使他們安居如初，自三代以來，是没有過的。"皇上説："天生李晟，是爲了國家萬人，不是爲了朕。"百官揖拜祝賀而退下。這一天，李晟斬殺僞宰相李忠臣、張光晟、蔣鎮、喬琳、洪經綸、崔宣等，又表揚了堅

崔宣等，又表守臣節不屈于賊者程鎮之、劉迺、蔣沇、趙曄、薛岌等。

晟初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

尋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户。

晟綜理以備百司，令大將吴詵將兵三千至寶雞清道，晟又請至鳳翔迎扈，不許。七月十三日，德宗至自興元，渾瑊、韓遊瓌、戴休顔以其兵扈從，晟與駱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時元從禁軍及山南、隴州、鳳翔之衆，步騎凡十餘萬，旌旗連亘數十里，傾城士庶，夾道歡呼。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上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宫闈咸肅，抃舞感涕，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至鑾輿再遷。及師於城隅，累月方殄賊冠，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於路左。上爲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映宣旨，令左右起晟於馬前。是月，御殿大赦，贈晟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贈代國夫人，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京師以爲榮觀。上思晟勛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橋，與天地悠久，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

守臣節不向賊寇屈服的程鎮之、劉迺、蔣沇、趙曄、薛岌等人。

李晟當初駐扎在渭橋時，火星守在木星的旁邊，很久纔退去，門客幕僚有人勸道："如今火星已經隱退了，對皇家有利，可迅速用兵。"李晟說："天子住在外地，人臣衹應當死守臣節，上天顯示的徵兆深奥幽遠，我怎能懂得天道啊！"到這時，李晟對參佐説："先前士大夫勸我李晟出兵，我不是膽敢拒絶，軍士可以使用，却不可以使他們知道。我曾經聽説五大行星出没無常，我李晟害怕火星再次來到木星旁，那麽我軍就會不戰自潰了。"參佐感嘆折服，都說："這是我們所不能達到的。"

不久授任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户。

李晟綜合治理以準備迎接百官，他命令大將吴詵領兵三千到寶雞清除道路，李晟又請求到鳳翔迎接扈從，皇帝不允許。七月十三日，德宗從興元來到，渾瑊、韓遊瓌、戴休顔率領軍隊扈從，李晟與駱元光、尚可孤帶領軍隊奉迎。當時元從禁軍以及山南、隴州、鳳翔的軍隊，步騎共十多萬，旌旗連綿幾十里，全城百姓，夾道歡呼。李晟身着戎裝在三橋謁見，皇帝停下馬來慰問他。李晟連連跪拜叩頭，始賀元凶消滅，宗廟再次澄清，宫闈全部整肅，鼓掌舞蹈感動流淚，他跪下來説："臣愧居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使皇帝再次遷徙。等到我進軍到城下，幾個月纔消滅了賊寇，都是臣庸懦不稱職的責任，大膽請求死罪。"説罷伏跪在路邊。皇上爲此掩面流淚，命令給事中齊映宣旨，命令左右將李晟扶在馬前。這個月，御殿大赦，追贈李晟父親李欽爲太子太保，母親王氏追贈爲代國夫人，賜給永崇里宅第及涇陽上等田地、延平門的林園、女樂八人。李晟進入宅第的那天，京兆府供設帷帳酒饌，賜給教坊樂具，樂隊吹鼓迎導，宰臣節將歡送，京城以此爲榮耀景觀。皇帝思量李晟的功勛，撰寫記功碑文，讓皇太子書寫，刻成石碑立在東渭橋，與天地長久，又叫太子抄寫碑詞賜給李晟。

晟以涇州倚邊，屢害戎帥，數爲亂階，乃上書請理不用命者，兼備耕以積粟，攘却西蕃，上皆從之。詔以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仍充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内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初，帝在奉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鎰，立小將李楚琳。至是楚琳在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方安反側，不許。八月，晟至鳳翔，理殺張鎰之罪，斬王斌等十餘人。初，朱泚亂時，涇州亦殺其帥馮河清，立别將田希鑒，方屬播遷，不遑討伐，以涇帥授之。至是，晟奏曰："近者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爲反覆。希鑒凶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爲後患。"從之。晟至鳳翔，托以巡邊，至涇州，希鑒迎謁，於坐執而誅之，并誅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餘人，具事以聞。上曰："涇州亂逆枭藪，非晟莫能理之。"還鎮，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晟常曰："河、隴之陷也，豈吐蕃力取之，皆因將帥貪暴，種落携貳，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以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息曩於坐，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目，榮羨息曩。

李晟因涇州倚靠邊界，屢屢使軍隊的首領受害，多次成爲禍端，便上書請求懲治不聽命令的人，兼備農耕以積蓄糧食，攘退西蕃等等，皇上都同意了。下詔以李晟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并充任隴右涇原節度，兼管内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當初，皇帝在奉天時，鳳翔軍叛亂，殺掉統帥張鎰，擁立小將李楚琳。到這時李楚琳在朝廷，李晟請求帶李楚琳一起前往鳳翔，準備誅殺他，皇上因剛收復京城，正在安撫反覆無常的人，不允許。八月，李晟到達鳳翔，審理殺害張鎰的罪人，斬殺王斌等十多人。當初，朱泚叛亂時，涇州也殺害其帥馮河清，另立别將田希鑒，正值皇帝流亡，無暇討伐，授任他涇州節度使。到這時，李晟上奏説："近來中原的兵禍，都起自涇州，并且這地方近臨西戎，容易反覆。田希鑒凶徒，將校驕縱叛逆，如果不懲除他們，最終會成爲後患。"皇帝聽從了。李晟到鳳翔，以巡察邊防爲藉口，到達涇州，田希鑒迎接謁見，李晟當場捕獲并誅殺了他，并誅殺了害死馮河清的石奇等三十多人，并把這些情況都報告給皇上。皇上説："涇州是逆亂的發源地，非李晟不能治理。"李晟返回軍鎮，上表推薦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感畏懼。李晟常説："河、隴的陷落，豈是吐蕃的力量可以奪取，都是因爲將帥貪暴，部族離心，百姓不得耕種，輾轉向東遷徙，自我放棄它罷了。并且那裏不種桑養蠶，人們苦於徵賦徭役，思念大唐的心願，怎能終止啊！"他便拿出全部家財來賞賜投降的人，以安撫前來投誠的人。投降的虜人浪息曩，李晟上表推薦封他爲王，每次吐蕃的使者到來，李晟必定安置浪息曩在座，穿戴錦袍、金帶以表示對他特别恩寵。吐蕃人都用手指點而目視着他，十分羡慕浪息曩。

蕃相尚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耳。不去三人，必爲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和，即請盟，復因盟以虜瑊，因以賣

吐蕃相臣尚結贊詭計多端，尤其憎惡李晟，便議論説："唐代的名將，衹有李晟與馬燧、渾瑊。不除去這三個人，必定成爲我們的憂患。"他便用反間計，派使者通過馬燧而請求和好，講和後，便請求結盟，又趁結盟時俘虜渾瑊，從而

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之計，乃大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不以牛酒犒勞?"徐乃引去，持是間晟也。是役也，晟先令衙將王佖選鋭兵三千，設伏於汧陽，誡之曰："蕃軍過城下，勿擊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武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晟節度，果遇結贊。及出奮擊，賊皆披靡，佖軍不識結贊，故結贊僅而獲免。十月，晟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數遣使乞和。十二月，晟朝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給晟，命將擊之。上方厭兵，疑將帥生事邀功。會滉卒，張延賞秉政，與晟有隙，屢於上前間晟，言不可久令典兵。延賞欲用劉玄佐、李抱真，委以西北邊事，俾立功以壓晟，德宗竟納延賞之言，罷晟兵柄。三年三月，册拜晟爲太尉、中書令，奉朝請而已。其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同盟於平涼，果爲蕃兵所劫，瑊單馬僅免，將吏皆陷。六月，罷河東節度使馬燧爲司徒，盡中尚結贊之謀。

出賣馬燧。貞元二年九月，吐蕃用尚結贊的計策，便大舉用兵進入隴州，抵達鳳翔時，不擄掠財物，并且説："召我們來，爲何不用牛羊酒肉犒勞?"於是慢慢離去，以此離間李晟。這場戰役，李晟先命令衙將王佖挑選精兵三千人，在汧陽設下埋伏，告誡他説："吐蕃軍經過城下，不要攻擊首尾，首尾縱使擊敗，中軍的力量健全，如果他合勢來攻擊你，必定會遭受損失。衹須等待前軍已經過去，見到五方旗、武豹衣，便是中軍了，這時突然襲擊出其不意，便可建立奇功。"王佖按照李晟的部署，果然遇到結贊。等到出兵奮擊，蕃賊全軍潰敗，王佖軍隊中没有認識結贊的人，因此結贊衹是自身逃脱了。十月，李晟出兵襲擊吐蕃摧沙堡，攻克拔取了它，斬殺了堡使扈屈律悉蒙等人，從此結贊多次派使者求和。十二月，李晟入京朝見，上奏説："戎狄没有信義，不可以答應和好。"宰相韓滉也支持李晟的建議，請求給李晟調運軍糧，命令準備進擊吐蕃。皇上正厭惡戰争，懷疑是將帥們故意生事以求取功勞。恰巧韓滉去世，張延賞任宰相，他與李晟有隔閡，多次在皇上面前離間李晟，説不可長久讓他掌握兵權。張延賞想要任用劉玄佐、李抱真，委托他們負責西北邊事，使他們立功以壓倒李晟，德宗終於采納了張延賞的建議，罷免李晟的兵權。三年三月，册命授任李晟爲太尉、中書令，奉朝請。這年閏五月，渾瑊與尚結贊在平涼結盟，果然被吐蕃兵劫持，渾瑊單身匹馬幸免於難，將吏全部陷没。六月，罷免河東節度使馬燧爲司徒，全部中了尚結贊的計謀。

晟既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爲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倘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四年三月，詔爲晟立五廟，以晟高祖芝贈隴州刺史，曾祖嵩贈澤州刺史，祖思恭贈幽州大都督。

李晟被罷免兵權後，除了朝謁之外，很少與人相互往來。通王府長史丁瓊，也被張延賞所排擠，心懷怨恨，便求見李晟談論事情，并且説："太尉功業極大，還被罷免兵權，自古以來功高的人，没有能够保全的。國家如有變故，丁瓊願意在您的左右奉陪，狡兔三窟，您爲何不早作圖謀。"李晟憤怒地説："你怎能説這樣不吉祥的話!"立刻捉拿丁瓊報告皇上。四年三月，下詔爲李晟建立五廟，追贈李晟的高祖李芝爲隴州刺史，追贈其曾祖李嵩爲澤州刺史，追贈其祖父李

廟成，官給牲牢、祭器、床帳，禮官相儀以祔焉。

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勛力，詔曰："昔我列祖，乘乾坤之蕩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效，式表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宫，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睹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并，才爲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彦範等著其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勛；在肅宗，則郭子儀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社。訏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録，孰謂旌賢。况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者尚揖清顔，知元勛之不朽。"復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

初，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儒者之事，非勛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心有不

思恭爲幽州大都督。祖廟建成，官府供給牲牢、祭器、床帳，禮官以相應的禮儀祔祭。

五年九月，李晟與侍中馬燧在延英殿被召見，皇帝贊揚他們的功勛，下詔説："從前我朝列祖，趁天地動蕩，掃除隋代的災難，承天登基，作爲百姓的父母，而且也有熊羆之士，忠貞之臣，輔佐左右籌劃治理，參預扶助締造，顯揚文德，擴大武功，威震不祥的害人之物，康復不安定的地區，服從上帝正命，付予四面八方。宇宙已經澄清，日月已經貞明，王業已經成就，太階已經坦平；於是圖畫他們的容貌，列於這凌煙閣中，褒美顯揚功業，作爲榜樣的形象，一方面爲了朝夕不忘，一方面爲了永垂後代，君臣之義，無比深厚。貞元己巳年秋九月，我出行到西宫，望見宏偉殿閣，看見老臣遺像，莊嚴肅穆，面色和敬，想雲龍的應和，感立業的艱難。睹往思今，取法不遠。而且功業與時運并存，才能爲時代産生，假如藴藏那才能，遇上那時運，尊敬君主保護百姓，哪個時代没有這樣的人物？在中宗時，有桓彦範等立下輔佐擁戴的功績；在玄宗時，有劉幽求等建立扶助奉持的功勛；在肅宗時，有郭子儀掃除災禍；如今有李晟等保護朕身。都能用力勤勉，光復國家。與前烈相提并論，并不遜色，如不記載，怎能説是表彰賢能？况且紀念功德，是文祖 太宗的作爲，在我這裏又怎敢懈怠！主管部門應當排列年代先後，在舊臣之後各自圖畫他們的相貌，并令皇太子手書朕的這一詔命，刻記在壁上。希望傳揚美好功勛，作爲榜樣昭示於後代，使後來的人尊崇禮敬清秀的容貌，知道元勛的永垂不朽。"皇上又命令皇太子書寫這篇詔文而賜予李晟，李晟刊刻石碑立在門旁。

當初，李晟在鳳翔，對門客幕僚説："魏徵能直言極諫，致使太宗處於堯、舜之上，他是真正的忠臣，我非常敬慕他。"行軍司馬李叔度對他説："這是士大夫儒者的事情，不是有功勛的武將所適宜的。"李晟嚴肅地説："李行軍這話不對。傳稱'國家有道，言行正直'。如今在聖明時期，我李晟有幸聊以位居將相，心中有不贊同

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慚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勞，某能其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相構，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嘗有恩者，厚報之。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嘗有恩於晟，後坐貶於岳州；比晟貴，上疏理之，詔贈元澄寧州刺史。元澄三子，晟撫待勤至，皆爲成就宦學，人皆義之。理家以嚴稱，諸子侄非晨昏不得謁見，言不及公事，視王氏甥如己子。嘗正歲，崔氏女歸省，未及階，晟却之曰：“爾有家，况姑在堂，婦當奉酒醴供饋，以待賓客。”遂不視而遣還家，其達禮敦教如此。貞元九年八月薨，時年六十七。上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吊，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賵賻加等。比大斂，上手書致意，送柩前，曰：

皇帝遣宫闈令第五守進致旨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患難，保佑王室；掃蕩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匡時定亂，實賴元勛。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訏謨帝道，叶贊皇猷。常竭嘉言，以匡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期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恙，雖歷旬時，日冀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

的，忍住不説，怎能説是有錯誤不隱諱，知無不爲啊！是非在於君主所選擇罷了。”李叔度慚愧地退下。因此李晟做宰相時，每當皇帝顧問情况，他必定極力直言而不顧自身的安危，竭盡大臣的節義。李晟性格沉默，不曾對所親近的人泄露機密。治理部下明察，每次統理軍隊，必定説某人有功勞，某人能做某事，即使廝役有很小的長處，他也必定會記住姓名。尤其厭惡部下結爲朋黨，喜善嫉惡，出於天性。曾經對他有恩惠的人，他都給以厚重的報答。當初，譚元澄爲嵐州刺史，曾對李晟有恩，後來他獲罪貶到岳州；等到李晟顯貴後，上疏申理，下詔追贈譚元澄爲寧州刺史。譚元澄有三個兒子，李晟撫育他們非常辛勤，幫助他們成就學業走上仕途，人們都稱贊他有情義。他治家以嚴肅見稱，各位子侄不在清晨或黄昏時不得謁見，不同他們談及公事，對待王氏外甥如同自己的兒子。曾經在正月，崔氏女兒回家探親，還未走上臺階，李晟讓她退下去并説：“你有家，况且公婆在堂，媳婦應當奉持酒醴供奉進獻，招待賓客。”便不看她一眼就遣送歸家，李晟就是這樣通達禮儀敦促教誨。貞元九年八月去世，終年六十七歲。皇上驚悸悲痛淚流滿面，停止朝會五天，命令百官到宅第臨視吊唁，命令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府供給葬具，助葬所用的財物增加等級。等到大殮入棺，皇帝親自寫祭文致意，送到靈柩前，祭文説：

皇帝派遣宫闈令第五守進表達旨意於故太尉、中書令、西平郡王、追贈太師的靈前説：“上天賜福我邦，誕生英才俊傑，禀受陰陽的精氣，實際上是山岳的降靈。你廣救患難，保佑王室；掃除凶氣，澄清上京。忠誠感動人神，功業施及國家，匡時定亂，確實依賴元勛。你擔任宰相以後，能够協和中外，謀劃帝王之道，合力贊助帝王大業。常常竭盡忠言，以匡救過失，感情愛重，恩義無間。朕正期望你與國家共同祥和，永爲國家棟梁。近來你却遭遇疾病，雖然歷時十天，每天朕都希望你痊愈，盼望重新與你相見，輔助朕在位統治，最終達到和平。怎料

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感切。卿一門胤嗣，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義，豈忘平生？縱卿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爲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述數行，貴寫所懷得盡。臨紙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體朕意。

藥餌無效，你忽然逝世，使我喪失賢達，使我損失輔佐大臣，上天不留情，痛惜無極！唉！大厦正當建造，頃刻失去棟梁；大河尚未渡過，忽然没了舟楫。君臣之義，追慟更深，閱覽遺章，倍增感慨。你的一門子孫，朕一定始終保護扶持。何况李愿等弟兄，承受你的教導，朕的志向情義，豈能忘記平生？縱使你不説，朕也心存信任。不久前你活着的時候，未能看到朕的深切心情，如今你與朕永久分别，正希望你知道朕的真誠心志。没有什麽可以用來思念，發言落淚，因而親自叙述數行文字，想要盡情抒寫心懷。臨紙遣使，不能粉飾言辭，靈魂有知，應當體會朕的心意。

册贈太師，謚曰忠武。晟薨後，城鹽州，復鹽池，上賜宰臣新鹽，惻然思晟，乃令致鹽於靈座。又時遣中使至晟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聞愿等有一善，上喜形於色，眷遇終始，無與晟比。

册命追贈太師，謚號爲忠武。李晟去世後，朝廷派人修築鹽州城，恢復鹽池，皇上賜給宰相新鹽，惻然思念李晟，便命令將鹽放到李晟靈座前。又不時派遣宦官到李晟宅第安撫他的兒子們，教養訓誡十分周到，皇上聽説李愿等人有一點長處，就喜形於色，能始終得到皇上的厚遇，無人能與李晟相比。

元和四年，詔曰："夫能定社稷，濟生人，存不朽之名，垂可久之業者，必報以殊常之寵，待以親比之恩，與國無窮，時惟茂典。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食實封一千五百户、贈太師李晟，間代英賢，自天忠義，邁濟時之宏算，抱經武之長材，貫以至誠，協于一德，嘗遭屯難之際，實著戡定之功。鯨鯢既殲，宫廟斯復，眷兹勛伐，則既褒崇。永言天步之夷，載懷邦傑之力，思加崇於往烈，爰協比於後昆，睦以宗親，將予厚意。其家宜令編附屬籍。晟配饗德宗廟庭。"

元和四年，皇上下詔説："大凡能安定國家，救助百姓，保存不朽的名聲，留下長久事業的人，必定用特殊的榮寵來報答他，用親近的恩惠來對待他，與國家一樣無窮盡的，衹有這時代的盛典。已故奉天定難功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西平郡王、享有實封一千五百户、追贈太師李晟，近代英賢，天生忠義，心存匡救時世的遠大計謀，懷抱整治武略的英明才幹，貫穿至誠，合乎一德，曾經在國家遭受危難之際，確實立有平定之功。凶惡之人已經剪滅，宫廟得以恢復，眷念這些功勛，則應嘉獎尊崇。永念國家命運的平安，常思國家英傑的功勞，想要增加崇敬超過前賢，恩惠加於後代子孫，和睦同宗親屬，表達我的厚意。他的家族應令編附宗正户籍。李晟進入德宗廟庭立位配饗。"

晟十五子：侗、伷、偕，無禄早世；次愿、聰、總、憑、恕、

李晟有十五個兒子：李侗、李伷、李偕，他們没有做官早早就去世了；其次有李愿、李聰、

憲、愬、懿、聽、惎、憝，聰、總官卑而卒，而愿、愬、聽最知名。

李總、李愻、李憑、李恕、李憲、李愬、李懿、李聽、李惎、李憝，李聰、李總官職低微而去世，衹有李愿、李愬、李聽最爲知名。

李愿

愿，幼謙謹寡過，晟立大勛，諸子猶無官，宰相奏陳，德宗即日召愿拜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舊制，勛至上柱國，賜門戟，即令賜愿，乃與父并列棨戟於門。九年，丁父憂。十二年，服闋，德宗召見愿等於延英，憫然久之曰："朕在宫中，常念卿等，追懷勛德，何日忘之。又聞卿等居喪得禮，朕甚嘉之。"各賜衣一襲、絹三千匹。愿依前授太子賓客，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尋轉左衛大將軍。

李愿，幼年謙虚謹慎很少有過失，李晟建立大功勛，他的兒子們仍未做官，宰相奏陳這件事，德宗當天召李愿授任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按照舊制，勛官達到上柱國，賜給門戟，皇帝便命令賜給李愿門戟，於是與他父親一同門列棨戟。九年，爲父親服喪。十二年，服喪期滿，德宗在延英殿召見李愿等人，哀憐了很久説道："朕在宫中，時常思念你們，追懷功德，哪天又能忘了你們。又聽説你們居喪期間遵奉禮法，朕十分贊賞。"各賜給衣一身、絹三千匹。李愿依前授任太子賓客，兄弟同一天授任官職的有九人。不久改任左衛大將軍。

元和元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 綏 銀 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榜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榜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群，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内嚴肅，多如此類。轉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青、鄆不恭，奉命討伐，屠城下邑，捷奏屢聞。無何，有疾，以其弟愬代爲徐帥，入爲刑部尚書。疾愈，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 隴右節度使。然自是頗怠於爲理，無復素志，聲色之外，全不介懷。

元和元年八月，李愿任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夏 綏 銀 宥等州節度使，政令威嚴簡肅，很有安撫關懷的方法。客人丢失了一匹馬，向李愿告狀，李愿將狀子張貼在路旁，懸賞贖買。不出三天，客人丢失的那匹馬被繫在榜下，并放了一封信説："有一匹馬跑到我的馬群裏，我没有及時報告，有罪該死，請求用一匹良馬贖罪，連同丢失的馬謹送到路旁。"李愿交給客人所丢失的馬而放跑了那匹良馬。境内嚴肅，大都如同這種情況。李愿改任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到鎮以後，因青、鄆不恭順，奉命討伐，攻破城邑，屢傳捷報。不久，李愿患病，派他的弟弟李愬代任徐州統帥。召入李愿任刑部尚書。病好以後，任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但是從這時起他對治理十分懈怠，不再有先前的志向，除了聲色以外，全都不關心了。

長慶二年二月，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爲汴帥，以厚賞安士心。及愿至，帑藏已竭，而愿恣其奢侈，門内數百口，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以威刑馭下。又令妻弟竇

長慶二年二月，李愿爲檢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先前，張弘靖爲汴帥時，用豐厚的賞賜來安定軍心。李愿來到後，庫藏錢財已經空竭，但李愿放縱奢侈，家族幾百口人，都依靠官府供給，他不顧惜軍政，賞賜不如張弘靖時，却用威嚴的刑法駕馭部下。又令妻弟竇緩統

緩將親兵，緩亦驕傲黷貨，以是群情聚怨。是歲七月四日夜，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鄴等三人宿直，突入竇緩帳中，斬緩首以徇。愿聞有變，與左右數人露髮而走，登子城北樓，懸縋而下，由水竇而出。比曉，行十數里，遇野人驅驢，奪而乘之，得至鄭州。愿妻竇氏死於亂兵之手，子三人匿而獲免，僕妾爲軍士所俘。城中大掠三日，乃立其牙將李齐爲留後，以邀旄鉞，月餘，方誅之。愿坐貶隨州刺史。朝廷念晟之勛，終不加罪，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復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河中之政，亦如岐、梁。加以愿結托權幸，厚行賂遺，賦入隨盡，軍府蕭然，賴遽疾終，不爾，蒲人必有更變。寶曆元年六月卒，贈司徒。

領親兵，竇緩也驕傲貪污納賄，因此群情積怨。這年七月四日夜晚，牙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鄴等三人值班，他們突然衝入竇緩帳中，斬下竇緩的頭顱示衆。李愿聽説發生兵變，與左右幾人披散着頭髮逃走，登上子城北樓，懸吊着繩索下了城墻，從下水道出去。到天亮時，走了十幾里，遇到鄉野的人驅趕着毛驢，他們搶奪毛驢騎上，纔得以到達鄭州。李愿的妻子竇氏死在亂兵手中，三個兒子躲藏起來纔免於被殺，僕妾被軍士俘獲。士兵們在城中大肆掠搶了三天，於是立牙將李齐爲留後，以邀取軍權，一個多月後，纔誅殺了李齐。李愿獲罪貶爲隨州刺史。朝廷念及李晟的功勛，最終不給李愿加罪，召入任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四年六月，李愿又檢校司空，兼河中尹，充任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他在河中的政務，也如同在岐、梁時一樣。加上李愿交結托附權貴近臣，厚行賄賂，賦税一收上來就全部用完，軍府空竭没有儲存，幸好他突然得病死去，不然，蒲人必定有變亂發生。李愿在寶曆元年六月去世，追贈司徒。

李愬

愬以父蔭起家，授太常寺協律郎，遷衛尉少卿。愬早喪所出，保養於晋國夫人王氏，及卒，晟以本非正室，令服緦，號哭不忍，晟感之，因許服縗。既練，丁父憂，愬與仲弟憲廬于墓側，德宗不許，詔令歸第。居一宿，徒跣復往，上知不可奪，遂許終制。服闋，授右庶子，轉少府監、左庶子。出爲坊、晋二州刺史。以理行殊異，加金紫光禄大夫。復爲庶子，累遷至太子詹事，宫苑閑厩使。

李愬依靠父親的庇蔭起家，授任太常寺協律郎，升任衛尉少卿。李愬很小就失去生母，由晋國夫人王氏養育，王氏去世，李晟因王氏不是正室，令李愬穿緦麻孝服，李愬號哭得使人不忍心，李晟被他感動，便允許他穿縗孝服。剛祭奠完母親，爲父親守喪，李愬與二弟李憲在墓旁築草廬住下，德宗不允許，詔令他們返回宅第。李愬在家住了一夜，又光着脚去了墓地，皇上知道他的意志不可强奪，便允許他住在那裏服滿三年喪制。服喪期滿，授任右庶子，改任少府監、左庶子。出任坊、晋二州刺史。因爲他的政績特别優異，加金紫光禄大夫。又一次升任庶子，幾次升任做到太子詹事、宫苑閑厩使。

愬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蔡州吴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命袁滋爲帥，滋亦無功。愬抗表自陳，願於軍前自效。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

李愬有謀略，擅長騎射。元和十一年，朝廷出兵討伐蔡州吴元濟。七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敗，又令袁滋爲統帥，袁滋也無戰功。李愬上表自我推薦，願意統領軍隊效勞，宰相李逢吉也認爲李愬有才能可以任用，於是授任李愬檢校

遂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隨唐鄧節度使。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或以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尚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乃紿告三軍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散其優樂，未嘗宴樂，士卒傷痍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高、袁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

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由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爲捉生將。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吴秀琳總衆數千，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擒光洽。十二月，吴秀琳以文成栅兵三千降。愬乃徑徙之新興栅，遂以秀琳之衆攻吴房縣，收其外城。初，將攻吴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愬曰："賊以往亡謂吾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而歸。賊以驍騎五百追愬，愬下馬據胡床，令衆悉力赴戰，射殺賊將孫忠憲，乃退。或勸愬遂拔吴房，愬曰："取之則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以分其力。"

初，吴秀琳之降，愬單騎至栅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衙將。秀琳感恩，期於效報，謂愬曰："若欲破

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隨唐鄧節度使。兵士們處於剛受挫敗之後，氣勢憂傷低落，李愬揣度瞭解到這種情況，於是不去整頓軍陣，不去整齊隊伍。有人對他不加整肅軍隊有意見，李愬說："賊軍因爲袁尚書的寬緩簡慢纔得以平安無事，我不想使他們改變爲嚴加防備。"便欺騙三軍說："天子知道我李愬柔弱而能忍受耻辱，因此命令我撫養你們。打仗，不是我的事情。"軍士們相信了他的話而十分高興。李愬又遣散那些倡優樂女，不曾宴樂，對於那些受傷的士卒，李愬親自安撫他們。賊軍因爲曾經打敗高、袁二帥，又因爲李愬的名聲地位不是他們所畏懼的，不太增加防備。

李愬沉着勇敢善於謀劃，誠懇對待士兵，因此能利用卑弱的兵勢，對賊軍出其不意。過了半年，李愬知道士兵可以使用了，便圖謀襲擊蔡州，他上表請求增加軍隊。皇帝下詔增加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補充他的軍隊，由此完備器械，暗中計劃戰爭。他曾經捕獲了賊將丁士良，召來與他談話，丁士良言辭氣色不屈不撓，李愬認爲他很奇特，便替他鬆綁，任命他爲捉生將。丁士良很感激李愬，便說："賊將吴秀琳總領數千兵衆，不能立即攻破的原因是因爲他有陳光洽的謀略。丁士良能够活捉陳光洽來招降吴秀琳。"李愬依從他的建議，果然活捉到陳光洽。十二月，吴秀琳率領文成栅三千兵馬投降。李愬便直接調兵到新興栅，派吴秀琳的軍隊進攻吴房縣，收復了外城。當初，即將進攻吴房縣時，軍吏說："今天是往亡日，請迴避。"李愬說："賊軍因爲今天是往亡日以爲我們不會來，正好可以襲擊他們。"與賊軍交戰，勝利而歸。賊軍派驍騎五百人追擊李愬，李愬下馬坐在胡床上，命令兵士全力赴戰，射死賊將孫忠憲，賊軍便撤退了。有人勸李愬接着拔取吴房，李愬說："拔取了吴房就會使賊軍聯合勢力而鞏固他們的巢穴，不如留下以分散他們的兵力。"

當初，吴秀琳投降，李愬隻身騎馬到栅下與他談話，親自解開捆縛的繩索，任命他爲衙將。吴秀琳感恩，期望報效，對李愬說："如果想要

賊，須得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騎將，有膽略，守興橋栅，常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穫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旁林中，又使摇旆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輕騎搏之，必獲祐。”用誠等如其料，果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致之。軍中多諫愬，愬益寵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愬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溝塍潰溢，不可出師。軍吏咸以不殺祐爲言，簡翰日至，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意不欲平此賊，何爾一身見奪於衆口！”愬又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祐，乃械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以成功者。”比祐至京，詔釋以還愬，乃署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攻破賊寇，必須得到李祐，我是没有能力的。”李祐，是賊的騎將，有膽略，鎮守興橋栅，經常蔑視官軍，來去不可防備。李愬召來將領史用誠告誡他説：“如今李祐帶領兵衆在張柴收割麥子，你可帶領三百騎兵埋伏在路旁的樹林中，再派人在前邊摇旗，表現出要焚燒麥子的樣子。李祐向來輕視我軍，必定會輕易前來驅逐，你們用輕騎與他搏鬥，必定能擒獲李祐。”史用誠等按照他預計的那樣做，果然活捉了李祐返回。官軍常因李祐而吃苦頭，都請求殺掉他，李愬不聽，替他鬆綁以客禮待他。李愬趁空閑時常召見李祐和李忠義，屏退左右的人與他們交談，有時直到深夜。李忠義，也是降將，本名憲，是李愬招來的。軍中很多人規勸李愬，李愬更加寵信李祐。李愬開始招募敢死者三千人作爲突將，李愬親自教導訓練他們。李愬將要襲擊吴元濟，正值下雨，自五月到七月不停，溝塍潰溢，不能出兵。軍吏都説是不殺李祐的原因，每天都有人送書信，并且説捕捉到的賊間諜也都這様説到。李愬無法制止，便拉着李祐哭泣説：“難道是天意不想平賊寇，爲什麽你的一條性命要被衆口所奪！”李愬又擔心諸軍先上奏説壞話，那就不能保全李祐了，便給李祐戴上鐐銬押送京城，先上表請求赦免，并説：“如果一定要殺李祐，那就無法成功了。”等李祐到了京城，皇帝下詔赦免李祐并還給李愬，於是任用他爲散兵馬使，令他佩刀巡警，出入軍帳中，没有一點猜疑。又改任六院兵馬使。依照舊軍令，有收留賊間諜者屠殺他的全家，李愬廢除了這條軍令，并讓寬厚對待他們，間諜反而把情况告訴李愬，李愬更加瞭解到賊軍的虚實。

陳許節度使李光顔勇冠諸軍，賊悉以精卒抗光顔。由是愬乘其無備，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衆請所向，愬曰：“東六十里止。”至賊境，曰張柴

陳許節度使李光顔的英勇爲諸軍第一，賊軍用全部精兵抗擊李光顔。於是李愬趁其不備，十月，準備襲擊蔡州。十月七日，他派判官鄭澥向裴度報告出兵的日期。十日夜間，使李祐率領三千突將爲先鋒，李忠義爲副將，李愬親自統率中軍三千，田進誠帶領後軍三千殿後而行。剛出文成栅，士兵請示前進的方向，李愬説：“向東走六十里停下。”到了賊軍境内，一個叫作張柴寨

寨，盡殺其戍卒，令軍士少息，繕羈靮甲胄，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日，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馬栗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皆謂必不生還；然已從愬之令，無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朗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鋭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得至於此？"遂驅率左右乘子城拒捍。田進誠以兵環而攻之。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令訪重質家安恤之，使其家人持書召重質。重質單騎而歸愬，白衣泥首，愬以客禮待之。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其申、光二州及諸鎮兵尚二萬餘人，相次來降。

的地方，殺盡裏面的守兵，命令軍士稍作休息，修整馬匹裝備和甲胄，拿出刀拉開了弩，又樹起旗幟出發。這天，天氣陰晦下雪，大風撕裂旗幟，戰馬凍得不能快跑，士卒深受嚴寒之苦，抱着戈凍僵仆倒的士兵遍布道路。這裏河川湖澤橋梁道路險窄，張柴寨以東，軍隊不曾去過那裏，都說投身到了不測之地。剛到張柴寨，諸將請問目的地，李愬說："進入蔡州獲取吴元濟。"諸將大驚失色。監軍使哭着說："果然落入李祐的計策了！"李愬不聽，催促軍隊前進，士兵都說必定不能活着回來；但是已經服從了李愬的命令，没有人敢爲自己考慮。李愬在途中分出五百人斷絶洄曲路橋，這天夜裏凍死的人有十分之二三。又分出五百人斷絶朗山路。自張柴寨行軍七十里，等到達懸瓠城，已經是半夜了，雪下得更大了。靠近城的地方有個鵝鴨池，李愬叫人驚嚇拍擊鵝鴨，使它們亂叫而掩蓋進軍的響聲。賊軍依仗吴房、朗山的堅固，安然没有一人發覺。李祐、李忠義挖洞先登城，勇敢者緊緊相隨其後，殺盡守門的士卒而登上城門，留下打更報時的人。黎明，雪也停了，李愬進入城中，停在吴元濟的外宅。蔡州官吏報告吴元濟說："城已被攻陷了。"吴元濟說："是洄曲子弟回來求取寒衣吧。"不久他聽到李愬軍號令將士說："李常侍傳話。"吴元濟纔說："什麽常侍能到這裏？"便率領左右的人登上子城抗拒。田進誠帶兵包圍進攻他。李愬估計吴元濟還指望董重質來援救，便令人訪問董重質家人并安撫他們，派他家人帶着書信召董重質來。董重質隻身騎馬歸降李愬，白衣囚首，李愬以客禮待他。田進誠焚燒子城南門，吴元濟在城上請罪，田進誠用梯子接他下來，便押入檻車送往京城。申、光二州以及各鎮兵馬約有二萬多人，相繼前來投降。

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厨厩之間者，皆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兵鞠場以待裴度。翌日，度至，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

自從吴元濟就擒，李愬不殺一人，那些爲吴元濟服侍於帳下厨厩中的人，都恢復原職，使他們不産生疑心。李愬的軍隊駐守在球場等待裴度。第二天，裴度到來，李愬供設櫜鞬等候在裴度馬前。裴度想要迴避，李愬說："這地方不懂得上下等級威儀之分已經很久了，請公來藉此顯

度以宰相禮受愬迎謁，衆皆聳觀。明日，愬軍還於文成栅。十一月，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户，食實封五百户，一子五品正員。

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元和十三年五月，授愬鳳翔隴右節度使，仍詔路由闕下。愬未發，屬李師道再叛，詔田弘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之，乃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其兄愿。兄弟交换岐、徐二鎮，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春州司户，愬上表請恕重質賜之，堪於軍前驅使，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爲牙將。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

淄青平，將有事燕、趙。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十月，王承宗卒，魏博田弘正移任鎮州。愬至潞州，四月，遷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復亂，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聖化者，由田公故也。天子以其仁而愛人，使理鎮冀。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旦鎮人不道，敢兹殘害，以魏爲無人也。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慟哭。又以玉帶、寶劍與牛元翼，遣使謂之曰："吾先人常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此劍平蔡寇，今鎮人叛逆，公以此翦之。"元翼承命感激，乃以劍及帶令於軍中，報之曰："願以衆從，竭其死力。"方有制置，會疾作，不能治軍，人違紀律，

示一下。"裴度以宰相之禮接受李愬迎謁，衆人都敬重地觀看。第二天，李愬軍隊返回文成栅。十一月，下詔任李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享有封邑三千户，享有實封五百户，授予他的一個兒子五品正員。

憲宗有收復隴右舊地的意圖，元和十三年五月，授任李愬鳳翔隴右節度使，并下詔從京城路過。李愬還没出發，正值李師道又叛亂，詔令田弘正、義成、宣武等軍討伐，於是改任李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代替他的兄長李愿。兄弟倆交换岐、徐二鎮，十天之内再次擔當父兄之任。李愬到了徐州，治理軍隊有謀略。當時蔡將董重質被貶爲春州司户，李愬上表請求寬恕董重質賜還自己，可在軍前驅使，皇帝隨即下詔徵董重質送還武寧軍，李愬便任他爲牙將。李愬在金鄉擊敗賊寇，一共打了十一仗，活捉賊將五十人，俘虜斬殺數以萬計。

淄青平定，將在燕、趙用兵。元和十五年九月，以李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并賜興寧里宅第。十月，王承宗死去，魏博田弘正調任鎮州。李愬到潞州，四月，升任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使。長慶元年，幽、鎮又叛亂，李愬聽説後，穿着平民衣服命令三軍説："魏人之所以富庶并能通曉聖人教化，是由於田公的緣故。天子認爲他仁惠而愛護百姓，令他治理鎮冀。并且田公出自魏州，統率軍隊七年，一旦鎮州人無道，膽敢這樣作亂，是以爲魏州没有能人。你們父兄子弟享食田公恩惠的，用什麽來報答他呢?"衆人無不痛哭。他又將玉帶、寶劍贈給牛元翼，派使者告訴他説："我的先父曾用這把劍建立大功，我又用這把劍平定蔡州賊寇，如今鎮州人叛逆，你用這把劍去剪除他們。"牛元翼接受命令十分感激，便帶着劍與玉帶在軍中號令，回報李愬説："我願意帶領衆軍相隨，竭盡死力。"正當李愬有了規劃部署，恰巧疾病發作，不能治理軍隊，軍人違犯紀律，於是没有成功。朝廷命令田

功遂無成。朝廷以田布代之，除太子少保，歸東都。是年十月，卒於洛陽，時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賵賻加等，贈太尉。

始，晟克復京城，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仍建大勛，雖昆仲皆領兵符，而功業不侔於愬，近代無以比倫。加以行己有常，儉不違禮，弟兄席父勛寵，率以僕馬第宅相矜，唯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院而已。晚歲忽於取士，辟請不得其人，至使吏緣爲奸，軍政不肅，物論稍減，惜哉！

布代替李愬，授任李愬太子少保，返回東都。這年十月，李愬在洛陽去世，終年四十九歲。穆宗聽説後驚悸悲痛，贈送辦理喪葬用的財物超越常規，追贈李愬爲太尉。

開始，李晟收復京城，市場不停止交易；等到李愬平定淮蔡，又繼承了這一美德。父子相繼建立大功，雖然他的兄弟也都掌領兵權，但功業不及李愬，近代無與倫比。加上他的行爲有一定的標準，節儉不違反禮儀，而兄弟們倚仗父親的功勛與恩寵，全都以僕馬宅第相誇耀，衹有李愬六次升任大鎮，住的地方衹是先父的一座舊宅罷了。晚年他忽略了選拔人才，徵召任用不能得當，致使官吏相互爲奸，軍政不整肅，輿論漸有不滿，可惜啊！

李聽

聽七歲，以蔭授太常寺協律郎，常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爲致敬，聽令鞭之見血，父晟奇之。後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時昭義盧從史持兩端，無心討賊，承璀用聽計，擒從史以獻。轉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爲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吴元濟，軍中動静，悉用聽謀，軍聲遂振。元和中，討李師道，聽爲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鄆人素易淮軍，聽潛訓練，出其不意，趨海州，據險要，破沭陽兵，降朐山戍，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降，山東平。元和十四年五月，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廢塞歲久，欲起屯田以代轉輸，聽復開决舊渠，溉田千餘頃，至今賴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

初，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宫，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

李聽七歲時，因門蔭授任太常寺協律郎，經常進入官署，吏胥小看他，不向他致敬，李聽令人用鞭子抽得吏胥出血，父親李晟認爲他很奇特。後來李聽隨從吐突承璀討伐王承宗，任神策行營兵馬使。當時昭義盧從史遲疑徘徊，無心討賊，吐突承璀采用李聽的計策，活捉盧從史獻給朝廷。李聽任左驍衛將軍、兼御史中丞。出任安州刺史，隨從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伐吴元濟，軍中行動與否，都采用李聽的計謀，軍隊名聲隨之大振。元和年間，討伐李師道，李聽任楚州刺史，統率淮南的軍隊。鄆人平時輕視淮軍，李聽暗中訓謙軍隊，出其不意，趨往海州，占據險要，攻破沭陽軍隊，降服朐山守兵，懷仁、東海兩城望風乞求投降，山東平定。元和十四年五月，李聽因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夏綏銀宥節度使。十五年六月，改任靈州大都督府長史、靈鹽節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廢棄堵塞已有多年，打算恢復屯田以取代轉運，李聽重新開决舊渠，灌溉田地一千多頃，直到今天人們還依賴它。即時加任檢校工部尚書。

當初，李聽任羽林將軍，有匹名馬，穆宗在東宫做太子時，令近侍婉言勸説李聽將馬獻給他，李聽因爲職責總領親軍，不敢服從。到穆宗即位之初，幽、冀背叛朝廷，太原與二鎮邊境接

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長慶二年二月，授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四年七月，轉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丌志沼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志沼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聽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授一子五品官。王庭湊再違朝旨，詔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由魏州，史憲誠懼聽見襲，衷甲郊迎，候吏密白聽，乃令兵士匣刃櫜弓，休於野外，魏人遂安。後憲誠欲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兵遽襲，聽不爲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車兵仗并皆委棄。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

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效。况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奸凶，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吝苞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

壞，朝廷正議論調换將帥，宰相提出擬用的人選，皇上都不應允，對宰相説：“李聽任羽林將軍時，不把良馬獻給朕，他是一定可以任用的人。”長慶二年二月，授任李聽檢校兵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代替裴度。四年七月，改任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大和二年，討伐李同捷，當時魏博行營將丌志沼暗中交結滄、鎮，擅自倒戈攻擊統帥史憲誠。詔令李聽率軍援助，大破叛卒，丌志沼逃到鎮州，被王庭湊殺掉，李聽便凱旋歸來，因功封涼國公，授任他的一個兒子五品官。王庭湊再次違背朝旨，詔令李聽率領全軍駐守貝州。路經魏州，史憲誠恐怕被李聽襲擊，内穿甲衣在郊外迎接，探察的吏員悄悄報告李聽，於是李聽命令兵士收起刀箭，在野外休息，魏人纔安定下來。後來史憲誠想要入京朝見，拿出府庫的全部財物，魏人怨恨他，殺了史憲誠，衙軍擁立大將何進滔。詔令李聽兼領魏博節度使，率領軍隊北渡，魏人不接納李聽，登上城墻拒守，李聽便駐守在館陶。魏兵突然襲擊，李聽没有防備，軍隊大敗，無法恢復隊伍，晝夜奔逃，李聽隻身逃脱，軍隊喪失過半，輜車兵器都丢棄了。御史中丞温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劾他説：

臣聽説賞罰不設立，就無以告示天下；對待是非一樣，就不能建立大中之道。臣私下看到義成軍節度使李聽，從前依憑先人的資歷，委任他統帥的職務，使他替代史憲誠，托付給他重鎮。總領二萬虎貔軍旅，地位極其榮寵；兼任兩藩節制的大權，可他的心中却不想着報效國家。况且陛下授與他神謀，借給他天威，進入魏州的日期已經事先限定。而李聽持節觀望，按兵拖延，迷惑人心，逗留撓亂軍政。便使史憲誠被殺戮，亂衆放縱奸凶，失去將要得來的六郡，穩固了即將覆滅的賊巢。放棄貝州而不堅守，燒殺搶掠没有遺留；朝着淺口迅速奔跑，狼狽上路。自己企圖暫且免於災難，不惜包含失敗的羞耻，輕蔑丢棄朝章，如同兒戲。魏州之亂，主要在於李聽的責任，論他忘恩負義，

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凶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

萬死猶幸。以往封常清在河南失利，被斬殺於關門；高霞寓在唐鄧戰敗，被貶逐到遠方；渾鎬節制易定，將要交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在西川，想要進取而元凶尚在。他們或者親自抵擋矢石，或者親身經歷艱難險阻，兵勢挫敗賊寇的鋒芒，終究要申明朝典，不曾失誤法令，必定大震皇威。如今李聽罪狀早有傳聞，朝廷内外憤怒惋惜，比起封常清等人，他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陛下還表示包容寬宥，不對他處以極法，臣等恐怕典章制度墜地，天下人寒心。請求交付刑法。

上不之罪，罷兵柄，爲太子少師。

皇上不給李聽加罪，罷免他的兵權，任太子少師。

聽頗賂遺權幸以爲援，居無何，復檢校司徒，起爲邠寧節度使。邠州衙廳，相傳不利葺修，以至隳壞，聽曰："帥臣鑿凶門而出，豈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遂命葺之，卒無變異。大和六年，轉武寧軍節度使。時聽有蒼頭爲徐州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吏慰勞徐人，爲蒼頭所殺。聽不敢進，固以疾辭，用爲太子太保。七年，出守鳳翔，時人榮之。九年，改陳許節度，未至鎮，復除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以疾求代，除太子太保。是歲十月卒，時年六十一，贈司徒。

李聽多次賄賂權貴幸臣作爲援助，不久，又檢校司徒，起用任邠寧節度使。邠州的衙署廳堂，相傳如果修繕就會不吉利，以致毁壞，李聽說："帥臣穿過凶門而出，豈有拘泥於巫祝的話而毁壞官署啊！"便下令修繕它，到底没有什麼變異。大和六年，李聽改任武寧軍節度使。當時李聽有個奴僕任徐州將，不想讓李聽到來，李聽先派親信去慰勞徐人，被那奴僕殺掉。李聽不敢前去，堅決以有病爲由推辭，任太子太保。七年，李聽出守鳳翔，當時人以爲榮耀。九年，改任陳許節度使，還未到任，又授任太子太保分司。開成元年，李聽出任河中尹、河中晉慈隰節度使。四年，他因病請求替代，授任太子太保。這年十月去世，終年六十一歲，追贈司徒。

聽十領節旄，所不至者三鎮。莅官苛細，好將迎遺賂，故急於聚斂，窮極侈欲。位至一品，竟終牖下，非西平之遺德，焉能及此乎！

李聽十次擔任節度使，没有到任的有三鎮。在官任上苛刻瑣細，喜好迎合行賄，因此他急於斂取賦税，窮極奢侈欲望。官位到達一品，竟能壽終正寢，如果不是西平王的遺德，他怎能達到這樣的地位啊！

李憲

憲，晟第五子。晟十子，憲、愬最仁孝。及長，好儒術，以禮法修整，起家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鎮襄陽，辟爲從事。時吴少誠據淮

李憲，是李晟的第五個兒子。李晟的十個兒子當中，李憲、李愬最仁義孝順。李憲長大成人後，喜好儒術，因禮法修整，出仕任太原府參軍、醴泉縣尉。于頔任襄陽節度使，召他爲從

西，獨憚頔之威，當時咸以憲謀畫致之。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憲爲從事，授衛州刺史，遷絳州，所至以理行稱。入爲宗正少卿，遷光祿卿。穆宗即位，以太和公主降迴鶻，命金吾大將軍胡証充送公主使，命憲副之。使還，獻《入蕃道里記》，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轉嶺南節度使。憲雖勛伐之家，然累歷事任，皆以吏能擢用，所履官秩，政績流聞。性本明恕，尤精律學，屢詳決冤獄，活無罪者數百人。以能入官，官無敗事，士君子多之。大和三年八月卒，時年五十六。

事。當時吳少誠占據淮西，惟獨害怕于頔的威力，當時人都認爲是于頔采用了李憲計謀的結果。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遵奉朝旨，召李憲爲從事，授任衛州刺史，升任到絳州，他所到之處因善於治理受到稱贊。召入任宗正少卿，升任光祿卿。穆宗即位，將太和公主降嫁給回鶻，命令金吾大將軍胡証充任送公主使，命令李憲爲副使。出使回來，李憲獻上《入蕃道里記》，升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出任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大和二年，改任嶺南節度使。李憲雖然出身於戰功卓越之家，但是多次任職，都是因爲治理才能被提升的，他所擔任的官職，都有政績流傳。李憲秉性開明寬容，尤其精通律學，多次詳實決斷冤案，救活了幾百名無罪的人。他因才幹做官，做官沒有腐敗政治，士君子都稱贊他。大和三年八月去世，終年五十六歲。

李憑　李恕　李惎

憑累歷諸衛大將軍，恕太子洗馬，并以蔭授官，累遷至少卿、監。惎累官至右龍武大將軍，沉湎酒色，恣爲豪侈，積債至數千萬。其子貸迴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迴鶻所訴，文宗怒，貶惎爲定州司法參軍。

李憑歷任諸衛大將軍，李恕任太子洗馬，他們都以門蔭授官，多次升任做到少卿、監。李惎多次升任做到右龍武大將軍，他沉湎於酒色，放縱奢侈，積累債務達數千萬。他的兒子借貸回鶻一萬多貫錢不償還，被回鶻起訴，文宗很氣憤，貶李惎爲定州司法參軍。

王佖

王佖，晟之甥。雄武善騎射，自晟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佖與兵馬使李演逾苑墻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爲神策將。吐蕃之寇涇原，佖伏卒擊尚結贊，幾獲，由是深爲吐蕃所畏。晟視佖恩寵與愿、愬不殊，給與過之。晟既爲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佖爲將帥，入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愿、愬兄弟在方鎮，佖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於河壖，先貯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至是，蕃人知佖貪

王佖，是李晟的外甥。勇武善於騎射，自從李晟在河西、河北出兵，王佖沒有一次戰役不隨從。朱泚叛亂，李晟在光泰門攻打叛賊，賊兵勢力正强勁，王佖與兵馬使李演翻越苑墻血戰，挫敗叛賊先鋒，諸軍取得勝利，論功授任神策將。吐蕃侵犯涇原，王佖埋伏士卒襲擊尚結贊，幾乎俘獲了尚結贊，由此他深爲吐蕃所畏懼。李晟對待王佖的恩寵與李愿、李愬一樣，而給予他的却超過了李愿、李愬。李晟被張延賞誣陷罷免兵權後，也不再任用王佖爲將帥，召入任左衛上將軍。元和年間，李愿、李愬兄弟在方鎮，王佖檢校工部尚書、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靈鹽節度使。先前，吐蕃想要在黄河邊上建造烏蘭橋，先貯備木材，朔方節度使經常派人偷偷運載這些木材，投入河流，橋梁始終不能建成。到了這

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邊上至今爲恨。長慶三年四月卒。

時，吐蕃人知道王佖貪婪而没有謀略，先用厚禮賄賂他，然後合力建成了這座橋，還修築月城圍護防守它。從此朔方抵禦賊寇不停，邊境上至今以此爲恨事。長慶三年四月王佖去世。

史臣曰：西平器偉材雄，人望而畏，出身事主，落落有將帥之風，見義能勇，聽受不疑，忠於事君，長於應變，誠一代之賢將也。觀恒山之役，立談釋二帥之憾；涇師之亂，號哭赴奉天之危，可不爲忠義乎！對白華之進軍，知平凉之必詐，沮星變之議，移渭橋之軍，可不爲應變乎！解帶結孝忠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怨，嫉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不爲明於决斷乎！而德宗皇帝聽斷不明，無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讒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權，丁瓊之言，誠堪太息。雖龂龂刻渭橋之石，區區賜煙閣之銘，亦何心哉！作善遺慶，諸子俱才，元和平賊之功，聽、愬居其半。父子昆弟，皆以功名始終，道家所忌之談，李氏以善勝矣。

史臣曰：西平王器度宏偉勇武英豪，人們望而生畏，他獻身效命君主，落落有將帥的風度，他見義勇爲，聽受命令堅定不疑，忠心服事君主，善於應付事變，確實爲一代賢將。觀察恒山戰役時，他迅速解除二帥的嫌隙；涇師叛亂，他號哭赴救奉天的危難，難道不是爲了忠義嗎！對應白華的進軍，知道平凉必然有詐，挫阻星變的議論，調移渭橋的軍隊，難道不是機智應變嗎！解帶與張孝忠交心，請婚以解除張延賞的積怨，嫉惡請求斬殺李楚琳，懲亂誅殺田希鑒，難道不是明於決斷嗎！但德宗皇帝聽政斷事不明，没有人君的度量，使功臣受困於惡語讒言之口，奸邪的人把持了國家大權，丁瓊的話，實在讓人嘆息。即使拘謹地刊刻了渭橋的石碑，區區恩賜了凌煙閣的銘文，又是什麽用心呀！做善事留幸福，李晟的兒子們都有才能，元和年間平定賊寇的功勞，李聽、李愬占居一半。父子兄弟，都以功名善始善終，道家所忌諱的論調，李氏以善取勝了。

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武，誅蔡平齊。凌煙畫圖，父子爲宜。

贊曰：威武太師，義勇天資。遭遇禍亂，力挽顛危。李愬侍奉章武皇帝，誅伐蔡州平定齊地。凌煙閣上畫像，父子的英雄形象都應當永遠留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四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页数＝７６０（２３３３－３０９２）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５１２
出版日期＝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作　者】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３０９２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５１８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７－３　／　Ｋ２０４．１/Ｈ８５３
【原书定价】　９２６．００（全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唐代　纪传体　旧唐书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黄永年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旧唐书　第四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